# 察觀

卷二分

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一期

專論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梁漱溟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傅斯年
教師與進步 錢端升
經濟緊急狀態評論專文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 簡貫三
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莊智煥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觀察通信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本刊特約記者（長春通信）
西康的民變·夷變 本刊特約記者（成都通信）

週末闢欄

西化問題的側面觀 季羨林
說「回家」 錢鍾書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 王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寬 高覺敷 許德珩 許友松 陳竹隱 陳之邁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管今移 郭有守 馮至 傅斯年 程希孟 超家璧 超公權 楊人楩 楊剛 劉大杰 劉且鑾 潘光旦 錢歌川 錢能欣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吳景超 李青崖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適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雄 陳衡哲 費孝通 曾昭掄 章靳以 張正銘 張德昌 張忠紱 張奚若 梁實秋 楊西孟 楊絳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端升 錢歌川 錢鍾書 戴世光 戴文葆 戴鎦齡 蕭乾 蕭公權 顧頡剛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致讀者　編者

從第二卷一期起，我們騰出這一頁來刊載讀者投書。但讀者投書時，希望是一封「信」，而不是一篇「文章」；不要長篇大論，最好二三百字，甚至寥寥數行亦可。紙假大貴，我們希望盡量經濟篇幅，俾能多登讀封讀者來信。

### 新疆綏遠的省名

編者足下：查新疆之名，定於遠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時周論方平，西陲粗定，設為行省，以便敷化。殊不知「新」之含義，頗多誤病，細味其意，一若其地方自時封以武力攘奪後始有者然。此殆數典忘祖，置漢代經營西域之史實於不顧，慢視豐功偉績彪炳史冊之民族英雄（班超）（張騫）二公多多矣。讀左宗棠上清廷奏摺，其論該省，曾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關陝，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隱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陝甘山西各省時虞侵略，防不勝防，都直北關山將無宴眠之日！……」等語，謀深慮遠，自是的論。謹按世三年夏，美前副總統羅斯福來華，下機迪化，曾發表面談話，中有「……顧名思義，新疆之命名，是你們（意指國人）給它定的……」等語，措辭含蓄，寄託深長，言外之意，頗堪玩味。前此威爾基先生於「天下一家」書中，對於該省亦專章敘述，指陳現狀，月旦人物，語均驚人。並承認漢代政治勢力遠達西域之史實。（按：漢代史地家不稱「新域」而命名西域，自極精當，）「新」者，舊之對，既名其地曰新疆，則相對之義，毋乃自承其地非吾素有乎？此其不安。實莫大焉！竊以為不如逕行改名為西疆，似為較符名實，（或問：該省天山南路僅稱南疆，北路稱北疆，今若改稱西疆，得毋有混淆嫌？關於此點，鄙意以為可改稱疆南或疆北，亦猶浙東、皖南、湘西、蘇北之成例，以地名為主，以區位為從也。至新疆原名，此後一律廢止不用。綏遠省名，竊亦認為未安，（徒以其地昔曾派駐「綏遠將軍」，故名，別無其他意義）蓋當此原子能之時代，南北二極，均為列強欲得而甘心之目標，刻浸浸乎將至與星球交通之遠景，今該省地處國境之內，為內陸省區，倘仍以「綏」處之以遠視之，何其局限一隅，將何以仰副國父建國之遠大規模？似亦亟須另易其他名稱。

王執中　卅五、十二、十、鄭縣

### 新疆譯名正誤

編者足下：最近在中華時報及申報內，見有譯自外記者畢陀·風萊克「新疆透視」之譯文，內容多有誤解及譯名可商榷處。國人素以外記者之報導為「了不起」之發見，實則彼輩對於我國情形，未必深切認識，同時亦足見國人對新疆之隔閡及前往該地人士之莫由深入。筆者所見，僅係數點，未窺全文，僅先就其大者，加以校改。中華時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專實上該省大部份的商品均出產於西北的窩底區（伊犁、泰巴格泰及阿爾泰）。」按泰巴格泰即係塔城，蒙名我素，譯為塔爾巴哈台，今譯泰巴格泰，令人莫解。又阿爾泰物產不豐，除產金外，其他地方出產之參（不產稻），在豐年時僅足自給，伊塔二區尚可稱富庶，阿山則不然。同報十一月十九日所刊「迪化亦無法與哥薩克斯坦相競爭」，按此地原文所指乃係哈薩克斯坦，位境新疆，絕非歐陸之哥薩克斯坦。過去國人時誤以哈薩克為哥薩克，應注意分辨。同報十一月十七日刊「扶蘇油田」，應改為烏蘇油田，此油田在烏蘇縣南之獨山子。同報十一月十四日刊「叛軍約三萬左右，由阿紇族，固爾扎族……」按伊犁準語為固爾力扎，係地名，非族名，譯為固爾扎人或伊犁人則可，譯為固爾扎族則不可。申報十一月十九日刊「……烏伊格人，寇爾吉茲人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佔領伊犁」，烏伊格人現通譯為維吾爾。寇爾吉茲人新疆通譯為柯爾克斯，一般書內譯為基爾吉斯。我國譯非國語之地名，人名，素多紛歧，令人生惑，但於一般通行者現已趨一致，譯者似常注意。又蒲犁陷於三十四年八月廿一日，並非二十六日，現在國軍尚未將此地收復。謹註於此。　周東華　三十五年十二月　蘭州

### 互助會

編者足下：近讀尊作「辛勤忍耐向前」一文，頗受感動。我現在腦中藏有一個意見，即中國好人向組織組織，成立一個互助會，自設範疇，所有會員，當暫共守。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以此轉變風氣。先生其有意乎？　蔣錫昌　二月十五　無錫

蔣先生這個意思很好。但這祇是一個原則，可否再擬一點具體辦法出來？（編者）

### 抗幣與法幣的匯率

編者先生：你知不知道原來在抗幣與法幣之間也是有匯率的。二月十八日字林西報所刊延安廣播，謂去年十二月抗幣與法幣的匯率是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三角，今年一月改為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五角，最近金潮以後，延安二月十七日廣播，抗幣一元兌法幣二元八角。我們一天到晚被「外匯外匯」弄得頭昏腦漲，原來除美匯英匯港匯外，還有一個「延匯」。真是越弄越糊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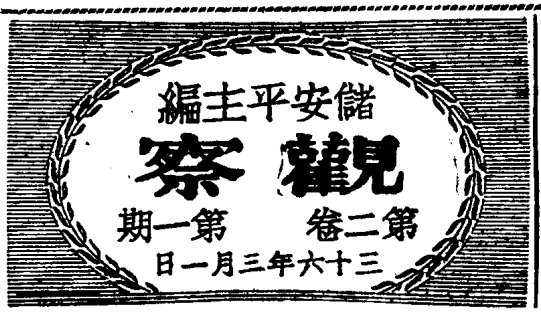
鶴生　二月十八日　上海

### 中國人的命運

編者先生：軍調部解散，中共雙方人物，紛紛設宴話別，蔡文治還在私邸宴請葉劍英。據說他們都「私交很好」。我又想起蔣主席和毛先生在重慶舉杯相欲的那張照片。這幾個月來人確死了不少了，倒底為了什麼？你看吧，也許將來有一天那些巨頭又要握手言歡，舉杯互慶呢！有槍的永遠殺人，無槍的永遠被殺。這是中國人的命運。

文秀村　二月十八日　天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免付國幣二萬元，歡迎隨時訂閱。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梁漱溟：
傅斯年（孟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繆雲臺：立法院立法委員
莊智煥：全國工業協會理事
季羨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錢鍾書：前西南聯大教授

#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梁漱溟

我現在提出兩句話，貢獻給國人，特別是貢獻給國內各方面有心人士：

一、樹立自己信用；

二、力求彼此合作。

以下我說明所以提出這兩句話的大概意思。

## 一

我認爲中國今天正是舊社會崩潰解體，新社會建造未成之際。一切問題，一切病痛，罔不由此而來。而卅餘年間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則尤表著其苦悶之焦點。所謂政治問題之總不得解決，亦即指國家大局之總不得統一穩定而言。此一焦點，即全部問題之反映；而由此處不解決，其他問題其他病痛乃益相緣而無法解決。如此惡轉增上，牽纏一堆。——這是我的診斷，自民國十七八年到今天，沒有改變過。我從來不同意那一切歸咎帝國主義的流行說法。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面；問題主要是在中國社會本身，尤其在社會之崩潰解體。我從來亦不同意那「貧、愚、弱、私」一類說法（胡適之先生曾有五大魔之說亦此一類）。中國人的缺點，誰不看見；但問題之在社會組織結構間者，遠較其在各箇份子身上者嚴重多多。此外，從「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則封建勢力之殘存，亦被認爲問題所在。我承認有些舊東西舊勢力尚待滌除；然除之之法則在培養新東西新勢力。若無新者之起來替代它，它不會去掉底。所以這些總非主要問題所在。

今天在抗戰勝利後，中國國際地位已大爲改善，而中國問題初未因以緩解。反之，中國人的災難今竟陷於無比之嚴重地步。這完全證明了我說問題主要在中國社會本身，帝國主義之爲害，只居問題的表面底話。

我的認識既然如此，我的主張就一向集中在如何引此崩潰底舊社會，渡到新社會之建設途程上；而對於任何題目底暴力革命，或任何題目底對內作戰，均不承認，反對到底。十多年來，我不滿意國民黨，不滿意共產黨，就爲此。在新社會建設途程上，開頭一步必在國家權力粗得統一。這原是建設的必要前提。至於眞正統一之確立，必待建設乃得完成。這亦即是說：先求政治問題一初步解決；至於政治問題之完滿解決，那要隨着新社會建設之完成而完成底。這國家權力之粗得統一，當抗戰初起，我以爲大有希望。我同意毛澤東先生的見地：長期抗戰決定長期合作；抗戰中的合作決定抗戰後的合作。即我料想强敵壓境，必可促成國內團結，而使國家漸達於統一。我的堅强論據，就在中國人不團結不能驅除敵人，此無可置疑者；而我們之必定驅除敵人，亦屬堅信不疑之事；則在勝利之前

統一，不是確定了嗎？勝利前統一，勝利後還能分裂嗎？那曉得事實竟不然！勝利前就沒統一。勝利後之政治協商會的任務，是專爲謀國家統一底，看看可以成功；而偏偏到今天還是失敗！凡此均可見其逗合之機遠不逮崩離之勢；中國社會之大可憂者在此。

## 二

中國今日所苦，就在舊社會崩潰，新社會未成，前後左右不接氣；我們除一面仍要努力和平統一運動，固不待言，一面便應當從根本上作接氣工夫。此接氣工夫有二。——

其一，便是致力文化問題的研究，而謀不同文化之溝通。因爲使得中國舊社會崩潰底，並使得它新社會不易構成底，全是在文化之雜亂不調上。非從這裏謀得其溝通協調之道，便無法使眼前那些頭腦不同觀念不同底人彼此接氣。又非從這裏研究，便無法看清楚前途要建設怎樣的新社會，及如何建設之途徑，而使前後社會早得接氣。最近我在大公報上「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曾略申其意，請參看。其實民國廿三年春，天津大公報初開星期論文欄，我寫「中國此刻尚不到有憲法成功時候」一文，我早就點出下面一些話給國人：

從中國固有思想與西洋近代思想之矛盾衝突，又西洋近代思想與其最近思潮之矛盾衝突，使得今之中國人迷亂紛歧，無法可構成一種優勢底理性勢力，亦就無法產生一優越有力底意思要求，以壓倒其他，而爲製定憲法之本。

中國人眞成了人各一心，彼此心肝痛癢都到不了一處，意見理解很難相通。其形勢之分散，心理之乖舛，蓋古今所不可一遇。丁文江先生嘆息中國人沒有公共信仰。其實何敢談信仰，且問他，有沒有共同的問題公共的要求！

那時丁文江先生還有一文在大公報上，說要建立公共信仰底話。其意似與近中觀察週刊吳世昌先生「中國需要重建權威」之說相近。吳先生在他文內，有這樣話：

權威不是實力，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羣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樣思想上底大柱子，頂住了這社會的組織機構。（見觀察一卷八期）

此其用意，似與我有相近處；足見問題所在，大家亦都感覺到。但我却不說「建立信仰」，「建立權威」，其他亦有不同，後當再論，此不多及。

又其一，便是現在所提出底兩句話了。這兩句話，要分別講一講。

馬歇爾曾說，爲中國國內和局最大障礙者，即國共兩方彼此猜防太過，彼此不放心。這是事實。其實今天何止國共兩方彼此相信不及。在此廣大社會中，遍處皆是彼此不信任底空氣。政治上，由此而黨派合作不成，固然釀出當前莫大災難；其實這種含毒氣氛之流行，在社會之組成上便是根本底大危機。它可以使社會不成社會，失去社會所以存在之道。但我們怪誰呢？本來遍處都是騙子呀！遍處是騙局，遍處是說謊，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尤以政治上爲最甚，尤以政府當局爲最甚。居高臨下，製造而揚播這種毒氛的，正是那些在上底人物！單是「壞事作盡」都不打緊，最可惡却是同時他「好話說盡」，使信義幾若非人間所有，根本破壞社會所以組成之道。

爲大局求轉機，近而各方面能和平合作，遠而圖新社會建設之有成，所以我以還「樹立自己信用第一」一句話貢獻於國人，並懷着萬分懇切心情祈求於國人。社會上增多一箇有信用底人，即增多一分元氣。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之進行即因之多一分積極可能。對於今天的中國，這就是極可貴之貢獻。假若是一箇黨派或一箇團體，或一箇負時望底人物，或一箇在社會有相當地位底人，那所關係者就更大。我們特別懇求他千萬自愛，一言一動，出處進退，保持其已有之信用，再增其更高之信用；而千萬不要不自愛惜，以致人們對他失望。那將不僅是他箇人之自毀，而實在給予此可憐之社會又一大打擊，一大破壞。他將不僅對不起他自己，他實更負罪於國家社會。我說這話，我直欲跪在他面前向他垂涕而道了。我大聲高唱一句：樹立自己信用第一！

本來人類社會所賴以組成者，如宗教、禮俗、法律、制度，一切成文或不成文底東西，大體都出於人爲底，都是後天底，亦即是文化底，然人類所有好說實惡詐欺之一點，則是先天底。凡心眼實在，表裏如一，坦直慷爽，言必信，行必果這一類人到處都歡迎底。蓋人與人心氣相接通，彼此能共事若在此。所以在我們此時，縱然文化雜亂無章，未臻協調，雖有

標準，而人人有信用，則猶有其可憑之點在，亦足以相維繫。

更且是從這裏亦不難產生新文化。今天我們新文化之難於產出，非在受到什麼阻抗。恰相反，就苦在遇不着阻抗。你說「民主」，他亦說「民主」，人人都在說「民主」。你說「自由」，他亦說「自由」，人人都在說「自由」。弄得「民主」「自由」遍於天下，充耳塞目，不勝其煩，而民主自由乃愈不可得。你如果從名詞上口號上求之，則各樣不同文化在中國早已達於協調了，用不着再去創造。然而事實何在呢！所以只有羣以無信用爲賤，相約不理睬他，使他不能存在；一切澄清下來，然後中國才有辦法。

## 三

樹立自己信用第一，力求彼此合作是第二。人們彼此間有信用，遇事自能合作；然爲挽救大局，開展前途，更須加意求之。

國共兩大黨今天相殺相斫，不惜毀滅國家，是彼此不能合作之最大者。然而他們本是相爭之兩造，宿怨積仇，非有第三方面督迫之，豈易合作。在他們以外，廣大之第三方面不能合作起來，成爲一大力量，以轉移形勢，奠安大局，才是眞該受責備者。而況且在第三方面原有聯合底；不唯不能擴大充實這一聯合，乃其後竟又合不攏，而一箇一箇裂出去。這才眞是不能合作之最大者！陷大局於今天不可收拾地步者，實乃在此。在大局政治而外，其餘不論大事小事，如我們所見，都爲其間彼此不能合作，許多聰明，許多力氣相抵相消，而牽陷於僵局，寖尋於毀敗。隨處都是例證，不煩枚舉。則力求合作，豈非救時之藥。

再則展望新社會，我相信前途，在政治上決不是各黨各派各自活動，合法競爭，如英美方式，而是彼此合作；在經濟上亦決不是企業家互不相謀，自由主義之時代，而是生產者消費者都彼此合作。說世界潮流今後要日進於民主，亦正因今後一切的一切是要彼此合作之故。則力求合作，恰是進行新建設了。

因此，一切有心人應當在有形無形之間，隨時隨地，倡導合作運動，培植合作基礎，散播合作種子，消除人與人間的險阻隔閡，使此渙散而且僵瘁底社會融合復活起來。然而要同人合作，却亦不是一容易事。我素常講人與人合作的基礎條件有二：

一、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

二、在識見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時下風氣刻薄，專好以不肖之心推度旁人。談論之間，總是說人壞話，不說人好話。一般人相與之間，除表面有些虛情客套外，其內心絕少對人存恭敬信服之意。自共產黨理論之輸入，動輒以「統治階級」「買辦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指目於人，非懷敵意即存鄙視。而人亦以洪水猛獸視共產黨，隔閡誤會至不可解。這樣就失去彼此合作的基礎，直是讓社會走上絕路。我們必須先把自己放得坦白空洞，虛心以求瞭解一切。而在與人合作之初，尤須拿出信心與熱情來。偶有誤會隔閡，總力圖打開，重新求取瞭解。如此路子愈走愈活，才可開出光明底前途。人情大抵不相遠，而彼此感應之間，至神至速。順轉逆轉，出入甚大。關鍵在我，不必責之於人。

對於一件事情，而兩箇人所見不同，主張各異，除了各有其立場和用意外，便是彼此的識見問題了。構成一個人之識見底，一則在他的頭腦聰明，二則在他的學識經驗，三則在他對此一事之見聞所得。這些地方，無論賢愚每每不肯讓人。誰都覺得自己聰明，誰都相信自己的判斷，誰都自以爲是而不肯服人。彼此不能合作，亦多由於此。其實聰明關乎箇性，經驗限於一隅。與其各執一偏，不如善觀其通。任何不對底見解，亦都是眞理的一面影子。彼此所見不一致，未嘗不可相資爲用，正不必抹殺人家。平素我總感自家學識不足，臨事日恐思慮有所未周，或者他所知道底有在我所知之外者，顧更資取於他，成就自己。往往這樣，倒引起對方亦來接受我的意見。由相遷而相近，由不合而漸合；合作基礎遂以建立。

舉箇例來說，我與共產黨之間顯然有很大距離。在理論主張上，他有他們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這距離不同尋常，不易泯滅。然而根本上還是相通底。我有心肝，他們亦有心肝。我對於民族前途，對於整箇人類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遠大理想；除掉這遠大理想，便沒有我。而他們恰是一箇以遠大理想爲性命底集團。說到眼前一樁一樁事，尤其容易說得通。這樣，遇着該當合作底事，就可以合作。語其合作之所以可能，要不外有合於上面兩條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底，我敬愛這些漢子。至於見解主張之不同，不妨「寬以居之」，一切從頭商量。異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在事實所必要上，讓一步又何妨。歸總一句話：把人當人待，那裏有說不通底話。自外於人，偏說人拒我，那就不行了。去年三月我第二度到延安，在他們歡迎會上，我就曾這樣坦白自陳，並提出這合作的兩基礎條件來，供他們參考。今又特提出請教於各方朋友，請教於國人。我以爲只有這樣把東西南北各式各樣底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國才有救。

#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傅孟真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滋泥」，這句俗話正是今天中國的現狀。「滋泥」是勞苦大衆，蝦米是公教人員，小魚是小生意人，大魚便是大資本家。

但，大魚也分好多類，有三尺長的大魚，不堪鯊魚一擊，有鯊魚，不堪長鯨一擊。今天長鯨有兩個，皆憑借政治成就；在生長中的還有幾個，要看後來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鯨魚腹中之勢。

「官僚資本」一個名詞是抗戰時候的產物，還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當時的中心對象是孔祥熙，現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決不當忘了孔祥熙。現在我解釋這名詞一下。

現在必須分辨三件東西：第一，國家資本；國家資本的發達是走上計劃經濟、民生主義、溫性的社會主義必由之路，所以如果辦得好，我是百分的贊成。這些年國家資本相當發達，但內容和表面大不相同。從表面說，鐵路除中長爲俄有外，幾全是國有（除去宋家與洋人要修的成渝鐵路等）；航業則招商局，壓倒一切民航；航空號稱民營，實是國家資本；主要的銀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污。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爲限），豪門把持着，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着，荒唐着，僵凍着，腐敗着。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精。英國現在工黨所行的社會主義政綱，好多我們已經實行了，例如鐵路、銀行、主要工業之國有，我們都作了，然而結果不特愈弄得去社會主義愈遠，而且去任何有效政體、像樣社也會愈遠，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國家資本之基礎觀念上。

第二，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在中國眞發達極了，上自權門，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經營的公務員，爲數實在不少，這幾乎包括中國的資本階級及上等布爾喬亞。西洋的布爾喬亞總是投資在股票或債券上，中國工業不發達，已有者又破產，誰玩股票？債券是靠國家信用的，今天還說得上嗎？中國過去官僚總是投資在田地，今天田地是個大累贅，誰肯？於是乎小官僚資本託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託庇於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於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第三，權門資本。權門資本本是官僚資本之一類，然而其大無比，便應該分別看了。這些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於他的官僚資本。爲所欲爲，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爲了解所謂 Sound Business 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搶斃了的），家奴……其效能與注重工業遠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過之。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並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爲之處。但「世家」二字，我會打聽他的故人，如嚴莊監察使，那就眞可發一笑了。這一派是雛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裏，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却有事實證明。利則歸己，害則歸國者，例如某某幾個私家銀行，在戰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維持，兩三年前他准許這幾家銀行退還官股，以當時一元當戰前一元！所有這些銀行在收到官股後所獲的利益都不算了，這簡直是拿國家的利益直接的、毫無掩蓋的送人；其實並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爲其中某某幾個銀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機不密，爲若干參政員所知，於是參政會大鬧幾陣，「此說作

罷」，但眞正罷了未罷，以後誰來查過至於？扒乎之說，決不寃他，即如中央銀行國庫局案，人證物證齊全，雖說政治上使其擱着，因爲已經「退還」（試問小偷強盜退還贓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並未完結，因爲原告並未撤消。所以他如以我爲侮辱，必須告我於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曾歸正傳，我們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這與經濟無關之人。辦這樣事，那有不嚴密的呢，然而八年參政會已經闢出那些事實來，鐵幕也有漏縫之處，然而漏縫之處究竟所窺有限了。其實人既活着，即不留心，也不能無所見，譬看揚子公司，進口那樣好，他結外匯何以那麼容易呢？資產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錢嗎？若說「久官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槍斃的故海軍上校劉乃沂答辨的理由），我看，這些年來久官，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滿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辦法。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有時彷彿像是有政策的，戰前也曾吸收過若干社會上認爲可以有爲之人。上海的「高等華人」戰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爲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國民黨駐天談「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國營」，……宋子文做了國民黨的沙赫特，儘管他相信他的 sound business，也應該稍許有個樣兒，然而完全與這些口號相反的。

不談國有國營則已，要談則第一件要國有國營的便是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偏偏我們要「宋營」。現在全國電氣事業，除冀北由資源委員會接收外，其餘均非國營，而且走上了集中壟斷的路。如咸豐壩電廠（壟斷京滬之間），首都電廠，以及武漢之既濟水電公司等，均爲建設銀公司所有之揚子電氣公司經營。人人皆知建設銀公司姓甚麼。

煤礦在原則上亦應由國家經營，因爲他是動力的來源。中國煤礦除勝利後在東北及熱河接收者外，皆非國營，北方的多爲北洋軍閥官僚所營，本是國民黨北伐時打倒的呼聲之一。現在揚子江東區之唯一大煤礦，即淮南煤礦，也是建設銀公司所營。最近江西之鄱樂煤礦，又爲建銀所買到。四川某煤礦，又以另法支配。現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經定了，北洋軍閥多已破落倒出去，由誰買，是可想的。

說到這些事，煤礦，電廠，本由張靜江先生之建設委員會而來，當時是國營，因爲建設委員會是等於政府一部的。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於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說到建銀，由一個美國人來華造計，原爲吸收外資的，尤其是美資的，美資並未吸收着，定了一個不利的成渝鐵路借款。本來是官股，許私人入股。現在我不知道還有幾分官？古人說「化家爲國」，現在是「化國爲家」。以上的這些，政府若對得起人民，該去清算的。

難道宋子文不談國營嗎？他是談的，現在有他的資源委員會。辦資委會的人，確也認眞辦事，絕不能說貪污，然而賺錢的事業既已「另有辦法」，看看他的事業單子罷！東北工業，在那樣情勢中！撫順毀壞，北票不安。銅，鐵，電氣材料，機器，無一不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所以這些國營，這是「國賠」而已。資源委員會也得設法自食其力，於是經營到台灣糖（專利），自行車，肥皂，蠟燭，……資源二字定義如此！

宋也「爲國家」營了一件「賺錢」的事，就是中紡公司。那些反對他這事的，本也多是要白接收（「抗戰工業或非工業家」）又請流動金的，並不可取，然而他營的成績如何？號稱去年一月一百億歸政府，今年一月三百億，算是賺錢了罷？然而想想，一百五十萬紗錠，全無代價，一切生財，是接收的，美棉用官價結，數目那樣大，消耗外匯那樣多，如是報效政府僅僅此數，眞是得不償失，這叫賺錢嗎？說是平抑紗價嗎？又不然，紗布價在生活必需品指數上爲先鋒。他又說了，中紡只佔百分四十，商家滲了，他無法控制，這眞左右前後均不能自完其說了。年底分紅那麼大，是有益於國？假如當年把這一百五十萬錠賣了，不白送人，法幣回攏，要比黃金政策多得多，紗價還不是一樣高，反正他自己說他不能控制。還有一妙，因爲「人民」爲此事吵死，他又說，將來發股票賣給人。假如分開賣，有人買的。現在合成一個托辣斯，他捷足先登控制着，誰來買他，買就是捐款給他，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談麼？

這樣說下去，多着呢，今天止於此。現在說結論。

豪門資本這樣發達，中國幾無國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這樣子，太慘了（雖說是日軍閥作禍首，然財閥如不發達，軍閥無能爲力）。

他們還是幾代（從江戶時）辛苦建立的，不像我們的這樣「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歡迎孔宋當國者，只有一派人，即共產黨和他的尾巴，因爲二氏最可使中國紊亂的。我們不願我們的國家成五胡十六國，成外蒙古，我們實在不能歡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眞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垮，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並且成了他的救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他的自由買賣，澈底失敗了。頂好的說，你總不能用甲思想作反甲思想的事，何況他的思想是由於他的 vested interest？

這還不能算完。今天我們要覺得晉惠帝不愚，因爲他聽到公園裏蛤蟆聲，他問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們必須清算十年的事物，那些是公而私的，那些是私而公的。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產，遠比黃金攜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我在參政會如此說過。有些報紙說我說，二家財產够國人過一年美國人生活水準，那是他們說的，說過與不及一樣壞。）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到民國五十一年還他們本息，他們要的是黃金美鈔，到那時都可以的。你們曉國家十五年，給一個喘息的機會罷。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有朋友問我，你說孔宋不好，張家璈何如？我說，何止張家璈，連那些「自由計劃經濟家」，無知低能的「民生主義哲學家」，等等都是愈弄愈精的！我對於過去的萬忍不住，對於將來，我並是「政治經濟病菌學」專家。

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編者按：已見本刊本期「觀察文摘」一欄）

# 教師與進步

錢端升

現在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我們的又是一個混亂沒進步的國家。我們要是老這末沒進步沒出息，世界的機運動盪固然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沉淪到萬劫不復，即使世界安定起來，我們還是走頭無路。那時，我們好比一個村塾頑童，人人將成了我們的戲師；好比一個市井無賴，衆鄰均所不齒。所以進步——而且是最大可能的最速可能的進步——是我們最急切最重要的要求。在有秩序的世界中，進步的中國可以很快的達到富强康樂；即使世界機續紛亂，這個中國至少還可以飄浮而不至於沉淪。

然而，在現實的情況之下，進步豈是一件容易工作？我們本來就是窮，戰爭使得我們更窮。我們本來就沒有建立過法治，黨治人治使得我們離法治更遠。我們本來就很少自由的科學的思想，愚妄的（不基於知識的）和自私的（不爲大衆利益着想的）宣傳使我們更不認識自由和科學的精神。加以近年來蔓延不已的內戰，和因此內戰而引起的多方面的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利害衝突，更使我們貧窮，混亂，落伍。在這種種不利的情況下要求進步，其實現必然千難而萬難。不但實現進步是難事，連什麼是進步也好像成了問題似的。不但把握實際權力的人所說的進步不見得是眞正的進步，即使爲外國人所擊爲進步份子所說的進步也不見得是眞正的進步。

正因爲實現進步的不容易，所以有一羣有資格的人來說明進步，提倡進步，乃更有其重要。必定要大衆認識什麼是進步，人們才會要求進步，而他們所要求的也才可不爲他種東西所魚目混珠。

進步不能單單是抽象的觀念，也不是幾件具體的改善之謂。假如說，近代前進思潮傾向自由主義，民生主義，共產主義，我們並不能因嚷嚷「自由主義」，「民生主義」，「共產主義」即算進步。再假如說，報紙發行普遍爲近代進步的一種表現，我們也不能增加了幾十種幾百種報紙，即可自以爲有了進步。進步須是一種整個的看法，具體的表現須和抽象的理想符合，而所謂具體的表現者又須是一切表現的總和。

須能超過少數人或是一部分人一時一地的利益，須能顧到大衆（就中

國言則爲中國大衆人民）長期的利益，更須能顧到這一羣大衆在所處時代中的競存能力而思有以保存之並增强之，才能抓到進步的意義。不能認識時代，明曉整個人類前進的過程與夫中國人民在這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不能談進步。不能對大衆人民發生同情心，發生一種救苦救難的慈悲心，也不能談進步。空空洞洞嚮往進步，而對於阻礙進步的人們或噤若寒蟬不敢置一辭，或陽反陰附爲虎作倀，更不能談進步。

再說得切實一點，進步者無論對於文化，對於種族，對於經濟制度，對於政治關係，或者對於文藝生活，均得有一種前進看法，而這看法的基本要點卽是承認人的尊嚴，生的重要，以及人類的整個性和進步性。

承認了人的尊嚴，則人間的平等，民族間的平等必須認爲是天經地義。個人的自由必須尊重。人必定認爲是理性的動物。因之，一切否認平等自由的思想制度均是改革的對象。不如此便不是進步。

承認了生存的重要，則一切妨害生存，限制生存，給生存帶來了痛苦的因素均在掃除之列。小而言之，迷信是要不得的。大而言之，戰爭是要不得的。因爲迷信與戰爭都是生存的敵人。從方法言，科學技術是需要的，從實施言，社會主義的經濟也是需要的，因爲兩者都可以增加生產，增加人的享受。

承認了人類的整個性和進步性，則宗教集團間的傾軋，階級間的鬥爭，民族間的對峙，以及某一羣人或某一民族的優越感都成了反進步的表現，必須予以擯斥。

再舉幾個例：擁護統治階級，而不問統治階級的行爲是否合乎被統治大衆的利益，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爲這就是否認了人的平等，人的尊嚴。贊成內戰而不問內戰之如何消耗民命民力，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爲這就是蔑視了人的生存權利。提倡國粹，而不問國粹之如何不能通行不能適時，也是不進步反進步，因爲這就是抹殺了人類的整個性及進步性。

那種人應該有資格來說明進步，提倡進步呢。政客們以政治爲生活，應該知道中國之急須需進步。然而中國近百年來，沒有一個時期的政治曾經和時代配合過。道咸時代的政治和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與生產制度不配合，袁世凱時代的政治和首次大戰的政治經濟主義不配合，今日的政治和原子能與社會主義更不配合。加以政客們在高度的個人集權主義之下早已成了少言語更少思想的機體。希望他們從不進步中掙扎出來實在不易。生產家怎樣？從事生產業者，無論農夫、工人、企業家，歷年來都是遭遇着極端不利的境遇，他們不特不能改良生活或是擴充事業，就連溫飽的維持都成了問題。但農人工人大都未受教育，且習於定數之論，絕少自求超脫意念。企業家則爲既得利益所囿，投鼠忌器，更難有所發揮。祇有教師們，知識高於農工，時代的趨勢以及中國所遭遇的危機也該明瞭，又沒擁有像企業家們所擁有的既得利益，說說話應該可以沒有危險。這樣說來，教師們應該有資格來說明進步並提倡進步了。

然而教師們畢竟能不能呢？第一要問，他們的傳統是否依舊是過去士大夫的傳統？他們是否也擁有着士大夫們自以爲擁有着的既得利益？對於中國過去士大夫階級作公平的評價本不十分容易。可得而言者，士大夫階級所曾滋長的社會一貫的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社會。這少數人或許是閥閱世家，或許是將帥大吏，或許是皇族國戚；在某一個時代的，這少數人定必是現時所謂統治階級。士大夫階級最著的慾望是和某一時代的統治階級打成一片，最起碼的企圖則求爲這統治階級所垂青，所引用。因此，士大夫階級縱可以轉移社會的習尙風氣，而絕少有左右社會的力量。中國歷史上最標準的，最爲士大夫所稱道而師法的人物，如董仲舒，如魏徵，如范仲淹，如王守仁，如曾國藩，那一個不是立德，立言，立功的士大夫？然而他們究有多少左右社會，促使社會進步的力量？他們畢生充滿了依附一種現成力量的意味。他們都是衛道者，他們很少能超越他們的階層利益，而爲廣大人民的利益設想。爲廣大的民衆設想便須變制，而變制卽不是衛道。我們如果將士大夫領袖曾國藩和沒有士大夫階級的英國格拉斯東（和曾同時）比較，而研究何以好像開明的曾大學士對於法制經濟那麼沒有建樹，何以生性保守的英首相對於選權、宗教、財政等事倒有大作爲大變動，我們或者可以窺見進步和士大夫傳統之兩不相容罷！

今日的教師們又怎樣呢？無庸諱言，他們是分的歧。一部分，無論是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牢守了過去士大夫的傳統，絕對不想跳出那傳統。又一部分則接受了近代的社會思想，放棄了依附統治勢力的傳統心理，決心爲全社會的利益努力。另有一部分人則徬徨歧路，不知如何自處。人人有惰性，比較簡單的自處方法似乎應照傳統而行。但人人也有理性，

比較滿足良心的自處方法又似乎應作一番檢討，一番自新。他們於是徬徨無定，甚而至於煩悶。在今日的教師們中，第一第二部分人或許俱是少數。第一部分人或者只限於少數『成功』或自以爲『成功』的人們。因爲『成功』了，所以也有了『既得利益』的觀念。第二部分人則只限于少數最明白最熱心最富於同情（同情大衆福利）的人們。徬徨歧路者或許佔了多數。教師們能各成爲進步的力量，就要看這一個多數能否毅然脫離了士大夫的傳統，把他們自己看做了一切社會利益的釀造者，而不是統治羣的支持者，點綴者，最後乃是參與者。

有若干因素說明這一羣衆多的教師，是不易終止徬徨而負起倡導進步的大任的。但也有若干因素則在指示着，他們必可負起這個大任的。士大夫傳統力量的深固，以及若干人繼續不斷地讚美這傳統，可以使教師們不能從懵懂中覺醒。還有，政治鬥爭的尖銳化，不朱則朱必誣爲墨，不墨則墨必誣爲朱；朱客許是極精，墨亦未必是百分之百的進步，這種夾攻也可使本性溫和的教師們趑趄不前。這兩者都是不利的因素。

但在另一方面，中國長期的不進步，近今高度的混亂，與夫人心極度的厭亂，都在急切地要求進步，要求不流血或極少流血的進步。絕大部分教師們因自己的窮困，和他們從戰爭中體驗出來的人民普遍窮困，以及他們的學生們之逐漸變更階級意識，學生們之減少以未來統治集團自視，學生們之增加以大衆人民之發言人自視：這些也在逼迫教師們和士大夫的傳統訣別。還有，世界在大變動中。十年以前世界是法西斯主義强抓住了全世界人民的喉頭，全世界人民幾乎要窒息死去。但是曾幾何時，納粹之德和法西斯之義兩俱滅亡。在一百年以前的世界中，大多數人民不是奴隸，便是被宰割着被統治着。最前進的[illegible]治經濟只是目下英美人所一致認爲落伍的貴族政治和放任經濟。到如今，則大衆的知識，生活的水準，和人的自尊心已有了百年前所不可思議的提高。這樣的變遷所發生的力量，必不能容許我們故步自封。我們順着潮流走，則進步快而心境愉快。我們逆着潮流走，或是擋着潮流不走，進步也終會降臨；不過，進步就要遲慢，犧牲就要重大，而身處其境者亦必十分痛苦。這三者都是有利的因素。

我們當然十二分希望這大多數的教師能終止他們的徬徨，能爲中國人民的推而至於爲全人類的進步而努力。如果他們不拿起進步的旗幟，目前國內將更無另一羣人能負起這重担。這樣，如上面所說，進步不但將延遲，而且必爲世界所逼迫出來的結果，也必將從大流血大犧牲中得來。多少年代之後，頭腦冷靜的史家們一定要詛咒我們這一代教師們之沒有出息！

反過來，如果教師這一羣人能提倡進步，歌頌進步，代表進步，進步的力量一定可以很快地壓倒不進步假進步和反進步的力量。儘管教師們仍是以教師爲職業，不參加實際的政治服務或是社會服務，反的力量試問將有何法以維持其自信力？將有何法以取得理論上的支持？

#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簡貫三

## 一 金潮的過程

這次的金融風潮，是由黃金美鈔的暴漲引起來的。據報端所載，京滬一帶，一月三十一日，黃金每兩售價四十三萬二千元，美鈔每元七千五百元，自二月一日起，黃金上漲爲四十四萬五千元，美鈔爲七千七百元。這個漲勢，一直扶搖直上，至二月十一日，達到了最高峯，即黃金八十六萬元，美鈔一萬六千五百元。甚至于有黃金漲到九十六萬，美鈔漲到一萬八千元之傳說。從十二日起，這個漲勢，忽然退潮，黃金下落爲七十萬元，美鈔爲一萬一千五百元。十三日雖又有回漲，但退潮之勢已成，實難有再鼓餘勇的魂力。所以從十五日起，金鈔價格呈現暫時靜止的動態。

## 二 金潮的影響

風潮的時間，不過是十二天，而其影響，確是我國勝利以後從最嚴重的事件。這些嚴重的影響，首先是一般人民生活的降低。因爲黃金漲了一倍，美鈔漲了一倍半，其他物價，急流勇進，不甘落後，竟漲了兩倍三倍之多。有些富裕人家，利用投機掠取的慣技，在十二天之內，賺了黃金壘壘，美鈔滿袋，而我們中層以下的人們，一覺醒來，十萬元法幣忽然不翼而飛，貶成了千萬，再過了十天八天，生活水準又降低了一倍還多。上海大公報所載十五日廣州專電，「中山大學五千員生亦受此次金融浪潮之震憾，該校所在地碎石，各米店曾一度停售，飯店客飯價錢，十一日一天之內，由一千一百元漲到二千四百元，遂致一部份學生改食紅薯。」以此類推，公教軍警人員每月有三十萬元薪水的，經過十三天的變化，忽然降低爲十二三萬元，最多只有十五萬元。此外，各城市中產以下的人家，莫不受金潮之連累，把生活水準很迅速的降低下去。現在金價雖回落四十八萬元一兩，但一般物價還未照此比率完全下降，所以它對于一般人民生活的嚴重影響，依然繼續存在，並不因政府公佈的經濟緊急方案以後，而能將生活水準恢復到一月三十一日的標準。

這是此次金潮的基本影響。由于基本的影響，引起了各方面的焦急惶惑。蔣主席于十一日聽到黃金漲到八十六萬元一兩的報告以後，赫然震怒，下令嚴辦。宋院長貝總裁迭次由滬來京請示，不敢再自行決斷。中央常會臨時組織經濟政策委員會，便由此而來。宋院長素以自任自負聞于世，尤其是對于金融經濟問題，更自以爲勝算在握，而今竟在經濟政策委員會中與各委員連日研討應付方案，亦可見金潮來勢之凶惡以及經濟情勢之危岌。立法院于十四日舉行大會時，各委員爲着金潮泛濫，妨礙國計民生，一致要求宋院長列席下次院會，以便質詢，宋氏允于兩週內來立法院與從未見面的委員們會晤一堂。

金潮震動了首都，並改變了宋院長對人對事的態度，這是金潮對于政治方面的影響。

當金潮發展到 Climax 的時候，聯合社華盛頓十一日電：「國務院發言人宣稱，中國法幣價值跌落，經濟危機日深，美政府日漸關切……據非正式表示，今日之事，乃中國自身問題，應由中國負責應付。已往中國迭次告急之時，外間即謠傳美國擬採取緊急辦法，協助解救，但官方並未予以證實。此間又傳南京政府擬將中國私人在美存款，收歸國有，但亦無法證實。」以我的淺見觀察之，這個電訊，包含三個意義：一，表示外交式的一種關切態度。二，表示不要存求救的希望。具體言之，即暫時談不到什麼貸款問題。三，暗示中國私人在美存款，中國政府或可動用，以資自助。此訊發表，過了五天，國防會議于十六日通過一個要案：由政府定期照法定匯率收買國人在國外之存款。以前後的線索尋繹之，金潮激動了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暗示了中國政府，于是才有收買國外存款之動機與決議。這是金潮影響國外，又由國外影響國內的地方。

## 三 金潮的因素

此次金潮，其來也暴風驟雨，其去也如江河日下，似乎令人有飄忽之感。但一究其來龍去脈，實在有其相當的遠因與近因。

第一，從政治方面說。此次金潮的背後，潛伏着嚴重的政治問題。如行政機構的層床架屋，互相牽制推諉，誰也不肯負責，誰也負不了責，流弊所及，所謂萬能的政府，變爲無能力的政府。如此機構，如此效率，投機掠取的份子，自然伺隙而動，再接再厲。又抗戰時期，政府對于這般人始終未予以有效的制裁，憨不畏法，相習成風，此次金潮，不過是九年以來連台表演的一幕。只因爲演的人過於起勁，看的人認爲過火，才引起朝野的誹議。

第二，從政策方面說。本來金融政策應該是配合財政政策的，財政政策應該是配合經濟政策的。倫敦「Times」報常以「金融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奴隸財政政策是經濟政策的奴隸，」相勉行政當局，以指示國計民生之關係。然而我國的行政當局竟以金融政策領導一切，以營利主義爲最大目標，于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這般投機掠取份子自然無所顧忌，越幹越膽大了。所以這次的金融狂潮，骨子裏隱伏着政策上的本末倒置問題。

第三，從法幣的膨脹方面說。法幣的膨脹與流通速度的增加，勢必使物價由算術級數跳到幾何級數。在七七抗戰之時，法幣發行額計十四億七百萬元，至三十四年底。膨脹到七百三十五倍——即在八年中，平均每年

膨脹九十二倍。至三十五年底，大概膨脹到三千三百五十倍——即在去年一年之內膨脹了二千五百一十五倍，比過去八年中的每一個年頭，平均多二十七倍。這是一個大概的估計，究竟是否正確，我不敢確定。茲再退一步想，假定法幣的發行額爲三千倍，法幣的流通速率爲四倍或五倍，則法幣的貶值程度與物價的上漲倍數，恰好如現在一萬二千倍以上的數目。但是今後法幣的發行率，若不加以控制或緊縮，那幾何似的物價上漲，必定越翻越大，越大越快，終有超過法幣脫離法幣之一日。

這種道理，一般人雖習焉而不察，但是看到鈔票的金額越印越大，物價越過越漲，當然感覺到法幣幣值日日在低落之中。客觀的事實是如此，主觀的心理也是如此，這就是大家爭購黃金美鈔的有力因素。所以在法幣未加以整理以前，似難禁止黃金美鈔的上漲，尤難根絕黃金美鈔的黑市。不過禁止買賣以後，希望與物價漸漸脫離關係，以免常常波及一般人民的生活而已。

第四，從少數富豪買辦操縱牟利的方面說。一般公教人員、文化工作人員、小商人、以及勞工農民，平日生活，均感十分困難，那還有餘資購置黃金美鈔呢？就令少數人以節儉之錢，買到星星點點的黃金，也不至於操縱市場。可見這次大批買進而能够操縱市場的人，都是富商買辦之流。

第五，從外匯調整的謠傳方面說。舊曆年前，即有外匯提高的謠言，後來金融當局一再宣佈否認，而商人的敏感性，並未受到多大影響。二月六日進口附加百分之五十，每美元合法幣五〇二五元，出口補貼百分之百，每美元合法幣六七〇〇元，而其他外匯官價，仍爲三三五〇元，是以對美外匯，形成了三種匯率。因爲匯率的歧異，以及進出口匯率的增加，所以投機者，操縱者認爲興風作浪的機會又來了。

第六，從一部分工業貸款的方面說。聞舊曆年關，國家銀行貸給工業界三百億元。因此，五千元一萬元一張法幣，流通市面。據南京大剛報二月十日上海電，「上海鎮江等地，有一部分廠商，利用舊曆年前借來的大量法幣，購買黃金美鈔。」以後政府對工貸政策應有妥善的考慮，並在方法上要有徹底的改善。

第七，從舊曆年關過去的銀根方面說。舊曆年關爲工商業的大關。關前的半個月，銀根必然緊迫。關後的半個月，許多商業多未正式交易，頭寸必然充足，所以于舊曆正月十一日（即陽曆二月一日）起，即開始掀動金鈔的風潮。

## 四 金潮的應付

由上面七個因素看起來，足見此次金潮之發生，並不是偶然的。既非偶然，而竟釀成狂潮，殊覺事前有失于防範之處。當風潮正在擴大之時，行政與金融當局，亦覺未盡最善之努力。試舉一例。當局若自以爲黃金政策仍有維持之必要，即應令中央銀行盡量拋售，否則，不如早日宣佈停售，以免遭最後之失敗。不意二者均未採行，而在時拋時停之中，徒增加投機者的勇氣，使其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從政策與實力方面說明當時應付的失着。再從精神與輿論方面，亦可推測有未善于運用的地方。當金鈔正加速上漲的十二天之中，宋院長貝總裁始終一言未發。如此沉默，固然可以表示沉着應戰，使人莫測高深。但是這種態度，只能適用于盡量拋售之時，而不適用於拋拋停停之時。有力用力應付，無力不得不以言語求大家精神上的安定。即令不可以言語表示，亦應運用輿論，評擊投機冒險以發揮社會制裁的效力。這兩項又未做到，無怪乎金潮幾成橫決之勢。

至于民間方面對于金潮的應付，亦顯然冷漠無方。在民主國家，像這樣的巨變，使一般人的生活驟然惡化，必定惹起輿論的指摘與民衆的制裁。可惜我們的輿論，連好說話的大公報竟無一篇社評評論此事，我們的文化界，我們的民意機關，民衆團體對于此次震動中外的金潮竟沒有嚴正的表示，以發揮社會制裁的潛力，無怪乎馬歇爾的臨別贈言，認爲「中國民主進步份子未能形成社會中的集體力量，實係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大缺憾。」（述其大意）

說到這裏，我想敘述一個小小的穿插。即當十一日晚間，我和立法院樓委員長桐孫，劉委員不同，李委員慶麟等談及金潮之嚴重，認爲應建議當局，實行黃金外幣國有，或停止黃金買賣，以期挽救狂瀾。當時南京中央日報記者顧選舞先生在座，遂將此訊刊載十二日中央日報重要地位，接着滬上各報及國外通訊社紛紛轉載，于是滬上投機商人忽然有徬徨之感。十二日以後，金鈔價格，由八十六萬落到七十萬，這個消息，似乎有點影響。現在黃金國有之議，一時或許不能成爲事實，但此議在金潮漲時所起

的反作用，確是不能抹煞的。

## 五　金潮的善後

金潮的善後問題很多，茲依據法理舉其要者言之。首先我們應該認明投機者購進大批金鈔，以牟暴利，以社會道德觀點衡量，他們的動機與目標，那眞是過于自私自利，足以惹起世人的公憤，可是按「法理」來說：中央銀行既然公開拋售黃金，而且也沒有規定最高的限額，即令一個人用自己的錢財一下子買了十噸廿噸，那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否則，若政府于事前制定了法律或公佈了命令，規定購買黃金的限額，而購買者偏要超過限額，那就算違法或違抗命令了。基于此義，在黃金政策之下，人民無論購買多寡，不能冒昧加之以罪。

若說購進大批黃金，足以擾亂市場，應依照廿六年國民政府公佈的「非常時期農鑛工商管理條例」，予以處罰，但是這個條例，在抗戰勝利以後，是否宣佈過繼續有效？若以爲既未宣佈無效，當然時效未失，但是以陷淪區域之廣，戰時法令，人民無從盡知，似應于勝利之時，宣佈繼續有效，方覺完備。英美本土尚未淪陷一塊，曾經于戰事結束之後，宣佈過某種戰時法令有效，某種戰時法令無效，使人民知所遵從。爲着推行法治，此種手續是不可少的。

假定說購進大批黃金，有投機壟斷，擾亂社會秩序之嫌，似應由法院檢察官偵察後，代表國家提出公訴，亦不該由軍事人員出面辦理（除與軍人有關者外）。

#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莊智煥

## 一　金潮的成因

這次金潮的泛濫，與其說是少數人投機操縱的結果，無寧說是過去各種錯誤措置的總的暴露。戰事結束後，中國的黃金和外匯政策，在表面上雖有若干修正，但在本質上仍是戰時那一套。先就外匯政策說：三十五年二月間公佈的「開放外匯市場案」，仍然是依循過去的路線。此項措施所發生的最大弊害，可以納爲二點：其一，外匯買賣價格和國內生產成本的差距更形擴大，以致外貨可以有利地源源流入，不但扼殺了國內生產事業，而且消耗了大量外匯資源。匯價的決定不變更加深了此種趨勢。原外匯辦法雖沒有規定二〇二〇對一的固定匯率，但在執行時，則完全根據此一報載：金潮將完未完之時，國防部派員到滬，辦理此案。我的淺見以爲若果軍人中有利用公款購買黃金的嫌疑，國防部可以依軍法處理的，並可以調閱與此有關係的商號賬目的。如若軍人中以自己之錢購買黃金，無論購買多寡，那是不違法的，因爲政府並沒有不准軍人購買黃金的法令。

以此類推，中央銀行職員以及其他公務員，是否在金潮中有違法失職之處，監察院有權調查彈核的。民營銀行是否違反了「銀行不得購買黃金或以黃金作抵押之命令」，財政部有權派員查賬的。工業貸款的廠商是否有移用工貸購買金鈔的事實，經濟部是可以派員查賬的。

至于美鈔的買賣，久已成爲公開的祕密，政府向來既未以法令制止，那末這一次的美鈔狂潮，對于買賣的人們，似亦不應予以處罰。一個獨立的國家，本不應容許外幣在本國流通，但是政府既未禁止于前，則人民的買賣行爲，似乎無法律責任之可言。

總之，金潮的洪流，已激起英美人的注意，中國的新憲法，已于本年元旦公佈，所以政府處理此案的手續，還是根據事實與法理，方足以得到中外人士的信服。

我個人的心目中，對于這些投機牟利的大亨，當然認爲是人民的吸血鬼。可是心中的憤慨是一回事，法理的尊嚴又是一回事——絕不可以心理上的衝動，埋沒了法理的尊嚴。

還有一層，以上所述，是就法治的觀點作出發點的，若採取革命的觀點，那又是一種說法了。一個是維護法治問題，一個是政治革命問題。爲着一個臨時的金鈔風潮，似乎用法治的力量，可以彌埋善後的。

水準；直至去年八月，始行調整。由於匯率的呆定不變，匯價與物價的距離益遠。其二，原外匯辦法曾規定非三個月內所能輸入的商品，概不結匯。此項規定的原意，雖在防止資金的變相逃避，但呆板執行的結果，徒然便利了國外市場現貨的奢侈品及消費品的輸入，而使在國外必需定貨的資本品的進口陷於斷絕。去年八月十九日，政府始將美匯改訂三三五〇元，同時採行輸入許可辦法。但實施成績亦難令人滿意。因自八月改訂匯率以後，國內物價波動益烈。法定匯價和物價的距離仍繼續不斷的擴大。我們依國內物價和國外物價標準計算的眞實匯價，應在法定匯價（三三五〇）的四倍左右。法定匯價既已喪失其眞實意義，終使合法的輸出入貿易大量減低，非法的輸出入數量驟增。結果黑市外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黑市匯率亦自然隨着上升。在這種情勢下，資金的逃避和僑匯的流入黑市，也就無法作有效的制止。及至本年二月，政府鑑於情勢惡劣，又頒佈進口附加稅和出口津貼辦法。這次辦法的公佈，失敗得更快也更慘。差不多在辦法公佈的同日，出口貨市價立刻上漲一倍，完全冲消了原辦法的利益。不顧農業國家的產品有季節性，祇問商業利益而定的辦法，失敗是當然結果。另一方面，反引起美國的惡劣反響，考慮到要援用十年前所訂定以對付「納粹」傾銷的關稅條例，以對中國出口貨加徵進口特稅。所以這次辦法的公佈，不但無補於平衡國際貿易，而且更刺激國內經濟，幷促成此次金鈔風潮的爆發。

抗戰期內，黃金本來已和物價脫離直接聯繫。在戰爭末期，政府發行黃金儲蓄券，又恢復了其中間的聯繫。勝利後，政府更變更拋售期貨，改爲現金買賣，擴大黃金政策的施行。自去年三月八日開始拋售黃金以來，大約可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三月九日至四月廿七日止，是採用釘住政策，始終以一百六十萬元一條配售。第二階段是從四月廿七日起，改取隨市價出政策。這在技術上雖爲進步，但拋售黃金的基本理論實有問題。黃金政策的運用，雖可吸收一部份的購買力，緩和物價的上昇，但它的運用必需具有若干條件。第一，惟有在金價與物價水準趨向平衡的條件下，黃金政策方能收到合理的效用。我們根據經濟統計，可知黃金價格常常隨着物價變動。但金價的劇烈波動，則勢必形成人民的恐慌心理，轉而刺激物價的飛漲。所以黃金政策的運用目的，決不是過度抑低金價，而應使黃金與物價的水準漸趨平衡；幷依同一方向發展。如果我們定要硬壓金價，以求物價的穩定，不但徒勞無功，且在橫決的一天。這次的金潮，正是最現實的說明。其二，惟有在財政赤字不太大的條件下，黃金才能有吸水紙吸收餘水的功用。我們必須認識，黃金政策的運用，不但有其必要條件，而且有其一定限度。目前財政赤字日益擴大，兩年來通貨增發達三萬億元。財政部嚴厲管制金融業，不許國家銀行提高利率以吸收存款，即使絕大部份的現鈔變成不經正規銀行錢莊的游資。我們如果不從減少赤字，利導游資作根本的治療，則黃金政策遲早終要失敗。據政府公佈，本年歲出預算爲九萬三千餘億，收入爲七萬億。假定收入項目可靠，每月不敷亦在二千億以上。又依中央銀行配售黃金數字作一估計，去年十二月及本年一月共約配售黃金四萬條，連同暗中出售共約六萬條。假定每兩售價平均爲四十萬元，共計國幣二千四百億元。依靠這樣計算，則政府拋售黃金所得，約爲收付差數的六成。但是，政府到底有幾個四萬條可拋呢？

我們從各國金融史上看，如果某一國家在貿易上陷於逆勢，就只有貶低幣值，以促進輸出，減少輸入。我國却死釘住硬性的匯率，不特陷工商業於絕境，而且杜塞了僑匯和外來的投資。再則，如果一國在財政上無法平衡，就只有停止兌現，以減少金融的波動。而我國却以藏金奇絀的國家，實行無限制的拋售，以求通貨的收縮。由此可知，我國的黃金和外匯政策，實在和近代的金融原理完全背馳。它的失敗當然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這次金潮的成因約有下列數端：（一）由於政府當局假定去年年底前，國內可以完成和平，故偏重注意力於財政收支，而忽視國內生產之必需儘力增加，致對外收支失衡，國內經濟趨於崩潰。（二）由於政治的缺乏綜合性能，使政府機關各單位，各行其是。尤其是政治與經濟的脫節，使行政無力，政策落空。（三）由於匯價，金價和物價的重大脫節，以致輸出減少輸入激增，激成了黃金和外匯的猛烈跳動。（四）由於財政赤字的擴大，促成了游資的泛濫，不僅使黃金和外匯市場遭受重大的壓力，而且引起投機的心理和行爲。

## 二　我們的對策

這次黃金暴漲，引起物價大波動的教訓，已激動整個政府及社會。我

們，應該作一全面的檢討。現在我們擬定對策，自然要依據前段所說的病源。這次金潮的成因既屬不一，那末對策的擬訂也必須是整個的，全面的。任何支節的或局部的辦法，都不能產生圓滿的效果。第一，我們必須設法消除外匯和物價間的差距，使之趨向於同一水準，以謀對外均衡的重建，消滅投機的客觀因素。我們要儘可能減縮黃金的活動範圍，使其不致影響物價。第二，我們必須設法利導游資，或減少游資所加於黃金和外匯的壓力。第三，我們必須採取有效的物價政策，以求國內經濟的穩定。

貨幣是交換的媒介品，其本身在國家經濟立場上說，並不是財富。黃金亦是媒介品之一，在法幣政策施行十餘年之後，爲什麼人民還不能信法幣而信黃金？政府的名器、勳章、貨幣、本來是人爲的榮譽或價格中準。施政的最要原則，在使人民信服此項中準，而遵守之。所以名器、勳章、都不可濫，貨幣尤不可濫。其他各國或有因溫和的通貨膨脹而獲收平衡國際收支的利益的，我國則感年來祇有膨脹之害。原因就在我國戰時生產萎縮，出口減至最少限度，戰後生產機構崩潰加劇，國際貿易入超額更巨。治本的方案，在增加生產，儘量增加生產。這中間當然要賴金融扶助方法的改進，稅收制度的糾正。然而國家的政策，原應該是整個的，不容許經濟財政及金融機關各行其是的；而配合運用的責任則應由行政院肩任。

在黃金美鈔領導物價的今日，我們首先要使金鈔脫離物價的聯繫。二月十七日政府公佈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其要點爲：一，禁止黃金買賣及外幣流通。二，調整外匯的美金掛牌爲一萬二千元。三，取消出口補助及進口附加辦法。四，標售敵僞及剩餘物資以裕財政收入。五，穩定工資，規定以本年一月份生活指數爲準。六，配售民生必需品。這方案，在表面上雖甚周密，但其實際效果，還待事實說明。人類的智識本來是經驗的累積。可是太囿於過去的經驗而不能自拔，亦易失敗。我們現在依據抗戰期內管制物價的經驗，來重行規定「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其結果恐難完全樂觀。

過去管制物價之所以失敗，其原因爲下列各端：一，因戶籍人口之乏缺正確統計，我國不能有效的實行定量配給或採用「點數制度」。二，行政幹部，尤其基層幹部能力低弱；且常思藉機貪污。三，行政手續繁冗，不能適應機變。四，政府所能控制的物資數量太少，無法「以華控價」，養生平抑作用。五，各同業公會對同業控制力量薄弱，無法使市場配合政府之要求。六，游資充斥，且大都盲目蜂從，促進物價之躍漲。這些因素目前依然存在，或且加甚。同時，在各種物價處於不平衡的狀態下，往往會引起爭競；而工價與物價更會互相競賽，趨向上漲。結果最倒霉的是薪水階級的公教人員，因爲薪津調整遠落在物價競賽之後。當前的命題，是如何使各項物價及工價從速達到平衡線上。最低限度也應使薪水、工資、及物價作平頭的上漲。我國要發展國際貿易，整理通貨，從事建設，都必需這個前提的解決。做法，首在充實物資，不論這些物資是如何來的。我們的緊急方案，除了儘量輔助生產外，應該是：

一，取消進口管制辦法，從價徵稅。因爲我國統計資料不具備，到底何種東西必需進口，某種東西應該進口多少數量，均缺乏依據。在管制進口時，幾萬張申請書因無正確的審核尺度，准駁爲難，結果祇好因人而施，其事甚不合理；社會的消費量是有其飽和點的。去年一月至十月，物價漲勢相當平穩，其時的進口貨多實爲重要原因之一。許多奢侈品，如「玻璃」製品、香煙、洋酒等，進口商曾經有因到貨太多而虧本的。至於資源品進口，對於缺乏物資的現階段我國，更是利多害少。爲保護本國工業，可暫時依賴徵稅的稅則。現在我國工業，其原料與工作機大部依賴舶來。而且現行的成品機器免稅，而原料征稅的辦法，更足陷一部份工業於困境。故取消進口管制，反多裨益。

二，政府所有外匯，一概留作建設、交通、水利等用途；不與人民以申請。勝利以後，我國已耗費了幾億美元。然而眞正用於建設的百分比，卻不甚高。這等於建設資本的浪費。政府今後對於外匯的用途，應限於促進生產的間接用途，不用於直接生產的國營工業，以免與民爭利，而使國營民營的工業站在不平等的立場上競爭。人民所需求的外匯，自然會取之於黑市，而且也惟有這樣才能使存在美國的三億餘美元認爲有利可圖而換成物資輸入國內。我們實在懷疑政府一紙命令眞能使富商達官們的美國外匯前來登記，換取法幣或公債。祇有「利」才能誘好利的人來。富人不怕錢多，愈富者愈好錢，此乃古今中外的定律。或者有人以爲這樣是鼓勵黑市的存在，然而在管制進口的情形下，黑市外匯也一定仍然存在。最少限度，一批走私客是需要黑市外匯的，而我國現狀下，走私是無法根絕的

。這理由很明白，用不到解釋。此外，一部份進口商自然會取得所需外匯於出口，而形成進口的自然聯鎖。

三，政府爲維持其外匯頭寸計，可儘量輸出。我國的輸出物資不是金屬礦砂如鎢、銻、錫、汞，就是農產品的桐油、茶、絲、猪鬃、腸衣、皮革等。這些輸出物資，一部份現在仍是有利可圖，一部份也許因國內生產費用高昂而須賠錢。然爲政府計，譬如補貼出口。爲平衡國際貿易計；虧本亦無所謂。這正合近代國家的財政原理；鼓勵出口正是鼓勵農礦的生產，亦有益於廣大的農村與荒蕪的礦區。

四，公教人員的日用必需品由政府定量供給，進一步謀公務員的公給制。在物價波動下的艱苦的公教人員，其米、油、煤、布、鹽、糖及住宅等均應由政府實物供應。今日一般人的收入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化費在食住兩項上的。政府如果能爲他們解決食住，則薪給微薄的痛苦也減輕了。進一步政府可辦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子女學校等等。其中的職教員即可由各機關的職員或其眷屬担任。公務員公給正可試驗新社會組織。不過在日用品供給的階段中，政府一定要避免現行行政機關的習慣，減省不必要的手續與表格。最簡單有效的辦法，是責成每一機關的總務單位或合作社，自行包辦其本機關的必需品的領取與分配，而不必層層報告，由中央的主管的大機關來審核。如果必要，不妨由監察院隨時巡迴抽查攷察，以明瞭其人數與物品的數量是否配合即可。

五，政府指定機構控制大量的米、煤、油、鹽、糖等物資，並向衣料、肥皂、紙張、火柴等工業放款，收購其產品；除供應公教人員外，並用於平定市場物價。我們認爲行政命令對於經濟行爲的效用是有限度的。經濟的問題一定要用經濟的方法去解決。要平定物價必需「以量控價」。政府以低利貸款扶助日用品工業，同時即作爲產品的定金。這樣就取締了中間商之操縱，對於金融與工業均有裨益；對於穩定市面更能有效。

六，提高銀行存款利率，以漸逐減低利率。目前黑市利率在一角三分至一角八分，而銀行存息祇二分至八分。「爲淵殿魚」，結果社會上最大部份的資金均不在正規的銀行錢莊進出。許多人民且因地下錢莊或商舖的倒閉而本利兩失。然而，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政府應該爲大多數缺乏法律常識的人着想。爲開闢正當途徑，如果將國家銀行存款利率提高至八分，商業行莊存款到角二分，則人民爲保障其積蓄起見，自然會將存放於黑市的錢轉入正規行莊。等到黑市大致消滅後，行莊的存息亦可逐步減低，達到戰前的狀態。至於工貸利率，仍暫以四五分爲準。國家銀行存在放款利率之差額，應由國庫支撥。其實爲減少發行起見，這樣賠貼亦不是無利。因爲其差額不過三四分，政府約二十個月將人民存款加一倍，其發行額卻可減少了。

總之，我中國經濟現正面臨生死存亡的歧途。我們必須正視現實，拿出魄力，一掃過去支離破碎的事後補救，而追求全面的根本解決。最後我們必須認識，黃金和物價問題只是經濟問題的一環。我們在企求解決物價和黃金問題時，不能不注意其他各種最有關係的因素。財政赤字和游資問題，實是今後經濟穩定的最大癥結。但游資和赤字問題又和國內政治密切聯繫。任何片面的解決，都不能發生眞正的效用。所以和平與行政效率的提高，還是政治與經濟改革方案的兩大基礎要素。


## 本刊增設
## 文化服務小廣告

一、本刊增設此種小廣告，純爲服務性質，使本刊讀者因本刊之傳佈，得交換達到其需要。

二、廣告內容以關於書籍、雜誌、報紙、地圖、儀器、樂器、文具、攝影機、自由車、書報、郵票、照片等之徵求、出讓、交換，以及學校教員或家庭教師之徵求及徵聘爲限。

三、照本刊實在成本，每一個字收費一百五十元，如係英文，每兩個字母作一個字計算。

四、讀者惠刊廣告時，字跡務須端正，將刊費連同廣告稿一併寄下，刊費可用郵票代理。（定戶請勿要求在定費內扣除，藉省手續。）

五、廣告上請註明刊登人之地址姓名，以便他人復信，本社恕不代爲轉信。

六、本社收到後，當依次刊出，不另給收據。惠件時，請於信封上角註明「小廣告」三字。

觀察通訊　信版

#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長春通信）上星期長春又落了一場大雪，全城好像縮在棉絮裏，馬路上的雪已被車馬壓成堅冰，馬匹的汗水使全身都凝成白霜，行路人裹着最厚的衣服戰戰兢兢的在冰路上走，吐出像濃煙似的白氣。每一棟房子的玻璃窗都結了很厚的冰。五點鐘以後，天便黑了，街上的人紛紛散盡，全市像死了一般的冷靜。

這兩天的室外溫度達到零下三十四度，是今年最冷的日子，從南方來的人覺得是眞正領略了關外的風寒。天氣這樣冷，而仍有十幾萬個圍廻方陣的熱血動物在作着「露天遊戲」。兩個星期以來，他們日以繼夜的作着那明知吃不消，同時似乎沒有多大意義的「遊戲」，是他們眞不怕冷嗎？不是的，他們中間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怕冷的江南人，往往經不住凜冽的寒風而停止了呼吸倒入三尺深的雪中。

## 二十萬人「遊戲」

這是半年來一次非同小可的「遊戲」，雙方出動近二十萬人，並且出乎一般人的預料，主動的竟是中共部隊。去年秋末，孫立人的新一軍到長春永吉一帶來接替廖耀湘新六軍的防務，同時，曾澤生的六十軍（雲南軍隊）也調到松花江邊，這一新的部署，使大家相信主動力量無疑在國軍這面，加之共方多大意義的「遊戲」，是他們眞不怕冷嗎？要物資移往更遠的佳木斯，中央的宣傳機關一再發表共軍每況愈下的消息，接收人員也紛紛討論哈爾濱攻下之後的計劃，於是人民十九都很自然的覺得哈爾濱隨時可拿下來，已經是大經地義的事，而問題只在什麼時候去拿，有人猜春暖雪融的時候，有人說要等松花江的冰經得起坦克車的時候。這種似緊張非緊張的情緒在人民胸中盤旋了四五個月之久。

松花江早就結了堅厚的冰，冬天的河最向來是死板板沒有什麼可看的，而一月六日夜間，松花江却裝同志與美式卡車突然增多，長春街頭最多的武東北的軍事神經。屯再談點，長吉客車停沙土舖在冰上過河攻擊其塔木，這一下，自潘來長指示機宜，副長官鄭洞國也來到長春駐守，軍事機關的新聞發佈組一連許多天「沒有消息」，這一切都表明局勢不大妙。

這好像是一樁比黃河堵口還緊急的堵口工作，中長路上的兵車絡繹不絕，也不知調來多少兵，總算把局面穩定下來，新源來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小豐滿水力發電廠，共軍衝至九台附近把支架電線的鐵塔炸倒了一座，當時因爲正當兩軍衝殺之際，所以一直到二十日才勉强修復。停電對長春市民的影響相當大，沒有電便沒有水，生活便起了恐慌，當局爲解救水荒，便扣下了應該售給市民的平價煤，用來發電。長春市內日本人早就預備了一座火力發電廠，以防萬一，現在這座發電廠自從接收之後，資委會東北電力局劃爲長春央不致缺電，於是把兩座大的發電機拆卸，打算運到鞍山去，因此剩下來的一座小發電機便不能供給全長春的電力，而只能解付自來水廠及軍事機關了。五天停電期間，全市大小工廠全部停擺，一些微弱的民主工業生產也就等於零，若干想在得歷年前加工生產以換取較豐厚利潤的小工業者，也就大失所望。

## 長春陷入黑暗

這一戰，長春所受到的直接影響是斷了電源，自十六日起，一連五天全城陷入黑暗之中，長春的電燈像自來水一樣，突然失去了電心，物價像趁火打劫似的漲了一倍，漲得人民更心慌意亂，他們是膽物價的襲擊還甚於是懼「八路」，雖然趕在春節，而市面並不顯得繁榮，往年最賺錢的年當生意，今年都虧了本。煤炭價格上升得比氣溫降的快，有些人便不得不以作肥料與食料的豆餅高粱來做燃料。晚上六點鐘，全市如放了緊急警報似的成了死城。

長春的十四家報紙在停電期間出了聯合版，由中央日報編中央社的新聞稿，實際上，十四家報館早就不必各自爲政，言論的道路一向是由刺刀開闢出來的，十四家之中只有兩家民營報紙，還揑着什稍不

留意便會受到警告的處分，其他多半部是軍報，在東北的軍隊，甚至於每一師都有一個報，所以東北的輿論是情緒子支起來的，這話一點也不誇張。報紙最近都奉令要視憲法誕生，宣揚民主，刊載着許多和老百姓開玩笑的文章。（幸虧長春人口有三分之二是文盲）。在這塊絕對「軍治」的地域裏，談民主簡直有如痴人說夢，昨天就發生軍憲無理毒打長春大學學生的事，刺刀的亮光照耀得人民睜不開眼睛。

## 冰冷的人心

在這劇烈的動盪時期，是檢驗人民心情的好時候，長春市民對於戰事的動態都心裏有數，但他們的反應是可驚的淡漠，我曾經問過很多東北人，問他們怕不怕八路打進來，他們有的說：「八路來了也不會怎樣」。有的說：「我們看了七個月的中央，兩個月的八路，半年多的大鼻子（蘇聯人），誰來都一樣，我們怕什麼！」又有的說：「要我們的，這話一點也不誇張。報紙最近都奉令要視憲法誕生，宣揚民主，刊載着許多和老百姓開玩笑的文章。（幸虧長春人口有三分之二是文盲）。在這塊絕對「軍治」的地域裏，談民主簡直有如痴人說夢，昨天就發生軍憲無理毒打長春大學學生的事，刺刀的亮光照耀得人民睜不開眼睛。

在長春時常可以碰到從「解放區」流亡來的難民，真面有地主的兒子，有商人的子弟，他們以前都是很過得去的人，現在被「清算」出來，每人都有一大篇血淚的故事，他們多半是年青男子，跟出來的主要原因是怕抓丁。長春如今正有成千成萬的「他們」，在尋覓一天兩餐高粱飯，同時想盡辦法避免這方面的兵役，

據說被共軍抓去的壯丁很不少，這沒多半都苦悶，他們深感思想無法表現的痛苦，因為有人已把他們的思想像操體操一樣的定型化了，他們被圍共軍生擒活捉起來，同明是無色彩善良的莊稼漢，偏又命令他們補上空額打回去，深恐仍逃不脫井底之蛙的命運，甚至於那井口都在漸漸縮小。重入祖國懷抱的東北人民發現祖國並不像一個慈祥的母親，而是一個褊襟、醜惡、猙獰不良、脾氣暴戾的瘋婆子，他們一顆沸騰的心，怎不變成冰冷？他們感覺不能愛所愛和恨所恨，於是他們的心更冷了，一切都等待着上帝來安排。我擔保即或北平美軍強姦了一百個沈崇，也不會在東北引起什麼同情的波瀾，因為他們必須聽着喊一二三四，不能走錯一步，同時他們也有一大堆舊恨來比這些新恨，有人會說：「日本人和蘇聯人強姦了千萬東北婦女，又該怎麼樣呢？」所以受刺激愈多的人往往是最沈默的人，一旦舊恨新愁累積不下的時候，那顆冰冷的心也就要跳動了，那一跳動是很可怕的。

## 和李初黎聊天

當松花江畔的戰事正激烈的時候，我曾去訪問軍調長春分部共方代表李初黎少將。李初黎也是現在中共的中堅份子，從前和李立三一樣活躍過。他是四川人。雖然年紀不過四十多歲，而頭髮已灰白了。他對於軍事却以「不大清楚」四個字支吾過去，問他軍調部有無作用，他說「軍調部這個執行機關所定出來的原則，有一方面不遵守便不能發生作用，現在根本沒有提的兩個原則恢復政協會議，國大與憲法共黨決不承認，先把它們擱置不談，共黨願意在公平原則下再試驗一次，至於改組政府，是騙人的勾當，也無該擱置不談，把停戰弄好再說別的。」李答。

「馬帥不是說憲法相當民主嗎？你們是不是只反對產生「憲法的形式，而對內容尚感滿意呢？」

「我們都反對，我認為曹氏所制定的憲法就很好，漂亮話不兌現是沒有用的一部分實際情形」。說到馬帥所提的「共黨內之自由份子」，他說：「假如自由份子的定義是馬帥所說的

批火車準備隨時調動，東北各地開煤荒，而撫順煤礦堆積很要起火，這都是火車被拉去運兵的原故。」

「國民黨違約運兵，所以在共黨的中長路一樣運兵。大連市內沒有共軍，蘇聯當然願意中央政府去接收，但不贊成開起軍隊去接收，因為條約上規定大連是商港。」

「國共問題症結是要設法去解決的，李先生看有什麼辦法打開目前的僵局？」我急於要把話鋒轉到正題。

## 軍調部的糾紛

後來我們又談到馬歇爾返國前的聲明，他認為還「說出一個人呢？」

「決定於一個人！」他直截了當的說。

爭取民主與和平的人士，那麼所有共產黨員都是自由份子。」

共黨中的極端份子他不談，甚至於表示沒有那種份子，而他認爲國民黨的確有極端份子，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同時他也承認國民黨有開明的民主份子，共黨願與他們共謀中國的和平，除了那力子，他特別提出「張治中將軍」來。關於將來中國政府所應採的形式，他認爲馬帥沒有深切明瞭中國情形。

最後他又向我吹噓了許多「滑算」，「飄身」，「七地重分配」的好處，他也認爲中國要發展工業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他贊成不妨礙主權的外國投資，反對官僚資本壟斷和美國最近的經濟侵略。談了一個鐘頭，他吸了七八支雪茄香烟。

過了幾天偶遇見軍調分部中共方面電台被扣，人員被監視的消息，關得執行和平任務的軍調部也不和平了，政府方面堅持說中共軍調人員在松花江戰事進行時，有傳遞情報的舉動，中共則認爲有損尊嚴，不能在一起工作，不妨拆合，嚷着要全體撤退，弄得美國人每天調處雙方的公文，毫無辦法，鬧到北平軍調總部，到現在還未解決。

春節後，長春軍調部從中長路理事會大樓遷到吉偽滿國務院大樓內，勵志社最近以三千萬元流通券把偽滿國務院修飾一新，的確美輪美奐，富麗堂皇，很像每月開支五億元的機關。在裏面又遇見李初梨少將，談起電台被扣事，他說：「我們的自由只在這座大樓內！」說罷搖頭不已。

政府方面的周釜謀長勵武仍是指揮共方不斷利用電台通情報，我問他：「工作忙嗎？」他說：「沒有事！」「軍調部會撤消嗎？」「還談不到。」「那麼怎樣調處呢？」「等美蘇間的關係弄好，中國的事情自然容易解決！」

## 都得了便宜

吉林之戰到今天總算告一段落，共方誇耀他們的戰果說：「我們攻過了松花江，打到長吉鐵路的九台，這樁事實便足以證明那方面的損失大！」國軍方面的消息說：「共軍冬季攻勢完全失敗，被我們追擊得狼狽過江，得不償失，遺屍遍野，現在我們正替他們收屍。每十個凍僵的屍體捆成一捆，用大車拉走埋掉，每輛大車至少拉兩捆，我們出動了四百七十輛大車，有這些數字便夠了。」兩方面說得都很有理，都得了便宜，損失最大的當然又是老百姓了。

像發瘧疾似的，間歇一陣，便殺斫一場。放眼看着國際間也充滿了矛盾，眞令人感嘆這荒謬的世界。前些日子，我在瀋陽一家最好的旅館裏，看見七八個蘇聯人很安閒的打彈子，旁邊桌子坐着幾個忙得滿頭大汗的軍調部美國飛行員，三四個中國政府招待員忙着給美國人斟酒遞烟，還，怎不令人感嘆這世界的荒謬。

元月廿九日夜

# 暴政驅民於亂

# 西康的民變夷變

## 以殘殺對殘殺以刼掠對刼掠

## 暴民過處屍骸遍野廬舍爲墟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去年十月，四康與四川相毗連的邊境榮經及其附近，騷動了四百七十輛大車，有這些數字便夠了。」兩方面說得都很有理，都得了便宜，損失最大的當然又是老百姓了。

像發瘧疾似的，間歇一陣，便殺斫一場。放眼看着國際間也充滿了矛盾，令人感嘆這荒謬的世界。前些日子，我在瀋陽一家最好的旅館裏，看見七八個蘇聯人很安閒的打彈子，旁邊桌子坐着幾個忙得滿頭大汗的軍調部美國飛行員，三四個中國政府招待員忙着給美國人斟酒遞烟，還，怎不令人感嘆這世界的荒謬。

元月廿九日夜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去年十月，四國祥率匪徒於廿五年康與四川相毗連的邊境榮經及其附近，騷動了四百七十輛大車，有這些數字便夠了。」兩方面說得都很有理，都得了便宜，損失最大的當然又是老百姓了。

像發瘧疾似的，間歇一陣，便殺斫一場。放眼看着國際間也充滿了矛盾，令人感嘆這荒謬的世界。前些日子，我在瀋陽一家最好的旅館裏，看見七八個蘇聯人很安閒的打彈子，旁邊桌子坐着幾個忙得滿頭大汗的軍調部美國飛行員，三四個中國政府招待員忙着給美國人斟酒遞烟，還，怎不令人感嘆這世界的荒謬。

元月廿九日夜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去年十月，四國祥率匪徒於廿五年康與四川相毗連的邊境榮經及其附近，騷動了四百七十輛大車，有這些數字便夠了。」兩方面說得都很有理，都得了便宜，損失最大的當然又是老百姓了。

像發瘧疾似的，間歇一陣，便殺斫一場。放眼看着國際間也充滿了矛盾，令人感嘆這荒謬的世界。前些日子，我在瀋陽一家最好的旅館裏，看見七八個蘇聯人很安閒的打彈子，旁邊桌子坐着幾個忙得滿頭大汗的軍調部美國飛行員，三四個中國政府招待員忙着給美國人斟酒遞烟，還，怎不令人感嘆這世界的荒謬。

元月廿九日夜

的背景非常複雜，事態的嚴重也有加無減；據劉文輝同他的女婿伍培英（二十四軍的副軍長，軍長是劉文輝的姪兒劉元瑄）對新聞記者的談話，認爲兩地的戰爭都是爲禁煙而起，匪衆不過三千人，早已擊潰乎息；不幸在他們先後談話的時候，正是資興縣城失守同衆經告急的日子。現在記者就兩事的發展經過簡單的告訴讀者。

普雄夷亂的原因比較簡單，戰爭却較激烈。保保族人之叛亂，據劉文輝氏說來完全是抗劃煙苗而起，眞正的原因却並非如此，主要是由於種族隔閡，再加上一層近因，於是屠殺的悲劇就演出了。向來治理普雄區夷胞的官吏（駐普雄區司令是漢族鄧琦廷，此人深爲夷人所崇敬拜服，他死後，由他的兒子鄧德亮繼承；數十年來就靠着鄧琦廷這個人使普雄區相安無事。去年劉文輝免鄧德亮職，改派他的旅長孫子文擔任；孫氏就任以後，一改前任作風，以武力推行劉文輝氏治康政策，實行公煙制度，遂引起保保族的不滿而叛變。第一次戰爭延長數月，康軍大敗，主力劉元瑄旅（劉文輝之姪）損失過半，輕重機槍六十挺擊潰乎盡

，和小型大砲，這些都是幾年來販烟的人與他們物物交易用作換烟的。他們更有設備齊全的具體而微的兵工廠，還設有無線電台，用作傳遞命令與至今未能查明的地方聯絡。

在所有被暴民侵陷的各縣城村鎮中，以蘆山被禍最巨，各地暴民集中一處搶掠蘆山西康省銀行時，曾氣嬰孩手持雙槍，一躍而入，達人便擊，匪衆繼入，頃刻之間全行澈底變一新面目。彼同事六人便於此時被俘，其中一人年老被殺，剩下壯健之五人則被迫作運伕並構築工事；一夜乘戰事緊張時圍逃，爲暴衆發覺，除彼俘死得免外，其他四人全被擊斃。此人並稱幸而遇到的是「人民自衛軍」，少壯者尚得全命，若遇「抗剿軍」，則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殺。

戰爭以飛仙關之蘆山之戰榮經之戰三役爲最猛烈。飛仙關在雅安西南，地當雅天蘆榮等縣相毗連處，爲川康門戶；暴衆佔領飛仙關後，進逼雅安城，區四十里，砲聲整日傳入雅城，若果雅安被佔，則暴衆可由雅至蓉二百里間長驅直入，蓋地勢平坦，防守極不易也。差幸雅安在事員上早成西康省會，（劉文輝及劉元瑤等均駐節於此，因康定交通不便，且不甚安穩，）駐軍爲康軍總數三分之一，計有五團之衆，爲保家起見，此戰由劉元瑤親自指揮，攻取飛仙關時歷兩晝夜，雖以四百萬元購死士四十人偷渡仰攻，始奪回。蘆山之戰，則在一月廿日，諸路暴衆會合該處，再度圍城，二十一日將縣城攻陷；康軍以有機可將「匪部」一包三嫂在榮經花灘場，超國祥在蘆山七老場。戰鬥形態則蘆山以北至寶興一帶，經潰敗者則竄洪雅境內。現重心在雅安同洪雅三地。暴衆非西康兵力短時所能肅清。」換言之，就是說康省的民變正是方興未艾。

根據如上的事實，康省的亂事已給綿網打盡，大事增援進擊：計副師長毛國球軍劉元珂團長（劉文輝姪）俘虜，遂攻有該城。包三嫂部退據榮經境內，企圖攻佔縣城，遂又展開榮經戰役。包部進入榮經，由東面向縣城進攻，與康政府軍作拉鋸戰，三進三出，後將康

週末閒棚

# 西化問題的側面觀

季羨林

什麼是西化問題呢？這我似乎有點明白，又似乎不明白。理論方面我總覺得有點深奧；所以十幾年前當許多名流學者熱烈討論這問題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這樣大的勇氣和決心把一篇討論西化問題的文章從頭到尾看完過。只知道最初有什麼全盤西化的論調，後來又有人出來提倡中國本位文化，眞可以說是熱鬧。但我却像一個看足球決賽的旁觀者，陪球員高興一陣，甚至手舞足蹈的時候都有；終於還是回家睡大覺，人家的勝負與我毫不相干。不過我想在這裏附帶說一句：倘若當時參加討論的名流學者們能把一百年以前俄國學者討論西化或斯拉夫本位文化的文章拿來看一看，也許可以省下許多筆墨紙張。

理論既然不明白了，那麼我們就談幾個實際的例子吧！不過我仍然要聲明，連這幾個實際例子我也未必眞明白，只是覺得似乎有點明白了而已。

我們先談飛機。倘若眞正要西化的話，無論是不是「全盤」，飛機大概總要「化」過來的。我這話似乎又有語病，因爲一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爲飛機也是「古已有之」的。據說孫臏或墨子曾製過能在空中飛行的木鳶，這就是現代飛機的始祖。這樣一來，似乎西洋的飛機還是從我們中國「化」去的。我不反對這說法，這是替我們黃帝子孫們增光的事情。不過，我們的木鳶不但沒變成飛機，甚至連木鳶現在也看不見了。人家的飛機却天天在我們的天空裏飛。沒有辦法，只好還是到西方去學，而且現在也就正在學中。

學成了會成什麼樣子呢？這我有點說不上來。我雖然上下古今亂談，但究竟沒學過算卦，現在不能預言。無已，我們就先談從外國買來的飛機吧！

飛機買來的時候，大概還是新的。於是就有人來駕駛，天天在天空裏飛。我們的駕駛員並不笨，也能像西洋人一樣要出許多花樣，或者還更多。當飛機落到地上，他們從裏面走下來的時候，樣子異常地神氣。穿了全副的美式配備，臂上掛了如花的少女，高視闊步，昂然走在街上。雖然他們現在是在地面上，但看神氣却仍然彷彿從天空裏往下看一樣，這些凡人們在他們眼裏都只像螞蟻一般大小。世界是屬於他們的。

就這樣，一天天地下去。他們愈來愈神氣，飛機也愈來愈舊。間或這裏掉了一個螺旋，那裏缺了點什麼，或者什麼地方應該擦一點油了，普通大概是不會發見的；因爲飛機買來是在天空裏飛的，既然落到地上，管牠幹什麼？而且我們的駕駛員們還有別的心事，每天看報紙，先要看黃金的漲落，上海比北平究竟差多少，值不值一帶，這些都需要很多的精神。即偶碰巧發現了飛機有點小毛病，覺得也沒有什麼嚴重，掉了個小螺旋有什麼關係呢？模模糊糊對付着能飛就行了。像西洋人那樣在飛機起飛前嚴密的檢查更沒有必要了。於是照常駕駛，飛機也就照常飛。然而就不定那一天這飛機忽然「失事」了。於是報紙用大字登出來，這裏打電報，那裏作報告，連「最高當局」也「震怒」了，當然又下了「手令」。一時眞像煞有介事。但過了不久，除了受難者的家屬以外，人們對這事情都漸漸淡漠下來。報紙上也就再沒有下文。當然更不會有人追問。反正自己沒有被難，管這些閒事幹什麼？不久這件事就被埋在遺忘裏。於是，天下太平，皆大歡喜。又有新買來的飛機在天空裏飛。

從飛機我想到鐘表。時間本來是很神祕的東西，是聯綿不斷的。鐘表就是用來把時間分割開來的。這當然是一個很笨的無可奈何的辦法，一定要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分割應該統一。一個地方或一個城市的時間無論如何應該一致。倘若你的表是五點，我的是十點，另外一個第三者的是十二點，那麼鐘表還有什麼意義呢？

鐘表是歐洲人發明的，關於時間統一這一點他們總算作到了。有些需要精確時間的地方甚至一分一秒都不差。但自從明末天主教士把鐘表帶到中國來以後，鐘表大概也震驚於我們精神文化的偉大，把在歐洲時的作風漸漸改變了。滿清皇宮裏和貴族家裏的鐘表，譬如說賈府上的，改變到什麼程度，因爲我究竟不是歷史家，有點考據不上來。沒有辦法，只好舉眼前的例子。北平一個學校裏當然有很多的鐘，幾乎每間辦公室裏都有。數目雖然多，但沒有兩個鐘的時間是一樣的。工友拿來當作標準搖鈴的一個鐘，也許有點年高德劭了，每天總慢走五分鐘。三天以後就會慢到一刻鐘。然而這就是這一院的標準時間。有人告訴工友，工友說他知道。問他爲什麼不撥正了，他說，只差一刻鐘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上課時間總會是五十分鐘的。同時另外一個離這裏不遠的院裏的鐘，大概走得比較對一點。結果是兩院搖鈴的時間相差一刻鐘，這裏還沒下課，那裏已經上課了。在兩院都有課的同學就眞有點「傷腦筋」了。一天我看到一位德國先生用了跑百米的姿勢衝進學校裏來，頭上滿是汗。到了，他纔知道，原來學校裏連預備鈴還沒有搖。另一天，我下了課去趕汽車，計算時間可以趕得上，但汽車却早已開走了。

在北平這古城裏，像這樣的鐘還多得很。大馬路旁的所謂標準鐘，銀行大樓上的大鐘，樣子都很堂皇神氣；但倘若仔細觀察就都有問題。有的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就乾脆不走。有的性急，總是走在時間前面，讓時間在後面拚命追。有的性慢，反正擺哲學家說，時間是永恆的，馬路上又終天有熱鬧可看，有美國吉普車撞三輪，有軍人打汽車售票生，慢慢地走着瞧吧！慌什麼呢？於是這些堂皇的鐘就各自爲政起來。

倘若乾脆不走，我不反對。因爲從不知多久以來，鐘表對許多人們就只是一件裝飾品，像鑽石戒指什麼的，雖然他們原來不是用來作裝飾品的。這次大戰的時候，德國人有幾年沒有看到咖啡，一個雜誌就提議把咖啡豆鑲在白金戒指上代替鑽石。咖啡豆都有當裝飾品的資格，何況鐘表呢？歐洲的，恐怕我們中國

的也一樣，貴夫人赴夜會的時候，穿了晚禮服，脖子上掛了眞的或假的珠子，手腕上帶了金表，珠光寶氣，炫人眼睛。但一說到時間，就回頭問自己的丈夫。原來她們的表從買來後就沒有走過。所以有一個時期我想提議；以後替女太太們製手表，裏面不必用機器，只用一塊金子，作成表形，用筆畫上鐘點就行了。倘若這位太太喜歡八點鐘，就畫上八點；倘若她喜歡九點鐘，就畫上九點；依此類推，無論什麼時候看，都只是一個樣，還多有意思？還可以從她們喜歡的鐘點上替她們起藝名，譬如八點太太九點太太等等。心理學家可以從這裏推測這些太太們的個性。象徵派詩人也可以從這些鐘點上幻想出這些太太們的魂魄是紅的，或是綠的，豈不很熱鬧有趣？反正人們都知道太太們的金表多半是不走的，不會誤事。

但我們的鐘表却偏不這樣簡單，牠們也走也不走。我們不知道牠們什麼時候走，什麼時候不走；那一隻走，那一隻不走。在鐘表沒有輸入以前，我們中國人大概是頗快樂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多麼簡單明白？太陽反正不會罷工，而且有目共覩。當時雖然也有什麼漏，但也只是貴族人家的玩意兒，與一般平民無干。「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不是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嚮往這境界麼？但鐘表却偏要擠進來。據一位哲學家說，我們中國的思想是有「完整性」的，用我的話說，就是混沌一團。可惜自從鐘表擠進來以後，這「完整性」有點難於保持了。這眞是大可哀的事情。

另外一件大可哀的事情就是抽水馬桶的輸入。以前我在北平讀書的時候，常聽到剛回國的留學生們的偉論，讚到他們的文章。既然鍍過金了，再看到我們這古老的國家，就難免有許多感慨。但第一件讓他們不滿意的却是在中國有很多地方沒有抽水馬桶。這當然有很充足的理由。誰不知道坐抽水馬桶的乾淨方便呢？但也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用過後一定要拉一拉鍊子，或按一按鈕子，讓水流下來，把馬桶冲洗乾淨，不要讓後來的人掩鼻而過之。這件事看來雖簡單，但却覆雜。連聞爲中國沒有抽水馬桶就是野蠻的象徵的留學生們，當他們還沒回國的時候，就常常因爲用過馬桶後不放水冲洗因而被外國房東趕出來。他們回國後怎麼樣呢？這我有點說不上來。反正在我們中國，只要有抽水馬桶的地方——我先聲明，這種地方恐怕只有上等人纔能住——就雖免有上面說的那種現象。從前一位廁所詩人有兩句名句：「板斜尿流急，坑深糞落遲」。這多麼有詩意？拉鍊子，按鈕子，抽水，眞未免有點太「散文的」了。雖然有點氣味，但「入鮑魚之肆」，久了也就嗅不到了。我想恐怕只有這樣有詩意的地方纔是我們中國人安身立命之處。

同抽水馬桶可以相提並論的是有自來水的白盆洗臉盆。這也是從西方來的玩意兒。臉盆當然我們從很早就有，雖然不是像西洋一樣裝在牆上上面有冷熱水龍頭的。顧名思義，臉盆當然是用來洗臉的。但據我所知道，正像中國的許多官吏，牠也有兼差。普通是用來盛什麼東西，也可以用來洗菜和麵。有的人早晨用牠來洗臉，晚上再用來洗脚。這我總覺得有點不雅，大概可以算是很下乘的了。不過比這更下乘的還有。我在中學的時候有一位住同屋的同學，他的臉盆，早晨用來洗臉，晚上洗脚，夜裏小便。每天早晨起來的時候，先到廁所把小便倒掉，稍稍用水一洗，立刻就再倒上水洗臉。一天早晨他起得比較晚一點。工友進來送臉水，看到臉盆裏面有黃色的液體，以爲不過是茶水什麼的，就把熱水倒在裏面。這位同學起來一看，心裏當然比誰都明白；但又懶得再喊工友。於是拿過手巾肥皂來，就用手往臉上捧水。臉上的汗毛一根都不動。我一直到現在還佩服這位英雄。

西洋來的有自來水的白瓷洗臉盆到了中國以後是不是得到同樣的命運，我沒有看見，不能亂說。但牠們的命運却也不太好。我們中國同胞强迫牠們兼差。兼了多少差，我沒有統計，也不能亂說。有一種差使却很普遍，到處可以發見。我去年夏天在南京一個國立什麼館住的時候，最初因爲人還不多，大懷還過得去。後來人漸漸多了，每天早晨到盥洗室去洗臉的時候，總發見白洋瓷盆裏面滿是水菓皮，花生皮，喝過的茶葉；開了自來水，不用膠皮塞，水也不會流下去。下面裝的洩水的管子等於虛設。到了北平也發見同樣的現象。我們宿舍裏盥洗室裏的白洋瓷盆也永遠不往下漏水，裏面仍然是水菓皮，花生皮，喝過的茶葉。貼了佈告，仍然沒用。看來恐怕還是我們的國粹老瓦盆好，可以隨處挪動。即便裏面丟上水菓皮什麼的，只須拿出來一倒，立刻就又乾淨了。這不比裝在牆上有冷熱水龍頭的永遠不能挪動的白洋瓷盆好得多麼？

我開頭說到，我不懂什麼是西化問題，只能舉幾個實際的例子。現在例子舉出來了；但這與西化問題究竟有沒有關係呢？我想不出來。想來想去，自己也有點糊塗起來了。在糊塗之餘，我忽然作了一個夢。在夢裏有人告訴了我下面的故事：

有一位外國教授，因爲看到人們天天吃猪肉，但猪的本身和牠住的地方却實在有點不乾淨，這樣的肉吃到肚子裏當然不會好的，於是就替猪們建築了一座屋子，四壁潔白，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地上還舖了洋灰。洗澡吃東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器具也都漂亮潔淨。把猪們引進去以後，滿以爲大功告成，心裏異常高興。但過了不久，猪却接二連三地死起來。他以爲猪本身有了病，於是把這羣死猪拖出來，把屋子消過毒，又引進一羣新的去。但過了不久，猪又接二連三地死起來。現在這位教授只好去找獸醫了。檢查的結果是因爲過於興奮不安，心臟擴大而死。原來猪們看了這樣潔白的牆這樣乾淨的地，這樣充足的光線，心眞怕起來，日夜坐臥不寧，終於死掉。

故事到這裏爲止。但這故事雖題碼有點太遠了。離這這也會同西化問題有什麼關係麼？這我說不上來。正面看西化問題，我沒有這能力。側面看呢，仍然沒看出什麼道理來。既然在糊塗之餘在夢裏聽到這故事，就把這故事寫下來作個結束吧。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北平

（文內「錶」字缺乏，概用「表」字代替，乞諒！——印刷所）

訂閱諸君：來函續定或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辦理。

# 說「回家」

錢鍾書

中國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禪宗，每逢思辯得到結論，心鰓的追求達到目的，就把「回家」作爲比喻，例如「歸根復本」，「自家田地」，「寫子認家門」等等。像「寄懋」，「寄塵」這些名詞，也從「回家」這個比喻上生發而出；作客就是有家不歸或者無家可歸，換句話說，思想還未澈底，還沒有眞知灼見。楞嚴經卷一憍陳那說得明白：「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宿食事畢，徵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飲往。」子書佛經以及宗門語錄裏這類言語，多不勝舉，姑引一個比較被忽略的例子：「李公麟菴問予云：『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如何看？』予曰：『惜他尙涉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今人以「止」字爲上章「功虧一簣」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節引明王肯堂筆塵卷一）。

這個比喻在西洋神祕主義裏也是個基本概念。新柏拉圖派大師澄洛克勒斯（Proclus）把探討眞理的歷程分爲三個階段：家居，外出，回家（Epistrophe）（見英譯本Elements of Theology第十五章，參觀W. Wallace: The Logic of Hegel第三八六頁又W. R. Inge: Philosophy of Plotinus第二册第一四五頁）。黑智爾受新柏拉圖派的影響，所以他說思想歷程是圓形的，首尾周環。近來文學史家又發現德國早期浪漫主義者也受新柏拉圖派的影響，我以爲諾梵立斯（Novalis）下面一句話就是好例證：「哲學其實是愚家病，一種要歸居本宅的衝動」（Die Philosophie ist eigentlich Heimweh, ein Trieb, ueberall zu Hause zu sein）（見Fragmente第二四節）。英國文評家裴德（Pater）也有相似的說話，他看過諾梵立斯，未必是無意的暗合。

中西比喻的相同，並非偶然。道家，禪宗，新柏拉圖派都是唯心的，主張返求諸己，發明本心。這當然跟走遍天下以後，同向本家，有點相像。不過，把唯心的玄談撇開，這比喻還是正確貼切的，因爲它表示出人類思想和推理時一種實在的境界。

同是歷程，家是對象。歷程是回復以求安息；對象是在一個不陌生的，識得的，原有的地方從容安息。我想，我們追思而有結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時的心理狀況常是這樣。

正像一切戰爭都說是爲了獲取和平，一切心理活動，目的也在於靜止，恢復未活動前的穩定（Rest-oration of equilibrium or Stationary State）（參觀Rignane: Psychology of Reasoning英譯本第二至四頁）。碰見疑難，發生欲望，激動情感，都是心理的震盪和擾亂。非到這震動平靜下去，我們不會舒服。所以疑難以解決爲快，情感以發洩爲快，欲望以到達爲快。思想的結束是不復思想，問題有解答就不成問題，懷疑克伏了而成信仰，或者坐實了而成獨疑主義——那是把懷疑在心裏養家了，使它和自己不再搗亂。假如一時得不到結論，就往往人云亦云，盲從現成的結論，或者哄騙得自己把這問題忘掉，彷彿根本沒有這會事。總而言之，人心遭遇困難而感覺不安，就用種種方法，消除困難的感覺以便回復到心安虛得。當然另有新的困難會發生，不過對於這個已解決的困難，心是一勞永逸了。樂記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自從莊子德充符天道兩篇以來，我們常把「止水」、「靜水」來比心的本體。剔去一切神祕玄妙的意義，本心像「止水」這句話跟西洋心理學所謂「意識的流水」，並不相反。「止」可以指上面所說的安定情境。心有無本體，不必討論；心的基本要求是儘量增加無所用心的可能，獲得暫時的或某方面的安穩。精神上和物質上麻醉品——例如酒和宗教——的流行是個間接的證據。

所謂回復原來，只指心的情境（State）而說，心的內容（Content）經過這番考索，添了一個新觀念，常然比原來點富了些。但是我們千辛萬苦的新發現，常常給我們一種似曾相識，舊物重逢的印象。我們發現了以後，忍不住驚歎說：「原來不過如此！」巴斯楷爾的詭論：「假使你還沒有找到我，你決不肯來找我」（Tu ne me Chercherais pas si tu ne M'avais pas deja trouve），就指此而言。據研究思維心理者的解釋，這個結論在被發現之先，早在我們的潛意識裏醞釀盤旋，所以到最後心力圓滿，豁然開朗，好比果子成熟，跟我們不陌生了。這種認新爲舊的錯覺，據我所知，柏拉圖拈出最早；他在對話Meno一篇裏把學算學來說明人類的知新其實是憶舊（Anamnesis）。哲學家和文學家自述經驗，也有同樣的記載。各舉一例，以概其餘。方德耐爾（Fontenelle）皇家學院史序說，眞理在人心裏現露的時候，寫寫意意地來，雖然我們第一次知道它，倒好像不過記起了舊事（Sen Souvenir）。濟慈在一八一八年二月廿七日給泰勒（Taylor）的信裏說，好詩句彷彿是回憶的舊詩（Appear almost as remembrance）。至於神祕的宗教經驗裏「如獲舊物」的例子（譬如五燈會元卷二十普悟一則），更不用說。

照此看來，「回家」這個比喻，不失爲貼切。但無論如何貼切，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險就是給比喻誘惑得忘記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發出來的理論認爲適用於被比喻的原物。這等於犯了禪宗所反復警告的「認權作實」，「死在句下」，或方法論者所戒忌的把「假如」認爲「眞如」（參觀Vaihinger: Philosophie des Als ob第七第八合版二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六頁論每一思想的生命有三階段）。

許多思想系統實際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潛意識的「潛」等等。假使我們從修詞學的立場研究這些比喻的確切性，也許對思辯有些小幫助。

# 觀察文摘

##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原作者：傅孟眞

原刊處：世紀評論第七期

國民政府自從廣東打出來以後，曾辦了兩件大事，一，打倒軍閥（這也是就大體說）；二，抗戰勝利。至於說到政治，如果不承認失敗，是誰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眞是不可救藥的事。今天政治的嚴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國際，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要澈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台。

宋子文第一次親持財政經濟，本也看不出他有什麼政治家的風度，然而當時總還有人寄望於他。第一，他雖然也有錢的不得了，當時人的心中，還總以爲他是用他的政治地位，以「資本主義社會共同允許之方式」得來。在他手中財政政策改變時，沒有先加上一陣混亂，如孔祥熙在改法幣時上海金融市場的怪象，弄得中外驚駭。第二，那時候國內企業在自然進步中，上海銀行業在發展中，我越借錢，銀行越要借給他，挾着政府力量擴大的慾望，一切滿意稱心。第三，那時候他雖然做到了財政經濟的獨裁者，還並未作行政院長，「總理百揆」（孔祥熙作諡的話），他的深淺，世未盡知。接着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興」（這是一個什麼人近孔的寫聯），幾乎把抗戰的事業弄垮，而財政界的惡風遂爲幾百年來所未有（清末奔走有貪污之名，然比起孔來，眞正「寒素」得很，哀世凱時代所用的財政人員，如周自齊周學熙皆謹愼的官僚，並沒有大富），上行下效，誰爲竊首誰魁？於是宋氏名聲頓起，「讒者易爲貪，渴者易爲飲」，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

說他這幾年走下坡路的行事，和國家人民也隨着他走下坡路的損失，眞是寫不盡，只把他最荒謬之點分解一下：

一、看他的黃金政策。他上台最初一件事，是給以前買金子者一個六折。這中間，有小公務員，小資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資本者。當時大公報還是有條件的贊成，我也一樣，寫了一文，載大公報，強調政府在戰時可以徵用私人的資本，但須用稟進的辦法，尤其是再想法子找大戶。前者的原則是，國家爲戰爭籌款，必須有錢者出錢；後者的原則是，担負不能在窮人身上。現在想起來，王芸生先生和我，眞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稟進辦法，在參政會並且屢次提出過，我們強調他更改，財政當局說，大戶買時化小戶，無法子分，爭執不得結果。假如照那時他的說話，已買者尙可收回，未買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來，有一天拋五噸，經常是每天幾千條或幾百條，眞正做到他的「自由貿易」的原則！然而今日如此「自由」，當年何必「充公」？金價的波動，一買幾千條的大戶是誰？豈皆不能查出？報載最近風波之掀起是山西幫，傳說是孔宋鬥法，二公本無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間？是不是因爲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間？是不是因爲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屬，一大組合（如美國報所說："Soong Combine"，"Kung Combine"）而無從下手？如其不然，中央銀行黃金子的鐵幕何不可以爲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駐會委員會揭開？我們國家是不是一個金子國，取之不盡的？如其不然，是不是還有別的方法收收游資？是不是能和整個經濟政策配合？一旦用得差不多了之後，何以善其後？如果今日之「自由」是，則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年之「充公」是，則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縱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無辦法，無見識，無原則。子子孫孫要還的黃金債，他這樣子玩，玩得領導物價，不特不足平抑物價，反而刺激物價，棄亂物價。

二、看他的工業政策。抗戰勝利，他宣言曰，後方工業，無法保持，這是事實。但總要仔細檢點一下，那些確有設備，那些只是玩槍花，分別情形，檢好的收買其設備，以答謝其自滬遷川贊助抗戰之熱誠，這也不是太難的事。然而他一筆抹殺，不分清紅皂白。所有收復區敵僞的工業，全部眼光看在錢上。有利可圖者收歸「國有」，無利可圖者「招商」，於是工廠一片停止聲。去年一年，上海小工業，停頓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決。這是失業的問題，即最嚴重的政治的問題。他毫無根本辦法，聽說新任經濟部長，本有一個「收購成品」的計畫，如生產局。他置之不理，僅僅貸小款，這是把錢投入大海的。比投大海還糟，他們拿去，好的屯積，壞的又是黃金美鈔，搗政府的亂。省小錢於前，花大錢於後，超關頭於前，無所措手於後，治病的辦法不做，滅棄亂的辦法做去。年前年後，一切一躍一倍，最近一躍數倍，還不是更要多發鈔票？總說他在做了行政院長後，第一次出席院會，說：計劃不必行者，即不付錢，減了還是沒錢；計劃可行者，不必減他錢。這是神智開朗的話，何以行起來並不如此？爲少用法幣，抓得緊，是對的。然而要有經濟政策，使人不失業。無經濟政策之財政政策，是玩不轉的。發大票子，專還年賬；出口加補助，不看美英法律。前者毫無常識，後者毫無知識。再由他這樣下去。三個月後，景象可想，也不忍想。

三、看他的對外信用　美國人有許多話也是亂說的，但嚴重的話，出於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個明白，爲國家留體面。參帥的經濟顧問，說他如何如何，他憤然「更正」，那個人又說，宋如不承認，我舉出事實來，所謂（Soong 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響了。又如美國紐約「下午報」說他把聯總送中國救濟物資在印度裝卸的時候，偷偷的運到自己家裏，這幾件東西究竟在那裏，他也不弄明白。大凡一個上軌道的國家，一人經商，一經從政，須攜脫商業。偏偏孔宋二公行爲如此，公私雜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我向社會廣泛提議，如立法院，如參政會，以及一切人民，都該澈底調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國外，所有豪門權族之「企業」，是些什麼內幕。他們的「業範圍如何？他們的外匯得自何處？

四、看看他的辦事。　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長都變成奴隸，或路人。一個主管部的事，他辦了，部長不知，看報方知之，眞正偏勞得很。各部長建議，置之不理，是最客氣，碰釘子更尋常。這是他有興趣的部。如無興趣的部，則路人相待，反正要錢無錢，說話不理。他平常辦事，熱是

三幾個祕書，在上海，總是三幾個親信，還有他的三幾個「智囊團」，行政大事盡於其中矣，國家命運如此決定矣。

五、當政的人，總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蹤影的。至於他的外國文化，儘管英國話流暢，交些個美國人是決不登大雅之堂的。至於他的態度，可舉兩件一輕一重的事爲例：他大可不請客，既請客，偏無話可說，最客氣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夾菜，此之謂喫客，非請客也。

我眞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眞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 宋子文的失敗

原作者：傅孟眞
原刊處：世紀評論第八期

論宋子文必須論到孔祥熙，他倆雖然是對頭，然而確是今天悲劇裏的雙扇活寶貝。孔是細大不捐，直接間接。宋則我生你死，公私一齊攪亂來把持。前者貪慾過於支配慾，後者支配欲過於貪慾。但是兩人絕對以買賣爲靈魂。尤其顯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已，買賣在公。抗戰時期，孔當政，大家要管制經濟，孔準說不行不行，要是管制，還有買賣嗎？沒有買賣，還有國家嗎？……諸如此類。等到蔣主席也要管制了，大家吵的凶了，他是官僚派，也說管制，但心裏全不如此，面從背違，弄得一陣一陣紊亂。最後還說，你看，原來不該管制的。宋也是根本相信自由買賣的。他的自由買賣的原則是這樣：（一）中國人談不到管制，凡談管制的都不是財政政策。（二）理想的財政經濟，是 Sound Business。（三）自由買賣在我是絕對的，我愛買你的什麼，你便須賣什麼，我愛賣國家的什麼，我就賣什麼。（四）控制一切外來物資和鈔券，無論是買的，借的，或捐的。

財政政策必須以經濟政策爲基礎，沒有經濟政策的財政政策是無根的。請問宋與孔，有經濟政策嗎？接收日本工業，應到今年底，即應實現，他的妙法來了，不是各廠合理的分開標賣，而是作爲一個整單位出售，那麼就是說，他的建設公司又來伸手抓住了。試問這樣大組合，用人行政全由他，除非他自己或他的一派，誰敢來投資？大凡托辣斯之組織，總是拿別人（小門小戶）之錢，作他自己（豪門大戶）之用的，只要能取得百分之五十股，便是絕對控制，事實上，有三分之一，也足控制了。分開來賣，有人出錢，因爲這是利之所在；藉此可以收攏的法幣還在黃金之上。若將一百五十萬錠的大組合，合起來發股票，人存戒心，誰來捐款？這個股票說，和他要接收德商顏料商標，是他目前的兩大陰謀。國人要事先嚴防，擊碎他，更該是清算他的建設！

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那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抗戰期內，外匯爲一與二十之比，行了好幾年，直到勝利後，比起實際貨幣對外價值，相差極鉅。戰後初定爲二二〇〇，復又改爲三三五〇，也還不及實際價值。戰時黃金售價仍值萬餘元，後改爲二萬元，又改爲三萬五千元，戰後乃至十萬，二十多萬，維持極長的時期，而且永遠維持着比物價便宜很多的水準。這樣辦法，孔行於前，宋繼於後，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却也「蕭規曹隨」。這樣辦法之禍國，有直接間接兩面。直接的說，這樣低價的外匯，很少一般人所能買到，尤其是大量的，必須有力的始能購得，因爲是要經過「審核」的。權貴勢力愈大的，收購的愈多，這樣便宜法，最便宜權貴，連帶着，黃金消耗到這個程度。這都是我們子子孫孫的債，這也是盟邦爲我們打仗的借貸，我們在二公這樣辦法之下這樣消耗了。這有間接而更不了的呢。美金戰前一元等於法幣三元三角許，後來美金也稍貶值，今天美國生活指數也上漲百分之二十三十不等。這樣算來今天一塊美金在中國的購買力，應當等於戰前法幣至少二元五角，實倘不止此。今天假定生活指數是萬倍，美金一塊的購買力，應當等於二萬五千倍，即法幣二萬五千元。然而今天定爲一萬二，大家還說太高；這是太膩，不是太高，三萬也不爲高。美金如此，金價亦然，因爲兩者有連繫。在這樣外幣賤，國幣貴的情形下，入口極易，出口極難，一懸數倍，簡直要斷絕中國貨的出口，大開外國的入口，豈特入超而已，簡直要一個是無限大，一個是零，這眞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了，何年恢復，眞不可知。誰開創這個局面？孔祥熙。誰繼承這個遺志？宋子文。他倆這一着，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

再說工商貸款。工款可貸，商款原是不可貸的。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政府的四行兩局的工商貸款，幾乎全爲有力之人獲得。照道理，貸款應給有希望、有成績、有作用、有信用、能自身規矩的工商業，尤其是能這樣而環境上受窒息者。然而事實恰相反，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

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澈底毀壞中國經濟，澈底摧殘中國工業，澈底使人失業，澈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於國外！

# 編輯後記

從這一卷起，假如每期有多餘的空白地位，我們將寫一點編輯後記。

本刊休息了兩個星期。但這兩個星期却是一些狂風暴雨的日子。國家大事此處不說，單說本刊，原來有一點小小計劃的，也給這陣金潮的風暴吹掉了！我們所受的最大打擊是紙價的暴漲。二月十六日大公報「出版界」刊載五個月來的紙價（每令）如左：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二萬六千
十一月一日　二萬五千
十五日　二萬五千
十二月一日　二萬二千五
十五日　二萬六千
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三萬九千
十五日　四萬
二月一日　四萬九千
七日　七萬二千
十一日　十二萬
十四日　十三萬

實際七紙價最高曾到過十六萬一令，比從前漲了五六倍；這情形眞可怕。排工印工也都漲得可觀，去年十月排工每千字七元，現在小五號字每千字漲到一萬八千元，六號字漲到二萬一千元；印工上漲的比例與排工同。我們在第一卷快完的時候，還打算增加篇幅，增闢欄數，以求內容的更加充實，所以在二十三期上公告徵聘編輯，曾決定將第二卷的售價增爲一千元一册。現在都發生了困難。目下上海一般刊物，二十四頁者均售一千五百元，本刊本期廿八頁亦僅售一千五百元，我們當盡量抑低售價，以減輕讀者的負擔。紙張紙價不再向上漲，排印工不加，我們願意極力穩定我們的售價。

×　×　×

本刊雖然休息了兩個星期，但在這兩個星期中，本社同人仍未得到休息，事實上反而格外繁忙。直接定戶的清單都在這兩個星期內一一結算，分別寄出。我們又在這兩星期內向各方面推動徵求直接定戶的工作。我們願意向讀者及各地同業報告：各地同業所拖欠我們的貸款，已達一千萬元以上！這個數目對於本社實是一個難於負擔的數目。目下的成本又如此激增，所以我們從這期起，不得不極力控制印刷的數量，各地同業拖欠貸款太多的，我們已無法繼續發貨，至少不能照過去的批數配貨，除非各地同業能將續將貸款償下。因之，各地的零購讀者，恐還不能像過去那樣容易購到本刊；我們還是呼籲各地的零購讀者趕快向本社直接定閱。

×　×　×

我們徵求直接定戶的單子分發出去還祇有半個月，但已有很好的成績。我們不得不在此以最大的熱忱向一切支持我們的讀者（其中大都是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戶）表示我們最誠懇的謝意。他們眞是一片赤誠，支持我們。有的將我們寄去的定單用完了，還要求我們再寄去，以便繼續代爲徵求。有的（尤其是內地，或者以獻許多可貴的意見。在這物價的半個月中，我們的定戶已增加了六百多人，上次報告的數目是二千七百〇九號，現在截至二月二十五日，已達三千三百號了（六百名的數目不算大，但是在今日中國的雜誌界中，要在短短半個月內增加六百名定戶，是何等的不容易呵！）每天的信件極爲擁擠，這種擁擠的情形我們相信祇是一個開始，可能還要繼續一個時候才能回復到平常的狀態。我們希望能在三月底以前，達到四千五百號，我們希望各地還沒有幫助我們介紹定戶的朋友們，能加勁努力一下。當大家出力幫助了我們以後，他至少在精神上會感覺到：對於這個刊物所擁有的榮譽，他也是有了一份的。

×　×　×

還有幾件事我們在這兒報告一下：（一）我們在第一卷二十四期上所附的「讀者意見書」，承蒙各地讀者批註意見寄下，非常感激；現已收到一百四十餘紙，尙未寄下者，請於本月內寄出，我們希望在四月份的本刊上，發表一個統計。（二）自本卷起，除了我們已與撰稿人約定的長稿以外，希望避免收受長稿。我們新增了「通訊欄」和「觀察文摘」兩欄，而篇幅有限，不得不將「特稿連載」一欄暫時停止。（三）爲了經濟篇幅起見，各地特約記者撰寄通信，希望儘可能的不要超過三千字。（四）自本卷起，我們將原來是廣告地位的「封裏」一，不再廣告，改刊讀者投書。我們歡迎讀者投書，但請勿長篇大論，每信能不超過五百字者最好。（五）過去本刊所刊文字，常蒙國內報紙雜誌轉載，我們希望各地的報紙或刊物轉載本刊文字時，能註明「轉載某某期觀察週刊」字樣，以明來源。

×　×　×

關於這一期的內容：梁漱溟先生提出了兩個挽救目前混亂政局的原則。傅孟眞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第一第二兩篇刊南京出版的世紀評論，現一併摘刊于本期的「觀察文摘」。第一篇曾由上海大公報轉載，但本刊的讀者散佈於大後方者極多，未必能讀到南京的世紀評論或上海的大公報，故本刊仍予摘載）。錢端升先生還是第一次給本刊寫稿。錢先生在過去一卷中，雖因生活關係，未能寫稿，但仍經常和本刊保持接觸。梁先生以後可能爲本刊多寫點文章，傅錢兩先生在最近還有文章寄來，他們都已把擬寫的題目開來了。金潮發生後，我們約了關賈三莊智煥兩位先生寫評論文字。簡先生在立法院中，對現行財政情形，頗多糾舉，莊先生過去多年，在經濟部任司長，對制這一金潮，深知內情。我們約莊先生寫稿時，請他從政治的角度下筆，請他從經濟的角度下筆，兩篇文字很配得起來，主旨必不相同。季於費法先生，則各從其主，不必强同。季淸林先生的筆法素來是幽默的，錢端生後面有許多幽默的小品文字，若把各種條件總加起來，他是今日中國最出色的一位治學的人。他的文章方面，精深，而又爲同一格。他的文章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凶品商標

| | | | | | | | | | |
|---|---|---|---|---|---|---|---|---|---|
| 織花線呢 | 雙鐘呢 | 士林色布 | 學生布 | 華豐球美 | 條子府綢 | 美月亭 | 素府綢 | 美女園 | 大衆布 |
| 校服布 | 健美呢 | 監色布 | 健美呢 | 享受 | 美大衣 | 漂白斜紋 | 漂斜紋布 | 學生呢 | 條紋絨呢 |
| 元色斜紋 | 嗶嘰 | 漂白斜紋 | 漂斜紋布 | 踏步 | 呢 | 元色斜紋 | 嗶嘰 | 園地 | 織錦 |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衖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



聯合畫報兩大巨著

# 中國抗戰畫史

預約截止月底

曹聚仁　舒宗僑編著　中外攝影記者五十人合作

本書搜羅「九一八」至最近參貴照片千餘幅，文字四十餘萬字，地圖數十幅，彩圖十餘幅，直接文獻內幕絕聞百餘種，為抗戰以來最完備之劃文並茂的史書。

## 預約優待辦法

一、自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延至三月二十八日止為預約期間，定四月下旬出版。

二、預定收費每部三萬二千元，折合美金八元。預定後出版後照定價計算，多退少補。

三、預約者可享受預約優待權一利：第一次大戰畫史一部可享九折優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一部需預約者可享八五折優待，預約者需繳預約金二千元，多退少補。

## 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

舒宗僑編著　每部五萬元（航寄一萬元，平寄五千元）（二寄平，多退少補）

社址：上海百老匯大廈　聯合畫報社　電話　四四五四　四六五九



## 本刊啓事

（一）第一卷合訂本上冊（第一至十二期）下冊（十三至廿四期）業已出版

（A）售價：每册壹萬貳千元

（B）寄費：1.快遞三百五十元　2.航掛三千五百元

（二）零購第一卷各期（惟創刊號已無存刊）每本售價千元，寄費另加。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三月八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二期


專論

中國的政局 儲安平

論黨的職業化 吳世昌

論教育政策 蕭公權

科學叢談

雞蛋直立的故事 戴文賽

觀察通信

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台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閑欄

婦女·女權 雷海宗

文藝

聖誕夜 李慕白

觀察文摘

保障人權 北平十三教授

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 馬寅初

觀察漫畫·讀者投書·編輯後記



·撰稿人·

王芸生 卞之琳 王赣愚 王迅中 任鴻雋 伍啓元 沈有乾 呂復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李浩培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胡適 徐盈 馬寅初 孫克寬 柳無忌 宗白華 沙學浚 許君遠 許德珩 高覺敷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正銘 黃以周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西孟 楊剛 楊人楩 傅斯年 程希孟 馮至 郭有守 董秋芳 張東蓀 張沅長 梁實秋 夏炎德 陳瘦竹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正銘 黃以周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西孟 楊剛 楊人楩 傅斯年 程希孟 馮至 郭有守 董秋芳 張東蓀 張沅長 梁實秋 夏炎德 陳瘦竹 許德珩 高覺敷 孫克寬 柳無忌 宗白華 沙學浚 李浩培 李廣田 李純青 吳澤霖 吳世昌 呂復 伍啓元 任鴻雋 王赣愚 王迅中 王芸生 卞之琳

·撰稿人·

王芸生 卞之琳 王赣愚 王迅中 任鴻雋 伍啓元 沈有乾 呂復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李浩培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胡適 徐盈 馬寅初 孫克寬 柳無忌 宗白華 沙學浚 許君遠 許德珩 高覺敷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正銘 黃以周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西孟 楊剛 楊人楩 傅斯年 程希孟 馮至 郭有守 董秋芳 張東蓀 張沅長 梁實秋 夏炎德 陳瘦竹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正銘 黃以周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西孟 楊剛 楊人楩 傅斯年 程希孟 馮至 郭有守 董秋芳 張東蓀 張沅長 梁實秋 夏炎德 陳瘦竹 許德珩 高覺敷 孫克寬 柳無忌 宗白華 沙學浚 李浩培 李廣田 李純青 吳澤霖 吳世昌 呂復 伍啓元 任鴻雋 王赣愚 王迅中 王芸生 卞之琳

## 讀報的困難

編者先生：在目前混亂的局勢之下，讀報眞是困難。前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的聲明被中央社刪改文句，曾經被章編「客觀」一篇譯而對照出來。近來有沒有這類事，我不大留心，但昨日偶爾發現一事，特此奉告，不知貴刊能否刊布，以幫助留心時事者的深入了解？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載駐延安的合衆社記者與朱德的談話，說到大連問題。朱德說：「根據中蘇條約，大連爲一自由港，兩國中任何一國（蘇聯自然包括在內），可以駐軍。在該市只有中國警察可以維持秩序。」

我當時看了很生氣，自由港是「任何一國「可以」駐軍」的嗎？別國可不可以在香港駐軍？

偶在圖書館翻閱同日英文大陸報，刊載美記者派卡特原電，則是這樣的：

"Under the Sino-Russian Treaty, Dairen is a free port and there is no troops there from any countrys, including Russia."

原文是說：「根據中蘇條約，大連爲一自由港，而彼處現無任何一國駐軍，括包蘇聯在內。……」「彼處現無任何一國駐軍」，竟被譯爲「任何一國「可以」駐軍」，我先疑心大公報的譯員不興，後見文匯報也是如此，大概是合衆社送出來的中文稿就是如此。其目的無非要暗示朱德沒有國家觀念，由裏頭意斷送主權。以前只是中國的通訊社歪曲原文，現在則連份工作先在外國通訊社中就做好，您說讀報難不難？

同時我希望各報的編輯先生們要仔細一點，有原文可資對照的最好先校對一下，以免自誤誤人。

楊六章　二月廿五日　南京。

## 居正·司法的尊嚴

編輯先生：今日（二月廿五日）文匯報載：據二月十九日平津各報記載，二月十七日一夜，被捕者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人，連前數日被捕者已達二千餘人。令人讀之，憤慨之至。最妙今天大公報的北平專電，司法院居院長自京飛平，該報記者詢以北平捕人事，居院長竟答：「無所聞」。又說：「如係事實，當然不合法」。北平非法捕人，鬧到天翻地覆，司法院的院長竟然表示一無所聞。居院長說過：「如係事實，當然不合法。」既然不合法，我們且看司法機關的下文吧。

許宏宇　二月廿五日　上海

## 宋子文的好作風

編輯先生：今天我一口氣讀完了貴刊二卷一期所刊傅孟眞先生三篇批評宋子文院長的文章，好像大熱天落了一陣暴雨，痛快痛快。不過我覺得宋院長也有幾點好的作風：第一，他平時很少參加不相干的公共集會，不像有些「要人」成爲公共集會的點綴品。第二，他從不發表令人作嘔的演說。第三，他無論到東到西，總是一下飛機就去辦公，不像有些「要人」要遊遊山玩玩水。本來一個負國家大事責任的人，那兒有閒功夫去參加那些不相干的會？那兒可以隨便演說，胡說八道？那裏有時間遊山玩水？就這方面說，我覺得宋子文還有一點西洋政治家的味道。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張寶遠　三月一日　上海

## 傅孟眞的文章

編者先生：今天讀了貴刊所刊傅孟眞先生的文章，引起許多感想。不過這些感想與傅先生文中所論的內容，並無關係，我的感想是偏于言論權威一方面的。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謂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夠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爲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決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程過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有得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爲傅先生發表了這樣幾篇的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爲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夠有十個「傅孟眞」，挺着胸脯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致於像過去那樣的委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致於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眞」，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

許金鏗　三月一日　上海

## 中共人員的撤退

編者足下：報載中共人員于日內自京滬漢一帶撤退，由美機分批運返延安。這是國民黨二十年來第一次的「漂亮行爲」。不過這個行爲能夠如此「漂亮」，恐怕和美國也有點關係。貴刊創刊號有王芸生先生的一篇論文，論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第一個去向就是「南北朝」，並說這「一個南北朝運動，是在有力的進行着」。今天重讀此文，感觸特多。中共人員的撤退，大有兩國絕交，下旗回國的味道。今天（三月三日）報載周恩來給蔣主席的信，信中所用「貴方」「我方」「閣下」的語氣，也儼然是兩個國家，至少是兩個政府的語氣了。慨得很，慨得很。

梁華福　三月三日　上海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二期
三十六年三月八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蕭公權：四川大學教授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雷海宗：清華大學教授
李嘉白：山東大學教授

# 中國的政局

儲安平

## 一

大局已到了窮則變的階段；雖未變出，確已窮極。

在最近幾個月中，南京的高級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自國民黨執政以來所未有的。這個變化就是：他們已深切感覺大勢之日非了。迫使他們心理上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多種的：馬歇爾的離華，共產黨的不妥協，一般輿論對于政府的抨擊，民心的渙散，經濟的崩潰，軍事上的沒有把握。南京顯已淪入黯淡與苦痛之中。

在國民黨的心目中，今日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很少反省：今日共產黨勢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個底是誰培植出來的。我們可以一一分析。先說青年。青年本來純潔，對于政治初無成見。祇要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一切上軌道，國家有前途，他們自然擁戴政府。但是政府種種表現，無不使人失望；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機。而還要花樣百出，「帽子」亂飛，無異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厭惡南京政權的局面。再說中年人。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員、知識份子、工商界人。現在這一批人，一股腦兒都對南京政權沒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作風使自由思想份子深痛惡絕；抗戰以來對公教人員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員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的貪污作弊，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物怨氣冲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今日全中國人民，對于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現政權中的人，恐怕也未嘗不頓脚嘆息：爲什麼這些人都「左傾」了！假如不滿政府就是「左傾」，那末老實說，在二十年來國民黨這種統治作風下，假如還不「左傾」，那這個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個大大的糊塗蟲。就思想左傾而言，思想左傾和信奉共產主義本爲兩事；思想左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產黨。但在共產黨與國民黨政爭之中，一切不滿現政權的情緒，其無異間接增漲共產黨的聲勢，確爲事實。共產黨是有組織的，一般人是沒有組織的，沒有組織的人之漸漸被有組織的人吸去，已爲事理之常，而當局還採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來愈和共產黨接近。不論這些不滿國民黨的份子和共產黨有無連繫，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產黨，總之在國共的鬥爭中，凡此皆對國民黨爲大不利。然而是誰驅使大家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今日國民黨腦子裏所想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却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製造有利于共產黨的政治形勢。可是在這樣一個極爲明顯的大勢之下，現政權當讓不讓，可和不和，應改不改，要做不做，還是迷信武力，圖以武力解決一

切。不動得很，現在已經開始感覺武力解決不了一切！武力肅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貪污風氣，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決的經濟危機，武力收拾不回瘋癱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決定不了前線的戰局。美國軍火快用完了，日本軍火也維持不了好久，自己製造則遠水不救近火。雖然大師出巡，而未必有補于士氣，因爲將軍們都吃得飽飽的，而士兵們已無意爲少數人送命了。

## 二

據我們觀察，現政權業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說，從抗戰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動攻勢，迄在反對派一面，特別是中共一面，國民黨始終處于招架的地位；直到國大開會前一兩個月，國民黨突然爭取主動，但國大一開，局勢大僵，最近喧染政府改組，鬧了幾個月也無甚成就。再說軍事，軍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二月十七日蔣主席在中樞紀念週上論及臨沂之戰時說：「不管是共產黨自行撤退或國軍進攻，總之現已佔領」（二月十八日大公報），在過去蔣主席的演說中亦從無如此的語氣。經濟更是束手無策，上海的金價跳到九百六十萬，南京還在指派人員，組會研究。出口補貼，令市十日，即行取銷，簡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拋售救濟物資，現政權的窮形極相，實已畢露。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由民選出來的政黨，爲了顧全本黨的前途，搞不下時，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個以武力爭得政權的國家，一個執政黨，即使在最無辦法的時候，還是要掙扎維持其政權。掙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掙扎。在正路上掙扎，成敗另爲一事，要亦不失爲一種努力；若走錯了路，則所有的掙扎，都成爲了一種浪費和罪行。據我們的觀察，現政權的掙扎，顯然並未針對病源。舉例言之，現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組政府。但我們不知照現政權最近兩三月來努力改組政府的做法，這種改組，在政治上有何意義？還是想以此使國內人民一新耳目呢？還是爲了對友邦一種表示呢？在我們看來，目前這種改組，無甚意義。第一，要改組政府無非要刷新政治，振奮人心。那就得大公無私，唯賢是用。被延攬的人總要德才孚望，能勝重任。可是現在政府所拉攏的是些什麼人？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聞也，有的根本在算盤子上沒有地位。拉攏些人入府，不是爲國民黨之助，反足爲國民黨之累；不足以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誠，反足以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僞。這是就改組論改組。第二，要使改組政府獲得成功，是有條件，即必須同時改革政治作風。而在我們看來，改革政治，還較改組政府爲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隨便換幾個部長，添幾個委員，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風。老實說，單替國民黨設想，國民黨果有決心打開當前的局面，振奮人心，則改組政府，儘不必向黨外拉那些不相干湊湊數的人。國民黨裏面未嘗沒有優秀開明的自由進步份子。給他們權力，給他們機會，接受他們的觀點，接受他們的作風，全國耳目，也會一新。今日國人，深受「訓政」之賜，政治的經驗與政治的認識，確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訂建國大綱時所認爲那樣的簡單幼稚了，他們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外表上的改變而是政治本質上的改變；何者爲假改革，何者爲眞改革，他們洞若觀火，一目瞭然。但是事實上國民黨有無此種遠見，有無此種胸懷，有無此種決心，我們簡直懷疑。就說最近上海發生的勤工大樓血案，還不是一套老辦法？工商界人平時對于民主運動，本來不甚關心，處于旁觀地位，可是給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許多反對派，眞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權，一方面在北平大舉逮捕。我們別的且不說，就說蔣主席所提的四項諾言，若能兌現，人心亦可漸漸拉回過來。誠則靈，祇要國民黨有誠意，有決心，民心未嘗不可收拾。傳說當局對于目前局勢，非常明白，憂慮焦愁，倍于常人。但是覺悟而無行動，這種覺悟仍是屬于私人的，而無任何政治上的價值。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遠，要拉回來，須費大氣力，我們懷疑現政權的人物有沒有這大氣力。

## 三

共產黨是要獲取政權的。一個政黨當然要努力獲取政權；爭政權是一個政黨的常情，政黨不想爭取政權才是天下大荒唐。共產黨的堅主組織聯合政府，祇是他們的一個步驟，並非永遠滿足于這個聯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談判方式，插入政權階層，徐圖後舉，自然最好；否則祇好硬頭皮用武力來奪取。我們在原則上是反對一個政黨蓄養軍隊，以武力來奪取政權

的；爲中國的元氣設想，我們也不希望共產黨採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這是就理論而言。就事論事，共產黨的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爲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國民黨主張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共產黨則主張先政治民主化，然後軍隊國家化，各人的出發點都是由于雙方的猜疑，而雙方猜疑的根據則爲過去種種事實。在政協階段，共產黨表示願意遣軍與國，但須得到保障，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連合在國府會議中取得否決權的背景（當時民盟力勸共產黨放下軍隊）。後來這個計劃固未實現，就是實現了，共產黨倒底放不放心交出軍隊，還是一個大疑問。

計劃中的聯合政府，至今未能實現。實在說，即使聯合政府成立了，參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發揮有效能的政治力量，還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們相當希望成立這樣一個聯合政府。我們希望在這個聯合政府裏，發生一種政黨上的制衡作用。在這個擬議中的聯合政府中，共產黨（即一聯合民盟）固然是一個少數派，容能 check，未必能 balance。但因爲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堅強的黨，是一個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黨的政治計劃與政治作風的黨，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這個聯合政府中，或能發生一種領導作用。現在人民實在太窮太苦，政府應當推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藉以改善今日一般窮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國民黨成了維護既得利益階級的機構，要希望他能顧到一般低層人民的生活，不啻緣木求魚。我們希望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後，能在這方面有所作爲。一切社會主義的政策，其目的都在爲廣大的窮苦人民造福，國民黨爲了要爭人心，雖非所願，亦難固拒。共產黨最可怕的一點是統制思想。但共產黨既以爭「民主」爲號召，加入聯合政府後，必不致傾向統制，國共雙方且均欲盡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國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這兩樣東西在以國共兩黨爲主的聯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們期望這個聯合政府者在此。

在過去一年多的和談中，共產黨一直把持攻勢地位。他們一再要求和平。國共雙方對于「和平」究竟有無誠意？有人認爲國民黨是有誠意的，有人認爲共產黨是有誠意的。我們認爲國共兩方面根本就無所謂誠意不誠意。我認爲祇有「顧到自己，也顧到對方，更顧到國家」，這才算是「誠意」，專門替自己打算，都是爲私，絕不足以語「誠」。即以「和平」而論，以前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最近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有什麼不同？最妙的是雙方的主張停戰，據說都是爲了人民。既然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沒有什麼不同，則爲什麼共產黨要求「無條件停戰」時，國民黨不接受，國民黨要求「就地停戰」時，共產黨不接受？原來停戰與張三有利時，張三即要求停戰；停戰與李四有利時，李四即要求停戰。一切都是爲了自己，老百姓祇是他們的幌子。現在我們看得很明白，共產黨對於「和平」是越來越不發生興趣了！要和平，從前是「無條件」的，現在是有條件的了；或者從前的條件低，現在的條件就高了；從前共產黨反對美國調解，主張美蘇英根據莫斯科三國宣言共同調解，可是現在，共產黨宣言反對任何外國的調解了（二月二十二日合衆社延安電：周恩來談話）。在過去和談一年中，在共產黨自身看來，他們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來氏返延後提出的和談兩前提，他們又何嘗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無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便馬歇爾和南京方面難過難過而已。共產黨是現實的，所提和談的前提，在我們看來，也祇是一種幌子。即以國大及國大通過的憲法而論，周恩來氏既然同意回返去京，至少表示共產黨有一種「有條件的」參加國大的可能。假如共產黨參加國大，通過的憲法其內容有變更，但共產黨之不參加國大，並非爲了憲草，而是爲了憲草以外的其他條件沒有講好。要是講好了，還不是一樣可以參加國大？而且去冬國大之所以開得成，也是因爲政協承認了那批舊代表的原故。要知這批舊代表，本無承認之理，但絕無承認之理者，政協那些代表們也居然承認了——祇要自己的黨得到利益，犧牲人民亦竟不顧！去冬國大之能開得成，至少與政協的承認這批舊代表有關；而關於這點，共產黨也是同負其責的。老實說，憲法不憲法，共產黨並無太大的興趣，共產黨眞正的興趣，還是在軍隊和地盤兩者之上。就軍隊論，他們顯然不願再接受過去整軍協議中所規定的國共軍隊的比例了。就地盤論，他們有他們的價錢。他們在過去至少希望得到四個地方，這四個地方要具有三個條件：第一，要能自給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連爲一氣。不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地點，他們不要。那四個地方，他們不說，但是照上開三個條件，似乎是指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四省。然

而要南京給他們這四個省，在南京看來，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 四

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黨。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住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對于共產黨的內情，我們自承所知不多，我們暫時祇能根據常識來說。近幾年來，外間對于中共在延安邊區一帶的作風，頗有好評。共產黨在這樣一種艱困的環境內，能站得住，亦自有他們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個政黨當他在艱困奮鬥的時候，總有他一股銳氣和生命的力量的。不過上年他們在蘇北一帶的作風，却大失人望。蘇北的作風，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變了呢？還是中共在延安一帶是一種做法，在蘇北這一類地帶又是一種做法呢？還是蘇北一帶的作風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級幹部幹出來的呢？我們不能瞭解。但是中共必須認識，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共產黨。他的黨員是中國人，他所企圖起而統治的一個國家是中國。中國有中國的民性，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完全不顧他們所屬于的這一個國家的民性傳統，必將減少他們成功的希望而拉長他們離開成功的距離。社會主義是一個極其廣泛籠統的名詞，就經濟生活方面言之，共產主義祇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其間祇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而已。就實行社會主義而言，今日中國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知識份子，並不反對，毋甯說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識份子，在共產黨心目下，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今日中國的知識階級，除了極少數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淪爲「無產階級」了。這是國民黨的恩賜！知識階級的領導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那一個不是已經到了雖然尚未餓死而早已不能吃飽的局面！而且知識階級，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數自私份子外，那一個不承認貧富的懸殊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所以共產黨在經濟生活方面的原則，並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眞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眞正眞澈民主的精神。假如祇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時，要實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種公道的精神。所謂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他好，不好的說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點論，譬如說我們這批自由份子，不諱言，都是受英美傳統的自由思想影響的，但我們一樣批評英美，抨擊英美。同時，蘇聯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們一樣稱頌他們的好處。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見共產黨批評史大林或蘇聯？從來沒有看到左派的報紙批評毛澤東或延安？難道史大林和毛澤東都聖中之聖，竟無可以批評之處？難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圓滿得一無可以評論的地方？就後一點說，我們雖非共產黨黨員，但一樣尊重共產黨的黨員，祇要他確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義，忠于他的黨，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業，我們都在心底裏對他尊敬。但是共產黨的對人，祇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爲出發，不存任何人情與友誼。要摔一個人，集體地摔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獲得同情的範圍，亦即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擺脫現實政治和張君勱先生的脫離民盟，也多少與共產黨這種極點作風有關。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前年英國工黨競選勝利以後，我替東方雜誌寫過一篇文章，結論說：假如英國工黨執政成功，則使世人明白，實行社會主義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線。英國工黨一方面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但同時仍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產黨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寬其尺度，則將更能增加他們獲得成功的希望。我們對于共產黨，私人方面無恩無怨，我這一番意見，我並不認爲僅是一種消極性的批評，毋甯說是一種積極性的建議。

## 五

現在再來觀察國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份子。「自由思想份子」這個名詞，本來是很籠統的。若從「思想」的角度來說，則中國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都可以說是自由思想份子。若以政黨爲別，則不僅國民黨中很有一些開明進步的自由思想份子，就是在共產黨中，恐怕也有這種份子。馬歇爾的聲明中曾抨擊過共產黨裏的極端份子。按照邏輯說來，根據馬歇爾的聲明，則共產黨中也是有溫和的自由份子的。據我們所知，恐是有的，問題是數量的多少，以及在鄧種嚴密的黨紀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論述政治形勢的文字，所以我們在此討論「自由思想份子」，大體上係指國共兩黨以外的自由份子而言。在中國，散佈于國共以外的自由思想份子，爲數極多，不過他們較爲散漫，甚少嚴密的組織。其中組織較大的就是民盟。我們現在先就民盟作一個大概的論述。我們可以拿兩句話來批評民盟，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民盟是一個很勉強集合而成的政團，民盟裏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歷史環境，他們祇是在一個相同的情緒下集合起來的，就是「反對國民黨」，這是他們唯一連繫的心理中心。民盟倒底是一種政黨的做法，還是一種運動的做法呢？就過去情形觀之，似屬于後者而非屬于前者。民盟的歷史已有數年，而其出頭則爲前年的政協時期。不過在過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種印象，即政府來借重他們時，有了「民盟」，不來借重他們時，就沒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談」，民盟就大大熱鬧，沒有「和談」，民盟就冷清清的無事可做；這情形至少在過去是如此。照近來的趨勢看，他們似已企圖改向政黨的做法一途發展。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味道本來還很重，民盟的領導人物還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輩。我們若將民盟的領導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這個政團是非常脆弱的。我們不能不承認：像張表方（瀾）、沈衡山（鈞儒）等幾位老先生，實在都是過去的人物了。民盟領導人物中實際上治經驗最豐富的當推黃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說，黃先生也是過去的人物了。張君勱先生（現已脫離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個憲政學者，一個最好的政論家，然而他祇是一個論政的人物，而不是一個從政的人物，他至多祇宜于任國會議員，而不宜于掌行政實任。張東蓀先生也不適宜從事實際的政治生活，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貢獻的還是在思想及言論方面。若以現代的標準言之，嚴格說來，在今日民盟的領導人物中，適宜于實際政治生活者，恐怕祇有羅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羅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筆都來，有煽動力，有活動力，而且對于政治生活眞正有興趣。可惜羅氏的最大弱點是德不濟才。從各方面分析，民盟實是一個貌合神離的團體，而所以能勉強集合起來，完全是由于實際的政治環境逼成的。但單靠對國民黨的一種不滿情緒來維繫一個政團，這顯然是一種極其脆弱的結合。照我個人的觀察，民盟諸君子，可以共患難，不一定能共富貴。這句話或許說得太率直，我們將來再看吧。

至于現在一般人都說民盟太左，成爲了共產黨的尾巴，關于這種批評，我認爲無甚價值。凡是進步的政治集團，當然是比較左的；世界大勢如此。成爲了共產黨尾巴一點，純然是惡意的侮蔑。要知實際政治不能完全擺脫權術，從戰略上說，民盟和共產黨互爲呼應，實爲必然，兩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國民黨，在這個前提下，兩者當然要並行連繫的。假如一定要說如此就是民盟被共產黨利用，則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民盟也利用了共產黨。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爲民盟之病。祇要國民黨一日保持其政權上的優勢，民盟與中共可能繼續維持其連繫的步調。但是一旦國民黨在政權上已不佔優勢時，在那個時候，中共與民盟恐將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應了。

## 六

在今日中國的自由份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黨這些組織外，就是散佈在各大學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份子了。這批自由思想份子，數量很大，質亦不弱，但是很散漫，從無足以重視的組織。這批人所擁有的力量，祇是一種潛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祇是一種道德權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權力的力量；祇是一種限于思想影響和言論影響的力量，而非一種政治行動的力量。馬歇爾在中國時，曾竭力鼓勵這一批眞正自由思想份子組織起來；無論馬歇爾如何瞭解中國的政治情形，馬歇爾到頭還是一個美國人，一個美國頭腦，所以他還是隔一層的。自由思想份子不易形

成一個堅強的組織有各種原因：一、過去自由思想份子的彼此相通是消極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份子的長處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長，其短處則爲胸度狹窄，個人主義。中國有句話：「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自由思想份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都受過現代文化的洗禮，但那個「相輕」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脫。譬如這次民社黨和民盟的脫韁，政治上的看法固爲主要的原因，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事政治，必須有政治家的修養。第一要看得遠，認得清；大的要爭，小的就不該爭。第二要有氣量，唯氣量大，才能放棄自己的成見，抑平自己的感情，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顧全大局，爭取目的，團結合作，開創前途。政治活動不能沒有領導人物，但是因爲「相輕」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份子中很難產生領導人物；政治活動是必須有組織和紀律的，但是因爲自由份子的相通大都是道義的，不是權力的，所以很不容易發揮組織的力量。這些是自由份子根本上的弱點。二、今日中國極共需要自由份子的抬頭，但事實上自由份子的抬頭非常困難，這與國民黨二十年來的統制有關。國民黨二十年的統制對于自由思想份子的抬頭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政治方面的限制。這點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釋。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談不到。2.經濟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動必須有充裕的時間和財力，八年抗戰，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個個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們在政治方面所能發揮的積極力量。3.在思想散佈方面的限制。二十年來黨化教育的結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黨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義，做國民黨的孝子順孫，不料國民黨自己不爭氣，越搞越不像樣，弄到青年大都脈惡國民黨。厭惡國民黨不要緊，黨化教育給青年的並不是一種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應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滿實現而日益泛濫。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須在理性上有修養，始能接受自由主義的薰陶。情感泛濫的結果是趨于極點，不是極點的右就是極點的左。但現實環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來越不易保持其冷靜的頭腦而對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國民黨，可謂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義的傳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時，黨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羅奴才，放任浪才，殺害人才。我稱那些祇知享樂而事不管的青年爲浪才。浪才越多，對于自由主義的傳播也是一種限制。自由主義是最講是非的，那些浪才什麼都不管，那還管什麼是非呢？

自由思想份子雖然受着上述種種限制，而客觀地說，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長之中。但我們還不能將這種力量的滋長歸之于他們的努力，而實係由于時代的使然。若從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則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因爲大家怕共產黨，怕他們那一套殺人放火的暴行；無論這種畏懼是不是出于一種誤會，總之大家在畏懼共產黨。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國民黨的腐化已是衆目昭彰，有口皆碑，無論三民主義這塊招牌如何，總之人民對于國民黨已難維持希望的信心。在這種兩趨極端之下，祇有自由份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們說過，今日中國這批自由份子是很散漫的，他們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無形的，看不見，抓不着，但其所發生的力量，則深入而能垂久。這股力量在社會上有根，在人心裏有根。不過若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局面看，這種僅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顯然失之消極。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這個要求是時代通出來的。我們認爲中國在最近的幾年之內，一般情景還是很黯淡的；說得遠一點，則我們這一代，大概也已註定了是一個「犧牲自己，爲後代造福」的時代。然而我們可以犧牲自己，而不可以不爲後代造福。今日中國這批自由思想份子，大都在苦悶地憂慮着國家的前途，但他們實不該止于消極的焦愁憂慮。自由思想份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

## 啓事

本社時接讀者來函，謂向其他書報業訂閱本刊，常常不能按期收到，要求本社代爲催促。查既非直接向本社定閱，本社事實上難於照辦，尚希鑒諒。以後各地讀者如欲不再有此類事件發生，務請直接向本社定閱爲荷！

# 論黨的職業化

吳世昌

要毀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最有效的辦法是使他腐化。使他腐化的方法也頗簡單，在精神方面是時常對他恭維吹噓。對人則用「偉大」、「聰明」、「能幹」、「賢明」、甚至「聖哲」、「英睿」這類不怕喪失自己身份的字樣；對團體則用「偉大」，「堅強」，「完美」，「進步」，乃至「爲國爲民」，「爲世界人類造福」一類不怕肉麻的字樣。在物質方面是使他不勞而獲，或比別人少勞而多獲，兩種方法合起來，使他受催眠而忘其本來面目，眞相信自己偉大聰明，因而作威作福，保有並擴張既得權利，成爲小團體或大團體中的特殊份子。許多大戶人家的不肖子孫都是這樣鑄出來的。許多本來有希望的團體發展到某一程度即腐化消滅，也是被更大的團體「籠」壞的。

豈僅是個人或團體，有時連整個民族都可以用恭維和特權這兩套法寶來把它腐化而漸趨消滅。有一個恰好的例子，也正發生在我們這個有數千年精神文明的中國。試想三百多年前滿人初入關時，是怎樣的年青茁壯而富於生命力的民族！在乾嘉時代，滿洲統治階級的文治武功，都還是第一流的。即在文藝方面，納蘭性德的詞就比號稱宗匠的朱彝尊高明得多。但是兩百多年的「聖文神武」「懿德菲淑」和「皇糙」，把一個年青有爲的民族腐化得只會提着鳥籠吊蟋蟀，到今天連祖宗的姓也不要了，除了極少數才智之士，一般滿人都已否認自己是滿族！

其實這　過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中國歷史上差不多每一朝都是如此。開國之君照例是奮發有爲的，傳一代或二代常常會產生了「惠帝」——一個低能兒的體面稱呼，至於旁支更不必說：漢景帝也算是不壞的，但我們讀讀「景十三王傳」，簡直令人懷疑有些也是人類還是獸類。這些歷史上的悲劇，我們不必替古人掉淚，可悲的是牧所謂「後人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推翻滿清的國民黨，在當年是何等抱負，何等精神！即在北伐時代，也是朝氣蓬勃，人民望之如大旱之望雲霓，眞有『南征則北怨，曰：「奚爲後我？」』的感想。可是短短二十年的執政，中間還夾着一大半隨時應該警惕的外患時期，竟會腐化到今日的局面，這豈僅是國民黨的不幸？眞令人懷疑到中國這民族有沒有復興的能力。看來前人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只說對了底下的一半。

中國的一般老百姓覺得，國民黨雖然是一個革命的黨，但在北伐完成以後，和中國以前的換朝代並沒有大區別。因爲既稱一個政黨的革命，則最重要的是「革」過去政府的政策之「命」。此點國民黨並未做到。她雖然有一套很好的主義，尤許人民許多權利，却似乎準備藏諸名山，到今天也並未實施。不要說今日，即在抗戰以前，人民的實際生活並未比清末好多少。這正如同劉邦雖然答應人民除秦苛法，只有約法三章，而實際上劉邦本人並未履行諾言。「肉刑」一直到文帝時才廢止，「挾書之令」一直到武帝時才廢止。倒是過去換朝代的特點，「征服者的姿態」，却充分做到了。北伐軍一到北京，立刻改爲北「平」，從此借鐵路之名：「平滬」，「平漢」，「平綏」，——若不是東北人反對，也有了「平遼」，四通八達，一律壓平了。其次是換國旗，改國歌，嚴正朔（胡適之先生在戰前曾說：政府幾年來似乎只以全力禁止人民用陰曆），大興土木，制禮作樂。而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員成爲人民中的特殊階級，以人民的膏血來養黨，我想不出這與前清的「皇糙」有什麼不同。

八年抗戰使國民黨的政府十分艱苦，戰後問題頭緒紛繁，也算是個「憂患」之局。所以逼了半年，還逼出了一個違強人意的政治協商會議。但有些人回收復區一看，敵僞物資山積，美不勝「收」，人民頌揚勝利，渾身舒服，於是再來一次征服者的姿態，先把僞幣增到二百分之一，叫人民知道法幣的「價值」。然後五月還都，普天同慶。政協決議，撇在腦後了。凌夷至於今日的局面，其故雖然多端，而黨的職業化，却是其中很重要

的一個原因。

中國的黨（或團）的職業化，主要原因是由於取得政權。一個政黨在野期間，它的經費或由支持該黨的富戶捐助，或向海外華僑募集，財力不甚充裕，因此也尚有奮鬥和求進步的精神。一旦取得政權，雖然革命尚未成功，而利益則已成既得。或者當其未得政權之時，早存一朝權在手，便把財來發之心，或許鼓勵其部屬，懸爲努力目標，也未可知，因爲這也是我們的「特別國情」，由來已久。例如曾國荃之打太平天國，則允許湘軍攻入南京後可以大搶，至今「打南京」一詞猶成爲某地「發財」之別名。奉直戰爭時，奉軍將領也答應士兵「打到關內吃大米」。不過那些都還是暫時的現象。只有多少年來有所謂「吃黨飯」這一現象，眞是使國家貧窮的一大原因，使執政黨腐化的一大原因，也是使黨的利益永遠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因此也是使政治弄不好的一大原因。

現代的政治雖不開黨，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如果照有的政治學者所說，政府是一個Necessary Evil，則政黨似乎是Necessary Means to the Evil。不過現代世界各國的政治，不外一黨制與多黨制兩型。前者如今日之蘇聯，戰前的德、義，以及至今殘存的西班牙之類。後者如英、美、法諸國，爲老牌民主國家的典型。中國今日朝野所希望的，是英美式的民主政體。國民黨之一黨專政，無疑的是摸仿蘇聯的。不過國民黨政綱規定訓政以後有憲政，不像蘇聯的長期一黨專政，是仍以民主政體爲目的，訓政不過是一段過程。但不幸這段過程太長，甜頭太多，竟使它還沒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來。這正是使國民黨的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

中國近若十年來，雖然只有一個國庫，却經常支持着兩個政府的開支。平常所謂政府開支，當然是指自中央以至省縣的薪給費用。但我們除了政府之外，還有黨部團部，也是從中央以至省縣，層層都有的。這二者的人員合起來，規模也就不小，再加許多又像公開，又像祕密的什麼「統計局」，其經費亦不殫入國家預算。而數目之大，恐全國無一人能「統計」。把這些合起來，大致不會小於一個經常政府機構的開支。這些黨、團、局的人員，你說他們沒有工作，他們是經常在辦公，開會，出差的。但如果問他們的工作和老百姓，和國家，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必要？恐怕沒有人能回答出來。他們工作的關係和必要，是純粹的屬於黨的。

光是吃飯當然還不够，還得升官和發財。國民黨是一來就喊出「黨權高於一切」這口號的。因此黨員總有官做，至少有飯吃。要做官必須填入黨證書。有權斯有利，升官斯發財。這也鼓勵了許多青年和黃年，不想求眞實學問技能，求進步，只要靠黨，必有飯吃。黨籍是做官的必要資格，是長期的飯票。黨員團員多多益善，反正由國庫開支黨費，不怕沒錢，有用的青年入黨或入團以後，漸漸覺得工作無聊，另謀正業去了，剩下來的別無他長，只好長吃黨飯。這使國民黨受了反淘汰作用。黨權既高於一切，則自然造成「黨員躍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現象。政治如何搞得好？不僅如此，甚至爲國家造就人才，也以黨爲門檻。高考，是考試院（一個政府機關）主辦的，但錄取人員須入訓練團受訓，否則沒有錄取證書。而受訓則必須入黨，這使許多被迫入黨的黨員未必如理想的「忠貫」。在另一意義上，亦即非國民黨員即無做官資格。戰前有一次舉行的黨員留學考試有英文交白卷的，也被錄取留美，通知其補習英文一年再出國。此人並未補習，因此並未出國，但却做了比許多前輩留學生更大的官，這使官吏的素質大爲低落，政治如何搞得好？一個黨及其黨員有這許多特權，怎麼會不趨於腐化？滿清的「皇糧制」據說是洪承疇想出來的，我不知道「黨費國庫開支」「黨權高於一切」這兩件打擊國民黨的武器是誰發明的。

反過來講，既有這麼一大批人靠黨生存，則黨的利益自然比什麼都重要。假使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衝突時，當然要犧牲人民。國民黨之堅持要保留國大舊代表，而犧牲人民的選舉權，是最好的證據。其他一切「國營」「統制」等等，幾無不可視爲黨與人民利益衝突時的解決方案。

在英美式的民主國家雖然也有政黨，輪流執政，但他們沒有這種三百六十行以外的職業，吃黨飯或吃團飯，因此也沒有發明黨費可以從國庫開支這個祕訣。熱心政治的人自然也從事黨的活動，但他們沒有和政府平行，甚至在政府之上的龐大系統。在競選時黨是要化點錢的，但無須經常維持自中央以至地方的一套機構。黨的中堅是資本家，他們不是以黨起家，而是以企業起家，爲了企業的利益，才熱心於黨的活動。因此不但不能靠黨弄錢，而且還得爲黨化錢。可以說英美式的民主國家，熱心政黨者都另有正業；黨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故不會有「黨權高於一切」，開口「黨國」，閉口「黨政軍」一類現象。這種政治方式對不對是另一問題，

但中國既要實行民主憲政，只有先採取英美式的政黨活動方式與義律。

現在政府要還政於民了，因此做了兩件善舉，第一是黨費不從國庫開支。第二是延攬各黨派參加政府。關於第一點，自然是好現象。但是和全國教育經費數字一樣大的青年團團費，却因爲該團劃歸政府而仍由國庫開支。這個團雖然也不免和黨時有摩擦，但舉世周知它是國民黨的外衞組織，團員是預備黨員。至少這個團既不能算無黨無派，也不能算屬於任何別的黨。團從國庫開支，它做些什麼工作呢？據說是從事青年教育工作，果眞如此，則政府必先假定，今日全國大學所教育的都不是青年而是黃年或幼年，否則必須假定今日全國大學的教授講師一切學者都不足以勝任教育青年的工作，必須由青年團團員來代替他們。並且政府在去年即已聲明黨團退出學校，這個團是否在校外教育？以中國今日科學之不發達，正常教育之不够，教育經費之缺乏，而耗此鉅款以養青年團團員，美其名曰「教育青年工作」，這不能不令人民懷疑這些人的謀國之忠。

其實說穿了誰都知道，黨團一家人，不過是借此名目，改頭換面以仍養黨員而已。國民黨對於「國庫開支」這個誘惑，始終沒　耶穌所謂「撒旦，退下去！」的精神。

至於第二點，邀請各黨派參加政府，雖然是民主政治中無可奈何之事，也使老百姓不能不懷疑這些被邀請黨派的利益是否與人民利益相符合。我們不能想像有些人除了黨以外不能有別的正業，而其才能足以任國家的大事。　然在野黨的若干領袖，其學識才能均爲世所共見，但如果中央地方各級政權全部開放，這大批除黨以外別無正業的「什麼黨黨員」突然都做了官，或者自其現有職業中跳出來升了官，是否政治就民主起來，國家就上軌道，也不能不令人疑慮。政府目前開放政權的對象，是一些經常以黨爲業的人。而今日中國以黨爲業者，却眞是全國人民中最少之少數。這些人參加政府以後，或許至多可收一點互相牽制，使不太胡鬧之效，其他則未可逆睹。故政府今日雖口口聲聲說「還政於民」，而實際上則只能「分政於各黨派」。這些黨派在未得政權以前固然有的刻苦奮鬥，有的明喊民主，暗送秋波，但一旦滲入各級政府，甚至在各省各縣也掛起招牌，設起黨部，吃起黨飯來，第一他們從那裏來這許多經費？第二，他們是否還肯拿民爲主，把人民利益放在各自的黨派利益之上？也大是問題。

因此我們爲愛護已執政及將執政的黨派起見，爲珍惜中國目前這一點民主萌芽起見，主張任何黨派的任何組織，都不可以明中暗中從政府中支用錢，也即不要再揩脂膏已盡的人民的油。一個黨要生長進步，必須其黨員人人有獨立謀生的學識技能，有黨以外的正當職業。任何黨派，不論在朝在野，不應該使黨成爲衙門機關，成爲黨員的喫飯地。必如此才能使人之入黨，是爲熱心國事，而不是爲啃噬而來。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一切黨派健全，有能力。政府既說開放政權，應該向全國的賢能開放，不應只向黨派開放。黨派可以參加政府，但應該是爲其政治主張而參加，不是爲解決該黨的「經濟問題」而參加，更不是爲「配給」該黨的「黨員飯碗」而參加。孫中山先生論「政黨政治」說：

「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民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換句話說：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這幾句話雖然是專對國民黨而言（而且彷彿是針砭今日之國民黨），我想今日朝野的一切黨派都應該牢記這條原則。

附記：我這篇文字沒有批評到共產黨的情形，這並不是說中共無可批評之處，是因爲還沒有了解中共的「地方政府」與該黨的經濟情形。如果中共的黨的費用也由其地方政府經費內開支，自然也在同樣批評之列。我們推測起來，大致也是如此的。否則中共的黨費來源，將成爲一個很大的謎。關於這一點，仍希望中共能使我們這些非「解放區」人民知道其眞實情形。


## 文化小廣告

每字收費一百五十元

### 徵求郵票

統一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奉安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如願出讓或交換請函上海仁記路九七號內三〇七室秋潛

# 論教育政策

蕭公權

近來國內人士頗有關於「國定本」中小學教科書的討論。反對國定本的言論多注重於教本內容的惡劣。其實我們的整個教育政策需要根本檢討。教本倘是一個枝節問題。

三十餘年以來的教育政策顯然可以分做兩個段落。從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政府所行的教育政策大體上是放任的（假定那種放任辦法可以稱爲政策）。從國民政府成立到現在，政府所採的是訓政教育或黨化教育的統制政策。

放任政策的結果可謂得失相參。第一個供人指摘的惡果就是教育界的混亂狀態。通都大邑之內「野鷄大學」如雨後春筍，東起西伏。各地商店式的中等學校也應市而興。出洋留學的自費生幾乎是肩隨踵接。學校的內容是否充實，教師的修養是否足够，學生的程度是否合格，政府事實上並不過問。教育部幾乎「無爲而治」。除了學生鬧學潮以外，教育當局很少干涉學校的生活。祇要有學費，便可進學校，祇要是學校，便可發證書。今日時常觸耳的青年失學和僞造證書問題，在當時是難於聽到的。這不是於學生有較高的程度，而是由於社會有濫收學生的學校。不一定是因爲從前的青年更加誠實，而是因爲沒有僞造證書之必要。至於出洋留學，更是富家子弟的一道方便大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金曾跌落到每元值國幣九角餘。民國十七年前後不過漲到每元值國幣兩元餘。外匯既無限制，護照亦可隨領。富家之子縱然不懂外國語文，不曾在國內合格的學校畢業，好在家裏有錢，正好利用良機出國——去開眼界、找娛樂、混資格。混住了一兩年，回國之後便可「大寶野人頭」。博士碩士或學士的頭銜隨意選帶。誰又來稽按其眞僞？縱然在外國鬧了笑話，甚至犯洋法，坐洋監，誰又來追究既往？當時國內外學生品流之混雜，國內學校內容之不齊，今日中年以上的教育界人士類能言之，筆者豈敢捏詞誣謗？

西諺說，每朵黑雲都有一道銀色的邊緣。在民國初年混亂的教育狀態之中也不無一些收穫。政府放任，即是學校於學生自由。有些人濫用了這個自由，另外一些人却從自由中得到進步。正因爲政府沒有用死板細碎的法令規章管制教育，所以學校和學生可以在自由競爭的環境當中各求長進。壞學校誠然因有壞學生照顧而存在，好學校也能吸引好學生而聲譽日隆。這些學校在錄取新生的時候不受證書名額等的束縛而以投考成績爲主要的標準。這些學生憑仗自己的學力去投考，證書是沒有關係的。這樣的放任辦法無形中鼓勵學生致力於學業本身而不注意於外在形式。因此在較好的學校當中便養成了好學的風氣。批評者雖然說那時候的學生過於「讀死書」，不大關心社會和國家的實際問題，然而一般人讚許的「五四運動」就發生於這個時期。今日五十歲上下在社會或政府中知名的人士多是那時候的中學生或大學生，也就是放任政策的一部分產品。而且，就教育的觀點看，專心求學不能算做不好的風氣。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教育政策起了重大變化。政府根據訓政時期的原則，鑒於放任政策的流弊，採取了統制的教育政策。施行的經過，國人多耳熟能詳，不必於此追述。施行的結果，筆者認爲也是得失相參（縱然不至於得不償失）。時賢指摘統制政策，持論或不免過度苛嚴。例如有些人忘記了抗戰所引起的困難，無意中把一切罪過都算在這個政策的帳上，這不足以令人心服。平心而論，統制政策糾正了以往的若干病態，也引起了一些新的缺點。

第一個顯見的缺點是政府對於教育的管導過重形式的整齊而忽略了內容的發展。各學校的課程、院系、考試、證書、校曆等事都由政府規定、核發或核定。政府對於各校學生的眞正程度却缺乏有效的考核或獎進方法。就是形式上的統制也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其中原因之一便是政府的法令頗有窒礙難行之處。例如政府規定各大學課程應有期終大考和期中小考。各教員應將考卷交校存查。其用意顯然在防止教員怠職或濫定成績。殊

不知大學的課程有些宜於隨時測驗，有些宜於自發的研討。考試不一定是評定成績的妥善辦法。攷試的卷子應當由教師批閱後發還學生，讓他們知道得失所在，俾求改進。在校的試卷誰來在看？存查云云不過爲學校添一大堆廢紙。又如前幾年政府勵行中學畢業生會考制度。其用意雖在考核中學的實際程度，而其施行却有困難。有些不長進的學校到了學生將屆畢業的一年便改辦教學的常軌而策動學生致力於應會考的準備。它們有時候竟會把「畢業班」學生的分數一體提加，以便與會考分數合併核算以後多得「及格」的機會。會考的題目縱然十分審愼合理，但各校教員授課的側重點（甚至內容）每有歧異。因此應考生的答案不一定就表示他們的實際的程度。政府要考核各校的程度爲什麼平日不妥愼監督或嚴加獎懲？既准許學校讓學生結業，却於結業之後舉行「勞民傷財」的會考，似乎有失情理之平。會考之後政府對成績低劣的學校既少有效的懲罰，對成績合格的學生又無升學的保障，徒然使成千成萬的學生在炎天暑氣之中連應三考（中學畢業，教廳會考，大學入學），眞不知所爲何來。至於會考中舞弊賣題等流言，雖然未必果有根據，但其貽惑耳目，敗壞人心的影響足以抵消會考可能得到的任何利益而有餘。又如照規定，中等學校畢業證書由教育廳核發，大學畢業證書由教育部核發。這個辦法在本身上倒沒有重大的錯誤，但可惜政府的辦事手續往往過於遲緩，學生畢業了一兩年，甚至服務了一兩年，核發的證書方纔到手。各校爲顧全學生升學或就業的機會起見，祇有先行發給畢業證明書。其結果就是核發的證書有時幾乎無用。讓初離學校的青年親身體驗到政府辦事的缺乏效率，這不能說是良好的教育影響。

政府統制留學生的公費自費考試較有成效。但可惜達官貴人們的少爺小姐，和放任時期的平民、或富家子弟一樣，不須經過考試就能到外國去進大學或中學。從前放任的結果是混亂。現在統制的結果是不平。不平的統制也有敗壞人心的反教育作用。

統制政策的第二個缺點是當局注重黨化而忽視了推行黨化教育的必需條件。執政黨想用種種方法擴充維持自己的勢力，是可以原諒的一件事。在國民黨訓政期間推行「三民主義的教育」也是極自然的一件事。如果推行得當，把孫先生的學說普及全國青年，未嘗不是奠定民主憲政基礎的一個途徑。但可推行這個政策的人注意於排斥異己而不十分努力於健全本身，着眼於黨化的形式而不措手於教育的內容。例證隨處皆是。依照政府的明令，各學校舉行紀念週，大學裏要設黨義（後改稱三民主義）的課程。根據黨部的密令，各校內不容「異黨」活動或立足。全國私立學校沒有公然違背這些命令的。然而實際上的效果却不見佳。「異黨」或不同情的教員被排斥的確不乏其人。延攬入校的「本黨」教員却不一定有夠水準的學術品行。其中有一部分對於教育工作本無興趣，他們爲了博取資格而走進學校（大學教授有簡任官的銓敘資格）。然而走進學校也要資格。他們有時候能夠僞造資格。筆者曾親過一位黨員教授，他雖曾由黨部資送某國留學，自稱得有學位，但考其實際不僅西文不通，中文也未能清順。在講堂上東拉西扯，不知所云。學生喜其給分寬大，學校當然不加追問。一般黨籍教員往往對學生的學業放鬆，對黨務的推進加緊。祇要學生「加入」，成績雖差，可以及格，將來出路還有保障。結果是入黨的學生不一定好學，好學的學生得不著學校的鼓勵。學校的好學風氣也就逐漸淡薄下去了。黨化教育推行不善，竟至發生了反教育的影響。有一位國民黨的教育家曾對筆者說，我們要先能「教育化黨」，然後才能「黨化教育」。這眞是一針見血之言。可惜一般推行黨化教育的人沒有他這樣的認識。

因爲本身條件不夠，黨化教育的一切措施都難於收效，致黨義或三民主義的教員不一定有博雅的學術或眞誠的信仰。上堂開講往往是照本宣科或信口開河。對於這樣的「黨八股」和「黨雜碎」，學生很少發生興趣。師生間彼此心照，大家鬼混。至於紀念週——如果不嚴格點名，不嚴格執行缺席處罰，學生很少自願出席的。唱黨歌，念守則，讀遺囑，多成了缺乏精神作用的死形式。如此推行黨化教育，恐怕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無論統制政策的成敗如何，在當今憲政的前夕，我們的教育政策又到了一個亟新改定的關頭。憲法基本國策章中教育政策的規定雖然空泛，但也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第一五八條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第一五九至一六一條規定普及教育的政策。第一六三至一六七條規定保障和獎勵教育的政策。第一六二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從這些條文看來，似乎憲法所採的仍是統制的政策。但一加分析便可以知

道它和訓政時期的統制政策大有區別。教育文化機關雖然依法要受政府的監督，然而按第十一條的規定，講學自由是人民基本權利之一。一切憲法保障的自由除了在妨害他人自由或社會利益秩序等條件之下以外是不容政府干涉的。任何政黨的黨化教育都有違憲法的精神。

具體地說，政府應該如何監督教育，是一個極重要的待決問題。筆者認爲參證以往的經驗，斟酌民主的精神，依據憲法所定的政策，政府的監督範圍應當以儘量縮小、不應當以儘量擴大爲原則。監督的方式應當以積極獎進、不應當以消極限制爲原則。

教育文化本身是一個前進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發展。在正常情形之下，一個國家的社會及政治生活都從文教發展當中獲得方針與進步。爲了防止教育誤入歧途並協助工作推進起見，政府誠然應當對它酌量監督。然而過度的干涉會使教育的生機枯竭，其弊不可勝言。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理由。發展自治精神是憲法規定的一個教育目標，保障講學自由是憲法賦與的一個人民權利。自治精神祇有在學校的自動自主生活當中培養。講學自由祇能在教師自操自決條件之下存在。因此政府對於教育機關的監督應當避免干涉課程教本的內容，教員的思想以及師生的生活。國家把教育的責任交給學校，交給教師，而向他們責取應有的效果。這才是合理的監督。越出這個範圍的禁令便是煩擾的干涉而不是合理的監督。在煩擾的干涉之下想達成發展自治精神的教育，正如古人所謂緣木求魚。這是第二個理由。監督的作用在於防止誤入歧途。這可以採取兩個不同的辦法。一是封閉旁門，二是開啓正路。後者較前者爲易行而有效。教育當局可以在不侵害講學自由、學校自治的範圍內，用適當方法去疏導學術潮流，使其大勢趨於合宜的方向。這略如大禹治水的妙用，不在築堤遏水而在因勢利導。這不是「統制」而是用獎勵來引導。政府祇要積極提倡合乎國策的教育文化工作，多數的人自然會趨向於這些工作。政府認爲不重要、不需要、甚至不當有的工作也不必加以限制或取締。從事者自然不會衆多，讓少數人去做這些工作，決不會發生重大的禍害。何況政府認爲不需要的工作，事後却可能被發現是很重大的貢獻。科學史裏不乏這樣的例證。這是第三個理由。

總之，發展教育最好的方法是把地方自治的原則應運到教育機關。我們可以稱之爲教育自治的原則。依照這個原則，政府應該免避干涉講學內容和學校生活。

講學內容和學校生活都不受干涉，政府監督教育之權豈不太小？假如師生中有了不道德或不合法的行爲，政府也不加干涉嗎？

先就法律說。學校裏的師生都是國家的人民，他們同受法律的保護和制裁，却並不享受法外的特權。他們如果有了犯法的言行，祇要他們有法律上的行爲能力，司法機關應當加以法律的制裁。這是司法機關職權範圍內的事，不是教育範圍內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認清這個界限，有時越出法律範圍以外直接或間接干涉師生的生活，到了學生有違法行爲（尤其是羣衆的違法行爲）的時候，却又不能讓司法機關執法以繩。這種辦法不但不能發展國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養成了一些青年蔑視法律的習慣。（社會人士稱强橫的軍人爲「丘八」，稱放恣的學生爲「丘九」，不爲無因。）這是必需糾正的。學校在平日要培養守法的習慣。教育當局雖然不干涉師生的犯法行爲，自有司法機關負責追究。學校不會因此而至於無法無天。

就道德說，政府誠然不能坐視師生的人格淪亡。然而生硬的干涉手段是無補於事的。古代哲人和近世教育家多認培養道德的有效方法不是干涉或口說，而是潛移默化，以身作則。如果師長、家庭、社會和政府的榜樣太壞了，當局者縱然三令五申，以行善相勉，青年人還是難於接受的。至於强制賞罰的方法，尤其重不過收到「免而無恥」的效果，不足以啓發學生的人格自重心理。一位任中學訓育主任的朋友曾告筆者，某公的兒子在他任職的校內求學。這個家境優裕的學生，平日既不讀書，行爲也極放縱。訓育主任向他作一次最懇切的勸導，以他父親的崇高地位和盼子成器的期望爲說。他却很直率地答復「不提父親也罷了，他平日貪賦任法，荒淫無度，還能够管我嗎？」這位訓育主任可算是失敗了。但失敗者不祇他一個人。一般的學校儘管設置訓育主任或訓導長，儘管用記過或開除的方法處分學生，儘管高談正心誠意的大道理，許多學生還是行惡犯規。這不僅是人的失敗，也是法的失敗。道德生活不是在統制政策之下能够生長的。

筆者認爲教育當局必需用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去推行教育政策。部長與長們都應該有教育者的風格（略如黃梨洲所謂詩書大之氣）和尊重學術的誠心，以爲全國或一省師道的倡導。師道果能尊嚴，學術果能見重，多數的學生自然會潛心向學。潛心學術的人是不會向於違法背德的。少數犯法的師生會受司法的裁判。少數背德的師生會爲衆議所不齒，也不能發生敗壞風氣的影響。政府又何必干涉講學內容和學校生活呢？

因此筆者主張我們今後應該用教育機關自治的原則去推行國家的教育政策。這樣才能够避免放任政策與統制政策的缺點。

# 雞蛋直立的故事

戴文賽

雞蛋可以直立嗎？你看見過人人把雞蛋站起來沒有？你自己試過沒有？

一定有許多人聽見過哥倫布站雞蛋的故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回到歐洲，有一次在好些人面前報告他發現美洲的經過。有些人很刻薄地譏諷他：「發現一個新地方有甚麼難，有甚麼了不起，誰都會做這種事。」哥倫布請人給他一個雞蛋，對在座的人說：「你們中間那一位能把這個雞蛋垂直站起來？」沒有人敢去試。哥倫布便拿起雞蛋，先在桌上敲破一端，然後使雞蛋在破的那一端站起來。又對大家說：「這不是很容易嗎？知道了怎麼做便甚麼事情都是容易的。」在德文書裏也可以讀到這個故事，不過有一點不同，根據德文故事的說法，哥倫布不是先把雞蛋的一端敲破，而是先撒點食鹽末在桌子上，然後把雞蛋站在鹽末上面。

這個故事表示哥倫布之前，在西方還沒有人不用任何巧計就把雞蛋站起來過。哥倫布是在公歷一五〇六年去世的。四百多年來在西方也似乎沒有，或者極少人曾經站過雞蛋。要是有好些人站過雞蛋，書裏一定會有記載，口頭也會傳下來。

我國古書提過雞蛋可以在立春日直立。據說我國各地好些要巫術的人也常把雞蛋站起來，使人相信他們有一種一般人所沒有的能力。作者個人從前都沒有看見過雞蛋站起來，也未曾聽見任何年長的親友提起過這件事。前年（一九四五年）立春日在重慶，宣傳部裏一位姓楊的職員站雞蛋給外國人記者看。全重慶馬上有許多人也試站雞蛋，中國人外國人都試。大多數的人都站成功。不只立春日能站起來，三個星期以後也可以站起來。滿城風雨，很快地就被外國記者傳到外國去。那一年三月或四月裏，美國「生活」畫報登出相當長的一篇文章，描寫重慶人士熱狂站雞蛋的情形，還登了許多照片。許多別的雜誌和報紙也都登載這件事，因而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大科學家愛因斯坦的名字也常被牽連進去。

去年立春日作者在昆明那天早晨在報上第一次看到雞蛋在立春日可以直立的消息。當下午五點半鐘回到住所，看見幾位同住的人坐在洋灰地板上站雞蛋，已經有八個雞蛋站起來了，好像一隊穿白制服的矮子軍。這還能夠不相信嗎？哥倫布當年怎麼不這樣子試一下呢？何必使用巧計！作者自己也參加這個站雞蛋的遊戲。先檢起一個肥一點的，以為矮點胖點的也許容易站些。試了十分鐘，還是站不起來。以為自己手法不夠穩，耐性也不夠；幾乎想棄權。可是看到別人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聽到一次又一次勝利的歡呼，便鼓起勇氣，再接再勵。換了一個瘦長的雞蛋。這回竟在兩分鐘之內把它站起來，高興得拍手歡呼大跳起來。從前以為不可能的事，現在做出來了，能不快樂忘形嗎？接着又很快地站了一個。那天大家一共站了三十幾個雞蛋。以後幾個月，作者還站了好幾次雞蛋給朋友看，證明不一定要在立春日下午五時至七時之間才能夠把雞蛋站起來。

立春日是二十四節氣的第一個，意思就是每年春天差不多在那一天開始。在陰曆裏，立春日沒有很固定的日期，可能在十二月裏，也可能在正月裏。根據陽曆，立春日總在二月四日左右。每年春分日幾在三月二十一日。春分點就是黃道（地球繞太陽的軌道）和赤道相交的兩點之一。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太陽從赤道之南經過春分點移到赤道之北；九月二十日，太陽從赤道之北經過秋分點移到赤道之南。把春分和下一個春分相隔的時間分做二十四部分，每兩部分交界就是一個節氣。在立春日，太陽正在寶瓶宮內。實際上在我國每年立春日天氣還是很冷，在華北東北蒙古新疆一帶，在那一天可能還會下大雪，說它是春天的開始未免太早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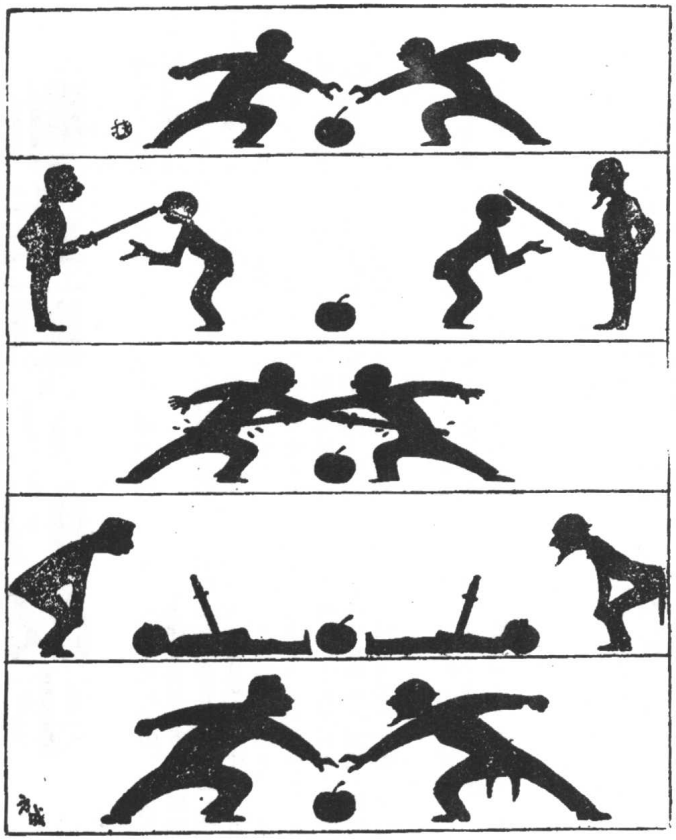
地球繞太陽的軌道是橢圓形的，太陽在兩個焦點的一個上面。所以地球離開太陽有時候進一點，有時候近一點，地球最近太陽是在一月二日左右，離開太陽最遠是在七月二日左右。如果雞蛋在每年某一時期比較容易站起來，或者只有在那一個時期裏頭才能夠站起來，那麼若不是和太陽有甚麼直接的關係，就是和季節有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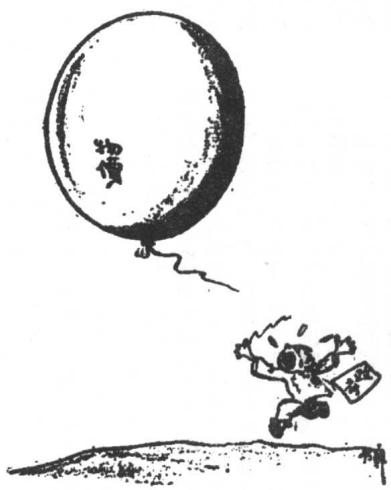
太陽的質量比地球大三十三萬二千倍，太陽離開地面一萬四千九百六十四萬公里，地球的半徑（就是地心離開地面）等於六千三百七十公里。從這些數字可以算出：地面上任何物體受地球吸力的影響比受太陽吸力的影響大一千六百六十倍。每年太陽遠近的變化只等於平均值的百分之二，所以和雞蛋直立不直立這件事關係非常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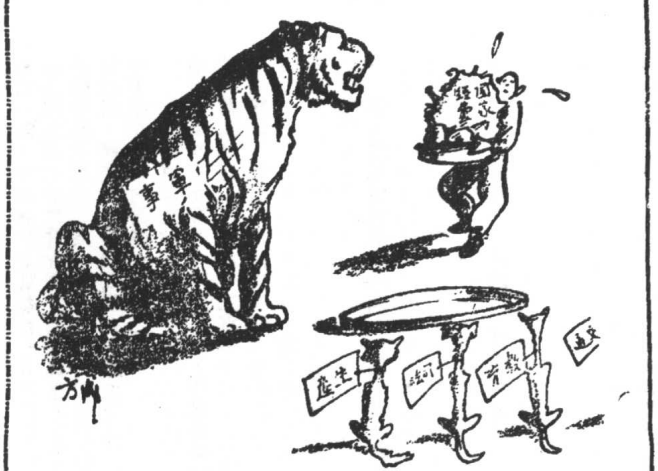
為甚麼雞蛋常是橫的躺在一個平面上呢？那是因為橫躺的姿勢是比較穩定的姿勢。反過來說，直立的姿勢是不穩定的姿勢。問題就是：這不穩定的姿勢是不是可能的姿勢？從前的人不去試站雞蛋，所以總以為直立的姿勢是不可能的，或且認為要得到那種姿勢是極難的，難到不值得去試。兩年來我國人先把這個普遍的觀念打破了，把這種不應存在的成見消除了。好多人都看見雞蛋直立起來了，好多人自己也使雞蛋直立起來了。好多外國人，好多哥倫布的子孫們，也都被我們中國人說服了，也都看見雞蛋直立了，也都相信這種事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容易的。

要使雞蛋直立，得先選一個很平的平面，如鏡子，光滑棒面，或光滑平坦的地板。如果地板是洋灰的，或繡磚的，那就不怕有人在地板上走動。如果地板是木頭做的，尤其在樓上的話，便不可以有人走動。站雞蛋的平面如果稍為震動，雞蛋便站不起來。站的時候，最好用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和左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這四個指頭輕輕地支持着雞蛋。然後輕輕把雞蛋前後左右移動，常常試把四個手指挪開，看是不是已經移到了那所要找的位置。到那位置的時候，手指雖然挪開，雞蛋還是站着，那你就得到一次成功了。若是沒有人動它，沒有風吹它，平面繼續不震動，那麼這個直立的雞蛋可以像不倒翁一樣繼續地站着。有事候站起來的雞蛋並不太直，而是稍為傾斜，好像義大利比薩城的斜塔。用物理學的話講出來，只要雞蛋的重心在經過雞蛋和平面相接觸的（下接二十二頁）

# 觀察漫畫







觀察通信版

# 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任職兩年多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氏，這次終因金潮事件，被迫辭職。這次的黃金風潮，雖然發生在上海，却刺痛了中樞神經；彷彿若干年來，任何大事都沒有這樣大的震動，只有三十三年底日軍動搖貴州時，重慶的政策才可與之比擬。「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發布以後，南京的市面和政局略爲平靜，但這與其說是這方案的見效，不如說在感情衝動以後天然的委頓一陣子呆爲近情。目前一般投機家尚摸不清這個緊急措施將嚴厲到什麼程度，都在按兵不動，靜觀風向。而一般日用品的市價，在方案發布以後，仍在緩緩上升。

## 外滙黃金都快完了

傅斯年在參政會和各刊物上抨擊孔宋的怒吼，雖未指明投機者是誰，却容易令人把金潮聯想到豪門資本上去。這聯想本身是絕無根據的。但有兩件事情，可以證實這個「聯想」。第一件是政府的外匯確已快完了。政府的存金也快要用盡。所以那些大量收買黃金美鈔的人，如果只說他們是投機性質，那就未免令人覺得其眼光之正確，簡直比X光還厲害。這是近乎不可能的。剩下來可能的解釋，則是除非他們確實知道政府經濟內幕，然而此種知識，決非通常所謂道聽科學的，如國際化學會議，生物學會議等）東邀中國參加。中國已經照邀，並由教部與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推定出席的人選（十兩），而美鈔則定至一萬二千對一之高。在這方案之前，大家都記得黃金曾由中央銀行以七百幾十萬的高價拋出過，美鈔的掛牌則爲三三五〇。換句話說，即以前最高拋出價百分之六十左右，而把美鈔提高爲百分之三百。黃金與美鈔之如此比例，也是百千年來未有的現象。這原因，據說也是有政治鬥爭性的，因爲：「宋氏集團多美鈔，孔門家族饒黃金」。如果這話是眞的，但打了一個多月，國軍雖然推進了不少城鎮，却始終沒有找到共軍主力。正如你要打鬼，並沒有鬼；你不打它，它却在前後左右。拳頭打在棉花上是顯使英雄苦笑的。然而神話却來了。煙火擊落多少飛機啦，蘇北損失二百尊大出口？不錯，抗戰時期猪鬃、桐油、錫鎢礦產有的是。可是這些東西都在內地，滇江是少得驚乎沒有的。一個最好的砲兵團至多只有三十六個砲。現在的內戰不至有同，却忙着運兵「截亂」，而且還要着實繼續忙下去的；誰也不知道長江水運，何時能通，而內地礦產，又早已或停或減。所在說來說去，還是一個內戰問題。

## 內戰中的種種神話

這個內戰，眞打得踐踏。有人認爲國民黨之打共產黨，有點像打鬼，所以神話也特別多。上月共軍大事宣傳的蘇北攻勢，也頗使南京震動，但打了一個多月，國軍雖然推進了不少城鎮，却始終沒有找到共軍主力。正如你要打鬼，並沒有鬼；你不打它，它却在前後

## 每逢緊急主席親巡

在最近幾次的大戰之中，每逢前線緊急，蔣主席必親往一次，也許還該說，每逢蔣主席到前線重鎮，必乘微着已有及將大事宣傳的蘇北攻勢有重大變化。已有的變化是小敗上的質的，也頗使南京震動，軍雖然推進了不少城鎮，却始終沒有找到共軍主力。正如你要打鬼，並沒有鬼；你不打它，它却在前後

## 抑金扶鈔傳亦微妙

上文所說可以幫有出席廿七日宋院長招待參政員的茶會，不能說是無因。

（附帶說一句，

#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

## 台胞恢復中國國籍，美國尚未完全同意·
## 台銀騙案牽連頗廣，匯率提高久遭擱淺·
## 農民過節下鄉慰勞，糧食問題逼出行動·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台灣通信）不久以前，因南京中央日報臺北通訊「臺灣人愿獨立」一文，引起過國大台灣代表發表聲明。最近又有一個更爲刺激的新聞，卽外交部函覆臺灣國大代表，關於臺僑身份一節的公文，原函摘錄於次：

臺胞，大爲驚訝。原來「臺灣人的地位尚未決定！」「臺灣人的國籍需要美國同意！」在這前後，上海大公報發表了蕭乾的「冷眼看臺灣」一文，也提到了「臺灣將成爲中國的愛爾蘭？還是內向爲中國的一肢？」的問題。這使我們同懷到美國生活各該駐在國政府，臺生錯誤報導的消息，他說臺灣人時思獨立

黃代表國齊請轉金體臺灣國大代表勳鑒。上年十二月廿日大函敬悉：所稱在日本南洋各地臺胞，常被本國外交官及當地政府歧視一節，查自臺灣光復後，本部卽電飭駐外各使領館，將臺胞視同舉僑，一律加以保護，並照會大權限的民官制。長官也要堅持經過三年的訓練。主要的理由是說「台灣沒有政

申國國籍，前得英方答覆稱，於對日和約未簽訂前，將臺胞視同友邦人民待遇，美國政府對臺僑正式恢復中國國籍，亦未完全同意，正在交涉中就未必自絕於中國。然而台胞對此一問題的看法，我們估計已有若干轉變。他們說：「爲謀台灣人的福利，爲謀整個民族將來的繁榮，我們的國籍問題，是決定於我們自身，是由六百五十萬台灣人民的總意來決定。……」

政治是最現實不過的東西。我們現在分析一切阻止台胞政治上傾心內向的因素：第一，中樞賦予臺長官的民官制。長年的訓練。主要的理由是說「台灣沒有政

，要受美國或日本的保護。台胞對於此一報導，時時加以嘲諷。依我看，台胞對目前政府措施，由不滿意到痛恨是事實，但用總督制有什麼區別？這問題，心理的因素比政治的因素大。其次，台灣在言論出版及其他方面，很少自由。政軍高代辦了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的新聞事業。青年出版，幷十萬台灣人民的總意來決定。……」

政治是最現實不過的東西。我們現在分析一切阻止台胞政治上傾心內向的因素：第一，中樞賦予臺長官的民官制。長年的訓練。主要的理由是說「台灣沒有政

胞以不愉快之感的，便是中樞對於台灣，幷不是用同等的眼光來衡量，一如對其他省份。最直覺的看法：這與日本在台灣採用總督制有什麼區別？這問題，心理的因素比政治的因素大。其次，台灣在言論出版及其他方面，很少自由。政軍高代辦了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的新聞事業。青年出版，幷十五日彭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中有人提出此點相詢，記者沒有聽見他正面否認，祇說報紙可以證明，三五日後自見分曉。但這種問答，在南京的報紙上是看不到的，雖然也不譴言「經濟路

，友軍之間，有意的無意的缺少連絡，不能互相學習作戰經驗。但配備兵力都比共軍爲強，所以只要有一個能通盤指揮的人一到，推進是可以操左券的。過去蘇北、魯南、皖北、豫南數次戰役都是如此。傷勝筋的是撲上去往往是空城。魯中之役，二月二十三日延安宣傳解決了七個師，俘李仙洲及兩軍長。戰蘇魯，士兵亦有厭戰的，且因久戰，無端息整訓機會。卽使弄了些重武器去，也未必會使用，而且流動性太大，甚至不好搬運。東北共軍則情形不同，自去年初夏施之類，人民將有一上並無大戰，從日軍那裏得來的武器乃至

兩側國軍轉進戰略上

## 東北形勢又告張緊

### 魯中的一波未平，東北的一波再起。

但在國軍方面，東北的部隊都是最精銳的，裝備既好，又無指揮不能統一之弊。中原戰場臨時調來增援的部隊，有湘、桂一帶的，方言與當地報紙均未記載，雖然以前飛徐飛鄭飛濟，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未刊登。共軍攻長春之戰相當猛烈，坦克、戰車、大砲均有，且其來勢正如前年蘇軍掃蕩日軍之技術精良。一般人對濟南外圍之戰覺得頗可放心，而對長春外圍之戰，很擔心。因爲共軍轉戰蘇魯，士兵亦有厭戰的，且因久戰，無端息整訓機會。卽使弄了些重武器去，也未必會使用，而且流動性太大，甚至不好搬運。東北共軍則情形不同，自去年初夏施之類，人民將有一上並無大戰，從日軍那裏得來的武器乃至

之有利地帶。」

### 又告張緊

### 魯中的一波未平，東北的一波再起。

但在國軍方面，東北的部隊都是最精銳的，裝備既好，又無指揮不能統一之弊。中原戰場臨時調來增援的部隊，有湘、桂一帶的，方言與當地報紙均未記載，雖然以前飛徐飛鄭飛濟，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未刊登。共軍攻長春之戰相當猛烈，坦克、戰車、大砲均有，且其來勢正如前年蘇軍掃蕩日軍之技術精良。一般人對濟南外圍之戰覺得頗可放心，而對長春外圍之戰，很擔心。因爲共軍轉戰蘇魯，士兵亦有厭戰的，且因久戰，無端息整訓機會。卽使弄了些重武器去，也未必會使用，而且流動性太大，甚至不好搬運。東北共軍則情形不同，自去年初夏施之類，人民將有一上並無大戰，從日軍那裏得來的武器乃至

技術人員，可以從容利用，從容訓練。哈爾濱又是富庶之區，不比魯中之貧瘠，所以今日在東北共軍之裝備與人數，事實上無法估計。

但在國軍方面，東北的部隊都是最精銳的，裝備既好，又無指揮不能統一之弊。中原戰場臨時調來增援的部隊，有湘、桂一帶的，方言與當地報紙均未記載，雖然以前飛徐飛鄭飛濟，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未刊登。共軍攻長春之戰相當猛烈，坦克、戰車、大砲均有，且其來勢正如前年蘇軍掃蕩日軍之技術精良。一般人對濟南外圍之戰覺得頗可放心，而對長春外圍之戰，很擔心。因爲共軍轉戰蘇魯，士兵亦有厭戰的，且因久戰，無端息整訓機會。卽使弄了些重武器去，也未必會使用，而且流動性太大，甚至不好搬運。東北共軍則情形不同，自去年初夏施之類，人民將有一上並無大戰，從日軍那裏得來的武器乃至

### 東北形勢又告張緊

### 魯中的一波未平，東北的一波再起。

但在國軍方面，東北的部隊都是最精銳的，裝備既好，又無指揮不能統一之弊。中原戰場臨時調來增援的部隊，有湘、桂一帶的，方言與當地報紙均未記載，雖然以前飛徐飛鄭飛濟，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未刊登。共軍攻長春之戰相當猛烈，坦克、戰車、大砲均有，且其來勢正如前年蘇軍掃蕩日軍之技術精良。一般人對濟南外圍之戰覺得頗可放心，而對長春外圍之戰，很擔心。因爲共軍轉戰蘇魯，士兵亦有厭戰的，且因久戰，無端息整訓機會。卽使弄了些重武器去，也未必會使用，而且流動性太大，甚至不好搬運。東北共軍則情形不同，自去年初夏施之類，人民將有一上並無大戰，從日軍那裏得來的武器乃至

夫！

治人才。」這使台胞最受刺激。台灣有完備的戶口登記，精確的土地測量，工業交通發達，衛生設備完善，教育普及，公民的訓練良好，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他們不應享受相當的自治。

在台灣，經濟上所受的壓迫，比政治上的不自由，更爲深刻。許多工廠喘息了氣，失業的浪潮打擊着每一個快要沉沒的人。物價的騰飛，購買力的低微，因而引起了一切社會的不安、貪污、舞弊、搶劫、淫佚和走私等問題。台灣現在正維持着一個特殊的經濟系統，採用着一個特殊的經濟統制政策，但此腳然并沒有解決她的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忍對台灣此一特殊經濟統制和系統加以貶辭，那末我們必然要歸之於行政的無能。使台胞最爲痛恨的事是專賣、貿易兩局貪污案件，至今將以不了了之。這一節言，即不能嚴格有效的統制或管理匯兌。匯率通常變爲兩種：一是法定匯率，一是自然或市場匯率。最近省營印刷廠廠長石礎峯親引咸，大法定匯率是一比三十五，而市場匯率是一比二十七八，如果利用裁定(Arbitrary)匯兌互相買賣(Reciprocal Sell or Purchase)方法，由台灣銀行匯出一千萬台幣到上海，就可得三億五千萬，再如說德國，德國的經濟統制，便是從控制匯兌了解決失業的問題。德國人民手中不得握有現金、外幣、在外國的投資和在外國的存款。申請外匯，需經過嚴格審查。國內則採用配給制，德國在第二次大戰前(一九三二)，外匯管制極爲有效。在日本投降前的台灣情形，生活水準比戰前降低許多，但經濟上也頗爲安定。我國政治上處處做效德國，但祇學了一個皮毛。現在的台灣，理論是完備的，執行起來，實在不少問題。單就台灣維持匯率一點言，即不能嚴格有效的統制或管理匯兌。管理匯兌另一條件是要管理區域內的貨幣價值不生變動；而台幣則似乎一直在膨脹。現在台幣與國幣的法定匯率是一比三十美鈔日幣港幣等等)莫不身價十倍，成爲投機和領導物價的先驅。匯兌到了山窮水盡地步，遂正式於一月二十九日起暫行停止內地公務人員和商業的匯款。嚴家淦處長，奔走京滬之間，一再與當局商洽提高匯率，并以土產品抵償向中央中國兩行卽時調節匯率，隨時視情況將台幣提高或抑抵，并且允許人民團體如商會等，參加審查申請商匯。這是否生效，問題還多。此外生產停頓，通貨膨脹，失業，儲蓄與投資的失衡，也是經濟上的主要問題。但如果國內沒有和平，中國經濟沒有出路，則台幣要維持一「特殊」的經濟系統和經濟統制，也是十分困難的。

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相并而存，相伴而生。月來米價續揚，政府抛售糧食，平抑米價的消息，苦口婆心的向鉅商地主富戶請求與政府合作，並

週末閒欄

# 婦女·女權

雷海宗

白一九一〇年各國婦女界代表在丹麥京城舉行婦女大會，爭取平等權利，並議定國際婦女運動紀念日之後，每年今日（三月八日），都爲各國的前進婦女所熱烈擁戴的節日。在當時，婦女運動尚未獲得傳統社會的普遍同情，許多人仍然敵意的相信，男女上當有別，認爲兩性能力不同，所以職責不同，因而與職責相關連的權利也不同。婦女運動者則認爲這完全是男子壓迫女子的自私自利說法，若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給女子同等的機會與平等的權利，事實當可證明女子的能力與成就並不亞於男子。兩種對立的說法都是理論，把理論付諸事實的考驗的，是第一次大戰。第一次大戰也是第一次的全民戰爭，只靠男子動員還不夠，至少一部份的女子也須動員，纔能支付戰爭的需要。女子除了不曾手執武器直接參加戰鬥外，前方後方的一切工作，過去普通認爲完全或主要的屬於男子的工作，在人手缺乏的戰時，女子都取代男子的地位，並且大體都能勝任愉快。事實最爲雄辯，過去太嚴格的男女有別的說法，至此已經不攻自破，同時各國對於婦女的戰時貢獻，也都無不感激。在事實的證明與感激的督促之下，歐美各國在第一次大戰後就都正式的承認了女權，除參政權的開放外，過去未實行或實行而不徹底的經濟權與教育權也都給予婦女。惟一的重要例外是法國，法國婦女是到第二次大戰後之一九四五年才獲得參政權的。今日歐美各國，無論事實上如何，在法律上與機會上，兩性是有同等的權利的。

至於中國，五十年來我們是一向在極力的追隨近代潮流的，女權運動在清末已經開始，到一五四一以後很快的就爲輿論所接受，認爲已經不成問題。在抗戰之前，這種公認的見解已經形成法律的明文，法條中清楚規定，男女經濟平等，女子也享有財產繼承權。在家庭中夫妻平等，組成家庭的婚姻也法定爲男女個個都有自由。政治平等的制度更爲清楚，在一切的選舉，被選舉，與政府任命方面，都不再有男女之分。最後，還有教育的平等，所有男子禁地的一般學校，由幼稚園到大學，都開放門禁，女子都可自由入學。若有不平等的話，現在是對男子不平等，今日只有不收男生的女校，而沒有不收女生的男校，當初的男校都已成爲男女兼收的混合學校。所以講法理，講制度，我們中國女權方面是最進步的；今日世界尚有落在中國之後的國家，沒有走在中國之前的國家。

但中國有一特點：就是這種進步的女權現狀是女並未大爭而就由國家立法規定的，其中也未經過像歐美各國婦女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的事實考驗。歷史上的任何權利，都是由鬥爭來，或是由工作贏來，得來太易的權利往往是不知如何行使的。抗戰前我們的制度雖管完善，然而鄉婦對此不感興趣，並且根本不知何謂女權，連城市中比較有知識的婦女，真能利用法定的女權的，也只是極小的少數。這種法律與事實脫節的現象，部份的已由八年的抗戰加以補救。抗戰之在中國，有如第一次大戰之在歐美，對於婦女是一個考驗，並且兩次都是成功的考驗。一向與男子並肩操作的鄉婦，可以不論。城市的婦女，在抗戰之前，愈與近代潮流接近，愈有成爲有閑階級的危險；雖或不是多數，但相當大的少數的中上階級的城市婦女，往往只知享受近代婦女的權利，而未知善盡近代公民、主婦、或職業者的義務。這或者是我們過度追隨潮流與女權得來太易的結果。但這個一時的特殊現象，已都爲八年抗戰所打破，戰前城市的中上家庭，大多成了最受經濟壓迫的家庭，過去有閑的貴婦都變成有忙的主婦，原來僕婢的責任都由主婦一人承當，有的主婦在管家育子之餘，還在外担任半時甚至全時的職業，以給家用。因中國整個機構的不良，在與戰事直接有關之面雖未能動員女子，但一般城市婦女在後方維持社會的無形貢獻，是此次抗戰史上應當大書特書的一筆功勞賬，戰前立法的女權條文，中國的婦女已用八年的淚與汗證明爲她們分所應得；假定戰前沒有此類條文，戰後的今日也非加定這些條文不可。同時我們也相信，過去不知利用女權立法的婦女，在鍛鍊成熟的今後，也必能盡量利用。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提出，請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女權已爲普世所公認的今日，所有的人，包括當初最激烈的婦女運動領袖在內，漸漸都知道過去的女權運動雖免有矯枉過正之處。過去好似是凡屬男子所作之事，每一個進步的女子也非去作不可。我們若把這話反過來講，說凡屬女子所作之事，每一個進步的男子也非去作不可，我們立刻就可看出那是如何的感情用事的見解。在機會平等之下，不分男女，每人各盡才力，各盡職分——這可說是今日文明世界的公認原則。在這個大原則下，許多舊的觀念仍未陳舊。例如「賢妻良母」，本是婦女所最不要聽的名詞，但在今日女權運動最成功的兩大強國，代表資本主義的美國與代表社會主義的蘇聯，都不約而同的推崇賢妻良母，蘇聯對於兒女衆多管家辛苦的婦女，並有正式的獎勵。眞正講來，人類文化的需要賢妻良母，也正如需要賢夫良父；作一個賢妻良母的困難，也不亞於作一個賢夫良父。歪曲的賢妻良母作不得，正常的賢妻良母是每個女子的責任，正如正常的賢夫良父是每個男子的責任一樣。因生理的關係，賢妻良母可以成爲專業，賢夫良父不必成爲專業。這也不是說每個女子非專於賢良不可，一切皆可聽機會，才力，興趣的支配，不可懈怠，也不必强求。能夠如此，恐怕是婦女運動的極境。

我們只聞有婦女節，而未聞有男子節，可見婦女節，當是一時的現象，而非永久的現象。婦女運動的終極目的，應當是不再需要婦女節。我們上面所講婦女運動的極境，在任何國都尚未完全實現；一旦那個境界成爲事實，我們每年三月八日將無需再努力於女權運動。願國際婦女界謀求那一天的早日到臨！

# 觀察文摘

## 保障人權

宣言者：朱自清　向達　吳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陳達
陳寅恪　許德珩　張奚若　湯用彤
楊人梗　錢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平市清查戶口，發動警憲八千餘人，分八百餘組，午夜圍入民宅，肆行搜捕，據平津二月十九日各報記載：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人，連同前數日已入陷囹圄者共兩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者如中央警官學校王云相教授，北平書籍符定一，行總平津分署組長于汝祺女士，中外出版經理社經理張亦風夫婦及店員三人，牙醫師朱硯農博士，前協和醫學院大夫蔣蓮圖博士，師院附小女教師二人，以及華北學院學生三人。並據當局表示：尚擬繼續搜捕。當初政府公布憲法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甚至頒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釋放千餘人，今反以清查戶口之名，發動空前捕人事件，使經濟上已陷水深火熱之市民，更增恐懼。同人等為保障人權計，對此種搜捕提出抗議。並向政府及社會呼籲：將無辜被捕之人民從速釋放。至其確有犯罪嫌疑者，亦應從速依法移送法院，並保證不再有此種犯人權之舉。」

## 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

原講者：馬寅初
講演處：上海錢業俱樂部
原刊處：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匯報

黃金本該集中歸為國有，可是政府過去自己弄錯了，將黃金早已散開，現在再要集中，實是很困難的事。

散在民間的黃金，集中像不容易，如何集中？用什麼來集中？若用鈔票，愈發愈多，誰要？不過黃金雖然不易集中，但用途很大，因為用途大，所以人人要保持，不容易集中。你們聽來好像我破壞政府的政策，我以為黃金倘使真集中在政府手裏也算了，倘使一轉、二轉、轉到私人手裏，又何必？以前從美國來的黃金，倘使集中在中央銀行，他們拿不走的。但是一經分散，一批一批的賣出來，賣、賣、賣，賣到他們手上去了。現在中國的情形，黃金已經集中在幾個人手中了，在多數的人手裏的少量黃金，不必再送給他們。現在黃金四百八十萬，將來一千萬，兩千萬，四千萬也可能。因為黃金能夠保持價值，所以有黃金的人千萬不要賣掉。理由很多，略舉於下：

第一點，中國是農業國，是靠天吃飯的，如果年成不好，無法可想；雖說人定勝天，荒年終不能變熟年，一年成不好，進口貨源源而來，無出口貨去交換，入超甚大。例如桐油、茶葉、生絲、豬鬃可以出口交換，外匯不會少。如果受年成影響，出口少，外匯頭寸不夠，這時候黃金的用處就大了。中國幾乎年年入超，以前還有僑匯補充，現在南洋受了戰爭影響，僑匯也一敗塗地，一時僑匯沒有恢復原狀的希望，所以進出口的差額必很大，祇有用黃金和美鈔來彌補。這兩種東西將來大有用處。

第二，農產品的價格容易波動，因為工業國據用弱國的農產品，所以有「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口號。美國是工業國家，同時也是農業國，有許多東西不一定需要中國貨，而某些場合，中國却非用美國東西不可。例如機器、鋼軌、通訊器材、汽油、電器材料等等，自己不會做。你說我們有棉，美國有更好的，長纖維的棉花。你說我中國有參，美國也有。桐油雖然不如中國的好，不過也種桐樹，而豬鬃，他們有人造豬鬃，所以他們不必定要用我們的。但我們若不用他們的東西，就不能工業化；例如宜昌水閘，需要一百四十一億美金，並聘請了薩凡奇博士。一種東西他要的時候，可以值四萬萬，他不要，就會殺價二萬萬，故外匯頭寸就短了二萬萬，又要用別的東西去彌補，就用到金子和美鈔了，故將來金子和美鈔的用途很大，此時不要放手。現在錢莊收買美鈔，硬分幾等，第一等為新票和連號，價格最高，頂舊的票價格最小。其實，美國也用舊票，而且見了新票反而不信，防是假票，見了連號，就知道你是通貨膨脹了，在美國需要用的時候恐怕還是舊票好。

第三我以為在今後的五十年內，外匯管制不會取消，不但現在的政府如此，即如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新人上台，外匯管制也不會取銷。你們可知道，美國和中國的情形相反，美國生產太大，消費不足，所謂消費不足的經濟學，獎勵快快用。中國生產不夠，不能鼓勵消費，倘使有人說：「快快用」，實是發瘋！現在人民都苦之極，要消費，沒有東西可以消費；要節省，也沒有東西可以節省。農民連種也節省了，一根草也節省了，這能節省什麼呢？只有有錢的能夠節省。發國難財、接收財、勝利財的都有錢，這班人若是把他們的錢拿到外國去換生產品，去換機器、鋼軌、車頭、電氣器材，那末中國就能工業化。怎樣才能辦到呢？外匯必須照舊管制，不准有錢的人用錢向外國購買奢侈品與消費品，因此聯合政府成立之後，仍舊要管制外匯，否則資金就會逃到外國去買各種奢侈品，如抽線電、新式冰箱、或是買很漂亮的活動房屋。外匯既然管制，因此需要黃金和美鈔，金子一定漲價。外匯管制需要實力，沒有力量如何管制？譬如一個人有一担米或是兩担米，而我有一萬担米，當然由我來定價錢。現在中央銀行出四百八十萬收金子，以前他六七百萬賣出，一出一入，賺得很多。金子在他手上，有什麼辦法呢？希望諸位不要把金子美鈔拿出來，等新政府成立以後再拿出來，因為現在拿出來，換來的就是軍火，內戰不止，殺人盈野，一切犧牲全歸人民負擔，而坐享其成者祇是四大家族。千萬不要做傻子！等到和平到來，才拿出來，去換生產器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準。

第四，有了外匯可以買黃金，有了黃金可以買外匯，兩者是互通的，不過有點分別，黃金買外匯容易，外匯買黃金不容易。黃金集中在美國，美國人把黃金賣給政府，但是用鈔票向政府買回黃金，不給。如果中國的局勢將來有了改變，利用外資建設，例如宜昌水閘，定期九年完工，每年完成九分之一，假如到了第六年，他忽然不借了，成功了一半，死不死，活不活。從前德國就吃過虧，希特勒上台之前，一九二三年起，美國借款給德國幫助建設，到了一九二九年，忽然不借，德國的工程都已動工，登能半途停工，故德國沒

法，只能統制。你不來，我自己設法，我有外匯。因此外匯一定要管制，那時候黃金美鈔就有大用了。

第五，英美有短期資金流通，例如美國利率百分之三，英國百分之四，那末資金就流向英國去，反之亦然。流來流去，可以活動，可以借。中國不興；中國按月十五分，美國按年只有三分四分，以利言，豈有不來之理？不過跑了進來，跑不去出了，豈不糟糕！英國存金少，稍稍提高利率，美國資金就會流來，中國雖然很高，但不安全，美國資金決不會來。因為我們不能利用英美的游資，所以需要先有準備金，故黃金和美鈔不能隨便消耗掉。

第六，中國一年到頭總有事，民國以來到如今沒有過休息，真正的民主政府在短期內難得成立，政治經濟上一有問題，游資就要逃走，近的逃香港，遠的逃美國。中國既不安全，外匯又不管制，資金容易逃走，故黃金美鈔，將來一定奇貨可居。

第七，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美國曾經發生經濟恐慌，預料這次的恐慌更大，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八百億美元，戰後已增至一千四百億，生產力更大，恐慌自然更大。所謂「富足中有匱乏」，在美國已成為一種俗語。上次恐慌中的「麵包線」——大家排了隊換麵包，像中央銀行兌金子一樣，有股票債券的，因公司關門，有什麼用？有地產也不能出賣，不能換飯吃。在恐慌中，生產過剩，購買力弱，中國的絲茶就不能出去，市價也要跌，中國也跟着美國起恐慌。不但如此，美國因生產過剩，他的東西要到中國來傾銷。中國受兩層壓力，一面出口貿易減少，一面進口貨物增加，外匯頭寸勢必銳短甚鉅。所以當局要先預備，這種時候恐怕不遠了。雖然我們不能硬叫絲茶出口，但對進口貨物不能沒有辦法使之不進來；外貨不進得來，外匯壓力就減輕了許多。現在滿街美國貨真不像樣，即聯合政府上台，也不免要受外國恐慌的影響，故黃金美鈔不要放走，將來的需要很大。

如果現在交出黃金美鈔，就換軍火進口；軍火進口不要緊，還要殺人。如果愛國，不要拿出來，他給你的法幣，不是他拿出來的，是機器、軌、軌、印出來的。你拿黃金美鈔換法幣，傻瓜，為了自己為了國家，都不要拿出來。如另有好的政府上台，而這個政府又真正能為大多數的老百姓造福，那時再拿出來亦不算晚。

（上接十五頁）那一點的垂直線上，雞蛋便應當直立起來。若是重心不在那條垂直線上面，地球對雞蛋的吸引力便使雞蛋倒下來，使它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裏，就是說，使它滾動下去。

去年初在重慶，有一位曾經在德國電學的我國科學家把雞蛋直立這件事用科學方法加以分析，做了好些實驗。他把日紅望在雞蛋上面，因而證明雞蛋和平面相接觸的地方並不是一點，而是一個最小等於兩平方糎的面積。至於為甚麼有人說雞蛋在立春日比較容易站起來，這位科學家是解釋的這麼樣：他說冬天的時候，雞蛋裏頭的東西可能縮小，站雞蛋的時候，蛋內上部可能有一個大一點的空的地方，這樣使重心往下移，使雞蛋比較容易站住。他說也可能雞在冬天所吃的東西和夏天不同，使冬天的雞蛋比較容易站起來。不過那時候在重慶有人把空的雞蛋殼也站起來。也有人把煮熟了的雞蛋也站起來。有人把電汀泡也站起來。上面提過，作者個人在過去一年內站過好多次雞蛋，也不覺得冬天比夏容易站些。真要解決這個問題，得有人肯花許多工夫，每年每星期都用兩小時的時間試把雞蛋站起來，站成功幾個都紀錄下來。這樣做了四五年之後，才可以決定到底是不是每年有一個時候雞蛋最容易站起來。

站雞蛋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去年初重慶人士對站雞蛋的熱狂被外國記者稱為 "A burst of sheer triviality"（直譯為純粹小事情的爆發，意思是把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鬧得滿城風雨）。不過這件小事使許多人得到了同一個感想，就是從前以為不可能或者很難的事，現在被發現為可能的，不怎麼難的。世上許多其他被人認為不可能或者很難的事，都值得耐心地試一下，已經試過的不妨再試一下，也許我們要發現那些事都是可能的，都是不太難的。

今年立春日又來了。各地人士又在站雞蛋了。這沒有做過這個好玩的遊戲的讀者可以乘機會試一下。今日我國和全世界都有許多還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個時代需要多幾個哥倫布出來，想出幾個新的方法來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假使有人認為所提出的方法太難了，或者簡直不可能的。可以把這個雞蛋直立的故事講給他們聽，問他們「那些你們認為不可能或很難的事你們試過沒有？試了幾次？試了多久？」耐心地多試一下也許我們要發現許多事情原來是可能的，而且是並不太難的。

# 編輯後記

第二卷第一期實印八千份，發行情形良好。本市有幾家書店都來增批。本社南京辦事處來函要求再寄五百册，但已無以應命，祇送了四百册去。現在社中祇存了一百多册，這個餘數必須留作分寄定戶之用。將來要出合訂本時，祇好另行再版了。這地的發行反應不詳；我們仍憂慮因為售價的增加，可能影響銷數。定戶繼續增加中，已超過三千四百號。

★ ★ ★

讀者一致要求增闢「觀察一週」（即時事短評），我們非常為難苦痛。我們為補救這種缺憾起見，希望能多刊一點分析時事的文章。本期編者的一篇，實是為了這種要求寫的。這不能算是一篇專論，但為易於伸縮起見，仍編入專論欄中，不另設欄。吳世昌先生將幫助編者，分擔這一部分責任。

★ ★ ★

戴文賽先生在本刊第一卷中所寫的幾篇科學文字，廣博讀者好評。戴先生具有文藝素養，所以他的科學文字，不僅娓娓動人，而且另具風采。他還有幾篇歷在編者的抽屜裏，將陸續刊出。

★ ★ ★

李墓白先生的戲文，描旋得很，據作者說，都是根據當時的日記寫的，都是事實。不知讀者讀之是否神往！他那令人神往的文字還多，且請讀者耐心等着，莫心急望一口氣吞完。

★ ★ ★

從這一期起，我們每期增加漫畫一頁。這還是實試性質，但我們希望能繼續保持一下。

# 聖誕夜

李慕白

從波士頓乘飛機趕到華盛頓，因爲適逢今天是聖誕夜。這是美國人一年中最高興的一晚。我到得晚，不便去找朋友，祇好找一家旅館住下來。這個旅館裏住得滿滿的，旅客們也已經響過了一個晚會來慶祝這一個歡樂的聖誕夜，我因一個人都不認識，當經理先生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便祇好道謝了。

匆匆用過晚飯，一個人便沿馬路往郊外走，天空黑漆漆的，沒有月光也沒有星星，路旁的桃樹密集地排列着，但多半都已凋零不堪。我一步一步的慢慢地走，孤寂地用手杖輕敲着潰用紅石砌成的地面；這聲音從每一步的脚步聲中透過，牠似乎帶着一種自炫的、傲傲的呻吟，因爲在這個夜裏，在這條僻靜的道路上，祇有牠和我這遲鈍的脚步聲，而它——我的旅伴，這一根手杖，却有所奏的發出一聲聲尖刻的冷笑。

當我走近一座小橋的時候，我看見在橋的右邊一所矮小的西班牙式的房子，從那用着花紗罩住了的窗口，模糊地有許多人影在鑽動，那屋子裏的燈光是染綠得那麼可愛，那麼動人，再加以那悽婉的歌聲，好像給這個死寂的夜披上了一具靈魂。我被那美的靈魂吸引住了，我的手杖也停住了它的尖銳的冷笑，似乎它也被那美的靈魂吸引住了。多麼感人的歌聲呀！我像是在什麼地方經驗過的。那歌聲透過了窗戶，在夜風中迴繞，在我的心上瀰漫。我不禁坐下了，我坐在這小橋的石級上，我閉上雙眼，我的心便隨着那感人的歌聲而墮入幻境，使我更覺得在異鄉度過這「歡樂的聖誕之夜」的苦楚。我仰着頭，我的眼睛睜開了，那天空還是黑漆漆的。我想在那黑暗的太空中尋找出聖瑪利亞(Saint Maria)的慈愛的面孔，縱然我幻想的情感是那麼的深，但是我怎麼能見到這萬人景仰的聖母呵！我祇能聽到那歌聲，那是一支聖母頌(Ave Maria)呵！當我想到舒伯特(Schubert)創作這一支名曲的時候，他的幻想才是那神祕超化的了，他承繼了聖瑪利亞的偉美，她的慈愛，她的神聖；他從幻想中獲到了感應，獲到了神的旋律，而爲後世的人們留下了盛觀，留下了相思。音樂與宗教，這兩種力量是聯繫的，這力量又是多麼的偉大呵！

那歌聲停住了，接着便是一片沉默，那屋子裏的燈光依舊絜綠得那般可愛，我想，他們也許正在做着禱告罷。多麼嚴肅的一剎那呵！我又重複地低下了頭，我的右手輕輕地撫在我的胸口，我低唸着我的禱告詞，一種無比的力量佔有了我。

一陣喧鬧，打破了那片時的沉寂。我從深思中驚醒，望着那屋子裏的情景，使我想起了愛爾文(Washington Irving)所著的聖誕夜一文。我想愛爾文在那一篇文章裏所描寫的也許和那屋子裏的情景不會有什麼差別罷。「可憐的無助的人們呵」！我不禁叫了出來，同時我還低語着卡特魏特(Cartwright)的一首禱告詞：

Saint Francis and Saint Benedight
Bles e this house from wicked wight:
From t e night-mare and the goblin,
That is h ght good fe low Robin;
Keep it from all evil spirits,
Fairies, weezels, rats, and ferrets;
From curfew time
To the next prime.

這一首禱告詞，在美國人過聖誕節的時候幾乎是無家不唸的，古今中外的人們迷信的心理決無二致，這還是「人力不能勝天」的緣因呢，還是人類無助的劣性的表現呢？這些，對於我都是一個難解之謎喲。

「先生，祝你幸福！」一種突如其來的聲音驚破了我的沉思。原來在我面前站着兩個人，從那愉快的態度和簇新的服式上看來，他們好像是一對新婚夫婦。

「呵，」我連忙站了起來，把手伸了出去，望着這一對陌生的人出神：「呵……謝謝你們！」

他先介紹了那位少婦，說是他的太太。他的名字叫做瑪斯。後來他又要求我同他們一道到那小屋子裏去共度聖誕之夜，當我告訴了他們我不過是一個夜晨鄉作客的外國人的時候。

「會很麻煩那屋子的主人麼？」我指着那歌聲淨溢的屋子。

「不」，瑪斯夫人連忙插嘴說：「我們就是那屋子的主人。剛才我們參加了宴會回來，還要趕着回去招待他們呢，我們很歡迎你去做我們的客人呵！」

在黑夜裏，她的視線依稀是那麼的光芒，她那具有着東方美的面龐，她那長的睫毛，圓大的眼睛，特別是她那漂亮的黑色的頭髮，形成了一個美麗的輪廓，像是一個在聖誕夜裏的女神。

當我跟隨着他們作爲一位不速之客去參加那歡樂的聖誕晚會的時候，我的內心是感到如何的矛盾與恐懼。瑪斯先生一走進客廳便把我介紹給那些來賓，他叮囑他的夫人特別招待我坐在一個角落裏的一把長沙發椅上，這椅上的右邊便是一棵長青樹，那上面鑲掛着五光十色的小燈炮，還有那彩色繽紛的花彩，那小巧玲瓏的蠟燭，那銀質的耶穌受難的細長的鍊條。

僕人送過來兩杯葡萄酒，瑪斯夫人高擎着杯子，要我乾杯，我雖不善飲酒，但我那種窘迫的心情使我不得不一飲而盡。我看見瑪斯先生在人叢中週旋，酬戲(Bob-apple)，有的正在喝着咖啡，有的在喝着白取蘇果的遊狂歡。瑪斯夫人告訴我說這是他們在加利福尼亞因爲華盛頓是他們的郊外別墅，他們原來住在華盛頓的，所以每逢聖誕節的時候，他們必定來這裏過的。

到了十點鐘的時候，由瑪斯夫人開始切蛋糕，在一塊重約四十磅的大蛋糕，瑪斯夫人切完蛋糕以後，於是大家都唱聖詩，我時刻都需要你的聖詩，那歌聲的莊嚴與眞誠，上帝如有感動他老人家沒有接着便是跳舞的節目。雖然沒有吃完蛋糕以後，但有那清脆的電唱機所播送出來的歌曲，但已有的好幾個鐘頭的莊嚴時刻，多半都是與瑪斯夫人共舞的。我們跳了七八次舞，她老是不放，共跳了一次舞，她老是不放，共跳了一次舞，她老是不放，共跳了一

獨立的・客觀的
・超黨派的・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從未脫期・

## 徵求直接定戶

一次先付國幣二萬元

### 直接定閱較零購迅速

本刊直接定戶，一律提前於星期五一一點清付郵，絕無延擱遺漏之慮。

### 直接定閱較零購省事

每期按時由郵政遞到，讀者無須時時記罣，外出購買。

### 直接定閱較零購合算

一律照每期定價八折優待。遠地書店，大都加成出售，直接定閱，合算得多。

**定閱注意**

（1）註明起寄期數

（2）註明寄遞方法

本刊增設

## 文化服務小廣告

一、本刊增設此種小廣告，純爲服務性質，使本刊讀者因本刊之傳佈，得交換達到其需要。

二、廣告內容以關於書籍、雜誌、報紙、地圖、儀器、樂器、文具、攝影機、自行車、書畫、郵票、照片等之徵求、出讓、交換，以及學校教員或家庭教師之徵求及徵職爲限。

三、照本刊資在成本，每一個字收費一百五十元，如係英文，每兩個字母作一個字計算。

四、讀者惠刊廣告時，字跡務須端正，將刊費連同廣告稿一併寄下，刊費可用郵票代理。（定戶請勿要求在定費內扣除，藉省手續。）

五、廣告上請註明刊登人之地址姓名，以便他人復信，本社恕不代爲轉信。

六、本社收到後，當依次刊出，不另給收據。惠件時，請於信封上角註明「小廣告」三字。

| 第 | 一 | 卷 | 合 | 訂 | 本 |
|---|---|---|---|---|---|

上冊（一至十二期）

下冊（十三至廿四期）

每冊售一萬二千元

掛號每冊加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加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欲購從速⊙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每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三期

專論

## 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
## 國民黨往何處去？
## 經濟正義與社會安全

錢端升

楊人楩

鄭林莊

報告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生活與文化

吳元黎

『主敬』是迂拙嗎？

陳衡哲

觀察通信

新四五運動的前夕（北平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惡化中的新疆局勢（迪化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符定一致何思源書（北平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文藝

約會

李慕白

讀者投書

扭扭捏捏 從無罪到死刑
言論自由的勝利
不應一走了事
互助會的辦法

觀察文摘

時局答客問 張奚若
記清華一個集會 文匯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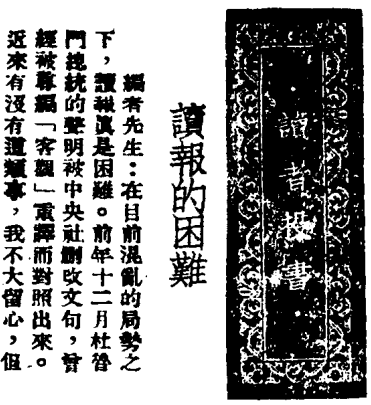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王贛愚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友松 陳維稷 陳瘦竹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奚若 張德昌 章靳以 馮友蘭 費孝通 楊西孟 楊絳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錢偉長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乃迭 戴世光 戴乾堃 顧頡剛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吳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梁實秋 夏炎德 黃正銘 黃昭論 傅斯年 程希孟 楊人楩 楊剛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鍾書 戴文葆 戴乃迭 戴世光 戴乾堃 顧頡剛

撰稿人·




## 讀報的困難

編者先生：在目前混亂的局勢之下，讀報眞是困難。前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的聖明被中央社刪改文句，曾經被幕鋙「客觀」重譯而對照出來。近來有沒有這類事，我不大留心，但昨日偶嘗發現一事，特此奉告，不知貴刊能否刊布，以幫助留心時事者的深入了解？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載駐延安的合衆社記者與朱德的談話，說到大連問題。朱德說：「根據中蘇條約，大連爲一自由港，兩國中任何一國（蘇聯自然包括在內），可以駐軍。在該市只有中國警察可以維持秩序。」

我當時看了很生氣，自由港是「任何一國「可以」駐軍」的嗎？別國可不可以在香港駐軍？

偶在圖書館翻閱同日英文大陸報，刊載美記者漢卡特原電，則是這樣的：

"Under the Sino-Russian Treaty, Dairen is a free port and there is no troops there from any countrys, including Russia."

原文是說：「根據中蘇條約，大連爲一自由港，而彼處現無任何一國駐軍，括包蘇聯在內。……」「彼處現無任何一國駐軍」，竟被譯爲「任何一國「可以」駐軍」，我先疑心大公報的譯員不興，後見文匯報也是如此，大概是合衆社送出來的中文稿就是如此。其目的無非要暗示朱德沒有國家觀念，由裏頭愈斷送主權。以前只是中國的通訊社歪曲原文，現在則這份工作先在外國通訊社中就做好，您說讀報難不難？

同時我希望各報的編輯先生們要仔細一點，有原文可資對照的最好先校對一下，以免自誤誤人。

楊六章　二月廿五日　南京。

## 居正·司法的尊嚴

編輯先生：今日（二月廿五日）文匯報載：據二月十九日平津各報記載，二月十七日一夜，被補者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人，連前數日被捕者已達二千餘人。令人讀之，憤慨之至。最妙今天大公報的北平專電，司法院居院長自京飛平，該報記者詢以北平捕人事，居院長竟答：「無所聞」。又說：「如係事實，當然不合法」。北平非法捕人，鬧到天翻地覆，司法院的院長竟然表示一無所聞。居院長說過：「如係事實，當然不合法。」既然不合法，我們且看司法機關的下文吧。

許宏宇　二月廿五日　上海

## 宋子文的好作風

編輯先生：今天我一口氣讀完了貴刊二卷一期所刊傅孟眞先生三篇批評宋子文院長的文章，好像大熱天落了一陣暴雨，痛快痛快。不過我覺得宋院長也有幾點好的作風：第一，他平時很少參加不相干的公共集會，不像有些「要人」戚爲公共集會的點綴品。第二，他從不發表令人作嘔的演說。第三，他無論到東到西，總是一下飛機就去辦公，不像有些「要人」要遊遊山玩玩水。本來一個有國家大事責任的人，那兒有閒功夫去參加那些不相干的會？那兒可以隨便演說，胡說八道？那裏有時間遊山玩水？就這方面說，我覺得宋子文還有一點西洋政治家的味道。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張寧遙　三月一日　上海

## 傅孟眞的文章

編者先生：今天讀了貴刊所刊傅孟眞先生的文章，引起許多感想。不過這些感想與傅先生文中所論的內容，毫無關係，我的感想是偏于言論權威一方面的。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諉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夠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爲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決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程過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稱得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爲傅先生發表了這樣激烈的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爲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夠有十個「傅孟眞」，挺着胸膛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致於像過去那樣的委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致於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眞」，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

許金鏗　三月一日　上海

## 中共人員的撤退

編者足下：報載中共人員于日內自京滬一帶撤退，由美艦分批運返延安。這是國民黨二十年來第一次的「漂亮行爲」。不過這個行爲能夠如此「漂亮」，恐怕和美國也有點關係。貴刊創刊號有王芸生先生的一篇論文，論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第一個去向就是「南北朝」，並說這「一個南北朝運動，是在有力的遂行着」。今天重讀此文，感觸特多。中共人員的撤退，大有兩國絕交，下旗回國的味道。今天（三月三日）報載周恩來給蔣主席的信，信中所用「貴方」「我方」「閣下」的語氣，也嚴然是兩個國家，至少是兩個政府的語氣了。慘得很，慘得很。

梁華恤　三月三日　上海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項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三期
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本期作者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鄒林祉：燕京大學經濟系主任
吳元黎：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中國代表團專員
陳衡哲：著作家
李白：山東大學教授

# 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

錢端升

國際政治具有兩種不同的矛盾的性質。其一是現實性，其二是進步性。現實性的存在是極顯明的。各大國多替自己打算。各小國或依附大國，或自成集團，也多爲自己打算。明明有利於大家也有利於自己的主張辦法，如同普遍的眞正的裁軍，如同積極的合理的經濟合作，常因私心自用，缺乏互信，徧徧無從貫澈。再加以各大國握有統治權力的人們，多半從玩弄權力中起家，過分自信其能力，讓『愛國』的主觀信念過分超出於愛民的客觀分析，於是國際政治的現實性乃大大發展起來。只消目前可以佔得一點便宜，無論這便宜多麼短暫空虛，總可引爲『愛國』的行爲，外交的『勝利』，而沾沾自喜。

但在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的進步性也是不可否認，現實主義的崇拜並不能摧毀了國際社會多方面的進步。最有力的證明可從近百年的世界史中找尋出來。先以各國家各民族間的接觸來說。十餘年以前，他們間會有現有的頻繁的接觸麼？沒有。百餘年以前有麼？更沒有。我們如將一八一四的維也納會議及一九三八以前的國聯大會，和一九四五的舊金山會議相比，從參加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多寡，種族觀念的强弱，所涉及問題的廣狹深淺，我們那能否認國際合作的偉大進步？次說主權觀念。這是近代國家所由成所由立的重要基礎，也是國際合作的重要障害。百年以前，主權論是天的經地的義。三四十年來已有了不斷的攻擊駁斥，固然這攻擊駁斥只限於進步的政法學者。但在聯合國憲章之下，那一個不自欺不作詭辯的人還能說會員國有完全的主權？你加入了聯合國之後，還能禁止旁的國家不來論長論短管頭束脚麼？不能。你能因討厭這品論管束而脫離麼？也不能。除非你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準備最後挨大家的痛打。再說文化及貨品的交流。百年以前，即使在英美英法之間有目前的關連麼？沒有。十年以前，國際有糧食流通或歐美有煤斤分配的經常機構麼？沒有。但是現在有了。這種例證，而且都是涉及人類生活有關事項的例證。國際社會的進步是無可置疑的。

何以國際社會能不因各國國策之側重現實而遂步前進呢？那是因爲人類物質文明的進步在促成全人類互相關切的增强，道德水準的提高。和平互助的觀念在替代了戰爭排他的舊習。人類於若有知若無知之間在脫離近代的民族國家制度，而跨入未來的世界制度。注重現實的人不易體會到這種變化的實在性。縱觀古今大勢的人則應易看到每十年之必有小進步，每三十年之必有大進步，每相隔百年之必須刮目以看。

當國者或是課左有國際社會者應當對於這兩種性質兼予注意。單單注視現實者往往只看到各國（尤其是各强國）的自私自利，看到各國不惜爲自身的利益，而漠視國際的合作，甚而破壞世界的和平。因而他們囿於權力觀念，對正義觀念則嗤之以鼻。他們的看法得勢時，國際便無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他們縱然不能摧住國際社會的進步，但小之他們自己的國家，大之則全世界，總不免要多遭逢些災難。單單迷戀進步者往往偏重理想，對於已經暴露

出來或是沒有暴露出來的國際爭執，以及釀成這些爭執的民族心理與執政人的個性，不是漫不經心，便是認爲無足輕重。因爲他們不求疏解或消弭這些爭執，國家社會在進步的過程中也往往遭逢了無數不需要的波折和犧牲。

無疑的，目前各大國的當政者大都狂於現實，難於自拔。杜魯門本人沒有成見，更乏信念，但他爲年餘來滋長美國的一種靠自己力量應付世界局勢的看法所左右，更爲於選舉中方獲全勝的反蘇勢力所挾持，所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史達林向來是從現實主義中鍛鍊出來的。加以蘇聯自從立國以迄大戰，均在强惡勢力環伺之中。長期採用現實的自衛政策的結果，使得他更易於高估英美的反蘇勢力與這勢力的延長性，而低估國際社會的進步性和英美反蘇勢力的薄弱性暫時性。艾德禮應可理想經驗兩不缺乏，應可不偏重現實，應可推進國際社會的進步。不幸的，英國在外交上有攸久的帝國傳統。他儘可以在理論上放棄帝國主義，但在行爲上，他的政府總未免下意識地要借重傳統制度來維持三島的聲勢。於是艾德禮政府乃亦未免過分重視現實。在近年大國領袖人物中，只羅斯福與赫爾能兼顧到國際政治的兩種性質。羅斯福赫爾的不重見誠是世界的大不幸。

但是大國當政首領之過分重視現實。與年餘來大國間的過分齟齬只能暫時延緩而不能長期阻礙國際社會的進步。相反的，合作的需要已有力地在消解緊張的形勢。過去一二年中各種爭持之缺乏實在性也將爲形勢好轉的一個重要因素。

分析過去一二年的國際糾紛，主要的原因是：蘇聯之求取得自保絕對安全的力量，英國之求維持其向有的領導（在歐洲兼在世界）地位，美國之追求一種可以確保世界和平兼保其本國不蹈戰禍的方式。平心言之，三國的要求都是正當的。不幸的乃是三國都只知道自己立場的純潔，而不肯予他國的看法以同情的考慮。於是由波蘭之爭，而有巴爾幹及整個中歐東歐之爭。於是原子彈成了威脅的武器。於是整個亞洲的東北部也成了美蘇逐鹿的廣場。

試以波蘭問題說明自信而不信人的惡果。戰前波蘭的缺德使蘇聯吃虧至大。在聯合國的力量確立以前，蘇聯之欲得一可靠的波蘭爲與國是絕對說得過去的。無如戰時倫敦政府早存防蘇之心，而在英之波蘭流亡政府（西考斯基將軍飛非失事以後的）且有顯著的反蘇色彩，故英必欲與蘇爭控制波蘭之權。對於此種英蘇之爭，美原可居間調停，有以消除蘇聯合理的長懼心理，更努力使舊日範圍歐洲之權力政治不再抬頭。不幸美國國內住有大批波蘭種族的人民，而共和黨的領袖亦視和英政府同一看法，於是羅斯福在雅爾達以前及雅爾達中間不能完全以調協者自居，而多少扮演所謂『蘇聯膨脹政策』的抑制者的身份。由此以往，對於東歐的政治糾紛美國再無法自脫。由此以往，美蘇英間在作戰初期時不甚明顯的政治分野一變而爲美英與蘇的對峙。在實際上，到了今日，蘇聯對於波蘭的政策也已貫澈，英美縱有微辭也是莫可如何。如果英美一早就承認蘇聯政策的說得過去，不加以無謂的牽制，容許目下的波蘭還可以民主得多，還可以和英美友好得多。如果波蘭問題這一類無謂之爭，因英美方面之有遠見大度，而沒有成爲爭端，那最近兩年英美與蘇聯對峙的整個局面可以不發生，而世界局勢也可改觀。波蘭問題如此，其他問題大都也是如此。

我們並不是說局勢惡化的責任在於英美單方。蘇聯又何嘗不是只肯自信，而不肯信人？美國之不願再有大戰是可以信得過去的。縱有少數武人頑棍，堅求單獨控制原屬國聯的太平洋島嶼，更憑藉目前的强盛求以掃除異己爲快意，蘇聯也必定明白這種少數偏激意見絕少貫澈可能。那末蘇聯又何必事事疑慮，處處防範，好像美國眞會於短期內手執原子彈，足跨大飛機，聯合全世同志武士，作十字軍式的征伐呢？

至於英國，其處境之苦，和情感與理智之難以調和，更應得到世人的同情。理智在迫着英國放棄它的帝國傳統和傳統的歐洲政策，而專力於英民文化和生活水準的維持及提高。一世紀以來英人水準之高本來值得他們自傲。這個高的水準更值得他們努力維持，並繼續提高。在情感上，則英國極不易忘情於三四百年來在世界更在歐洲佔領着的卓越地位和隨此地位而來的威望。但是，英人理智力的高卓是可以信得過去的。假之以時日，並予之以經濟上補充的可能，不要使它面子上太過不去，也不要使它害怕有被大國用經濟鬥爭方法使之挨餓的可能，英國當可成爲未來世界中一個理想的和平分子。不要說一個邱吉爾不足重輕，即使有一百個一千個邱吉爾也不足重輕。蘇聯不去和英國的進步分子講求調和彼此需要的方策，而特別看重邱吉爾一類的人，好像邱吉爾是英國，豈不也是自尋麻煩，向着

險線上拋火油麼？

美英和蘇聯間的衝突既然在大體上由於缺乏互信，而不是由於怎樣實在的利害衝突，它們間的關係無法更惡化而成爲戰爭，甚且也無法長存於武裝和平的狀態之中。英國之須減少軍費，努力於經濟力的培植，是人所共喻的，而其求減少國外承担——尤其是需要軍力來支持的承担——的急切尤爲顯然。蘇聯目下維持了多少軍力大家認爲是一個謎。但我敢說這軍力一定比戰時爲小。而且要使它正在進行中的五年計劃及再後一期的計劃成功，它尙須繼續減少軍備。不但要減少軍備，還須力求英美，（尤其是美）的經濟協助。美國固然比較地最是無求於人，然而也未嘗沒有減少軍費，以增加消費貨物和生產器材的製造的需要？美國人民更何嘗有備戰的旨趣？這些客觀的事實，在最近的將來，定可減少美英和蘇聯間的對峙，而增加三國間的協調和互助。在這個大趨勢之下，不但德國問題可以得到一國過得去的解決，不但東亞問題要被置在比較冷淡的空氣之中，即使關於裁軍及原子能的爭執亦將自無可調和而進入於尋求調和的階段。我所以敢大胆地說，美英和蘇聯對時的局勢即將改變，英法將漸變爲調人，而美蘇將自敵對者變爲和平的合作者。在平靜的大潮面上波浪容許是免不了的，但是波浪改變不了大潮平靜的本質。

如果上面的看法是準確的，是比各大國的當局者或縱橫家的看法較爲客觀，較能兼顧國際政治的現實性和進步性，那末中國今後的國際行動便須適應這個看法。

中國過去一二年的作法是基於美蘇必將劇烈鬥爭——甚或開仗——的一個大前提。不特政府中有力人物作此看法，非政府派，甚或政府以外的人士也多作如此看法。作如此看法者固然未見得全是親美者，但他們更不親蘇。他們的利害觀念懷於心者則爲態度，發於言者則爲政策，見於事者則爲行動。行動需要力量。力量既然薄弱得可憐，行動乃只能限於迎合美國，並在國際場合附和美英作若干表決。然而憑他們的態度和政策，他們又那能以中立自欺，更那能以中立欺人？

這種偏向一方的，甚或結此攻彼的作法，在美蘇不走戰爭方向的大勢中，實在毫無意義。唯一的結果是減少了中蘇友好的可能。

即使假定美蘇的鬥爭仍將加劇，我們仍是沒有理由偏美反蘇。美蘇如有鬥爭，我們第一工作應是盡力以疏解兩方，使鬥爭變成合作。疏解不成，則我們應本我們的道義感，站在有理的一方。從過去美蘇的爭執中，我們能說美國總是直的，蘇聯總是曲的麼？他們間的爭執既然由太富於自信太缺乏互信而起，其曲直誠有難言者。對於某一個問題或可有曲直之分，對於整個的對峙實少是非之可分。我們應憎惡權力政治，美國的權力政治和蘇聯的權力政治同應在憎惡之列，何以美國的可以贊同而蘇聯的必加反對？我們應主張殖民地獨立或眞實的取得國際托治，又何以美英的相反政策當可爲客忍贊助，而蘇聯的正當提議反可加以反對？一言以蔽之，在過去一二年中，黨此伐彼是原則，而分別是非則是鳳毛麟角的例外。

再退一步。如果我們之不分是非曲直是的確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那我們還有自辯之道。（雖則我絕對不相信在今後國際社會中，和國際公利衝突的私利可以存在可以顧全。）然而我們之袒美反蘇能認爲是爲了自己的利益麼？

中蘇關係久久圓滿，這是一個事實。其所以如此，第一因爲我們自己有國共之爭，第二因爲中蘇之間存在着許多非漢非俄的較小民族，第三因爲蘇聯要把握東北若干帝俄曾自清室挖去的若干利益。國共之爭產生了共產黨友蘇，國民黨反共因而國民黨不得不反蘇一大套連串關係。這一大套連串關係，有的表現在事實上，有的僅爲空玄的邏輯。我們絕不能因有國共之爭，而即斷定中國應反蘇或親蘇。我們只能說，如果我們應親蘇要親蘇，則我們宜先消弭國共之爭。較小民族的存在在帝俄時代使強俄有了擾管向屬弱清的較小民族的企圖。如果形勢相反，俄弱清強，則強清也同樣的會有北向西向的企圖。在最近三十年，蘇聯民族政策的改善，和我們民族政策之未能改善成一反照，於是外蒙離去，而新疆伊族也成了問題。正本清源之法在成立並實行新的合理的民族政策，而不在親蘇，更不在反蘇。帝俄在南北滿拓張勢力純是帝國主義，非今代國際法或國際道德所能容許。帝俄所能做者不是蘇聯之所應做。蘇聯一九二四年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行爲表示了它的進步。蘇聯一九四五年在雅爾達的要求表示了它的退步。但中蘇既有一九四五年八月之約，則我們除遵守條約，或俟約期滿時由我依約收還，或望約期滿前由它自動歸還外，我們無話可說。此外，蘇聯又基於單方關於戰利品的解釋而自東北拆運去了許多機器器材，予我東北的

復興以重大的打擊。但這何是未獲解決的問題。像許多對日問題一樣，這個問題尙可於簽訂對日和約時折衝，並不能構成反蘇的理由，更不是一個非訴諸戰爭不可的事件。

我們所以要從大處看中蘇關係者，乃爲要明瞭單從我們自己的利益着想，我們是否非反蘇不可，非準備與蘇聯一戰不可。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實在看不出蘇聯有威脅我們安全獨立的企圖，甚且連重要的可能衝突，也是找不出來。所謂衝突也者，三之二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紛亂及無能，六之一則已經有了條約的協議，只餘六之一方是懸案。在這些懸案中，關於蘇聯所謂戰利品的拆運，我反對蘇聯的行爲。我可以贊成蘇聯自東德拆運廣義的戰利品，我也可贊成英美自西德同樣拆運戰利品（如果英美也有此舉），我却不能贊成蘇聯不經盟國同意，拆運生根在盟國土地（東北）上的廣義的（國際法無明確根據的）所謂戰利品。但是反對某一國家的某種行爲不能即演爲反對某一國家。只有要侵略某一國家，或要被某一國家侵略時，才應反對，才須反對這一國家，此理至明，不須多說。

更退一步。就令蘇聯的拆運事件足够構成了反蘇的條件，那末稍爲有一點責任心者也得看看我們有沒有反蘇的本錢。反對一個不是好惹的國家，不但要有理由，而且要有本錢。只有在一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不問有無本錢；那就是遇到了日本或是日本一類的國家。遇到了這一類的侵略者，唯一的正當辦法是抗戰。我們抗日之所以因爲有理得助而勝，我們抵抗同類的侵略者之戰也會同樣致勝。但如對方不是日本或日本第二，並無威脅我們安全獨立的策動，則我們必須有本錢然後能考慮到訴諸戰爭的可能。

關於本錢這一件事我也不須多說。即使中國此時沒有內戰，即使中國此時只有的一種軍隊，誰敢信這個軍隊可和蘇聯的軍隊角逐？

或者說：我們縱然無力，但依附美國與蘇一戰必可大佔便宜。無論美蘇不戰，即使美蘇不幸而戰，我們除了國土做戰場，田舍爲燬墟，人口當彈灰外，還有其他？如果美蘇不幸而戰，我們將求中立之不暇，那有閑情逸緻去甘作犧牲？（這當然完全爲自己利益着想。如以正義爲出發點，我們自應站在直的一方。）

以上所說明者：第一、國際政治的變化不容我們將美蘇視爲敵對國家。第二、就過去的是非曲直言，我們沒有偏袒一方的理由。第三、從我們自己的利害看來，我們不可聯美以反蘇。

我們惟有兼親美蘇，才能因世界的安全而獲致中國的安全，才能因兩國之資助而致力國內的建設。

要建立兼親美蘇的健全政策，我們固然先要認識世界大勢，但是要執行兼親美蘇的健全政策，我們尙須先求統一，而且要和平的不靠武力的統一。這一道理以後當另有機會闡明。

# 國民黨往何處去？

楊人楩

孫中山先生建立三民主義及其組織國民黨，目的在爲中國人民謀福利。三民主義、國民黨、與中國民衆三者必須彼此配合：主義是理想，黨是實現主義的工具，中國民衆的福利才是主義與黨之目的；離開了目的，主義與黨都要失却其存在之理由。

國民黨掌握中國政權已二十年其成績是功過互見的。正因有功，便該小心翼翼，不要弄到功爲過掩。二十年來雖然有若干阻力使牠不曾暢行其志，但一般而論，其政權是相當完整而自由的，二十年之時間亦不可謂不長，縱其統治的結果却未能與中國民衆的福利配合，和孫中山先生手創三民主義時所懸的標準，距離甚遠。

拿政治上的貪污而論吧。「打倒貪官污吏」原是國民黨所曾用過的口號；到了今日，政治上的貪污，已屬司空見慣。貪污之聲，我們已聽得太熟了，熟到感覺麻木，麻木到忽略其爲一切無辦法之源。貪污，兵役才弄得怨聲載道；貪污，物資才會感到人爲的缺乏；貪污，交通才會陷於癱瘓狀態；貪污，鴉片才無根絕之可能；貪污，教育才會弄到退化而無進步；

貪污，稅收才弄到黑漆一團；貪污，才有所謂官僚資本，黃金的市價才有想像不到的波動。總之，貪污使一切無辦法；什麼新的政治方案與設計，都是白費氣力。政治上如此貪污，該誰負責任呢？

今日政治上的各層機構，都操縱在國民黨手中；這是事實。國民黨黨員的數目確實有多少，我們原不必去探究。民國十四年僅有五十幾萬黨員的國民黨，十五年便已增到六十幾萬，可見國民黨自北伐以後，黨員數目之增加是很快的。第五屆中委會頗注目於「吸收」黨員的工作，六中全會報告半年中徵求的結果達四四九、四七七人，仍感不無缺憾，而七中全會則云徵求黨員的結果，「較六中全會以前大有進步」。一個政黨的黨員自然希望能够多，然而多則不免於濫，尤其是業經掌握政權的政黨。

國民黨的領導人物自始也顧慮到這一點。民十五年在長沙市黨部，蔣介石先生曾指明黨員「必須品行高尚，操守廉潔，爲黨盡忠，不願做官發財，富有犧牲精神。」二十七年臨全大會時，他又說明「黨是黨員組織而成的，機體不健全，當然是因爲份子不健全」；更以嚴密黨紀、喚醒黨魂、發揚黨德來指導黨員。同時，他更指出黨的缺點是組織鬆懈，紀律廢弛；黨員的缺點是生活鬆懈，工作懶散，「一樣既安逸，講享受，甚而至於爭權利，鬧私見。」這一類指導竟未能爲黨員所接受，因而他在五中全會指出黨務之六大缺點，而說：「馴致黨部漸漸的衙門化，黨員變爲官僚化。……以致外間刻薄一些的人，批評我們黨員入黨爲「鑽黨」、「吃黨」。……一般黨員……往往不能尊重本黨政府的法令，甚而至於憑藉黨的名義和地位，隨便凌越干犯。……有責任互相推諉，有義務只求避免，甚至爭名爭利，對內磨擦，對外驕惰，自失地位，自損威信，不能够爲一般民衆的模範，反爲社會所輕視。」二十八年正月，他又在中央黨部說明黨和主義不能離開的道理，更用黨外人士的觀感來警惕黨員：「他們看我們黨部就是衙門，看我們黨部委員就是官僚，看我們一般黨員當作特殊階級，甚至視同亡清時代之旗下人。『衙門』是什麼？……就是一切昏庸腐敗汙穢罪惡的淵藪；『官僚』是什麼？……就是貪污偷惰敷衍虛僞的總名稱；所謂特殊階級與旗下人的意義又是什麼？這就是說，不知振作，不能生產，脫離民衆生活，倚賴特殊關係，以游惰爲生的寄生份子。」五中全會閉幕時，他又指出了黨員易受外界譏評的四大缺點：（一）生活不够刻苦，（二）態度不够謙虛，（三）取予之間不够謹嚴，（四）作事精神不够勇氣。

根據上面所引的這些話看來，可見國民黨領袖對於黨員之指摘，幷不亞於黨外人士。國民黨中何以會有這許多不健全份子呢？北伐以前加入的，多半是比較健全的，因爲彼時有犧牲而無權利；然而也有不少黨員變質。北伐後加入的，有些是篤信主義的後繼生力軍，有些是因入黨而便於爲國家盡力的事業家，同時也有不少希望從中取利的投機份子。國民黨曾防範這些投機份子，但他們主義背得爛熟，不但能突破種種防範，久之且可反客爲主。黨治下的政治機構，更刺激起他們的活動；中樞及地方各級官吏既有非黨員不可之勢，於是黨員資格成了做官的先決條件。臨全大會所決定的黨政關係三原則，給他們一個做官的捷徑，只要能透過黨，便可走上官途。政治上的貪污，也許只是這些投機份子的罪行，可是這筆債却寫在整個國民黨賬上；在黨治下的人民看來，國民黨至少有失察、縱容，甚至庇護之咎。縱容貪污的黨治，與民衆謀福利自不免背道而馳；五屆三全大會開幕時，蔣先生曾謂黨如不能爲民衆謀福利，「勢必使民衆對本黨失去信仰，對革命發生厭惡；黨若失了民衆的基礎，革命如沒有民衆的同情，黨那裏還能生存？」臨全大會時，他又說：「因爲這樣，黨在社會上生不起作用；各級黨部的委員及一般黨員，都不能接近民衆，既不知道民衆的疾苦，也不知道解決民衆的疾苦；黨與民衆隔離得很遠。……黨在實際上不能幫助民衆，當然不能够領導民衆，民衆感覺不到黨的存在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不但對黨冷淡，甚至要生反感。」

事實上，國民黨早已受過份子不健全的教訓。自國民黨完成爲公開的政黨以後，「熱心革命者，固翕然趨之，而慕勢爭權者，尤欲先登捷足，黨員數量，驟然大增」（鄒著國民黨史稿頁一三〇）；故袁世凱一經得勢，「黨員登報脫黨者，尤日有所聞」（同上頁一四六）。十二年國民黨改組宣言中，不能不提及「黨員附逆，議員賣身」的往事；經過這次改組以後，國民黨才因份子健全而健全，才能完成北伐事業。可是，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因爲努力吸收黨員，遂不易防止投機份子之乘虛而入。投機份子原具有無孔不入的本領，現行黨政關係復使他們有可乘之機，加以黨紀廢弛，他們自然能爲所欲爲。關於黨紀廢弛，國民黨也覺得是無可諱言

的；故蔣先生在臨全大會閉幕時說：「在紀律方面說，誠從多有糾正黨員的錯誤，或行使制裁。」五中全會的決議案，也不得不承認：「儆誡往事，每因人事與感情之牽制，而使紀律廢弛，姑息者或不免縱容嫌疑。致黨無整個紀律之表現。」

我們根據了國民黨領袖的言論，知道了國民黨的本身已是如何的不健全，黨的紀律已是如何地廢弛，黨已是如何地與民衆隔離。任何政黨在既經取得政權以後，當然要竭力保全其政權；假使牠不能在積極方面將其政綱兌現，不能因謀人民的福利而博得人民之同情與擁護，便只有在消極方面設法：拿新的政令來恢復人民的信仰，拿宣傳來減少人民的反感，拿恫嚇來制止人民的抗議。這些方法或能收效於一時，終非治本之策：新的政令可能被人民視爲一種政治手段，不免兌現的次數太多，人民對之根本就會不存什麼希望。宣傳的本身就是笨拙的，「請來聽我宣傳」所能得到的答覆便是「又在宣傳」；其實，清明的政治就是執政黨之最好的宣傳，而口與筆原是反對黨所當利用的武器。至於恫嚇威脅一類的辦法，其效用至多只等於苟延殘喘的强心針，欲賴以恢復健康是絕對無望的。國民黨應如何恢復其健康，原是國民黨內部的事；可是，國民黨在事實上最近是不會退出實際政治的，則其內部的決定，都能與全國人民福利有關。一個掌握政權的政黨，既能自承「黨無整個紀律之表現」，則其對於外間的意見，可能予以考慮。假使「旁觀者清」一語的確有點道理，那麼，我們願就旁觀者的立場，以友好的態度，向行將開幕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三點不妨加以考慮的意見：

第一，先須重整黨紀，健全自身組織，使之成爲眞能與民衆福利配合的黨。組織中華革命黨時，陳英士先生致黃克强先生函中有云：「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爲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祕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爲國民黨。自形式上言，範圍日見擴張，勢力日徵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黨務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收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兌收羣，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改組楙關之苦衷否耶？」孫先生對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時亦云：「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爲做官的路南捷徑。因爲加入本黨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份子，便非常複雜。……照本總理看起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的份子，設法去淘汰。」時至今日，國民黨是否有接受其前輩教訓的勇氣呢？清黨運動時，牠敢於排除已有嚴密組織的共產黨份子，爲什麼要容忍這些「不良的份子」，而不敢將其淘汰呢？

第二，今後一階段中的統治，應以獲得人民的信仰爲第一；一再不認而畢竟見諸實行的政令，一再強調而畢竟又不能實踐的諾言，都是自損威信。惟有具體的事實表現，始可不煩宣傳而使人民相信國民黨是個可能爲人民謀福利的黨。這其間，千頭萬緒，是順貴決擇的；人民今日已經苦到這佈地步，有目共睹；如何使人民復甦，當然是其中之最迫切的一着。人民需要和平；和共產黨鬥爭與其用武力，不如用政治；不如在政治上有顯著的事實，表示其確爲安定人民生活的清明政治。政治上果能一新耳目，則宣傳與恫嚇一類的拙劣手段，均可棄而不用，自易獲得人民的信仰，因而取得人民的同情與擁護。

第三，國民黨既已決定還政於民而實施憲政，便該調整今後的黨政關係，以表示其具有領導民主運動的誠意的決心。依照三民主義的指示，國民黨有領導民主運動的義務與責任；倘其不願放棄這個領導權，便該立即放棄其「以黨統政」及「黨政融化」的原則。國民黨既曾提出「國家至上」的口號，則國應高於黨，而不應有「黨國」之說；國與黨的界限應有分別，國與黨的功能不容混淆。例如教育是國家的事業，應無所謂「黨化教育」；事實告訴我們，黨的空氣最濃厚的學校，往往不是辦得最好的學校。國民黨如能健全其組織，自易吸收青年黨員，是則三青團一機構是否是多餘的呢？如謂其目的在增進青年之修養，這無異是侵越了教育的功能；國家辦學校之目的，豈非限於知識傳授而已嗎？國民黨既已與民衆隔離，則青年團亦可能與青年隔離。三青團常有不良份子雜入，其囂張之氣往往是和其他學生摩擦之源；而其偵伺教師之思想行動，妄行告密，尤使站在教師崗位上的人寒心！教育是國家的，其他若干事業也是國家的，凡是屬於國家的事業，國民黨要和普通人民一般予以尊重；國與黨的界限分清，黨員才能明白其所當努力的分際，才能眞正領導人民實施民主政治。

目前是中國問題演變得最厲害的時代；在這演變中國民黨究應往何處去呢？途徑也許很多，而目標却只有一個：不能離開中國民衆。一個政黨離開了民衆，必將失却其存在之理由；國民黨如欲施展其解決中國問題的抱負，祇有針對着這個目標。站在人民的立場，我們有促使執政黨重視民衆的責任；我們希望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勿專注目於枝節的議案而忽略了根本！

# 經濟正義與社會安全

鄭林莊

在一百五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人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經濟不公和社會不安是它的兩大病症。自從一九二九年發生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後，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普遍地受到打擊，到處都鬧着「物價暴跌，生產停頓，失業日衆，民生益困」的病象。當時唯一一個未受影響的國家，祇有一個立國不久而實行社會主義的蘇聯。那裏的經濟發展和物質享受，雖然還有許多地方，仍然趕不上一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是她們的人民大體都能安居樂業，而社會秩序也能相當安定。在這種對照之下，一般人就開始去思索問題的所在，一方面去探究資本主義的癥結，一方面又去研究社會主義進步和安定的原因。經過這一番研討之後，他們發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制度，不僅在機構上和組織上有着表面的區別，而且在精神上更有基本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雖有經濟的自由，却無經濟的正義；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則正因爲有了經濟正義，才能讓社會安定。

所謂經濟正義，實在含有兩點內容：其一是工作權（即人人都有就業的權利）的保證，其二是生存權（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權利）的保證。要達到這兩個目的，必須有一個生產不斷擴充而分配相當合理的社會機構。這些條件祇有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裏才能具備。至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除非把自由企業的原則加以變更，否則是不易實現的。不過自由企業乃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如果自由企業的精神受到了限制，資本主義的性質也就有了改變。於是如何一面維持自由企業的制度，而一面又復能實現經濟正義以促進社會的安全，使變成資本主義的興衰存亡的問題。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眞不知費了多少經濟學者的心血。自從凱恩斯指出欲避免經濟蕭條必須維持充分的就業數量之後，「充分就業」一詞就變成一般社會改造家的口頭禪，同時也變成許多國家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所追求的目標。到了第二次大戰時，這更成爲資本主義國家維持戰後繁榮的中心政策。美前總統羅斯福氏，於其一九四三年一月致國會的咨文裏，即曾提到：「當戰事結束我們的戰士復員之後，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鄰居，不但需要一個永久的和平，而且也需要一個穩定的職業。」他這一番話，實則指着應在戰後維持充分就業的水準而言。在英國，也有類似的主張。在一九四一年，工黨就曾主張對其國家的生產貿易和投資加以控制，以便保證充分就業和經濟繁榮的達到。不祇官方有這樣的主張，就是企業界也做如此的看法，至於學術界則呼號尤烈。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國商會聯合會在一本「戰後工業建設報告書」裏說：「維持聯合帝國人民的充分就業，實是世界復興的基本因素。」美國的商業巨擘福特氏也說：「在戰後的世界裏，我們應爲越來越多的人口獲得充分就業，因是而使他們能够大量地購買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感吃力。多少年來，我都在提醒工業界的人士……我們的市場是由工資造成的——這是一件不易讓人了解的事實。」諸如此類的說法，眞是車載斗量不勝枚舉。這，都表示充分就業是挽救資本主義厄運的靈符。如果不使資本主義在這次戰後再陷第一次大戰以後的覆轍，充分就業的理想是必須實現的。

就目前所知，達到充分就業的方法很多，我不想在這裏討論。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在依然保持自由企業制度的社會裏，不論維持充分就業的方案是怎樣的周密，經濟循環的病態恐怕不是可以完全消滅的。有見及此，於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種看法，那就是社會安全的計劃。說到社會安全，當以比維里治（Beveridge）的社會安全計劃爲圭臬。他指出失業固爲社會罪惡的淵藪，但疾病殘弱與老年亦足使生產資源不得充分的利用。因是他把戰前英國所實行的社會保險制，加以擴充，成爲一個更周密更完整的社會安全計劃。關於比維里治計劃的內容，我也不想在這裏敘述，但要說明

的的是，經過這次大戰之後，社會安全也變成大家追尋的理想之一，而社會安全計劃的推行亦有助於充分就業的維持。根據前一點來說，我們不妨把社會安全當做一種人民的權利。這是一種免於因老年、貧乏、孤寡、疾病、失業與傷殘而生之恐懼的權利。根據後一點來說，則社會安全實是達到充分就業之過程中的一種預防治療，因爲祇有像社會安全計劃規定的那樣，使各家在生活不足或發生意外時，仍能自公共機關領取津貼，社會上的購買力才不致低落，產業界對勞力的需求才不致下降，而充分就業的水準才可以長遠維持。

充分就業的維持固然可使工作權得到保證，社會安全計劃的推行固然可使這種保證維繫不墜，但未必一定能保障這個社會人人都有合理的生活。因是又有人提出保障最低生活程度的理想。如果人人都有最低生活程度的保障，則前面所說的生存權就有了保證。按照這一理想，凡有工作意志的人，不論其能否工作，都應有最低的收入，使他將享適當的衣、食、住、行、教育、衛生和生息侍養的生活，惟其目的較之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的要求更爲基本，更爲重大。用英國經濟學者格維索爾（Geoffrey Crowther）的話來說，最低生活程度的要求實應稱之爲「人民的憲章」。正如政治給予人民各種人權的保障，一個經濟民主也應該給予人民一種合理生活的保障。在經濟的民主裏，一個人應該得到充足的食料來維持健康，得到最低限度的衣、住、燃料來保持溫暖，得到充分與平等的教育機會來發展自己，得到休息與享受的便利，得到避免因失業、疾病和老年而引起的危險的保護，而最重要的，更不能讓他因爲生兒育女而淪於窮困悲苦，做父母的既不以子女爲累贅，做子女的也不必受無理的虐待。這一切實是一個現代公民所應有的基本權利。照這樣說起來，如果這一理想得以實現，不但資本主義不再是一個可咀咒的名詞，即這一個時代也將成爲人類歷史上的一代盛世了。

充分就業、社會安全、和最低生活程度這三個理想，雖在戰前早就有人提到，但却是大戰方酣的五十年代的開端才有熱烈的討論和嚴密的思考。那時一切關於戰後重建的計劃，簡直沒有一個不以此爲討論的中心，人人都希望在戰事結束之後，可以實現這些理想，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現在距戰爭正式告終已一年有餘，雖然美國在去年通過了一條充分就業的法案，而英國也在逐步把比維里治的計劃付諸實行，但去當時的理想實還很遠。所以我們能否終於實現這些理想，實有待生活於這一時代的人們來努力。不過我們應當注意的是，要實現這些理想須具備幾個必要的條件。就一個國家來說，它至少要有一個能够處處爲人民打算的政府和一個不爲特殊權勢謀利益的計劃。儘管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怎樣不甘於讓自由企業的精神受挫折，可是要實現上述這些理想，政府的協助和干涉是終難避免的。再從國際的關係來說，在現在一個痛癢相關脣齒相依的世界裏，如果沒有國際間的密切合作，共同來開發世界的資源，謀各國的生產可以彼此交換而無阻，這些理想也是不易實現的。但是我們環顧今日的國際形勢，我們實不能免於若干惶惑之感。至於講到我們自己，我們雖然也是一個經過極度的戰爭苦難的國家，可是現在不但毫無建設改進的希望，甚且大家還在朝着破壞與崩潰的邊緣賽跑。是則在戰後其他國家所譜的一線曙光，反而變成我們心嚮往之的美景。我們相信，經濟正義和社會安全終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主潮。同時我們更相信，凡是趕不上潮流的，終必被時代所淘汰。試翻閱一下古今的歷史，似乎還沒有一個民族能逃得掉這一個社會發展的鐵則！



#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吳元黎

## 一

聯合國這個國際和平組織，自從舊金山會議成立以來，在一九四六年度，已經開過分作前後兩期的第一屆全體大會一次。地位與全體大會約略平行的安全理事會也先後在倫敦和紐約開過多次例會。全體大會和安全理事會以外，最受輿論注視的聯合國系統屬機構自然是安全理事會。因爲這一年來國際局勢的轉變一度演成很顯明的西方民主國家與蘇聯及其附庸對抗的形勢。希臘英駐軍問題、伊朗蘇軍撤退的爭執和華連着的蘇聯代表葛羅米柯氏之短期退席與拒絕參加討論，要求加入聯合國的六個國家之審查問題，設立原子能委員會及管理原子能方法辦案之研究，永久會員國否決權的應用與節制等等，這些都是一年來安全理事會曾經屢次討論和極爲世人關切的問題之舉舉大者。一般人既關心這類問題，報章雜誌的報道也因爲這類消息之易於聳人觀聽而特意加以渲染，於是除却安全理事會之外，聯合國所屬其他機構的活動便很少爲一般人所知曉。即就在紐約的美國市民而言，能明瞭安全理事會以外各種機構的功能和意義的就不很多。其他地方的人，相隔既遠，雙方面認識的程度，更

不難揣測了。

然而直屬聯合國大會的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以下或簡稱理事會)也是一個很當於作用的機構，在一九四六年度已開過三次常會，工作的推進和組織的增改也已有相當的成就。雖然經濟社會理事會與安全理事會相形之下，前者似乎沒有聲色，實際上牠一年來的成績與後者相較，可謂絕無遜色。從長時期的觀點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意義更不可小覷，足有與安全理事會的功用媲美的可能。作者今值就個人的經驗，將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功能和意義摘要陳述於下：

## 二

聯合國憲章關於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功能有著明文的規定。憲章中第九章第五十五條略謂欲保障友善之國際關係，必須建樹穩定的經濟情形，和增進世人的福利。所以聯合國應當(一)提高世人生活水準，促進全民就業(full employment)，滿足經濟及社會進步之條件；(二)促進國際文化及教育合作，並協助國際經濟、社會、衛生及其他有關問題的圓滿解決；(三)提高人權的崇視。憲章第五十七條復謂一切根據各國政府協定產生的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等專門機關(specialized agencies)都應當與聯合國取得適當聯繫。第五十八條則更進一層，規定聯合國應當對於各專門機關的個別計劃和工作之如何綜合調整，不時向各專門機關提出建議。

以上數條係規定聯合國本身對於國際經濟、社會、及其他有關問題的一般態度。至於這類工作的詳細設計和研討則根據憲章第六十條由聯合國大會授權經濟社會理事會處理。理事會一年至少開常會三次、每年工作概況的報告在大會時期交與大會審查。在一定限度之內理事會也可以採取直接行動。

關於理事會本身的功能和權限，憲章第六十二條中明文規定如下：

(甲)經濟社會理事會可以發動研究國際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及其他有聯帶關係之問題，並與聯合國大會，各會員國及各國際專門機關提出建議。

(乙)理事會可以對增進人權的尊崇和人類基本自由的保障提出建議。

(丙)理事會在其所屬範圍之內可擬定各種國際公約草案，提請大會採納。

(丁)理事會可在其所屬事務範圍之內召開國際會議。

這一條條文很顯明地是針對上述憲章第五十五條的。

此外，與上述第五十七、五十八兩條互相呼應的又有第六十三、六十四兩條。根據此兩條之文，理事會可與各專門機關締結草約，確立各該機關與聯合國的關係。所有草約必須交由大會通過後纔發生效力。此外理事會可以與各專門機關磋商，向聯合國大會及各會員國建議等不同方式，綜和調整各專門機關之方針及工作。理事會關於本身所建議的方案之實施狀況也可以向各專門機關和聯合國會員國定期索取報告。

以上所列舉的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等條是與憲章內第九章「國際經濟社會合作」內各條文有直接聯繫的。然而此外還有值得注意的幾點：

一、憲章第七十一條規定理事會可以與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uernmental organisations)以及適當的國家非政府性質團體(Notional nowgouernmental srganisstions)取得聯繫，訂定若干諮詢方法。

二、憲章第六十一條規定經濟社會理事會由十八會員國組成，任期三年。第六十八條復規定，理事會得邀請非理事會會員國出席討論，惟非理事會會員國無投票權。第七十條又將以上權利給予各專門機關。

三、最後還有一段極有意義的條文，就是第六十六條中的第二款。依照本款，理事會在得到大會的允許之後，可以照聯合國會員國和各專門機關之邀請，為之服務。

## 三

根據上面這個簡短的分析，我們不難先從理論方面推斷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可能發生的作用和意義。第一、憲章中的條文對於理事會的權限頗有限制。尤其在任何具體方案的實施和重要原則的決定兩方面，理事會有秉承大會意旨的必要。等二，在一定限度之內，理事會仍可發生極大作用。譬如說，理事會雖然無權、亦無力單獨發動大規模的國際救濟計劃，但作一個交換情報，提舉問題，發表意見，發洩憤懣，甚至於煽動和宣傳的中心却綽綽有餘。換言之，要求一個國際經濟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畢在經濟社會理事會提出是很難成功的，因為理事會實權有限，而且大部無力擔任執行工作。然而凡是經理事會討論過的問題，尤其是在理事會發表了一定的意見和決議之後，將來纔可以根據已為理事會接受的原則，繼續在其他場合裏面提出來。因為誰也不能不承認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關於國際經濟社會問題所發表的意見，有相當的權威。不遵循理事會的決議而積極推動某樣工作自然是可能，積極反對理事會的意旨而有意與之背道相馳倒也不一定容易作到。

從消極方面來說，經濟社會理事會之有牠一定的作用，這個結論可以說是成立了。這個最低限度的作用倒也是不可小覷的。要能充分利用這個機構，一方面促進真實的國際合作，另一方面保全國家的利益，使之不受他人的侵蝕，恐不能不顧到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經濟社會理事會一共有十八個會員國，任期(除第一任外)一律三年。非會員國在與之有關係的問題討論時，可以列席，但無投票權。所以要在理事會上發言和提議的機會，必須當選為理事；並要進而在理事會上爭取與國。此外，更要在理事會屬下的各委員會上，有著充分的代表。這樣纔能儘量發揮作用運用自如。

## 四

經濟社會理事會依照憲章中的規定，可以設立若干委員會(Commissions)，討論性質不同的問題。於是在一九四六年年初在倫敦開第一次常會的時候，便組織了若干核心委員會(Nuclear commissions)

。核心委員會的主要任務爲起草各永久委員會的組織大綱。核心委員會在同年春天先後召集過一些會議，嗣後在五月理事會二屆常會和九月第三屆常會之中，便成立了若干永久委員會。現已成立的永久委員會，計有：

一、經濟就業委員會(Economic and Employment Commission)

二、人權委員會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三、婦女地位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四、統計委員會(Statistical Commission)

五、社會委員會 (Social Commission)

六、運輸交通委員會(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七、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mmission)

八、財務委員會(Fiscal Commission)

九、麻醉劑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

經濟就業委員會之下復分甲、就業及經濟穩定分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stability)，乙、經濟發展分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丙、戰時破壞地域經濟重建臨時分委員會(Temparary sub-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Devastated Areas)。人權委員會之下有「新聞自由」、「少數民族保護」、以及「防止歧視」等三個分委員 (sub-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of the Press, sub-Commi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sub-Commission on the Prevnetion of Discrimination)。統計委員會屬下設有一個統計抽樣調查分委員會 (sub-Commission on statistical Sampling)。這九個委員會和其所屬的分委員會可以算是理事會爲達到憲章中制定的任務而設立的內部機構之主要部份。研究性質的委員會之外還有兩個委員會 (Committees)，一個負責與各專門機關交涉，訂立草約（即 Committee on Negotiations with Specialized Agencies)，一個的任務是確定各請求給予諮詢地位之非政府團體的性質和應享的權利（即 Committee on Arrangements for Consultations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經濟社會理事會對於任務的執行，便在以上這個輪廓中，逐漸展開。各委員會 (Commissions) 負有研究報告理事會交付各種問題的任務，同時也可以對於在其所轄範圍內任何問題向理事會提出建議。委員會本身的設立還是最近的事，所以尚不能充其量地發揮牠們的性能。（附註：作者執筆的時候止是好幾個新成立的委員會首次會議的時候。）然而理事會的「與專門機關訂約委員會」則已於一九四六年度先後與國際勞工局 (I. L. O.)、國際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UNESCO)、國際糧食農業組織 (FAO)、國際民航臨時組織 (PICAO) 等締結了草約，並已由聯合國祕書處與國際建設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進行非正式談判。同時一般已向理事會請求的國際及國家非政府團體也已由上述理事會的另一委員會分作甲、與理事會工作之全部有普遍興趣以及與各該團體代表地區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團體，乙、對於理事會工作之一部可有特殊貢獻的團體，和丙、專與新聞之傳播有關的團體，三大類。甲類的權利自然最大。業經理事會納入甲類的團體計有世界工會聯盟 (W. F. T. U.)、國際合作聯盟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和美國勞工聯盟 (A.F. of L.)。

理事會在理論上既然爲重要國際經濟社會問題討論的中心，實際上也是名符其實。譬如國際救濟善後總署在總署結束後，難民的遣送和給養便是理事會討論和爭辯的一個中心問題。理事會關於這些事項都有相當的結論，提出建議於大會。同時，我們在上面曾說過，理事會也是一個發洩積憤的地方。譬如一九四六年第三次常會時，捷克和南斯拉夫所導出要求美方放還多瑙河上扣留的各該國船隻，和南斯拉夫與蘇聯而發的同一性質提案，以及美方的答覆，都是很好的例子。因爲當事國方面都明明知道所提問題絕非理事會所能解決的，其所以依然提出討論和投票者是要引起輿論及政府的注意而已。這一類半宣傳性的舉動不能說是完全不必須或完全無用。

理事會對於召集國際會議和推動國際專門機關之設立這個任務，在過去一年中，也算是作到了。中國與巴西在倫敦首屆常會時便提議召集世界衛生會議。這個會議在同年六、七二月中舉行，且已產生了一個世界衛生組織過渡委員會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Interim Commission)。國際商業組織 (I. T. O) 的籌備委員會也已於去秋，在理事會主動之下，在倫敦開了一次頗爲圓滿的會議。

## 五

我們爲篇幅所限，不能將經濟社會理事會過去一年中的實際工作，一項項闡述下去。然而即就上面簡短的報道來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作用，若能假以時日，必可發揮到燦爛輝煌。在一個經濟發展不平均和貧富懸殊的世界中，恆久和平的希望是不易實現的，甚至於可以說幾乎不可能。即如任何一個財富和機會分配極不均等的社會之不易安定，原因相仿。欲維繫世界和平便需以合作方式促進世界各地之經濟發展與均衡，並求易引起糾紛之各國際經濟社會問題的合理解決。經濟社會理事會雖然效能有一定的限度，若能培養發展得當，則仍可以在此方面發生極大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及戰事期間，歐美有不少人談「世界政府」或「世界聯邦」，認爲世界和平的先決條件是廢除各國家的「君主權」(sovereignty)。同時則有一般人認爲「聯邦的實現，前途締實在渺茫，目前仍以推動國際「機能方面的合作」(functional co-operation)爲最有效。所謂「機能合作」即指各特殊問題的共同磋商和解決。國聯時代的國際勞工局，聯合國下新設的各專門機關如國際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國際糧食農業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等等即爲「機能合作」性質的機構。

經濟社會理事會對於國際專門機關所負調整和聯繫的任務，如能充分發揮，一定可以裨益國際「機能合作」。孟子所說的：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而後能服天下。經濟社會理事會在聯合國的體制中便是「養人」的設施，

（下接十九頁）

# 客座記言

## 三　『主敬』是迂拙嗎？

陳衡哲

客甲（介紹客乙）：這位是我的舊同學，楊君，——我們都叫他做『小楊』——他心中有一個問題，想向你請教，所以今天同他來此拜見。

主人：請坐下。請教千萬不敢當。（向客甲）你相信嗎？談你們的談天，我也得到了許多啓發；所以我們應該是追求眞理的伴侶，是不是？

客甲：你太客氣了。

主人：不是客氣，是眞心話。今天我們不是還要繼續討論上次的問題嗎？

客甲：是呀，不過，小楊心中橫着一個問題，他想問你，可不可以先討論他，我們另外再約一個日子來繼續上次的討論？（笑）小楊是一位死心眼的人！

主人：青年們肯用心想問題，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楊先生住得離此很遠嗎？

客乙：正因住在百里外的一個學校，來此不很容易。

主人：你的問題是什麼呢？

客乙：因爲先父從小就教我『主敬』，所以我對於這件事，一向很注意。你不笑我爲迂拙嗎？

主人：『主敬』怎會是迂拙呢？但是，讓我先問你，你對於這兩個字的解釋是什麼？

客乙：據我看來，牠應是等於英文的revergence，牠應比外表的禮貌與敬儀還要深刻。

客甲：我可以插一句嗎？小楊是研究哲學的，他對於西方的文化也已有了相當的了解。

主人：是這樣嗎？那就更容易說話了。（向客乙）請說下去吧。

客乙：而且據我看來，這『敬』的對象應不以人爲限：一個人對於他人，對於自己，對於學問與事業，對於宇宙間一切的事物，都應有這『敬』的一個觀念。

主人（欣然）：楊先生眞不愧是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對得很，對得很。

客乙：但我的問題却來了。當我在國內時，我曾冷眼觀察過一般同時代的青年；我覺得他們中間雖然也有不少深沉剛毅的人，但却也有不少是以輕佻刻薄、利口捷辯，爲聰明的。他們對於父母師長，都很少有『敬』的存在；至於對於一切事物，以及同學同學缺少敬意，就更不用說了。我來美之前，滿以爲美國青年的情形曾比國內的好一點，可是我錯了。

主人：在『主敬』的一件事上，我相信，此邦比國內還要壞一點。

客乙：是。在國內，那不敬的表示，還常在他人的背後；但在此邦，那不敬的態度及意識，似乎已爲社會家庭所許可；施之者固然了無愧怍，受之者似亦已司空見慣。這眞不能不使我大大的驚駭了。

主人：可以請你舉一個例子嗎？

客乙：舉那一種的例子呢？

主人：方才你說及社會，請你就舉一個社會上缺少敬的意識的例子吧。有那樣的一種經驗嗎？

客乙（想了一回）：是，有的。有一次，我的一位美國朋友，開了他自己的車子，同着我同到他的家去過週末。不巧，他把車停錯了地方，警察就叫他去見法官。當我們進那『法庭』時，發見那『法官』正在擠牛奶呢，那牛棚當然就是『法庭』了。那位法官一面彎着身體擠牛奶，一面歪着嘴，咬着口香糖，說，『罰金十元！』陳先生，我不能告訴你，我那時的驚駭；但我的同學却反以爲我是少見多怪呢。

主人：這是因爲你已經有過那『主敬』的家教，所以你看得出那『法官』毛病的所在。在傍邊人看來，即使有不贊成那態度的，亦許過後也就忘了。

客甲：這個對人對事的不敬，似乎也就是對於自己的不敬。你說是不是？

主人：是得很。我且問你們，你們兩位對於這個情形，可曾想過她的來源？

客乙：想是想過的，但總不敢十分自信。

客甲：我也正想說這句話。

主人：請把你們的意見先說了，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客乙：我以爲這情形的來源不止一樣，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仍是我方才所說的，一般社會及家庭對於這情形的漠視。

主人（向客甲）：你的意見呢？

客甲：像小楊那樣的經驗，我也有過。不過，據我看來，發生這不敬態度與行爲的動機，有時又似乎是爲着要顯出自己的小聰明。你看對不對？

主人：你們兩位所說的都有道理。這不敬的來源，我們已經同意，是不止一樣了。我們今天也無暇去把牠們一一的尋求與分析。我們若能把你們方才所指出的兩點討論一下，似乎也就夠舉一反三了。好，社會的漠視主敬與個人的誇耀小聰明，雖然也有一點基本的關係，但大致說來，牠們並不是一類的。

客乙：請恕我的打岔。我可不可以知道，那一點基本的關係是什麼呢？

主人（心中想：眞是一位天才的哲學家，却也眞夠死心眼的！）當然可以。不過，這是我的一個

假設，牠尙有待於證明。我的看法是：這不敬的存在，雖然『自古有之』，但每當一次大戰之後，牠必像雨後的野草一樣，要大大的茂盛蔓延起來。爲什麼呢？因爲經過一次殘暴的戰爭之後，青年們對於成年人必要失去信心，你能怪他們嗎？信心失去之後，『敬』自然就很難存在了；後來又變本加厲，一般的青年便以『不敬』爲聰明了。不說遠的，且看本世紀的兩次大戰，她們不也就夠使一般青年們成爲玩世厭世，甚至於欺世害世的人嗎？但是，這種種的態度，却是都須緣着那不敬來表達的呀！是不是？

客甲：那麼，你的意思是說，不敬是一件不可避免的惡事（a necessary evil）了！

主人：我尙不曾那樣的悲觀。從全體人類看來，這不敬當然是一件不可避免的惡；因爲牠和疾病一樣，在現階段的世界文化之下，我們是無法把牠驅除乾淨的。但從青年們的修養方面看去，這不敬却是可以改正的，也是必需改正的。因爲一個人對於自己及其他一切的人物，若缺少這一個『敬』，他還能引起什麼崇高的期望，還能養成什麼可敬的人格？還能有什麼不朽的成績？

客甲：對於一般社會的漠視主敬；方才我們已經有過一個例子了；現在我們可以舉一個以不敬爲聰明的例子嗎？

主人：這類的例子太多了，似乎用不着再去舉牠。我現在且從牠的反面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客甲：很願意聽。

主人：從前我在此邦讀書的時候，曾認識了一個美國世家。主婦是一位理想的母親，不必說；就是她的子姪，也都有世家子弟的儀表與態度。這一類的青年，想來美國現在還有吧，不過似乎是更少了。好，我此次經過紐約的時候，那主婦的一位姪兒，同着他的太太來看我。我說，『路易，你眞還和從前一樣，仍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君子人。』他說，『這不是罵我嗎？這等於說我是傻瓜！』我笑了，說，『眞正豈有此理！』同他的太太，『他是說笑嗎？還是眞的見怪了？我說他是好人，是恭維他呀！』他的太太笑着說，『路易是好人，但……』他搶着說，『好人！牠是傻瓜的客氣說法！我聽得多了，希望你們不要再這麼恭維我。』我們大家笑了！可是，我心中却不免想，『可憐的路易，因爲人家標準是低賤的，你就這樣的失去了自信心嗎？』你看這情形多可怕！他可以使一個青年，甚至於像路易那樣的中年人，聽於承認自己是君子人。

客甲：這情形眞有點可怕。

主人：卽在國內，在我們中年人中間，這樣可怕的一挑戰，又何嘗不存在？照着某一軍人的看法，在一間客廳裏，在一個會場中，你若不說一兩句俏皮話，你便要被視爲傻瓜。而那些俏皮話，却又常常是缺少美好的幽默的，牠的鋒芒又常是對着他人，而永不會向着自己的；因爲牠的唯一目標，是在刺痛聽者的感覺，因而顯出話者的聰明。但是，可怕的却並不是那刺痛，而是那挑戰。因爲你若接受了那挑戰，你便是等於投降到那隊裏去。

客乙：那情形似乎也可以作爲我們的試金石。牠不也能磨練我們的人格，堅決我們的意志，試驗我們的自信能力嗎？

主人：這眞是接受那挑戰的最好態度。楊先生，你現在已經知道怎樣對付這『不敬』的問題了；你啓發我的，比我所能啓發你的，好像還要多一點。

客乙：以後請你叫我的名字吧，怎能叫我『楊先生呢』？

主人（笑）：名字不容易記住，叫某某先生省事得多。

客甲：請也叫他做『小李』好了。我的綽號是『小李』，請你也這樣叫我，好不好？

主人：好的，好的。

客乙：雖然我有那個看法，可仍不敢自信。你的疑惑和解釋，給我撥開了眼前的雲霧，加添了我胸中的勇氣。眞謝謝你了。

客甲：除了利用這『不敬』以爲修養資料之外，陳先生，你不覺得還有那種極的一方面嗎？

主人：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去轉移那不敬的風氣嗎？

客甲：是。

主人：你的這個問句很好。不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若不先把我們自己修養好，將來又怎能去影響到同伴及後起的一代呢？況且對付那不敬的方法，也就只有格外的敬。以那種輕薄的小聰明爲得意的人，能聽從你的勸告或責備，因而改爲主敬嗎？唯一轉移風氣的方法，是：他愈不敬，你愈敬。但也千萬不可對那人說明；說明了，你的方法自然也就不會發生效力了。

客甲（站起）：眞是承教了。下一個星期日我可以再來嗎？

客乙（也站起）：希望陳先生可以把下次討論的時間，放到半個月以後；那時我的學校正放假，我可以又有機會來參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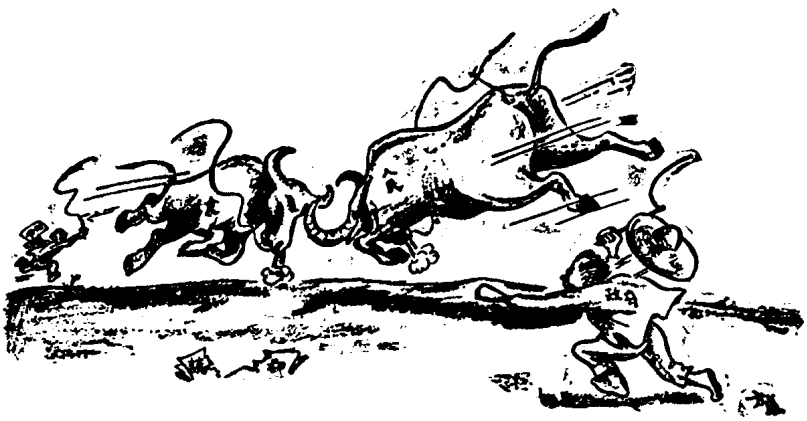
主人（也站起）：好的。下星期日我正有一個約會，讓我們改到第三個星期日，那是二月了。好不好？

客甲乙：那時一定再同來領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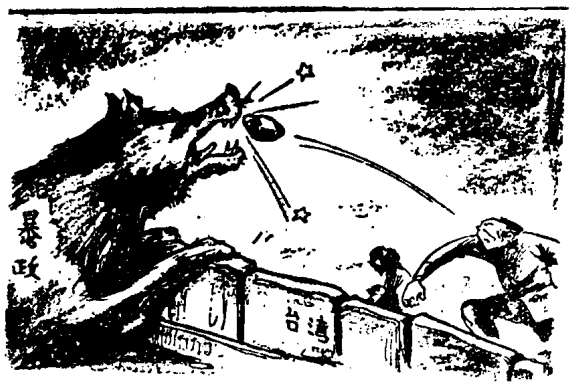
徵求直接定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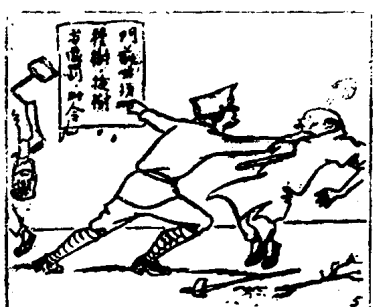
一、直接定閱較零購迅速、省事、合算。
二、一次先付國幣二萬元，每期按定價八折優待，郵費在內照扣，款滙通知續訂。
三、定閱時請註明起迄期數，及寄遞方法。

# 觀察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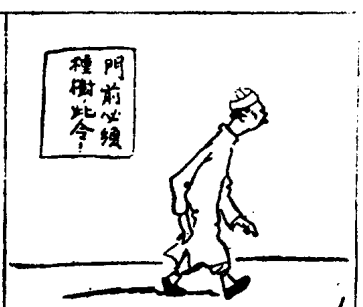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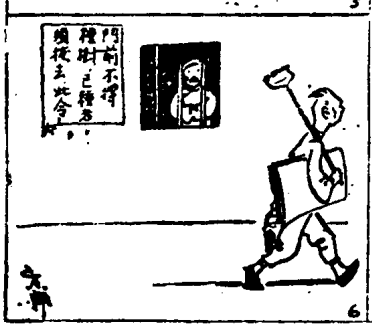
美斯科會議
中國
問題決待


暴政
台灣


門前必須種樹此令
5

門前不得種樹此令
3


門前必須種樹此令
1


門前不得種樹已經取消此令
6

4

2

觀察通信版

# 新五四運動之前夕

## 「長江後浪掀前浪・世上新人攢舊人」

### ——葉劍英離平吟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這兩週來，北方是在主流的邊沿上。

在「央行底薄，難與逆資圍法，出口貼補真外都不是人」的實況下，誠如新德里十三日廣播所稱：「上海一切日用品之價格，最近兩天，已增高百分之八十，此剝物價較月前增高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其他城市之物價亦在上漲中」，水漲船高，地方當然難以例外。曾知去年的元宵是五百元聯幣（折合法幣一百元）一個，而今年則是五百元法幣了，於是產生了十七日的新鐵桅——經濟緊急方案。

經濟的大崩潰的前夕，早已釀成了政治的大崩潰，軍事調處執行部能活了一年零二十三天，已然並不能算是短命了。在北平的中共人員於二月二十一日全部撤退，行前葉劍英在宴記者席上當場高吟「長江後浪掀前浪，世上新人攢舊人！」他又說「革命成了一種風氣的時候，民主潮流是大勢所趨，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住。」若斷若續的「和談」到了此時不能不說是正式斷了弦。

軍事決定了一切，聯合社廿五日電稱：「中國內戰雙方軍隊在三百萬名以上，官方估計，長江以北國軍約二百萬人，正在全面作戰狀態，另有共軍一百萬人，外加五十萬左右的民團，正作鬧市的鬥爭。」十五日國軍攻入臨沂，在官報上發表「消滅了共軍十六個旅七個縱隊」，而劉伯誠却在四十日內調集一千二百華里。共方宣傳在二十三日萊蕪之役「李仙洲及兩軍長以下五萬人被俘」。平漢線也有一次大的戰役「在蒲城外圍的姚村共軍竄擾三萬」。誰會相信這是和平時代的事？

在經濟、政治、軍事的驚風駭浪中，這個文化古都的聲音：「中國內戰雙方軍隊在三百萬名以上，官方估計，長江以北國軍約二百萬人，正在全面作戰狀態，另有共軍一百萬人，外加五十萬左右的民團」，是顯得幾乎聽不出，而然仍然是有一點聲音從紙面上透出來了。有人說，會有一個新五四運動出來。

## 新人權運動

在新生活運動十三週年的前夕——二月十七日，正是經濟狂潮澎湃籠罩的時候，也是在共軍攻入通縣一週後，北平由軍警憲聯合出動，從事於一個「政治的緊急措施」。二十二日有北大清華兩校教授十三人聯名發出了這樣一個對於時局的抗議，有人稱之爲一個新人權運動開始，其中不少都是老五四運動的人物，社會上的眞正賢達。（編者按：宣言原文見上期本刊）

司法院院長居正及高等法院院長夏勤恰巧這時來平。七十二歲的居院長對於逮人不逕法院，顚倒並不合法；夏勤對於提審法的行使，頗類搖頭，謂理論與事實難配合。警察局長在二月十三日發表了一篇解釋，文稱：

「本局此次奉命舉行，事前曾與有關機關再三籌商，均

，同時城內謠言紛起，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世界日報著論，要求當局保障一百七十萬市民安全，誠足代表人民喉舌，實屬賢明措置。至於清查結束，警察局已作詳明宣佈，非作奸犯科即密藏武器，圖謀暴動，僞有一二失察之處，在所難免。任何人不能謂此事之不當。我農工商界日夕惶惶，深慮北平爲通縣第二，生命財產成爲餓虎之餌，因此一致決議，擁護當局措施，暫作後盾。對受奸人愚弄之十三教授，殊深惋惜。對向爲共黨尾巴之民盟，一致擊討。願與國人共棄之。抑尤有進者，對破壞憲法，破壞和平，殺人放火扒路掘堤之共產黨，非特不能適用主席四大諾言，並祈明令戡亂，早安民生，而奠國本。謹隨元熾及孔德學校徐此宣言。北平市商會，北平市總工會，北平市農會。二月二十五日。」

## 「國憲所賜」

清華大學於二十六日忽然宣布，爲了一位歷史系二年級同學王憲鈴的被捕，決定罷課二日（實際上在考試的第一天，等於罷考二日）。王憲鈴也是一位類似沈崇之類的人物，他也是一位巨族之後，有其社會上覆雜封建關係，所以才能引各方面的注意。王爲清末王文敏公之後，王謚毓榮，山東福照人，爲中國第一位收藏甲骨文的學者，在庚子時爲洋兵所殺，王憲鈴的哥哥憲鈞又是清華官費出國的留學生中最好的一批，爲清華之光。抑尤有進者，哲學系名教授，當他的老友馮友蘭出國以後，就由他來代理系務。他是十七晚在總布胡同友人家被捕的，同時還有三個人，即中院侯思鎮，鐵院陳元熾及孔德學校徐式邦。

北大學生立刻響應了清華學生自治會發出來的信號，在清華的三分之二簽名運動之後，北大也以過半數簽名通過罷課兩天的議案。北大圖書館高振一聯稱：「你們去用功安心應試，一位歷史系二年級同學王憲鈴的被捕，決莫忘正義良心，起來支持罷考；他正在進行陰謀暗殺，請記渝滬血案，大家團結關了我們所要說的話，因此，願以全力來支持這個天賦權利的宣言。

「這次大規模的搜查逮捕，時間是深更半夜，人民正在酣睡的時候。被捕的人立場，站在教育文化工作者的立場，爲保障人權計，也爲維護政府威信計，對北平總的救濟人員，有醫師院五校院教職員的正式「人權宣言」三月一日公布原文如左：

「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十三教授發表要求保障人權宣言，我們看了，覺得正說出來其她的被逮捕，被拘禁。那不但違反了蔣主席去年正月宣佈的四項諾言。也破壞了政府多年來再三申明保障人權的法令，以及最近頒佈的憲法。

「我們站在人民立場，站在教育文化工作者的立場，爲保障人權計，也爲維護年輕的大學生，有行動的救濟人員，有醫生，有教員，有出版家等等，這些人爭取不到治安問題，更說不上什麼罪狀，莫明其妙的被逮捕，被拘禁。那不但違反了蔣主席去年正月宣佈的四項諾言。也破壞了政府多年來再三申明保障人權的法令，以及最近頒佈的憲法。

「我們站在人民立場，站在教育文化工作者的立場，爲保障人權計，也爲維護年輕的大學生，有行動的救濟人員，有醫生，有教員，有出版家等等，這些人爭取不到治安問題，更說不上什麼罪狀，莫明其妙的被逮捕，被拘禁。那不但違反了蔣主席去年正月宣佈的四項諾言。也破壞了政府多年來再三申明保障人權的法令，以及最近頒佈的憲法。

「這次大規模的搜查逮捕，時間是深更半夜，人民正在酣睡的時候。被捕的人

城寨變成了暴風雨中的安樂窩，除了宋希濂將軍在焦灼，及其知尚未泯滅的人眼看着中國西北方的炬火將熄而憂憤，其餘的人，跳舞、奔走金融與商品市場、買入賣出，人心已腐化、軟化得不可收拾了。城外——南樑一帶橫行着流氓、明火搶劫，公開鬥毆，到夜晚警察們都自動地走開，誰也不敢去管，也想不出法子去管。

英國駐迪化高崇漢領事說：「中國人在新疆，恰像我們在印度。」這個比喻有點不倫不類，但是新疆問題之對中國，比印度問題之對英國還傷腦筋，雖然新疆不是中國的殖民地。英領事又說：「新疆土著百姓，受盛世才的壓迫太深太久，他們以爲盛世才是中國的代表，把十餘年的仇恨都傾洩在今天的執政者與漢人的身上。張治中將軍是想用政法方法慢慢地來改變人民的心理，這不是短時期能夠收效的。但是在今天除了張將軍之外，恐怕再沒有誰能處理新疆問題比他再好些，我同中國的軍政首長接觸過的很多，張將軍雖然是軍人，但還是政法家，且有外交家的風度，高喊着反對漢人甚至于同族人的口號，當天發生了流血慘劇，漢人被打死幾名；過幾天漢人與同族人也聯合起來作反示威遊行。維族人遊行時幾乎闖入警備隊總司令部，迪化的社會秩序經此之後、簡直更雜亂了。本來在一月間的某日晚，若干維、塔等族人，坐着一百多輛六根棍車，從南樑跳入城裏，高喊口號，把市民嚇得以爲伊犂要在此搬演。伊犂是由試探而變成真實，塔城、烏蘇之失陷也都是試探之成功。現在人家還在試探我們，我們怎樣呢？軍政當局不能說沒有準備，可就是表面看去，只是幾名最高當局在控制無術中苦惱着，多數人拚命的在享樂——迪化的舞風在全國可說佔第一位——，愛財的表他的探監記，這種矛盾不知道根據什麼理論作出來的。

二月中旬，迪化的維族人舉行示威遊行，參加的人近萬，據說是反對國軍入新，高喊着反對漢人甚至于同族人的口號，當天發生了流血慘劇，漢人被打死幾名；過幾天漢人與同族人也聯合起來作反示威遊行。維族人遊行時幾乎闖入警備隊總司令部，迪化的社會秩序經此之後、簡直更雜亂了。本來在一月間的某日晚，若干維、塔等族人，坐着一百多輛六根棍車，從南樑跳入城裏，高喊口號，把市民嚇得以爲伊犂要在此搬演。伊犂是由試探而變成真實，塔城、烏蘇之失陷也都是試探之成功。現在人家還在試探我們，我們怎樣呢？軍政當局不能說沒有準備，可就是表面看去，只是幾名最高當局在控制無術中苦惱着，多數人拚命的在享樂——迪化的舞風在全國可說佔第一位——，愛財的在以公濟私。有些慣例的，更適乎不同。當年，盛世才氏獲得新疆政權時，外有馬仲英、張培元、和加尼牙孜等勁敵，內有不主持新疆軍政，也許能操同種勢，最低限度或可保持精河與塔城，在三十四年綏來緊急時，果能作孤注一擲，軍政之合，或許還維持着軍事上相持的局面，政治上控制的力量；可是當時國內外情勢既啓示我們惟有以和平、民主爭取新疆纔于國家有利，張治中將軍耗費了一年多心血換來的這一點成績，爲目前情勢所迫，倘使其前功盡棄，豈非憤事。不過新疆局勢一天天在惡化中，惡化的原因除了由于國際間的，我們暫拋開不講，由于我們自己的，便是我們的政治技術不夠，我們放棄了許多好機會，只是在施，我不會組織人，也不會運用人，只是在數衍事局。去年七月前的與七月後的新疆局勢，已與人民心理迥乎不同；今年十二月間的與去年十二月前的，更適乎不同。當年，盛世才氏獲得新疆政權時，外有馬仲英、張培元、和加尼牙孜等勁敵，內有不主持新疆軍政，也許能操同種勢，最低限度或可保持精河與塔城，在三十四年綏來緊急時，果能作孤注一擲，軍政之合，或許還維持着軍事上相持的局面，政治上控制的力量；可是當時國內外情勢既啓示我們惟有以和平、民主爭取新疆纔于國家有利，張治中將軍耗費了一年多心血換來的這一點成績，爲目前情勢所迫，倘使其前功盡棄，豈非憤事。不過新疆局勢一天天在惡化中，惡化的原因除了由于國際間的，我們暫拋開不講，由于我們自己的，便是我們的政治技術不夠，我們放棄了許多好機會，只是在施，我不會組織人，也不會運用人，只是在數衍事局。去年七月前的與七月後的新疆局勢，已與人民心理迥乎不同；今年十二月

# 符定一致何思源書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北平入春以來，天空仍然飄着鵝毛雪，氣溫仍復下降。人們盼望着孟加拉暖流早到，四伯利亞寒流趕快路開，可是上天偏春行冬令，加以煤斤隨着關金大鈔的飛舞而上漲，隨着平津北寧交通的「災難」而感匱乏，等於一個人在黑夜裏睡覺，過了一個年，聽了一道側，天還是未亮。

平東四十里的大門通縣一度失陷，給予北平軍政當各界人士的刺激特別厲害。地蓋了史達林式的窮廬於通縣失守是「奸匪」的裏應外合，城內的大檢查和城門的早閉已屬當然事了。當通縣縣長退守一隅，打電話來北平時，當局起初那裏信呢？後來聽言日甚，城外機場附近也發現了小股共軍，才忙然了。北寧交通的「災難」而感匱乏，等於一個人在黑夜裏睡覺，過了一個年，聽了一道側，天還是未亮。

平東四十里的大門通縣一度失陷，給予北平軍政當各界人士的刺激特別厲害。地蓋了史達林式的窮廬於通縣失守是「奸匪」的裏應外合，城內的大檢查和城門的早閉已屬當然事了。當通縣縣長退守一隅，打電話來北平時，當局起初那裏信呢？後來聽言日甚，城外機場附近也發現了小股共軍，才忙然了。

證學生的身體自由和安全，除非有犯法和越軌的行動。令各校同學安心上課讀書。胡適向北大同學宣佈，誰抓了一個北大學生，他決負責保出來。何市長也有保障自由的談話。

那知在十八號那天，好些人因「大檢查」而失蹤。社會方面有符定一氏、王×、×、中外出版金體人員、承印清華週刊的印刷工人；學生方面有清華歷史系二年級王憲銓，交大鐵院財務一年級陸元熾，中國學院商系四年級侯思鎮，孔德中學高三級徐式邦，更有若干姓名不詳的華北學院三數學生，輔仁以及其他學校的學生。警局在大檢查之次日發表捕人的數字是千七百多。

符定一氏被拘三小時即以「誤拘」而釋放。記者爲了獲得事實眞象，在一條胡同的符宅訪問了這位南衡山六十八齡的「著述等身」「一人一書」的老儒。符氏民元年在長沙創辦全國第一高等中學，毛澤東正求學該校，師生相處甚得。十四年他回長沙，毛鼓動工潮被捕，他曾把毛保釋出來。這次他的被捕，與這段歷史不無因緣。何市長也有保出來。所幸他還有點名氣，不然是不會這樣容易被釋的。因此他對記者說：「我個人事小，但對於全體人權的問題是要有個水落石出的。我年長一些，多少被人知道，那些被捕的無名青年人，結局有誰知道？」他去年自南京購來的鄒魯譯英國人寫的「蘇聯的民主」，和鄉間寫給他第三個兒子的一封長信都，被拿去了；他還要問市府要。他第三個兒子名符一之，肄業南開大學×系二年級。警察登門捕人時，曾大聲符應之，問符定一氏：「符一之的思想眞好不眞好？」符答：「他的思想在他的腦袋裏，我如何得知？」符氏雖老，但有年青人的一股不服氣的勁，他寫了一封抗議書給何市長，北平的報紙都不敢登，因爲何市長是山東人，信裏頗引證了一些經典，下面是他信的摘錄：

「思源先生執事：閒下爲天東，僕作老儒，各有千秋，幸甚幸甚！茲有白者，本月十八日清晨三時，舍間老幼深唾，忽記者說：「我個人事小，但對於全體人權的問題是要有個水落石出的。我年長一些，多少被人知道，那些被捕的無名青年人，結局有誰知道？」他去年自南京購來的鄒魯譯英國人寫的「蘇聯的民主」，和鄉間寫給他第三個兒子的一封長信都，被拿去了；他還要問市府要。他第三個兒子名符一之，肄業南開大學×系二年級。警察登門捕人時，曾大聲符應之，問符定一氏：「符一之的思想眞好不眞好？」符答：「他的思想在他的腦袋裏，我如何得知？」符氏雖老，但有年青人的一股不服氣的勁，他寫了一封抗議書給何市長，北平的報紙都不敢登，因爲何市長是山東人，信裏頗引證了一些經典，下面是他信的摘錄：

「思源先生執事：閒下爲天東，僕作老儒，各有千秋，幸甚幸甚！茲有白者，本月十八日清晨三時，舍間老幼深唾，忽記者說：「我個人事小，但對於全體人權的問題是要有個水落石出的。我年長一些，多少被人知道，那些被捕的無名青年人，結局有誰知道？」他去年自南京購來的鄒魯譯英國人寫的「蘇聯的民主」，和鄉間寫給他第三個兒子的一封長信都，被拿去了；他還要問市府要。他第三個兒子名符一之，肄業南開大學×系二年級。警察登門捕人時，曾大聲符應之，問符定一氏：「符一之的思想眞好不眞好？」符答：「他的思想在他的腦袋裏，我如何得知？」符氏雖老，但有年青人的一股不服氣的勁，他寫了一封抗議書給何市長，北平的報紙都不敢登，因爲何市長是山東人，信裏頗引證了一些經典，下面是他信的摘錄：

「思源先生執事：閒下爲天東，僕作老儒，各有千秋，幸甚幸甚！茲有白者，本月十八日清晨三時，舍間老幼深唾，忽記者說：「我個人事小，但對於全體人權的問題是要有個水落石出的。我年長一些，多少被人知道，那些被捕的無名青年人，結局有誰知道？」他去年自南京購來的鄒魯譯英國人寫的「蘇聯的民主」，和鄉間寫給他第三個兒子的一封長信都，被拿去了；他還要問市府要。他第三個兒子名符一之，肄業南開大學×系二年級。警察登門捕人時，曾大聲符應之，問符定一氏：「符一之的思想眞好不眞好？」符答：「他的思想在他的腦袋裏，我如何得知？」符氏雖老，但有年青人的一股不服氣的勁，他寫了一封抗議書給何市長，北平的報紙都不敢登，因

立鄉望執事，然貴部有謂：『清華學生王憲銓經拘訊直認係共產黨員實責搗亂平市治安不諱，該生沉痛悔過，今後願努力求學。當局念其年幼無知，已准交其兄具保釋放。……』

無論如何，王憲銓已重獲自由，符定一氏誤捕馬上釋出，罷考不會延續或擴大了。但其他的學生呢？其他的社會人士呢？仍然是渺如黃鶴，毫無下文。清華北大十三教授聯名抗議者，民盟平支部也有抗議書，但又有什麼結果呢？

北平的中南海還讖天爲殺墳會議而熱鬧，北海已經是「一度繁華春去也」，何處是北平的春天？

## 六

在本文與讀者會面的時候，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第四屆常會大約已開幕了。中國現在是理事會會員國之一，未滿任期尚有兩年。在所有隸屬理事會的各個委員會中，我國都已當選。除却祕書處高層中上級技術人員中國人似乎還嫌太少之外，中國在經濟社會理事會及其隸屬之各部門中，能否有特著及繼續的表現，便要看各有關方面組織的聯繫和人才的配合如何了。

（上接十二頁）也是一種擴大的「機能合作」系統。

站在聯合國一份子的立場而言，任何國的主要責任自然是儘量推誠與其他國家合作，使各國人民能切身感受到聯合國的好處，增進他們對聯合國的信心和忠誠，進而奠成國際合作的空氣和習慣，藉此鞏固聯合國的基礎。站在一個國家單獨的立場上看，便應當在不妨害聯合國精神的長成和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盡量來利用聯合國這個機構，使自身的理想能夠發揚光大。在選擇着手對象的時候，經濟社會理事會所具有的特徵是我們所不可忽略的。


## 文化小廣告

每字收費一百五十元

### 徵求郵票

統一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奉安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如願出讓或交換請函上海仁記路九七號內三〇七室秋潛

# 約會

李慕白

昨晚睡眠太少，今天醒來時太陽已曬到了床上。窗外的天，浮幻着一捲捲的白雲，晴朗的天空，太陽高掛在雲上，雖然這還不是春天，但小山島却在樹上鼓噪的叫着，冬天真有這樣好的天氣，在華盛頓還是少見。華盛頓是我在美國最愛的一個地方，許多美國人對華盛頓不發生興趣；他們祇歡喜紐約，芝加哥，因爲那兒花天酒地，燈紅酒綠，可以盡情享愛，可以任意的 Crazy。的確，美國人近來的人生觀似乎大大的改變了，Crazy 這一個字已然成爲他們流行的口頭語了，Crazy 是瘋狂，是凝想，也是她想天開。美國人在朋友之間有些地方顯得過份的客氣，如果他們要 Crazy 起來，則一擲萬金也都願意，正如英國的散文能手比爾 (Max Beerbohm) 說得好，他說美國人是好社交的人民，但他却說美國人出不起錢在英國交朋友，然而爲了旅途的寂寞與虛榮心，他們很願意出錢去僱一個人到火車站去送他們的行，作爲他們臨時的朋友。這便是美國人所謂 Crazy 的地方。華盛頓是一個美國人不喜歡的好地方，因爲美國人討厭盛痛，而華盛頓却相當的嚴肅；美國人不願談政治，而華盛頓却富於政治意味；美國人愛繁華，而華盛頓的房子多半是兩三層的建築，更何況華盛頓也開着極嚴重的房荒呢？華盛頓還有她的好處，便是樹木叢生，不高不矮的建築，都有樹木陪襯，如果你到郊外去，那平坦的公路，兩旁綴滿翠綠油油的樹，田野中綠茵滿地，間或還點綴着些紫色的野花。我想，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理想的樂園叫做阿卡地 (Arcady) 的，雖然把她描寫得那麼神祕與甜蜜，在那兒享受田園之樂的理想者，至多也不過跟住在華盛頓郊外的人一樣；沒有讀過希臘神話的人也許祇知道「桃花源」之樂罷，其實，古今中外並沒有什麼過甚的分別，我覺得阿卡地與桃花源二地幾乎沒有什麼分別，兩者的理想都有「世外桃源不問事」的意思，又何況華盛頓的郊外呢？更何況她並非一理想之地而是一塊現實的生活的樂園呵！所以我十分愛華盛頓，特別是華盛頓的郊外。

我住的這家旅館便是近在華盛頓郊外的，我的住房是這旅館的最高一層，美國人也不過把她叫做第二層 (Second Floor) 罷了；如果在中國，那便是第三層了。太陽從深綠色的窗紗中透射到房裏來，那在天空浮游無定的白雲，雖然隔着一層窗紗，還是隱約可以看得見，我用手掀動床頭的電鈕，那窗紗自動地拉了，太陽也更亮更暖了。昨晚剛剛度過愉快的聖誕夜，想不到今天竟會有這極像初春的天氣，實在令人心爽神怡。對於在異國作客的遊子，徒增了不少的溫暖與安定。

我掀電鈴，把侍者叫了進來，他手中托着一份當天的日報，還有一封信，向我道過早安，又逕自的出去了。我奇怪地拿着這一個長方形的白信封，我心裏想着怎麼會有人曉得我住在這個旅館裏？誰知道我到了華盛頓？莫非這不是我的信麼？但信封上却明明地寫着我的名字；多麼生疏的筆跡呵！使我不得不趕忙開來看，我先看寫這信的人是誰？「天呀！」我不禁叫了出來，是驚，是喜，是疑，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祇把那秀麗的字簽唸了三四遍，那便是：「莉麗·瓦特絲，瓊斯夫人」(Mrs. Lily Walters Jones) 呵！

信上的字，寫得十分工整，寫道：

「昨晚我很高興的認識了你，我認爲是一個奇遇！這也許是上帝送給我，甚至也是送給你的聖誕禮物——神祕的奇遇呵！

瓊斯先生決定坐下午六點的快車去紐約。今晚請你到我家裏來吃晚飯，時間是下午七時，那正是我送他到車站後回家的時候，我等候你！」

這一封信是一個謎，也許是一個奇遇罷。因爲昨晚的事，我覺得平常，祇有今天才出乎我的意外。我遲早報也不願看了。便馬上從床上跳了起來，站在鏡子前面對自己說道：

「如果今天不是一個夢，那麼便是美國的女人太神祕了。」

侍者又進來了，我問他：

「可以吃早點嗎？」

「不，」他說：「再隔十分鐘你可以用午膳了。」

我馬上看手錶，才知道已經十二點十二分了。我笑着對那有禮貌的侍者說：

「我今天起來得太晚了。」

「不，你昨晚睡得太晚了。」他說完，便彎着腰退了出去。

午膳後，我叫了一輛街車，去看幾位朋友。沿街的商店，都關上了店門，但那些裝置得希奇古怪的玻璃窗却仍舊在那兒爭奇鬥妍。街上的孩子們特別多，也特別高興，今天——聖誕節，是他們一年中最高興的一天，天眞的美國人，不知道又要怎樣 Crazy 來慶過這瘋狂的一天呵！

拜訪幾位朋友出來，已是下午二點五十分了。我想我一跳馬上僱車到瓊斯夫人家裏去，正在路旁躊躇的時候，一輛奶黃色的街車突然在我的面前停下了，我馬上跳了進去，叫他一直開往瓊斯夫人的家裏。

一所矮矮的房子，却像倫敦的溪姆敦宮一樣，砌成那種深紅色的磚牆，牆外爬長着的爬山虎已凋落了枝葉，祇剩下那紫褐色的彎曲的枝幹，房子的四週，盡是花草樹木，但除了那常青樹以外幾乎都枯萎了。這時太陽早已萎縮地躲進了雲端，天上的朵雲也已消逝，祇是一片灰色的海，使這個冬之夜晚特別顯得寒冷與淒涼。當我付給車夫的車資正在等待着他給我找頭的時候，我曾仔細地去端詳了一會這一個地方——一座花園和一所房子。

我走上了幾層台階，當我的手指剛剛碰到那電鈴上的時候，那門同時地開了，一個着了白圍裙的女黑人正張大着嘴露出她雪白的牙齒，笑着迎了我進去，她把我領到客廳裏坐下，這個客廳就是我昨晚曾在這兒與那些陌生的外國人共同過聖誕夜的地方。

我獨自地坐在壁爐的旁邊，看着那熊熊的爐火出

靜，她每一個火雪的濺射，每一顆火花的爆炸和每一縷白烟的盤旋，好像都具有着一種不可預知的神祕，她雖然就與我們咫尺之隔，然而她却好像是另一個世界。我平生對於壁爐十分的愛好，每逢嚴冬我總愛一個人獨坐爐邊，看一會兒書，又看一會兒爐火。如果我是一個詩人的話，我想我的感感祇有在這時候才會產生。可惜我是多麼平凡呵！假若今晚沒有這一爐熊熊的火光與我爲伴，叫我坐在這兒等候一位神祕的夫人，那該多麼的令我感到侷促不安呀！

我正坐爐旁想得出神，忽然聽見有人在呼喚着我的名字，我知道這聲音一定是瑾斯夫人的，而我却故意裝出很博然的樣子返過頭去望着那弓形的樓梯。一個笑臉在迎接着我，天呀，她今晚怎麼這樣的美呵！我站了起來，不會說一句話，祇是呆呆地望着她笑。

她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樓梯，坐在我對面的一把沙發椅上。我說：

「謝謝你，……」我停頓了一下，又說：「今晚你請我吃晚飯。瑾斯夫人。」

「請你原諒我，」她很嚴肅的說，「從明天起，我就不是瑾斯夫人了。」

我聽了她這話，却眞的使我怔了一下，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很錯的問她道：

「你的意思？……」我沒有再氣再問下去了。

她一定覺得我的驚奇的表情十分可笑，所以她笑了，她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離婚了；我們離婚的日期是從明天開始，我們在一起共同度過了三個蜜誤節了。」

「那麼你得離開這所房子？」我問。

「不，」她搖搖頭，「這所房子是我的財產，瑾斯先生的財產在紐約。」

我很想問她「爲什麼？」但我得尊重她的自由；因爲美國人是不願意旁人來盤問私事的，所以我祇有學着美國人一句最好的數衍話氣，我於是點着頭，哼了一聲：「唔……」。

以後我們便沒有談到這一件事了，一直等到開飯的時候。

「你或許會奇怪罷，關於我們的離婚？」她說。

「也許我不會奇怪；假如你們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

「你猜得着我的理由嗎？」她問我。

我沉思了一會，說：「是他不了解你？」

她搖搖頭，說：「是他已經另有所歡呵。」

「那麼，他的理由呢？」

「他的理由？」她表示出很驚奇的樣子：「當然是不能讓我痛苦呀。」

「我想你現在一定很快樂。」

「那倒不見得，」她說，「我現在祇覺得很矛盾，這矛盾自然從我由火車站回來。」

我不能再把話去問她了，我看見她的眼中有了淚水，她一定很傷心。

於是我隨手拿起了一個橘子，我改變了話題，我舉起橘子說：

「黃金果，你知道她還有一個別名叫做黃金果嗎？」

「好像讀過這樣一篇文章，是誰寫的呀？登載在一本英國雜誌上的。」

「Golden Fruit，是英國的梅汝尼（A. A. Milne）寫的。」我說，「不錯，他說得不錯，黃金果雖是水菓中最好的一種，她毫無缺點，但她也有壞的時候……我剛剛說到這裏，她就搶着把梅汝尼的話背了出來，她背得很流利，一個字也沒有錯：

「If it is to be bad—for the best of us are bad sometimes—it begins to be bad from the outside, not from the inside.（假如她要壞的話——因爲我們人類之中的最好的，有時也不免要壞——她便從外面壞起，不是從裏面壞起。）」她背完了這一段，還補充着說：「可是我們人還不如她呢……人不是從內心壞起嗎？」

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我原想利用黃金果這個名稱來安慰她，結果却反而引起了她的感慨。在一種急遽不安的情緒之中，我又想出了一句話，我說：

「梅汝尼還說，黃金果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她的青春常駐，她是多麼幸運！我祝你像這黃金果一樣的好！」

我把橘子遞給她，她微笑着接了過去，便用刀把她切成兩邊，她拿一邊放在我的食盤裏，說：

「但願我們平分這永不衰退的青春罷！」

我聽了她的話，不得不佩服她文學的天才，這一句話不是莎士比亞說的嗎？她借用得眞恰當呵。我把這話告訴了她，並誇獎了她一陣，她似乎高興極了。

後來她還告訴我，說她是在哥倫比亞讀文學的，她十分愛好莎士比亞，她希望跟我多學一點。

從她的談話中，我可以體會出她的心情，她目前的境遇十分的苦惱，她恨愛，但也需愛，她的內在的靈魂充滿了情感，她現在正走在歧路之上，她需要人來指引她呵。

在她家裏一直談到十點多鐘，最後她自己開着汽車送我回了旅館。當我走出了汽車倚在車廂外握着她的手道別的時候，她的一對炯炯的眼睛在黑夜中仍是那般多情，她的手緊緊地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心的熱力是多麼的高呵！最後她還跟我說了一句話，她說：

「從明天起，你要喊我做莉麗！」

她把車開走了，我站在旅館門前一直望着她的車遠得看不見了，我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房裏來。我無力地倒在床上，自言自語的說：

「從明天起，我要喊她做莉麗！」（海外遠之二）。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幷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 時局答客問

原問者：清華週刊編者
答問者：張奚若
原刊處：清華週刊復刊
第一號

問：美方的撤退軍調部工作人員，先生對此事如何看法？

答：軍調部早該取消了，因爲它早已失去作用，這是馬歇爾調解失敗後應有的文章，馬歇爾的任務是調停國共紛爭，但從其最後之報告中可知他自己也承認調解工作失敗。軍調部乃是執行調解任務的一個具體機關，調解工作既然失敗，軍調部自然也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必要了。

問：美軍撤退，與目前選及全國的學生運動是否有關？

答：或者有相當關係，但並不大。學生運動只能促進美國人民對中國的認識。一切沒有篤派關係的學生大概都討厭美國軍隊駐在中國，東單事件更證明一般中國人都不歡迎美軍。這是促成美軍撤退的一點因素，但並不是美軍撤退的決定力量。

問：馬歇爾任國務卿，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將有改變？

答：可能略有一些改變。馬歇爾未作國務卿以前，美國一國單獨調解的工作失敗了，他作國務卿之後，大概也不會以全力援助國民黨政府，因爲單獨援助國民黨政府，也就等於援助阻礙他調處工作的反動派，別人或者可以這樣做，馬歇爾我想是不會的。美國單獨調解失敗後，有兩種發展可能：一是暫時撒手不管，一是另想調解方式。利用莫斯科四外長會議，由四國或三國或兩國來共同想辦法便是新方式之一。

問：四外長會議對於解決中國問題會有什麼有效辦法嗎？

答：可以給以有力的勸告或警告，此外就看不出什麼好辦法了。辦法原是有的，美國自己也可以單獨做到，美國既不肯激底做，請蘇聯來也不見得一定有甚麼有效的辦法。如果四外長會議開得好，減少彼此的猜疑，使緊張空氣緩和，對中國問題的解決是有好處的。

問：英法聯盟對美蘇之關係無影響？

答：這要先看英法聯盟的性質而定，如聯盟性質是在對付蘇聯，自然與蘇聯不利。但分析事實，英法同盟可以說是介乎美蘇之間的獨立的歐洲集團，法國政府內共產黨勢力相當大，英政府工黨執政，也不會對蘇聯挑戰。

問：國內戰事之前途如何？如果目前蘇北魯南戰局有了轉變，可能組織聯合政府嗎？

答：蘇北魯南之戰，對根本解決中國問題這不會有決定的意義，聯合政府這不到組織時機；國民黨軍事上不一敗塗地，是不會容許聯合政府成立的。

問：目前經濟情形是否已到沒有辦法的地步？

答：你們說的經濟沒有辦法，是看見物價飛漲，人民經濟和國家經濟的沒有辦法。但人民經濟，國家經濟，政府經濟，政府中少數分子的經濟，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不能混爲一談。國家經濟沒辦法，人民都在飢餓線上掙扎是事實，但是國賊猶門的國民黨少數人，將一切財富集中在他們手裏，完全以鞏固政權爲目的，是不顧人民死活的，他們的經濟是有辦法的，他們不但有印刷機，還有黃金和外匯，有了這些，還能說沒辦法嗎？

問：國民經濟破產，軍人吃不飽飯，還能繼續打內戰嗎？

答：軍人有軍官與兵士之分，兵士是苦的，軍官却很闊綽啦！過年前我到市場買東西，心裏計算着買，這個就不能買那個，又計算着買一斤呢，還是買半斤；計算半天仍覺太貴，結果還是不買。恰在那時走來一位穿軍裝的，一買就是二十多萬元的糖果和咖啡，連價都不屑於問一聲的派頭。你再看飯店戲院，坐汽車的，不都是穿軍裝的居多數嗎？

問：美國人很器重自由份子，自由份子到政局的作用如何？

答：政府垮台以後的自由份子才能起作用。現在這情形，連一個開一多都不能容，自由份子還能起什麼大作用？政府現在所採的方針是槍桿，要他聽從自由份子的建議，只有在另一個更大的力量壓迫之下才有可能。

問：對於政府的改組先生作何看法？

答：今天的改組政府是騙騙各黨派和美國人，爲是的讓人家說不是國民黨一手包辦的。青年黨民社黨的份子雖然參加國大了，但人數比例只佔一千七八百人中的一百四十位，這有什麼用呢？改組政府與製定憲法都是耍耍花樣，不能起一點刷新政治或解決國共爭執的作用。

問：中國要如何才有希望？

答：在這個政府垮台後，政治是否上軌道，雖然不容易說；但在這個政府垮台以前，政治決無好轉希望，却是無法避免的結論。

# 記清華一個集會

原記者：編
原刊處：三月三日文匯報

編者按：我們轉載這篇通信，必須加以說明。這不是一篇論文，而是一篇記事；本來不在本欄選摘之列。但是當我們讀完了這篇通信時，我們深爲感動。這一記事　深切地表現着今日

一部分青年能在情感與理性之間保持一種平衡。這種能力是大可讚美的，這種現象是大可欣慰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社會未來的一線希望，就繫于組成這樣一種情感與理性能夠平衡的集會的那些青年身上。我們雖未身歷其境，然而我們讀了這篇通信後，也有同樣的感覺：這確是一個「偉大、莊嚴、緊張、活潑的集會」。這個集會所表現的情緒和精神，有流傳全國的價值，所以我們破例轉載這篇通信。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晚，清華召開了一次學生自治會臨時全體會員大會。會場中那種良好的秩序，緊張的情緒，協商的精神，我覺得那些「國大代表們」是需要先來學三年的。

大禮堂裏，坐滿了人，統計的結果，到會者一千四百三十七人。九時許，戴眼鏡的主席宣佈開會了。

『各位同學：自治會常駐會接到八百多同學的簽名要求，因我們目前罷考的情勢非常嚴重，故召集此會。現在開會。』一陣掌聲後，他念了一遍主席團所擬的議程：

『第一，先投一次對這次會議的信任票。第二，報告今天下午教授會的議決。第三，進城代表團工作報告。第四，討論復課條件。第五，如何支持罷考。』這議程表決通過了。

第一項議程開始　全體拿手。

第二項是由一個矮個子的「罷委會」負責人報告：

『王憲銓同學被捕消息傳出後，理事會即請求校方設法援救。但地方當局以情形複雜，拒予保釋。待我們一千三百餘名罷考，訓導長再度進城交涉的結果，王同學才保釋出來。以後代表會決議，爲了保障人權，要求政府在星期一以前保證我們的身體自由，繼續考。但是今天下午教授會議：繼續大考，然今明兩天未參加考試者，以後設法補救。』

進城代表團的發言人是個較拔的人，他說：

『今天進城，與北大燕京中法各校代表開了一次會，會中報告：北大中法爲了響應我們，定期罷考兩天，燕京因在寒假期中，不能直接表示，但願竭力贊助我們。接着決議，三月一日上午向地方當局請願：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釋放被捕人民，承認學校爲學生合法保護人，拘捕學生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其就學之學校。成立「人權保障委員會」，以每校代表五人組織之。』

第四項議程開始了，這最緊張熱烈的一幕，誰都忘不了的。主席先作簡單的報告：

『代表會決議的復課條件是：星期一以前，政府保證我們的人身自由，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不過現在是全體大會，可以不考慮代表大會的決議。現在討論開始。』

『主席！我提議復課不需要條件。當局的保證，從來不兌現，這次事件發生的前幾天，當局不就保證過我們的安全嗎？我們明明知道保證等於不保證，何必用我們學生最後的法寶——罷課，再去要求他們說一次謊言呢？』一位同學首先發言，在一片掌聲中坐了下去。

『我贊成復課不需要保證，因爲一切保證都是假。』一位同學說後，逗扮了個鬼臉，於是全場鼓掌，而且大笑了。

『主席！我反對不要當局的保證。我們這一次爲什麼要罷考？我們就是爲了要當局保證我們的身體自由。雖然，保證是誰都知道是假的，但這至少是當局承認了這次非法逮捕的錯誤。』這是一位級代表，他的激昂的情調，也贏得了不少掌聲。

『我反對剛才這位同學的意見。現在是抉擇的時候了，假如我們一定要得到保證後才復考，現在教授會決議要繼續大考，他們如果不予理睬，那麼勢必引起我們清華園內部的對立。民主的運動，現在正遭受着無情的打擊，我們需要且必須團結，我們不應該爲了爭取這點面子，而破壞了團結。』掌聲更響了。

『我們罷考的決議在先，教授會在後。我們爲的是眞理，當眞理與師生的感情不可得兼時，我們要考慮眞理，我們要考到底。』

『我們追求的是眞理，不錯，但我們現在所要求的只是空洞而不兌現的保證。清華的教授，不比他校的教授；我們的訓導長，又是怎樣的一位訓導長？且想過去的一切，難道我們就爲了門這樣一點無謂閒氣，而捨棄了眞心愛護我們的教授們的勸告嗎？想想罷，我們當認清敵與友。』一陣熱烈而久長的掌聲。

『我們不要當局的保證，但我們却要他們以保證：什麼時候再非法逮捕我們的同學，我們就什麼時候罷課。』又是一陣掌聲。

……

經過這樣緊十分鐘的激辯，一分鐘後，我們表決了，我們決定不要不兌現的保證爲我們的復課條件了。

不要無謂的保證了，我們再商量什麼時候復課：

『我提議星期一復考，因爲我們的消息已經傳出去了，不堅持將使別人小視了清華同學的力量。且王憲銓同學也到那時方回校。』

『我提議遵從教授會的決定，明天復考。』

『我提議星期六復考，因爲我們既然不需要保證，則罷考只表示我們的抗議，多一天增加不了多少力量，少一天也未見得就減少。而教授會的決議說今明兩天未考者，可以設法補救，顯然是給我們一個緩衝的餘地，所以我們不必太固執，而傷了師生間的感情。且王憲銓君既已保釋出來，他星期六也可能回來了。但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雖然我們不以當局的保證爲復課的條件，但我們仍然要去請願，到底我們還需要政府的保護，我們不能說，當局就沒有一個是言行相顧的。所以我們不能明天就考。』掌聲中已聽出我們復考的日期了。

……

表示的結果，我們不爭無謂的面子，而折衷了師生的決議，星期六復考，但星期五不准同學回家。

議程進入第五階級，大家做了律師兼法官，引證了許多法律的道理，議定了不守法者應有的處罰。

閉會時，已十二點鐘多了。帶着一顆興奮的心，摸摸拍得有點發腫了的手掌，我慶幸着自己能參加這種偉大、莊嚴、緊張、活潑的集會。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商標

織花線呢　醒鐘
士林色布　豐球
學生布　華美
條子府綢　美球
素府綢　美
校服布　月美
藍色布　健美
漂白斜紋布　美專
元色斜紋大呢　路生
嗶嘰女學生團
健美呢　團
條嘩絨　撲
綸紋呢　蝶
大衆布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衖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



本刊增設

## 文化服務小廣告

一、本刊增設此種小廣告，純爲服務性質，使本刊讀者因本刊之傳佈，得交換達到共需要。

二、廣告內容以關於書籍、雜誌、報紙、地圖、儀、樂器、文具、攝影機、自行車、書畫、郵票、照片等之徵求、出讓、交換，以及學校教員或家庭教師之徵求及徵職爲限。

三、照本刊實在成本，每一個字收費一百五十元，如係英文，每兩個字母作一個字計算。

四、請者惠刊廣告時，字跡務須端正，將刊費連同廣告稿一併寄下，刊費可用郵票代理。（定戶請勿要求在定費內扣除，藉省手續。）

五、廣告上請註明刊登人之地址姓名，以便他人徵售，本社恕不代爲轉信。

六、本社收到後，當依次刊出，不另給收據。惠售，請於信封上角註明「小廣告」三字。



第一卷合訂本

上冊（一至十二期）

下冊（十三至廿四期）

每冊售一萬二千元

掛號每冊加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加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欲購從速◉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每份售四千元·

第二卷 第四期

再版

## 專論

- 唯和平始得統一論 錢端升
- 論台灣的動亂 吳世昌
- 台灣民變眞象鈎沉 純青

## 科學叢談

- 我們的太陽 戴文賽

## 觀察通信

- 國民黨三中全會鳥瞰 浦熙修（南京通信）
- 到處是明礁的新疆 本刊特約記者（迪化通信）

## 週末闌欄

- 英文的中國化 蔡壬侯
- 冬天裏的夏天 李慕白
- 關于「中國的政局」 梁漱溟

## 讀者投書

- 人權與國權 國際干涉論壇兩章 掩口葫蘆

## 觀察文摘

- 從劇評聽聲音 李健吾
- 從答辯聽聲音 適夷
- 「一團和氣」 荒野

##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王造時 任鴻雋 伍啓元 吳世昌 吳景超 李公樸 李廣田 沈有乾 周宗莘 胡愈之 胡厚宣 胡道維 柳無忠 孫毓棠 高崇民 許德珩 陳仁炳 陳振漢 陳翰笙 曾昭掄 張奚若 張志讓 張純明 黃藥眠 馮亦代 馮承鈞 程希孟 傅斯年 費孝通 楊人楩 楊剛 楊西孟 葉篤莊 趙超構 雷海宗 鍾書林 錢端升 錢俊瑞 錢鍾書 戴文賽 戴乃迭 戴世光 戴克光 戴克寬 戴修瓚 戴學博 戴叔清 戴伯韜 戴眉雲 戴恩賽 戴望舒 戴鎦齡 戴文葆 戴芳瀾 戴鎦齡 戴文葆 戴芳瀾 顧頡剛 顧敦鍒 顧毓琇 顧毓秀 顧穎若 顧學稼 顧學熙 顧翼東 顧仲彝 顧仲起 顧廷龍 顧頡剛 顧敦鍒 顧毓琇 顧毓秀 顧穎若 顧學稼 顧學熙 顧翼東 顧仲彝 顧仲起 顧廷龍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人權與國權

編輯先生：北平十三教授發表保障人權的宣言後，北平及上海的教育界人士都有宣言響應。最近報載上海又有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發起護權運動，我最初以為也是響應北平十三教授的，後來讀了新聞的內容，才知是指保護國權，反對國際干涉而言。我以為人權國權都是當保護的，所以在原則上，我對於保障人權的運動和保護國權的運動，都贊同。不過我以為這兩事之間，亦還有一個相連的關係：為什麼有人要發起「護權運動」，就因為外國要把中國當作「問題」來討論；為什麼外國要把中國當作「問題」來討論，就因為中國自己不興；中國何以不興，就因為我們的政治不上軌道；政治不上軌道，自然一切不興了。舉一例而言，外國的基本人權，都有眞正的保障，而中國的人權，祇有字面上的保障，沒有事實上的保障，一抓就是幾千人，所以許多教授要宣言抗議，保障人權。由此可見，要反對外國干涉，還得先自己爭氣；國權因不容他人侵犯，而人權亦須得到有效的保障，祇在表面上保護國權，而不在根本上改革政治，這個「國權」恐怕是永遠保不了的。

高憬遠　三月十三日　上海

### 「國際干涉」

編輯先生：老同我的眞心，我是不反對「國際干涉」的。祇是要看這個「干涉」是什麼方式，什麼內容。譬如別國要來瓜分中國，我絕對反對。譬如別國要派兵到中國來強制代行統治權，我絕對反對。假如強國僅僅是在外交上施用一種壓力，使中國可以不打內戰，可以革新內政，問我的眞心，我實在不反對。我這樣表示，一定有許多人要罵我沒有國家觀念，罵我不顧國家的尊嚴，其實我心上是非常難過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大家反對內戰，內戰還是在那兒打啊！我們這些人民，有什麼力量呢？我們自己既然沒有力量，那麼還是讓有力量的外國人來說說話吧！祇要因為列強的干涉而眞能使我們得到和平、統一、民主、自由，還個「干涉」對於我們還是好的，有利的。我們都活不下去了，我們不要再在「面子」上下死工夫了。

周鴻道　三月十四日　上海

### 論壇兩事

編輯先生：最近論壇上有二件事情我請先生注意。

一、李健吾先生寫了一個劇本「女人與和平」，在綠斐戲院上演，引起不少批評，有一位安尼先生，甚至罵李先生「掛羊頭賣狗肉」。李先生寫了一篇答辯「從劇評聽擊音」，刊二月二十三日文匯報「筆會」。三月三日文匯報「筆會」又登了一篇適夷先生的「從答辯聽擊音」，對李先生的責備，確實嚴厲。我當時讀了，對適夷先生很為敬佩。「筆會」的編者在適夷先生文後，附了一段贅言，大意是說，自李健吾先生的「從劇評聽擊音」發表以後，即收到許多反駁的文字，但編者認為該一問題已大體解決，可以不須討論，故均未發表。後又收到適夷先生的稿子，認為那篇人的坦白使他感動，所以又發表了，我讀後很不痛快。不料今天（三月十日）文匯報「新文藝週刊」又刊載了署名「荒野」的一篇「一團和氣」，讀後非常高興，因為我要說的話，他都替我說了。……（編者按：一農先生此處引抄原文甚長，茲因篇幅關係，一概略去。請參閱前後編者按語）我對於適夷先生及荒野先生在他們文章中所表現的態度，非常折服。李文及駁李之文都同在文匯報上發表，這種態度也是很好的。

二、最近出版的一期「文革」（編者按：第二年第二十二期）有一篇杜邁之先生的「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知先生讀過沒有，如未讀過，先生不妨一讀。我本是一個自由思想者，自從經常閱讀「觀察」後，受先生等的影響甚深，尤其對於先生個人，論事總從正面論，不旁敲側擊，很為折服。杜先生那篇文字的態度亦是如此，希望先生不要有成見，以為左派的作家都不「正面辯論，僅用了許多為時下文人所習用的那些輕浮語氣，挖苦他人。」（見貴刊一卷三期尾頁病社會一文）

我寫這封信給先生似乎與貴刊的一般風格是不很調和的，但我希望先生能將此文刊出，以證明貴刊的公正。

一農　三月十一日　上海

編者按：一農先生的信太長，我們將其中一小部分不重要的話刪去，發表于此。杜先生的那篇文章，我先已讀過。我很同意一農先生的意見。各人的觀點不一定相同（亦不必強求相同），但杜先生那篇文字，却是很嚴肅，而且也如一農先生所說，是從正面下筆的。文匯報上發表文字，我是因一農先生來信而翻讀的，我們也同意一農先生的意見，並且我們兩意將本期的「觀察文摘」一欄證出來摘載那三篇有關文字，因為那三篇爭論的文字中所包括的一個原則，有提倡的價值。我們唯一引以為憾的，即一農先生一方面希望我們發表他們的信，而他自己又不要眞姓名，不附通信地址，這種態度我們深為不取。

### 掩口葫蘆

編者先生：今日南京中央日報載：該報昨日紙庫失火，被焚捲筒紙四百筒，損失六萬萬元。該報推測係奸人縱火，正密查中云云。前不久，京市正鬧紙荒，大道報改出半張（原出一張半），新中華日報出四分之一張，中央日報曾為此事，指論大罵國紙之徒，主張嚴辦，義形於色。而今該報一火四百筒，讀者無不掩口葫蘆。謹錄以饗「觀察」讀者。

高伯勳　三月十五日　南京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四期
三十六年三月廿二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收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 本期作者

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臧文黻：燕京大學教授
浦熙修：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李益白：山東大學教授

# 唯和平可以統一論

錢端升

在這個當口，主張和平是不時髦不識相的。可是眞理往往是不講時髦，也是不識俗相的。由和平以求統一是極難的。可是由戰爭以求統一絕無可能——除非先任全國糜爛。糜爛之後，何時統一，如何統一，誰來統一，誰都不能知道。和平與戰爭外，又無第三條路可走，雖的路子也就成了唯一可走之路。

## 一

和平之難，年半以來，已是家喻而戶曉。兩個革命的政黨，各自樹立了政府（指有實際的統治力而言），而又各以軍力爲後盾，是不易從和平中求統一的。要和平統一，下列三個條件中的一個必須滿足。第一，兩黨共同接受一種純粹政治爭權的方式，以代替過去武力（包括用憲警各色人物來執行的恐怖政策在內）爭權的方式。第二，兩黨因重視國家統一的重要，各願縮減其爭持的範圍（或指地域，或指事件）縮減到無爭的程度。第三，兩黨中的一個能重視國家統一到一種極高的程度，高到爲求取統一，連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取消自己以救倒懸，也所甘心。從邏輯言之，第三只是第二的引伸；兩者性質相同，意義相同，僅程度有不同。

第三個條件是絕對的不存在，也無成熟的可能。無拳無勇無既得利益的老百姓們儘管可以焚香祝天式地幻想着這樣一個奇蹟，但是這個奇蹟決不會降臨到我們這個現實的世界。兩黨都痛詆對方爲不愛國者，而又都自以爲負有救國救民的大任者。他們那甘自我犧牲以成全對方的統一呢？

第二個條件包含着某種程度的可能性，但在過去未嘗被考慮爲和平途徑之一，暫且不論。

第一個條件是年半以來兩黨在表面上都是一再承認了的。這就所謂『政治民主』也者。也就是說：兩黨同意使國民政府擴大基礎，使國民黨的政府變成各黨及無黨者共同參加的過渡政府，再由此過渡政府建立民選憲政的政府。如何建立民選的憲政政府，亦不由一黨決定，而由各黨及無黨者共同決定，以保障新政府之確爲民選確符憲政精神。在這個新的政府中，國共兩黨及一切黨派均有以政治方式爭取政權的平等權利。在此條件之下，國共兩黨均願放棄過去武力爭權的方式，以換取中國的統一。

自去年一月十日開幕以至三月二十七日停止東北衝突辦法成立（包括蔣主席的四項諾言，政協的五種決議，及軍事三人小組，一月十日的停止衝突，二月二十五日的整軍方案，三月二十七日停止東北衝突辦法在內），政協的整個精神即在滿足並充實這一個條件。對于這些諾言協議的成立，不特兩黨有過正式的承諾，而且有其他小黨的參加及全國無黨人民的贊許。不特有中國全國人民的贊許，而且有美國正式的斡旋。不特有美國正式的斡旋，而且爲

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所祝福者。所以這些諸冒協議的力量，法律的束縛力和道德的束縛力，俱是十分雄厚。然而一年以來，這些諸冒協議沒有一件成爲過眞正的事實或有過規規矩矩的實行。不實行的責任兩黨互相推諉：甲說乙破壞協議，乙說甲破壞協議。做調人的馬歇爾說兩方猜忌太深，缺乏互信。一班的國人則說兩方都無誠意。

照去年年初的形勢，和平統一應該有望了，而結果又成泡影！如今國共九年餘公開的聯絡完全中斷，內戰烽火瀰漫半個中國，今日而言和平，其困難自然比從前更多，也自然沒有一個熟識目前情形的人有胆量去漠視這種困難。

## 二

然而今日中國的統一又決不能從武力中去追尋。不能就是不能，而尙不是應當或不應當的問題。縱使應當或不應當可以發生作用，那中國此時早應該沒有內戰了。我們所要說的只是：內戰決解決不了國共的問題，也決產生不了統一的中國。不能的理由有四：

先從軍事說。如果國共兩方中有一方在軍力上能將另一方於短期內打垮，於不出斧子之先打垮，那國共之爭也就有了解決。不幸的這個可能是不存在的。不但延安打不跨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也打不垮延安。

相信國民政府有力打垮延安者不外根據於前者軍隊較多，地面較大，財力較富這些事實。實則這一根據並不可靠。延安軍力少於國民政府，這是確的。但延安善能利用共所謂遊擊戰術。遊擊戰術就是長期戰破壞戰。要打垮延安，必須以遊擊戰對遊擊戰。不採遊擊戰便打不垮延安；採遊擊戰則你遊擊我也遊擊，全民遊擊，亦即全民犧牲。試問在這樣長期的混戰中，人數稍多有何意義？地面較大有何意義？財力較富又有何意義？要在這樣一個戰爭中致勝，國民政府必須具有遠大於今日所有的優勢。而且非民衆組織和隊伍的待遇紀律門志兩個方面有優於延安的表現不可。這兩事牽涉到行政及經濟問題，容後再論。

國民政府另有一種打垮延安的可能。這就是軍力上的絕對優勢，如同盛大的空軍，精良的機械隊伍，新式的通訊部隊等等，可以使它能于極短的時期內消滅共產黨散在各地的主力。這樣一個優勢非美國援助不能實現，而美國可能的援助縱可稍稍增强國府的軍力，但不可能增强到使之有壓倒的優勢。這個道理下面也當另論。

第二從經濟說，長期的全面性的內戰——尤其在八年抗戰之後——在經濟上的消耗是具有毀滅性的。這毀滅性的負担要壓迫着內戰的雙方，而有着正式政府得着國際承認的那一方特別會感到經濟的壓迫。內戰繼續不停，經濟崩潰總不能免。吃崩潰的大虧者當然先是國民政府而不是延安。經此之後，如果延安佔了上風，而國民黨的武裝隊伍也用共產黨隊伍的游擊術以延長內戰，則吃崩潰的大虧者將輪在共產黨身上。推演下去，直到全民毀滅爲止。

只有一種情形或者可以免去經濟的崩潰。那就是美國全面援助國民政府，使之物資充裕，貨物流通，通貨穩定。但美國也不會有此豪爽，共理由與美國之不會贈給全力的軍事援助相同。而且以國民政府行政機構的窳能，美式的經濟援助也是不易見效的。

第三從外交說。關於外交，中國在今後三五年內必須做到兼善美蘇的地步。這所謂『必須』也者不僅是含着「應當」或「不應當」的道德觀點在內，不僅是含着「有利」「有害」的打算在內，而且更含着「非如此不可」的客觀在內。固然美蘇有過對峙的形勢，固然這形勢尙未完全消逝，但美蘇均需和平，這一個共同的需求將使兩國的合作代替了兩國的對峙。在兩國合作之下，我們即不問兼親美蘇是否應當是否有利，我們在事實上將無親一反一的可能。

但是，誰能執行此兼親兩國的外交政策呢？在內戰進行中的國民政府能不能呢？不能。因爲無論共產黨是否得着蘇聯的接濟，它一定會對蘇聯表示極友好的態度，而國民政府也一定因之會疑心到蘇聯的援共。共黨消滅後的國民政府能不能呢？不能。因爲在內戰進行期內，國民政府與蘇聯的關係將會惡化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國民政府崩潰後的共黨政府能不能呢？也不能，因爲共黨與美國關係也會經過同樣的惡化。

既然在內戰進行中國民政府無法兼親美蘇，內戰結束後任何一方主持的統一政府也無法兼親美蘇，那末美蘇兼親這一個「必要」遲早將使內戰無法進行。這一道理，縣看起來，有類意願之思。但是美蘇關係的好轉將證明這道理之極端客觀。

第四，從政治上說，內戰不特走不到統一，而且是一條瞎息走盡的絕路。須知全面戰爭無論是內戰外戰，都是人民所最不歡迎之事。外戰尚易維繫人心，因爲外戰可能是合乎民族的要求的。抗日之戰就是這樣一個戰爭。但是，即使在人民願予支持的外戰之中，政治還須有一番改良，政治上的摩擦尚須力求減少。此無他，就因戰爭總不是好玩之事，所以總須以全力掃去勝利的障害。內戰而要有一點點的成功希望，政治上更需要大大的改良。然而國民政府能在內戰進行中有充分的改良麼？不能。共產黨於佔了上風之後（假定有此一日）能有充分的改良麼？也不能。

共產黨假使能有軍事上佔上風之一日，這個日子一定在整個國民經濟潰爛之後，也是全國生靈塗炭之後，在那時，政治的之難以改良是可以想見的。

國民政府如要以軍力消滅延安，以完成統一，則在內戰進行期中必須刷新政治以（一）收拾民心，以（二）爭取國際同情及贊助，以（三）維持隊伍的作戰及補充力量，更以（四）產生足够支持軍事及一般行政事業的經濟力量。國民政府非不想這樣做，而且也正想這樣做。但是內戰一日不停，這些目的亦一日無法達到。

收拾民心最需要予人民以喘息的機會，並尊重其自由。戰爭不停，何能喘息？干戈擾攘，何能法治？沒有法治，又何來自由？其結果則不但其約法一章子爲具文，即其新頒的憲法（其關于人權者已經宣告有效）又何能實施？如此下去，人心將日見仳離，更何能講收拾？

目前所盛傳的改組政府與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之所謂擴大政府基礎，和今年一月八日馬歇爾之所謂自由主義份子參加政府有關。政府基礎如果眞正擴大了，或是自由主義份子眞正參加了，那末國民政府外可以得到美國的援助，內也以可以爲民心所歸附。到了那時候，不要說戰可以勝，即和也可以成。在那時，國民政府可以不必怕共產黨搗亂，而共產黨也決無搗亂的可能。不幸在內戰進行之中，政府基礎決不能如此擴大，自由主義份子也決無從參加。蓋所謂擴大基礎者乃是放棄一黨專政，而容納黨外人參與政權，與國民黨共同執政之意。如果政協決議實行了，共產黨等加入了，自由獨立份子也加入了，加入之後，可以發生多種主張相爲上下，有理者取，無理者捨，諸如此類的爭議消長的作用，這自然是擴大。如果像最近報上所說，政府改組由青年民社兩黨加入若干人，由桜近政府的社會賢達加入若干人，則政府的素質並無變更。如此改組，而謂可以一新天下耳目，產生新的力量，其誰敢信？即欲信之，亦是催眠式的信，經不起漢上一陣冷水。如果美政府信之，也經不起輿論的指摘。此種改組何能爭取國外的同情與贊助？

那末，除了此種形式的改組外，在戰事進行中，有沒有實在的改組的可能呢？沒有。國共內戰比不得抗日之戰。在抗日之戰中，國民政府如果願意擴大基礎，那一定可以擴大到可以代表全民，因爲全民都願抗日。但今日中國人民，除了少數當事人以外，大都不願有內戰。不願內戰者決不願加入一個政府，除非這個政府立志不打內戰。換言之，如果國民政府不打內戰，縱使共產黨不參加改組的政府，旁的份子沒有不參加的理由。如果政府要打內戰，則除了願打內戰者或是認定共產黨非打不可者以外，誰肯參加？此所以在內戰進行中，政府改組的程度亦只能止於近來報上所傳的那種程度。

至於隊伍作戰及補充力量的維持及經濟力量的增厚，更有需乎政治實在的刷新。這就牽涉到行政機構的良窳問題和行政效率的高下的問題。近來大家好言貪污，因爲貪污是大家容易了解的惡事。殊不知行政機構的癱瘓和行政效率的低劣更爲中國近年致命之傷。如果機構較爲健全，效率較爲高強，又何至有徵了則虛了，徵糧則偷糧，運輸則走私，管制則自肥的醜事？又何至執政者愈昌言設計考核，則法令愈是紊亂，執行愈是虛假？愈要求分層負責，則層次愈見混淆，責任愈相推諉？要增強士氣，補充隊伍，要維持公敎人員的生活，要對國民經濟作相當的管制，此種行政機構和此種行政效率決然是担當不起，有敗無成。但是要改善這種機構和這種效率亦決非空言所能奏效，也不是加上若干青年民社黨人和社會賢達所能濟事，而有賴於政府的澈底改組，新人的當政，及新風氣的樹立。如果因內戰進行之故而新人裹足不前，新風氣無由樹立，則內戰又如何能打得下去？

由上種種分析，可證內戰不但不能取得統一，且也無從持久。持久的條件無一存在，更如何能說到成功？

內戰的唯一結果是糜爛而已。中國總須有統一的一日。與其坐待無可

捉摸的統一於糜爛之後，毋甯爭取可以捉摸的統一於糜爛之先。與其以不可能的長期內戰來試驗統一之是否可能，毋甯以自我的犧牲來把握全民所希望的和平。

## 三

戰爭和和平之間有着我們可以想得到見得到的分別。

長期內戰的最後結果將不是國共某一方的顯明勝利，而是兩敗俱傷中的全國糜爛。糜爛之後，少則一二十年多則三五十年之後，中國當然仍會統一。但這數十年的過程則我們不敢想像，也無從想像。

在內戰的初期，國民政府當可把握着相當的優勢，但優不到可以迅速解決共黨的地步。共黨在軍事上愈是失利，則其所用以破壞對方據點、交通線、及經濟機構等等的方法愈是層出不窮。在戰事進行期內，國民政府既然沒法作政治上眞正的刷新改革，機構效率沒法有若何的改善，國民政府自亦不能對此種破壞爲有效的防禦。下焉者，國民政府或且實行壓迫政策，壓迫一切批評不滿的自由言論，甚或誣之爲受共產黨的利用，而加以打擊。如此，不特國民政府絕無作進一步改革的可能，而且連青年民社黨中比較倾向的份子之先已參加政府也將外撤。

這樣的推演可以說明下述一種循環：戰事愈長則艱苦愈大，艱苦愈大則需要人心更大的歸附，然而長期鬥爭的結果事實上將愈失民心，愈增艱苦。

拉据式的內戰不能是一方永佔優勢的。如果美蘇關係不即改善，國民政府在失利時可能得到美國的援助——尤其在范登堡參當權的時候。但是源源不絕的援助仍須靠自身的爭氣。美國的援助既然不足以發生短期內消滅共黨的壓倒力量，崩潰和糜爛自然繼續進行而無已。

假使在這崩潰糜爛中，共產黨倖而勝了，試問他們能如願以建國麼？也不能。中國本來就是窮。窮而又加以糜爛，參加糜爛內戰者決不能再有力量——實際的和道義的——去做恢復的工作。且中共可能有的力量亦不能和一九一八後的布爾雪維克黨相比擬。不但對於內部的復興工作是如此，對於應付四鄰的涉外工作也是如此。其中道理不難說明。一九一八後的蘇俄雖被英美諸强所疾視，但蘇俄的原氣並未大傷，英法與蘇俄之間尚有若干相當中立的國家，而諸强也沒有在蘇俄領土上作樹立勢力範圍的企圖。經過糜爛之後，中共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不能和這樣的蘇俄同樣有利的。

以上無非要說明，經過長期內戰全國糜爛之後，誰都沒有把握統一中國。

和平的結果便大有不同。

第一，人民的生命可以有所保全，社會的資源可以避免毀滅。

第二，過去中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實在太少。戰事停止，而又有數黨同時存在，自由總可增加若干。

第三，國共兩方可以各在其範圍內進行其所主張的各種經濟改革，經濟建設，在原則上，兩方的主張本無多大出入。在實行上，共產黨替貧農做的工作多些，而其手段則有時有地過分猛烈。如果兩方有競賽的可能，競賽愈烈，則愈能得民心的作風也愈必盛行。這種競賽，只要不演爲比武，總該是有利于國計和民生的。

第四，目今中國在國際局面上實在太嚥頭了。號稱五强之一，而什麼事都不能說話。號稱亞洲戰勝國家，而對日本，對高麗均無發言的資格。甚至菲、越、的淩人態度和法國對越的强硬政策我們也須忍受。我們再不統一，再無力發揮獨立的外交，爲亞洲和平着想的外交，則面子問題固可忽視，其如在素重的甚或反華的亞洲中，我們也不能自保何？然而獨立自主的外交絕對繫於和平和統一。有了和平和統一，才能發揮獨立自主的外交。

## 四

由和平以求統一，其困難前已言之。然困難與不可能不相同。不可能者言其有內在的矛盾，有客觀的障害；困難之起則或因人力之未盡，或因觀察之未週，只消多盡點人力，多作些觀察，行多知多，便可克復。和平統一的困難亦即如此簡單。

要和平統一，仍只有兩條道路，其一是去年政協所走的道路，即國共兩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爭權的方式來代替武力爭權的方式，其二動是減少爭持的範圍，由爭持而變爲互不侵犯的合作。

先說後一條路。這爲政協所未嘗試探之路，可稱之爲聯立之路。國共兩黨既爭持多年，分裂多年，誰也併不了誰，毋甯兩方均承認此分立的事實進而爲聯立的統一。兩方在其現有的轄地上可各維持其政府，但在此兩個政府之上更冠以一個共同的政府，或不妨即以國民政府兼充共同的政府。如採此辦法，則國民政府將具[illegible]的資格：一爲國民黨的政府，統治今日國民政府號令所及之地；又一爲全國性的政府，代表中國管理全國性的交通，並執行兩政府協同的外交政策。

國共兩政府的對內事務，皆聽自主，不相干涉。裁軍可，擴軍亦可。資本主義可，共產主義亦可。一黨專政可，聯合政府亦可。惟兩政府必須相約互不侵略，更必須承認由聯立政府管理全國性的交通，並執行兩政府所共同協議的外交政策。

這樣的統一有三大困難。第一，今日國民政府號令所及之地所謂解放區者犬牙相錯。要兩者不生時起時伏的爭執，豈不過於理想？這個困難我可完全承認。但如兩方能體念人民的苦痛，承認這樣不高明的和平辦法總比內戰高明一些，則兩方又何難而不能就實際的佔領爲分治的界線，再徐圖釐正？

第二個困難在交通之如何辦理。兩區域間的交通是不能不暢開的。沒有交通，民不聊生。好在過去交通問題所發生的困難多半由於軍運而起。如果兩方能放棄戰爭，則軍運問題隨而消滅。軍運問題不存在後，像去年六月國共兩方所協議的恢復交通辦法也沒有不可實行的癥結存在了。

第三個困難乃是對外政策如何取得協議。我以爲這並無多大困難。法國三大黨——共產、社會及人民共和——所願共同維護的政策亦即是我們所應採取的政策。敬親美蘇，不于美蘇之中作仇友之分，對於我們利最多，害最少。內戰一旦停止，這樣的一個政策也應爲兩黨所同意。

有的人或者要問，世界上一切聯邦必設政府，亦必有複雜的憲法和機構。這裏所提的辦法得不過於簡單？我的答覆是：我所以避免聯邦這個名詞者，就怨一稱聯邦，則國共兩方又將對聯邦制度大作爭執。現在所提的聯立辦法並不是聯邦制度，而只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統一方案。如果兩方眞願停戰，則停戰之後，兩方的猜忌必可日趨減少，合作亦必日趨密切，由是至於眞正的聯邦或是一統的政府，亦多可能，固不僅一個只有交通管理權和外交執行權的聯立政府而已。

前一條路就是去年政協所嘗試而沒有成功之路，可稱之爲聯合之路。沒有成功却幷不等於沒有可能。不但無不可能，而且一旦成功，尙比聯立政府爲妥當，爲圓滿。

要做到國共兩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鬥爭代替武力鬥爭，我們認爲政協所擬的方案在大體上是準確的。換一句話，必須聯合政府根據各種有關的協議以成立一個民選的立憲政府，然後中國可有眞正民主，而國共可有和平爭政的方式，國共以外的黨派也可有和平爭政的方式。政協的缺點不在其方案的欠佳，而在政協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國共以外大衆人民的力量。因爲大衆人民沒有代表參加政協，所以政協決議被破壞時，只見到國共間的互爭互詆，而見不到大衆人民對破壞者之爭，或是大衆人民加于破壞者的責備。

政協會員三十八人雖國共只有十五人，然兩其餘二十三人多半是國共的附庸；而極少眞能代表國共以外的勢力。此爲政協決議不能實現的最大原因。所以如果今後的和平仍須循政協之路，則政協的參加者，國共而外，須有大量可以代表非國非共不附國亦不附共的中立份子。倘能如此，則破壞決議者將稍有顧忌，而責備者亦將不限於敵對的一方。如責備破壞者只限于對方，則破壞者必將有所自辯，而以破壞的責任譴諸對方，從而是非難明，破壞者反可肆無忌憚。如果中立者的力量較大，中立者可以監督決議的執行，可以指斥破壞者的責任，則中立者縱無武力爲後盾，亦總可藉輿論以自雄，而輿論也可因有所寄託而飛騰。

以上兩條和平之路，走任何一條都可以獲致統一。走戰爭之路者不久總會走到絕路的盡頭的。此時縱不和平，統一縱不在望，但是堅主非和平不能統一的人們不妨先發出和平統一之聲，計劃和平統一之路。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幷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 論台灣的動亂

吳世昌

台灣的騷動，自上月廿七日起，延續至半個月之久，由台北一地蔓延到全省各主要城市，殺傷人民迄無正確統計；據傳多至四五千人，不下於內戰中一次大會戰。台人所提條件，幾乎要脫離中央而獨立。台灣淪陷五十年而收復，歸家後不到兩年，竟有此鉅變。此事雖然只是一個地方問題，却充分試驗出了今日政府的統治才能與方法。按理說，台灣久受日本殖民地式的統治，一旦自由解放，重歸祖國懷抱，望治心切，應該最易表現治績。然不旋踵而民心激變，全省騷然；此中原因，足令執政者深切反省。且經此變故以後，即使以後平定下來，究已種下裂痕，非短期所能恢復。我們覺得構成台灣變亂的原因頗多，而且此種原因，其他各地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換句話說，各地現在雖表面平靜，而不安的潛伏性却並非沒有。爲民上者，如再不反省，再不改轍，甚至變本加厲，如北平、青島之黑夜捕人，動以千計，則一旦超過了人民忍耐的限度，將有令人不忍言者。與其他日焦頭爛額，何如現在曲突徙薪？我們今作此語，必有虛驕之徒，認爲危言聳聽。實則打開近半年的報紙來一看，滿紙都是政治腐敗，民生疾苦：政府大員則窶窶不飾，鄉里小吏則魚肉斯民。台灣孤懸海中，民情無由宣達，然各報所記，非無先兆。即如「觀察」二卷二期所載通訊，台胞至今國籍尚未確定，而慘毒却已備嘗；怨怒之氣，醞釀已久，不安之情，躍然紙上。而地方當局，猶木然無知，繼續其作威作福的統治，與民爭利，竟至打死攤販。其起因雖微，而所以構成此因之背境，却是當前中國政治的根本問題。

我們考察這次台灣變亂的情形，當從兩方面來看。其一是統治者方面的，從心理、制度、人選、到統治方法，幾乎沒有一端不足以引起變亂。其二是台胞本身，可以從心理、性格、傳統、生活各種不同因素來分析。至於有人認爲這又是什麼共產黨在鼓動，我們認爲這未免太恭維共產黨。我們無意替共產黨作義務宣傳，也不想借此問題把台灣人民向左邊趕去。把共產黨看得有這樣大而普遍的勢力，確是太估高了他們。

國民黨以征服者的姿態回到收復區，這似乎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其中下級幹部尤其如此。台灣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來的；這班征服者的第一個感覺是：我解放了你們，你們從今以後不再做亡國奴了，應該感謝我。其次是：你們受了五十年日本奴化教育，不免有許多錯誤觀念，現在要從新教育你們，訓練你們怎樣做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人民。再說，中國本部的人民，尚且要受二十年的「訓政」，你們被日本統治得這麼久，當然更非結結實實的「訓」一下不可。存了這種心腸，自然對台胞有一種征服者的優越感。有了優越感，自然會形諸辭色，見諸行事。平心而論，台灣受日本統治至半世紀之久是事實，台胞不會談國語而會說日語是事實，需要不同的教育與治理方式，在政策的原則上並非錯誤。可是這份工作，不但不可以以征服者的優越的姿態君臨下屬，甚至不可以以慈善家的憐憫姿態或施恩姿態來對付台胞。這份工作，只有教育家的同情，忍耐和服務精神，才能見效。當地台胞誠然大多數不能說國語，也許無法看「三民主義」，但其一般的教育水準，政治判斷力，却未必比國內別的任何省份都低。在他們想來，台灣淪爲日本的殖民地，台胞淪爲亡國奴，這是祖國對不起他們；他們並不願意脫離祖國，是祖國割棄了他們。總之，他們無負於祖國，是祖國辜負了他們。他們受日本之壓迫奴役，是無可奈何之事。既已回到祖國的懷抱，即不說受到如何的幸福，至少不應再受壓迫，再受歧視。並且，在日本統治時代，台胞在國際間是日本的臣民，受日本的保護，而日本是一個強國。回到中國以後，拋棄了日本國籍，却並未立即獲得中國國籍，在國際間反而不能不孤起來。這種種苦痛，台胞以外的人是很難想像的，統治者當然更沒有閒心情去想這類問題。

上文所謂征服者的優越感，不但在人事方面，也在制度方面表現出來。台灣是省，其政制應與其他各省一律，假使需要一點不同，其不同應該

是教育性的，決不該是統制性的。然而台灣的省長公署，其職權之大，遠超過別的省政府。甚至全國性的學術機關，在別省省政府不應過問的，如國立大學，中央研究院的調查所之類，而省長公署却一併要管。今日別省所沒有的，或雖有過，因援民病民而撤銷的機關，如專賣局、貿易局之類，台灣還要設立。這在台胞看來，所謂省長公署，儼然又是個總督府。而這個省長公署的政績，遠在去年春天，台胞即曾對美國記者這樣描寫過：『你們美國對日本何以這樣寬大，只投下兩顆原子彈？對台灣何以這樣殘酷，投下了一個中國政府？』（這使孔子的警句「苛政猛於虎」大爲減色！）別的不說，即就專賣局與貿易局這兩件戰時曾有的寶貝而論，政府應該早有經驗。三十三年湘桂之役，唐生明的僞軍向湖南人宣傳，即以「取銷專賣制度」爲口號，後方的專賣制度在湘桂戰後因此取銷。陳儀在戰時主閩政，其貿易局人員貪污狼籍，日人陷福州後，當地人民大肆報復，在閩的浙人被殺者不可以數計。福清人民，至殺縣長，懸首於長竿之顚，以迎日軍。此種情形，當局似不該未然不知。今日台灣的省長公署制度，職權如此之大，把它放在任何一省，都足以造成盛世才在新疆的形勢，何況放在局勢微妙，敏感特甚的台灣！

有了這樣一個職權强大的制度，很容易引導統治者走上獨裁之路。人類對於「利」的誘惑有時尚能拒絕，「權」的誘惑則是一切誘惑之中最最富於魅力的。一個長官可以不要錢，但他的「班子」是不是也能廉潔，尤其是在今日政局之下，尤其是挾征服者的優越感以去的地方，尤其在「專賣」「貿易」的官許與民爭利的制度之下，那就誰也不敢担保了。勝利後到台灣去的，教育、學術乃至工商人士，固多抱負拓荒者的心情去辦事業的，但所謂地方幹部的從政人員，恐也有不少是抱着「掘金」（Gold Digging）的心情去的。陳儀個人，有的說他還廉潔，也能幹（可憐今日的人民，正吃了許多「能幹」官吏之大苦。）但證以他治理福建這一段治績，實在太不成話。日本對於福建，本無意佔領，其淪陷可說全由陳儀所引起的閩人之反感所促成。今日中央之以陳儀治台，大概以爲他在福建久，熟悉台情，而不查一查他在福建的治績，實爲大誤。如果原知陳儀在閩之劣跡，而仍畀以海疆重寄，則可見用人如不問賢否而只問親疏、派系，則政治一定搞不好，且必招致後果。

台灣這塊地方，在日本統治時雖然沒有自由，沒有政治民主，但一口吉飯是有得吃的。用一句時髦的話，他們有低度的經濟民主，社會亦相當安定。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所謂「原料台灣，工業日本」，使當地物資也能調節。台灣以產糖著稱，但台糖的輸出並不能賺錢，日政府曾給以補貼。農田土壤之改良，日政府也下過本錢和工夫。光復以從，工廠停頓，失業增加，糧價日漲，台人生活直接感受威脅，其民性又極强悍好鬥，而統治者猶不減其虛驕，依然作威作福，毫不察覺台胞的感情，可謂荒謬糊塗。至於台人所提條件，不論撤換官長，改變制度，均無不可商討之處。但其暴動性質，只要非台人便加殿辱，甚至以能否說日本話爲判斷之標準，搜查外省人住宅，形同搶劫，緻軍警槍械，跡近叛逆，却應該禁止。這種行徑也足以證明兩點：其一，可見這次民變決非共黨操縱指使，純係地方當局逼成。其二，台人確實須要重新教育，其在日本統治時代所受不健康的教育之餘毒，須要一個長時期的消毒工作。今後尤須作教育上的防疫工作，以免日本奴役思想之再度侵入。法國在第一次大戰後收復阿爾薩斯、勞倫兩省以後，怎樣教育兩省人民，足以爲我們借鑑。

處理這次台灣的民變，我們不主張臨以武力，這樣即使能使暴亂平靜下去，至多只能做到「民免而無恥」的程度，要使台灣今後「有恥且格」，當然要除去造成暴亂的根原。陳儀長台年餘，使台胞在勝利以後對祖國的一團熱忱斲傷殆盡，寖成離心，民怨久積而毫未覺察，實在應負最大的責任。這樣的疆吏再不撤換，足以使舉國寒心，豈僅台灣一地而已？地方軍警之擅作威福，動輒毆打，也是由於在上者之素不以「人權」爲重，共由來已久。「專賣」「貿易」設局，一味與民爭利，是這次台灣變亂的直接原因，必須立即明令廢止，以平台胞之憤。省長公署制度，也該明令取銷了。中國素無殖民地，而偏要在淪陷五十年的台灣實行殖民的味道；現在既已收到，可以改過來了。今後治台之道，當以安定、不擾民爲第一義。「向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之途邁進」（警備司令部文告中語），這類虛驕的八股，請先收起，因爲台人不是瞎子，他們也看見了別省是不是在實行三民主義。因變亂而引起的台灣自治問題，我則以爲從變亂本身的性質看來，台灣沒有理由比別省需要太早更多的自由。台灣同胞需要自治是可以得人同情的，但似乎得先忘記他們的「日本化」，籍曰不能，也不該勉强外省人也必須有此「日本化」，才被台人認爲同胞而免於歧視。如果在這些界限沒有泯除以前而就高度自治起來，則是很危險的。中國已經領教過了外蒙的自治而獨立，和新疆的高度自治。

台灣變亂的情形雖很特殊，因果雖很複雜，但這只是對於腐敗、獨裁、剝削、壓迫統治的一個反抗的信號。對於統治者，「反抗」固然可惡，「信號」却未始無益。我們希望這個信號，對於政府也起一點教育作用。

# 台灣民變眞象鉤沉

純　青

台北「二二八事件」的眞象漸漸清楚了。

起初是惡吏槍殺攤販的流血慘案，官迫民變，旋發展爲全省性的民變。那民變是一氣呵成而無組織的，殆可斷言。台灣新生報三月三日（號外）及四日如此報道：

『二月廿七日晚七點半鐘，太平町發生緝烟事件以後，民衆在憤恨之餘，擁到憲兵隊和台北市警察局請願嚴辦兇手，一面打鑼當衆宣佈事件的始末。廿八日上午九點餘鐘，民衆以案件未得解決，又沿街打鑼通告罷市，全市商行，立即響應，相率關門閉戶，民心憤慨，羣情激昂，全市騷動，風聲鶴唳。時有一批民衆，打鼓敲鑼，至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前，該所警長黃某上前欲加制止，都以其平時務勢凌民，遂將其槍打並搗毀所內玻璃用具洩恨。民衆見已達到目的，就紛紛向本町專賣局台北分局前進，各處民衆，先後如山洪爆發般地由四方八面洶湧而至，衝進局裏，毆斃該局職員二名，傷四名，把局裏存貨火柴，香烟，酒及汽車一輛，脚踏車七、八輛……一件一件由裏面拋出路中放火焚毀，一時火光沖天，迄至一日尚未全熄，所有門窗玻璃全毀，圍觀的民衆不下二三千人。憲兵聞訊趕到，但無法維持，都各避開歸隊。南門的專賣局總局亦被包圍，幸門戶早已緊閉，僅打破玻璃而已。下午一點餘鐘，有一陣以鑼鼓爲前鋒的羣衆，約有四五百人，趨向長官公署，衛兵舉鎗阻止羣衆前進，旋聞鎗聲卜卜，計約二十餘響，驅散民衆，其後據一般民衆說，市民即死二人，傷數人。但據葛祕書長報告市參議員說：兵民受傷各一。然而民衆並不因此而散歸回家，反之，情勢愈益複雜，學生全部停課，各機關團體員工，都逃走一空。有一部份民衆蜂湧到本町正華大旅社，衝破門窗，搬出傢具物品焚燒，表町虎標永安堂等數家的店面玻璃，均遭搗毀。自家用汽車，卡車，在本町，台北車站，圓環（夜市）等地點焚毀者，約有十餘輛。外省人公務人員，憲兵警察於南門，台北公園，榮町，車站本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方面被毆打者，爲數不少。其中較有名的爲新竹縣長，省地政局長。學生也湊着熱鬧，下午五點餘鐘，榮町新台公司裏的商品，被民衆擲出路中焚毀，有少數竊盜，想乘機搶竊財物，都被民衆抓住毒打。

其間民衆曾於上午十一時左右，派代表五人，向柯參謀長請願提出要求五項，柯參謀長允諾照辦。但客觀形勢的發展，難以滿足民衆的要求，公憤的情緒，仍不可遏止。下午二時，台北市參議會爲解決事件，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全體及省參議會長黃朝琴赴公署建議，面謁陳長官，互相發表意見討論。

三月一日晨起的槍聲，打破了昨夜的沉寂，全市軍士憲兵依舊放了步哨。警察大隊、軍隊、憲兵的巡邏車來往如織。步槍、手槍、機關槍聲，到處可聞。說是維持秩序麼？鐵路員工、學生、工人、商人等都有了死傷，被捕的亦不少。國大代表謝娥氏的康樂醫院等及其他數處，被民衆搗毀，學生仍沒有上課，員工多未上班，打聲依然時有所聞，民衆的反抗精神，有加無減。

上午十時市參議會召開調查委員會，席上抨擊警察大隊及軍隊，無故開槍擊傷人民，結果決議再向長官建議下令不准軍憲擅開鎗及其他四條，長官允予照辦。但其後槍聲，仍未全絕，故於三日在處理委員會再行討論。

關於此案代表發表意見如下。王添燈：希望陳長官儘量採納民意，如現在設於中山堂之民意箱內之民意書，必須重視。蔣渭川：最緊要者對六百五十萬省民所要求並抗議事件，必須切實勵行，如陳長官所答應之軍警不予武裝及停止軍隊北上一節，並不實現，對此情形斷不可輕輕放過。』

這是最初幾天台北騷動的情形。這說明了是無組織的，本來是一種請願與示威，雖部分有劇烈行爲，然當地人士，曾出面奔走制止，這是第一點。

死傷人數不如所傳之多，這是第二點。

地方騷動劇烈的程度不一。綜合各種可靠消息，嘉義軍民對抗，相持最久，那是國軍包圍這個市區，也不是人民打出來的。據三月五日台灣新生報載：四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開「處理委員」時，地方代表報告如下：

台中：一切機關，業已接管完竣，已組織處理委員會處理一切，維持治安，請本會向當局勸阻出動軍隊，以免發生意外事件。」

新竹：「三月一日四時民衆代管新竹縣政府，並於民政科長地政科長及縣長住宅搜出大批物品。內有牛肉罐甚多，皮箱內滿裝紙幣。」

嘉義以南，如台南高雄等地，騷動不若中北部之劇。嘉義近郊的民雄廣播電台，曾被人民佔領，但四日王添燈報告：「民雄電台願轉播台北電台之節目。」台北電台固始終在政府掌握中。

像這樣的地方行動，其性質完全與台北相同，可謂要求民主自治，並在向政府交涉，談判。說背叛國家是不符合事實的。五日台灣民報在「熱言」中說：「不幸事件是兄弟鬩牆，現目標已漸趨一致，即反對貪官汚吏。」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李萬居說：「據悉，上海及其他若干方面，謂本省人民暴動係要求託治，諸多誤解，不知此次事件的發生，純粹在要求今後政治的改進而起，並無其他企圖。」該會曾起草一電致蔣主席，派五個代表向美國總領事說明眞象，蔣渭川在台北電台廣播痛斥日本造謠與誤解，台北台南青年組織有兩句口號：「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主席」。可以相信，民變的主流與動機，實在都沒有叛國的跡象。這是第三點。

在羣衆行動當中，排斥外省人的情緒，相當火熾，這是事實。但此種排外色彩，實不只台灣一省，我們知道的很多。台灣所以特別强烈，原因有二：（一）語言隔閡。（二）五十年殖民地生活帶有濃厚反宗主國的感情。不幸「外省」酷似宗主國。但我可舉出許多反證，說明民變是政治性的，不完全是封建意識，例如：國大女代表謝娥，她是台灣人，爲了幾句話，羣衆就把她的傢私搬到馬路焚毀了。許多由重慶回去的台胞，被斥爲台奸，同樣受到侮辱與損失。感情衝動過後，台北及其他地方，由民衆組織起來的「治安服務隊」（以學生爲主），則不論「本省人與外省人，一體保護」。保護外省人一點，尤經民衆代表一再强調，反復呼籲。他們很嚴肅的說：「外省人都是同胞，都是我們的兄弟。」由是觀之，我們也不能目台灣民變爲絕對野蠻的排外舉動。這是第四點。

此次活躍的人民代表，在報紙上看見的，我直接認識的有一半以上，不認識的幾個人，略爲詢問，也都瞭然其身世。說他們有個人的經濟利益與政府衝突可以，說有粗淺的政治理想或鄉土觀念也可以，若說他們是「奸人」「奸黨」，吾未之信。當然，不出面的，我無從知道。三月二日陳長官廣播有言：「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由於衝動，缺乏理智，准予從寬，一律不加追究。」假使「衝動」與缺乏理智」說得不錯，便應該沒有「奸人」「奸黨」的問題了。這是第五點。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政府答應組織的，是軍政民三方面混合的團體。人民方面包括參政員、參議員及各界人民代表。當初這個會，因爲台北人物太出風頭，其他地方人胥嘖嘖，一經改組，代表紛然，人多口雜，自不免有過激之議。所謂三十二條要求，就是這樣產生的。須知一般台胞，並不透徹了解國情，操切浮躁，溢於言表。識者對此等要求，並不認爲太嚴重。這是第六點。

以上六點是我個人的判斷。至於三月八日台北再發生衝突，形勢頓變，政府態度驟急迴旋，下令解散二二八處理會，這回變故則眞際未明。但我想那是對政府改取强硬態度的反響，就整個事件觀之，殆已屬餘波。這次可能一部分是有組織的，更可能是退伍軍人（以海南島回去的台灣部隊及若干學生爲主——按台北電台曾命這兩個部隊報名集中）的行動。一夜槍聲，天明平息。參加人數似並不多。八日以後，台北基隆又宣布戒嚴，政府出動軍隊，挨戶搜索私槍，即人民已被捕數百人，槍斃十餘個學生。這一措置對中南部的影響，尙難逆睹。人民如不屈服在兵威之下，是有問題的。即使壓平了，官民裂痕擴大，也未必是國家之福。

我到過台灣四次，在台北住過五年。光復之初，旅行過台灣全島，上上下下都有接觸。茲篇所陳，諒無大過。

三月十三日

# 我們的太陽

戴文賽

爲甚麼說：「我們的太陽」呢？難道我們的太陽之外，還有別的太陽嗎？有的，有的，而且多得很。我們在夜間抬頭看天上的星，除去金木水火土那幾個行星之外，一點一點的光金是太陽。有些點不只是一個太陽，而是幾千個幾萬個以至幾萬萬個太陽聚在一塊兒。

天上各種東西的名字是我們人類替它們起的。由我們地球上的人類看來，太陽和月亮比星星大得多。一般人想到太陽的時候總免不了有一種成見，認爲太陽在天上佔着特殊的地位、優越的地位，是衆星所不能及的。近代科學告訴我們：以前的觀念錯了。太陽對地球和地上的一切生物雖然很重要，它在衆星之間地不佔優越的地位。好多恆星都比太陽大，比太陽亮，比太陽亮。構造都和太陽差不多，所以恆星都是太陽。肉眼只看到六千多恆星，用大望遠鏡可以看到好多萬萬個恆星。我們的太陽在這好多萬萬個太陽之中只算是一個中等角色。要明白恆星的構造、性質，要了解物質宇宙的奧祕，第一步就是先詳細認識我們的太陽。

我們的太陽和我們地上人類的關係太密切了。沒有它便沒有白晝，沒有它一切生物都要凍死。沒有它就不再有雲霧風雨霜雪雷電這些現象了，無線電波也就傳不到遠的地方了，月亮行星也都不再發光了。我們日常所使用的能力（風力、水力、煤炭、煤油等）直接間接都是從太陽來的；我們每天所吃的糧食，無論是從動物來的或是從植物來的，都有太陽的能力包含在裏頭。太陽給我們光明，給我們溫暖，給我們生命。太陽眞是我們的大恩人。怪不得幾千年來有許多人以太陽爲他們崇拜的對象；一直到今日，在希臘埃及和別的地方還有好些人信奉太陽教。

對科學家，太陽永遠是研究的對象。太陽有多大多重，離開我們多遠，距離不變嗎？它是甚麼東西做的，是固體呢，還是液體，氣體？在它外面有空氣沒有，和地球的空氣一樣嗎？它上面有海陸山川沒有，有樹木花草沒有，有生物沒有？在它的表面溫度有多高？它是圓球形嗎？它爲甚麼每天東升西落？它怎樣會發光，那裏來那麼多的能力？這些問題上古時候好奇的人一定都問過了；各地各時代幻想力强一點的小孩子和青年人也一定提出過這些問題來問他們自己，或者問年紀大一點的人。這些問題最先得到答案的是距離和大小；最後得到答案的就是最後那個問題：「太陽怎麼會發光」。到幾年前科學家才斷定太陽光是從原子能來的，毀滅物質而得到能力。原子彈出現之後，全世界人士都注意起原子能的問題來了，都想趕快大規模應用原子能，都想建造以原子能爲動力的工廠，製造原子能引擎。有趣的是我們天天所看見的太陽就是一具極大的原子能引擎，也可以說一家以原子能爲動力的大工廠。以內部用了最巧妙的方法使一種原子核變成別種原子核，出剩的質最在變化過程中被毀滅而成爲能力。一部分先成爲波長很短的電磁波，出到外面來的路上，被改成波長長一點的電磁波，就是看得見的光，和紅外光，紫外光。我們夜間所看到的美麗燦爛的星星也都是原子能引擎，宇宙間到處都是原子能。我們正在步入原子能時代，更應該明白這一點。

兩千年多年前希臘人就在量太陽的距離了，不過使用的方法太簡陋，因此所得到的結果很不準確。第一個比較準確的測定是二百七十多年前法國天文家卡辛尼（Cassini）利用火星的觀測所得到的。太陽距離在天文學上稱做『天文單位』，是個很重要的數字，幾乎一切的天文數字都是以它爲基礎。它的測定充分表示科學工作上國際合作的必要。量太陽距離的方法有好幾種，其中的一種是利用金星凌日的觀測。金星繞太陽的軌道是在地球軌道的裏面，所以有時候太陽金星和地球會剛好在一條直線上面，生出金星凌日的現象，和日食同樣的道理。金星和一切行星都是反射太陽光，自身簡直不發光；所以金星在太陽前面的時候，便成一個小黑點，在日面上走過去。這種現象並不是常發生的，二百四十三年中間只發生四次。四次分兩組，每組的兩次只相隔八年；第一組到第二組，隔開一百零五年半；第二組再同到第一組則需要一百二十一年半。一七六一年六月六日和一七六九年六月三日的金星凌日，歐洲各大國都派遣觀測隊到許多合適的地方去觀測，然後大家利用彼此所得到的結果來算出太陽的距離。這是天文工作上國際合作的第一次嘗試。結果雖然不很準確，這次的嘗試却已經替後日國際文化合作立下了基礎。再來一次凌日是在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英、法、德、義、俄、荷蘭和美國這些國家來了一個更有計劃的合作，分配觀測隊到八十個不同的地方，開始使用照相的方法，花了不少錢。一八八一年還在巴黎開了一個國際會議，專門討論這件事。一八八二年十二月的凌日還是有許多人觀測，結果比以往好一點。所算出來的太陽距離是九千二百五十萬英里，不過誤差還在十萬里以上。下次的金星凌日將在二〇〇四年六月八日和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發生。對這件事有興趣的讀者請別忘記這兩個日期。

一個比金星凌日準確得多的方法就是利用小行星的觀測。在太陽系裏頭已經發現一千多小行星，大多數都在火星軌道和木星軌道之間浮游。大的和我國一省一樣大，小的直徑只有十幾公里。一八九八年有人發現一顆很小的小行星，天文家給它四百三十三這個號數之外還給它一個漂亮的名字，愛羅斯（Eros），那是希臘愛神的名字。它的直徑只有二十四公里。軌道是個很扁的橢圓形，兩個焦點相距相當遠，太陽在一個焦點上面，所以愛神星有時候離開地球很近。一九三一年初愛神星走到和地球最近的地方，距離只有太陽距離的六分之一。那時候在十幾個國家裏頭有二十幾個天文台把三十二個望遠鏡對準這顆小行星。這三十二個望遠鏡好比三十二尊高射炮，不過射上去的不是帶毀滅性的炮彈原子彈，而是一封一封的請來書，請這位愛神星幫幫忙，給一點資料來算出太陽的距離。這於已無損於人有益的事情愛神星何樂而不爲。

在鎗口一致對外的時候，四海眞成一家了。一想

我太陽系，銀河系，宇宙，地球變得更小了，還能得分家嗎？還能不合作嗎？各地觀測結果都寄給英國格林天文台台長，因爲他是國際天文協會太陽距離委員會的主席。他和助手們花了十年工夫才把結果算出來。利用刻白勒的行星運動定律，可以很容易地從愛神星的距離算出太陽的距離。所得到的太陽的平均距離是一萬四千九百六十萬公里，或九千三百萬零五千英里，近眞誤差只有九千英里。

地球的軌道也是橢圓形，所以離開太陽有時候近一點，有時候遠一點。太陽的距離七月初最大，一月初最小，最大比最小大差不多四百五十萬公里。我們所看到的太陽的大小所謂『角直徑』也跟着變化，不過相差只有百分之三，所以普通人不會留意到正月的太陽比七月的稍爲大一點。角直徑的平均值是三十一分五十九．三秒。從這個數目和距離可以算出太陽的直徑等於一百三十九萬一千公里，比地球大一百零九倍又十分之一，體積等於地球的一百三十萬倍。從行星運動的定律可以算出太陽的質量等於地球的三十三萬兩千倍。用『扭秤』的方法量到的地球的質量是六十萬萬萬萬萬公噸，所以太陽的質量幾乎等於兩千萬萬萬萬萬萬公噸。以體積除質量就得到密度。算出來的太陽的平均密度是一．四一，所以太陽是比水還重的東西。太陽表面任何東西所感受的日心吸力比地面上的東西所受的地心吸力差不多大二十八倍。

太陽雖乎是圓球形的。早晚的太陽看起來扁一點，剛升起來和剛要落到地平線下面去的太陽看起來很扁，那是爲了大氣折射的緣故。大氣折射只影響垂直的角直徑，而不影響水平的角徑。還有，早晚的太陽看起來好像比中午的太陽大得多，月亮和恆星間的距離也好像近地平線的時候比近天頂的時候大。那完全是一種心裏作用。天體近地平線的時候，因爲有地上許多熟識的東西，山川房屋樹木，和它比較，所以顯得大一點。我們如跑到一個寬廣的空地上去，抬頭望天，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半圓球形，而覺得是一個『圓橢形』，垂直的長度比水平的長度小。爲了老有這種幻覺，使期望近天頂的天體比近地平線的天體大。實際上近天頂的天體和近地平的天體一樣大，用儀器量一量中午的太陽和早晚的太陽，就會相信中午的太陽的角直徑和早晚的太陽的水平角直徑一樣大。爲了事實不能滿足我們的期望和成見，我們反而覺得中午的太陽比早晚的小。

『列子』書裏紀載一個有名的故事，說孔子有一天聽見兩個小孩子在辯論。一個小孩子認爲早晚的太陽離地近一點因爲它大一點。另外一個小孩子則堅持中午的太陽近一點，因爲它熱一點。孔子沒有近代科學常識，也不曉得那一個小孩子所說的對。我們已經解釋過早晚的太陽看起來大一點並不是因爲它近一點，而只是一種心理作用，一種『光幻視』。第二個小孩子所說的則對了一半，錯了一半。中午的太陽離開地面上觀測者所站的那一點是比早晚的太陽稍爲近一點，距離的差數等於地球的半徑。不過中午的太陽並不是因爲近一點才熱一點。地球半徑只等於太陽距離的十萬分之四，所以距離的差別影響熱度極小。熱度不同的解釋如下：中午的太陽是垂直地經過地球上的空氣，早晚的太陽則傾斜地經過；所以中午的太陽所經過的空氣的厚度比早晚的太陽小，光線受空氣的吸收也就小。還有，中午的太陽直射到地上，早晚的太陽是斜射的。所以，中午的太陽才比早晚的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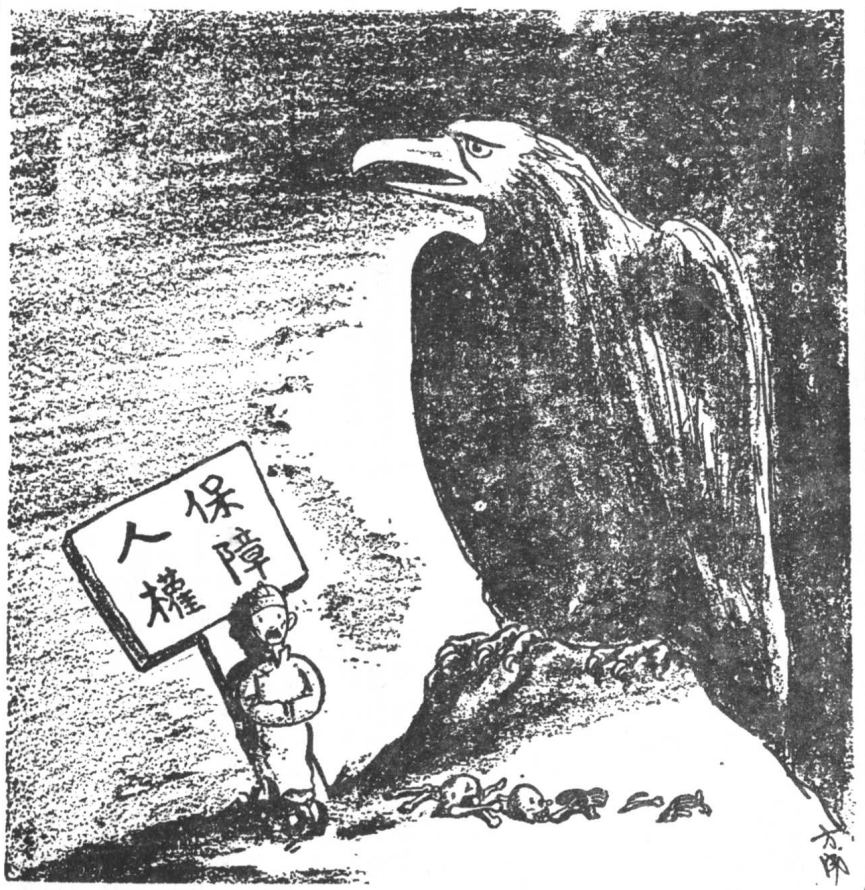
太陽表面常出現暗黑的斑點，從前叫『日疵』，現在叫『黑子』；有時候大到比地球還要大。黑子到底是甚麼東西，一直到今日還是一個謎。黑子的溫度比黑子以外的地方低，所以光度才低一點，而顯出『黑』。『黑』是我們人類由對照而感覺出來的。若是把沒有黑子的地方全遮起來，黑子便成爲『白子』，成爲光線很强的地方了。黑子多半在日面上緯度五度和三十五度之間出現，常常成爲一對一對的，又常有磁力場和它們在一起，强度可能大到地球磁場强度的二十萬倍。黑子的多寡有一個十一年的周期，明年（一九四八年）又將是黑子最多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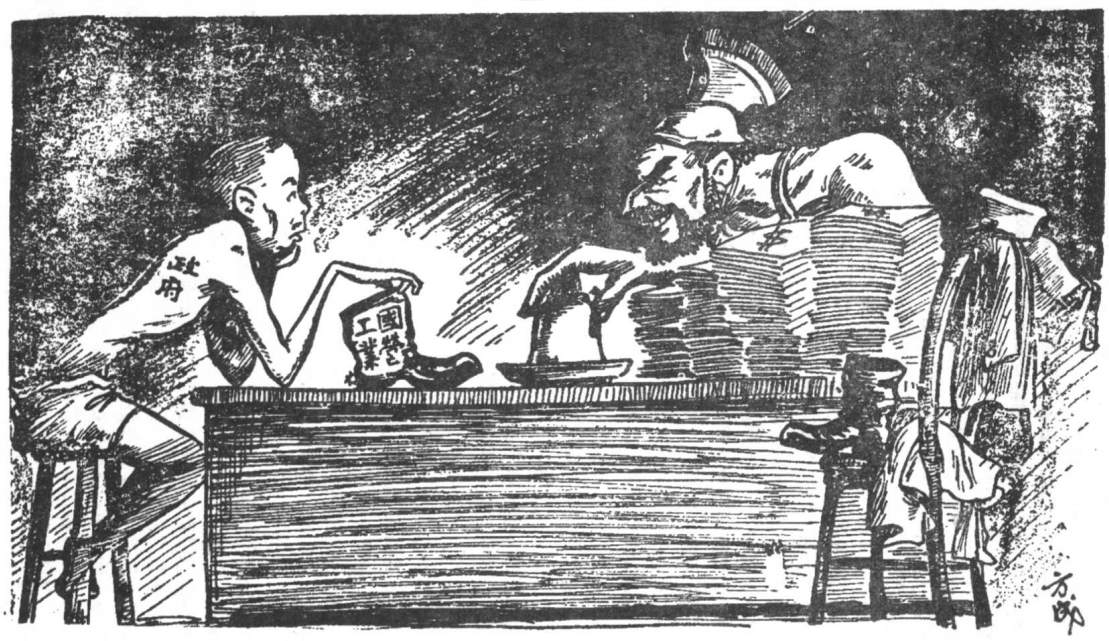
假使更詳細地觀察太陽表面，用精密的儀器照出相片來仔細研究，我們將發現太陽表面沒有黑子的地方並不是平滑無瑕。全日面都有黑白相間的所謂『米粒狀』(Granulation)。假使放大起來，將和我們的分書圖差不多：亮的白的地方，或黑的地方都有我國一省那麼大。米粒的形狀和光度常在變化，固定不到兩分鐘。同一瞬間可能數到二百六十萬顆米粒。此外，還有別種大一點的斑點。又常可以看到有東西從日面上噴起來，好像地上的火山。這種東西叫做『日珥』。安靜一點的變化得慢些，可以維持同樣的形狀好幾天。可能升到幾萬公里的高度；也可能完全離開日面，好像一大朵雲彩掛在半空。這一類的日珥在日面任何部分都可能出現。還有一類變化快得多的，則只在黑子附近出現。上升的速度到了高空的地方常常一次或幾次突然的增加，好像『雙響』的火箭炮彈。速度可能達到每秒二百五十公里（或每小時九萬公里），高度可能達到七十萬公里。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有一個上升到一百萬公里的高度，速度達到每小時二百五十萬公里。地上的原子彈火箭炮和它比起來眞是小巫見了大巫。

太陽光是黃白色的。使它經過一塊三稜鏡，便被分成紫藍綠黃紅那些顏色，可得到所謂『光譜』。我們於下雨之後所常看到的虹霓便是太陽光譜的一種。遠在一六六六年牛頓便發現太陽光是由幾種不同顏色的光合成的。不過照相術到七十多年前才發明，照相術發明之後，太陽光譜和恆星光譜的研究才很快地發展。本世紀原子物理學勃興之後，從觀測光譜所得到的資料才得到滿意的解釋，我們才漸漸明瞭太陽和恆星的物理性質。從太陽光譜的分析，我們知道了太陽上面雖非常多，氫、氧、氮、碳、矽也不少。地上所有的化學元素，大多數太陽上面也有。金屬中間，最豐富的是鐵、鐵、鈣、鉀、鈣。太陽上面已經發現的元素最重的是鈾。最近也發現金。氦是八十年前先在太陽上面發現，以後才在地上發現，所以名叫Helium；Helios是希臘神話裏太陽神的名字。

太陽比同體積的水還重，那它是不是固體？上面說過，太陽和地球、月亮、及一切行星一樣，也老在自轉。太陽自轉的方式很特別；赤道的地方轉得最快，周期只有二十四天半；越近兩極轉得越慢，緯度四十五度的地方，自轉周期加到二十八天，八十度的地方三十五天。假使是固體，一定不會這樣轉法。還有些別的現象使我們現在相信太陽全部是氣體。外部很稀，越裏面越密，溫度和密度也是越裏面高越。幾十年來都認爲太陽表面的溫度等於攝氏表六千度，到最近天文家才發現表面溫度高到七十萬度。（下接19）

# 觀察漫畫



觀察通訊　香港版

# 國民黨三中全會鳥瞰

浦熙修

（本刊南京通信）國民黨的三中全會，于三月十五日起在京舉行。一般人對於黨的中央全會素極重視，較好連繫。爭辯雖未得到結果，但暫備司令部通知中共撤退的命令，畢竟在京滬渝各地同時下來了。據說和平老人鄧力子事先都沒有知道。所以當七日鄧力子、張治中前往送行董必武的時候，不禁黯然神傷。張治中且於翌日就飛往新疆，他表示新疆雖沒有嚴重的事件，大家既不歡迎和平派參加全會，他也只好望望然而去了。（編者按：據我們的觀察，張治中之匆匆飛迪，不能說與最近新疆的局勢無關）。鄧力子沒有地方去，否則也走了。在三中全會的前夕，既然掃盡了和平的氣氛，而且打發走了主張和談的人，那麼這個問題在會中還有什麼可談呢？是否會進一步考慮到下討伐令的問題呢？據黨中有關人士說：就是不下討伐令，總以鼓勵士氣。和談派却認為凡事不可做絕，留着一條線，將來和談萬一恢復，也比以前一樣容易。

## 中共問題

第一，中共問題。深悉政治內幕的人都知道，關於中共的撤退問題，在中常會中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辯。軍人及主戰者主張中共必須撤盡。他們認為既然雙方已經打成這個樣子，留着中共在後方做點綴做什麼？當中戰事，中共受到相當損失，主將認為中共和戰不一，則也走了。在三中全會的前夕，既然掃盡了和平的氣氛，而且打發走了主張和談的人，那麼這個問題在會中還有什麼可談呢？是否會進一步考慮到下討伐令的問題呢？據黨中有關人士說：就是不下討伐令，總也要有所表示，我們要中共自全面戰場上撤退。不過戰場上的問題呢？過去的改組洽談，重心放在民青兩黨上面，對民社黨誰進誰退，在槍炮不在口舌，三中全會吵不出結果來的。因此三全會對這個題目還有什麼文章可做，我們須等待「下文」才能知道。

## 政府改組問題

第二，改組政府問題。政府一再表示希望在三月十五日以前改組完成。但為什麼希望在三中全會前改組完成呢？有人說：黨內的派系太複雜，拿到會中來討論，問題就更不易解決。但現在因民青兩黨的扭扭捏捏，三月十五以前改組完成之說業已流產。這問題恐怕又非在會中討論不可。但會中能否解決這問題呢？過去的改組洽談，重心放在民青兩黨上面，對民社黨的張君勱更是千呼萬喚。三中全會到了國府委員及部長等等的分配問題，到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問題，肯這般「推賢讓能」看重張左諸公嗎？所以無寧可以說，三中全會對改組政府問題，即令有所討論，恐怕亦不易得到具體的結果。

## 經濟問題

第三，經濟問題。一般以為宋子文之下台，會遇至三中全會後，經濟問題也將是會中討論攻擊的大目標，CC反宋將在會中激起一個大波瀾。但誰知宋氏引身先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內戰。龐大的軍費，宋子文在辭職談話中就說得很清楚。重實施以前，尚無一個健全的民意機關。最近民青兩黨參加政府，所以表示還還者，恐怕也是懷疑到政府對此之誠意如何耳。所以還裏必須要做篇巧妙的文章，不管實際上黨仍是要操縱一切，但表面上必須做篇共同負責的好文章，給其他參加政府的小黨一個「過得去」的面子。黨中人士今日並不諱言，以國民黨的歷史與經驗，也不忍心撒手不管，必須要帶着大家慢慢來。在最初當然要多負點責，要慢慢交出來。事實儘管如此，黨政關係上今後總要有一篇堂堂正正的文章。這文章的好壞，倒是會重最要的問題。在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的過渡時期，政府是向黨負責，抑是向民意機關負責？要是仍是向黨負責，則民青兩黨參加政府後，仍是一黨專政的方式，不止國民黨無以自解，而民青兩黨天天以爭民主號召者更將何以自處？要是向民意機關負責，則憲政未實施以前，尚無一個健全的民意機關。最近民青兩黨參加政府，所以表示還還者，恐怕也是懷疑到政府對此之誠意如何耳。所以還裏必須要做篇巧妙的文章，不管實際上黨仍是要操縱一切，但表面上必須做篇共同負責的好文章，給其他參加政府的小黨一個「過得去」的面子。黨中人士今日並不諱言，以國民黨的歷史與經驗，也不忍心撒手不管，必須要帶着大家慢慢來。在最初當然要多負點責，要慢慢交出來。事實儘管如此，黨政關係上今後總要有一篇堂堂正正的文章。這文章的好壞，倒是

## 黨政關係問題

第四，黨政關係問題。這也是本屆大

三全會的一個大考驗。因為黨政的新關係，這裏將牽涉到幾個實際的問題，如黨費問題。過去黨費在國庫開支，從今年起雖說由黨員樂捐，但在還黨政不分的時候，有誰去查過賬？陳立夫部長曾經表示，憲政時期，黨費將自籌。那等於說，在過渡時期，國民黨黨費還是國庫開支。果然如此，民社黨就要說：「假若國民黨的黨費由國庫開支，豈不是民社黨也照該同等待遇」？那麼青年黨一定也要「當仁不讓」了。又例如宣傳機關問題，中宣部、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等原來都是黨的宣傳機關，假若現在都交還是國庫開支。果然如此，民社黨就要說：「假若國民黨的黨費傳機關是否還要另設？還不過舉兩個例子而已，其他因黨政分開而發生的實際問題還多得很。

改組政府，經濟問題，中共問題等幾個大問題，在會前已經在進行，或者已經解決了一部份。三中全會的召開，對目前的把戲。所謂簡化機構，舊的未撤，新的多大影響。也許對中共問題在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將發生激烈的爭辯。或者CC對於政學系的前來主政，有個暗算。但整於過去歷次會議的成果，都是換湯不換藥，都會有補於實際。倒是莫斯科會議對中國當前政治或將發生更大的影響亦未可知。現在國人的視線都已集中在莫斯科，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在報紙上已不是頭條新聞了。

# 到處是明礁的新疆

## 一場文化火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迪化通信）新疆問題自從去年七月一日以後，表面上取得了和平，但在和平裏依然潛伏着若干小問題，舉凡新疆的人對這些插曲終希望它是衝動的發作，而不是幕後計劃的實施，就是張兼主席之所以容忍寬大，也未始不因為久留之後一朝解放的人心，略越常軌，於情上不無可原，但希望終非事實。阿和夢提江副主席一月十四日飛返迪化，依然如舊。當二十二年冬馬仲英圍城時，現在我們還不願在這裏尋找線索，不過春聯的紅紙之背面印刷，到現在却成為很好的歷史資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改出一大張，三、四兩版（地方新聞與文藝版）用舊五號字排印，每版八欄，二版（國內外新聞）仍用四號字，一版除社論外則為廣告。工人經訓練後排版技術較前改進，同時因為舊存的鉛字鉛條尚足，印刷也相當清楚可觀。到了該年的九·一八，各版均改為五號字；九·一八專號曾是天山日報時期最好的一張報。該年十二月一日，改為新疆日報，同時出刊維文版。維文報以前是維族文化促進會出的，名「新疆」，用玻璃版印。二十四年夏新疆省政府向蘇新貿易公司訂購三十六開電動印刷機，維文鉛字，此時均已運到，裝設妥當，新疆日報因而誕生。但是舊存的國文鉛線及鉛條水線等耗損日多，自鑄的不能很完美，印刷上乃日感困難。二十六年該報設製版部，二十七年後能自製鋅版與鋅質的網版，但印刷依然如舊，無法改進，只是報紙直接由中共黨人主編以來，對八路軍的頌揚日大，二十八年後，報頭改成新舉日報式，編排也都做新舉報了。

二十八年薩空了君賣給新疆日報整筐印刷器材，同時新疆省府又從國外訂購若干機器，二十九年新建的社舍也於迪化四大橋西落成，這座新舍面積很大，有電台，大俱樂部，百餘間的工廠，百餘間的宿舍，相當漂亮的編輯部與營業部，自己且有磨電廠。從此新疆日報社在西北已成了都是剪自內地報紙的。

去年七月新疆省政府改組後，過去漢張（白報紙）的機關、學校上，在整個中國內（除了陷區）也可首屈一指；只是內容上，幾乎成了共黨的機關報。

從三十二年下半年起，該社自設造紙廠，製造土紙，篇幅尚可，但因製紙技術之不夠，印刷乃不克清楚。內容已由「共疆問題專家」黃震遐主持該報後，益以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副社長張紫葛，他們目空一切，儼然以征服者的態度高踞文化寶座，放些誇大、泛濫的言辭，脚踩着新疆人，好像他們是聖人，是新疆通。一年以來，不但污辱了新疆教育界與青年，甚至於不能代政府講一句有用或有效的話，報面與內容辦得一塌糊塗

。黃君曾隨張治中將軍往伊犁一次，歸來寫了一篇不通的雜感，而竟題名爲「一頁哲學家的日記」，刊於社論欄，在新疆的智識界痛恨他們比痛傷腦筋」，就是新疆還處害。如果說近年來新疆日報內還有一點可取得的材料，那便是帆軍所寫的「天山南北」。可惜的只是天山南部的旅行記，肉多於骨，看題目，相當堂皇，而內容則貧乏得可憐，除了有些地方抄錄斯坦因，斯文赫定遊記的譯文外，一點新的材料也沒有，但還總算爲新疆日報增點光彩。

現在，一把火已把新疆日報燒毀了，多少年血汗的經營，後人不能利用，不能保存。我們聞道到去年一月火燒女子學院大樓，（註二），眞不勝感慨。

## 貪污·冒險家的樂園

盛世才在新疆雖造下許多罪惡，但除了他個人與其爪牙外，誰也不敢貪污，誰也不敢想去貪污。盛氏去後，貪污的濁流沖毀了一切，不但是「傷腦筋」，就是新疆所有的公務員也均趁火打劫，作官的目的只在「金錢」二字，有利可圖，放胆幹去，彼此相效，已成「公開事業」。只要你有胆量，抓罷，誰也不會來管你，因爲誰的手都是髒的。舉幾個例，衛生處處長×××在前年迪化危急時一次給其妻（住關外）匯款新幣二千萬（合法幣一萬萬）。而盛氏時期辦理極好的醫院亦已弄得烏烟瘴氣，醫院同人，幾次控告無效，最後被逼無奈竟投函新疆日報，申訴於社會，結果僅件還是被扣，到現在××××處長又榮任甘肅××××處長，眞是「笑鳳由他笑鳳，好官我自爲之」！第二，盛氏遺留下的新大樓與督署大樓，在去歲新舊接交時，交代者（並不是主官，而是局部負責人）連新大樓的內室暗鎖都啓下去證實了，至於室內的設備，更不用說，以致張治中將軍也不敢想去貪污。盛第二次來新時，其隨員王增善竟驚訝爲什麼這一次沒有餓牀佳、椅子坐。至於縣長，一般的不用說，綏來縣長×某，以政績優異出名，現在在迪化已擁有兩三千萬新幣資本，在那裏倒買倒賣。教育界是最清高的，女中、女師接受了二十九集團軍因火燒女院大樓贈與的幾百萬元新幣，既未見登報聲明，更不知款落何處。警務處獄監的典獄長，任職一年多，現在蘭州，把一萬萬、兩萬萬法幣沒看在眼裏。在新疆除了有天大本事，在此兩大問題未解決前也不會單獨把新疆問題解決，政治技巧高明一點的人，不過把環境數衍得好些，反之，壞些吧了。目前新疆在恢復各地稅局，去年新疆曾明令取消牛稅收，現在期限已滿，在道理上講應該恢復，可是各地維民拒絕再設立稅局。其次是地方民族強制食糧運出各出產地，以致影響迪化民食。至於土產如羊毛，棉花，皮張等類更不能運入口內。政府已不克統制地方，前途到處是明礁。有人說：「張治中將軍如果爲其個人打算最好別再來新疆」。我們固然反對這個見解（因爲張將軍在今天還是最了解新疆與能掌握新疆的人），但是自己的內部如不整肅，獨角戲恐怕難演得好。

（二月八日寄）

註一：「傷腦筋」指最近二三年來自口內來新的滿政軍員。

註二，女子學院大樓爲西北最宏壯之學校建築物，前年夏末爲二十九集團軍征用，去歲二月起火一半被燒光。

## 問題的嚴重

在今天，新疆問題關連着整個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任你有天大本事，在此兩大問題未解決前也不會單獨把新疆問題解決，政治技巧高明一點的人，不過把環境數衍得好些，反之，壞些吧了。目前新疆在恢復各地稅局，去年新疆曾明令取消牛稅收，現在期限已滿，在道理上講應該恢復，可是各地維民拒絕再設立稅局。其次是地方民族強制食糧運出各出產地，以致影響迪化民食。至於土產如羊毛，棉花，皮張等類更不能運入口內。政府已不克統制地方，前途到處是明礁。有人說：「張治中將軍如果爲其個人打算最好別再來新疆」。我們固然反對這個見解（因爲張將軍在今天還是最了解新疆與能掌握新疆的人），但是自己的內部如不整肅，獨角戲恐怕難演得好。

（二月八日寄）

註一：「傷腦筋」指最近二三年來自口內來新的滿政軍員。

註二，女子學院大樓爲西北最宏壯之學校建築物，前年夏末爲二十九集團軍征用，去歲二月起火一半被燒光。


第一卷
合訂本
上冊（一至十二期）
下冊（十三至廿四期）
每冊售一萬二千元
郵費
掛號每冊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
欲購從速



文化廣告
吳韻清教授俄文
通訊處善鐘路一百弄三號B
張謀杰大學機械系畢業曾任中學數理英教員待聘吳淞路東興里十一號

週末閒欄

# 英文的中國化

蔡壬侯

最近弗來希博士（Rudolf Flesch, Ph. D.）寫了一本書，由美國哈拍兄弟公司（Harper & Brothers）出版，書名「白話藝術」（The Art of Plain Talk）。所謂「白話」（Plain talk），就是把話說得最清楚，最容易使人了解的那種語言。

弗來希博士說，現在要找尋那明白曉暢的言談，簡直同找尋那美好的德式的麵包一樣地不容易了。現在到街上去到處可以買到具備豐富的維他命的麵包，但是既有維他命而味道又可口的模實的德式麵包，并不常見。說話也是如此，怎樣保持你言語中的維他命，而且又容易使人了解，那非得說話的人自己留心，努力學習不可。

很多中國人，討厭說中國話，以為中國話是最原始的甚至最簡陋的，他們開起口來，十句話有五句是英文，以為英文最能表達意見，但是據弗來希先生的意見，他却對美國人說：「假使你能略會一點中文，你就能教你自己很容易地來簡化你的英語了。」（If you had a smattering of chinese, you could teach yourself simple English in no time.）

他說，中文是不講究文法的。那些英文文法裏一大堆的什麼詞什麼詞，他們根本沒有講過。中文是一字一音，而且一個形式（Form）。唯一你要學習的，就是怎樣把這些單字排成一種一定的次序而表達意見。但這對一個美國人也不是頂困難的，因為這個次序也必包括英文文法的對於主句的三個部分：主詞（Subject），指詞（Predicate）和賓詞（object）。

換句話說，中文是一種綴字成句的語言，每一個字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和用處，把它們擺在一定的地位，就成功句子了。中國人在很久以前，便捨棄「字尾」（affixes）和字首（Prefixes）的麻煩的變化了。這是很合邏輯的。在英文文法中許多規律，中國人是不講的；他們祇留下幾千個綴音字和極少的幾條規則使能次序地被連綴起來成為各種句子，表達思想出行。中國人想說「一個人打一條狗，不說：A man bites a dog，而說：Man bite dog。」其簡潔明瞭，一讀可知。

遠在孔夫子以前，耶穌降生前五世紀，中國的學生們就沒有被「文法」這個事麻煩過。他們的老師們祇教他們怎樣來區別「實字」和「虛字」的性質而已。所謂「實字」，是言之有物的字，「虛字」便是對無所指的字而言。中國人早就發現說話可以不必多用虛字的道理。假使用：「狗，動物也」（Dog, animal）就能表示「一隻狗是一個動物」（A dog is an anima）的意思，那我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多說無用的話呢？

弗來希博士聲明他之所以把中文拿來做簡化英語的參考，并不是叫人要去盲充風雅，而是想教人明白中文之所以較簡潔，我們腦子裏應該認住兩個要點：第一是捨棄虛字，第二把住「主詞」「指詞」和「賓詞」的規律。

很多人都愛隨便說，言語中是「字」比「句子」來得重要：這是錯誤的。事實上我們說話并不是一字一字地來造成句子的，相反，我們的話，是一句一句地早已留在腦子裏，我們想說什麼時，就說出來了。最好的方法，是把話說得越簡短越好。報紙編者，因為要想把所有重要的話包括任第一句裏面，往往弄得很長很嘮嗦，不管人願不願意，硬要人塞下去，於是常使讀報的人感到不愉快，不得不和早餐一塊兒受用。舉一個例：

"The Germans have completed a mine belt three miles wide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Jutland in Denmark as part of their invasion defences, and preparations to meet the Anglo-American onslaught from the west have been reviewed in Berlin where Adolf Hitler and Field Marshal Gen. Wilhelm Keitel,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Command, met Field Marshal Gen. Karlvon Rundstedt, commander of the Wehrmacht in France."

這種弗來希博士稱之為蚯蚓式的句子，如寫成簡明的英語當為：

"The Germans have completed a mine belt three miles wide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Jutland in Denmark. This is part of their invasion defenses. Adolf Hitler, Field Marshal Gen. Wilnelm Keitel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Command), and Field Marshal Gen. Karlvon Rundstedt (commander of the Wehrmacht in France) met in Berlin. They reviewed preparations to meet the Anglo-American onslaught from the west."

便要好讀而且明白得多了。

句子應該要有多長，那本是不可規定的。但是根據心理科學的測定，假使一個句子包括的字數在十七個字以下，那麼普通人讀來都不會感到困難的。如果一個句子的字數在十七字以上，最好把它分開成幾個單句，使人閱讀。至於用字方面，弗來希博士認為傅勒先生（Fowler）在他的"King's English"一書中說過的一段最精彩，他說：

「任何人想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在他自己成功以前必當致力於直接、簡單、活潑和明白的描寫的練習。這條普通的條，也可譯成幾條在用字的範圍內的實用規則：——」

「審用熟悉的字，不用陌生的。」

「審用實體字，不用抽象的。」

「專用簡明的字，不用意義含糊的。」

「專用短字，不用長字。」

講到說話方面，弗來希博士說，最容易把話說得動聽的辦法，是多用「動詞」(Verb)。動詞是新生命子一句句子的靈魂；在文章上它使得句子活躍。普通人往往把動詞變成被動式(Passive voice)或是分詞式(Participle)來運用。這就把動詞最寶貴的性質遺棄了。這如同燒菜，把富含維他命的菜湯傾倒掉一般地可惜。

弗來希博士又勸人不要一個虛字可以表明的意思而用兩三個虛字來表明它。他說我們已經說過，用虛字是不好的，但是我們有許多作家，往往喜歡用上一串的虛字而代替用一個虛字便可表明的意思，令人更覺不妙。比方以 in the case of 來代替 if，以 for the purpose of 來代替 for，或以 Prior to 來代替 before 等，他認爲都是不好的。

他又舉了一些應該避免的用語，如以 Along the lines of 來代替 like，以 for the reason of 來代替 since，以 in order to 來代替 to，以 in the event that 來代替 if，以 With reference to 來代替 about，以 with the result that 來代替 So that 等。

上面所舉的一些虛字，都屬於前置詞(Pre-position)一類，其他在英文裏還有一種虛字稱爲連接詞(Connectives)的，弗來希博士把這種連接詞分爲兩種：一種是祇用在寫作方面的，所謂書寫字(Bookish words)，如 likewise，in addition，furthermore，Nevertheless，accordingly 和 hence 等。一種是用在日語方面的，如 and，then，now，but，so，in other words，of course，in fact，和 next 等。

他說「白話」是人民的語言。正如同我們中國的白話文從舊式的文言文中解放出來一樣，它能夠使文字簡潔，明白，爲大衆所接受。

（上接十三頁）內部溫度高到幾千萬度，或者更高。在那種極高溫度之下，全部原子都『游離』，就是說原子裏的電子全都離開原子核而獨立存在。原子核的體積只有原子的一萬萬萬分之一，電子更小；所以大家可以擠得緊一點，密度可能很高，而仍然在氣體狀態之中。

我們常聽見某個國家派遣觀測隊到某地方去觀測日食。爲甚麼要花許多錢花許多時間來做這種事呢？觀測日食有甚麼用呢？有的。有些科學上的問題只有從日全食的觀測才求得出答案來。愛恩斯坦的相對論有一個推論，說光線經過引力場所受的屈折比從牛頓力學所算出來的大好些。二十幾年來每次方便觀測的全食都有科學家在利用觀測資料來試驗到底是相對論所說的對呢，還是牛頓力學所說的對。他們在日全食的時候，照下太陽近旁的星的相片，來和沒有太陽在旁邊的時候那些星叫相片互相比較，看看星光從太陽旁邊經過的時候受屈折多少。觀測的結果都證明相對論不錯。還有，要研究那包圍太陽的一層氣(相當於地球的大氣)，日全食的時候最方便。日冕只在日全食的時候才出現給人看見。從日全食開始與終了的時間也可以校正月亮方位的計算。今年五月二十日將有一次重要的日全食，全食時候長到五·二分。這五分鐘，科學家是非常寶貴的。可惜這次日全食只在南美、南大西洋和非洲中部的一條狹長的地帶上看得見。每個地方每三百六十年才看得到一次日全食。

太陽所發出的輻射能只有兩萬萬分之一達到地球。太陽相當於一盞三千萬萬萬萬萬燭光的原子燈。氫是它的燃料。四個氫原子核經過了一串的轉換成爲一個氦原子核，出剩的質量變成能力。每秒鐘太陽喪失了四百萬噸以上的物質。這種消耗雖然大得驚人，却驚不了我們的太陽，因爲它的資本非常雄厚。

地球上倘存的煤炭還夠用兩千多年，煤油却只夠一百年左右。這些燃料都用完之後怎麼辦呢？我們的後代要用甚麼東西來燒爐子來開火車開汽車呢？十年來有好些人提出各種方法想要直接利用太陽光。有人想製造一個大反射鏡，把日光聚集到擱在焦點上的光電管，來生出電流。有人想大量製造沸點很低的液體，擱在日光底下曬，使它們變成氣體，以後再來利用它們膨結的時候所發出的汽化熱。有人想在熱帶沙漠高利用日光來產生人造風，來推動輪機以發出電力。有人想利用熱帶海面和海底溫度的不同來生出能力。這種種方法在理論上都是不錯的，可以用的；眞要應用的話，却得顧慮到實際的困難，顧慮到效率和用起來經濟不經濟。原子彈出現之後，大家都想直接利用地上的原子能，暫時不會有人再注意到天上來的原子能了。

地球大氣頂上面的一層叫做『游離層』，高度由一百到三百公里。這一層也是太陽送給我們的禮物。沒有它，短的無線電波便不會傳到遠的地方去。它好像一面鏡子把無線電波反射一次又一次。太陽不只射出電磁波，也射出各種小質點（或粒子）到各方向去。太陽的紫外光和粒子射線同游離層有很密切的關係，又都同黑子的多寡發生關係。太陽上面一有甚麼變動，無線電收音便會受影響。磁擾，磁暴，和極光也都和黑子發生關係。磁暴的時候，電話電報雜聲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氣候，包括溫度，雨量等等，和黑子好像沒有關係。植物生長，樹輪寬度，樹木化石則好像和黑子有關係。這些問題都還在繼續研究之中。

從地上放射性沉積岩裏頭的鈾氫比率和鈾鉛比率，科學家推算出地球的年齡差不多等於二十萬萬年。所以太陽的年齡一定比這個數目大，也許近一百萬萬年。在過去的幾十萬萬年中間，太陽經過了怎麼樣的演化，此後太陽將變成怎麼樣，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確定的答案。

這篇文字只認識俄們的太陽爲目的。講了半天，還未了解的問題比開始的時候還要多。科學不只告訴我們所已經曉得的，也告訴我們所還不曉得的。每個問題得到解決的時候，常有些新的問題生出來。我們今日所知道的比和我們祖父同時代的人所知道的已經多得多了。今日想要解決的許多問題在我們祖父的時代多半都不存在。這時候的太陽和那時候的太陽却沒有甚麼不同。陽德星君依然如故。充滿活力的金烏在天空飛上飛下，東升西落，數千年如一日。『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科學智識儘管日新月異；夕照的美麗旭日的輝煌確是千古不易的。我們永知之餘，也別忘記欣賞。

# 冬天裏的夏天

李慕白

昨天太陽照暖了華盛頓一整天，因爲華盛頓一向是冷的，何況這是嚴冬呢，所以美國孩子們昨天的快樂，眞正是無從形容。但是今天的天氣又變了，今天不但沒有那溫暖的太陽，而且窗外全是一片白雪，無論是樹，是屋頂，還有那一座古老的禮拜堂鐘樓上的十字架，牠們都鑲上了白雪，使得大地變得美麗、溫柔而嚴肅。許多美國人都說華盛頓是一座冷酷的城，不管是冬天或夏天。他們爲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感覺，這很顯明，因爲大多數的美國人都討厭政治，華盛頓不是美國的政治城嗎？關於這一點，我雖不以爲然，我始終覺得華盛頓是可愛的。

中午在飯廳裏吃飯的時候，有一位同桌的英國紳士很禮貌的和我攀談，他說了許多關於天氣的話以後，突然說道：

「我眞想不到英國的寒之神(Old Jack Frost)會來訪問美國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於是我求他詳細的解釋給我聽，他說：「我的意思是說我料想不到這兒也會跟敦倫一樣的冷！」

「你第一次到華盛頓嗎？」

「正是。」他說時現出很得意的樣子。「但我不曉得寒之神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光臨華盛頓呵。」

「你說寒之神只有英國才有的嗎？」

「唔，至少在神話中是這麼記載得一點也不錯的。」

「請起我冒昧。」我先向他道了歉。「英國的上帶是讀呀？」

他聽了這話，特別現得很興躍，他終於告訴了我：「上帝祇有一個呵！」

我看見他的臉有些泛紅了，我於是裝做糊塗的樣子自言自語的說道：「我以爲英國另外還有一個上帝呢。」

他很慷得幽默的道理，因爲他是一位十足的英國紳士，所以我們又沉默了好一會，一直等到侍者端上了甜食品的時候。但在這個時候又另外來了一位侍者，他對着我的耳旁輕輕的說：「外面有一位小姐在找你，她是莉麗小姐。』

我於是向那位紳士道了歉，便先走出了飯廳，我匆忙地跑上了樓，莉麗正坐在我房裏等着我。

「你昨晚睡得好？」她問。

「很好，謝謝你！你呢？」

她低下了頭，像若有所思的樣子。我從她那又長又黑的睫毛中可以看見她那發亮的眼，她坐在沙發上是那麼的端莊，富麗而自然，使我不得不入神的注視着她，像注視着一座大理石的女像一般。

『你看我的面色好像昨晚睡得不好，是不是？」她說。

「不，你的臉色太美麗了。我想你昨晚一定睡得十分的好。」

「你想錯了。」她躊躇了一會，後來又微笑了，露出她那潔白而整齊的牙齒。從她那一剎那間的微笑中，顯然她是一種苦笑或者是一種假裝的笑。她又說道：「昨天晚上我大半夜都在失眠，我的情緒很亂，但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還有，當我熄了燈的時候，那時我的錶正是今天早晨三點鐘，但我一看窗外，覺得一切的東西都變白亮亮了，我以爲那時恐怕是天亮了，我的錶走得太慢了；誰曉得等我起來的時候才發現那是一個錯誤！一個十分滑稽的錯誤；原來那是雪的反光，是昨晚下雪了。」

我一直站在她面前入神地傾聽她的訴說，像聽着一個美麗的故事，我的心裏浮泛起了一個暗影，一個熱情的憂鬱的女人。我無話可說，我祇有用一種同情的眼光注視着她。她這是很安靜地坐在那裏，她在那兒玩弄着戴在她左手無名指上的一隻紅寶石的戒指，顯然她並沒有注意到有一個人一直站在她的面前；她也沒有叫我坐下來。

「我怕冬天，我也恨冬天，我再也不能在華盛頓住下去了。」她自言自語的說。

「可是你必得要忍耐地度過這一個一年四季避免不了的冬天。我希望我能夠給你一些溫暖，友情上的溫暖。」

「謝謝你的好意！」她用一種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她說：「但是我可以逃避過這個冬天的，你知道Palm Beach這個地方嗎？」

「我知道的，那是在美國南部Miami附近的West Palm Beach。」我說。「不錯，那是近熱帶的地方，你打算到那兒去避寒嗎？」

她點着頭，還是用眼不停地注視着我，我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種希望的眼光，所以我說：「假如我能陪你一道去，那倒是一個理想。」

「當然你可以陪我去的」，她馬上說着，「你是我唯一的高貴的客人。」她勝利的笑了，因爲她必竟如願以償。同時，一種矛盾的心理又使我不安，使我墮入一種幻境。當然，我瞭解一個被愛的力量鼓推着走向苦鬧的人，也許比瞭解自己對任何一種困難問題易於妥協的理由爲甚。但我爲了使莉麗忘記她的痛苦和減低她那熾烈的近乎變態的情感，我決不能令她再遭遇到失望，所以我不得不陪她到Palm Beach去，說不定她會在那一個冬天裏的夏天，那一個天堂之國的海濱，會把她的愛擴展到去愛那偉大的大自然。想到蘇格拉底關於人性的評論，他不是明明告訴我們「一個有人性的人應該有同情心」這道理呢？於是，我們很快地便決定了行期，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搭乘汎美航空公司的支線飛機去Palm Beach。

我開着她的汽車，陪她到汎美公司去買明天的票，把買票的手續辦完，她又提議開車到郊外去看雪，我說我還有許多未了的事須今天辦完，不得不拒絕了她這一附帶的邀請，把她送了回去，但她還是堅決地要求我晚上再到她家裏去吃茶。

晚上八點鐘，我從旅館裏打了一個電話給她，她說她馬上開車子來接我，叫我在旅館門口等她。

十分鐘以內，她的車子到了旅館的門口，這時外

雨還在飄着雪花。她讓我關着車子，我把車子開得慢快，她說：「你急什麼？」

「我想很快就到你的家。」我說。

「不，」她坐在我的右邊，靠得我更緊了，「你祇是把車開過我家的門口好了，我想我們就坐在車子裏談，反正這汽車裏有暖氣的。」

「我歡喜你家裏的壁爐，我愛看那熊熊的爐火。」

「是的，這是你的怪癖，每一個人都有怪癖的。」

「我想我歡喜她並不是由於個人的怪癖（Idiosyncrasies），也許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都和我有此同感，就像你歡喜冬天裏的夏天一樣。」我把車子開得很慢，隨時留意不要讓他給深厚的雪滑到路旁去了。「多少人生的意義都象徵在那熊熊的爐火裏。我有一種經驗，便是當我獨自坐在那爐旁望着那火沉思的時候，至少，他對我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這時車子已經快到她的家了，但她却堅持要我一直往前開，她主張我們在車中談二十分鐘的話便各人回去睡覺。我覺得這倒是一個很特別的辦法，所以我們的車子便在兩旁密佈雪樹的公路上慢慢地爬行。其實我們有時並沒有談些什麼，那車輪壓擦着厚雪的尖銳的聲音好像就在代表着我們的談話。

「請你把手套脫了一隻，」她突然的說，跟着就把我有手的手套脫了下來。

「爲什麼？」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在發抖，其實你並不冷，你的手很溫暖的。」她的聲音有點顫抖。

「謝謝你。這車子裏很暖。」

我們彼此沉默了一會。她這時還是用雙手緊緊地握着我的右手，於是我把車子開得更慢了，因爲我祇有一隻左手在操縱這一段崎嶇的路程呵。

當我們快要回到旅館的時候，我很侷促不安的問她：「莉麗，我害怕我恐怕不能給你快樂。」

「能。」她肯定的說，「我希望你能！」

我把車子停在旅館的門口。我說我希望她今晚睡得好。她更在車座上，仰着頭望着我，我覺得她的意思，但我不能，我祇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她站在旅館門前，寒風襲着我，一直望着她的車子在大雪中迷失了影子，我不由感到一陣惆悵。

（海外續之三）

# 關于「中國的政局」（通信）

梁漱溟

安平先生：

觀察二卷二期 尊作「中國的政局」一文拜讀。其中大半可以同意。但 尊見與事實不符者亦不少。本來政局眞相，外間人多不知道。過去一年餘國共和談經過複雜，雖我們稍曾與聞其事者，有時亦弄不清楚，其他更無論。一般人對於事實既不明白，則於執是執非，更難分判。因此亦就不能發生有力之輿論，以督迫時局問題之解決。這是馬歇爾和國內第三方面深感缺憾，乃至深感痛苦者。今就 尊作舉一例以言之。 尊論：『以前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最近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有什麼不同』一段，似認爲二者實質上相等同。此恰不然。無條件停戰之說，是黃炎培先生最先提出底。三十四年尾周恩來從延安返渝，宣稱他們決定贊同此說。自此以後，一直到三十五年十月雙十節前，從未改口。「無條件停戰」這句話，是先停下來再講的意思。不要作有條件的停戰；一切條件在停戰後去講。去年雙十節後，政府打下張家口，情勢大變。政府固未同意無條件停戰，中共亦不肯無條件停戰了。此卽當時「談、停、談」方式之由來。政府之有就地停戰的話，是在七八月中共解放區爲政府佔領後。其意蓋指不恢復一月十三日前之軍隊位置；但亦僅指關內而說。其後，第三方面折衷方案，有關內關外一律就地停戰之主張，非政府意。以上大致把這兩句話講明。以下再指出其不同。雙方軍隊要守一月十三日前之位置，或必恢復其位置，爲停戰協定之一種約束。當中共倡言無條件停戰時，不含有變更此約束之意。換言之，是仍然遵守此約束底。此與政府「就地停戰」，其意正在取消此約束者，豈得謂之相同？再則「無條件停戰」，無分於關內關外；而「就地停戰」則以關內爲限，亦是不同底。最大不同處：「就地停戰」是政府所提條件之一，要中共接受了方肯停戰；而中共之「無條件停戰」，則主張雙方不以任何條件爲停戰之前提。其精神完全相反底。尊作其他與事實不符之點（如談民盟等部分），此處均不及一一辨正。我祇希望 先生和一般讀者，從上例可明瞭在時局問題之解決上，有此一大困難而已。在言論上寧持保留態度爲好。此外尊作有涉及漱溟之一句話，亦要在此聲明否認。漱之退出現實政治，自決於心者甚早甚早；殊非對於任何方面有何感觸而出此者。餘不白。

梁漱溟

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 從劇評聽聲音

李健吾

（編者按：讀者閱讀左摘三文之前，請先閱讀本期「讀者投書」欄內「論壇兩事」一信）

有一天，田漢先生叫我寫一篇東西，回答那些關於「女人與和平」的劇評。今天讀到日本先生一篇「觀後」，把洪深先生和許多好心好意的朋友罵在裏面了。日本先生又不是關內人，也不是職業的前進劇評家，我必須使他明白爲什麼朋友們來「捧場」，那是有原因的。

是我要他們那樣做的。根據什麼？不是作品。我告訴朋友們說，「辣斐」冷了許久，爲重新爭取營業，衝破難關起見，希望隨便寫幾個字在報上湊湊熱鬧。

那不是「人情」。那是可憐的很，「營業」立場。那和劇本的好壞全無關聯。爲什麼要在「文匯報」發表劇本？也是我們幾個人商量下來的，爲營業着想，壺宜傳攻勢之梅而已。還把小丁先生拉來插畫，也是這個目的。什麼目的？希望能拉回一些看客，讓冷了的院子熱鬧一下而已。

我老早就和弄戲的朋友們聲明過，我是不怕機牲的。我的第一個策略是要她「活」，用乾淨錢去活，第二個才談得上「攻」。說風涼話容易，把劇團擺在你的肩膀上，試試看。我收編過張恨水，也收編過那些有名的「舞台」劇。爲什麼？因爲第一要出錢的老板放心你，然後才能談到長久合作。有了錢，有了信任，然後劇團就可以放手執行進攻的策略。

戲名改成「女人與和平」，熊佛西先生和許多朋友都反對，因爲太不嚴肅。但是我們幾個人考慮下來，仍然取了這個滑稽名稱。戲彩排完了，導演吳茵張石流先生說，看，要多下流有多下流。所以，說老實話，職業的前進劇評家和日本先生一樣的有心人的迎頭痛擊，早就在揣摩的意料之中。

我必須聲明，「女人與和平」如今就要結束了，假如有誰想出掌盤確定它的價值，我勸他趕緊放棄，那是太精場時間，也太浪費精神。假如值得批評，劉西渭會獻醜的。但是劉西渭看了這個戲除去笑以外，一點顏色也不給它。一位文學好友看完了，說，戲雖常金是「滑膩的」就好了，例如第一幕。我說你以爲第一幕是「滑膩的」了？他點點頭。我嘆嗒笑了，原來最「色情的」才是最「滑膩的」。洪深先生是內行，當他提到「阿爾爾尼亞」那齣笑劇，要我採取打倒獨裁者的主題之時，洪先生多天真呀，他不怕我會坐監牢，戲會演不出。又如某先生嫌我不正面點破戰神，做爲打倒的對象，未免同樣忽略演出的環境。

爲了爭取戲的演出，又要保障安全，又要爭取營業，我們眞實際責任的人不得不兜圈子。天眞的看客們，我們在面對面地用我們的可能打仗，你們可不能叫我們替你們動眞刀眞槍呀。而且，我們必須深一層瞭解諷刺。阿芙司陶芬尼司之所以用女性做爲爭取戲眞和平的工具，簡單的很，正在諷刺我們這些高貴的男性。高貴的男性，你喜歡女人，對不對？好極了，我把女人給你，你這才肯和平：多沒出息！一位太太看過這齣壞戲說，眞的，假如女人用點兒力，和平也許早一天可以爭回。我聽了之後很不舒服，因爲想不到戲眞的諷刺她全土收了。我的男性尊嚴受了傷。阿芙司陶芬尼司是專揍的，但是，我的改竄是失敗的。

但是，劇評家和日本先生是對的，他們的眞生活是那樣痛苦，不是深微的諷刺所能用命的，一切必須直來直往才痛快。一切必須嚴肅才正經。這是什麼時代啊！你們搞戲的爲了生存走圓路，我們可急不能待啊！你們完全對。政治家即使從劇評也可以聽出聲音來啊！

安尼先生沒有看戲，罵我「揚羊頭賣狗肉」。我沒有意見。我的意見是尊重安尼先生的言論自由。安尼先生喜歡在橫顧願望，念念有劇，意是看齊的理論，過有過客，非我族類，順手推到河裏。

無論加何，安尼先生是對的，就是關刃而已，不關刃怎麼活下去？觀衆演出公司欠了幾千億元債，安尼先生不見得肯墊出來罷？有哪一位仁兄肯嗎？救救這軍苦孩子！他們不僅等飯吃，而且等好戲演。李健吾是個什麼東西，也配盼和平，那是掛羊頭賣狗肉。我賺了幾百萬元上演稅是事實，所拳金派了師友的正經用場，算是替自己減減罪修福。但是，觀衆演出公司清了債，還賺了不大不小一個數目，苦的是沒有戲演，劇評公有以數之。

# 從答辯聽聲音

滴夷

曾先李健吾對日本先生拉穿了朋友們所以捧場的原因，使人明白「女人與和平」所以爲那樣得轟轟烈烈，只不過想多賺幾個觀衆，給辣斐熱熱場子，唯不是作品本身有什麼了不起。一個作品不精作品本身來爭取觀衆，而必須借助於庸劣的商業廣告已經大可憐了，而更可憐的是那許多捧場的朋友，他們的時間、精力，他們對於讀者與觀衆的信用和責任。我親自過到一位寫過捧場文字的朋友，自述其被拉而不得不應酬的苦衷，而且那本戲的本身，他看不到一半就溜走了的。這種小心得不敢得罪一個朋友而大胆得罪千萬讀者和觀衆的「關內」人，我想今後是應該考慮考慮了。

然而李先生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而且還是一副「俠義面孔」，他不是爲自己的上演稅（他的上演稅是送給師友了），而是爲了辣斐，爲了話劇，爲了藝術，仿佛他倒還是一個眞正的藝術的殉道者。不幸正是這種連加以批評都「大精場時間，大浪費精神」的作品，殺死了藝術，阻塞了話劇的前途。今天的話劇所以挽得那麼悲慘，那種死拉觀衆的營業路線是應該負責任的，像李先生之流的話劇運動者，眼睛死盯盯望着上座的場子，完全放棄藝術路線，純正的藝術的優秀作品不敢搬上舞台，而明星和噱頭又搞不過銷水鵝和大世界，進步的與落後的雙方觀衆都拉不住，這就是話劇劇院關得如此冰冷的眞原因。即使「女人與和平」賣了錢，辣斐還清了債，然而純正的承受了進步傳統的新話劇又何在呢？

李先生不娩爲封建獨裁政體下的支人，他拉人捧，却不許人批評。他說「說風涼話容易，把一個劇團擺在你肩上試試看！」純眞的批評，在他看來是風涼話，而且你試試看，這肫頭多重！於是李先生所允許人家的「言論自由」，憤懣了堵口的

語言。如果李先生還在身上的不是一個劇團而是一個政府，當然一切人民的言論，都將禁絕滅絕，因為人民屑上部沒有政府，沒有一羣公務員要跟他吃飯，還有什麼發言的權利呢？

## 敬答適夷兄

李健吾

讀過適夷兄的文字，非常感謝他的善意，因為當局者迷，經人一點，誰是頑石，也有成金的味道。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所以也無從瞭解，但是適夷兄心中有數，我全盤收下，我相信天佐兄的話，應當沉默。這是一項學習。希望自己有一天還可能長進，所以謝謝適夷兄的仗義直言。但願他有一天還和我談天氣。特別謝謝天佐兄，他把作人的道理教我。

## 贅言

文匯報筆會編者

健吾兄的「從批評聽聲音」在本刊發表以後，我收到不少辯答和反駁的文章，當時覺得劇作者既已表示接受批評者的意見，問題大致解決，可以無須再討論下去，因此未予發表。前天收到適夷兄的稿子，他那驚人的坦白使我激動，茲徵得兩位執筆人的同意，將原文和答文一併發表於此。適夷文中提出的幾個問題，實比他批評健吾的更為重要，希望大家不要當作攻擊私人的文章來讀，那就好了。

## 「一團和氣」

荒野

在我們的文藝界，以「一團和氣」來代替「團結」的風氣，似乎在最近更盛行起來了，這種現象如果不把而糾正，而在新文藝的發展途徑上，是會加多阻礙的。因為我們為了團結而無原則的容許了錯誤的東西得到存在，實在是一種不應該的行為。如以這次李健吾的「女人與和平」而論，要不是適夷出來仗義直言，任其一般對人不對事的人們，亂嚷一陣，任其李健吾大吼一陣，任其一些人為了團結而不發表人家的批評和討論文章，這樣發展下去，確實是很危險的。

這些現象的產生，老實說，是值得文藝界嚴格檢討的。首先，這種「一團和氣」的出現，便說明文藝界的市儈主義的色彩太濃厚了，這些市儈主義色彩之所以得到生存，完全由於從事文藝工作的人之中，有很多人太對事情馬馬虎虎了，太不注意效果了，甚至可以說太不負責了。

當李健吾在文藝界為他的「女人與和平」叫囂一聲之後，我想，反應是一定有的，但有的人為了面子，也就算了，有的人覺得雖應該批評批評一下，但一想到當前的情形，也同樣算了，有的人雖寫了批評和討論的文章，却被編輯想息事慎不準備發表了。適夷的這一行動，倒不是說他很勇敢，能直言，而實在是他對當前文藝任務有負責的思想，因為他不但認清了好壞，而且進一步的對好壞，以行動來認起朋友和仇敵來了。我們由編者在發表適夷那篇文章前的態度看來，當前的風氣實在太嚇人了，我們要知道，編者收到適夷那篇文章時的謹慎態度，實在說，並不是好現象，因為他在這市儈主義的氣氛里，如果發表出去了，有恐怕得罪人而破壞了團結，所以，他不得不去與人商量，甚至央定發表了以後，還來一番聲明，表面看來，這聲明好像是為了團結，而實際仍不免是市儈主義的驅使。老實說，一個真正的編者，在他來說，應該祇有是非，沒有面子，為了面子而隱藏是非，那是不應該的，我敢說一句，假如那篇文章不是適夷寫的，那位編輯是否發表還很成問題，這又證明編者的發表反是為了什麼了。這樣說來，適夷的「敬答」，就是真正接受了他的批評嗎？老實說，以李健吾以前在批評他的人的面前的囂張一世，氣焰萬丈來看，要得到這一問題的解決，不是那樣容易的。所謂一經指點便明白了，未免明白得太快，在他的這一作法，還不是以「沉默作答覆」的另一市儈作風。我想：適夷是一定看得出的。很多的讀者也是看得出的。所以，我希望要安心檢討文藝界這種風氣的話，也用不着等待下一次，就從這次李健吾這件事作起，好好地深刻的檢討一下，徹底檢討出這種作風的根源在那里。無事，而實際上那根本就不是團結，那祇不過是個市儈主義的集團而已。如果我們不安心受騙或安心裝聾裝瞎的話，李健吾象還不可怕嗎？

我覺得我們的文藝界，在今後大家應該把責任負起來，大家既願獻身文藝而為文藝所負的使命工作，當然大家都是希望自己進步也希望文藝的發展有前途，基於此，我們當然希望文藝界團結，但這種團結，應該是有原則的團結，應該在進步中求團結，在互相批評中求進步的團結，也祇有這樣，所謂的團結，才是真正的團結，才是經得起考驗的團結。不然，你好我好的團結，一團和氣的團結，表面看來，也許是天下太平，相安無事，而實際上那根本就不是團結，那祇不過是個市儈主義的集團而已。如果我們不安心受騙或安心裝聾裝瞎的話，李健吾給適夷的「敬答」，就是真正接受了他的批評嗎？老實說，以李健吾以前在批評他的人的面前的囂張一世，氣焰萬丈來看，要得到這一問題的解決，不是那樣容易的。所謂一經指點便明白了，未免明白得太快，在他的這一作法，還不是以「沉默作答覆」的另一市儈作風。我想：適夷是一定看得出的。很多的讀者也是看得出的。所以，我希望要安心檢討文藝界這種風氣的話，也用不着等待下一次，就從這次李健吾這件事作起，好好地深刻的檢討一下，徹底檢討出這種作風的根源在那里。

宏德餘印刷紙號

附設 錦潤堂牋扇莊
勝利文具社

營業項目

本號專印各種經售中西文具教育用品
機關行號表冊紙張對摺雅扇中西一應俱全
各種賬簿綢幛蘇杭如蒙顧賜
歡迎誠懇

地址上海廣東路三一八至三二〇號
電話九四三六五
印刷部福建路五十八號

趙家璧主編

# 晨光文藝叢書

外埠批發

一、外埠同業批發貨款，每滿十元以上一折，滿百元以上二折，滿五百元以上三折。
二、郵費由寄戶負擔。
三、包紮費每次收大洋一角。
四、預定書籍，概不折扣。

外埠郵購

一、請向下列各公司或郵局購買，掛號寄至本埠平安。
二、郵費每包一律免收。
三、購書者如須航空郵寄，每冊另加航空費二千元，多少不補。
四、購書者如有更動地址，請於更動日期之前通知本埠各公司或郵局更正為要。

青年叢書第三輯新近出版，自後按月出版二期，均已開印，在印刷中。注意！本叢書再版時，文藝新書，名家巨幅，美術精印，定價五種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售一千五百元

## 第二卷　第五期


專論

現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幾種原則　劉迺誠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上）　梁漱溟

物價往那裏去？　笪移今

生活與文化

民主園中的嘉木與惡草　陳衡哲

觀察通信

台灣事件的分析（台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台灣暴動紀實（台北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北平護權運動的側面觀（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閑欄

我對大公報的看法　張嘯虎

隣人文藝　季羨林

讀者投書

改革台灣建議七點　台灣的公務人員

台灣人民的行政訓練及技術訓練

台灣暴動鱗爪　暴動後的台灣

延安攻佔後的南京　此中消息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卞之琳　王迅　王中　王纘愚　伍啓元　任鴻雋　沈有乾　呂復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浩培　李純青　李廣田　沙學浚　宗白華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胡適　徐盈　柳無忌　馬寅初　孫克寬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友松　陳雄飛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東蓀　梁實秋　夏炎德　高覺敷　許德珩　郭有守　笪移今　馮至　馮友蘭　章靳以　黃正銘　費昭倫　費孝通　傅斯年　程希孟　楊人楩　楊剛　楊西孟　葉公超　雷海宗　趙家璧　趙超構　潘光旦　劉大杰　樓邦彥　蔡維藩　鄭振鐸　鄭昕　鄭用之　鄭林莊　鄭效洵　鄭振鐸　鄭川谷　鄭能欣　鄭淸廉　鄭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戴文賽　戴鎦齡　顧乾　顧公權　顧頡剛　羅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改革台灣建議七點

編者先生：這次台灣騷亂，內地報紙，想有記載。我們身歷其境，感觸甚多，茲陳改革台灣七事，以供當局參考：

（一）爲充實國防計，台灣必須經常派駐裝備完善之國防師兩師人，憲兵兩個團，分駐各重要縣市，尤須充實各縣市之警察力量。

（二）爲改革政治計，必須徹換省政主腦人員，以新人民耳目。最好能以年富力强，作事有魄力，並有行政經驗之年青人物充任之。

（三）爲改革經濟計，台灣省貿易局壟斷之工商企業，及不能開工之企業，必須開放門戶，一律改爲民營企業。台灣省糧食局，工鑛處，專賣局之業務，亦須大加改革，不能使老百姓處處走死路。

（四）爲充實及推進台灣的建設企業計，必須設法吸收外省技術人才及行政人才，並培植台灣之優秀青年，以恢復日本統治時代之建設規模爲起碼條件。

（五）爲改革教育計，每年必須選派台灣優秀青年，到內地各省大中學校升學。台灣之小學教育，必須招聘大量內地教師充任教員。

（六）爲推行憲政計，必須樹立政府威信，法令可以少訂，但實訂必須嚴明。日本統治五十一年，所有法令不過三千餘種，臨儀主政一年餘，即有法令八千餘種，且朝令夕改，矛盾互見，以致人民無所適從。

（七）爲推行憲政計，台灣最好能規定有一個特殊過渡時期，培養其政治能力，訓練其政治人員，灌輸其組國文化，樹立其法治思想，提高其國家觀念。

王楚生　三月十日　台北

### 台灣的公務人員

編輯先生：這次外省的公務員，在台對於暴動中，自白犧牲了幾千人，有冤莫伸。而虎口餘生者，亦未聞有切實保障的辦法，流氓地痞仍可隨時動手打人。台對的公務人員，已經不值一文錢了。平日待遇，更低於金屬任何一地；各省市物價雖然高漲，但有三個月調整待遇之規定。此爲台灣來之不得者。目前台灣公務人員之支薪標準，仍爲三十五年十月份所訂定者，爲底薪二十倍，再加一千四百元（以台幣計算），事過六個月，物價已漲，並未聞有調整待遇之事。二月份台灣財政處長嚴家淦氏自京滬公幹返台後，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與台灣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氏，發表肯定之談話：「關於調整公務人員之待遇，不作考慮，其態度之狂傲，可以淺人。例如以每月三百元薪水而論，京滬支薪標準，爲底薪一千一百倍，再加十七萬元，可得五十萬元以上，台灣僅爲七千四百元台幣，（市場上台幣與法幣之比，爲一比二十九）僅得法幣二十一萬元左右，相差之鉅，有如此者。但台灣一切日用百貨，均從上海運來，一般物價，均遠較京滬請地爲高，每月之伙食，亦須用去五六千元台幣，無論高級職員及低級職員，無不叫苦連天。其維持生活之辦法，一爲典賣自己之用具，一爲借支下個月之薪餉，有家眷者更苦，提高行政效率云乎哉！台灣物價既高，待遇又低，各縣市常有「貪污」之新聞，有操守者則相率求去。古云：「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陳儀昏庸，自食其果。

許伯棣　三月十四日　台北

### 台灣人的行政訓練及技術訓練

編輯先生：日本統治台灣時代，爲貫徹其壓制殖民地的基本政策，對於台胞，極其歧視。台灣人民祇能受六年國民學校教育，這種國民學校教育，其知識低於日本人之小學教育，並絕對禁止台灣人讀中學大學。在台灣的工礦事業中，台灣人亦祇能做不重要之零件工作，根本沒有技術人才。重工業等均在日本國內，故有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之稱。所有各機關，上自總督府，下至各州廳，各都市，各街庄之行政人員，均多數爲日人，台灣人佔極少數，且任職中級以上之官吏者尤少，高級官吏，殆無一人。以官吏人數言，日本統治時代，台灣荐任以上官吏共計二千一百七十四人，台胞僅佔百分之一，日本人佔百分之九十九。又委任官共計二萬九千九百零四人，台胞僅佔百分之二十，日本人佔百分之八十。換言之，在全台灣人口中，任荐任官以上者，平均每二千八百八十四人中有一人，佔一萬分之三。任委任官者，平均每二百餘人中有一人，佔一千分之四。我報告這些情形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家瞭解，台灣人所受的行政訓練，和技術訓練，均嫌不足。在此次暴動中，台灣人民的中心要求是「台灣人治台」。中央以鑒於此次暴動，亦有允許台人自治的提向。但「自治」是一個原則，自治的人才，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條件。中央不應當僅僅允許他們自治，並且應當幫助他們自治。所以人才的訓練和培養，也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希望中央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切須從根本上着眼，俾能得到長治久安。

楊惠康　三月十六日　台北

### 台灣暴動鱗爪

編輯先生：台灣二二八慘案，引起本省的政治革命運動，舉世矚目。此一運動以暴動開始，蓋由於公署未作妥善處置，即向請願羣衆開槍，引起極端仇恨之報復心理。開始儘擊專賣局職員，後及於公署公務員，再後及於任何一個無辜之外省人。女人有含其赤裸遊行，小孩有挖目剖腹之事，極爲慘慘。除立即斃斃者不計外，重傷入院即斃者極夥，雙方死亡估計，就台北一市言，爲數恐不下百人。當日並燒毀專賣局分局一切公私財物，後及於貿易局配銷部新台公司，及若干公營事業。外省人之私營事業被搗毀者亦不少，（下接第廿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滙到即掛號寄上。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五期
三十六年三月廿九日

本期作者

劉迺誠·武漢大學政治系主任
梁漱溟·
[illegible]·上海銀行經濟研究室[illegible]
[illegible]·著作家
[illegible]·復旦大學學生
李溪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 現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幾種原則

劉迺誠

前代中國是君主專政，以君主爲中心，一切權力集中於君主，少數臣相固可貢獻意見，一般人民祇能接受統治，聽天由命。結果，幾千年來，我中華民族寄生在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的政治情勢下，盛世人民雖能享受太平的樂事，亂世則受盡殘酷的苦痛。

清末海禁大開，與歐美物質文明相接觸，最初吾人雖然夜郎自大，以後則處處感覺落後，生產比較貧乏，武備比較弱劣，於是由傲慢一變而爲模仿，重臣提倡時務，就是這種心理的表現。歐美列强東來以後，各國攘奪我們的市場，搾取我們的權利，交涉不遂，乃假手於砲艦政策，於是由藐視而變爲仇視，義和團倡扶清滅洋，清庭亦挾義和團攘外，這是朝野對外反感的證明。清庭力不足以禦外侮，喪師辱國的事件，層見迭出，號稱有志之士，乃不得不研究政制的改革。

自十八十九世紀以還，歐西工業革命發生，中產階級興起，財產逐漸平均化，教育逐漸普遍化，民主高潮洋溢一時，美法革命成功，予政治革新份子以重大鼓勵。中西交通頻繁後，民主意念闖進了君主的籠罩，忠君觀念動搖，君主制度自然無法維持，新政制之追尋，乃爲最近五十年來國人所精心研討，而仍不能作圓滿解決的問題。

革命以前，革命份子忿恨滿庭的腐敗專制，以推翻滿清爲主要目標。清庭遜位以後，新政制的採行，既刻不容緩。當時革命份子未曾揭發何種適合國情的新政制，南北軍閥祇有傳統的政治觀念，民主政制的採行，祇是造成政治上的混亂，而在反動勢力抬頭的時候，竟有兩次恢復帝制的嘗試。結果，新制度既不能順利運行，而舊制度又未曾死灰復燃，政治混亂乃爲勢所必然。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於二十年六月一日公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公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皆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中山先生嘗贊西洋政治的民主化，而對我國前代的良好制度，亦欲予以保存。他所倡導的五權憲法，就是依據西洋學者的三權說，加上吾國前代御史式的監察權及選拔人才的考試權，儘管有人還說是因襲，總算是依據本國社會情形所創制的一種政制。全國人民主張提早實施憲政，而朝野研究結果，則爲五五憲草的頒佈。是時日人如不來侵，這都憲草或已見諸實施，在一黨專政之下，實施時或無障礙可言，但能否長期順利運行，則頗難其必。

五五憲草因抗戰而未實施，在抗戰時期，國內政治狀況已有相當演化，勝利以後，國際形勢亦有重大轉變。前此認爲可以推行的政制，至是已爲形勢所不許可，中共實力的增強，一部分小黨的參政，促使國內政治的轉變。政協原則的議定，無異宣判五五憲草的死刑，甚至新憲草頒佈之日，即爲該項文獻失去時效之時。然則，中國何時才能進入憲政階段？我們以後究竟行何種憲法？我們不能預言，現在祇討論以下幾種原則。

## 法治與人治

吾國素來以人治爲中心，假手禮教，以維持社會秩序。當然，在人民智識未開，傳統意念與習慣可以發生重大影響的時候，人的因素顯然較法的因素爲重。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這不但是前代的一種原則，並且是歷代的明顯事實。到了近代，民衆智識增高，民主潮流東漸，法律觀念增強，禮教影響衰歇，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似已減低，雖尚未喪失其重要性；法的因素已在擡頭，雖尚未達到其應有的地位。然則，法治與人治，今後究應孰輕孰重？法治與人治，能否調和而收相得益彰之效？

法治與人治孰輕孰重的問題，祇能從他們的本質上，及我們法治精神進度上來判斷。以法治說，就是法律至上之意，非但中央要有中央法制，地方要有地方法典，而社會中一切問題，皆必有法律爲其準繩。國家內的各種問題，皆要依法運行，個人間的一切關係，亦皆依法予以調整。行爲標準既經建立，多數人民果能遵守符合，則社會秩序自然不難維持。所以，在法治的社會內，不論是政黨的政爭，或是團體間的糾紛，或是個人間的衝突，皆要按法律解決，不能有非法行爲，更不能以武力解決。看英美等國法制精神充沛後，從來沒有內戰發生，地方上很少有重大騷動。

在法治社會內，非但事事有法，要依法進行，並且人人要守法，在法律下人人平等。平時人人要遵守法律，如有違法事件，人人要受法律制裁，不因官職而有特殊保障，不因地位而享受特殊權利。主政當局也要依法運行，不能玩弄法制，更不能有違法行動，違法就有毀法的可能，這種危險很大，社會上是要加以制裁的。由此可知：在法治下，不能有違法的人和違法的事。

以人治說，從人事上看來，係以人爲中心，往往又是寡頭政治。寡頭是一部分人壟斷政治，把持權位。以人爲中心，則政治的動態，隨政客官僚的縱橫排闔，或一部人的陰謀狡計爲轉移。一般人民不能參加政治，民衆輿論不能影響政治。從政治的實質上看來，人治往往沒有固定政策，沒有固定計劃，有時雖亦能想到民衆福利，而特別注意的，還是本身的利益。人治是不對人民負責的，也絕不會得到人民的眞正擁護，法治與人治是完全不同的。

然則，在法治國家，人的因素究竟怎樣呢？是無足輕重嗎？應之曰：在手續上，人的因素不重要，在政策及實施上，仍然很重要。我們看：在戰時的英國，最初是保守黨領袖張伯倫組閣，歐陸戰事一敗再敗，英倫岌岌可危，而其他各黨又不與合作，張閣束手無策。在各方責難與要求之下，張伯倫退休，邱吉爾出來組織混合內閣，自此英政府站立起來，逐漸的消除國難。所以，人的因素在法治下，非必不重要，不過這是法治下的領袖資格，與人治不同。我們今後所要求的法治，慢慢走入法治的途徑，才能眞正福國利民。漫無政治道德的，及毫不負責的人治，是政治革命的障礙，是民主政治的仇敵。

## 民主與專政

於本世前期，民主政治在中國是一個名詞。經過了幾十年的奮鬥，中華民國依舊僅有其名，民主仍然是未能實現的理想。不過，民主政治雖然未能實現，而民主意念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是不可摧毀的，是遲早必須實現的。

所稱民主政治云者，就是美人所稱民治民有民享，是以人民爲主，由人民推選代表，主持政事，依據民衆需求，提倡民衆福利。在財富逐漸平均化，民衆教育水準相當高的社會裏面，政治的民主化是必然的結果。看英國在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繼續過進，就是明證。因爲社會財富一經平均化，一般人民爲保全私人利益起見，其勢不能不爭取政權。又民衆智識水準普遍增高後，人民自然而然的注意政治，不容許其爲少數人所壟斷，也必表現他們的意見，而不甘處於盲從的或被動的地位。

所稱專政云者，係爲民主之對，顯有數種不同的方式。君主專制是專政，獨裁是專政，集權是專政，一黨專政也是專政；形式固各自不同，其

爲壟斷政權則一也。君主專政在形式上看來，在共和國內是不會有的，而在實質上是可能的，這裏不必談了。獨裁政治無論是一人專政，或是階級獨裁，皆是少數人壟斷政權，使大多數人民不能參加政治，也不對大衆負責，結果，定是禍國殃民，德義日就是前例。集權是將主要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權力既然在少數人手裏，就有濫用的危險，以致侵害人民自由權利。在中央集權的法國，其政治雖屬民主，究有礙於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是不能受摧毀的。至於假民主集權之名，以行獨裁之實，這是談不上民主的。因爲民主與集權，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原則，不能併存，民主不能集權，集權就不民主。就是民主國家在戰時臨時所採行的集權辦法，是緊急措施，以應付非常事變，戰事一旦停止，則緊急命令權就不能實施，一切須遵循民主途徑而運行。

說明了民主與專政的不同，我們可以斷言：任何專政方式皆是不民主的，在眞正民主國家，不應有任何專政方式存在。所以，拿民主政治來號召的國家，應當放棄專政，因爲既有一部分人民專政，必有大多數人，至少是另一部分人，要被剝奪政權。專政的一部分人，要把握政權，必竭力排擠他人，使不能參與政權之行使。更爲維護本身利益起見，必不能眞正提倡全民福利。反之，被剝奪權利的人民，必採取一切方法，不惜出以暴動及武力抵抗，來維護他們的權利。所以，在不民主的國家，意見或原則的衝突，往往容易釀成內戰，就是這個原因，我們中國不就是這樣的嗎？

## 三權與五權

在五五憲草頒佈以前，三權五權的問題，早就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主張維持五權的人們，大多是服膺採中山先生的遺教，並且希望保存吾國前代的優良制度。反對五權的人們，認爲治權分爲兩類者如英國，分爲三類者如美國，運用比較便利。英國執行與立法二權形似分立，實則打成一片，司法雖能獨立，其地位則在其他二權之下。美國執行立法司法三權，一方面似屬分立，一方面又互相牽制。治權分爲二權或三權，組織比較單簡，責任比較集中，運行比較靈活。

在新憲草討論期間，三權與五權亦曾引起爭議。到現在甚至以後，仍可舊事重提，而導成劇烈爭執的可能。但是，在個人看起來，還不是一個嚴重問題，因爲在二權或三權制度內，仍含有其他三權或二權。例如在二權的英制下，司法及考試二權，均有專任機關負責，監察權則由國會行使。在三權的美制下，司法權的地位很高，考試及監察二權，亦有專任機關負責。不過，在英美人士看起來，考試權隸屬於執行權之下，由另一專責機關行使，則所通過考取的人員，當爲執行機關所樂於任用。監察權由代表人民的機關負責行使，較能發生實效。這些皆是事實問題，而爲實際政治家所不能忽視。反之，五權憲法則設置五個治權機關，除執行立法司法三權外，考試與監察兩權，不但有專責機關行使，在權位上且與其他三權並駕齊驅。孫先生列入此二權，一方面因爲前此我們的考試制度很好，應予保存，今後希望能假手考試院，來選拔眞正人才。一方面又因爲清末民初，貪官污吏太多，所以要建立類似御史制的監察院，不時加以監視與彈劾。

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採行五權制度以來，國人漸逐了解兩點：（一）五權制自實施以來，迄無嚴重困難發生，充分證明其可以運行。（二）惟五權在形式上雖屬併立，其實際權位非必相同，在政治上行政與立法兩院比較重要。依照新憲草，立法院將爲人民代表機關，行政院須對立法院負其責任，在責任內閣制的運行下，行政院與立法院更要重要起來了。司法院賦有專責事權，可與其他二院分庭抗禮。考試權與監察權能否躋於重要地位，要看他們怎樣運行。照過去的情形看來，考試院對於考取人員，不能保障其任用，而各院所任用的大部人員，往往不經過考試。監察院對於高級人員之胥勳，不能作有效的制裁，至多祇能懲誡少數低級人員。因有此類情形，一般人對於整個制度，不無瞢議。要知道這些皆是枝節問題，不是整個制度問題，枝節問題改善後，整個制度的運行，就可不受阻害了。新憲草對於監察院另外採行一種組織，由主權人民來推選，就是要彌補其缺憾的。

由此可知：三權與五權之爭，不祇爲原則問題，就是主張三權的人們，在他們所提倡的制度內，其他二權仍必存在，祇是運行的方式不同罷了，這是配備問題。在個人看起來，今後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怎樣來配備這兩權，使五權可以分工而不相衝突，合作而不相牽制，祇要能順利運行，我們不必拘泥英美政制了。在未來的中國民主政制中，多設一兩個機

關，多使一部份人民代表有參政的機會，至少可以實現政治教育作用，作者是不反對的。

## 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吾國自禮教大備，以至清末民初，幾千年來，人民在宗閥社會下討生活。除暴虐君主橫徵暴斂，賊害人民以外，各朝各代通常與民休息，以不擾害人民爲政策。加以吾國面積龐大，人口衆多，組織鬆懈，統治機關與被治基層事實隔絕，地方政治假手於地方士紳，士紳即爲地方權勢家族之首長。

清末中西交通漸盛，門戶洞開，新物材闖進我們的市場，新意念透入我們的社會，辛亥革命表面似爲民族革命，實際在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均有重大影響。到了現在家族首長對於家族的權威降低了，士紳對於地方政治的影響減輕了，行會對於職業的壟斷打破了。大體說起來，宗閥社會的色彩冲淡了，可是宗閥社會的精神，並沒有根絕，有時甚至很活躍。人民私生活上的社會束縛，是解放了一些，可是另外加上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人民在鬆懈組織下，享受一部分自由，增加了一部分義務，眞正權利沒有享到，人民對於現實的咒咀，顯有充分理由。公共事業不發達，公共生活無進展，公共精神未發揚，個人主義是根深蒂固的。

清末政治腐敗，外患日深，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清室，這是除舊的第一步。民國建立以後，一切不能改善，他認爲非採行三民主義不爲功。此項主義所標榜的民權，是要使人民可以參政，來逐漸實施民主政治。所揭發的民生主義，富有社會主義色彩，其目的在實現經濟民主。所發揮的民族主義，以對內說，是求國內各民族的平等，期使全國眞正統一；以對外說，要扶持世界弱小民族，以共進於大同。從孫中山先生的言論，以及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的侵入，社會主義頗能爲一般人所接受。

革鼎後南北分立，族革命政府採行容共政策，北伐軍事因之勝利。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國共分立，最初共軍勢單力薄，偏安於江西一隅之地，政府用兵數年之久，共軍放棄老巢，經西南各省而達陝北延安。自此抗日全面戰爭展開，政府軍區日益削縮，而共產軍勢力範圍則乘機擴大。抗戰勝利後，政府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實力，先之以和談，繼之以用兵，證以最近國內外形勢，國內問題仍須假政治協商，以求解決，至爲明顯。不論共產軍的行動如何，其目的何在，共產領袖曾明白宣言，其最後目的，在實施馬克思理想。共產思想在遠東大陸上，已有立足之點，毋容諱言。

直至最近，吾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仍是農民，經過幾十年的內亂，受够了戰爭的破壞，遭過了外人的屠殺，勤織力耕，逆來順受，時局一旦和平，繼續在宗閥社會及個人主義下討生活。三民主義是主政政黨的政綱，現在雖未積極推行，終久是要實施的；共產主義也是一個重要政黨所標榜的，政府不能否認牠的存在，一部分人民已經同牠接觸。呵！在我們的國土上，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三種不同的理想，陳列在我們的眼前，到了今日，又是我們不能不決定政策的時候，那末我們究將何去何從呢？這是每一個國民所想到的問題。

在公共事業不發達的人羣社會中，個人主義的進展，是必然的結果。個人主義的本質，是能自由發展，而不受過量干涉的；因能自由發展，才能發揮創造力，這是牠的優點。但這種主義既以個人爲中心，求個人的發展，其結果個人祇注意個人事業，而忽視公共事業，重視個人利益，而藐視公共福利，這是牠的弱點。粗淺的說來，個人主義的優點，或許是社會主義的弱點，不過社會主義非破壞個人創造力。前者的弱點，就是後者的優點，社會主義不能尊重私人或階級特權。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要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誠然是一個新理想。可是，在共有的場合下，怎樣才能使人人樂意盡其所能，來維持原有生產，不要說是增高生產了。怎樣才能各取所需，這不僅是生產問題，更是分配問題。生產不足，根本不敷分配，而分配不當，也可以發生飢荒與困乏。所以，在共有的方式下，怎樣才能眞正的增高生產，適當的調節分配，這些皆是很困難的問題，不是我們生活落後與組織鬆懈的國家所能圓滿解決。並且，在個人主義極盛行的國家，財產觀念，一時不易變更，驟然變更，必將引起嚴重紛擾。在個人看起來，這些皆是我們目前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原因。說到這裏，我們對於主義的抉擇，可以做一個結論了。依目前中國的社會情形，今後我們所須採行的政策，從原則上講，一方面不致損害個人的創造力，一方面又要能盡量的提倡公共福利。具體說起來，現代中國的出路，第一步是要調協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使能各得其宜，然後逐漸加强社會主義政策，

來促進社會的團結，來提倡大衆的利益。

## 結論

在這樣短小篇幅中，作者不揣冒昧，討論了幾個重大的問題，詳盡是事不可能，簡略又不能達意。好在我們的目的，不在詳細研究這些問題，而在辨明今後我們所應遵循的方向。依上面所說的，今後我們所採行憲法的形式，是不甚重要的，五權是國民黨所標榜，在現階段的實際政治中，這種主張是不容被漠視的，在整個制度中，祇要配合得當，不致發生重大困難。比較重要的，是要奠立法治基礎，避免一切人治的方式，當然，在任何制度中，還是要有人才來推動。採行眞正民主政治，使各黨各派可以公開活動，人民可以自由參加政治，政權的移轉，應以民衆輿論爲依歸，政府的設施，應以增進公共福利爲目標。到社會進化的現階段，公共生活的重要性逐漸增高，個人創造力固應能盡量發揮，而大衆福利尤應積極提倡，相當限度的社會主義政策之推行，已爲刻不容緩。在世界進化的階級，落伍已爲事勢所不許可，祇有腳踏實地的前進，才是光明的前途。

民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草於武昌珞珈山

#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上）

梁漱溟

## 一 此所云中國文化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於農工生產。農工如何生產，凡其所有器具技術及其相關之社會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於社會之治安，必依靠於社會之有條理有秩序而後可。那麼，所有產生此治安此條理秩序，且維持它底，如國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習慣、法庭警察軍隊等，亦莫不爲文化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來一無所能，一切多靠後天學習而後能之。於是一切教育設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傳播與不斷進步，亦即在此。

那當然，若文字圖書、學術學校、及其相類相關之事，更是文化了。

俗常以文字、文學、思想、學術、教育、出版等爲文化，乃是狹義底。我今說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們，文化是極其實在的東西。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

然則，若音樂戲劇及一切文學藝術，是否亦在吾人生活所依靠之列？答：此誠爲吾人所享受，似不好說爲「所依靠」。然人生需要，豈徒衣食而止？故流行有「精神食糧」之語。從其條暢涵泳吾人之精神，而培養增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則說爲一種依靠，亦未爲不可耳。

此云中國文化，是說我們自己的文化，以別於外來底文化而言。這亦就是特指吾中國人夙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本從傳遞交通而有，於此而求「自有」「外來」之劃分，殆不可能。不過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國所受變於西洋者太大，幾盡失其故步。故大略劃取未受近百年影響變化之固有者，目爲中國文化；如是而已。

又文化無所不包，本書却不能泛及一切。中國既一向詳於人事而忽於物理，這裏亦特就其社會人生來討論，如是而已。（編者按：本文爲梁先生所著「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之緒論一章）

## 二 中國文化個性殊強

從文化比較上來看，中國文化蓋具有極強度之個性。此可於下列二點見之：

一、中國文化獨自創發，慢慢形成，不從他受。反之，如日本文化，美國文化等即多從他受也。

二、中國文化自具特徵（如文字構造之特殊，如法學上所謂法系之特殊，如是種種甚多），自成體系，與其他文化差異較大。本來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無不有差異，亦無不有類同。其差異較大而自成體系者，在昔

則以中國、印度、西洋、並列爲世界三大文化系統。在今日世界上，則英美一系蘇聯一系而外，中國應爲一系（本書即發揮此義）。

三、歷史上與中國文化若先若後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印度、波斯、希臘等，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於今日歸然獨存。

四、從中國已往歷史徵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爲偉大。對於外來之不同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爲其所動搖變更。

五、由其偉大底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鄰邦外族，而融成後來廣大之中國民族。此謂中國文化非唯時間綿延最久，抑空間之拓大亦不可及。（由中國文化形成之一大單位社會，佔世界人類之極大數字）。

六、中國文化在其綿長之壽命中，後一大段（後二千餘年）殆不復有何改變與進步，似顯示其自身內部具有高度之妥當性調和性，已臻於文化成熟之境者。

七、中國文化放射於四周之影響，既遠且大。北至西伯利亞，南迄南洋羣島，東及朝鮮日本，西達葱嶺以西，皆在其文化勢力圈內。其鄰近如安南如朝鮮，皆嘗爲中國之一部者，固無論；稍遠如日本如暹羅緬甸等，亦泰半依中國文化過活。更遠如歐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來，亦受有中國之甚大影響。近代文明肇始於十四五六世紀之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實得力於中國若干物質發明（特如造紙及印刷術等）之傳習，以爲其物質基礎。再則十七八世紀之所謂啓蒙時代理性時代者，亦實得力於中國思想（特如儒家）之啓發，以爲其精神來源。（註一）

中國文化之相形見絀，中國文化因外來文化之影響而起變化，以致根本動搖，皆只是最近一百餘年底事而已。

## 三　試尋求其特徵

我們於此，不禁地願問：何謂中國文化？它只是地理上某空間、歷史上某期間那一大堆東西嗎，抑尚有某一種意義或精神可指？從上述中國文化個性之強來說，頗使人想見其植基深厚，故爾發揮出來底乃如此堅卓偉大；其間從本到末，從表到裏，正有一種意義或精神在。假若有的話，是不是可以指點出來，使大家洞然了悟其如是如是之故，而躍然有一生動地意義或精神，映於心目間？——本書「中國文化要義」就想試爲進行這一工作。

我們工作的進行：第一步，將中國文化在外面容易看出底，常常被人指說底，那些特異處一一尋求而羅列起來。這種羅列，從最著者以次及於不甚重要者，可以列出許多許多。儘不必拘定其多少。不過，當你羅列之後，自然便看出某點與某點相關聯，可以歸併；某點與某點或竟爲一事。如此，亦就不甚多了。第二步，拈取其中某一特點爲研究入手，設法解釋它的來由。假如得有比較滿意底解答，即進而以之解釋其他特點。其他特點，假如因之而亦得解答，即再進而推及其他。假如有扞格不通之處，自須加以修正，或另尋途徑。總之，最後我們若能發見這許多特點，實不外打從一處而來；許多特徵貫串起來，原都本於唯一之一大特徵；那就是尋到了家。中國文化便通體洞然明白，而其要義可以在握。

這不過大致計劃如此，其餘曲折，隨文自詳於後。

## 四　三大特徵

本書着筆於抗戰之第五年（一九四一）。我們眼看着較後起底歐洲戰爭，幾多國家一個接一個先後被消滅，眞是驚心；而中國却依然屹立於其西部土地上。論軍備國防，論經濟、政治、文化種種力量，我們何曾趕得上那些國家？然他們或則幾天而亡一個國家，或則幾星期而亡一個國家，或則幾個月而亡一個國家；獨中國支持至五年了，還未見涯涘。顯然對照出，不爲別底，只爲中國國土太大而他們嫌小而已。國小，沒有退路，沒有後縱，便完了。國大，儘你敵人戰必勝攻必取，却無奈我一再退守以後，土地依然甚廣，人口依然甚多，資源依然甚富。在我還可撐持，而在敵人却已感戰線扯得太長，時間拖得過久，不禁望洋興歎了。平時我們的國大，自己亦不覺，此時則感觸親切，憬然有悟。

這自是祖宗的遺業，文化的成果，而後人食其福。但細想起來，食其福者亦未嘗不受其累。中國之不易亡在此，中國之不易興或亦在此。譬如多年以來中國最大問題，就是不統一。假如中國只有廣西一省這般大，不是早就統一了嗎？局面太大了，領袖不易得人。可以爲小局面領袖者，在大局面中未必能行。即令其人本質上能行，而機緣會合要望養成亦倍須時

間，大非易事。且人多則問題多，局面大則問題大。一處有問題，全局受影響；中樞不就緒，各處難進行。尤可注意者：在小團體中，每一份子可覺知他的責任。團體愈大，則團體中每一份子的責任感覺愈輕微；團體太大了，甚至於無感覺。一個大家族的人，易於懶散；一個大家庭的事，易於荒廢；就是爲此。反之，一小家人就很容易振作。若分析之，又可指出兩面：一面是感覺力遲鈍；一面是活動力減低。從前廣西有兩年戰亂遍全省，而在北京只我們和廣西有關係底人知道，大多數人則無聞無睹。當東北四省爲敵人侵佔，鄰近各省受到威脅，尚時時有所感覺；遠處南方各省便日漸淡忘，而無所覺。這都是國太大，人們感覺遲鈍之例。有時感覺到問題了，而沒有解決問題的勇氣與興趣；或者一時興奮，奔走活動而不能持久；則皆爲活動力貧乏之證。猶如力氣小底人，望着千鈞重擔不作擡臂之想；或者擡臂而起，試一試，終於曝然。須知奔走活動，不怕遇着人反對，而怕得不到什麼反應。得不到什麼反應，便不想再幹。在太大的國度內如中國者，却每每是這樣。

國大，既足爲福，又足爲禍，必不容等閒視之；其所以致此，亦必非偶然。吾人正可舉此爲中國文化一大特徵，而加以研究。往日梁啟超先生著中國文化史，就曾舉三事爲問：

中國幅員廣袤，世罕其匹；試問前人所以開拓此搏結此者果由何道？

中國種族複雜，至可驚異。即以漢族言之，吸收同化無慮百數；至今恍然相忘。試問其容納溝通，果由何道？

中國開化甚早；其所以年祺久遠，相承勿替，訖今猶存者，又果由何道？

此三個問題，便是三大特徵。再詳言之：

一、廣土衆民（註二）爲一大特徵；

二、衆大民族之同化融合，爲一大特徵——如蘇聯亦廣土衆民，然其同化融合，在過去似不逮我；

三、歷史長久，並世中莫與之比，爲一大特徵。

## 五　第四特徵

備以上三大特徵看，無疑地有一偉大力量蘊寓於其中。但此偉大力量果何在，竟指不出。

如吾人所知，知識實爲人類文化力量之所在；西洋人 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即力量」之言極是。中國文化在過去之所以見優勝，無疑地亦正有知識力量在內。但中國人似非以知識見長之民族。此觀於其開化甚早，文化壽命極長，而卒不能產生科學，可以知道。科學是知識之正軌或典範。只有科學，才算確實而有系統底知識。只有科學，知識才得其向前發展之道。中國人始終走不上科學路道，便見其長處不在此。

又如吾人所知，經濟力量是極大底；今世爲然，古時亦然。然試問其是否在此呢？無疑地中國過去之制勝於其鄰邦外族，正有其經濟因素在內。然說到經濟，首在工商業；中國始終墨守其古樸底農業社會不變，素不擅發財。如何能歸之於經濟力量？

然則是否在軍事和政治呢？當然，沒有軍事和政治的力量，中國是不會存在並且發展底。不過任人皆知，中國文化最富於和平精神；中國人且失之文弱。中國政治主於消極無爲；中國人亦缺乏組織力。若竟說中國文化之力量，在於軍事及政治方面，似亦未的當。

恰相反地，若就知識、經濟、軍事、政治一一數來，不獨非其所長，且毋甯都是他的短處。必須在這以外去想。但除此四者而外，還有什麼稱得起是強大力量呢？實又夢想不出。一面明明白白有無比之偉大力量；一面又的的確確指不出其力量竟在那裏；豈非怪事！一面的的確確尋不出其力量來；一面又明明白白見其力量偉大無比；眞是怪哉！怪哉！

即此便當是中國文化一大特徵——第四特徵。幾時我們解答了這問題，大約於中國文化要義亦自洞達而無所疑。


## 本刊傳統

一、既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每一個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

二、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三、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 物價往那裏去？

笪移今

今日一物價，又和抗戰末期一樣，成了人民生活最嚴重的威脅。政府雖在恢復各種戰時物價管制辦法，但就已往的經驗和事實看，恐仍難有預期的收獲。對於平抑物價的各項措施，我們暫不置評，權先根據對物價的基本認識來分析抗戰以來的物價演變，並論列其今後的趨勢，以供關心物價問題者之參考。

## 一、物價的基本概念

人類勞動與自然結合，使無價值的東西，變成有價值的東西，使價值小的東西，變成價值大的東西，這便叫做生產。生產品經過交換關係，便稱之爲商品。在商品經濟社會中，一切生產品都可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一切消費者也可從市場上買進各種貨物。然而，要完成一種買賣行爲，又必須以貨幣爲媒介。因爲在物物交換制沒落以後，貨幣已成爲特殊商品。它以一般等價物的資格，在市場上體現各種商品價格，盡其爲交換中準的作用。這就是說，商品價值必須通過貨幣，才能表現其價格。所以貨幣是商品價值的尺度，價格就是商品價值的貨幣形態。

商品既須以貨幣表現其價格，那麼，貨幣價值的高低，又應以什麼爲標準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貨幣的對外價值，即以本國貨幣的每一單位，能購得若干數量的外國貨幣來表示，普通叫做匯價。一是貨幣的對內價值，即以貨幣的每一單位，在國內能購得某種商品的若干數量來表示，普通叫做物價。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貨幣的對內價值，就是商品的價格變動，亦即是貨幣的購買力問題。

關於貨幣如何由一般商品發展爲特殊商品，如何由金屬貨幣發展爲紙幣之歷史的敘述，不在此文範圍之內。我們只須知道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的關係，一般地說來，在下列四種情形下是會發生變化的：

（一）貨幣價值不變，而商品價值有了變化，則物價也隨之發生變化。商品價值變大，物價就漲；反之，物價就落。

（二）商品價值不變，而貨幣價值有了變化，則物價也隨之發生變化。貨幣價值變小，物價就漲；反之，物價就落。

（三）商品價值與貨幣價值都依同一方向變化，並按照同一比例變化。此時物價變化，須視供求情況而定；求過於供，物價就漲；反之，物價就落。

（四）商品價值與貨幣價值，同時依照同一方向變化，倘變化的程度不同，則物價也隨之發生變化。商品價值的變小較慢於貨幣價值的變小，物價就漲；反之，物價就跌。商品價值的變大較慢於貨幣價值的變大，物價就跌；反之，物價就漲。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是成反比例變化的。

在研究物價時，當然不能單從貨幣價值變動着眼，認爲物價漲落，完全由於通貨膨脹或緊縮的結果。也不能專從商品價值變動着眼，認爲物價漲落，完全由於商品本身盈絀的結果。其實兩者並非孤立，而是相互關聯，錯綜複雜的。在平時，商品的供求能絕對的影響物價，而貨幣的數量只能相對的影響物價。但在戰時，貨幣價值的變動，對物價的作用便特別引人注意。因此貨幣數量說的理論，也就特別爲人重視。依照這種理論，即一社會所必需的貨幣數量，決定於社會的商品價格總量。比如這價格總量爲二萬億元，那麼流通界的貨幣量，也須等於此數。過多或過少，都會引起價格的變動。此外，貨幣的流通速度與信用膨脹，以及投機操縱等，對物價皆會發生影響。

## 二、戰時物價的變化

從相對的意義來說，如果物價作溫和的上漲，如果所有物價都作同程度的上漲，對社會並非一定有害，而是相當有利的。因爲這種式樣的上漲

，會刺激生產發展，會促進經濟繁榮。尤其在平時，物價緩慢的上升，往往是工業景氣之指標。物價漲落的本身，並無絕對的好惡，問題是在物價究竟如何漲法？在上漲的過程中，又有些什麼特徵？對社會經濟要發生什麼影響？

物價變動最劇的是在戰時，和戰事剛結束後，通貨繼續膨脹，物資仍感缺乏的時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物價上漲兩倍強，德國上漲兩倍半，法國三倍半；就是組織散漫，物價問題最嚴重的奧國，在戰爭結束時也不過上漲二十倍。在第二次大戰時，英美諸國的物價，僅上漲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四十左右。反觀我們在抗戰結束時，物價已漲至二千五百倍。茲列戰時重慶物價總指數變動如次（戰前指數等於一）：

| 年月 | 指數 | 轉上年上漲率 |
|---|---|---|
| 廿六年十二月 | 一、一五 | |
| 廿七年十二月 | 一、六〇 | 漲　三九% |
| 廿八年十二月 | 三、一六 | 漲　九七% |
| 廿九年十二月 | 一一、三 | 漲　二五七% |
| 三十年十二月 | 二七、六 | 漲　一四四% |
| 卅一年十二月 | 八〇、一 | 漲　一九〇% |
| 卅二年十二月 | 二二八 | 漲　一八四% |
| 卅三年十二月 | 六四八 | 漲　一八四% |
| 三十四年八月 | 二四六〇 | |
| 卅四年十二月 | 二四〇三 | 漲　二七〇% |

這些數字指明在抗戰初期，物價只有很微弱的增漲，繼後便愈漲愈速，而且在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其變化極不平衡。就空間說，各地物價上漲的速度相差很大，城市較高於鄉村，而城市最高的地方與最低的地方相差往往有兩三倍之大。就種類說，各類物品間的上漲率也是極不平衡。以重慶爲例，三十三年四月份指數最高的爲金屬類，依次爲衣着、燃料、糧食、建築材料，最低者爲雜項工業，其與最高者相較，差達六百倍，即次低位之建築材料與最高金屬相較，亦差四百三十倍。但三十四年四月份指數最高的爲燃料，依次爲金屬、衣着、建築材料、糧食，最低者爲雜項工業，其與最高者相差達二千五百餘倍，即次低位之糧食與最高之燃料相較，亦將近差兩千倍。就商品來源及加工程度說，又可分爲本省產品、外省產品、國外產品、及原料品、半製品、製成品等類，其價格上漲率亦是極不平衡，懸殊很大。各種物品不按等速率的增漲，而按加速率的增漲，以及各類物品上漲速度，時時發生變化，不能長此保持不變的比例，乃是中國戰時物價問題的主要癥結。

## 三、戰後物價的動向

抗戰結束以後，隨着廣大淪陷區逐漸收復，政治經濟中心遷漸東移，上海遂又恢復其在戰前的經濟領導地位，無論就工業製造或進出口貿易說，對整個國民經濟是有決定性的影響的。因此，檢討戰後物價，應以上海爲例，較切實際。根據經濟周報所發表的指數，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物價總指數如下：

| 年度 | 月份 | 指數 | 較上月漲跌率 |
|---|---|---|---|
| 卅四年 | 九月 | 三四六 | |
| | 十月 | 五八六 | 漲　六三% |
| | 十一月 | 一九三一 | 漲　二三% |
| | 十二月 | 一七五〇 | 跌　九% |
| 卅五年 | 一月 | 一九一四 | 漲　九% |
| | 二月 | 三二七六 | 漲　七一% |
| | 三月 | 五三三九 | 漲　六〇% |
| | 四月 | 四九三六 | 跌　七% |
| | 五月 | 四九八六 | 漲　一% |
| | 六月 | 五三六四 | 漲　七% |
| | 七月 | 五七三四 | 漲　六% |
| | 八月 | 五八三六 | 漲　一〇% |
| | 九月 | 六八六五 | 漲　一八% |
| | 十月 | 八三三九 | 漲　二一% |
| | 十一月 | 八七四四 | 漲　五% |
| | 十二月 | 九七一三 | 漲　一一% |

很顯然的，自日本投降以來，上海物價變動，要約可以分爲三個時期

。從三十四年十月至去年三月爲第一階段，這六個月中物價總指數上升十五倍，以化學品上升三十八倍爲最速，依次爲燃料、雜項、金屬、紡織、建築材料，以食物上升九倍爲最緩。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農產物上漲率遠落在工業品之後，使農村遭受損害最大。而物價所以呈現空前的狂漲，乃是來自政治的高估幣值（僞幣二百合一法幣之規定）與經濟的貶低幣值（無限的發行）之矛盾的結果。去年四月至八月爲第二階段，這五個月中物價總指數上升百分之九，其中上升者以食物上升百分之六十七爲高速，依次爲紡織，建築材料；下落者以化學品下落百分之四十八爲最速，依次爲雜項、金屬。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二〇二匯率之規定，外貨大量湧進，價格下落，而本國產品（主要爲農產物）依然上升，但物價一般趨勢，還相當穩定。去年九月以後爲第三階段，九月至十二月這四個月中物價總指數上升百分之六十六，以化學品上升百分之一百七十六爲最速，依次爲金屬、紡織、建築材料、燃料，以雜項上升百分之三十六爲最緩。今年截至二月底止，白報紙較去年十二月底上升百分之二百七十八，肥皂上升百分之二百五十九，豆油上升百分之一百十五，白煤上升百分之一百，食米上升百分之七十二，棉紗上升百分之三十八，其餘各物，漲風同樣驚人。所以戰後第三階段的特點是隨着三三五〇外匯之調整，使徵現穩定的物價，又重回入狂漲狀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公佈後，外匯調整爲一二〇〇〇，這自然使物價又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 四、今後物價的趨勢

自三十四年十月（勝利後）至去年年底這十五個月中，上海物價增漲了二十八倍（去年四月至十二月上漲百分之八十二）。就各類物品說，以化學品上升五十四倍爲最速，依次爲燃料上升四十二倍，紡織上升三十倍，金屬上升二十七倍，食物與建築材料上升二十二倍，雜項上升二十倍爲最緩。若把戰時與戰後的物價變動作一比較觀察，則可以看出：一、構成戰時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之一的物資缺乏，以及投機操縱運輸困難等問題，現時已較爲和緩，已不若戰時之嚴重。因此，戰後物價上漲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貨膨脹；而通貨之所以必須大量增發，乃是爲應付內戰。所以中國目前還是處在戰時狀態，幣值跌落問題，成了物價變動的具體內容。二、戰時最足刺激物價的是糧食（金價亦有關係），糧價一有波動，其他各物立刻隨之上升。現時最足影響物價的是外匯（金價亦有關係），匯價一有變動，往往引起物價顯著的上漲。三、戰後大後方物價漲得較慢，收復區漲得較快。這是因爲大後方較爲安定，收復區因有國共武裝衝突，人心紛擾。四、游資依然沒有適當的出路，而且政府手中所控制着的物資，依然和戰時一樣領導物價上漲。五、因緊急辦法出現，又恢復戰時物價管制，兩種現象可能隨之復形活躍。

根據這些情形，我們認爲只要爲支付龐大軍費的通貨膨脹不停止，游資不納入生產事業，物價絕對沒有不上漲的道理。通貨膨脹速度愈大，物價漲勢也就愈猛，這是今後物價的一個總趨勢。此外自然也有其他因素可以左右物價，首先就是外匯變動，以及限制進口等，會刺激物價上升。其次農產物之上漲，可能較速於工業品之上漲。因爲目前兩者價格相差仍然很大，它會逐漸趨於接近——而且已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例如三十四年八月重慶糧價與當時最高的燃料價格相差將近四倍，去年十二月上海食物價格與最高的化學品相差只有二倍半；與燃料相差尚不及二倍。更次，在生活必需品中，今後糧食可能發生驚人的狂漲。這不僅糧食比較其他物價爲低，而且據行總糧食調查報告，三十五年度生產量，比戰前正常時期短少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中國仍需要八十一萬二千噸外來糧食之救濟。二月一日新聞報載國際糧食振濟委員會允於本年上半年分配中國二十四萬噸糧食，此與需要量仍相差甚遠，何況戰前中國糧食原就不能自給自足，每年平均尚須從外國輸入九百萬石左右。同時，現因內戰擴大，荒地增多，人民流離，秋收可慮，糧食問題將更趨嚴重。生活必需中的另一基要物品——棉花去年產量僅有七百萬担，僅及二十五年生產量的半數。現時全國開工的紗錠以四百萬計，即需要棉花一千萬担，手工業棉織品及胎絮、醫藥用棉合計約需四百萬担，不數數亦達七百萬担，勢須依靠外棉，能否准許大量進口固是問題，而外棉近來亦在不斷報漲。所以棉紡品之上漲，恐亦必較其他物品爲速。

總結起來說，在增發紙幣，物價必漲的前提下，各種物品漲勢之緩急，須視供求情形爲轉移；而天災兵禍以及投機操縱與夫心理關係等，也都會對物價發生火上加油的作用。物價漲得愈兇，財富愈向少數人集中，多數人變得愈窮愈苦。於是經濟危機就要演變爲社會危機，助長政治動亂。

# 客座記言

陳衡哲

## 四　民主園中的嘉木與惡草

記載開始時，『主人』與『客人』已經在『客座』中談過半小時了。

客：你方才所說的，我當記在心上。是的，美人組織的能力和合作的精神，眞是我國人的對症良藥。

主：我們更應記得這情形背面的精神。

客：你是指的責任心和標準(Standard)嗎？

主：是的：一個人若沒有責任心，即使他有能力，也不免要臨難退縮，那還能組織起什麼來？一個人若沒有標準，那麼，如我方才所說的，從前我們校裏選舉學生會長的那件事，那個就選失敗者，又那能願意去接受她對敵的命令，去做她的祕書呢？但是，這種種的美德，一個民主公民所不可缺少的美德，也須靠了榜樣與練習的機會，才能與你合作一體，成爲你人格的一部份呀。(嘆息)難道中國人就不能成爲頁好的民主公民了？可是，那榜樣與練習的機會又在那裏呢？

客(慘然)：一個有希望的孤兒，也應孤獨的努力上進的。請你不要太耽心，我們一定努力。

主(感動)：謝謝你的安慰。

客：不過，在方才的談話中，尚有一層，我有一點不敢同意。

主：請說吧。

客：你方才說，美國人成功的標準，未必比我們中國的好，亦許還要壞一點。這與我一向的看法，正好相反。

主：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客：我一向相信，在美國，人人有同等的機會，社會上沒有階級的觀念，你有多少能力，多少天才，便都有機會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在那些古老國家，如我們的中國，憑你有多大才能，却仍是常常終身埋沒，不能達到成功的區域的。即此一端，不已夠證明，美國人成功的標準是很不錯的嗎？

主：對於這一層，我是同意的。但這不是成功的標準，這是機會的平等；牠是一個出發點，但却不是終點。

客：謝謝你的指示。

主：從前有一本戲劇——牠的名字我不記得了，沒關係——牠對於這機會平等的一件事，說得最具體。你知道這個戲劇嗎？

客：不知道，可不可以請你說說牠的大意呢？

主：那戲劇的大意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有能力的男僕和他的貴族主人——一位絕無能力，近於白癡的貴公子——漂流到了一個絕島，於是主人和僕人的地位就陡然反過來了：僕人主持一切，發號施令；主人就只得唯命是從。因爲除此以外，他是絕對沒有辦法的。所以你看，機會平等的一件事，實是民主國中最美的一株樹，也是美國對於人道與文化的一個大貢獻。假使沒有這機會的平等，則如大家所說的四大自由，如我們方才所說的組織與合作，以及其他民主精神的種種表現與寄託，將都成爲無主的孤魂，既沒有靈魂，也沒有鼓勵，是早晚要萎枯凋零的。所以你看，我所不滿意的，不是這個，而是此邦大多數人的把手段看爲目標，因而把金錢收入的多少，作爲成功的標準。

客：也有不是這樣的人嗎？

主：當然有。我們到美國來的人，自然都有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經驗。我們若是爲着追求智識的繼續與人格的訓練而來的，我們所遇見的美國人，也就大抵是智識與人格在水平線以上的人了。再說吧，這一輩人中的尤其傑出的，有那一位是比不上世界上任何偉大人格，任何偉大學者的呢？不過，正因美國一般社會的標準太平凡了，所以有很多鄙賤的人生觀，也能走上人生的舞台，因而獲得大量的喝采與捧場；而牠們的作者，也因而成爲富有的『成功人』了。這也難不是說，中國是沒有這種組織健全的人生觀的；這不過是說，這種人生觀，尚不容易像在美國那樣，得到那麼大的喝采吧了。

客：可以請舉一二個例子嗎？

主：可以。在現在美國的廣播界中，有一個極紅的人，人家把她叫做『答問女王 Quiz Queen』。我曾在雜誌上見過她的小照，又粗，又肥，又醜，又老，在外表及精神上，可說沒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她又不曾受過高深教育；據說她的所以紅，全在她的善於打諢。有一次，有人問她，『林肯的解放黑奴命令是在那一年發佈的？』她口中不停的說，『呀——林肯——華盛頓是一位歷史人物——我想林肯也是一位歷史人物吧——呀——待我看——黑奴是年得到自由的呀——』聽到她口中這樣的咖咖不停，有些聽衆亦許要發怒了；但她有她的聽衆；他們大笑，說她本事大，口中能說個不完。後來有人低低的把答句告了她，她才大聲的答出了那個問句。你不信嗎？這個女人是一個大紅大富的人呢！

客：哦，我現在明白了。昨天我尚問過一位美國朋友，『那一本近來正在廣銷的書，叫做「雞蛋與我」的，有什麼可取之處呢？』他說，『因爲她滑稽呀！』陳先生，你看過這本書嗎？

主：看過牠的節錄。

客：你以爲怎樣？

主：請先把你的意見說完了，再告訴你吧。

客：我覺得她的笑話都很黑俗和肉麻。現在我方知道，一般的美國人是能欣賞那樣的笑話的。

主：我也有同感；雖然我所看見的，不過是那裏的一小部份。你知道嗎？那本書的作者現在也是一個又紅又富的人物了！

客：所以這『雞蛋與我』也可以算爲一個惡草的例子，是不是？

主：是的。

客：那怎樣辦呢？

主：我們自然用不着爲美國操心。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有牠的『下里巴人』，是不是？我們所應警惕的，據我看來，却不在美國，而在我們的自身。機會平等及其他民主的精神引到中國去；但我們也不可舍本逐末，把美國人生標準中的粗惡的，也帶了回去。

客：十分同意。

主：再深一點的說來，有些情形，到了中國之後，可能比牠在美國時，要更壞一點。比如我們方才所說的，以金錢的收入作爲成功的標準一件事，這在美國的民主國中，尚不能算是最惡的草。爲什麼呢？因爲在一個機會平等的國家，一個人假如有人格與智慧，他是大抵不會挨餓的。換句話說，即是，在一個機會平等的國家，一個人的眞實值與他的酬報，是多少有點正比例的；所以金錢的收入，也多少可以指出那人的眞價值。只要我們能看清，這金錢不過是一種手段，我們正也毋需責求。但在現在的中國，一個人的財富與他的人格智慧成爲正比例嗎？

客：恰好是反比例！

主：這『反』的程度當然也各各不同；但大抵說來，在一個混亂貧污的政局下，在一個沒有是非公道的社會裏，我們若用這『正好反比例』的一句話，我相信一點也不算過份。所以你看，我們若要把美國民主國中的草木移植到中國去，不但要注意到那草木的本身，還須顧及中國社會的特別情形。要不然，一株略略有些臭味的美國草，到了中國之後，可能就成爲一株臭氣熏天的惡草或王了。

客：眞不曾想到這一層。

主：你明天就要回到學校去嗎？

客（站起）：是的。打算坐明天的晚車回去。

主（也站起）：那麼，今年夏天再見了。

客：希望春假中能再來廉橋拜望。

## 附言（關於『客座記言』的人與事）

有些朋友看見了我的這幾篇『客座記言』之後，寫信來問我，『這幾次的「客人」是誰？是一個人呢，還是幾個人？是哈佛或是麻省工專的學生嗎？』還有一位朋友熱心極了，他來信說，『那樣有思想而又那樣虛心的青年們，你能有機會對他們談天，引他們走上人生大道，眞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可羨可賀。』對於這最後的一層，我絕對不敢當；但對於朋友們的這個疑問，我卻不應不答覆。所以現在寫這幾句附言。

我的答覆是：（一）這些青年客人不是廉橋任何大學的學生，因爲這些學生既不認識我，我也一個不認識他們。（二）這些『客人』和他們的說話，有一部份亦許與我從前認識的青年和他們的說話偶相符合；但這不過是一種藍本而已。不過，爲了要對清說話者的身份起見，我現在也不妨把這幾次『記言』中的青年，暫定爲下列的諸人：『客甲』（見於『記言』第一、二、及三則）姓李，是某大學的第一年級生，學的是社會學。『客乙』（見於『記言』第三則）姓楊，在廉橋以外一百里的某大學讀博士學位，專修的是哲學。此次記言中的青年則姓王，也是某大學的一年級生，是『小李小楊』的朋友。

乘此再說明一點：如『記言』中的談話，雖然不妨假設；但所有引證的例子，無論是『客人』或是『主人』所舉的，卻都是一百分的眞事實。（如本節中所舉的「答問女王」及其他；如「主敬」是迂拙嗎？」一節中所舉的，牛棚中的一法庭』，路易的說話，及其他，都是確有的事實。在路易的一個例子裏，連人名和組約的城名都不曾改易。因爲一個推論的本身價值，雖不因說話者的存在與否而發生問題；但一件事實若是杜撰的，那麼，所有對於牠的一切推論，就都要失掉牠們的價值了。這是我們讀歷史者終身服膺的一個信條，希望讀者們也能用這個眼光去觀察如『記言』中所舉的事實。


## 提高稿費

本刊稿費，自四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元；此啓。

一、本刊稿費三十五年五月（籌備時期）至九月十五日爲千字四千元。

二、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底爲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三、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三十六年一月底爲千字八千至一萬元。

四、三十六年二月一日至三月底爲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

中國
征支の戰略

觀察通訊

# 台灣事件的分析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台灣通信）一月以前，記者曾爲本刊撰寄通信，報告台灣政府、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情形，最後說：「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見本刊二卷二期）記者這種感覺，確是出於直覺。因爲在不穩的局面下，任何一個偶然事件，都會引起擴大的波浪。不過當時實在沒有料到台灣的動亂，會發生得如此快，如此嚴重。暴動的經過，各報想有記載，此處不贅。本函目的，想對此次台灣暴動各方面的因素，作一個冷靜的分析。

### 經濟因素

第一是經濟的因素，關於這一部分，上次通信已略有述及，現在再整理述之如下：台灣光復以前，在日本統制下，施行的是嚴格的統制經濟政策，台灣經濟形成日本帝國經濟的寶庫。爲加緊其壓榨，並帝國的一套作風。長且也爲着擠乳肥牛，除了統制金融、匯兌、貿易，形成課稅獨占的專賣制度而外，卻也實行着很好的配給制度。充分就業也做到了，沒有失業的恐慌。經濟生活的安定，社會秩序的建立，做到了「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地步。中日戰爭爆發後，一般生活水準雖然降低很多，但通貨還相當安定，國民收入還夠維持生活。直到光復，中國軍隊和官員進入台灣，國內形形色色的現象，都在台灣翻了新版。起先，台胞對於脫離五十多年的祖國，觀念十分模糊，一旦解放，都殷勤寄予無限的期望，希望在政治上有充分自由；不料，在一切仍沿舊制的政令下，也就因襲了日本帝國的一套作風。長官制度、金融、貿易、專賣、以及若干經濟立法，使台胞大爲失望。日本政權撤出台灣後，因爲生產事業遭受戰爭的破壞與停頓，以及累積的經濟不景氣，政府接收後，並沒有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因之使台灣陷入更深的經濟危機，失業，投資與儲蓄的失衡，通貨膨脹，更加嚴重。台灣開始期待、忍耐，終至於失望、怨恨。一年半來，台灣經濟仍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正當的出路。

### 本年度台灣省概算

我們試看本年度省概算數字。重要歲入的特徵是：第一二三位就是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課稅、和專賣收入。貿易中的出口方面，按照日本人的統計與其交易中的主要比率，台灣在二十八年生產價值四億九千萬美元的剩餘物品。糖米約佔其中百分之七十。茶、樟腦、波羅蜜與香蕉都是主要輸出。按照數字，台省每個人的輸出總計爲三十一美元，甚至超過美國每個人二三·四四美元的數字。由此可知台灣的經濟上擁有着特殊的優越性。光復後，並沒有促使有利輸出的恢復，中央即每年向台灣要求無償取得十五萬噸的糖，和每噸一千三百台幣三十至四十萬噸的煤。所以現在海關報告，仍是出超，但省外匯兌，台灣並沒有能夠周轉的法幣頭寸。專賣生活必需品，衆人皆知爲一種十分不公平的課稅，何況在台灣稅的名義之多與繁，國內也是無出其右的。因此，台胞在省概算上經濟的負担，極爲可觀。

### 衣食住行

這些問題需要馬上解決，但都未被注意，一切情勢的發展，延至今年二月中旬，在京滬無端製來的金鈔風波，促使在台灣衣食住行的民生問題，都遭受了直接嚴重的威脅。

衣的方面，台灣最缺乏的是棉織品，此次金鈔風波後，漲得最兇的也是布疋類。台胞一向穿的就是很壞，所以在衣的方面根算還可以忍受。然而食的問題的恐慌，極其嚴重。因爲台灣一直就是出口米的地方。去年產米六千二百多萬石，以台灣的人口言，最多消耗六千萬石，台灣並沒有能夠周轉的法幣頭寸。專賣生活必需品，衆人皆知爲一種十分不公平的課稅，何況在台灣稅的名義之多與繁，國內也是無出其右的。因此，台胞在省概算上經濟的負担，極爲可觀。

### 政治因素

進一層，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即令在經濟上過着較爲高度的生活水準，並不會就以此爲滿足，這就解釋在日本人的，碰巧住和行兩問題，又在一起發生。公署下令取銷八百輛商車的行駛營業，這無異置八百輛商車直接間接生活的數萬人於不顧。因之也增積着一切不滿的情緒於政府，長官在台灣一直就是出口米的地方。去年產米六千二百多萬石，以台灣的人口言，最多消耗六千萬石，台灣並沒有能夠周轉的法幣頭寸。專賣生活必需品，衆人皆知爲一種十分不公平的課稅，何況在台灣稅的名義之多與繁，國內也是無出其右的。因此，台胞在省概算上經濟的負担，極爲可觀。

### 政治因素

進一層，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即令在經濟上過着較爲高度的生活水準，並不會就以此爲滿足，這就解釋在日本人的，碰巧住和行兩問題，又在一起發生。公署下令取銷八百輛商車的行駛營業，這無異置八百輛商車直接間接生活的數萬人於不顧。因之也增積着一切不滿的情

的因素比政治上的因素居多。其次是言論出版……各方面毫無自由。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三大報紙爲政軍黨包辦了。文化也都帶着包辦的色彩。言論過激一點，都會要受到控告。第三是台胞處處居於一種劣勢地位；處統計，台灣公共機關人員，雖然台胞的比例，都佔着極高的比例，但祇要翻一翻薪給表，沒有政治人才。」這致人最傷腦筋。我們知道台灣已具備了一切自治的基礎，實在沒有理由可以延擱；歷也發生了問題，命定是「統制和低能。這是不是也抄襲了日本人統制的故技？第四是法令紛繁。日本統制台灣五十多年，立法才五千餘種，光所有的民主鬥爭了。復不到一年，就遠遠的超過了此數。去年夏令時間的更改，三天就更改了三次命令，要人如何適從？（編者按：本刊一卷二十一期「尾頁」上有此記載）。許多日本法律的立即廢除，致台胞都處於不利地位。第五是行政無能。這些表現之於貪污、賄賂、舞弊、營私、自由。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三大報紙爲政軍黨包辦了。文化也都帶着包辦的色彩。言論過激一點，都會要受到控告。第三是台胞處處居於一種劣勢地位；處統計，台灣公共機關人員，雖然台胞的比例，都佔着極高的比例，但祇要翻一翻薪給表，沒有政治人才。」這致人最傷腦筋。我們知道台灣已具備了一切自治的基礎，實在沒有理由可以延擱；歷也發生了問題，命定是「統制和低能。這是不是也抄襲了日本人統制的故技？第四是法令紛繁。日本統制台灣五十多年，立法才五千餘種，光所有的民主鬥爭了。

## 台灣人的性格

在此，我們還要注意台胞的民族性。第一守法：台胞安分，愛秩序，恨貪污。第二認真：因此肯負責任，不苟且，勤勉，做事肯敷衍；這次暴動中就很少發宣言，貼標語，喊口號，也是這種性格的形成。第三樸素：生活簡單，穿着樸素，但極清潔。每個帶着簡單午餐的「便當」，度過辦公室或野外工作的一天；因此不會貧求無厭。第四勇敢：由於感情豐富，所以不怕犧牲，勇於殉道，而且非常豪爽，這是奔馳環境不斷的予以訓練，因此在半世紀的日本統制下，並沒有奴化。第五刻苦：恥於不正當的收入，每個人都願用自己的手去撐持一家的生活，向一切罪惡的環境，永遠作「無言的鬥爭」。

## 從歡迎到敵視

當光復時前進指揮所第一次跨入台灣領土，從台北到基隆被鵲候三四天的老百姓感激得流淌的歡迎國軍與官員的情景，儘儘成爲曇花一現，這種不稱奇，政府儘接收土地財寶，並不接收人心，接收大員，發財回去了，事情也大大的轉變了許多，政府的威信以後就一蹶不振。工廠停頓、商業蕭條、失業，都加深着痛苦，即令對省外人士處處居於優勢，毫無滅意與台胞合作；台胞的被歧視，也備仇恨。如何，普遍的行政腐化，中央無理的苛求等等，本文從略。）

員，也備仇恨。如何這個反對政府情緒恰好成長和存在，除如上述之因素外，充足的說是政府的加強統制，人事紊亂與無能，歷次要求地方自治的呼籲，均被拖延；烈的，報復的，但也是主動的鬥爭。

（三月十八日寄）

# 台灣暴動紀實

## 本刊讀者君君

編者按：這篇通信是台灣的一個讀者寄來的，我們相信本文作者大概是一個從內地去的公務員。在那「恐怖的氛圍中，執筆記事，其不易維持感情的平衡，實屬事理之常。他的許多觀點和意見，不免要受到他當時的感情的影響。我們冷靜地讀他這篇通信時，不得不將一部分刪去。此處所刊者，僅是全文的一半；所以這是一篇不完整的報告。但在刊出部分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到當時的若干眞相。同時，此稿所述暴動中各種慘事，與本期讀者投書關內陳至明君一信，亦甚符合。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一週年紀念，蔣主席飛台巡視；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動員全體僚屬，以二萬萬元台幣的特別開支費，歡迎蔣主席，獲得蔣主席的褒賞。

這次台灣的暴動，自二月廿八日開始，轉瞬遍及台灣各縣市。陳儀揹手莫及，東手無策，雖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亦不可得！其事距離蔣主席主持台灣公共事業同武裝警察數名，在台北市太平町（現名延平北路），開始拉拿販賣走私紙煙的小販，因處理不當，開槍擊斃小販一名，重傷二名，致引起全市商民的公憤。（編者按：暴動起因，各報大都已有記載，本文從略。）

## 一、由台北市的緝私案而起

因爲基隆海關緝私不嚴，台灣市面，充斥上海紙煙，影響台灣省專賣局自造紙煙的銷路。本年二月廿七日晚間，台灣省專賣局職員數名，在台北市太平町（現名延平北路），開始拉拿販賣走私紙煙的小販，因處理不當，開槍擊斃小販一名，重傷二名，致引起

## 二、流氓地痞的搶刼行爲

台北市的流氓地痞，可分三派：一在太平町地方，是沒有產業的人，是由海南島遣送回台的浪人。（編者按：請讀者參閱本刊第一卷第十六期「海南島的台灣人」一文，或可多少幫助讀者得到一點瞭解。）一在萬華地方，是有產業的人，是土著的浪人。一在士林地方，是住在近郊的浪人。二月三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許，有手持白旗的小販約二十人，由太平町地方的流氓地痞指使，在台北市專賣分局門首，宣布昨晚槍擊小販案的眞相，圍觀的羣衆甚多，因無軍警干涉，流氓地痞以及一般羣衆乘機攻入專賣分局，焚燬公物，焚燬汽車、焚燬房屋，當場毆斃職員三名，重

傷二名。途浩浩蕩蕩，結隊前進，搶刼台灣銀行，正華旅社，正中書局，新台百貨公司，外省人的職員宿舍，及外省人的商店。並圍攻美國領事館，台北女子師範學校，台北女子中學，中國航空公司，日產接收委員會，無線電台，氣象局，專賣局，貿易局，警察局。外省人被毆傷者達二千餘人以上。當日路過之汽車，即被焚燬，路過之外省人，即被毆打。當時之口號是：「打支那豬」，「打阿山」，「打豚軍」，（均外省人之別名）並於國旗上大書「台灣獨立」四字。記者親眼看到在郵政局馬路，打倒三個外省人，在台灣銀行馬路，打倒兩個外省人，在公園馬路，擊斃四個外省人，在正中書局馬路，打倒三個外省人，在新台百貨公司馬路，打倒兩個外省人，無不足供於難，且得完成採訪的任務。當天的口號是：「立即取消專賣局，貿易局！」這是二月廿八日的事。

## 三、三月一日至三日最緊張

在二月廿八日暴動時，有人說陳儀若能當機立斷，迅派軍隊，登陸基隆，暴民之氣燄可戢，亦不致成燎原之勢。三月一日商店閉市，路無行人。暴民仍四處搶刼外省人，乘公共汽車穿中山裝的，及上下火車之乘客，均遭毒打，各大中學校，亦毆打外省人。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三月二日外來援軍已到，惟突聞暴民已得到一千餘枝步手鎗，風聲更緊，宣布特別戒嚴，幸當晚平安度過，得保無事。此種緊張狀態，一直延長至三月三日。台灣大代表謝娥女士因暫對暴民說：「政府固然不對，老百姓執外省人充任主腦人物。」到了三月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路上已有行人，商店業已開市，生產值四一、二四八、八〇七元。但在本年春節以後，台灣各地有錢買不到米，

督府廣場前，看到一位七歲之外省女孩，其頭部被暴民用手折斷，當即斃命，拋擲於樹林間。又看到一位十歲之外省男孩，其兩腿被暴民用手折斷，倒懸於空中玩弄。又看到一位外省少婦，被暴民脫褲後，倒懸於樹枝上。記者並在鐵橋車站前，看到三十餘位外省人，乘公共汽車穿中山裝的，及上下火車之乘客，均遭毒打，各大中學校，亦毆打外省人。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三月二日外來援軍已到，惟突聞暴民已得到一千餘枝步手鎗，風聲更緊，宣布特別戒嚴，幸當晚平安度過，得保無事。此種緊張狀態，一直延長至三月三日。台灣大代表謝娥女士因暫對暴民說：「政府固然不對，老百姓執外省人充任主腦人物。」到了三月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路上已有行人，商店業已開市，生產值四一、二四八、八〇七元。但在本年春節以後，台灣各地有錢買不到米，

參議員則起而作政治的要求，在三月二日組織調查委員會，向陳儀提出幾項條件。陳氏當面答應的幾項是：（一）因此案被捕之民衆，全部移交警彈壓，暴民之氣燄盡消，第四團，無條件釋放。（二）關於本案之死者，由政府發給撫卹金，傷者由政府負担醫藥費，送醫療治。（三）不追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四）即時恢復交通。（五）武裝警察巡邏車，逐漸減少，以維持治安。（六）從速恢復工作，各商店開門，照常營業。（七）食米即運市內，供應民衆需求。（八）路上倘有死傷者，由警察與附近民衆設法送醫院療治。當天的口號是：「銀行、民政處、財政處、貿易局，由台灣人充任主腦人物。」甘嘗耕種而積一、六〇九、七九方公里，收穫量二、三四三、九六三、九四〇斤（即民國廿八年）之統計，日產值四一、二四八、八〇七元。但在本年春節以後，台灣各地有錢買不到米，

主席電文內，有：（一）重用台灣省之人才，各行政機關之祕書長及處長等，均由台灣省民担任。（二）各級法院院長及首席檢察官，儘量錄用台灣省民。（三）日產大抱不滿；陳儀並無處理，必考慮人民正當利益。（四）請速派大員，來台灣協同處理本案。（五）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

## 四、經濟上的「逼上梁山」

台灣爲產米之區，年產兩季，一季之收穫，可夠全島三年之用。根據昭和十年（即民國廿四年）之統計，台灣米之耕種面積爲六、一〇〇、五一方公里，收穫量七、八六〇、六二四公石，生產值二五六、七四九、五七七元，甘嘗耕種而積一、六〇九、七九方公里，收穫量二、三四三、九六三、九四〇斤（即民國廿八年）之統計，日產值四一、二四八、八〇七元。但在本年春節以後，台灣各地有錢買不到米，到處鬧糧荒，人民如此，公教人員也如此，台北的米價已高達一廠，瓦斯工業二廠，窯業六九〇廠，食料品加工五八九七廠，紡織一二五廠，製材四五七廠，印刷業二四六廠，其他四四七廠，但現在復工的工廠，不過四十餘廠，失業份子之多，可以想見了。故與其說這次台灣的暴動，是政治性的，不如說是經濟性的。

## 五、不幸中之大幸

台灣有三分之二爲山地，住居高山峻嶺的生番，名高山族，約十三萬人，性驍悍，嗜殺人，未開化。在太平洋戰爭時，日本的軍械槍彈，隱藏在山地，以免盟機轟炸。日本投降後，其重要槍械，散佈於高山族的很多，據聞尚有兩萬人的日本軍隊，埋藏在高山族內，待機而動。此次台灣的暴動，幸而這一部分尚未參加，否則事態的演變，恐怕格外嚴重了。

# 北平護權遊行的側面觀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自從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外長會議席上，提議將中國問題列入議程後，國內便發生兩種不同的表示。第一種認爲莫洛托夫這一行爲，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故必須加以反對。另一種看法，認爲四外長會議討論中國問題乃大勢所趨，因爲中國無止期的內戰將直接影響世界的安全與和平，且「討論」與「干涉」不同，如係善意的調處，應當接受，故對於「抗議」覺得大可不必。北平是中國的縮影，對這個事件的反應，也不外這兩種態度。

## 北大

消息傳到北平是十一日，反對的人立即就有了表示。十二日，清華、燕大還安靜如常，同學們都趁日麗風和，逛街逛園；多事的北大却又動起來了，民主牆上又貼滿了新的標語，有的署名曰「黃帝子孫」，有的匿名，其中較重要的幾條是：

「抗議四强瓜分中國！」

「反對四國共管！」

「我們不能做四國的亡國奴！」

「民盟是新渙奸，我們殺！」

「共產黨是蘇聯的走狗，我們要清除！」

「消滅蘇聯！」

「莫洛托夫是人嗎？」

……

標語貼了一天，有着「五四」傳統的北大人也沒有應聲而起，除了少數幾張附和的宣言外，空氣非常的沉靜。同時，不前不後，正當這高呼「一二世」來得熱烈。但是，十三晚上，作爲反對「抗議」的時候，四外長會議因王外長的抗議，已決定在會外討論中國問題。情形既變，反對的人又打出了兩句口號：「反對會內會外討論中國問題！」「中國的問題中國人自己解決！」也未發生他們預期的效力，附和的仍是少數。

## 護權遊行

十三日，平市日報公會發表了「反對國際干涉」的宣言，並透露「明日將有十萬人大遊行」。市面上又紛紛傳說教育局已通令各中小學一律參加遊行，市參議會及民衆團體等十餘單位，亦決定自動參加遊行，市參議會並決定

生自治會可以倒翻天地，雖然那僅屬法律問題；整個國家受污辱，學生自治會一聲不響，噤若寒蟬，究竟學生自治會是怎麼同事？」

## 清華

清華呢？據中央社消息：

「事前有數百學生決定參加今日之大會及遊行，臨時爲共黨特務份子劉海梁、何燕生、楊炯明等糾合徒衆，實行規持，對於集合待發準備進城參加大會之學生，施以種種恐嚇與辱罵。準備參加大會之學生，恐因此突衝發生事故，遂多裹足不前。」

但據記者所知：張奚若教授曾對同學作時事講演，謂莫洛托夫的提議是在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與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會議步調一致。清華無人參加遊行，與這講演大有關係。十四日的情形，據清華同學談稱：十四日晨，鴨綠江號汽車由城內開至清華園接同學進城遊行，有少數難位同學登車，爲多數同學發見，予以呵斥；該少數同學羞憤之餘，便認定這是「紅棍子」所爲。於是，清華被戴上了「紅帽子」，而有十五日下午校車遊街的事件發生。

## 校車遊街

清華校車的遊街，是對清華同學的警告，指使遊街的大漢說：「清華是共產黨的學校，前次美軍強姦了一個女學生，不過是小小的法律問題，他們却要發動罷課遊行；現在的大遊行，是我們青年的愛國運動，他們却大肆破壞。他們是喪心病狂的共產黨！」一面說，一面指揮着車子掉轉頭，由西四、經天安門，向東單、王府井開去。行文至此，記者亦不禁感慨繫之：

「這就是中國！」

倒共產黨！」一直到後晚時才罷休。

車中有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教授，目擊這種情景，不覺牢騷滿腹，俟車子停下後，對同坐的另一教授說：

「這成什麼話！大街之中，校車可以任人指使遊街，在美國可要提起訴訟的。還說什麼警告共產黨，難道車子裏都是共產黨嗎？清華的學生都是共產黨嗎？清華的校車就是共產黨的嗎？」

「這就是中國！」另一教授感喟地回答。

像一面鏡子，每次運動都反映出各種不同的心理。兩月前的「一二廿」遊行與這次「三一四」護權遊行恰成一個尖銳的對照：前者是反美，後者是反蘇；前次反對遊行的人，這次主持遊行了，前次主持遊行的人，這次冷淡下來了。行文至此，記者亦不禁感慨繫之：

「這就是中國！」

（上接第二頁）如永安堂、大府酒家等等。由台北市發動，立刻波及全省，連續罷動達三晝夜。近日已漸趨緩和。公署允改組爲省政府，縣市自治，民選於六月底以前完成。公署暫維現狀，惟若干處會立刻解散或併合，由處理槍案委員會辦理。現政治目標鮮明，襲擊之事於三號後即停止。治安由台灣自治青年聯盟維持，若干公營事業均由台胞接收，電台亦全部受其統一指揮，軍隊不得武裝入城。全市業於四日起照常營業，唯夜市提早至七時左右即行休市。

陳至明　三月七日　台北

## 暴動以後的台灣

編者先生：二二八事件由於中央動員海陸空軍鎮壓，宣判爲「叛國」與「陰謀份子」而輕輕發落。此次傷亡人數近萬，財產則以億億計。長官自認爲估計毫脫智識程度過高，不致叛變（此種邏輯不甚可能），及允許中央調去七十一軍，而召致此次之大不幸。他否認曾向京請兵，而政府則宣稱爲了「國防」駐兵臺灣；此後當是固守久留之計。又日前除展開「肅奸」運動外，復封閉在事件過程中發表反對政府言論之五家民營報紙（人民導報、民報、大明報、中外日報、重建日報）交通訊機關，均由軍事管理。近週來滬臺之間，天天有飛機，但郵件則往往延遲至半月以上，亦與以往情形迥異。

陳發浩　三月十八日　臺北

## 延安攻佔後的南京

編者足下：延安攻下後，南京一般反應，殊爲冷淡。其事可得兩種解釋：一、一般人深知延安之攻佔，除增加若干主戰人物之氣焰外，對於整個國是問題之解決，並無多大裨益。二、一般人因生活之重壓及對於當前環境之失望，已沒失一切熱情與知覺，形成一種麻痺狀態。此兩種原因，不論其爲任何一種，或兩種皆有，此現象俱足令人深思。古語有云：「一葉知秋」，此之謂乎？

程業明　三月廿二日　南京

## 此中消息

編者先生閣下：近來各地護權運動，蓬蓬勃勃，似甚熱鬧，慘多爲中學生，大學生參加者甚少，此中消息可知也。鄙人對於維護主權，素極贊成，今雖老朽，惟昔日如清末抵制美貨及民初抵制日貨等運動，均曾參與。光復以來，運動多端，自白崇禧、九龍欖場、昆明學生運動、重慶對政協及東北問題各次，均爲愛國之表現，其情形遠較此次爲熱烈，故知民情趨向，如響斯應，深淺廣狹，毫髮不爽。此次我政府嚴拒莫斯科會議論及中國問題，防其干我內政，是也。然若爲檢討前年年底莫斯科會議對舉之宣言，則無從反對。何以故？因該宣言中固申明不干我內政，且當上次三國文告發表時，鄙人適在重慶，不但憤悅，而我外部則謂其事前已經洽我同意，深表歡迎。舊案可稽，來者難誣。然則當時豈未損我主權耶？何不聞有護權運動也。三國檢討舊案，謂之損我主權，可也，然如美國第七艦隊之長駐青島，於我主權有損乎，無損乎？願與貴刊諸君一商榷之。

王澄慶　三月十九日　南京

週末閒欄

# 我對大公報的看法

張嘯虎

大公報創刊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即一九〇二年；至今已有四十五年的歷史。現在津、滬、渝三地同時出版，另有台灣與香港兩個航空版；銷路遍全國各地。於民國三十年榮獲美國米蘇里大學獎章，有「東方的泰晤士報」之稱。其光輝的成就，與對國家人民的助益，有目共睹，已不待言。本篇所論，係筆者作爲一個大學新聞系學生，與大公報的忠實讀者，就平日讀報觀感，提供一點粗淺的意見。古詩有曰：「神龍行空中，蠖蟠對之揖」，此文全出於一片敬愛之忱。

大公報的成長與發展，同多難的國家共時艱苦奮鬥的命運。「任何私人事業，與國家命運不可分；報紙亦然。」（二十八年香港大公報五月五日社評）在這種過程中，「曾親眼見一個專制王朝的滅亡，迎接中華民國的誕生。曾經歷一個新生民國的艱難歲月，看粉粉內亂，兼事演過。又痛經剝皮見骨的外患一步步逼來。」（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復刊詞）大公報的言論與報導，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是盡了潛移默化、去腐生新的作用。在學術思想的宣揚介紹方面，也有巨大的功績。（筆者嘗謂中國近代文化的建立，有三大功臣，就是：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大公報）。但是，對於個具有爆發性的時代的來臨，與各種富有革命性的運動底醞釀，該報却只有沉默的期待，與「平凡的努力」；沒有作過積極有力的推動，更不論轟轟烈烈的領導。往往以「窮則變，變則通」自慰慰人，缺乏一種「舍我其誰，匪異人任」的魄力和信心。在暴風雨襲擊摧殘之下，妥協退讓，委曲求全，不敢出以激烈強硬的鬥爭。即就對罪惡與黑暗而言，大都在小處與枝節上加以揭發與指摘，言詞含蓄，滿紙慈悲；很少能從大處與根本上下手。態度趨於過度的穩健，瞻顧揚眷，操心慮患；保守代替了謹嚴，沉滯代替了活潑。加以版面固定，沒有彈性；標題樣素，難以動人；副刊專門性太濃，如「文史」「游藝」等九孃環碎。其結果，報紙雜誌化，分量太重，水準太高，知識不夠的讀者，根本消化不下。青年學生，感覺該報老氣橫秋，缺乏蓬勃奮發的活力。保守的讀者，覺其有不少辛辣之味，不合口胃。激進的讀者，又以其平淡中和，不夠刺激。四十五年以來，穩紮穩打，不疾不徐，沉着有餘，創造不足。其今後的成就決定於此，其今後的發展亦掏限於此。

誠然，大公報是一張知識份子的報紙。其讀者羣與所代表的階層利益均是如此。中國的知識份子，有一種「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的根性：好處是忍辱負重，潔身自好；壞處是與世浮沉，白眼看人。所以，大公報是：「十載滄桑，莫不目擊身受。就同人言，則十年來徒隨時勢而悲喜，常顛倒興奮於希望與失望，自慰與自解，或憂傷，感憤，焦急，企盼之各種情緒間。十載紛紛，都如昨日，其所得結論，徒爲自愧無能。」（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復刊十年紀念），雖然是自謙之辭，毋寧說是一個沉痛的自白！而同時，曾見夏丏尊先生論知識份子有曰：「他們上層的大概右傾，下層的大概左傾；有傾的不必說，左傾的也無實力，他們決不能與任何階級反抗，只好獻媚於別階級，把秋波，向左送，向右送，以苟延其殘喘而已。」（見平屋雜文）夏先生是一個恬淡敦厚人，竟有此種一針見血之言。我誰不是以這個譬喻完全加諸大公報，尤衷心的相信大公報的主持人與作者，絕無這種動機和打算。但是，我覺冒昧的說：在不少方面的表現似乎是如此的；有些或明或顯的傾向，不免有令人懷疑之處。大公報是有光榮傳統有無限希望的報紙，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精神糧食；愛之愈深，望之愈切。法人 Jacques Ducos 氏曾言：「知識份子的存在，在乎他作爲前導，指示未來；在行進的過程上，他沿路都走在人羣大衆的前面。」我希望大公報：在消極方面，能以勇敢與智慧，及時糾正自身的缺點；在積極方面，尤能走在知識份子的前面，作爲前導，揭示未來。

文人辦報，文人論政，是中國近代革新事業的先驅。自創辦以來，大公報也是作爲「文人論政的機關」。「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爲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在原則上是作爲文人論政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是落伍，但也可以說是特長。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尚有沙小的價值，在於雖按着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三十年五月十五日渝版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胡霖先生亦曾言：「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人論政的階段。」（季鸞文存序）——此語尚有討論的餘地，容另文論之——主持大公報筆政的幾位先生，都是很卓絕的政論新聞學家，足以與梁啓超先生前後媲美，而有一點且超過了梁先生。蓋梁先生雖然是：「鄙人二十年來，周以報館爲生涯」（見「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與將來」）但仍有政治野心，仍有「待價而沽」的企圖。他自己也承認：「吾數年來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做國務大臣外，終身決不做一官者也。」（「與『上海某某等報主筆書」）換言之：倘有國務大臣可做，梁先生還是要做的。大公報社諸先生則不然：「十年來謹服膺職業神聖之義，以不爭報業爲其消極的信條……本社私人營業，同人爲職業記者。」（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復刊十年紀念）同時，「我們同人都是職業報人，毫無政治上，事業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與「同人不兼政治上有給之職。」（二十五年四月一日滬版社評：今後之大公報）這一點是中國報界最應模範的地方。但是，以論政本身而言，大公報就遠不及梁先生了。對報紙任務的基本看法方面，就決定了兩個不同的路徑。梁先生以爲：「一日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日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報紙者，擺脫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胄者也。故今日吾國之政治，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凡報館皆有代表國民以監督其公民之責任。」（均見「敬告

當道者」）在過渡興混亂未清的時代裏，報紙既然以「論政」自許，上述梁先生各點，是爲義不容辭的任務。而大公，自始至今沒有重視這一點。一則曰：「夫報紙者表現輿論的工具也，其本身不得爲輿論。」（一九四二年紀念闢）殊不知輿論之形成，要經過四個步驟。就是：先發的傾向，私意的表示，社會的評價，勢力的完成。報紙正是做第二步的工作，「文人論政」如此；大公報似乎未曾有明顯的自覺，實際上是在做着這樣的工作。再則曰：這兩年只鼓力做到一點，就是精神上將這張報紙，完全貢獻給國家，雖其統制使用。」（二十八年五月五日渝版社評：抗戰與報人）在抗戰時期，國家至上，本無可議。但「聽其統制使用」，則報紙之獨立自由固已喪失殆盡，何能盲及「監督政府」與「宣達民隱」；則與「中央日報」「掃蕩報」有何異？更不論「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矣。三則曰：「大公報是中國輿論界的一兵卒，無黨無派，是純國民的立場，對內爲國家宣達政令，替人民說話，做政府的諍民；對外則義不容辭的要做國家的喉舌。國家遭逢到這種局面，大公報不能緘默，應該替國家講話，向人民有所申說，向世界有所控訴。」（三十三年十有二日渝版社評）此處所稱國家，就是指國民政府。綜觀當時桂林失守，貴陽告急，大局已呈動搖，國際交綏，人心惶亂；大公報挺身而爲政府說話，自有其難言的苦衷。但我們當時冷眼比較，覺得國家遭逢到當時的局面，政府應負大部份責任已無申說的必要。而以大公報的自身使命而言，更應該「替人民說話」，向國家和世界控訴。因爲，替國家講話的報紙太多，而眞正能爲人民說話的就只能企望大公報了。尤有進者，梁先生又言曰：「所謂監督云者，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當糾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於小更二人。當示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攄獻替於小節一二事。」（見欽冰室自由書）此亦爲文人論政的最特出與最令人服膺之點。反觀大公報，在基本原則七點爲是：「中國今後在救亡建國之漫漫長途中，實亟須勇敢切實之言論，以輔助政府，糾繩官吏，鼓勵社會，是則必須政府扶傾塔傾而後能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津版社評）對「監督政府」固未考慮，而「代表人民」亦未提及，即所言「勇敢切實之言論」，亦希望政府之培植提倡，可謂兩失之矣。「輔助政府」以「糾繩官吏」「鼓勵社會」的工作，亦不過「小更二人」與「小節一二事」而已。甚且言：「現代任何事業，無不受社會連帶原則的支配……本社同人微論智力上應接不暇，即事實上亦陳碍叢起，雖俠時立言，勉救清議；然常有時不能言所欲言，或竟言所不欲言。」（一萬號紀念闢）讀最後兩句坦白的自述，覺得有失文人論政的本色了！蓋報紙與痛載政治的黎不兩立，自爲必然的邏輯。而記者的言論與報導，爲專制統治者的眼中釘，亦不待言。如英國一七九二年歐司京爵士（Erskine）之爲班恩（Thomas Paine）辯護，十八世紀中期威爾克斯（Wilkes）爲所編第四十五號北英雜誌的審判，以及美國齊格（Zenger）案件，內戰時期麥特軍（General Burside）之封閉芝加哥時報事件。在中國軍閥時代，亦有「報館不封閉不是好報館，主筆不下獄不是好主筆」的名言。大公報四十五年以來，掌爲瓦全，不爲玉碎；立言持論，四平八穩。雖其事業的經營，得以堅固而發展；但「作爲文人論政的機關」與「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則尚待更進一步的勇氣與決心。

讀近兩年來大公報的社評，我有兩個很明顯的印象。其一是消極的中立。在國共兩黨兵連禍結之間，是非曲直，未加苛責。態度與辭句，似有惟恐得罪任何一方之概。對共產黨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而能博得衆人的同情，我們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爭政……我們希望共產黨爲國家人民爭民主，爭憲政……我們也希望共產黨放下軍隊，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權……我們希望中共轉此一念，不但是國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諸公也將破全國同胞終欲統一而奉爲萬家生佛了。」（「實中共」）對國民黨說：「國民黨，革命締造民國，領導抗戰勝利，功勞大極了。而主政近二十年，未曾表現出治績，甚至愈來毛病愈多，縱使學者高功，也不免有對不起人民之感。強內想必有人爲此而煩惱，而人民尤其煩惱。」（「國家的煩惱　人民的煩惱」）一連二問，欲抑先揚；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將如此一個混亂局面與人民無限痛苦，以「煩惱」二字了之，讀來眞有空虛無力的感覺。又如：「目前的局面，眞如千鈞一髮，但其關鍵却握於國共兩方之手。請勿放手任其破裂，必須堅持和平……再不能使人民失望了。」（「不許破裂，必須和平」）與：「當前的關鍵太重大了，我們萬分希望政府要眞誠和平的本旨，堅決以政治解決。我們萬分希望中共所爭在民主原則，而不在門氣……，視國運，救民命，就繫於這點天的不破裂，而和平！」（「時局關鍵千鈞一髮」）這種論調與作風，最令能經苦難盼解倒懸的人民失望。沒有愛國的責備，沒有剛正的氣魄，沒有熱切的情緒，只將一個渺茫的希望，寄託在脆弱可憐的請求上；儘管苦心孤詣，聲嘶力竭，其結果正是所謂「與虎謀皮」！其二是空虛的苦悶。本來作爲今日的中國人，莫不有一份難言的煩惱。放眼望大局，血淚交織，國運飄搖。強者挺而走險，趨向極端；弱者轉乎溝壑，自悲命苦。站在大公報立場上，應該：爲一方面以銳利的筆尖，給罪惡黑暗以無情的打擊；爲一方面以慈悲的安慰，給人民以救援。使人民知迷春風，得以挺拔自立，傷感多於鼓舞，鼓勵多於慰藉。敦倫多於鼓舞，字裏行間，洋溢着深切的悲哀。這一點也不能令人完全滿意。對於內戰，只是說：「站在人道立場上及久的遠悲哀，眞是可怕……站在民族立場上，實在不應忍心打這無底的戰爭！可憐中華民族，可憐中國人……」（「實中共」）苦口婆心，只是太寬厚了。對於殘酷醜惡的內戰，却是太寬厚了。對於殘酷醜惡的內戰，也不忍絕望，而僅說：「我們不禁感然心憂。」（「臘盡添愁」）愁同，談政，展望今年，我們知絕望之後，只有悄悄的憤然而已。（「臘盡春來」）在明知絕望之後，還要大的讀者，不敢與眞愁相對，一想到其中可怕的後果！在傷傷國家的給人的煩惱。人民的煩惱，又說：「人民的先聲，誰曰不佳？打內戰，是絕大罪過，是的制憲國大，在倭行倭行不行憲政，是絕大罪過，誰施其矛？但是國人，是絕大罪過，誰施其矛？但是國人，是絕大罪過，誰施其矛？但是國人

# 隣人

季羨林

古書上說：「德不孤，必有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鄰人我確是有了，而且很多。因爲我現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廠的大樓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說都是我的鄰人。

古時候有德的人的鄰人怎樣，我不敢說，也很難想像出來。但他們絕對不會像我現在這些鄰人這樣精深博大，這是我可以斷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現在的鄰人幾乎每個人都是專家。說到中國戲劇，就有譚派正宗，程派嫡傳，還有異軍突起自創的新腔。說到西洋劇和西洋音樂，花樣就更多。有男高音專家，男低音專家，男不高不低音的專家。在這裏，人長了嘴彷彿就只是爲了唱似的。比當晚飯初罷的時候，左面屋子裏先湧出一段二簧搖板來。別的屋子當然也不會甘居人後，立刻擠出幾隻洋歌，其聲嗚嗚然，彷彿是冬夜深山裏的狼嗥。我雖然無緣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彷彿能透過牆壁看到他臉上的青筋在鼓脹起來，脖子拚命向上伸長。餘音在長長的走廊裏迴盪，我們這房子可惜看不到樑，不然這餘音繞在上面怕是永遠再不消逝了，豈能只繞三天呢！古時候聖人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我聽了這樣好的歌聲，吃到肚子裏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來。自己發恨也沒有辦法。以前我也羨慕過聖人，現在我纔知道，聖人畢竟是不可及的了。

但這纔只是一個開端。不久就來了樂聲。不一定從那間屋子裏先飄出一陣似乎是低線電的聲音，有幾間別的屋子立刻就響應。一霎耳間已經是八音齊奏，律呂調暢，眞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却苦了我這不懂音樂的人。有時候電忽然停了，論理我應該不高興。但現在我却從心裏喜悅，以爲最少這條線總算來首體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了望。不久就又是一片樂聲從煙光流鬼屋子裏洋溢出來，在黑暗的走廊裏迴旋。我的高鄰們原來又開了留聲機。他們一點都不自私，毫不吝嗇地把他們的快樂分給我一份，聲音之高，震動全樓。他們歷經愈遠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們，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

他們不但在這方面表示出一點都不自私。在別的方面他們也表現出他們的大度。他們彷彿一點秘密都不想保守。說話的時候，對方面當然要聽到，這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們還恐怕別人聽不到，儘量提高了喉嚨。有時候隔了幾間屋還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倘若他們在走廊裏說話，我的屋裏就彷彿裝了擴音器，他自己也彷彿聽一個名人演講了。當他們說話中再加上笑聲的時候，那聲勢就更大。勉强打個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錢塘怒潮可以比得來。眞足以振懦起刹，迴腸盪氣。我們這座樓振說已經有了點年紀，我眞擔心牠會受不住這巨聲的震盪轟地倒下去。

當他們離開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來的時候，他們也沒有祕密，而且是唯恐別人不知道。他們關門的聲音和底上釘了皮塊的大皮鞋的聲音就是以昭告全樓，說是他們要出去或者回來了。在我的故鄉，倘若一個人鬼鬼祟祟的最好放輕了腳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聽人家的私話，我們就說這個人是踏爲毛鞋。意思是說他的鞋底是用爲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來沒有聲音。我們的高鄰却絕對不踏爲毛鞋，他們的鞋底是鐵做成的。有時候我在屋裏靜靜地看一點書，驀地聽到一陣鐵與木頭相壓的聲音，我心裏已經知道是我的鄰人來了。但我還沒來得及再想，轟的一聲，我的屋子，當然我也在內，立刻一陣震動，桌上玻璃杯裏的水也立刻蕩動起來，在電燈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紋，伸張，擴散，幻成一條條的金光。我在大驚之餘，腦海裏糊塗了一陣。再仔細一想纔知道是我的鄰人在關門。

這一驚還沒有定，頭頂上又是轟的一聲，彷彿中了一個炸彈。我的神經立刻緊張起來，我忘記我現在是在北平，我又彷彿回到兩年前去，在德國一個小城的防空洞裏，天空裏盤旋着德國英國飛機，就在不遠的地方，響着一聲聲的炸彈。每一個炸彈一響，我就覺得跳起來。每一響那都在等着一個炸彈在自己頭上一響，自己也就像作一個噩夢似地清醒了。自己當時雖然沒有眞地清醒，但現在却像一個被火燒過的小孩，見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戰慄起來。但是我的頭頂上還沒有完。一聲轟以後，立刻就聽到桌子的腿被拖着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於是發出了令人聽了非常不愉快的聲音。不久，椅子也被拖着走了，書架也被拖着走了，這一切聲音合成一個大交響樂。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義務地來聽。而且隔上不久，總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夾攻之中還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這種生活確不單調，確不寂寞，也許有不少的人喜歡牠。但我却眞有點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兩句古書：「德不孤，必有鄰。」那麼倘若一個人孤而無鄰的話，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韓文公說：「足手已無恃於外之謂德。」鄰都知道德是好東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現在讓我擁還的話，我寧取不德。（紅樓小品之一）

三十六年二月五日


謹請本刊讀者

協助郵政當局

提高投遞速率

最近上海郵政管理局，關於投遞郵件方面，已將滬市劃成若干郵區，編定一個號碼，此後各界寄遞郵件，如能在信封上加註一個收件人所屬的郵區號碼，則可以節省郵局分揀信件的時間，即可加速郵件之投遞。本社社址在吳淞路，郵件屬吳淞路郵局管區。吳淞路郵局爲「上海第五郵區」，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現經提高投遞的速率，以便各界迅速收到本刊。我們順便聲明：郵政當局雖未要求我們刊此啓事，我們自己認爲這是我們自己應盡的責任。我們既然希望社會健全，我們便應當隨時盡我們自己應盡的義務。（編者）

#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黿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雙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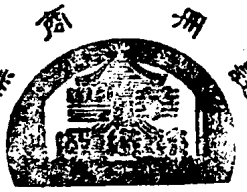
問訊處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四五五二一號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商標

織花緞呢　醒鐘
士林色布　學生布　華豐
條子府綢　美球
素府綢　校服布　月美
藍色布　健美
漂布　美亭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大路
嗶嘰　女學生
健美呢　團
條絨　團
紗紋呢　撲蝶
大衆布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衖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四月五日 ·每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六期


專論

從美蘇說到國內 吳世昌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 張東蓀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中） 梁漱溟

觀察通信

動盪的國際現狀與美國 紐約通信 楊剛

最近的外交傾向 浦熙修

國民黨三中全會記 週末闢欄 史立常

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 （台北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記迪化的「二·二五」事件 （南京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人類的世界觀念 文藝 李慕白

讀者投書

「胡海門」外交部長的繼任人選 海濱

自由與發展 組織·生活·信仰

武漢的護權遊行

觀察文摘

和平何以會死了 張東蓀

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 張東蓀



·撰稿人·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適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曹伯言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費孝通 楊剛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康 錢端升 戴世光 蕭乾 顧頡剛

卞之琳 王迅 中玉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濟琛 李廣田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源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人楩 楊剛 葉公超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錢文選 戴鎦齡 蕭公權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胡海門」

編者先生：三月二十九日文匯報載民社黨的胡海門自平抵滬，出席該黨中常會，會後語記者：「在北方時，確曾反對民社黨參加政府，但抵滬見大勢使然，局面已成，也祇好如此！」文匯報編者認爲「這幾句話，很可代表今日一般好心腸者的心情」。文匯報編者這種評論，尚嫌軟弱無力。老實說，胡海門所說「局面已成，也祇好如此」的話，簡直不成體統。

先生，我寫此信，並無反對民社黨參加政府之意。我也不是在這兒批評胡海門個人，因爲有許多人根本這夠不上我們評論的程度。此信目的，僅在陳述我心中的感想和憂慮：爲什麼今日中國戲弄政治的人那樣沒有脊骨，沒有主見。平時亂嘵亂得厲害，好像硬得很，可是到了正經場面上，給人家幾句話，就完全走了樣，而且走樣走得這樣快。就像胡海門所說：「局面已成，也祇好如此！」這「也祇好如此」一語，成什麼話？假如中國政治上儘添上許多不三不四的丑角，中國的政治怎麼得了？

傅省三　三月二十九日　上海

### 外交部長的繼任人選

編者先生：王世杰在三中全會備受攻擊，論者哀之。外交重要，王氏既蓄意去職，不可無特出之士以撫其事。最近國府令免周佛海一死，周佛海雖死而竟邀不死，其才能之超人，殆可想見。將功贖罪，往例甚多，本人建議起用周佛海爲外交部長，俾使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亦能收「起死回生」之效，未知當道以爲如何？

張大倫　三月二十九日　上海

### 自由與發展

編輯先生：讀了貴刊二卷二期蕭公權教授所作「論教育政策」一文，引起我深切的同感。文中所說的教育的統制與放任的優劣各點，切中時弊。我覺得中國今日的教育當局，把教育完全看做消極的「管理」與形式的訓練，對於啓發學生思想和人格的薰陶與感化，未免太忽視了。

今日全中國人民的迫切需求是民主與自由，教育自然也該向這個方向走。的確如蕭先生所說的：「愈自由，愈能發展。」目前青年彷徨於思想的歧途，感情的發洩也找不着適當的出路，於是苦悶、憤懣、疑慮……種種不安的現象都呈現出來。教育當局看到學生們「行動越軌」，便想出各種方法來壓抑、管制。殊不知青年的思想是純潔的，只要你能儘量給他們發展思想的自由，給他們有發洩感情的機會，他們自然會「安心讀書」的。

記得潘光旦先生曾在「宣傳不是教育」一文中，指出宣傳和教育的分別。今日中國的強化教育，統制教育，可說是十足的「宣傳教育」。在這種情形下，青年們是不會獲得心智的啓發，人格的感化，感情的淨滌，精神的感召的。

總之，教育者不能給被教育者以熱烈偉大的愛、力、同情、了解，那便是教育的失敗。未知尊意以爲如何？

楊同芳　三、二十。　上海

### 組織·生活·信仰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一期梁漱溟先生在「樹立信用，力求合作」文中說：目前之患，全在文化之雜亂不調上，也可以說，缺乏「公共的信仰」。這話誠屬一針見血。但如何使民間的文化，溝通協調？如何建立這「共同的信仰」呢？我以爲中國人沒有共同的信仰，甚至沒有公共的問題和公共要求，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公共的生活。在內地，根本缺乏組織，尤其是比較合理的組織。眼前所謂組織也者，除了一塊招牌，掛羊頭賣狗肉外，毫無內容可言。這些組織，徒使人痛恨厭惡而已，稍有理性者皆不願參與。結果，大家都陷於苦悶廢本之中，變成了「形勢分散，心理乖舛」的社會，因此，我深深地覺得，晏陽初、梁漱溟先生所提議的「互助會」是十分需要的，但需要更具體的辦法，和更確定的目標。我希望，編者和梁先生，能夠在這一點上，給我們更多的指導，我所遇到的人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同樣的苦悶和徬徨，難道這絕大多數的人們，將坐視社會的崩潰，自身的沒落而無法自救麼？必需在組織中，獲得公共的生活，在公共生活中，建立公同的信仰，這樣，才有改造社會的力量。

田菊安　三月十七日　廣門

編者按：薛錫昌先生的第一信及第二信，見本刊二卷一期三期本欄。我們歡迎田先生擬一個更具體的辦法和一個更具體的目標來，以供大家討論。我們並歡迎本刊讀者參加這個討論。

### 武漢的護權遊行

編者先生：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提議討論中國問題後，全國各地均有「護權」運動。武漢方面由政府暨國民黨黨團各機關督促，於三月十九日舉行遊行示威。除武漢大學及華中大學未參加外，其他如中華大學、青立農學院、省立醫學院等以及武漢三鎮所有的公私立中學，都曾「踴躍」參加。其中各中學學生整隊出發，學校當局乃是採取最有效的方法——「點名集合」。至于大學部分，如某學院的訓導長何清銘，在點名時，竟發出一種非常恐嚇的語氣，接着又說「我不是以威力壓迫你們。」情形眞令人難過極了。當各學校在武昌閱馬場集合開會時，政府要員蒞上主席台大吼：「所有的台下人都應該守秩序，不准亂動。」警察憲兵如穿梭般地在我們數萬男女學生中來來往往，則刀明槍幌，盒子砲大開口，遊行時沿街是警察憲兵便衣隊和特務工作者，不知是保護，抑是監視？

文弼成　三月二十日　武昌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弄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先付國幣二萬元，缺證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六期
三十六年四月五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梁漱溟：
傅　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史立常：
李無白：山東大學教授

# 從美蘇說到國內

吳世昌

最近國內外所發生的許多重要事情，對於中國這一代甚至下一代都將有很大的影響。在許多事情之中，最富於戲劇性是外長會議之否決討論中國問題和國軍攻取延安。但最富於戲劇性的倒不一定是骨子裏最嚴重的。而且，這類事情的演出都有其必然的原因和心理準備。我們現在姑且以這兩件事爲骨幹，略論其相關和附屬的若干事情。

莫斯科的外長會議，雖然大家都知道其主要議題爲對德奧和約，與中國本身問題無關。然而大家却非常關切，甚至寄與若干不安或期待。此種心理是有原因的。第一，因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舉行之莫斯科外長會議中，曾討論到中國問題，列舉希望中國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國內和平，盟軍撤出中國，不干涉中國內政各項，其觀點大致與同月的杜魯門聲明差不多。這個聲明對於次年一月間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不無從旁促成之功。而且這一外長會議的議決案，我外交當局當時曾聲明完全贊同。事隔年餘，我國內局勢變化極大，美國國內局勢變化也極大，中蘇關係，美蘇關係，又逐漸尖銳化，而此四者又有密切關係。這四種局勢的結果，使中國一部分人士對這次外長會議引起不安，另一部分人士則寄以期望。第二，外長會議適在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開幕之前五天舉行，討論或不討論到中國問題，對於國民黨今後決策必有重大影響。這種可能的影響，或正或反，都足以使目前中國的僵局趨於明朗化，雖其爲利爲弊則是另一問題。第三，在外長會議之前，美國調一個最熟悉中國政情的馬歇爾爲國務卿。以準備出席外長會議，一般推測此舉多少與中國問題有關，或將與蘇聯謀取對於中國問題的一致意見，以便使遠東問題單純化。這三個原因，都使國人對於外長會議特別關切。

中國這一年來，由全國所祝望的可能的和平、團結、民主、統一，演變到今日的遍地戰禍，民不聊生，雖說是由於中國自己的國共之爭，但與美國議員選舉之共和黨得勢，使杜魯門隨之右傾，大有關係。甚至可說，目前世界上一切大局的變化，均與美國之右傾有關。而在美國右傾的紀功碑上，蘇聯之在戰後赤化半個歐洲這一事實，是要大書特書的。美國人對蘇之恐懼心理，都由此出發。當然英國也怕了蘇聯，英美軍事的劃一標準，成爲一個體系，英法簽訂二十年軍事盟約，若說是防德，不如說是防蘇。英語集團與斯拉夫集團的對立，乃至尖銳化，看似與中國無關，實則對於素無獨立外交的中國，時時在發生暗示與影響，因此也牽涉到內政。若從另一觀點來看此對立，即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立，則又足以解釋中國內戰的基本原因。

在外長會議未開之前，我外部曾聲明該會不得討論中國問題。如欲討論，必須有中國代表參加，否則任何討論均爲無效，其議案對中國亦無拘束力。此在事前聲明極爲得體。既開會以後，莫洛托夫提出討論上次外長會議議決案中關於中國部份之執行情形的議案，馬歇爾反對列入議程，祇同意會外討論，貝文亦然。此時政府已下令中共人

自撤出京滬瀋各地，完成進攻延安的軍事部署，故堅決反對外長會議不論正式或非正式討論中國問題，並拒絕外長會議之邀請，出席討論中國問題之會議。而周恩來亦早經聲明中國內政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此話雖亦在答覆記者問及外長會議時而發，然頗有直備美國過去干涉中國內政之意。一部份學生，也發動了所謂護權運動。使莫斯科奇怪的，中國左右兩派人士都反對在外長會議中討論中國問題。莫洛托夫提案時大概忘記了左派人士也有中國人的自尊性，結果是馬歇爾連忙贊成中國的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撤銷會外討論的附議，只願與英蘇交換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並將報告送達中國。

但同時，美國却突然宣布，將以四億美金貸與希臘與土爾其，以助希臘政府消滅其共產軍和使土爾其軍備現代化，以防止蘇聯的領土要求。在國內，也在檢舉各部門的共產黨員。而準備給中國的五億或不止五億貸款，原說是要在中國成立聯合政府以後才給的，現在也可以照付了，總之，美國是毫無保留地露骨反共了。而這一切，都是在外長會議進行期中宣布，不僅不怕得罪蘇聯，而且顯然是以這一切來作爲馬歇爾的外交資本。我們大概還記得，在外長會議之前，美政府曾召集議員、海陸空軍的重要人物、外交家、經濟學家、遠東問題歐洲問題專家百餘人，與馬歇爾等舉行極端秘密的重要會議。雖稱秘密，而當前問題之中那一類的值得如此鄭重的商討，而且其趨勢如何，則事實上頗易測知。這一個會議，或者保守點說，美國在外長會議期間宣布的反共決策，使國民黨對於中共態度之決定，有劃時代的作用。若謂蘇聯對於這一會議的議題及趨勢全屬茫然，也難令人置信。所以莫洛托夫一下子即向美代表提出中國問題，其實也可說借此以試探美國的態度，以爲商討對德奧和約時的一種準備。若有人以爲莫洛托夫此舉是要幫中共的忙，殆未必盡然。蘇聯目前的全副精力，還在歐洲方面。至此，我們亦可了然於美國之以馬歇爾爲國務卿而出席外長會議，不在他是熟悉中國政情的人，而在他是一個軍人。美國深感過去的文人（斯退丁紐斯）對蘇辦外交，如波蘭問題、捷克問題、南斯拉夫問題等，著著失敗，這次以聯合國作戰的參謀總長、戰略專家來應付蘇聯，並以種種突擊性的決策爲其後盾，以挽救歐洲問題的最後一關，成則美國可以爲歐局的重心，敗則退保遠東。中國則是她在戰後外交上最後的一個堡壘。蘇聯也看透這一點。所以她此刻對中國問題並不堅持，只想先佔點便宜去再說。我們作爲中國人民，固然總要反對任何一國干涉中國內政，而實際上未能擺脫成爲別國勢力範圍這一現象，因此其外交決策和內政作風亦常受別國的暗示影響。如果要建立自主自強的外交，解除一切外鑠因素，當然要先求國內的和平統一。但是目前的外鑠因素，已不容許在短時期內可以和平。回想在上次外長會議文告中與中國並列的伊朗，早已沒有內戰而我們却仍在廝殺，能不令人齒冷？

這一個令人齒冷的內戰，據國防部長陳誠在攻下延安以後對記者談話稱：三個月可以擊破共軍主力。但要全部肅清，則爲時頗久。問題就在這裏。共軍如果只是流寇股匪之類，則主力擊破便可粗安。但自民國十六年國共分家，賀龍、葉挺兩營從國民革命軍中叛變出去，成爲共軍以後，直至抗戰，一直在剿匪，經常在擊破其主力，而始終未能肅清。而且擊破之後，不久又膨脹起來，共主力超過擊破之前。可見這決不是一個軍事可以解決的問題。全部肅清要「久」到什麼程度，陳公沒有說。「清」到什麼程度，也沒有說。現在的蘇北，據說已經肅清了，但據泰興、東台來人談，則交通點線之外十餘里即爲共軍勢力範圍，其鄉村組織仍極堅強。攻下延安主要是靠空軍，一天幾十架的飛機炸一內地縣城，當然可以攻下的。依此推算，共軍今後將無法據守城市，殆無可疑。但共黨的政治根基本來不在城市裏，它的政治法寶土地政策是以農村爲背景的。市民在共黨的術語中是布爾喬亞，在共產革命的過程中根本是要揚棄的。現在如果有人因不滿現狀而批評政府，中共是歡迎的，不必因爲其人同情中共，乃是因爲任何批評政府，足以減低現政府威望的事，中共都歡迎。共軍被迫退出城市，挾所有壯丁物資以俱去，散入廣大的農村和山區。要肅清他們，雖有把握如陳誠將軍也者，竟也以爲需時頗久，則無陳將軍之把握者，自更不敢樂觀了。

但是，雖然需時頗久，要不要肅清農村和山區的共軍呢？在國民黨的邏輯上當然是要的，因爲三中全會的態度已很明顯，不但共軍是叛亂，而且共黨也已變爲不合法的黨，中共人員是要以暴亂分子的罪名被捕的。除非，據陳將軍說，共黨願意和談，把軍隊交出來整編。這後一項，在中共看來，也是共軍的被肅清，當然也不可能。

但果眞要肅清共黨，或者把範圍縮小些，共軍，則是一個兵連禍結的長久局面。政府經常必須維持大量的陸軍和空軍，而且有經常作戰的活動。這雖龐大的戰費，持久的戰費，當然只有全國人民來負担。在戰爭中，必有些人發財，而貧者則愈貧。而這一現象本身，却是培養共產黨最好的肥料。馬克司以爲資本主義發達到極點要發生共產革命，就蘇聯建國和中共坐大均在戰時發生這兩件事實看來，倒是戰爭消耗到民不聊生時是最適宜於共產黨的發展。如此，則必一面肅清共產黨，一面培養共產黨，彼此循環，莫知所屆。

也許國民黨在把共軍逐出城市，恢復交通幹綫以後，不再理睬鄉村山區的共黨，埋頭建設，恢復經濟，同時與其他黨派合作，實行憲政，以治績來打倒共黨。這似乎是比較聰明，也可能成功的辦法。但第一，共軍必不肯讓你從容幹去，必將到處擾亂。第二，即使共軍歛跡，在自己的小範圍內休養生聚，不再出擾，則問題仍在政府本身有無此能力。在抗戰及中共對峙時期，憂患重重，尙且政治低能，官吏貪汚，一旦沒有了異己的威脅，亦即沒有了自惕，低能和貪汚的現象殆將更甚。第三，共黨終極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而實行共產政府，則休養生息到最後仍必出來鬥爭。因此，即使國民黨在把共軍趕出城市交通綫以後想罷手，前途希望仍極渺茫。

然則現在停戰好不好？老百姓當然全體舉手，無條件贊成。但國軍不會肯：這是廢話。剛剛打得有點順利，如何停戰？共軍不會贊成：失了延安停戰，豈不等於屈服？國軍以爲你在幫共黨說話，爲它求饒，好保全實力。共軍以爲你在替國軍打算，作它幫閒，訂城下之盟。自以爲了解此種情形者，必以主張停戰者爲迂闊無當，不識時務。但交戰雙方加起來不等於一個中國，更不等於中國全體的老百姓。而中國的命運，全體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却正操在這交戰雙方的手裏，而莫可如何。在這個悲慘的大勢之下，所謂三中全會云云，雖然照這議決了許多十全十美的議案，人民對之也就無甚興趣。被關切的只有重新決定對中共態度一點，因爲那是可能廝殺到自己頭上來的。

所以今日中國老百姓的問題，仍只是一個和戰問題，而且必須和平才有辦法，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工業化。照共黨的分田辦法，每人只得二、三畝，也是活不下去的。只有工業化，才能提高生活水準；連農業也機械化，集團農場化，才能提高產量，節省勞力來從事工業。而在長期內戰的情形下，工業建設是不可能的。此刻要雙方停戰固然難，但不能因難而任使國家毀下去。民社黨曾以停止內戰爲參加政府的條件，大致也看到這一點。無如民社黨對於憲政太熱心，殆將不俟和平而實行共理想。在此大勢之下，中國目前很難有出路，如果有，只有在愛好和平者的努力中去發現。要統一，也只有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觀察二卷四期錢端升先生說：『走戰爭之路不久會走到絕路的盡頭的。』到了「眼前無路想回頭」時，恐怕倒霉的已不僅僅是手無寸柄的老百姓了。

中國的出路本來最理想的是：

一、以整個兒的中國作爲美蘇的橋樑。在亞東方面把美蘇的衝突調和下來，藉以謀世界的安定。

二、以廣大與強盛並富有獨立性的第三者人們作爲國共的橋樑。將國

#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

張東蓀

施復亮先生在「時與文」創刊號上的「中間派的政治路綫」一文引起了我不少的感想。施先生此作是目下最能代表大多數人心理的一篇文字。我願追說一說我們所以建立這樣中間性路綫的用意。今天來說，雖已有一些明日黃花之感，然而自信仍不失爲一個有價值的工作。

共兩黨各迫使其趨于正軌，同時把他們拉攏起來，得到大合作。

這兩點本是一件事。由國共合作乃得統一。這樣統一的中國，方對于美蘇有中和作用。所以我們努力于調停國共並不是想作「和事老」，或僅僅「勸架」而已。蓋我們有見于要使中國成爲中和性的國家以介乎美蘇之間，則必定先把中國的政府變爲聯合政府。換言之，卽用聯合政府以表現中國在國際上的中間性。否則如果不幸竟演爲一黨政府，我們可料定國民黨全勝時，蘇聯必感不安；而共產黨執政了，美國亦決不放心。可見聯合政府的反面無不引起國際間糾紛與煩悶。

我們這種主張却是根據我們對于「民主」的解釋。民主當然可有種種的解釋。但國民黨對于民主的解釋是錯誤的。他們以爲有了憲法，去辦選舉，這就是民主。我們則以爲有憲法只是一紙空文，辦選舉而由黨部壟斷，這不但非民主，且卽是反民主。所以憲法與選舉不是民主的核心。我們因此遂主張各黨共存，都能發展，這就是民主。除了各黨並存合作以外，另求民主，這不是曲解民主，便是有意造成假民主。總之，各黨協商，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鉗制，這乃眞是民主。民主亦就只是這個，並無其他。國民黨的人往往以爲各黨派不卽等于人民。在表面好像言之成理，其實按諸原理，並無是處。何以言之？我們不能說黨派不是人民。人民對于國事有意見亦不能每個不同。所有主張大體可歸若干類。例如主張維持豪門資本的利益，雖不必盡爲國民黨員，但國民黨足以代表之。又如主張土地再分配，雖不必都是共產黨員，然共產黨足以代表之。又有些人們主張無條件的親美，雖不隸籍于國民黨，然不必在國民黨以外另成一派。更如主張調和美蘇與使國共妥協，這樣的主張實在有極大多數人，這些人不在民主同盟，但却可說他們都站在民盟的背後。每個黨不是僅靠其黨員；當然還有些人民與其主張相類似。倘使能把各黨的主張都納在一起，恐怕所有人民的意見在大體上亦盡于斯矣。

這還說意見，至于社會的利益更爲顯明。人民之社會的利益是依其社會的地位而定的。農民的利益卽在于農民這個階級；工人亦然。如果有個政治集團來代表他們的社會利益便無異于他們各個人自己出來主張。所以國民黨是代表豪門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共產黨是代表農工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民主同盟是代表所有中間階層，例如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律師，會計師，醫生，新聞記者，民營廠家與中產商人等等。社會利益亦只能這樣的區分，用不着細分爲數百數千的種種。如果把這些黨派都能調和在一起，便亦可說所有的人民的社會利益都包括在內了。所以各黨協商在表面上好像只是黨派的事，而實際上却正是實現民主。用這樣的方式來實現民主，固然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然而却對于民意並無甚歪曲。反之，像國民黨所要求的那樣主張撤開黨派，直接還政于民，好像是很漂亮，而其實乃眞是想强奸民意。總而言之，我們以爲民主的精神就在于容納「異」，而折衷于「同」。第一是 Compromise，第二是 Check and balance。沒有這兩點，則決沒有民主。

根據這個意義，我們要討論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性質。其實中國今天一切的困難無不是歸根于有這樣的兩個黨。論黨團的本身性質，我們可以大膽說，中國如果要眞正變爲民主國家，則決不能容許有這樣的不適于國家的政治集團在國內爲所欲爲。當前最切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把國民黨由特別政黨變爲普通政黨。換言之，卽由民主國家所不能容許的組織變爲民主國家所能容許的組織。變更的方法可有兩種：一是由國民黨自動；一是由環境來逼迫。國民黨的黑化、腐化、失民心、無能力，已爲國內國外所共知的事實。惟對于「何以易之」，則我只見有些人在那裏痛罵，有些人在那裏祈禱，除此以外，却未見有甚麼好法子。其實國民黨並不怕罵，同時亦決不接受祈禱。它未嘗不想改，不過只是在表面上想改頭換面，而實質上仍要維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們主張要想使國民黨改變其性質，必須先創造一個環境，在這個境況中四面有監督與壓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平衡與鉗制」。而這個平衡與鉗制亦唯由聯合政府方能實現。可見我們對于國民黨與其說是反對它，毋甯說是想救它。從反面來說，這種爲外國人認作壞人集團的壞政府，倘若去之，當無可惜。無如據我們觀察，要革它的命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硬要做去，只有演成長期混亂與全國糜爛而已。革命的對象倘未推倒，而民族的生命却先淪于死亡。老實說，今天還沒有人能革國民黨的命。萬一它要覆亡，那是它自己革自己的命。我們對于國民黨本無所用感惜，既無憎，亦無愛。上述主張完全出于理性。施復亮先生說，速停戰是于國民黨有利，恐怕亦是出于同一的觀點。

至于共產黨，我們亦並不以爲這樣的黨性太强的組織是適宜于民主國家的。不過共產黨確有一點較國民黨爲優，就是：它對于它的主張尚有誠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義，則它在民主國家便不復仍爲一個障礙了。我們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義它是說說卽算數的。反之，國民黨却因爲言行始終不一致，不能喚起人的信任。例如國民黨口口聲聲主張以政治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而其實在心理與行爲上始終沒有拋棄武力解決的辦法。所以共產黨的問題不在目前，因爲現在是實行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和我們所主張的民主可說幾乎完全相同。于是要問：共產黨在將來是否有問題？共產黨的人常不諱言他們是信奉馬克斯主義者。馬歇爾的離華聲明書尤强調這一點。以爲共產黨最後終必拿出它的共產革命來。我個人亦曾和他們談過：他們中有些人都是三四十歲的，但總是說只好期之于其子孫，他們這一生是看不見了。可見卽在他們亦只認爲這是五六十年以後的事。但是我們的看法却不這樣呆板。五六十年以後的中國是甚麼樣子，誰亦不能預測。亦許到那時候，中國的人民個個都有飯吃，生活水準完全提高。在一個家給戶足的社會，加以中國人有愛好平和與篤守中庸的天性，而謂那時仍必掀起社會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觀條件。共產主義者如果忠實于馬克斯，必是一個客觀主義者。客觀條件不具備而想革命，這是主觀主義。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後這些客觀條件卽能具備，恐怕共產黨並沒有把握。因此我主張我們對于這種未來革命論實在不必認眞，尤其不應該害怕。馬歇爾未能看透這一層，殊使人遺憾。這完全繫于今後數十年的努力。努力的成績如何卽可發生變化。姑以蘇聯爲比喻。請問現在的蘇聯究竟是向左呢還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誰能猜得出蘇聯今天的狀態？總之，五六十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是決于從今天起的經濟措施。倘使在土地與工商業上都能用含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政策，則大概可以說將來革命的避免是極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認爲共產黨絲毫沒有可怕的地方。這些不是把人變天，就是想對共產黨施以打擊。而須知我們倘想避免將來的革命亦只有從現在起努力；決不是現在把共產黨打倒了消滅了就可以了事的。可見我們主張把共產黨拉入聯合政府亦正是爲了消弭這個未來的隱患。因爲它加入了政府便不能不自改變其性質，卽把革命的政黨變爲普通的政黨。

我們的用意雖有這樣許多，而其方法却只是聯合政府一點。所以聯合政府是解決一切困難的總匙。聯合政府之收于垂成，實由于美國人對于這個觀念和我們的用意不同。國民黨對于聯合政府另有一套特別的觀念，這且不去說它。所可惜者乃在于美國人未能了解我們這一番意義，所以美國雖想幫助中國以造成聯合政府，但其目的却只在意圖加强國民黨，消納共產黨，而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以親美。這便與上文所述的作美蘇橋樑一層完全相反了。今後美國如不澈底覺悟，中國將永爲犧牲者。而美國的目的亦未必能達到。此之謂損人不利己。老實說，中國人很願意向美國明白表示：只要美國不想以中國爲反蘇基地，中國當然願意親美甚于親蘇。因爲中國今後需要建設，蘇聯在經濟與物資上都無能力以援助我們，則只有仍求助于美國。所以美國只要把其恐蘇心理不在東亞作何打算，中國與美國特別拉近一些乃是天然的。

以上所說雖有一些明日黃花之感，然而聯合政府這一個藥還不失爲一劑永久有價值的起死回生湯。倘使不幸不走這條路，則今後的變局只有一個慘不忍言的了。

三月廿日

#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中）

梁漱溟

## 六　第五第六特徵

如我們所習聞，世界上人看中國爲一不可解之謎。這是日昔已然，而且更久更引起來底。特別在好學深思底學者間，一直沒有改變過。

惜中國人身處局中，自然不易感覺到此，而淺薄底年輕人則更抹殺中國文化的特殊。著者往年（一九三〇），曾爲文指出兩大古怪點，指引不肯用心底人，去用心。兩大古怪點是：

一、歷久不變底社會，停滯不進底文化；

二、幾乎沒有宗教底人生。

現在即以此爲第九及第六特徵，稍說明於次，

先說關於宗教一點。中國文化內宗教之缺乏，中國人之遠於宗教，自來爲許多學者所同看到底。從十七八世紀，中國思想和其社會情狀漸傳到西洋時起，一般印象就是如此。直至最近，英國羅素 B. Russell 論中國傳統文化有三特點，還是說中國「以孔子倫理爲準則而無宗教」，爲其中之一。固然亦有人說中國是多宗教底（註三）；還有似相反，其實正好相發明。因爲中國文化是統一底，今雖說其宗教多而不一，不是證明它並不統一於一宗教了嗎？不是證明宗教在那裏恰不居重要了嗎？且宗教信仰貫乎專一，同一社會而不是同一宗教，最易引起衝突；但像歐洲以及世界各處歷史上爲宗教爭端而演之無數慘劇與長期戰禍，在中國獨極少見。這裏宗教雖多而能相安，甚至相安於一家之中，於一人之身。那末，其宗教意味不是亦就太稀薄了嗎？

自西洋文化之東來，國人欲以西洋軍備代替中國軍備，欲以西洋政治代替中國政治，欲以西洋經濟代替中國經濟，欲以西洋教育代替中國教育……種種運動皆曾盛起而未有已；獨少欲以西洋宗教代替過中國宗教的盛大運動。此正爲中國人缺乏宗教興趣，且以宗教在西洋亦已過時之故。然由此不發生比較討論，而中國無宗教之可異，乃不爲人所騰說，則是一件可惜底事。關於此問題，隨後即將討論，這裏更不多及。

次言中國文化停滯不進，社會歷久鮮變一點。這涵括兩問題在內：一是後兩千年底中國，竟然不見進步之可怪；再一是從社會史上講，竟難判斷它是什麼社會之可怪。因爲講社會史者都看人類社會自古訖今一步進一步，大致可分爲幾階段；獨中國那兩千多年，却難於判它爲某階段。兩問題自有分別，事情却是一件事情。茲分別舉例以明之。

例如馮友蘭氏述中國哲學史，上起周秦下至清末，只劃分爲兩大階段。自孔子到淮南王爲「子學時代」，歷史時間不過四百餘年。自董仲舒到康有爲爲「經學時代」，歷史時間長及二千餘年。即中國只有上古哲學及中古哲學，而沒有近古哲學。因爲近古時期所產生底哲學，和中古底還是沒大分別；儘管二千多年之長，亦只可作一段算。西洋便不然。近古哲學中古哲學不唯產生時代不同，體裁面目亦異；這是中國沒有底。馮氏並申論：中國直到最近，無論任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方面不及西洋，蓋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註四）。——此即前一問題之提出。所謂「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是說歷史時間入了近古，而中國文化各方面却還是中古那樣子，沒有走得出來，進一新階段。這種停滯不進，遠從西漢直至清末，首尾有兩千年以上。

往時嚴幾道先生所譯西洋名著中，有英人甄克斯「社會通詮」一書，是講社會史底。其書大致講人類是由圖騰社會而宗法社會，由宗法社會而軍國社會；至於拂特（封建）則爲宗法與軍國間之閏位。嚴先生根據其說來看中國，第一便感覺到長期停滯之可怪；在譯序中說：

由唐虞以訖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燔詩書，坑儒士，其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迹其所爲，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爲軍國社會者歟。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今猶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桀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

其次，他便感覺到難於判斷中國究在社會史上那一階段；他只能說：

夫支那固宗法之社會，而漸入於軍國者；綜而斷之，宗法居其七，而軍國居其三。

此即後一問題之提出了。

後一問題之提出，實以民十七至民廿二年之一期間最爲熱鬧。有名之「中國社會史論戰」即在此時；論戰文章輯印至四巨冊，而其餘專著及散見者尚多。這是出於講社會史的更有力底一派——馬克斯派之所爲。蓋當國民黨軍北伐之後，革命論理發生爭執，要追問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方可論定中國革命應該是什麼革命。因爲照馬克斯派的講法，若是封建社會便當行資產階級革命；若是資本社會便當行無產階級革命。從乎前者，則資產階級爲革命主力；從乎後者，則資產階級爲革命對象。一出一入之間，可以變成相反底主張。又非徒作歷史學問研究，而是要應用於現前實際，關係頗是太大。但中國究竟是什麼社會呢？却議論不一，誰都認不清。

從遙遠在莫斯科指揮中國革命底第三國際，直到國內的共產黨國民黨一切革命家，聚訟不休，以此分成壁壘，演爲派別。於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編輯者王禮錫氏，就有這樣說話：

自秦代至鴉片戰爭以前這一段歷史，是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一段謎底時代。這謎底一段，亦是最重要底一段。其所以重要者，是因爲這一箇時代有比較可徵信底史料，可憑藉來解釋秦以前底歷史；並且這是較接近現代底一段；不明瞭這一段，便無以憑藉去解釋現代社會的來蹤。這一段歷史既是把握中國歷史的樞紐，却是這箇時代延長到二千多年；爲什麼會有二三千年不變底社會？這是一箇迷惑人底問題。多少中外研究歷史底學者，迷惘在這歷史底泥坑！（註五）

論者既不易判定其爲什麼社會，則譎說其詞，强爲生解，如云「變質底封建社會」，「半封建」，「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制度不存在而封建勢力猶存」，……種種不一而足。更有些學者（蘇聯的及中國的），如馬扎爾（Madjar）柯金（Kozin）等，則引據馬克斯曾有「亞細亞生產方法」一說，以東方社會（印度、中國等）爲特殊之例；中國在近百年前，沒有受西洋資本主義影響之整箇時期，均屬於此（註五）。而所謂東方社會，則長期停滯不前，固爲其特色之一。

## 七 第七箇特徵

再則，中國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聞名底。中國老話有「國之本在家」及「積家而成國」之說；在法制上，明認家爲組織之單位（註六）。中國所以至今被人目之爲宗法社會者，亦即在此。研究中國法制史者說：

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箇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箇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是以家族本位爲中國社會特色之一。（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六三頁）

研究中國民族性者說：

中國與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點：西方認箇人與社會爲兩對立之本體，而在中國則以家族爲社會生活的重心，消納了這兩方對立底形勢。（莊澤宣著「民族性與教育」第五六〇頁）

凡此所說，大致都是很對底。而言之深切善巧者，又莫如盧作孚先生：

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底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等關係是中國人第二重底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範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中略）人每置備中國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實則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就農業言，一箇農業經營是一箇家庭。就商業言，外面是商店，裏面就是家庭。就工業言，一箇家庭裏安了幾部織機，便是工廠。就教育言，舊時教散館是在人家家庭裏。就政治言，一箇衙門往往就是一箇家庭；一箇官吏來了，就是一箇家庭來了。（中略）人從降生到老死的時候，脫離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脫離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賴。你可以沒有職業，然而不可以沒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供給於家庭當中。你病了，家庭便是醫院，家人便是看護。你是家庭培育大底；你老了，只有家庭養你。你死了，只有家庭替你辦喪事。家庭亦許依賴你成功，家庭却亦幫助你成功。你須用盡力量維持經營你的家庭。你須爲他增加財富，你須爲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這樣仰望於你，社會衆人亦是以你的家庭興敗爲獎懲。最好是你能興家；其次是你能管家；最歎息……是你不幸而敗家。家庭是這樣整箇包圍了你；你萬萬不能擺脫。（中略）生活的依賴關係這樣强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壞其他社會關係，至少間一段障壁。（盧作孚著「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生活書店出版）

我們即以此列爲第七特徵。

## 八 其他特徵

就吾人聞見所及，一般談到中國文化而目爲可怪者，其事尚多多。例如中國開化既早，遠在漢唐文化已極高，學術甚富，而卒未產生科學，即其一可怪之事。

中國人自古在物質方面的發明與發見，原是很多。在十六世紀以前底

西洋，正多得力於中國這些發明之傳過去。舉其著者如：一、羅盤針，二、火藥，三、鈔票，四、活字版印刷術，五、算盤等皆是，而六、造紙尤其重要。威爾斯在其「歷史大綱」第三十四章第四節Hon Paper Liberated The Human Mind說得最明白；他以爲歐洲文藝復興，可以說是完全得力於中國造紙之傳入。還有鐵之冶煉，據說亦是中國先發明底。從這類事說去，物質科學便在中國應該可以產生出來；何以竟不然？

史記扁鵲倉公傳，曾說到古時俞跗的人體解剖術。後漢書華陀傳，更清楚地說：

> 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這明明是實地勘驗底科學家之所爲。如其還不够科學，也是科學所從出了，何以後世轉不見有這事，而全都歸入一套玄學觀念底運用？

論理和數理，都是科學的根基。這種學問的發達與進步，都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進步發達相應不離。中國講論理在在周秦之際百家爭鳴的時候，倒還有些；後來竟無人講起。算術雖不斷有人講，亦曾造於很高地步；但終不發達，而且後來亦鮮進步，甚至於失傳。例如南北朝時候南齊人祖冲之的圓周率，據說「爲第五世紀世界最精者，其時印度歐西皆所不及，足以睥睨天下」。——見劉以昇先生「中國與周率略史」一文，載在「科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他的創見，據說「在西洋一五七三年德人Valentin Otto始論及之」，後於我一千年有餘。——見李儼著「中國算學史」。儘你如此高明，無奈空間上不能推廣發達，時間上不能繼續進步，亦就完了。類此退而不進底現象，當然是中國不能有科學成功之由來；但緣何有此現象，我們不能不怪而問之。

總上所說，中國學術不向着科學前進這一問題，我們列爲第八特徵。

繼此又應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觀念要求，及其形諸法制如歐洲所有者，始終不見於中國，亦事屬可異。自由一詞，在歐洲人是那樣明白確實，是那般寶貴珍重，又且是日中筆下行當日用不離；乃在中國竟無現成詞語適與相當，可以翻譯出來。最初傳入中土，經嚴幾道先生譯成「自由」二字，其後乃以「自主」二字沿用下來。張東蓀先生近著「理性與民主」一書，其第五章論「自由與民主」，有云：我敢說中國自古即無西方那樣底自由觀念。……他費許多研究證明中國只有「無入而不自得」的「自得」一詞，似略可相當；此外便沒有了。試問：若非兩方社會構造迥異，何致彼此心思頭腦如此不能相應？我們不能說這恰證明中國過去是封建社會，封建文化中當然沒有近代之自由觀念。西方自由觀念更古之淵源不說，當中世紀人們向貴族領主以武力爭取或和平購買自由，即成立了不知多少之憲章及契約，固非忽然出現於近代者。

況且中國若屬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人求自由如饑渴，則當清季西洋近代潮流傳來，便應踴躍歡喜於解放之到臨，何以中國人的反應竟大不然。嚴幾道先生曾形容那時中國人「即西哲平等自由之說，當口咤舌矯駭然不悟其義之所終」（註七）。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亦說過：

> 權利、自由這類觀念，不但是中國人心目中從來所沒有底，並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底。……他對於西方人之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地很，不懂要這箇作什麼；一種是吃驚地很，以爲這豈不亂天下！

不唯當時一般人如此，尤可注意者，即翻譯介紹自由主義之嚴先生「小穆勒（J. S. Mill）「自由論」（On Liberty）嚴譯「羣己權界論」」竟亦說小己自由尚非急務底話。且不唯維新派如此，即在中國革命唯一先導底孫中山先生意見，亦竟相同。他還嫌中國人自由太多，而要打破箇人自由，結成堅固團體（註八）。這些意見之正確與否，非這裏所及論；但至少可以證明自由之要求在歷史上始終沒有被提出過，至少可以證明中國社會之特殊不同。

平等與民主二詞亦非中國人所習用者；但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在中國却不感生疏。此其證據甚多，參看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書可得其概，不煩枚舉。大約在古代，則孟子所發揮最明澈不過；如「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是。其在近世，則黃黎洲「明夷待訪錄」所發揮，更痛快透闢。因此，孟子就曾被撤廢祀典，而「明夷待訪錄」則被清季革命黨人大量翻印傳播，以掀起革命思潮。雖然如此，却要曉得其所發揮僅至民有Of The People與民享For The People之意思而止；而民治By The People

之制度或辦法，則始終不見有人提到過。更確切地說：中國人事會爲實現民有民享而求些辦法設些制度；但其辦法制度，却絕沒想到人民可自己作主支配這方面來，如舉行投票表決，或代議制等。一時沒想到猶可說，何以始終總想不到此？這便是最奇怪之處。若並民有民享意思而無之，根本相違猶可說；很早很早就已接近，却又始終逗不攏。假如不是兩方社會構造迥殊，何致彼此心思頭腦又如此不能相湊呢？有人說：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未嘗反民主或不民主，祇不過是民主之另一方式；西洋底叫作「德謨克拉西」，這便可叫作「德謨克拉東」。——此爲十餘年前林礪儒先生對我講底話。雖云笑談，亦可見中國社會之特殊，有識者大致都覺察到。

我們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要求不見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見形成，爲中國文化第九特徵。然而合第八第九兩特徵而觀之，科學與民主之不出現，正又不外前述第五特徵所謂中國只有中古史而無近代史，文化停滯那一問題。所以這些特徵分別來說亦可，歸併起亦可。如此可分可合之例，最很普遍，以後仍還隨處見到。

（註一）參看朱謙之著：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商務館出版。

（註二）中國疆土爲四百三十萬英方里，或一千一百一十萬方公里，大於歐洲全土。戰前日本帝國面積，約爲我百分之六；只我東北四省幾已倍之。中國人口，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廿二年估計，爲四萬三千萬人，居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

（註三）參看王治心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中華書局出版。

（註四）見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第四九五頁，商務版。

（註五）參看岑紀譯柯金著：中國古代社會，黎明書局出版。

（註六）見陳顧遠著：中國法制史第七四頁，商務出版。

（註七）嚴譯孟德斯鳩著：法意第十九卷第十七章，商務版。

（註八）見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中。

# 動盪的國際現狀與美國最近的外交傾向

## ——從美國希土借款說起

楊　剛

### 一　生死存亡關頭

舒像春天照例是興風作浪的時期。每年二三月間總要出一些駭人的花樣，使人瞪着這金元帝國發呆，不知它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希土借款現在還不是一個事實。成功時很可能不是借款，而是單純的送錢。事件的直接對象是歐洲東南角上一塊小地方，它的性質和影響及其所引起觀點上與利益上的矛盾，却有世界範圍的全面性與全體性。「一粒米中見宇宙」，想不到詩人勃萊克一句話有這樣豐滿的眞實性。

英國照會美國，她自顧不暇，不能管希臘的賬了。而希臘政府却有件大事要在三月底開始辦：大規模在希北馬其頓一帶「圍匪」。這些匪是在戰爭中曾經大受馬吉頓的少爺讚美爲抗德最力的民族自由陣線。這支軍隊自反納粹戰爭結束以來，就被英軍、希臘保皇黨、希臘傀儡政府（在德佔領軍之下的）解下的保安隊連續不斷的剿殺。至今還有四五千人。其中據說有百分之二十弱是希臘共產黨員，其餘則是一般的貧苦農民與民族主義者。對付這幾千人，希臘政府沒有辦法。雖然是它掌握着更多的土地、財源、人口，雖然是它有大國經濟與軍力的支持和援助，但因爲他們的政治

與軍事天才是專門向着貪污和暴政的方向發揮，所以也不能怪他們無能。希臘政府之緊接着英國照會就向美國求救，我們中國人深深理解。

這些文件在美國立刻引起大騷動。首先是總統與國務卿招待國會首領，祕密會談。其次是全國輿論總動員，天天高叫國家民族的危機，美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已經到了。再其次是兩院外交政策委員會開會，聽取國務院的報告。最後總統向國會提出了有些議員稱之爲「擴大的門羅主義」的咨文。現在議案攪動於國會中，許多議員不敢打主意。看來錢雖然免不了要送出去，三月底這個期限不免要使哭哭啼啼的希臘政府失望了。

這一連串事情出來得如此晴天霹靂。身在這繁華世界，車水馬龍，腦子却儼然就像在砲火連天的戰場上，時時刻刻有地球就要崩陷的感覺。試想，小小的希臘政府不能剿滅它自己幾千變亂的平民，這就變成了美國的生死存亡關頭，則全世界所有不安現狀，不肯坐以待斃的平民都成了美國生存的威脅，而必得以軍事上與經濟上的立體行動來加以鎮壓，則美國的形勢何其危急？

## 二　問題種種

美國形勢危急，並不是我的幻想，它也是美國人的感覺。因爲以這不大不小的事件作中心，放射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列舉如下：

第一、從美國現行世界政策來看：美國現行世界政策是到處維持現狀（Maintenance of Status quo）。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把這個現狀打破，現狀變成了舊狀，照實實講，維持現狀就是恢復舊狀，排除新狀。舊的政治、社會、經濟力量予以支持，新的加以排除。照亨利魯斯在一九四〇年的說法，十九世紀是英國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美國是英國的繼承者，因此，美國的世界政策是英國世界政策的發展者。

但是，經營世界不是一件小買賣。而戰後的世界各處新起的力量又太多，各處的舊力量都在風雨飄搖之中。要同時全盤顧到，難以美國的國富也有所不足。就全盤看，宜分輕重大小，中心與外圍來下手。否則到處向無底洞丟錢，難以爲繼。今天希臘要二萬五千萬，明天朝鮮要一萬萬，後天中國要五萬萬，再後天菲律賓，再後天或者荷蘭、比利時。而在美國政略家的眼光中，這些都不是重要地方。德國是歐洲的中心，把德國扶穩了，則歐洲可以無事。日本是遠東的中心，把日本扶穩了，遠東可以無事。土耳其是中東的中心，把土耳其弄强了，中東可以無事。現在的作法，除在土耳其（在那裏因爲除了給一萬五千萬元之外，還要派軍事人員，所以土國并不十分高興）外，究竟是不是與整個政策的利益相反，把美國的脚陷在邊沿的泥湯中間，反而把中心點忽略鬆懈了呢？這種意見，首先以李普曼代表表現出來。

第二、從國際關係上看：美國雖自認爲是英國的繼承者，英國却不肯躺下去，她只承認自己現在是美國的副手（Junior partner），不承認自己已經壽終正寢。現在英國要美國管希臘，美國却順手摸魚，把土耳其也服侍了。由此推算，美國是否要到處去接收英國未遺的遺產，而把自己到現在爲止最可靠的盟友失掉？假如不去接收，則英國自己又管不了，結果弄得到處的不穩之民起來搗亂，大大妨礙美國勢力的穩定，美國又怎麼辦？再說，英國是老奸巨滑。她自己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就往美國身上一推。其用意莫非想美國担子越挑越多，弄得焦頭爛額，她可以從中取利？這些難題，特別是最後一個，在孤立派報紙上及一部分議員嘴上都可以得到。

蘇聯這個角度當然討論得最多。因爲這次做法的出發點就是以蘇聯爲假想敵。在這裏一連串的問題是政府現在把門羅主義的邊界伸到蘇聯的國境上去，爲了限制共產主義發展。假如共產主義照樣發展時怎麼辦？是不是把軍隊開進蘇聯去限制？政府是不是要打仗？（有些共和黨議員說總統咨文是對蘇非正式宣戰。）打仗誰肯打？假如不是要打仗，而是爲了保障國際和平與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則用兵用錢支持一個極端獨裁專制的政權是恰恰相反的做法。現成有美國發起，美國支持，美國能操縱的聯合國，爲什麼不把希臘問題提到聯合國，用錢用兵都經過聯合國去辦？這些問題是從孤立派到進步派都問的。

第三、從美國人民的立場來看：戰爭一結束，美國人就吵着要減稅。共和黨獲選的綱領之一就是減稅。本年總統預算案還在國會裏堅着。現在無頭無腦，一下要四萬萬元。接着朝鮮、希臘的就要來。減稅的希望搖搖欲墜。在美國人民心理，他爲誰辛苦爲誰忙？根據一個「人造的神祕（Synthetic Mystery）」（某共和黨衆議員語指此次所謂的美國危機）要

議員開支票。若把這筆過場票價交出去了，以後來的那幾十萬萬怎麼對付？孤立派把這問題重複了又重複。甚至華爾街日報也這樣表示。其次，假如由此引起戰爭，誰能號動人民參戰？美國人是和德國人一樣的麼？再次，假如戰爭到來，這一次比上次不同。由於現在對戰爭意見之分裂，意志之不齊，則戰時管制必更加嚴厲，各種自由之被剝奪是想像得到的。美國人民能受得住麼？

## 三　國會紛紛紜紜

這一堆問題有的關係美國的世界政略，有的關係她今後在國際間的地位，有的關係戰爭與和平，有的則直接連到美國的民間經濟與美國傳統。它們的分量不小，它們也說明了美國內部四分五裂的意見。

從國會來說，共和黨員這一次的分裂，在我所見到的經驗中是空前的。到現在不能斷定是擁護總統派還是反對派佔多數。大致可以說，中西部來的舊孤立派巴塔夫特為首，或多或少都至少表示懷疑甚至反對。以范登堡為首的所謂國際主義派以及一些在內政問題上比較開明的共和黨員都擁護總統提案。

這是有原因的。參議員塔夫特出身俄亥俄州（Ohio），世傳是大地產商人和大公用事業家，他的祖父以地產起家，他的叔父是地皮與公用事業大王之一。有着四十萬萬元資本的支加哥財團是他的經濟後台。一般的說，這種事業沒有直接的世界擴張的性質。他的朋友如參議員惠勒（Wherry）來自 Nebraska 州，現任上院小商業委員會主席，衆議員臧金斯（Jenkins）來自俄亥俄州，衆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克努臣（Knutzen）明尼梭達州，行政費用委員會主席賀夫曼米希金州，首都委員會主席德克森（Dirksen）伊立諾州，都是中西部的健將，克努臣先生幾乎控制全明尼梭達州各種鎮的報紙，他本人是農業家出身的。惠勒先生也是地產家之一。他們一方面代表自己所屬事業的觀點和利益，同時反映中西部保守的人民的看法。此外，他們所管的委員會大都與財權有關。不比那些管軍事及政策的議員們沒有直接責任。他們有準的攻擊對象是愛花錢的政府與愛闖事的工人。至於在國際上亂花錢，不管共用意是否為了擴充美國勢力，打倒世產主義，他們都認為是特別人后木梢，麻煩自己。

范登堡先生也是出身中西部。可是他的關係有一點不同。范登堡是政客出身，本人的經濟事業相當微末。他和有着六十五萬萬元資產的煤油王洛克菲勒家，關係很深。他的朋友參議員米利金（Eugene D. Millikin 來自 Colorado 州），參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就是煤油商。此外在范先生背後的還有有着三百萬萬元資產華爾街統帥的摩爾根。摩爾根家經營鋼鐵（美國鋼鐵公司）、銅、煤礦、煤油、一切電機製造以及無數的鐵路銀行等等。化學工業大王杜邦 Du Pont 和軍火商梅倫 Mellon（前者有資產二十五萬萬元，後者有三十萬萬元。）也都在他的背後。他在議院裏的朋友們除米利金外，不是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究竟是范先生及其一貫的世界政策有決吸引了鋼鐵、煤油、軍火與化學等工業的主人，還是這些人的觀點和利益喚起了范先生們對於美國的利益的打算，我說不清。總之，這班人的看法已經超過了本人所屬地域的界限，甚至於也超過他們所屬國家的界限，把自己看成世界的經營者與警衛者。他們站在總統政策的前面。就范先生和米利金先生個人來講，他們是去年十一月國選上的，任期還有六年之久不至動搖，也許這是他們不須顧慮到本州人民的小原因之一。

至於幾個在內政上進步的共和黨員之擁護總統咨文，大致上因為國際主義這名詞在美國新鮮，與公認為反動的孤立主義有對照的意義，從而它也得到了一個運動的進步的意義，而為人所接收。我想在這個意義上來接收總統提案的新政派人物或不在少數。

民主黨方面參議員裴伯（Claude Pepper 佛羅里達州）向來反對這類近乎挑戰性質的政策，出頭說話。到過中國的參議員愛倫德（Allen J. Ellender 路西安納州）以反動出名的，也表示反對。此外反對總統的還有三四個參議員及一部分南方衆議員們。這些南方健將之反對與中西部共和黨員有大致相同的原因。

不能說現在國會裏的分野會形成對於這一個議案兩條清晰的陣線，因而就推斷總統提案會被通過與否。就是范先生也不見得堅持照總統原案通過。同樣就是參議員惠勒也可能把他現在斷然的反對改變一下。在這裏民間與進步主義者方面的作為也會成為一個因素。

## 四　民間的聲音

從希土事件的性質來說，它不是美國政策的新變化，它只是一貫政策的公開化，合法化。美國不經過聯合國，在經濟、軍事、警政各方面支持到處的統治力量，正如考奈海（H. V. Kaltenborn），國家廣播公司極端反動主戰的廣播評論家，所指出的，是很久以來的事實。但是在美國人民心目中，這可是一件最近來沒有的事。它之公開化與合法化，就等於要求全體美國人民對它意識地擁護，意識地負責任。它要求美國人民確定的撇開聯合國走上經濟的輔以軍事的帝國主義道路。

這是可怕的責任，希特勒的一連串軍事行動都是從總國退出國聯後做的。進步份子與自由主義者很能了解。因此，參議員裴第一個就發表作事不能作，要作得經過聯合國。接着紐約下午報（全國極少數持反對論報紙之一）提出意見，說這件重要全國人民決定，國會無權主與。前紐約市長拉瓜底亞在下午報發表全版長文。他問：

「……當此聯合國正在嬰提時期，我們是不是就要蔑視聯合國憲章，對之不聞不問，而自己拿起責任來，建立一個警管其他國家的政策？……」

他又問：

「就算動機是最好的，但是，假如這一次的干涉或對於希土政府的特別援助惹出了糾紛，我們有什麼保障能得到其他國家最低限度這義上的支持？」

在政治上早已主張反共的羅斯福夫人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上說，干涉希臘政策的決定是根據一種假設。這種假設尚待情報證實。希臘政府既說自己有百分之八十五人民的支持，爲什麼還要靠外國軍事的援助？她也認爲問題應該交給聯合國。

紐約在自由主義者中間最受歡迎的廣播評論家華爾西（J. Roymond Walsh，前哈佛大學教授）在廣播評論總統政策時，提到希特勒作比例。事實上提到希特勒的不止他一個人，連孤立派議員也作過。

證然成了左翼自由主義者中心的華萊士當然更不含糊。在總統咨文出來了之後的第二天，從國家廣播公司廣播說：

「杜魯門總統已經請進來了一個恐怖的世紀。」

「我們之間誰敢說在這場爭鬥中，美國的金錢能够比共產主義的壽命更長久……杜魯門政策將把共產主義傳播到歐亞兩洲。你不能够用虛無來和實有作戰。You cannot figh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一旦美國的主張是反對變革，我們就完了。美國會變成全世界最受憎恨的國家。」

華萊士反對對土耳其借款，因爲土國在戰時等於納粹的幫兇，而現在她的政府與民主正相反。他主張援助希臘人民，但只是經濟的援助，且不能經過目前希臘的腐爛政府。當然，他要一切的援助經過聯合國。

假如在這個大事件上，只有這麼幾個單獨的聲音在輿論擁護總統的狂潮中浮沉，那麼許多人的事情都好辦些。照現在的發展，事實似乎不止於此。拉瓜底亞的文章還要寫下去。華萊士已經決定爲這件事出去一個月，到全國去演講。工會方面至今尚未出動。主要的原因是反蘇的高潮掀得這樣厲害，而同時反勞工法案正在國會懸懸欲下，工人不敢說話，以免給人親蘇的口實，招致攻擊。但是假如一般要求停止聯合國的聲浪高起來時，工會非絕無發言的可能。但工會不發宣言，並不表示民間的沉默。國會正在倒聽他們的聲音。在總統咨文之後三四天內，總統接到了二百餘通反對的電報。衆院收了七百餘通電報和信，反對幫助希臘人民。參議院所收的郵件反對與擁護者的比例是從3：1到10：1。

進步自由份子與民間的聲音雖然强大，但即使是在比中國自由的美國，也不足以停止已經進行的政策。不過它所能發生的冲淡與限制作用在目前依然存在。對於希臘政府來說，拿別人的錢總是難事。

## 五　美蘇與英美

從國際關係上講，許多人當然認爲美蘇關係要緊張。不錯，哥倫比亞公司的廣播評論員從莫斯科會議廣播說，總統咨文拆莫斯科會議的台。弄得大家精神不好，誰也無心談問題。他說達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共和黨外交政策專家，范登堡的軍師，美國某基督教團體的主席，）是非常高興，但馬歇爾國務卿却非常着急，看來他或者有空手回來的危險，美國人死不了要怪民主黨外交失收。說不定民主黨這下子又上了共和黨的當。

但是，懂得蘇聯作風的人，可以猜她不會在這些事上紅臉。因爲從國際政治上看，美國這次舉動於蘇聯並無近害。不如說，它對於美國的害處比對蘇聯多。第一，美國這扇財門一開，無法關住。其結果，美國將要向全世界送錢，向全世界派兵，到處栽脚，到處拔不出，到處是亂子，到處不能解決。第二，美國的軍力財力到國外去，必引起駐在國民族主義的反抗情緒，如華萊士所說，到處受人憎恨。某日有一位討厭蘇聯到極點的教授對我說：「我猜蘇聯恐見我們要向外派兵，必定高興得要死，這樣她好亂唱我們是帝國主義了。」第三，美國這項撤開聯合國單獨對外干涉，如拉瓜底亞所說，必影響她在國際上道義的領袖地位。第四，這次舉動在英法所引起的疑忌，特別是英國，將不是舒服事情。在蘇聯來說，她有幾個非常美國不能存在的敵性政府在她週圍，不是一件太值得憂慮的事。她本身除了國內，沒有負累。她不妨穩坐着自己建設自己。蘇聯不紅臉，美蘇關係就難以緊張。

美蘇之間，政治上雖是鬧得烏烟瘴氣，經濟上還是有來往。即在大壟斷企業中也還是有不少人應和蘇聯作買賣。去年一年美蘇關係可以說緊張之至。蘇聯借不到美國一文錢。但美蘇貿易額是一萬二千萬元左右的來回。美國有一樣最需要的，而只有蘇聯能大量供給的東西，鎂。蘇聯所要的是機器。今年兩國貿易額應該比去年更有增加。華爾街某大經濟雜誌的國

外編輯對我說：「假如今年能給蘇聯借款，我們的國外貿易能夠大漲。」

不敢說美蘇本年的關係究竟會怎樣。中蘇問題是一個難題，日本問題也可能是一個。但是，希望希土問題能造成一串緊張或戰爭的人，恐將大大的失望。

其次是英美關係。除了保守黨及英國政府直接負責人對美國的舉動表示贊成外，英國一般的感覺是很紛然的擔心。工黨報紙每日先鋒報首先就批評美國這次的來意不可測，對於所謂只有美國的威力才能保障世界和平這前提加以懷疑。曼哲斯特衛報認爲杜魯門各交將全裂世界。倫敦泰晤士報反對美國撤開聯合國。新政治家担心美國要接收英國的殖民帝國，主張英國宣布停止這長程轟炸機與原子彈，在美蘇之間取得「政治的，經濟的獨立地位」。

從莫斯科來的消息列在反蘇反共最烈的霍德華系報紙。紐約世界電訊報上，說英國代表團在那裏焦愁。他們認爲英國照會分明未提土耳其，不知爲什麼美國要邁進土耳其去，且要軍事控制。英土世交，土國腎時還不是賠錢買賣，其地位，綰握東南歐，地中海與中東的鎖鑰。英國可以把賠錢不討好的前哨希臘給美國，但土耳其是重要的基地和後方，她實無意把她送給別人。這個記者說，瀰漫在英法代表團中的氣氛是恐懼。這種恐懼以法國代表團爲尤大。

可以說英美之間的關係十分的複雜而微妙。轉形期的英國要使龐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變爲較小的社會主義的共同體。一方面她的帝國主義成份與希望依然存在，她不肯放棄她在全世界的產業。另一方面，新的經濟控制力已經受了致命傷，國內新的社會力量已經抬頭，決定地要她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靠她本身的能力，她同時不能作到這兩件事。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够幫她的忙。第一、在全世界支持她的帝國，第二、借錢給她。在這裏，英美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雙重的。在第一點上，美國支持她的帝國就說明美國的勢力進入大英帝國的戰略與戰略原料的勢力圈，這是一重矛盾。在第二點上，美國幫助英國國內經濟，就是美國勢力進入英國經濟，大大影響英國人民所選擇的生活道路，因爲美國當然不能幫誰去辦社會主義。這是第二重矛盾。去年英國希望只要美國做一件事，即借錢而不要美國實力支持她的帝國。她希望自己拿這筆錢把兩件事都辦了。但結果是兩收俱傷。爲了保持帝國，國外駐軍一百五十萬人，國內軍火工業所用工人數目，也近乎此。結果國內勞力缺乏，尤其是煤工缺乏。出口業方面工人也缺少。上個月風雪一刮，危機不可收拾。而國外照樣還是要兵要錢。

到現在，似乎英國要一反她去年的做法。她要美國替她保衛勢力範圍，但是不要美國經濟援助。這個改變至今不能斷定是否是最後的和決定的，因爲英國不合在第一套矛盾下乖乖的屈服。但改變總是一個改變。它是去年一年，英國總工會、工黨大會、工黨一部議員以反自由進步輿論所逼出來的。如果我們同類英國去年的爭執，就知道最初總工會乃至工黨大會批評貝文外交政策時，大部還是從道義的，容泛的前提出發。到了最近幾個月，外交政策和國內經濟聯在一起。他們認爲由於貝文的外交政策和保存帝國政策，致使許許從美國求來的錢被浪費在國外，人力財力浪在無聊的事事上，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能建立，不能穩定。同時他們要求政府不再向美國借錢，因一三十七萬萬大借款的簽字太苛。舉一個例，其中之一的大意是英國不能用貨物去抵消她在金鎊集團中所欠的鎊債。用意很簡單：英國不能用借美國錢所造的貨物去抵消她所欠的十幾萬萬鎊債，因爲這樣就抵塞了英貨的銷路。結果英國只能用她難得的美元去還債。本年正月間英國櫥裏糊塗和阿根廷定商約，其中有一條違反了上述規定，美國就和英板臉，英國道歉答應以後不那麼辦才完事。眼前三十七萬萬債款已經用掉許多，早則明年，遲則後年要用光。英國人民與日同聲不再借美國錢，死得經濟上做美國的奴才。政府接受了這種普遍的要求。美國送煤也不要，要借錢寧可去找國際基金。

假定英國是在採取與去年相反的做法，經濟上對美離，世界政治上帝國問題上對美向心，則土耳其問題上她算是又挨了一捶。在莫斯科會議上，他許在將來的一些會議上，她還是要和美國擠在一起，但英蘇五十年盟約的醞釀，英法經濟同盟的簽定，以及美國離於避免的經濟恐慌，究竟容許英國在美國背後掛多少時候，很成問題。「新政治家」要求英國政治的經濟的獨立以保障世界和平，決不單是一二英國人在想的事。

## 六　五萬萬借款

中國內戰已經正式成立。按照杜魯門總統宣佈資助希土的原則，邏輯上中國政府應該能順利地得到支持。但是從國會到民間對於希土借款一串的爭執者，說不定反會影響中國那筆久懸的借款。大家明白在美國人尖利的嘴上，批評希臘政府時，他們不會忘記把中國政府也講出來。假定美國政府得花極大的氣力才能把錢弄到希土兩國去，到那件事辦完了以後還有多少大勁來幫中國辦事，頗可懷疑。何況在李普曼先生的大政略中，中國的影子都望不見。不過，政治界常常出應有的奇蹟。以爲政府將拿不到這筆借款的人們無寧少說預言。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講，無論要打內戰與否，最後是不要把借款老掛在嘴上。因爲這筆的財主們已經是够看不起中國人的了。

三月十七日　司達吞島

觀察通信版

# 國民黨三中全會記

浦熙修

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期間，正好遇着莫斯科外長會議上馬歇爾拒絕了莫洛托夫的建議討論中國問題，同時國內軍事佔領了延安。國內配合着國際的反共空氣，三中全會總算在極端順利的環境中演出了。

三中全會還是承襲着二中全會的一股逆流而發展。因爲國際上有傾潮流的激盪，於是三中全會中某派份子的叫囂呼喊，其聲勢之盛，有加無已。二中全會的目標是推翻政協決議。三中全會開會時，和平不但已經死了，並且已經埋了。於是除形式上決定對中共採取堅決武力措置外，主要是CC攻擊政學系的大演出。同時在政權裁約資本，貪官污吏上也起了一些遮眼法的作用。

蔣主席出席全會次數不多，不像在國民大會時天天守護着。莫斯科外長會議上馬歇爾拒絕了莫洛托夫的建議討論中國問題，同時國內軍事佔領了延安。國內配合着國際的反共空氣，三中全會總算在極端順利的環境中演出了。

三中全會還是承襲着二中全會的一股逆流而發展。因爲國際上有傾潮流的激盪，於是三中全會中某派份子的叫囂呼喊，其聲勢之盛，有加無已。二中全會的目標是推翻政協決議。三中全會開會時，和平不但已經死了，並且已經埋了。於是除形式上決定對中共採取堅決武力措置外，主要是CC攻擊政學系的大演出。同時在政權裁約資本，貪官污吏上也起了一些遮眼法的作用。

蔣主席出席全會的時候演出的；譬如通過撤查陳儀、取消東北政治經濟兩委員會的臨時動議的那一天，主席團很想將這案子壓一下，而黃宇人等知道等到晚上搖動志士請客以後，這案子一定會煙消雲散，所以當時堅持必延會到午後七時，通過了這案子才散。案子雖然通過了，但那晚十點鐘，總裁還是要中央社將已發的稿子收回，不幸其他各報的記者已經發表了。

遵守誓約的一頑固派在會中也自認爲頑固派。果然在會場上許多人就見風轉舵了。事後只有黃宇人說了一句話：「我們不明白爲什麼不好，標其善者而固執之。」其實缺乏這股敢做敢當的毅力，亦不足成其爲頑固派了！

這次全會表演得最精彩的是外交問題的一幕。王世杰在第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谷正鼎、田炯錦、劉健羣、黃宇人、賴璉、劉文島等陣勢整齊。不過他是吳三桂資國賊。可是都老說完後又拿出報紙來讀。我說我的，你罵你的，都老總算得遇火純青的角色了！

對民青兩黨談商參加政府事原有來信，是潘公展要求出來的。他認爲商談的代表性不是中青會派，也非國民政府任命，是那裏來的？在吳鐵城報告二人報告後，他提議以後這種問題該交常會處理。黃宇人震求照在全會中確定原則。但最後還是照潘說通過了。目前風頭最健的當屬張君勱。有人說這次全會表演得最精彩的是外交問題的一幕。王世杰在第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谷正鼎、田炯錦、劉健羣、黃宇人、賴璉、劉文島等陣勢整齊。不過他是吳三桂資國賊。可是都老說完後又拿出報紙來讀。我說我的，你罵你的，都老總算得遇火純青的角色了！

對民青兩黨談商參加政府事原有來信，是潘公展要求出來的。他認爲商談的代表性不是中青會派，也非國民政府任命，是那裏來的？在吳鐵城報告二人報告後，他提議以後這種問題該交常會處理。黃宇人震求照在全會中確定原則。但最後還是照潘說通過了。目前風頭最健的當屬張君勱。有人說這次全會表演得最精彩的是外交問題的一幕。王世杰在第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谷正鼎、田炯錦、劉健羣、黃宇人、賴璉、劉文島等陣勢整齊。不過他是吳三桂資國賊。可是都老說完後又拿出報紙來讀。我說我的，你罵你的，都老總算得遇火純青的角色了！

對民青兩黨談商參加政府事原有來信，是潘公展要求出來的。他認爲商談的代表性不是中青會派，也非國民政府任命，是那裏來的？在吳鐵城報告二人報告後，他提議以後這種問題該交常會處理。黃宇人震求照在全會中確定原則。但最後還是照潘說通過了。目前風頭最健的當屬張君勱。有人

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谷正鼎、田炯錦、劉健羣、黃宇人、賴璉、劉文島等陣勢整齊。不過他是吳三桂資國賊。可是都老說完後又拿出報紙來讀。我說我的，你罵你的，都老總算得遇火純青的角色了！

對民青兩黨談商參加政府事原有來信，是潘公展要求出來的。他認爲商談的代表性不是中青會派，也非國民政府任命，是那裏來的？在吳鐵城報告二人報告後，他提議以後這種問題該交常會處理。黃宇人震求照在全會中確定原則。但最後還是照潘說通過了。目前風頭最健的當屬張君勱。有人

場上的蘇聯問題發難。他說：「如說見了貪污，「如說見了貪污而不貪，這是我的責任」。這種「黃方有罪，在予一人」的負責態度拿出來以後，許多人就見風轉舵了。事後只有黃宇人說了一句話：「我們不明白爲什麼不好，標其善者而固執之。」其實缺乏這股敢做敢當的毅力，亦不足成其爲頑固派了！

這次全會表演得最精彩的是外交問題的一幕。王世杰在第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谷正鼎、田炯錦、劉健羣、黃宇人、賴璉、劉文島等陣勢整齊。不過他是吳三桂資國賊。可是都老說完後又拿出報紙來讀。我說我的，你罵你的，都老總算得遇火純青的角色了！

對民青兩黨談商參加政府事原有來信，是潘公展要求出來的。他認爲商談的代表性不是中青會派，也非國民政府任命，是那裏來的？在吳鐵城報告二人報告後，他提議以後這種問題該交常會處理。黃宇人震求照在全會中確定原則。但最後還是照潘說通過了。目前風頭最健的當屬張君勱。有人

場上的蘇聯問題發難。他說：「如說見了貪污，「如說見了貪污而不貪，這是我的責任」。這種「黃方有罪，在予一人」的負責態度拿出來以後，許多人就見風轉舵了。事後只有黃宇人說了一句話：「我們不明白爲什麼不好，標其善者而固執之。」其實缺乏這股敢做敢當的毅力，亦不足成其爲頑固派了！

這次全會表演得最精彩的是外交問題的一幕。王世杰在第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谷正鼎、田炯錦、劉健羣、黃宇人、賴璉、劉文島等陣勢整齊。不過他是吳三桂資國賊。可是都老說完後又拿出報紙來讀。我說我的，你罵你的，都老總算得遇火純青的角色了！

對民青兩黨談商參加政府事原有來信，是潘公展要求出來的。他認爲商談的代表性不是中青會派，也非國民政府任命，是那裏來的？在吳鐵城報告二人報告後，他提議以後這種問題該交常會處理。黃宇人震求照在全會中確定原則。但最後還是照潘說通過了。目前風頭最健的當屬張君勱。有人

名稱。新聞記者要遵循這一段的法統問題。孫科院長解釋道：訓政時期的約法，要到今年十二月廿五方失效。這個時期以前，爲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人士敢說「誰要那人命你？」

報告的內容，主要是三黨協商的十二條共同綱領。其中一條是對中共問題政治決策機關。國民黨將設政治委員會，國府委員會代替國防最高委員會，作國家的最高決策機關。國民黨將先經政治委員會通過。同時國民政府主席，要把行政院長人選，徵求民青兩黨同意。至於民青兩黨是否經過開會手續，則不成問題，因爲兩黨在國府委員會中都有代表參加。他的結論是：目前並未結束訓政，是由一黨訓政，改爲多黨訓政而已。這段解釋的確重要。這說明了今後黨與政府的關係。原來今後還是訓政，而是三黨訓政。民青兩黨當前大失以結束黨治號召於國人，且以結束黨治爲參加政府的掩飾；說了孫氏這段解釋後，不知作何感想。

大會前遵循這一段的法統問題。孫科院長解釋道：訓政時期的約法，要到今年十二月廿五方失效。這個時期以前，爲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人士敢說「誰要那人命你？」

報告的內容，主要是三黨協商的十二條共同綱領。其中一條是對中共問題政治決策機關。國民黨將設政治委員會，國府委員會代替國防最高委員會，作國家的最高決策機關。國民黨將先經政治委員會通過。同時國民政府主席，要把行政院長人選，徵求民青兩黨同意。至於民青兩黨是否經過開會手續，則不成問題，因爲兩黨在國府委員會中都有代表參加。他的結論是：目前並未結束訓政，是由一黨訓政，改爲多黨訓政而已。這段解釋的確重要。這說明了今後黨與政府的關係。原來今後還是訓政，而是三黨訓政。民青兩黨當前大失以結束黨治號召於國人，且以結束黨治爲參加政府的掩飾；說了孫氏這段解釋後，不知作何感想。

經濟提案中，有三個改革幣制的案子。在蔣總裁來會的第一次訓話中，認爲去年的金融却是紊亂，提高外匯率時，沒有將幣制改革，這是缺乏經驗之故。所以有人揣測，只要局勢稍微穩定，改革幣制是要實行的了。

那篇萬餘字的經濟改革方案，曾經起草兩次。初稿是陳立夫氏的手筆，中間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銀行專業化，農民銀行專辦農貸，使成爲全國縣銀行之母行。交通銀行注意重工業，中國銀行注意輕工業。以農民銀行支配全國縣銀行，陳氏用意，不言而喻。後稿改從爲縣銀行視其業務之類別及需要，分別由農民、交通、中國等銀行爲其後盾。縣銀行以每縣一行爲原則，初辦時其資本縣佔四成，中央六成；待縣自治工作次第完成時，中央資本逐漸減少，將來達到地方七成，中央三成之比例。這是縣銀行要點。

也是曾場中熱烈紛爭的一幕，主席陽的意見，換選的二分之一妥協。

其實某派對於經濟之擬取，已經相當成功，四行二局已經一大半在他們手裏，農行、中信局、交行的三分之二，及合作金庫等。最大的原因，是將來彈措僉容易。最近又傳說陳立夫氏有當經濟部長之說，有生產的工業機關他們也非常的注意了！

劉健羣等主張登記、徹查黨員財產，配合着黃宇人的沒收貪官污吏財產，懲治金潮負責人，徹查官辦商行等，這都表示CC與黃埔的聯合對付孔宋。

在農村改革上曾攻擊到彭學沛；任卓宣認爲宣傳部是個衙門機關，民生主義的意傳太不夠。他對於大公報認爲是反動報紙，以後呢子以反擊。可是那老又忍不住說話了，憲政時期，正唯當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意見發表。中常委的選舉，也是會場中熱烈紛爭的一幕，主席陽的意見，換選的二分之一用抽籤辦法抽出，惟照主席團的原則辦理，還得連任之。黃宇人說：什麼事都該有個新陳代謝，沒聽說老人總不下去的，他不主張連選連任的辦法。但經議決後，又

# 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

## 以怨報怨，良善遭殃。打聲過去，「和平」囂張。善後救濟，官樣文章。禁止出口，公教恐慌。鳴謝軍警，酒肉酬償。刀兵之後，感慨悲涼！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台灣通信）台灣正像一個強壯的伙子，受得起風波，經得住災難，不知道甚麼叫畏懼。但一年半來，却像患了自蝕性的初期肺癆。不幸傷寒之後，又是一場惡性瘧疾。冷熱交雜之餘，雖然獲得了間歇性的平靜，但偶感的身體，眼看漸漸地羸瘦下來，恐怕非拖到精疲力竭不可。

內戰正像自蝕性肺癆病菌。台灣雖沒有直接參加內戰，但無限的資源，却不斷的送到內地去消耗掉。地震和颱風，恐怕也祇有島國的人民，才能知道它的厲害。輕微的地震不計算，大的像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台南所發生的，即爲十年來所未有。最大震幅在二公分以上，總震動約十分鐘。毀房屋四千多棟、傷亡五百多人，災的達六千。颱風照過去統計是每年都有，但去年五月十日，却有兩次。那是稻殼的收割時間。天昏地暗，風雨交加，連續三日夜，經濟價值上的損失，超過台幣數億元。這兩種災害，非傷寒而何？至於惡性瘧疾，就充份表現之於這次的二二八事件了。

## 「以毒攻毒」

我們絕不要忽視這事件的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縱令強調

用抽籤辦法抽出，惟照主席團的原則辦理，還得連任之。黃宇人說：什麼事都該有個新陳代謝，沒聽說老人總不下去的，他不主張連選連任的辦法。但經議決後，又

府委員會成立，請來主持這羣派似的會議呢？國府主席的蔣先生，那來這些閒工夫的設立，這是總裁交議的，他來會說明，這是爲應事實的需要。因此副主席自有設立必要。政協時孫科氏代表蔣先生應付各黨派人士，照此說來，將來的副主席，輕車熟道，非此公莫屬了。並且孫氏墜任副主席，則張冀氏的陪伴民青兩黨新貴諸公。因此副主席自有任行政院長，亦就少了競爭的對手了。

了。

會中通過副主席

。大家也想到將來國

。三月九日起，外

從各種不同的腐敗，許多人尋台灣開一條猛藥「以毒攻毒」。

會人不敢面的情形是掉轉來了。在基隆和高雄登陸的數萬海陸空軍，包括憲兵八個連，和太廠輸載來原意是開赴日本的佔領軍八千人。以之對外戰不足，平「內亂」却有餘。蓬台飛便打，有機會就開槍。子彈不用報銷，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好像操在他們的一念之間，也許連一念也沒有。開槍是靠活操練過的本能動作，最初幾天，成千成萬無辜善良的靈魂，又被造成極度的恐慌和戰慄。結果和台胞的瞰打外省人一樣，善良者遭殃，眞正兩方心裏想要打的，恐怕就不多，徒然引起的是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和憎厭。

## 一片「和平」聲

打聲過後，緊接

的便是藉奸運動的展開，一切的罪惡，都推到奸黨名下。挨戶清查，許多人一失足落水」，送往太平洋裏去了。最厲害的一腳，是台胞經營的五家報紙——中外日報、人民導報、重建日報、大明報和民報，都以同一罪狀「在事變過程中公然發表反對政府言論」。同一日在台北被封。其實奸運動，憲兵個人即有任意搜捕格殺之權。第二是各單位的照舊工作。除了表面各辦的新生報，即被輕輕放過。其中經過還有一插曲，即是連一點包含有幾個問題：一是本身不能復原，如宣傳委員會的解散、專賣局的存廢還沒有決定，貿易局配銷的機構，也就可見當時有些雖分青紅皂白了。和平日報本來是台中版，便乘着台北報紙的真空，在台北發行臨時刊，現在滿街一片「和平」之聲，洋溢充耳，倒也發人深省。

## 白崇禧也嘆息了

善後第一是秩序的恢復，現在還是每晚八時到翌晨五時為戒嚴時間。但每天下午到六點左右，街上冷清清的祇有柏油路躺在沉靜的空氣裏。憲兵荷上鎗，刀出鞘，格外威風。夜半偶爾聞到一兩聲槍聲，點綴出一副莊穆恐怖的畫景。一切並沒有變過程中公然發表反對政府言論」。同一日在台北被封。其實有任意搜捕格殺之權。第二是各單位的照舊工作。除了表面各辦的新生報，即被輕輕放過。其中經過還有一插曲，即是連一點包含有幾個問題：一是本身不能復原，如宣傳委員會的解散、專賣局的存廢還沒有決定，貿易局配銷的機構，也就可見當時有些雖分青紅皂白了。和平日報本來是台中版，便乘着台北報紙的真空，在台北發行臨時刊，現在滿街一片「和平」之聲，洋溢充耳，倒也發人深省。

## 白崇禧也嘆息了

善後第一是秩序的恢復，現在還是每晚八時到翌晨五時為戒嚴時間。但每天下午到六點左右，街上冷清清的祇有柏油路躺在沉靜的空氣裏。憲兵荷上鎗，刀出鞘，格外威風。夜半偶爾聞到一兩聲槍聲，點綴出一副莊穆恐怖的畫景。一切並沒有變過程中公然發表反對政府言論」。同一日在台北被封。其實奸運動，憲兵個人即

子，現已經過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齡，却不料遭受着這樣的一個空前的災難。病症重重，我們看中央這次出動來台的大員如閻台監察使楊亮功，國防部長白崇禧，冷副參謀長欣，吳局長石，蔣經國，及二十三日到台的監委何浚文，祕書藍天照等等，也就知道此事的重要性了。「兵者兇器也」。現在刀兵之後，滿目瘡痍，誰不暗然愴傷！軍事祇能爲輔，仍有賴乎求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眞正解決，才能使台灣步入正常。這一方面蔣主席十日在中樞紀念週的報告詞，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那便是承認台灣需要政治改革，和命令來台的國軍，不要採報復手段。後者已經造成了許多不幸，前者則希望能夠實現。我們研究白部長處理此次事件的基本原則，摘要如次：

第一、地方政治制度之調整：一改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爲省政府制度，其組織與各省同，但得依實際需要增設廳局或局等。（三月二十四日寄）

## 最後消息

上列原則，大體尚不料遭受着這樣的一個空前的災難。病症重重，我們看中央這次出動來台的大員如閻台監察使楊亮功，國防部長白崇禧，冷副參謀長欣，吳局長石，蔣經國，及二十三日到台的監委何浚文，祕書藍天照等等，也就知道此事的重要性了。「兵者兇器也」。現在刀兵之後，滿目瘡痍，誰不暗然愴傷！軍事祇能爲輔，仍有賴乎求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眞正解決，才能使台灣步入正常。這一方面蔣主席十日在中樞紀念週的報告詞，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那便是承認台灣需要政治改革，和命令來台的國軍，不要採報復手段。後者已經造成了許多不幸，前者則希望能夠實現。我們研究白部長處理此次事件的基本原則，摘要如次：

第一、地方政治制度之調整：一改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爲省政府制度，其組織與各省同，但得依實際需要增設廳局或局等。（三月二十四日寄）

## 最後消息

上列原則，大體尚屬正確，目前的問題是看這些原則如何實行了。

（三月二十四日寄）

## 新疆歸客談新疆

# 記廸化的「二一二五」事件

### 這是新疆糾紛中一次必然中的偶然
### 民族如此仇恨·天山南北來日大難

本刊特約記者

## 二·二五的前奏

（本刊特約通信）三十五年元旦以後，冬季風暴的烟雲似乎已經消逝，張治中將軍到了南京，發表過樂觀的談話。就在這個時候，廸化維吾爾族的文化會在新年同樂會中散發着攻擊時局的傳單，指責省政府沒有澈底執行停戰和平條款，要繼續運動，高呼打倒老狐狸張治中將軍，消滅黑大爺（指漢人）的狗，罷免民族敗類。接着各種的宣言相繼出現街頭，有維文，有哈文。有的宣稱到南京出席國大的代表不能代表新疆民族，有的要打倒阿合買提江副主席，有的要打倒親漢分子哈德萬等哈族，有的要驅逐漢人。日報登載：三日下午五時，廸化維吾爾族

止軍隊採購，中央機構所劃歸地方辦理，南疆各地應成立民族軍隊，各機關職員維族應占百分之七十，各區專員應以維族充任，法院推事也不用漢人而改用本地人，釋放軍隊私自逮捕的政治犯，懲辦特務份子，清查撤放失蹤的維人，取消軍分統而改爲省辦，保除哈德沙力士的要求，并且萬、沙力士職務，歷宣稱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他們，他們將依照宗教的習慣，以自己的力量來求得解決。

## 二·二五的槍聲

二十二日新疆省府召開了省府會議，將「自由人民」的要求逐條提出討論，哈族的省委沙力士、加里木汗表示異議，認爲不能代表全疆人民的意旨，會議遂行，沉長而且陰鬱。原來廿一日那天，維族羣衆遊行的時候曾包圍了哈族省府副祕書長沙力士等住宅，搗毀門壁，并說了好些侮辱的話。這一行動招致了哈族人民的忿怒，再加上「自由人民」要罷免的省府委員都是哈族人物，於是乎便發生了廿四日哈市街，常有羣衆毆辱漢族的事件，老口外一連三槍，打死了一個漢人，打傷了兩個。羣衆從驚惶中激動了情緒，維族司機專門鬧了，商店罷業了，在南樑的維族青年們雖有衝進來搶救阿副主席的計劃，給砸大的軍事行動阻止了。漢人往城裏逃難，維族人往南樑集中，阿副主席等到下午六時半才由軍隊保護回到南梁的南花園。維族人原定擴大示威及罷市罷工的動作擱淺了。

中午以後，迪化市在恐怖狀態與緊急狀態之中。戒嚴令下了，騎兵出動了，城門關了，商店罷業了，在南樑的維族青年們雖有衝進來搶救阿副主席的計劃，給砸大的軍事行動阻止了。漢人往城裏逃難，維族人往南樑集中，阿副主席等到下午六時半才由軍隊保護回到南梁的南花園。維族人原定擴大示威及罷市罷工的動作擱淺了。

## 極端份子與和平的曙光

二·二五以後，兩方面的極端份子都獲得了民意。政府中的主戰派獲得漢人盲目的擁護，八個月漢族被抑壓的寃氣由于軍事運動大大吐洩一下。維族人不敢在街上滋事鬧事了，許多傳統的頑固的治邊理論，這時都成爲有力的聲音。在另外方面，維族的伊寧份子也大肆宣傳，斥責政府虛僞的和平，唯且說

伊寧事變以後，漢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難，在伊寧區有二萬四千人被屠殺。和平以後，漢人地位一落千丈，一向佔優越上風的漢族，因爲和平團結的緣故，不能不與平素鄙視的「纏頭」（即維胞）平等相處，而有些偏激的事件發生了。一位維族司機千涉第在小橋車車賄逸的漢人，羣衆不理睬他，他竟把駁殼槍拍了出來，

迪化漢族的集體行動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差不多都是自動參加的，約二萬多人。行進途中，加入的羣衆不少。他們把十六項的要求如「敦睦中蘇友誼」、「各民族都有生存安全的自由」、「貿易自由」、「交通自由」的口號，都寫在大幅的紅白旗幟上，前面一隊騎馬的羣衆作前導。到了省府門口，正是上午十時半。阿副主席的小轎車進門的時候，羣衆中尙報以和平的歡呼。

就在漢族代表在裏面跟阿副主席等談判的時候，一條偶然的事件發生了。一位維族司機千涉第在小橋車車賄逸的漢人，羣衆不理睬他，他竟把駁殼槍拍了出來，

一幕民族間的仇殺在扮演，接連着有幾個維族人被打死。羣衆包圍着省府，要省府給他們生命安全的保障。那些維族的省委、廳長，像賽福羅、伊敏，都從省府後牆爬過去溜進了建設廳避難。哈族的省委，以加里木汗爲首，把他們的人和鎗都搬了出來，準備着萬一。

一直到下午六時半，漢人的十六款條文，阿副主席通通簽字承認了。劉祕書長保護着他，不讓羣衆和他見面，因爲伊、塔、阿三區虎口餘生大肆宣傳，斥責政府虛僞的和平，唯且說

小規模的屠殺即將開始，他們應該爲東土耳其斯坦的革命運動而繼續鬥爭。死難的外一個「二·二五」，另四個維族人不肯照宗教的習慣于三日內安葬，有的青年們在寒冬中跳在河裏洗澡。看漢維同胞互相戒備，互相仇恨的情景，不禁想起大山南北的來日大難。高呼「和平」的盟治中將軍在背着苦難的十字架。新疆和中國，世界，息息相關。「和平」不是單獨孤立或者「關起門來」的事情，二十萬漢人和三百萬的維族人，住在有十五個浙江大的邊陲土地裏，中蘇邊境有五千多英里長，新疆問題的結論要從這些因素裏去尋求！

（三月二十四日自南京寄）


## 本社啓事

本社已在本市郵政儲金匯業局開立戶頭，存儲、兌換郵局匯票；爲減少郵局麻煩計，今後凡有由郵局匯寄之款項，務請註明「上海儲匯局兌付」字樣爲荷！


然是一件偶發事情，但却是新疆紛紛中必然中的偶然，沒有這個「二·二五」，另一個「二·二五」也會出現的。記者三月十日離新返京，眼看漢維同胞互相戒備預備爲「自由」「獨立」而一壯烈犧牲」。所有維族的公務員與省委廳長們都不進城辦公了。

城門關了三天，息息相關。「和平」飲水和蔬菜立刻發生了問題。城內與城外變成了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邊緣給刺刀、鐵絲網隔離着。省政府的和平派如屈武、王曾善、劉孟純等不斷的來回奔走。阿副主席首先表示和平和安定是對內光明的保證，他願意給來着激烈的青年們以說行和平解決與政綱領而繼續努力。于是城門打開了一半，死難的漢人在城隍廟大做其道場，死難的維人在城外開追悼會。兩方面都忍氣安葬了死一個，撫卹國幣二百五十萬元。

「二·二五」雖

週末閒欄

# 人類的世界觀念

史立常

我們先設想人類所認識的兩種觀念：第一種是「宇宙觀念」，第二種是「世界觀念」。人類對於宇宙間所存在的一切物質的觀念，包括所有的星雲、星球，是爲「宇宙觀念」。人類對於他們所直接賴以生存的全體空間的觀念，是爲「世界觀念」，至目前爲止，人類的世界觀念止於地球。故前一觀念，可以英文的 Universe 一字來代表，後一觀念可以英文的 Earth 一字來代表。此處所敘述的，就是人類的第二種觀念。

當波希戰爭時，希臘的戰士有一次走到海邊，看見那引人的海，於是驚叫道：「喲，海！海！」他們知道那海是與他們所習慣的相連的，海與海均互相連貫，看到海不但引起對海的思慕，並且聯想海那邊自己的國家，這一個簡單的含義已經非常的富於世界觀念。然而，那時希臘人的世界僅限於地中海的附近地區，他們在小亞細亞的沿岸活動，來往於多島嶼的愛琴海中，他們雖則是海洋上活躍的民族，但其世界仍不出地中海上。

陸地佔地球表面的百分之廿九，海洋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一，所以地球表面以海洋爲主體，而且以海洋爲連貫的。因此人類完成初期的世界觀念，是循着海洋的大道，向海洋發展。在海洋面上，用望遠鏡先看見船的桅桿，次見船帆，再見船身，最後瞧見整個的船；由此證明地球表面爲圓形的觀念。哥倫布等相信地球爲圓的，以爲向東方航行可以達到印度，同樣向西航行，繞過地球，也可以達到印度。哥倫布本人雖然至死不知道他所發現的地方不是眞的印度，但是他的海洋遠征縱橫過了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完成人類世界觀念的大部。到麥哲倫時代，經過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該處名麥哲倫海峽）與亞洲南端的好望角，完成第一次環繞地球的海上航行。當蘇伊士運河與巴拿馬運河未開通以前，世界性的航行都是繞過那兩個大陸尖端的。從此，人類比較完全的世界觀念，才得到首次實地的證驗。此項偉大的航行，間接的解答了兩點：即地球是圓的，海洋是互相連貫的。

但是，以上的發展尚只限於地球表面的平面部，還沒有引導人類向空中發展。海洋雖爲地球表面之主體，可是人類頻繁的來往在陸地上，陸地上的來往非常受地形的影響的。空中交通不很受陸地地形的影響，可以橫過無水大沙漠，如中亞細亞沙漠，撒哈拉沙漠，可以越過高峻山嶺，如喜馬拉雅山，落磯山，安第斯山，阿爾卑斯山，目前只有寬廣高峻而積雪的西藏高原尚極少爲空中交通所利用。空中交通且不受海陸分佈的影響，可以在海岸地區航行，也可以在廣大的海洋面上可航行無阻，只要有幾個適當分佈的小島就可以作爲飛行聯絡站。今日的遠程不着陸飛行，可以直接橫越大洋，地中途的聯絡站亦不需要。這種人類在地球面上的空中發展，又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念。世界的距離無形中大大縮小，使世界每個角落都容易達到，目前地面上任何一地方，均在其最接近的航空站的六十小時飛行航程以內。而且空中交通幫助人類向曠大的乾燥區，寒冷區與遙遠區發展。另外，由空中人類窺探到地球表面的形態。如在第二次大戰中，有一次一個得了飛行十字勳章的空軍上尉喬治，電諾（George Reynold），飛在東地中海的高空中，他所描繪的天空與下面的海洋、島嶼、陸地世界的景象，給予人的印象極深。當時他飛在三萬五千呎以上，曾在四萬九千呎高空中擊落德國偵察機。對於天空的感覺與平時在地面上所看見的天空相差很遠，天空一片漆黑，太陽像一盞巨大的探照燈，在天黑天鵝絨似的背景上閃着過人的光芒。而他所得一項最是驚人的經驗，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下面數百哩周圍的地球圓形的表面。在眞好的天氣中，可以從飛機內看見愛琴海的輪廓，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兩島好像大水池中的小石塊似的，南面可以沿着北非海岸線看到多布魯克和班加西之外，東面的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朗也盡收眼底。死海好像棕色地毯上的一張銀色紙片，而東南不過一伸手之隔——實際的距離在百哩之上——埃及、蘇伊士和紅海一直伸入印度洋中，都很像縮形的浮雕地圖。在東方呼作戰區域上肆虐的風沙，像陣陣的煙埃。這是一項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壯麗到極點。這個飛行員在高空中所見東地中海的這一部份，與我們在普通的較小比例尺的東地中海地圖上所見相似。然而當這種高空飛行未出現前，從來人類沒有對於地球表面上的海洋、海岸、島嶼、陸地等的經驗形狀，有過這樣實地親切的衡量，這當然對於地球表面的認識，非常具有價值。

隨着人類在陸地上艱辛的拓殖，開發，隨着海洋上乘風破浪的航行，更隨着在空中的發展，人類逐漸征服了地球面上所有的空間，這空間包含有一些立體的含義。而人類在陸地、海洋、空中的發展，又受着一個重要因子的推動，那即是戰爭。第一次大戰，沒有成爲一個全球性的戰爭。第二次大戰，才成爲一個全球性的戰爭，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均多少受戰爭波浪的影響，如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在冰天雪地中作戰，南洋熱帶的叢林中有爭奪戰，太平洋中的珊瑚礁上有猛烈砲擊，北非洲的沙漠上有響激雲霄的坦克戰，甚至於從前外人到達的西藏高原的深山中亦有轟炸機與飛行員的降落。所以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再想能孤立，逃避世界其他地方的影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逐漸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事情，關於人口的，資源的，或國際間政治衝突的，這是世界全體性觀念的形成。

航空的發展是現代人類向全球發展最輝煌的表現，因此有一個名爲「航空時代」的來臨。當此航空時代的初期，有三項特殊有名的事實。第一爲第二次大戰前蘇聯人駕機越過北極的飛行，由莫斯科經北極區到美國西岸的西雅圖。當時轟動了世界，航空英雄周到國內受人民熱烈的歡迎。這是首次越過北極的飛行，也是「航空時代」的第一件大事。第二爲第二次大

戰期中一九四二年威爾基著名的環球飛行，創名天下一家（One world）的觀念。當時他的航線比較偏北，由蘇聯經中國西北的後門，廣大的沙漠區進入中國重慶，而由重慶經過亞美格棣的西伯利亞，白令海峽，阿拉斯加，加拿大回到美國。他的航線已非常接近北極區，越過白令海峽時就在北極圈上。這是第一個世界聞要人物採取接近北極的航線，比橫過寬闊的太平洋面要近得多。第三為美國去年十月間 B—29 式巨型機「夢舟」號自夏威夷起飛，超越北極中途不降落飛往開羅，該機安抵開羅，費時卅九小時半，此與第二次大戰前蘇人之超越北極飛行相似，方向相反。但是這個更偉大，因為它幾乎環抱了地球圓周的一半、而且也近於由地球的這一面飛到那一面，超越北極區。

上述三個航空時代初期的重要事件，同時顯示以後世界重要的航空運輸路線將趨向於北極區與其附近，因為只要我們看看地球儀，或者檢閱一張以北極區為中心的投影圖，就知道在北極的浮冰區域之外，即為歐亞大陸，北美大陸（包括格陵蘭島）所包圍，而非洲，南美洲以及澳洲諸大陸由此南伸。易言之，世界上重要的陸地區域都接近北極區，地球既為圓形的，重要陸地間的交往自然以經過北極區域或其附近最為捷近，用不着繞行接近赤道的大弧形線，像橫越太平洋與橫越大西洋的航線。這真舉幾個顯要的例子。由紐約至莫斯科，如空中航線經過倫敦與柏林，為五〇〇〇哩，經過北極區的格陵蘭與冰島，則為四六〇〇哩。由紐約至東京，如空中航線經過舊金山與火奴魯魯，為八〇〇〇哩，經過北極區的哈得孫灣，維多利亞島，與皮福海則僅為五九〇〇哩。由舊金山莫斯科，空中航線如經過紐約，倫敦，與柏林為七六〇〇哩，經過火奴魯魯與東京為一〇九〇〇哩。但經過北極區的厄爾茲米爾，北部格陵蘭，斯皮茲卑根與經北角（在挪威）則僅為五六五〇哩。又由倫敦至東京，空中航線如經過莫斯科，為六二〇〇哩，如經過紐約，舊金山與火奴魯魯為一二三七五哩，但經過北極區的北角與新地島（Novaya Zemlya），則縮短為五五〇〇哩。今日超越北極的航空線雖尚未普遍，然而從這些縮短的距離上已看出北極區的重要，何況從多次試驗中已證明超越北極的航空實屬可能，所以將有一個「北極航空時代」的來臨。而環繞北極區的國家甚多，至少直接環繞的有挪威（領有斯皮茲卑根），芬蘭，蘇聯，美國（領有阿拉斯加），加拿大，與丹麥（領有格陵蘭和冰島）六國。這樣，便形成對北極區發展之競賽，北極區土地管轄權的競爭。最近提出的斯皮茲卑根問題，當蘇聯與挪威舉行談判而商得默契時，引起英美極大的關注。自從該島發現以後，挪威，瑞典和帝俄等在一八七〇年代就開始從事該島主權的爭奪。今日該島的再度被人重視其價值，是隨着北極區成為未來的航空孔道而俱來的。

而從一九四六年起，世界各國對南極進一步的探查亦在積極進行，熱中的國家至少有美國，蘇聯，英國，挪威，澳國，紐西蘭，智利及阿根庭八國，其中大部份國家，包括澳國在內，已對南極區提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領土要求。南極區將來可能為銜接南美洲，非洲與澳洲的捷徑。但是，我們看看南極大陸大部份還是一個人跡未到的冰原，其曾經從事探險的，僅約十分之一，僅有南美洲，澳洲的南端伸入此區附近，而世界上廣大陸地，主要國家與人口中心均離此很遠，包圍此區的是地球上巨大的海洋面，南極區要成為未來的航空孔道，絕難與北極區相比，也不會有一個「南極航空時代」的來臨的。

所以，人類不但有全體性的世界觀念，且已在地球表面上，努力於最捷近路線的實現。結果這個最捷近的中心區，在冰凍的北極區，人類還是要積極利用。這對於人類的世界觀念上，又是一大進展。

一切上述人類的活動，陸地上的，海洋上的，或帶有立體意義的空中活動也好，都逃不出地球的範圍以外，因為陸界（Lithosphere）雖然為地球的主體，但水界（Hydrosphere）與氣界（Atmosphere）則為依附於地球的流體，屬於地球的一部份。我們研究地球表面（Earth's surface），完整的地球表面，應該包括地球表面的平面（即海洋面與陸地面），與其大氣的立體部份，因為這都是人類活動的處所，而為地理學辦今日所研究的對象。他方面，人類由地面向地心方向所掘的井，穴，礦洞等，比較上深度究竟極微小，向內的活動範圍自亦大受限制。

如果人類的活動超越了大氣，即地球表面的最外層，則人類的活動即超越了地球的範圍，據美國火箭協會宣佈，目前火箭可達到月球。原子能將供給該項去月球以及更遠地方的旅行的力量。該協會更宣稱：「美國如為原子時代之一強國，即應佔有月球。如能控制月球，則可控制太陽系之遠距離交往。月球之上有鈾礦與鉑。甚有價值，因其引力微小，甚可作為星球間飛行之來往站。如真有那麼一天，到那時候，我們不能說地理的現象限於地球的表面，因為人類的活動也超出了地球的表面。一地球表面」一辭不能再約束人類了，人類願望將是尋求每個可能達到的且能供人類生存的星球表面（Spherical surface）。所以地理研究的對象似乎有一日將由地球的表面而至星球的表面，包括月球的表面。我們可以想像人類在其他星球表面之擴拓，或如同人類初期在地球表面擴拓的情景相似。

當然，這裏所指的人類就僅指現在地球上生存的人民而言。

人類的前程究竟如何，學習地理的人不知道，即最深切透澈宇宙原理的科學家亦不知道。但是，人類這種由小而大，由局部而全體的偉大的觀念總是在引導着人類走上那進步的道路。我們不必急於預期，但我們總抱着無限的希望。

一九四七·二·南京

定閱諸君：

凡有查詢及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 海濱

李慕白

四個鐘頭的飛行，我們終於在達達機場（Tata Airfield）降落。這兒與華盛頓比較，顯然是另一個世界，四個鐘頭以前我們還在度着冷酷的嚴冬，四小時以後我們便生活在初夏的天氣裏。西潘比（West Palm Beach）能夠成爲美國富翁避寒之勝地，其原因恐卽在此。

乘着公司預備的汽車，我們一直到潘比飯店（Palm Beach Hotel）歇下，這個旅館的規模與設備都相當可觀，祇可惜房金太貴，一間連浴室的房間，每天索價竟至三十美元之多，實在駭人聽聞。

我在房裏等候着莉麗，我並不感到心焦，因爲坐在窗前可以一直望到那遙遠的海，和那蔚藍的天空，還有那白熱的太陽和晒得發着油亮的樹。這眞是一個美的天國，一座南美的天堂。窗外悠悠吹進那溫暖的海風，那些尖屋頂的喬治式的紅色的房子，點綴在深綠色的樹叢中，還有那兩三成羣的海鳥在低空飄展着潔白的長翼，這些，都使得西潘比成爲幽靜與溫和的象徵。我端坐在帆布椅上，被這美麗的景界吸引得神往，使我更領悟到自然的眞實，我輕鬆地吁了一口長氣，我的眼惝恍地望着遠處的海與天，想到在國內的我那可愛的孩子，她這時也許正在惦念着她的爸爸，她也許這時正在朝着窗外暗自流淚；她雖然祇有七歲，但她的智慧却早已成熟了，我知道這是命運促成她的。於是，一個孩子的影子突然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捲曲的髮，那圓黑的眼，那顆果的臉和那小小的脣，這一切，都使我無限的想念，想念我那孤苦而可憐的孩子。我的眼模糊了，窗外的景緻也跟着起了變化。我想，這種情形難道就是泡十比亞所謂的「慈愛的流露」嗎？我不相信這一種說法，我祇覺得這是一種自然的感應，這感應已然使我陷於幻漠的深淵。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我的沉思，不等我回過頭來，莉麗便已站在我的背後。我聽見一種充滿了希望的聲調：

「你很快樂罷？」

「唔……」我沒有回頭去看她。

「你在想什麼？」她站在我後面說，我覺着她的手已經按放在我坐的椅背上。

「沒有；我正在看那遠處的海。」

她沒有回答我什麼言語，但她却漸漸地走到我的前面，當我們的視線正接觸着的時候，她的眼光突然變得很驚奇的注視着我。她輕輕地說道：

「你的臉上有眼淚？」

她的音調有一點振顫，我看出她這時現着十分侷促不安的神情，然而她却變得更美麗，更溫柔。她的眼中放射出溫情的光芒，她那微微顫動的脣和那捲曲的頭髮，使我想到羅蜜歐與朱麗葉一劇中在晨光曦微的庭院裏的陽台上幽會的女主角。誰也不能否認，她的心情是歡樂，是感慨，還是懺悔？

「你不必奇怪，我剛剛想起了我的孩子。」我說着便站了起來，讓她挽着我的手走出了旅館。

我們握了一輛街車一直馳赴海濱。在車中我們的話題已經轉到天氣和風景上去了。到海濱浴場時，祇見那許許多多老的少的男男女女裸露着大部份的身體正在海邊嬉戲遊玩。我們匆忙地換了游泳衣攜手走在熱烘烘的細沙上，太陽熾熱地晒在我們的身上，使我們忘了這正是嚴寒的冬天，我不禁輕鬆地吐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兒眞是天堂呵！」

她把我的手捏得很緊，她笑得那麼的高興；祇見她在淺淺的海水裏跳躍着，浪花濺滿了我們全身。她穿了一身近來美國人認爲最時髦的游泳衣——兩個乳罩和一條三角褲。她那健美的身體，配着那件白色的游泳衣，在白熱的陽光照耀之下，已然變成了一座大理石的美麗的神像。

在浪花的飛濺中我們各自走到海水深的地方去游泳，她那熟練的游泳技術和那標準的姿勢不得不令我感到驚奇。

「快過來！」她浮在水上突然叫着。「我們就從這裏仰泳到海邊去。」

我慢慢地浮了過去，仰臥在她的左邊，我們像躺在柔軟的鵝絨毯上，讓微波把我們推向海邊。在還不到兩百碼的距離中，我一直在傾聽她仰臥在海上唱着一支德國的歌曲；當她唱到「富在海上不如窮在陸上」（Better poor on land than rich at sea.）這一句的時候，她突然間停住了，並且問我道：「你覺得這句詩怎麼樣？」

我說：「這簡直是一句格言；我佩服歐德對宇宙的認識太深刻了！」

說到這裏，正有一個大的橡皮水球落在我們的旁邊，濺得我們滿臉是水，幾乎睜不開眼來。我們同時翻過身來，原來我們已經游到了海邊，那些玩水球的人都望着我們大笑起來。

我們走上了沙灘，在招待人員事先給我們預備的那一把龐大的花傘底下躺了下來。她一躺了下去便說：

「我們現在是在陸地上了。」

「是的，我們就應該很滿足了。」

「不過，我的心却仍像漫在海裏。」

「爲什麼？」我坐了起來，給她一杯冰汽水。她仍舊沒有回答。於是我又說：「爲什麼要這樣消極？人生祇有短短的幾十年，我們應該隨時尋求快樂，我們要善自運用這短促的人生。莉麗，我求你把眼光看得更遠一點，我知道你是一個熱情的人，上帝決不會辜負你的。」

「謝謝你的請求！」她也坐了起來，喝着汽水，很悠然自得的樣子。她的眼望着很遠的海，她像在凝思，像在回憶，也許她已墮入了一個幻想的深淵。

我們就這樣談着，躺着又坐着，在這黃熱的沙土上。後來她戴上了黑色的眼鏡，站了起來，她說道：

「海裏雖然不好，但我們還是不能缺少牠呵。」

於是我們又繼續地去游泳，瘋狂地嬉笑，像那些所有的海濱的遊人一樣，把一切的事都忘記了。

傍晚時分，我們在海濱飯店用過晚膳，便租了一隻游艇到月亮河（Moonlight River）去划船。月亮河是在潘比以西的一塊幽靜的地方，其名雖叫做河，其實就是美阿美（Miami）海的支流。河面闊約三

十公尺，兩旁柳蔭密佈，河流勞伽蜿蜒，水底飄長着墨綠色的水藻，浮船在這平靜的河上，具有着無限的詩意。

如果這時我們仍在華盛頓，則必須株守在生着水汀的屋子裏不敢出去，哪能在河上划船，更哪能欣賞這幽美的月色？今晚的月亮雖然不時被烏雲遮住，雖然祇是半圓地隱約地時現時沒，但這月亮河面的反光，却充分地顯示着一種幽暗與靜穆的美。

我們相對的靠在船上，我們慢慢地撥動着木槳，波光反映在她的臉上，聽她輕輕地哼着一支南美的歌曲；不知那一隻船上正在奏着吉他，那顫動的音調，和合着她輕微悠揚的歌聲，在這波動的河面，幽暗的月色之下，我不得不閉上雙眼，靜聽着她吐出一句句的美麗的詩：

我愛優遊在這夜之海上，
烏雲裏躲着竊笑的月亮，
杜鵑的哭訴，六絃琴的抑揚，
這些都難免引起我的遐想，
呵，憂鬱的遐想！

她的歌聲停住了，但那吉他的彈奏仍未停止，那淒涼的音調使我們陷於更深的惆悵。我們的船已飄流到柳叢之中，月亮這時雖已衝出了雲圍，但却被柳蔭遮蔽住了。

在經過了相當時間的沉寂以後，她終於先開口了！

「Paul」。她第一次喊出了我的名字。「假如有一個人爲了難言的苦衷而對她所愛的人說了謊話，是不是可以得到寬恕的？」

「當然可以得到寬恕的。」我不加思索的給了她這一個圓滿的回答。

「唔……」她沉默了一會，又說：「聖誕節的那一天，我……我對你說過謊的。」

「我？」我不禁驚奇的叫了出來。我似乎有點過於緊張，但我却極力地做出十分鎮靜的樣子。因爲我自己很明白，我決沒有資格來接受一個女人的愛，更何況是一個滿懷熱情與希望的女人。我瞭解莉麗，勝於瞭解我自己；我知道她曾遭受到很重的精神上的打擊，我也知道她正在好奇地追求她的愛。她需要安慰，需要體貼，更需要熱烈的愛情。事實上她的確如此。我應該立即糾正她把我當作「她所愛的人」這一錯誤的觀念，我不能使她遭遇到更深的痛苦。但是，我當時是感覺到多麼的侷促不安，我恨我不能想些話來安慰她，我幾至無話可說，我們中間顯然已隔了一條鴻溝，一條多麼寬的鴻溝呵！

「我現在要把實話來告訴你。」她倚在船椅上，用她的雙手托住她的頭，她的雙眼直望着天，她的眉緊鎖着，她好像正遭遇着一個慘痛的回憶。「瓊斯是我第二個丈夫，我並沒有同他結了那麼些年的婚；我們是去年冬天才結婚的，到前幾天的聖誕節才離婚。」她停頓了一下，又喊了我一聲名字，說：「你不會奇怪罷？」我搖搖頭，我用眼釘住她不放，希望她繼續地敍述着這一個神祕的奇蹟。於是她接着說道：「我第一個丈夫是賀洛克少校，他是附屬於美國陸軍的空軍，一九四三年他在中國戰場失蹤的，據陸軍總部的通知，他戰死的可能性已佔百分之九十九，也許他是死了。不然，現在德日投降這麼久，不會找不着他的。不過，我的心中始終存有一個希望，這希望便是他還在這個世界活着。我常常禱告上帝，希望我的希望不會錯。」

「我也希望如此。」我同情地補充了這一句話。

這時她沒有做聲，像在想着什麼。月亮從柳蔭中透射了過來，照耀着她那發亮的眼睛，那幾顆掛在她臉上的淚珠。吉他的聲音也漸漸地近了，原來那也是一隻遊艇，上面坐了一對男女，那男的正在彈着琴，小船隨着微波飄浮，月亮映在他們的臉上，那兩個微笑的面孔，充分地顯示着他們正沐浴在愛河中，他們似乎不懂得痛苦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至少，在目前他們是不會感覺到的。

我把我們的船慢慢搖出了那垂下的柳叢，離那一隻奏着吉他的船不遠，跟着牠飄蕩前進，哀婉的琴聲在月夜的水上如泣如訴。我望着她那痛苦的樣子，我覺得我應該有所表示；但是當一個人要證明他的深摯的友誼並不是愛情的時候，那是一件多麼困難的工作呀！於是我便回身與她坐在一起，我輕輕地用手托住她的手掌撫摸着，我說：

「我很同情你；不過假如我處在你的境遇，我一定很快樂，至少，我不會痛苦。」這時，她的雙手突然把我的手握得很緊，她的手心是那麼的熱；是熱情的火正在燃燒着她嗎？是一種下意識的希望勵鼓着她嗎？我對於這一種事實，祇感着困惑，我的心在矛盾中跳動，我幾乎無法克制自己。

「莉麗。」我輕輕地喚着她。「希望我們的友誼能夠使我們更快樂，特別是你，你需要快樂。」我特別把「你需要快樂」這五個字說得特別的重，想引起她一些反應，然而她那雙緊握着我的手却漸漸地鬆了下來，我想我的話是多麼笨拙呵！我覺得我十分的窘迫，我不能向她傾吐更好聽的話了。

走在我們前面的船已經靠岸了，我們也就跟着牠攏了岸。當我把她扶着走上那岸上的石級的時候，她無力地幾乎整個的身子都倒在我的懷中。

回旅館時已是夜深十二點多了。我送她到她的房門口，當我吻過了她的雙頰，她用極低的音調道了一聲「晚安」，這兩個字一直在我的耳邊響着，在我未入夢境以前。（海外憶之四）

本刊第一卷
合訂本
上冊（一至十二期）
下冊（十三至廿四期）
每冊售一萬二千元
郵費 掛號每冊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
欲購從速

觀察文摘

# 和平何以會死了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時與文第三期

從今天來說，和談最後失敗不是一件奇事。而在去年一月十日居然能開政治協商會議，反倒可算是一個奇跡。我是參加該會議的一人，當時忙於開會，不暇細想；今天回想起來，却宛如一夢。不過這個夢却是預先有人在暗中安排着的。到了今天，一切大白：協商的失敗是邏輯的；成功倒反變爲奇蹟了。

當時我所最不能了解的，是何以政協會必須急急忙忙的閉會。雖曾有第一次延長兩天，第二次延長一天，但許多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對於這些未得解決的問題，只要當時能再延長二三天，我相信都可以全部解決了。舉例言之，如國府委員名額的分配，行政院各部的分配，以及憲法草案上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具體方法與地方均權的具體內容等等，都是祇賸留在外，沒有得最後的決定。可以說關於政協五項決議，只除了和平建國綱領一項以外，其他四項每項都留下一些「未完一尾巴」。於是政協決議遂變爲一個本身有漏洞的東西。

到了今天，更證明這樣的做法是根據於有一個事實在背後。大家都知道近代國家之所以成爲近代國家，卽在於其政府是人民的工具，爲了人民的需要而始設立政府，我名之曰「職司政權」。古代都是帝王制，以土地與人民以及國家全視爲他一人的私產。此卽所謂「家天下」，我名此爲「絕對政權」。職司政權恰如一架機器，人事更動不致把機器完全變化了；古代性的政府則建築於自然人之上，其人的性格與脾氣尤有決定力。由絕對政權而改爲職司政權，這是一件最難的事。

須知絕對政權是不可分割的，只有職司政權可以分配而得聯合。由此便知國民黨的現政府對於讓出政府中一部分的問題，無論如何是有限度的超過了其限度，便是把他的絕對政權分割了。古代式的政府一經分割，立卽倒坍。所以國民黨認爲聯合政府是他們的生死關頭。無論如何不承認聯合政府，而只承認擴大國民政府基礎，就是爲此。國民黨有要維持其不可分割的絕對政權的苦衷，而又不能出之於口，於是有種種的花樣，但花樣雖多而百變不離其宗，此卽國民黨的「以不變應萬變」與「以萬變保不變」是也。

大公報的王芸生先生說中國有三條路：一爲十月革命，一爲南北朝，一爲政協（見「觀察」創刊號）。據我觀察，現政府於國大開幕以後已決心不走政協的路了，寧願劃若干地方給共產黨。當然在形勢上不類南北朝，然而亦有一些具體而微。因此我們但知國民黨的考慮是寧願南北朝而不願聯合政府。

關於國民黨方面，有些人往往來問我政府對於和談究竟有無誠意？我以爲與其問政府對於和談的態度，毋寧問國民黨對於政府性質的改變有無決心。使我最發笑的是：青民兩黨居然要求實行責任內閣制。共產黨以數省土地，數十萬軍隊，想換取這個都不可得。所以不論青民兩黨說得如何天花亂墜，而國民黨所肯讓與的總是在他的絕對政權所容許的限度以內的。

其次我們要說到共產黨。我以爲共產黨在協商上有一個隱憂，就是他們的心理。我於此又起一個怪名詞，曰 soviet mentality。須知蘇聯自革命以後，經過常年的封鎖，遂視外界全似敵人。共產黨經過十八年的顛沛流離，其情形亦復相同。所以他們的心理都不免於失常，總是疑心人家要來謀我，對任何人很難辦到完全相信到底。著者每次與共產黨人談話，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他們的猜疑往往超過所應顧慮的程度。所不幸的是：自政協以後，件件事情都反而加强他們的猜疑。他們愈得事實的證明，於是其猜疑遂愈牢不可破了。他們的疑心病一深了，遂以爲一切皆不可靠；唯一的可靠者只是武力。所以使共產黨走上唯武力是倚的路上去。政協的可貴處，就在於那個時候尚能把共產黨拉同來。政協的失敗，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是中國國運上的項大的損失。

爲國家前途計，必須把共產黨這種心理設法使之淡薄。因爲民主主義的社會必是一個異質的結合，必須各個異質共存而互讓，隨時代的要求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卒致調和，以無礙於統一。彼此思想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方面不同，而能辦到互信，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急怕要經過練訓。我對於政協在當時本不以爲一舉可以永逸，亦只是認爲可以作爲一個訓練的開始而已。

雙方互不相信而要締結一個契約，則必須有中人保人夾在中間。彼此雖不相信而對於中間的保人却都是相信的。具有這樣的中人保人的資格的，自然是在國際爲照邦，在國內爲第三者。最理想的辦法是：（一）國際的中保與國內的中保完全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力量；（二）國際的中保亦不限於一國，凡能爲國共雙方信任的都可邀約；（三）國內的中保卽第三者又務必使最把國共以外的各方面都包括在內。這個理想却因爲國際間不能大公無私，國內袞袞諸公沒有遠見，以致未能實現，幸而退一步的辦法居然一度嘗試了。這就是美國的調停。在其初，設立軍調部好像是要認眞的幹一下，却不料一着不愼，致留了火種。這星星之火後來竟致燎原。這個火神就是停戰協定上的「東北除外」。對於這一點，可有三個說法：一說是馬歇爾出於一時的疏忽；一說是馬氏上了中國人的當；一說是美國人於此確具有私心。我們不必參加揣測，但僅就事實來論，這確是美國自己把其中人保人的資格弄丟了的開始。自此以後一步不如一步，美國的中人保人的資望與信用乃漸消失。

但中國國運的悲劇還不僅這一方面。國內在國共以外的第三者人羣中，不論政團或個人，很少有眞正了解這個神聖使命的。他們雖都樂於在這個「和談」的舞台上一現身手，却始終不知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始作俑者當然是青年黨另委政協代表五名在民主同盟以外。到了今天，姑不論青民兩黨對於民主是否另抱有與衆不同的特別解釋，而在平和努力一方面，已將其中人保人的資格自行收斂起來，則是不可諱言的了。

所餘的只有一個民主同盟，亦大感孤掌難鳴。原來在第三者一類中最好包括比較偏左的與比較偏右的。偏右則國民黨對之有信任；偏左則易於對共產黨說話。但自身却必須綜合，成爲一個單位。必須如此的緣故，就是因爲沒有一個中間者，不

論是國體或個人，而能爲國共雙方同等信託的。所以第三者必是一個複合體。就因爲這個緣故，悲劇與不幸乃產生了。民主同盟自始不願爲外界所壓迫。壓迫的目的在惟恐民盟不偏左。須知在國共的中間道偏使有個勢力，十分强大，完全獨立，却與平和很有決定的作用。凡屬心積慮務使中間勢力化爲左右兩分，不使其存在，便是好戰與反平和的確實證據。著者在政協會中除爲人民爭自由外很少發言，後來亦非萬不得已不說話，不外乎總想不要因爲個人言論而致民盟在國共橋樑的地位受影響。

可見平和的失敗，論起責任來，恐怕第三者一類中有些人是不能逃避的。總之，今天平和失敗了，分析其中各因素頗爲複雜。國民黨要維持其實質上的絕對政權，一也；共產黨因其疑猜心理，要求過分擔保，二也；美國人自毀其調人資格，三也；第三者中多數不了解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四也。有這樣的四種不能不說情形，則這個七巧圖絕對拼合不成，乃是當然的了。

# 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三月三十日文匯報

我在去年六月間曾撰一文，題爲「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應有之反應」。我當時建議：中國所有的民主人士，應該以廣大的人數，堅決的態度，向美國明白表示：我們只反對美國以中國作反蘇基地這一點；倘美國變更了態度，我們對於美國的任何援助都願歡迎。換言之，我們決不是無條件的反美，亦決不是無條件的親美。

我在那篇文章上還提議組織一個訪美團，其中人士必須包括各種民主國體，尤其要有中共在內，去訪美國的朝野，在美國煽起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運動，必須讓美國朝野人士大多數都知道下列兩件事：

一、中國的反動派想利用美國的恐蘇心理，加緊製造美蘇的尖銳化，意圖自己在東亞替美國担任反蘇先鋒隊，這件事不但於美國有大害，並且亦是無濟於事的。這些反動派既腐化又無用，只能替美國在太平洋岸闢下大禍，使美國受害，而決沒有絲毫能力替美國在亞洲作對蘇的屏障。美國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以軍火與物資金錢幫助他們，實無異於把軍火金錢等都拋在大海裏。因爲這是一個永久填不滿的坑。

二、中國的民主人士願意以至誠至懇的態度向美國保證：絕對保中國於平和成立以後不會偏向到蘇聯一方面去。即無論如何不會投入蘇聯的懷抱。這個保證的用意，在於使美國眞正放心。

這二點合起來只是一個意思，即中國民主人士必須挺身出來，在一方面挽回中國自身的悲劇，在他方面消弭未來的世界大戰。因爲中國問題確是已成爲世界問題的一部分，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完全採取這個世界性的觀點，根本忽視中國本身的福利，專打它自己的算盤。在這個情勢下，中國人必須自己起來以謀挽回這個頹運。所不幸的是中國當權的人，不但不想使中國處於超脫地位，乃反而想促進他們的尖銳對立。這些人曾經在抗日戰爭中因爲別人的勝利變爲自己的勝利，得到極大的便宜，現在又想如法泡製，再來一個坐享其成，這完全沒有把國家與民族擺在心上，純是出于仇恨共產黨的心理。但中國沒有絲毫理由反蘇，亦決再經不起另一世界大戰，這是稍有知識與良心的人所無不公認的。所以要希望從中國現當局一方面起來作這個消弭禍患的工作，乃是與虎謀皮。不得已則只有中國人民，愛好和平與民主的，自己站起來從事于辦旋，消極的方面有一點：即務求美國取消以中國爲反蘇基地的企圖。中國並不要對美蘇同等親善，中國只求不反蘇，對美則可作親善一些，或可說親美甚於親蘇。因爲蘇聯沒有餘力以資助中國平和後的建設，所以在積極方面，中國希望於美國者甚多。中國今後要復興，在建設方面只有依賴美國的經濟與物資的援助，這是中國人應得知道的。根據此義，著者個人向來不贊成感情論調的無條件反美，以爲無該出於理性，向美國切實表明我們的態度。就是說，我們反對在中國未得平和以前美國有任何的援助，因爲這些援助只是虛耗於戰爭，不能用於建設，在美國是等於把金錢物資拋在海中，而在中國却反增加災殃與苦痛，這乃眞是損人不利己；而在其反面，却又必須說明，在中國平和以後，不但歡迎美國的援助，並且美國如不即來，而中國亦要竭力去請求。

我未嘗不知道美國當局是抱有偏見的。他們寧願反動，寧願與法西斯餘孽爲好友，而不願見進步的勢力抬頭，實中於他們有一種誤會：以爲進步的勢力總是與蘇聯有利或且有緣。我們必須從言論上，從事實上，把他們的這種誤會打得粉碎。從反面來講，我們千萬不可因爲不慎之故，反而增加他們的誤會，換言之，即使他們對於這種莫須有的誤會反而得到若干似是而非的證明，遂益信以爲眞了。果眞致此，這不僅是中國的不幸，亦是美國的不幸。爲了世界和平的前途，我們中國人實有喚醒美國人的迷夢的義務。

根據這些意思，我遂主張中國民主人士應有訪美國的組織。可是現在我的意思稍稍變化了。我主張中國民主人士，不但必須組織訪美團，向美國激盪視個明白，並且還得組織訪蘇團，亦向蘇聯表示我們的眞意。向蘇聯說明却和向美國剖白頗有不同，我們必須告訴蘇聯，中國當前唯一的路是在不反蘇的條件下親美，蘇聯必須諒解這一點。

以前我主張訪美國的分子包括中共，現在我却以爲可以不必定要中共在內，因爲以前舉竟是一面和談，一面戰爭；現在則是全面戰爭，沒有和談，情形與以前截然不同。就以往的情形論，美國對華政策愈趨於反動固然是由於美國對全世界的關係與其制霸的企圖所決定，但中共應付美國未能輕重得當，亦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他們雖對於機械亦當有所警誡，但仍不免陷於太機械的毛病。並且中共估計國內反動派有時過高，有時過低，其估計美國對中國的關係亦是有時失之過高，有時失之過低。最壞的流弊，就是反而把美國人驅到偏於中國反動派一方面去了。這個情形中共往往自己是不覺察的，其實反動派却是在那裏欣然色喜。

我以爲治病當先從病源上着手。今天中國國共衝突已經是不得了了，而其背後却又伏着一個美蘇對立，更是不可開交的。如果安靜候美蘇自己來緩和，那又未免太被動了。所以中國人應該鼓起自信心，不要自己以爲渺小，要發然決然集合力量，衝破這個難關，先從美蘇各別疏通與說服入手，採取主動的態度，對于雙方作切實的保證。倘使美蘇的關係能清理出頭緒來，我相信國共的關係亦不難得到解決。我始終相信人類前途仍舊是繫於理性，武力是不能有辦法的。即以中國論，國共雙方的軍力要想起決定性的變化恐怕都不容易，即使能起變化，亦仍不能眞正解決

問題。說至此，請插一段關於莫斯科會議的話：

我揣測蘇聯的動機決不是要干涉中國，乃只是要干涉美國的片面接華。美國只允以書面交換情報，就是表明不想受議決的約束。換言之，美國仍想保留其接華的自由。蘇聯第二步對策是甚麼，今天尚無法預料。不過即此而論，情形已十分明白了。萬一蘇聯能給美國以保證，使美國在東亞放寬了疑慮，同時仍主張切實實行前年十二月的三外長決議，要求美國澈底來辦，我想局面或可好轉。反之，以蘇聯的力量鉗制美國，恐怕要激起一個尖銳化來了。於是各趨極端。本來國民黨已趨極端；共產黨亦跟着趨了極端；倘再加上一個美國的趨極端與蘇聯的趨極端，則這個世界便非人所能住的了，中國便成爲一大悲劇的導演場所，而人類的末日與文化的淪亡或將從此開始。可見中國人對於世界所負的責任實在大到無比，眞是全世界的安危與全人類的存亡都繫於中國人的如何自處了。

但爲美國計，美國應該自動發起三國共同調解，須知三國調停的建議，不但由俄國提，亦不但由中國的任何方面來提，因爲中國問題的迅速解決，終是與美有利。國民黨反對此事，是怕吃虧，其實是誤會了。只要有美國在內，對於國民黨決不會有太大不利。國民黨應該了解把共產黨拉入聯合政府使中國統一而不親蘇，在美國看來，還是與它有利的。反之，國民黨從事於長期內戰而要它來作無底的供給，這在它却是有害。所以美國與國民黨之間是有距離的。我的意想，以爲三國共同調停如不能實現，至少亦須辦到三國共同保證，即對於將來和談的結果共同來作保證，這樣則對於國共雙方都能起其信任。

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似乎已看見其關鍵所在，我在去年三月間見到馬歇爾到南京的整軍方案，我大喜，以爲如果眞以爲國共兩黨在性質上絕對不能合作，只有使兩黨民主化，把共產黨擺在聯合政府以外。我敢說，這是一個勞而無功的把戲，又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想法，須知無論各黨一致參加政府，則國民黨一黨多的保留。但將來在國共停止衝突以後，便更見得有中立性言論的必要了。

我願意中國人用理性來考慮我這個建議；我願意美國人恢復其遠大眼光來玩味我這種言論。

附記：近來一連氣兒作了三篇文章。做事時不想說，不做時便想說，胸中積悶，至此可謂一吐爲快。讀者倘能把三篇文章合起來看，尤能得我的眞意。本人向來在政治上有主張，總是獨往獨來，所以雖隸籍於民盟，而所說的話却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


## 提高稿費

本刊稿費，自四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元；此啓。

五月（籌備時期）至九月十五日爲千字四千元。

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底爲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三、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三十六年一月底爲千字八千至一萬元。

四、三十六年二月一日至三月底爲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

#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黿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問訊處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四五五二一號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北區

# 老大房

特聘名師　精製各種

西點　糖果　茶食　燻魚

地址：上海四川北路寶興路口

電話：四四九〇四號



批發　糖果　罐頭　洋酒　餅乾

請到

價廉物美的

# 乾泰號

地址：上海八仙橋六一號

電話：八四三九六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七期

## 專論

**從世界潮流論中國出路**　伍啓元

**論中國的『官僚制度』**　張　銳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下）　梁漱溟

## 巴黎通信

法國走上重建的路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 觀察通信

熱河·東北與西北之間的走廊　（承德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乍暖還寒時候　（瀋陽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僞長沙市長唐令歐脫逃記　（長沙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 週末闢欄

哲學精神的價值　虞　愚

## 文藝

誤會　李慕白

## 讀者投書

張東蓀談話補遺

「命」的等級

古蹟與今蹟

一個「聯誼會」的建議

散沙要集合起來

##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王　迅　王纘愚　卞之琳
伍啓元　任鴻雋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呂復
李浩培　李純青　李廣田　沙學浚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胡適　柳無忌　徐盈　馬寅初
高覺敷　許君遠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雘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沅長　張東蓀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賈移今　梁實秋　夏炎德
程希孟　曾昭掄　費孝通　楊人楩　楊剛　楊西孟　楊絳
傅斯年　潘光旦　蔡維藩　趙超構　趙家璧　葉公超
雷海宗　樓邦彥　鍾敬文　鍾賢培　鍾歌川　鍾能欣　鍾清康　鍾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戴乾　戴鎦齡　戴公權
顧頡剛　蘇

## ·讀者投書·

### 張東蓀談話補遺

編者先生：本月十日下午四時，燕京文社請張東蓀先生講南游感想，他說在滬晤共黨某人，曾對他說，去年六月廿八日預備簽訂之協定中，政府曾要求恢復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故非共黨要地盤，而是從政府之意。所謂否認憲法，乃要求再開一次國大，應修正者修正，可認可者即通過。政府以後却否認以前自己所提條件，故不好談判云云。張先生又說，他在京曾對蔣先生說，打下去兩敗俱傷，先敗的是老百姓，而雙方之敗是後敗。這幾點各報都未說起，張先生亦未對外發表，不知 貴刊能發表否？盼將此函刊出爲禱！

王正疇 三月廿五日·北平。

### 「命」的等級

編者足下：北平美軍槍殺小學生王鳳喜案，即可結束，雖然新的類似案子，仍舊繼續在發生。此案初發生時，美軍咬定死者是小販，後經我警局查明爲小學生。美軍最初爲什麼只認是小販，不承認是學生呢？因爲他們知道，在中國打死個把小販是無所謂的，例如香港英人踢死小販王水祥，宋子文在行政院長任內還不准各報刊載關於此事的消息，後來到底判了無罪。北平美軍強姦女生，鬧得全國反對。美軍深明中國世故，所以說打死的是小販，而且小販可以暗示他有想偷東西的嫌疑。這是因爲在中國，民命要分好幾等，小販是最賤的一等，學生的命不好意。若在外國，生命是同樣寶貴的，這一點是人權觀念在中國不能發達的原因。中國人自己不把民命當作一回事，美國人在這一點上也受中國同化了。中國要保障人權，必須先把一切人民的人權平等起來，才有希望。

孫邁明 三月廿八日 北平。

### 古蹟與今蹟

編者先生：外國人雖不滿中國的政治，却常常羨慕中國是文化古國，有許多古蹟名勝。十七八世紀的古蹟在西洋已算了不起，在美國更是絕無僅有。但中國的古蹟，却常常被改爲今蹟。有資格改變的又多是要人，他們要借此流芳百世；無奈要人們也是後浪推前浪，以致芳也流得不很遠。

今日重見節，攜兒輩至鷄鳴遊玩。豁蒙樓近已開放，但望不見煙籠十里的臺城。門口歐陽漸題的「古同泰寺」額已不見了。豁蒙樓原爲梁啓超親筆題額，今已不見，改爲戴傳賢的，是否親筆或其祕書代寫，無從考證。戰前有一七言聯，也被改爲周鍾嶽的，他們都以爲自己的名比前人大，字比前人好。此雖小事，可見古蹟之不易保存，亟有以也。

田紹禹 四月四日 南京。

### 一個「聯誼會」的建議

編者先生：觀察二卷三期蔣錫昌先生一信，我深深同感。我認爲觀察讀者中有同感的一定很多。蔣先生的信裏說：「……尤其現在的智識界，大都無信仰，無宗旨，東搖西傾，忽左忽右。」但是我以爲，毋寧說是有很多人「有判斷，有見識，不左不右」，遇國家社會有事，他們的見解大致相同；他們既沒有所謂「保守心理」，也不患什麼「恐赤病」，這可以說是社會的中堅優秀的分子。我們從觀察作者和讀者文字往還的口氣中就可以看出。不幸如蔣先生所說，「好人常陷於孤立，反無互助。」凡是沒有組織，沒有團結，則雖有「量」而仍沒有「力」，產生不出「中間（堅）力量」。我以爲這一點，觀察的編者應起而倡導，我們一眼看去，社會上有好些「好人」，就應該聯繫起來。

關於組織方面，我以爲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如蔣先生所說的「好人互助會」性質的組織，倘若可能，我絕對贊成。如其暫時不易實現，我想不妨來一個「觀察讀者聯誼會」，然後再進而爲「互助會」亦無不可。茲舉主要守則如左：

一、會員應絕對熱忱，把該會看做主觀的集合，不僅是加入一個客觀的團體。

二、團體家庭化，會員在任何方面絕對全力互助。

三、會員各在本來崗位上，努力充實社會生命，彼此合作，發展事業。

四、會員暫以未加入任何黨派者爲限。

五、經常舉辦各種活動，以免冷淡。

以上不過是管見所及，至蔣先生在信中向 先生提起的數點，其一、三、六、我均同意。第五點應爲當然條件。第四點我認爲細目，不必列於原則，且恐涉及技術問題。關於第二點我認爲理想甚好，但在組織之初，是否即應本此原則，在「程度」上不無問題，亦爲疑問。即使有組織，是否即能達此程度，亦爲疑問。

任九皋 三月廿八日 上海

編者按：這是任九皋先生對蔣錫昌先生提案的修正案，讀者對任先生這個提案，如有附議者，請逕函編者。

### 散沙要集合起來

編者先生：我以前對於一治是漠視的，然而最近二三年來却漸漸改變了方向，不用說這是現實逼迫所致。在國共黨爭白熱化的今朝。每一個開明的智識份子免不掉因對國民黨憎恨，和對共產黨失望，而感覺苦悶、彷徨。誠如先生在「中國的政局」一文中分析「……今日中國這批自由思想份子大都在苦悶地憂慮着國家的前途，但他們實不該止於消極的煩憂憂慮，自由份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但是先生也很明瞭這些人是散漫的，祇具有內在的道德力量；同時先生既抱着「犧牲自己爲後代造福」的思想，那麼就希望能夏起將散沙集合起來的責任。譬如說組織一個會，或一個社，這正是千萬開明的智識份子尤其是多數的大學生所渴望的。

儲偉 三·二一 杭州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七期
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5）昇平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到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張　銳：南開大學教授
梁漱溟：
成　恩：廈門大學教授
李嘉白：山東大學教授

# 從世界潮流論中國出路

伍啓元

對於最近國內『適應潮流』與『符合國情』的討論，我們既不贊成單純的『適應潮流』，也不贊成單純的『符合國情』。我們認爲『國情』必須符合，因爲任何政治經濟的措施都離不開客觀的環境，離不開實際的情況。任何超時間超空間——即不合『國情』——的政策都是有害無益的。我們同時認爲『潮流』必須適應，因爲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一切不能不受世界潮流的影響，任何違反世界潮流趨向或『倒行逆施』的政策，也都是有害無益的。

但『國情』與『潮流』不是沒有關係的。『國情』是指國家的客觀情況，這些情況是隨着世界潮流的變化而不同的。今日的『國情』與抗戰期間的『國情』不同，與清末的『國情』也不同，與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國情』更不同。在西洋人停留在封建制度的時候，閉關自守是符合國情的；但在西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時，閉關自守便不再符合於國情了。同樣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一年多的今日，許多在戰前可以說是符合國情的政策，已經不能認爲是符合國情了。從另一方面說，世界潮流的動向有時也不能不受中國情況的影響。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國情的變化自然會影響到世界潮流的動向的。

今日中國談論『國情』的人，最大的錯誤是忽略了國情是不斷變化，不斷因世界潮流的轉變而變化的一個事實。他們從沒有虛心地去分析甚麼是國家的實際情況，他們只盲目地相信一切現狀都是好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合國情』的。這些所謂『國情論者』事實上是一些最不懂得國情的保守、落後、和反動的頑固份子。對於這種『國情論』，我們是堅決地反對的。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潮流的趨向，並根據世界潮流和中國國情指出中國政治經濟應有的路向。

× × ×

甚麼是今日世界潮流的趨向？就我們的觀察，兩次世界大戰產生了兩個巨大的潮流，一是歐洲的社會主義，一是亞洲的民族主義。這兩個巨流與十八和十九世紀所產生的民主主義，構成了今日世界社會經濟秩序的三大主流。

先說歐洲的社會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思想與運動，當時從沒有一個國家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蘇聯，但除了蘇聯外沒有任何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德國和意大利的制度雖有些接近蘇聯，但它的本質是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今日整個的歐洲，無論願意與否，都必須走上社會主義的途徑。各國施行社會主義的程度雖有不同，但方向則完全相同的。在蘇聯

，社會主義實行的程度最深，除了共產黨外國內是不允許其他黨派存在的。在東歐，社會主義實行的程度雖不如蘇聯，但社會主義的色彩已較任何西歐國家爲濃厚。東歐和巴爾幹的國家，目前仍然實行多黨政治，但共產黨始終佔有顯著的地位。在這些國家，政府大都是以共產黨和社會黨爲主的聯合政府，其主要經濟政策是土地改革、重要生產國營、和計劃經濟。波蘭和捷克，就是最重要的例。這些國家都是由共產黨、社會黨、與其他左派政黨組織聯合政府。無論政府首長（總統）和內閣總理是屬於甚麼政黨（無黨派或社會黨），共產黨都是佔有最主要的地位的。新大陸和西歐的國家常常認爲東歐的國家沒有公平的選舉，認爲共產黨與社會黨的興起不是選民自由選擇的結果。這種批評雖然不能說是沒有根據，但東歐必須走上左傾的路向，則任何方式的選舉都無法變更的。在共產黨和社會黨等黨派所組成的政府下，每個國家都依照蘇聯五年計劃的模型，實行計劃經濟（如波蘭的三年計劃和捷克的兩年計劃）。但這些計劃大都是過渡時期（由戰時經濟到平時經濟）的計劃，其目的在彌補戰爭的傷痕，提高生產的效率，和增加生產的數量。在這些計劃之外，東歐國家和巴爾幹大部分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是擴大國營範圍和實行土地改革。大體說來，東歐的經濟已可算是屬於蘇聯經濟的體系。如果蘇聯經濟可以說是深紅色的話，則東歐經濟已經是紅色了。

歐洲社會主義的興起，最值得注意的是西歐方面。除了新大陸外，西歐至今還是世界工業化程度最深，生產力革最大，和在國際所佔地位最重要的一個區域。這個區域本來是資本主義力量最大最深的一個地域。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國家也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途徑。本來在第一次大戰後，西歐社會主義的政黨（如英國的工黨和法國的社會黨）都已先後抬頭，並曾不只一度出而組閣（如英國工黨的麥唐納和法國社會黨的勃魯姆）。但這些政黨在政治上始終不能佔有穩定的地位，始終沒有機會大規模地實施社會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在英國，邱吉爾首相以民族英雄和戰時首相的聲譽，也無法阻止工黨的當選。結果於歐戰結束後一九四五年七月大選中，英國工黨以三九三席得到下議院的絕大多數（保守黨二一二席，自由黨十二席，其他十一席），出而組閣，實行工黨的政策。在法國，從憲政會議至第四共和國的三度大選，共產黨、社會黨、和天主教共和黨（即人民共和黨）始終佔有領導的地位。這幾個政黨在外交和軍事等方面雖有種種意見的差別，但在經濟政策方面都是主張改革的。不只在英法，而且在西歐的其他部分，社會主義已經成爲政治的主流，無論願意與否，是無法加以阻止的。即使將來社會主義的政黨有時會落選，其他政黨也無法阻止潮流的趨向的。當然，西歐的社會主義是與東歐不同。一方面西歐社會主義政黨是依照十九世紀西方議會政治的常軌，用選舉票的方式去獲取實施社會主義的機會，因此與東歐不遵循議會政治的常軌的情形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西歐國家實行社會主義是採取漸進和溫和的方式，因此與東歐比較急進的辦法又不同。如果我們說東歐的經濟是紅色的話，我們就應該說西歐是淡紅色了。從基本的政策來說，英法等西歐國家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側重於國有政策和社會安全。但西歐國有政策的實施範圍，不及東歐那麼廣泛。在英國，目前國有政策除原有的郵政、廣播等外，只包括中央銀行、煤、電、交通等最基本的事業。法國等大陸國家的情形也相同。大約西歐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社會安全制度』，即使人人自出生至死亡，均能享有免除貧乏的權利。東歐的國家雖然也往這個方向走，但因生產力量和國家財力比較薄弱，目前還無法大規模採行社會安全的種種辦法。在東歐，則土地改革的需要遠較實行社會安全制度爲迫切。西歐實行溫和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經濟計劃，但西歐經濟計劃的性質，與東歐是有相當差別的。這可以用英法的計劃爲例。在法國，解放後成立的『現代化計劃委員會』於去年冬季提出了它的四年建設計劃，即所謂孟納特（Jean Monnet）——該委員會主席——計劃。孟納特計劃的性質與蘇聯的五年計劃不同：後者包括全部國民經濟，而法國計劃則集中於六種關鍵經濟事業，即（一）煤、（二）動力、（三）鋼、（四）建築材料、（五）農業機器、和（六）交通。法國計劃的中心原則，是使這六種最基本的生產擴張到計劃的程度，則其他不在計劃範圍內的生產也會跟着而發展。在英國，則工黨於執政一年半後才於本年二月提出所謂『摩里遜（Morrison）計劃。這個計劃完全是以人力爲基礎，所以是一個人力的預算而不是一個產品數量的預算。這兩種計劃的特點是保持個人經濟活動以相當大的自由，而政府只在最基本處對經濟計劃與限制。這一種計劃是西歐經濟的特點。

就是戰敗的國家，也都先後走上左傾的路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無疑地是兩個最有力的政黨，其中社會民主黨的力量更大。在意大利，去年十一月各城市的選舉，都充分表示『人民集團』（包括共產黨、社會黨等左傾政黨）實具有很雄厚的力量。這些國家將來必然也走上社會主義的途上。目前在盟軍統制之下，德國東部所實行的土地改革和英蘇等區域所實行的大企業收歸公有的政策，將替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試驗奠下一點基礎。除了在很不重要的地區外，整個歐洲顯然地已經捨棄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已經走上社會主義的途徑。

在人類的歷史中，魔鬼常常是福音的傳播者。從某一個意義說，歐洲社會主義的興起，是希特勒戰爭的一個結果。沒有疑問地，希特勒本身是反動的，他所發動的戰爭是野蠻和殘酷的。但他的戰爭確使社會主義的興起提前了若干時日。經過了這次大戰後，無論願意與否，社會主義已經是歐洲的主流了。

× × ×

如果我們可以說希特勒的戰爭在歐洲傳播了社會主義，則我們更可以說日本所發動的戰爭在亞洲傳播了民族主義。自從十九世紀後半以來，民族主義已在亞洲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亞洲還僅有三個獨立的國家（即中國、日本和泰國）。除了這三個國家外，民族主義在其他國家（印度和菲律賓除外）是沒有多大力量的。正如希特勒於反對社會主義中不自覺地傳播了社會主義一樣，日本是於實行帝國主義中不自覺地傳播了民族主義。希特勒的企圖是全盤失敗了，但他却出乎意料地在歐洲經濟發展中留下深刻的痕蹟；同樣地，日本的企圖是全盤失敗了，但日本却出乎意料地在亞洲播下民族主義的種子。到了今日，菲律賓是如期獨立了，印度是獨立有期，緬甸正走上制憲的準備階段，而安南、荷屬東印、和其他地區都發生了很有力量的民族主義運動。當然這些運動早晚總會大規模地發生的，但日本的戰爭確使這些運動提早若干時日，則是毫無疑問的。

× × ×

除了歐亞兩洲（非洲和海洋洲目前對世界潮流關係不大，可以不提）外，美洲的發展值得特別注意。至二十世紀初葉新大陸自從合衆國成立以來，除了美國南北戰爭和南美若干戰亂外，可以說是從未受過任何戰爭的威脅。在二十世紀的上半，美國雖兩度參加戰爭，但美國國力不但不因戰爭而受到打擊，而且反因戰爭而大爲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生產有驚人的增加，她雖供給本國及盟軍作戰，但美國國內生活標準和消費數量從未降至戰前之下。目前戰爭已經結束，美國已經變成世界生產力量最强，國富最大，生活水準最高，和唯一重要的債權國家。在今日世界中，無論戰勝或戰敗的國家都在生產方面無法趕上美國。（原子能的重要發現，更增加了美國的物質力量。）因此美國的國策與動向，對世界潮流有極重要的影響。

美國目前的主要政策，顯然是要維持民主主義。在兩次戰爭中，美國的戰時總統（威爾遜和羅斯福）都以維護民主主義作號召。但美國所維護的民主主義，是十九世紀式的民主主義，即在政治方面實行憲政與議會政治，而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在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下，資本主義曾受到若干修正，但美國的主要傾向，還是維持（在若干修正下維持）資本主義。去年十一月的大選，更明白地表示美國選民是主張維持資本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議決大選使反對新政和主張自由企業的共和黨在上下兩院都取得過半議席，使主張改進的民主黨遭受慘痛的失敗。這是美國維持十九世紀式的自由主義的一個明白表示。

美國維護民主主義的政策，在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影響。一方面『民主主義』或德謨克拉西一名詞，已被全世界接受爲應有的政治理想。大家都承認民主政治是應有政治理想。但另一方面對民主主義的含義，則各國各有不同的解釋。在歐洲（特別是在東歐），民主主義應以經濟民主（即社會主義）爲主；在亞洲，民主主義應以民族自由爲第一要義。歐洲所側重的經濟民主是美國所不願接受——或至少不願全部接受——的；亞洲所側重的民族自由是西歐等擁有屬地的國家所不願接受的。對『民主主義』解釋的衝突，是今日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徵。這種看法的不同，是美國與蘇聯不能調和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歐國家與亞洲國家意見衝突的根本原因。

× × ×

東歐極端社會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衝突，是人類目前最不幸事件之一。這一個衝突能否調和，將決定今後若干世代人類的命運。

有人曾把今日美國的地位與拿破崙戰爭後的英國相比，認爲今日美國資本主義與歐洲社會主義的衝突與十九世紀初葉英國資本主義與大陸封建主義的衝突相似，這種比較是不確切的。從生產技術和生產能力來說，今日美國的地位確與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相似：生產技術最進步、生產效率最高、生產數量最大。但從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來說，則二者有極大的不同。在拿破崙戰爭後，資本主義是最前進的經濟制度，反封建是歷史的主要課題。因此英國不但在生產方面是領導者，而且在社會制度方面也是領導者。今日的情形却不同，社會主義是前進的經濟制度，而資本主義却是保守者。因此今日的領導地位，並不是集中於一個國家。一方面美國在生產方面佔有領導的地位，一方面歐洲國家在經濟制度方面佔有前進的地位。生產方面的領導地位與社會制度的領導地位的分手，是今日世界不安的一個重要根源。當然，這兩種領導地位的分與合，並不是偶然的。在由封建主義轉變到資本主義時，生產技術的進步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社會制度的改變必先發生於生產技術最進步的國家。但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時，分配的不均和貧乏的存在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社會制度的改變應先發生於比較貧乏的國家，而生產技術最進步的國家反因一般生活水準較高而沒有改變的迫切需要。

美國與蘇聯的衝突，雖有種種政治與軍事的原因，但世界領導地位的爭取，顯然是最根本原因之一。這兩個國家都希望其他國家依照自己的模型去改造自身的政治經濟制度，希望從制度的相似建立友誼與安全。同時這兩個國家都不願對方所實行的制度的勢力過分膨脹，並且或多或少地認爲對方威脅自身的安全。這自然就引起了相互間的衝突。

除了美蘇的衝突外，戰後世界還有一個重要的衝突，就是亞洲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衝突。目前在安南、在荷屬東印、和在若干地區，這些衝突已經演變成戰爭，已經引起無數的犧牲。這種衝突的嚴重性，絕不在美蘇衝突之下。

×　　×　　×

在這種世界潮流之下，甚麼是中國的國情呢？第一、中國至今還在建國的過程中。自從十九世紀中葉海禁大開以來，中國歷史的主要課題是怎樣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但在過去一百年間，這種根本工作進展十分遲慢。一方面技術革命還沒有完成，至今生產潛力還遠落在美英蘇，甚至法國和印度之後。一方面我們還有內戰、貧窮，通貨膨脹等種種阻力的存在。

第二、無論中國的國力是多麼弱小，中國在國際方面却有不可逃避之責任。在名義上，中國今日爲五強之一。在事實上，中國是今日亞洲的唯一大國。目前日本是戰敗了，今日除了中國外，亞洲還有那一個獨立的大國？而且在地理上中國一方面是界於美蘇之間，在兩大強國中處於橋樑的地位，一方面鄰近亞洲各殖民地國家，在西方帝國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之間，也處於橋樑的地位。因此中國的動向，無疑地將有世界的意義。

第三、所有復古、排外、和反動的主張，都是不合國情的。今日的中國，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是世界一分子的中國，是無法反歸閉關時代的一切的。不但如此，任何假借「國情」的美名去批評改革的主張，都恰是些符合一百年前的「國情」的思想，在我們看來，都是不合今日國情的落後思想。

×　　×　　×

根據世界潮流和中國國情，我們可以簡單地指出中國政治經濟應有的路向：

（一）中國今日必須努力自強，這不僅是中國歷史應有的課題，而且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個責任。一個自立民主統一安定而強大的中國，是解決當前世界矛盾的必要條件。

（二）中國在亞洲方面，應成爲美蘇兩強的橋樑。爲着要達到這一點，中國應依照西歐英法兩個國的模型，在政治方面採行民主政治，而在經濟方面採行溫和社會主義，並在外交方面超出於任何集團而爲集體安全等理想而努力。

（三）對於亞洲民族主義，中國應處於領導的地位。我們應不顧忌任何國家的邦交，對民族主義的興起表示同情，並於必要時代替被壓迫民族在聯合國提出申訴。

（四）爲着要達到上述的目的，中國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團結安定，並集中各黨派各階層的力量去迅速從事經濟建設。根據中國的情形，經濟應以擴大國營事業範圍（但根除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並採行比較溫和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爲根本政策。

如果中國眞的能往這個方向走，則不但中國本身可以有極光明的前途，而且對世界和平與安定，也必有極重要的貢獻。

×　　×　　×

很痛惜地，中國目前的發展竟與應有的路向相背馳。團結各黨派去從事建設的希望隨着內戰的擴大而消失，經濟政治的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團控制之下也成爲書生的「空想」，經濟危機一天比一天加深，一般人民一天比一天貧苦，我們已失去了領導亞洲民族主義運動的資格，我們已經不是美蘇兩強的橋樑。在這種情形下，豈但中國本身沒有出路，中國並且加深了世界的主要矛盾，可能會引起許多不良的後果。如果這種趨向繼續下去，我們眞不敢想像會產生甚麼後果！

三月九日於倫敦

# 論中國的「官僚制度」

張銳

「官僚制度」Bureaucracy 這個名詞的涵義，通常有好壞兩種解釋：好的方面是循規蹈矩，一絲不苟的精神及有條有理，敬事而信的作風；壞的方面是六親不認的面孔，形式手續的偏重，公事公辦的別扭。這個制度，歷史說來攸長，中國歷代的皇帝，埃及古時的君王都曾倚賴他們文武百僚的輔弼，根據一定的法典，來統治其屬下的臣民。歐西中世紀的封建却是反「官僚制度」的。封建勢力，地醜德齊，各自爲政，兵不相屬法不相通。十五世紀以後，在位君王的主要政略便在重建「官僚制度」來削滅據稱雄的局面，此項工作，直至近代國家形成之後，始竟全功。陶葵威爾關於法王對此的努力曾加敘述。十九世紀的法國行政系統便是納官僚制度於法治正軌的典型。贊揚「官僚制度」者飢堪普魯士爲例，以其官方嚴肅，行政有能。而普魯士制度，實源於法。佛烈大帝 Frederick II 不特鈔襲了許多法國的官制官規，且用過若干的法國員吏。普魯士海關和稅局聘用了幾百個法籍員司，郵政總局長亦曾一度由法人充任。英美是崇信選舉制度的國家，其文官制度之「官僚」程度不如大陸各國之深。但晚近遭受社會主義的激盪，政府的權能日增，事業範圍擴大，官吏對於民間的滲透性自亦隨而加强。至於蘇聯是全能主義的國家，其「官僚制度」尤爲澈底。有些人認爲全能政制是東方式的專制，例如耶魯大學的 Miggs 在其「全能政府」一書中即作此言。我們固然不能苟同。（黑格爾對於「東方式專制」所下的定義是：「治人者自由，治於人者爲奴。」）但亦無法否認全能主義國家的「官僚」對於人民統制嚴密的程度，有如水銀洩地，無孔不入。所以，無論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下，自由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全能主義也好；「官僚制度」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統治工具。有許多對於官的厭惡，其弊不一定在官的本身而在其寄生之制度。不過有一點必須認清楚：「官僚制度」應當具備一個頑撲不破的條件，即必須與法治相輔而行。離開法治的「官僚制度」，所賸餘的便僅有黑格爾所釋的「東方式的專制」。

中國的「官」和「民」一向是兩個階層。「輒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最足以代表中國官的地位及一般人對於官的情緒。近年國內施政情況，毋論是基於對民生主義的信仰，抑或是受了計劃經濟及全能主義的浸潤，政府的職權確較以前擴張。因之民衆對於「官僚制度」的威力，其感覺自亦較前此爲敏銳。可惜行政效能的提高與夫法治精神的發揚却未能亦步亦趨，與政府職掌的增加發生正的比例。於是官的權力愈大，民的反感愈强，甚至好的措施亦難得到熱誠的擁護。「官僚制度」不能與法治精神等量發展，無異於官爲刀俎，民爲魚肉。徒見官僚制度之擴張，而處處所表現的僅是低能的行政，適足以象徵政權之式微。這兩點都是與政府應當多管事的趨勢相衝突的。

痛心時事者放論中國的官輒以「天下烏鴉一般黑」一語加以概括，這決不是公平之論。猶憶羅斯福首次登台，全美經濟，周轉失靈，胡佛政權，焦頭爛額，不待投票，成敗已見。其時有一笑話。美人有由西岸去東部遊歷者，不需旅費，看見由西往東的汽車，祇要告訴開車的人：「你不帶我，我便投胡佛的票，」就可免費搭乘，屢試不爽。足見民衆對胡佛厭棄之深。後來大家也都明白，胡佛才固平庸，而其黑並不如鴉。現在，行政的低能是很明顯的事實，對於現狀的不滿似乎也是普遍的情緒。但如因行政的低能而認定官均失德，其不正確與有些人認爲不同情政府的措施者均爲共產黨，並無二致。平情而論，目前政府官吏中才德雙全，有爲有守者仍居多數，而失德廢職者實佔少數。然則何以久歷部曹的賢吏鮮有成績，好人做了官亦就毫無表現呢？這裏面的因素自然相當複雜。不合理的行政機構，閉門造車的牛毛法令，不安定的社會，大開閘的人心，……等等都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但除了中國行政上特有的癥結以外，官吏本身是否也有應當改善的毛病呢？好像是有的。荀子解蔽篇有云：「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比較普遍的「蔽」則有下述幾點：

第一是「忙」。國內的官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卽在野之時，有其專長，有其不長；而居朝之後，便立刻變爲無所不能，無所不長。不特是用人者如此想，被用者如此想，一般觀衆亦往往作如是想。因此，中國的官大致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兼差兼職的忙官，一類是投閑置散的閑官。閑官無權，卽有能力，亦苦無法表現。忙官應當是既有權又有力的人，惟其太忙，所以也就無法辦事；或能辦事，亦怕未能辦到好處。有才幹，有權力而不能有成績，聽起來好像很滑稽，而擺在眼前的事實却難否認。如替有才有權的官做一個起居注，便可以看出除去睡眠以外，其餘的時間是如何分配的。若干時間「赴勞集會」，若干時間會客拜客，若干時間經常迎送，若干時間勾心鬥角，若干時間應酬徵逐，若干時間批閱公文，若干時間考慮或推行他所負的任務。最後兩點應當是主要工作，恐怕也就是佔據時間最少的兩點。無怪多少素孚衆望之士，一登官途，亦便心身交困，默默無聞。

第二是「驕」。前面所說的忙，一部分是人爲的，大部分是自取的。自取的忙基於自信過重，亦卽驕之一念。可惜普通的人都沒有孫悟空的汗毛。做官的人也許應當有「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的勇氣，但決不可有永遠自以爲是的成見。永遠自以爲是便永遠覺得無所不知；因爲無所不知，所以有時便無所知。「夫政不簡不易，人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政治最終的目的是民衆的利便。且看看有多少位官吏肯捨己之見，從人之見？有多少官吏批閱擬辦公事時想到這件公文發出去可能對於民衆或其他機關發生不良的影響？有多少官吏施政時經常想到平易近民的原則？祇要看到許多法規政令的繁瑣可厭，矛盾牴觸，空疏脫漏，生吞活剝的情形，便可以充分體驗到好官自爲的因果。這樣的全能主義，如何得了！

第三是「推拖」。中國的官吏有一特徵：怕人說他沒有權威，同時又最怕負責任。彼此推諉是官場的積弊，在公文書上隨時看得見。可以辦，叫「尚屬可行」；不能辦，叫「暫從緩議」；很對，叫「尚無不合」；不對，叫「似有未便」。紹興師爺套白狼的老套到現在還是習用的手法。「推拖」的技巧我們實在淺薄任何國家的「官僚制度」之上。「官僚制度」的守則是公事公辦，但工商管理却側重通權達變。在任何國家的「官僚制度」之下，比起工商機構，手續遲緩是通例，而案無留牘則爲例外。但是國內政府機關公文的遲鈍，尤爲世界之冠。這裏面當然有機關重疊，權限不清，因而增加公文旅行途程的因素在內。尤重要者，則爲中國官廳一推二拖的傳統惡習。此種惡習，初僅見於胥吏，今且蔓延於機關之首長。遇事惟恐出頭有權却怕在後的情形相當普遍。清末鄭應觀於其「盛世危言」中所謂「今之巧官，莫妙於陽避處分，而陰濟奸貪。但能博上憲之歡心，得同官之要譽，則天變不足畏，民怨不足憂。於是上司荐之曰幹員，同僚推之曰能吏。」似乎並不是明日的黃花。

第四是「騙」。幾十年來，中國的行政，如其有長足的進步，那便是宣傳的進步。新官到任，例有宣言計劃，施政方針。究其實際，十九均爲空頭支票。不能說是存心欺騙，但對於自己施政的力量沒有準確的估計而信口開河，或閉門造車而不顧其出門是否合轍，至少也得算無心的欺騙。僚屬以此欺上司，上司以此騙民衆；政令與現實永遠不會碰頭。又如不久以前，觀察通信所載，某地官長到任的第二天卽謂三個月內準可完成某項工程，直至一年又三個月他卸任之時，不特某項工程沒見影子，連計劃藍圖也沒有完成，甚而至於測量儀器也都沒有。好在目前官的信用澎漲已達飽和，空口說白話的宣傳技術已到改絃更張之時了。

前述四點固然多半是「官（決策者）」的毛病而非「官僚」（執行者）的毛病；但在中國現行的「官僚制度」之下，因爲政令的朝令夕更，法規的天天製造，政策的變動頻仍，中央地方情勢的隔膜，老於部曹者之成見過深，地方佐治人員之素質欠良，種種原因，「官」與「官僚」間之關聯，其重要性較之任何國家爲大。所以，在中國，「官」的缺陷反映在整個的「官僚制度」上，其影響實至深且鉅。

如與工商業比較，政府根本就是一種專利事業，不受自由市場競賽的限制。沒有逐年的盈虧，他的資產負債僅載於民衆的情緒。他的產品沒有劃一的價格，同時也許無法估計。他的成本是捐稅，公債，鈔票印刷機，和民衆的信賴。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政府機構雖已失去設置的原意，或尚有的功能，而仍能繼續存在。但其成本究竟不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官僚制度」是此項專利事業所必需的營運工具。無爲的政府，其工作僅在維持社會的安寧，有爲的政府，其職掌兼及全民的福利。「官僚制度」與民衆瞞騙，休戚相關；其重要隨着政府權力之擴張而加大。嚴守法治精神，樹立有能行政，是任何「官僚制度」努力的方向，中國自然不是例外。缺乏法治精神，則「官僚制度」勢必流於苛暴專橫；官有所蔽則廉能政治無法建樹。二者均足以使政府失其民。對於政府，恐怕再沒有一個問題，比失民更重要的了。

#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下）

梁漱溟

當一九四四年美國華萊士副總統來中國遊成都時，發表有「中國民主的前途」一文，譯載於六月廿六日成都各報。文中指稱中國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鼓勵者，而且亦是間接底創造者。最初領導革命並建立立憲政府底美國人，其思想與行動的基礎爲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奠定；而西方政治思想家却是受到中國有力地啓發。惜普通人不留心這段西洋史，當時對於他的話不免感覺到茫然。這是指歐洲十七八世紀的事情而說；那時歐洲人正是傾倒於中國文化底。讀者取朱謙之著「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一書，檢看「啓蒙運動與中國文化」、「中國哲學與法國革命」，「中國哲學與德國革命」各章可得其略。

現在我們且試看彼時歐洲人眼中所見中國文化之特點是什麼。彼時歐洲人所醉心於中國者，固不止一方面；而中國的社會政治，發生之刺激作用最大。在此社會與政治方面最引他們注意者，約爲下列幾點：

一、政治之根本法則與倫理道德相結合，二者一致而不分，而倫理學與政治學終之爲同一底學問。——這是世界所知之唯一國家。

二、此政治與倫理的共同基礎，在於中國人稱之「天理天則」；理性於是對於君主的權力，發現了不可思議底效果。

三、他們看中國所謂天理天則；恰便是他們（法國思想家們）所說底「自然法」；因而相信中國之文物制度亦與自然同其攸久而不變。

融國家於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於禮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統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氣氛特重，確爲中國的事實。「倫理學與政治學終之爲同一底學問」，於儒家觀念亦一語道着。孟德斯鳩著「法意」，論及中國文物制度而使譯者嚴先生不能不「低首下心服其偉識」者在此。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所爲提出「德治主義」「禮治主義」等名詞者在此。其文甚繁，不去徵引。我們再只要舉徵一件事。——

法學家談世界法系，或列舉十六系，或少至三系四系，而通常則曰世界五大法系。不論是多是少，總之中國法系却必佔一位置。這不止爲中國法系勢力所被之廣大，更爲中國法系嶄然獨立自具特采。其特殊之點，據說是：

一、建國之基礎以道德禮教倫常，而不以法律；故法律僅立於補助地位。……

二、立法之根據以道德禮教倫常，而不以權利。各國法律在保障人權，民法則以物權債權爲先，而親族繼承次之。此法律建築於權利之上也；我國則反是（以義務不以權利）。……

三、法律既立於輔助道德禮教倫常之地位，故其法常簡，常歷久不變（從漢代以迄清末不變）。……（註九）

說至此，我們儘可確實道德氣氛特重爲中國文化之一大特徵。——我們列它爲第十特徵。

然而我們若回想前列第六特徵——中國缺乏宗教——則將恍然第十第六兩點，實爲一事；不過一爲其正面，一爲其負面耳。即宗教缺乏爲負面，道德特重爲正面，又大可以歸併起來。不過在進行研究上，分別亦有分別的好處。

第九特徵第十特徵，其內容皆涉及政治，因而使我們聯想到中國人的國家。從前中國人是以天下觀念代替國家觀念底。他念念只祝望「天下太平」，從來不曾想什麼「國家富强」。這與歐洲人全然兩副頭腦，雖不無古人偉大理想作用於其間，但它却是反映着二千年事實來底。此事實之造成，或由於地理上容易形成大一統之局，又歷史上除短時期外缺乏國際間底競爭，以及其他等等，此時尚難深究其故。總之，事實上中國非一般國家類型中之一國家，而是超國家類型底。自來歐洲日本學者，頗有人見到此點，而在國內亦曾有人指出過。

德國奧本海末爾（Franz Oppenheimer）的名著「國家論」，是從社會學來講國家之發生和發展以及其將來底。他認爲其將來趨勢，要成爲一種「自由市民團體」；那時，將無國家而只有社會。但中國從他看來，却早近於他所謂「自由市民團體」了（註十）。

友人陳嘉異先生在民十九年寫給我的信，曾有下面一段話：

羅素（B. Russell）初至中國在上海演說時，即有冷雋之論曰，「中國實爲一文化體而非國家」。不佞驟聆此驚人之句，即默而識之，以爲羅素眼光何深銳至此！其後，汎觀歐西學者論吾國文化之書，始知此語已有先羅素而道之者。（見村治月刊一卷一期）

其後，大約在民廿三年美國社會學派克（Robert E. park）在燕京大學講學一年，臨末出一集刊，亦見有類似底話。大意亦言中國不是一國家，而實爲一大文化社會，如同歐西之爲一大文化社會者然。

日本宿學長谷川如是閑，則說過一句妙語：

近代底英國人，以國家爲「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中國人自二千年之古昔，却早把國家當作「不必要之惡」了。（「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第一五二頁新生命書局版）

清華大學史學教授雷海宗先生，於其著作中則說：

二千年底中國，只能說是一箇龐大底社會，一箇具有鬆散政治形態底大文化區，與戰國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國，絕然不同。

他以爲大家族制誠是國中社會一牢固底安定力，使得它經過無數大小變亂仍不解體；然而却是與國家根本不並立底。中國自春秋以後，宗法衰落，乃見國家雛形；戰國七雄始爲眞統一完備底國家；到漢代家族復盛，又不成一箇國家了（註十一）。

近則又有羅夢冊先生著「中國論」一書，強調中國爲「天下國」。他說中國一面有其天下性，一面又有其國家性，所以是「天下國」。一民族自治其族者，爲族國（民族國家）；一民族統治他族者，爲帝國；一民族領袖他族以求共治者，爲天下國。天下國超族國而反帝國，是國家之進步底形式，亦許是最進步底形式（他似以蘇聯屬於此式）。凡以爲中國「還不是一箇國家」者，大錯誤；它乃是走得太遠了，超過去了（註十二）。

關於此問題，我們後面要討論，這裏不再多敘。以上各家說法自必各有其所見，而其認定中國爲一特殊之事，不屬普通國家類型，却相同。我們即此列爲中國文化第十一特徵。

上面提到底雷海宗先生，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出版。他根據歷史，指出中國自東漢以降爲無兵底文化。其所謂無兵底，是說只有流氓當兵，兵匪不分，軍民互相仇視，或因無兵可用而利用異族出兵，那種變態局面。有兵底正常局面，大致分兩種：一種是兵與民分，兵爲社會上級專業，此即古之封建社會；一種是兵民合一，全國皆兵，近代國家類多如此。中國歷史上這兩種局面都曾有過，但後世却沒有了；中國之積弱在此。雖然頗有人否認其說，但我們感覺亦值得注意研究。我們列它爲第十二特徵。

往年歷史學教授錢穆先生曾有一論文，稱中國文化爲「孝的文化」（註十三）。近則哲學教授謝幼偉先生，又有「孝與中國文化」一書出版。他強調說：

中國文化在某一意義上，可謂爲「孝的文化」。孝在中國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談中國文化而忽視孝，即非於中國文化眞有所知。（謝著：「孝與中國文化」，青年軍出版社出版）

他於是從道德、宗教、政治各方面，分別加以論證，以成其說；此不徵引。此書與前面雷氏一書，皆是些散篇論文之彙印本；可惜非系統地著作，殊不足以發揮這兩大論題。然其問題之提出，總是有意思底。我們列它爲中國文化第十三特徵。

又有蔣星煜先生著「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出版。他指出「隱士」這一名詞和它所代表底一類人物，是中國社會的特產；而中國隱士的風格和意境，亦決非歐美人所能了解。雖在人數上佔極少數；然而中國的隱士與中國的文化却有相當關係。這些話不無是處，惜原書皆未能認眞予以論證發揮。我們今取它爲第十四特徵，而研究之。

如上之例，再去尋取一些特徵，還可以有；但我們姑止於此了。

## 九　參考佐證底資料

在我們研究進程中，我們將以民族品性的優點及劣點，爲參考佐證底資料。優點劣點有時不可分；我們亦非注意其優劣。不過通常被人指說時

，總爲其特優或殊劣而後引起來說它；正確地說就是特殊之點。民族品性上這些特殊之點，大多是由民族文化陶鑄而成。所以最好用它來爲論究文化之佐助，由因果印證而事理益彰。現在國內留心研究民族品性底，有兩位先生：一位是從優生學上來用心底潘光旦先生，著有「民特性與民族衛生」、「人文史觀」等書。一位是從教育上來用心底莊澤宣先生，著有「民族性與教育」一巨冊。兩位都曾把外國人對中國人之種種看法（從體質到心理），加以蒐集。供給我們不少資料。尤以莊著蒐討極勤，除羅列西洋人日本人中國人許多人士種種著作議論外，並就戲劇、小說、神話、謎語、諺語、格言、聯語、歌謠等分析取徵。有此一書，不啻得到許多書。又當日寇侵佔華北欲繼續征服中國時，曾作「支那人心理之研究」，印行些小冊，供給其來華士兵及僑民之用。其中敘述亦係根據其多年經驗體會之所得；於敵人深心之中，我們大足以自鏡。此外坊間見有內山完造、原惣兵衛、渡邊秀方等各家著作之譯本（註十四），雖其意見已爲莊著及敵寇小冊所摘取，然原書仍值一閱。

今綜合各方之所見，得其比較公認底特點約如下。——

（一）自私自利　此指身家公重，不講公德，一盤散沙，不能合作，缺乏組織能力，對國家及公共團體缺乏責任感，徇私廢公及貪私等。

（二）勤儉　此指習性勤儉，刻苦耐勞，孜孜不倦，好節省以至於吝嗇，極有實利主義實用主義之精神等。

（三）愛講禮貌　此一面指繁文縟節，虛情客套，重形式，愛面子以至於欺僞；一面亦指寧犧牲實利而要面子，爲爭一口氣而傾家蕩產等。

（四）和平文弱　此指溫順和平，恥於用暴，重文輕武，文雅而不兇纖弱，特喜調和妥協，中庸及均衡，不爲已甚，適可而止等。

（五）知足自得　此指知足安命，有自得之趣，貧而樂，貧而無怨，安分守己，盡人事聽天命，恬淡而愛好自然風景，不矜尚權力，少以人力勝天之想等。

（六）守舊　此指好古薄今，因襲苟安，極少進取冒險精神，安土重遷，一動不如一靜等。

（七）馬虎　此指馬虎懂侗，不求精確，不重視時間，不講數字，數衍因循不澈底，不大分彼此，沒有一定規律等。

（八）堅忍及殘忍　殘忍指對人或對物缺乏同情；此最爲西人所指斥譏貶者。堅忍則謂自己能忍耐至甚高之程度。克己、自勉、忍辱、吃虧等皆屬於此。對外對內兩面實亦相連之事。

（九）韌性及彈性　韌性止於牢韌，彈性則並有彈力。此不獨於其個人生命見之，全民族全歷史恰亦證明如此。此不獨其心理精神方面爲然，於體質及生理現象亦證明如此。因有「溫燉湯」「牛皮糖」等稱喻。

（十）四熟老到　此蓋爲中國民族品性之總底特徵，故列以爲殿。其涵義有：悠悠然不慌不忙，穩健，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近情近理，不偏不欹，不講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適應性及潛力。

上來十點，約得其要。這既是中國文化所結之果，在我們論究中國文化要義時，應當把它來原都能挽通，要於其本未因果之間沒有不洽不貫之處才行。

再則，我們的研究大體以社會人生爲主，於外照顧未能周遍。例如中國語言文字之特殊，世界所重視，其爲中國文化一大成分自無疑義。但著者自愧外行，却不敢加以論列。此外如文學，如邏輯，如哲學，如音樂，如繪畫，雕刻，陶瓷，宮室建築，園林布置，如醫藥，如體育拳術，如農業工業，以至種種方面，中國亦莫不自有其特殊之點。所有這些不同方面之許多不一類底特點，必與此所論究之社會人生的特點，皆有其骨子裏相通之處。論起來，這些都是我們參考佐證底資料。假若都拿來互資印證，互相發明，必更可大有所悟，必於中國文化要義更見之的眞。惜乎難得這樣博學而無所不通底通人，大約是要集衆策衆力，作集體研究來完成了。

## 十　結語

總而言之，我相信全部中國文化是一箇整底（至少其各部門各方面互相聯貫）。它爲中國人所享用，亦出於中國人之所創造，復轉而陶鑄了中國人。它有許多許多特徵，被世人指目而數說。這些特徵究問所從來，一一皆是難題。然而我企圖解答。——這些難題，所有難題我都想要解答。不但此，我並想永得其根源，以一箇根本理由解答之。這本書即一初步之嘗試。

（註九）見楊鴻烈著：中國法律思想史第一章導言中，商務版。

（註十）參看陶希聖譯奧本海末爾著：國家論第九二頁及二〇八頁，新生命書局出版。

（註十一）見雷海宗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之中國的家族一篇，商務出版。

（註十二）見羅夢冊著：中國論，商務版。

（註十三）三十年十一月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

（註十四）內山完造著：一箇日本人的中國觀，尤炳圻有譯本。渡邊秀方著：中國國民性論，高明譯本，北新書局出版。原惣兵衛著：中國民族性之解剖，吳藻溪有譯本。

# 法國走上重建的路

（巴黎通信）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在「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一文（見本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中，記者曾將解放後和第四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還沒有產生前的法國政局作一詳細的分析。現在時間相隔不過三個月，法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逐漸走上重建的軌道。

法國近三個月的進步，不能不歸功於社會黨政治家的卓越的政治能力，共產黨方面的溫和態度，和天主教共和黨的容忍精神。在最近的大選中，社會黨本來是一個受創最深和失去議席最多的政黨。不少的人，以爲社會黨在法國政治中會逐漸衰退。但結果社會黨不只沒有因此而後退，而且反一躍而成爲左右法國政治的中間力量。這一方面固然是環境所迫成，因爲整個西歐今日事實上是需要走溫和社會主義的路，同時法國除了社會黨執政外無法得到政治力量的均衡，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歸功於社會黨政治家——特別是勃魯姆——的政治運用。

在勃魯姆組織社會黨一黨過渡內閣時，他聲明總統正式產生後必不再接受組閣的責任。因此他的時間只有幾個星期。這幾個星期的時間雖短，但這幾個星期的政績將決定社會黨今後若干時期在法國的地位。勃魯姆是法國社會黨的最重要的建築師，他不只在過去數十年中替社會黨建立良好的基礎，他並且在社會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關頭，使社會黨從最困難的地位中復興，他組織內閣以後，對內立即（一）用全力去應付通貨膨脹，除緊縮財政支出和收縮信用外，於一月二日公布命令規定全國物價一律下降百分之五（鋼價則減百分之十六·六），並（二）採用孟納特（Monnet）所擬的四年計劃，作經濟重建的綱領。對外方面，他一方面對法國佔領區採取片面行動，表示法國對德國處理辦法是有決定的權利；一方面派殖民地部長親訪越南，對殖民地採取積極政策。他在最後的幾天，還替法國外交建立一個重要的基礎。他於一月十三日親至倫敦，與英首相艾德禮親自談判，表明法國防止德國再度威脅歐陸和平的決心和法國獲取德國煤炭的願望。結果在一月十五日，英法聯合聲明將開始談判在聯合國憲章下成立英法同盟以防止德國的侵略。在短短的幾星期中，勃魯姆的成就如此重要，所以到了一月十六日勃魯姆由英返法時，他已成爲法國最得人望的政治家了。

勃魯姆回到巴黎的時候，正是第四共和國上下兩院聯合選舉第四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時候。只要總統能順利產生，則第四共和國便可說是全部正式成立了。在選舉的前夕，原有兩個有希望的候選人，即社會黨的歐禮和（原任下院議長）和急進黨領袖赫里歐。總統是要有上下院過半數投贊成票才能當選的。在未選舉以前，大家鑒於過渡期內閣總理產生的困難，對總統的產生，曾表示若干疑慮。但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第四共和第一任總統的產生，在很順利的情形下產生了。選舉以前，經過了若干協商，赫里歐退出競選（社會黨保證支持赫里歐爲下院議長），而在第一次投選中，歐禮和便超過半數當選。當選以後，歐禮和即不再是下院議長了，於是由下院副議長（共產黨）宣布結果。歐禮和總統即於全體議員起立歡呼和馬賽歌高唱的聲音中，退出議場，在勃魯姆伴同下走上法國總統的汽車，向總統巴黎宮殿駛去。沿途新總統受到市民歡呼與擁護的程度，使人感覺法國的人民是十分愛護他們的總統。總統在法國，本來是一個不負實際責任的元首。他雖然可以對議會致詞，他雖然可以推荐內閣總理，但他是不直接處置政務的。他只是法國的代表，第四共和國的一個象徵。法國人對他的擁護，事實上就是對第四共和國的擁護。歐禮和的成功，也可以說是第四共和國的成功。因爲從此反對第四共和國憲法的人（如戴高樂將軍）便不易再在政治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歐禮和總統是法國流亡政府代表社會黨的人，他始終在戴高樂的政府佔有重要地位。但他是主張政黨政治的人，他對第四共和國是一個熱心的愛護者。）歐禮和當選總統後，他所留下的下院議長，由急進黨領袖赫里歐於一月二十一日以四二九票對一二

九屆當選。赫里歐原任第三共和國末屆下院議長，現在他又重新回到這個職位。這也表示第四共和國究竟還是第三共和國的連續。目前第四共和國的三個主要職位的黨派分配如下：總統是社會黨人，下院議長屬急進黨，上院議長（Champetier de Ribes）屬天主教共和黨。

新總統到達任所的大門，勃魯姆立即提出辭呈。總統因此立即要進行組織新閣。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第一任內閣的組成，和第一任總統的選舉一樣，是意外的順利與迅速。一月十七日歐禮和總統授命賴馬迪（Paul Ramadier）設法組閣。賴馬迪和勃魯姆一樣，是社會黨的傑出人才。勃魯姆所以辭職，一方面是維持他所作的新總統產生後不再組閣的諾言，一方面是因他自己不適宜於做聯合內閣首揆的人選，再一方面也因爲他的年齡太高。因此他於賴馬迪總統一經選出後，立即一再提出辭呈。賴馬迪的年事較青，是勃魯姆一手栽培的人物。他在社會黨有很長的歷史，其性情比較溫和而堅定，是社會黨中幾個深得人望的政治家之一。今後法國社會黨的領袖地位，大約將由勃魯姆轉至賴馬迪的手中。勃魯姆看見他的繼任人選的興起，必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賴馬迪於兩日多的磋商後，於二十日向總統報告，他可以取得多數議席的支持。二十一日總統向下院推荐，下院以五百四十九票對零通過賴氏出任第四共和國第一任正式內閣總理。二十二日新閣組成，在賴馬迪之下，共產黨（Thorez）和天主教共和黨（Pierre Pflimlin）分佔副總理的地位，急進黨（Delbos），社會黨（Gouin）及獨立保守黨（Reynaud）分佔不管部部長。各部部長分配如下：社會黨担任內政部、殖民地部、經濟部、交通工程部、農業部、等七部部長，共產黨担任國防部（Francois Billoux）、勞工部（Ambroise Croizat）、衛生人口部、和建設部（Charles Tillon）等四部部長，天主教共和黨即人民共和黨担任外交部（Georges Bidault）、財政部（Robert Schuman）、軍政（陸軍）部、和商業糧食部等四部部長，急進黨担任司法部（Andre Marie）、空軍部、等部部長，獨立右派担任海軍部長。在內閣二十六席中，共產黨和社會黨（馬克斯主義者）共佔十四席，天主教共和黨急進黨和保守派共佔十二席。在三主要部中，外交和財政兩部由天主教共和黨皮杜爾和蘇文分任，國防部由共產黨担任。但國防部長的權力已縮小至陸海空三部的連絡者，而三部部長則由三個較右的黨派担任。因此大體說來，共產黨是稍微退步的。這個新閣大家相信可能會有相當長的壽命。如果沒有特殊事件使這個新閣夭折的話，則賴馬迪內閣卻替第四共和國建立一個不很民主的傳統——即比較居中的黨派（社會黨），雖然在大選中慘敗，但仍是組閣的最適合政黨。這種辦法在第三共和國中是很平常的（當時居中的黨是急進黨）。從這點說，第四共和國也是第三共和國的連續。

賴馬迪內閣的主要政策，與勃魯姆政策相似。根據他就任閣揆時的表示，他在對內方面，（一）接受孟納特生產計劃來增加生產，（二）希望在財政上能够求得預算平衡，（三）在物價方面能努力平抑物價，安定法郎，而（四）在國有及經濟改革採取緩進和溫和的政策。在對外方面，他將繼續敵高業、皮杜爾、勃魯姆等政府的政策。他反對組織集團，他主張集體安全，他顯然希望在蘇聯與美英之間佔有『橋樑』的地位。他並且要求對德國索取煤炭與賠款，希望與英國聯合阻止德國的興起。他就任不久，即努力使法國議會一致通過迅速完成英法同盟的議案。他對越南問題，仍是採取帝國主義的政策，這無論從任何一個觀點來說，都是法國的一大污點。在第四共和國中，與第三共和國一樣，法國對殖民地的高壓手段，對法蘭西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是多麼可恥的一種對照。

如果沒有『意外』發生，則賴馬迪內閣應該不是短命內閣。據記者的觀察，如有『意外』發生，則最大的可能是發生於經濟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勃魯姆組織統一陣線的內閣，就是因爲法郎無法維持而不能不下台的。目前法國的法郎，也在風雨飄搖之中，誰能說賴馬迪內閣不會因法郎的動搖而解體？這個問題（貨幣安定問題）和經濟重建問題是法國政治眞正關鍵的所在。

先說通貨安定問題。法國戰前通貨對外比值是每一英鎊合一七六法郎又五分之一，一美元合四三法郎又五分之四。在戰爭期間，曾數度採取各種措施。自一九四三年起，定爲每美元合五十法郎。解放以後，因爲財政收支不平衡，通貨繼續增發，結果不能不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再度貶值，改定爲每美元合一二〇法郎或一英鎊合四八〇法郎。到了勃魯姆組閣時，這個新率已經維持了不少的時間（差不多一年），但已有不易維持的象徵。因此勃魯姆組閣成功以後，立即對法郎問題加以優先的注意。正如上文所曾指出，對於通貨安定問題，勃魯姆採取平抑物價——壓低百

分之五——的政策。這種用命令去平價的辦法，本來只有心理的作用。如要成功，必須得各方的合作。從勃魯姆平抑物價政策公布初期的反應說，這個政策是相當成功的。許多生產者和商人都有服從命令的表示，而全國總工會（Confederation General du Travail或簡稱C. G. T.）亦表示贊同。賴馬迪於二月底公布再度壓低物價百分之五，亦得到商人及工會的贊同。但這個辦法是否成功，在短期內一方面是要看有商品的人是否願意依照規定價格出售，一方面是要看工人是否能暫時不要求提高工資，而另一方面也要看消費者是否拒絕超價的購買。記者在法國所見，法國人守法的精神不如英國或德國，因此這種政策事實上已經遇見相當多的困難。而最近報業罷工（一個多月沒有報紙）更是對平價政策的一個打擊。

無論是從勃魯姆平價政策說，或賴馬迪所決定再度壓低物價百分之五的政策說，其長期間成功的關鍵，是在通貨與財政。新閣的財政部長蘇文（Robert Schuman）原是制憲時期的財政部長，他對法國財政原有很深切的認識。他在第四共和國第一屆議會初開幕時所提出的六百頁的財政報告，至今仍是當前法國財政最好的分析。蘇文將怎樣克服他所深切了解的財政困難，實係今日法國政治上最關重要的一個問題。他將怎樣去解決財政上的赤字？戰後佔有全部歲出百分四十六（在一九二〇年償佔百分之三十八強）的軍費支出如何節減？政府的幾及一千億法郎的津貼如何減少？租稅怎樣增加？整個財政與通貨的惡性循環怎樣打開？這些財政情況在勃魯姆內閣中雖在努力改善，但實際的情況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如果蘇文不能在這方面有重要的成就，則平價政策早晚總會失敗，而法郎早晚必會再度貶值的。

與通貨問題同樣重要的是經濟建設或經濟重建問題。目前法國的生產正在逐漸改善中。同時孟納特計劃也在實施中。如果通貨問題能够安定，如果政府與共產黨的關係良好，則經濟重建可能順利推進，法國生活水準可能逐漸恢復。但如萬一共產黨不滿現狀，經由它控制下的全國總工會發動大規模的罷工，則經濟重建的工作必受到嚴重的打擊。即使共產黨全力支持經濟重建政策，如果物價不斷上漲，則共產黨也無法阻止罷工。最近報業因要求特遇問題全國報紙停版一個多月，就是工潮不易阻止的一個信號。

除了以根本的經濟問題外，法國聯合內閣還有一個可能發生的危機，就是殖民地政策——對安南的政策。直至最近爲止，法國對安南始終採取高壓手段，動員美國租借物資和新式武器向獨立政府進攻。但法國的殖民地部長是社會黨黨員，一個社會黨的殖民地部長竟採取這種政策，實在是一件矛盾的事。最近社會黨決定更換安南總督，改採較溫和的政策。在這改換政策的時候，法國各黨的意見却有很大的衝突。右派各黨是堅持武力解決安南反抗力量的。共產黨則最近主張更進一步與安南政府妥協。（目前安南政府已全部爲共產黨所控制。）最近在法國下院辯論時，兩方面堅持不下，許多議員的話被擾亂得無法說完，共產黨三度退出議場，赫里歐議長兩度不得不宣告休會。這顯示殖民地問題也是一個可能使內閣發生危機的問題。

如果經濟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則賴馬迪內閣可能會維持相當長久，可能成爲法國重建的一個重要的主持者。但這一點能否做到，還要看各黨各派能否有合作的誠意和能否維持賴馬迪內閣初成立時的大家所具有的容忍精神。如果缺乏這種精神，則不但賴馬迪內閣無法長久維持，而且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前途也無法樂觀的。（三月十六日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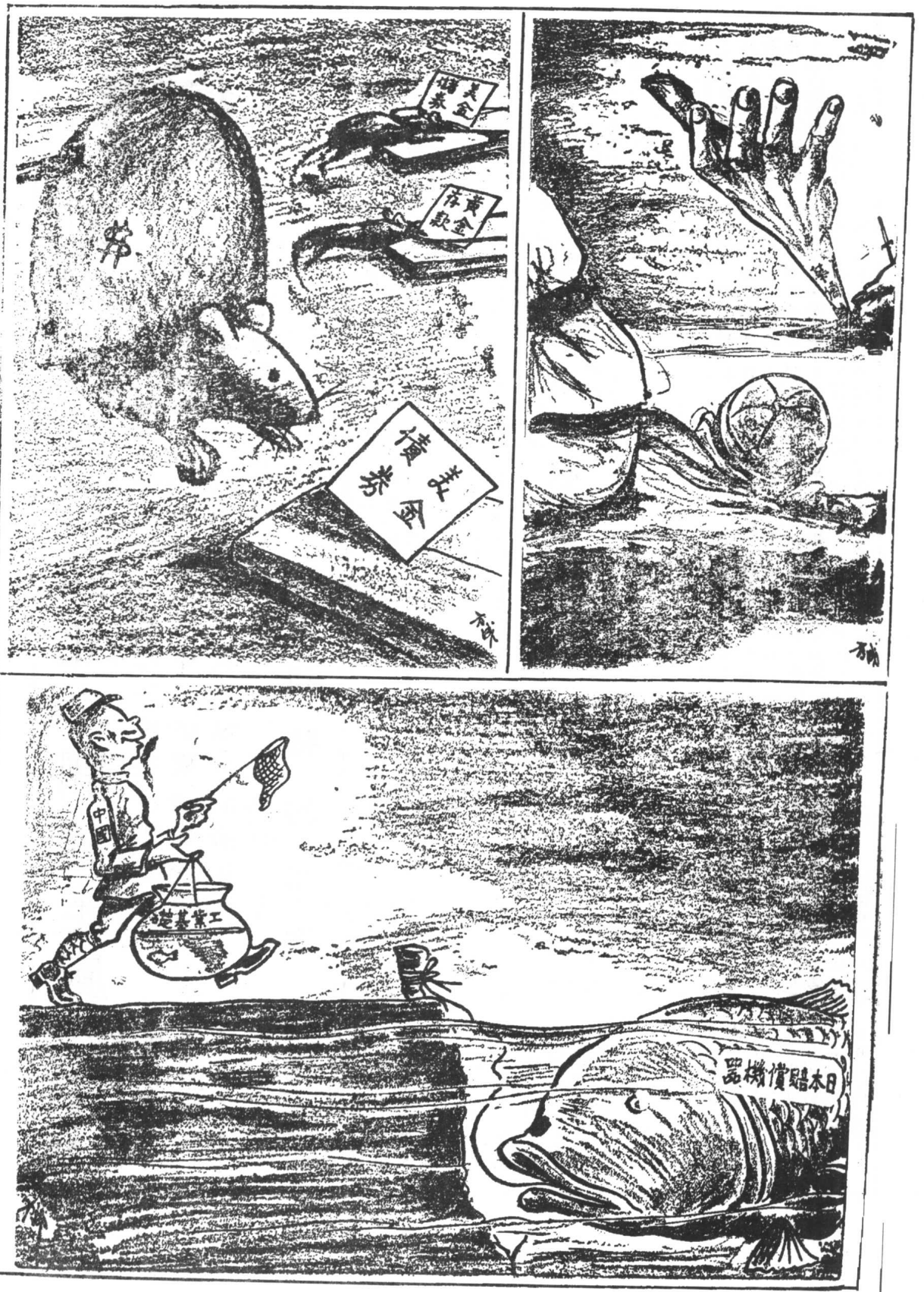
## 錢端升先生來函

編者先生：

本刊二卷五期北平通訊有關我的記載，當係根據我應學生訪問時的談話。今所記者與我原所言者，辭意均有出入，應向讀者聲明。

對於我自己寫作的文字或經我校閱過的講演談話記錄，我絕對負責。但年來報紙刊物所記我的講演談話，我不能盡知；如有不準確處，自亦無從一一更正，因例不請求更正。此次對於本刊所記，因爲我是本刊撰稿人之一，義應負責，因破例作如上的聲明。

錢端升　三六·四·一


黃金債券
黃金債券
黃金債券
中國
工業基礎
日本賠償機器

觀察通訊版

# 熱河：東北與西北之間的走廊

## 四十年來熱河在封建的統治下沒有一點進步　熱西十四年來人民沒見過布·熱東遍植鴉片　雜牌軍隊祇知魚肉人民·共黨乘此收繳槍械　地下資源豐富何用？外蒙天天在那兒招手！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承德通信）慘勝以來，第一個明令遷移省會的，恐怕就是熱河了。據劉多荃主席說，這是由於陳誠參謀總長就國防全局上着眼，認識了熱河地位的重要，才把省會由承德遷到赤峯。

熱河是國防地理軍事的走廊，是冀察的屏障，一邊是東北，一邊是新疆，那中間的走廊面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即使是在內戰的時候，也不無力量單薄之感，四十年來，經歷了熊希齡、姜桂題、汲金純、王鍾慶、湯玉麟、張海鵬的封建統治中心，是國防線，是邊疆大計，所有的只是剝削的增加。省會也一直承襲清朝留下的承德，不作進一步的打算。

### 承德與赤峯

承德是清室的陪都，夏天皇帝在那裏避暑，冬天在圍場打獵，以大喇嘛制度來籠絡蒙古王公貴族。這裏既偏西南，又不是資源的中心，在一個山溝中，還五萬人口要養活一個小生長的冬季，則只有像冬眠一樣，毫無可作的。至於赤峯，地位既適中，又是經濟中心，是國防線，是邊疆大計，所有的只是剝削的增加。省會也一直承襲清朝留下的承德，不作進一步的打算。

### 熱河的窮

一年以來，東蒙問題成爲大家注意的中心，據省府高清岳秘書長宣稱，六百八十萬人口中間，只有四十萬是蒙古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五。日本統治的十四年中，所用的是民族分裂政策，用大同學院，數育了不少傑出的蒙人，在蒙旗地帶建立了蒙旗政府來統治漢人。熱西十四年來，人民沒有見過布，熱東的好地獎勵種植鴉片，所以熱河雖然也是東北各省的小弟弟，但其身材之小，體格因而殘瘦。熱河省府爲了實施綏靖區制（即其身材之小，體格之差，使兵役上發生了很大的困難。蘇軍來到又去了，八路來到又去了，熱西只留下何子章及希木多爾濟三四千武裝的「東蒙自治政府」與共產黨李運昌部合流。

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杜聿明部改入朝陽，先收復了六個縣，到九月才由十三軍改入承德。熱省有二十個縣，十七個旗，到今天已恢復的是十七個縣九個旗，未收復是佔全省三分之一面積的林東林西及經棚三縣及其他八個旗。而興隆青龍是河北省的縣份，是老解放區，隨時威脅着承德鐵路線的中心，在爭取民衆的時候，也不需要再對王公進行籠絡。

### 軍政配合不能統一

熱河的當前問題，是軍政配合不能統一，換言之即東北與北平兩行轅的法令衝突問題。熱河在軍區上，軍隊系統上屬於東北保安司令部方面，而劉多荃主席却又兼任十二戰區的副長官，在行政上，則屬於北平行轅的指揮。在經濟上，東北流通券早已到了熱河，而熱河的後方，又在平津經濟圈內，於是流通券與法幣的「並行」，大大增加了地方金融的困難，加之交通系統上也不是東北的系統，而是平津系統。在二月二十五日舉行的綏靖區會議席上，熱省府正式提請，熱河軍政應受北平行轅指導，在經濟上爲行使行幣區域。

第一期領到了一億，分配到十一縣，每人可貸五萬元。善後救濟方面，散發了美國及國產的舊衣服一百六十萬件，十分之四的人口都有所得。此外還開了八十多個粥場。

省府及縣府除了中央補助以外，沒有收入，維持地方則全靠「復員補助費」「免賦補助費」，今年則希望有點牲畜稅，營業稅及省營與業公司營業收入，可略有所得。偽滿時代的公路有七千餘公里，如今只有一千餘公里可行車，航空有五大機場可以使用，新購了二十部電台，供各縣之間的聯絡，在教育方面恢復了十七個中學，三個師範，兩個職業學校。

款一共請到五十七億，可能分三期貸放，

## 蒙旗問題

其次的問題就是蒙旗問題，省府承認蒙人爲多數民族的地方，當然設旗政府，「高度自治，不可干涉」，而雜居的，文字語言百分之八十同化了的，改游牧爲農業的生活區域內，則以縣政府爲主。東北行轅對蒙旗的政策的，（四）對國家應，是一面承認縣政府，一面又承認旗政府，同時有了兩個權力機關，即便民衆之間，沒有糾紛，而兩個政府之間，也會有糾紛的。高秘書長特別指出，蒙旗的土地問題有了個解決的辦法。過去蒙旗的自墾地，常爲漢人用布、鹽、勞力、貨幣爲代價，所獲得。敵僞時代，改用「土地奉上一辦法，即土地全爲僞滿國家所有，漢人須出二十五倍租金租用二十五年，此項租金即用以改善蒙民福利，組有裕生會，分設各地。勝利以後，全數資產不是凍結在僞滿銀行，即爲人所掠奪。土地或被沒收，或被清算，於是蒙民的土地沒有了，但並沒有得到代價，而漢人方面出了代價，却並沒有獲得土地，蒙人叫漢人再繳租，漢人却向蒙人要地。各種糾紛即因此而起。省政府鑒於（一）中樞對蒙旗沒有整個政策，（二）漢人對蒙旗政府沒有指揮權，（三）人民負担爲雙重的，（四）對國家應，是一面承認縣政府，一面又承認旗政府，同時有了兩個權力機關，即便民衆之間，沒有糾紛，而兩個政府之間，也會有糾紛的。高秘書長特別指出，蒙旗的土地問題有了個解決的辦法。過去蒙旗的自墾地，常爲漢人用布、鹽、勞力、貨幣爲代價，所獲得。敵僞時代，改用「土地奉上一辦法，即土地全爲僞滿國家所有，漢人須出二十五倍租金租用二十五年，此項租金即用以改善蒙民福利，組有裕生會，分設各地。勝利以後，全數資產不是凍結在僞滿銀行，即爲人所掠奪。土地或被沒收，或被清算，於是蒙民的土地沒有了，但並沒有得到代價，而漢人方面出了代價，却並沒有獲得土地，蒙人叫漢人再繳租，漢人却向蒙人要地。各種糾紛即因此而起。省政府鑒於（一）中樞對蒙旗沒有整個政策，（二）漢人對蒙旗政府沒有指揮權，（三）人民負担爲雙重的，（四）對國家應，是一面承認縣政府，一面又承認旗政府，同時有了兩個權力機關，即便民衆之間，沒有糾紛，而兩個政府之間，也會有糾紛的。高秘書長特別指出，蒙旗的土地問題有了個解決的辦法。過去蒙旗的自墾地，常爲漢人用布、鹽、勞力、貨幣爲代價，所獲得。敵僞時代，改用「土地奉上一辦法，即土地全爲僞滿國家所有，漢人須出二十五倍租金租用二十五年，此項租金即用以改善蒙民福利，組有裕生會，分設各地。勝利以後，全數資產不是凍結在僞滿銀行，即爲人所掠奪。

## 一羣蝗蟲

在軍事方面，地方承認運用游雜部隊爲外圍的政策是失敗了，如李守信之類軍隊，素質太差，只知升官發財，魚肉人民，像一羣蝗蟲，飛到那裏就吃到那裏，他們除了吃地方之外，還要繳老百姓的槍，而共產黨也就專門會對付這羣游雜部，從他們手中收繳了老百姓源有的槍，同時也使地方對中央失掉了信用。

在熱河的主政者相信熱河地下資源豐富，農產也能夠維持，都將爲空前有數地帶，而外蒙在那裏又在天天招手道：「看看我們這裏社會主義的建設吧，你們三民主義的建設是什麼呢？」我們的聲音是沉默，或是緘聲。

一位主持人嘆息了，「我們還能天天在徵兵徵糧的內戰中活下去嗎？」他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

（三月一日）

# 乍暖還寒時候

## 本刊特約記者

## 春的消息

（本刊特約瀋陽通信）年前的冬季，瀋陽冷得很晚，但到了年的前後卻又冷得格外兇。大沽口都結了冰，那時候瀋陽的冷酷是可想見的。原特派者的淚竟當然也就相對的造成一般人的恐慌。譬如說，稍有辦法的人可以騙佔一座設備齊全的小樓，日夜的燒着暖氣。他們不可以不這樣浪費麼？房子不可住少一點麼？老百姓燒不起黑市煤，只有挨凍！就拿東北大學這個國立的最高學府來說，每位先生每月只分配到一噸煤，還要自己去領，往往起七八天大早還領不到。其他的省市立學校更不必談，只有把寒個小針刺在臉上，寒氣打進層層的棉衣，透心砭骨。那些日子，在瀋的南方人眞是有點『喫不消』，就是本地人也覺得這年頭冷得特別。最冷的時候，也就是煤最成問題的時候。煤的運輸量不夠是事實，但一還前還下了一場大雪，直兩晝夜，積有一尺多厚，爲春冬以來所無。後來幾天也時常揚着稀疏的雪花或落着微雨，天空陰沉，大氣濕而低，透着江南寒的意。去冬最冷的天氣在攝氏零下三十度，現在則在零度上下掙個了。

假延長。瞻望了十四年的東北人民，去年算是有一部分比較安定的度一個傷年，他們能隨便的喫喝了。但漫天的烽火和身邊的黯淡已吞蝕掉他們快愉的心情；陷在作戰區域的更不必說了！

現在春天來了。再有十幾天就交清明節，這應該是一春暖花開』的時候了；但在瀋陽尚不易覓到春的消息，也許最好的徵象就是雨雪載途罷。瀋陽已由『冰天雪地』進步到『泥水滿街』的程度了。這應是她的春的消息。此外，不管如何，雁羣是來過了。要找柳梢的新綠或平疇的草色却還瞧早。晚寒的冬天（去年）也陀上了個晚暖的春天。直到晴遠遠的望着。街頭的郵筒被水深深的浸着，投宿的人不免望『洋』興嘆！店鋪門前搭着木板或墊起一塊一塊的磚石，藉以維持交通。這光景雖也像暴風雨後的上海，但上海積的是水，這裏卻是稀泥漿！

時勢造英雄，瀋

## 泥水街與馬車城

落雪沒有人清掃，街上由他厚厚的鋪着。電車不能開只有停開；汽車壓來壓去，逐漸把雪壓平，路便又可走了。大馬路上，商家或者打掃打掃門前雪以至大路上的，打掃後積成一堆，卻又沒有車運送出去。所以嚴冬時便是冰天雪地，現在則又成了隨地溝渠的奇觀。因爲下水道淤塞和自來水的到處漏水，更增加了泛濫的趨勢。報館門前貼報牌上有報，貼報牌的周圍有水，看報的人就伸長了脖子睜大了眼睛遠遠的望着。街頭的郵筒被水深深的浸着，投宿的人不免望『洋』興嘆！店鋪門前搭着木板或墊起一塊一塊的磚石，藉以維持交通。這光景雖也像暴風雨後的上海，但上海積的是水，這裏卻是稀泥漿！

時勢造英雄，瀋

陽是馬車的世界。公共汽車少得可憐，現在大約還有五輛罷，在這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都市中點綴着。小汽車沒有出租的，私人有的也不多。電車全市有五條幹線，却只有二十五輛車子。三輪車不太多，都顯得破亂骯髒。在瀋陽，我們只看到馬車在通衢中一輛挨着一輛而過。裝備破舊，坐着也不舒服，但你卻不得不照顧。他們爲馬路上添了許多的馬糞，也帶來不少熱鬧。馬蹄『得得』，輪聲『婆婆』，馬鞭『啪』，叱馬聲，再配上攬座的吆喝聲，構成了市區的重要部分。瀋陽是靠了馬車維持交通的。電車怕下雪也怕停電，厚的冰雪找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 文化低落　報紙多

多麼貧乏的瀋陽文化啊！學者、作家、文化人在這裏的不算太多，而且時代環境不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只看到馬車在全市有五條幹線，却只有二十五輛車子。三輪車不太多，都顯得破亂骯髒。在瀋陽，我們只看到馬車在合起來也沒有拿出力而過。裝備破舊，坐着也不舒服，但你卻不得不照顧。他們爲馬路上添了許多的馬糞，也帶來不少熱鬧。馬蹄『得得』，輪聲『婆婆』，馬鞭『啪』，叱馬聲，再配上攬座的吆喝聲，構成了市區的重要部分。瀋陽是靠了馬車維持交通的。電車怕下雪也怕停電，厚的冰雪找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多麼貧乏的瀋陽文化啊！學者、作家、文化人在這裏的不算太多，而且時代環境不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只看到馬車在全市有五條幹線，却只有二十五輛車子。三輪車不太多，都顯得破亂骯髒。在瀋陽，我們只看到馬車在合起來也沒有拿出力而過。裝備破舊，坐着也不舒服，但你卻不得不照顧。他們爲馬路上添了許多的馬糞，也帶來不少熱鬧。馬蹄『得得』，輪聲『婆婆』，馬鞭『啪』，叱馬聲，再配上攬座的吆喝聲，構成了市區的重要部分。瀋陽是靠了馬車維持交通的。電車怕下雪也怕停電，厚的冰雪找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只要抓住一部機器，外長在瀋陽下了飛機，佔到一幢樓房，便動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陳舊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時興潮數種以外，論銷路，中蘇第一，『觀察』之類的上海刊物無處可得，定閱也困難，因爲幣值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只要抓住一部機器，外長在瀋陽下了飛機，佔到一幢樓房，便動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陳舊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時興潮數種以外，論銷路，中蘇第一，『觀察』之類的上海刊物無處可得，定閱也困難，因爲幣值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

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十時，王世杰只要抓住一部機器，外長在瀋陽下了飛機，佔到一幢樓房，便動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陳舊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時興潮數種以外，論銷路，中蘇第一，『觀察』之類的上海刊物無處可得，定閱也困難，因爲幣值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

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十時，王世杰只要抓住一部機器，外長在瀋陽下了飛機，佔到一幢樓房，便動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陳舊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時興潮數種以外，論銷路，中蘇第一，『觀察』之類的上海刊物無處可得，定閱也困難，因爲幣值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

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十時，王世杰只要抓住一部機器，外長在瀋陽下了飛機，佔到一幢樓房，便動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陳舊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時興潮數種以外，論銷路，中蘇第一，『觀察』之類的上海刊物無處可得，定閱也困難，因爲幣值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

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十時，王世杰只要抓住一部機器，外長在瀋陽下了飛機，佔到一幢樓房，便動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陳舊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時興潮數種以外，論銷路，中蘇第一，『觀察』之類的上海刊物無處可得，定閱也困難，因爲幣值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

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十時，王世杰只要抓住一部機器，外長在瀋陽下了飛機，佔到一幢樓房，便動了辦報的雅興，報紙雖多，大家不過翻印一下中央社的稿子而已。社論無中心，無主張，有時文字不通，或乾脆就沒有社論。瀋陽的書店少，只有商務、中華、正中、時興潮、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這裏有分店，但也書籍貧乏，只有數科書和一點點工具書。雜誌除了陳舊的東方雜誌和新中華時興潮數種以外，論銷路，中蘇第一，『觀察』之類的上海刊物無處可得，定閱也困難，因爲幣值不到路軌，誰有滑出軌的危險，而停了電癱痪在路上也是常事。三輪車載量少而索價昂，冰雪載途時，他們便也躭不動了！只有馬車，成爲了瀋市交通的天之驕子，包車也不貴，滿座更便宜，因此可以說瀋陽是個馬車城。

但瀋陽的報紙卻格外的多。中蘇、中央、東北民報、和平、新報、前進、瀋陽日報、東北前鋒日報、正義報……約有十六七種。這也許要算是民主潮流的影響，爲什麼軍政要人各界賢達都喜歡辦報呢！

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午十時，王世杰

## 接收・作戰　黑暗・狂漲

接收大連，現在又加上了旅順，這眞是喧囂已久了的事情。自從安東接收以後，就嚷嚷着，但是消息不一，每天有變，至今還是個問號。

中共由松花江南渡進攻吉林長春，前後兩次，他們沒有成功，但國軍和人民的損失却已不小，也累壞了孫立人和杜聿明兩將軍。政府勝利的五月，又遭了一次劫了自了。從營口市長方引之，到省黨部主委石堅，到善後分署瀋陽辦事處長王樹森，到瀋陽喇嘛廟的金佛失竊……有的不了自了，有的拖而再拖，有的莫明眞象，有的謠言如深，總之，就是沒有一件案情大白的。最近吉林省糧政局長林斯賢的大貪污案，數目達一萬萬數千萬流通券，牽涉甚廣，正在行轅軍法處審訊中，善後分署長劉廣沛趙連璧等被人在長春起訴，控告貪污。劉等手法頗妙，先聲奪人，致電長春法院要原告取保，以免誣告脫逃。大概好戲還多，讓我們慢慢瞧罷。

三六・三・廿七。

## 接收・作戰　黑暗・狂漲

接收大連，現在又加上了旅順，這眞是喧囂已久了的事情。自從安東接收以後，就嚷嚷着，但是消息不一，每天有變，至今還是個問號。

中共由松花江南渡進攻吉林長春，前後兩次，他們沒有成功，但國軍和人民的損失却已不小，也累壞了孫立人和杜聿明兩將軍。政府勝利的五月，又遭了一次劫了自了。從營口市長方引之，到省黨部主委石堅，到善後分署瀋陽辦事處長王樹森，到瀋陽喇嘛廟的金佛失竊……有的不了自了，有的拖而再拖，有的莫明眞象，有的謠言如深，總之，就是沒有一件案情大白的。最近吉林省糧政局長林斯賢的大貪污案，數目達一萬萬數千萬流通券，牽涉甚廣，正在行轅軍法處審訊中，善後分署長劉廣沛趙連璧等被人在長春起訴，控告貪污。劉等手法頗妙，先聲奪人，致電長春法院要原告取保，以免誣告脫逃。大概好戲還多，讓我們慢慢瞧罷。

三六・三・廿七。

## 貪污何其多

物價這樣漲，人心這樣不安，連貪污也沒有人注意了。但也是『蟲子多了不咬』的原故，貪污已引不起人們的刺激。每一個貪污案都是大的，但也都有頭無尾不了了之。從營口市長一帶又施破壞，切斷了小豐滿的輸電線。瀋陽再度陷入黑暗，洋蠟馬上由一百元躍至二百元一枝。計自去年雙十節後瀋市電力始逐漸充足，及今

## 貪污何其多

物價這樣漲，人心這樣不安，連貪污也沒有人注意了。但也是『蟲子多了不咬』的原故，貪污已引不起人們的刺激。每一個貪污案都是大的，但也都有頭無尾不了了之。從營口市長方引之，到省黨部主委石堅，到善後分署瀋陽辦事處長王樹森，到瀋陽喇嘛廟的金佛失竊……有的不了自了，有的拖而再拖，有的莫明眞象，有的謠言如深，總之，就是沒有一件案情大白的。最近吉林省糧政局長林斯賢的大貪污案，數目達一萬萬數千萬流通券，牽涉甚廣，正在行轅軍法處審訊中，善後分署長劉廣沛趙連璧等被人在長春起訴，控告貪污。劉等手法頗妙，先聲奪人，致電長春法院要原告取保，以免誣告脫逃。大概好戲還多，讓我們慢慢瞧罷。

三六・三・廿七。

## 貪污何其多

物價這樣漲，人心這樣不安，連貪污也沒有人注意了。但也是『蟲子多了不咬』的原故，貪污已引不起人們的刺激。每一個貪污案都是大的，但也都有頭無尾不了了之。從營口市長方引之，到省黨部主委石堅，到善後分署瀋陽辦事處長王樹森，到瀋陽喇嘛廟的金佛失竊……有的不了自了，有的拖而再拖，有的莫明眞象，有的謠言如深，總之，就是沒有一件案情大白的。最近吉林省糧政局長林斯賢的大貪污案，數目達一萬萬數千萬流通券，牽涉甚廣，正在行轅軍法處審訊中，善後分署長劉廣沛趙連璧等被人在長春起訴，控告貪污。劉等手法頗妙，先聲奪人，致電長春法院要原告取保，以免誣告脫逃。大概好戲還多，讓我們慢慢瞧罷。

三六・三・廿七。

# 僞長沙市長唐令歐脫逃記

## 趙恆惕余籍傳等氏担保唐逆出院就醫　一保再保·終致脫逃·保人推諉責任　權貴人情·法律尊嚴·且看兩者孰重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長沙通信）長沙市僞市長唐令歐，去年宣判被處有期徒刑十年。當時曾有各方權貴從中說項；在辦案之初，省參議會議長趙恆惕，憲卿委員會主任何鍵，致函法院關說，謂唐逆「愛國愛民，厥功甚偉」，又稱其爲「地下工作者」。無如唐逆於淪陷期間，作惡多端，當時留居長市之人民，皆歷歷可數。法院當局在「人情」「事實」「法理」之下，頗傷過一番腦筋，當時湖南日報又連續舉證作實，法院乃據以判處徒刑十年，此案始得平抑一部份被害市民之憤激。

### 脫逃第一步

然而，在這時代，權貴的面子，仍然超出法律力量之上；唐逆此次精發生牙疳劇症（卽牙齦炎），湘國大代表萬國鈞及本市新中國食品公司、長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屈臣氏西藥房等，三家舖店具結蓋章，担保不得逃走，其保狀原文如下：

余籍傳
具保人趙恆惕今保得
萬國鈞

湖南第一監獄在監人唐令歐一名因患牙疳劇症（牙齦炎）保外住院醫治一星期（自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起至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止）期滿仍責交監如在診治期間若有脫逃及一切不法行爲均惟保人是問所具保是實

具保人余籍傳（章）　萬國鈞（章）
舖保　長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余自新（章）
新中國食品公司　饒瑞午（章）
屈臣氏西藥房　王保臣（章）
親屬　炳初（章）　住桐蔭里三十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日

監獄方面辦理了「法定」手續，於十八日一面放唐乘坐余籍傳汽車外出就醫，一面報請高等法院備案，奉有高院監字第一七七三號指令准予備查，於是唐令歐潛逃第一步順利完成。

### 脫逃第二步

唐逆於二月十八日出獄，卽搬到黃興路協和醫院樓上二十三號病房。監獄派有法警周子駿，郭福源二人看管。

唐逆偕其妻周眞生，住廿三號病房，法警二人住廿二號房間，唐逆出入必由走廊道經看守房間前面，房間爲木板製成，看守與唐逆相間之木板間並無衛戶，於是將木板縫鑿開五分寬，以便窺見唐逆室內的動靜。兩看守晝夜輪流看管。據該院副院長田開惠語記者稱：唐逆進院時，頗能循規蹈矩，首先由田運幹醫師施行手術，然後由謝仲逵診斷牙病，如時換藥看病，假以旬日可見痊癒。

監獄方面辦理了「法定」手續，於十八日一面放唐乘坐余籍傳汽車外出就醫，一面報請高等法院備案，奉有高院監字第一七七三號指令准予備查，於是唐令歐潛逃第一步順利完成。

### 脫逃第二步

唐逆於二月十八日出獄，卽搬到黃興路協和醫院樓上二十三號病房。監獄派有法警周子駿，郭福源二人看管。

唐逆偕其妻周眞生，住廿三號病房，法警二人住廿二號房間，唐逆出入必由走廊道經看守房間前面，房間爲木板製成，看守與唐逆相間之木板間並無衛戶，於是將木板縫鑿開五分寬，以便窺見唐逆室內的動靜。兩看守晝夜輪流看管。據該院副院長田開惠語記者稱：唐逆進院時，頗能循規蹈矩，首先由田運幹醫師施行手術，然後由謝仲逵診斷牙病，如時換藥看病，假以旬日可見痊癒。

### 脫逃第三步

唐逆此時病況漸漸轉好，行動及食飯幾已恢復常態，法院方面並未將唐病檢查，遽爾准予續保。其原由除趙余等致函高院院長余覺外，而唐乃賄囑主腦，戰時戰前，趙余等均頗有來往。法院以如此重要身份之保人，不疑有他，以致唐逆更可大胆佈置，除由其妻日夜陪伴外，每日赴醫院探視者，恆在十數人以上，來往不息，其中已預爲迷惑法醫視線矣！

五日下午八時半，醫院下班，正值晚餐之際，照例仍來六人，據醫院稱：其中以一着青大衣男人及披灰大衣女人，知識保相與聯名簽章，以同樣手續出具第二次保狀，監獄並於二月二十七日呈報高院，於三月五日奉准批示，略謂：「延期保外十天，照予備查，限上稱：「診斷爲左期滿仰責原保交案收監繼續執行」

華唐逆此時病況漸漸轉好，行動及食飯幾已恢復常態，法院方面並未將唐病檢查，遽爾准予續保。其原由除趙余等致函高院院長余覺外，而唐乃賄囑主腦，戰時戰前，趙余等均頗有來往。法院以如此重要身份之保人，不疑有他，以致唐逆更可大胆佈置，除由其妻日夜陪伴外，每日赴醫院探視者，恆在十數人以上，來往不息，其中已預爲迷惑法醫視線矣！

五日下午八時半，醫院下班，正值晚餐之際，照例仍來六人，據醫院稱：其中以一着青大衣男人及披灰大衣女人，知識

水準似較高，餘四人服裝普通，態度粗魯，上樓入唐室後，訣笑自若。唐妻當時掏出三千元，令院工朱經海購白酒及花生，食畢，唐妻下樓，醫院女工稱：「唐太太洗臉，有客在此，你爲甚麼出去？」唐妻答稱：「我不是出去。」女工以爲到前面廚房去，其實唐妻即先出管之法警忽駭異云：「怎麼不應呢？」連忙入室，掀開被蓆，只見內用棉絮裹成一人作臥狀。室內並無唐逆，根據以後研究當時情形，均以爲在首批客人出去時，唐逆已換其妹夫羅承澤之西裝出走矣。

## 脫逃以後

法警發現唐逆走後，當即以電話報告法院及監獄，田副院長即到省警局報告，於是監獄法警及警局偵緝隊分途通緝尋緝，然均杳如黃鶴。

次日，監獄方面以在市上尋緝未着，即通電各方：

「逃犯唐令歐年廿五歲，湖南平江東鄉三眼橋人，因失火罪減刑，自新是因，危害國家，相，提出唐炯初後，周仰山耳紅而赤，殊雅爲識了漢奸的眞面目；由領袖人物如趙議長令歐呼風，向法律提抗議，否則，又將何以自圓其說？

「而今，趙議長是一誤再誤了。我們對於此案，在趙議長的本身也并未到犯人，余署長、萬代表的逃了，法院的措置犯，如此社會倒抽一口冷氣。」

接着分別指摘唐逆部份，保人部份，法院部份。關于保人部份，該報稱：

「我們一向的觀點是：目前的社會，太缺乏正義感與是非感了！社會各方面，人情面子，重於一切。法律可以不管，道義更可以不顧。這眞是使人悲痛萬分的現象。例如本案在去年二三月間還未定讞時，趙議長恆惕與撫卹委員會何主任委員鍵等，就曾致文法院方面，爲他關說，而且在他們幾位的電文中，就曾有「唐令歐愛國愛民，厥功甚偉」的話。結果事實證明，唐令歐不但不是「厥功甚偉」，而且判了十年徒刑。如果趙議長與何主委的電中所說不差，則應該爲唐令歐呼冤，而且保釋出獄了。我又以後於就一因足，相，的人犯，的人！情面子，重於一切，不但准予延期繳可惜的。我們是大錯特錯。

「而今，趙議長法律的尊嚴也并未到重視法律的尊嚴。等到犯人逃了，法院押的措置犯，如同期犯，的羅承澤，而一期徒刑的解釋。雖然在趙議長的眼中，貴交監」一「若有有人說：法院的不自求法律，即使唐令逃了。然而保釋上寫的是什麼？「期滿貨交監」「若有脫逃唯保人是問」，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在而子人情重於一切之下，沒有考慮到法律的尊嚴，我們不禁爲深感之悵惜！

最後說到法院部份，也認爲處置失當，這件事很使人想起，前湖南財政廳長胡邁的貪污案宣告無罪的事，因爲這件事也可能成爲「一案二繫三不管」。該報說：

「說到關於法院部份，我們覺得事後處置均有不當，甚先指出：犯罪減刑的自然是因的的罪犯，曾通家的，這樣的人，亦何足惜！然而法院舉寬因一切准予延期繳可惜的。我們是大錯特錯。

「而今，趙議長法律的尊嚴也并未到重視法律的尊嚴。等到犯人逃了，法院押的措置犯，如同期犯，的羅承澤，而一期徒刑的解釋。雖然在趙議長的眼中，貴交監」一「若有有人說：法院的不自求法律，即使唐令逃了。然而保釋上寫的是什麼？「期滿貨交監」「若有脫逃唯保人是問」，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在而子人情重於一切之下，沒有考慮到法律的尊嚴，我們不禁爲深感之悵惜！

最後說到法院部份，也認爲處置失當，這件事很使人想起，前湖南財政廳長胡邁的貪污案宣告無罪的事，因爲這件事也可能成爲「一案二繫三不管」。該報說：

「說到關於法院部份，我們覺得事後處置均有不當，甚先指出：犯罪減刑的自然是因的的罪犯，曾通家的，這樣的人，亦何足惜！然而法院舉寬因一切准予延期繳可惜的。我們是大錯特錯。

「而今，趙議長法律的尊嚴也并未到重視法律的尊嚴。等到犯人逃了，法院押的措置犯，如同期犯，的羅承澤，而一期徒刑的解釋。雖然在趙議長的眼中，貴交監」一「若有有人說：法院的不自求法律，即使唐令逃了。然而保釋上寫的是什麼？「期滿貨交監」「若有脫逃唯保人是問」，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在而子人情重於一切之下，沒有考慮到法律的尊嚴，我們不禁爲深感之悵惜！

最後說到法院部份，也認爲處置失當，這件事很使人想起，前湖南財政廳長胡邁的貪污案宣告無罪的事，因爲這件事也可能成爲「一案二繫三不管」。該報說：

「說到關於法院部份，我們覺得事後處置均有不當，甚先指出：

## 輿論的抨擊

此事發生後，長沙輿論界除將消息發佈外，多未著論。今（十二）日湖南日報，首先以極端憤慨之口吻責備保人及法院方面，爲他關說，而且在他們幾位的電文中，就曾有「唐令歐愛國愛民，厥功甚偉」的

週末閒欄

# 哲學精神的價值

虞愚

許多人以爲哲學，只務理想或理論而不顧實際。另一方面的人，也許正因爲哲學有啓示理想與假借的好處，而歡喜哲學。在他們看來，沒有理想，正如深夜驚濤澎湃之於無火光無羅盤的航人。

其實，理論與實際　并不像常人所想像那樣不可踰越的鴻溝。眞諦實際必要研究理論，眞諦理論也必要顧到實際，其分別祇在兩者注意點之不同。短言而言：重理論或理想，是要知道達到最好目的的最好手段。重實際，是要運用最好的手段去達到最好的目的。兩者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分割不得。

世界只有一件東西，可以流露新的精神的衝動，到世界上去，這便是哲學的智慧。只有它能夠運用精神使人生全部奮發有爲，也只有它能夠把精神直接貫注於人生。

哲學是思維的態度，是用思辯去解決問題的秩序。常人所謂思想，許多只是意見的堅持，聯想的感覺或只是糊思亂想而已。思辯是一種技術，它須要練習，正像游泳溜冰諸術一樣。我們絕對不要夢想哲學的領悟，是垂手可得的。我們平常認爲了解科學原理或欣賞藝術作品，一定要有經過適當的訓練。但是我們時常以爲哲學理論，只要讀一遍就可以了解的。假使失敗了，那就要歸咎於哲學家。其實，沒有一本書能夠完全替人思想的，任何說法的用處，都要看接受該說法者願意用它的思路至如何而定。（用 Ezra Pound 說）所以我們要了解哲學，而能夠堅持所已經明瞭的內容，那一定要經過一番苦功磨練。要生活，就要判斷。要判斷就要思辯。哲學之精神與人之思辯。辯是以名言推論，哲學由眞際而實際說出或寫出的道理。此說出或寫出即是辯，而所以能得到此道理則由於思。所以治哲學的方法，與其說在「學」，不如說在「思」。最近於數學而遠於史地。學以記憶爲主，思以情解爲主。正思乃對於眞際有一番洞見，因之對於實際問題有妥善解決的辦法。哲學名著，是思辯最好的運動室。若果世間眞有所謂思與辯那回事，哲學就是此術的主任教師了。

哲學不只是思辯的態度，它也是愛眞理的態度。這兩種態度是有區別的，一個人也許只爲從前直接的需要所激起而思辯，但眞理是無裝飾、無酬報、無一毫人欲之私的，並且常受遏害的。須知後者乃尋求眞理唯一的途徑。因爲絕對眞理中心，猶如一個絕代的佳人，不是全不值她，就是全要值它了。

當我們接觸眞理的世界時，我們不要以爲我們的心把握了眞理。我們應當說眞理把握了我們的心。因爲當我們覺得我們的心把握了眞理時，我們的心實際上已爲我們外部「爲所得者」之所得，我們的自動成了被動。眞理將悄悄地離開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漸漸緊行關閉了。當眞理把握我們的心時，我們的心開放了，眞理將繼續降臨，眞理的世界將爲我們的家。我們對於眞理，只有五體投地，信受奉行。老子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這可以當做尋求眞理的座右銘。我們也不要想發現眞理的後面隱藏的可能的錯誤，因爲當我們疑忌眞理會攜帶錯誤來時，我們的疑忌已把錯誤送出門了。這時再向眞理揮手，我們將如孤舟放行後的旅客，我們愈向河梁送別的人揮手，我們離開他愈遠了。

所謂思的對象之偉大，是哲學精神的別一顆果子。眞正哲學的潛思，凡足了發展非我與大擴大這潛思的一能一（主象）一所一（對象）者，皆引爲滿意。在潛思內，凡是個人或私有的，凡靠着習慣、私利或欲望的，絕把那些對象牽強附會了。所以就把智慧所投射的聯合毀壞了。因之「能」「所」之間，便有了一重隔礙，這種個人的和私有的事物，變成智慧的囚獄。若夫自由的智慧之鑑照，或者與主宰的鑑照一樣。無此時，無此地，無希望，無恐懼，無習信的老流，無內襲的成見，惟穆然肅然，專心一志於知識。離人我相，純屬潛思，而這也是人類所能希冀的，所以自由智慧之於抽象而普遍的知識，歷史上的偶然現象，不稍入其籠罩的；比較得感官的知識，常排除異己以個人的觀點爲準則，因個人的感官的啓示而顛倒其間者，亦必更有假值了。

我們的精神，苟常習於哲學潛思的自由與大公，其於世界中的行爲與情緒，亦能保持同等的自由與大公，他將視他的目的和欲望，不過全體的部分，去了那種看一個人的行事，對於世界上無窮片段，不生影響的偏執。所謂大公，方當潛思，爲求眞的純潔欲望，即此爲心的同一屬性，在行爲，則爲仁義。在情緒，則爲博愛。而此之博愛，對於宇宙萬物，等量齊觀，不於有用無用，可羨可鄙，妄生分別相。於是乎潛思，不僅擴充我們思想的對象，亦所以擴充我們的行爲和愛情。使我們爲宇宙的公民，不只是爲一城的公民與餘世相爭已也。人類的眞正自由，與夫脫除狹隘的希望和恐怖的桎梏，亦惟在此等宇宙的公民中。（用羅素說）哲學史有些人物是非常偏蔽的，但是最大的哲學家，都最大潛思於自由與大公的人。我們讀哲學，若只是一心一意去看它如何解決問題，一心一意想看其結論，我們不能認識哲學之眞價值。我們當自哲學中，看出哲學家因所潛思的宇宙之偉大，使我們的心常隨之俱大，能與宇宙相結合，而構成其「至善」。

從來瞻大胸臆寬。虎豹虬龍德萬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懷未妥怡，哮吼大嚼無毫全。朝欲渤海水，暮宿岷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弦。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

——陸象山少時作——

人類要有陸象山這樣磅礴萬物以爲一的心懷，始能了解哲學之價值。這自然又連帶生出別樣態度，那是「容忍」（Tolerant）。但是若果哲學止於「容忍」，就可以被人批評做無脊骨。（下接二十三頁）

# 誤會

李慕白

從潘比到華盛頓，簡直是兩個世界；就像從南極到北極一樣，雖然祇有五個多鐘頭的空中距離。在華盛頓下機的時候，除了飛機跑道以外，都是一片雪白，那堆積着有五六吋厚的白雪，那酷厲的寒風，使我們想到今天早晨還着單衣上飛機的情形，幾乎疑在夢中。莉麗的黑人女僕開着汽車到機場來接我們。當汽車剛剛開走的時候，我聽見一種悽涼的音調：

「柏拉圖(Plato)說一個人的感情很容易受氣候的影響。Paul，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

「你是說華盛頓太冷？」

「是的。」她說：「我在潘比就曾預料到華盛頓一定很冷的，可是我却不敢去預料你我的感情會不會也跟着這氣候低下來。」

「你眞是詩人！呵，不，你簡直是一位哲學家；你的話太抽象了。」

她沒有說話，但她却哈哈大笑了起來。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她那副神經質的樣子，我看她簡直失了常態。然而我却很鎭靜，雖然有幾分勉强，但我却可以毫無缺陷的把這幕戲演得很好；法國的哲學家鄧德樂(Denis Diderot)說得眞對，他說「沒有眞情一樣可以表演 (You can act without feeling.)」我不相信 Le Ros「你沒有眞情便不能表演 (You can't act without feeling.)」這句話。

「你在想什麼？」她突然問我。

「唔……」我停頓了一下，說：「我……我想那也許是你的家嗎？」我指着那一座橋邊的房子，我們立刻就到了她的家了。

她來不及對我這個說謊者辯駁什麼，因爲車子一停，我馬上開門跳了下來候她出來，她且告訴她說：「我祇你快樂！你最好在家裏休息幾天；休息對你很有幫助。新年的假期已經過去了，我在華盛頓還有許多未了的事等着我去辦；我想我們在一個星期以後再見，那個時候我將有更多的時間來陪着你談。」

她微微地點着頭，看去很懊喪的樣子。她決不會要求我天天與她見面，即使她正在熱愛着我，因爲她是道地的美國人呵；美國人的特長在任何情形之下決不損害別人的自由的。然而正因如此，她才惹了許多煩惱。

她命女僕開車把我送回旅館，在途中那黑婦對我說：「我們的女主人是一位多情的夫人。」當時我並沒有去理睬她，因爲我對她的看法既不能承認又不能否認。我悄然地走進了旅館。

第二天，我搬進了另一家旅館，這旅館在馬薩祖舍街(Massachusetts Ave.)；我選定這家旅館的緣因，不僅是因爲牠位於市區，便於辦事，還因爲牠的招牌太美了——The Fairfax Hotel——不僅牠的字眼美麗，就是讀音也十分的漂亮。

搬家的那天，我寫了一封短信給莉麗：

「爲了辦事的方便，我不得不搬到這個旅館來。同時，我還覺得我原來的旅館離你家太近；我怕我沒有這種意志力去實踐我對你說過的『一過的分別』。現在，也許我可以控制住我的意志力；因爲隨時我都會想到在我們這短促的分別中，可能對我們彼此的認識會更深切一點。

我很高興的告訴你：你的友誼，在我一生中，將永遠佔着一個崇高的地位。希望我們再見的時候，你將會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將會永遠的快樂！」

晚上，我挑了一個單人的座位，獨自地坐在餐廳裏用膳，正在聽那從無線電裏播送出來的歌曲，忽然那一邊走過來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一望便知她是愛麗絲小姐。我連忙站了起來，去迎接這位五六年前的老友。

愛麗絲七年前曾在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裏服務，前年還參加美國戰時婦女工作輔導隊到過中國。我們曾在昆明會過面，後來又在重慶逗過她的行；送她返美國去的行。

今晚我們不期而會的見面，使我們感到無限的快慰。她說：

「你什麼時候到華盛頓來的？怎麼不找我？」

聽了她的話，我覺得非常的窘，雖然我並不知道她已經重返華盛頓了，然而我還是無法回答。我反問着她：

「你還在圖書館做事嗎？」

她點點頭，顯然她表示很樂做；在戰後美國失業不景氣的風潮中，她還是有工可做，而且仍舊是七年前的老工作。

侍者送了一把椅子過來，但她却沒有坐下，並且提議要我陪她到外面去走走。我自然同意了她的提議，就馬上回到櫃上取了大衣和手杖下來。

走出大門，並不十分的冷。旅館門前兩邊的花壇也給雪蓋住了，像兩個白玉砌成的坟墓。沒有風，月色好，我們踏着軟厚的雪地邊談邊走。今天還是新年後的第三天，無論是人家家裏或商店裏的燈光，都還留着一種彩色，映射到窗外的雪地上，還有那寥落的匆匆走過的行人；在動與靜之中，充分地表現了兩者混合的美。

愛麗絲告訴我她剛剛是到旅館裏去訪一位朋友，却不期而然的遇着了我，她還說華盛頓大學裏的人在前幾天還談到我，又說戰後的美國大學正忙於安插那許許多多作戰歸來的軍人，她預料不久在美國的大學裏一定會有人滿之患。在她的談吐之間，我覺得她顯然的變了：以前她把愛情看得十分的重要；現在却在事業上下着工夫。至少，她對事業已經發生了興趣。

我們不談過去，所談的都是現在。美國人多半都是現實主義者，他們不善於回憶，也很少有人去顧慮未來。

我的心中想到莉麗，莉麗眼前的情形幾乎與愛麗絲過去的情形相差無幾。我很想把莉麗的事告訴她，但幾次說了出來又吞了進去。我曉得今晚我的表情一定很不自然，從愛麗絲那副驚奇的樣子看來，我可以體會得出。

在月夜的雪上我們無目的地走着。愛麗絲用手緊緊地挽着我的左臂，她幾乎將半個身子倒在我的懷裏。她也許很疲倦了。所以我馬上停了下來，看看錶，

已經九點多了，我說：

「你也許很疲倦了罷；你應該乘公共汽車回去了。明天我來看你。」

她同意了我的話。當我們正站在路頭考慮着哪兒有汽車站的時候，忽然一輛車子在我們的身邊停了下來。那汽車的燈對着我們射出強烈的光，使我們無法認出車子裏的人，但馬上我便聽見一種非常熟悉的聲音：

「你們要我送回去嗎？」

「天呵！」我心裏不禁叫了出來。馬上走到汽車的旁邊把車門開了：

「莉麗，想不到是你！」同時我又將愛麗絲介紹給她。

當她把車子疾駛着向華盛頓大學開去的時候，我把愛麗絲的簡單履歷介紹給莉麗。然而莉麗却祇是在喉嚨裏冷談地應着我。聰明的愛麗絲也許已經看出了我那侷促的樣子，她的態度似乎也因此不安。我們默默無聲。我心中十分的矛盾。

車抵華盛頓大學門口的時候，祇有我和愛麗絲下了車。莉麗祇跟她冷淡地握了一下手却仍舊坐在車中等着我向愛麗絲話別。

我坐着原車回來。在路上，我問她：

「你怎麼會這樣晚出來的？」

「一個人出來看看雪，看看月亮，不是一樣有意思嗎？」

她的話顯然含着濃度的譏諷，但我能怨她嗎？一個人在情感快要失去常態的時候是很易引起那怨心理的。我很同情莉麗，我更可憐這一個受了創的心靈，在她的無語中，我簡直失去了說話的勇氣。

她把我送到旅館門口，車子停下來了以後，我依舊無話可說。我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顫抖的手，我望着她那一對濕潤眼睛，我已然被她感動了。

「莉麗！」她沒有做聲，好像很痛苦。「你不能更快活一點嗎？」

「請你原諒我！」她哽咽着說。「你快進去休息罷！」

我悄然地下了車，站在旅館的門前石階上，望着她的車子開走了。

這時，天上的月亮特別明，那一片蔚藍的雪海，點綴着幾顆閃爍的星光，照耀着這座新大陸的首都，使那遠處被雪蓋着的樹和屋頂，變得更潔白可愛，在靜穆中顯示出莊嚴與偉大。我閉住眼，像在想什麼，又像在回憶什麼；然而終不免要被這幻漠的想像與飄渺的回憶所苦惱。我忽然用手杖使勁向地下一頓，好像把我從迷夢中驚醒來，我於是痛苦地睜開了眼，站立在這個冰冷的世界裏。那冰冷的雪，刺骨的風，和那陌生的夜行人，對我這個異鄉的旅客，一切都顯得冷酷與生疏。我不禁覺得膽怯起來，我好像站在冥河（Styx）的岸旁，痛苦地等待着鬼神茄隆（Charon）來超渡我這個怯懦的亡魂前往冥府——那一個所謂的「人們最後的家」，在希臘神話中明明告訴我們的黑底死（Hades）的地方。

我匆忙地走進了旅館，走到我房門口的時候，不待我開鎖進去，僕歐便交給我一張字條，那上面寫道：

「Dear Paul：我晚上八點鐘來旅館看你，知道你還沒有回來。你太忙了！但我還想見你。

晚安！

Lily」

「這該不是神話罷！」我自言自語的說。把莉麗的留字揉在我的手中，我無力地坐在椅上。我想着我應該怎樣去向她解釋；又想着我如就此不去找她，也許可以使她從此絕望，也許這就是幸運的源泉。

放在我旁邊的一本聖經，牠的閃耀的金邊和金字在向我冷笑，我把牠拿了過來，隨手便翻到了加拿太書第六章，牠起首便印着這樣幾行：

"……even if a man be overtaken in any trespass, ye which are spiritual, restor such a one in a spirit of meekness; looking to thyself, lest thou also be tempted."

「如果有人做了過犯的俘虜，那你們屬靈的人，就應該用溫柔的心把他救出來；並且你自己也必須提防，恐怕你也將被過犯所引誘。」

（海外憶之六）

（編者按：海外憶之五，未刊。）

（上接二十一頁）因爲「容忍」可以說是一種怯懦的態度。研究哲學不應該只是「容忍」，應該歡迎不同之觀點。惟是「容忍」，懦弱的人已足以爲之，勇猛的丈夫，是要歡迎和自己敵對的人作伴侶的。如果哲學家斷拒的理智的洞識，來增益容忍，則他未免以過高的價格，來購得這種德性了。若果哲學家不能獨具隻眼去觀察此間的眞僞善惡，則他在人類文化裏永不會得着崇高的位置，因爲他能把容忍與積極的自信相合，所以纔值得人佩服。眞正的哲學家，不是一個不持意見不加斷語的人，容忍與自信相成，寬大與忠誠相合，兩不衝突，兩不讓步，這種精神是哲學家最好的果子了。

前面所舉的價值，也許可由別種學問表求得。哲學對於人類唯一無二的貢獻，是它能供給我們一個中心觀念，說明此間一切知識何以是可能。親證宇宙之眞際使科學教育政治經濟道德乃至藝術與人類全體文明，同我們最眞際的基本原理能調和一致。一個人曉得自己對於眞際問題所想是什麼，和怎樣應用在實際各方面，他已經把「不透水洩的間隔毀去」他的心靈不再被分割，有如「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深悟，因而可以隨時由生命之流的一部注達到別部，絕無阻礙或抵觸了。它對政治和教育，它對於藝術和道德，在眞際的範圍裏，將各盡其功，而且互相連繫了。總之，爲哲學的思維，是做到「吾道一以貫之」，他說其中心觀念如海以倒吸千江之水，舉示人類知識境界中萬派朝宗之大觀。


本刊合訂本 上下冊加價

因應讀者需要，再版重新裝釘。

成本業已提高，酌予增加售價。

自五月一日起（外埠以郵戳爲憑）

每册售一萬五千元（原售一萬二千元）

（郵費照舊）快遞三百五十元·航掛三千五百元

# 文人書報社

**社址：上海外灘A七號內三〇三號**

**代定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　改定退款　絕對自由**

**折扣低廉　發貨迅速**

綜合

觀世評文時再時新讀國中民世半天新人求中智雄雄世時自時
察纖報插潮生潮化代性感言態風論光界誌設化版刊刊訊育生鋒風化論設
界論與文與牛與世　由紀與　蘇眞物　月界主央防者
知文新周統月新雜文雜　現雜建文出月通先文評

科學

科學・無線電報

青政與化書文會與教學與　論方國海學中與・文化　學術
理東新中中上讀國讀活新文學數市建

科學

## 文藝

藝藝聯　藝春秋復　青生文　華北織產工程月　代國經　信維信際　央政銀會合　濟融行貿月計周評月　工商・經濟　擊利線餘　學衆學　世
文文文蘇清蕃文文月　染中西水紡金銀銀中現國機立公法財中經　大腸無業科科大電化電
養藝春副　學海券　實法　融行貿　工濟文　計月　行月　無無電無　時世　大科　世線線世線
興秋刊年刊活新明望刊　瀘　化　誌刊刊報業易業繼報訊場刊刊　報報刊論刊報業易業繼報訊場刊刊　電電界電學衆友界代界

## 畫報・小品

三永新茶茶新幸西光西字論卡中　中藝環中聯社藝影春滑圖　木詩新新音育新大偵畫　詩歌・偵探小說　世文時時文水青人時
毛從軍　間福宙天世　國攝　藝文球國合會海藝秋畫稽　探樂樂刻　皮偵音詩偵　藝雜藝　界藝與與繪　潮世與　先文副文副
記　點安地話界　風風訊影通界　報報報報報報活報　界書探探探術學誌歇地術衛　界　文間春準刊藝　錄刊藝

## 青年・婦女

家家家青青今現婦青青婦婦仇家　庭庭年年日代　年女　贈　與　月月　婦婦　生知十頁　庭伴年讀活女女女女　少年・兒童讀物　正福兒新兒時兒兒兒時新開中少小小兒　童童童童　學朋學　讀少少　知周兒故頁兒　童報友事童刊讀童年年生友物生界
蘇西家家婦健　南聯　華　嬰庭醫　健力與　康　醫學雜　醫學衛　醫學雜　學誌樂生美力誌　現實現時名英國　英文　英代著文光代代　英英英文譯月英英　誌軍軍誌示軍刊學　旅中新啟政京中　其他　國行海　造國泥　雜空　周海雜　刊訊譯札獻　講報文文　世政京中啓啟新中　界　兵　衛

## 醫學・健康

## 優待觀察週刊讀者

示睜雜列
優簡誌參
待章概特
規照券本
定或註為
辦理七明優
郵五觀待
費折察觀
及計週察
統算刊週
寄如定讀
欲單號者
仍照數起
照本定見
辦社書如
理寄下附
以郵購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每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八期

## 專論

**美蘇間的恐懼**　蔡維藩

**論政府改組**　劉迺誠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　潘光旦

## 討論

**對于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

## 觀察通信

**新局面前夕的派系爭鬬及人事佈置**（南京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記天津車站丟盡國家體面的一幕**（天津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記陳達教授**　全慰天

**一曲難忘**　李慕白

## 讀者投書

延安歸客談　私人感憤與國家利害
急官兒　關于胡海門
天下第一無腦筋事

## 觀察文摘

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
王聚非　毛一心　吳倩
徐治平　洪甘人　章鉞
鄒恆之　劉詠春　劉子瞻

##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卞之琳　王贛愚　王迅中　伍啓元　任鴻雋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李浩培　沙學浚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胡適　柳無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高覺敷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東蓀　張沅長　梁實秋　夏炎德　黃正銘　童冠賢　馮友蘭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趙家璧　潘光旦　蔡維藩　樓邦彥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錢歌川　錢能欣　劉大杰　鮑覺民　戴世光　戴文葆　戴鎦齡　羅隆基　顧毓琇　羅公權

## 延安歸客談

編者先生：最近我遇見一個從延安返京的記者，談到許多延安見聞，是報上看不到的。他說，共軍在延確準備死守，築了三道堅固防線，胡宗南將軍以奇兵抄小路攻入。這小路是臨眞附近一個人跡不到的森林，共軍猝不及防，倉皇退去，故損失甚大。但共軍主力退去後，鄉村中仍有游擊隊，他們記者團宿在王家坪司令部，晚上附近放哨的兩個兵，連人帶槍失蹤了。可是白天又搜索不到共軍，因此他們原來打算再坐觀附近的村子，都不敢去。共軍退却時把東西都運走，國軍找了好久才發現一個糧倉，但米中澆了火油，大概是準備燒的。延安街上什麼都買不到，只有軍隊擺的捲煙攤。照他的看法，痛淸共軍斷不容易，捉共軍簡直像捉老鼠。苦的還是老百姓。昨日參政會駐會委員會開會，有參政員提出議案，說共軍自失延安後，割全國爲若干軍區，湘鄂川黔邊境共軍近又活躍云云，如此下去，全國大部地方要糜爛，軍事變成長久的局面，怎麼得了。希望社會有力人士，堅持和平，中國方有前途。

孫文晉　四月十日　南京

## 私人感情與國家利害

編者足下：四月十日大公報載梁秋水張東蓀二氏致胡海門伍憲子書，質問其參加政府事兩點：一、參加政府後是否立卽停戰？否則是否立卽退出政府？否則是否同負內戰責任？二、參加政府後是否卽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權？否則是否立卽退出？否則是否同負縱匪人權責任？梁張二氏之質問，其實已太遲了。因民社黨一再聲明過，如內戰不停，人權無保障，決不參加政府。現在已追不及待此二點理想之實現，早已貪言而肥。但胡海門回答得最妙。（十一日大公報載其對記者談話）對於梁張二氏之公開信，「決不作任何答覆，以免傷大家感情。」這個「大家」，顯然只指「梁張」與「胡伍」四人之間。由胡海門看來，他與梁張的私人感情，實在比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利益和人權，重要得多。爲了私人感情，可以置一戰和人權這樣大的問題於不顧。所謂政黨領袖之品格如此。這種人一參加政府，中國政治就算民主起來了嗎？國民黨固然不行，這種人就比國民黨行了麼？民社黨指國民黨負信久矣，他們自己能如季布之信守諾言嗎？青年黨早想做官，固不用說了，民社黨向來表示以人民利益爲前提，但把「人民利益」和「私人感情」放在天秤上一稱，立刻見出高下，人民聞此，眞是啼笑皆非也。

馬文昌　四月十二日　上海

## 急官兒

編者先生：有一次，我們有二十五個人在一起聚餐。餐後有各種遊戲。這些遊戲，都很富有政治意味。其中一個是測驗：當由主席說明，政府改組，鬧了幾月，鑼鼓雖緊，戲還是沒有上台，一定有許多人心中急死，要每一個人寫出他認爲心中最急的那個人的名字。其中有二人未投票，二十三票的記錄如左：

蔣主席一票　張　冪二票
雷　震四票　曾　琦三票
左舜生二票　蔣勻田十一票

這參加聚餐的二十多人，大都是政治素養相當高的，所以這個測驗非常有趣。錄之以饗貴刊讀者。

吳傳道　四月五日　南京

## 關于胡海門

記者閣下：前見貴刊二卷六期讀者投書欄內有「胡海門」一則，大意謂胡氏參加　府，因爲事已如此，只好如此，大有責備胡氏之意。我想這類事情，自古已然。這些人是該值得同情的，紅樓夢一百十九回記花襲人之處境，也是如此。寶玉出家後她本想守節，因爲怕累王夫人寶級，所以嚥忍負重。回到兄嫂家中，曲受款待，又不忍以一死累兄嫂。堅決準備嫁到婆家再自裁，及到婆家，又是待她仁至義盡，恩　如海，如何忍心累他？歸根到底，畢竟是公子無緣，優伶有福。高閣墜還紫川桃花夫人剛職來挖苦她，說什麼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不痛息夫人，未免太苛求了。我對於傅君投書論胡海門，我亦有此感覺。前人論士大夫出處，以爲當從狂猶出發，到中行歇脚。若從中行出發，非至鄉愿不可。我們對於中行出發之人，實備不可太苛。

黃楚清　四月入日　北平

## 天下第一無腦筋事

編者先生：中國提倡破除迷信，大約有幾十年了。但因教育不普及，似無效果。其中有許多是民間風俗，不能算迷信，如過年過節，陽歷的聖誕等，都有娛樂性質，並無大害。惟有許多洋迷信，却大有害處，如以十三爲不吉等。

昨日我收到一封連鎖信，大意是說，收到後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分寫九信，寄與親友，則有幸福，否則必有奇禍。並說：此信原由英國某會寄出，蔣主席收到後欣然分發，取得勝利，戴笠收到後不理，故墜機而死云云。我想此事不僅迷信，而且極不道德。第一，顯然是撒謊。蔣主席那有這種閒工夫，分寫這些無聊信？第二、是心術不好。莫明其妙來一無聊之信，却强迫你費許多時光去寫九封郵寄，如不寄，便咒你惡死。眞是太陰毒了。第三、是浪費。試想　信的人如果照寫，九封信紙信封加郵票至少一千元，第二天別人再加法泡製，卽爲一萬元，第十天是一萬萬元，一個月後要浪費多少郵票紙張？要加重郵局多少負担？再說那些寫信的人，至少化二小時，　天之內變化一百八十萬萬小時，近二百萬年；以每人六十歲計，等於三萬多人的全部生命。第四是愚蠢。如此損人不利己的事，居然有讀書識字的會做出來，而且不信的人要被咒惡死。若明知別人不會信而仍要做，尤爲蠢極。此雖小事，却見今日中國人之無腦筋一至於此。此事在戰前曾流行一時，最近又盛行，想觀報讀者中收到者必不少，請刊布此信爲幸。

王春芳　四月七日　南京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售價：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寄本社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八期
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本期作者

蔡維藩：南開大學教授
劉迺誠：武漢大學政治系主任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令狐大：清華大學助教
李嘉白：山東大學教授

# 美蘇間的恐懼

蔡維藩

大戰之後，國際間往往產生一個強權政治局面，其構成分子非五強即四強，最少也未少於三強；然而這次大戰卻產生了一個不幸的美蘇兩強政治局面。五強、四強、或三強局面，縱有問題，彼此間猶有緩衝餘地，兩強局面一經出現，彼此必得合作，否則戰禍雖不一定立即發生，和平却難免時受威脅，因爲她們關係太直接，有問題，就難迴漩。美蘇關係無論友善或不友善，向極反常，既不能和美英或英法關係相比擬，也不能與英蘇或法蘇關係相提並論，可是二次大戰却將美蘇關係演變到幾乎可說到處可以合作，也到處可以衝突的密切程度。這是人爲的，二次大戰後的世界，事實上，就受着美蘇兩國由人爲關係而形成的兩強局面所支配，這是多麼不幸！

國與國間，從民族傳統到生活習慣，一切都是相異的較相同的爲多，美蘇間當然不能例外。是的，戰時美蘇確合作到歷史上這兩大民族未曾有的親密程度，那因爲戰時大家甘苦共嘗，患難與共，必得集中全力對付當前的大敵，雙方即有何相異之處，亦必强使共相同，從事救亡圖存的合作。現在共同的敵人覆滅了，美蘇二國也和他國一樣，從民族傳統到生活習慣，一切相異的地方都在發揮勢力。我們讀歷史的人似乎可以承認前一景象是非常的，後一景象是正常的。話說回來，兩國關係這樣轉變，表現於其他兩國間，影響尚不太大，即表現於戰前之美蘇兩國間，影響也不一定太大，但表現於今日構成世界兩强局面的美蘇間，影響甚大，影響美蘇關係，也影響世界和平。

只要不存偏見，誰都可以看出，年餘以來，美蘇兩國一樣的以他們民族傳統及生活方式相異之處作出發點，表現許多恐懼。我們不否認這兩國間有些足以叫他們彼此恐懼的實質問題，但心理上的勢力則於無形中增加和擴大他們的恐懼。本文擇幾個比較顯著的問題說一說，看他們兩國間恐懼什麼和他們心理上的勢力怎樣增加和擴大恐懼。

## 一　從原子彈到裁軍問題

上面說過，二次大戰結束，產生一個美蘇兩强局面，已爲不幸，而又留下一個原子彈問題，更是不幸。這不幸的原子彈問題，恰巧就落在構成戰後不幸的兩强局面的美蘇二國間，尤其不幸！戰爭結束不久，蘇聯首先正式和非正式的要求美國公開原子彈秘密，無形中將上述三重不幸局面作了總的揭開。美國口頭上一再允諾公開，固未能減輕這局面的緊張，而加拿大關於原子彈秘密洩露的種種情報，反而促使這局面惡化。

從戰爭史來看，一種結束戰爭的新武器，不一定就是發動下次戰爭的武器。可是新武器往往具有製造和平時期戰爭恐懼的勢力。早些日子，美國前陸長史汀生發表一篇論文，大意說，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他和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參謀總長等討論決定八月初對日本投擲原子彈，那時美國只有新墨西哥州試驗後的第二和第三兩顆原子彈，他

們當時認定美國不準備繼續製造，同時也認定對日投擲原子彈，結束戰爭，是將爲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原子彈作戰的戰爭。我們相信史汀生的話是眞實的，也相信美國人是有理想的，然而這段話就透出美國首先製造原子彈，又首先對原子彈懷着恐懼心理。不知道爲什麼戰事結束之後，美國又繼續製造原子彈，並在太平洋連續演習兩次？可是演習之後，他們一面研究，一面恐懼，其心理就在這樣矛盾中發展。

蘇聯在能製造原子彈之前，恐懼原子彈，本是人情之常，但說蘇聯就怕美國對她發動原子彈戰爭，也未免是神經過敏之談。蘇聯實在恐懼美國以原子彈秘密爲其對蘇政治攻勢的武器，其所以堅持美國公開原子彈秘密目的在此，固不必由此親側秘密以求自製原子彈，然美國在主觀上則不能將這問題看得如此簡單。

自原子彈問題搬到安理會以來，美蘇一再短兵相接，蘇聯堅持美國必須公開原子彈秘密，美國則主張原子彈須在國際考察，監視和管制制度之下予以公開。換句話說，蘇聯主張原子彈秘密須無條件公開，而美國則恐懼原子彈秘密公開之後，他國製造原子彈。就在這問題糾纏不決的時候，蘇聯突然提出普遍裁軍建議。這一建議弄得美國外交界相當倉皇。美國是不會反對裁軍的，但蘇聯這一提足先登的舉動，不但在美國人心目中是蘇聯掠人之美，而且將主張愼重考慮的美國弄得像是最不贊成裁軍的國家。自一八九九年第一次裁軍大會以來，裁軍問題向難理出頭緒，原子彈問題尙無眉目，蘇聯又提出這萬分繁雜複雜的普遍裁軍問題，美國更感苦悶。蘇聯又提出原子公約建議，主張數十國共簽一約，廢止原子彈，並於簽約後若干日內，所有製造原子彈國家毀棄其原子彈及一切有關原子彈的設備。美國認爲蘇聯準備動員世界對付美國一國，蘇聯認爲世界不耐煩老在坐視一國握有原子彈秘密，威脅和平。美國愈不肯放鬆，蘇聯要求愈緊迫，蘇聯要求愈緊迫，美國對蘇聯恐懼愈加深，愈擴大。上月一次安理會會議後，美英代表先後表示，希望蘇聯方面能够保證蘇聯絕無利用原子彈及裁軍問題窺測原子彈秘密的企圖，蘇聯代表未理睬這挑戰性的表示，美國對蘇聯更恐懼，所謂蘇聯在西伯利亞製造原子彈以及利用德國科學人才從事原子能研究一類傳說，全在美國對蘇聯恐懼心理中發揮勢力；同時蘇聯對美國也更恐懼，更恐懼她將長期依恃新武器壓迫，甚至威脅蘇聯。近半年來，蘇聯特別注意美國北極設備和南極探險以及蘇聯希望掌握北極戰略據點，大半由於對美恐懼心理所致。蘇聯恐懼美國以原子彈秘密來壓迫或威脅她，而美國則恐懼蘇聯利用公開原子彈秘密的要求和喧嚷普遍裁軍的高調，來轉移世界視線，敵視美國，甚至掩護其自己的野心企圖。年餘以來，美蘇間原子彈問題未獲解決，而其彼此恐懼心理却由原子彈擴至南北極。

## 二　戰敗國佔領與處理

德日兩國潰敗，敵帝兩地留下兩塊政治眞空區域，美蘇雙方之任何一方，均恐懼另一方首先跨入。她們在德國試行四國共同佔領制度，並未減除兩國恐懼，美國在日本毅然實行美國一國代表盟國佔領制度，却加深了蘇聯對美國的恐懼，而蘇聯因此加强其朝鮮北部的措置，又轉而加深了美國對蘇聯的恐懼。她們恐懼不止，她們跨入這兩塊政治眞空區域的希望不止。戰後她們主張先決定附庸國和約，再準備德國和約，最後着手日本和約，其中一部分理由，就是她們恐懼德日和約一經簽字，雙方跨入這兩塊政治眞空區域的進度即告中止。

講到處理戰敗國，美蘇也皆懷恐懼。舉凡關於軍事、政治、經濟種種方面措置，一方認爲應從寬，另一方主張應從嚴，反之，一方認爲應從嚴，另一方主張應從寬。再講到賠償，賠償領土及政治制度等具體問題，美蘇恐懼心理更深，意見更紛歧。蘇聯要知道美國對德戰俘情形，美國質問蘇聯有多少德國科學家移往蘇聯境內？又問蘇聯迄未遣回日本的七十萬戰俘情形如何？蘇聯要根據雅爾達密約，要求獲得德國賠償總數二百億中的一百億元，並要部分賠償以德國生產品抵付，美國認爲德國無此償付能力，在美國今日接濟德國糧食與將來扶助德國生產條件之下，美國不能同意成立等於美國代付德國賠款的賠償辦法；同時，蘇聯指摘美國業已搬運德國大多的工廠設備和物資，美國則質問蘇聯搬運德國設備和物資情形太不明瞭。日本賠償問題醞釀已久，美蘇兩國對此不合作，美國決意先與願意合作的國家實行日本初步賠償計劃。領土問題，日本方面，大致決定，德國方面則不然。蘇聯要求參加魯爾國際管制，美國始終未承認德波邊界已獲最後解決，這就是兩個難決的問題。此外，如蘇聯搬運中國東北及奧國

境內大量工業設備和物資，也成了美蘇間久爭未決的問題，因爲蘇聯儘管堅認這些是她應得戰利品，美國不但不承認這樣解釋，而且根本懷疑蘇聯這類行爲的根本動機。說到德日政治制度，揭穿的說，美蘇雙方皆恐懼另一方促使德日建立像其自己的政治制度。來培植兩戰敗國親美或親蘇的勢力。美蘇雙方對於戰敗國佔領和處理，皆懷恐懼，有時一方怕另一方過覓對待戰敗國，有時一方又怕另一方過嚴對待戰敗國，其標準則是彼此恐懼對方經由培植或摧殘戰敗國以遂自利企圖。

因爲彼此恐懼，原子彈及裁軍問題固未解決，德國和約問題困難重重，日本和約問題的最後解決更是渺茫。看莫斯科會議中連一個四國佔領與管制得完整報告都擺不出來，便知美蘇兩國被籠罩於彼此恐懼心理中達於何種可怕程度！

## 三　勢力範圍

美蘇二國各有一套主義和制度，她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也有彼此相異的應人接物的作風和態度。戰前和戰時，她們這些不同，皆不大成問題，戰後則全成問題。從美國立國本質到最近杜魯門總統發表援助希土二國政策，許多地方指出美國人民和他們政府同樣恐懼蘇聯共產主義勢力擴張，來威脅或消滅美國自以爲最理想的那一套民主方式的生活，儘管甚多美國人自己認爲生活程度較他國爲高，美國國內沒有容讓共產主義滋長的國地，但他們却深深恐懼外來的共產主義勢力伸入美國，危害他們生活，或蘇聯共產勢力擴張，致使美國孤立而在生存上遭受嚴重威脅。蘇聯心理上也矛盾，他們向來相信資本主義終必潰滅於共產主義之前，但又恐懼資本主義國家鑑先圍攻蘇聯。一方時時恐懼對方威脅其生存，而又皆不願奔上戰場決鬥，于是雙方不約而同，各自競相擴張其國際上的勢力範圍，以求安全；這樣愈求安全，愈感不安全，愈擴張勢力範圍，愈增添接觸機會，愈感覺遭受威脅，愈加深雙方互相恐懼心理。美國時常揣想東歐「鉄幕」內容，越揣想，越恐懼，再想到遠東，把「鉄幕」看成「鉄圈」，則更恐懼。戰爭以來，美國勢力幾乎遍及全世界，她除像蘇聯以主義爲擴張勢力的資本外，尚有金元外交爲其更有力的資本，蘇聯聽了到處「美國頂好」之聲，深深恐懼美國正在領導世界包圍蘇聯。我們雖不敢說，蘇聯定要從現狀破壞中以求建設適合蘇聯政策的世界，但可斷言，美國實想建設許多能過像美國生活的國家，來阻止蘇聯勢力的擴張。如果承認美蘇二國競相擴張勢力範圍，根本動機是求自身安全，而非侵略他國，我們也該相信雙方愈擴張勢力範圍，愈懷抱恐懼心理，而雙方勢力範圍接觸機會愈多，其恐懼心理愈加深。美國看一看地圖，如果蘇聯勢力控制希臘，海峽問題不了了之，半個地中海必進入蘇聯勢力範圍，如果蘇聯勢力再控制德與，歐陸全部將爲蘇聯所控制，剩下來的恐怕只是孤懸於西北角的英國；再算一算人口，蘇聯加上東歐「鉄幕」內的國家，人口超出二萬萬，如果再赤化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四萬萬人口的印度連同東南亞和南洋皆不能獨立佔住，那終必是蘇聯領導十二萬萬以上人口抗美大集團的形成：這在美國想像中是多麼可怕的景象！蘇聯對美也有所恐懼，美國一套生活方式已足引人，現在南北極大下工夫，又對許多國家運用金元外交，她要在軍事戰外交戰經濟戰略上先佔優勢，以充實其業已對蘇形成包圍的實力；這在蘇聯想像中也是可怕的景象！

## 四　聯合國與五強合作

聯合國本是和平之路，美蘇二國的恐懼，應該逐漸消逝於這條和平路上，而從巴敦到舊金山，有關五強的原則和制度，皆要五強在合作中加强聯合國功能，領導世界消弭一切國際恐懼，以求永保人類和平。不幸，美蘇二國恐懼多，她們皆未在這聯合國與五強合作關係中表現適當。美國是重視民主的，她以爲在國際場合中講民主，至少世界輿論可以制裁少數國家的不當行爲，然而這却引起蘇聯極度不安，因爲蘇聯就恐懼美國憑其「人多勢衆」的背景，在國際間處處佔着對蘇不利的優勢；蘇聯之所以始終堅持大國否決權制度完整，是因爲這緣故。美蘇二國之所以在巴黎和會中斤斤較量於多數表決與三分之二表決程序之間，也是因爲這緣故。有一次，在安理會場合中，蘇聯代表對美國代表表示，希望以後美蘇二國對某種問題直接商討之前，國際會議最好不輕易召集；這表示是最堪玩味的！

五强是聯合國支柱，事實上世界也必須經由五强合作才能享受和平。五强佔聯合國家十分之一弱的比例，應該容易合作，而美蘇兩國也皆應該全力支持五强合作，然實情剛不如此簡單。美國最贊成也始終倡導五强合

作制度；羅斯福、赫爾、斯退丁紐斯、貝爾納斯等談到强國合作，總提出五强合作的主張，去年赫爾從病榻上發出的呼籲，仍諄諄忠告五强合作，共保世界和平。和在聯合國大會場合中情形相似，蘇聯仍然恐懼美國在五强合作制度中發揮其「人多勢衆」的優勢，弄得蘇聯面臨一對三或一對四的局面。我們知道，聯合國憲章如無大國否決權制度的規定，蘇聯極可能不加入聯合國。年餘以來，大國否決權制度，雖遭受許多攻擊，蘇聯則認其爲補救她自身孤立危險的制度；事實上，也就是視爲防止美國「人多勢衆」優勢的發揮力的制度。講理論，美蘇皆不反對五强合作制度，講運用，兩國見解不全同，有時正相反。五强外長會議制度是一個最清楚的例子：外長會議是由羊英蘇三巨頭會議中孕育出來的，他們在雅爾達決定產生三國外長經常會議制度，又在波茨坦決定產生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經常會議制度，並決定其準備義大利等五國及德國和約的任務。一九四五年九月首次五國外長會議召開於倫敦，同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召開外長會議，仍然遵照波茨坦宣言中的五國協議，宣言中美英蘇法五國共同籌備對義大利等五國和約程序。但在一九四五年首次五强外長會議中，蘇聯首先反對中國參加歐洲問題的討論，也不贊成法國過問歐洲全部問題，弄得那次會議無結果而散。一九四六年美英蘇法四國召集外長及外長代表會議，商擬義大利等五國和約草案，始終未邀中國參加，巴黎和會將召開，蘇聯反對中國爲和會邀請國。和會閉幕，美英蘇法四國在紐約的舉行外長會議，最後通過五國和約，也未邀中國參加，當時決定討論準備對德和約工作，蘇聯又反對中國參加。因此，從去年底起，四國外長代表會議和現正舉行的莫斯科會議，皆未邀中國參加。莫斯科會議討論對德和會程序問題，美國表示中國應爲邀請國之一，英法皆贊成，蘇聯又持異議。在五强合作制度這樣矛盾發展中，蘇聯似乎違背協議，美國似乎遵守協議，其實，這是有關美蘇兩國對於運用這制度根本見解不同的問題，局外人固不必刻版的認定這是一國違背協議或一國遵守協議的行爲，也不必主觀的論斷這兩國對中國確有情誼厚薄的差別。說明白些，美國要由三强四强以至於五强合作制度擴大國際合作範圍，而蘇聯則要縮小强國合作範圍，以加强眞正强國領導世界地位。如不故存偏見，我們在各國能爲世界和平放棄「國家主權第一」觀念之前，根本不能拿國際民主這一類動聽名詞，來衡量美蘇兩國不同的表現，而應根據實情，來認識她們對於五强合作制度見解互異的根由；能有這樣認識就能了解英蘇進行修改同盟條約談判，會引起美國疑慮的理由，同樣的，也可了解去年英外相由紐約返國發表演講，首次提到由五强合作，加强聯合國的外交政策，會引起蘇聯對英蘇同盟四修改要求。

聯合國及五强外長會議之外，國際間締結同盟，本可視爲協助世界機構保障和平的另一制度，然美蘇兩國對這制度看法又不同。美國根本不願再有同盟制度，而願各國同在聯合國機構之內共保和平，即或需要同盟，也須諸大國共結同盟，且須以防範戰敗國侵略勢力再起爲唯一目的；蘇聯則重視一國與另一國各別同盟，並以兩國共同防範一般侵略爲目的。就歐洲來說，美國寧願美英蘇法四國共結防德同盟，但似未想到蘇聯會恐懼美國又代她創立一個一對三而孤立的局面。蘇聯願和英法分別同盟，如果美國願意，蘇聯也未嘗不願單獨締結美蘇同盟，其目的則是兩國共同防範第三國，但似未想到這會引起美國認爲蘇聯在這樣以自己爲中心的同盟體系之中，一個同盟條約將全以另一同盟的另一國爲其第三國，也許幾個同盟將全以美國爲第三國的這一類恐懼心理，英蘇進行修改同盟條約談判，美國不免有所疑慮；英法趕在莫斯科會議之前簽訂同盟條約，蘇聯不大歡迎，美國始終主張締結防德四强公約，蘇聯迄不表示意見。

國際間的恐懼，或來自懷疑和嫉妒心理，或來自具體事實，皆有釀成大禍的危險。姑不問上述美蘇間恐懼的根由從何而來，她們二國既有許多恐懼，爲求世界眞正和平，她們必得從彼此瞭解中逐漸解除彼此恐懼。談到國際瞭解，本非易事，但吾人也無因此悲觀理由，因美蘇兩國如皆能站在厭惡戰爭與愛好和平共同觀點上，致力於彼此瞭解，她們終可由逐漸解除恐懼的心理，而解除促使她們恐懼的事實。我們希望美蘇兩國政治家發揮大智大慧，領導兩國彼此瞭解，希望美蘇兩國國民同具有政治家風度，支持他們的政治家施展這樣政策。這種希望能否成事實，須看美蘇兩國朝野人士，是不是具有愛國家愛民族的高尚精神，同時也有愛世界愛人類的雄壯氣魄！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

# 論政府改組

劉迺誠

最近國內的大事是政府改組。在內戰蔓延很廣，經濟危機日深的今日，一般國人，當然注意政府的動態。實際說起來，現在全國人民皆關心國事，因爲每一個人民的生活，至少都在受着一種威脅，不論是軍事的或者經濟的，或者兩者都有。大家期待着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環境，能够改善，至少要使一般人民活得下去。

現在的政府淵源於北伐勝利以後，現在的領袖們有些是北伐以前的人物，大部分是抗戰以前的人物，到現在已經有一二十年，甚或二三十年的歷史了。這些人擔任政府首長有這樣久，從年齡上看，大多是在六十左右，已近衰老之年。從權位上看，做過院部首長的人們，在政治上已經是登峯造極了，月圓則昃，這是宇宙循環的定律。從政績上看，這些人主持各部門行政，在相當時期內，已經表現他們的人格，暴露他們的才能，對於他們的言行，一般人民已能作相當正確的判斷。無所建樹的，固應退避賢路，就是略有成績的，也要讓後起的人來試一試。何況我們實在無法說：那一個部門是眞正有成績，那一些人是中華民國所必不可少的人員。一個國家，如果執政的人永遠是某一些少數人，那是不合理的現象，也是很危險的現象。

回憶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至抗戰前夕，秩序逐漸恢復，經濟逐漸穩定，工商業略有發展，教育亦略有進步，此時日人如不來侵，國內政治又能逐漸改善，我們國家或竟能走上軌道。全面抗日局勢形成後，爲應付非常事變計，集權日益加甚，而政治組織與設施，離民主政治亦愈遠。在大敵當前，人民對於這些不圓滿的情形，尙可寄予相當的諒解。但到勝利在望的時候，民主的怒潮已是不可遏抑，在國內外情勢激變之下，各黨各派把握時機，來爭取政權，以後戰爭必更形劇烈。非但政府不得不接受小黨小派，盟邦政府並且派遣大員，與國共雙方經常保持接觸，不斷斡旋和談。到了最近，和談固已中斷，而又不能速戰速決，和既不能，戰亦不可，是問題的解決，仍不能不出於政治調協的一法。那末，何不乘早放下屠刀，爲國家民族保一分元氣，留一線生機？

現在且說政府改組。既要改組，則除非增加名額，必有原來的少數顯要要下野，不合時宜的一部分人要被淘汰，又必有少數新貴要上台。各部院原有負責人有一部分可以蟬聯，但必有一番調動。在國內外現階段情勢下，改組的政府勢必容納少數他黨份子，或許另有一部分新貴，來點綴號稱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更須保留少數名額，以待中共及民盟代表來參加。當然，各黨各派如果放棄武力鬥爭，來共同主政，這是好消息，不打仗總是好事。但是要講到施政政策，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此次政府改組，是政黨間勢力的調整，是根據政黨的實力，來作權位的分配，同英美等民主國家政府的改組完全不同。後者是根據民衆的意見而轉變，是反映民衆輿論的。不過，這次改組雖然與人民無關，可是人民在水火之中，對於政府的變動，關心甚切。茲於政府改組聲中，表示幾種希望。

## 一 新政府要有新精神

即將產生的新政府，應當以一種新姿態出現，才能動國內外的視聽，如果是換湯不換藥，就不必多此一舉。我們所稱新的姿態，一方面是指形式上的新；毫無建樹的人，不管他們有多久的歷史，應當退避賢路，就是略有成就的人，如果有更好的人去代替，也是要更換的。各黨各派的人，要增加一部分，眞正的社會賢達，更要多多的網羅。或者曰：沒有做過官的人，叫他們立刻擔任院部長，既然沒有經驗，如何能勝任愉快呢？應之曰：院部長的任務，是決定政策，能了解社會問題的所在，能明瞭民衆需要的人們是比較適宜的。部長不能勞於瑣碎行政，更不能忙於奔走鑽營，人才是不成問題的，下段還要詳細討論。

更重要的是新精神的表現。固然，沒有新的組織，絕不能產生新的精神。新的精神究竟是怎樣？很難具體說明，抽象言之，可能得着一種概念。從做事方面說，是指積極的做事，而不是消極的做官。做事總有成績表現，保有不　的記錄；做官一定是愈趨腐敗，而終於不能自拔，許多人的前程，就是這樣的斷送。新的精神是能辨白是非曲直，錯誤的要放棄，優良的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新的精神是能順應潮流，而不墨守舊章，因爲社會情形變更，社會問題隨之變更，新問題需要新的方法，才能圓滿解決。

那樣的人纔能表現新精神呢？學識與品格是不可少的，學識是一切的基礎，學識好，經驗富，才能有見地。品格好，才能實事求是，不敷衍，不苟且，腐敗貪污的事皆可以避免。這些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仍然是消極的性質。主辦一部分事務，不要說是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辦事要想有成績，行政要想有進步，主要負責人要有原則，有理想。抱定了原則，原則不合，不輕易上台，上台之後，如果違背原則，就要掛冠而去。理想是一切的原動力，是計劃的指針，是行動的鵠的，沒有理想的人，在任何事業上，是不會成功的，管理衆人之事的人們，更是要如此。有理想，還要有計劃，有政策，政策計劃既定之後，然後按步就班，有條不紊的運行，就是上了成功的途徑。更要有堅定的信念，不可動搖的熱誠，排除一切的障礙，以求事業的成功。我們看：古今中外，凡有偉大成功的人，總有他們的理想，並且要有高尚的理想，又必能持之以恒，理想才能實現。

到了近代，新的精神還要從另一方面表現出來，也可以說是一種方式的兩方面。就是在民主思想發達的近代，管理衆人的事，形式上是治理，事實上則是服務，形式上行政有統屬關係，事實上權責皆要分散，設施要對大衆負責；形式上政府機關不斷頒佈命令，事實上則須極端注意民衆輿論。不但如此，普通政策的決定，特定命令的執行，均須出以民主方式。因爲，在民主國家，不但違反民意的政策不能有，實際也執行不通，要能爲人民所接受，祇能出於勸導之一法，祇有在民衆擁護之下，政策才能澈底的實現。所以，在現代中國的過渡時期，人治已在衰落，法治尚未矣立，行政負責人員欲求行政效率的增高，則有賴於民主精神的表現。

## 二　新政府要有新計劃

不論是私人生活，或是機關行政，或是政府設施，祇要是做事，總得有周定計劃。就是事先對於一件事，要作充分的研究，通盤籌算，議定一種計劃。計劃是做事的步驟，有了計劃，就可以依照既定方針，按步施行。計劃就是秩序，有了計劃，主腦部分綱領在握，督率所屬人員分頭併進，所屬機關各就職責所在，分別推進個別工作，然後全部行政才能如輪齒之相依，有條不紊的圓滿運行。

就行政觀點說，不論是中央行政，還是地方行政，談到計劃，可分對人、對事、對物三種。人的問題最爲重要，因爲一切計劃，不論如何完善，沒有適當的人員主持，則不容易圓滿實現。所以，政府要定一種計劃，未定之前，要注意到有無充分人才來推行，既定之後，又要研究怎樣配合人才，配合適當，方能人盡其才。計劃是工作的程序，就是在一段時期內要做的事，事有輕重緩急的不同，就應當依據其性質，來擬定一種適當的實施程序，才能事盡其功。物材可爲工具，可爲材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人已經先我們而言了。材料爲事業所需，沒有充分的及適當的材料，事業就不能進行，人才亦無所施其技。所以，事與物雖非屬人，雖屬被動，欲求計劃的實現，皆要有精密的計劃，有適當的配合，並且要有適當的人才來主持，而後始能物盡其用。

行政與工作的計劃往往有整個與局部之分，有長期與短期之別。主腦部分對於全部職責，須擬有整個計劃，希望實現一種普通目的；所屬或相關部分，各各保有局部計劃，實現其各別職責。平行機關間的工作，應能維持其分工與合作；統屬機關間的工作計劃，尤應能作適當的配合。需要大量經費物材或工作的事業，往往需要一種長期計劃；其有急迫需要，或可於短期間完成的工作，則可採定短期計劃。總之，任何行政或工作，於舉辦之前，皆要有計劃，計劃就是工作，並且是工作的主腦，好像在建築上工程師的製圖，圖型一定，建築物即可依樣完成。

計劃是設計，但不能止於設計，計劃一定，就要從事實施。不同的機關，其工作的性質也就不同。主腦部分之職責，在規劃，在領導，而不在實施的瑣細；對於平行的及相關的機關，在調協分工，在提倡合作。對於

所屬機關，在加以有效監督，而不在嚴加干涉；在予以適當調協，而不在肆意指揮；在予以充分協助，使能實現其效用，而不能代爲規劃，以致損害其創造精神。

此外尙須注意者，就是計劃的擬定，固爲負責機關的職任，但不能單獨決定，尤不能閉門造車。對內應使所屬部份，均有參加意見之機會；對外尤應使人民與團體，亦有提供意見之可能。因民衆爲設施的對象，大衆福利爲計劃的最後目的，綜合多方面的意見，然後所定計劃，才能爲一般人所接受，才能作圓滿的實施。

## 三　新政府要勵行法治

吾國自辛亥革命以後，因爲一般人民法治素養缺乏，政治領袖們政治道德不良，至今未能走入法治途徑。最近國民大會通過新憲法，政府又有迅予實施之諾言，值茲憲政臨將開始，新政府尤應礪行法治，樹立一種風範，使憲政實施之時，不再遭受蹂躪，而終致失效

所稱法治云者，在原則上係指：(一)法律至尊至高，特權不能存在，專斷行動不能發生，甚至政府的自由裁量權，亦應嚴加限制。一切人民祇受法律的統治，如有違法事件，亦祇受法律的制裁。(二)在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就是說：各級人民無貴賤貧富男女之別，其法律地位相同。如有同樣違法行爲，則受同一法律的制裁，並受同等的處罰，不因地位不同而有所軒輊。在法治精神最盛的英國，甚至官吏在公共事務上之行動，本人亦須負責，這樣一來，官吏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不得不百般尊重，英人之自由權利，因而愈益鞏固。

當然，在法治社會中，人民應能享受各種公民自由權利，人身不受非法拘捕，意見可以自由表白，集會可以自由舉行，會社可以自由組織。軍事機關不得指住私人住宅，不得任意宣佈戒嚴，不得干涉民事行政。租稅之議定，以不影響國民經濟爲準則，尤不得從中虛索。一切一切，均須以法律爲根據，法律爲社會的行爲標準，任何個人，任何團體，任何機關，均無違反之正當理由。

非但人民與政府間的相互關係，皆要遵循法律，而政府的運行，尤應以法治爲準則。依政府最近所頒新憲法，中央政制雖則保存五權之形式，實則含蘊責任內閣制的原則。今後國民代表的推選，應以保存選舉的尊嚴爲主旨。憲法承認結社自由，政府亦公認各黨各派的存在，是今後政府的組織，一以政黨政治爲依歸。行政院須對立法院負其責任，並須注意民衆輿論之所在。新憲法所定總統的職權，與威瑪憲法下德國總統的職權，大同小異，今後總統不得有壓迫行政院長之行動，尤不得干涉立法院或國民大會。司法既屬獨立，則今後的法院不能再受行政機關的控制，尤不能蔑視人民的自由權利。

以上所舉各點，是隨意挑選少數證例，藉以表現法治的意義。爲篇幅所限，祇作片斷的陳述，不求有系統的說明。自吾人觀之，在人羣社會內，自政府以至各個人民，如果能尊重法律，協同保持法律的尊嚴。自私人行動以至政府的運行，如果皆能符合法定的標準，再加上法院的精密培養，民衆的嚴格監督，則法治的風氣，不難逐漸樹立，政治道德的水準，亦可逐漸提高。此則有賴於政治領袖們提倡於上，一般人民維護於下，誠能厚培其基礎，始不致因橫逆之來，而傾覆於俄頃之間。

## 四　新政府要力求民主化

在第一第三兩段，已曾附帶提及民主精神之重要。茲僅就民主政治之特徵，簡略申述以下數點：(一)行將成立的人民代表機關，要能眞正由人民推選，如有恫嚇賄賂事件發生，則應宣佈選舉爲無效。各代表要對各選區負責，注意地方權益，整個代表機關要能代表全體人民，提倡公共利益。代表們對代表機關要能傳達地方意見，對於地方要隨時說明政策和實施，使地方與中央打成一片，協同提倡大衆福利。(二)此次改組的政府，亦祇是過度性質，談不到政治責任問題。憲法實施以後，則應嚴格保持責任政府的原則。就在目前，新政府可以多多注意民衆及公共團體的意見，使其設施可以順應民衆需求，至少不致違反民衆利益。(三)在號稱民主國家內，人民可以自由組織政黨，政黨應能公開活動。但是政黨要代表民衆，反映社會輿論，又要能轉移輿論，集中輿論，使政府得以了解羣衆需要所在施政有所根據。現在我國的政黨，或則脫離民衆，或則根本無民衆可言。沒有民衆的政黨，爲不能久存的，更不應當參加政權的行使。

以上三點，皆不是過渡性質的政府所能做到的，我們不必責望牠。但

有兩件可以做到的事，就要加緊努力，一件是地方自治的提倡，另一件是人民自由權利的維護。（一）提倡地方自治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依據地方的需要，來提倡地方人民的福利。一方面使地方人民有參加地方政治的機會，而能獲得一種有效的政治訓練，經過相當時期後，就可以利用這種政治經驗，來參加國家政治。（二）維護公民自由權利，原是民族革命主要目的之一，轉臨憲政即將來臨，政府尤應預事提倡。公民果能享受各種權利，得以自由表彰其人格，充分發揮其優性，才能變爲健全公民。又必多數人民皆是健全公民，而後我們才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

## 五　政府應表彰人才主義

吾國以考試取士，推行已久，方法雖不盡善，其爲客觀標準，似無可非議。革鼎以前，科舉制度已廢，而新制未能建立，倖進之門大開，吏治日趨窳敗。中山先生認爲吾國前代考試制度的意義很好，在所定新政制中，列爲五權之一。最近十數年來，先後曾經舉行多次考試，考試方法業已改善，辦理相當嚴密，錄取也很公正。惟考試範圍不廣，而錄取人員非必即能任用，各種考試乃不爲人所重視。結果，公務人員之任用，漫無客觀標準，黨內有派，派內有親疎之不同，有鄉誼戚屬關係者，每能捷足先登，絲毫沒有奧援的人們，或則不得其門而入，或則受排擠而遭屏棄。又一般機關負責人員頗多缺乏民主風度，諂上驕下，喜奴才，用庸才，而惡眞才，人才不能進用，行政效率如何可以增高？

這裏所稱人才主義，有三種含義：（一）在憲政之下，代表機關，甚至一部分行政人員如縣長之類，以後由人民推選，我們要眞能推選賢能。（二）政府需用大批行政人員，行政效率與人才選拔關係極其密切，我們希望增進行政效率，就要任用專才。（三）政府與人民，今後究將如何滌除惡習，轉移風氣，使人才樂於服公，鑽營恂私的惡習，爲人所鄙棄。必能做到這幾樣，然後政治與行政才有改進的希望。

在建國伊始萬端待理的時候，我們談人才主義，我們的人才是否够多？人才是否够精？這兩個問題常常有人想到。（一）人才是否够多的問題，要看從那一方面講。我國教育不發達，受高等教育的人比較少，如果公共事業辦得多，人才準定不够。但在公共事業不發達的現時，人才固然感覺不够，比較重要的問題，還是配合和運用的方法。並且，人才的訓練，一半要靠教育機關作普通的訓練，一半又賴事業或行政機關本身來鍛練技術。換句話說，公共事業發達以後，人才可能就够多，這不是全無根據的樂觀，而是相當合理的推論，似無重大錯誤可言。（二）人才是否够精，這也是一個相對的問題，中國留學生中，有些成績也很好，回國後也有相當的建樹。國內一部分大學，戰前已有相當規模，戰時損失固甚大，今後如能從速恢復舊觀，並力求改進，大加擴充，將來當能供應社會的需要。對於普通事業的建立，技術似乎不成問題，新興事業的創設，開始可以求才異國；建立後若干年內，就有專門人才接替了。在個人看起來，事業的興廢，大部要看管理和領導適當與否，技術尤其次也，就是說領導人才的養成，較難於技術人才的訓練。

我們看：清末海關郵政由少數外籍人員代謀，辦理尚有成績，舉辦之初，人才未成問題。主要原因就是：負責人員有組織能力，有負責精神，待遇優厚，可以延攬人才，信賞必罰，可以獎勵效率。收回自辦之後，也能人勝其職，戰時雖亦發現少數不良行爲，這些皆可以矯正。實際說起來，用得其當，人人皆能成爲有用之才，至少可以訓練成爲有用之人。不得其當，就會埋沒人才，這當然是國家的損失。總之，一國人才之盛衰，以社會文化及公共事業的進展爲轉移，人才是否够多，是否够精，皆是相對的問題，儘可設法解決，不會形成嚴重困難。


**合訂本第一卷**　上下冊

四月卅日前：每冊一萬二千元

五月一日起：每冊一萬五千元

郵費：掛號每冊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三千五百元

本刊合訂本第一卷即將售罄，茲應讀者需要，重行加印，成本已漲，酌增售價。但于四月三十日以前函購者，仍照原價（每冊一萬二千元）計算，外埠以郵戳爲憑。

#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

## ——荀子與斯賓塞爾解蔽論的一個引伸與補充——

潘光旦

不久之前，我寫過一篇稿子「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觀察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指出了兩個人在解蔽問題上許多不謀而合不約而同的地方。不過兩個人在解蔽的方法論上也有很不相同的一點，雖彼此並不衝突，甚至於還有相得益彰的好處，却終究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值得我們再提出來討論一下。

荀斯兩人都提到治心與治學的兩個方法，這一層基本的看法是一樣的。不過說到治學，兩人所說的學的內容却不一樣。荀子所說的似乎只限於我們近代所瞭解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而斯氏則限於自然科學，從數學邏輯起，中經物理、化學、天文、地質、以至於生物學心理學，全都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這和時代的不同與學術背景的互異當然有很大的關係。荀子的時代是說不上甚麼自然科學的；荀子所瞭解的學祇是先秦時代所累積與流傳下來的一大堆經驗、知識、思想，有的見於記述，有的怕還是一些傳說，其中關於自然的零星知識雖也未嘗沒有，大部分總不出我們今日所稱爲文學、史學、哲學的幾塊園地，而在那時候，這些園地的畛域還是分不大開的。除了這些，時代與背景確乎也拿不出甚麼別的來。

斯氏的時代裏，自然科學已經相當的昌明，自然科學的門類已經由模糊而趨於確定，而各門類之間的關係也已將次闡明；對於此種闡明的工夫，斯氏自己還有過一番貢獻。在他看來，只有自然科學才是一貼解蔽的對症良藥，因爲在一切學術之中，只有它是最講求客觀，最尊重事實，最注意分析，而於分析之後，又能加以貫串會通的。在他的那本『羣學肆言』裏，他完全沒有討論到其它的學術對於祛除成見可能有甚麼貢獻。社會科學可以不必說。那時候關於社會的許多知識見解本來還不成其爲科學，而降至今日，也還說不上科學兩個字；斯氏認爲要社會的學問成爲一種或多種科學，我們必須先做一番清宮除道的工作，而祛除成見，便是這工作的第一步了。『羣學肆言』既爲此而作，則講到治學爲解蔽的一種方法時，自然是沒有社會科學的名分了。事至今日，社會科學既是比斯氏時代爲差較發達，我們再論解蔽與治學的關係時，立言可能要不同一些；但此不在本文範圍以內，目前姑不深論。

不過人文學科如哲學，如歷史，如文學藝術，何以在斯氏的議論裏也竟一無地位呢？這其間可能有幾個答覆。一是斯氏自己忙着自然科學的研究、社會科學的樹立，以及一切科學的會通，對於比較古老的人文學術根本不大理會，以至於不感興趣；他雖把他努力的結果叫做『會通哲學』，但此其所謂哲學和我們普通所瞭解的哲學實際上很不一樣，在他看來，他的是『可知的』，普通所瞭解的是『不可知的』而自作聰明者强不知以爲知罷了。二是他可能認爲人文學科是有它們的解蔽的效用的，並且已經相當著明，無煩再事數說，一則因爲人文學科已有過二三千年的歷史，再則當時所稱的讀書人是沒有不經歷過此種學科的薰陶的。三是反過來，他也可能認爲人文學科沒有多大解蔽的力量，他可能指給我們看，人文學科在歷史裏的累積雖多，發展雖大，對於讀書人的偏蔽，曾無絲毫補救，否則又何待他出頭寫出一本專論解蔽的書如『羣學肆言』呢？四是更進一步，他可能認爲所謂人文學科也者根本就是蔽的淵藪；蔽的產生、蔽的維護、蔽的變本加厲，它們要負不少的責任。文學藝術重情感，哲學專事冥想理想，歷史受了情感與理想的支配，及充滿着歪曲的事實，憑空的結構，要從它們身上尋求解蔽之法，不是問道於盲麼？西洋二千年中宗教的桎梏，宗派的門戶紛爭，以及近代種種比較新興的入主出奴的力量，有如國家主義、階級觀念、種族偏見、改革學案等等，又無往而不和人文學科有不可分離的淵源；解蔽可能需要繫鈴人，但決不在這個場合，在這樣一個場合裏尋找解蔽之道，勢必至於得到一個拖薪救火的結果，以斯氏的聰明是不

做的。

不過上文說的乃是七十年前的光景，一半又還是我們猜度之辭。今日的情形又如何呢？不用說，斯氏解蔽的努力的收穫是極度的可憐的，說他完全沒有收穫，也不爲過；不但沒有，蔽的種類加多了，程度加深了，範圍擴大了，蔽所招致的殃禍也不知放大了若干倍數，包括兩次的世界大戰在內，而可能的第三次大戰也免不了打在這個蔽字之上；而最可以教九京有知的斯賓塞爾認爲痛心的是，這局面的所由形成，自然科學要負很大的一部分責任！

自然科學的效用之一，信如斯氏所瞭解與申說，是足以收解蔽之效的，結果却是適得其反，志在解鈴的一隻手終於成爲繫上新鈴或把舊鈴繫得更緊的一隻手；這其間也有若干因緣，有非斯氏當初意料所及的。第一，斯氏自己雖主張會通，自然科學一向的實際趨勢却幾乎完全側重在分析與專精，而越至發展的後期，此種分析與專精的趨勢越是增益其速度，積重而難返；能够比較集成的大師有如斯氏本曉世不數遘，但到此後期，雖有此類大師怕也無能爲力了。分而又分、細之又細的結果，對一門科學自身，我們美無名曰專精，曰進步，表面上似乎很有收穫，但對於從事的人，以及其人的意識情趣，分析就等於分崩離析，各陷其泥滓而不能自拔，各鑽其牛角尖而不易與人交往的結果，不是實際上等於分崩離析麼？不也就等於各自有其偏蔽障翳麼？達爾文自謂到了晚年，因爲鑽研過久，連欣賞音樂的能力都消失了，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至於對一門科學自身表面上的收穫也終於抵不過實際上的損失。英國思想家席勒(F. C. S. Schiller)不說過麼，一門科學，因爲過於鑽研，過於玩弄術語，終於會斷送在一門科學的教授手裏，所以一門科學的最大的敵人便是這門科學的教授。而斷送的基本原因也就在一個蔽字，他看不見別的，別人又不懂得他，不斷送又何待？這種分析、隔離、與翳蔽的趨勢又復自有其因緣，大致可說一半是屬於科學方法自身的，特別是在它的過分注意數量的衡量一方面，近年來西方科學家已頗有論及之者，而一半則由於從事於科學研究的人的眼光器識的短小，目前都姑不深論。關於這第一層，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就是『博爲蔽成爲蔽』中的『博爲蔽』，博字事實上應是指『深邃』與『專精』，因爲它是和『淺』字作對待的，不過用在今日的『博士』頭銜上倒也還將錯就錯的配稱罷了。用斯氏的語氣來說，則是由於『理智力的多思狹隘呆板，不能兼容並包』，亦不外上文眼光器識之論；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在當時斯氏的見地裏，他似乎只看見了人的不是，而沒有看到科學方法的也有其未盡善處，也更沒有想到，理智力的狹隘呆板也可能和新興的科學締結良緣，而使科學完全成爲一種擘肌分理與細皮薄切的夠當，從而增加了偏蔽的質與量。當時的科學是新興的，好比科學在今日的中國一樣，大家自寄與無限的同情與希望，也難怪斯氏自己也未能免俗而不無所蔽了。荀子所稱的『近爲蔽』或『今爲蔽』指的便是斯氏自己所患的這一種。

第二，我們通常講說科學長，科學短，總是失諸太籠統，其實就其對於人生興趣的滿足一方面來說，至少可以分成三種很不同的努力：一是培養一般科學的精神來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態度與風格；二是好奇心的發揮與滿足；三是科學智識的控制駕馭，其目的在收取種種利用厚生的果實。三者都有它們的地位，不過從人生意義的立場來看，也就是從教育的立場來看，最關重要的是第一個努力，其餘兩種究屬次要。而自斯氏創論以來，七八十年間，科學的發展顯而易見走的是一條避重就輕的路。汗牛充棟的偏於理論方面的研究論文屬於第二種努力，除了滿足作家本人與小範圍的同行的人的好奇心與求知慾(即前哈佛大學白璧德教授所稱的知識淫 Lordo Gaiosa)以及本人的沾沾自喜的心理而外，別無更大的意義。第三種努力的結果是種種應用的器材，小之如日用的小玩意兒(西洋不喜歡機械文明的人動輒總稱之曰 Gadgets，提到時還不免嗤之以鼻)，大之如原子彈一類的東西，數量之大，花樣之多，推陳出新之快，是誰都知道一些，無庸數說的，我們至多要注意的是，所謂利用厚生也者，利用誠有之，厚生則未必。不過我們認爲三種努力之中，這兩種總是比較輕而易舉的，所以爲之者多，而從旁喝采的人更多。至於第一種，在價值上最較重大，而非窮年累月不爲功的一種，就很少有人存問了。所謂科學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謹嚴的取捨，持平的衡量，足以影響整個的人生者，則至今沒有成爲教育的中堅要來；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洗禮的理論科學家與應用科學家也正不知有多少了，但一露出他們的本行以後，有得幾個是眞能看事客觀，辦

事蘊蔵，而論事持平的？三種努力之中，唯有第一種可以祛蔽，而被人忽略的恰好就是這種；第二第三種都足以養蔽，而受推奬的恰好就是這兩種，再用荀子的話來說，第二種努力的蔽是『欲爲蔽』，第三種的是『用爲蔽』，也是再清楚沒有的。

第三，七八十年來，科學自身已經成爲一個偶像，偶像化的遲早，各國不一樣，但終於成爲偶像則一；經過兩次世界的大戰以後，在若干先進的國家，這偶像雖似乎已經有些動搖，但一種以科學『爲萬應靈丹』的看法似乎並沒有改變多少，而其所以爲靈的道理，決不是因爲它可以養成一種健全的生活態度，甚至於也不是因爲它有趣，而是因爲它有用；這就和上文第二層的話連起來了。至於比較後起的國家，有如蘇俄與中國，則此種偶像化的過程正在方興未艾之中；中國五四運動以後，不常有人把科學稱做『賽先生』麼？此種稱謂上的玩弄花樣雖屬文人常事，不足爲奇，但欲一事一物發人深省，而不得不出諸以人格化或偶像化的方式，也足見提倡者一番推尊的苦心了。五四運動前後若干年裏的提倡科學，還可能爲的是它的精神足以影響生活態度，雖也不應以人格化的方式出之，也還有幾分意義，至若近年，則一切提倡的努力幾乎完全集矢於富國强兵的鵠的，即完全發乎一種急功近利的要求，連理論的研究興趣還說不大上，就更見得淺薄了。無論爲的是甚麼，科學與偶像總是一個名詞上的矛盾。論理，科學自身是無法成爲偶像的，它和世間所認爲偶像的事物也是風馬牛不相及；而世間破除迷信與打倒偶像的一般好事之徒往往假科學之名以行，此種假借名義的行動當足以證明此輩對科學的迷信，引科學爲偶像；也正唯其如此，才有破除其他迷信與打倒其它偶像的必要；誰都知道凡屬信仰與偶像，總是不兩立的。若有人問，何以確知近代人士已經把科學偶像化，這便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答覆了。至於偶像化和偏蔽心理的關係，到此便無須解釋，一切偶像的崇拜有它的蔽，甚至於由蔽而錮，斯賓塞爾在『羣學肄言』裏已經發揮得足够清楚，不過他所十分重視的科學居然也會踏上偶像的寶座，則恐怕他連夢都沒有做過。至於荀子在這方面的見地，則見於『天論篇』，而不見於『解蔽篇』，即他的『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之論是。

第四，科學的發展根本忽略了人，尤其是忽略了整個的人，而注其全力於物的認識與物的控制，說已詳我前所爲『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篇（觀察周刊，第一卷，第二期），茲不再贅。孔子有句話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荀子在『解蔽篇』裏說，『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我們把這兩句話合併了看，就明白這方面的蔽之所在了。荀子又嘗評論莊子，說他『蔽於天而不知人』，如果我們把天釋做自然，而此自然者，不必爲莊子所瞭解的自然，而爲近代科學所瞭解的自然，則這一句評論便可以原封的轉贈給近代科學，而了無有餘不足之病。

第五，科學助長了一般人對於進步的迷信，亦即喜新厭故的蔽，亦即對未來的一種妄生希冀的心理。西洋進步的理論與信仰不始於自然科學家，而始於十八世紀末葉的社會理想家，但有人叫做進化論的演化論是自然科學家的產物。演化論，依照達爾文赫胥黎諸家的比較科學的看法，原是可進可退的，演化的過程並沒有必進的趨勢，赫胥黎在『天演論』的第一頁的原註裏並且曾經特地加以說明。不過在許多人的見解裏，演化論很早就成爲進化論，並且到如今還是一味的進化論。這其間也有一些因緣。一是一部分的演化論者的議論過於籠統，總喜歡說由簡入繁，循序漸進一類的話，斯賓塞爾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二是演化的學說和進步的理想終於糾纏一起，不加察別，便分不出來；這一半要由演化論者自己負責，即如上文所說，一半由於社會理想家切心於取得科學的幫襯，一樣宣揚進步的理想，從此更容易取信於人。三是科學的發展既完全側重於智識與功利兩種欲望的無限制的滿足，有如上文所論，確乎也供給了不少的成績，與人以日新月異，邁進無疆之感，即如原子彈的發明，從善於殺人的技術觀點看，誰會說它不高明，不進步？但這終究是一個幻覺，一種翳蔽，斯賓塞爾自己雖也有進化的議論，却沒有提防此種議論也會成爲一種蔽的張本；可能正因爲他自己在這方面已有所蔽，所以便不提防；也可能因爲進步進化之說，在當時歷史還短，還不大成一種傳統的力量，根本上無須提防；斯氏在他的解蔽論裏所提的蔽的種類也確乎是以傳統的事物佔絕大的多數。荀子的議論也沒有包括這一種蔽，他會作『法後王』之論，爲的是要祛除當時人食古不化與以古非今之蔽，但在『解蔽篇』裏，他至多只說到了『近爲蔽……今爲蔽』一類的話；中國文化除了子孫一般事物而外，是幾乎不問未來的；中國文化也不大講一般理想，進步的理想更可以說等於沒有；這大概是一些根本原因了。不過晚近以來，無論中外，這進步之蔽或維新之蔽，是很實在的，而促成此種蔽的責任，一部分不能不由科學負之，誤解了的演化論負一小半，走了偏鋒的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負一大半。

（下期續完）

# 對于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

編輯先生：貴刊二卷四期錢端升先生的「唯和平可以統一論」一文，引起我們政治系同學很大的注意。我們爲此展開了相當熱烈的爭辯，並且達到一致的結論。爭論的內容由筆者加以整理，茲特寄上。貴刊持論公正，兼容並蓄，如承賜刊，不勝感荷。　北大政治系學生楊中順啓

編者按：楊中順君寄來了這篇北大政治系同學對於錢端升先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一文的意見書。這篇意見書的主要結論是擁護走「聯合之路」（即「政協之路」），反對走「聯立之路」。這個結論的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祇是這篇意見書對於錢先生原文似有誤解之處：第一，意見書中似乎認爲錢先生是主張走「聯立之路」的。我們覆按錢先生原文，可以看出原文作者也是擁護走「聯合之路」的，不過「聯合之路」既然沒有走通，所以他另外提了一條「聯立之路」出來，供大家討論。第二，意見書中認爲錢先生忽略了國共雙方以外的力量，即第三方面的力量。我們復按原文，錢氏明明認爲「政協的缺點，乃在政協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國共以外大衆人民的力量。」他且進一步說：「如果今後的和平仍須循政協之路，則政協的參加者，國共而外，須有大量可以代表非國非共不附國亦不附共的中立分子。」錢氏之重視國共以外的力量，極爲明白。不知意見書中何以有此誤解？

我們認爲錢端升先生的那篇「唯和平可以統一論」，是最近國內幾篇重要政論中很重要的一篇。他提出了一個爲過去大家沒有提過的新方案。四月十二日大公報所刊主絜非先生等九人「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見本期「觀察文摘」）也有與錢先生類似的建議，可見錢氏所擬方案，國內亦有人抱持同樣的意見。我們認爲錢氏原議應該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討論，所以我們樂於發表這篇討論文字。

## 一

關於中國政治的出路，錢端升先生曾在「觀察」二卷四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一文中有所主張，本文即欲對錢先生的主張加以研討。

錢先生認爲「要和平統一，仍只有兩條路」，（以下引語，皆見錢先生原文）其一是「聯合之路」，即國共雙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爭方式代替兵爭方式以謀取政權；另一條路，用錢先生自己的話說，是「聯立之路」，「聯立」的意思就是「雙方減少爭持的範圍，由爭持而變爲互不侵犯的合作」。

所謂「聯立之路」，從其精神上說，就是認識爭執雙方的實際力量，並尊重這種狀況，因而要求「雙方均承認分立的事實」，彼此區域的「內部事務，皆遵自主，不相干涉」；在政治制度上，也只求有一個「統一」的形式，而不求有統一的實際；只在分立的兩個政府之上「更冠以一個共同的政府」。

顯然，共同的政府本身是沒有權力的，它的權力是基於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的同意，它不能干預任一區域的內政，它的職務限於外交及區域間的交通。

錢先生認爲這種組織是聯邦的組織，雖然他不願提出聯邦這名詞；他說：「我所以避免聯邦這個名詞者，就恐一稱聯邦，則國共兩方又將對聯邦制度大作爭執」。

其實，這種組織顯然是邦聯而不是聯邦。因爲聯邦的意義是：兩個以上主權團體（即國家）爲特定目的（通常是外交或軍事）而形成的聯合。

在「聯立」的方案下，兩個區域顯然都是主權的團體——因爲它們對自己的事務有絕對的決定權，用錢先生的話說，它們「裁軍可，擴軍亦可；資本主義可，共產主義亦可；一黨專政可，聯合政府亦可。」共同的政府雖負責某些事務，但它的處分是基於雙方的同意，而沒有强制的效力；如果雙方不能達到協議，則此共同的政府即失其行爲的準據；如果它的行爲違背協議，任何一方面皆得表示反對（不過事實上這種情形不會發生，因爲在共同的政府中，雙方必有同等的代表權，一方不能壓抑他方之意見）而且，理論上說，任何一方隨時都可以脫離這個共同的政府，而使它解體。

組成份子是主權團體，而共同的政府是非主權的組織，所以「聯立」的路事實上就是邦聯的建立；這樣的組織而以中國領土爲地理背景，我們在此不妨稱之爲「中華邦聯」。

## 二

「聯立之路」係儘要求一種鬆懈的邦聯組織，而且是一種比普通邦聯意義更貧乏、更狹窄的邦聯組織。

因爲，普通邦聯的成立，多是爲了共同防衛，因而邦聯中央必有穩定性的軍事組織，以滿足這種需要；但「中華邦聯」顯然不可能担負這種任務，原因是很明白的：一年多來國共談判的大部時間花在軍隊國家化的題目上，這證明要雙方交出軍隊是何等困難；因此，如果我們設想一旦共同的政府出現，雙方就會交出軍隊，或取消自己區域內的軍事組織，而從事於以共同防衛爲目的的國防軍的建設，那顯然是不合實際的想像。

再者，普通邦聯之成立多是爲了一致地處理外交事務。因爲各份子國的外交處境相同，外交方針相同，因而設置一共同的機構以執行共同的外交政策，是則共同的需要爲因，而共同的機構爲果，故能善爲運用。「中華邦聯」的情形則不然，它之所以負責外交，不是由於兩黨政府的共同要求，而實是它自身所應有之義（因爲不如此，它便不成其爲邦聯了——如果國共兩區域之間連這點關聯也失去，那就眞是「南北朝」的局面了），在這種情形下，而欲求得積極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不可能的；即達成外交政策之協議，也是非常困難。

以上說明「中華邦聯」意義之貧乏，但它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茲述其意義如下：

第一，統一的象徵　共同政府的存在，象徵中國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如果照錢先生所說，共同的政府設在南京，似乎更能表示中國內爭的美滿解決。

當然，這種象徵事實上是沒有價值的；然而，人類智慧的表現是能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求得可能的最美滿的結果，而不在能憑空虛構一副最理想的圖畫。錢先生之提出這種方案，必然是認爲，這是在現實情形下最美滿的設計；至於事實上是否如此，後文當論及之。

第二，負責共同的外交　但這是雙方妥協的結果，不會有積極性，不會有生氣，此點前面已經說過。

第三，區域間交通之處理　此點事實上最爲重要，因爲如果國共兩區域間的經濟聯繫完全斷絕，必致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區域間之交通爲雙方共同的要求，故可能處理得相當圓滿。

## 三

事實上，祇有以下三條件之一存在，「中華邦聯」才可能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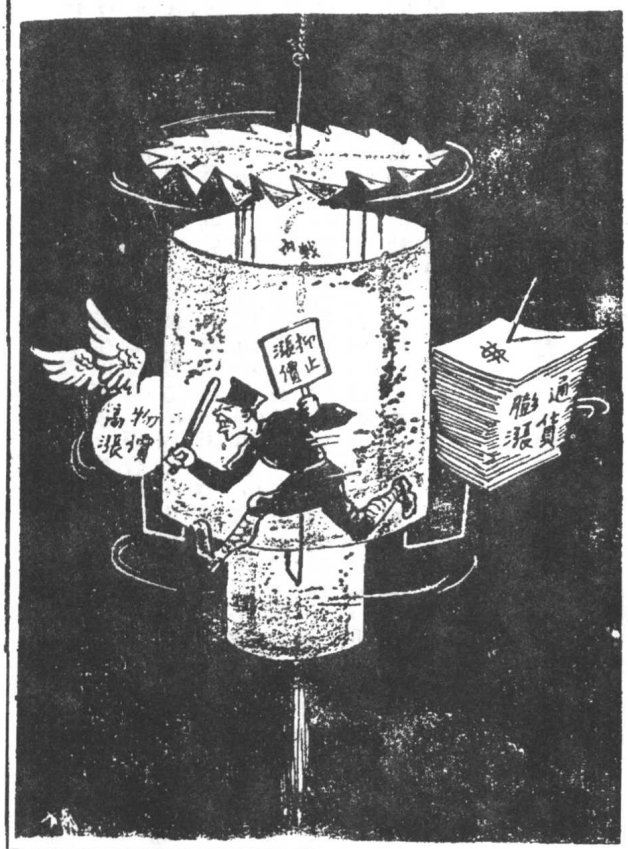
一、雙方欲求和平，接受民主政治放棄兵爭，從事政爭；

二、雙方皆從事實上得到教訓，明知軍事行動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因而決心永遠放棄武力鬥爭方式；

三、在戰爭中雙方軍事力量都受到重大損失，事實上非休整不可，因而暫時地放棄戰爭。

前兩條件實現的可能性很小，它們的實現是「聯立」的充分條件，同時也使「聯合」成爲可能。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堅持走「聯合的路」而反對「聯立」的方案，因爲「聯合」是眞正的統一，而統一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同時，只有在統一的國家裏，人民才能在同一的政治制度及法律下生活，人民的權利義務才能不因地域關係而有所差別；而在「聯立」的制度下，人民的生活可能有天淵之別：一則享有政治自由，一則受專制政府的壓迫，這種差異勢必種下另一次戰爭的禍根。

第三個條件是「聯立」的條件——它很難構成「聯合」的條件（但並非不可能）——這個條件出現的可能性最大。但是我們 （下接廿二頁）




永無休止的追逐

暗　影

無效的祈禱

觀察通信版

# 新局面前夕的派系爭鬥及人事佈置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改組！改組！「聯蘇」政府的出現，一黨政府的退隱，這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個新局面降臨的前夕，南京的政治氣氛，眞是有趣味！

## 實力派

先說政治人物：第一是蘇的「實力派」。在三中全會前後，發動了政治攻勢。倒宋、打「政」、放大炮，一方面是對將要上台的政學系來個迎頭痛擊，一方面是給「最上一人」點顏色看看，表示對於新政局不甘雌伏。這一着似乎無大成功。「最上一人」在紀念週上痛加訓斥，拿出「團結黨內」的大題目壓制這種活動，並且表示「宋不貪污」，「陳儀的辦事不錯」；與二中全會後對當時的倒熊（式輝）運動者的表示一樣。在這時，若干報紙便放出陳立夫的出長經濟部和陳果夫的出任文官長的空氣；而洪蘭友的內政部呼聲，也配合着這一行動。最有趣的是國府擬設「設計考核處」，立法院不肯通過組織法，「昆變」要員李宗黃却四出活動，不肯放棄。看光景，今後如果政學系掌握政府，實力派便進取幕僚陣地來掣制他們。

## 政學系

第二是現在最被人攻擊而也最走紅運的政學系了。張岳軍的行政院長是名列「金瓶」。甘乃光的政院祕書長，已由此公推薦而先行出現。此系以近年來所支配下的地方政權，很多人物被人攻擊，打算調整編配一下。京中小報，已如此報道，大概第二流腳色如邱昌渭、鄭道儒等輩，有被提拔起來的可能。

現在的內政次長胡次威，便是預置在蕙政公的內政部呼聲，也配合着這一行動。最有趣的是國府擬設「設計考核處」，立法院不肯通過組織法，「昆變」要員李宗黃却四出活動，不肯放棄。看光景，今後如果政學系掌握政府，實力派便進取幕僚陣地來掣制他們。

## 苦悶人物

第三是苦悶派，姑以邵力子、張厲生爲代表。邵張不是一路人，但同具有正義感，先後爲最上一人所倚任，可是今天處境都很難過！在國民大會前後，邵力子被攻擊得體無完膚；這是由於他的說話開罪他人，而又偏對「自由份子」表示同情所惹出來的禍！張的手腕靈活，出處謹愼，可是他自命是「孤臣孽子」，他被CC斥爲叛徒，又和「豪門」關說，在宋子文當「牛勞大位」的可能。這個原因，倒不一定是他能夠拉攏民社一段時期，要不是冷閒的內政部長，幾幾乎要被踢走。這兩位皆是牢騷滿腹，不滿意現實，却又無力去改造現狀。改組後他們的出處如何？邵是聲明謝絕一切了。張大概還能夠蟬聯，因爲他第一是舉北人，第二爲張岳軍所不討厭，第三「聖眷未衰」。可是他能得到實權（如選舉之類）多少？恐怕很成問題！

## 雷震

在這裏得提到以「政協」和憲政會起家的雷儆寰（震）。此公聲華稍甚，近兩年最被上面看得起的，他算是一個。他是邵老先生所提拔，政治方法。現在明目張胆的活動有：人民憲會，這是以孫哲生系的民政廳長爲主的一個立法委員爲主的一個中官團體，他們的作用是團結黨內素來不甚合作的政客論士們，緩和對「實力派」的矛盾，今後更將積極地爲競選的大本營件，機會到了，恐怕選是要選派大將出馬的。在「國防系統」下，有鄂、粵、滬、京開會活躍。這兩個是姊妹團體，都是「方，或者能出點新人物，而上面所說的苦悶派的張厲生也許發生較大的作用。最主要的還是「團」的起來。

## 民青兩黨

民社黨在下層無力量，青年黨頗有地方黨員，有把握的要算四川、湖北、安徽，江西四省。據說安徽的競選總指揮便是新自台灣歸來的夏濤聲先生。活動選舉的條件第一是有團體，第二便是掌握地方政權。現在民青兩黨已提出地方政權的要求，在表面上絕對會答應他，不過決沒有實權給他們！

## 倒李與競選

行憲法規剛剛頒過，各方最熱心的莫過今年的選舉，國民黨中，CC有主持選舉放在內政部，而另設一個選舉總所，就是便於「直接指揮」。在各省主管此事的民政廳長，早來大多和CC有點因緣；長江下游，只有安徽甚合作的政客論士們不是的。所以這些時以「倒李」「和談」的矛盾，今後更將積極地爲競選的大本營件，機會到了，恐怕選是要選派大將出馬的。其次有「經濟研究社」和「農工服務社」兩個，最近都在南京開會活躍。這兩個是姊妹團體，都是「方，或者能出點新人物，而上面所說的苦悶派的張厲生也許發生較大的作用。最主要的還是「團」的起來。

## 競選第一

派系人物評論完畢，不能不提到派系合各方的活動，大概此公聲華稍甚，近兩年最被上面看得起的，他算是一個。他是以孫哲生系的民政廳長爲主的一個中官團體，他們的作用是團結黨內素來不甚合作的政客論士們，緩和對「實力派」的矛盾，今後更將積極地爲競選的大本營件，機會到了，恐怕選是要選派大將出馬的。其次有「經濟研究社」和「農工服務社」兩個，最近都在南京開會活躍。這兩個是姊妹團體，都是「方，或者能出點新人物，而上面所說的苦悶派的張厲生也許發生較大的作用。最主要的還是「團」的起來。

## 倒李與競選

行憲法規剛剛頒過，各方最熱心的莫過今年的選舉，國民黨中，CC有主持選舉放在內政部，而另設一個選舉總所，就是便於「直接指揮」。在各省主管此事的民政廳長，早來大多和CC有點因緣；長江下游，只有安徽甚合作的政客論士們不是的。所以這些時以「倒李」「和談」的矛盾，今後更將積極地爲競選的大本營件，機會到了，恐怕選是要選派大將出馬的。其次有「經濟研究社」和「農工服務社」兩個，最近都在南京開會活躍。這兩個是姊妹團體，都是「方，或者能出點新人物，而上面所說的苦悶派的張厲生也許發生較大的作用。最主要的還是「團」的起來。

## 政客紅運

各省主席在現在是不會更動的，因為各有派系做後台，誰也不肯讓出一子。為的企圖，那末便只好以皖桂兩省做一基本仙，太上？也是着眼於本年選舉，聽說廣西第一領袖，頗有過一過第一任副座癮的人，非張岳軍點頭不可，也是這個道理。總之，為着這個裝門面的「民主中國」，政客販子是大走紅運了，派系的矛盾是更加尖銳化了！

戰場上是烽火漫，政治舞台上是鉤心鬥角，所苦的是不會說話的老百姓，他們要受戰爭的磨難，又要扮演政客們的傀儡戲，怎不啼笑皆非！

# 記天津車站丟盡國家體面的一幕

## 美憲兵强橫無禮，目中無人，把中國看成什麼

## 杜市長親歷其境，體味其情，低頭含淚長嘆息

### 千怪萬怪，祇怪自己打仗，乞助他人，不爭氣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天津通信）北平軍調部最後一批撤退的美方人員四百餘人，由吉倫將軍率領，四月八日晨離平過津赴塘沽登船返國。天津黨政軍各界及人民團體代表數百人於早晨九點多鐘便到車站迎候。專車定十二時到站，十一時三刻，市長杜建時等均到站台，本埠及外埠記者十餘人集於杜市長附近，準備歡送此輩為中國和平努力的美國友人。不幸在車尚未進站時，即發生一意外本故，便這一個熱烈的場面大殺風景。

十二時五分，專車即將進站，突有美憲兵二名，揮手驅逐晨離平過津赴塘沽登新聞記者。立在最前面的是上海新聞報記者顯伏安。顯君立即以英語告訴美憲兵：「這裏都是新聞記者」。但該憲兵更以譏笑的面孔繼續用力推擁。民國日報攝影記者關季衡身上挨了好幾拳。

一個MP抓着關君的領帶，嘴裏說：「你是不是要我打你！」他一掌就把關君推進了人堆裏。站在杜市長身邊的施參斯總領事伸出一隻胳膊，護住杜市長，對MP說：「我們不要這樣！」美憲兵一面繼續推人，一面說：「我們是奉了命令的，我們要怎樣便怎樣！」施參斯總領事說：「但何華德將軍怕不是要你們這樣！」兩個MP就把記者們一直推向市長部的座車，楊廣齡、楊芳春等也被驅逐。

後，市長科長等正向記者們表示，希望不要把剛才的事情報紙，說：「也許是一時發生的，我們要求新聞記者們忍耐，不要發表。」但同時站在那裏的美憲兵，仍舊不斷地推擠記者們，連杜市長身邊的人也不例外。

記者們忍無可忍，全體一致決定拒絕採訪，並立即由外事組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不過，記者們的天心，就是這樣的低限度了。外交就叫做「忍」，不是嗎？

記者們積壓在心裏的憤慨，要求緩和緊張情勢，以說：「我們是為了國家的體面，只能忍氣吞聲，不感國恥，在心裏默默地記下這筆帳，將來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一定要報復的！」

記者們退出後，杜市長即召集各界代表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向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請市政府向美軍當局交涉，要求嚴懲肇事人員，並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美軍當局方面，對這個醜惡的事件，也感到事態嚴重，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的真相，並懲辦肇事人員。

美軍當局為了平息這次事件，曾一度企圖將事件的責任推諉於中國人，說之表示，但遭到記者們的嚴詞駁斥，才不敢出此下策

# 記陳達教授

全慰天

陳達教授雖是中國勞工問題專家，可是他在國內的名望還不及在國外高。陳先生現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自民國十二年起，二十四年來不曾長期離開這個位。他已是清華的元老。

陳先生身材並不高大，甚至還可說比較矮小。浙江餘杭人，說話却不帶浙江口音。現在已有五十多歲，但面貌好像四十多歲人。他說：『抗戰期間，我在重慶會見一位分別二十多年的同班同學，他小我幾歲，那知道他已比我顯得老了。哈哈！』那時陳先生坐在張書桌前，手上拿着玳瑁邊眼鏡，背微向前傾，非常天眞的樣子。

爲什麼陳先生不老呢？主要原因是生活規律化。工作時埋頭工作，每天休息的時候到了，就一切放開不管，安心睡覺。『我眞像一部機器』，陳先生有時如此自我介紹。今年二月的某夜，陳先生在家對他的學生說：『我有午睡習慣。昨午我在北京北海公園附近菜飯館中吃完麵，因爲館內當時沒有其他客人，我就伏在桌上睡着了。』剛好陳太太在側，補充說：『他平日無論如何不吃零食，我們吃，他不吃，他只照例吃幾碗飯。』有這種生活習慣的人，固然不敢說長生不老，至少是比較不容易老的。

陳先生的研究工作是沒有一天停止過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口問題和中國勞工問題，以及去年在美國出版的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都是他很實在，很有價值的著作；最近，Worker in Transitional China又在生產期中。這類巨著固然消磨了他不部的生命力，但他認爲這種工作本身含有樂趣，工作並不苦惱，而是享受。『不比在政府做官，責任又重，人事關係又複雜，呵！精神眞緊張，苦，受不了。』由這話看來，陳先生此生沒有浮沉宦海，似乎很爲自己慶幸。當然，他在學術界無疑是一個勝利者。

關於研究學問，雖然陳先生別號通夫，但他是主張『專』的。這意見和他的好友潘光旦先生『通』的主張雖很不相同，但究竟都夠君子之風，彼此能夠『不同而和』。『陳先生常如此說：『潘先生眞是老好人，一幅婆婆心腸。』潘先生從前在清華受教於梁任公時，曾做一篇讀書論文呈上去，任公非常賞識，給批曰：『以子之才，無論研究文學科學乃至從事政治，均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汎濫。』不過潘先生的研究興趣始終是很廣的，不但主張通的理論，而且事實上也向通的路上走。他本是學動物學的，但却在清華社會系教課，偶爾也出席文史學會演講。他眞是博學。陳先生剛好是潘先生的一個對照，陳先生有一次說：『我覺得一個人不容易通，我的辦法是「一條路」，要走一條路才有成績和貢獻。』陳先生一面微笑，一面細嚼重複『一條路』三個字，有點很可玩味的神情。

沙漠打獵
陳先生與施嘉煬教授

政治理論的書籍，陳先生雖然讀過很多，但對實際政治從不感覺興趣。民國十餘年間，陳先生曾被任命爲國民政府戶政司司長，可是視事不久，又悄然掛冠回到清華園來。爲什麼如此？主要原因是過不慣官場生活，也看不慣官場習氣。『除了本行就是外行，我還是幹我的老實賣。』不但如此，他平日也很少談論政治，品評政府官員。雖然有時也批評政府人口政策或勞工法規，但這是他研究範圍以內的題目，不能不有以論述，並且純粹是出諸學術研究的立場，不故意偏袒任何黨派，也不故意攻擊任何團體。『我眞是一個道地的無黨無派者。』這話在陳先生是說者無意，可是在有些人聽來，也許是一個諷刺。

但陳先生這種『道地無黨無派者』的態度，近一年來似乎有很大的改變。原來陳先生戰前住在清華園時，和聞一多先生的住宅只隔一條馬路，兩人常相聚首。隨學校到昆明後，聞先生更住在隔壁，聞先生在書案上寫字或翻書頁的聲音，他都能聽得非常親切。陳先生有一次說：『聞先生是一個好人，富於感情。我們常在一起。他被刺的那天下午，我和他同時出門分手，三小時後我回來，他就被特務刺倒了。旭部（陳先生二公子）幫同把他抬回，旭部身上還染上血漬。我親眼看見聞先生死去，眞慘。那時我眞恨，我憤怒得很！』我們至少可以說：聞先生之被刺，是陳先生對政府態度改變的大關鍵。的確，隨學校復員來平後，如果和陳先生談起國內情形，他總是老老實實六個字：『國民黨是不行』。陳先生近來在課堂上，也時常發牢騷。『他們說我們是知識販子，知識販子總比他們好些。』『最近舉辦國民身份證，這完全是對付共產黨的愚蠢勾當。在沒有全國人口普查以前，舉辦國民身份證，毫無意義。……』這類話絕對不是一年以前的陳先生所能說的。

儘管陳先生對於政治的態度現在有些改變，但他依然保持着以往研究學術的一貫作風和興趣。學校裏的會議，照例不參加；沒有必要的事情，照例不拜訪朋友；家中大小事務，照例偏勞陳太太一個人；爲的

是怕就誤寶貴的研究時間。業餘，偶爾打鳥或釣魚，但現在已沒有戰前那種閒情逸致了。集郵是否已經完全停止，我還不知道。

陳先生不吸煙不嗜酒。如果是法國葡萄酒，也許勉强可以喝兩杯。平日對學生非常嚴格。每爲學生介紹職業，介紹信總是老老實實幾句話。有一次在這類信中還附上『該生英文成績不及格』等字樣。如果學生向他提起職業的待遇問題，他就一面用手括臉，說：『醜呀！』是的，陳先生對人的態度是很『方』，一點也不圓滑。他常說：『我眞是老古董。』

不幸國內這種老古董太少了。否則中國的局面也許不是現在這樣子吧？

## 陳達教授履歷

民國前二一年，生於浙江餘杭縣。

民國前五年，餘杭縣立高階小學校畢業。

民國前五年至前一年，杭州府中學肄業。

民國五年，清華遊美預備班畢業。

民國五年至十二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民國十二年至今，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

民國十四年，赴檀香山參加太平洋學會第一次會議，並遊日本與朝鮮考察。

民國二十三年，赴南洋羣島從事南洋華僑問題之研究。

民國二十四年，赴歐洲與蘇聯考察。

## 陳達教授著作

1.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Washington D. C. 1923.
2. 中國勞工問題。商務 1929.
3. 人口問題。商務 1934.
4. 南洋華僑與國學社會。商務 1 38.
5.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1940.
6. 浪跡 年。商務 1946.
7.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6.

陳先生及其研究人員

在呈貢清華國情普查所

## 編者說明

關於刊載這篇稿子，我們必須說明幾句。當我們收到這篇投稿時，我們很訝異，因爲本刊過去從來沒有刊載過這類文字。在根本上，本刊要不要有『人物』這一欄，我們的態度是偏向消極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深恐有了這一欄，於是你也來介紹一個人，他也來介紹一個人：如其我們以爲某一篇可刊，刊出後或者有人疑心我們在捧某一個人；如其我們以爲某一篇不可刊，或者有人認爲我們敵視某一個人。我們這種態度誠不免過份謹愼，但今日的社會確是這樣一個病態的社會，我們願意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誤會。再就文字方面說，普通以爲這種文字是容易寫，實則這種介紹人物的文字最難寫。既須莊嚴又須生動，而用字造句，處處要有分寸；而一講到用字要有『分寸』，恐怕就不是一般投稿讀者所容易做到的了。所以我們很坦白地表示，我們雖然這期刊載了金先生投來的這篇稿子，我們雖然以後未必絕對不再刊載這類人物介紹的文字，但我們實在並不希望讀者以這類的文字寄投本刊。

至於這篇「記陳達教授」，文字樸實，尙無渲染誇張之處。正因本刊過去並無「人物」一欄文字，所以全先生的投稿，顯然是一次由衷的投稿。我們既然決定採用這篇稿子，所以又去函作者希望作者補寫一份陳先生的履歷表及著作表，並希望再寄幾張照片來，以增加文章的風趣，我們並說明希望要打獵垂釣這一類有生命的照片，而不是呆板板的四寸半身照。作者果然寄來了五幀，都合於我們的要求，現選刊三幀。至於陳達教授本人，報載已應美國普林登大學二百年週年紀念會之邀，赴美演講。（編者）

戰前清華園附近

# 一曲難忘

李慕白

清晨，禮拜堂的鐘聲把我從模糊的睡夢中喚醒。今天是新年後的第一個禮拜日，又是美國作戰返國軍人的懺悔日。昨天，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今天全美各地禮拜堂要同時舉行日出禮拜，那些凱旋歸來的軍人和他們的眷屬都必須參與這一個懺悔的祈禱。

我走到陽台上，我朝向東方，在這九層的建築上遙望着遠方。那蔚藍的天，那平靜的海；加海與天的接吻，牠們吐出來的朝陽，照耀着天際鮮紅，反映着海水發出火光。我又沉默地俯視着下面那一片圍着殘雪的尾頂　那零星散落的花園，還有那尖聳的教堂鐘樓，不一令人驚歎這宇宙的偉大！更令人神往！

那遲緩的鐘聲有節奏的響着，迎接着東方的日出。我想到這時候那許多成千成萬的心靈，牠們正在虔誠禱告，向神懺悔。也許有人曾經斷殺於那血腥的戰場、天空、或者海上，慘痛的回憶使牠們心傷。也許牠們會想到這一次的戰爭究竟是爲了什麼？牠們爲了什麼　參加屠殺？又爲了什麼帶　手回來懺悔？耶穌雖然說「能夠懺悔的劊子手也是好人」；但世界上有　個像耶穌那樣寬大仁慈的人呀？牠們跪在神的面前，牠們低唸着禱詞，目的是想求神的寬恕，然而慘痛的回憶却很明晰的擺在牠們的前面，這顯然是一種矛盾，甚至是一種虛僞。多麼可憐的心靈呵！

我站在陽台上入神地看着，想着，還聽着。那血紅的太陽在告訴那許許多多正在祈禱的人，牠好像在說：「你們這些可憐的無助的心靈呵，像我這樣一個火熱的軀體，也抵擋不住血腥的渲染，這個世界也快要血腥染了。你們還懺悔什麼？還呻吟什麼？你們快看看東方罷：這血紅的東方又出現了，這正在證着：『離的東方呀！』」我已然完全墮入了幻境，那悲壯的聖歌，那古老的風琴所發出來的呻吟，一切一切，都叫人不能自制。我不禁閉上了眼，用雙手按住欄杆，我在無比的痛苦之中想着這個世界。

在陽台上我整整佇立了一個多鐘頭。我的心已經跑進了那莊嚴的教堂，一直等到那淒涼的鐘聲又響了，我才回到房裏。我望見那被拋在地板上的一團揉皺了的字紙，我便想到不幸的莉麗；她無疑的變成了這一次戰爭中痛苦的果實，她今天一定會更想念她那死去的丈夫，被這一次戰爭屠殺了的罪人。

今天星期，我無事可做。因此對於前天與莉麗約定的「一週後再見」，祇好毀約。我坐了街車一直往莉麗家裏去。車到那小橋邊我便叫車夫停了下來。

離小橋約有百步的樣子，那便是莉麗的屋子。那所小的房子，浸浴在冬日的陽光裏，屋頂上的殘雪正在溶化。小花園裏的松柏樹依然青翠可愛。我走得很遲緩，走近那屋子的時候好像過了一個悠長的時間。走上了那石階，我照例地按着門鈴，不一會那門便開了。她的女僕微笑着迎接着我；同時，一陣動人的歌聲伴着那壓鬱的琴聲吸引着我。我問那女僕：

「是莉麗的歌聲？」

「是的。我就怕聽她唱這悲哀的歌，但她却偏偏要唱。」她收斂了笑容，瞪着那對圓大的眼睛一邊關門一邊說着。

她陪我到了客堂，我說：

「不要去通知她，我要聽這歌聲。」

你應該讓她唱完這支歌的。」她的音調很苦。我望着她用白圍裙揩着隱淚走了。

我站在壁爐前面，雙手插在褲袋裏，俯首靜聽着樓上的歌聲：

這樽葡萄美酒，
紅得好像血漿，
魂兮歸來歸來，
聽我歌聲淒涼。
你在地獄的罪，
我願與你同享；
魂兮歸來歸來，
你如不在天堂。

她唱着高音，但那調子是多麼的淒涼！我知道她唱的是一支著　的「招魂曲」；這歌曲在她今天唱來，一定使她深深感動。她雖然唱完了，但她的歌聲已爲這所房子留下了不少的悲傷。我走到樓梯旁邊，正預備上去，那女僕却走了進來，她輕輕地問我：

「現在可以通知她嗎？」

「不，還是讓我自己上去罷。」

於是我輕輕地走上了樓。又輕輕地推開了她的房門。我見她正伏在鋼琴上，她的兩肩在抽動；她哭得很傷心。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了她的內室。我抱了很大的勇氣走到她的背後站住了。那鋼琴上安放着一座像架：一位英俊的軍人，穿着美國空軍的服裝。

我輕聲的叫了她一聲。她驚慌得突然轉過臉來：

「你怎麼進來的？」她顯然在問我質問。

「我想我這樣進來不會使你不快的。」

「她睜大着淚眼望着我。一種非常矛盾的感情佔有着她。由驚奇而憤怒，憤怒而妥協，她這一串突變的表情很明顯地透露了出來。她終於回轉身來，慢吞吞的說出了這一句話：

「你今天不忙嗎？」

我搖搖頭，沉思了一會，說：「今天是星期日」。

「昨晚那位小姐呢？」

「你是說愛麗絲？」我說。「我想下午我們同去看她；我打算請你們吃晚飯。」

她聽了我的話，看去似乎覺得有一點很奇怪，但她並沒有做聲，今天她的態度對我很冷淡，至少，她是裝出了那副冷淡的樣子。

我不時的偷看着那一張放在鋼琴上的像片，從那上面的簽字看來，我知道牠一定是她的第一位丈夫。我這個秘密，顯然被她窺破了，於是，她說：

「他就是我在潘比海濱告訴你的我的第一個丈夫。」

「他很英俊！」我讚美着說。

「但死去了的英俊，是不會再來的。我今天早晨……」她哽咽得不能成聲。

「你今天早晨沒有去做禮拜？」

「去的。」她強作鎮靜的說：「但我很懷疑禱告

；禱告有什麼用？牠最多祇能暫時的安慰自己，不，牠簡直在欺騙自己！」她的感情衝動得非常的厲害，她的聲音那麼的酸楚。我站在她面前，現得十分的拘束，但我却仍舊做出很自然的樣子來安慰她，我用手輕拍着她的肩膀，我說：

「法國有一句有名的格言說：Misfortunes come on horseback and go away on foot，所以德國人說 Misfortune is a good teacher。你對哲學有造詣，我想你對於不幸，一定比我瞭解得更清楚。」我坐到她正在坐着的那條鋼琴凳上，繼續着說：「所以，你要逢難一點，並且要通過歡去找尋快樂。中國有一句俗話，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你爲什麼不可以？你還年輕，你還有你的理想與幸福，你爲什麼要放棄牠們？」我反過身來，面向着鋼琴，用我生硬的手法彈着，我彈的是Rejoice, the Lord is king。我說：「莉麗，來罷！你應該歡欣！」我輕輕地唱着：

你當希望歡欣！
耶穌必再降臨！
引導從主僕人，
同歸天上家庭。

我們將聽到天使的聲音，
歡欣！那天逸飄揚的『歡欣』！

這歌聲也許能帶給她來一點兒希望。當我唱到最後兩句的時候，她也附和着唱了起來。

人生究竟是一個謎。像莎士比亞所說「任何聰明人不能猜透的謎就是人生」。在這偏虛僞的人生中不知有多少人一道謎所苦惱，被牠所煎熬。多少人爲牠而走上迷途，多少人又爲牠而犧牲了性命，多麼可怕的人生呵！我想到這裏，不覺用我的手指毫無節奏地彈擊着鍵盤，叫牠發出那零亂無章的音調。我的心亂極了。我也不敢去看莉麗一眼。我們同坐在這一間死寂的房子裏，似乎已經變成了兩個不會說話的幽靈。時鐘的嗒的響着和那熊熊爐火，在這間沉靜的房間裏也好像藏着無限的驚異。空虛的情感把我們導進了兩種不同的遐思與幻想。我雖然不知道她這時的心情是怎麼樣，但我至少是曉得她很苦。在她的生命中失去了一件非常寶貴的東西，這東西便是愛。從她的談話中，知道她第一位丈夫所給與她的愛才是她永遠不會忘記的。她現第二位丈夫那兒所得到的祇是恨，所經驗的祇是痛苦。而今，她又開始在尋覓那愛的途徑，她何嘗不想快樂？然而她到處遭遇到困難，這困難便是她眼前煩惱的沼澤。

我正想得入神的時候，忽然覺得坐在我旁邊的莉麗在蠕動着，她漸漸地挨近了我。她那個黑的眼睛，在細長的睫毛底下發射出熱情的光，那強烈的視線不停地注視着我，我感到一種吸引力，這吸引力使我在無意中把她摟抱在我的懷中。她的頭枕在我的胸上，她漸漸地閉上了眼睛。

「Paul！」她像夢囈一般的說。「你什麼時候回國去？」

「我想不會很久的。」

「你走了，我更要感到孤單了！」

「不過我希望你不會孤單。」

「你的希望太渺茫了！」

她依然閉着兩眼，那美麗的雙唇微微翕動着。我的心中不免有所感動，我撫摸着她那蓬亂的頭髮，我照該多用沉默來表現我對她的關切與友愛。我不能再跟她多講話了，特別在這種情形之下。

當我與她共進午膳以後，我要求她上樓去休息，並且告訴她等我出去料理了我的工作，晚上再來邀她去找愛麗絲吃晚飯。

在低諧中我們分了手。我走到那小橋邊，不知不覺中我又停住了，使我想到那天聖誕夜的晚上，我們初次相會，就在這裏，與今日的情景比起來，實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氣，望着那掛在高空的冬日的太陽，覺得一分的溫暖；又想到她那動人的歌聲，不禁一陣凄涼，令人難忘。

（海外憶之七）

（上接第十五頁）是否應該同意基於這條件而出現的「中華邦聯」呢？雙方（應該反對國共）或「方會提議的「聯立政府」組成的「聯立」，事實上只是一場和平幻夢，祇是暫時的休戰！爭執的仇恨消解，我們能避免內戰，和平之後，仍舊要激烈的爭執，來而重演，請想想吧，階段（共同的敵人）之前，彼此不能不暫時合作，一致對外，但終必相互攻擊，我們已經過了多次的教訓，豈可再蹈覆轍？

「聯立」則無法使雙方都必然要整軍經武，秣馬厲兵，準備下一次的戰爭，以決勝負，這種情形之下，

# 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

建議者：王絜非　毛一心
吳　倉　徐治平
洪廿人　章鈺
鄒愼之　劉詠春
劉子瞻

原刊處：四月十二日大公報

關於政治解決問題。吾人擊於中國共產黨之擁有土地與軍隊，為既成之事實，深以在過渡時期，不違背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原則下，應創立一折衷辦法，俾適合當前之事實。此折衷辦法，即將國內若干區域劃歸中共管轄，准許中共在其管轄區域內，試行其政制，但對外一切行動，應由各黨各派組成之聯合政府主持之。中共試行區域之地方政權，與中央權限之劃分，應明文規定，使聯合政府真正成為全國最高之權力機關。但區域之劃分，無從硬性決定時，僅可採取人民直接投票方式決定之，藉表人民之傾向。至於軍隊，在強有力之聯合政府未成立前，除准中共保留少數軍警，擔任其管轄區域內之警務外，一切武裝均應移交中央政府統率，而國民黨之軍隊，亦應同樣辦理，俾使軍隊真正成為國家之武力，而非某一政黨之工具。循此折衷辦法，行之數年，國共雙方以政績爭取人民，比之今日以武力奪取政權，動機與方法，均較合理。

關於政治改革問題。國民黨一黨專政，垂二十年，其政治措施，每偏於一隅，忽視全局，顧及時代與人民之需要。以言機構，則駢枝繁雜，權責雜分；以言政令，則朝令夕改，是非莫辨。因是積年以來，政治效率日趨低落，貪污之風遍及全國，外招列強之非議，內受人民之指責，若不銳意改革，則叛亂之來，必層出無窮。

當今世界政治之趨向，已一反過去專制時代效忠於個人之作風，轉而注重整個國家民族之利益，故一切政治措施，應繫於法，而非繫於人。國民黨前此視野，偏於一黨專政，其褊狹觀念所表現之行為，處處壓抑其他黨派，剝削人民合法自由，須知此種行為，在今日不僅違反時代之趨向，且將直接間接激起人民之反抗，促使自身政權之崩潰，此為國民黨今日應痛自反省，勇於自覺，庶期能自救救國。

吾人認為國民黨自覺自新，應基於三種精神之表現，此三種精神，即：「寬大」、「忍耐」與「信守諾言」。

國民黨多年來排斥異己，壓抑其他黨派，使忠貞幹練之士，均裹足不前，此實為國家莫大之損失。吾人所言寬大者，即國民黨除充實健全自身之政治生命而外，同時更須扶助其他各黨派，容納各黨派優秀人才，參加政府，共赴時艱。

國民對國民黨之責難，不論口誅筆讁，抑或見諸行動，此非國民對國民黨之絕望，實寓有竭誠盡智督促國民黨改革之熱望。國民黨若不明乎此，仍施以箝制高壓之手段，則國民黨及其政權與人民間將永無接近之一日。吾人之所謂忍耐，即國民黨應自動虛心，接受社會公正之輿論與人民之建議，除垢去污，導國家政治於正軌，則不僅人民同蒙福利，而國民黨之政治生命亦可重趨穩固。

今日國民所企求於國民黨者，不外乎維持安定之生活，與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政府雖一再向人民提出諾言，但實際並未見諸實行。吾人所提之信守諾言者，即國民黨如能以執政黨之地位，履行前此所允許人民各項基本權制之諾言，則不難挽頹勢，收人心，並可昭信於全國。

關於建立民主政府問題。今日若干偏激之士，均主張推翻現政府，樹立新政權；然吾人審察國內外實際情勢與人民新求和平之熱望，深以當前政治之趨向，應本安定之原則，不可搖心亂衆，斷喪國家之元氣，是以吾人所持之意見，為「緩變」而非「激變」。況國民黨主政以來，所擁有之黨員與造成之潛勢力，在中國疑為第一大黨。且其中不乏思想前進酷愛自由之人士，彼等之賢明與幹練，不為黨內所重視。今後國民黨如能任彼等出而羅致各階層各黨派優秀人才，召開黨派會議，進而組織聯合政府，則未始非建立政治之基石。是以吾人對於建立民主政治之意見，着重於現政府之改組，不願再見換朝代式之爭奪重現於今日。

由現政府領導，組織聯合政府，其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吾人主張由各黨派會議中推舉德高望重，能融合各黨派意見之人物擔任之。推舉原則，應極力避免指定方式，藉以表示各黨各派參加聯合政府，係出於和衷共濟之精神，非出於分贓求利。

除行政院而外，他如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院，倘未實行民選以前，其職權應予擴大，人選應儘量容納各派及超黨派之人士，俾各院不致墮落於一二黨派之手，能各本其立場，不偏不倚，發揮其作用。

至於地方政府之人選，如各省省政府主席，其任命可由行政院長提名，經黨派會議通過；至省府各級官吏，省主席有任用之權，但屬下有失職貪污等不法行為發生，省主席應負行政及法律上之連帶責任，藉以防止低能者之濫竽充數，與狡黠者之作姦犯科。

聯合政府產生後，吾人不僅注意人事之調整，與制度之確立，同時期望聯合政府之施政有三種新作風之產生，此三種新作風，即：反分贓，重法治，尊民意。具體言之，即：（一）人事方面：唯賢與能是用，切實完成人才政治之最高目標，並以過去重視黨員之偏狹態度，代以重視各黨共同政策之推行，使一切機構不因人而設，行政之效率亦得以提高。（二）行政方面：權責務須劃分，賞罰尤應嚴明，使貪污枉法之風絕跡，社會正義之氣發揚。（三）民意方面：接受真正之輿論，凡民所好者，納之；凡民所惡者，去之；使人民與政府打成一片，息息相關，互為砥礪，促進政治之修明。

上述三種新作風，均為組織聯合政府實現民主政治所必具之要素，同時亦為吾人對於革新目前政治所提供之建議。

讀者諸君：來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電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雷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問訊處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四五五二一號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商標

織花線呢　醒獅鐘
士林色布　華豐
學生布　美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美月
校服布　健美
藍色布　健美
漂布　美孚
漂白斜紋　踏
元色斜紋　大
嗶嘰　女學生
健美呢　團
條素絨　團
縐紋呢　蝶
大衆布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衖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六四一九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九期


專論

論政府的改組

現代經濟思潮的趨勢　吳世昌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下）　吳元黎

華盛頓通信

美國外交政策的鉅變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潘光旦

外論摘譯

英國工黨政府對于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The World Report

觀察通信

千迴萬轉中『新政府』揭幕前後的透視　（南京通信）　浦熙修

從迪化暴動看新疆前途　（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閑欄

施用悶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　儲安平

文藝

滇謠小記　李廣田

讀者投書

聯合政府「中國政局論戰」民社黨內爭中之「馬歇爾」補充與更正

關于「互助會」與「聯誼會」

觀察文摘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復亮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卞之琳　王迅中　王贛愚　伍啓元　任鴻雋　沈有乾　呂復　吳世昌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李范堵　吳澤霖　沙學浚　周子亞　宗白華　季羨林　胡適　胡先驌　徐盈　柳無忠　孫克寬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飛　陳夢家　夏炎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東蓀　張德昌　張正銘　黃靖　黃炎培　章靳以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筧克彥　梁實秋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楊人楩　楊剛　傅斯年　程希孟　曾昭掄　雷海宗　趙超構　趙家璧　葉公超　潘光旦　劉大杰　錢歌川　錢能欣　錢鍾書　錢端升　錢穆　蔡維藩　樓邦彥　鮑覺民　戴世光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蕭乾　顧頡剛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聯合政府

編者足下：這次改組政府，目的是在容納各黨各派；本來是一黨專政，現在要還政於民，先來一個容納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以爲實施憲政的準備；不失爲一種應有的步驟。聽說改組政府，還有一個副目的：政府要向外國借一筆六億美元的款子，而人家要待我們組成聯合政府之後，才答應借給這筆款子；所以政府急急要改組，而其他黨派之所以樂於參加者，也爲着成全這件好事。「君子成人之美」，我們對於這次參加政府的「異黨」人士，原來無可非議。不過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憲法未曾施行以前，政府的各個機關，本身的組織和內中人員的增損，實際並無明文規定，所謂組織法既然可以隨時修正，一切措置，自然可由「專政者」自由伸縮。名義上是要組織「聯合政府」，實際上則俓是要進之門。因爲「異黨」「異派」，可以說是被容納了，而對於所謂「本黨」「本派」，不特可以使之無損，且可以隨着增進；名爲改組，實爲擴大。擴大起來，如果爲着「集思廣益」，爲着「衆擘易舉」，原無可厚非；不過際茲民生凋弊，財政困窘，又正值大借裁員減政之餘，擴大政府組織，是否相宜？國帑虛耗，已須節制，而名器之濫，尤宜防止。前次爲制定憲法，召開國民大會，用去二百萬萬以上，代表名額之多，史無前例，現在各國國會亦望塵莫及。後來立法院、監察院、參政會、行憲促進會，也容納各黨各派參加，一方面增進「異黨」分子，一方面又有一批「本黨」的人員同時跟着進來。現在國府委員的名單公布了，各部會也快要改組了；恐怕改組其名，擴大其實。這樣，介雜一個「私」的念頭，調成了一碗膨脹的和合湯，卿以饗客，恰如左列譬喻：

主人請了一位財主的客人，自要百般恭敬。主人只有一碗鹹味湯饗客；客人却定要和合湯。於是主人不得不在鹹味湯上，加上一調羹的糖，和一調羹的醋；却又不願改變它的鹹味，又只得再加上一調羹的鹽，同時再加些水進去；端上來，勉强算得和合湯吧。那位客人體諒主人這般苦心，勉强承認味道不錯。也幸虧那位客人同樣厭惡辣味，不然，如果定要主人加上辣味，又不知需要再加若干的鹽，才能中和它，再加若干的水才於冲淡它，又不知這碗和合湯膨脹到了什麼程度。

這次改組政府，是各黨各派成全政府之「美」，但是這些參加政府的黨派人們。終不免在那膨脹了的和合湯當中，顯得渺小，究竟能夠發生什麼作用？他們始終不能使調味的那位主人取消了「不願改變鹹味」的念頭，徒然使國帑虛耗，名器日濫，在目前既無法使得國家免除內亂，在將來能否實現民主，也就不問可知。他們果眞不爲自身的俓進，也應當在本心上有啼笑俱非之感。

張世祿　四月十七日　南京

### 「中國政局論戰」

編者先生：四月五、六兩日，重慶中央日報以很長的篇幅地位刊載了一篇「中國政局論戰」，是專對先生「中國的政局」一文而寫的。該文對於尊文中批評共產黨及民主同盟的話，指引很多，批評國民黨缺點的話，則避而不提。這篇「論戰」既是在中央日報發表的，則其內容，亦可想見。該文認爲：「國民黨不僅并未腐化，仍是年青壯健的。」並謂「國際干涉，國民黨猶且不懼，何況其他？」該文曾述及國民黨的軍事幹部，謂數在百萬左右，這百萬左右的軍事幹部「形成一個同仇敵愾的凝固體」，「環顧國內形勢，如用武力打垮國民黨，至少要有一個具有同樣數目的軍事幹部的大兵團，還要配上有經驗智慧的參謀組織，和優良的彈藥武器，以及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假如這個力量不能形成，距國民黨垮台的時間則尚遠。」此文不僅崇拜武力，而且間接暗示反對派：如欲反對國民黨，似乎非有憑桿不可云。

胡鳳九　四月六日　重慶

### 民社黨內爭中之「馬歇爾」

編者先生：大公報載重慶自京來滬，調解民社黨之內部爭執，此實爲歇帥來華調解中國內部爭執之具體而微者。

劉任民　四月二十日　上海

編者按：此爲本刊所接投書中之最短者。我們非常歡迎這種短潑的投書。

### 補充與更正

編者足下：二卷五期陳衡哲先生「客座記書之四」中有一段提到一本戲劇，說一個荒島主僕易位的故事，那本戲劇應該是英國戲劇家 Sir James Barrie 的 The Admirable Crichton，有中文譯本。

又李璜白先生「海外憶」之三之四中所提及的 Pelm Beach，當爲 Palm Beach 之誤。那是一個名區，許多人到那裏去避寒。

許君遠　四月六日　上海

### 關于「互助會」和「聯誼會」

自從蔣錫昌先生的「互助會」及任九皋先生的「讀者聯誼會」的提議在本刊刊載以來，讀者中已有多人來函附議。蔣先生所提倡的「互助」，在原則上，大家都是贊同的。任先生的修正提案，其最後理想亦爲尋求互助，但求易於實現起見，故主張先從簡單的辦法入手，從「聯誼」而近入於「互助」。自任先生的修正案刊出後，來函者復表示贊成任先生所提辦法。認爲其事具體易行。有幾位且提供了極其詳細可貴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限於篇幅，不能再在本欄一一發表，祇好將來提出大家討論，凡是贊成任先生的提案者，請於五月十五日以前逕函編者，以便商討。

（編者）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需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九期
三十六年四月廿六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吳元黎：中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浦熙修：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李廣田：南開大學教授

# 論政府的改組

吳世昌

## 一

擴大政府基礎，容納各黨各派及自由分子參加一事，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和美總統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莫斯科外長會議關於中國部份文告發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以後，醞釀直至今日，足足費了十六個月，才於卅六年四月十八日，即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二十週年紀念日，正式宣布改組政府。而前乎美政府聲明，促成美政府聲明的中共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宣傳時期，尚未計算在內。抗戰結束以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雖爲在野黨派所堅持，實爲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其原因固由於戰後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政治腐敗，貪污橫行，即就現代民主政治規範來講，一黨訓政至二十年之久，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且在大戰之後，人心思變，舉世皆然。英之保守黨，法之戴高樂，美之民主黨，在這次大戰中，不但各對其本國在絕續存亡之際，有振衰興頹，旋轉國運之大功，且對全世界人類盡了解放奴役的責任，而英，法，美各國選舉，均爲政府的敵黨獲勝，人心趨勢，各國攸同；況以國民黨的政治成績，中國人民豈有甘其繼續訓政之理，但因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未受現代教育，受教育者又多憾於二十年訓政之威，限於長期統制之嚴，故全國人民的眞正意志和能力，無從發揮，無從組織，乃至無從表達；是以聽美政府的聲明，看莫斯科的文告，則色然以喜，庶幾中國政府可以應國際環境的需要而趨向民主。此其人豈皆不知愛國，不知此類聲明之有辱國體？然而實逼處此，誰爲爲之？其矛盾苦痛，正與其對國家之熱愛成正比例。然因無法表達這種感情，統治者方陶然於黨爭政權，紛然於黨爭貨利，對於人民此種心理，殆未嘗體會亦不想體會。只有在野黨派在野了十多年，在野得不耐煩了，在那裏呼籲民主，吶喊憲政。這兩種現象：全國人民無從表達，發揮其意志，無從組織其能力；和在野黨派之呼籲民主，吶喊憲政，給國民黨一種錯覺，以爲我的統治不算壞，人民並不十分反對，只有你們異黨要分政權。同時，國民黨又覺得如再繼續專政下去，在國際間太不好看，要向盟邦借錢也不太方便。這些原因，促成了改組政府的決心，也表現在這一次所改組的政府姿態上面，即改組後之新政府中，所謂無黨派的社會賢達只佔四名，爲總數的十分之一。而此四名，本來就是與國民黨久已合作的人士，若問這四名究竟代表國民黨利益呢，還是代表老百姓利益呢？回答不出來的恐怕不只筆者一人。——綜上所述，這次改組了說是國民黨爲了要實踐政協的諾言，應付異黨的要求，改變國際的觀感方便盟邦的合作，表現民主的作風，洗刷專政的話病。至於這個新政府是否就會還民爲主，保障人權，實現和平，改善民生，肅清貪污，那是另外的問題，須待下回分解。

## 二

改組政府既是全國人民所願望，此次改組的奔走接洽的高潮也延續到兩個月之久，人民對之宜如何熱烈關切，歡欣鼓舞。但事實上並不如此。以人民對於去年政治協商會議之熱情，來比較對這個新政府的觀感，則殊有相形見絀之感。此中原故，豈不因爲政協如成功，可以使國內和平，而今日的改組，未必能停止國共的戰爭？豈不因爲政協之召開，包抱在野黨派中最有實力的中共與民盟（如以數字表示，則在野黨派中代表最多），而今日之改組，正缺少這二個份子的參加？今日參加政府者，青年黨在政協時即已自立門戶，另要代表；民社黨則爲民盟的一部份，後來逐漸分化，遂有今日之局；在政協會議中的社會賢達，左右皆有，今則左者引去。故如以政協的參加單位來計算，原有國民、中共、民盟、青年、社會五個，今日改組之政府中有國民、青年、民社、社會四個，其中民社只能代替一部分民盟，社會賢達的性質亦有改變。故在數目上這個新政府只可代表政協的五分之三。就國府委員的席次而論，則爲四分之三弱，因爲四十席中，尚虛十一席以待中共、民盟之參加。但這個所虛的十一席，却是國內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最大關鍵，也是人民對於新政府不够熱烈關切的最大關鍵。否則，我想，至少要提燈慶祝一下的。

青年，民社兩黨既然以絕大勇氣，不待政協全體黨派之同意，而先之以出席國大，繼之以參加政府，亦自不能一概目爲急於做官，毫無理想。其中又須分別而論。青年黨在戰前本爲國家主義派及其中之醒獅派。國民黨執政後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後者雖未做到，前者却頗使其他黨派吃點苦頭，國家主義派中亦頗有人轉變爲國民黨及其中的政學系，而也曾顯赫一時。曾琦一系始終未轉變，在抗戰初期以青年黨名稱一露頭角，平日與國民黨頗有好感和默契，因其本來只有比國民黨更右也。其加入民盟，因當時民盟是在野黨的「公會」；政協會議時它已分出，會中各黨各有所堅持，如民盟堅持保障人權，中共堅持地方政權，而青年黨則堅持要五百名國大代表。國人亦因此知道了該黨的志趣，故此後對其一切行徑，都在意料之中。民社黨之從出席國大至參加政府，黨內曾起激烈的爭論，這不可不謂該黨人士對於國是的認眞與負責。但其終於分化，而且在繼續分化之中，可見在今日局勢之下該黨處境之艱難。張君勱本來是一個憲政學者，其主張該黨參與制憲爲其平生之抱負，但說到參加政府，他曾主張應在國內和平及人權獲得保障以後。如今和平遙遙無期，失蹤時有所聞，而對方催之甚急，黨中若干分子又躍躍欲試，遂不能不委曲求全，再退一步，以施政方針十二點爲參加之條件。該黨原先所主張的「國內和平」與「保障人權」，也算包括在內。但本來作爲參加前的先決條件的，現在却作爲參加後的施政方針了。這一前一後，大可以看出參加者之「不得已」。古往今來，這「不得已」三個字，不知傷透了多少志士、仁人、英雄、美人之心！但張氏本人未參加，猶存書生本色。

## 三

就三黨共同簽定的施政方針十二條看來，它給人們的印象相當複雜，一時不易整理。第一條開宗明義：『以「和平建國綱領」爲施政之總準』，算是維持政協決議，第二條「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第五條行政院負責制，第七條各省軍民分治，第八條取銷爲訓政而設之法令及機關，第十條保障人民各種自由，這五點也算維持政協精神。可見這十二點中有一半是根據政協協議而來的。

但是全國人民最關心的，也是中國命運所繫的最大關鍵，却是中共問題、亦即和平問題。這個問題之嚴重猶不僅關乎中國，還可能牽涉到世界和平問題。英國梅特立考脫教授（W. Medlicott）論戰前的歐局說：『西班牙的內戰，對於劃分第二次大戰前世界列強的兩大壁壘，有很大的作用。』今日世界列強的形勢，也已漸漸分明了。歐洲問題逐個解決以後，是不是讓中國的內戰來負担這劃分壁壘的作用？施政方針似乎也看到這一點，所以第三條說到爲促進世界和平擁護聯合國憲章而對各友邦一列平等親善。但是平等要靠自己爭氣，要有平等的資格，其權未必操之於我，這一條，意義顯然是指對蘇邦交，但目前許多人反蘇情緒高漲，如何親善得起來？美蘇之間的對立已極明顯，而中共問題又如此僵持，這一條的方針實難施政。只好再看第四條關於中共問題的方針。

第四條說：『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爲基本方針，只須中共願意和平，鐵路交通完全恢復，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謀取國內之和平統一』。這是有

條件的和平：第一、中共願意，第二、鐵路交通完全恢復。中共是從未公開表示不願和平的。她也是有條件的和平，即發憲及恢復政協時期軍事位置。但前既因此二條件而拒絕和談，今後更不會讓步，故中共願意云云，殊不可能，至恢復交通問題，據張君勱說：蔣主席曾向他保證在津浦平漢兩路通車以後，政府將設法與共黨覓取政治解決。（見十八日上海大公報載路透社南京十七日電），而施政方針是說「鐵路交通『完全』恢復」，這個區別很大。津浦、平漢兩路，也許一年半載可以打通。若不僅指這兩路而要「完全」打通，則必包括東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復，且不知是否將引起國際問題，和平的前途真太渺茫了。「鐵路交通完全恢復」的意義，幾乎等於消滅中共除非中共自願讓出所佔路線。而這是誰都知道不會有的事。所以這關於國內和平最重要的一條施政方針，給全國人民以幾乎絕望的感覺。不知參加政府的兩黨人員，其感覺是否與國人大致相同？

如果新政府對於國內和平的把握仍極渺茫，則前條所謂促進世界和平，擁護聯合國憲章云云，也就徒托空言了。

除上述第三第四兩條以外，許些施政方針看來都是好的。不過中國是一個最擅長訂方針、計劃、綱領、協定的國家，而一年多以來，政黨間這類東西已經訂了不少。而且看來全是十全十美，只是人民的痛苦越來越深。英國保障人權的大憲章只寥寥數十字，人民受惠到今。但看這十二條，畢竟有幾條兌現。

## 四

改組後的新政府究竟是個什麼政府？有的人稱他爲聯合政府，但國民黨最討厭這名稱，因爲那是中共提出來的。民社黨似乎事前並未考慮此問題，青年黨說是看守政府，國民黨的立法院長孫科却說道，這還是訓政，是三黨訓政的政府。這在人民看來，倒是一句老實話，除了「三黨」二字有點語病，因爲顯然抹殺了所謂社會賢達，這話使民青兩黨大感狼狽，因爲他們平日口口聲聲以反對訓政爲號召，孫院長這句老實話，幾乎使這兩黨平日的口號變成了「此地無銀三十兩」。但孫院長這話是有法律根據，無法駁倒的：在行憲以前，國家不可一日無法，而此法仍爲訓政時期約法。並且十八日公佈的修正國民組織法，亦即兩黨參加以後的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一條、即說明根據訓政時期約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而定此組織法。兩黨所參加的，原來是國民政府，參加以後的新政府，仍是國民政府，參加的職務，本來是「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等，所以「新政府是什麼政府」這個問題根本不必發生，並不存在。夫「國民政府」者，國民黨之政府也。行憲以後，舉出總統，大概只能有總統府，不須再有國民政府了。若問非國民黨員何以能做國民黨政府的委員，那是因爲你們在野黨天天喊「開放政權」，國民黨爲表示大度與雅量，邀請你們來參加的。事實如此，怎麼會發生新政府是否訓政這個問題？

倒是中國的老百姓聽了孫院長的老實話有點異樣的感覺。中國老百姓要求憲政，遠在四十年前。反對訓政，亦不自今日始。今日國民黨的訓政問不願再受，即四十年前愛新覺羅那拉氏的訓政，又何嘗願再受？但既已忍受到今日，而且只有八個月就要正式結束，實在亦無意要求換一下受「訓」的味道。並且亦不一定認爲三黨來「訓」比一黨「訓」得舒服，民青兩黨的「訓」法就會比國民黨的「訓」法高明。

不過既承認三黨訓政之說爲有法根據，三黨訓政之事實爲由於國民黨之大度與雅量，願意讓出一部分訓政之權與民青兩黨及會社賢達來共負國家大事之責，而使國民黨政府委員會爲最高國務機構，則國民政府主席自應對國民政府委員會負責，而不應如組織法所規定對國民黨中常會負責。問題是：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的最高首長，非一黨得而私。改組後之國府委員會是國家的最高機關，亦非一黨可得而私。國家的最高首長，除在憲法上對全國人民負責外，在政務上自應對國家的最高機關負責。國民黨機構所選出者，如爲黨的總裁，自應對黨的最高機關負責，如爲元首，自應對國家的最高機關負責。嚴格說來，三黨訓政的政府元首，應該由三黨組成之最高國務機關推選，不應由某一黨「選任」。

## 五

就公布的國民政府委員名單來看，國民黨委員中除元老外，以自由思想者佔大多數，且無馬歇爾所指責的極端分子，這是與政協會議時大不相同。政協會議是準備鬥爭的，有自由分子，也有極右分子。這次府委名單却在極力避免可能的摩擦。據十八日大公報南京電，蔣主席十七日在中常

會提案時，曾建議：『本黨府委人選，應儘可能於見解相合，且要能密切合作之同志中推選之』。這可以見蔣主席對於這次政府之改組，確有誠意與決心。府委廿九人中，國民黨佔十二人，其餘兩黨及社會賢達各佔四人，合計爲十二人，但因五院院長爲當然委員，而其人選均爲國民黨員，故實際上爲十七比十二，如非國民黨員聯合起來，足以構成否決權而有餘，但此種可能當極少。府委本爲四十名，除公布之二十九名外留給中共與民盟的只剩十一名，因原定之十三名中，因民社黨之脫離民盟而減少二名。以後左翼黨派即使能加入政府，距離「否決權」的獲得也更遠了。

在社會賢達方面，新疆維族鮑爾漢之膺選，頗有點新鮮之感，而胡適終於未允出任府委，頗見風骨。

再把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的人選來合看，頗令人感覺彷彿是二十年前奠都南京時氣象：西山會議派以元老姿態，高踞首行。其次是國民革命軍的集團軍司令和軍長，又次是各部會的部長。以陳立夫爲秘書長，可以補府委中未收C.C.人才之缺。這個會議的重要是不下於國府委員會的。

（四月二十日）

# 現代經濟思潮的趨勢

吳元黎

## 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

——一九三零年以後，——以德奧爲開始的經濟不景氣，波及英美，遍及全球。它在各地爲害的程度容有差異，但失業的衆多，以及工商業的衰頹，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皆屬不可抹煞的事實。許多經濟學者在這期間，目睹商業循環對社會秩序和生活水準的影響，乃就求解釋工商業帶有規律性的盛衰的理論，俾作將來的對策。英美兩國，工商業既極發達，對制止商業不振的防範方法與救濟措施，自然特感興趣。英美經濟思想，素有淵源，所以貢獻甚多，對於經濟思想發展的影響因亦特大。綜觀各種龐雜交錯的發展，有兩點可以特別注意：

第一：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任何一個社會之中，儲蓄與投資的關係（在充分就業的暗含假定下），是有儲蓄而後可以有投資；新興的凱恩斯學派則謂在任何一個期間投資與儲蓄數量必定相等。若計劃中的儲蓄總額有超過投資總額的趨勢，其結果必致經濟活動減低而產生失業。反之，若能提高投資率，經濟活動即可增加，失業者亦可復業，國民所得上漲之後，儲蓄總額亦相偕增加，卒與投資總額相等。在商業循環中，工商業的衰落即由於投資率的過低。因此若能對一個長時期中的投資率預爲設計，輔以國家公用建設（Public works），定能避免大量的失業。美國故羅斯福總統所創的「新政」（New Deal），其一部份理論根據即近乎此。所謂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亦即以此成爲各國政黨、輿論、以及當局注視的中心。

第二：充分就業雖爲最理想的狀態，但短期失業仍爲在無論何種經濟制度之下所不能免者。而且失業之外，尚有其他情形足使當事人感受痛苦或危害及其生活；疾病、高年、傷害、產兒等皆與失業有類似的影響，而後者在失業者衆多時有益形尖銳化的趨勢。如何建樹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安全制度，使之與充分就業政策互相配合，因此在最近十幾年中成爲經濟學者的一個主要研究標的。尤其英國，在二十世紀初葉，即已有各種社會保險的設施，此次戰爭期間，復以民衆的要求，識者的呼籲，工黨的積極鼓吹，而長足進步。貝維瑞吉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所動一時的社會保險計劃，便是這方面發展的結晶，而較之更形完善的社會安全法案，現在亦已在工黨執政之下經由議會通過。

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不但現在已爲英國長期經濟政策的兩大目標，同時在美國民主黨執政之下，亦是聯邦政府所積極注意的事情。雖然這兩個目標之如何實現，以及其已實現的程度與已採取的步驟，在英美歐陸和

其他國家，參差不同，但二者對於經濟思潮趨勢之形成，影響之深遠廣闊，已不容置疑。經濟思想與經濟體制是有密切關係的，後者更有決定人民一般生活方式的影響。即就我國而言，目前經濟的混亂和衰頹，一旦整理有了眉目之後，將來仍不免要將長期發展中的問題，加以注視。所以我們應首將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這兩個觀念的含義，分析清楚。

## 自由式社會中「平等」觀念之意義

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在經濟發展已臻登峯造極的英美——所以能够成爲經濟政策的目標和經濟思想的中心，其近因已如上節；此外，還有一個潛伏不易察覺的遠因，成爲產生此種經濟思想的條件。

茲以英國爲例。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祥地，但亦是民主政治實行完善的國家。在民主政治發展的初期，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含義甚廣，其中包括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雖然起初要求這種權利的時候，不一定有任何普遍性的經濟動機，然而在權利已取得，運用上已有若干經驗之後，萬一有普遍在經濟紊亂或衰頹發生，試問一般受苦痛的人民是否會咬緊牙根，一語不發？在民主政體之下，亦可稱爲「自由式的社會」，每一個選民有一張選票，每一張選票有一分力量和作用。在點票數（亦即所謂點人頭 Counting Heads）的觀念下，人與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便成爲被普遍接受的原則。從政治平等進而至經濟平等，猶如五十步至百步；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沒有任何性質上的改變的，只是一個發展的程度問題。但是在一個政治平等的社會裏，人們勢不能坐視多數人因生活的壓迫而不能實際享受其應有的權利。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經濟思潮趨勢中「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二者與「平等」觀念的聯帶關係。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的綜和觀念是經濟穩定（Economic stability）。經濟穩定之成爲最新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的鵠的，其在過十餘年來的經濟發展，影響殊大。但是經濟穩定觀念之基本原因是「平等」；後者復爲自由式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的產品。

但是經濟穩定，在現代經濟組織之中，既非個人單獨所能達到，便不得不採取集體式行動。於是個人經濟環境，生活之有無保障，過去本在個人的責任和勞力範圍之內，而現在竟成爲國家功能的一部份，政府是國家行政的機構。因爲上述人民思想的發展，配合上客觀的需要，於是一方面責任加多，另一方面權力亦同時增長。過去所謂「無治即係善政」或「無爲爲治」。（Good government is least government）的觀念，乃從此打消。產生於「平等」觀念的思想，竟引起增强政府力量的需要，表面上雖似牽强附會，實際上乃係極邏輯的發展，這又是自由式社會的一個特徵，在一定情形之下，也可能影響到這類社會本身存在。

## 經濟穩定與經濟「平等」

如何達到經濟穩定這個目的，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不限於在已定的社會制度下，採取種種最適當的方法，而牽涉及經濟制度本身的改革。凱恩斯學派將投資對經濟活躍水準影響的重要性提高後，有人便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能維持長期充分就業的能力，發生懷疑。美經濟學家漢森氏（Hansen）甚至於凱恩斯本人，即有所謂「投資機會消滅」（Vanish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的學說，認爲投資機會逐漸減少，私人投資將因無利可求，而陷於長期的不振。在長期經濟停滯（Economic stagnation）的情況之下，國家投資必須逐步增加，終且取私人投資而代之。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社會日趨末路，是不可挽回的定數。

上述理論，邏輯與事實兩方面，究竟成立與否，不能在此處討論；它不過是一種預測。此外還有與「平等」觀念關係更密切直接的思想，認爲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應當繼續存在。這自然是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在最近的西歐，英國，甚至於美國，從之者爲數甚多。他們的看法是資本主義社會亦即自由式經濟制度，雖然標榜自由，但是實際上經濟極不平等，所謂自由乃少數人之自由。在自由經濟制度之下，欲求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無異捨本逐末，因爲根本的弊病是資本社會中的求利動機（Profit motive）。惟一的挽救辦法，亦只有廢除這個自私的動機，而代以中央設計制度，以集體的力量來建樹經濟上的平等；後者即時下所稱的「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至於中央設計制度，對於生產效能之增進，事實上有何影響，則認爲其結果必定回溯，不必置疑。更有指蘇聯之五年計劃爲明例者，認爲蘇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　國防力量充實之表現，足資證明計劃經濟之成功。至於在經濟平等之下，尚能保存生產者及消費者　自由

與否，和若經濟自由不能存在，政治民主是否能單獨發揚，這些在上述一般人眼光中，都認爲次要。因爲他們的立場是「經濟民主」第一。

由「平等」觀念產生的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兩個目標，引導出自由式社會的改革問題。因爲失業須要防範，於是中央設計制度乃發生極大之號召力。在這種情形之下，再加上社會主義的理論，自由式社會的存在價值，便發生了動搖，「平等」有取「自由」而代之的趨勢。

## 新自由主義

美故羅斯福總統首將「免于匱乏之自由」（Freedom from want）列爲人類四大自由之一，其對平等之基本觀念，於斯可見。羅氏的意見亦可以代表其他人的意見。然而他們絕不願意在「平等」的旗幟之下，消滅了幾十百年中爭取的自由。他們認爲「經濟民主」不是眞的民主。

羅氏曾說過「競爭式的經濟體系（The competitive economy 即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失敗，實在是還沒有認眞地開始。」這句話可以代表反對社會主義與反對中央設計制度一般人的態度。英名經濟學者海約克氏（Hayek）的主張，即可爲例。

贊成經濟自由者的態度，現在已非十九世紀的放任主義。亞當斯密的「暗中馭御」（the invisible hand）亦已被「有意識的設計」（Consciou control）和「經濟法治」（Rule of law）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依據這類意見，雖有改革的需要，但既無自動沒落的必然趨勢，也不可率意取消。因爲惟有在自由式經濟制度之下，纔可以保全政治自由；而政治上人權的保障，乃人類精神生存之寄託。否則生不如死，只顧目前飯碗，不計自由，人類尊嚴勢必全失。

自然，「競爭式社會」必須保持競爭，纔可以達到目的。所以生產壟斷與其他方式的經濟勢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必需在法治輪廓之中，妥爲防範與抑制。大規模失業和生活威脅，亦必須設法避免；經濟上之不平等，亦應逐漸使之減少。但是，無論如何，社會組織的目的是自由；自由的兩大部門——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又是不能分離的。至於達到經濟上完全平等，乃根本不可能。反之，亦惟有減少不平等，自由式的基礎纔能鞏固。

上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對於近年來經濟學者對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之着重，有過猶不及之感。蓋經濟穩定值爲應採取的目標之一，「經濟進步」（Economic progress）的重要性則更大。在經濟進步的過程中，波動乃所不免。儘量減低波動，或緩和其不良影響爲一事，維持已得現世，又屬一事。

所謂新自由主義，實際上與英國工黨已行的政策，極其相近。但是即其說它是一種變態的社會主義，毋甯說它是改善了的新資本主義，因爲它建基於根深蒂固的私產制度上，以私產及合法之自由支配爲政治及經濟自由之最後保障。它復承襲西歐自由思想與人文主義的精神。至於英國工黨在其傳統之政治民主體系中，是否會始終採取折衷緩進的方式，抑或因不能放棄主義立場，終趨極端，則爲本文中所不能詳細討論者。

## 「極端」與「中庸」

上節中所謂新自由主義不主張放任一切，聽其自然，也許會使讀者誤會。因爲主張全部放任的人不是沒有，尤其在戰後的美國，共和黨捲土重來，已在國會中擁有多數。他們提倡自由，暗含放縱之意。這樣的主張，與以「平等」爲號召的「經濟民主」論，各趨極端；萬一得勢，必定會形成對立的局面。

放縱主義，流弊叢生，反對自由式社會者對資本主義之攻訐，若以放縱主義爲鵠的，其言而當者甚多。然而以「平等」爲前題者，則未免有將「平等」看得過於機械化之嫌。試問「經濟平等」是每人所得相等，還是同等工作，同樣報酬？是勞會均等呢？還是「平頭」呢？在民主政體之下，以自由討論與協議而產生政策，試問那一種「經濟平等」的定義，在加以嚴格解釋與充分明瞭其含義之後，能爲大多數人自願接受？反之，要剷除不平等，抑制經濟力量的過度集中，以及誘導均富的設施，這是大多數人所能贊同的。

一個社會組織的中心目標，必須能爲多數人所接受，也必須能容少數異議的存在。所謂（agree to differ）乃演進的條件。因此，經濟自由與經濟進步，應當作爲經濟制度的組成原則，經濟平等或減少不平等，則可視作一種必須的方法，藉以維持制度本身的穩定。若將方法目的倒置，或將方法認作目的之一，那就有兩面脫落的危險。

在決定我國經濟制度之前，上述各種問題，似甚可予以縝密之考慮。在二大極端與「中庸」三條路線中，我們必須選擇一條。

在這裏，我們可以引用拉斯基教授（Laski）的一句話：「不明確選擇一條路，也是一種選擇。」

#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下）

潘光旦

上文的討論無非要指出蔽的問題依然存在，並且更嚴重的存在，解的需要就因此而更見得迫切，而解的方法也就有再度提出來的必要。荀子的議論，原則上大部分依然有效，但內容與措詞總嫌過於古老，大多數的人已不再溜覽及之。斯賓塞爾的商討，其治心的部分雖依然值得參考，其治學的部分卻需要一番很大的補充，爲的是七八十年來自然科學的發展，大有非他初料所及的地方。我們也不能說斯氏錯了，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今日的情勢之下，斯氏的解蔽論已不足以應付。也並不是說我們用不着科學了；科學還是少不得，不過爲了解蔽的需要起見，我們不能不首先注意於科學所能給我們的風度情趣，其次才是科學的知識，又其次才是科學的器用；這一番本末賓主的分別是不容不在教育的努力裏鄭重闡明的。這就回到上文所敘科學努力不外三種之說，而多少也是斯賓塞爾一部分苦心孤詣的重申。

至於說到補充，我們便不能不和斯氏分手，而接近到荀子立論的範圍，就是，再度回到人文學科的園地。解蔽還是繫鈴人，在以前，上文說過，人文學科可能做這養蔽的幫兇，以至於主犯，但在今日，形勢一變以後，我們要解蔽，還得找它們幫忙，說得不好聽些，是讓它們將功贖罪，說得客氣一些，是請它們東山再起。至於何以知道人文學科足以接受這個付託，則我們不妨提出如下的兩三點論據來。

人文學科，包含文學、哲學、歷史一類的科目在內，而比較廣義的文學可以賅括音樂藝術，比較廣義的哲學可以賅括宗教，合而言之，是一個人生經驗的總紀錄。這紀錄可能是很雜亂，也很有一些錯誤，但因爲累積得多且久，代表着人類有文字以來不知多少千萬人的閱歷，雜亂之中也確乎有些條理，錯誤之中也有不少的眞知灼見，足供後人生活的參考；一般的前人閱歷等於『經驗』中的『經』字，是供後人參考而發生效用的閱歷等於『經驗』中的『驗』字，經與驗，前人爲方便起見，也往往單稱做經，即經書經典之經。經只是常道，即許許多多的人時常走過而走得通之路，別無它意。後人不察，把它當做地義天經之經，金科玉律之經，絲毫不容移動，固然是一個錯誤；而近人不察，聽到經書經典，便爾色變，詆毀排斥，不遺餘力，也未始不是一個錯誤。人文學科所能給我們就是這生活上的一些條理規律，一些眞知灼見，約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經證明爲有效的一些常經。說前人的閱歷中全無條理，全無眞知灼見，全無效驗，當然是不通的，因爲如是完全沒有這些，人類的生命怕早就已經寂滅，不會維持到今日。人類可能會寂滅的恐懼，倒是近代科學昌明以後才發生的事。

分而言之，文學藝術以至於宗教所給我們的經驗是屬於情緒生活一方面的，即多少可以使我們領會，前人對於環境中的事物，情緒上有過一些甚麼實際的反應，對於喜怒哀樂的觸發作過一番甚麼有效的控制。近代的心理科學給了我們不少的關於情緒的理論，也作了不少的分析與實驗，但就實際的生活經歷而論，這種實驗可以說全不相干，試問喜怒哀樂以及其情欲的實際場面可以在實驗室裏擺布出來而紀錄下來麼？前人閱歷中離合悲歡吉凶慶弔，名利得失的種種場合，一切偉大作品的欣賞的緣會，才是眞正的實驗室，而關於這些閱歷的描繪才是眞正的紀錄。而此種場面與緣會之所以富有實驗性，藝術作品之所以爲偉大，文學紀錄之所以爲眞實，全都因爲一個原則，就是孟子所說的『獲吾心之所同然』，吾心也者，指的當然是後來一切讀者與賞鑒者的心，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它們有力量打動我們共同的心絃，有力量搔着基本人性的搔處，打動與搔着得越多，它們就越見得富有實驗性，越見得偉大；李杜的詩歌，莎士比亞的劇本，貝多芬的樂曲，……可以百讀不厭，不因時代地域的不同而貶落它們的價值，原因就在此了。說到吾心之所同然，或共同的心絃，或基本的人性，就等於說，有了這一類文物上的憑藉，後來的人，無論在別的生活方面如何的大異其趣，各不相謀，至少在最較根本的恆常生活上，可以相會，可

以交通，而相會與交通卽是偏蔽的反面；根本上有了會合交通的保障，其它枝節上的偏激與參商也就不礙事了。

哲學與歷史的功效也復如此，所不同的是，哲學所關注的是理智與思想生活，而歷史關注的是事業生活；前人的經驗裏，充屬想到了些甚麼，知道了些甚麼，以及有過什麼行爲，甚麼成就，思想有何繩墨，行事有何準則；撇開了哲學與歷史，後人是無法問津的。近代的科學原從哲學演出，它的長處固然在精確細密，它的短處也正坐細密僅了，使人見不到恢廓處，說已具上文；細密於此者，不能細密於彼，所以往往有隔閡以至於排斥的作用，恢廓則可以被此包容，不斤斤於牝牡驪黃之辨；這又不外蓋蔽與解蔽的說法了。歷史可以供給行事的準則，小之如個人的休戚，大之如國家民族的興衰，都可以就前人經驗裏節取一些事例，作爲參考，前人『以古爲鑑』的說法無非是這個意思，近人也有『歷史的鏡子』的名詞。有了這樣一面鏡子，再大沒有的鏡子，而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懂得如何利用這鏡子，來整飭其衣冠，糾正其瞻視，解蔽的工具豈不是又多了一件？這鏡子雖大，可能不太完整，不够明晰；但此外我們正復找不到第二面；近代的心理、倫理、社會、政治一類和行爲問題有關的學問到如今並沒有能提供甚麼實際的標準，教我們於遵循之後，定能長維康樂，避免危亡；卽使有一些細節目的貢獻，也往往得諸於歷史的歸納。心理學家講個人的智力，時常用到的一個定義是，利用經驗的能力，卽再度嘗試時不再錯誤的能力，或見別人嘗試時發生過錯誤，而自己嘗試時知如何避免錯誤的能力；這便是歷史的意識，也就是歷史的效用了。荀子說到『古爲蔽，今爲蔽』，食古不化、或專講現實、或一味希冀未來的人，眞所以爲蔽者不同，其爲缺乏歷史的意識、不識歷史的功用、不足以語於有效力的智慧、則一。

人文學科足以接受解蔽的付託，這是論據之一。

上文說到近代科學的發展，因爲避重就輕，舍本逐末，結果是增益了偏蔽的質量。如今要加以補救，除於其本身改正其避重就輕，舍本逐末的勢趨外，還得仰仗人文學科的力量。上文說科學之蔽共有五點，簡括的再提一提：一是蔽於分而不知合；二是蔽於知與用而不知其更高的價值，卽不知科學所能培養之風度情趣，亦卽相當於荀子評論墨子的一句話；三是蔽於一隅而不知生活之多元；四是蔽於物而不知人；五是蔽於今而不知古，或蔽於進而不知守。此五端者，人文學科的資料與精神都力能予以是正。人文學科所提供的是人生種種共通的情趣，共通的理解，共通的行爲準則，惟其共通，所以能傳諸久遠，成爲學科的內容；此其一。既顧到情趣，特別是文藝一類的學科，便足以是正知與用的兩種偏蔽；此其二。人文學科頗而易見是多元的，文藝宗教之於情緒意志，哲學之於理智識見！歷史之於行爲事業，情意知行，兼收並蓄；宗教在西洋雖曾獨佔過一時，但自然文藝復興以還，亦已退居於一種人生工具的地位，與其它科目相等，實際上目前科學以至於教條政治所佔有的崇高的地位，還是它讓出來的；此其三。人文學科無往而不講人與文的關係，人的情意知行，加於事物，蔚爲文采，便成爲人文學科的內容。西文稱人文學科爲 Humanities，更直截了當的把人擡出來；其是以解物質之蔽，亦自顯然；此其四。人文科學重視經驗，凡所記述描繪，見諸文字聲色形態的，無往而不是人生經驗的一部分，上文已加說明；經驗總是屬於過去的，總是比較腳踏實地的；經驗的有選擇的利用是可以矯正躁進、冥想、逆斷、和對未來的奢望等諸種偏蔽的；此其五。

人文學科足以接受解蔽的付托而無憾，這便是論據之二。

還有一個第三點論據，雖非必要，而也不妨提出的，就是，七八十年來，人文學科多少也受過科學的洗禮。宗教已自崇高而獨佔的地位引退，上文已經說過；其輕信與武斷的成分也已經減少了許多。歷史中感情用事的地方，歪曲虛構的事實，也因科學的影響而經過一番修訂。哲學中過弄玄虛的部分，因數理、天文、心理諸科學的繩墨而受了限制。這些都可以說比科學上場以前見得更健全了。各種藝術與科學的關係較少，但也得到科學的不少的幫忙，特別是在形式的繁蕪，程度的細密、工具的便利、傳播的範圍，諸端之上。總之，人文學科經過科學的切磋琢磨以外，以前可能有過的一部分蓋蔽的不良的勢力已經消除不少，而使其解蔽的功能更容易發揮出來。

要人文學科東山再起，我準備簡單的提出兩個建議來，作爲本稿的結束。

第一個建議是關於實際的訓練的。我認爲高中與大學的前二年，應儘量的充實人文學科的學程，文法院系固應如此，理工院系根據上文的議論，尤屬必要。前年哈佛大學的一部分教授，於經過長期探討之後，所編印的一本報告，叫做『自由社會中的教育』，也作相似的主張。他們對於近代科學的蓋蔽，雖沒有加以抨擊，但一般的解蔽的重要，他們是充分承認的，因爲偏蔽的多寡與自由的發展恰好成反比例。

第二個建議是關於一個理想的培植的；必須此理想先受人公認，人文學科的提倡才不至於橫遭『落伍』與『反動』一類的誣衊。

自然科學昌明以後，我們早就有了一個『宇宙一體』的理想，不止是理想，並且已經成爲有事實襯托的概念。不過這概念對於人事的改善，關

係並不貼切。

自社會科學漸趨發達以後，又值兩次世界大戰的創痛之餘，我們又有了一個『世界一家』的理想。這是和人事有密切關係的。不過這還是一個理想，澈成尚須極大的努力，並且還有待於另一個相爲經緯的理想的提出，交織成文，方能收效。

『世界一家』的理想只是平面的，只顧到一時代中人與人羣與羣的關係的促進。平面也就是橫斷面，有顧到它的淵源，它的來龍去脈，是沒有生命，沒有活力的。沒有經，只有緯，便不成其爲組織。如果當代的世界好比緯，則所謂經，勢必是人類全部的經驗了；人類所能共通的情意知行，各民族所已累積流播的文化精華，全都是這經驗的一部分；必須此種經驗得到充分的觀摩攻錯，進而互相調劑，更進而脈絡相貫，氣液相通，那『一家』的理想才算有了滋長與繁榮的張本。不過要做到這些，我們似乎應該再提出一個理想，就是『人文一史』。目前已經發軔的國際文化合作可以說是達成這理想的第一步。僅憧爲了做到這第一步，爲了要有合作的心情，合作的材料，我們就不由得不想到人文學科，而謀取它們的東山再起了。



# 美國外交政策的鉅變

（華盛頓通信）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編者按：關于美國外交政策的最近傾向，本刊二卷六期已有楊剛先生一篇極詳盡的分析報告；我們認爲楊先生那篇通信，是最近兩三月內一切報紙雜誌所刊的國外通信中最重要的一篇。這一期我們又刊載了本刊特約駐美記者寄來的這篇『美國外交政策的鉅變』一文，就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提綱挈領，作一鳥瞰。請讀者將本文及楊文一併參閱。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恐怕是世界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天。在那一天，英國正式通知美國說，因爲內部的不安，英國今後恐怕不能繼續担任其許多的海外任務，故建議美國先來接受她在希臘的任務。這件事震驚了華盛頓。美總統立即召集行政與立法兩部門的首領開秘密會議商討對策。一大羣白宮記者眼看這些重要人員步入白宮，但是大家保持緘默，一律拒絕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這種神秘性在美國是很少見的，頓時使得空氣極度的緊張。大家以爲總統也許在墨西哥國來的時候將有一篇重要的演說，這篇演說也許要提到這件神秘的事情。但是在總統還在華京洲酢的時候，倫敦方面即透露了眞確的消息：總統所討論的是美國應否接受英國的請求，担當英國在希臘的任務。白宮會談的結論如何，現在固尚無人曉得，但是這件事情意義的重大是一般所能了解的。

美國本來是英屬殖民地。美國的立國精神是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美國人並不喜歡大英帝國，而贊成英屬各殖民地的自由獨立。英帝國現在顯在瓦解的過程之中，英首相宣言在一年以內予印度以獨立，在平時恐怕將爲一般美國人民所歡迎。然而在艾德禮首相發表聲明之後，美國人倒不免有空虛迷惘之感。印度果眞能自由獨立嗎？那裏正在開展之中的印回衝突會退止嗎？如果不幸繼續衝突下去，印度是否會在英國勢力退出之後，成了一個『權力的眞空』，而由蘇聯衝入？如果共產勢力在印度伸張，會不會波及東亞其他國家？會不會造成全亞洲的共產化？這些考慮使得美國朝野深深感到問題的嚴重，和其本身責任的艱巨。

印度問題正在各方熱烈討論之時，英國的經濟危機因連天的風雪而頓時尖銳化起來。緊接着又來了希臘問題，美國朝野眞的着急了。他們忽然覺悟到今日的英倫已經不是世界的第一等強國，已不能繼續在美國旁邊支持所謂西方民主的陣容來抗拒蘇聯勢力的擴張。她頓時感覺到地位的孤立，任務的艱鉅。她眞的到了所謂抉擇的關頭。

擺在她面前有幾條可能的路可走。

第一，她可以返回孤立主義，不問世事。她過去曾經一再實行過這個自私而短視的政策，結果她被掩入了兩度的世界大戰。孤立主義的錯誤和不合時宜是已經有了充分證明的，今後自無再試之理，雖則美國人當中仍不乏有持此主張的。

第二，她可以以金錢物資支持英國，使得她能繼續担任各種的國際義務。這一條路本來是對英三十七億五千萬元借款的基本精神。但以目前情形而言，這也是死路一條。美國對英借款很大一部分用於購買美國紙烟和租賃好萊塢的電影片。這是借款所以終能通過國會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爲沒有紙烟業和電影業的協助，借款恐怕根本便不能成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國今日經濟危機的造因絕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挽救的。英國的經濟根本

在輸入外國的原料，將其製造爲成品，然後輸出到國外去銷售，在製造及運輸兩種過程中牟取利益，以購買英國本身的必需，其中最主要的一項便爲糧食，現在外國都被戰爭破壞，沒有原料可以輸英。即使有之，英國的製成品因機器之陳舊，人工的短少，也絕不能與美國的製成品競爭。即使能够競爭，歐洲亞洲各國也因戰爭的破壞而無力購買。即使他們果能購買，他們既無英國所需的原料及糧食可以作爲代價，更不能以美金作爲代價使英國可以到新大陸來換取其所需。有此種種原因，現在再借款給英國當然是於事無補的，況且主張減稅的共和黨國會能否同意再度借款也成極大的疑問。這是英國本身危機的遠因，迫得她不能不退出一等强國的地位，接受目前的屈辱。再度借款援英是不能生效的。

第三，美國可以挺身而出，担任英國所不能担任的一切義務。希臘是一個重要的關節，因爲這個西方文明發源的古國，現在是在極度困難之中，人民沒有充足的糧食，許多建設沒由進行，在過去兩年當中，美國對於希臘也算是盡了最大的援助。單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救濟費而論，希臘得到三億五千萬餘元，每人的平均救濟費是美金四十六元九角（中國人平均只一元二角左右），在各接受救濟國家中佔最高的地位，英國在希臘的各種援助，估計亦達五億元美金。然而希臘的經濟仍然十二分的艱困，希臘在華盛頓的大使館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發薪。這個小國家是巴爾幹半島在地中海的門戶，蘇聯的附庸國早已想伸張其勢力到這個古國，並且公然組織游擊隊向其不斷地襲擊，使得民窮財盡的希臘不得不養兵自衛。如果希臘也歸進了蘇聯的勢力範圍，地中海便將變了顏色。

但是美國對於今日的希臘也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希臘的君主雖然是去年選舉後才返國的，美國人總不免認爲他是邱吉爾一手造成的，現在的政府顯有反動的色彩。自認爲民主與進步的美國是否應該支持這個落伍的政權，美國人恐怕有嚴重的懷疑。所以全力支持希臘附帶着必須改造她的內政，能否成功自然又有許多疑問。同時，以大宗款項援希，國會一定要求要嚴格監督其用途，因此便又不得不干涉其內政。一個國家接受美國的援助也不是一件簡單痛快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是：如果美國果眞接受英國請求，伸張其勢力到希臘去，美國是否同時要改造希臘的內政、推翻現在的政權？如果國會能通過杜魯門總統的請求，以二億至三億元救濟希臘，這宗款項又將有什麼條件？如何監督其使用？

援助希臘在目前也許不是一件過於困難的事情。但希臘只是問題的一端。英國既不能繼續支持希臘，也不繼續支持土耳其。土耳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似乎還較希臘爲大，蘇聯已經數度表示過其對達旦海峽的關心。土耳其此次不會加入戰爭，她的經濟遠比希臘健全。英國現在援助土耳其主要項目在充實其國力量。美國如予以援助，當亦以此爲中心。我們還不會聽到美國人對土耳其內政有什麼意見，但是如果美國予以軍事上的援助，支用相當大的經費，美國左派當然又將以「反動」「封建」「不民主」等名辭加諸土耳其的現政府。那時美國是否又將改造土耳其的內政，貢獻許多革新的建議？照以往美國一貫的作風，這是很有可能的。

從希臘土耳其，再往東行，便到了印度。印度是英國最大最富的殖民地，「英帝皇冠上最燦爛的明珠」。在這個半島形的大陸上有四億人民，信仰着各種不同的宗教，維持着最不民主的階層制度，現在進行着熱烈的民族獨立的鬥爭，同時在開展着印回流血的衝突。美國人一般認爲印度過去相當的安寧是英國統治的結果。這個結論印度人間根本否認，美國人總不免憂慮在英國退出印度之後這個新獨立國家將成爲什麼一種局面。如是果不幸那裏也有內戰，而使强鄰的勢力伸張，美國既然接收了大英帝國，不是又將担負維持這個地方的責任？是不是又要來調處印回的衝突，使這兩個集團組織俱有廣大基礎的聯合政府？如果眞要走這條路，方纔解脫了英人統治的印度人民是否甘心接受另一個白色人種國家的干涉？

這許多問題——希臘、土耳其、印度——是一串的，接受了希臘便得準備接受其餘。

近一年來，美國的外交號稱是兩黨的外交，或超黨的外交。締造這個外交的是前國務卿貝恩斯和共和黨參議員范登堡。一年來演變的結果，是對蘇聯「堅定忍耐」政策。用專欄作家李普曼最近發明的名辭來解釋，是所謂「邊緣的範圍政策」（Policy of peripheral containment），這個政策基本的精神當然是消極性的。但在目前情形下美國人認爲這是他們唯一可行的政策。接受英國所有的任務也正是這個政策實施的一個方式。

當前最理想的實現和平方案當然是美蘇的通力合作。這個理想現在有的人仍認爲只要美國努力便有可能。代表這派論調的是華萊士前副總統。他現在主編「新共和週報」，常在鼓吹這個論點。右派的人認爲他所說的是夢囈之談，是單相思。但美國人民仍在期望着三月十日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希望美蘇兩國能有進一步的接近，索性坐下來，不但把德奧和約議定了，並且把美蘇間一切的問題都得到一個鮮明的諒解，包括中國問題在內。但在馬歇爾國務卿離美首途赴蘇之日，他的談話是認爲這次會議恐怕能解決對奧的和約，對德和約似乎沒有議定的可能。果眞如此則其他問題更談不到了。既談不到，則今後美國的外交當然仍是「邊緣的範圍」。因此所要對的只餘了兩件事：（一）「邊緣」究在那裏？（二）用什麼方法來「範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關係着世界的前途。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九日

# 英國工黨政府對於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Report from London, THE WORLD REPORT vol. 2, No. 4. Jan. 28, 1947

英國工黨政府在計劃經濟政策的大前提之下，正在草擬對於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民營事業的成績評判標準，不是營利的多寡，而是生產效率的高低。

爲了提高生產率和預防生產不足起見，戰時的物資統制辦法，也許要恢復。平時的物資統制辦法，也將要在國會中生產。

如果艾德禮的工黨政府的計劃實現，結果將使英國的經濟事業，直接間接都受政府的控制。

目前英國生產上的種種困難，只能暫時阻滯政府的設施，不能使政府放棄已定的政策。照工黨的看法，煤與勞工的缺乏，出口貨數量的銳減等等，不是說明工業不需要統制，而是需要統制的證據。英國政府主張將來一切事業，都在通盤籌劃之下求進展。最近政府二次在選舉中獲勝，更證明這政策是爲人民所擁護的。

將來英法關係，因經濟軍事同盟而更密切，足以使英國的經濟政策更爲固定。放任的資本主義似乎再也不會在英國出現了。

在工黨政府統治下的英國工業的前途，只能從已實施或已提交國會討論的政府所議訂的國營事業計劃中，猜到一些。

在那計劃裏面，有下面幾種規定：一、英格蘭銀行收爲國有，改爲中央銀行，將辦理信用貸款之事。二、成立資本發行委員會，使一切投資，都受政府統制。三、賦稅及預算，依非社會主義國家之通例，歸政府決定。四、所有煤礦，由政府經營之。五、大規模之鐵和鋼的工業，將由政府經營之。六、海外交通，包括有線無線電報等等，均由政府經營之。七、煤氣，電力均由政府經營之。八、鐵路，汽車，運輸路線及交通工具等，屬於內陸交通者，均由政府經營。

換言之，政府將採用企業國有的辦法去直接控制燃料、鋼鐵、交通和運輸工具；此外，政府並將操縱信用貸款、賦稅、投資等等以左右其他事業。

將來在英國的企業中，國營的要佔百分之二十。這數字是工黨發言人答覆彼人家質問政府是否要把一切企業都收歸國有時所發表的。所謂百分之二十的意思，和資本、營利的數量都沒有關係；地是說，將來在國營事業機關下工作的人，要佔全國工業生產者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信用貸款、投資、燃料、鋼鐵、交通、運輸工具——這些，是全國經濟中最重要的一部份。所以這百分之二十，並不是那隨隨便便拿得來的百分之二十所可比擬。官吏們負責經辦這些事業的，當然有能力足以影響其他事業。

關於剩下來的百分之八十的民營事業，將來處境，現在也一天一天的明顯起來，如果政府認爲必要，戰時的物資統制辦法，也許要部份的延長四年。平時的永久性的統制辦法，不久也將公布。

現在在英國，任何一塊地皮上如果要造房屋，不論其用途怎樣，須經政府許可。

其次是限制原料入口的辦法，這原是在戰時因生產不足而定的，目前因出口貨不多，使這限制無法除去。譬如說：煤，因產量少的緣故，沒有煤運出口去和瑞典交換木材，木材就不能進口。爲了使海關進口平衡起見，英國一面限制輸入，一面鼓勵輸出，預定出口貨的總額是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如果這目標不達到，限制原料輸入，就永遠不會除掉。

雖然英國現在國內勞工依然缺乏，但大部份勞工管理法規都已取消。在戰時，約有八萬人不經政府許可不得自由改業，現在政府準備到今年三月底把限制勞工的法規完全取消。三月三十一日以後，除了幾千建築材料工人以外，任何人到任何部門工作，將都不受限制。

國民年齡滿十八歲的依然要應徵入伍。今年如此，明年恐續，會不得而知。輿論方面似乎主張採用永久徵兵制。

戰時，物價雖受管制，工資卻沒有管制。以往，因爲罷工足以妨礙公共利益，故爲法律所許。現在罷工在法律上雖不算違法，不過將來政府是否會因最近的倫敦大罷工，而採取新辦法，很難預測。

再說物價管制，現在依然繼續，政府希望能因生產增加而早日使此種管制廢除。同時，薪資的提高，使物價和出口貨的成本隨之上漲；間接使出口貿易不利。

永久性的，平時的工業和物資統制辦法，經過國會討論，工業委員會成立後，便可決定。其中關於民營事業方面的，下面兩點，現在也可先知道：

一、某些爲政府所特別提倡的農產物，將有一個最低的價格。政府計劃每年撥等於美金十億元的款，作爲維持此種價格的津貼，這樣，可以鼓勵農民，同時也可使消費者以廉價購得此種物品。農民受了政府的津貼，必須自己提高生產的效率，生產率不高的，將不許再耕種。

二、各紡織工廠如能依政府所定的辦法提高生產率，也將受政府的獎勵，辦法是，把各小工廠歸併了，使每個單位至少有五十萬個紡錘，獎勵是，這種工廠裏新機器的購置，政府願意津貼其機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現在英國的二百八十家紡織工廠中，有五萬萬紡錘的，還不到三十家。如果各工廠不依照政府的辦法，他們有被收爲國有的可能，因爲紡織業與出口貿易很有關係，所以政府選紡織業做試驗。事實上各紡織工廠是都會願意接受政府的建議的。

政府、勞工和資本家，現在三方面正在較長比短，互爭優勢，結果怎樣，要看物資和工業統制辦法實施後——尤其關於民營部份的，那一方面所處的地位較有利而定。

勞工要求在不久要成立的工業委員會中增加他們的代表人數；資本家則紛紛成立同盟，以便與政府和勞工兩方面所衝，而政府中負責管理工業部份的官吏們，也不甘讓步——他們以爲如果要提高生產率，一定少不了他們。

至少，因爲百分之二十的企業歸國家所有，政府已提了督促全國工業前進的鞭子了。（奇英譯）

糧食
內戰
生產
中國
主民
DEMOCRACY

觀察通信

# 千迴萬轉中「新政府」揭幕前後的透視

浦熙修

新政府經過幾個月的醞釀，舉實在四月十八日產生了。這是在掩埋和平之後的一幕新戲。中共民盟早已決定不參加，拉來的角色自然只有青年民社兩黨及幾位社會賢達。

## 社會賢達

新政府的成立，至少是符合了美國人的願望。美國右派的報紙不是已經在喝彩叫好嗎？在馬歇爾離華的聲明中，雖然嚴厲地斥責了頑固份子，但顯而易地指出了小黨派與自由份子的參加政府，是目前救中國的唯一途徑。在這之前范宣德早就在美國聲明過，中國所組織除中共以外的聯合政府。今日諺之事實，這戲的著作者及導演人的確是反邦美國。蔣主席在三中全會上一方面聲明組政府經非被迫，國民黨擺脫各黨派參加，於是既參加國大了，

出勤老一輩，否則，青年黨恐怕亦不免要有一番「清黨運動」了。

民青兩黨的參加政府，其觀點的不同，既如上述，一個是迂腐些，一個是實際的打算。他也絕不願無條件地做官。據說他第一提出釋放張學良問題，第二提出部會中要放一個東北人的位置。前者當局認為時機未到，張學良這時出來，可能被左翼人士利用，對他也沒有好處。不過答應莫老先生可以隨時去東北看望。第二點恐怕不致有什麼問題，莫老亦可謂處事周到了！

王雲五的經濟部長雖辭而被留。但王本人亦曾夠了經濟部長的滋味了。整理中國這個破店的經濟，的確不如經理商務印書館那般簡單，並且青年黨漁米公司的董事長李璜先生目前對部長又興致正濃，大有一治大國若烹小鮮」之感，對經濟部要躍躍一試。因此，王部長的來去，與李璜該一般大。

## 民社黨

這次改組當中，最厭煩的，要算民社黨的參加。有人認為張君勱是一個好好先生，本人不願意參加，但顯而易地指出了小黨何以又參加了呢？最初參加國大，張君勱氏和蔣主席有一套換文，「你看我所要求的，人家答應了，我怎能不參加呢！」於是名單送出來了。本來原說只到參加國大制憲為止，但制憲必須要行憲，行憲之前的步驟是滿大四民可以叫他的高腳如蔣大黨的身份。他們以勻田之流者一躍而為

國大名額多為藉口，處處要比民社黨多爭點名額，憲政實施促進會的常委及宣傳、研究、考察三委員會內閣有力的支柱。弟婦張宮梅及舅子王世憲都成了參政員及立法委員。滿門新貴成了「資山夫子」煩惱的代價。

## 青年黨

青年黨的參加，是自始至終不成問題的，但是祇有一個策略，「爭地方不爭中央」。青年黨於是又給予四名。於是青年黨又採用了一個新戰略，「爭地方不爭中央」。青年黨於是又爭地方的政權了。左舜生說得很坦白：既然參加政府了，黨內的人士都要求有飯吃，假若僅僅中央幾個職位，將無以應付，所以政府必須開放地方政治以容納青年黨人吃飯。照此看來，青年黨的領袖聲望高

四民意機構還得要參加，為製造制定行憲法規，以示制憲的激昂。把兩件事並在一起來看，觀衆當然是到此一步一定打住。但外誘內閧，那麼你就此算了！於是又有十二條共同綱領的商談及國府委員和政務委員的提出，於是就愈拖愈遠，愈陷愈深了。於是引起了自己黨內的分裂，於是黨內一部分要全盤參加的人士，與眞正反對參加的人士聯合一致起來發動倒張運動了。民社黨的是否眞會分裂，張君勱是否會倒台，還要等下文。他的一部分資深總是宣稱與民社黨取一致行動。青年黨不能以此自重。於是在商談過程中，青年黨生說得很坦白：既然參加政府了，黨內的人士都要求有飯吃，假若僅僅中央幾個職位，將無以應付，所以政府必須開放地方政治以容納青年黨人吃飯。照此看來，青年黨的領袖聲望高

## 千迴萬轉中「新政府」揭幕前後的透視

浦熙修

新政府經過幾個月的醞釀，舉實在四月十八日產生了。這是在掩埋和平之後的一幕新戲。中共民盟早已決定不參加，拉來的角色自然只有青年民社兩黨及幾位社會賢達。

### 社會賢達

新政府的成立，至少是符合了美國人的願望。美國右派的報紙不是已經在喝彩叫好嗎？在馬歇爾離華的聲明中，雖然嚴厲地斥責了頑固份子，但顯而易地指出了小黨派與自由份子的參加政府，是目前救中國的唯一途徑。在這之前范宣德早就在美國聲明過，中國所組織除中共以外的聯合政府。今日諺之事實，這戲的著作者及導演人的確是反邦美國。蔣主席在三中全會上一方面聲明組政府經非被迫，國民黨擺脫各黨派參加，於是既參加國大了，

出勤老一輩，否則，青年黨恐怕亦不免要有一番「清黨運動」了。

民青兩黨的參加政府，其觀點的不同，既如上述，一個是迂腐些，一個是實際的打算。他也絕不願無條件地做官。據說他第一提出釋放張學良問題，第二提出部會中要放一個東北人的位置。前者當局認為時機未到，張學良這時出來，可能被左翼人士利用，對他也沒有好處。不過答應莫老先生可以隨時去東北看望。第二點恐怕不致有什麼問題，莫老亦可謂處事周到了！

王雲五的經濟部長雖辭而被留。但王本人亦曾夠了經濟部長的滋味了。整理中國這個破店的經濟，的確不如經理商務印書館那般簡單，並且青年黨漁米公司的董事長李璜先生目前對部長又興致正濃，大有「治大國若烹小鮮」之感，對經濟部要躍躍一試。因此，王部長的來去，與李

### 民社黨

這次改組當中，最厭煩的，要算民社黨的參加。有人認為張君勱是一個好好先生，本人不願意參加，但顯而易地指出了小黨何以又參加了呢？最初參加國大，張君勱氏和蔣主席有一套換文，「你看我所要求的，人家答應了，我怎能不參加呢！」於是名單送出來了。本來原說只到參加國大制憲為止，但制憲必須要行憲，行憲之前的步驟是滿大四民可以叫他的高腳如蔣大黨的身份。他們以勻田之流者一躍而為國大名額多為藉口，處處要比民社黨多爭點名額，憲政實施促進會的常委及宣傳、研究、考察三委員會內閣有力的支柱。弟婦張宮梅及舅子王世憲都成了參政員及立法委員。滿門新貴成了「資山夫子」煩惱的代價。

### 青年黨

青年黨的參加，是自始至終不成問題的，但是祇有一個策略，「爭地方不爭中央」。青年黨於是又給予四名。於是青年黨又採用了一個新戰略，「爭地方不爭中央」。青年黨於是又爭地方的政權了。左舜生說得很坦白：既然參加政府了，黨內的人士都要求有飯吃，假若僅僅中央幾個職位，將無以應付，所以政府必須開放地方政治以容納青年黨人吃飯。照此看來，青年黨的領袖聲望高

四民意機構還得要參加，為製造制定行憲法規，以示制憲的激昂。把兩件事並在一起來看，觀衆當然是到此一步一定打住。但外誘內閧，那麼你就此算了！於是又有十二條共同綱領的商談及國府委員和政務委員的提出，於是就愈拖愈遠，愈陷愈深了。於是引起了自己黨內的分裂，於是黨內一部分要全盤參加的人士，與眞正反對參加的人士聯合一致起來發動倒張運動了。民社黨的是否眞會分裂，張君勱是否會倒台，還要等下文。他的一部分資深總是宣稱與民社黨取一致行動。青年黨不能以此自重。於是在商談過程中，青年黨生說得很坦白：既然參加政府了，黨內的人士都要求有飯吃，假若僅僅中央幾個職位，將無以應付，所以政府必須開放地方政治以容納青年黨人吃飯。照此看來，青年黨的領袖聲望高

國大名額多為藉口，處處要比民社黨多爭點名額，憲政實施促進會的常委及宣傳、研究、考察三委員會內閣有力的支柱。弟婦張宮梅及舅子王世憲都成了參政員及立法委員。滿門新貴成了「資山夫子」煩惱的代價。

### 青年黨

青年黨的參加，是自始至終不成問題的，但是祇有一個策略，「爭地方不爭中央」。青年黨於是又給予四名。於是青年黨又採用了一個新戰略，「爭地方不爭中央」。青年黨於是又爭地方的政權了。左舜生說得很坦白：既然參加政府了，黨內的人士都要求有飯吃，假若僅僅中央幾個職位，將無以應付，所以政府必須開放地方政治以容納青年黨人吃飯。照此看來，青年黨的領袖聲望高

### 社會賢達

新政府的成立，至少是符合了美國人的願望。美國右派的報紙不是已經在喝彩叫好嗎？在馬歇爾離華的聲明中，雖然嚴厲地斥責了頑固份子，但顯而易地指出了小黨派與自由份子的參加政府，是目前救中國的唯一途徑。在這之前范宣德早就在美國聲明過，中國所組織除中共以外的聯合政府。今日諺之事實，這戲的著作者及導演人的確是反邦美國。蔣主席在三中全會上一方面聲明組政府經非被迫，國民黨擺脫各黨派參加，於是既參加國大了，

出勤老一輩，否則，青年黨恐怕亦不免要有一番「清黨運動」了。

民青兩黨的參加政府，其觀點的不同，既如上述，一個是迂腐些，一個是實際的打算。他也絕不願無條件地做官。據說他第一提出釋放張學良問題，第二提出部會中要放一個東北人的位置。前者當局認為時機未到，張學良這時出來，可能被左翼人士利用，對他也沒有好處。不過答應莫老先生可以隨時去東北看望。第二點恐怕不致有什麼問題，莫老亦可謂處事周到了！

王雲五的經濟部長雖辭而被留。但王本人亦曾夠了經濟部長的滋味了。整理中國這個破店的經濟，的確不如經理商務印書館那般簡單，並且青年黨漁米公司的董事長李璜先生目前對部長又興致正濃，大有「治大國若烹小鮮」之感，對經濟部要躍躍一試。因此，王部長的來去，與李

# 從迪化暴動看新疆前途

## 三三五又告表示中央治新的決心與方向
## 治新的成敗關鍵仍在人選·技術·作風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迪化通信）新疆自和平條款簽字，省府改組後已看到該文一、二二，其一般動態，記者均有報導。此一般動態所說明者，誠爲新疆問題並未因張治中將軍之開明措施而解決；反之，歷史積因在此新形勢下愚數結成苦果，其具體表現則爲二·二五事件。

### 關于二·二五事件之詳細情形

本刊二卷六期「觀察通信」已有專文報導，均爲當時實際情況，此處不須重復。（編者按：二卷六期「觀察通信」有一記迪化的二·二五事件」一文，係新自新疆返京之某君一本刊之一而寫者。本刊于付排後，立刻將小樣一份航寄本刊迪化特約記者，供其參考，故于本刊二卷六期抵迪以前，本刊迪化特約記者業已看到該文一。二二五流血事件之發生，記者據記者觀察，亦確係出自偶然；但其基因則甚複雜，有待報導。此一般動態，誠爲新疆問題並未因張治中將軍之開明措施而解決；反之，歷史積因在此新形勢下愚數結成苦果，其具體表現則爲二·二五事件。

### 伊方的軍事爭取

和平條款簽定，伊方極力爭持者爲軍隊問題。其要求要點爲：（一）民族軍隊須組成十三個團，（二）此十三個團中除「阿克蘇」、喀什成立一個師外，餘須駐伊、塔、阿三區外，駐伊、塔、阿三區外，餘須駐阿克蘇、喀什及迪化，（三）設民族部隊指揮部，其指揮由伊方推選，（四）因事變而開入新疆之中央軍應于條款簽定後撤出省境。伊方之此項要求，一方面固欲恢復其失去之局勢，另方則以民族軍隊之駐紮，事變區可助其此後政治動活，蓋東方民族對武力之迷信過強，一若無武裝後盾，政治攻勢即難實現。彼等之此項要求，當時未能如願，因之中心惴惴，于政治活動中仍以爭取此一目標爲重心。吐魯番之搶槍運動，即係爲組織地下民族軍，二月二十一日迪化請願維民向政府提出之要求條款中亦有：「阿克蘇」、喀什成立一個師，而遣害國家與地方民族軍隊」「駐十耳其斯坦之漢族軍隊迅予撤出」「軍力分佈應直隸于省府」「軍隊不得參政」等要求。蘆東土耳其斯坦獨立愚想始終固結于部份人心，彼等爲實現其企圖，目標益集中于軍事爭取，此種行動，一時未易戢止。

### 民族對立愈益尖銳

政治爭衡，其勝負與變動決定于力之對比。我國自抗戰勝利後，內部問題之嚴重甚于抗戰當時。張治中將軍之處理新疆問題非單以西北一地方爲根據，其當時所遭遇者，捨和平方式外，縱可暫時通過，而遺害國家與地方者必至無窮，且張氏本人對新疆人民過去之悲慘生活，未始不存悲憫，彼此次在南京對記者談話中即有到如此，兩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上了花轎，還能不拜堂結婚嗎？」兩黨豈不是甘心情願參加內戰了嗎，民青即黨又覺看面子上太過不去。於是又請求修改。

### 原則與綱領

民青兩黨的參加，他們宣傳是有原則有綱領的合作。綱領的第十一條：今後舉借外債，應指定爲『穩定地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之用。加上「穩定及改善人民生活」這一句，借款的運用範圍就廣泛多了。誰能夠說大兵進攻延安，目的不是爲着『穩定及改善』延安人民的生活？誰又能說『平亂』到底，『肅清地方』不是『穩定及改善』人民的生活？這一條原則的修改，是兩黨交出名單前夕的事。有人問及參加修改會議的某社會賢達，此條何以這般容易修改。某公微笑而答曰，「事繫法第一條及第十五條是順理成章的條文。既然是訓政，那末政府當然向國民負責。待組織法發表後加入國府已無問題。事實却證明與傳說不確。胡氏怎樣才逃出了這一關，倒是一個啞謎。

### 門法或合作

這次出任行政院長的張治中氏，似乎是符合了左舜生氏最初倡議的五個條件。至少，得到最高當局信任這條件是夠的。他是蔣主席的同學。他在京總住在吳鐵城祕書長家中，這又可見他與黨亦有了密切的聯繫。傳說吳氏還爲張氏此次上台設計了幾個原則。最要緊的就是黨與政要分開。這次國府委員會中，主席都要立刻換文人了。否則，民社黨一定會拂袖而去呢！

這裏又要說說國府組織法所引起的那個波折。三中全會裏，孫科院長明明白白說過，所謂的聯合政府，依然是依據訓政時期約法的訓政政府。照此說來，國府組織法第一條及第十五條是訓政，不是憲政。而政協決議，國府委員會中，國民黨佔五分之三，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佔五分之二，這是憲政的精神。兩黨爲了爭這個原則，幾乎使政協破裂。最後的妥協，是國府委員會中，國民黨佔三分之二，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佔三分之一。這是訓政的精神。兩黨爲了爭這個原則，幾乎使政協破裂。最後的妥協，是國府委員會中，國民黨佔三分之二，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佔三分之一。這是訓政的精神。

（四月十九日）

「我本新疆是昇盛世才還血仇」之語。蓋亦同情各族人民過去若干年代之生活悲慘而思登之于衽席。然維民久罹之後，乍得抬頭，積存莫恨，急於發洩，而一般無賴流氓，復推波助瀾，肆行無憚，當局愈容忍，彼等愈狂暴，風氣所成，莫可遏止。阿山監獄小組被害於額敏；自國外歸來之難民，遭戕於塔城。暴民之此項行爲，除惘嚇作用外，吾人再難覓其他可以解釋之理由，而其結果實造成彼等政治上之損失。金樞哈民固徐禹則之死，將鬱之對待政府者轉以對待伊犂與維民，同時阿山之新興勢力亦漸有復返二十九、三十兩年舊動時之情緒。至於一般漢民痛存之征服者的思想既未盡消，對張治中將軍之和平作風未盡洽悅，復以維民囂張，生命財產，朝不謀夕，民族間之情感，日漸惡化；至於中央宣傳已滲入各地漢回，因語言文字既同於漢民，間且受伊方之排斥，亦深感現政府爲其惟一之保障，故於維民示威之翌日，哈回二族共同表示擁護政府，再一日漢民亦自動示威，三年餘所受之伊、塔屠殺與流離不安之苦，一朝發洩。幸當時政府嘛付得當（據云漢民示威之日有若干便衣軍警在場監視），否則必發生不可收拾之後果。然民族間之感情對立，經此事件，將更尖銳，前途危機，依然四伏。

## 三二五文告

就和平條款言，政府方面雖履行者，均已如期履行；如改組省府，民選工作，減稅，機關公文國文與回文並用……等，而伊方堅縮行者，則頗少實現，迄目前止，事變區之部隊仍未改編；人民出入事變區仍未自由，國境防守政府仍不克開閉，而以伊方爲背景之反中央宣傳已滲入各地。此次張治中將軍返新以後（三月中旬），尋求解決途逕，三月二十五日由金體省委發表文告，內容共分十項，大意爲（一）根據和平條款所組織之省府，應爲人民擁護信任。（二）要永遠保證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之澈底實施。（三）中央完全了解新疆，必與以支持援助。（四）現有各種不良現象當予排除。（五）新省永久和平之獲得，必須遵守；增進中蘇親善，實行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團結，以此四句話之實踐上來區別敵人與同志。（六）以寬容與耐心期待反民主份子轉變爲民主份子，如期待不成，亦必使此類份子不能存在。（七）自由與民主均有範圍，不可逾越，（八）省府有執行政府政策之完全權力，人民應敬愛國軍，但軍隊絕不應干涉行政，侵犯人民自由。（九）貫澈執行民族平等政策。（十）省府以全力實現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並以最堅屬有效辦法制裁破壞此條款與綱領之份子。與此文告發佈之同時，並頒布「處理危害和平案件辦法」。

## 治新成敗關鍵在人

然解決新疆問題之前奏非在政府有無此權，實繫於有無此魄力。此力之焦點非在武裝，實繫於從事此一工作之工作者能否被整肅被組織與清澈化，現代化。

## 貪暴枉法隨處可見

伊方政治鬥爭上之失敗，在於焦急、狂妄，此固由彼等之久囿性格與缺乏鬥爭經驗使然，但基本關鍵，則繫於其領導者之愚蠢及功利心過切。此中祕密，留待將來歷史記述，未便臆予發表。然略熟民國二十三四年新疆史實時，並頒布「處理危害和平案件辦法」。

自盛氏去新後，新局波瀾，政府雖迭有宣傳文告，然尚無似此具有明朗性與果決性者，蓋時局發展至今日，已迫處于中國在新疆統治之生死關頭，當局不能不表示其決心與方向。聞四月中旬張治中將軍且將出巡南疆，專機已於四月六日抵迪。增進中蘇親善，實行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團結，以此四句話之實踐上來區別敵人與同志。（六）以寬容與耐心期待反民主份子轉變爲民主份子，如期待不成，亦必使此類份子不能存在。（七）自由與民主均有範圍，不可逾越，（八）省府有執行政府政策之完全權力，人民應敬愛國軍，但軍隊絕不應干涉行政，侵犯人民自由。（九）貫澈執行民族平等政策。（十）省府以全力實現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並以最堅屬有效辦法制裁破壞此條款與綱領之份子。與此文告發佈之同時，並頒布「處理危害和平案件辦法」。

——維民部份首領，一時狂妄，蠭綠其他勢力，脅迫盛氏，造成無辜數之悲慘後果——自可用爲今日情況之註解。然決定今日新疆之危局，基本政策之樹立與執行此政策之人與技術，同等重要；治法治人，必須兼籌並舉。查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既爲解決新疆問題之最高原則，然吾人若一透視執行者之內幕，則不寒而慄。茲舉數例，以見一斑。

## 隨處可見

當伊犂杜絕貪糧外運，迪化貪糧恐慌時，哈密運輸機關本應加强其運輸機能，然運輸工具，半已破壞，補充器材，毫無來源，哈迪道上，破亂卡車，比比是，三五日之途程，有時竟需一月以上，司機月收屢多，冒生命危險出入於戈壁部寒城，村間，情緒既日低落，已浸蝕所有機構，使之腐亂，上層忙於酬應，下層魚目混珠，於庫車戈壁，可證一般司機之心理苦悶，並說明統制上之困難。交通爲拯救今日新疆之主力，紊亂若此，人心，彼等之散漫與交通人員貪墨枉法，隨處可見。如哈密某交通人員，擅將卡車五十輛出售，當向人誇耀：「余本擬以二十輛車價繳公，十輛車價作運動費，廿輛車價入私囊，今運動費只用五輛，余從此可過半生富豪生活矣。」又省警備總司令部原派赴鄯縣長往南疆辦理糧運，該縣長以有利可圖，立即慨諾，並領下銀款；嗣因懼增辦困難，又行拒絕，當局亦只有聽之而已。此種行政上之脫節與關係者之貪墨，實造成未來途程之艱難，此其一。

## 失望·悲觀·墮落·自棄

入新工作人士，清白者固不乏人，然均爲當前環境所限，一籌莫展，發財心理，已浸蝕所有機構，使之腐亂，上層忙於酬應，下層魚目混珠，於庫車戈壁，可證一般司機之心理苦悶，並說明統制上之困難。交通爲拯救今日新疆之主力，紊亂若此，人心，彼等之散漫與交通人員貪墨枉法，隨處可見。如哈密某交通人員，擅將卡車五十輛出售，當向人誇耀：「余本擬以二十輛車價繳公，十輛車價作運動費，廿輛車價入私囊，今運動費只用五輛，余從此可過半生富豪生活矣。」又省警備總司令部原派赴鄯縣長往南疆辦理糧運，該縣長以有利可圖，立即慨諾，並領下銀款；嗣因懼增辦困難，又行拒絕，當局亦只有聽之而已。此種行政上之脫節與關係者之貪墨，實造成未來途程之艱難，此其一。

計，而在團結及工作熱情上則殊感表現，其此二。

（下接廿三頁）

週末閒欄

# 施用悶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

儲安平

這是一篇記錄。我草擬這篇記錄的目的，在希望這篇文字能夠成爲醫學心理學家或普通心理學家一份有用的材料。事實上，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這樣一種材料，或者這樣一篇記錄有於他們是否有用。因之我對於應否草擬此稿，猶疑不決。最後還是出於主治醫師的鼓勵，他認爲這種經驗非人人所能得到，有機會得到這種經驗的人又未必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表達能力，能把這種經過記錄下來。他認爲這不是一種尋常的經驗，所以鼓勵我把它寫出來。

這篇記錄包括「感覺」與「心理」兩個部分。關於「感覺」部分，我想凡是用過悶藥的人，他們當時所感覺的，大致不會有太大的距離。至於「心理」部分，則要看各人的教育，職業，性格，環境等等情形而定。

關於我的病症及投住醫院的經過，此處一概從略。我和我的主治醫師約好於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施行手術。我並在前一天知道，我們將施行全部麻醉。在十三年以前，我曾在沈克非大夫的主治下，割治過盲腸炎。那次用的是局部麻醉。我在那間四週都是玻璃窗的寬大的手術室裏，在那沒有一點聲音的寂靜嚴肅的空氣裏，聽到那低微而清晰的剪刀聲音。這次我似乎樂於施行全部麻醉，藉以減少我對於痛苦所發生的恐懼情緒。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這是江南最標準的春天，滿天的好太陽。我在上午八時三刻以前，在病房裏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於八時五十分被抬進手術室。我的主治醫師周壽祥大夫早已完成了他所需要的準備工作，坐在椅子上等候我。當我被抬進手術室時，我以很愉快而自然的表情向他招呼「早安」。

我被抬上手術床後，各種工作即開始進行。直到此時止，我還不知道施行全部麻醉，是用打針的方法，還是用嗅覺的方法。我非常希望知道悶藥的有效時間是多少。他們說五分鐘。我說五分鐘內可以完畢。切手續嗎？主治醫師說五分鐘內可以完畢。我雖然不再追問，但是心中很疑惑。他們的意思顯然是企圖安慰我，表示手術在很快的時間內（五分鐘）就可以完畢。事實上，手術的時間曾經延長至十分鐘至十二分鐘之久。假如他們當時告訴我手術需要十分鐘始可完畢，或者可以提高病人相信的程度。

另一位醫師開始在我的口部四週塗油，並將臉罩罩住我的臉部，祇留出鼻孔讓我呼吸。我此時已知悶藥將用嗅覺的方法施用。我那時唯一的希望，（在這兒，我祇用「希望」兩字，不用「要求」兩字。因爲「要求」是一種含有「意志」成份的表示，「希望」則僅是一種「感情」成份的表示。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被安排在一種不能遵我有任何「意志」的環境之中！）是希望悶藥不要用得太早，以致手術尚未完畢，而悶藥藥性業已終止。但是在我自己覺得一切尚未準備完畢時，他們已經向我施用悶藥了。我在一種微微的無可奈何的心情中被動地吸嗅悶藥。

據我自己的估計，從我吸嗅悶藥至失去知覺時止，祇有三四分鐘的時間。三四分鐘是一個極其短促的時間。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間裏，心裏狀態雖然十分複雜，因爲時間太侷促，所可能引起的心理活動，畢竟也是有限的。我現在盡我的能力來記述我當時所體味到的奇異的感覺和當時的種種心理狀態。

關於悶藥的氣味，我還不能用「痛苦」兩字來形容。假如我在此用「痛苦」兩字，我勢須貴備我自己近於誇張，因爲這種氣味是可以忍受的；雖然這種氣味至少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氣味。大約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時，我便開始感覺到一點二點「黑」起來。這種情景很難描寫。平時我們在白天，或者在有或強或弱的燈光的夜晚，即使閉上眼睛，但多少還有一種「光」的感覺。除非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閉上眼睛後，才覺得當前確是一片「純黑」。在那時，我的感覺，似乎祇有眞在正「一團漆黑」的夜晚閉上眼睛時的感覺，彷彿近似。但是更進一步剖析，上述比擬還不能完全盡意，因爲我們即使在一團漆黑的夜裏，閉上眼睛後，覺得一片「純黑」，但這種「感覺」，似乎還是以眼睛爲主的感覺，換言之，即那種感覺，還是一種經過「視覺」的判斷的結果。而我那時的感覺，似乎已經超出「視覺」的範圍，而是覺得整個的腦袋所感覺的是一片「黑」。而且這種「黑」的感覺，因爲悶藥在一口接一口地吸嗅下去，所以一步逼一步，愈來愈深。我們平時在電燈光下，驟然之間電燈滅了，那時候所感覺到的「黑」，還多少有一種「光」的比例作用在內，從原來的有光程度，變到驟然的無光程度，遂覺當前一片漆黑。而我那時所感覺的「黑」，那種難於形容的黑，是愈來愈黑，一陣緊一陣的。我們通常總愛用「如墮深淵」四字來形容這種情景，但這四個字並不足以形容我當時的感覺。實際上，我們也很少人有過眞正的墮入「深淵」的經驗，普通用「如墮深淵」來形容一種心情，多少祇是一種象徵的用法。「如墮深淵」，就邏輯上講，本有一點一點「下沉」的性質，而我那時，顯然並無「下沉」的感覺。「下沉」是一種自上向下的活動，而我那時並無自上向下下沉的感覺。我的感覺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彷彿走入了非洲的一個大森林的樣子（實際上我並無走入非洲森林的經驗，此處亦是一種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經在新聞片上看到過納粹罪犯被施絞刑的情形，在這時，這個記憶驟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種聯想作用。無論是從我的思想或是從我的過去而言，我

原無將我自己和那些納粹要犯聯想到一起的可能。這個，想的發生，雖然是由于我看過那張新聞片的關係，而形成這個聯想的中心則爲「權力」一事。無論在當時或在現在事後分析，種聯想顯然並不牽涉到任何道德上的問題（或者政治上的成敗的問題（政治上的敗本是相對的））。這個聯想的中心思想，毋寧是說，那批曾經赫赫一時有大權力的人物，這時竟毫無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於他人掌中，而將在頃刻之間結束其生命。我們平時，憑這支千鈞之筆，發揮我們的理想，陳述我們的抱負，替一切受難的人們呼籲，抨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和掃蕩各式各類的人渣，抱持有一個雖然飄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堅硬却勝過鋼鐵的意志，而在這時，整個的生命（包括寄托在這個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權威、品格），都操之於他人，一切聽人擺佈，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將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機會，心裏充分感覺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一死亡」——在那種情形下，亦不能自已地發出一種對於人生的輕微的感傷！

在我當時的心理上，一方面依據着由于有如上述有關「權力」一端而迸發出來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時聯想到一切被迫即將傷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而迸發一種深沉的同情。我所謂「一切被迫即將傷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所指範圍極廣，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見解不同而被處死刑的那些人們。罪犯犯罪，原都由於現代社會的罪惡，而由於政治上的鬥爭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開或不公開的處死，更是人類社會裏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當他們從囚房提到刑場，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時，沒有人可以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情究爲如何，而他們自己顯然也不再獲有機會向他人報告他當時的心理。無論電刑、絞刑、或執行鎗決，行刑的本身雖祇是一霎那之時，而自囚房至刑場這一段，祇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當我被關進的時候，一秒鐘一秒鐘地過近死亡的境界時，我深深體會到那些不幸的人們的內心的悲哀。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人不是留戀他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們竟活生生的被人強制結束他們的生命，無論他們是否熱淚盈眶，他們的悲哀終是一種無盡的悲哀。

我說我當時有一種「輕微的感傷」！這種感傷是一種屬於人性的感傷！然而這種感傷竟很「輕微」，主要的功用，歸之於我們的知識。因爲常識告訴我們，這不是「死」，而是一種知覺的暫時的停止。所以一切引起的聯想的，都是一種屬於人性的聯想，而非利害的聯想。我當時幾乎純然沒有一點涉及私人利害問題的聯想。最明顯的就是關於我的孩子。我是一個離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愛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識禮，年齡雖小而已表現一種善於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則天資穎慧，聰明玲瓏，具有一種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觸便會歡喜他的魔力。我非常愛他們。可是這個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有關利害或感情的思念，祇有一項，在當時曾經佔據過我的心窩，就是關於國家的前途。我當時曾經確切的感到，萬一我此去一瞑不醒，最使我不能一瞑目」的，實莫過於今日我們的國家還沒有走上軌道的一點。因之我在事後感到，對於一個眞正的愛國之士，我認爲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間年老壽終者，實不失爲一種人生大福。因爲那時抗戰終獲勝利，政協亦慶成功，而爲日後發生的種種糾紛與悲觀，尚未顯露。在那時死去，可謂心情寧靜，無所遺憾。到現在，假如我們竟然因病身故，實有死不瞑目之感。

以上是我在施用鬧藥那短短的三四分鐘以內的心理活動，事實上，在那後半段時間，心理活動已漸漸趨於衰頹。最初的一陣「黑」的感覺過去後，意識一點一點柔弱起來。（此處還不能用「迷糊」兩字，這時意識還是很清楚，但不活躍，故用「柔弱」二字）我還從醫生的吩咐，嘴裏輕輕地數着「一、二、三、四」。心頭似乎有一陣輕微的雜過，左脚脚趾部分曾有發麻的感覺。在那快要失去知覺之前的極度短促的時間裏，我還意識到我的兩手不知如何安放才好（我這時心性微微有一點緊張），後來就有兩旁兩個人將我的手捏住。在我知覺尚未喪失之前，我還感覺到醫師已用一種液質在施行手術的地位四週塗抹。這時我已漸漸地快要喪失知覺。當時我似乎對於一切都自願地同時又無可奈何地「放棄」了。（「自願」指自願施行手術而言，「無可奈何」指用鬧藥後情形而言。前者屬於意志部分，後者屬於感情部分。）我沒有放棄的祇有一點，就是嘴裏仍繼續的在數着「一、二、三、四」。我那時又憂慮，不要一切都已失去感覺，而獨獨我的神經不能停止，則我仍將要受到手術的痛苦。這當然是一種由於沒有經驗而發生的過慮。至少那時，我是一切「聽天由命」了。數着數着，我似乎竭力叮住這個「一、二、三、四」，以掙扎「我」的存在。但是我終於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我的知覺了，就像一個小孩在哼着小歌時忽然睡着了一樣。據醫生告訴我，我最後還要經過嘴裏鼠哼，手脚抽動，表示心頭非常難過的一個階段，如此以後，全身筋肉才開始鬆弛，眞正失去了知覺。但是這一個階段，我自己已經不知道了。

× × × ×

當我已被鬧昏以後，甚至說一個人死去以後，究竟他的神性仍舊有無活動，我不易作確定的回答。關于一個人死後究竟仍舊有無神性一節，亦即通常一般人所涉及的有無鬼魂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至少到今日止，尚無任何確切的結論；而人死了又再活，以便敍述其死後的經驗者，其事顯亦不多。我這篇記錄，其中有兩點與張東蓀先生即將在本刊發表的一篇監獄回憶錄中所記他自殺的經驗，可以互相印證。這兒先說一點。據東蓀先生報告，他某次自殺以後，他「覺得」非常舒服，好像一個身子很輕，在雲端裏飄着似的。他既然自殺了，何以又「覺得」非常舒服，好像身子在雲端裏飄着，這似乎說明人死後多少還有一部分靈魂的存在。我亦似乎感覺，我在被鬧昏以後，仍有一種神性的活動。不過這種神性活動的內容、性質、及情形，我於醒後亦不能詳細記憶。我至少在剛剛醒的一霎那，確是感到我在昏睡中似乎仍有神性的活動。而且我覺得在昏睡中的情境，極其甜蜜，而且極可留戀。至少並無任何苦痛，似乎即永遠停留在那個境界裏，亦是很好的。假如我於剛醒的時候，即運用我全部的腦力來捉捕我在昏睡中的種種情境，是否有

所收穫，關於這一點，我很難答復。我當時至少並未企圖這樣做，同時我當時也不願意這樣做，因爲這樣做勢須斲傷我的腦力。我祇能很不確切地說，我似乎感覺，當我在昏睡中，仍舊是有一種緘性上的活動的。

× × × × ×

我終於醒了過來。當我醒過來約摸十分鐘後，我立刻在極度疲倦的情形中，睜開眼睛看我的手錶，時爲十時二十分。因之我估計我醒來時，大約爲十時至十時十分之間。易言之，我至少在昏睡狀態中延續至一小時之久。（據醫師報告，在施行手術期間，繼續施用鴉片，故至此時始醒。）我醒來時，正巧外面有哭聲，我第一個反應是：「隔壁的人開刀開死了，我開刀沒有死。」而立刻接着而來的第二個修正意見：「隔壁的人死了，（因爲不一定是由於開刀而死），我剛剛是上了鴉片，現在醒過來了。」這個反應是很單純的；即我慶幸我自己的沒有死。但是據我自己的分析，我不承認我這個反應是出於一種意識的活動，而祇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我願意在此表示，關於這部分的解析，恐怕有不少需要斟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這方面沒有學力上的根基，故引用名詞（term）或有錯誤之處。因之我這篇記錄，還祇能算是一種 raw material，心理學家如欲採用時，尙須詳爲訂正。）何以言之？因爲施行手術是我自願的行爲，而施用鴉片無傷生命則爲一種常識，故我絕未發生任何對於「死亡」而起的恐懼，因之醒後也不致有慶幸未死的意識。所以我認爲我那時慶幸自己沒有死，並非一種智力的活動的結果，而祇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爲一種生物所有的自然反應。此處即欲述及與東葆先生自縊經驗可以相互印證的另一點。東葆先生在自縊之後，被他人解救時，發現他的兩手在拉着繩子頸子上的繩子。既欲自縊，而何以在自縊後又要將兩手去拉開頸子上的繩子？由此可以證明，一個人在意志的支配下，可以求死，所以在社會上有各種自殺案件的發生，他們都無「意」於生，唯求一死。但是作爲一個「生物」者，于自縊後，仍以兩手去拉開頸上的繩子，這完全是一種生物的自然行爲，與意志無關。

還有一事可以證明我當時之私幸未死，完全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即我當時一方面有私幸未死之感，一方面我尙未恢復我的意識，因爲當時我甚至對於我究竟身在何處一節，亦茫無所知，而對於以前一切事情也是一片模糊。大約經過四五分鐘的有意思索後，我才大約想起我自己是睡在一個醫院的病房裏，其後一二分鐘，我又努力睜開眼睛一看牆壁上的顏色（牆壁上自下綠），以求證實我確是睡在病房裏面。

在醒後最初的五六小時內，整個的人感覺非常疲倦，昏昏欲睡。此時發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在我醒後還不及一小時的光景，我的助手照例挾了一包稿子來醫院看我，履行我們習以爲常的接洽工作。他或者未能知道我是剛剛上了鴉片才醒過來的，但是無論如何，由於星期一上午是每期的最後發稿時間，當時有一篇稿子非我看過不能付排。事實上，在任何情形之下，我當時都無力閱讀即使是一封短信，何況是一篇稿子。我當時非常虛弱，而色慘白，我甚至即使閉上眼睛，亦覺光度太強，故須以手遮蓋着我的眼睛。結果我祇好招呼我的助理讀給我聽。（我實在很希望他能夠讀得響一點，藉以節省我因聽而需要化費的精神，不過我也未如此表示。）他顯然未能瞭解我當時是虛弱到如何程度，並折讀若干來信，我也竭力支撐地聽下去。我相信這一個插曲增加我腦力受傷的程度。

在當天下午四時以前，我始終在沉睡狀態之中。鴉片的氣味，那令人不快的氣味，（近似火油的氣味）時時逗留在我的嗅覺裏，令人厭惡。一直到晚上九時以後，我才忘記這種氣味的存在。

在下午四五時，我大體上已清醒之後，忽然懷疑到剛醒時我所聽到的哭聲，是否僅僅是我當時的一種幻覺。事後追問看護，始知當時有一個病房確是死了一個病人，而所發的哭聲確是一種眞正出自內心的悲哀的哭聲。

（四月十八日追記）

（上接二十一頁）

又如：

大田栽秧水汪汪，
千刀該殺鄉保長，
惡心毒意說不盡，
活活做去主子郎。

而最可怕的是二十八年的宜威民變，當時既有水災旱災，而貪官惡紳又肆意剝削，第八區居民錢七壽率千餘居民殺死區長，打起「官逼民反」的大旗，歌道：

官逼民反，
不得不反，
如要不反：
一不做兵，
二不派款。

從以上這幾類——尤其是第二第三兩類——的歌謠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一個特點，那就是一種生野而有力的原始性。我所最喜歡的還是以下這些偶然記起的斷句：

拴起太陽好唱歌。

這大概是愛情歌謠裏的一句，大有夜以繼日地唱下去，非至嘔出心血不止的樣子。又如：

太陽慢向西方落，
不知落了幾大堆。

這種傻里傻氣的想像，看似好笑，實在可愛，這可以作爲那種原始性的最好的代表。這樣的歌謠，在文化修養很高的人羣中是不會產生的。文化程度高，自然產生高級的詩歌，然而大多數高級的詩歌却又容易失之於貧白而虛弱，所缺乏的正是那份新鮮潑野的力量。現在有些詩人在注意民謠，並有些詩人用了山歌民謠的格調說事寫詩，這無當是一個好現象，因爲，注意了民謠也就注意了人民的生活，於是也就更接近人民，可以爲人民說話，而且，最低限度在創作中也可以從民謠吸取一些新的生命，特別像雲南邊遠地方的這類民謠，也許是更值得注意的。

三十六年元夜。

# 滇謠小記

李廣田

抗戰期間，在雲南住了很長的時期。遇有機會，便想搜集一點雲南各地的傳說與民謠。關於傳說，將來有機會也想略作介紹，現在只談民謠。

因爲並非專門調查，故所以民謠並不很多。僅就所得若干首看來，大致有以下幾點可以陳述：

第一，中國雖大，然而自北至南，民情風俗尚有若干完全相同之點，而且在民謠中也幾乎作了同樣的表現。例如表現沒娘孩子的悲哀，在雲南，和在北方相似，有如下的歌謠：

小白菜，三寸高，
我媽害病我心焦，
雙扇門，單扇開，
我媽一去不回來，
我媽想我一陣風，
我想我媽在夢中。

關於痛恨繼母的，例如：

小白菜，漸漸黃，
兩三歲，沒了娘，
好好跟着爹爹過，
恐怕爹爹娶後娘，
娶了後娘三年半，
生個弟弟比我强，
弟弟吃飯我喝湯，
端起盆來淚汪汪，
想親娘，想親娘，
親娘總比後娘强。

關於姑嫂相惡者，例如：

月亮光光，
女兒來望娘，
娘道心肝肉，
舅道百花香，
哥哥道親姊妹，
嫂嫂道擺家王。

以上這幾種歌謠，南北各地唱法雖不同，而其所表現的主題則大致相同。

第二，北方絕少，而雲南極多者，是關於男女戀情的歌謠。這類歌謠，有的表現的很細，如：

大竹做橋肚子通，
兩兩交情莫漏風，
燕子啣泥嘴要種，
蜘蛛結絲在肚中。

又如：

巖上滴水巖下清，
一潭河水萬丈深，
丟個石頭試深淺，
唱首山歌試妹心。

有的表現得一往情深，無可奈何，例如：

太陽落坡漸漸縮，
老鼠歸洞雀歸窩，
大小虫蟻歸土洞，
你叫我身歸哪個！

而大多數的戀歌則是表現得很野，而且也可以說是在北方絕無者，如：

隔河望見郎穿白，
睡夢夢不離別，
只要郎心合妹意，
刀割心肝都捨得。

又如：

脚踩灰堆背靠牆，
眼淚汪汪告訴郎，
昨晚爲郎挨爹打，
任捨肉來不捨郎。

又如：

要戀要戀眞要戀，
那怕親夫在面前，
三拳兩脚打死掉，
關門不戀陰間戀。

其他男女互唱成爲問答形式的，比上面的例子更其潑辣，茲不具錄。

第三，也是北方少見，而雲南甚多者，是表現階級仇恨的，如：

城門有多高？
八十三丈高。
可容人間小兵小馬過？
有錢自管過，無錢挨大刀。

又如：

大田大地人家的，
花枝花朵人家妻，
割草餵牡人家馬，
平扒金鞍不得騎。

又如：

八月裏，稻穀香，
打穀子，忙又忙，
一挑挑，一擔擔，
挑進高樓頭大倉，
富人吃的白米飯，
老農吃的是雜糧。

到了抗戰時期，人民的仇恨自然也轉而向着敵人，如：

八月裏，稻子黃，
家家戶戶正農忙，
只說今年收成好，
那知滇西進虎狼，
今朝就把鋤頭放，
提起刀槍上戰場。
不管鬼子來多裏，
包他個個見閻王。

然而由於徵兵徵稅辦理不善，人民對於官家的痛恨也表現在歌謠，如：

太陽落山黑沉沉，
官家賦稅重千斤，
村中小張無錢償，
拖兒帶女赴死城。

（下接廿頁）

觀察文摘

#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原作者：施復亮
原刊處：「時與文」第五期

張東蓀先生在他的「和平何以會死了」一文裏（見「觀察」二卷六期文摘欄）強調中間派在促進和平的工作中的重要性：「須知在國共的中間，倘使有個勢力，十分強大，完全獨立，這却與和平很有決定的作用。」我認爲這是一年多來和平運動中所獲得的一個極可寶貴的教訓。我向來認爲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强大獨立的地位，不僅對於促進和平可能「有決定的作用」，甚至對於實現民主也可能「有決定的作用」。

中間派根本反對當前的內戰，而且還要反對到底！我們承認：當進步的人民的政治力量受到反人民的反動派進攻的時候，絕對有用自己的力量防衛自己的權利！關於這一點，儲安平先生也說：「就事論事，共產黨的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爲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見「觀察」二卷二期「中國的政局」）但我們決不因此放棄我們反戰的立場。

國民黨統治集團主張內戰的唯一像樣的理由，就是說共產黨企圖割據，破壞統一，或者說它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但國民黨過去也曾經「割據」過廣東和西南，「破壞」過段祺瑞和吳佩孚的「統一」，而現在的「統一」局面又不是建築在民主的基礎上的。國民黨倘若責備共產黨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共產黨也可以反脣相譏，指出國民黨的政權就是靠武力奪來的，而且還擁着武力獨霸了二十年。國民黨絕對沒有理由可以說：只准我用武力奪取政權霸政權，不許別人用武力奪取政權；或者只准我革別人的命，不准別人革我的命。只有全國大多數人民，才有資格要求國共兩黨一律把政權交還人民（不是左手交給右手），把軍隊交還國家（不是「黨國」，而是「民國」）。換句話說，只有真正做到了「還政於民」，才能眞正做到了「還軍於國」。在整個國家的政權緊緊地被掌握在國民黨統治集團手裏的時候，不僅缺「還政於民」是一齣騙人的把戲，就連談「還軍於國」也是一幕滑稽的笑劇。所以國民黨當局是沒有理由要求共產黨繳械投降的。自然，共產黨如果肯繳械投降，國民黨就可以用「政治方法」達到「和平統一」的目的。不然，國民黨便不惜採用內戰方法來企圖達到「武力統一」的目的。然而正如錢端升先生所說：「內戰決解決不了國共的問題，也決產生不了統一的中國。」（「觀察」二卷四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國民黨當局的內戰政策，最後一定難免失時，絕難達到「武力統一」的目的。

目前的政局是：國民黨既不能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國民黨；而國際形勢也不許可有一個完全右傾的國民黨政權或完全左傾的共產黨政權。在這種客觀情勢之下，惟一可能的正確的道路，就是恢復中間性的政協路線，由國共兩黨及其它民主黨派共同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種種改革。但要走回這條道路，首先必須造成一個强大的中間派，獨立於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之間，取得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

張東蓀先生認爲「第三者中多數不了解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是和平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錢端升先生也認爲「政協的缺點不在其方案的欠佳，而在政協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國共以外大衆人民的力量。因爲大衆人民沒有代表參加政協，所以政協決議破壞時，只見到國共間的互爭互詆，而見不到大衆人民對破壞者之責備。政協會員三十八人，雖國共只有十五人，然而其餘二十三人多半是國共的附庸，而極少眞能代表國共以外的勢力。此爲政協決議不能實現的最大原因。所以如果今後的和平仍須循政協之路，則政協的參加者，國共而外，須有大量可以代表非國非共不附國亦不附共的中立分子」。强大獨立的中間派在解決當前時局中地位的重要，責任的重大，單靠張錢二位先生上面的說明，也已經完全可以明瞭。假使我們認定政治糾紛必須用政治方法來解決，只有和平才能達到統一，實現民主，那就不能否認中間派在當前政治上的獨立地位和決定作用。

有人只承認中間派在政治上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只能做「人民的傳力機興作業機」，而不能做發動機，連根本否認它還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路線。我認爲這種主張，其動機雖然要加强民主運動的力量，其結果恐怕是「適得其反」。

先從理論上來說明。第一，如果說任何黨派在實際政治中都不能「獨行其是」，都要跟其它黨派妥協，那就不止中間派，可以說任何黨派都只有「相對獨立的地位」，沒有絕對獨立的地位。在這意義上說，假使國共兩黨都要保持其絕對獨立的地位，不肯跟對方妥協，那就根本不會有政治協商會議，也永遠不會到「協路線」。像這樣絕對獨立的地位，我以爲不但中間派不應該有，就是國共兩黨也不應該有。第二，倘若其它黨派可以做人民的發動機，那中間派也可以而且應當做人民的發動機；不僅是當發動中間階層的人民來參加和平民主運動，而且應當發動一切可能發動的人民來參加和平民主運動。我絕對不相信：像中國這樣衆多複雜的人民，一架發動機便可以把全部或大部份人民發動得起來。否認中間派可以做發動機的結果，必然要削弱整個民主運動的力量。「許多一面情懷右傾一面懼怕左傾的徬徨分子」，只有中間派才能把他們發動起來，領導他們參加和平奮鬥的民主運動，而這樣的分子在今天中國決不在少數。第三，政協路線在本質上既非右翼路線，亦非左翼路線，而是一種中間性的改良路線，應爲中間階層及中間派所特別擁護。倘使這種路線還不能爲國共雙方所接受，那就不會再有爲它們雙方所能接受的路線。希望一國共雙方放棄自己的路線，來接受或者邊就中間路線，假使一近於空想，那我們更可以說，希望它們任何一方接受對方的路線，更是空想的空想。同樣，在此時希望中間派和中間階層完全自願地來接受左翼或右翼路線，也同樣是一種空想。在「此時此地」的中國，否定「中間路線」決不可能加强整個民主運動的力量。

再就事實來說明。據儲安平先生的觀察，「國民黨的蠢動作風，使自由思想份

子深惡痛絕。……今日全中國人民，對於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假如不滿政府就是「左傾」，那末老實說，在二十年來國民黨這種統治下，假如還不「左傾」，那這個人即使不是窮才，也是個大的糊塗蟲。……今日國民黨腦子裏所想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却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創造有利於共產黨的政治形勢。照這樣說來，共產黨應該可以取而代之的了，然而不能，據儲先生說，「因爲大家怕共產黨」。「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種定今日中國的政局」。儲先生的意見至少代表今日「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自由思想份子」）的意見。我們對於這種具有代表性的意見，不能不給它以相當的重視。無論如何，這里總指出一件事實：就是今日「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儘管對於「國民黨的霸道作風」表示「深惡痛絕」，也決不可能追隨左翼黨派的政治路線。這一部份知識份子，在今天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一種進步的民主份子，在當前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也可能發生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將來和平恢復以後進行建設的時候）。此外，工商業界和農民中，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要認清：一切不滿現狀的比較落後的羣衆，都是我們從事和平民主運動的時候應當努力爭取的對象，我們的社會還落後得很，在今天的現實條件之下，決不可能使多數羣衆會突然飛躍地前進起來。

所以我們主張團結中間派，希望中間派在政治上保持獨立的地位，發揮決定的作用。內戰對於中間派最爲不利，如果長期繼續下去，可能使中間派歸於瓦解。但要制止內戰，尤其在最短期內制止內戰，備若有强大獨立的中間派，便可能發生決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復以後，推行民主政治時候，中間派更是一個重要的決定的力量。我們竟可以這樣說：假使今後沒有强大獨立的中間派，不但中國的民主政治無法實現，即使求內治的安定也不可得。兩個武裝政黨從事武裝鬥爭達二十年，要想從武裝鬥爭達成和平競爭，個苦沒有第三個調和的緩衝的中間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但是中間派只應作有原則的調和，決不可作無原則的妥協。中間派調和國共衝突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根據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採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中間派決不可拋棄人民的立場，對於國共紛爭作分贓式的調解。決不可爲遷就黨派利益而犧牲人民利益。這樣，中間派才能督促國共兩黨逐漸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

有人說中間階層內容複雜，不可能形成一個强大獨立的中間派。我以爲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第一，今天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也不是單純的，只要在和平民主條件之下，中間階層形成强大獨立的中間派，其發展的可能性決不會少於國共兩黨。第二，一個國家內部包含着許多的階級和階層，但仍不妨礙它可能成爲一個强大獨立的國家。同樣，一個黨派內部包含着幾個利益相近的階層，也決不會妨礙它成爲一個强大獨立的黨派，倘使中間階層內部的利益尚且不能調和，如何還能調和全體人民或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倘使這種理由能夠成立，如何還能實行包含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府？

張東蓀先生說：「民主主義的社會必是一個異質的結合，必須各個異質共存而互讓。隨時代的要求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平致調和，以無窮於統一。」如今國共兩黨不肯「互讓」，不肯「遷就」，不肯「伸縮」，以致不能「調和」，不能「統一」。目前只有加强獨立的中間力量，迫使它們不能不「互讓」，不能不「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才能獲致「調和」達到「統一」，建立「民主主義的社會」。但是先決問題，必須聯合一切民主的力量，動員一切反對內戰的人民，迫使國民黨當局不能不放棄「武力統一」的政策，不能不改變政府的基礎和性質。內戰一天不停止，政府的基礎和性質一天不改變，獨立的中間派決不應一天改變反對的態度。只有這樣，中間派才會强大起來，才能担任「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

（上接十七頁）

## 統治陣容脆弱

僅此二例，亦足見統治陣容之脆弱。當卅二年國民黨部在新出現時，人民歡欣忭舞，一若暗夜即可逝去，卅三年盛氏去職，更以黎胡將展於眼前，乃三年餘之行政事實，所謂「大漢人」之行爲劣點與少數人之無恥與貪婪在其他民族前已暴露無遺。過去其他民族對漢人之僅有威信，迄今已全部掃地。以此陣容治新，烏得有濟。最近隨張治中將軍返新之記者陶天白君所作之通信中有「幹才則推劉孟純」之語，實際在今日新疆能體會事局，埋頭工作者，亦不過劉孟純等數人而已，其他能洞觀全部問題之癥結者，縱亦有人，但皆因事實之牽制，無能爲力。

（四月十五日）


##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盡量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奉薄酬。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五、順便歡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

編者啓

## 本刊附啓

一、本刊第一卷合訂本上下册，刻正加印重裝，自五月一日起，每册售壹萬伍仟元。外加郵費：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一次購滿五册以上，八折優待。

二、凡定戶續訂、查詢、及更改地址，務望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每戶寄刊封套油印封套上均有定單號碼可查）。

趙家璧主編

# 晨光文學叢書

外埠郵購

一、請按下列書價用匯票或郵票，掛號寄至本公司。
二、外埠郵購一冊免掛號費，二冊加掛號費平寄掛號費各一分。
三、郵購者如須航空寄遞，另加航空費二千元。
四、讀者以發信日期之書價作標準。外埠書價如有更動，多退少補。

外埠批發

一、外埠國內批發，貨款兩清，概不賒欠。
二、批發每種滿十本者七五折，十本以上七折，五十本以上六五折，一百本以上五五折。
三、包裝郵寄費由寄戶負擔。
四、同業往來，每月結算一次。

書五種，均已售罄，再版者最近出版，第二期第三四期新書在印刷中。已出版後按月在新書報上介紹，愛好文藝者注意。

本叢書創刊以來，不但在別樹一幟外，本身的印刷裝幀，也頗能引起讀者的注意。第一期開始預約，名額限定一千部，現已超過半數，美術家更精心設計封面，以期與內容相稱。

巴金：

## 寒夜

——長篇小說——

這是作者上海生活的最近收穫。曾以熱情的筆觸寫出了好幾個青年男女的故事。但這一部，無疑的是他最成熟的作品。在這裏，作者不僅客觀地描寫了人物的動作，而且深入地刻畫了他們的內心。全書的結構極為嚴謹，文字樸素而有力，讀來頗能引人入勝。

370頁　12000元

錢鍾書：

## 圍城

——長篇小說——

這部小說的背景雖然放在上海，但是作者的筆鋒所及，卻是整個的社會。書中人物，上自學術界的領袖，下至引車賣漿者流，都在他的諷刺之列。作者以冷靜的觀察，幽默的文筆，寫出了一個現代青年在「文化」的圍城中的生活。

400頁　12000元

徐志摩：

## 志摩日記

——未發表遺作——

這是徐志摩先生生前親手編定的一部日記，共分三冊，包括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生活。書中所記，多為作者與當時文藝界知名人士的交往，以及他自己的思想與感情的變遷。其中關於他與陸小曼女士的戀愛經過，尤為詳盡。

240頁　8000元

老舍：

## 微神集

——短篇小說集——

本書共收短篇小說十一篇，其中有許多篇曾在各種刊物上發表過。作者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篇，他自己也說不出來。現在把它們結集起來，算是對讀者的一個交代。

310頁　10000元

王西彥：

## 村野戀人

——長篇小說——

這是抗戰期間發生在浙西一個小鄉村中二對兄妹的戀愛故事。作者把他安置在一個神秘的氣圍中，故事進行得近乎離奇，令人神往；而農民性的愛和恨，在作者的筆底下更發揮無餘。二十餘萬字長篇小說，最新出版。

預告

老舍：

## 惶惑

——長篇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是作者繼《大明湖》之後，在北平寫的第二部小說。書中描寫的是抗戰前夕，北平各個老百姓的生活。上下兩冊，共四十餘萬字，是一部規模較大的作品。

620頁　二冊　16000元

老舍：

## 偷生

——長篇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是作者繼《惶惑》之後，在北平寫的第二部小說。書中描寫的是抗戰前夕，北平各個老百姓的生活。上下兩冊，共四十餘萬字，是一部規模較大的作品。

730頁　二冊　18000元

老舍：

## 飢荒

——長篇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是作者繼《惶惑》之後，在北平寫的第二部小說。書中描寫的是抗戰前夕，北平各個老百姓的生活。上下兩冊，共四十餘萬字，是一部規模較大的作品。

預告

師陀：

## 結婚

——長篇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是作者繼《惶惑》之後，在北平寫的第二部小說。書中描寫的是抗戰前夕，北平各個老百姓的生活。上下兩冊，共四十餘萬字，是一部規模較大的作品。

預告

巴金：

## 第四病室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描寫病中日記，是作者在病中所過的一種生活。全書一共分為三十三章，每章一個題目，共四十餘萬字，是一部規模較大的作品。

370頁　9000元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電話四二九三五
哈爾濱路二五八號

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五月三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十期


五四專文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王芸生

寫在「五四」的前夕 吳世昌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費孝通

談「孔家店」 周綬章

討論

關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魏登臨

生活與文化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陳衡哲

觀察通信

五四前夕胡適專訪記 （北平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記修築中的青新公路 （西寧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藝文

隨鐵大少回家 楊絳譯

讀者投書

李璜是否官僚·且看此事下文

「新」的感覺 華泰士生在中國

關于青年一個最普遍而又最眞實的陳述

對外容忍·對內決絕 天下第一無腦筋事又一例

觀察文摘

我們對于美蘇關係的態度 傅雷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王贛愚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周子亞 季羨林 胡適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高覺敷 許德珩 柳無忌 孫克寬 沙學浚 李浩培 吳澤霖 呂復 任鴻雋 伍啓元 王迅中 卞之琳

·撰稿人·

王芸生 王贛愚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李健吾 周綬章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友松 陳雄飛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東蓀 張元長 梁實秋 夏炎德 宣移今 郭有守 馮至 馮友蘭 曾昭掄 程希孟 傅斯年 費孝通 楊絳 楊剛 楊西孟 雷海宗 超超 超家璧 葉公超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世光 戴乃迭 戴鎦齡 戴公權

錢端升 錢穆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濟康 錢覺民 顧頡剛 顧乾 羅

## ·讀者投書·

### 李璜是否官僚·且看此事下文

編者先生：政府業已改組，青年黨獲得兩部。其事已成定局，靜待新官上任。其中李璜出長經濟部一節，關於李氏何日視事，甚至青年黨擬在該部安插多少黨員，報紙早有記載。不料今天各報披載中央社重慶四月二十七日電：「李璜二十七日由蓉抵渝，定二十九日飛渝出席青年黨中常會，然後入京謁晤張院長，力辭經濟部長職務。據語記　云：在蓉閒悉中樞將畀以經濟部長職務時，即電岳軍先生遵謝，乃前日得張院長覆電，謂接電時明令業已發表，務請早日命駕，共任艱鉅等語。余係一介書生，未習實際政治，經濟事業，頭緒萬千，與其貽誤于異日，何如先行辭謝，故決於後日赴渝，出席本黨中常會時，說明此意，然後入京向張院長堅辭……。」原來李氏認為「與其貽誤于異日，何如先行辭謝」，還要向張院長「堅辭」一不就。關於李氏出長經濟部的內情究竟如何，我輩外人，不知其詳，但就常識判斷，李氏宣稱還要「堅辭」，不免是一番大大的「官腔」。雖然央定請你做部長，那就乾乾脆脆上任視事吧，還要扭扭捏捏擺什麼官腔呢？事到今日，還要表示「堅辭」，假如不是李氏本人幼稚，那就是他把今日一般人看得太幼稚了。老實說，假如李氏真正存心不就，中樞也不見得非你不成，儘可優游錦城，毋須飛渝轉京。假如李氏心裏樂於一做，則打這種官腔，徒然浪費中央社的電報，糟蹋報紙的篇幅，而且增加一般人對於李氏的輕視。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看李氏究竟做不做這個經濟部長了。

編者先生：我願乘此向貴刊表示一點意見。前讀貴刊二卷六期投書欄內抨擊胡海門失言的一函，大為痛快。那些在政治舞台上跑跑的人物，常常不知檢點，胡說八道。對於那些出言沒有分寸的人，我們非加以糾舉不可，藉以養成政界上一種自我檢點說話審慎的風氣，望希貴刊在這方面能夠多負一點責任。

徐　敬　四月二十八日　上海

### 「新」的感覺

編者足下：此次改組後的政府，以「新政府」名，但我們對於這個「新政府」並沒有什麼「新」的感覺，單就人物上說，國府主席當然還是改組前的蔣主席，而五院院長，除了行政院院長換了新人之外，其餘四個，都是舊人。國府委員中，確是添了幾個「新人物」，但亦還不能新到使人發生「一新耳目」之感。行政院院長張岳軍氏，在他本人，雖然是新做院長，但這次改組，即使不是「聯合政府」，恐怕行政院院長也會由張氏出任，故張氏的出長政院，亦並無任何特殊的新意義。不過在許多年擘名狠藉的小熏，忽而蓄鬚時會，爬上了台，還抓着了兩個部，倒是「新聞」，而本來充其量祇配做一個荐任科長的人，一下子就連升三級做了特任的政務委員，尤足使人兩目驚心，引為新奇。

秦鏡清　四月二十四日　南京

### 華萊士生在中國

編者先生：最近報上時有華萊士演說的新聞。他的主張有人擁護，有人反對；此處我們不加討論。我祇是想到，假如華萊士生在中國，要是他這樣大聲嚷嚷，大概早已天縱。假如還能倖存，那他也絕無可能遨游國外，因為他絕對無法可以領到出國護照和官價外匯。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朱天心　四月廿一日　上海

### 關于青年一個最普遍而又最眞實的感覺

陳述

編者先生：雖然你說「觀察」是一個高級刊物，它的讀者對象至少是大學生以上的智識份子，而我作為一個高中學生，對於它却非常愛好。最近出版的七、八期，我都細細地看過，細細地咀嚼着你們所主張的自由思想精神。其實，我以為這種自由思想的精神，在我們中學生當中也能看到一點雛型。例如：現在中學生參加三青團的已經比在戰時少得多；而且他們現在大都認為入黨是一種恥辱。去年秋天，這裏開學的時候，有一位三青團的幹事長來演講，宣傳的又是那一老套，並且他希望以後能與我們多多接觸。可是，同學的反應非常不好，以致那些已經入了團的也極慚愧，於是他們就申訴說他們本來的「加入」也是被强迫的，現在也想脫離了。由此可見，右傾的現象的確在很快地退潮。然而，反過來看，像共產黨那樣激烈的左傾份子，這裏也幾乎沒有。大抵我們同學都以為國共兩黨皆有缺點。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願意保持一種超黨派的地位。也許這就是一種近乎自由思想的精神。但是據我看來，這種精神也是很柔弱而容易被搖動的。因為大抵他們的思想，在這種時局對立的矛盾下，僅是消極地保持一種旁觀的身份。他們並沒有有力的正確的判斷力去維繫他們這種自由精神，因此對於他們的所謂自由思想精神，祇能當作既不左亦不右的解釋而已。同時，他們之間又有着各不相同各自為主的看法與觀點，決無法使之成為一個集體組織而發揮它的力量。

因此，我又不幸地看見一些情形，就是這些原來近乎自由思想的份子，有的受不住時局的壓力，因而變成過於左傾，或索性變成右傾，或者甚至墮落下來了的。這些都不是罕見的現象，說來令人惋惜！

馮明源　四月十一日　應城

### 對外容忍　對內決絕

編者先生：讀貴刊二卷七期讀者投書欄孫達明先生的「命的等級」一文，提及香港小販被踢的慘案，使我沉靜了的情感，又重新翻騰起來。去年，當王水祥案（下接二十三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附註：通知續定。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期
三十六年五月三日

本期作者

王芸生：大公報總編輯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周綬章：南京新民報主筆
魏登臨：
陳衡哲：著作家
楊絳：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

#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王芸生

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五四開始啓迪了我的愛國心，五四給我的恩惠是深厚的。儘管許多先輩輕視五四，我却決不心服。這或許是我的偏見，我的固執，但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靈上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每逢五四，我總懷念着這個偉大的日子，對過去對未來也總有所憧憬與期勉。奇異得很，今年又逢五四，這是我們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個五四，在我的心靈感映上却起了不可言說的煩躁與不安。

五四巨潮掀天，是在二十八年前的民八，那是因爲歐戰後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的不公所激起。在二十八年前的今天，我們是曾經對德奧宣過戰的勝利國，但是英法各國與日本訂過密約，承認日本攫奪中國的膠東半島，美國威爾遜總統也屈服了，我們的代表就要簽字了，而震撼世界的中國青年的怒吼爆發了。護國權，警邪頑，中國代表由此拒簽了巴黎和約，更由此展開了新文化運動。

今天呢？我們曾經抗戰八年，日本已無條件投降了一年多，我們是勝利大國，參加管制日本，在理論上，我們還要與美英蘇等主要聯合國決定對日和約，消滅日本的軍國主義因素，建立遠東的和平秩序，不使日本再成爲我們生存上的威脅。這無論如何是大不同於二十八年前的今天了。

當年與今天，我們同是勝利國。但當年我們雖參戰而未曾作戰，且在歐戰期間，北京政府還與日本大大的鬼混過，所以勝利後的中國國際地位非常可憐。今天，我們曾苦戰八年，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縱然戰敗日本並非中國一國之力，我們畢竟是主要的勝利國。但是奇異得很，我們的國際地位還是極其可憐。而從日本問題來看，它對我們的威脅竟還一天天的在增長着。別人或許還未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今逢五四，在我的心靈感映上湧起了煩躁與不安。

我最近去了一趟日本，看投降一年半後的日本，給我無限的感觸。日本是投降了，是被佔領着。但受降的好像不是我們，執行佔領與管理的也不是中國。中國人在日本雖然是聯合國人，是受着歧視；中國代表團在那裏是當受氣的陪客。日本的工業力量還大得很，日本的軍事基地還多完好，日本的官僚財閥掌着政權，日本的軍閥餘孽潛伏全國，就是說，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還儼然存在。這情形，睜眼就可以看見，但盟國管制日本的措施，或隱或顯，像似意存掩護日本，讓它再成爲一個能爭能戰的力量。我有眼睛，我看見了這情形；我有我的愛國心，我不能無

絲爲國的憂慮。

我回國後，接連而來的日本消息，是日本保守勢力在四月選舉中獲得壓倒的優勢；麥卓阿瑟元帥連續呼籲爲日本增加主權，增加生產，恢復貿易。在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決定給日本保持一九三〇至三四的工業水準。美國這樣優祖日本，自然不是爲了對付中國，但却使中國重入噩夢，可能再遭厄運。在數字的現實上，我們的經濟生活與國家安全，都將受到威脅，我們有眼睛，應該看得見；我們有正義感，應該知所不平。我們應該對華盛頓有所爭，我們在東京也應該有所爭，但都寂寂無聞。假使我們爲了一種特定的外交觀點，或爲了一些不可必得的眼前的財政協助，而忽漠了這再一個百年國運的安排，那是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及後代的不忠。

# 寫在「五四」的前夕

吳世昌

今日中國的局面，有許多與二十八年以前相像的地方：第一、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以戰勝國而不能乘機復興，依然爲同盟的國家所欺凌，不能與列强處於平等的地位。其次，美於戰後重整東亞市場，中國在戰時興起的工商業被打得一敗塗地。第三、統治者到處內戰，民不聊生，政治腐敗貪污，知識分子苦悶到極點。內戰的背境，也都有各帝國主義者在背後鼓勵乃至操縱的情形。但是過了二十八年，當然也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方。第一、第一次大戰中國雖爲參戰國家，而戰場並不在中國本土，我們並未受到戰爭的損害，因此經濟的情形相當穩定，當時統治者也沒有發明通貨膨脹這件殺人不見血的武器。第二、當時內戰的規模不大，時期很短，一次會戰，一二個月便可結束，休戰比作戰時間長，更沒空軍轟炸。第三、當時內戰受害者限於作戰區域，軍隊是募兵，並沒「徵丁」「民兵」這些辦法，使人民敷悚就道，率之千里以充砲灰。也沒有竭澤而漁，「徵糧」和「物資撤退」這些辦法，使戰區、非戰區、戰前、戰後同受禍害。第四、當時的軍閥雖然混蛋，却決沒有幻想到要奉獻祖宗的田地，作爲國際戰爭的修羅場，奉獻同胞的血肉，作爲引虎相鬥的香餌。當時的官吏雖然貪污，那時叫作「刮地皮」，但是刮下來仍舊在中國本土置產，至多有些現款存在中國的外商銀行裏，數目有限，而且輾轉仍在中國人手中，並沒有想到在南美北美，廣置園林，東歐西歐，遍營別墅。還有一點，當時沒有人呼籲言論自由，保障人權，因爲根本不發生這個問題。希奇古怪的法令，入人於罪的條例，老粗的軍閥是想不出來的。和現在的情形一比較，眞不知道是進步還是退步？今日中年以上的人，回想當時情形，彷彿已是「三代盛世」了。

但就在這三代盛世出現了奇蹟，後人叫它作「五四運動」。像中國近代史上一切青年運動一樣，其直接的發動力是抵抗外患，反對腐敗的賣國的官吏。但是當時人民對於北洋政府的不滿，却已蘊蓄得很久，對於西洋現代思潮的認識，也已有了充分的準備，雖然那時受教育的人遠沒有現在多。不過因爲那時候的「思想」未被「統制」，青年人的良知未遭摧殘，沒有世故，所以有眞愛，有眞恨，有是非，有判斷，有熱忱，有勇氣，而問題也比較單純，所以這個運動起來以後，各地響應，能造成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

目前這個時代，實在太重大了。這時代，正是對內努力民主進步對外爭取獨立平等的時代。從對日關係看，這時代尤其重大。此時不小心，此時不力爭，一個封建黷武投機冒險的日本再起，那絕對非中國之福。縱使是日本再趨於毀滅，中國也受不起它的連累。

我的青年時代，是經過五四巨潮激盪的，到現在我還保持着我的青年的心。這顆心，又重新爲國家感到不安；而當年所乞求與呼籲的科學與民主，在我們的國土上微弱渺茫得很。二十八年，將近一代，當年的青年鬢邊已生白髮；世界經過偌大變化，國家遭遇如許劫難，祖國祖國，幾幾乎還是依然故我！

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心頭尚在起着波瀾。

這個運動雖由外交問題引起，却迅速發展爲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工作。政治方面主要的口號是德謨克拉西，亦即今日的所謂民主。文化方面推崇科學，不過這是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在清末即已有人提倡，即所謂「格致」，所謂「聲光電化」；社會科學則因受「中學爲體」說之流毒，嚴復所譯的書被人當「先秦諸子」讀。直至五四以後，各種政治學說，主義，才被大量介紹進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構成，亦頗受此時期大量介紹進來的社會學說之影響。但是五四時代對政治有興趣的人跑到廣東去參加國民革命了，剩下來發揚光大這個運動的都是文化方面的人。從文化的又演變成文藝的。使中國政治的改革，民主的實現，像走馬燈似的跑了一圈，依舊掉在內戰的泥淖裏，毫無希望。

× × × ×

中國今日的局面，比起民國八年五四的前夕來，實在嚴重得多了。擺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名義上被我們戰敗而實際上在美國卵翼之下蒸蒸日上的日本，是東亞最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夾在我們兩邊的是兩個爭世界霸權的左右兩極端的國家：蘇聯和美國。這兩國各有其衛星國，各有其經濟體系，各有其強大軍備，而尤其可怕的是：各有其對中國的野心，各有其在中國政治集團中的勢力範圍。一個國家夾在現代列強集團之中，兩集團對之都想拉攏或利用，並不一定可怕，這次大戰中的土爾共便是如此，就要看執政者如何應用其形勢。而今日的中國，却不但不向緩衝兩列強集團的路上走，反而有意無意的向着使這兩集團的矛盾尖化銳的路上走。至於國內的經濟情形，八年的作戰早已消耗到不可忍受的地步，通貨的膨脹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却仍賴壓榨人民的脂膏，來填這內戰的無底之壑。在今日內戰的區域，其破壞之澈底，死亡的慘重，遠過抗日的國際戰爭，然而這個內戰，人民望不到停止的終點。照共軍的流寇性質，以及過去剿共的經驗看來，有很大可能會比抗日之戰更久。所謂三個月或五個月消滅共主力云云，似乎只有自我安慰的價值，這個內戰如果打下去，中國人自己不想法子停止它，終將在歐洲問題解決以後，招致國際的干涉。否則其結果必且更慘，因爲那就要把中國問題與歐洲問題一起解決，而那樣的解決是不可想像的。

中國的政黨，除了有槍的正驅人民以努力廝殺以外，有二個在講了許久價錢以後，參加了政府，已開始共同「訓政」。剩下來的一個在今日局面之下，也已不起作用。這一年多以來，人民對於若干政黨的觀感，可以用孔子的兩句話來說明：「始我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個「始」字可以指「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至於信仰英美派民主政治的人所屬望的自由分子，固不論今之從事實際政治者對這些人有無興趣，就算有罷，這些「自由」分子加上中國士大夫傳統的「清高」，根本上無法適應今日的政治活動方式。今日的政治活動必須靠組織，而中國人的「自由」「清高」和「組織」是根本衝突的。再加生活的壓迫，使他們的心神完全消耗在日常瑣事上面，無從對於當前國是作認眞嚴肅的考慮。人權的無保障，又使許多人雖有考慮而無從表達其意見。這批自由分子連考慮國是尚談不到，如何能表達意志？連表達意志尚談不到，如何能有組織？連組織尚談不到，如何會參加政治，使它民主起來？現代政治方式固然離不開政黨，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掉在這樣的政黨手裏，眞是這五千年文明古國的大悲劇。

而這個悲劇的犧牲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無辜的文盲，他們出糧出丁，出力出命，爲的是導演的老爺們要做廝殺的游戲，他們把這游戲叫作「自衛」，「戡亂」，「鬥爭」，「革命」。文盲是不懂這些名詞的。他們所以要倒霉，唯一的罪狀是：因爲父母生了下來，所以要去送命；因爲出力種田，所以應該出糧！而所謂智識分子也者，看着這個大悲劇的進行，沒有勇氣去想它，想了也沒有勇氣說出意見。導演者因此有了理由，至少你們都是默認這場好戲的。

× × ×

在這「五四」的前夕，望望中國的前途，看不到有什麼光明。甚至於連「五四」本身有沒有完成其歷史任務，以前不成問題的，在今日想來也頗有問題，「五四」以政治運動始，以文藝改革終。政治運動的主要目標爲求民主，而到今日所謂民主云云，演變成黨派爭府委、政委、部長、省主席的資本和內戰的藉口。「五四」運動的中堅分子沒有意識地完成爭民主的歷史任務，二十八年以來中國依然是槍桿的天下，終是事實。不過凡是運動都是暫時性的，其最好的效果是教育性的。如果一種運動有持久的力量，亦必由於教育的輻射傳遞作用。以這兩種作用而論，「五四」確已做到；文化、文藝，以及社會各方的改革是它的輻射作用，上海「五卅」北平「一二九」，昆明「一二一」，重慶「一二五」都可算是它的傳遞作用。「五四」是青年運動，但其輻射和傳遞兩種作用都不僅教育了青年人，也教育了中年和老年。華茨華斯曾經說過：

"Child is the father of Man."

那是在他望見天邊虹彩的時候。

在這風雨如晦的天邊，我們什麼時候再可以望見虹彩？

#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費孝通

安平兄：

承你來信約我在觀察的「五四」號發表一點關於青年思想問題的意見。這幾個星期來，爲了「五四」又快到了，不少朋友曾要我寫些應時的文章，我都拒絕了。不是我不願，實在是不能。這幾年來我在學校裏教書，時常和青年們見面，也時常和他們談話，我最大的「發現」是他們現在所逢到的處境和我們一二十年前所逢到的實在差別太大。我說「發現」是因爲我同時知道很多和我年齡相近或更老一輩的朋友或前輩們似乎還沒有對這一件極明顯但又極不易正視的事實有認識。他們還是根據他們自己在青年時代的經驗來給現在的青年人作「指導」。我在旁觀看，青年們客氣一點在心裏笑：這些老馬自己都迷了路，怪可憐的；不客氣一點就在背後什麼話都可以說得出來了。前輩們並沒有機會去瞭解（自己沒有經驗的事本來說不上瞭解的）青年們，他們總覺得現代的青年不對勁，和自己認爲正確的標準不合；不是從而嘆得世風不古，也就疑神疑鬼，魔高十丈超過了自己祇有一丈高的道了。他們可以討厭青年，甚至仇視青年。兩代之間的隔膜，在我自己可以記得的時代來說，實在是沒有比目前更甚的了。

我想你一定會同意我，當我們初入大學的時候，還不到二十年，我們並不關心畢業之後的出路。不關心並不是有意逃避，而是不必我們關心。我們似乎有着一種保證，祇要我們每門功課都好好念，我們的前途是不必焦急的。事實確是可以使我放心，努力讀書的人，同學裏敬愛的人，出了學校確是在社會上有表現的。也許因爲有了這保證，我們那時可以爲知識而讀書。我們覺得這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應當的。我們這點信念並沒有欺騙我們，因爲這條道路竹帶我們到現在，並沒有引起過我們懊悔的現在。我們經了這幾十年爲知識而讀書，使我們發現了其中的興趣，不論人家怎樣說，我們也自信這是有價值的。我們也不必太自作清高，這條路雖沒有給我們富和貴，但是憑良心，我們的物質生活確是比一萬人中九千九百九十九個都高。我們還能有什麼奢望？在這餓的國家中到現在還沒有捱過餓，你想！

我們自己的經驗引導我們覺得這是青年們全都應該走的道路。這樣想也許不妨。我們的錯誤是忽略了現在的青年們沒有我們那時的處境了。假如我們自己走的是「正道」，現在的青年走的是「邪道」，我們也得看看爲什麼現代的青年走不上我們的「正道」的緣故。

我初回清華園很高興的拉着幾個在昆明時相熟的學生各處去參觀，我指給他們看那是我們的飯堂，「那時，飯桌是白磁的，想吃什麼到櫃上去拿，如果櫃上的菜不喜歡還可點菜。」——我沈醉在記憶裏，「我們沒有錢也不要緊，每天還是吃牛奶，炒麵散果兒，反正到月底有三十元研究費。」我回顧大家，沒有人笑。閒坐說玄宗的宮女的幽默引不起反應。

「這是我的研究室，我還買了個香爐，燒香，在月亮天，關了燈，伴着骷髏靜坐……多有詩意！——」我沒說完一位學生插嘴說，「你從沒有担憂過失業的罷？」我很快的回答：「我是很會考試的，而且，即使不能出洋，留校一直可以研究下去呀！研究到出國。」

這句話大概已引起了學生們心裏的批評；「這樣簡單的頭腦。」至少我也已感覺到他們對我的話毫沒有興趣了。一些太和現實關聯不上的歷史佳話。

於是我聽他們的話了。一位學生和我說他已經有五六年沒有接到過家裏的信。「我離家裏時剛剛小學畢業。我跟了個親戚到後方去，一直就沒有過家。」

「你怎麼活的呢？」

他笑了，「我自己也不明白。誰有錢寄來，大家就分着化。」他看了看其他的同學。他知道我是不會明白他們的。「我們僦事，我們拿公費，有什麼錢就化什麼錢。」

「畢業之後呢？」

「不知道。費先生，這局面不會長久的呀！」這答語使我感覺到一些不舒服。我好像看見滿天的飛絮，不知會落在什麼地方，似乎毫不顧戀般的飄着，我在理知上也承認他們的結論，但是我一切的工作，那一項不是假定着有明天，有明年，甚至有下一代？我不能想像我一旦拋棄了這假定我會怎樣。我不能想像，因爲一方我沒有這經驗，一方也許是我事實上還不致這樣。但是現在確是有無數已經多年在不安定、流浪、沒有標準、沒有一定道路的環境裏長成的青年們。他們並不完全從和我同樣的假定上來規畫他們的生活了。

我想和自己說，「這多危險！」我曾在「重訪英倫」的通訊中講到過一個人不能在沒有前途的信念中生活的。英國的復興在我看來是很穩的，因爲我所接觸的人中，大多是知道現在應當做什麼，做了會有什麼結果。我在想時，那位學生又說了：「我們所受的教育其實並不壞，我們已知道我們的將來是要自己創造的，沒有安排好了的道路。」

一我常記得這句話，因爲這句話是對我自己的譴責。我們說現在的青年人走上了邪道了，着了魔了。他們甚至不再和我們討論他們的問題，不再承認我們的尊嚴了。這些可能都是不好的，至少可以使我們不喜歡的。但是讓我們自省一下，假如我們認爲我們自己青年時代走的路是正確的，這路是我們上一代的人給我們安排下的。我們的責任顯然不祇是走這道路而且應當是去安排我們下一代的道路。下一代的人向我們說「沒有安排好的道路」不就等於說我們沒有盡責麼？

這樣說來，我不能不懷疑我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了。若是正確的話就不應該「過河拆橋」，使後來者得自己去創造他們的道路了。不但如此，從我們認爲正確的道路上走出來的人，看着了青年們「幼稚」「過激」「着迷」「入魔」而在嘆氣了。他們忘記了如果沒有了安排好的路，要找新路，「試驗，錯誤，再試驗」是必然的過程。我們既沒有給他們前途，又爲了自己的利益，不許他們找前途，青年們怎會不把我們作爲絆脚石呢？即使青年們的確做得不對，這責任顯然還是在我們。

安平兄，我寫了這許多話，似乎祇是一種自己的懺悔。太消極了。但是這時候也許正需要我們這一代在未老而已不太年青的人們自己反省一番了。「五四」的一代是否已經死了？我實在不敢回答。我很怕將來檢討中國這半個世紀歷史的人會譴責我們，現在在四十左右這一代，我們祇會走已安排好的路，而沒有爲下一代安排新路。

我知道我並沒有寫出你所希望我的文章來，但是我除了這些話，還有什麼呢？我懇求於我同代的朋友們，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去幫青年們去探索出路，千萬不要不負責任的說閒話，更不可成爲青年們的絆脚石。我們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是很成問題的。

孝通，四月二十三日



# 談「孔家店」

## ——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八週年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陸機文賦

周綬章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有了二十八個年頭，而環顧國內局勢，還是這樣的動亂，政治上、社會上、固然是擾攘不寧，混亂已極，即就文化上來說，也是彷徨困惑，無所適從。一方面，由於抗戰期中，民族自尊心的提高，使許多人對於固有文化精神，在那裏低徊嚮往；一方面，面對着高速度原子能時代，大家又感到「時不我予」，有着落伍的威脅。因此，不但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的若干現實問題，無從索解，對於未來新文化的建立，尤其感到茫無頭緒，難於下手。我在這裏，打算把中國舊日的文化路線，作一客觀的檢討，一方面，溫故知新，做一些思想上的揚棄工作，對於未來新文化的創造，也許有點補益；一方面，所談的若干問題，表面上

好像與現實無關，實際上有好些地方都可以映射住現實，能够在與我們這一代息息相通的文化思想上，作一清算，也許有助於若干現實問題的解決。

## 一

五四運動中的一般健將，所喊出來的口號，對於西洋文化的吸收，則是「歡迎德賽二先生」；對於固有文化的批判，則是「打倒孔家店」。這兩者之間，有着函數的關係，「孔家店」不打倒，德賽二先生不會進來，同時也可以說，不歡迎德賽二先生進來，「孔家店」也不能完全打倒，兩者互爲因果，應該雙管齊下。關於德賽二先生的問題，研討的人已經很多，在這裏只談談關於「孔家店」的一些問題，以紀念五四運動的二十八週年。

要打倒「孔家店」，自必先要了解「孔家店」是怎麼一回事，然後才能談如何去打倒。要了解「孔家店」的情形，又非把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發展的大概，描繪一個輪廓不可。

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勢均力敵，無所軒輊，卽就韓非子所謂的「顯學」來說，儒家之外，也還有墨家，而且大體說來，戰國時代總算是縱橫家的全盛時代。儒家中的孟、荀、兩派都很倒霉，未能見用於世。到了西漢初年，文景之治，崇尚黃老，儒家亦未得勢。至於武帝，才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骨子裏面，兩漢都是陰陽家的黃金時代，讖緯符籙之說籠罩了一切。眞正的儒家思想並未大行於世。到了曹阿瞞起來，主張霸道政治，更是什麼都不管，有才無行的人也盡量錄用，爲一種縱橫家與法家的混合運用。正始以後，何晏王弼大煽玄風，而風氣一變，魏晉南北朝，在哲學思想上，全是幾個道士和尙的天下，陶宏景、寇謙之，以及支道林，佛圖澄、鳩摩羅什、達摩諸人，實際上主宰了當時的思想界，這是儒家勢力最低落的時期。到了唐代，因爲皇帝姓李，硬要拉關祖宗，把老子李耳奉爲太上玄元皇帝，道教成了唐代的國教，公主貴人多出家爲道士，孔子只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當然不能和太上玄元皇帝相比。直到韓愈出來，追蹤揚雄、孟軻，主張文以載道，才把儒家的道統慢慢豎立起來。降至宋代，理學興起，雖然骨子裏面已經融合了釋老之說，但就他們的標榜上說，的確是儒家勢力勃興的時期。帝王也特別尊崇，孔子被推尊爲大成至聖先師，當作萬世師表。儒家勢力的勃興，自二程夫子發端，至朱子而集其大成。宋以前只有儒家，而無「儒教」，程朱以後，事實上已把儒家變成「儒教」，這是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中國文化衰退的樞紐。明代王陽明出來，而風氣又一變，明末，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諸人以質實樸厚的精神，矯理學末流之弊，中國的學術才漸有起色。清代漢學大行，戴東原出更以客觀的實證態度，抨擊宋儒的空疏不學。梁任公「但開風氣不爲師」，倡導吸收西方文化精神。章太炎則集國學之大成，爲清代樸學的殿軍。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學術文化才轉向到現代化的途徑。

## 二

現在我們可以談孔家店了。我們可以說，宋以前只有儒家思想、儒家哲學，無所謂「孔家店」，宋以後，把儒家變成「儒教」，事實上才把「孔家店」開設起來。我們要打倒的「孔家店」，正是宋以後，道學家的末流所開設的「孔家店」，與眞正的孔孟思想關係較少。

儒家的鼻祖孔子，出身於封建制度下的「士」的階級，本來連「大夫」的身份都沒有。所以說：「自吾從大夫之後，則不可以徒行矣。」封建時代的「士」微末得可憐，自然把統治階級看得神聖不可侵犯。而又滿懷着救世救人的熱情，眼看着天下大亂，封建制度快要崩潰，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以要主張正名分，時常夢見周公，希望把固有的封建制度維持下去，回復到西周，至少是東周初年的「盛世」，要使「亂」趨於「治」，「分」至於「合」，在當時自不能不尊重王權，使天子、諸侯、大夫，士人各安其分。在他本人，行道濟世，惟在求其心之所安，並沒有後世儒家動輒要作「帝王師」那種神氣。卽就他本人的修養來看，也只是一個和易可親的藹然仁者，極富於人情味，能哭能歌，不恥不求，教授門徒，也不過是不見用於世，退而講學，好栽培些桃李，以行道濟世，並沒有如後世儒家所想像的，道貌岸然，神氣十足的一位大教主那種意味。只要把論語和孔子世家多體味一下，便不難證明這一點。所以，孔子本身並不想開孔家店，也沒有開孔家店，不能把他當作孔家店的老闆。

至於這位「亞聖」孟子，更誰都知道他富於民本思想，性情剛健熱烈，敢說敢言，反對鄉愿，正氣浩然，那裏有一點道學氣，頭巾氣？至今，

從各修談民主的人，還要拖拖孟夫子，當然也不能把他拉在「孔家店」之內。

然而，「孔家店」究竟是怎樣來的？推本窮源，當然董仲舒要算一個發起人，但因他自己的陰陽怪氣，事實上並沒有開得好。韓愈出來已經要準備好好的開，因爲不得帝王的支持，又沒有弄成。眞正的孔家店之開設，要算在程朱以後，把儒家變成了儒教，加以統治者的崇敬，「孔家店」便興盛起來，小程夫子可以說是「孔家店」的董事長，而後來的朱子，則成了「孔家店」的總經理。此後，孔家店的規模完備，旗幟鮮明，主宰了整個的中國思想界。然而程朱時代，「孔家店」的貨色，還有很多有益於學術人心，未可一概抹殺。到了後來，理學家的末流，便把「孔家店」弄得一踏糊塗，貨色愈賣愈糟，終至於遭致「打倒」的命運。不過五四時代，大家打倒「孔家店」，事實上失之於鹵莽滅裂，並沒有把「孔家店」的貨色澈底弄清楚，所以只是主張「非孝」的吳又陵，就會被胡適之譽爲「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不過經過許多人的努力，總算把「孔家店」折樑換柱，根基動搖起來。自然也有不少的人要來支持門面，想把「孔家店」維持下去，因此才有若干次糾纏不清的思想上的論戰。抗戰以後，大家都說民族自信心恢復了，許多人遂乘機想把「孔家店」改頭換面的開起來，而有所謂「孔教會」的組織，「可惜」終於敵不過時代潮流，沒有完成他們的「宏願」。

## 三

我們再來看看「孔家店」裏賣的是些什麼貨色，這裏可以分成三點來說：

一、儒術與皇權　孔子、孟子，雖然都要遍干諸侯，希圖見用。然而，周游列國，但以行道爲念，並不特別對於那一個君主，表示死心踏地的擁護，也沒有把他們全部學問，去替帝王統治作注脚。到反而是扞格不入，未爲時君所用。程朱以後的儒家就不同了，他們動輒以「內聖外王」之學自詡，總以爲應該作「帝王師」，要把「儒術」全部奉獻給「皇權」，賣身投靠於帝王之門，甘心作御用學者，替帝王的無理統治作注脚，當「帝師」。而帝王本身也覺得這一批忠實奴才大可一用，於是以「禮賢下士」爲名，實際上招徠這些「孔家店」的老闆，夥計，以至於學徒，替自己作思想統治的工具，而這一般人當然是感恩圖報，覺得「天王聖明」，應死心踏地的爲王家出力。雖然也開口「仁政」，閉口「名教」，實際上不過是把統治者扶着騎在老百姓身子上而已。儒術與皇權的結合，表現了儒家哲學衰退，把「學術政治化」，自己再沒有了獨立的精神，新鮮的生命，而中國的專制政治也達到登峯造極的階段了。我們看現在正在做着「應帝王」的美夢的「大師」「學者」，不是還多着麼？這些人正是些「孔家店」的老闆，不管怎樣文飾，其根本面目是無可躲藏的。

二、「吃人的舊禮教」　五四運動以後，我們喜歡罵「吃人的舊禮教」，不錯，舊禮教的確可以吃人，然而這個舊禮教，並不是先秦時代「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的禮樂教養，眞正的禮樂教養，是孔家思想的精華，爲他們政治哲學的神髓，我們去掉那些繁文縟節，但說禮樂的精神來說，的確有可取之處。而宋以後的道學家，板起面孔講道學，把禮樂的陶養，一變而爲枷鎖的教條，樂的精神固然完全盡失，就是禮的本意亦被曲解，於是僞激矯情，以戕賊心性的教條繩之於人。對於男的，要他們規行矩步，少年老成，去體會所謂「聖賢氣象」，對於女的，要她們貞節三從四德，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以狹義的貞操觀念來束縛她們。總之，動輒就說這是「天理」，那是「人欲」，「君子」「小人」，鬧個不休。無怪乎後來戴東原要罵他們「以理殺人」了。這種吃人的舊禮教，的確又是「孔家店」的特產，把我們民族的蓬勃的朝氣，新生的活力，都消磨殆盡。弄得青年們一息奄奄，沉淪苦海，反認爲是在「希聖希賢」，使孔子復生，亦當痛哭！即到現在，我們還觸處可以看到這種舊禮教吃人的事情發生，正是「孔家店」老闆們的拿手好戲。

三、「統」　「統」這樣東西是「孔家店」的看家法寶，遇到說不通，行不走時，就搬弄出來了。對於政治上，去替皇帝「保鏢」，大倡其「正統」「僭僞」之論。對於文化思想上，則修談其所承的「道統」，以排斥別的學術思想爲「異端」，講學授徒又有所謂「學統」，以爲門戶派系之爭。什麼事情，都以爲天下眞理在此一家，別無分號，一切是壟斷，一切是獨裁，「統」過去，「統」過來，千統萬統，把中國的社會政治學術文化各方面牢牢「統」住，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箍得緊緊的，再也休

想自由翻身。現在政治上的「法統」之爭，學術上的「學統」之辯，其根本來源，都不能不在「孔家店」中去找。

儒術與皇權的結合，鞏固了專制獨裁者的統治基礎，奠體教的束縛，阻遏了社會文化的進步，而均以「統」這樣法寶來鎖壓一切。這些就是「孔家店」裏的貨色。五四時代倡導新文化運動，要打倒孔家店，現在大家要實行民主憲政，尤其非打倒孔家店不可。但是要打倒孔家店，應該首先認清這井店裏所賣的貨色，不要漫無頭緒，亂打一陣就算了事。

## 四

最後再談談我們要怎樣去打倒孔家店？

一、先要知道先秦學術思想的博大宏深，然後才知道宋以後儒教中人的局狹膚淺，沒有見到眞正的義理之「全」，而只是計執其「偏」，要知道眞正的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潮，然後才知道宋以後的道學末流，是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墮落，要打倒孔家店，第一步要了解先秦的學術思想，要了解眞正的儒家思想。

二、要知道「孔家店」中賣的是什麼貨色，及其眞正的弊害之所在，才能打入它的致命之處，把它打得倒，推得翻。像五四時代很多人那樣，根本不讀中國典籍，看到線裝書就頭痛，而又偏要喊打倒孔家店，試問如何辦得到，反而予想維持「孔家店」，重開「孔家店」者以口實，乘機做其文化思潮上的反動工作。要打倒孔家店，第二步不能不弄清楚「孔家店」的本身。

三、世界文化，漸趨合流，人類精神，雖於分割，應該借鑑於其他文化體系，諸如古代希臘，近代歐洲，以及印度文化等，作一比較研究，才知道我們中國的「孔家店」的思想，實在要不得，的確非打倒不可。而且借助他山，可以拿人家長處，來作打倒孔家店的助力。這正是要請德賽二先生進來，幫忙打倒孔家店的道理。所以要打倒孔家店，第三步就必需就世界各個文化體系作比較研究，才知道優劣長短，才能够加以合理的抉擇勝利以後，帝國主義的壓迫，算已打倒，有形的枷鎖，去掉了很多。而「孔家店」的打倒，則是澈底去除我們腦海裏的精神魔鬼，打碎一切無形的精神枷鎖。使我們能够從近千年來的精神專制下，來作一個大翻身，擺脫一切封建意識，勇敢的去迎接時代新潮。這樣才能够毅然決然的「變」過來，大刀闊斧的「改」過來，不僅是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如此。然而，這就要大家覺悟，認清眞正的「孔家店」，打倒眞正的「孔家店」！

# 關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魏登臨

編輯先生：貴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三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出版），近由國內友人寄來，得一拜讀。此期中有樓邦彥教授所著「自由、平等、博愛之再生」一文，係論法國第四共和新憲法者，分析確當，是一佳著。惟間或有誤解原文或遺漏之處，想係因在國內不易尋到完全材料之故。鄙人不揣翦陋，願對該文誤解遺漏各點，與原著者商榷，俾使國人對此次法國第四共和之基本文獻有一完全正確之認識。　魏登臨敬上　三月廿四日，巴黎

魏先生此文最大之誤解，在將此次法國新憲所創之「司法官最高會議」誤解爲最高法院。爲明白此會議之組織及作用，需先明白戰前法國司法官制度之弊。

在第三共和時代，司法官原則上是下級法官，需經過司法考試及格，然後再逐漸希望陞遷至上級。所有一切法官皆由司法部長直接或提請大總統任命（提請只是一個法定手續，事實上還由於部長之決定）。司法官之任命及陞遷，既操於司法部長之手，故司法官對行政界不便隨便開罪於人，政治勢力亦難免滲入司法界，司法之獨立與尊嚴難有完全之保障。

司法官一經任命，在法律上亦並非不可罷免。不過遇有懲戒處分或免

職，都必需經過一個「司法最高會議」之議決。這個會議就是法國大理院（Cour de Cassation）的全院會議。所有懲戒處分或免職，須符合這個會議之意見（avis Conforme）。

受此種保障者，並非司法官全體。所有各級檢察官及治安法官（担任審判之法官之最低級）無此保障。

所以法國在第三共和時代，司法官制度之弊，一在任命操於司法部長之手，二在保障不足，三在法官希望由下級陞遷至上級，不免受政治影響；結果司法權無應有獨立尊嚴。（關於此點，可參看 Barthelemy et Duez 之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及 Barthemr 之 Valeur de la liberte「自由之價值」第一百四十二頁）在戰前，法國鑑於外國之經驗，尤其是英國，對司法制度之改革即有若干建議，但積重難返，始終無大刀闊斧之改革。直到此次戰後之新憲法，始有一個革新，即司法官最高會議之成立是。

× × × × ×

司法官最高會議（或可譯爲司法官高等會議（Conseil Superieur de la magistrature）依法新憲八十三條，由十四人組織之：大總統爲主席（並非最高法院院長司法部長），爲副主席。由國民大會以三分之二多數，於其會員以外，選舉六人（幷候補六人），任期六年。由特定法律規定，選舉四名司法官，代表各級司法官，任期六年（幷候補四人）。另外由大總統於議會（包括兩院）及司法官以外或於司法職業界中任命二人（幷候補二人）。

對以上各種構成份子之最後兩種，需加一點解釋。所謂「代表各級法官」，並非「代表法律的四個部門」。原來法國司法院共四級：第一級是治安法庭（justice de paix）是最初之調解法庭，第二級是初審法庭（Tribunal de Premiere instance），第三級是上訴法院（Cour d'appel），最後一級是大理院（Cour de Cassation）。現在司法官最高會議是於每級中由其每級全體法官公推一人爲代表另一人爲候補。（關於此點，現法國已於本年二月一日頒佈一道法律，詳細規定見「政府公報」二月二號）

其次所謂司法職業界（Des Professions judiciaires），是指在司法官以外，其他參加司法事業之人，如律師、訴訟代言人（avoue）、公證人（notare），法院書記官之類中，由大總統自由任命二人。

至於司法官最高會議之職權，依新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爲：（第一）除各級檢察官外，一切法官任命皆由最高會議提名，請大總統（即會議之主席）任命。比較以前僅由司法部長提名或任命，要多一些保障。因此會議不但包括大總統及司法部長，並且有議會及司法官界本身所選出之代表參加意見及投票。（第二）關於監督司法官之紀律，保障其獨立，以及司法法院之行政，以後均由最高會議決定。

在憲法條文中，更明文規定「坐位法官」（magistrats du siege），即除檢查官外參預裁判之法官，爲不可罷免。

如果看了司法官最高會議之組織及其作用，便可知此會議與最高法院（即大理院）完全是兩事。

× × × × ×

法國大理院在第四共和，尚未聞有所改革，其組織成份如下：大理院法官共四十九名，院長一人，廳長三人，各司一廳（審查案件廳，民事廳，刑事廳），大法官四十五人，另外有檢察官及律師、書記官等

× × × × ×

此外該文尚有若干小的遺漏與誤解。先言關於憲法序文部份。

（一）關於人權宣言，法國自一七九一年以來共有十五個憲法，差不多都有人權宣言或近似之條文，但並非只有一八七五年憲法，付之厥如，拿破崙第一之共和八年憲法及貝當大將一九四〇年之憲章中，亦均無此類條文。

（二）關於人民權利義務部份，第一部份第五節，原譯文爲「國家遇有危機時，國家要求所有的人民團結並負担同等之責任」。鄙見似應譯爲：「因國家大災難而生之損害，應由全體國民連帶負平等責任」。所謂國家大災難（Calamites nationales），係指大天災如水災旱災或火災以及因戰爭兵燹所生之災害等，並非危機（Crise）。所有此種災害，應由國家賠償，用租稅方法向全體國民平均徵收。

（三）第六節，任何國家政治犯（因防衛自由而受迫害者）並非「一受檢舉，法國一律予以保障與庇護」，因爲這豈不成了干涉外國之內政了嗎？原文實意係：「凡因爲主張自由而受迫害之人，皆可到法國領域中享

受居留權」，即對所謂政治犯不能引渡之意，加以擴充而已。

（四）關於特種企業部份一節，實際應譯爲：「凡財產或營業，如其經營具有或獲得國家公共事務或事實上獨占之性質者，均應收歸公有。」所謂國家公共事務(Sewice rublic national)指應由國家經營之有關全民之事務，其最基本者爲軍事，司法及警察。但國家職權，經營事務之範圍，隨文明進步及社會主義之興起而擴大，諸如煤鐵礦、水、電、煤氣、交通等，亦漸歸入國家公共事業範圍之內。法國光復後，實行國有政策，舉凡鐵路、水、電、煤氣、煤礦之國有，其理由即因其具有國家公共事務之性質。

所謂事實上獨占之性質，即言某種大企業需資雄厚，小企業無從抗衡，與之自由競爭，故雖無法定限制，但此種大企業取得事實上獨占之地位，馴至勢可敵國，操縱政治，此即所謂大財閥。法國光復後時，大銀行及大保險業之國有，即由其具有事實上獨占之性質。

（五）論法蘭西聯合國一部份，按在新憲中對聯邦制度僅列極簡之原則，一切詳細規定，將來另有單行法，僅僅根據人權宣言之簡單條文（樓先生對憲法本文關於聯邦制度，未加分析），即言「法國從此放棄其專橫的殖民政策，聽任各民族自治」，未免過早，試看安南近例即知。

× × × ×

關於兩院制：

（一）共和院之選舉方式及組織，在新憲中並未規定，後來在去年十月廿七日曾有法律規定，但只限於第一次之共和院，以後尚有新法律規定其組織及選舉方式。依十月廿七日法規定，共和院不只由各省縣市間接選舉，並且有國民大會及海外領域（從前之殖民地）地方議會所選之代表參加，非常複雜。

（二）共和院固然絕對無第三共和國上院之威風，這是因爲戰前人民陣綫時代，所有新政，皆爲上院推翻，所以此次左派各黨，決心限制上院的權力。但是說他「連英國上議院還不如或者與純任諮詢之經濟院，實際毫無差別」，則未免過分。因爲共和院在小黨林立（或至少無一大黨能擁絕對多數）之法國，仍有其重要性：

（a）大總統係由國民大會及共和院聯合選舉。

（b）共和院如果以其全體絕對多數否決某一法律案，則國民大會除接收外，亦應以其全體絕對多數，對共和院意見加以否決。但在法國無一政黨可在議會擁有絕對多數，必需多黨合作，如果共和院與國民大會之多數黨並非一致，則共和院可以阻制法律案之通過，因爲在法國一件法律，如果需得全體構成員（法定全體）之絕對多數通過，並非易事。

（c）共和院可以提付憲法委員會，請求審察國民大會通過之違憲法律。

× × × ×

關於內閣解散權，亦小有誤解。依本憲法，內閣之解散國會權，有兩種限制：第一是每屆國會之最初十八個月中，不能爲解散國會之舉。第二是在十八個月以後，如果再於十八個月之期間有兩次倒閣之情形發生，始可有解散之舉。

樓先生文誤以在最初十八個月始能解散。

× × × ×

關於憲法之修正，憲法委員會之職權仍有一項限制。

憲法委員會之審理範圍，只限於憲法本文（第一篇至第十篇）之規定，而不及於序文，即人權宣言。原因即在人權宣言所列皆僅僅原則，如果委員會有權審查某一法律是否與宣言所列原則抵觸，恐怕濫用權力，有流入美國最高法院，以其監憲之權，妨阻新政之弊。故憲法委員會之審理範圍，限於憲法本文。

三月廿四作於巴黎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 客座記言

## 五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 ——文化價值的評判——

陳衡哲

本節是「何刺宗教去」的意義」的下文，即是所謂「非宗教的方案」的一種研究，請讀者注意。又本節中談話的客人，凡有三位：李、楊、丁（已見於前數次的「記言」）；）及一位姓丁的——某大學第三年級生，讀的是「西洋古典文學。（編者按：「西方人「何刺宗教去」的意義」一文見本刊第一卷第十三期）記載開始時，李丁二位青年正在辯論。

客丁：我還是說，中國文化是偏重精神的，牠不像美國文化的那樣物質化！

客李（漲紅了臉）：請讓我提醒你，即在我們的中國，也有人提倡「倉廩實而知禮節」的人生觀呢。一個餓着肚皮的人，真是所謂救死不遑，又那能再去努力於文化的創造？

客丁（也漲紅了臉）：餓着肚皮的天才，有的是。一個人遇到貧窮時，若就讓牠把自己壓倒了，那還成什麼天才？

客楊：聽到了你們兩位的爭辯，使我想起了那個「先有鷄呢，還是先有鷄蛋？」的問題。陳先生，你說是嗎？

主人：有點像。不過，辯論是能澄清我們的思想的，我們應該讓他們兩位再辯下去。

客李：眞對不起。我們原有點胡說八道，是不是？我想還是請陳先生指導一下吧；還有小楊，他的學識也遠在我們之上呀！（向客丁）你贊成嗎？

客丁：晤！也好。

主人：小楊是專修哲學的，我想請他先說兩句，好不好？

客楊：你如肯答應指正我，那我方敢嘗試。

主人：這一層沒問題。

客楊：有些人以爲西方人重物質，東方人重精神，那是一個大笑話。……（向客丁）請原諒！……這看法的可笑與危險，並不亞於偏執唯物或是唯心的人生觀者。

客丁：那你是不反對物質的人生觀了。

客楊：豈但不反對，而且還贊成！用一個最淺的例子，你想，假如不是靠了今天早午間的兩餐飯，和這個房間與桌椅，我們現在能這樣好好的談天嗎？但不必多說吧，這問題可能把我們引誘到玄學的邊界去——玄學是一件危險的玩意呀！

客丁：那我們應該有一個專重物質的人生觀了！

客楊：當然不是。（向主人）可不可以請你指導一下？

主人：我希望你們第一要注意，所謂物質與精神，大體上說來，雖是兩件很不同的事，但有時却也不能把牠們劃得太分明。比如，靠了無線電，我們可以享受優美的音樂；靠了電報，我們可以與遠離的家人及朋友通消息；諸如此類，我們能說牠們是純物質或是純精神嗎？我們對於一切學問，一切人生的問題，都應用這個眼光去看牠；而不應爲一個名辭所膠住。這一層說明了，別的話也就容易獲得了解了。……是的，方才小楊指出今天的兩餐飯，作爲物質生活不能偏廢的例子，我也有同感。即如說美國的一般生活吧，有幾個人家是有工人幫忙的？但是，正因靠了美國物質生活的進步，所以一個家庭雖然沒有工人，而牠的主婦却仍一樣的能有閑暇去做她自己的工作——教書，著作，藝術，社會政治的事業及其他。具體一點的說來，她口渴的時候，可以不用去先燒起炭爐子來煮開水；因爲自來水是都可以喝的。而且廚房中用的，不是煤氣爐，就是電爐；既省事，又清潔。再說到飲食吧：假使主婦要省事一點，她可以在十分鐘之內燒出一頓家常便飯來；因爲市上有的是收乾的湯，十分錢一包，用水一煮，就是四碗湯，在營養與味道上，都和新鮮的一樣。其他食物及各種生活的需要，也大抵如是。當然我們不願每天都吃這樣的紙包飯，但即使一天一次，不也可以省下許多時間來嗎？在我們古老的中國，假使沒有工人幫忙，你要吃湯，就必先去買一塊肉或是一隻鷄來，你若不會宰鷄，那也就沒辦法。宰好了鷄，你還得收拾牠，還得去生炭爐，切小菜，單煮一鍋鷄湯，就可以占去你整個的半天光陰。這個省下來的時間與精力，不都就是一個人追求精神生活的資本？這不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互相倚賴的一個好例子？

客丁：可惜美國人這樣省下來的時間，常常又是被拿來做美女比賽之類的用的。

主人：這也不盡然；而且這完全是兩件事。……丁先生這樣的重視我國古文化，也是一件可喜的事；不過也須注意，不要又走入那「泥古不化」的一條路上去。況且時代是單軌的，人生是向前的，歷史是多元的。印度的尼赫魯說得好，「盲目的尊崇過去是不好的，輕視過去也是不好的，因爲這兩種態度都不能成爲未來人生的基礎。」

客李：暫且，歷史既是多元的，所以我們也應有一個兼有唯物與唯心觀的人生。陳先生，你說是不是？

主人：很是。所以我們若要得到一個平衡的生活，物質的需要也是不可偏廢的，不過這需要應有一個限制吧了。方才丁先生所詛咒的物質生活，應是他的濫用和誤用，而不是他的本身。（向客丁）對嗎？

客丁：我想對的。那麼，對於方才我同小李爭辯的焦點——好萊塢——你的意思是，那也不過是一種物質享受的濫用和誤用了？

主人：對得很。你現在既明白這一層，我們不好再進一步看去。我們須知道，那好萊塢式的色情狂生活，又何嘗不把詩情畫意也拖到他的區域中去。那些陳列大腿的女人不也自命爲藝術嗎？低能與低級趣味，不是同樣有他們的精神刺激與陶醉嗎？雖然那刺激與陶醉，亦許是很粗惡的；但這已是一個審美的問題，已不是精神與物質的問題了，是不是？由此可知，所謂精神生活，又何嘗不能被濫用和誤用呢？（向客楊）現在請你接着說下去，好不好？

客楊：我且試試看。我們現在所同意的，已經有下面的兩點了；（一）物質與精神，是一個平衡生活的雙翼；他們應是相輔相成，而不是相反相戾的。（二）他們是同樣可以被濫用和誤用的。我們現在所要知道的，據我看來，也有兩點：人生的重心應該寄託在那一方面呢？又怎樣去避免那物質和精神的濫用和誤用呢？現在且先說那重心點：我的看法是，他是應該在精神的一方面的。（向主人）對不對？

主人：對的，但是爲什麼？

客楊：我想，這是因爲物質與精神雖同樣是平衡生活的要素，但其間却有一個根本的不同；而這毫厘的不同，又可能成爲千里之差。這不同之點是：在物質方面，我們的需求應有一個止境——哦，我得到答覆了，這個對於物質需求的限制，不就可以避免他的濫用與誤用嗎？——對於這個物質的限止，我想方才陳先生爲我們所引的，莊子所說『鷦鷯巢林，不過一枝』的人生觀，是最可以使我們深思的。但在精神的一方面，如我們對於學問的深求及人格的修養，那是應該有止境的嗎？

客李：啊，我眞高興聽到這個！我從前常聽到前輩或是書本上說，一個人應該知足；但有時又聽人說，一個人不應該自滿。我現在懂了，這完全是兩件事。

客楊：對於這個情形，羅素的解釋最好。他把人生活動的源淵，分爲創造慾與占有慾。用這個眼光看來，則只要我們能限制那占有慾，和刺激那創造慾——即是所謂重心點的寄託，或靈魂寄託之點——別的修養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這看法對嗎？

主人：很對。因此，所謂把人生的重心點寄託在精神一方面的生活，也不應是消極的，而應是對於創造的積極的努力。因此，這生活決不是守在茅屋中的隱居或幻想，更不是消極的頹廢；他應是一盞引路燈。

客丁：可不可以請你指示我們，用什麼方法去獲到這盞引路燈呢？

主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須先要了解到一個文化的內容。我現在且先問你們，你們對於中國文化的看法是怎樣的？

客楊：精粕精華都多得很。

主人：是的，中國文化是這樣，別國的文化也是這樣。

客丁：照你說來，那就無所謂東西文化之分了。

主人：這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都不過是方便的名辭。在實際上，西方的古文化和新文化的距離，比了東西兩個古文化間的距離還要大得多。所以文化的分類應以他的主要核心爲標準；我們若用這個眼光去看世界上古今的文化，就可能把他們分爲人文文化，宗教文化，科學文化……但這已越出我們談話的範圍了。我現在要說的是，對於這種種不同的文化，我們正不必，也不能，一一的都去採用他們；但我們却必需能了解他們。了解之後才能批評，才能分別出他們的精華與糟粕來。而這些精華也就是我們的引路燈。

客丁：可以請你舉幾個糟粕和精華的例子嗎？

主人：今天已經很晚，不能一一的申說了。我現在且在中國的古文化中舉幾個例子，其餘的留待以後再說吧。在中國的古文化中，我以爲第一應該淘汰的糟粕，應是那封建式的大家庭制度。……你們也各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客李：那偏面的孝，那父不慈而子必須孝的道德敎條。

客丁：那就大家去學那美國的兒女吧：衰老不奉養，疾病不相顧，貧苦不相助，使人類淪於禽獸！（向客李）好嗎？

主人（笑）：你們兩位的立場雖不同，但所說的却也各有各的道理。這原也是一個大問題；不過，『敎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惡父與逆子雖是兩件相反的事，但他們却同樣是社會的不祥與不幸。

客楊：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曾想過許多時，將來我們似乎可以把他討論一下。

主人：很好。我也願意和你們談談。但現在且說今天的問題吧。還有什麼糟粕的例子嗎？

客楊：那『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的觀念。

主人：很好。不過，還有一層須注意：這些例子是都有時代性的，那就是說，他們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社會裏，是有過若干

貢獻的；後來社會及時代改變了，牠們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了。凡是一個制度到了沒有存在的必要時，若仍繼續的存在着，那即是牠貽害人類的開始。大家庭制度如是，君子不勞力的觀念也如是，所有社會上及政治上的一切制度，也大抵如是。這些都是以精華始，以糟粕終的例子——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是舉不勝舉的。此外還有一種絕對的禍害，一種自始至終的糟粕。你們能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嗎？

客楊：纏足的風俗。

客李：鴉片烟的吸食。

主人：對得很，這足見你們是眞能了解到這糟粕與精華的分界了。

客李（向客丁）：丁先生，請你也舉一個例子吧。

客丁：我是一個老頑固，我仍相信，中國的文化是遠在美國文化之上的。

客李：那你爲什麼又來美國讀書呢？

客楊：小弟弟們，不要再爭了。（向主人）可不可以請你舉幾個精華的例子呢？

主人：有是有的，但都還不曾整理過。好吧，隨便說幾個吧：比方剛才所說的，莊子對於人生物質需求的看法，我想即是一個例子；孟子的『所惡有甚於死者』的哲理，又是一個；范希文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做人標準，也是一個；『三不朽』的人生觀，又是一個。……我舉庸一一的舉出來。你們且回去多多的想想，多找出幾個這樣的例子；而把牠們分析及綜合起來，這可能成爲一個以精神爲重心的、平衡生活方案的基礎。

客楊：這方案應該叫做什麼呢？

客李（向客楊）：請恕我打岔一句。我們既把重心寄在精神的一方面，那麼，『平衡』兩個字不有點矛盾嗎？

主人：問得很好。這是因爲人生原是偏向於物質的享受的；所以我們必須把生活的重心放到精神的一方面，然後方能得到一個眞正的平衡。……（向客楊）你問，這方案應該叫做什麼呢？據我看來，叫什麼沒有關係，因爲一切的名辭都是被用的太濫了。若你必欲給牠一點範圍，一個界說，那亦須看你舉覓的結果而定：牠可能是一種生活的哲理；可能是一種藝術的人生觀；可能是一種道德的新標準；而在歐美，這種覓的結果也可能就是那個『回到宗教去』的運動。所謂『殊塗而同歸』，我們又何必拘拘於一個象徵的名辭呢？

客丁：我可以請問，那『同歸』是什麼呢？

主人：那當然就是以人爲中心的修養與上進了。

客楊：智識的追求，在不在這個範圍之內呢？

主人：我們若能利用智識，那牠當然也在這個範圍之內；但假若我們反而被牠利用，那麼，牠不但不能輔助我們的上進，而且還有使牠拉着向下墮落的危險。對於這個問題，我希望你們回去再多多的想一想。

客楊：哲理，藝術，道德，宗教，智識的兩面鋒，……同去喂狗我想幾大的！（站起）客李客丁也隨着站起）今天已經累你太多了，下次再來請教吧。

（上接二十一頁）

這時候我的好奇心開始減退，而我的胃口在增加了。跟傻子作伴，最初也許會使我們失笑，但是末了不免使我們感慨。所以我推託說，記起了另一個約。依禮貿了那老婆子一塊錢。我就告辭。鐵先生對我保證，假如我等着，兩點鐘內，準可以開飯。

（註一）：英國十八世紀風行頭髮上拌粉，戈爾司密斯在本集第三信內，形容當時風尙：理髮師先把頭髮剪短，然後用麵粉和猪油的混合物，把頭髮膠粘，成一頂小帽子似的，再在後面裝上一條尾巴，直拖到畜牲們長尾巴的地方。

（註二）：格里蘇尼 Guiseppe Grisoni 意十八世紀畫家，專畫人像和歷史故事。

（註三）：VaushallGardens 十七十八世紀，倫敦最熱鬧的遊藝場。

（註四）：Horns 指 French horns，Vaushall Gardens 遊藝節目之一。


##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盡量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加潤酬。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感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五、順便歡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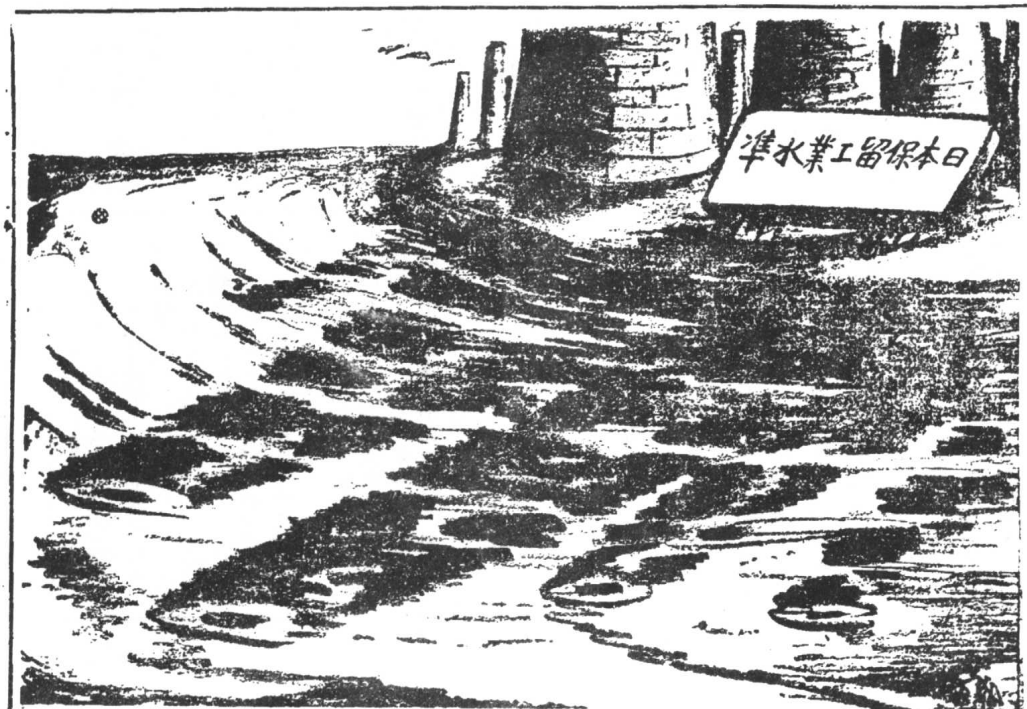
編者啓

趙家璧主編

## 晨光文學叢書

本叢書創刊以來，已在國內出版界中別樹一幟，不但選稿精眞，本本俱屬名家名作，且裝幀美觀，印刷上乘，開本一律，極宜收藏。第一期新書五種，均已售罄再版，第二期新書最近出版，第三四期新書已在印刷編輯中。此後按月有新書出版，愛好文藝讀者，請隨時注意本叢書廣告。

我要需是又
們的時候了




亞洲的暗影

觀察通訊

# 五四前夕胡適專訪記

## ——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本刊特約記者

### 青年與干政

「中年的知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知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開口了。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為中年知識階級縮首袖手，不肯干政。」

胡適校長很嚴肅地聽着「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二三四頁上面的一段話，便非常負責地說：「是的，我到今天仍然是這麼想，這種說法，對於古今中外都很適用。」這是「四五一」的前十天，一個久旱不雨的煩悶春晨，他從煙盒裏拿出一枝煙，沒有燃，便又放下了。

「青年人應當享受青年人的權利，需要游戲，需要娛樂，需要求學，但到政治不能滿人意，又沒有合法的機構來改革的環境之下，干涉的責任便落在知識青年的雙肩上。過去的太學生，東林黨人，到今天的情形更不必說。外國也是一樣，歐洲所知識階級首袖，俄國、印度、到處都有很多的例子。反之，當政治上了軌道，青年們去玩，去讀書，去運動，去求愛，便也沒有了青年運動。」

### 五四運動

胡適博士對於中外古今的青年運動在不良政治下發生，下了一個總結論：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翻轉歷史，回倒民國八年的四五運動，一個不值是青年的，而且也是當時代的運動，在胡適先生的嘴角展開了。

「五四運動是一個有組織，沒有領導，自動的，爆發的。一個祕密而可笑的消息，引起了這樣的一個大運動。」

那正是第一次歐戰之後，四月起在巴黎的凡爾賽宮和會的。對於中國山東問題，日本代表在四月二十八日作了一個欺騙的諾言，口頭上承認除經濟外，由東的軍事政治可以交還給中國。美總統威爾遜也上了當，在五月一日承認了和約第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條。巴黎和會上中國有南北兩政府的代表，正正廷代表廣東軍政府，陸徵祥代表北京政府，但對外是合作的。當這個出賣了山東的消息到了北京，政府並不敢發表。

「當時有一個外交委員會」，胡適說，「委員有熊希齡，汪大燮，林長民，還有蔡元培先生。那時候，因為杜威博士五月一日來華，我並沒有在北平。這壞消息是五月三日傳到北大的。五四恰好是一個星期日，由北大發起，聯合中等以上的學校學生開了大會。陳獨秀那天在北平寫了一天的文章，本來像包腳布那麼一單張的每週評論，出了專號。我在上海歡迎杜威，到五五還替各報寫了北京專電。五四的歷史，便是巴黎和會中，我國要求失敗，由一羣搗亂的學生，先把北大法科改為臨時監獄，第二天，又抓了一千多，又傳斯年那次替確掉了眼鏡，毛子水也擠落了鞋，結果抓去了一三十三個學生。」

學生們所發的傳單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口號，用白話寫的。胡先生以文學革命家的眼光來欣賞這一「這是一個很好的白話傳單」。

胡先生一再在集會上也表示並非謙虛，「真像就是如此，為了怕將來有人寫錯了，變成假歷史，說是只由胡適領導的。

「那次大會的主席，好像就是段錫朋，會上決定整隊游行（那時還不知道示威），表示兩點，一是要盟國主持正義，一是要懲辦曹、陸、章。是日星期日，由北大發起，聯合中等以上的學校學生開了大會。陳獨秀那天在北平寫了一天的文章，本來像包腳布那麼一單張的每週評論，出了專號。我在上海歡迎杜威，到五五還替各報寫了北京專電。五四的歷史，便是巴黎和會中，我國要求失敗，由一羣搗亂的學生，先把北大法科改為臨時監獄，第二天，又抓了一千多，又傳斯年那次替確掉了眼鏡，毛子水也擠落了鞋，結果抓去了一三十三個學生。」

學生們所發的傳單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口號，用白話寫的。胡先生以文學革命家的眼光來欣賞這一「這是一個很好的白話傳單」。

胡先生一再在集會上也表示並非謙虛，「真像就是如此，為了怕將來有人寫錯了，變成假歷史，說是只由胡適領導的。

「那次大會的主席，好像就是段錫朋，會上決定整隊游行（那時還不知道示威），表示兩點，一是要盟國主持正義，一是要懲辦曹、陸、章。是日星期日，由北大發起，聯合中等以上的學校學生開了大會。陳獨秀那天在北平寫了一天的文章，本來像包腳布的大幅聯上「淚痕萬行」，還有主持要一誅一三人的，（那時候，上海領導着罷工罷課，總商會也宣布了罷市三日，天津、漢口、杭州、重慶、廣州、各地響應。這消息連日到了北京，政府對於罷市特別看重，拖到六月六日，軍隊悄悄帶着帳棚撤退，一方面又在褒獎曹、陸、章諸人。三十三個學生由各學校保出來之後，這運動一天比一天擴大，滿街的演講隊，動人抵制日貨。六月三日，這消息連日到了北京，政府決心嚴辦，一天，政府決心嚴辦，一下子提了一千多人，先把北大法科改為臨時監獄，第二天，又抓了一千多，又傳斯年那次替確掉了眼鏡，毛子水也擠落了鞋，結果抓去了一三十三個學生。」

學生們所發的傳單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口號，用白話寫的。胡先生以文學革命家的眼光來欣賞這一「這是一個很好的白話傳單」。

胡先生一再在集會上也表示並非謙虛，「真像就是如此，為了怕將來有人寫錯了，變成假歷史，說是只由胡適領導的。

「那次大會的主席，好像就是段錫朋，會上決定整隊游行（那時還不知道示威），表示兩點，一是要盟國主持正義，一是要懲辦曹、陸、章。是日星期日，由北大發起，聯合中等以上的學校學生開了大會。陳獨秀那天在北平寫了一天的文章，本來像包腳布的大幅聯上「淚痕萬行」，還有主持要一誅一三人的，（那時候，上海領導着罷工罷課，總商會也宣布了罷市三日，天津、漢口、杭州、重慶、廣州、各地響應。這消息連日到了北京，政府對於罷市特別看重，拖到六月六日，軍隊悄悄帶着帳棚撤退，一方面又在褒獎曹、陸、章諸人。三十三個學生由各學校保出來之後，這運動一天比一天擴大，滿街的演講隊，動人抵制日貨。六月三日，這消息連日到了北京，政府決心嚴辦，一下子提了一千多人，先把北大法科改為臨時監獄，第二天，又抓了一千多，又傳斯年那次替確掉了眼鏡，毛子水也擠落了鞋，結果抓去了一三十三個學生。」

學生們所發的傳單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口號，用白話寫的。胡先生以文學革命家的眼光來欣賞這一「這是一個很好的白話傳單」。

胡先生一再在集會上也表示並非謙虛，「真像就是如此，為了怕將來有人寫錯了，變成假歷史，說是只由胡適領導的。

「那次大會的主席，好像就是段錫朋，會上決定整隊游行（那時還不知道示威），表示兩點，一是要盟國主持正義，一是要懲辦曹、陸、章。是日星期日，由北大發起，聯合中等以上的學校學生開了大會。陳獨秀那天在北平寫了一天的文章，本來像包腳布的大幅聯上「淚痕萬行」，還有主持要一誅一三人的，（那時候，上海領導着罷工罷課，總商會也宣布了罷市三日，天津、漢口、杭州、重慶、廣州、各地響應。這消息連日到了北京，政府對於罷市特別看重，拖到六月六日，軍隊悄悄帶着帳棚撤退，一方面又在褒獎曹、陸、章諸人。三十三個學生由各學校保出來之後，這運動一天比一天擴大，滿街的演講隊，動人抵制日貨。六月三日，這消息連日到了北京，政府決心嚴辦，一下子提了一千多

這是一次倒閣的運動了。

「在歐洲的學生，組織了糾查隊，王世杰、鄧毓秀，都是那時的打手，包圍着表決的住所，不許他們去簽字，要他們表示正式拒絕。」

從五四直到六月二十八日，這個運動才算告一段落。

## 歷史的趨勢

「當我們創辦『新青年』雜誌時候，我們曾表示有二十年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的決心，希望是在政治以外，在思想及文化方面奠定新的基礎，不必說『新青年』，只看學生們所出的『新潮』，內容及寫作，雖不談政治，也震動了全國。

「朋友們之中談政治的也有陳獨秀、李大釗、高語罕等人，民國七年十二月，在我同家的時候，他們創辦了『每週評論』。到了四五運動之後，北大就成爲全國的領導者。」

胡適先生指出五四運動的影響有極重要的幾項，譬如：

「教育的工具有了大的改革，白話文的使用蔚爲風氣，民國八年到民國九年的一年中，白話的小册子竟有四百餘種之多，全國風行。民國十年教育會議決定小學教科書改爲白話，後來又決定初中教本改爲白話。工具的改革，這個運動乃起了思想的革新的始基。

「由於白話文的使用，便有了新的文學，不論是小說、戲劇、散文、詩歌、都有了新的成就。而且由各個角落的年青人參加了這個運動，貢獻了不少新的作品。

「思想革新是很重要的，百家平等，打倒了儒教一尊。杜威走了，羅素又來了，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一九一九年便有了社會主義入中國……。

「各黨派的政治家那時明白了青年是最大的力量，白話是最大的宣傳工具，研究系的三個報『國民公報』『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都有了白話的副刊。南方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和『建設』也改爲白話。國民黨改組以後，更擴大了基礎，吸收知識份子，共產黨有陳獨秀，少年中國學會有李大釗……」。

對政治上的影響無疑是更大的。胡氏鄭重地說：

「我們的思想、文化的運動變爲政治的，變質了，這不能說是一個錯誤，而應認爲是歷史的趨勢」。

## 一個退步

「今天有沒有五四運動的條件呢？」許多人部想這樣問。

胡適先生的眼光在厚厚的鏡片下閃動着，他幾次避開正面的回答，僅僅說這是要你們新聞評論家作的推論。最後，他却這樣說道：

「國民革命是民族主義的革命，二十年了。凡是民族主義的革命不免是保守的，一些守舊份子總是，他反而高興，他真是大公無私，他能給別人以權力，他信任別人，他配作領袖，就能以學術爲目的，我們要避免人家攻擊，我是對外束縛者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獨立，是之文章做得很好的，爲什麼你們不多寫那一類文章……」。

「第一次歐戰結束，教育部在天安門開提燈會，蔡先生要求借棚三天，供北大師生，作羣衆講演。先生顧人民了解世界有了新轉機，並寫過以『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爲題的文章，說明歐戰勝利的意義有四：（一）黑暗的强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陰謀消滅，正義發展，（三）獨裁專制打倒，民主政治發展，（四）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胡先生說：這些意見今天仍然用的到。蔡先生是德與賽的合流，事實上，這在今天仍是中國的重心問題。青年們今天怎樣走？胡先生的話中肯的，也不是筆鋒上帶感情的人，他的口才吶吶，寫文章不過三百字。可是他貼着標語，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爲什麼我要你們「獨立」，而不說是「自由」，實在不成樣子，你們要避免人家攻擊，我是對外束縛者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不能獨立，仍然是作奴隸。我是說，要能不盲從，不受欺騙，不用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用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用別人的頭腦當自己的頭腦。我提倡你們應有走獨立的路的工具。這就是說學校當然要給你以自由，但是學校不能給你以獨立，這是你們自己的事。」

在最近一些日子裏，北大的牆內頗有煩惱，自然這些煩惱多是與牆外空氣有關的。爲了壁報被撕的問題，胡先生的話便由學生這樣記載道，「辦壁報是自自精神有。譬如在北方，私立的學校也不能加費（除上海有幾個例外），要把他看得太嚴重了。你們專門屬人，甚至畫起教授的像，簡直是下流。牆上給你們糊得紅一塊綠一塊，實在不成樣子，你們要避免人家攻擊，我是對外束縛者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獨立，是之文章做得很好的，爲什麼你們不多寫那一類文章……」。

胡先生承認他是這樣批評過的，他加重道：「爲什麼不寫一些切切實實的文字，而硬畫一些臉譜呢？地盤並不少。不是有文匯報還可以投稿嗎？只寫在壁報上，我又怎麼能一一看得到？」

對於今日的教育政策，胡先生表示「太不正常」，小學規定了六年免費的憲法要待爭取，公立的中等學校應加多，而地方財政却又太窮。國立大學可以不花錢來住，則又是世界所稀有。譬如在北方，私立的學校也不能加費（除上海有幾個例外）。

「北大有二千三百學生是公費，佔百

分之六十。學校給他們準備衣服，只用二千元，錢來買。

乾燥的春天，乾燥的心情，滋人們折完了天安門內的花樹，又在中山公園轉遍偷花，有人用了「一葉知秋」的原義，而認爲由從小拔到成人私折花而知四十年新教育的失敗。胡先生聽了這話，連忙說：「外國的教育從沒有得到過這樣的結果」。他跟着又道：「教育上的毛病，只有用更多的教育，才能有救。」

胡適先生是位樂觀論者，遇事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如對政治黑暗吧，他表示美國有一種機巧運動，有黑暗亦有光明。

## 革命家的話

五四運動之後八個月，——孫中山先生在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給海外同志的信上指出這運動與革命的關聯：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爲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情，各種新出版物爲之暢。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爲最有價值之事。」

胡適先生過去引用了這段話。今天又在讚美中山先生的偉大之後，便說「五四」這些年已不時髦，在國定教科書內已經沒有了。但是：「想不到今年又熱鬧起來了。」

同樣一句話呼之欲出的是：

國內外比第一個五四時更險惡的局勢也更在逐日加深了。

（四月二十四日）

# 記修築中的青新公路

## 此線通過柴達木盆地向西伸延新疆或能因此路而與內地密接建設或控制西北交通均屬第一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西寧通信）青海在地理上正當我國中心，抗戰以後，四方人民往返者日衆，其地之經濟刺激下，頗有進展，既漸趨發達，其地之實況亦漸爲國人注意。交通事業，在此種而其最近之中心工作，則在青新公路之加速完成。

考我國通新疆之大路，在古代以陽關爲基點，北至北庭，南下于闐，均自此出發。戈壁千里，人煙斷絕，而竟能修築車輿碾地，越巴爾喀河，設置驛傳，無怪千百年後之今日，如入新境之紅柳溝口，上通晴羌，以加强內地與新疆之聯繫。同年十一月，征服全疆，軍政中心，移往北路。故滿清收復茲土時，所採路線，一由阿爾泰星星峽，一由阿爾泰寧遠可與倫比，故興辦一事，省府如有決心，事功均可如期而就。三十五年四月成立十個工程處段，沿線設八個儲運站，自五月二十二日起先後開工，迄十一月，因氣候關係，暫停。計自倒淌河至宗家一段路基已大部修竣，自宗家至叭勒一段，完全打通，工程簡易，僅予完成。總計修築路線，長八百公里。沿線大站之房屋工程，如西寧工程處辦公房屋、職員宿舍、修理廠、及察汗烏蘇站房、鹽地站房等，均于預定期內完成。此一年內之工程，因甘新兩省民工無着，築路機械未到，僅由青海民工士兵担任。三十六年開始，青海在地理上正當我國中心，抗戰以後，四方人民往返者日衆，其地之經濟刺激下，頗有進展，既漸趨發達，其地之實況亦漸爲國人注意。交通事業，在此種

## 修築情形

青海內部，政令統一，與全國較，只

柴達木盆地南之戈壁，與甘新公路之一部，越巴爾喀河，設置驛傳，無怪千百年後之今日，如入新境之紅柳溝口，上通晴羌，以加强內地與新疆之聯繫。同年十一月，征服全疆，軍政中心，移往北路。故滿清收復茲土時，所採路線，一由阿爾泰星星峽，一由阿爾泰寧遠可與倫比，故興辦一事，省府如有決心，事功均可如期而就。三十五年四月成立十個工程處段，沿線設八個儲運站，自五月二十二日起先後開工，迄十一月，因氣候關係，暫停。計自倒淌河至宗家一段路基已大部修竣，自宗家至叭勒一段，完全打通，工程簡易，僅予完成。總計修築路線，長八百公里。沿線大站之房屋工程，如西寧工程處辦公房屋、職員宿舍、修理廠、及察汗烏蘇站房、鹽地站房等，均于預定期內完成。此一年內之工程，因甘新兩省民工無着，築路機械未到，僅由青海民工士兵担任。三十六年開始，青

省府於二月十六日省委會上議定，本年工程由保安騎兵第二總隊內調派士兵一千名，西寧市及樂部，同仁、化隆、循化、貴德、同德各縣抽征僱民工由一千二百名至二百五十名不等，民工每名付與六個月工資硬幣六十元、食麵三百六十斤及衣着工具等；並發與腳價代金。所有抽征民工應由縣長親率前往工作地，並由縣府轉飭鄉鎮長前往，負責管理、監督、施工。至本年工作，預計(一)按標準改善並完成倒滿河至奴吐勒全線路基，(二)奴吐勒至注崖一段新工，採隨測隨修辦法，按照標準，盡力完成，(三)倒滿河至察汗烏蘇一段，擇要鋪築路面一百公里，(四)沿線橋涵，擇要修築，(五)繼續完成倒滿河注崖間站房，車房，並修築泥源、大喇嘛河、沙柳河、香日德、宗家、諾木洪，甘森等站房。三月起已開始動工。自注崖至紅柳溝口之二二五公里，因距青省中心過遠，轉輸困難，交由駐新疆之第六區公路工程管理局修築。

## 沿途瘴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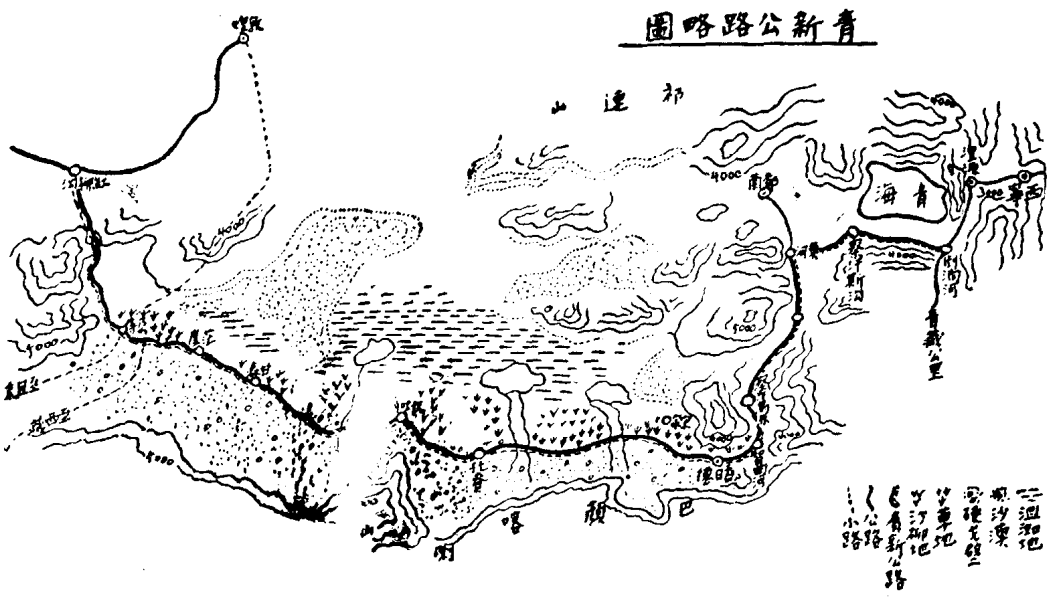
按青一公路所經地面，鮮有人烟，大部份爲沮洳地域，戈壁、鹹灘，遍佈于脫脫、紅柳溝口之間，佔全線四分之三以上。運輸既感不便，水草更形缺乏。盆地復多毒泉、惡草、巨蚊、飛蠅，員工深受其害，牛馬日有死亡，工人亦時患疾病，而氣候變化無常，差數最高一日間竟達攝氏四十餘度，施工異常困難。且煙瘴甚大，計有寒瘴、熱瘴、毒瘴三種，行旅視爲畏途；將來全線成功，亦須對環境進行改造工夫。

## 柴達木盆地

青新公路係柴達木盆地而行，柴達木盆地居青海西北，面積約佔青省三分之一，係因柴達木河流貫其間而得名，地勢低平，罕見大山，半屬草原，爲太古湖澤之遺跡，尚餘鹹湖多處。草原肥美，便于游牧，故居民爲蒙藏二族，文化落後，生活多貧苦。亞戈壁，沿途荒涼，按柴達木盆地所蘊藏之富源至豐，以鑛產、燃材、鹽鹹、牧畜爲主，惜多未開發。去歲秋工程師學會在西寧召開，曾有考察該盆地之議，聞現已由地質調查所等機關組成考察團，甘青二省協助進行，五月間或可出發。

## 西北與交通

我國幅員廣大，國人多未能有機會對之認識，此次新省變故，再一度刺激同胞，目光轉向西北，青新公路，果能認眞修築，不似過去西關公路、寶天鐵路之數衍，則不僅對新疆與內地之聯絡上，增加力量，且可助青海與南疆地方經濟之發展。一般人多謂中國貧困，人民生活過苦，不足以言大規模之建設，然二十年前蘇聯于國內外之威脅與不安下，且能完成一般建設，白海運河，莫斯科窩瓦河運河與莫斯科地下鐵道亦均于國內戰亂時期建成。土西鐵路，通過中亞戈壁，沿途荒涼，亦未聞蘇當局望洋興嘆。蓋苟利國家，其國家當局必突破一切困難，雖使人民當前遭受若何犧牲，亦所不惜；就人道言，固屬殘酷，但爲第二代或千百代人民着想，忍痛割愛亦未可厚非。中國雖窮困，然試就每一城市作一較詳細之居民職業與生活調查，則可發現居民中有無量數之不勞而獲者，亦即專以資金維持其中等或高等生活之人，至酒肆茶樓、街角之象棋攤、市場之游藝所，經常聚集多數羣衆，以之較工廠內汗流浹背之工人固爲對中國之大諷刺，以之與寶藏在地之荒涼西北對比，其諷刺更大。中國必須能組織人力與控制財富，始克使國家得建設之果，非然者，雖有百千之初步建設，亦難長久維持也。建設西北、交通第一，控制西北、交通亦第一，願國人共圖之。（三月十五日）



# 隨鐵大少回家

楊絳譯

譯自支姆司密斯的世界公民（Goldsmith: Citizen of the World）。這集子包含一個中國哲學家——所稱世界公民——從倫敦寄給北京地禮院院長馮宏(Fum Hoam, First President of the Ceremonial Academy at Pekin in China)的一百多封信，寄他的兒子的幾封信，兒子寄他的信，和寄給倚閭商人的二三信。戈爾司密斯從一個世界公民的觀點，形容和批評英國社會。本文是集中第五十五信，寫一個愛擺闊的窮措大——鐵大少(Beau Tibbs)

我看，我那新相識不容易甩掉。昨天在公園散步，又碰見這位大少爺，拍着我肩膀，十分熟悉的招呼我。他還穿着那套衣裳，頭髮下的粉更多些（註一）襪衫更髒些，戴一付眼鏡，夾着煙子。

我知道他不是堂人，還有趣。他對我殷勤，不能板着臉不答理。所以我們就親密的一同散步，幾分鐘裏，浮泛地談遍了各種話題。

不多久，他就個性畢露，暴著幾個衣冠齊楚的人鞠躬招呼。看他們還禮的態度，準是毫不相識的，還又時時掏出袖珍小本，當了衆人，假裝記錄事情，一件重要忙碌的神氣。這樣做作着，他領我穿過了幾條散步的過道。我一方面憐他荒謬，同時覺得自己也連帶着受了遊客們訕笑。

我們走到盡頭處，他興奮地叫道：「傢伙！我走沒看見公園那麼清，今天就沒看見一個人，沒看見一個臉。」我不耐煩的打斷他道：「沒人？那麼大羣的人還說沒人？人太多了，這幾乎可以笑咱們的不景人！」「噯唷，好先生，他十分相悅的答我：「你好像生了氣！」理他們呵！人家笑我，我就笑人家，彼此扯平。我那朋友郭王爺——老郭——生長在外國的，我們倆有時候玩了整滑稽，說的幹的全是笑話。可是我看你正經得很——你簡是如意有個像美的，正經的，多情的人在一起，今天你該跟我內人同吃飯，我非請你不可。我介紹你認認我那鐵太太，頂高雅的一位太太。她從小是——這話，不足爲外人道啊——她從小是奧乃子爵夫人管教的。天生好嗓子，可是不用我說，回頭咱們叫她唱一曲。你還該見見我小女，凱蘿萊娜、惠爾海爾爾娜、阿梅麗亞、鐵小姐，一個甜淨美麗人兒。我爲她相定了郭王爺的大少爺——不過，這話咱們朋友談談，不足爲外人道啊——她現在才六歲呢，已經會跳小步舞 Minuet，吉他彈得了不起的好。我立願要教得她多才多藝。頭件事我要造成她做個學者，我將來自教她希臘文，爲了教她，我要學這文字呢，不過，這話不足爲外人道。」

說着，他不等我回答，他抓住我的胳膊，拉着就走。我們穿過好些黑弄和彎曲小道，因爲，我不情什麼緣故，他規避着一切熱鬧街道。末了，我們總算到了一所陰黯的屋子門口。這屋在出城的過道上，他說卜居近郊，因爲空氣好。

我們從另一個小門進去，這門延迎賓客似的永遠開着。我跑上了吱吱作響的破得樓梯，他在前引導，一面問我可喜歡景緻，我回說喜歡。「那麼」，他說：「我給你看一幅世界上最可愛的景緻，就在我們窗外，咱們可以看大船航行，可以居高臨下的眺望二十多里寬闊的大地。我的朋友爽王爺情願出一萬金磅買那麼個景緻。我呢，我有時和氣的對他說，我總喜歡把景緻留在家裏，使我的朋友們多來來。」

這時候，我們已經跑到樓梯盡頭，不能更上一層了。他滑稽地說，這是從烟囱倒數下來的第一層樓。他敲着門，裏面一個帶蘇格蘭鄉音的聲音問是誰。我的嚮導回說是他，問的人不滿意，再問。他提高聲音回答了，一個老婆子才囚縮不願地開了門。

進門之後，他十分多禮的歡迎我光降。又回身「那老婆子太太在那裏。老婆子一口蘇格蘭話回答道：「說實話，她在隔壁洗你的兩件髒襯彩哪！因爲他剛發誓不再出借洗衣盆咧！」

「我的兩件襯衫這？」隨後喃喃說些什麼！！！他說得話都說不清了。

「我可明白得很，」她回說：「太太在隔壁洗的衣裳，因爲——」

「天打雷劈的！少胡說吧！」他嚷了。「去告訴她，咱們來了客。——這蘇格蘭老太婆，她在我家就一輩子，也學不知文，也改不掉她那可笑的嘔人的鄉音。也顯露不出一一星星大人家氣息。眞是怪事，要說，她還是我一個朋友——一個國會議員薦給我的，他是個頭等高貴人物——不過，這不足爲外人道。」

我們等着鐵太太的時候，我乘間觀察一下屋子的陳設。有四只瘦的綉墊椅子，據說是他太太的刺繡，一張曾經日本漆的方桌，屋角一只搖籃，另一角放着一只笨重的櫃。壁爐架上擺着一個破牧羊女，一個沒頭的中國老爺，牆上掛着幾張沒鏡框的不值一文的畫。據說都是他自己手筆。你看那牆角上的人頭像如何？我照着格里蘇尼（註二）筆法畫的。畫得很勻稱，是我自己的臉。雖然跟我偶爾不像，一位子爵夫人，要我照樣畫那麼一張，曾經還過一百磅，我拒絕了。這傢伙！再來一張，那是畫匠的事了。」

好一會，他太太出來了。臘場而又風騷，很瘦，還留存着美的痕跡，她再四道歉她怪奚落的卸了髮見客。不過，希望別見怪，因爲她通衣和子爵夫人在浮克司豪花園（註三）裏。子爵夫人太愛戴號角。（註四）她又對丈夫道：「眞的，別忘了告訴你，子爵乾乾滿滿一杯，祝你長壽。」他嚷道：「這老傑克，眞是個大好人，我知道他對我的情分。可是，我希望，你已經吩咐他們安排開飯了，你不必張羅，咱們只三個人，弄點兒精緻的，一點點就成，一個比目魚，一個黃花雀，一個——」

「或者你說怎麼？」他太太打斷他：「來一小片牛臉頰，滾燒滾爛的，加上點兒我自己的沙司——」

「好極了！」他回說。「這東西最好配啤酒吃。可別忘了給做些咱們公爵愛的沙司。我就恨你們整大塊的肉，鄉氣透了，略爲知道講究的人，見了都倒胃口。」

（下接十五頁）

觀察文摘

# 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

原作者：傅雷
原刊處：四月廿四·廿五日文匯報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國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場，觀察國際關係。進步份子也有近乎教條主義的成見，同時更受熱情的矇蔽。服膺某種主義的，以為天下的「是」都在那一面，「非」都在那一面。不幸事實並不如此簡單。縱使主義是對的，政策是對的，戰術還可能有錯誤。而且一個國家無論奉行何種主義，決不會一成不變。比宣傳與號召更重要的是生存，為了生存，縱使與主義背道而馳的政策也得執行。我們承認它這種權利，但否定它求生的戰術妨害了另一個國家的生存，這個國家當然也有反抗的權利。然而信仰令人對這麼簡單明瞭的事實也盲目。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犯了很多大的錯誤，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經交相指摘。但是蘇俄對我們的行為也不見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紅軍在東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廠，進步的刊物嚷亂嚷嘩，不讓一辭。中蘇條約公佈，國內所有的報紙，不分派別，一致頌揚。這些現象怎麼解釋呢？難道我們獨立的人格還沒建立？難道我們不會用自己的眼睛視察，用自己的頭腦思想？

一九三九年德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與芬蘭開戰這兩件事，聽說在延安也有少數人懷疑，但既不敢明白宣說，也不曾推究出一個眞正的原因。那時，我曾經跟青年朋友討論過，他們無論如何不承認蘇聯也有它的國家主義。在純潔的心靈中，國家主義似乎與蘇聯的理想與主義根本不相容。青年人為了維持固有的信仰而不承認現實，固然可以原諒，但竟竟不是一種進步。

前年十一月中蘇條約公佈以後，有一般少數人七，一方面要求民主，贊成社會主義，一方面又重視國家權利，把正義與和平等看做高於任何主義；他們當時很嚴厲的指摘中蘇條約，特別關於中心路與旅順大連的部分；不久他們又指摘紅軍的掠取東北工廠。但大多數人認為這種態度是一頭腦不清一。的確，到現在還有人覺得只能有兩種人：不是親蘇，便是親美；反蘇的必親美，必近乎反動，甚至就是國民黨的尾巴。正如國民黨右派認為親蘇的必反美，必近乎異黨奸匪，或竟是共產黨的尾巴。他們都不能想像另一種人，抱住了自己的良心，不問對方是誰，只問客觀的事實；既不親蘇也不親美，既不反蘇也不反美，但誰損害了他們的國家的利益就反對。在這標的左右夾攻之下，眞正的輿論就難以建立，而中華民族自立自主的日子也愈加遙不可期了。

美國人的錯誤，在於只看見自己的利益，——恐怖俄國人也算免吧？——中國人的錯誤在於不看見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知道用別人的眼鏡看自己的利益。推本窮源，兩者有之的時候還是最多。」他們不像「大陸」雜誌相信兩個不同的制度可以並存，可以和平合作；反而因美蘇關係的緊張，更加強調兩個制度衝突的不可避免。其實，光明的來到，決沒有如情的信徒所想像的那麼快，達到光明的路也並不是只此一條，並無他徑。半世紀來，多少國家實行了議會制，但有沒有兩個國家的議會制是一模一樣的？資本主義的革命到現在還沒完成。以為光明就會來，是低估了敵人的力量；以為光明的路只此一條，社會主義只有一種，便好像「救星無誤」說一樣，會產生不容忍與迫害，從而妨害改造世界的大業。而有意無意的主張「與資本主義的戰爭不可免」，更是忘記了下一次戰爭不僅是某個社會的毀滅，而是全人類的毀滅。然而這一點，不但史太林明白，連美國的軍人也明白。

對於國內問題，中共從十餘年的實際政治經驗中，似乎已覺悟到時間與空間的重要，懂得了「事實的邏輯強於任何的邏輯」。否則，西安事變不會那樣的結束，抗戰根本不可能，而新民主主義也毋庸提出了。但他們還沒機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露面，所以表現在內政上的一部分智慧，在外交上就沒有，只要看延安報紙對美國的批評就可知道。

在批評國際局勢時，非共產黨的人，照理更應當持重；但他們太重視抽象的理論與機械的教條，忘記了政治是一切科學中最實際的，太着眼於未來的烏托邦，忘記了自己的生存、種族、時間與空間，便敵人振振有詞的把帽子亂戴。我順便提到這一句，並非勸人愼防帽子，而是指出過於重視理論的表現，在內政上並沒建設性的效果，反而把溫和派的面目弄模糊了。我也決不提倡狹義的國家主義，但像歐德與席勒，在目耳曼四分五裂之時自命為「世界公民」，距離現在究竟太遠了些。

備使我們的最後目標，眼前會妨害生存，那末只有把握當前的問題，就事論事，把未來的暫且擱起。這並非放棄目標，正如史太林求和平的政策，並非就是放棄共產主義。以我們的現狀而論，遇到任何友邦以國家主義對付我們時，我們單單壓制自己的國家意識，眼睛只看着美妙的理想，央非掙扎圖存之道。委曲求全未始不可，有時甚至必需，但委曲求全只是一種手段，並非目的；而且自己心理要明白這是一委曲」。至於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爭議中，假如分不清雙方的眞主意與假姿態而一味作左右袒，或過事張皇而誇大局勢的危險，或跟着旁人抨擊對方，甚至當蘇聯尚未放棄和平合作的時候，我們倒以爲不可避免的衝突就要來到；那末，除了暴露自己的幼稚以外，對世界和平只有有害而無一利。

戰後世界的動盪，大半是暫時的。三強的力量遲早會覓得一個均勢。在平衡的局面（不問這局面只能維持十年還是廿年）未實現之前，一些表面的壓擠，絕對不是可以燎原的火星。美蘇之間並無當前的利害衝突，雙方的經濟摩擦，過去沒有，將來也很少可能。蘇聯既不需要國外的原料，也不需要國外的市場。像英國反對派工黨克洛斯門所說，現在決不是羣尼黑的前夜。那末美蘇關係的緊張，眞是軍火商或戰爭掮客煽動起來的嗎？或者如蘇聯所宣傳的，是「借資本主義必然的趨勢嗎？我想，雖然美國人認爲左傾的史諾，也不會肯定這種說法。史太林說過，資本主義國家再不能包圍蘇聯，即使他們心裏想要，也辦不到。

事實上，在重新支配勢力圈的國際會議中，總是由恐懼心理控制着各國的外交家。恐懼的原因不外乎對自己缺少信念，對旁人多所誤解。美國固然流行「恐蘇病」，蘇俄也有濃厚的排外主義與共產黨的傳統恐懼。要消除他們的猜忌而促進了解，不是我們能力所及。但第三者少動感情，少作偏袒，在消極方面至少可以不助長他們的猜忌。雖然馬歇爾調解中國事件的報告書，確言中共並沒得到蘇聯的接濟，但美國人始終覺得中共的擴張即蘇聯勢力的擴張；再加中國反動派的惡意宣傳，使美國更覺得精神上受了蘇聯的威脅。所以非共產黨員的中國人，大可不必加強美國人的錯誤印象。我不說我們爲此就不抗議美國對我們的不公平的行爲，但至少要使美國懂得，這種抗議純粹是爲了國家生命攸關的利益，而不是戰爭的手段，更不是附和另一個國家的表現。尤其在莫洛托夫望天討價，美國人着地還價的當兒，儘管他們面紅耳赤，惡聲相向，第三者也可稍安毋躁，不必像美國共產黨員一樣，動輒鑽入政治牛角尖。

反之，倘使我們的報章，除了頌揚俄國式的民主，殲滅法西斯的英勇戰蹟以外，還能分些力量，客觀的報導蘇聯政治、外交、社會各方面之情形，分析一下史太林不要戰爭的原因，結果不但對我們國內政治有眞好的反響，即對美蘇關係也不無貢獻。

（上接第二頁）發生的時候，筆者適寓廣州。那時廣州的軍衆十分激奮。不久在香港交界的深圳，英警又無辜鎗殺了鄉民張添祥。這連串的不幸，激發了廣東大衆的憤恨。深圳的民衆，組織了喪案後援會，廣州各界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實地募款，救濟二祥（王水祥，張添祥）的遺族。其後擴大組織，由工商各界實行對香港取不合作政策，斷絕經濟往來。但不管羣情如何洶湧，當局却堅信衝外交途徑解決，不許燥急從事，致礙邦交。這樣一來，這等於滿清時代的懸案，便以有礙邦交而竟不了了之了。本來，「百忍無憂」，這是先賢的明訓，爲着國家的大計而姑取容忍的態度，這固不能深爲責備，但爲甚麼在八年抗戰之後，百業凋零，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而不能稍事忍讓，以按政協的共識和平建國，而乃進行毀滅性的全面內戰？這使我們疑惑，何以對外尙能容忍而對內乃反其道而行之？難道寧可送給路人，而不願分給家人麼？抑或以能犧牲此小小的二祥而無介於中，乃能進行此大規模的內戰，置萬民命於不顧？

一萍　四月廿三日　無錫

## 天下第一無腦筋事
## 又一例

編輯先生：貴刊二卷八期王春芳先生所說的「天下第一無腦筋事」的洋迷信，現在市面上，又有一種更進一步流行更盛的「連鎖儲金」；爲使先生明瞭起見，茲將該項連鎖儲金章程寄上，即請參閱。其中第三條「如行此法，當有拾萬友人每位送你壹仟元，即可得國幣壹億餘元。」這完全是利用一般人不勞而獲的墮落心理。因此許多青年學生都迷眩於這一條，照此實行。此事不僅使人浪費許多可貴的光陰，糟蹋許多郵票紙張，實際上，這完全形同賭法的征稅，那些發起這種「連鎖儲金」的人，簡直是社會上變形的匪徒！

想吧！我們的國家現在到了多麼窮困的地步，需要我們每個人，埋頭刻苦，認眞努力，以求實社會的生產！但是現在偏有這種欺詐資財的惡棍，却只須在家中坐着，便可不勞而獲得這樣一筆鉅款。但是他對社會却貢獻了一點什麼呢？名爲儲蓄，實則詐騙。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社會道德問題。可是發起人是多麼的巧妙，由於第一人姓名的逃次取消，他這罪犯便已逃得一影蹤縱了！

張旭初　四月十九日　峴山

## 本刊附啓

一、本刊第一卷合訂本上下册，刻正加印重裝，自五月一日起，每册售壹萬伍仟元。外加郵費：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一次購滿五册以上，八折優待。

二、自五月一日起，第一卷各期零售，每本定價壹仟伍百元。

三、二卷一期業已再版，國內即可出刊，讀者補購及同業批發，歡迎從速。

四、定戶惠款，若由銀行匯寄，請於附言欄內詳填匯款人姓名、地址、起期、寄法；若由郵局匯寄，請註明由上海九江路儲匯局兌付字樣。

五、凡定戶續訂、查詢、及更改地址，務望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每戶寄刊封套油印封簽上均有定單號碼可查）。

六、本刊一卷廿四期所附意見書，承讀者踴躍填寄，至感興奮，原定四月內統計發表，嗣以編者抱病入院就醫，致未能如期刊出，深引爲憾。茲已開始整理，當將結果於最近期內發表，敬請讀者續注！

七、凡有關事務方面洽函件，慎勿寄交私人轉遞，以免貽誤，是所至幸！

#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胆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龜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問訊處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四五九二一號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嘩嘰　健美呢　條索絨　縐紋呢　大衆布

醒鐘　豐華　美球　月美　健美　美專　路園　女學生　撲蝶

總發行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衖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六四一九

中華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六月十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十一期

專論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楊人梗

留美學界的幾個問題　任鴻雋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上）　梁漱溟

生活與文化

美國在旅程的盡頭　費孝通

觀察通信

新官上任第一週　浦熙修

（南京通信）

塘沽新港中國記者受辱詳記　本刊特約記者

（北平通信）

週末閑欄

灰塵吸入症　蔡壬侯

文藝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　伊布拉因·阿爾敏沙林

樊籠　李慕白

讀者投書

關于本刊的售價

脆弱的局面

浙江的蠶災

「良心」問題

四人語錄

人吾一心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芸生　王中　王鞏愚　伍啓元　任鴻雋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李浩培　沙學浚　周子亞　季羨林　白華　胡適　胡先驌　徐盈　柳無忌　馬寅初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友松　陳雪屏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長弓　張東蓀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賈今移　程希孟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人楩　楊剛　楊西孟　葉公超　雷海宗　趙超構　趙蘭坪　蔡維廬　潘光旦　劉大杰　樓邦彥　錢清康　錢端升　錢鍾書　錢歌川　錢能欣　鮑覺民　戴世光　戴乾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顧翊羣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關于本刊的售價

讀者先生：我們現在借此地位向讀者報告一下關于本刊的售價問題。（一）最近上海物價飛漲，而以紙價的上漲率最大，現已漲到二十萬元一令。比兩個月前（二卷一期出版時）上漲一倍。本刊資金有限，平時都是隨用隨賒的，因此紙價的暴漲，使我們日夜焦慮。（二）由於米貴的飛漲，排工印工，自本月份起也一律上漲四成左右。（三）物價既漲，本社員工的生活費也不能不調整，已自本月份起，提高五成。（四）稿費自五月十六日起，提高爲千字一萬五千至二萬元。以上四項都是最主要的支出，其他各種雜用開支，自然也一一增加。目下在上海，買一份英文報已需二千元，就是買一張晚報，也要一千元（四月內，每份晚報祇售五百元，五月一日起漲至一千元）。我們一方面痛感開支日大，一方面又不得不顧念到讀者的負担，內心苦悶，可以想見。上一期，我們沒有加價，這一期，我們仍未加價。祇要在可能的情形之下，我們當盡力維持原價，藉以報答全國讀者對於本刊愛護之忱。

順便我們願意報告，據貴陽讀者來信，本刊在貴陽已售五千元一册。（據說以前本刊僅售五百元一册時，貴陽見明一帶已售一千五百元一册，幾乎照定價三倍出售。）事實上，本刊目下售價爲一千五百元，批發七折，祇合到一千零五十元，即使加上航空費，每份亦僅合到一千四百元，現在竟售到五千元一册，這是很不合理的。我們對於這種書商，非常痛恨，因爲一方面增加了讀者的負担，一方面也影響到本刊的銷路，我們實是希望後方的讀者，儘可能的向本社直接訂閱，在經濟上合算得多。

關於本刊的銷路，最近每期都在增加之中，現已實銷一萬一千份。事實上，本刊已是目前國內發行數最大的一個刊物。便此提及，想爲讀者所樂聞。（編者）

### 脆弱的局面

編者先生：今天（五月二日）杭州全城大騷動，整天都在恐怖的氣圍裏。最近半月杭地糧價日漲，最高幾達三十萬元大關，升斗小民，已無法維持生計，而米商還囤積不售，遂致引起搶米暴動。有一個警察局抓去了搶米的人，結果被羣衆搗毀。憲警雖有槍桿，但在這種形勢下，亦束手無策。省市當局最初想實行「帽子政策」，認爲搶米風潮有政治背景。後經地方人士反對，未敢一意孤行。我也承認此事有「政治背景」，就是目前的政府已使民不聊生，挺而走險。上海的搬販事件及台灣的暴動，都是在偶然的事件之下造成的。我看整個的局勢，非常脆弱，任何意外，都可引起極大的動亂。

胡殺生　五月二日　杭州

### 浙江的蝗災

編者先生：浙省今春採用由中蘇公司發放之雲南蠶種約十四萬張，其中百三分之一不能孵化，孵化而中途死亡者，爲數尤多，平均收量僅及三分之一，以致本年春繭減成，大受影響，各地蠶戶所蒙損失尤大。報載因此損失的鮮繭，約達一萬八千餘担，即使照目前政府核定的價值，亦在國幣一百五十萬萬元左右。這一方面是農村蠶戶的損失，一方面也就是國家生產的損失。此事中蘇公司及浙省建廳均有責任，政府對於此事必須追究，以平公憤。

許壽昌　五月三日　杭州

### 「良心」問題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發行美金公債，成績不好。大家都還沒有忘記前次黃金儲蓄扣獻四成的故事，錢到了政府手裏，就「一邊狠」，全不講究信用。所以現在銷行債券，除非威脅利誘，恨少人再來上鈎。舉辦推銷美金公債的人，一再「招待」，並呼籲中國人要拿出「良心」來，熱烈購債。政府一到要人民的錢或人民的命時，便想起還有「良心」這個東西，要求人民拿出「良心」來。可是不知那些當道的人物，他們自己有沒有「良心」，他們自己有沒有向自己的「良心」呼籲過？

邢楨華　五月三日　上海

### 四人語錄

編者先生：昨晚上我參加一個小小的宴會，席間賓主交歡，眞是無所不談，但內中却有若干問題，誠非筆者的淺見寡聞所得知，謹錄之以求一解。甲友說：『政府天天談維持債信，但持中義的統一公債的人們，却並不往來，難道說政府的一再聲明，還不足以取信於人民嗎？』乙友接口道：『豈但舊債！你看這次政府發行的美金公債，本金何等鞏固，利息何等優厚，並且聽說黑市外匯，已漲起一倍多，但購買的人，據說還是不十分踴躍，有錢不賺，情願把法幣放到市場去泛濫，到底是何道理？』丙友聽得奇怪，也湊上一句：『發行大鈔據說是順從民意，等到正式通行，物價却如脫繮的馬，跳得厲害，人民怨聲載道，政府却說：「這是人民曲解了原意」，不知道這二種民意，是否相同？』主人年歲較長，閱歷較多，禁不住也喟然一嘆：『現在的時世，有許多問題，本非易於解答清楚，就以民主來說，國共雙方都在嚷爭取民主，但雙方都在驅人民爲自己利益而自白機牲，難道說民主的解釋，是想做人民的主人嗎？』

萬守義　四月廿六日　上海

### 人我一心

編者先生：二卷八九兩期潘光旦先生「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論列各點，至爲欽佩，讀後津津。其末段所論：祝『世界一家』之理想爲經，尤見卓識。鄙意須再創『人我一心』之理想爲根本，以通此經緯，則偏蔽勿除，大同可期矣。先生與潘先生以爲然否？

蕭武堯　四月廿七日　上海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奧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歉難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一期
三十六年五月十日

本期作者

楊人梗：北京大學教授
任鴻雋：前四川大學校長
梁漱溟：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浦熙修：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審
伊布拉因·阿爾敏沙林：哈薩克詩人
李嘉白：前山東大學教授

#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楊人梗

馬歇爾在其離華前所發表的聲明中，曾強調今後中國的政治應由「自由份子」來領導。有人以爲這是暗示美政府將支持自由主義者所領導的中國政府；雖然我們無法斷定他所指的「自由份子」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近年來已成了相當時髦的東西，至少是一件美觀而可活用的裝飾品；一方面可能有人因牠而遭受迫害，一方面也將有人利用牠來做獵官的工具。這種矛盾的事實，足以防礙我們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我們不能不探究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從而明白自由主義者應往何處去。

要探究自由主義的根源，可能追溯到很早。一般而論，牠可說是近代思想的產物，其功能在指示一種生活態度，尤其是有關政治生活的態度。要說明牠和近代政治的關係，必須追述整個近代史，當非本文可盡；我們只能根據歷史來分析其內容。

自由主義之目的在於要求自由，因爲自由是人類進化所必需的條件。人類對於自由的要求是依時地而不同的，在穴居野處的初民時代，急切地要求躲避風雨和野獸侵害的自由；在不知利用輪船火車的時代，自不會想到要有空中運輸的自由。自由的要求既受時空的限制，那麼，聽見「自由」二字就感覺戰慄不安的人，大可放心。人類所要求的自由往往是走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前面，即此種自由在當時還不曾獲得而有待於追求。時代進一步，所欲追求的自由跟着進一步，故自由是促成人類進步的動力。進步必有賴於掀造，故自由具有掀造性。進步與掀造在於改變現有的情況，故自由是反現狀的。滿足於現狀是保守，保守之目的在於使現狀成爲一種不變的靜態，故保守的生活態度不能有掀造，因而不能有進步。自由和保守是對立的，牠要使現狀不因着於靜態；要變化則不能有阻遏變化的力量，故自由是反干涉的。保守及干涉的勢力，必然存在，要改變現狀必須克服此一勢力，故自由具有鬥爭性。在此類鬥爭中，自由可能暫時失敗；失敗的暫時，便是固着於某一現狀而無進步的時代。此一現狀終久是會改變的，終久會變成另一現狀，這就表明前一現狀中的自由要求畢竟達到其改變的目的。人類對於自由的要求是由人類自身決定的，並非由於人類以外的力量，定命論不足以限制這種決定，故自由是反定命論的。人類要求何種自由，是根據現狀而決定的；先須認識現狀始能考慮到進一步的要求。現狀是綜合已往歷史的結果，根據現狀就是根據歷史，故任何時代的自由要求仍然是歷史的繼續，而非切斷歷史，更非超出歷史。考慮進一步的要求，有賴於思想作用；思想不能離開歷史而憑空起作用，思想與歷史配合才產生理想主義。惟理想主義始能指示出人類所當追求的自由，否則便是教條、定命論、或無法追求的空想。

自由主義是要實現自由的理想主義，故具有自由之一切屬性。自由主義的要求也是常變的。英國是自由主義的老家，其自由主義者在已往曾要求工商業的自由來改變以地主爲本位的靜態，在今日則要求勞苦大衆的生存自由來改變以資本家爲本位的靜態。英國有爭自由的歷史傳統，可是近代英國自由主義的進展，並非祇是此一傳統之繼續，仍有賴於思想家之領導。在美國，自由主義的力量最發達，因其富有歷史的傳統，同時也富有思想家的領導。在歷史傳統較少的國家中，則更有待於思想家之努力，如在法國。歷史傳統愈少，則有待於思想家之努力者愈多，如在意大利。在任何國家中，自由主義者總是不滿於現狀的，要改變現狀以求進步；所以自由主義者每每是政治上的反對派，要憑藉反對派的崗位來發揮其創造力量。自由主義者固然也能掌握政權，但在其掌握政權以後，仍須時時謀現狀之改進；倘與現狀妥協，便違反了自由主義的精神，而不再是自由主義者。英國自由黨不曾始終堅持其自由主義的精神，因而不能始終發揮其創造力，遂不免喪失其反現狀求改進的領導權，可見以自由命名的政黨，不一定是貫徹自由主義的政黨。現狀之維持有賴於干涉，干涉不但阻遏進步，且可造成使用暴力的罪行；自由主義反干涉，尤反使用暴力的罪行，故自由主義含有消滅暴力的道德使命。要完成此種使命，必不免於鬥爭；在此類鬥爭中，自由主義者可能暫時爲暴力所打擊。鬥爭失敗並非自由主義本身的失敗，因此現狀遲早要朝着自由主義所指示的途徑去改變；惟有放棄鬥爭的失敗；才是眞正的失敗；惟有屈服與妥協的態度，才是背叛自由主義的態度。自由主義者須具有不屈服與不妥協的鬥爭精神，始可發揮自由主義的創造力；不能堅持此種精神，不但是自掘墳墓，並且要助長反自由主義的極權政治之自信。日本、俄國和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原非毫無能力，只因自願屈服、妥協、放棄鬥爭，以至於投降，故變成了極權政治的幫兇。日本的自由主義者缺乏鬥爭精神，於是做了軍閥的工具。俄國的自由主義者不曾具有領導改革的力量，於是成了暴力政治的犧牲者。德國自由主義之失敗，自由主義者所負的責任更爲重大；他們原具有領導改進的勇氣與力量，徒以未能堅持其鬥爭精神，故反而變成了極權政治之眞實使徒。他們放棄鬥爭以後，逐漸爲俾斯麥的功業所迷惑，以至於投身於反自由主義的勢力之下，俾斯麥固然縊死了自由主義，倘使自由主義者不自願上其圈套，則自由主義在德國的力量決不會如此薄弱。日、俄、德三國自由主義者失敗的情形雖彼此不同，但他們同樣犯着一大錯誤：忽視了自由主義的教育意義。自由主義者可能暫生是失敗的，他們之所以能暫竟爭得勝利，在於能教育下一代來繼續鬥爭。決心放棄鬥爭的人，不會考慮到下一代；決心放棄鬥爭的自由主義者，無異於宣佈其已不再是自由主義者。

所謂「進步」，是可能有爭論的。可能有人說，反自由主義也是促成進步的力量，日、蘇、德就是比較進步的國家。甚至有人說，惟有意志集中的極權政治始可促成進步。從理論上講，極權政治之目的在於保持現狀，牠雖可能有所改革，但其改革之目的仍然在於保持現狀，故極權政治天然是反進步的。從事實上看，日、蘇、德諸國之所謂進步是偏於物質的，其本質非常脆弱。堅甲利兵不能代表歷史的進步。日本和德國已經是戰敗了；我們決不是「以成敗論英雄」，早在戰前，甚至在第一次大戰以前，已有識者指明德日的極權政治必然使德日崩潰。所謂進步，是指人類中有更多的人能增高其文化水準，能自由發揮其判制力，能普遍地感覺到生活的愉快與自由而不受暴力的干涉。根據這個意義來看，則原子能是進步的，而原子彈是反進步的；自由主義所欲追求的進步，不是多多地製造原子彈，而是充份利用原子能來增進人類生活的自由。

自由主義是世界性的，其目的在於促成人類的進步，而不限於某一民族的進步。戰爭是個阻止進步的力量，所以自由主義者堅決反對戰爭，尤反對內戰。假使說，人類關係演變到非戰爭不足以消滅反進步力量的時候，這便是自由主義者最感矛盾與苦悶的時候。他們固然要支持此類戰爭，但他們更有預先消滅造成此類戰爭之因素的責任。在已往，由於各國自由主義者力量之薄弱及其未能堅持其鬥爭精神，致使此類戰爭一再發生。此後，自由主義者必須重視自由主義的世界性，先在各個國家中撲滅其足以造成戰爭的因素，始可避免支持戰爭的矛盾。

自由主義既具有世界性，故可深入任何一國，當然也可以深入中國。牠的要求既然是依時依地而不同，既然是歷史與思想配合的結果，那麼，不合國情之說對於牠顯然是不適用的。自由主義之在中國，事實上至少已有半世紀的歷史，半世紀以來，在火藥氣味所籠罩下的中國之仍能有點進步，便是得力於牠。動時代的五四運動，事實上就是個自由主義的運動。

半世紀以來的中國進步份子，事實上就是自由主義者，至少是與自由主義的精神吻合。不過近年來始有人正式揭舉自由主義的旗幟而已。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堅守自由主義的基本條件，假使在不合國情的藉口之下來損棄其某一條件，便不成其爲自由主義者。爲確定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認識起見，我們不能不將前面已分析過的再來綜結一下：自由主義是個創造的力量，因創造而求進步，要進步必須反靜態，反靜態即反現狀，反現狀必須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於鬥爭，鬥爭的持續有待於教育，鬥爭可能暫時失敗而教育不會失敗，惟不妥協的精神始可發揮鬥爭之教育意義，而達到所當追求的進步。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能特異之處，只在其所懸的進步之標準而已。根據現狀，他們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標準：停止內戰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權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復古尙寬容以提高文化水準——三者概括了我們的經濟、政治、及精神生活，三者缺一便不能構成進步而完全的生活態度，卽自由主義的生活態度。

究竟誰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我們敢於肯定回答說：惟有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才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此類知識份子就是共產黨所謂爲「小市民」與「小資產階級」的人，可是此類譏刺幷不足以動搖他們的領導力量。任何當權的政黨都說尊重民意；其實，拿槍桿編成的籠笆自始就隔絕了民意。在人民知識不够水準的藉口之下，我們始終不曾有過眞正的選舉，也不曾有過眞正的民意測驗，又怎能知道民意的向背？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由於共黨之紀律和其幹部之幼稚左傾狂，更使民意無從表達。被譏爲「小市民」的知識份子，反而與勞苦大衆沒有多少距離；抗戰以來的窮苦生活，更使他們和勞苦大衆打成一片。眞能了解人民且能代表人民的，只有這批窮苦的知識份子，惟有他們始可根據人民的需要而提出進步的要求，且願爲此要求而鬥爭。卽使他們不自承是自由主義者，事實上他們已是十足的自由主義者。人民知識雖然不够水準，但人民有決定好惡向背的良心；自由主義的進步標準之決定，必須根據此種良心的判斷。惟有接近人民的知識份子始能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而增强其判斷力量，這種教育的功能便是自由主義者所當完成的功能。由此可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爲數幷不少，只是不曾構成一個有力的組織而已；反之，「自命是『自由份子』的人未必一定就是自由主義者。根據上述情義，我們只能承認國民黨和共產黨中可能有進步份子，但不能有自由主義者；因爲國民黨在取得政權以後卽欲固着於靜態，以干涉的力量來對抗反靜態的力量；共產黨則根本否認自由，其干涉之嚴密更有甚於國民黨。國民黨及共產黨都是與自由主義者對立的；若一旦變爲自由主義者，卽不再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縱使今後國民黨可能接受自由主義，然而國民黨仍然不曾是自由主義者，除非他們能不固着於其信仰中所能產生的任何靜態。爲國民黨着想，自由主義者應當是他們所最需要的：在其取得政權以前，由於其能與自由主義者幷行合作，所以才構成一個最有力量的反對派；取得政權以後，由於其未能容許自由主義者之幷行，頓使國民黨失去了一個諍友而逐漸與民衆隔離；在今後，果能容許自由主義之存在，自由主義者至少是國民黨政權所需要的反對派，國民黨必須靠此一反對派之批評，以探求接近民衆之道。

中國自由主義者自來是無組織的；他們既不受經典與教條的約束，則見仁見智，彼此大有出入。如何才能够將他們結集在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組織中，是個頗費推敲的問題，而且是若干自由主義者所不願推敲的問題，因爲他們只想以超黨派的姿態來鬥爭。「小組織大聯合」固不失爲一個可能的途徑，但目前尙未顯出此種迹象，雖然小組織似乎已不少。可是，自由主義者並非一定要憑藉組織始能表現其力量；五四運動就不是受某一組織之推動而發生的。自由主義者所賴以鬥爭的武器是口與筆，所賴以見重於人的是一種不屈不移的堅强人格；果能堅守此人格而不辭口筆之勞，自能表現其力量。自由主義者可以無組織，但爲追求進步之故，却有幾個不容忽略的共同之點：

第一、自由主義者如欲暢行其志，當然希望能掌握政權；可是，不能暢行其志的政權，必致舉措不定而攪亂自己的步調。趁機會分享權位，必將付出很大的代價：始則須降低鬥爭精神，繼而可變成反進步勢力的工具，終則自掘墳墓。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原是大有可爲的；只因誤解了機會主義而破壞了自己的步調，卒被俾斯麥利用做極權政治的工具，做打擊天主教士及社會黨的武器，最後使自由主義在德國政治上起不了絲毫作用；他們爲機會而犧牲了原則，卒至放棄了他們所應負荷之歷史的使命。自由主義者要參加實際政權，必須堅持一個最起碼的條件：機會能發揮其所應發

揮的權力——在人權尚無保障的時期，是否能有把握辦到這一着呢？多黨訓政之說，倘屬莫測高深，就原則上講，却是自由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自由主義的教育意義，是寄託在現實政治的自然演變中；先製好模子再硬把人民塞進去的辦法，是自由主義者所不敢贊同的辦法。根據經驗，所謂訓政仍然是固着於現狀；多黨訓政可能是一個多黨所要固着的現狀，與自由主義的精神是根本衝突的。

其次，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必須掌握政權始可起作用」的觀念，是偏絕對錯誤的觀念；反之，自由主義者之促成進步，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權，在野亦能同樣起作用。單就近百年的歷史來看，各國之所以有進步，多半是得力於在野的自由主義者之努力。在中國亦如此，中國近百年中的幾度大革新，那一次不是由於自由主義者的推動呢？自由主義者在中國始終不曾掌握政權，然而對於實際政治已起了很大的作用。回顧已往：滿清政府之被推翻，北洋軍閥之被打倒，抗日戰爭之能發動與能支持，那一次不是自由主義者走在前面呢？五四運動之所以能成爲劃時代的運動，就在於其領導者之不曾掌握政權。目前，在全國人民要求眞正民主的運動中，自由主義者的責任不但要領導人民，而且要教育人民；惟有以在野的地位，始易於盡到此種責任。中國果能出現一個由人民自由選舉而產生的議會，則在政府未能完全接受自由主義的領導以前，自由主義者與共分享政權，還不如形成議會中的反對派之更有力量。

最後，中國的政治果能進步到自由主義者掌握政權的一天，則政權在握的自由主義者千萬不能忘本，始可保全自由主義的創造力。自由主義的政治必須有長時間的傳統做基礎，如在英國；基礎不固，則其生命是很不可靠的，如在意大利。然而意大利的加富爾，却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義政治家，他掌握着皮爾德蒙——意大利的政權十餘年，但他始終不曾忘却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議會的反對派一再使他感受困難，政治經驗却使他知道議會政治確有若干好處，所以他說：「反對派有時使我不耐煩，使我要竭力來說服他們；繼而一想，幸虧有他們，因爲他們迫着我把我的主張解釋得更明白，使我要加倍努力來獲得輿論之贊助。專制的總理只有命令，意政的總理爲着要人服從必須去說服——我願意說到人家相信我是不錯的。」當意大利獨立事業將近完成時，有人勸他獨裁，他堅決地表示意大利不能因完成獨立而犧牲自由；假使意大利要選擇一位獨裁者，與被選人是加里波的而不是他。他說：「我不能忘本而否認我終生的原則。我是自由之產物，我之一切是得力於自由。假使要在自由像上罩一塊布，不當由我來罩。」這些話表現加富爾之可愛，同時也表現眞正的自由主義政治家之可愛。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問題，我們已這麼答覆了。在結束本文之時，我們覺得必須附帶地提醒今後的執政者：即使不願接受自由主義，也不宜消滅自由主義。第一、要消滅自由主義必須用暴力，憑藉暴力的政權即可遭遇到憑藉暴力的抵抗；自由主義是要絕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義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義之被消滅只是暫時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全靜態，不如容許反靜態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動態中求進步。第三、自由主義之消滅雖只是暫時的，但此一暫時的打擊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進步；西班牙異端裁判所的活動在當時是成功的，正因其成功而殘害了民族的創造力，致使盛極一時的西班牙幾百年來始終停留在落伍的階段。第四、民族創制力如因自由主義之暫時消滅而消滅，則人民將無力量阻遏可能發生的災難，更無力量來恢復災難以後所應有的民族自信。德國人民即因此而無力阻止第一次大戰之發動，在戰敗的災難以後仍不能恢復其自信而任希特勒輩來牽着鼻子走，以致要遭受第二次的災難。德國人民今後需要再教育。假使再教育不能培植其自由主義的力量，不能恢復其人民之自發的創制力，則今後之德國倘非陷於混亂，必不免於再做希特勒輩的工具。自由主義可能是件使執政者感覺頭痛的東西，然而，爲着保全民族的創制力與自信心，爲着促進民族文化，爲着消滅暴力，稍有眼光的執政者，必須忍受着這一點點頭痛，而容許自由主義之存在。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

二、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三、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 留美學界的幾個問題

任鴻雋

經過二十六年之後重到美國，發見我們的留美學界有了一些重大的改變，無甯說這是應有之義。這些改變是甚麼？舉其大概，有下列幾件：

一、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二三十年以前，簡直是絕無僅有；現在，從美國的西方直到東方，凡有名的大學，幾乎無一不有一兩位中國學者在任教。他們所教的不僅是中國的語言或歷史哲學之類，而有的是西方的科學工程等專門學問。

二、學生數目的急劇增加。增加的不但官費短期的訓練生，自費生也不在少數。

三、與學生數目的增加成反比例的是求學精神的減少。在留美學生社會中，我們聽見的只是交際往來的活動，不大聽見有甚麼學術討論或特殊問題的探求。

四、學生組織的衰退。二三十年前，留美學生有全體的組織，如全美留學生總會是；有各種專門學會，如中國科學社，中國工程師學會等是。現在留學生總會沒有了，剩下來的只是基督教學生總會；各種專門學會沒有了，剩下來的只是少數有政治性的組織。

根據以上種種情形，我們發見幾個問題。

第一、已經學成的學生，爲甚麼不肯返國。國內建設，需才孔急，已經學成的學生應當歸國，可以說是天經地義。他們不肯回國的理由，大概說來不出兩個：一是生活問題，一是工作問題。目前國內物價高漲，生活困難，是人人知道的事實。如其在美畢業之後而尚有事情可做，則他們均願在彼邦暫住下來做月給二三百元的小事，而不願回國就月給七八十萬元的高位。因爲在美國二三百元可以過頗爲舒適的生活，而在中國七八十萬元尚不能維持一個兩口之家。這在已有家眷或即將結婚的人們自不能不再三考慮。不過這一層尚不十分重要。在稍具理想，略解吃苦的國人，當能不爲這些物質的考慮所左右。工作問題，則當作別論。他們既已學成有獨立研究的能力，最大的希望，自然是回國以後能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可是目前國內的教育或學術研究機關，大都是經費支絀，設備簡陋。不但研究進行爲不可能，即教學必要的設備亦多欠完備。所以你若勸他們回國服務，他們可以問你回國究竟做甚麼。的確，他們可以說，在美國，還可以繼續做一點學問，回中國，不到兩年便可以成爲落伍的廢材。這在中國未必有任何好處，而在學術上不已是一筆損失了嗎？這種人你可以責備他缺乏國家觀念，但這忠於所學的態度，不也正是我們希望造成的一種人才嗎？

實際說來，問題的解決非常簡單：即儘力在國內造成幾個名副其實、圖書儀器均較爲充實的大學或研究機關，這些爲學術研究的便利而留在他國的人才，自然要相率歸來，而原來樂不思蜀，并非專爲學術的人們，也不能有所藉口。這豈不是一石而斃兩鳥的妙舉嗎？

還有一層，我們在抗戰結束後，大量派遣學生留學，目的是爲將來造就人才，但我們不應該把從前派遣出去而已經造成的人才忘記了。若就眼前的效率來說，我們以爲多費一點資本來利用已經造成的人才，似乎比投資在若干年後的人才上更爲有利些。依此觀點，我們以爲即是移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若干來加强國內的教育學術機關，亦不失爲一種適當的辦法。

第二、留學生的準備問題。記得在三十年前，留學生到美國的多數是進大學本科，後來因爲國內大學程度提高，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可到美國進大學的畢業院。本來，本科功課多屬普通，不必到外國去學；到外國學習的應該是畢業院的專門功課。這原是留學政策的合理要求。但這有一個危險，就是學生進國外大學的畢業院，是否有充分的準備？我們曉得，外國大學的本科功課多取嚴格主義，而畢業院的功課則較爲自由。故有些欲求爲本科學生而不得之人，反可進畢業院上課一二年而得到一個學位。因此之故，我們所知道的留學成績特優的人才，大都是由美國大學本科出身

，或在國內著名嚴格的大學畢業留美的學生；未經受過嚴格訓練的學生，雖能入國外大學的畢業院，也甚難得有成就。也因這個原故，我們若發見最近幾年留美學界并無甚麼出色的成績，似乎也無須驚異。我們在抗戰期間，國內學校的一般程度，不是已經大大的降低了嗎？嚴格的訓練不必說，就是求學的風氣，也因種種政治問題，生活問題，弄得在若有若無之間。在這樣環境與風氣中造出的人才，要到外國去立刻接受高深的訓練，其扞格不入，不是可預期的嗎？我們曾聽見美國某大學的校長來信說，他們的學校，本來是極端歡迎中國學生的，現在已改變政策了，原因是中國學生的語言程度太差。又聽說美國國務院要把某機關派送的學生送還兩名，原因是發見他們的程度不够。這種情形的存在，我們以爲不應該怪學生本人，而當由他的畢業學校及選送機關負其責。選送的弊病，自經教育部舉行留學生試驗後，也許有一部份的改正，而學生程度的不够，乃是我們教育的根本問題。一言以蔽之，我們的學校不先辦好，要想利用他國的學校來造就我們需用的高等人才，亦幾幾乎不可能。

第三、學生團體的問題。此問題等於學生的課外活動，可云與學業無關，但在美國却有其特別意思。因美國爲民治的發源地，其組織能力又早已稱雄於世界，我國學生留美，若於此方面得不到一些觀摩，即失去教育的一半。從前所有的學生團體，其起原如何，可不必問，但足以練習學生組織的能力與養成民治的習慣，則爲不可否認的事實。據我們所知，當時美國東中西部各有學生分會，又由三分會而合組學生總會。總會出英文月刊中文季刊雜誌各一種，已有十餘年的歷史。近年不知何故，此種組織，忽然不復存在了。據聞，在民國十三四年間，由中國來美的學生，帶來了一些政團的種子，於是學生團體開會時，每每以政治勢力的競爭，而演成角力的武劇。於是美國大學相戒不借地方與中國學生開會，而此種全體學生的大會，便無形的消滅了。（中國學生開會時，常有百數十人到會，故非有大學與以特殊便利，是無法供給會衆的食宿的。）學生會出版的兩種雜誌，也就停止出版。直待最近抗戰軍興，纔由華美協進社出來號召組織，成立所謂學術建國討論會，出了一種名叫學術建國叢刊的英文季報。我們試回溯這一段歷史，可知留美學界在團體組織上，不但是沒有進步，而且是大大的退步，由已經自由獨立的成人，退步到須人而行的幼稚學生。同時所謂特殊組織的兄弟會等，則頗爲發達。這些事實所表示的，是：有小已而無大我，重私交而乏公誼。這也許是國內一般社會情形的反映罷。但要在這樣空氣中造成磊落光明的人才，恐怕是緣木求魚之類了。

以上所說，是筆者二十餘年後再遊美國所得的印象，希望它不與事實過於相遠。中美文化的交流，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派遣留美學生起而聯緜不絕。自二十世紀初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愈增加了我國學生留學美國的機會。而以我國學生的聰明智慧，勤苦用工，在美國人心目中也造成了極端良好的印象。此種印象，實爲將來中美兩國文化合作的基礎。如何保持此基礎以增進兩國文化的交流，乃我主持教育政策者及身任文化大使者之共同責任。古人有言，百年成之不足，一旦壞之有餘。甚望我當局及學界同人三復斯言。

##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上）

梁漱溟

### 一　馮友蘭的說法

我們於「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一文（見觀察二卷五、六、七三期）中所列舉中國文化十四特徵中，可以任從一點入手，來進行研究。現在就以中國人的家在其社會組織中實際生活中之特見重要（第七特徵），這一點上起始走。

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關係特見重要，盡人皆知；與西洋人對照，尤覺顯然。現在就是要追問其所以然之故。馮友蘭先生近著「新事論」一書，

有「說家國」「談兒女」等篇，似在解答此問題。他大致是本於唯物史觀，以一方在產業革命前，一方在產業革命後，彼此生產方法不同來解釋底。他先闡明：凡未經過產業革命底地方，無論這地方是東是西，生產方法在某一階段內，都是以家爲本位；是卽謂之生產家庭化。在經過產業革命底地方，主要是用機器生產，卽打破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而是以社會本位行其生產；是卽謂之生產社會化。於是他就說：

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人之依靠社會是間接底。其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是其家。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社會化底生產方法打破了家的範圍。人之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並不是家，而是社會。

他隨着又强調這是兩套不同底文化：

在某種底生產方法之下，社會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爲。對於人此種行爲之規定，卽是道德。（中略）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因爲用某種生產方法必須用某種生產工具。如某種生產工具尚未發明，則卽不能用某種生產方法，人亦不知有某種生產方法。所以生產方法隨着生產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着生產方法而定，道德隨着社會組織而定。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所以社會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

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卽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卽有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社會組織均以家爲中心。所有一切人與人底關係，都須套在家底關係中。在舊日所謂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於家底倫已佔其三。其餘二倫，雖不是關於家者，而其內容亦以關於家底倫類推之。如擬君於父，擬朋友於兄弟。

（上略）我們可以說，所謂產業革命者，卽以社會爲本位底本產方法替代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以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制度替代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中略）因此，在經過產業革命底社會裏，一個人不能在他家內謀生，他必須離了他的家去謀生。因此他的行動，卽不能以家爲本位，亦不必以家爲本位。

民初人對於這一點完全不了解，以爲人可以隨所意欲，隨行什麼社會制度卽行什麼社會制度。對於中國人之以家爲一切的出發點集中點，他們特加攻擊，認爲此是中國人的大短處大壞處。他們不知道，凡是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中之人，都是如此。這亦不是什麼短處壞處，這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所需要；這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的制度。民初人不知將一套制度作一整個看，而只支支節節，看見不合乎他們的成見者，卽指爲不合（下略）。

當然地，在他看這兩套文化，恰是一古一今，並非什麼中西不同；中國今天正處在如何轉入現代化之一過渡時代中。此卽在前文所曾徵引過底盧作孚先生書中，其見解亦復差不多。不過他沒有用「生產家庭化」「生產社會化」這種名詞。他只解釋說：

因爲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之到一個經濟單位只要一箇家庭。所以農業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縱然有時超越了家庭底範圍，然而亦是家庭關係擴大底。

其所謂農業，是指舊日未曾工業化底農業，未曾現代化底農業而言；所以意思都是差不多底。

## 二　反證馮說未盡是

馮盧兩位的見解，自有一部分是處，且亦代表了時下一般人的見解。我們應予檢討看——

中國人特重家庭倫理，蔚成家族制度，雖相沿自古，但各時各地亦有變化不同。例如戰國時代就有相當變動，特別是商鞅變法底秦國。據史書所載：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嫂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趨時，猶曰蹈六國衆天下，功成求得矣。（見前漢書賈誼傳）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見史記商君列傳）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同上）

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家立場，實行軍國主義，獎勵擊戰，用以對外。所以必要打破家族，而使個人直接國家。關於這一點，證據甚多。

例如他實行一種戶籍法（註一）：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書，死者削。（見商君書境內篇）

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見去彊篇）

以商君之口數使商，令之贍輿徒重者必當名（見墾令篇）。還有其他類乎後世保甲法者，類乎後世兵役法者，種種組織民衆底辦法，此不具引。看所謂「商君作法自斃」底「舍人無驗者坐之」一句話，似乎還有「國民身份證」之一物。其農戰篇中固說「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又說明要「搏」才可以「強」。總之，無非是國家要直接掌握其人民。其勢使不容家庭家族在中間橫梗，承擊而弛散其組織關係。明眼人當可看出，在歐洲國家亦正是這種情形；或說，這種情形正是歐洲的情形。生產工具生產方法之進步，絕不是使家庭家族解體底唯一因素。當時秦國的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無改進，現已無從詳考，誰亦說不清。在我想馮先生怕亦不會固執地說，當時必然已有改進底話罷！經濟誠然可說是一切上層建築（道德法制等）底基礎；但必謂一切上層建築都是被決定底，則亦不然。即如秦國當時，怕正是倒過來由上層建築（新法）而促進其經濟起大變化。

再舉第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一九〇七年新頒民法，頗重家庭制度（註二）。在其第三三一條以下，特置家權一節，其最重要者爲家產共有，且於親權之外並立家長權。但我們却不曉得瑞士到這二十世紀來了，是不是還未曾經過產業革命呢？

還有第三個例是蘇聯。由於我平素愛留心之故，使我覺察近年蘇聯，在婦女問題上婚姻問題上家庭問題上是有變化了。在我手册上所記下底，有左列各材料爲證——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廿四日大陸報，載「莫斯科的轉變」一文（據西風節譯），是新到過蘇京底人所作報道，其第四條有云：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亦恢復了。十年前口號是「國家是最好底兒童保護人」，而今則莫斯科公立學校校長却公然對人說，「兒童的教導者實是家長而非學校」。

（二）一九四三年二月廿二日桂林大公報載一長篇關於蘇聯底報道，有這樣底話：給人以深刻印象底，是清教徒式婚姻看法的恢復。離婚仍屬可能，却並不容易了。工人農人中離婚者，更屬絕無僅有。家庭又成了根深蒂固底組織，被認爲民族生命的基石。

（三）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載蘇聯中央委員與羅加米希可娃訪問記一篇，在重慶民憲第一卷第二期上，經張君勱夫人王釋因女士譯出，並附誌了一段話：

記得一九三二年我從德國回來，懷着思親念子心情，經過莫斯科，看到最新典型底俄國婦女，又看到一切家庭社會化底機關，如托兒所，如公共食堂等，給我精神上一種新刺激，使我起了莫名地悵惘。我覺得如果人類理想，單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兩個極端底發展，那麼蘇聯社會主義之完全實現，即是人類生活之極端集體化與機械化。由於家庭制度之廢除，將使人類天性之愛，夫婦親子之情，皆不復存在；而人羣生活之冷酷將不可以想像。（下略）

但事實沒有如王女士所顧慮那樣演下去，蘇聯終於轉變了。那篇蘇聯女中央委員訪問記，主要敘述蘇聯把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澈底分開。這是戰前所決定者，雖德人侵蘇，在戰爭中還要實行。米希可娃說「女人畢竟是一個女人。我們以前忽略了對女子所應有底特別教育，即他們如何成爲賢妻良母所需要底教育。」

試問蘇聯這種轉變——初時家庭幾於可廢，入後家庭制度又被看重而鞏固起來——如馮先生之說，將又是隨着其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什麼更不同底變動而來呢？不待言，而知其不然了。

從上三個事例（秦、瑞士、蘇聯）來看，馮說之未盡是既甚明白。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之所以特重，亦就非「生產家庭化」單這一點所能解釋了。除此之外，馮盧兩位還有一種錯誤。如盧說：農業底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單位只需要一個家庭。如馮說：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家是一個經濟單位。它固亦不能離開別底經濟單位（家）而存在，而可以彼此有種種關係，但不能融爲一體。他們兩位恰是以中國這樣一家一家底小農小工小商，誤會爲中古經濟之一般底方式。不知道事實恰相反，像中國這樣情形實爲世界他方所不見有底。關於此層，後當辨正。

## 三　文化之形成及其個性

中國一直是一個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底農業社會；中國傳統底風教禮俗，無疑地自要與它相適應。尤其有見於二千年文化頗少變革，更不難推想其間（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之間）相互適應已達於高度，上下左右扣合緊密。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遽行論斷一切中國風教禮俗，就爲這種經濟所決定而形成。相反地，說不定中國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歷二千餘年之久而不得前進於產業革命，却正爲受了其風教禮俗的影響。——此層隨後可以談到。

經濟爲人生基本之事，誰亦莫能外，則在全部文化中其影響勢力之大，自不難想見。隨着社會經濟的變遷，而家庭制度不得不變，固亦人所共見之事實。但仍不能說它在文化中片面具有決定力。霍布浩士（L. T. Hobhouse）著「簡單民族中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制度」一書，曾想設法求出社會制度和物質文化間的相關係數來，結果是相關係數並不大。民族學上底材料顯出文化的各部間可以有各種不同配合，其例不勝枚舉（註三）。黃文山先生在其文化學建設論中（註四），引有吳景超先生的三句話：

一、同樣底生產方式，在同時間與空間內，與不同底制度及思想並存；

二、文化中別底部分有變動，而在其先找不到生產方式有何變動；

三、在不同底生產方式之下，却找到相同底制度及思想。

黃先生又引人類學權威鮑亞士（Franz Boas）的話，指出經濟條件無疑地此地理條件與文化之關係較密切，因爲經濟即構成文化之一部分；然它不是唯一決定者，它一方決定，一方被決定。又上海民智書局出版黎東方譯施亨利著歷史唯物論，引據一八九〇年九月廿一日恩格斯函件（見於一八九五年社會主義大學者），則他本人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四十年後，已不能不減輕其唯物論底語氣了。他說馬克斯和他自己都不願說經濟構造是唯一重要。不錯，經濟是根基，但一切上層建築如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法律形式，以及政治的理論哲學的理論，甚至宗教的認識，亦同樣地對於歷史事實生影響，而且亦及於經濟現象，不斷地有「動與反動」。——假如是這樣底話，那麼，彼此間竟見亦無甚不同。

經濟不止無片面決定力，而且其勢力將隨着歷史發展而漸減。我們可引杜根·巴蘭拿夫斯基（Tugan Baranovsk）的話於下：

> 社會進化之初，社會一切生活與經濟全然結合。（下略）社會進化漸高，社會行動便漸漸獨立發達，放射線漸漸遠離中心而行。要之，社會生活所造成之社會行動，很像一把梯子，其最下級全由直接生活底生產而成。升到高級，則經濟底勞動對於各種社會行動之整體，其任務即漸漸減弱。因爲滿足高等慾望之行動，不大靠着經濟底勞動。所以高等社會行動即有脫離經濟而獨立底意義，而不能認爲受着經濟支配底產物，或是經濟單純底反射。歷史之進步，其意義正是人類的精神化之進步；是人類生活重心點，由維持下等生活之慾望，而移於高等精神之慾望。

費孝通譯W. F. Ogburn著「社會變遷」一書上說：文化中有幾部分相互間有密切關聯，亦有幾部分較爲獨立些。「非物質文化」中比較密切適應於物質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來稱之爲適應文化」Adptive Culture。當物質文化變遷時，它應即隨之而變。但其變遷亦不一定能同時，有底時候落後甚久；且此種落後，正可說是一現代問題。——這又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了。然而其告訴不要作機械底看法則無不同。

米勒利爾（F. Muller Lyer）社會進化史上說「文化的原動力，顯然在人的自身」。這因爲文化中之一切，固非出於人的發明與創造。而發明呢，經他臚陳許多事例之後，他結束說：

> 我們無論從那方面考察發明的歷史，都可以知道發明顯然不是因爲必要才有底。必要可以强迫以動勞，但要開暇才可以引起人的發明。發明不是像訂貨物一樣，可以預定底（註五）。

他又說「人的發明天才，不過就是其游戲本能」。我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亦曾說過，「文化這東西，點點俱是天才的創作，偶然底奇想；只有前後左右底緣，而沒有因」。但我們初不否認必要與人之發明創造大有關係。必要會吸引人的注意力，讓這地方可有較多發明創造的機會；它又可以使那些似不相干底發明創造引用到這地方來而發揚之，不致被湮沒掉。這都是許多發明創造往往隨着必要而來底原故。

但是我們却不要以爲文化就是應於人們生活所必要而來底；——這是第一。必要亦不是客觀底；——這是第二。更不可把必要局限在經濟這範

國內的——這是第三。一切機械觀所表徵底大抵不出此三點。明白這幾個底三句話，而後再理會其正面原有底關係，自不落於機械觀，方爲善巧。

文化之形成，既非一元底，非機械底；因此所以各處文化便各有其箇性。日本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一書，其全書的主張和立場，就是要以國民性、階級性、時代性去理解各箇類型文化，而後於人類文化乃可得其正確底理解。我此處所云「箇性」，蓋相當於他所說之「國民性」。在他書內，曾就近代文化中之德謨克拉西，而指證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蘇聯人之間如何如何不相同（註六）。此卽他所謂國性之表見。請看今天戰後世界，那一國家不厭倦戰爭，誰箇民族不相信民主？而卒之難得和合，深感齟齬，豈不爲彼此文化間差異爲之梗。而此文化差異，並不是文化程度問題，却是在文化箇性上。關氏又指出此文化國民性之形成，其原於自然環境者固有之，但不足十分重視。譬如四面受海的包圍，是英國和日本之所同；但當初英國早已在海上稱霸，而日本則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未開海禁。

任何一處文化，都自具箇性；惟箇性之強度則不等耳。中國文化的箇性特強，前於第一章已經陳說。中國人的家之特見重要，正是中國文化特強底箇性之一種表現，而非第爲生產家庭化之結果，自亦非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之通例，如馮先生所謂「共相」者。日本稻葉君山曾有如下底話：

保護中國民族底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里長城也比不上。一般學者都說古代羅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滅，是基督教侵入羅馬之結果。但中國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傳入以來，中經明清兩代之傳教以訖於今，所受基督教影響不爲不久，其家族制度依然不變。且反轉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傾向。佛教在中國有更長久之歷史；但謂佛教已降服於此家族制度之下，亦不爲過。此眞世界一大奇蹟！我們說中國和歐美社會之間橫劃着一鴻溝，全不外這些事實。（註七）

再從太虛法師的文章裏（註八），又可證實了上面關於佛教一部分底話。

佛教的僧伽制度，本爲平等箇人和合羣衆底集團，但到中國亦成中層家族底大寺院及下層家族底小菴堂；只有家族的派傳，無復和合僧衆。此可見家族化之普及與深入。

還有史學家雷海宗教授亦說過：

佛教本是反家族底或非家族底，但傳入中國後，就很快地中國化。（中略）超脫七世父母底盂蘭盆會，在一般人意識中，是佛教的最大典禮。至於與家族無關底佛學奧義，並非一般信仰所在。把一種反家族底外來宗教，亦變成維持家族底一種助力。（見智慧週刊第四期，「時代的悲哀」一文）。

據我們所知佛教基督教都是家族制度的敵人，本是不相容底（詳見後文），乃竟如此。此可見中國家族制度之強固爲何如。因此，黃文山先生在其「從文化學立場所見底中國文化及其改造」一文中，就鄭重地說：

我深信中國的家族倫理，實在是使我們停留在農業生產，不能迅速地進入資本主義生產之唯一關鍵。（見黃著文學論文集第一八一頁）照黃先生的話，則中國所以沒有產業革命不能生產社會化者，正在此。那就是說：中國家族制度實在決定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命運，乃至中國整箇文化的命運！這話是否足爲定論，今且不談。總之，中國人的家是極特殊底，從我們引證這許多話裏可以看出了。馮先生把它看成平常事，看成是產業革命前各處的通例；那一面是昧於本國文化，一面並且弄錯了外國歷史。（下期續完）

（註一）據陳啓天著商鞅評傳中說：世界歷史上首先實行戶籍法底國家，要推中國；中國首先創行戶籍法底人卽是商君。此話未知其可信否，故未以入晉文。陳著係商務出版。

（註二）瑞士之看重家庭制度，自必有其積極理由，我們還不清楚。在消極一面，亦許爲瑞士是一永久中立國，不需行軍國主義，時刻準備對外，有如商鞅在秦之所爲罷。

（註三）此據賀孝通譯 W. F. Ogburn 著社會變遷，商務版。

（註四）見黃著文化學論文集，中國文化學學會在廣州印行版。

（註五）米勒利爾社會進化史第四卷第二章，陶孟和譯本商務出版。

（註六）見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張資平譯本第一一六頁，上海樂羣書店出版。

（註七）稻葉原作似刊於日文雜誌，東方雜誌譯載之，題爲「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此據變流劉繼泉先生所著外書第二册轉引。

（註八）此據黃文山先生文化學論文集第一八〇頁轉引。

# 美國在旅程的盡頭

## ——美國人的性格之一

費孝通

### 小引

如果我們想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明現在國際問題的結癥所在，我想，這句話可能是：在一個陌生的人羣裏要很快的造成一個不分彼此的世界來。兩個人在同一會議席上用同一個字說了半天，大家沒有瞭解對方的意思，早已不是爲奇的了。在這時，人類學者對文化隔膜的問題發生興趣是可說極自然，極應當的。他們已逐漸感覺到每一個具有特殊歷史和環境的民族自有它一套特殊的文化。每個在一特殊文化中長成的人，從小在不加思索的習慣中接受了一套價值觀念，對人對世的看法。現在的國際糾紛中有不少不但是利害的衝突，而且是價值觀念的合不上來。利害的權衡，少是理知範圍之內的事，因之，衝折交涉，還可以找到個妥協。價值觀念却常帶很深的感情。對人對世看法不同的人，最初是感覺到陌生，接下去是討厭，假如他們發生了爭執，那就很容易引起愛恨好惡，難以開交了。

在人類學者看來，價值觀念既是文化所造成的，原是歷史和環境的產物，並不是什麼無可改變的天理。如果人們必需在這世界中合作共存，這陌生的感覺似乎必須消除。消除這感情上的隔膜，不在計較標衡，而在互相求瞭解。這是和交朋友一般的，如果我們明白了一個人的背境、閱歷，我們不但不討厭他的怪癖，甚至可以愛好他的個性。交朋友要坦白，要多談。坦白和交談也正是消除民族間文化隔膜的方法。

我想在本刊介紹一位美國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 對於美國人性格的解釋。Mead 女士是哥倫比亞的教授，在戰時是國家研究所資料習慣組的祕書。她的著作極多，對於兒童教育貢獻特著。她在一九四二年寫了一本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分析美國人的性格。這本書一經出版，不脛而走。我那時在美國，始終沒有買着。後來這本書在英國海鳥叢書裏再版，直稱 The American Character。同樣的不易得。這次從英倫返國，一位朋友在舊書舖裏搜到了一書，臨行時送了給我。我在路上看完了，很高興，因爲我在寫「初訪美國」一書時有許多不明白的問題，在這裏得到了答覆。因之，我很願意譯要介紹。在介紹時我不免要依自己意思加一些進去。所以，一定有許多地方和原作者的意見不合，我也不敢說是翻譯，不過在此說明這些解釋的出處罷了。如果讀者想知道 Mead 女士全部的看法，最好還是去看原書。凡是我直譯原文的地方都加括弧。

我們很多已經不太自覺其意義的客套和口頭禪，時常能表示我們文化最深的一層裏隱藏着的原則。尤其是兩個素來不太相識的人，想在三言兩句中，建立起社會關係時所用的那些已經成爲習慣的客套，最足令人尋味。譬如說，我們傳統社會中，見了個陌生的客人，開頭幾句裏就要請問對方的年齡。我在「初訪美國」裏說過，這正表示了我們社會中尊卑的劃分時常是以年齡做標準的。

在美國，兩個不太熟悉的人，除非他們不願相識，見面不久總會問到對方「你的家鄉（Home town）在那裏？」他們所謂家鄉和我們的家鄉性質不同。我們說的家鄉是和我們現在生活上還是發生重要關係的地方。我們的產業在家鄉，我們的安全靠了家鄉。家鄉也就是一大羣關心我的人，所以衣錦了要還鄉。這是我們感得到榮辱的團體。我們樂同鄉是因爲我們屬於一個親密的團體。美國人所謂家鄉並不如此。

美國人的家鄉並不是現實的團體，而是個人歷史上的紀念品，記憶中的標幟。他們是流動的人民。最初從別的大陸移到這地方。許多從一個地方來的人住在一起，說着他們的土話，吃他們的土味，跳他們的土風舞——於是形成了「小西西里」、「中國城」、「波蘭街」等等各大城市裏有名的土香土色的小區域。在這些人，祇有祖國沒有家鄉。而祖國在他們的腦中並不是個將來死了還要把棺材運回去葬在那裏的地方，大多是代表着窮困，壓迫，不自由的陳尸。不但如此。「祖國」是他們在新大陸上發展的障礙。人似乎是都很勢利的：祖宗不成爲靠山，沒有餘蔭的話，子孫

們不易常常爲了過去的劬勞之恩，而對他們念念不忘的；一旦祖宗的名字阻擋了他們發展的機會，對於他們的出身和來源很容易發生反感了。

在土香土色的小區域住過一個時間，那些移民或是移民們的子女開始向美國社會侵入。他們搬家了，搬到了大城市的郊外和附近的小鎭上去住。這些人和隔壁鄰舍並不發生親密的感情，對於所住的房屋更談不到依戀。可是這是他們在社會生活上進入美國的第一步。這一步是走得很孤單的，在人緣上，他們不再日常聽見從小學會的語言了；在生命的經歷上，是斷鏈的。他們不但不能從過去的生活裏得到有助於當前，展開將來的資本，反而是束縛，阻礙；所以他在生命上要割斷，要另起鑪竈。這一步却又踏上了一個一時一代所走不完的旅程。在美國早年，向西去，象徵着遠遠的前途。各人走着各人的路。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社會地位上升或下降到另一個地位。「家鄉」是指這條長長的旅程上所停留過的站。

孤單的社會旅程，使他們舉目無「親」。血緣的關係聯結不住不斷移動的人。勞燕分飛的結果，手足之誼不免落了空。我們託人情的時候找親戚，要攀登的時間用裙帶。美國人却沒有這麼許多表兄弟。他們社會的連鎖是什麼呢？

各人的社會旅程是孤單的，但是當他停留的時候，他們遇着許多停留在同一站上的過客。過客之間是陌生的，祇是偶然的湊合，無情義可說。時候到了，各人又照着各人的方向移動了。可是當他們在第二次偶然湊合的時候，却不同了。他們在當時的許多陌生過客中見到了一個有過一些相同經驗的人了。這是美國人情的來源。

「從澳洲到舊金山的船上有許多旅客：背蘿斯的工廠老闆，雪德萊的看護，印度回來的牧師，英國的商人。他們在一個桌子上吃飯，一同跳舞，一同上岸，在碼頭上分手了，一毫也沒有惜別之感。出於這位英國朋友意料之外的，他開始接到背蘿斯工廠老闆的信了，告訴他這個偶然湊合的團體裏每一個人的情況。他和這些朋友顯然老是保持着通信——這些在海上一同享過毫無可紀念的三個星期的朋友們。」

「你的家鄉在那裏？」並不是要發現對方和自己是否屬於同一的鄉土團體，而是要找出兩個人的人生旅程上是否有些相同之處。這一點就够作人情的基礎了。美國人要提拔的是「同路人」。「一位當搪住來向她上司討差使的祕書，一旦知道來者是從那極小的德可他大學裏出身的，就不再搪塞了，因爲他上司就是這大學畢業的。」

美國人主要的社會關聯不是血統，而是那些名目繁多的「社」。這種兄弟會之類的組織在中國留美的學生中也極盛行，而且也成了中國政治中的重要勢力。這一套是「美國式」的，是一個永遠在攀登，在流動的社會中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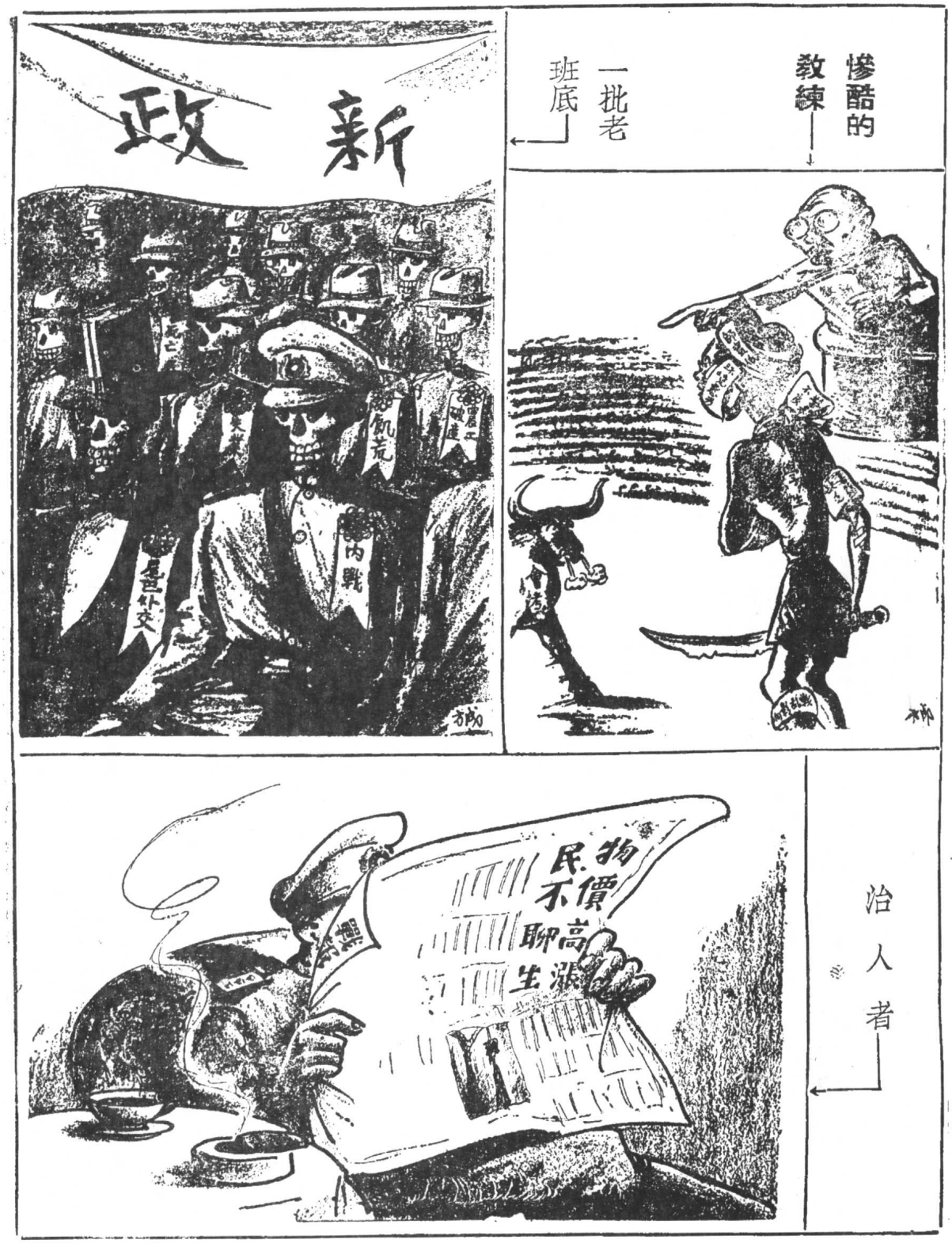
攀登在美國是特有的性格，上升，上升，不肯停留在一個地方或是一個地位上。這個性格反映着美國的歷史。這是一部移民的歷史。一個初到美國的新客不但在社會和經濟上都處在極低的地位，在心理上也充分的被「自卑意識」所支配。現在的美國人大多是這些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新客的子女。這些父母所希望於他們子女的是離開他們，他們自己是表示着沒有成功的例子。他們希望子女成功，要他們的子女在美國社會裏占一個可觀的地位，他們的子女就不能像他們一般說話帶着土音，不能承繼他們所有較低的職業。他們自己不過是把子女送入美國社會的一個墳脚石。子母決不應該當像父母一般。應該變一些，上升一步。

初入美國的移民們所記得的祖國是一個他們想求解放，想拋棄的過去。他們的父母在他們心理上是强項的，可怕的，不可親的，甚至是可恨的。可是他們自己子女對他們却不同了。他們並不是個可恨的壓迫者，而是個可憐的失敗者。他們是在美國社會門外徘徊的賤民。

第二代的美國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不敢正視着門外的父母，他深怕自己結果像他父母一般被他們所渴望而進不去的美國社會所拒絕。凡是他父母所特有的都是他們失敗的原因，他自己得很留心的避免。於是發生了美國孤立主義的心理基礎。避免、疏遠、藐視一切使他們父母失敗的因素——也就是從歐洲祖國所帶來的一切，甚至是祖國的名字。

祖先崇拜絕不會在這種社會裏發生了。但是爲什麼他們這樣的念念不忘於華盛頓、林肯、詹福生呢？有些心理分析家說，美國人想用這些「國父」來補償他們沒有個可以敬崇的父親的缺憾。可是我們應當知道華盛頓並不是一般崇拜他的人的祖宗。他並不是一個屬於自己的「過去」，更不是屬於自己的光榮。華盛頓是代表着一個他們想加入而

（下接十九頁）


新政
飢荒
內戰
慘酷的教練
一批老班底
物價高漲
民不聊生
治人者

# 新官上任第一週

浦熙修

## 物價向新官賀喜

（本刊南京通信）這是新官上任的第一週。新貴們乘着新的紫紅色的汽車驅聘街頭，彷彿把南京裝點得煥然一新了。改組後的政府把國家的政治眞造成了一個新的局面嗎？這只有新貴們自己知道。

事亦有實很巧，就在這新官上任的當兒，秦安失守，娘子關失守，這些軍事上使人不痛快的消息接二連三的來了。更有甚於軍事的，對於後方人民生活有切膚之痛的物價，亦就乘機高升，越級上漲。過去是金鈔聽得嚇人，但那終久還是老百姓。現在連銀元都見不到的東西。現在最要命的是米價越級上升，改組前十萬元一石的，今天已經將近三十萬。老百姓清晨起來排着隊等一上午買市府配售的平價糙米也要合十萬五千元一石，並且每人只許買五升。米店裏已經沒有了米，上好白米要到黑市去尋問。米價如此，而一般的物價却跳相上漲，彷彿都要與新貴們湊個熱鬧。

## 美國反應十分冷淡

假如說新政府的改組至少符合了美國人的願望，則我們可以先看看國際輿論的反映。美國方面有派的報紙，除了說到孫副主席、張院長是自由份子外，並沒有看見其他熱烈捧場的諛詞。司徒雷登大使也僅僅說了一句官樣文章的話，「經過這樣長久，才改組完成，是值得欣慰的」。有人再追問：「你認爲滿意否？」他不願加任何字眼了。外交官的詞令固然要小心謹愼，然而這畢竟表示國際上對中國這個新局面相當冷淡。

## 民社黨熱中帶冷

新政府一般反響既加此冷淡，新官們也就無精打彩了。民社黨好像有點對新局面開玩笑。四個國府委員有一個到今天不願就職，有一個到今天還沒有提出人來。徐傅霖曾由蔣主席約來南京當面加以勸請。他認爲府委的空頭名義沒有意思，他願意幹些實際的工作。蔣主席表示，國府委員是決策的最高機關，怎能說是空頭？國府會必到。他在就府委步出國府的時候，告訴記者，又要學習一樣新東西了。在就經濟部長之初，他認爲是搶救堵口工作。如今經濟上的裂口愈來愈大，此老明知堵不住了，棄而他去，這或者是他私心自慰的地方。他內心亦未必眞熱鬧。

## 青年黨逡巡不前

青年黨的參加政府，本來可以說是男務委員經云台在政院第一次會議時不知去向，有人說已回到了昆明。只有王雲五歡欣喜悅地登高一步，總算大賣力氣，然而「朝堂初入淚交流」的詩句，絕對不是吉祥語，並且醫告當局的地方。他內心亦未必眞熱鬧。

## 賢達多人尚未報到

幾個社會賢達，鮑爾漢、陳光甫尚沒有來就府委之職，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去遊無錫，雷震委員也趁到上海勸駕之便去遊杭州。新官上任本該興高彩烈，實際彷彿都不是這樣一回事。

## 國民黨中憤憤不平

國民黨方面，對新局面有些憤憤不平之士。許多老成人物，認爲革命二十餘年，都是爲人作嫁，民青兩黨不費吹毛之力就當了府委。在國大期內就發出了這種嘆息，今天看了異黨人士一步登天當然更有牢騷。孫副主席趁這個時機去遊無錫，雷震委員也趁到上海勸駕之便去遊杭州。新官上任本該興高彩烈，實際彷彿都不是這樣一回事。

## 張岳軍自認跳火坑

張羣院長自認爲是跳火坑，在火坑裏却不得不强打起精神來。開國務會議，舉行記者招待會，舉行外賓招待會，場場都到，忙個不休。倒眞表現了要跳火坑就跳火坑的精神。外賓去賀新內閣的時候，蘇大使因病未到，曾引起外間不少的誤會。幸而第二天張院長鷄尾酒會招待外賓的時候，蘇大使次心早到。這在張院長的內心，或者亦鬆了一個把子。

張院長的作風，據記者們的感覺，要比宋院長好得多。新聞記者可以隨隨把他包圍起來，雖然使院長滿頭是汗，他一點不表示高傲難耐的態度。並且中國行政院長招待中國記者時說中國話，又不像宋院長的滿口英文。他對記者的談話，着重在提高行政效率，他主張「親手接電話」，

主張曾客時免去倒茶拿烟，這些當然是事實。至於談到美金五億元，他一再說明，他不重視此項借款，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應自力更生。話當然是對的。但在內戰不停之下，如何平衡預算，如何增加生產，他却沒有說出一個具體方案來。因此記者們對新院長的新政重總有不得要領之感！

## 五億元借款的內情

這裏我們再要談談五億元借款事。不管事外者一二話雖這般說，但這筆款是不能不借的。按照杜魯門政策，對於希土借款的例子，美國是沒有理由不借款給中國的。那麼又何必要等到改組呢？所以中國是唯不等於希土的。據熟悉內幕的人說：這裏面關係着一個過去的高思大。美國國務院授權進出口銀行，可以有十億元以下的臨時貸款，在宋子文時代動用過三千萬到五千萬美金，用以購買交通器材及機器等。高思是進出口銀行遠東部份的負責人，他對於中國的情形非常熟悉。等到馬歇爾回到美國，他就告訴了馬歇爾應該停止中國部份的付款。新政府成立後，有派陳光甫去美接洽貸款的意思，現在又有改為棉麥商業借款二億五千美金的音訊，這都是政府放出來的消息，看看美國人的反響如何？但這筆借款，到六月底就要截止，到期提不出正當計劃，就要失效。聽說現在正由外長王世杰，及駐美大使顧維鈞商談中。這是一個內幕。借不到錢，所謂平衡、整理幣制、將無從談起，所謂不借外債，只是新院長故作鎮定的論調！

## 官話與實話

今天的政府是行政院負責制，這就是所謂的責任內閣。因此行政院長出席立法院，當然成了一件大事。這是內閣總理出席國會。張院長帶了大政方針，閣員竟可以發表相反的論調，這當然是一班人意想不到的事。平心而論，張院長說的是「官話」，而白部長說的却是老實話。這老實話却引起了許多立法委員的責難，這或者是院長始料所及。

內閣政策是和平統一，還是統一和平？張院長的原意是吞吐吐說不出來，他說用兵來達到政治方面解決的目的。如中共願意和平，交通全部恢復，自可平和。軍事只用到中共願意商談為止。立委認為內閣應先和平再統一，如和平不能爭取，經濟上亦無辦法。張院長只好說，和平統一是一件事，就等於民主法治是一件事一樣不可分開。不料國防部白崇禧部長乾脆說出，和平已經失望，必須用武力達到統一。這等於說，張院長所說的責任內閣，是要以和平求統一，而白部長搶出最高統帥的命令要以統一達到和平。內閣總理的席國會。張院長帶了大政方針，閣員竟可以發表相反的論調，一次出席立法院，引起社會各方的注意是不到的事。平心而論，張院長說的是「官話」，而白部長說的却是老實話。這老實話却引起了許多立法委員的責難，這或者是院長始料所及。

內閣內閣總理出席國會的一幕。可惜第一幕就排演未熟，表現了內閣中步調不一致，未免是個遺憾。

## 新內閣與財政經濟問題

### 關於物價問題，張院長提出了組織全國經濟委員會來處理，認為經財兩部不足以担任目前的重任，要各方面集中力量來挽救。經委會的主委是院長自兼，副主委如和平不能爭取，經濟上亦無辦法。張院長只好說，和平統一是一件事，就等於民主法治是一件事一樣不可分開。不料國防部白崇禧部長乾脆說出，和平已經失望，必須用武力達到統一。這等於說，張院長所說的責任內閣，是要以和平求統一，而白部長搶出最高統帥的命令要以統一達到和平。內閣總理的席國會。張院長帶了大政方針，閣員竟可以發表相反的論調，一次出席立法院，引起社會各方的注意是不到的事。平心而論，張院長說的是「官話」，而白部長說的却是老實話。這老實話却引起了許多立法委員的責難，這或者是院長始料所及。

內閣中步調不一致，未免是個遺憾。

內閣政策是和平統一，還是統一和平？張院長的原意是吞吐吐說不出來，他說用兵來達到政治方面解決的目的。如中共願意和平，交通全部恢復，自可平和。軍事只用到中共願意商談為止。立委認為內閣應先和平再統一，

# 塘沽新港中國記者受辱詳記

## 我們爲什麼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受人侮辱　是可忍孰不可忍·有脊骨者當同聲一哭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北平通信）遊新港的平津外勤記者團在四月廿日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平津外勤記者聯誼會聯合參觀團，廿日正午零時四十分抵塘沽新港參觀碼頭建設時，遭遇美軍二噸兵一極不禮貌之行爲。當地記者團由新港工程局朱登皋副隊長說明身份後，美軍即舉槍強迫記者團返車，並加下流之謾罵。時碼頭畔有運鹽日輪東京第十太陽號，以物易物」，到了新港，又利用了自己已。平津記者團對於美軍此舉謹表示最大之遺憾，茲願鄭重聲明：中國記者在中國領土之行動，不容受外力之干涉。……

這本是一片荒涼的鹽灘，在日本人盤據華北時候，爲了建立一個對日運輸的吞吐港。便選擇了目前叫作「塘沽新港」的地方，以六年時光，十餘億日元，四五千技師，在沙灘上創造碼頭倉庫及堤防，爲了一萬噸以上的輪船能夠在北中國海岸不凍港內起卸。沒有完成之前，日本人投降了，二十六萬日本人從他們自建的碼頭上被美軍遣送回國，一年以後，便有日輸在美軍監護下到中國來輸東京第十太陽號，以物易物」，到了新港，又利用了自己建的碼頭，裝載上長蘆鹽歸國，恢復自己的化學工業，重建三之遺憾，茲願鄭重聲明：中國記者在中國酸，再生軍火之源，奠定未來再侵略的基礎。

慘勝一年，日本國已站在他們一邊，舉起協同作戰之槍，向他舊日的照友示威了。中國的記者不能不立刻便意識到，當沒有脊椎骨的中國好戰者越發以屠殺自己的人民自豪而感到揚眉吐氣的時候，便是中國的國家體面被剝奪到只剩了幾根骨頭，仍然要被抽筋銷髓的日子來了。一位女同業非常單純地，但實在是滑稽地問道：

「美國兵，你們還在中國土地上作什麼？」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在製造並擴大內戰，美國要使中國人民爲了他的帝國主義擴張至少再犧牲一百萬人。是的，他們是新港的佔領者，他們是華北的對日受降代理人，他們是想把北平的「東交民巷」擴大到整個華北的「友好區域」，他們却也不應該不知道，事實上國發生關係，一切都由美國人供應的。」

就在這時候，美國兵手舉衝鋒式手提「湯米干」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過來了。他們似在爲了保護自己的日本兒女們衝出來了。朱副隊長立刻上前以流利的英語向他們說明這羣人的來意，美國哨兵說，不許前進。記者團的貳責人曹世瑛及李炯泉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立刻就大聲告訴全體：停止前進。全體本命自循原路折返，不再前進，但美兵却在後而尾追，同時兩個人都把子彈推進了槍膛，用英語喊：

「誰要照像就開始射擊！」

記者團貳責人以個自攜照像機者有五六人，且在新港向無禁拍照例，乃回頭向該哨兵以英語問道：

「你得到過這樣的命令嗎？」

「當然！」一哨兵答道，「我已得到特別命令。」

記者團天津貳責者。

「××××！」

另一個持槍的哨兵，也高喊着一般英文字典不載的字句，外，便立刻宣布不可攝影，趕快駛車。說話之間，就走到了日輪東京第十太陽號之旁，那哨兵仍不放鬆，像解仔應們一樣，要求記者團快走。

這時，日輪上一聲呼哨，像是街頭上爆發了什麼大事件似的，若干衛日都有一個美籍哨兵連幾秒時出來，那些日本人發出了路夜梟鳥似的笑聲……

這一批俘虜，約七十名以上，有四名女性，被押解在由中國苦力用血汗與屍骨堆集成的長堤上。當位約百碼以外，有一位同業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回頭問道：

「你們的臂戒線到底在什麼地方？」

「××××！」

有一個大個子的哨兵輕蔑地不正面回答，却以最下流的在婦女面前無法翻譯的話，呼罵了全部記者。

「××××！」

反抗，這理由是不必說明的，準頭都不忍同地再上了汽車。兩又透青，這青色是一種殺氣，却硬着頭皮按下去。

「澎澎澎！」

當大汽車已開動時，那兩位哨兵仍在十分「友誼」地用槍托在敲打着車箱，一直到車子離開很遠，他們還在舉槍作預備放的姿勢。中國記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然受到了干涉，有個白癡却曾經用白皮書來歌頌功德，說美國人不曾干涉中國內政的話，但事實勝於雄辯，記者團的抗議書有一句話呼之欲出，那就是：

「你們與中國政府爲友，且莫與全體中國人民爲敵。……」

四月五日是月圓的前一天，那麼皎潔的月光下，在海岸上的新河車站畔竟發生了被襲擊的事件，除了準備送給政府軍隊的軍火被燃燒和一部被搬走之外，還有五名美海軍陸戰隊的哨兵身死鹽灘。這個責任，美軍不好怪別人，只有自己背負起來。四日八日，一羣中國記者與被物物地去車站歡送美方執行部代表吉倫將軍返美，而竟被美國哨兵阻止入場，這樣才使市長感到難堪，並且引起了記者團的抗議，連何華德將軍也不能不鄭重致歉了。二十日是下弦月了，連他們還在舉槍作預備放的姿勢。中國記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然受到了干涉，有個白癡却曾經用白皮書來歌頌功德，說美國人不曾干涉中國內政的話，但事實勝於雄辯，記者團的抗議書有一句話呼之欲出，那就是：

「你們與中國政府爲友，且莫與全體中國人民爲敵。……」

四月五日是月圓的前一天，那麼皎潔的月光下，在海岸上的新河車站畔竟發生了被襲擊的事件，除了準備送給政府軍隊的軍火被燃燒和一部被搬走之外，還有五名美海軍陸戰隊的哨兵身死鹽灘。這個責任，美軍不好怪別人，只有自己背負起來。四日八日，一羣中國記者與被物物地去車站歡送美方執行部代表吉倫將軍返美，而竟被美國哨兵阻止入場，這樣才使市長感到難堪，並且引起了記者團的抗議，連何華德將軍也不能不鄭重致歉了。二十日是下弦月了，連他們還在舉槍作預備放的姿勢。中國記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然受到了干涉，有個白癡却曾經用白皮書來歌頌功德，說美國人不曾干涉中國內政的話，但事實勝於雄辯，記者團的抗議書有一句話呼之欲出，那就是：

「你們與中國政府爲友，且莫與全體中國人民爲敵。……」

四月五日是月圓的前一天，那麼皎潔的月光下，在海岸上的新河車站畔竟發生了被襲擊的事件，除了準備送給政府軍隊的軍火被燃燒和一部被搬走之外，還有五名美海軍陸戰隊的哨兵身死鹽灘。這個責任，美軍不好怪別人，只有自己背負起來。四日八日，一羣中國記者與被物物地去車站歡送美方執行部代表吉倫將軍返美，而竟被美國哨兵阻止

## 塘沽新港我們看來是華北的咽喉，也是日本人計畫中華北之改觀。

塘沽新港我們看來是華北的咽喉，也是日本人計畫中華北之改觀。」這是一個夢嗎？不是的，我們有力量可以把日人（只就輸出一點而言）。據譚眞總工程師用以哺乳的奶汁轉來的軍火被燃燒和一部被搬走之外，還有五名美海軍陸戰隊的哨兵身死鹽灘。這個責任，美軍不好怪別人，只有自己背負起來。四日八日，一羣中國記者與被物物地去車站歡送美方執行部代表吉倫將軍返美，而竟被美國哨兵阻止入場，這樣才使市長感到難堪，並且引起了記者團的抗議，連何華德將軍也不能不鄭重致歉了。二十日是下弦月了，連他們還在舉槍作預備放的姿勢。中國記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然受到了干涉，有個白癡却曾經用白皮書來歌頌功德，說美國人不曾干涉中國內政的話，但事實勝於雄辯，記者團的抗議書有一句話呼之欲出，那就是：

「你們與中國政府爲友，且莫與全體中國人民爲敵。……」

四月五日是月圓的前一天，那麼皎潔的月光下，在海岸上的新河車站畔竟發生了被襲擊的事件，除了準備送給政府軍隊的軍火被燃燒和一部被搬走之外，還有五名美海軍陸戰隊的哨兵身死鹽灘。這個責任，美軍不好怪別人，只有自己背負起來。四日八日，一羣中國記者與被物物地去車站歡送美方執行部代表吉倫將軍返美，而竟被美國哨兵阻止

## 塘沽新港我們看來是華北的咽喉，也是日本人計畫中華北之改觀。

塘沽新港我們看來是華北的咽喉，也是日本人計畫中華北之改觀。」這是一個夢嗎？不是的，我們有力量可以把日人（只就輸出一點而言）。據譚眞總工程師用以哺乳的奶汁轉來

週末閒欄

# 灰塵吸入症

蔡壬侯譯述

說起來也不是項新的事情了，似乎人人都厭惡灰塵，人人都知道灰塵是最髒的。不過大家所注意的灰塵，是通常在掃地時，或被大風所刮起的地面上的塵埃而已。這種灰塵固然每每含有病菌之類，危害人體，但是它的力量事實上并不如理想之可怕，因爲第一我們并不時時掃地，第二被大風刮起的灰塵，片刻便已飛散，第三這種灰塵的顆粒很大，即使進入我們的鼻孔，也大半降落在我們的鼻腔或喉管中，不會竄進肺臟裏面去的。

眞正威脅人類的灰塵，是那令人難以捉摸的開煤礦時所飛出來的灰塵。煤礦工人，多半在四五十歲便忽然患着嚴重的肺炎死亡了。把他們的屍體打開來看，每一個的肺部都是漆黑的，大家便以爲是中了煤毒死的；但後來有人偶然解剖那些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人的屍體，他們往往活到七八十歲，像通常的人一樣因爲患了某種疾病而死，但決不是肺的毛病。這些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人的屍體，其肺部因爲每日呼吸火車噴出來的煤氣，也呈現着漆黑的顏色；但是他們既能活到七八十歲，而且并不因肺病而死，可見人經常地吸進「煤」的灰塵，斷不會叫人中毒。

這樣，醫學者，生理化學家以及病理學者們，對這問題發生了興趣，終於找出了那開煤礦的工人的「黑」肺與通常住在火車站附近人的黑肺的不同的地方。原來致人病的，果然不是煤毒，而是煤礦裏雜有「矽」（Silica）的成分，當工人在工作的時候，這些分子飛出來隨着人的呼吸跑到肺裏去；它們一方面腐蝕着肺，使得肺的換氣工作發生障礙而引起短促的呼吸、咳嗽，以及有時感到衰弱等症象，同時因爲肺部的受傷而極易引起肺病菌的侵襲形成簡直極難治療的一種肺癆病的緣故。

醫學上有一個專門名詞，來稱謂那有害的灰塵造成肺病的現象曰：「灰塵吸入症，（Pneumoconiosis）。」吸進矽的分子而造成的肺病稱做「矽灰塵吸入症（Silicosis）」。「矽灰塵吸入症」不過是「灰塵吸入症」中的一種。在美國有一百萬人以上曝露在種種有害的灰塵裏，在中國因爲工業還落後，也許受灰塵之害的并不多。美國現在認爲「灰塵吸入症」是阻礙工業的一個主要的礁石。

方才說的「矽灰塵吸入症雖不過是灰塵吸入症」中的一種，但其嚴重性却最大。我們萬勿以爲「矽灰塵吸入症」祇發生在煤礦裏，事實上凡是從事礦物研磨，岩石開採，打石頭，通煙囱，火磚工業，鑄造工業，以及造瓦造腐蝕性皂粉等工作的人，都有得這病的可能。

工業發達的美國，當然對此最發愁。如伊達呼（Idaho）的礦區，肯塔開（Kantucky）的火磚工業，賓雪凡尼亞州的無煙煤的開採，和浮蒙脫（Vermont）的花崗岩的工業，「矽灰塵吸入症」，在這些地方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那煤礦裏矽的成分，和海邊沙灘上沙泥的性質完全是相同的。化學家寫起來都以$SiO_2$來表示。但是那常年駐紮在沿海的那些海岸警備隊（Coast guard）和終年漂泊在濱海的所謂海濱游民（Beach comber），他們終日呼吸着海風夾着飛沙的空氣，而體格精神都非常健康，尤其那肺部更是一點毛病也沒有，這究竟是含着什麼神祕的道理呢。

那煤礦中的二氧化矽（$SiO_2$）的灰塵和海濱的二氧化矽有什麼不同呢？說起來却簡單得很，前者矽的粒粒極微細，後者粒粒粗大；其次在礦穴或打石場的環境裏，空氣不流通，矽的粒粒容易積聚在空氣裏被人吸進去，而在海濱，則空氣流暢，那些粒粒時時被海風吹散到遼闊的海裏去，空氣裏很少積聚，傾不會傷人了。

通常那雜在空氣裏的微粒，它的直徑如果大於百萬分之四英寸，對人體便毫無危險，因爲它們將降落在鼻孔及喉管中，而被咳吐出來。祇有那極小的微粒，大約在三百萬分之四英寸直徑以下的粒子，才能隨着空氣經過我們呼吸器的天然的壁壘如喉鼻等而竄進肺部去。還有一個實驗報告，告訴我們假使每一立方英尺的空氣中，所含矽的微粒（Particles）在五百萬粒以下，對人也就沒有多大作用，所以空氣流通，在近代的工業環境裏，被看做最重要的設施。

關於「矽灰塵吸入症」的治療方法，直到最近才被發現。從前患了「矽灰塵吸入症」以後，立刻就併發「肺癆病」，這種肺癆病比普通的更難治療；所以一得了這種病，在當時就無異是宣佈了死刑。一九三七年，加拿大有一羣醫生們在研究動物們患「矽灰塵吸入症」的治療法時，忽然發現用一點極微細的鋁粉（Finely Powdered Aluminum）讓患這病的動物吸進肺裏去，便可以抵抗那疾病的侵襲。差不多在同時，美國賈突納博士（Dr. Leroy U. Gardner）和他的同事們也發現以氫氧化鋁的粉末，可以使動物們抵抗「矽灰塵吸入症」的方法。

經過多次改進以後，這唯一的「對症藥」，就應用到人體上來。最近有漢農博士（Dr. J. W. G. Hannon）的根據治癒人數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說，有一百四十三個患「矽灰塵吸入症」的工人，經過「鋁粉」的治療後，有一百三十五個見了效；還有一百零四個工人，他們自己不覺得有病，經過X光的檢驗後，發現已患「矽灰塵吸入症」，便立刻加以鋁粉的治療，其中九十三人已在痊癒中。那症狀顯著，已經不能工作的患者，如經鋁粉治療，便見咳嗽減輕，呼吸漸趨和平，同時胸口疼也大爲減輕。總之，鋁粉之治「矽灰塵吸入症」，確具功效，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這也可算人類的一個福音。

但是何以鋁粉有如此的功效，學者們還不能完全明白。大概說來，鋁粉進入肺部以後，它們就包被在「矽粉」沉積的表面，造成一層極細微的「鋁膜」，而阻止矽粉對肺臟的刺激。更簡單的說，是無害的鋁

粉，在肺臟組織與有害的砂粉之間，建起了一道壁壘。

話雖如此，我們萬勿就以爲有了鉛粉，可以有恃而無恐，把工廠，礦穴以及一切需要精細地控制灰塵的地方，而大大地馬虎下來。要知道我們如果能事先預防，比方使空氣流通，灰塵減少，或戴罩面具等，總要比事後來醫治方便得多。

除掉「矽灰塵吸入症」以外，其他因吸入某種灰塵而能引起呼吸器疾病的，還有「石棉灰塵吸入症（Asbestosis）」以及幾種爲害不大的棉灰塵吸入症如「鐵灰塵症吸入症（Siderosis）」，「棉灰塵吸入症（Cotton mill fever）」，「甘蔗渣灰塵吸入症（Bagassosis）」等等。

石棉灰塵吸入症，也是很可怕的。石棉本是製造絕緣體（insulating material）的原料。它本身含有複雜的矽酸鹽類（Silicate），如矽酸鈣，矽酸鎂和矽酸鈣等等。在顯微鏡下檢視那患者的肺臟，那石棉的細點子，很容易看出來。石棉的細點在肺臟裏是破壞空氣進出的要道，如毛細氣管等，使得這些氣管道皺縮而碎裂，結果使患者呼吸困難，直至死亡。

患矽灰塵吸入症和患石棉灰塵吸入症，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症狀越過越壞，即使患者停止工作，離開那得病的地方，也不能稍見減輕。不過也有例外的工人，他們在礦區裏工作了一生，也不見發生什麼不好的毛病。這是自古以來爲醫學者視爲最神祕的，就是有一種人往往特別富於抵抗疾病的能力。這或許是遺傳學上面的問題，但在今日，我們尙不能希望人人有這樣先天免疫的身體。

戰時，電焊工業因爲需要的追切而極形發達，有些工人在工作時，忽然感到鼻部和喉部的不舒服，他們以爲被火焰所害，成了肺病，但經X光檢驗的結果，他們的肺部一點沒有異樣。這是因爲焊接時的火焰（Welding fume）局部地刺激了他們的鼻和喉，只要休息一個時候，便可復原的。

有的電焊工業，在不大通氣的房中舉行，在這裏工作的工人，他們的肺部如用X光攝影，可以看見好像有人在他們的肺部撒了一把灰沙似地。這是肺中細微的鐵粒，被吸入了的緣故。這現象就叫做「鐵灰塵吸入症」，但是對肺的生理作用，却毫無影響；就像那住在火車站附近吸進「煤灰」的人一樣，決不會中毒；因爲鐵粒與煤粒一樣，均不會刺激肺的生理。山得博士（Dr. O. A. Sander）曾經化了數年時間，年年檢查那患有鐵灰塵吸入症的同一批工人，結果是前後一樣，毫無不良的變化發生。

「棉花灰塵吸入症」，是流行在彈棉花房裏的一種奇怪的病。工人們常因爲受了「棉花灰塵」的刺激他們的肺部而發生猛烈的咳嗽，這咳嗽一直繼續到星期天，外國工人有星期天休息的規則，他們在家裏休息了一天，病就霍然而癒了。等到星期一上工時，咳嗽又漸漸開始起來，因此這病有一個別名，叫做「星期一早晨的熱病」（Monday-morning fever）。而治療這個病的辦法，也唯有休息。不過改善那彈棉花房的環境，這病是很容易預防的。

把甘蔗的汁壓榨淨盡以後，那殘餘的甘蔗渣（Bagasse）在科學進步的國家，還可以用來做絕緣的傳音板的材料。那些一捆一捆的甘蔗渣子，當工人們到田裏去解開來的時候，他們便會得着奇奇的疾病：一九四一年才發現於文獻上，被人注意起來。病的確實狀況，到現在還不十分清楚。開頭，有些醫學家們以爲是某種病菌附在甘蔗渣的灰塵上，所以病的原因不是那灰塵，而是那種細菌，後來又有一些別的學者們以爲那疾病是肺部的一種變態反應（Allergy）。

但是最近美國新奧連州（New Oleans）的兩位大夫，則證明那病症是因爲患者在打掃那些甘蔗渣的棚包時，吸入了那微細的條狀的甘蔗渣灰塵的緣故。因爲易刺激人們的肺臟的。現代醫學上也不是頂新的東西；但是因爲工人們的發展，這個病就變得時髦了。那些爲工人謀福利的醫生和學者們，正在每日埋頭研究，他們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使防治灰塵吸入症的有效方法，特別是把握這樣便可使得工人們都能康健地在各種危險的工業區裏安心工作了。

四月廿六日

註：灰塵吸入症原文爲 Pneumoconiosis，日本譯爲「塵肺」，中華醫學會醫學詞典譯爲「灰塵吸入症」，兩者比較，前者不過一個病的名詞，而後者還含有肺一字，較易明瞭，但我總覺得這不過是一句話，所以暫從日譯。

# 補白

## 飛渡太平洋宿中途島

### 四言一首　任叔永（鴻雋）

紅霞在天，白雲在地。下有碧海，與天無際。有鳥孤飛，是爲我機。我機何指，落日同西。斜日既沒，我機亦止。島曰中途，東西等距。我東曰歸，我心西悲。骨肉睽離，不得相依。此島雖小，得名則久。美艦東來，於此藏寇。昔日戰場，今爲坦途。無數怪鳥，伏卵庭隅。既飽晚餐，倦客入夢。中夜喚起，曉星相送。

## 乘風好

陳衡哲

古館鐘樓，
寒林衰草，
淒涼恰稱人懷抱。
夕陽盡處是天涯，
極目無垠縹緲。

天涯縹緲！
天涯外，
應正有巨鵬振翼，
碧空橫掃。
萬里乘風，
壯觀浩蕩，
且莫讓雛禁擾擾！

乘風好！
好早早歸鄉，
早早傳安報！

卅六年正月廿八日夕作，時叔永正開始由太平洋飛回中國也。

#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二）

伊布拉因·阿爾敏沙林作

雁聲、微傳自遙遠的晴空，
時雨、從山谷似瀑布般奔流，
高原上、雲花釀就的明湖，
在柔麗之雲光下閃耀，
生發、一切彷彿在水蒸氣裏；
無邊的曠野正迷醉於新綠的芳香。

是造物主的意旨、春色由晝夜平分，
太陽、它漸漸地新撫土地，
土地上、人和萬物在金光裏復蘇。
似嬰兒、似晨與慰我們的孺子：
顫動的花蕾向晴陽展舒其嫩蕊，
一朵朵、小鴿子眼睛般：快樂的光輝。

當溟寒隨緩雨從高空臨降，
原野的空氣游蕩、如泉水的波紋，
你會呼吸，你將飽吞吸一切，
看！孩子們在淺紳的絨衣上
沒有憂鬱、盡情地歡娛，
從山峯跳躍到幽谷——這無掛慮的仙鄉。

造物主創造了四月天，爲了
輸給生命以新的力量、劇壺積憂，
四月天、牧畜成雙地浪遊於大地，

（編者按：此處「克茲陶」（二）移向「寥留」（三），

在道上，女人羣多們惹人注目，
輕碎的瞬語永隨着她們的芳蹤。

野馬、野牲跳躍於無人的平野，
快意了，牠們欣慰於野草之重生，
曳着閑適的聲、白鳥和鶴向春湖投影，
當太陽迷人視線的中午，
你會想也許是在夢裏，
暨檣海市在遙遠的光波裏向你幻變。

人類期待的快樂今天來到，
連幼畜也歡舞於柔軟的光中，
快樂從牛羊的呼聲裏也散蕩到各處，
看！驢慢的駱駝搖搖擺上，
偉大的創造主呀！
你創造了多少奇蹟。

黃昏時，太陽轉入了山頭，
中個天被金粉桂點，多們愛嬋，
對你心愛的人歌吧！讓歌聲
在幸福與甜蜜的春晝裏蕩漾，
這也算你對創造主的答謝。
看！柔媚的姑娘從毡房中走出，
晚霞裏，她的頭巾
——遮蓋了她的面頰之嫣紅。

（一）作者係哈薩克詩人與民族主義者，生於一八四一年，卒於一八九年，幼年在故鄉古斯坦納特地方俄哈小學讀書五年，後即流浪各地，從事反俄活動，所作詩歌，充滿熱情，爲近代哈族之第一大詩人。

（二）「克茲陶」，哈語，有哈族冬日居留地之稱，國語一般譯爲「冬高子」。

（三）「寥留」，哈語，爲哈族夏日居留地之稱，國語一般譯爲「夏高子」。

附記　哈薩克民族爲一富於詩歌天才之民族，居我國新疆者僅係一部，其創作頗有可觀，惜以文字關係，無人介紹，今譯一詩，略供內地人士欣賞。

譯之譯

# 樊籠

李慕白

從莉麗的家到華盛頓大學有相當遠的路程。莉麗打扮得特別的漂亮：一件白緞的晚服，腰間繫着一根紅帶，使她走起路來另具風致。還有她的頭髮，捲曲且長，和她那雙大而亮的眼睛，那一對和她眼睛一般美的藍寶石的耳環，那長的睫毛和甜的嘴；她顯然是一位貴婦，多情而溫柔。她沉靜地坐在我旁邊，在黃昏的暮色中我把車子一直開往愛麗絲的家。

夕陽透過路旁的樹照在我們的車上，還照在莉麗的臉上。樹外的山坡和那遊散在山野的羊羣，還有那蜿蜒的小溪，牠們都染濡着落日的微紅。我們在慢行的車中欣賞着這黃昏的美景，在無語的凝思中這出了曠冶的心情。

不知不覺中，我們便到了華盛頓大學的門口。莉麗仍坐在汽車裏等候着，我逕自地進去找愛麗絲。

這時夜幕已漸漸地罩了下來。我走進了那雄偉的大門，經過一座花園，那圓形的噴水池和假石山依舊還安坐在花園的中間，路旁的小樹整齊地排列着，幾隻鴿子在枯黃的草地上覓食。那灰色的建築模糊地在夜幕中豎立着，微弱的燈光躲在窗幔裏像在歎息。在園裏經過的人，對於我，都投以生疏的眼光；這已然不是五年前的情景了。我憑着記憶，終於在夜色茫茫中找到了那一座四層的團在矮樹中的宿舍。一位年紀不很小的小姐正預備登樓，看見了我，她在扶梯旁突然停住，顯然對於我這個陌生的東方人覺得驚奇。

「你是來找人？」她問。

「是的。」我很恭敬的答覆了她的雖顯，並且還要求她說：「你曉得愛麗絲小姐住在那一號？」

「啊，你是李先生？她昨天跟我說過你今天會來看她的。請你跟我上來；她在三百零七號。」

我於是跟隨着她上了樓。她一直地把我領到愛麗絲的門口，並且很熱忱地替我敲了門。她又自動地幫我推開了門，不等愛麗絲開口就插着嘴說：「他在樓下碰見了我，我就把他領了上來。Alice，你要不要多謝我？」愛麗絲笑了，並且還拖着她的手跟我介紹這一位好人；我才曉得她是女生指導——休士小姐

於是她得意地笑着走了。

愛麗絲沒有修飾，就同我出來了。我們經過校園的時候，談到了莉麗。我除了簡單地把莉麗的身世告訴她以外，最後我還說：「她是一個神魂受了創的人。希望你能時常去安慰她；並且成爲好友。」

愛麗絲同情地點着頭。同時她還加快了脚步趕向前去，我看得出她急於想出去與莉麗會面。走到校門口，愛麗絲帶跳帶跳的走近了汽車，莉麗馬上給她開了車門，她們兩個坐在前面，我便祇好坐在車後了。

莉麗把汽車開走了。她開得很慢，跟愛麗絲談得十分親熱。

在一家店門口我們停下了。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那裏面正奏着音樂，一位半裸的姑娘載舞載歌的向着滿堂的坐客強作笑顏。我們揀了一個圓桌子坐下來，一位侍者很恭敬的走了過來等候着我們點菜。我們各人挑選了所好，把三種不同內容的晚餐告訴給她，於是他又走了。

「我眞佩服酒店裏的菜房，他能同時記出五六位客人各不相同的菜名！」莉麗說。

愛麗絲說：「這是一種習慣，就像一個人能夠同時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生活一樣。」

「你可以再說得具體一點？」莉麗說。

「我是說一個人能夠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生活着那也不是一件難事。」愛麗絲像說道一般的解釋着。「譬如你可以享受快樂，你一樣也能夠經驗痛苦；天下的人沒有絕對的快樂，也不會有絕對的痛苦。善於運用人生的人，便可以把快樂與痛苦溶合起來；換一句話說，便可以把人生的利害得失看得很淡。我一向就抱了這一種觀念，因此我的收穫很多；至少，我沒有那麼深的苦惱。」

莉麗微笑地點着頭，她一口一口不停地啜着酒。她今晚對於酒似乎特別感到興趣。

我們就這麼談着，喝着，吃着。就像愛麗絲說的一樣，我們已「把快樂與痛苦溶合起來」了。在酒與迷和愛與恨的當中，我看得出莉麗內心的痛苦。我也能體驗得出她今晚的感觸。當我們跳舞的時候，我不時的嗅着她的酒味。今晚她的確是醉了，看她那兩塊紅暈的面頰，還有那沉醉的眼睛，我不得不要求讓我先送她回去。

時候我故意抱着她走近那浮台的門邊，我說：「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好嗎？」但她却搖着頭拒絕了我，說：「裏面的空氣很悶，我們到外面去談談。」她指着那玻璃門外的陽台。這時愛麗絲也正在和她的朋友跳舞。我於是叫侍者給我們把大衣遞了過來，輕輕地把那門打開，她輕弱地依靠在我的懷裏，我們坐在石欄上。

「Paul，」她癡情地望着我，「這個世界好像一個樊籠；那些逃出世界以外的人才是眞正的人。我們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逃出這樊籠呵？」

「這痛苦的樊籠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不過我相信Longfellow『沒有烏雲，我們對太陽也就不會欣賞』(If there were no clouds we should not enjoy the sun)的話。你應該瞭解這句話的意思的。」我說着，用雙手扶住她的雙臂。我能夠聽得着她的心跳。

「我却不以爲然。」她說：「Longfellow對痛苦的解釋是純詩意的。你不知道Neele說的『心碎時便成無用』(Some hearts are useless untilthey are broken)和Shakespeare說的『痛苦中隱匿着足以使心燬燒成焦灰的神祕』(Sorrow concealed doth burn the heart to cinders)的話嗎？」

她仰着頭，望着那黯灣的天空，還繼續着唸出了兩句泼士比亞的名句：

What's past help
Should be past grief.

多麼蒼涼的夜呵！天上的烏雲浮泛在幾顆稀疏的星光中，像在低泣。月亮躲藏在雲的深處，像在祷告枯。那「足以使心燬燒成焦」的烏雲呀！從內的燈光，透過窗紗，透過窗檻面射到這死寂的庭院裏，使那了的樹木在灰色的反光中現出憔悴的枝幹。幾隻夜巡鳥在高高的天空振翅飛過，發出沙沙的哀鳴。六絃琴的振顫在燈內伴着酒香飄出窗外。人的歎息，心的跳躍。哭與笑，愛與恨。清歌與哀啼，光明與黑暗，這一切的情景，都足以使我們的心靈走入那熟悉的悲境。

「這便是樊籠呵！」我苦惱地叫了出來。

莉麗沒有做聲，但我的手背上經然覺得有幾滴冰冷的東西，我不禁用手托住她的頭，我面對着她那雙動人的淚眼凝視着。一陣心酸，使我忍不住偎貼着她那灼熱的臉，我們的心都在激烈地跳動。

微弱的燈光照着松樹的影子在陽台下面搖動。我們站了起來，在夜風中又仰望着那烏黑的天，這淒涼的庭院沒有什麼使得我們留戀。我攙扶着莉麗走了進去。這時愛麗絲正坐在臬旁和她的朋友談着，她問我們：

「外面冷嗎？」

「不，」我搶着說：「她剛才有點醉了，我們到外邊去呼吸一些冷空氣。」

「一個人太熱了又需要冷，太冷了又需要熱。人就是不知足的動物。」愛麗絲笑着說。

我們聽了之後都忍不住的笑了。

在酒店裏坐到十一點鐘的時候，莉麗提議愛麗絲由她送回去。我順便搭了她的車子歸到旅館。

一個人躺在床上，想到莉麗今晚所說的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被關在這個人生的大樊籠裏？

（海外憶之八）


## 提高稿費（第五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五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此啓。

一、本刊稿費，三十五年五月（籌備時期）至九月十五日爲千字四千元。

二、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底爲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三、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三十六年一月底爲千字八千至一萬元。

四、三十六年二月一日至三月底爲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

五、三十六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爲千字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元。

# 文人書報社

**社址：上海外灘A七號內三〇三號**

**代定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　改定退款　絕對自由**

**折扣低廉　發貨迅速**

綜合　觀世評文時再時新讀國中民世半天新人求中實雄世自時　理東新中中上讀國社讀活新文學數市建

科學・無線電報　青政與評文　學術・文化　論方與雜現　書會文書化　海國學中建文　月月通先　由紀與世評　界主月央防者　物眞蘇雜文雜　界論與文與半　知文新周統月新

工商・經濟　實誌華生股化版刊刊訊育生錄風論股　光界論摘潮生化摘報一刊聞下界時誌化題目風論界光　察識報摘潮生化摘報一刊聞下界時誌化題目風論界光

文藝　文文文希清蘇文文月　藝藝聯藝春秋副　舉北法學　機產工程　行行駛　代國經　信際維會　央政合會　濟銀行月　周評月　周工實　周工計　電科化大科科業無　學衆學世　聲利線餘　無無電無　時世大科　線線世線

文藝　染中財中現銀紡水四中證上商　經金法公立纖國紡銀金紡水四中證上商　大括無業科科電化電科　界代界友學衆學電界電電　潮年刊望明藝活年刊　興秋刊望明藝活年刊　報刊論刊刊報載摘樂總訊場刊刊誌商場商究化　報報刊論刊刊報載摘樂總訊場刊刊誌商場商究化

畫報・小品　三毛從軍記　論中論宇西光西幸茶新永　聞福國　宙世天　中藝環中聯社聯藝影圖春圖滑卡　藝文球國合會海秋藝稽畫　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　報報報活報報報報報界界通影風　點話界地話安記

詩歌・偵探小說　世界　文時時文水青人時　界藝　潮與與描　副文副　木詩新新音音大新偵藍偵　刻藝　音詩　偵探　樂樂　探　皮　世　藝雜　術地歐樂術誌探探探書界

青年・婦女　藝術刊藝準春間文　家家家青青婦現今青婦家仇婦　庭庭年日代　年女　與　婦婦　生知十頁　女女女女女女刊刊　庭伴年識活

少年・兒童讀物　正福兒新兒時兒兒小小少新中開　中童童童代　明華年　學廟　幼兒　兒頁故頁周知世　少少讀　年年生物友生界　童事童友報

醫學・健康　蘇西家婦健健中　聯南華　醫庭嬰　與力健　醫學廉　醫衛　雜誌　學誌藥生美力

現時密英國名英營名　英文　在勒氏　代代著文光代　英英英月選文文　英評論　語報文文語刊譯刊　旅中新啟京中政世　其他　國行造國滙界　海雜空　周海雜兵　軍刊誌示軍誌軍衡學

郵購簡章　△郵購簡章　（一）本社為便利各地讀者起見特設郵購部一（二）凡購本社書報雜誌者無論購買一本或多本均可照定價九折計算（三）郵費按照下列標準加收（甲）本埠每冊收郵費一分（乙）外埠每冊收郵費二分（丙）掛號費每次收洋二角（四）郵費及掛號費均須先行付清（五）郵票以一分二分為限（六）外埠訂購雜誌須先付半年或全年定款（七）訂購雜誌如欲改寄地址須於兩星期前通知本社（八）訂購雜誌如欲中途停閱須於兩星期前通知本社（九）訂購雜誌如欲更換他種雜誌須於兩星期前通知本社（十）訂購雜誌如欲退款須於兩星期前通知本社（十一）訂購雜誌如欲續定須於兩星期前通知本社（十二）訂購雜誌如欲變更地址須於兩星期前通知本社（十三）訂購雜誌如欲查詢須附回郵信封（十四）訂購雜誌如欲廣告須另行接洽（十五）訂購雜誌如欲批發須另行接洽（十六）訂購雜誌如欲代辦須另行接洽（十七）訂購雜誌如欲交換須另行接洽（十八）訂購雜誌如欲贈送須另行接洽（十九）訂購雜誌如欲徵求須另行接洽（二十）訂購雜誌如欲推銷須另行接洽

△自由定戶辦法　（一）凡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二）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加入或中途退出（三）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更換他種雜誌（四）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停閱（五）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續訂（六）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退款（七）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轉讓他人（八）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更改地址（九）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查詢（十）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索取回郵信封（十一）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索取廣告（十二）定戶預定雜誌一種或數種均可隨時索取批發簡章


**人文書報社**

**優待券**

觀察週刊讀者

定購青鴉雜誌照定價七五折計算

**優待觀察週刊讀者**

本社為優待觀察週刊讀者起見如剪附下列優待券或註明觀察週刊讀者字樣照定價八折計算如欲郵購照章辦理郵費及航空費仍照定價加收

購雜誌簡章

一、本社為優待觀察週刊讀者起見如剪附下列優待券或註明觀察週刊讀者字樣照定價八折計算如欲郵購照章辦理郵費及航空費仍照定價加收

二、本社為優待觀察週刊讀者起見如剪附下列優待券或註明觀察週刊讀者字樣照定價八折計算如欲郵購照章辦理郵費及航空費仍照定價加收

三、本社為優待觀察週刊讀者起見如剪附下列優待券或註明觀察週刊讀者字樣照定價八折計算如欲郵購照章辦理郵費及航空費仍照定價加收

民國九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星期六出版 · 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 售一千五百元 ·

第二卷 第十二期


注意實行問題（商）　李浩培
以教育救中國　傅統先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下）　梁漱溟
習尚與價值判斷的標準　張述祖

觀察通信

「五四」紀念在北大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藝

墓　李慕白

通信

關于自由思想份子　陳衡哲
編者報告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安平

讀者投書

爲「草根民主」呼籲　「邵元冲厝葬」又愛又怕　五四來信一
休矣！中國非無「華萊士」　李璜問題　五四來信二
請外交部解釋　「北方的觀察」　五四來信三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卜之琳　王芸生　王迅中　王贛愚　伍啓元　任鴻雋　吕復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李純青　李恩裕　沙學浚　周子亞　季羨林　胡適　胡先驌　柳無忌　徐盈　孫克寬　馬寅初　高覺敷　許君遠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友松　陳雘炎　陳維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張忠紱　張印堂　曹禺　夏德儀　宦移今　郭有守　章靳以　黃正銘　馮友蘭　馮至　曾昭掄　費孝通　傅斯年　楊人楩　楊剛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家璧　趙超構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錢端升　錢濟廉　樓邦彥　蔡維藩　戴文葆　戴世光　鮑覺民　顏公權　顏劍華　顧乾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爲「草根民主」呼籲

編者先生：五月一日上午行政院張院長到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後，各位立法委員提供許多意見，請其採行。當時我特別爲一般農民呼籲，把蘇北TVA一書中所謂「草根民主」提出來，作爲今後施政的一大方針，即政治的設施。第一步要減輕農民的負担，以維護農民的生存。第二步要以科學建設的力量，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第二步尚談不到，只有就第一步盡心爲之。關于各地農民負担的實際情形及生活實況，希望貴刊各位讀者先生詳細示知，以便作爲將來提案時之參考。

簡貫三　五月三日　南京

編者按：簡貫三先生向本刊讀者呼籲，要求大家供給他關于農民生活的各種實際材料。我們希望本刊讀者，特別是散佈在全國各小城市或鄉鎮間的本刊讀者，能響應簡先生的號召，盡可能的將各種材料供給簡先生。我們並希望簡先生將來除了在立法院提案以外，能根據所得各種材料，在本刊發表其研究所得的報告。讀者如欲與簡先生通信，請逕寄南京立法院，不必由本社轉，以免延誤。

### 休矣！

編者先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二期
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發行者　觀察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靈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李浩培：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
傅統先：約翰大學教授
梁漱溟：
張述祖：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副教授
李嘉白：前山東大學教授
陳衡哲：著作家

# 法治實行問題

李浩培

中國現在甚需要法治，朝野上下亦正提倡法治；然而我們與眞正的法治，距離尙頗遙遠。中國如何方能實行法治的問題，頗値得我們的深思，本文擬予以探討。

## 一

首先，何謂「法治」？究竟一國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可稱之爲「法治國」？我們的答案是：一個國家，如其統治權的行使，以法律爲準繩，受法律的拘束，那個國家便是法治國。一個國家，如實行法治，應有下列的結果。第一，國家的統治權絕非毫無限制，牠祇能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活動，而人民亦得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自由活動。因此，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並非無限制的權力服從關係：國家祇能依法要求人民行爲或不行爲，而人民對國家亦得依法主張其權利，且這種權利的主張應得國家的尊重。但「國家」是什麼？就惟實主義者觀之，國家不過是統治者全體首領及其他一切大小官吏的另一名稱耳。故我們可謂：在一個法治國中，統治者祇能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活動，並祇能依法要求人民行爲或不行爲；人民亦得在國法所定的範圍內自由活動，且亦得對統治者依法主張其權利。第二，依循法律的觀念，必然排斥不遵法律，而任個人的好惡，專斷妄爲的觀念。故在一個法治國中，一切大官小吏爲國家行爲時，必須處處並時時顧及法律，而絕不能使他們的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致法律失其效力。他們的行使自由裁量，祇能在法律所容許的限度內行使之，而決不能反於法律而行使之。第三，在一個法治國中，不但人民受法律的制裁，即一切大官小吏亦受法律的制裁。故官吏的行爲，非係不負責任的行爲，而係依法律負責任的行爲。蓋否則官吏得逍遙法外，而法治必不能貫澈。第四，在一個法治國中，人民不受法外的責罰；故人民祇須遵守法律，便可安居樂業。人民即使觸犯法律，亦須經依法審判後，方受法律所豫定的責罰。第五，在一個法治國中，官吏及人民既均須依法，既均須受法律的制裁，必有一種機關以認定他們的行爲是否合法，是否應加他們以法律所規定的制裁。這種機關便是司法機關。但欲使司法機關能嚴格地依法履行其職責，不得不使其免於一切其他機關的干涉。故一個眞正的法治國必有獨立的司法。

## 二

現在，我們試就現代中國的情形，加以觀察，以資判斷她是否可被稱爲一個眞正法治的國家。自然，在我國，有頗多的法律存在，但這絕不能顯示我國已實行法治。在我們的這個政治社會中，法律是法律，事實是事實，兩者常相違反。在事實上，頗多官吏的行爲，並不依據客觀的法律，而純出於他們的主觀的好惡。他們的行爲常逾越他

們的權限，侵害人民的權利，而這種行爲甚少被阻止。因此，在人民方面，他們在法律上原均享有權利與自由，但實際上幾無權利與自由可言。而在官吏方面，他們依法律原是負責任的，受法律的制裁的，但實際上「老虎」幾均得免於制裁，「蒼蠅」有時不免於受裁制，但其受制裁亦未必完全依照合法的程序。

我國的現狀確係如此。我們不必諱疾，而應追求致疾的原由，並設法予以療治。然則造成這不法治的原因究竟安在？

## 三

筆者以爲我國的不眞正實行法治，一部份的原因存在於人民自身。權利需要主張，方能確立，需要衛護，方能保持。一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可能被他人違法侵害。於此被違法侵害的情形，如權利人能依法衛護其權利，以各種合法的手段與違法者相周旋，並尋求適當的救濟，則其權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的效力亦賴以保持。故權利人的努力衛護其依法享有的權利，實有擁護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權利人不衛護其權利，不與違法侵害者相周旋，則權利人的行爲，等於權利的拋棄。如權利人每次被違法侵害權利時，每次予以容忍，則在侵害者與一般人的心理中，將逐漸視違法的侵害爲正當，而權利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將歸於烏有，法律亦將等於具文。故不衛護依法享有的權利，不與違法侵害者相周旋，實等於毀棄法治。不幸，我國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權利而不衛護，對於違法侵害其權利的官吏，常不予以依法的反擊，而予以容忍。這，如果我們以一個眞正法治國的一般人民，與我國的一般人民相比較，便可瞭然。茲姑舉在英國發生的一個實例，以與我們的情形相對照。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當以賣報爲業的一個英國婦人——歐爾太太（Mrs. Orbell）——在倫敦的一個地下火車站出賣報紙時，被警察逮捕，搜索，以妨害人行道交通罪向簡易法院起訴，並被拘禁數小時，然後保釋。十月一日，簡易法院開庭審理該案。兩個警察在庭上作證，一個謂他於逮捕被告前，未知任何人對被告有任何犯罪的指控，但另一個的證言與前者的完全相反，謂前者於事前曾經知悉。法院宣告被告無罪。被告以爲警察在該案中的逮捕搜索行爲係屬違法；且這兩個警察的證言既互相衝突，至少其中一個的證言係屬僞證；故即委任一位低級律師（Solicitor）具函警察總監，請其向簡易法院索取這兩個警察所爲證言的筆錄的副本，並澈查該事件。警察總監的答復爲：「我認爲警察對待貴當事人的全部行動，係屬正當。」這低級律師於是再函警察總監，予以駁復，並仍請澈查。警察總監這次的復文爲：「除前次的復文外，並無其他話說」。低級律師爰再向警察總監去函，謂如不澈查，當依法向法院起訴。這次的信却發生效力：警察總監向簡易法院取得了證言筆錄的副本，並命警察長答復，略謂：「警察總監認爲這件逮捕，既不必要，亦無理由可資辯護；且逮捕以後的事實傾向於加甚貴當事人抱怨的原因。警察總監命我請貴律師向貴當事人轉致其爲警察所採的行動而懷抱的誠摯歉意。對於貴當事人受到這種不幸的經驗，他頗爲歉愧。關於貴當事人損害賠償的要求，警察總監授權我向貴律師提出五十鎊的數額，外加經兩方協議的貴律師的費用，以資完全清償貴當事人從該事件所生的任何請求。」低級律師與其當事人接洽後，認爲滿意，接受警察總監方面所提的和解條件，但爲其當事人再致警察總監一函，謹賣其以前的不理態度及其最後的由於獲得將對各不法警察起訴的警告，方提出和解的條件，並以下述的語句作結：「敝當事人告我，她不重視這事件的金錢方面，而注意牠的公共利益方面。」

從上看來，英國的一個尋常賣報婦人亦如何努力地依法對抗強有力的警察機關！英國賴有這樣的人民，這樣的行爲，方能保持其法治於不墜。但，這種人與這種行爲，求諸我國，可謂絕無僅有。結果，例如軍隊、縣長、或保長可於青天白日下，或夜深人靜時，將壯丁隨便拉去；催糧委員可令老百姓戴綠帽子敲鑼遊街；「村長」可向人民要任何數量的任何東西，並可將人民任意拘禁以資強制執行。總而言之，我國的一般老百姓實在太好了，好到類似牛馬。牛馬對於人並無權利可言，我國的一般老百姓對於統治者亦無權利可言。牛馬對於人並無權利，因爲牠們不識不知，並不主張權利。我國的一般老百姓對於統治者亦無權利，因爲他們也不識不知，並不衛護其依法享有的權利。但，因一般老百姓不衛護其權利，法律即失其效力；法律失其效力的結果，法治自不得不成爲徒有其名而已。

## 四

我國的不眞正實行法治，另一部份原因，無疑的存在於官吏。由於這數十年來人事制度的未建立，行政官的濫進，已屬盡人皆知的事實。並且由於多年的外患與內爭，軍人執政，亦已成爲常例。結果，頗多的行政官除欠缺其他必要的資格外，復無法律的訓練。自然，這種行政官，「一朝權在手」，也會「便把令來行」。但是他們的權依法究竟到那裏爲止，他們的令依法究應有如何的實質，經何種的程序，他們却殊少了解。一言以蔽之，現代我國的頗多行政官，既無行政亦須依法的觀念，何能期望他們有依法行政的實質？不但如此，徇私舞弊，官官相護，早已確立爲官場「習慣法」的大原則，更何能期望有眞正的法治？

行政官不依法行政，而司法官能不畏權貴，執法以繩，監察官亦能善盡其糾彈的職責，則行政官的違法可漸行矯正，而法治亦可逐漸推行。我們知道，英國的法治，實奠基於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那個時期內英國法官的堅持「國王應在上帝及法律下施行統治」；法國的法治，亦形成於所謂警察國時代的法國最高法院之能與國王抗衡；我國歷代的尙能保持些微的法治，則應歸功於諫諍等官的甘冒危險，不屈不撓地執行其職務。但現代我國的司法官及監察官，處於行政官的歷年積威之下，幾均已採取明哲保身的政策。檢察官的偵查與起訴，依其自定的「不成文法」，以一般無權無勢的老百姓爲對象；監察官的彈劾與糾舉，亦祇及於低級的官吏而已。風骨嶙峋，不怕觸怒當道的法官及監察官，眞可謂鳳毛麟角。然則，在我國，法治的不能實行，亦可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 五

上面的分析如果不錯，我們已可略知我國法治實行問題的癥結所在。這癥結存在於人民及官吏兩方面。故爲實行眞正的法治計，我們以爲：

第一，我們應使一般人民知悉：人民不但是生物學上的人，在法律上也是人；法律承認並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故對每一個人賦予權利並保護其權利，不論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怎樣低；每個人民，爲擁護法治起見，應盡力實行其法律所賦予的權利，而在其權利被違法侵害時，依法努力尋求救濟，務使其損害得到賠償，權利得以恢復。不過，欲使人民有這種智識與能力，並非易事。這需要使每一人受幾年强迫的並良好的國民教育。

第二，我們也應使一般智識階級知悉：欲使中國步入眞正的法治，智識階級的爲法律鬥是不可少的。智識階級應儘量滌除其孤芳自賞的心理，各掃門前雪的惯行，而應依法組織起來，將官吏的違法行爲揭發並糾正，務使大官小吏均逐漸依循法律的軌道而行爲。因此，不久以前北平各大學一部份教授的抗議捕人，最近上海人士的組織中國國際人權保障會，我們認爲爲法治前途計，都是值得欣慰的現象。這種抗議與組織，其目的既無非在求人民的人身自由得到切實的保障，其行動既亦完全和平合法，政府不但應予以容忍，且爲求眞正法治的實現起見，更應予以鼓勵。

第三，我們應使一切行政官知悉行政必須依法。爲求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應使一切行政官，不論其大小高低，在法律學院中至少學習法學通論及行政法這兩門課程。並且爲求法治行政的確立起見，我們應實行軍民分治，並樹立一個健全的人事制度。

第四，我們應使監察權儘量發揮。監察權的不能發揮，無非因監察委員「倘認眞彈劾，往往招致本身不利之結果」（本年四月六日大公報載仇鰲請辭兩廣監察使辭呈中語）。故我們如眞欲實行法治，鞏固監察官的保障，實屬必要。不過，我們應注意者，這保障應不僅是憲法文上的保障，並是實際上的保障。我國的監察委員在文字上非無保障，所缺乏的還是實際的保障。如何方能使監察委員得到實際的保障？我們答案，主要的仍基於權利需要權利人衛護方能保持的理論。故監察委員眞彈劾而遭遇不利的結果時，全體監察委員應起而要求其法律上所享保障的實現。全體人民自亦應起而擁護監察委員的立場，務使後者的保障得以實現。但我們還希望政府中的要人能確切實行中山先生的遺教，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將考試監察兩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立，可見其如何重視監察權。不幸，五權政治試行以來，監察權竟成裝飾門面的一權！昔人有這樣意義的一句話：風俗的厚薄，繫乎一二個人的心之所向。我們以爲：在現代的中國，法治的眞正實行，或也繫於一二個人心之所向。設這一二個人，從今日起，能重視監察權，予監察委員以實在的保障，使監察委員能認眞行使監察權，無所憚憚，因此使中國得以奠定法治的基礎，豈不端善盡美！

第五，我們應使司法完全獨立。因此，我們應使行政官及司法官各明瞭其所處的地位，在一方面，我們應喚起行政官注意：在一個法治國中，每一行政官，不論位怎樣尊，功怎樣大，不應干涉司法。在另一方面，我們亦應提醒司法官：他們不應妄自菲薄，而應盡力履行執法的職責。行政與司法在一個法治國中的相互地位，孟子曾有很正確的闡發，可供今日我國的行政官與司法官的參考，茲略予論述。孟子的原文如左：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在儒家的思想中，舜是聖主，皐陶是賢臣，瞽瞍是舜的父親，被認爲有「頑」的特性。故孟子的弟子假設一個案件，以問孟子。他的假設案件是：在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士是刑官之長，有現代的檢察官及審判官的職務——的時期內，瞽瞍殺人。他所欲知悉的孟子的意見是：舜及皐陶於此情形將何以自處？孟子的解答是：皐陶必將逮捕瞽瞍，舜必不禁止皐陶的逮捕，但舜將拋棄天子的位置，將瞽瞍從監獄中竊取出來，背負他到海邊，以平民的身分與他共敘天倫之樂。但皐陶何以必將瞽瞍逮捕？孟子蓋曰：皐陶的職權既在逮捕罪人，遵之於法，他自應依法行使其職權，故他將不問犯罪者是否舜的父親，予以逮捕。然則舜何以不禁皐陶的逮捕？孟子的理由很簡單，但很充分：「夫有所受之也」。這句話，惠士奇春秋說解釋甚爲精確；他說：「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皐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可見，依孟子的見解，統治者亦受法的拘束，他不得自壞其法。他不得立了殺人者死的法後，遇到他的父親殺人，便說這法對他的父親不適用。他不得在一般人殺人時，命皐陶執法以繩，處以死刑，而在他的父親殺人時，命皐陶宣告這特別的殺人犯無罪，予以釋放，故舜不得禁皐陶的逮捕瞽瞍，理由甚明。舜一面既不得自壞其法而禁皐陶的逮捕，一面又是終身慕父母的孝子，孟子爲舜設想，祇得丟掉他的王冠，將瞽瞍「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了。不過，我們可注意的是：依孟子，舜可以必須背負瞽瞍而遠逃到海濱？又何以必須棄其天下？我們揣度孟子的意思，他蓋以爲：舜的將瞽瞍竊負而逃，也是一種犯罪行爲；舜如竊負而逃的不遠，皐陶必身以「夫有所受之也」爲理由，將舜及瞽瞍兩人都逮捕歸案法辦，故舜不得不遠逃到爲當時國家法令所不及的海濱。舜既須逃到海濱，他自難同時仍爲天子。且舜是一個富有君子風度的天子，他既已犯了竊負而逃的罪，更有何面目再爲天子，故他自將棄天下如棄敝屣。

這是一個標準儒家的標準法治思想。這思想何等精確！可惜牠未成爲中華民族正統思想的一部，而爲「刑不上大夫」及其他類似的命題所遮掩。我們現在既要實行法治，必須使牠成爲我們的正統思想的一部。顧今日在高位的行政當局都以舜自居，而司法官均以皐陶自勉。

# 以教育救中國

傅統先

## 一

有人以爲中國的問題根本是一個政治問題，意思是說，只要政治問題一解決，中國得到了眞正的和平統一，鄭末其他的問題，如經濟生產問題，社會風氣問題等等都可迎刃而解了。這一點我們大體上是同意的。可是我們要進一步請問：如何解決今日的政治問題？有人說第一步是停止國內的武力鬥爭。但是我們又請問：如何可能停止國內的武力鬥爭呢？我以爲這次政治協商而逼使雙方訴諸武力的原因一則是各方面沒有相忍爲國的精

神，二則是各方面懷着彼此猜忌懷疑的心理。不能相忍爲國還是由於大家太替自己或「本黨」打算而沒有眞正爲人民打算；彼此猜忌懷疑，這是由於大家缺乏誠意，或愛以詐術取勝的結果。總之，說來說去，是一個人心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假使中國人不能樹立一種健全的心理狀態，中國現有的這些問題仍然不能解決。假設上天使用一種魔術忽然使中國的武力鬥爭停止而成功了一個團結統一的政府，再假使中國人仍是原有的這些中國人，我仍然不能想像中國會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爲那時候絕大多數的政治工作人員仍然是營私舞弊，剝削貪污，請問一切的建設會上軌道嗎？有人說中國人並不是貪污成性，而只是爲生活所迫。我認爲這是遁辭。試問在抗戰以前一般的待遇尙足維持生活時貪污不是久已流行嗎？而且大貪污的案子都是很有錢的人幹出來的，他們又何嘗是爲生活所迫呢？這仍是一個心理風尙的問題。假使上天又使用一種魔術忽然把中國的官吏都已澄清而形成了一個賢明清廉的政府，再假使中國的人民原是這一般中國的人民，我仍然不能想像中國會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爲那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民仍然是陽奉陰違，投機取巧，請問一切的建設會有辦法嗎？所以這仍是一個心理風尙的問題。

既然這是個人心理和社會風尙的問題，那末外來的一切壓力都不能作有效的解決。我們以爲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教育。我們要以教育的力量樹立新的社會風尙，養成新的風度的政治人才，中國只有在他們手裏面纔有辦法弄好。所以教育家應負起挽救中國的責任。有人說，我這種說法是迂闊而不切實際。假使想用教育來拼轉乾坤，這眞不知那年那月的事體了。「百年樹人」，這將是多麼悠長的茂月！但是不如此，又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呢？中國近年來不是有許多的學者如梁任公，胡適之，梁漱溟，張東蓀，蔣廷黻等人，或在朝或在野，想藉政治的力量來把中國弄得好一點，卻誰又不是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呢？他們都多多少少的不能適應中國的這種政治環境。他們所發生的一點影響還是在他們的教育工作方面的。他們在政治上的失敗是當然的。他們因此而得到的心理上的苦悶是他們想走捷徑的報應。

有人說，教育只是政治的尾巴，政治家叫教育家怎樣，他便只能怎樣。我要以教育改造政治，有人認爲這是幹教育工作的人狂妄自大。其實，我認爲政治和教育同時都是建立國家的工具。關於社會理想的樹立和國家建設的設計應該是科學家和哲學家的事。政治家和教育家都是執行者。政治是用外在的力量組織人民，教育是用內在的力量感化人民。梁漱溟先生說得很對，維持中國社會秩序的力量原來是教化而不是武力。在中國的歷史上賢明的政治家總是以教育的方式來處理政治問題。現在我們覺得以政治方式（或武力的方式）無法解決中國眼前的問題。我們只好回到老路。我們以教育的力量養成新的政治家，至少他們都是心口如一，爲國爲民，誠誠懇懇的工作的；同時也培植新的國民，至少他們都是互相合作，明理守法，切切實實的苦幹的。這樣之後，中國的問題纔會得到根本的解決。假使我們做到這一點的話，原有這些政治家都會逐漸歸於淘汰。我們知道這種進行是非常遲緩，但是這遲緩的工作若不喚起大家的注意，立即開始推進，我們中國這樣的繼續一百年下去，可能會更混亂，至多改善不了多少。所以我們這個意見是雖似遲緩而實在並不遲緩的。實在中國社會已病入膏肓，非根本解決不可。這個病症是個內症，開刀也沒有用，只有慢慢吃補藥，使他脫胎換骨。這是想急也急不來的。

## 二

我對於中國政治的前途，頗抱悲觀，以爲政治救不了中國，中國應該用教育來救。但是現在中國所實施的教育能不能挽救中國呢？不！絕不能！現在中國所實施的教育是形式主義的教育，是書本教育，是知識教育。所謂形式主義的教育，就是只注重在外表的美觀，口號的漂亮，而不求實際內容的。例如從學校行政方面來講，他們可以編印很美觀的章程，裏面說明有各種嚴格的規則，完備的課程，第一流的教師，而實際上這個學校從來沒有執行過一條規則，從來沒有開過那些課程，著名的學者只掛了一個教師的空名，自己從來也沒有去上過課。從學生的功課方面來講，他們能發表慷慨激昂的宣言，能發表可歌可泣的演講，他們懂得喊口號貼標語。所謂書本教育就是說現在的教育是以書本爲唯一的教材，而書本的內容都是符合於遠專家理想所訂定的標準而不符合於學生切實生活的需要。教育就是讀書。這種教育所養成的典型人物就是不識時務的書呆子。他們有滿腹經綸，可是不懂得處世做人。所謂知識教育就是灌輸知識，這些知

識大多是與生活不發生切實關係，即使是有關於生活的知識也只是知識而已，和實際行動是兩回事。他們可以大談生活之道，而實際生活卻完全是另外的一套。中國也有所謂生活教育，可是至多是些生產知識，在書本上大談生產，和實際的生產事業仍然不相干。中國也有社會教育，如設立民衆教育館，但是所見到的只是教育館牆上的大號標語，和館內各間房門口所掛的閱覽室，資料室，研究室的牌子，而實際上他們是任憑大門口汚穢不堪，任憑民衆坐在門口小書攤上看神怪小說，吃不衞生的冷食，任憑閣報室的民衆睡午覺，鼠入，以至於打架。總而言之，知識而已，書本而已，形式而已。

請問這種徒有外表的「知識」份子能否担任改造社會的責任？這種形式主義的教育能否培植復興中國的人材？不！不能！它只能養成官僚作風、言行不符的人物。中國社會政治腐敗到如此程度，這種形式主義的教育亦有微功。例如幹政治的人，他們會喊口號，談主義，擬訂方案，發表宣言；可是從沒有做出幾件事來眞正對於老百姓有利益的，各方面只在替本身着想，從未眞正替人民作想，至少在行爲上從未這樣表示出來過。負責行政工作的人員，他們懂得怎樣在報上發表談話，在街道上張貼佈告，在電台裏廣播，可是很少是專心一致在辦公室裏面辦公的。各個衙門裏都有很嚴密精細的辦事細則，都有確定不移的手續程序，這裏面所表示的都是公正嚴明，清廉直正，但可惜只是這些「表示」而已。再說得具體一點，衞生局的工作是到處牆壁上張貼冗長的佈告教人如何衞生或到某某處去種牛痘，在每個人家的大門口張貼「衞生須知」的小條子或「清潔」「最清潔」「不清潔」的評語。可是街道上却讓它去汚穢如故。冷飲食物讓它發售如故，人民起居飲食不衞生的習慣讓它存在如故。假使市政當局想整頓都市交通的擁擠，他們便多開幾次交通會議，擬訂幾十條嚴密的交通規則，甚至於在外灘樹立一塊大的告示牌，上面詳細綸明各車通行的路線圖表。我時常在呆想不知道有沒有一個走路的人或駕駛汽車的人因爲要想知道怎樣從四川路到江西路去而特爲先到外灘去研究一下那個告示牌上的指示，然後再回到四川路去。仔細一想，也不能怪這些官員，老實說，他們從學校裏所學到的就只是這一套，這正是他們所曾受到的教育。形式主義的教育所產生的就是官僚作風的政治。這樣的教育不能救中國。

但是有人問：現在的學校教育雖然只能教人言而不行，但它從沒有教他們營私舞弊，欺詐哄騙。不錯的。可是在中國社會上另有一種無形的教育力量，它在不知不覺之中使青年們學會了另外的這一套。所以當純潔的青年初次走進社會的時候他們看不慣這些怪現象，他們覺得格格不入，但是隔了相當時日的薰陶之後，他們自然而然的受了這種無形的社會教育的影響，學會了營私舞弊，欺詐哄騙。否則，你不能在此社會中立足。以前的形式教育支配着他們的思想或他們的嘴吧；現在這種無形的教育支配着他們的行爲。所以現在的中國青年正受着兩種教育，使他們形成了現在這種言行不符的雙重人格。這種無形的教育非但不能救中國，而且在害中國。

## 三

負起挽救中國危機之責的教育應該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從行動當中去求知識，再由知識來指導行爲；第二，是以學校教育去領導社會風氣，再以社會風氣來推行學校教育。過去的教育都是從口頭上或書本中求知識。這種知識是空洞的，不切實際生活的。當我們求得這種知識之後它只能改變我們的思想，而不能改變我們的行爲。結果，我們是知而不行。新的教育應該從實際的生活中去學習。例如我們希望學生愛國尊長，那末我們要使學生在學校裏面的一切活動中都是在愛護國家的，在他們的行爲中隨時隨地都在尊敬長者。道德的行爲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培植，而絕非口頭說教所能成功的。再如我們希望學生有民主的作風，那末我們要讓他們在自治組織中去學習。現在學校裏面一方面在課室裏大談其民主的特點，另一方面實行統制包辦，有時甚至於賄選勤武。所以我們中國現有的一種民主在口頭上有一套，在行動上又另有一套。因此，今後凡負教育責任而有良心的人們一定要在青年自己的行動中讓他們學習眞正的民主。再就生產教育來說，生產教育要在實際的生產中樹立起來。以後的學生應該實際參加生產工作，從這種工作中學習生產的技能。祇有從這種實際行爲中所習得的知識纔能眞正做我們行爲的指導。祇有這樣的教育纔能產生心口如一，言行相符的青年。

其次，在新的教育中，青年們要走出象牙之塔，他們的學校生活和他

們的社會生活要能打成一片，至少要有密切的聯繫和配合。梁漱溟先生的「知識分子到鄉村去」的主張，在原則上是和我們的意見相同的。祇是我們和他有三個不同的意見。第一，所謂知識分子並不是舊有的士大夫階級，他們祇知清談，不能實幹。今後所需要的知識分子是從新教育中所培植出來的。前一段就是說明這個意思。第二，知識分子大多數是不肯到鄉村去，但都喜歡到學校裏面去。所以我們可以鼓勵知識分子參加教育工作。我們希望無論在都市裏或鄉村裏多設學校，不過這些學校都應該和他們四周的社會環境發生密切的關係。具體點說，例如少數肯負責教育的人籌設一個學校（例如一個中學），許多的學生到這個學校來求學。這種學校的教學方法是教學生從做裏面去學。但是他們做些甚麼呢？再根據我們的新教育原則，學校生活要能跟四周的社會生活相配合，那末這些學生所應做的事情便應該是當時四周社會環境所需要他們做的事情。我總覺得可惜，現在的大中學生都成功了社會中的廢物。請現在的青年同學們反躬自問：我們在學校求學的時候曾經做過幾件對於地方社會有用處的事情？我們中最好的同學費在讀書的時間最多，讀書雖對他們自己有益，但眼前卻并不能設他們便是在做有益於社會的事。以當前而論，現有上百萬的大中學的學生；他們都是社會中的優秀人材，然而社會讓他們封閉在學校的牆門內而不加以利用，這確是可惜。但是青年們也許會勸氣說：「原來是你想利用我們！」不錯，我想社會應該立即利用你們來做建設新社會秩序的基石。我想青年們一定也樂於立即參預建設社會的工作。因爲這種工作一方面建設社會，另一方面也就是在實際生活中求知識。教育學生都來參加社會建設的工作，這是「與」，同時也就是「取」。古人所謂「教學相長」，我們還可以說是「取與相長」。再說得具體一點，現在的大中學生應該與社會裏面去推行地方的康樂衛生的工作，合作生產的事業，自治自衛的組織，學校報館的籌設等等。教師們應該從這些工作中去教學生們應該從這些工作中去學。社會的新風氣就在這一教一學之間樹立了起來。所以我們主張以學校教育去領導社會風氣，同時也就是在這種社會工作中推行學校教育。

第三，我們認爲這種新教育應該普及於全國的各都市和各鄉鎮。在都市裏面我們要用這種教育來改善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樹立新的都市風氣；在鄉下我們要用這種教育來改善農民的生活，造成新的鄉村風氣；使新的人民從這種新的社會風氣中生長出來。知識分子不止於到鄉下去。現在的中國社會隨時隨處都在需要他們，他們可以就自己環境上的便利而決定工作的地方，固不必非下鄉不可。所以現有的學校和以後新設立的學校只要能够照我們這個建議去做，都能和四周的社會環境發生關係，都能去適應它的需要，改善它的現狀，那末不久的中國社會將另成一種新局面，新中國將從此新局面中產生。

當然，現在的負教育之責的諸公們能否如此辦，也是一個心理的問題。既然是一個心理問題，當然我們也不希望一蹴即就。教育本就是一個百年樹人的工作。問題是現在一部分有識之士應該立即下決心去做。否則，即使在百年之後，一切情形之糟將仍繼續如故。我所講的話也並非新奇之論。數十年來提倡的教育家也頗有其人，只是未能立即決心去做。所以我們還是在這樣講，中國的情形還是在這樣糟，而且更糟了些。

三十六年四月廿九日　約大教育系

#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下）

梁漱溟

## 四　階梯觀與流派觀

戴幾道先生譯甄克斯「社會通詮」而信其說，便欲在所謂圖騰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三階段中，爲中國尋一位置。尋求不到適當位置，則對中國社會史不勝其怪訝，而終不疑其所信是否可靠。近年則自馬克斯派社會史觀念之流行，人們又必欲把中國在封建社會資本社會二者之間，安

拉下去。安插不下，亦要安插，只嫌中國太古怪，而不疑其學理之有偏。這都是對於人類社會進化誤於「譜系演進論」，誤於一種「階梯觀」。現在通著「新事論」一套說法，恰亦是輕信了這單簡思想。

獨系演進論(Unilinear development)是說文化演進，各處都循着一條路線，其表現之不同等，便是代表此一條路線上的各階段。各階段是固定底，而在時間上則有些民族進得快，有些進得慢；但他們總都會逐段前進，不會越級突過。階段之劃分，則學者間各有其說法。或則就整箇文化劃分階段；或則就文化之某部門而劃分之。大體說，這在今日看來已是四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底舊觀念了。從近二三十年民族學和人類學之探究，他們的假說幾乎已全被否認。不但整箇文化難以劃分爲階段，便是文化之某部門亦不能斷其有一定底階段。例如：母系氏族未必先於父系氏族。亂婚亦不是最初社會現象；羣婚亦不是以前底普遍制度；家族亦不是氏族以後底產物。宗教的演進階段，不論是拉卜克的六階段，斯筑塞的鬼魂崇拜，涂爾幹溫德的圖騰階級說，亦都不成立。藝術方面則幾何體與寫實體並沒有先後次序。經濟方面，狩獵者牧農業三種生產方法，石銅鐵三種器具，其次序亦都不是沒有例外。(註九)

這樣底社會演進觀念，實由十九世紀人類文明之突飛猛進，反達爾文進化論之影響，使得一些學者興奮忘其所以，急於要尋出普遍定律，以解釋人類是怎樣由低級粗陋底原始生活，進步到燦爛底十九世紀文明頂點。一半猜謎，一半穿鑿武斷，急就成章；其方法實在是演繹底主觀底，而非歸納底客觀底，於科學不合。稍後出底學者，發覺其不對，乃一反其所爲，只求了解一小單位的眞相，注意各別特殊情形，謹愼從事，不敢建立普泛原則理論。此即所謂批評派或歷史派。(本書大體上亦取這種就事論事底態度，將我所見到者說出來爲止)。

有幾種迷誤見解，這裏必須予以點醒。——

一種是把一切人類不分種族不分地域，都看成相同底。如所謂「祇要是一個人體，它的發展無論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成底社會，亦正是一樣。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我們國情不同。這種民族偏見，差不多各箇民族都有。中國人不是神，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底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註十)。這完全是閉着眼睛說底話，不看事實；事實證明恰不然。

一種是對各處社會文化的不同，不容否認時，則持大同小異之說，以爲不足重視。要知道問題就在小異上。在有機組織，其間一點不同，便全盤兩樣；在動底趨勢上，則所謂「毫釐千里」是也。就如生物界中，植物動物亦只是大同小異而已；從生理解剖來看，貓狗和人更是大同小異。但這樣混同起來，那末，什麼研究亦不必講了。

一種是恒進步論，以爲歷史總是前進底，一天一天都在前進中，動輒說「歷史車輪」如何如何。這眞是笑話(註十一)。除非把全人類歷史作一整體看，另當別論外；各時各地底歷史何嘗如此。進固有，退亦常有，盤旋而不進不退者亦有；那種種情態，簡直難說底很。事例太多，隨在可見，不煩枚舉。如我在「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一文中談到中國古代頗有科學萌芽，後來轉退化不見，即其一例。照我的論證，中國後二千年歷史即陷於盤旋不進之中。設想任何民族，任何時期，都日進無已，沒有這事。一種是循序漸進觀，曾未意識到有躐等越級，或突變，或倘有他途徑料度之事。此其自己虛構無據，如前已明。

照我們的見解，又是如何呢？

人類社會之進化，不外乎是沿着生物進化來底；二者同爲宇宙大生命之表現，後者實爲前者之繼續。在根本原理上，蓋不少相同或相通之處。在生物界中，並非有進無退；人類社會亦然。在生物界中，雖不妨有高下之第，却無必進之階。譬如動物中有高等動物；高等動物中有盤長類；而人類又居其頂點。其間高下自是不等；但所有各類系各種別之在進化程中，則好似樹上枝椏分出橫生，並非是一條線上的各階段。進化論上是說人猿同祖；即兩枝來從一椏派。說猿猴更進即爲人類，那是沒有知識人的話。猿猴已自走向另一路去，何能再進化到人。縱觀世界人類各族，此一文化，彼一文化，於形形色色不同之中，又淺深高下不等，正亦猶是。不可誤以流派爲階梯。

然而文化界與生物界，亦有大不相同處。物種衍至今日，已屬先天遺傳之事，創新之機派沒難見。即以人工育種，改良之度至爲有限。而人類文化雖根於本能，却大體出於吾人後天之製作。時時可有創新，時時可以更改，尤其是其彼此間之交換傳習莫之能禦。因此，生物界中種與種是隔底；文化界中一國一國却是通底。牛無疑馬之可能；而東方的日本，數十年間竟可西洋化。在過去之世，不甚交通，一處一處各有機遇不同，其歷史或進或退，或盤旋而不進不退，不可一概而論。較其大體，不進者享居多數。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來，彼此刺激，互相引發，各處文化愈來愈相接近，可能最後通爲一體。其間除最下懸絕，瀕於消滅者不計外，大體上又皆有不容不進之勢。

所以我們若把全人類歷史作一整體看，略去各地各時那些小情節不談，則前進之大勢自不可掩。那末，演進論經修正後還是可以講底。據說人類學界，近年又有「新演進論」出來(註十二)。他們沒有了不可免底定律，而却有某種發展的原則或趨勢，可以指出。他們所講者，取概略的形

式，而容許特殊底變態。他們又發現「殊途同歸」之理。舊說以爲類同底事物皆打從同樣歷程而來；現在知道這樣事甚少。而世界上類同底事物，由不同之歷程而來者頗有之。其實，以我看人類文化前途，正應該拋棄演進論之同途同歸觀念修正爲殊途同歸，就對了。

如我判斷，人類文化史之全部歷程，恐怕是這樣底：最早一段，受自然（指身體生理心理與身外環境間）限制極大，在各處不期而有些類近，乃至有某些類同。隨後就個性漸顯各走各路。其間又從接觸融合與銳進領導，而現出幾條幹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會貫通之勢成，今後將漸漸有所謂世界文化出現。在世界文化內，各處自仍有其情調風格之不同。復次，此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變底；它到可能次第演出幾個階段來。

## 五　申述夙早結束上文

上面大意早曾見於我的舊著。所謂階梯觀與流派觀，在十五年前出版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就提出說過。而其見解之所本，又在二十五年前出版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二三十年來，我對於中國文化底見解，自有不少修正與許多補充。但只是補充修正而已，沒有根本改變過。

以下有四點意見，皆曾見於舊著，而現在爲結束本文，需要在此處提醒一下：

第一、中國非是遲慢落後。——流俗有見於中國不及西洋之處頗多，（例如西洋已經過產業革命，而中國還沒有），便以爲西洋進步快，捷足先登，中國進步慢，遂致落伍。其實錯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終有一天可以到達那地點；若走向別一路去，則那地點永不能達到。中國正是後一例。所以我曾說：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間不通風俗底，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謨克拉西產生出來（註十三）。中國不是尚未進於科學，而是已不能進於科學；中國不是尚未進於資本主義，而是已不能進於資本主義；中國不是尚未進於德謨克拉西，而是已不能進於德謨克拉西。（註十四）

第二、中國已是陷於盤旋不進了。——中國走上了與西洋不同底路。而它在此路上，又走不出去；遂陷於盤旋不進。中國歷史上只有一治一亂之循環，而不見有革命，即此盤旋不進之表露。我曾說它是「不痛不癢無可指名底大病」，假使沒有外力進門，環境不變，它會要長此終古。我又指出它是「上下交相征躗，自陷於絕境」。其所以致此之故，舊著兩書已有所說明（註十五）我將爲文使之更爲詳究。

第三、中國較之西洋，是因其過而後不及底。——例如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在中國皆會有萌芽茁露，而且萌芽甚早。後來之不見，是萎縮荒廢底。當其萎廢時，不是無原無故忽然萎廢；乃是它向別途發展去之結果。因此所以中國文化有些不及西洋處，亦有些高過西洋處。正因它有所超過，而後乃有所不及。

第四、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這是我二三十年來沒有改變之根本觀念。舊著已發其端，現正圖完成其說。

（註九）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第四二頁，商務出版。
（註十）語見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呂振羽的中國古代史亦採其語。
（註十一）潘光旦著人文史觀，有論姓氏婚姻家庭各歷問題一篇，曾譏笑既古時人相信有運命鬼，十八世紀半以後底歐洲人美洲人和今天底中國人却相信了一個進步鬼，可笑哉。
（註十二）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第五八頁，商務出版。
（註十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小字本第六五頁，商務版。
（註十四）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九七頁，中華書局版。
（註十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二〇三頁，民族自救最後覺悟第九七頁。



# 習尚與價值判斷的標準

張述祖

眞，美，善是人類的最高價值標準，也可以說是人類行爲活動的最後鵠向，因爲每一個人都是照着自己認爲眞、美或善的物去求，照着自己認爲眞，美或善的事去做。這些標準是怎樣發生怎樣形成的呢？當然，使我們發生價值判斷的那些事物，牠們的本質與我們人性的本質相投與否，是價值判斷所由決定的一大原因。不過這種本質的原因非筆者所欲過問；我只願談談決定價值判斷的心理原因。有一樁最顯著的事實，使我

想到決定價值判斷標準的心理原因，那就是這些標準是因社會及時代的不同而有差異的。如果價值的標準完全由本質的原因決定，那麼這些差異理應無由發生；反過來說，這些差異愈大，那就表明其心理的原因愈關重要。由心理的原因產生的價值標準，就是通常所指的習尙。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習尙，就是牠的價值判斷標準的一部分。這在美與善兩種價值上，表現得最清楚。安南人以黑黑的牙齒爲美，與我們對牙齒美的標準恰恰相反。一個偉人的事功在他那一時代可以認爲善，而在現在則可以認爲不善。至於眞的標準似乎應該是百分之百地本質的，可是習尙的作用仍然相當顯著。比如一件事實，在我們中國人總喜歡分開三點或五點來說，要只分兩點就覺得似乎有點不過意。要能歸併爲十點的話，決不願列爲十一點說；雖然也許十一點更外週到些。可數的事實總願就其成數而言。又如三十六，六十四，七十二等數目在我們中國人總較二十三，五十九等數目喜歡用來歸併事實。再舉一種思想方式來看，譬如非是卽否的排中思想方式，中國人從古到今都喜歡運用。中國語文中的駢偶表現法就是明證。這固然是爲了美，而同時也是爲了更有力地去表現眞；以期所說的道理可相較益著。例如很有名的兩部著作「文心雕龍」和「史通」，就是完全用駢體文爲成的，而這種說理的書並非純文學的作品。另如陰陽消長剛柔生尅等一套概念，更是瀰漫於中國人一向的思想中。可是古代印度人的思想方式則與此相反；牠們是要儘量容納是與否之間的東西。所以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非色非空那樣的想法在佛典中是極其普遍的。筆者對民俗學的知識毫無，不過我想民俗學家一定可以提供許多的例證，來證明眞的標準如何因思想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思想方式如何受社會習尙的影響。法國的杜爾幹（Durkheim）認爲知識的判斷標準卽爲有歷史性的社會習尙。這種完全由社會學出發的知識論，固然不免言過其實，但社會習尙對眞的標準之建立，確有其相當勢力，這是說什麼也不能抹煞的。

因此要研究人類價值標準的起源，有一方面爲努力的就是要研究習尙的形成。這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主題。心理學上認爲習尙的形成在心理歷程上爲一種暗示（Suggestion）的歷程。暗示是怎麼回事，那還得費點週折才可說明。每一個人必須和別人在一起生活，換言之，我們的生活自始至終都是過在一種社會關係之中，因之我們的行爲活動常常是和別人在一起發生的。我們從小和別人在一起吃東西，一件好吃的東西，自己吃着好，別人也吃着好；別人一方面吃着好，一方面讚不絕口，自己一方面吃着好，一方面聽着別人的讚美。這別人的讚美實際和食物的美味多少次地連在一起刺激自己，正如同肉和鈴聲多少次地連在一起刺激巴夫洛夫（Pavlov）的狗似的，久而久之，別人對食物的讚賞就可引起或加强自己味覺上的美感，正如同鈴聲直接就可以使巴夫洛夫的狗流口涎一般。這種事實就是心理學上人所共知的「交替反射」（Conditioned reflex）或譯「制約反射」。由這個很簡明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一個人對美的價值判斷，如何會受別人行爲的影響了。我們和別人在一起吃東西的機會那麼多，所以一個人，從小到大，這種交替作用發生的次數，眞可以說是無限，於是牢不可破的「交替反射」關係，自然就建立起來，大家都說好吃的東西，你沒有入口已經覺得好吃；反之大家都說不好吃的東西，你沒有入口已經覺得不好吃。原來是愈好吃的東西，說好的人愈多；結果，就是說好的人愈多的東西，就愈覺的好吃。別人的讚美既因交替作用而具備了引起味覺美感的力量，那麼讚美愈多力量當然就愈强。因之如果一件食物，不只現在眼前一人說好吃，古人也說好吃，別人的文章著作中都說好吃，那麼你就更不由得不覺得不好吃了；甚而至於本來你吃着不好吃的東西，也會覺得好吃起來。因此我們就可以了解爲什麼味覺的生理機構大家大致相同，而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河北人則不喜歡；四川人喜歡吃苦瓜，山西人則入口卽吐。當然在已經成癖之後，生理機構難免發生適應的變化，但嗜好的開始顯然受他人的影響很大。這是味覺方面的美的價值標準，如何受社會習尙影響的一個隨便的例子。其他美的價值標準，以至善及眞的價值標準，受他人影響的情形，當可舉一反三了。這樣以他人的價值判斷，代替價值本身，而引起自己的價值判斷，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暗示。然而我並不是說一切價值標準完全是由習尙決定的，自然還有本質上的原因，不過習尙可以加强、減弱或改變這種本質原因的力量就是了。

還有一類事實，可以證明一個人的判斷如何受別人判斷的影響。據社會心理學家阿爾波特（Allport）的實驗，他以由香至臭的十種氣味，讓許多人判斷牠們的香臭程度。判斷是在兩種場合之下舉行的：一種場合是每一位判斷者獨在一處判斷；一種場合是許多判斷者同在一處判斷。用線條的長短表示香臭的程度。結果是在前一種場合之下，各位判斷者對這十種氣味的香臭差異程度判別得大；而在後一種場合之下則判別得小。用重量來實驗，結果亦同。這是說一個人處於團體的情境中，他的判斷有趨於中庸而避免偏於極端之勢。也就是說明一個人的判斷標準如何有意無意地都在受着別人的影響。縱然別人並未表示出他們的判斷，可是僅僅因爲我知道有人和我同在作一種判斷，所以就要使自己的判斷趨於中庸，以免與別人過於相左。原來是「人的判斷」代替了價值本身；進一步則「人」代替了「人的判斷」。總之習尙之所以能左右價值判斷者，就是因爲最初是事物的本身價值與別人給牠的判斷常在一起表現，引起我們對牠的判斷，於是經「交替」的歷程，別人的判斷直接就引起我的判斷；甚而至於不必有

別人的判斷，只要我知道別人在判斷，也會影響我自己的判斷。

因此一個人對一切事物所下的價值判斷，並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判斷，而是他在社會習尚的影響下所作的判斷，所以一個人的價值觀，不能完全脫離社會及時代的限制。我們要改造人的價值觀，不能單獨地分別地由各個人下手，而應認清這種社會力量的作用。不過在這裏就遇到一個最使人頭痛的矛盾關係：社會是由各個人構成的，當然各個人的價值判斷合起來，就是社會的價值判斷；所以要改造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勢須改造各個人的價值觀。但每一個人的價值觀，都係由他所處的社會的價值觀作一部分的決定，那麼在未改造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以前，就無法改造一個人的價值觀。一般所說的「心理建設」或「改造人心」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改變一個社會的價值判斷標準或其習尚的問題。學校裏的風氣問題，機關裏的風紀問題，也都是這種性質的問題。而這個問題，關係於一社會或一團體的生活甚大。在一般看來幾乎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問題；一個團體的風氣要好，不必費大氣力，一切事好辦；反之風氣不好，則只有付之一嘆或急呼整飭，毫無具體辦法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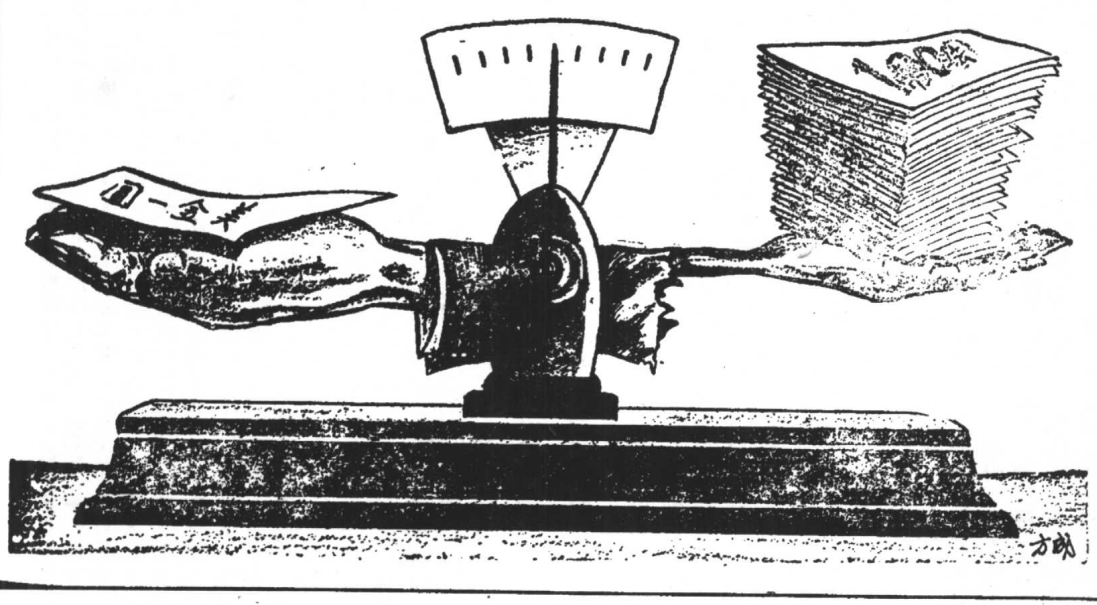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真的要左右或轉移習尚，那就必須先了解習尚發生，或改變的原理。我們已經知道別人的判斷所以能直接影響自己的判斷，在心理歷程上講，是一種「交替」的歷程。但對同一件事物的判斷，各人之間帶有不同，爲什麼有些人的判斷會特別發生影響力量而成爲習尚之所趨，另一些人的判斷則歸於屈服呢？習尚成於人對人的暗示，但暗示恒有一定的方向。這個方向很簡單，就是由權威大方，向權威小方影響。所謂「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正好說明這種方向，君子便是權威大方；小人便是權威小方。相傳東漢郭林宗爲一代儒宗，士林矜式。有一天他出門帶帽子時，無意中捏歪了一隻角，走在街上被一般士子們看見了，競起模仿，大家故意把帽子捏歪一角，一時號曰林宗巾。這個佳話活生生地說明了那種暗示的方向。

因爲習尚形成的方向是如此地明顯，於是一般人就把牠看得太簡單了。直至把牠簡化爲一種上行下傚的問題。把權威的大小，簡化爲一種地位上下的關係，而所謂地位上下，就變爲一個官階或身份高低的問題。於是認爲轉移習尚的力量，可由一二人左右；只要在政治上居高位的人以身作則就行。但實際上，問題並沒有那樣簡單。生活是多方面的，所以價值標準或習尚，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影響習尚的權威也是多方面的。我們這裏所謂權威並不是指政治上的權威，而是指在價值判斷這件事上的權威。在某一方面的價值判斷上的權威，即其對這一方面的價值所下的判斷，歷經證驗爲適當者。所謂適當，即判斷與價值相符；正如交替反射的實驗中，鈴聲與肉相符似的。例如對布疋的好壞所下的判斷，以久曾被生意的人爲有權威，蓋因這些人一向對布疋好壞所下的判斷，歷經證驗爲適當，所以這些人在對布疋好壞的判斷上，就有暗示力量。這些人說是好的布，我們不由得就覺得不錯，其他事例，可以類推。總而言之，一個人絕不能在任何方面的價值判斷上，均成權威。對衣服式樣影響權威大的，對思想方式的影響權威，不見得也大。對服務的風紀影響權威大的，對走路的步態或說話的聲調，影響權威並不見得大。不僅此也，不同生活的人，有不同的價值標準，所以對士子影響權威大的，對商人的影響權威，並不見得也大；對軍人影響權威大的，對士子影響權威並不見得也大。我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馮玉祥的服飾，質樸實用，別具風範，但並不能使大學生去模仿他，而眞正影響大學生服飾的倒是電影明星。在官階及身份上講，那當然馮先生高得多了。不過軍官及政界上的人模仿馮先生服飾風範的確實有些。凡此，就是因爲我們前邊說過的，一個人在某方面的價值判斷上所以能對某種生活的樹立權威，必須是他一向對這方面所作的判斷都被這種生活的人認爲適當，歷經證驗，取信於衆，所以暗示的權威，必須是自己樹立起來的；而不能是硬派上去的。明乎此就可以了解轉移風氣這件事，爲什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了。

關於如何控制或左右習尚的問題，心理學目前所能貢獻的具體方策，那確是太少了。並且亦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納。但筆者願提出與通俗見解不同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一般認爲習尚既然是一種羣起風從的事實，所以要使習尚形成，便須限制個人的自由，以求其一致。筆者則以爲習尚之發生，既由於權威的暗示影響，所以樹立習尚的先決問題，就是如何培植暗示的權威。而發生暗示影響的權威，既然是多方面多種類的，自然發生起來的，那麼要想培植新的暗示權威，以樹立新的社會習尚，必須能予各個人以表現並證驗其判斷的適當性而爭取他人信任的機會。這樣新的適當的判斷，因其經過證驗而取信於人，遂可成爲暗示權威而蔚爲習尚。那些舊的及不適當的判斷，相較之下，其影響力量自歸削弱或淘汰。所以社會應給予各個人以在某一方面對某些人建立暗示權威的機會，俾新的暗示權威有不斷發生的可能，那樣社會的習尚，才能「日日新，又日新，」而趨於更適當的方向。若完全限制個人的自由，則每個人都沒有表現並證驗其判斷的適當性以取信於人的機會，則新的暗示權威，就沒有建立的機會。那麼社會的習尚必爲舊的傳統的暗示權威所長期支配，勢將滯留於一種保守陳腐的狀態之下。至於武斷地樹立起來的權威，像居高位者登高一呼之類的辦法，則因其判斷適當與否，未經社會證驗，根本不會發生暗示的力量。是欲轉移社會風氣，而適得其反了。

囤米处

請息內戰
罷工
罷教
罷工


一金米

觀察通訊

# 「五四」紀念在北大

## 那時追求的在什麼地方？

——馮至：「那時」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三十年爲一代，「五四」到現在已經二十八年了，憶當年，看現在，想將來，覺得光榮，覺得慚愧，也覺得有莫大的責任。就在這種混雜的情緒中，北平數萬青年來紀念這偉大的節日。北大清華燕京等校，都有盛大的「五四」週。北大爲「五四」的發祥地，情緒尤其熱烈，在這幾個重要的晚會——科學晚會（五一），文藝晚會（五三），歷史晚會（五三），經濟晚會（五五）——中，集合了許多實事求是的學術工作者與「五四」的過來人，對三十年來的科學、文藝、民主、現階段的經濟作了一個總的檢討和評價，並從這些經驗與教訓裏指出今後的途徑。有人說：「這眞當是新『五四』的開始。」

### 民主的科學

就賽先生來說，汪敬熙教授認爲是今日紀念「五四」的一大論爭，因爲北大對科學並無多大貢獻，北大的科學只知用來增强，爲人類謀幸福；現在科學的研究是整理國故。鄭華熾教授則說明要科學發達必須科學研究發達，要科學研究發達須解決幾個先決條件：一、人力要多，二、財力要充裕，三、要完全的時間，四、要能合作。他說：我們談科學要從基本上做起，如果眞能做到這幾點，我相信五年十年後中國科學必有相當的成就。

爲誰而科學？袁翰青教授有一個很重要的提示，他說：

「在現在這個時代，科學工作者是痛苦的。他們的內心有許多矛盾。他們研究科學，追求眞理，是希望他們的研究能使人類克服自然的力量，不是造福了人羣，是一大疑問。因此人類向前的精神有很大的矛盾。科學就像一把刀子，這把刀子交給廚子可以做菜，交給瘋子就要闖禍。科學的運用如不能建立在科學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德賽兩先生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德先生站在大多數的立場上着想，賽先生不僅不能造福人羣，而且要發生反作用。

「科學家要愛人類，愛世界，愛和平。」

### 人民文學

「五四」是新文藝誕生的時代，因此又是文藝節。在文藝晚會席上，朱自清教授講述了「五四時代的文藝」，在理論方面，他提出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他說：「胡先生在自話文學史中的意見是正確的，自話便開始於人民要表現自己的情感。陳先生的主張，是用國民文學反對貴族文學，用寫實文學反對古典文學，用社會文學反對山陵文學。國民便是人民，社會文學是人民的文學，寫實文學是用人民的語言，所以總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學』。」創作呢？「第一部創作便是『狂人日記』，裏面提到禮教與孩子，那時的批評，說它是用寫實的手法表現了象徵的意義。……『狂人日記』裏喊出了救救孩子，並且要打倒孔家店。要怎樣救救孩子呢？就要誰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到今天仍然是如此。」

馮至教授是北大新詩社的導師，他是詩人拋棄高貴感，自覺到是個普通人，並爲普通的人說話，這才成爲眞正的詩歌，所以前詩只能讀給少數有修養的人欣賞，今天却可以讀給很多人欣賞了。新詩的前途是無量的！」

時代是進步了，科學、文藝都以人民的旗幟爲旗幟，可惜還有一些人在沉醉，不幸中間因政治上的變化，智識者不能做政治鬥爭，就只有和自己的情感作游戲，於是象徵詩便興盛起來，後來戰爭發生，詩人離開城市，漸漸認清了現實，態度得以改變，才有今日的詩壇。「智識階級的地方，他們還吟哦着黃昏，寧靜，美麗的死呀，永恆，永恆。」（北大文藝社慶新詩社五四特刊）北平還有象徵詩人，溫和的馮先生也覺得「難過」。

### 重新估價

五三歷史晚會在紅樓大操場舉行，三千多青年都凝神地諦聽着「五四」的領導人物說他們的往事和感慨：「回想二十八年前的今日，都覺得勇上有一股熱力。

第一個說話的是胡校長，「五四那天我在上海蔣夢麟先生家，我不大清楚當時的情形，好在這裏有許先生、周先生，他們都是被捕的人，還有，揚振聲先生也被捕過，可惜他病着不？老作家們有的當了委員，有的唸佛了，得道了，有的則專知雕琢字句，作出一些大家不懂的精緻文章。在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時候，在四面包繞着內戰的烽火的地方，他們還吟哦着黃昏，寧靜，美麗的死呀，永恆，永恆。」（北大文藝社慶新詩社五四特刊）北平還有象徵詩人，溫和的馮先生也覺得「難過」。

能來。」胡先生眞的繳附「五四」不談，他講的是「五四背後的新思潮運動」，還是新青年七卷一期他的一篇文章，他覺得還有闡述的必要。

## 沉痛的感想

許先生平日是一個最叫座的教授，於今大家又知道他有過「被捕」的光榮，所以他一上台，就報給一個溫和革命家，新思潮運動便是他的不流血的革命。他說：新思潮就是評判的精神，也就是尼采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主張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爲工具，以「評判的精神解決問題」爲方法，達到「改造中國文明」的目的。他說：從前認爲好的、美的、對的，我們要評判它，從前認爲壞的、醜的、不對的，我們要評判它。反對袍腳，反對文言文，反對孔教會就是些好例證。當時吳稚暉曾說他「載紅頂子來提倡危險的思想」，於今呢？「昨日少年今白頭，當年危險的份子老了。但是，三十年來成績，還不夠，我們要繼續、反強權、反迷信、反封建的作法，今天不是到底是反民主反科學的敗壞作法嗎？」

他說了一些往事。「五四」是愛國運動，文化運動也是社會運動。「五四」完全是自發的，純眞的，沒有受過任何人的指使和津貼，蔡校長不攔阻也不勸止。他是參加打章宗祥，燒趙家樓的一個，在恍恍忽忽中他被逮捕了，北洋軍閥用裝豬的車子把他拖到總布胡同，三十餘人關在一屋，褲子褲帶被剝得精光光的，他們說：「二十年後再見。」蔡先生出來了，「我要替你們負責！」但後來逮捕的却越來越多，三院關了一千多了。可是，他們不怕捕，以坐班房爲榮，後來掀起了全國的罷課、罷工、罷市運動，曹陸章罷免了。

「現在就第二個感想。從前我們不滿意那時的政府，現在我要歌頌那時的政府，那時只有逮捕，沒有死人，沒有人失蹤，現在是進步多了！那時，我們沒有受過任何方面的津貼，有姓蔡的同學南奔北跑負債百餘元要投海自殺！現在的問題多了，進步了！那時，師生打成一片，現在呢？醜得很！」

末了，許先生回念蔡校長和李大釗，「我的話也許是大逆不道的話，就是『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而後才知恥；現在好些士大夫恬不知恥，無所不爲！」

周炳琳教授的講詞中有：「我們在上海見過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他說：你們要革命，跟我來。我這裏炸彈也有，手槍也有。」孫先生很看重青年運動，在改組國民黨時，吸收了各種思想不同的志士。但後來國民黨清共，好多有爲的青年都遭了殺身之禍。中華人利用了青年人，青年人的犧牲最慘重……先是中華人讚美五四，現在連青年節也要濃縮給「三二九」。五四本身是一股怒潮，出於年青人的敢於犯上作亂。現在的中年人怕青年犯上作亂了！這是後退，而不是前進。」

## 學運與民主

樊弘教授平日是那麼慈祥和藹，這一晚他太興奮了，「我的話也許是大逆不道，但眞理要問個明白，人生不過百年呵。」爲道出他的眞理，而後才知恥；現在好些士大夫恬不知恥，無所不爲！」

周炳琳教授的講詞中有：「我們在上海見過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他說：你們要革命，跟我來。我這裏炸彈也有，手槍也有。」孫先生很看重青年運動，在改組國民黨時，吸收了各種思想不同的志士。但後來國民黨清共，好多有爲的青年都遭了殺身之禍。中華人利用了青年人，青年人的犧牲最慘重……先是中華人讚美五四，現在連青年節也要濃縮給「三二九」。五四本身是一股怒潮，出於年青人的敢於犯上作亂。現在的中年人怕青年犯上作亂了！這是後退，而不是前進。」

樊弘教授平日是那麼慈祥和藹，這一晚他太興奮了，「我的話也許是大逆不道，但眞理要問個明白，人生不過百年呵。」爲道出他的眞理，而後才知恥；現在好些士大夫恬不知恥，無所不爲！」

周炳琳教授的講詞中有：「我們在上海見過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他說：你們要革命，跟我來。我這裏炸彈也有，手槍也有。」孫先生很看重青年運動，在改組國民黨時，吸收了各種思想不同的志士。但後來國民黨清共，好多有爲的青年都遭了殺身之禍。中華人利用了青年人，青年人的犧牲最慘重……先是中華人讚美五四，現在連青年節也要濃縮給「三二九」。五四本身是一股怒潮，出於年青人的敢於犯上作亂。現在的中年人怕青年犯上作亂了！這是後退，而不是前進。」

樊先生說：「今日是儒家抬頭的時候，曾國藩的把戲又在重演。有一個人不懷念他，教授們說他偉大，學生們說他偉大，工友們說他偉大。胡校長在五四校友會上分析他的偉大精神有兩點：第一、他眞能提倡學術自由，第二、他是一個眞正的領袖。」他說：中山先生沒有認清這一點，以爲有了大權以後，也應該學學這位老校長，學學這蔡先生大公無我的精神。」

「第二個應該懷念的，」胡校長說：「是那時的同事陳獨秀先生，他是我的同鄉，脾氣古怪。五四時學生被捕，可是他老先生却跑到新世界去散發傳單。他不但對那時文人不客氣，對段祺瑞徐樹錚也反了。「眞正要民主的是青年學生，自由愚對。他散傳單，直到晚上十一點，我們勸他回來，可是整日才知道他於晚上被捕了。後來保出來，他又跑到武漢去鼓吹，

## 懷念蔡陳李

紀念「五四」，無論見過蔡先生的，沒有見過蔡先生的，沒有一個人不懷念他，教授們說他偉大，學生們說他偉大，工友們說他偉大。胡校長在五四校友會上分析他的偉大精神有兩點：第一、他眞能提倡學術自由，第二、他是一個眞正的領袖。」他說：中山先生沒有認清這一點，以爲有了大權以後，也應該學學這位老校長，學學這蔡先生大公無我的精神。」

「第二個應該懷念的，」胡校長說：「是那時的同事陳獨秀先生，他是我的同鄉，脾氣古怪。五四時學生被捕，可是他老先生却跑到新世界去散發傳單。他不但對那時文人不客氣，對段祺瑞徐樹錚也反了。「眞正要民主的是青年學生，自由愚對。他散傳單，直到晚上十一點，我們勸他回來，可是整日才知道他於晚上被捕了。後來保出來，他又跑到武漢去鼓吹，

# 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五四」運動二十八週年紀念已在我們面前消逝了，但它激起了全國各地青年學生們的熱烈浪潮，準備獻身於一個新的五四運動。就是在政治低氣壓籠罩下的首都，青年學生們也打破了一切的困難與阻力，發出了他們的呼聲。

## 五四與現代化

五月二日晚八時，中大歷史學社敦請該校教授陳世昌氏在文學院教室作五四專題演講，題為「五四與中國的現代化」。吳氏首先說明了產生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痛親念，他說：「五四運動是中國要求現代化的一個運動，但因力量分散和領導人物的關係，只有在文化方面可說得到成功。而當時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兩個口號，到現在還是這兩個口號。從五四要求現代化起到現在已經二十八年，中國還沒有現代化，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接着他指出：「政治問題是整個國家一切問題的基礎，如果政治不上軌道，一切都無辦法，現代化除了要注意於文化學術以外，對政治尤不可忽視。」至此他舉了一個實例，說達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但因政治不上軌道，二十四小時內就亡於希特勒之手。因此他特別鄭重地指陳：「今日還有不少人以為只要有了飛機大砲原子彈就可解決問題，這實在可笑可憐，這就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痛親念的復活。當張之洞提出這一口號時，郭松濤就已經指出它的錯誤，到現在還是這樣，這不是歷史進化的諷刺嗎？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現代化，要中國現代化代代。」最後他說：「先必須丟掉這種傳統的包袱，從求真入手，教育自己，教育下一族有沒有接受現代化的思想準備。中國以受現代化不可，自己不現代化，別人要來現代化，別人來現代化，就要取付代價。至於如何現代化，我今天不能具體的提出意見，但必須要有一個政治民主化的環境，和一種求真的觀念做基礎。」

## 理性與新五四運動

五四前夕，記者為迎接光輝的五四，特走訪中大兩位教授：「五四到現在已經二十八週年了，但我們現在還在喊當時的口號「科學」與「民主」，這說明中國的教育自己，教育下一代代。」最後他說：「我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丟掉這種傳統的包袱，從求真入手，前最重要的問題是現代化，要中國現代化代代。」最後他說：「族有沒有接受現代化的思想準備。中國以受現代化不可，自己不現代化，別人要來現代化，別人來現代化，就要取付代價。至於如何現代化，我今天不能具體的提出意見，但必須要有一個政治民主化的環境，和一種求真的觀念做基礎。」

## 全盤重新估價

另一位是社會學家孫本文先生，他說：「五四到現在已經二十八週年了，但我們現在還在喊當時的口號「科學」與「民主」，這說明中國的教育自己，教育下一代代。」最後他說：「族有沒有接受現代化的思想準備。中國以受現代化不可，自己不現代化，別人要來現代化，別人來現代化，就要取付代價。至於如何現代化，我今天不能具體的提出意見，但必須要有一個政治民主化的環境，和一種求真的觀念做基礎。」

## 另一些消息

五五經濟晚會席上，只有悲觀的論調。趙迺搏教授首謂：經濟是政治財政的犧牲品，中國經濟的毛病：一是地大而物不博，二為腦充血的經濟，三為顧殺鏡的經濟，四為部落經濟，五為官僚資本經濟。財政與通貨問題，秦壁教授只提了一些自為「沒有辦法的辦法」，其中「澈底清算豪門資本」一項為好幾位教授所同意。

對儒家精神，解放個人，發現自我，但不幸這種工作至今尚未完成。中國目前的局面很需要來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但這一運動不能只有Romantic的情緒，而必須是一種理智的行動，以理智陶鑄感情的一種行動。歷史的發展趨勢必然要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在高度資本主義的壓力下，非走上經濟平等的道路不可。這條道路不是平坦，而是非常艱鉅的。如果我們不願意中國毀滅，就需要一種社會取一種懷疑態度，予以重新估價，更需要以理智培養出一種力量，迎接一次大的變革。」

另有一位是社會學家孫本文先生，他說：「五四到現在已經二十八週年了，但我們現在還在喊當時的口號「科學」與「民主」，這說明中國的教育自己，教育下一代代。」最後他說：「族有沒有接受現代化的思想準備。中國以受現代化不可，自己不現代化，別人要來現代化，別人來現代化，就要取付代價。至於如何現代化，我今天不能具體的提出意見，但必須要有一個政治民主化的環境，和一種求真的觀念做基礎。」

另

沒有多大進步。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思想。五四運動後，西方的一切科學及新思想都介紹進來了，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把舊東西估算掉。紀念五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發揚批判精神，尤其要對五千年來遺留下的舊文化傳統，全盤從新估價，這不是說要從舊文化中保存什麼，而是要拋棄一切要不得的東西。有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的Renaissance這個字的意思就是翻新，不僅要消極的拋棄舊的，更要積極的創造新的。」

## 五大學聯合紀念會

五四發展，中大六十公尺的文化走廊全被紀念五四的壁報專刊所佔領。這真可有專論，有文藝；有的檢討過去，有的針砭現實，有的暨憧將來。

中大，金大，金女大，劇專，音樂院五校聯合紀念大會，於下午二時在中大大禮堂舉行，參加者達三千餘人。大會在中大自治會主席的報告中開始，請有楊晦，許傑，張西曼諸先生講演，傅斯年，吳有訓，鄧力子，段錫朋，施復亮，田漢，諸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 與人民結合

第一個被邀講話的是許傑先生：他說：「五四運動的意義一向被人歪曲，開始日爲新文化運動，後來改爲青年節，再後連青年節也不要，文協才檢過來定爲文藝節。實際上，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要轉變，不僅代表學生運動，新文化運動，而是代表整個歷史的轉變，代表中國人民要求解放的開始。（掌聲）」接着他分析了當年參加五四運動的知識份子，在以後的轉變情形，有的變爲官僚買辦，有的開始是一副自由主義者的面孔，現在成了默兒，有的明哲保身，退出現實陣營，只有一小部分人始終站在爲中國人民而鬥爭。而知識份子轉變的主要關鍵就在於是否和人民脫離，五四運動之不能成功就在於參加運動的大部知識份子都脫離了人民。從歷史教訓中我們知道，如果一種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背叛了人民，和人民站在相反的對立地位，結果一定落空。而就一個人的本身講，如與人民離脫，終必爲人民所拋棄。所以今天的知識份子非和人民結合起來不可。怎樣和人民結合，首先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做一個不屈服的堂堂正正的一個人，不做奴才和商品，去生活在人民中，和人民共呼吸，同愛憎，指導人民，也受人民影響，充實人民，也在人民中充實自己；只有如此，才算懂得五四意義，科學與民主才能開展，否則絕對不會白天而降。」

## 解放農民

接着講話的是前中大教授楊晦先生，他說話既幽默詼諧，又辛辣有力。他首先分析了當年五四運動時之社會背景，謂自「九一八」以後，流行「畢業即失業」的口號，使知識份子覺醒應回到農村去和農民共生死利害，「一二九」運動時「到民間去」的口號便是由此提出，卒使抗戰發動。抗戰勝利後，現實教訓又使知識份子覺醒要求民主。老實的說：知識份子所爭取的民主運是一種上層的民主，但是中國的社會如果農民不起來革命，便沒有出路。如果農村破產，都市的畸形發展就會淪爲外國的殖民地，中國工商業就沒有出路，這就是現在上海一般資本家和工業家也參加民主運動的道理。了解都市文明的沒有前途，覺悟要爭取民主，必須來中國農民的解放。知識份子在此覺醒下，必須改變一切作風，不怕土氣，不與苦難的人民共生死存亡，求民主解放。但少數知識份子，特別是文化工作者之爭取民主，只限于學校，一到社會馬上變了。不都市，限于學校，一舞蹈，唱歌，短劇等，觀衆達四千餘人。

這是南京學生團結的開始，是全國學生團結的先聲，是新五四運動前夕的激盪！（五四夜深記）

## 團結的開始

大會發表宣言，提出六項國是意見：

一、反對內戰，要求和平。

二、反對政府非法逮捕人民，非法查封刊物。

三、政府應立即實行民主政治。

四、政府應採行獨立外交，不作任何國家附庸。

五、運輔政協決議。

六、發揚科學精神，建設新文化。

演講完畢，會場高唱五四紀念歌二遍，喊口號「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口號，情緒極度熱烈。

晚八時，五校聯合主辦紀念晚會，節目精彩，有詩朗誦，舞蹈，唱歌，短劇等，觀衆達四千餘人。

這是南京學生團結的開始，是全國學生團結的先聲，是新五四運動前夕的激盪！（五四夜深記）

##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註明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奉潤酬。

四、如通信地點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錢安平先生收」，不寫「新潮月刊社」字樣。

五、歡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編者）

# 墓

李慕白

機過華盛頓大學的後園，走上那一條狹窄的坡形的公路，在西雅圖（Seattle）東南約十五英里的藍谷（Blue Valley），美國政府在那兒建築了一個第二次大戰無名英雄的墓地。這一所墓地雖然已經埋葬了千百具無法辨明姓氏的屍首，同時也埋葬了無數沒有屍骨的靈魂——在世界第二次大屠殺中，因失蹤而確定死亡了的軍人。這是戰後的舉府一座新興的建築。美國人喜歡新鮮，愛好刺激，這一座無名英雄的墓地，也許將成爲他們日後遊覽風景的好地方。

天上陰沉沉的，沒有太陰也沒有風，雖然剛下過大雪，然而却不十分冷，倒是這氣候使人怪鬱悶的。

我們到這墓地的時候已經是過午時分了。莉麗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外面罩以一件灰皮大衣，還帶了一雙黑皮手套。除了她的面孔以外，在她的身上幾乎整個是黑色的。她那大而黑的眼睛，在憂鬱中發射出失望的光。我攙扶着她一步一步的走上那灰色的百級。這步伐很有節奏，在靜寂的空氣中，我們清楚地聽得出自己的脚步聲，也許還能聽得見自己的心跳。這情景即使是十分的嚴肅，也免不了會人黯然神傷！我不時地偷看莉麗：她的嘴在微微顫動，她的眼注視着那高坡上的石塔，石塔的頂上還站了一位和平的女神，她伸展着雙翅，像要立刻逃避的樣子，然而她却無法逃走高飛，她始終站在那兒，成了人爲的偶像。在她的脚下，埋葬着那無數的白骨與幽魂，無時無刻，她不在聽着他們的控訴與呻吟。當我攀登石級的時候，看着那和平之女神的塑像，恨不得我想到在 New Jersey 與紐約之間的海上的自由女神；這兩種偶像已然成了今日好戰者的宣傳工具。多麼虛僞的和平與自由呵！

走完石級，便到了墓旁。那石塔和墓穴在一排機杆的裏面，外面有一塊豎立的大石碑，那上面刻着兩千多名失蹤戰士的姓名，每一個姓名前面都有他們入伍的號碼，順序排列。莉麗很熱悉地指着一行名字，那上面刻着這樣一排字：「Major Charles H. Herrelko，一九四四年作戰於緬北上空，機毀陣亡。」她用顫抖的手指着這一行凹進去的字跡，那些字像刻畫在她心上一樣，她疼痛得流淚了。

我無語地站在她旁邊，我凝視着那碑上的無數的姓名，我想着那碑上多少無定的游魂，他們雖是死了，但却不知給這人世遺留下來多少創痛。多少他們的父母妻子因此而心碎。

淚水蒙住了莉麗的眼睛，她呆若木鷄似的還站在那碑前。那一行深刻的金色的字跡好像有吸引力似的，使她不忍離去。

「我們還是進去罷。」經過了長時間的沉默，我終於催促的說出了這一句話。我的音調是多麼的凄涼而單純。我用手指着那石欄裏的墓穴，那被壓在高塔和平之神底下的亡魂。

她微微地搖搖頭。她的視線還是釘在那一行字上。後來她却突然的嚎淘大哭起來。她的臉貼在她的雙手裏。她的哭聲震破了這沉寂的空氣。我不禁也望着那一塊大理石的墓碑流淚了。

「他……」她嗚咽着說：「他的魂也許就在這塊碑上。」

「不，」我說：「他的榮譽是在這塊碑上；他的魂早進天堂了。」

「但是他的屍首呢？」她緊接着問我。

「在那裏……」我用手指着那墓穴，但我馬上又縮了回來。

「太殘忍了，他的屍首都不知到哪兒去了呵？」

天依得是陰沉沉的。那墓旁深綠色的小松樹在靜穆中圍繞着墓穴，像在那兒所禱。還有，那站立在石塔上的和平之神，她遠着雙眼，像在那兒低泣。這眼前的情景，一切都令人心傷。當我想到德國的格言 One war brings on another 這句話的時候，同時我更會記起曾經參加第一次大戰的美國名將薛耳曼（William T. Sherman）說的「戰爭是殘暴的（War is cruel）；這是一句多麼富於感觸的話呀！

我們在碑前靜立了許久。然後再移動着無力的步子走進了那石欄，兩立在那無人的墓旁。仰望着那灰色的天空，那高大的十字架，還有那浮雕在石塔上的美國的軍徽——一隻猙獰的鷹，牠們也許就是那些無名英雄所得到的最後的榮譽。在這座冷靜的墓園中唯一能陪伴這些幽魂的也祇有牠們。

「祇有死才是最平靜，最恬適的世界呵！」我想到那躺在墓穴裏的人，不禁這麼讚嘆了出來。

莉麗點點頭。同時，她又望着那和平之神說道：

「假如她是有靈的，我不知道她會作何感想？」

「她也許會覺得我們人類太勢利了。我們在戰爭的時候已經把她忘記，却一心去崇拜戰神；等到戰爭結束才想起了她，把她供爲偶像，利用她來作爲再度戰爭的工具。」

「這個世界將不會再有戰爭了罷？」

「誰敢說？戰爭也許就在明天。」

「那不是太殘酷了？」

「至少戰神是不會這麼想的。」

「可是我們人並不是戰神呀！」

「那倒不見得。你怎麼曉得人的心？」

「戰爭究竟有什麼好處？」

「你們美國有一句格言說：“The blood of the soldier makes the glory of the general”這和我們中國的「一將成名萬骨枯」有着同樣的意義。」

「我不明白人爲什麼要這樣的自私。」

「沒有自私便沒有戰爭了。」我這樣下了結論。

在我們前面的深陰的墓穴裏，躺了多少死得無辜的屍體，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們那副痛苦的樣子；在那一具具的骷髏上，我們祇找得出猙笑與罪惡。當他們在生死的界沿上受着最後的裁判的時候，那時他們即使懺悔也太遲了。我心裏這樣想，但我不能把這種想法告訴莉麗。今天莉麗的痛苦，雖然都是由於私情的激發，但這種激發必然引起了她對戰爭的厭惡，甚至是一種恐懼。她站在墓旁，默然不說話，但她的心緒却無疑地十分紊亂。一種幻滅、煩惱、彷徨、以至

空虛的情感佔有着她。未來的暗影很清楚地攝在她的面前，使她困惱。她低首沉默了許久，終於悽愴地抬起頭來，並且對我說：「我不願意再在這兒耽擱了，我們還是早點回去罷。」

一種漠然的心情，叫我們在這荒涼的墓地體認了生離死別的眞諦。當我們一步一步走下那百級的時候，我們的心也好像隨着沉了下來。誰也不敢回頭去盼弔一次那特別顯得荒蕪的墓園。我明白戰爭雖然是結束了，但牠給莉麗所留下來的遺恨却是未可歇止。今日的憑弔，不過徒然增加了她對人生的懷疑與苦惱。天上飛過幾羣海鳥，牠們的哀鳴劃破了那沉寂的太空。在這時，莉麗却突然向我說：

「你不能馬上回到中國去。我需要你；至少，你可以親眼看見我將怎樣的去轉變我自己。」

對於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在事實上我不能再在美國住下去，我的事情也快辦完了。雖然我未嘗不可再在美國抗攔下去，但對於我在國內的孩子，又怎麼忍心離開得那麼久？一個中年人對於兒女之愛，是有着一般不可思議的力量的，這種力量使我現在沒有勇氣來讓慨地允許她。我不想把這困難告訴她，她却更補充了一句，說：

「你明天就搬到我家裏來住下，我希望你能在我家中享受到家的安慰；住旅館多苦呀！」

「謝謝你，我明天一定搬去。」我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說出口的。而且我是毫無思慮的說了出來，我有着一種矛盾的情感。

走完了那近百步的百級，我們就走進了停在墓園門口那片廣場上的汽車。我無力地靠在那柔軟的靠背上，吁了一口長氣，正預備把車子開走，莉麗却把她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她的冰冷的臉偎倚在我的臉旁。她很悠然的說：

「這墳生活倒是怪有意思的。」

我微微地笑了一下；同時我心中馬上就對她這話起疑；我不知道她是指那一種「生活」而言。莉麗眞是一個神祕的女人呵。

汽車的疾駛中，莉麗打開了她的皮包，拿出了一塊子，在揩她的淚痕。我心裏想着，我將在墓地上拾她臉上的淚珠，那許許多多遺過着同莉麗一樣命運的人，我不禁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個是戰爭的賜予啊！」（海外遠之九）

（上接第二頁）胡適之先生作自話詩的精神，即是取法。但是組成之後有何心得，則需要報告出來，作爲切磋的資料。

貴刊應該是大家的工具，不必實際造成一個團體。試想編者既不是司令，又不是經理，更不是校長，如何能集合許多志同道合之分子組成一個互助團體？祇要編者振臂一呼，全國響應，讓各地的讀者自動去組織，以抵抗窮鬼。要知道這種組織是做的，不是說的。所有世界上能夠想到的好話都有人說過了，只留待有人去做。

自由是爭來的。散沙要自行編官，不可依賴別人。在抗戰前，有租界在，可作言論自由的保障。那是不澈底的辦法。租界收回，遺憾的保障就沒有了。眞正的保障是人的同情心，亦就是每個人的良心。

于鵬年　五月四日　天津

## 五四來信二

編者先生：今天是五四，爲內戰中軍事重鎮的徐州，今天異常沉寂。我感到極端悲痛。以前度過這個日子沒有什麼感觸，然而今天爲什麼感慨湧上了心頭？靜開眼睛看看，祖宗遺留下的錦繡河山還像個什麼樣子？是誰奪去了我們青年的幸福？是誰打破了我們青年的希望？內戰！內戰！就是這個吃人的魔鬼。今天讀了二卷十期王芸生先生的「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這篇文章之後，心情更加沉重。勝利之初，大公報隨同盟軍佔領日本的通訊記者所報導的一篇通訊「日本眞的投降了嗎？」，已提醒我們注意日本的投降問題。某一個被遣送回國的東北日俘也曾經說過：「二十年後再見」，這更是一句刺心的警語。可是我們好像是置若罔聞。今天的青年就是二十年後的壯年，也是二十年後的國家實際的領導者。上一代的執政者可以執迷不悟的斷送他們自己，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却是來日方長。爲了將來，我們應該呼吸自由的空氣，爲了替我們的後一代造成一個美麗的遠景。現在的青年應該認識自身歷負的責任，立定一個目標，勇敢的向前邁進。「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這句話很可以作爲我們青年的警惕。

周曉華　五月四日　徐州

## 五四來信三

編者先生：我們總都明白，統治者爲了轉移目標，濫用狹義的民族主義，便把五四運動日併合在三月二十九日一天了，美其名「青年節」。但是，我們可能否認這不是在簒化五四運動的精神嗎？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三二九」和「五四」，都有過創造歷史上劃時代的功績；我們也認識得很清楚，「三二九」的精神在掀起民族革命，而「五四」的精神在推動民主思潮；「三二九」在民族革命史上有最光榮的一頁，而「五四」是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一天；「三二九」的影響在辛亥革命，而「五四」是民主運動的萌芽，它一直影響到現在。兩者的基點根本不同，它們只有在革命的步武上一致而已。正如長江駭浪，前浪只拉毀了舊封建的假面具，而後浪則冲走了舊封建的殘渣，然而你能說它前後是一個浪頭嗎？

隨着時代潮流的激盪，各國都在奔赴着民主的坦途，而我國却正沈醉在內戰裏；各國的人民都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下活躍，而我們却處處受着壓重的威脅；人家都在眞理下生活，而我們却一絲眞理的氣息也呼吸不到，我們只能窒息在高氣壓的而又貧血的地方。統治者太聰明了，連這一點可以回憶的美夢也想把它消滅得乾乾淨淨，迫使每一個人都丟了現實去狂舐着死雖有的枯骨，這怎麼叫我們現時代的人甘心呢？

我們要求民主，我們不能忘記了這一取民主的一天。我的意思也就是：「我們要從新的段祺瑞手裏，搶出「五四」這個輝煌的日子，讓我們朝着光明去創造新的生命。」

龍佐晉　五月四日　長沙

## 緊要啓事

本刊本期付印時，裝訂作仍在罷工之中。如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能解決，則本刊爲避免脫期起見，當由本社同人自行用釘書機裝訂，但無法切齊。事非得已，謹請鑒諒。

#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安平

本刊于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上，附刊「讀者意見書」表格一紙，徵求讀者發表意見，以作本刊改進的參考。這個「讀者意見書」原是爲我們自己參考用的，因爲我們非常希望知道讀者對於本刊一般編輯態度以及各欄所刊文字的反應，藉以改善我們的缺點，或者增强我們的自信。我們祇無意思要將它公開發表。我們並不認爲讀者的意見有整理後公開發表的必要。但是一部分讀者來函要求發表，我們在冗忙的工作中抽出了兩天的時間才寫成這篇報告。

發表意見的讀者共爲三百二十三人。這個數目還不到本刊第一卷平均發行總額的二十分之一。（第一卷的平均發行總額約爲八千份左右，現在已上升至一萬一千五百份）。發表意見的讀者在發行總額中所佔的比例很小。不過就實際情形說，有三百多位讀者熱心將意見書填就寄回，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在通常情形之下，一個刊物如不能贏獲讀者的愛好，當它徵求讀者意見時，可能根本沒有人理會。照徵人在地域上的分佈還算普遍，遠至迪化、雅安、綏遠、潮州、昆明、峨眉、太原等地，都有寄來。應徵人的年齡，最大的是六十四歲，最小的是十七歲（在高中二年級讀書），十八歲的則有十一個人。絕大多數的則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其統計如左：

| | |
|---|---|
| 二十歲以下 | 一九人 |
| 二十歲至二十九歲 | 一四三人 |
| 三十歲至三十九歲 | 九〇人 |
| 四十歲至四十九歲 | 三二人 |
| 五十歲以上 | 五人 |

（表中各欄，間有不填者，故各類統計的總數，並不符合應徵人的總數。下同此。）

關於教育程度：

| | |
|---|---|
| 曾受或正受高等教育者 | 二一八人 |
| 曾受或正受中等教育者 | 七三人 |
| 自學或僅受初等教育者 | 二三人 |

年齡和教育程度兩項的統計，使我們以前的估計，略須修正。我們以前估計本刊的讀者「大部分是在三十歲，或者至少是二十五歲以上」，現在至少說明，三十歲以下的讀者，佔着很大的比率。（我們不承認這個讀者意見表的統計，可以作爲完全正確的根據，一則應徵人數在發行總額中此例不到二十分之一，二則可能三十歲以上的讀者，應徵的興趣不及三十歲以下的人高，應徵的比較少。）至於中學生是否爲本刊的讀者一節，我們曾說過：「本刊的基本編輯方針，中學生不在我們的讀者對象範圍之內」，這個基本方針，我們不擬改變。但我們從讀者意見書中，則知中學生中仍有不少閱讀本刊者。

發表意見的讀者所服務的方面，非常廣泛。除了註明「政」、「學」、「商」、「軍」、「醫」、等籠統名詞者外，有主任科員、稅吏、××警察廳祕書、新自美國歸來、銀行行員、軍佐、××農民銀行主任、工廠技術員、上海××日報主筆、醫師、移商、著作家、督察、「由前清兩江師範學堂畢業担任中華教員二十餘年後到粵參加北伐担任各師師部祕書多年後任皖蘇等省縣長六任」、大學講師、留法、新聞記者、會計、氣象員、×××師參謀、教授、郵務員、上海××報總編輯、鐵局職員、律師、××青年會總幹事、空軍通信員、××鐵路局祕書、南京市參議員、××省政府祕書、小學教員、榮譽軍人、合作社社員、電報局報務員、隴海鐵路××車務副段長、法院推事、電力公司職員（以上職務名稱，均摘自意見書，其中一部分地名或軍隊的番號，編者改用××代替，以免引起當事人發生意外的麻累）。其統計如左：

| | |
|---|---|
| 學 | 一〇二人 |
| 黨政 | 六三人 |
| 工商 | 五六人 |
| 軍警 | 三一人 |
| 自由職業 | 二八人 |

關於本刊在各界傳佈的情形，我們願意在此順便報告數點。（一）據新自華盛頓返國的顧翊羣先生談，據他在南京與各方接觸的結果，南京的高級政界，大都閱讀「觀察」。他甚至說：華萊士主編的「新共和週刊」在美國的地位，還不及「觀察」在中國所獲有的地位。關於顧先生所說的後面的一點，我們願意在此謙虛地表示：我們認爲他這句話祇是一種鼓勵。我們目前還不能十分正確知道南京高級政界閱讀本刊的情形。我們值得知道立法院孫院長曾經專函本社訂閱本刊。可能有六位到八位的特任官員經常閱讀本刊，司徒雷登大使可能閱或披閱本刊。此外在當地書購或不以眞姓名或自己姓名來訂閱的，我們無從查考。實際上，今日中國身負高級行政責任的官員，倒底有幾人還能保持閱讀的習慣，也實在是一個疑問。但我們相信，在有閱讀習慣的高級官員之中，本刊的傳佈似已相當普遍，並受到廣泛的重視。至于全國各地的中上級及中級官員中閱讀本刊的，則爲數甚夥。××省政府的祕書處一處即有十二個人直接訂閱。（二）工商銀行界閱讀本刊的極多。無論一卷二十四期所刊2709名定戶職業分類表中所載，或如此次323名讀者意見統計中所載，工商銀行界閱讀本刊的，都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年來工商銀行界所吸收的人才，較之十年以前，素質提高不少，所以本刊在工商銀行界受到極大的歡迎。前次上海銀行董事長陳光甫先生認爲本刊富有閱讀價值，曾派人來社訂閱本刊多份，分寄該行上海總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級幹部閱讀。（三）最可注意的一個現象，即在軍警界中，本刊亦擁有很多的讀者。上次發表的定戶職業分類表中，軍警約佔百分之六，這次的統計約佔百分之十。軍警界中的讀者，常有信來表示對於本刊的擁戴。有一位駐在河南的師長，曾來信表示，認爲軍界同志應當多讀本刊，他在信內並附了四萬元，訂閱兩份贈給另外兩位軍人。至於教育界人士閱讀本刊之廣泛，則已不需在此多述。據說北京大學學生宿舍某一間房間內每期均人手一冊。

關於「讀者意見表」中所列各欄，讀者的答復統

請知左：

態度：　中正　二四三人
　　稍偏右　四六人
　　稍偏左　三二人
　　太偏左　二人

認爲本刊態度「稍偏左」者，大都爲軍界讀者。

內容：　大體滿意　一九五人
　　很充實　九五人
　　不夠充實　三三人
　　大體滿意　一〇九人
　　專論：　頗多精彩　一七六人
　　嘵嘵空虛　三七人

觀察通信：　大體滿意　一二六人
　　精彩的通信很多　一四三人
　　精彩的通信太少　二五人

關於科學文字及國外通信，大多數的讀者都贊成每兩期刊載一篇。關於「觀察通信」，大多數贊成每期刊載兩篇。這三項答案，可以證明發表意見的三百多位讀者，他們在填表時都是很鄭重的。他們的意見也都是很正確的。假定科學文字及國外通信能夠交換地每隔一期刊載一篇，確最理想。可惜實際上還不能做到如此程度。科學文字的難處在深入淺出。本刊不是一個專門的科學刊物，不宜刊載過於專門的科學文字。最理想是那位科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有文藝修養的人，這樣用文藝的情調來寫科學文字，合「專門」與「通俗」於一爐，始能使一般的讀者都能接受。過去載文賽先生在本刊所寫的幾篇科學文字，曾經廣獲朋友間及讀者間的好評。載先生是本刊的基本撰稿人，所以能夠比較經常地爲本刊寫稿，此外則我們還沒有得到其他科學家的合作。在沒有把握之前，我們也不敢冒昧去請人寫稿，就怕寄來的稿子太專門，不宜刊載。至於國外通信，住在國外的朋友們，他們的工作、生活、環境、興趣，都和在國內時不同，他們爲本刊寫稿，完全是基於友誼，所以不易作硬性的規定，除了時時去函催稿外，祇好有刊無缺。至於觀察通信，則尙能符合讀者的希望，經常每期兩篇，間或三篇。

關於文藝，贊成刊載論文的一二〇人，贊成刊載小說、傳記、及散文的二〇九人，贊成刊載小說的，有五十四人。其中關於小說一部分，大多數反對刊載連載的長篇小說。在「意見表」裏，編者曾說明：一四五千字可以一次刊完的小說，極難得到，二三萬字的小說較易得到，務請讀者發表意見，是否歡迎刊載，須分五六次始得刊完的小說，以爲編者參考。」贊成刊載小說的人，所以如此少，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不贊成「連載」的緣故。贊成刊載遊記、傳記、散文的人所以特別多，顯然是因爲大家想於讀了前面嚴肅的論文以後，能夠讀到一篇比較輕快的文字。關于文藝部分，當第一卷快結束時，我們原擬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同時也就打算擴充文藝欄的地位。這個計劃後來因受金潮影響，未能實現。在那時，袁吉英先生本已說好要寄一篇小說來，我們臨時祇得去函請其停寄。李嘉白先生這篇「海外憶」，還是在第一卷時寄來的，我們當時決定留至第二卷續續刊載。就前後連貫而言，「海外憶」包含一個發展者的故事，但就每篇言，又近似一篇散文。所以我們仍照原議刊登。不過關于李先生這篇「海外憶」，却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三位撰稿人及一位讀者曾特別來信批評編者選用此文。在本刊過去，還從來沒有過特別反對某一篇文章之事。我個人對于這三位撰友及那一位不署名的讀者，都表示感激，因爲他們能夠坦率相告，足以表示他們對于本刊及編者的關愛。我並願乘此表示，我永遠歡迎並希望朋友們能隨時告訴我他對于本刊所發表的任何文字的任何意見。另一位撰稿人則來信說「海外憶」寫得很好，又有一位朋友則又特別說起有許多人（他並舉出了幾個名字）很喜歡讀這篇「海外憶」。意見的不同，實由于各人的標準和興趣的不同。由此亦可以知道，編者在選稿時應如何的斟酌審慎。

又有很少數的讀者根本主張不要文藝欄，認爲文藝稿子應由其他專門文藝刊物發表，不必在本刊佔據篇幅。但是絕大多數的讀者顯然同意本刊闢載此欄。

在「趣味」的一項下，「過去觀察份量太重，太嚴肅，但我可以接受」者，爲二二七人，「希望稍爲輕鬆一點」者，爲一〇〇人。這一項答案使我們大大滿意，並增加我們的自信。這表示本刊的編輯方針是健全的，而大多數的讀者亦能夠接受我們的編輯方針。事實上，自第二卷起，我們增加了「觀察漫談」、「讀者投書」三欄後，當可使本刊較第一卷爲活潑。就一般言論態度上言，第二卷亦略較第一卷爲積極。

關于辦事精神一項：

很認眞　一八〇人
不認眞　一人

關于寄刊是否按期收到一項：

按期收到　一五二一人
不按期收到　一八人
常常失落　一一人

我們對於定戶寄刊，是很認眞的。所謂認眞，一指不使遺漏，二指不使脫期。本刊出版以來，從未脫期。無論是去年的中秋節，雙十節，陽曆年，陰曆年，以及這次的五一勞動節，印刷所儘管放假停工，裝釘所儘管放假停工，而本刊總盡力趕辦，按期出版。此處所謂「不使脫期」，係指星期五的郵班而言。定戶刊物，都是提前一天，在星期五付郵的，在星期四的晚上和星期五整天，本社全體同人，猶如在前線作戰，汗流浹背，緊張萬分，務使應寄各地刊物，能在郵局或火車打包以前交櫃發出。

關于「推荐第一卷中最好的五篇」一項，我們鄭重考慮後，決定略去不刊。第一我們那張「讀者意見書」是在很匆忙之中擬成的。所謂「最好的五篇」，這「最好」兩字實有語病。就字義上，「最好」應係指最有價值而言。但是「最有價值」與「最受歡迎」是截然兩事。最有價值的文章不一定是最受歡迎的文章，反過來說，讀者最「喜歡」的文字亦不一定就是最有「價值」的文字。並且專論、科學、通信、文藝等，性質不一，亦很難使讀者作公正的選擇。如要合理，我們應當將各欄分開，至少也應當將讀者「最喜歡」的和讀者認爲「最有價值」的分開。若籠統地要讀者推荐「最好的」五篇，出發點既然有問題，所得

的結果亦必不能正確。這個錯誤應由編者個人負責，而與讀的這成，實由于未能深思，而且缺乏經驗。第二、一卷凡二十四期，讀者對于後面幾期所刊的文章比對前面幾期所刊的文章，所得的印象較深，而且有許多讀者甚至未能看到前面的幾期，有許多則並未二十四期都看過，這樣的原因亦易使這個答案的統計減低價值。第三、就編者個人言，亦願略去這一項統計，以爲逃避。不過編者願意在此籠統地提出，在第一卷的寫稿人中，張東蓀、潘光旦、吳世昌、伍啓元、陳文賓、王芸生、繆鉞等先生都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其中除王芸生先生外，其餘都是在第一卷中撰文比較多的人，此點亦不無關係。讀者對于周東郊先生寫的「新疆鱗鴻記略」專輯，均一致推崇，並認爲是三十五年度國內雜誌雜誌上最難得的文字。此外，讀者認爲「觀察通信」是本刊一大特色，而對于逸張雜導之詳細，尤爲一般雜紙或刊物所不及。

我們從讀者意見書中，可以看出目下一般的需要與傾向：一、大家要求每期有時事短評，要求專論關及現實，這表示今日一般國人非常關切國事。二、很多的讀者要求多刊學術性的文章（指第一卷中的「特稿連載」而言），並願意分期刊完。在「推荐」的名單中，張東蓀先生的「中國之過去與將來」「士的使命與理學」，潘光旦先生的「派與國」，「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胡先驌先生的「思想之改造」，蕭公權先生譯「聖教與異端」都有多人推荐，張先生的兩篇及潘先生的前面兩篇，得票尤多，這足以表示今日一般讀者的求知慾很高。三、很多讀者都推重本刊有關逸張的文字，並希望本刊繼續多刊有關逸張方面的文字，這足以表示今日中國一般人的民族意識很強很普遍。

讀者其他的建議很多。其中關于「漫畫」，「文摘」及「讀者投書」三部分，我們已一一實現。關于「觀察一週」（即時事短評）的困難，已詳一卷二十四期「辛勤．忍耐．向前」一文。我們願意在此報告，自第三卷起，可望增設此欄。有熱位讀者主張增加股額，由讀者入股，擴大事業基礎，並主張自辦印刷所，甚至主張將來辦一日報及通信社。這些建議固然意思很好，但是目前言之不免過早。英勝有云：不到橋邊，不想橋對面的事。編者個人做人做事，受英人的影響甚深，請讀者相信我們，我們辦事絕不感情衝動，絕不誇大，絕不亂來，沉着努力，量力行事，一步一步走，一切慢慢來。

最後，編者願意在此向應答的三百廿十位讀者表示出乎衷心的感謝：你們給我指示，你們給我鼓勵，你們之間有許多位以那樣的熱情，寫那樣的長信，並答我們介紹定戶，給我們種種有實質的幫助。我們在此一併表示我們最大的謝意。編者祇是一個舵手，這隻船的前進，要靠大家撐持，大家努力。當編者想到，他在這樣一個芸芸衆生的大城市中的這樣一間窄小的房間裏，希望娛樂沒有娛樂，需要休息不能休息，在這樣驚風駭浪的波濤中，在這樣長夜漫漫的黑暗中，苦苦地撐着這條船，他雖不禁感觸多端；然他相信：他必終能喚住眼淚，帶領着他那數以萬計的讀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進！

（五月十二日記）

# 關于自由思想份子（通信）

陳衡哲

安平先生：親察二卷二期大作『中國的政局』已仔細拜讀，不勝同情欽佩。……所論關於自由思想份子的一節，可謂眞知灼見。惟問題是：政黨所必須借重權力方能發揮力量；而中國自由思想份子的傳統精神，又是道義的而非利害的；則假使要他們用權力來組織一個政黨，用利害來維繫牠，這不正與那個傳統精神相反？這不是吃熱的冰洪淋？對於這個情形，在未讀大作之前，我也曾常常苦思過；但結果總覺得，政黨這條路不易走通，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因爲冰洪淋若熱了，便已失去牠的中心價值；故自由思想份子在目下的迫切使命，似乎不能以組織政黨的方法來發揮。

我們用西方文化的尺來度量中國的自由思想份子，則大概可得到下面的幾種類似：（一）略等於英國的反對黨，而缺少組織。（二）略等於英國及美國的新英倫區域的智識份子，立於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領袖地位。（三）略等於歐美的教士，立於道德的領袖地位，但缺少維持生活的薪資。故我以爲，我們的最終目標，不妨是看向英國的政黨；但遠水不救近火，自由思想份子在最近將來的使命，恐怕仍須以精神上的領袖爲限，（道德及思想方面）；然後再由此企求達到最終目標。

至於如何方能達到這目標，則雖非此信所能暢論；但國內的自由思想份子，似乎可以先把此問題的主要癥結，先做一番考慮與研究：第一，如何方能糾正好人不管閒事的傳統惡習慣？第二，如何去栽培那『雅量』與『大我』的人生觀。第三，如何去造成一種穩健清潔的輿論，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會上的道德支持。（暫近年在論文中，曾不斷的論及社會公道的重要性；即是有感於中國社會的缺少公道，而主張公道者之飽受孤寂與侮辱也。）此三個條件有一不具，自由思想份子就決無結合的可能，更不用說組織政黨了。

陳衡哲謹白　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康橋

# 茅盾 霜葉紅似二月花

這是茅盾先生的近著，內容取材於五四時代江浙一帶某一富饒水鄉農民的民間生活，以鎮上土豪劣紳的爭權奪利爲中心，烘托出一般勤勞的疾苦來，書中幾十個人物的性格，隨着寫景所傳達的氣氛，全部滲展得一分深刻動人。在錯綜而精嚴的結構中間，隨時流露着冷靜的風趣，作者的妙筆使人見他也像二月花那樣的純青的功夫。這部小說，正同「子夜」一樣，足無疑地是我國新文學的火上加油的瑰寶。

實價 一萬元

# 熊佛西 鐵笛

作者是劇壇的耆宿，他的劇作無須介紹了。但這一部十八萬言的長篇小說——同時也是一部抗戰的史詩，在後方印行時，曾引起了千萬讀者的贊賞與熱淚。現該書又經作者重行修正，內容描寫着一羣青年參加抗戰工作的動態，反映前線與後方的各面，其中有英勇壯烈的故事，井展示着如何爭取未來世界的光明出路！實在是文藝書籍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實價 一萬元

# 拾風著 飄零

本書原名「雨後落花」，曾在力報副刊「新墾地」長期連載，頗獲讀者好評，作者以一意忘憊，描寫一特殊社會的罪惡，筆調輕淺，將女子心理的矛盾變化，舊家庭的腐化頭固的，威權者的揑作威福，與乎風聞者的渲染，無不分別輕重，予以適當揭露。故事發展突梯有趣，使人看後有悲憤填膺，欲哭無淚之感。

五千元

# 司徒宗著 血債

本書內容，係由作者搜集最近九精中篇小說而集成。每篇所寫到的，都是敵寇時期的地下生活，故事有英雄忠烈的場面，也有纏綿悱惻的情景，茅盾先生並爲序言，是文藝作品中，值得閱讀的書籍。

六千元

# 胡仲持 葉以羣 等編 文藝辭典

良好的文藝工具書，是極難得的，一般自學的青年們，常感到摸索之苦；這本書即使不能算是最完善的文藝辭書，至少也可以做從事文藝工作者的有力的幫助！

實價 一萬元

# 師範學生和小學教師們的活書庫

# 國民教師手册

俞子夷·孫俍工·陳鶴琴合編 陳鶴琴校訂

本書內容：凡中心學校和國民學校應有之設備及施教之步驟，如行政、教務、訓導、輔導、應用表冊等，均有專編敘述，最後並附有各種國民教育法令規程等。編者都係師範學校導師，故取材極爲精博、實用，對一般國民教師，確能資助解決許多的困難。師範及國民教師訓練班等採作教本，尤爲相宜。

每冊一萬四千元

# 陳鶴琴著 家庭教育

這本書是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的傑作，他化了半生的精力，研究兒童教育，實驗兒童教育，這是他研究的結果，實驗的收穫！你若要知道怎樣教導你的小孩，你不得不看這本書；你若使你的小孩長成爲一個新中國的活潑兒童，你更不得不看這本書。

每冊八千元

# 司徒安編 最新契約大全

這一本契約大全是作者依據民法，悉心編製，內容切實應用，在目前出版物中，確是一本實際的應用文書籍。對現社會過着實生活的人，實在是一本良好的參考讀物。

一萬元正

# 孫次周編 陳鶴琴校 小學教師應用文手册

這是爲小學教師們對於處理日常應用文件所必備之參考書，編者根據實際經驗，內容應有盡有，計分總論、公文、章程、契約、書啓、柬帖、楹聯、題詞、表冊、標語等章，文字簡潔明瞭，舉例切合實用。

實價 一萬二千元

# 陳鶴琴著 我的半生

本書是一本陳教授的自傳體，作者用文藝筆調寫成。他寫的他的幼年生活，使我們看到當時中國的舊教育方法；他寫的他的青年時代苦學精神，可以作爲青年們求知的範模；他寫的他的做人的態度，可以供給青年們處世修身的參考；因爲作者是一位當代大教育家，所以在他自己的敘述裏，充滿了教育的意義。本書不僅可供一般人士作傳記看，且尤適宜於高小及初中學生作補充教材。

八千元

上海林森中路一四八號 華華書店發行 桂林中正西路十一號

歡迎批發 歡迎函購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十三期

## 專論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儲安平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 巴黎通信 樓邦彥

**討論**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土太大」及其利弊** 錢能欣

生活與文化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沙學浚

## 觀察通信

**選·打·吃——張羣內閣登台後的三件事** 費孝通

（南京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中大競選旁觀記** 本刊讀者投寄

**從美軍下旗到張今吾被釋** （北平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獄中生活簡記（一）** 週末闢欄 文藝 張東蓀

**談謠言** 袁昌英

## 讀者投書

請參政員領導全國和平運動 學生駭不退

白崇禧之言 官場一套 去敝 對民青

兩黨的最低希望 前賬未清·免開尊口

擬「頑固派」出洋考察的路線

##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 王芸生 王贛愚 伍啓元 任鴻雋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晗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沈有乾 呂復 李浩培 周子亞 季羨林 沙學浚 宗白華 胡先驌 胡適 徐盈 馬寅初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君遠 許之衡 許德珩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飛 陳夢家 曹禺 梁實秋 夏炎德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奚若 張德昌 張東蓀 曾昭掄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賈逸君 黃正銘 楊人楩 楊西孟 楊絳 費孝通 雷海宗 趙超構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錢端升 錢清泉 樓邦彥 蔡維藩 鄭昕 鄭振鐸 鄭用之 鄭世興 鄭昶 鄭公盾 鄭文 鄭伯奇 鄭振鐸 鄭昶 鄭世興 鄭用之 鄭公盾 鄭文 鄭伯奇 鄭振鐸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請參政員領導全國和平運動

編者先生轉參政員先生：內戰給予我們的痛苦威脅，實在嚴重。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有責任而且也是義務來制止它。參政會開會在即，我們懇求有魄力有勇氣的參政員先生倡導於先，全體人民響應於後，來一個教授、學生、工人、商人、農民、以及公務員一體參加的全國性的和平總運動，並且希望北大、清華、燕京、中大、金大、復旦、交大、暨大、浙大、武大、以及所有能在各地負起領導責任的學府，成爲這個和平運動的中心，形成一股洪流，結成一條鋼鞭，迫使好戰的人放下武器，重走政協路線。這不是造反，也不是革命，而是愛國、愛家、愛人、愛己、愛和平、爲民族請命的表現。我想有良心的人，一定都是有同感的。一個人雖然脆弱，但是全體的力量却是無比的，希望大家賣毋旁貸，竭誠力援。

一位愛國的青年洪潮上

編者先生：我這封信務請先生冒着「被封」的危險披露出來，這才是爲求言論自由，寧作碎玉不圖瓦全的表現。

一位愛國的青年　洪潮
五月十六日　南京

### 學生駭不退

編者先生：十三日交大學生赴京請願，北站的一幕，各報均有記載。交大校長在北站大幅佈告：「如截至十三日下午九時止尚未離開車站或十四日不上課者，均予開除學籍。」那天深夜朱部長被迫硬着頭皮到「請願專車」去「訓話」時，也說：「你們已不是交大學生了」！結果終由朱部長簽字接受了學生要求，請願的學生才於十四日上午離開車站回校。這是吳市長痛快直爽：「祇要回校，就一個也不開除。」現在的學生已不是拿「開除」的處分可以駭退得了的了。要是說話做不到，以後還是少說的好。

一學生　五月十六日　上海

### 白崇禧之言

編者先生：五月二日大公報載白崇禧先生說：「共產黨絕對不是只要幾個部長和幾個國府委員而已」，對極。有些黨却只要幾個部長和幾個國府委員。

吳求是　五月八日　香港

### 官場一套

編者先生：中央社南京十六日電，據教部中等教育司司長曾慕韓稱：「本年中學會考，正在準備之際，適值物價劇變，籌備事宜諸受影響，一部份省市教育廳局紛紛陳述意見，請求展緩舉行。本部查核所陳尚屬實情，姑准展緩一年，已飭各校仍應嚴格舉行畢業考試。」今年的中學會考終于停止舉行了，而停止的理由是物價劇變。這個理由大概也是絞了許多腦汁才想出來的。最妙是查核所陳「尚屬實情」，不說停止，而說「姑准」展緩，官場自有官場的一套。

傅傳經　五月十七日　上海

### 去蔽

編者先生：讀潘光旦先生「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一文，深深悟到去「蔽」的重要。我們國家弄到這個樣子，完全是「蔽」在那裏作祟。頃讀傅雷先生「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一文，不啻予患「蔽狂病」者一帖清涼散，這種宣導藥劑，大有利於病人，請編後多多介紹！

蔡澤安　五月十三日　杭州

### 對民青兩黨的最低希望

編者先生：自國大開過，民青兩黨決定參加改組的政府後，梁漱溟曾函詢兩黨參政目的，獲有冠冕堂皇的含混答覆；繼而張東蓀質民社黨以具體而微的問題：對全面停戰及保障人權有何把握？若無把握是否即退出政府？這便使人家不好回答了。梁張學者氣味都太重，期所有政黨都有主張有立場，未免太奢望了。民青兩黨若對和平固執不放，重視第三方面的任務甚于一己的「權利」，則早就不會與第三方面脫離。兩黨既走定了另外一條路，梁張二位貴之已晚，再期以和平民主的重任，不是對牠們估價過高之凝，就難免故意爲難之嫌了。

卑之無甚高論，我對兩黨有個一最低希望，就是但願他們不染貪墨之習而能倡導一點廉潔之風。民青諸公，你們既已參加了國府，今後便須與之同命運了。國府昌，你們也隨之昌，國府亡，你們也與之亡；而斷喪國府生命，甚而可致其死亡者，厥爲貪墨。你們若不幸染有此習，則不啻加强攜殘國府的力量，縮短自己的政治生命，望莫再重今輕來，因小失大。反之，諸公若能以今日之行，符昨日之言，廉潔自持，有所不爲；則未始不可轉移一點政風，使人民改變一點對國府的觀感，生起一點信心；這于國府及諸公都是有利的。

錢樂光　五月十日　北平

### 前賬未清免開尊口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募銷美金公債，成績惡劣。在浙江區的人，以前認購三十一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多數還執着前浙江地方銀行的不兌現臨時收據，迭向該行詢問，總以未奉財部撥發爲辭，延不解決。我想政府要維持信信，應迅速處理，否則人民要掛起一塊「前賬未清免開尊口」的免戰牌了。

周叔謙　五月十五日　長興

### 擬「頑固派」出洋考察路線

編者先生：國民黨中的「頑固派」是中國「政治民主化」大道上的阻礙，這是馬歇爾將軍在舉經一年多觀察後所指出的，全國（下接十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售價：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歡迎函洽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三期
三十六年五月廿四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錢能欣：
沙學浚：中央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袁昌英：武漢大學教授

#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儲安平

大局浮動到了極點。到處不安，到處憂懼。舊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一個局面趨向瓦解，總由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所致。一個局面的瓦解，非日一之事。在開端時，昏庸之統治人物恆不以爲意；但當宅挾狂風以驟至的時候，台上的人物遂驚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來泛濫全國的米潮和學潮，無不表現當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終日。我們早就認爲這次政府的改組，無甚意義。現在改組已逾一月，改組後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無任何作爲。張羣內閣一上台，物價就搶先賀喜。米價在半個多月內陡漲至一倍以上。上海、杭州、無錫、蕪湖、宜城、合肥、吳興、衢縣、以及遠至四川的成都，無不有搶米的風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孑孑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掙扎其生命，這說明民間疾苦已經嚴重到什麼地步！搶米行爲不限一地，竟然成爲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現象，這說明我們的國家已經亂到什麼程度！到處騷動，到處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無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來革命。

這次各地學潮，原因不一。教育經費問題，教授待遇問題，學生副食費問題，男女分校問題，會考問題，人權問題，校長問題，遷校問題，護校問題……一連串的「問題」。本來是一些個別的局部的問題，經過多日蔓延演變的結果，據今天（十九日）報紙記載，似又進了一步變成爲一個更擴大更嚴重的問題，在南方變成爲一個「搶救教育危機」的問題，在北方變成爲一個「反內戰」的問題。這次學潮開端于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後接上幾個大學的學生爲爭取他們本身各別的目的，請願遊行，而現在則在一種更大更普遍的呼籲與要求下，形成爲一種狂風暴雨式的全國罷課局面。從中國的南部到北部，東部到西部，幾乎整個的國家都受到這種學潮的激盪，沈淪在一種無底的動亂與憂懼之中。我們無意在此就每一學潮一一論評，我們認爲從整個大局的觀點來觀察這如火如荼的學潮，其意義遠爲重要。我們首先要問，這種洶湧澎湃的學潮，其包含的政治意義究爲何如？我們認爲在這些學潮的底層，都潛伏着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即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于現狀的普遍的不滿。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于當前局面實在懷有一種澈頭澈尾的高度反感。我們先就教育本身來說，爲什麼多年以來，軍費黨費團費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質的費用，動輒鉅億，而獨獨對於教育經費如此吝嗇？爲什麼那些達官貴人，汽車洋房，享受優裕，而一般公教人員却不能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爲什麼教育不當教育辦，要任命那種有黨辦黨有官做官的人物來做大學校長？爲什麼不能識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發展，而要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加以限制？爲什麼不能在根本上來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整理課程，充實設備，增加經費，培養學風，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識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週，三餐不飽，身體疲乏，精神萎頓，而一想到來日畢業的階段，沒有一個人不感到自己空虛，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前途茫茫。這些還是在學校圍牆以內分析。要是再將視線放遠，看到國家一般情形，更是絕望痛苦，欲哭無淚。八年抗戰，幸未覆亡，國家總算乘此得到一個翻身的機會，爲什麼不好好努力，興頭建設？沒有一個國人不在呼籲和平，沒有一個國家同情中國這種內戰，爲什麼內戰不能停止？物價這樣漲，漲到騷死人，爲什麼一天一天的過去，政府當局總是沒有一點辦法？爲什麼有些人的財產越來越大，而一般人則越來越沒有飯吃？爲什麼政府對于那些最大多數的窮苦百姓，總沒有一個

辦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爲什麼在今日這種社會上，那些一肚皮草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搖過市，優遊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人品的人物，反而在水準之下的生活中掙扎？這是不是社會的不公平？爲什麼政府容許這種不公平的存在？爲什麼漢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爲什麼祇要是有槍桿子的人，翻來翻去總是「忠貞同志」？爲什麼種種貪污不法的事情，報紙抨擊，衆口指摘，而政府對于這些案子總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懲辦一下？爲什麼有些人祇要願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配到汽車，做到大官，佔到地盤？整個局面，混混沌沌，良心喪盡，道德蕩然，綱紀廢弛，人心麻痺，人人祇知混水摸魚，取巧爲私，國運日蹙，民生日蹙，凡此種種，對於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請問何能使之甘心！……無論從國家大事，或者到個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緒是苦悶，徬徨，失望，憤慨。他們看不到一點光明，看不到一點希望。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在內心中漸漸釀成一團怒火。這一肚子氣，這一肚子火，碰上機會，自然得發洩出來。這是多年以來他們耳聞目擊身受種種反感所累積而成的一種反應。反感越多，累積越久，在發洩的時候，其情緒也就越激烈，其態度也就越倔強，其意志也就越剛毅，而其洶湧澎湃，奔冲激盪的力量，也就越兇猛而難于遏止。

英大交大兩校學生的赴京請願，在當時看，實已構成極度緊張劇烈的場面。但事態發展到今天（十九日），英大交大事件在這個還在發展中的學潮中，顯然業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僅僅成爲這次整個學潮中的一個序幕。但我們即使就以旬日以前當局對於英大交大兩校學生的請願，激夜奔走，如臨大敵，甚且不惜拆斷鐵路，阻止請願學生的前進爲例，亦可想見這種「愛性學潮」是如何的使南京當局心驚肉跳。各校學生請願，都有他們各別的請願目的，這些目的，若就整個大局的觀點來說，大都是微末不足道的。但是當局對於當時英大交大的請願，所以心驚肉跳，乃是因爲這些學潮，在表面上，雖然祇限於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但從一種更廣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它還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義。英大學生在杭州車站所表現的力量，並非純粹來自那幾百個英大學生；同樣，交大學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現的力量，亦非純粹來自那一二千個交大學生。幾百個甚至幾千個，那是看得見數得清的。看不見數不清的是在那些學生的後面，還有着一個更大更不安的社會。爲學潮所連帶反映的那種社會的不安，才是使當局所以爲之寢食恐懼，日夜不安的原因。他們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學潮而引起其他更可怕的風暴。果然如他們所恐懼的，這幾天的學潮比英大交大請願時，範圍更擴大，性質更嚴重，來勢更兇猛。照這兩天（十八、十九）報紙消息，學潮顯然已從局部的變成爲全面的，從分散的變成爲團結的，從不公開提到政治問題而趨向公開提到政治問題。歷史上的罪責，有時恆非當時所能預料者，共產黨的拆毀鐵路竟亦大有助於國民政府，目下以京滬杭爲中心的學生運動，業已攜手，若非津浦鐵路不通，恐怕南北兩地的學生亦已攜手同行。這次這個全國性的學潮，南方先走了一步，現在北方正在接踵而來。照蔣主席的談話以及國府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政府對於學潮似將採取嚴峻處置。我們除了感覺當前的學潮似乎正在發展擴大之中，尚未達到最高階段之外，尚難預料這個學潮將在什麼時候以及何種情形之下始能結束。祇是我們願意向政府進一言者：凡是一個社會現象，必有這個現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補救解決，一切處置徒然使事態更趨惡化。要知今日中國的學生已非嚴厲斥訓或强力彈壓所能駭退得了。政府必須在學潮中獲取教訓。政府必須明白，無論學生本身承認或不承認這點，這次學潮的主要意義乃爲對府政過去及現在的作風表示不滿。他們顯然在示威，在抗議。用着憤怒的呼聲，憤怒的眼光，並以一種挨餓吃苦的精神，來訴斥並鞭策台上的人們。他們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國家像樣，而進入於康樂富强之境。在台上的人們要知今日中國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你們，仇視你們。你們無論到什麼地方，絕大多數人在心底裏都以白眼報答你們。祇是你們有權有勢，有槍桿，有鈔票，一般老百姓雖然受你們壓迫，受你們欺騙，受你們侮辱，受你們剝削，但在你們的淫威之下，無可奈何你們。在這種局面下，學生挺身而出，對國是表示一種抗議，實亦爲他們在這個時代中所應肩負的責任。他們所以能肩負這個責任，一方面因爲青年都懷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種不平則鳴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們幸而能有一種組織，在集體中表現其意志，以倖免頭顱與身體脫離的危險。每當我們目擊青年學生遊行示威時，無不衷心激動，熱淚盈眶。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竟使他們不能安心在校讀書，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聲嘶力竭，奔走終日，曾不顧一己之疲乏與饑餓，憑着一股熱血，以尋覓國家的光明。我們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內，亦何幸尚有這一批熱血青年，能貢無旁貸地起來呼喚我們國家的靈魂！南京學生機械請願的主席團說：「現在公教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十六日文匯報）這是多麼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這一代學生，無論是他們的活動能力，組織能力，處理能力，或是宣傳能力，都遠非二十年或十年以前的學生所能比擬。他們已建立他們的尊嚴。在多年多種的鍛煉下，他們不僅完全成熟，而且他們那樣沉着堅韌，豈非中年或老年

人所能想像。他們有感情並有理智，並且能使他們的感情約束於他們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種種現象誠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觀，然而還有這批青年，才使我們在黑暗中看到一點國家新生的希望。我們承認風潮的起伏足以增加社會的不安，但要使社會得到安定，先須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決不是大官的訓話或一紙命令所能奏效，這要執政當局拿出良心和辦法來，一一見之實行。今日中國最迫切需要者，實莫過於執政當局之能夠檢性他們已得的一部分權利，唯有這樣，人心才能平，社會才得安定！今日這批青年都是來日建國的棟樑，如何使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極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當局如何的領導這批青年。

五月十九日

#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 ——法律與政治的界限——

樓邦彥

我曾在本刊第一卷第廿三期「論官吏的民權」一文內指出所謂官吏的民權問題，就其內容言可以分爲三方面：(一)公務員的中立問題，(二)公務員的結社問題，(三)公務員的罷工問題。該文乃以新「憲法」第二十八條爲出發點，對於公務員的中立問題作較廣泛的原則上的討論，今因鑒於滬電信局及國際電台員工，最近爲要求調整待遇未能如限獲得答覆，而實行怠工一事，讓我們繼續來討論關於官吏民權的又一方面——卽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公務員的能不能罷工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我們對於這一個雙重的問題暫辦作一肯定的解答，那就是因爲我們無從在這一方面劃定法律與政治的界限之所致。

把公務員的罷工行爲看作一個理論上的問題時，我們認爲以公務員的身分及其所佔的地位之特殊，罷工行爲是理應被禁止的。這可以分兩點來說：

第一，由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區別，國家與公務員所發生的法律關係，並非私法上的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因爲公務員的法律地位乃由於國家的公務上行爲的結果，而不是基於國家與公務員所訂定的任何性質的契約。公務員的地位與普通勞工的地位是儼然不同的，前者爲公法所規範，後者爲私法所規範，公法上的權利義務與私法上的權利義務，在本質上原是有區別的。依據國家法令，公務員享有特殊的專屬於公務員的權利，負擔特殊的專屬於公務員的義務，既是如此，公務員當然不能要求具有相同於普通勞工的地位。基於私法上的僱傭契約的普通勞工，在原則上固然可以享有罷工的權利，公務員的法律地位既然是相當特殊，國家以法令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爲，在原則上自然是可以自圓其說的。這是我們從國家與公務員所發生的法律關係的觀點，所獲得的結論。

第二，中立的公務員是民主政治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在「論官吏的民權」一文內曾經說過：「政府若以民意爲依歸，政府權力自然常會更換，而我們對於公務員的要求也愈大，我們要求他們在受不同主人的指揮之下，在不同的時候忠實地執行傾向或性質完全不同的政策，做到人民與政府兩方都信任他們中立的地步，那麼民主政治雖則有流弊，其流弊也就難以發生。」我們對於公務員的中立問題若作如此結論，法律自應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爲，因爲公務員若能罷工，便會常常產生公務員要挾政府的舉動，而要挾又難免含有政治性的成分，公務員的中立地位就受到影響了，間接地也使得民主政治遭遇到阻礙。公務員與普通勞工的身分不同，民主政治要求公務員必須中立，必須不參加任何性質的積極政治活動，於是普通勞工所享有的罷工的權利，便成爲公務員爲維護民主政治的基礎而犧牲的一種公民權利了。這是我們從公務員的中立地位的觀點，所獲得的結論。

以上是僅就理論而言，若就具體的法制來說，以英美法等民主國家爲例，沒有一個國家曾以憲法法典或法令直接禁止公務員的罷工行爲，或明白賦與公務員以罷工的權利。自從十九世紀末年以後，法國國會曾一再討論關於禁止公務員罷工的法律案，但始終沒有通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法國曾發生過好幾次公務員聯合罷工的事件，有時竟致造成國家很嚴重的危機，例如一九一〇年國營鐵路員工爲要求調整待遇而聯合罷工，當時的白里安政府被迫以非常手段加以斷然處置，依法把所有參加罷工的員

工徵召入伍，置於軍事機關的管轄與指揮之下，罷工風潮始告平息。此後公務員聯合罷工的事件亦時有發生，而尤以第四共和國成立後，發生於今年二月十四日的五百萬公務員聯合舉行四小時示威罷工一事爲最嚴重，他們的目的是爲要求調整待遇與平抑物價，結果致使全面的騷動不安，交通，警務以及其他重要公務均告停頓，拉瑪迪總理向國會演說，有「如法國不能維持國家紀律，國家與共和政體均將陷於危境」之語，可見事態在當時的緊張程度。美國的公務員罷工事件也是應見不鮮，一九一九年波士頓警察的聯合罷工，到最後也還是集合民團後，工潮才平息下來。英國的公務員或許可以說從來沒有罷過工，當一九二六年全國總同盟罷工發生時，由於不少的公務員職工會是加入總工會的，當時的態勢便變成非常微妙，即公務員對於全國總同盟罷工應採取何種態度；據說總工會當時並未主動地要求公務員參加，同時公務員職工會也幾乎一致感覺本身地位的特殊與重要，而不認爲他們有發動同情罷工的義務。在英美法的任何一國，雖然公務員的罷工行爲在原則上並不違法，但是他們一方面可能在某種情形下，由於某種行爲，而觸犯法律，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以違反服務紀律爲理由的懲戒處分（其最重者可以是撤職）。

我們雖然認爲在理論上公務員是不應該罷工的，但是幾個主要民主國家的具體法制却都沒有特別禁止公務員罷工（事實上參加罷工的公務員或許不免會受到相當的犧牲），而實際上我們也覺得公務員的罷工是一件絕對禁止不了的事情，這便牽涉到問題的政治一方面了。

國家最低限度要做到的一件事是維持社會秩序，可是不着邊際的主權觀念不可能作爲政府權力的根據，單純的武力也絕不能換取人民的服從，我們認爲社會秩序的得能維持，全有賴於一般人對於客觀公法關係的認許（acquiescence）。政府是以它的功能爲其存在理由的，由於這一個政治上的基本道理，人民的服從政府並不是無條件的，國家制定的法律也是有限度的。以推翻政治現狀爲目的的革命，無論如何是一種違法的行爲，但當人民要覺得非以革命爲手段來推翻政治現狀不可的時候，不但法律的黑白禁條發生不了絲毫作用，就是政府的任何力量也是止攔不住的，這是證明法律的盡頭和服從的際限。革命是如此，公務員的罷工亦未嘗不是如此。

關於公務員的罷工問題，我們所要問的不是「公務員能不能享有罷工的權利」，而是「公務員如何可以沒有罷工的企圖」；前者僅爲一個原則，容易解答，後者才是比較實際，性質甚爲複雜。國家不能以單純的威權去禁止公務員罷工，正好像它不能以威權去換取一般人民的服從一樣，祇有當公務員認許客觀的公法關係時，或者具體地說，祇有當公務員感覺政府對於他們的確在維持公平正義時，他們才不致以罷工爲手段來達到他們的要求。罷工顯然是公務員在不推翻政治現狀的條件對付政府的一個最後手段，他們是被迫而出此的，這是每一個決定立法政策者所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有人曾研究一千一百十六次的美國公務員罷工事件，獲得一個結論，認爲公務員的罷工問題絕不是盡國家以法律明文禁止便能完全解決的，這與我們上面所提出的看法正相符合。

我們的結論是：根據國家與公務員的法律關係，以及爲維護民主政治而公務員必須保持中立地位兩點，公務員在理論上自不能享有罷工的權利；但是法律儘管禁止，問題本身並未獲得解決。解決問題的努力，應從政府及公務員兩方面着手：政府方面，應繼續維持一種可爲公務員（或大而至一般人民）所認許的客觀的公法關係；公務員方面，罷工應始終被視爲一種萬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一切的要求絕不能超出與其切身有關的事項，他們千萬不可利用罷工來作政治性的要挾。

然而究竟甚麼地方是法律與政治的界限呢？我們願意努力去劃定這一界限，但是所有的努力，恐怕多半會是徒然的。

卅六年五月十五日北平。

#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

（巴黎通信）

錢能欣

## 一 前言

自從德國投降聯軍分佔以後，歐洲的和平已不復是盟國與敵國之間的問題，而成了盟國彼此間的爭執。

爲了這爭執，在過去兩年中，貝爾納斯五渡大西洋到歐洲來和莫洛托夫談判，從倫敦五外長會議到巴黎二十一國會議，其間經過了不少的爭論，討價還價，甚至冷笑與熱罵，最後才商定了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和約，完成了歐洲和平的第一步工作。

在上述的五個和約中，不但各別規定了五個戰敗國的義務，而且劃分了英美與蘇聯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英美在公開的會議上爭得了制止蘇聯在東南歐勢力的擴張，最明顯的是脫里斯特劃爲自由區置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控制之下，以及希臘保有塞拉斯與馬敍頓，以制止保加利亞向地中海的擴展。

現在輪到了更棘手的德國問題。棘手的是英美法蘇四佔領國不祇在爭取大家認爲優秀可用的日耳曼民族，大家都想把它收拾在自己手下；也許目的都是爲着和平，但對於和平的建設却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主張。

## 二　英美法蘇的對德政策

英美對德政策大致相同。英國主張德國政府應以調和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爲原則，主張經濟統一，反對巨大的賠款，主張魯爾區成爲德國聯邦之一部分，煤鑛鐵鑛交與德國中央政府，工業的管理也交還德人，而生產政策及如何分配，須受國際魯爾管理當局的控制，後者應由英美法及荷比等利益關係國組織，並邀蘇聯及其他東方盟國參加，但須以互惠爲原則，這便是說如在德國東部設立相似的國際管理組織，亦應邀請西方盟國，並准許德國中央政府參加。國際魯爾管理當局於盟軍佔領結束後應成立國際魯爾軍隊加以保障。英國堅決反對法方分離魯爾的主張。關於德國政府，英方主張凡有關全國性的政治、法律、經濟、財政等，應屬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應爲兩院制，一由普選產生，一由邦代表組成，總統權限應加限制，在正式憲法完成之前，應有臨時憲法，但須經盟軍當局批准。

美國的對德政策，馬歇爾承認貝爾納斯的原則。這原則貝爾納斯去年九月間在史德加特的演說中闡述得很明晰：美國主張從早成立分權的德意志聯邦，爲達到此目的應即設立德意志全國會議，準備臨時政府，起草憲法，交由人民複決，並設一經濟機構，增加生產，務使達到人民可以自給，不靠外來幫助，因此主張德國經濟統一，取消現存的區與區間的壁壘。關於賠款，主張依照賠償能力而定，反對蘇聯違背波茨旦協定的百萬萬美金的巨大要求。至於德國疆界，主張：（一）薩爾區分離，經濟上可歸附法國；（二）東普魯士的古尼斯堡劃歸蘇聯。美國反對魯爾及萊茵分離德國。認爲東方奧得河爲界的暫時規定，並非最後界線，但同意波蘭可取得若干土地以補償其遠松線西部劃歸蘇聯的損失。

法國在四國之中雖然是最不受重視的一角，但她對於德國問題本身實在比任何國家都關心。因爲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失敗德皇在凡爾賽宮成立德意志統一帝國以來，法國領土又兩度受到德軍的侵略。法國需要「安全」，這一點，全國人民無論左派右派，是一致的。爲達到安全的目的，消極方面防止德國的復興，因此主張德國政府應爲極度地方分權的聯邦，魯爾分離德國，使重工業不復爲統一的中央政府操縱，薩爾在經濟上歸附法國；在積極方面，要求賠款，取得魯爾之煤鋼鐵，以及德國之人工，以供給其自身的四年復興計劃之用。

法政府對於德國問題，有着具體的一貫的政策。莫斯科會議前，曾相繼分致英美蘇三國政府說帖共三件。第一件關於對德和約簽訂前或軍事佔領結束前的德國臨時政府組織問題；第二件關於盟軍行政管制結束後的德國憲政組織問題；第三件關於魯爾的國際經濟管理問題。在第一第二兩說帖中，法方主張把德國分成若干邦，各自爲政，另設無實權的聯邦政府，至於有全國性的經濟、郵電、交通等，則另設若干獨立的中央組織專門管理。將來憲法中的議會，主張由各邦推選代表組織，不用民選方式；另設最高法院以牽制聯邦議會。外交權雖可屬於聯邦政府，但聯邦政府不得干涉各邦與外國互派使節及簽訂有關各邦利益之條約。

關於魯爾的說帖中，法方仍堅持魯爾區須分離德國本土，並擬定該區的範圍。據法方的統計，戰前該區（如將目前波蘭佔領地區及薩爾除外）所產之煤，佔德國全產量百分之九十，生鐵百分之七十二，鋼百分之七十四，熟鐵百分之六十九。法方以爲如英美堅不贊同特設國際管理機構，則退一步主張：把魯爾區交由安全理事會管理，採取類如脫里斯特自由區的折衷辦法。

在另一方面是蘇聯的對德政策。蘇聯一直主張德國的政治形式應爲中央集權，反對西方盟國所提出的聯邦制度。莫洛托夫說：「聯邦制度目的在瓦解德國，恐引起德國人民的報復心理，進而促成產生新的俾斯麥或新的希特勒。」他們以爲設立健全的中央政府，可以使德國走上民主的正軌，盟國不但易於控制德國政府也不能逃避履行戰敗國的義務。

關於經濟上的統一，原則上蘇聯也表同意，但須先解決賠款問題。蘇聯要求百萬萬美金的賠款，而且堅持其中一部分須從日常生產品中取得。他們以爲這數目雖大，但比起蘇聯在戰時的損失，尚不及十分之一，且稍英美法在各佔領區所取去的物資總數比百萬萬美金還多。

## 三　莫斯科初步會談

經過了英美法蘇四外長代理人三個月倫敦的準備工作，四外長於三月

十日集會於莫斯科。

四外長之中，莫洛托夫是蘇維埃革命外交家，共產主義的維護者，「民主獨裁」集團的代表。貝文是辦工會出身的社會主義改良家，西方民主的保護者，大英帝國的拯救人。他們是熟人，在國際會議中初次敍會於波茨旦會議的後期，那時英國工黨剛上台，貝文代替了艾登爲外長，隨艾德禮去繼續三巨頭會議；此後和平談判，自一九四五年冬季的莫斯科三外長會議，中經倫敦五外長會議，巴黎四外長會議，巴黎二十一國和會，以迄於紐約聯合國大會，貝文和莫洛托夫都親率代表團，競相角逐，彼此可稱得知已知彼。

皮杜爾當年以地下工作的靈魂人民外交家的姿態，出任戴高樂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不久隨戴高樂飛往莫斯科簽訂法蘇同盟互助條約。兩年來法國政局雖多變故，但除了去年冬季里翁勃魯姆臨時內閣的三個月中外長一職由總理兼任外，皮杜爾幾乎未曾離開外交部。法國的戰後外交政策，除戴高樂時代受臨時政府主席的拘束外，幾乎整個出之於皮杜爾之手。莫斯科會議之前，法國發生閣潮，也因爲由於皮爾杜的多方努力，使自己的進步天主教黨（即人民共和運動）終於參加聯合內閣，如此皮爾杜得能保持外長職位，繼續其一貫的政策。不過這次到莫斯科和他兩年前隨戴高樂去簽訂法蘇同盟條約的心情不同了：第一，這次他的對像不祇是蘇聯一國；第二，這次他帶着各黨各派同意的計劃，他祇須忠於計劃，忠於政策，不必受制於意志堅强的個人。

馬歇爾在外長會議中是新人，但在國際會議中他倒不是生客。當年追隨羅斯福總統參加卡薩勃朗卡、開羅、德黑蘭、雅爾達等會議，和莫洛托夫衆次會晤，彼此早已相識。他當時一再反對邱吉爾進攻巴爾幹，堅決主張開闢西歐戰場，尤爲莫斯科方面所贊揚。

但因時事的演變，過往的經驗往往不能適應目前環境。羅斯福總統當年努力奔走所促成的人類高尚的原則：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以及其他若干眞誠合作的文件，今日却已成了廢紙。在戰時誰也沒有料想到今日的情況竟至於如此的不幸。莫斯科會議所遭遇的是一個狹義的利害關係和實力第一的難題。德國在四强佔領之下，各有各的計劃和政策。蘇聯鑒於英美既食言於光明堂皇的大西洋憲章，進而更在軍事上合作，造成對其包圍的形勢；英美則鑒於蘇聯的盤踞東南歐和巴爾幹，拒絕西方國家插足，更想伸展到地中海及於近東和非洲，直接危及大英帝國的生命和美利堅的繁榮。德國對於蘇聯和英美都是歐洲最後的堡壘，彼此不肯輕於讓步，何況在莫洛托夫背後的尚有清數百萬效命疆場的紅軍，和千百萬曾遭受德軍蹂躪的人民支持他監督他和英美週旋。

英美對於這次莫斯科會議是有着決心的。貝文曾坦白地聲說：「我們這次並不是來像雅爾達會議那樣的讓步的……。」非但如此，而且曾各別表示了姿態：如兩年來若接若離的英法同盟談判，貝文和皮杜爾忽於赴莫斯科的前夕匆匆趕到七年前三十萬英軍光榮撤退的鄧扣克海岸簽訂了兩國五十年防德同盟條約；再則杜魯門總統於莫斯科會議開始不數日即發表衆世震驚的四萬萬金元協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宣言。

在雙方堅持的情形下，從經濟統一，賠款，政府組織，德波疆界以至於魯爾薩爾等問題，一再磋商，一再爭執，一再不得同意。

因爲在狹義的利害關係和實力第一之下，所謂出類拔萃的人才也會失去正義感和同情心，祇有自私和猜疑。莫洛托夫既對賠款問題堅持雅爾達的決議爲理由，要求德國應以日常生產品作爲賠償的一部分，而不顧違背波茨旦的修正案，對德波疆界問題則堅持波茨旦的暫時辦法爲永久的決定。而貝文何嘗不以駐軍近東和希臘，甚至協助法軍重佔越南、荷軍重佔東印度、爲其帝國安全的理由？馬歇爾也何嘗不以協助希臘土耳其整頓軍備以及遣派大批海陸空軍事人員至友國顧問軍政大計，爲世界安全的口實？會議外交時至今日，連「言之有理」的最低限度的技巧也不復需要了。法國某記者在去年巴黎四外長會議時曾繪小插圖譏諷皮杜爾，圖下註稱：「今日我才明白了二加二等於三」。其實，現時代中多少大事都應用着這個二加二等於三的歪曲的理論。

皮杜爾在這次會議中未能盡中間調停的責任，原因：第一，德國問題對法國本身的利害關係太深切，法國有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不能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調解英美與蘇聯之間的衝突。第二，法國的主張和要求幾乎均未能獲得其他三國的同意。例如高度地方分權的主張遭蘇聯反對，魯爾國際管理的計劃不爲英美接受，薩爾在經濟上歸併法國的要求尚在莫洛托夫的考慮之中，因爲蘇聯希望德國西部地區一起解決，不願單談薩爾而捨棄更

重要的魯爾區和萊茵區。第三，法國共產黨社會黨天主教黨及激進黨合作的聯合內閣，實質上非常脆弱，正因爲莫斯科會議，大家都在忍耐，務使皮杜爾能安心終會；在皮杜爾方面，鑒於聯合內閣的不安定，更小心從事，能忠於政府的訓令，爭得到資源，尤其是煤鐵，那末也算不辱使命了。

關於煤的要求，皮杜爾終於不得不下哀的美敦書，他不能空手回巴黎，他老實告訴他的三位同僚說：「倘國政府訓令本人表示，如德國煤的出口不能如我等要求獲得解決，法政府對於德國經濟統一、工業復興及賠款等計劃，一概難於贊同。」

英美爲緩和法方的焦急，使其對於德國問題的談判，安心就範起見，同意於會外和法方訂立三國協定，規定英美法三佔領區中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六個月的出口煤量的分配。在這分配中，法國每月可分得自十九萬三千噸增至三十七萬噸。如將薩爾的產量，也算在內，則至本年年底法國每月可得六千萬噸。

這協定在政治上所表示的是法國和英美接近一步，和蘇聯遠離一步。皮杜爾之所以走此一着，一則果然爲遵行政府的訓令，在任何情形之下必須爭取煤炭，正如他回到巴黎在車站上似乎得意地對記者說：「我們還帶了一點煤來！」一則也是爲了貫澈他的政策，因爲他深知法蘭西帝國的前途，尤其是他的天主教黨的出路，是在英美的手中。

## 四　四國協定的難產

馬歇爾於對德和約談判陷於僵局之時提出了解除德國軍備的四國協定草案。草案內容除約首外共五條；大致都很簡單，祇表明解除德國軍備的原則而已。其中主要之點爲成立一監督機構，俾能調查德國全國的軍備及軍事工作，事實上這便是要打開蘇軍佔領區的大門。這計劃原來是去年夏季貝爾納斯在巴黎四外長會議中提出的，原提案定二十五年爲期。當時莫洛托夫以草案中未規定對蘇賠款、取締納粹組織、及樹立民主基礎等爲詞未表贊同，並稱二十五年爲時也太短，應改爲四十年等語。

現在馬歇爾舊事重提，且照莫洛托夫的意見改期爲四十年。貝文和皮杜爾即表示接受，不過內容小節主張稍加增減。莫洛托夫在原則上也表示贊成，同時提出了一個擴大的修正案，除冗長的約首外共七條，將四國共管魯爾區，德國中央政府有權沒收從前的德國工團、托拉斯及銀行等的財產，四國證保肅清納粹份子，建設民主政治，訂立土地改革辦法，以及如何履行賠款義務等一併歸入，因此又回復到和約談判的一切難題，把馬歇爾提出的草案完全改變了用意。在這情形下，四國協定無法進行，馬歇爾責備莫洛托夫故意爲難，而在莫洛托夫看來却是「搭架」成功了。

## 五　和平的展望

在戰時盟國間對德共同作戰而成立同盟的，有一九四二年五月的英蘇抗德同盟條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捷蘇抗德同盟條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法蘇抗德同盟條約。這三個條約文字上有出入，但精神上是一致的，而且有效期間都是二十年。本年三月的英法防德同盟條約在形式上雖也屬於上述的系統，尤其與英蘇、法蘇兩條約相呼應成爲英法蘇的三角防德同盟，而實際上因戰後國際情勢的轉變，政治上別有作用。明白了莫斯科會議失敗的原因，即知縱橫的防德同盟條約事實上已脫離問題的重心。最顯明的是蘇聯這次對於修改英蘇同盟條約的意見，堅決要加入彼此不能參加不利於對方的任何集團的條款，這明明是說同盟條約的對象已轉變了。因此今日的德國問題不復是德國本身是否將在二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中復興或重整軍備的問題，而是外來的衝突勢力是否能在一年或兩年之內，覓得諒解，完成眞正的和平。

我們不必太悲觀，莫斯科會議的失敗，並不是決定對法國問題的絕望。馬歇爾報告中提到史太林曾對他暗示和平解決並非不可能。這含義是彼此尚須忍耐，尚須讓步。國際政治是多麼活動的東西，沒有一個公式定下來不能絲毫變動的。所以沒有理由不相信蘇聯對於各項問題將作相當的讓步，祇要莫洛托夫覺得國內國外機會適當的時候，他便會以反對英美一般的勇氣來和英美取得妥協。同樣在英美方面，祇要不犧牲他們的基本原則，一如馬歇爾和范登堡所說，也何嘗不可能接受對方的一點意見。重要的是彼此要保持着平心靜氣，深盼在艱難的時候，不復直接或間接的表示威脅的姿態。這樣和平的前途是有着希望的。

一九四七・五・二・於巴黎

#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土太大」及其利弊

沙學浚

觀察二卷五期刊梁漱溟先生「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一文。該文第四節講中國文化的「三大特徵」即廣土衆民，民族融合，和歷史悠久；提及中國抗戰能長期支持，由于「國土太大」，接着說中國「不易與」，「不統一」，也由于「局面太大」。國土大小對于國家命運是否具有這樣大的決定性，值得討論。

歐洲許多土地小的國家戰時容易亡是事實，但這一點不能反證中國抗戰不亡由于國土大。印度國土並不算小，何以千餘年來總是亡國呢？

海棠葉狀的中國原有一千一百六十多萬方公里的土地，在七七事變時，東北四省已亡，冀東已亡，外蒙已亡，新疆不在中央勢力之內，青康藏高原地廣人稀，對抗戰貢獻甚少，而且金沙江以西非中樞政令所能達。這樣，實際抗戰的中國只餘了四五百萬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的精華區域，都在短期間內被日本佔有，我們被迫退守到西部中國去。西部中國除四川有相當農礦資源而工業還在「遷建」外，都是地瘠民窮的區域。梁先生卻認爲「土地依然甚廣，人口依然甚多，資源依然甚富」，似與事實不符。

抗戰期中，西安一度吃緊，關中人民有逃往寶雞甚至天水的。日本曾從湖南廣西勢如破竹的打到獨山時，不但貴陽危急，重慶也很震動，有再遷都的可能。由宜昌經萬縣打到重慶，軍事上並非不可能。這些說明了「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並非天險，中國長期支持，亦不能完全歸功于天險或國土大。日本能從東瀛三島經中國和南洋打到滇西的潞江，就一定沒有力量打進四川或西部中國嗎？日本在中國的失敗眞由于「戰線拉得太長」嗎？

「國土太大」的中國在交通不便的過去，曾有兩次被文化低的胡人全部征服，證明了有現代文化的日本，如果用全力對付政治不統一不上軌道而工業又不發達的中國，征服只有四百多萬方公里的中國，是很有成功可能的。

筆者認爲現在及今後是世界時代，而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因此，中國能支持抗戰，主要由于日本必須保留大部分的力量，去對付三個强大的敵國，只能以一部分力量對我，同時中國也就利用世界時代的國際關係，能够得到外援以資長期的支持，最後「等」到了勝利。試看宋末明末的中國，入侵者雖然文化低人口少，却能全力對我，而我又沒外援可得，結果完全失敗。

筆者這樣講，並沒有低估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所表現的可歌可泣的戰鬥精神，不屈不撓的生存意志。如果沒有這些，中國早就成爲東方的維琪了，盟國也將遭受更多損失，才能獲得勝利。但是宋末明末也有這樣偉大的精神和意志，何以不能勝利呢？

× × ×

梁先生說「中國不易亡在此（指國土太大），中國之不易興或亦在此，譬如多年以來，中國最大問題就是不統一。假如中國只有廣西一省這般大，不是早就統一了嗎？」中國不易統一，眞由于國土太大嗎？

秦漢隋唐曾經統一了比抗戰初期的國土還大的中國，元代統一了全部中國而且能征服歐洲和南亞，清代統一了全中國，而版圖比現在的海棠葉狀還要大。筆者認爲民國以來中國不統一，完全由于人不行；袁世凱果眞爲國爲民，那時中國就可統一，國民革命軍底定長江後，如果黨政內部不分裂腐化，也很可能統一中國。

要統一中國，必須先統一「腹裏」，指中國舊「本部」與東北，這是

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樞要區域，這裏若能統一而後才能談到控制地廣人稀的邊疆；在國力充沛時，進一步將失地收復。「歷史的中國」指舊「本部」，連遼東遼西在內，約四百多萬方公里，這是「民族融合」與「歷史悠久」的大國土，連近世移民成功的全部東北在內亦不過五百多萬方公里，古今就是這麼大，沒有多少改變。但中國歷史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的頻仍完全由于逐鹿者或朝廷力量的強弱。誰有力量，誰就能取他人而代之，建立自家統一的江山。朝廷有力量就能統一天下，並維持統一，沒有力量只好聽任分裂，等候亡國。以小比大，就可說父兄精明強幹，自能成家立業，子弟庸弱奢惰，必然家道中落。却不能籠統的說：「家產太多，家庭就不容易掌握了。」

請看看外國。日本在幕府時代，全國分崩離析，明治維新後，形成統一的政治局面，成爲立國與建國的基礎與動力。

德國與奧國加在一起不過比四川省稍大，書同文，車同軌，文化語言完全相同，却分裂成爲兩個國家，互相競爭對立，他們的合併（德文稱爲Anschluss）被凡爾賽條約所禁止。在德國範圍之內，小邦林立，普法戰爭之前，普魯士與南德各邦總是對立的，彼此間的隔閡與界限，到第一次大戰時都沒有完全消除。南斯拉夫捷克和波蘭國土不算大，因民族複雜，統一總是很困難的。只有廣西省一半大的古代希臘，總是政治分裂，而同時代的大中國，却是統一的。國土小或很小，何嘗容易統一呢！

蘇聯革命建國之初，本部有政治對立與內戰，外部有國際干涉和進軍，而高加索、烏克蘭和遠東區則宣布自治，進行分裂運動，列寧一派革命黨人有力量一一克服之，才能建立了統一的蘇聯。在對德戰爭中，這個比中國國土大一倍有餘的蘇聯，全國統一，並無分裂或叛亂。二次大戰後，他還有足够力量滲入隣邦，「統一」隣邦，現有蘇聯本部及其所控制的十一個衛星國（包括韓國與外蒙），比縮小後的中國大一倍有半，不但不分裂，而且更强化。

美國國土連同遠隔重洋的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屬地，比海棠葉狀的中國略小，比縮小後的中國遼要大，而其大陸與海島的國土，分散得非常遙遠，並未因「幅體過大」而「感覺力遲鈍，」……「活動力減低」（均梁先生文中語），反而國勢蒸蒸日上，力量伸遍了蘇聯以外全世界的每一角落。南美的巴西國有八百五十萬方公里的土地，是一個大國，也能統一。

美蘇巴西三個的例子證明國土眞正大的國家，並不難統一。梁先生說「國大既是貧禍，又是爲禍」，似應改爲「國大是福，有生活力的人民和政府才能享福——建設成獨立自由富强康樂的國家，沒有生活力的人民和政府只有折磨——從腐敗混亂分崩離析到國破家亡。」

× × ×

海棠葉狀的中國領土縱使金甌無缺，都不算大，因爲其中可利用地（包括已利用地）只佔五分之二，而地下資源既不豐富亦不全備。加之中國有四萬五千萬同胞擁擠在這片土地之內，每人平均分得的土地，尤其是可利用地，是很狹小的，因此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中外學者講到中國問題都認爲「人口過剩」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大問題。「人口過剩」就是國土太小的另一種講法。

誰都知道中國爲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必須實行工業化，尤其是農業的工業化，前者的結果是人口增加，後者的結果是農村的勞力更過剩，失業者更多。兩者共計要多出的勞動者將達數千萬之衆，可能等于歐洲的一個中等國家——法國——人口四千一百萬。工業不論怎樣發展，不能全部吸收這些過剩人口，國內又沒有很多的荒地供他們開墾。怎樣辦？歐洲工業革命後，人口因增加而過剩，大量移民到美洲尤其美國去，否則歐洲人民尤其工業國家的人民，生活是無法提高的。這個事實很值得我們猛省和焦慮的。

提高農民生活，經濟上最有效的辦法是讓每一農民獲得比現在多至少二三倍的土地，這麼的土地從那裏來？

總之，中國的國土絕對不大，在這個空權時代，一再縮小後的中國不論是否除去中樞政令一時不能到的國土，根本不佩稱爲大空間的國家了。講現代國家的生活和國防必須把國力所能控制的海洋及其上的天空包括在國防空間之內。海洋占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一（即三萬六千一百萬方公里）最大部分被英美兩强所控制。偏促於東亞的中國和英美相比，可說是太渺小了，何大之有呢！

#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 ——美國人性格之二

費孝通



Social Class 在中文中總是翻譯成「社會階級」。這個翻譯業以習慣，用的時候也不太細究了。其實，細細想來確是有問題的。「階」和「級」這兩個字都是指由低而高，斜面上分劃的步驟。「拾級而登」，「進身之階」——都是指通門達戶的一條攀登的道路。我們若說「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工商階級」以及「長衫階級」等是不是說這些是像學校裏一串相聯的「年級」呢？在「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的社會裏，工和商顯然並不相聯續在一個斜面上，直通「目標」道路上的「階」或是「級」了。除非我們說這兩個意義類同的字一加起來就失去各個字原來的意思則罷，否則「階級」一詞其實祇能指社會地位上升或蛻化的段落。如果我們願意這樣限制這個字的意義，凡是一個社會裏分化成的各個大體上不相踰越，而在價值上又分高下的團體，我們就不能說是社會階級了。這些有上下等分別的團體祇能說是社會層次。發生「爭鬥」的倒不常在「階級」之間，而是在「層次」之間。如果有人覺得這樣未免把用慣的字重加限制之後，用起來不方便，那麼我們也可以爽性用社會梯階來指可以攀登的段落，留「階級」一詞來包括梯階和層次兩者。

我咬文嚼字了一番，目的是要說明美國的社會很少「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的分層情形，他們的社會階級是梯階性質。分層性的社會和梯階性的社會很不相同。

印度是分層社會的極端型式。生爲婆羅門，衣食住行全得在這一層裏，死了也得葬得像個婆羅門。一生在一個層次裏生活，既然走不出這層次，人家也進不進來。這極端型式叫作 Caste 。歐洲中古的封建社會分層分得沒有那樣細密和明劃，但是貴族和平民是層次之分，平民在普通情形下不能攀登到貴族層裏去的，其間沒有梯子，而是一條鴻溝。

封建制度退化了的歐洲，產生了一種中間人物，德國的 Mittelstand，德國的 Petit Bourgeoisie，我們常在翻譯書中看到的「布爾喬亞」者便是。我說他們是中間人，因爲這輩人是一個流動性，可上可下，不成一層次。上貴下賤是高低兩層，大夫之子恆爲大夫，工人之子恆爲工人——所以是兩層，是生了如是的。中間那些商人富農們，却很可以爬上去成爲新貴，也可以掉下去成爲難以翻身的無產工人。他們不是一層也不是一個集團而是在一個梯階的一批人。這梯階接通了兩頭。如果再進一步，這梯子上可以容許兩頭的人物也可升降，它把那分層的社會變成了梯階的社會了。

社會梯階的發生不但改變了社會結構的性質，同時也發生了一種新的精神。這精神可說是「攀登上進」的精神。在沒有登高到頂的人，有了一些可以上升的憑藉，他們必然要否定運命，否定社會地位是上帝安排下的岡位。在他們，好漢得靠自己，要白手起家，不希罕祖宗餘蔭，不講究天生靈質；有本領的要從努力裏見顏色。他們不會安分的，他們要到處找墳腳石，有機會不肯放鬆，百變不離其宗的要達到「上去呀！」的目的。生活有計畫，講經濟，談話得考慮考慮，吞吞吐吐，看人顏色，一切行爲都是有作用的，是手段。是非感情的事，有害無益。緊張，疑慮，晚上多夢，白天也會見鬼，神經衰弱是他們的通病。

這種性格和一個生於斯，死於斯，身分地位改變不了的人不會一樣。在層次裏生活的，既然改變不了，祇有安之若素。譬如一個矮子，長不長，他不會成天照鏡子，比尺度。天也，命也，不痛快的也忍了。命運自有幸與不幸，但是安於其位是一樣的。他們無從緊張，不必努力。

美國這個社會，從這角度看去，是很別致的，大體說來是祇去了兩頭層次，祇剩下了個中間梯階的結構。我說這是別致的，因爲中間梯階是發生在兩端之間的，沒有兩端也就沒有中間了。美國的兩端不在美國，它是個移民的社區，是從歐洲中間梯階裏爬橫了，到了這新大陸，結果保持這

梯階的精神，永沒有頂的往上爬。

在英國，社會金字塔頂上的貴族們是有封號的，生來就是尊貴的。美國沒有這一套。他們沒有像英國一般一聽就知道這人出身的說話腔調，一看就知道這人地位的舉動禮貌。美國人並不在這些上邊表示分化。要在說話腔調，舉動禮貌上表示分化，每個人在他所處的地位上必須停留得相當久，而且一定得從小就生在這地位；像說話腔調那種富於習慣性的肌肉動作，長大了是不容易改的；即使改了，也很難自然，在別人聽來特別刺耳。美國人沒有人願意長久停留在任何地位上，於是這套附着於社會層次的各種文化特徵也就堵植不起來了。

在英國一個出身高貴的人是掩藏不了他的社會地位的。我在印度旅館裏遠遠的聽見走廊裏有人問掌櫃的某人在不在，這個腔調一聽就知道這位先生是牛津大學念過書的，交談三句之後，他的來歷，他所認識的朋友和盤托出了。英國似乎是個很小的國家。在美國這種情形是不會發生的。在他們剛剛相反，祇要你借得着漂亮的汽車，時髦的行頭，任何人可以在最高貴的旅館裏出入。在說話，舉動，禮貌上不會露馬脚的。如果一個地位相當高的人，沒有留心他的裝璜，譬如說，他忘了在胸前掛上一個某某學會的金鑰匙，沒有在名片上刻上某某工廠的經理，他又穿得不太體面時，很可能被大旅館門前站着的那種穿着禮服的僕歐們冷眼看上幾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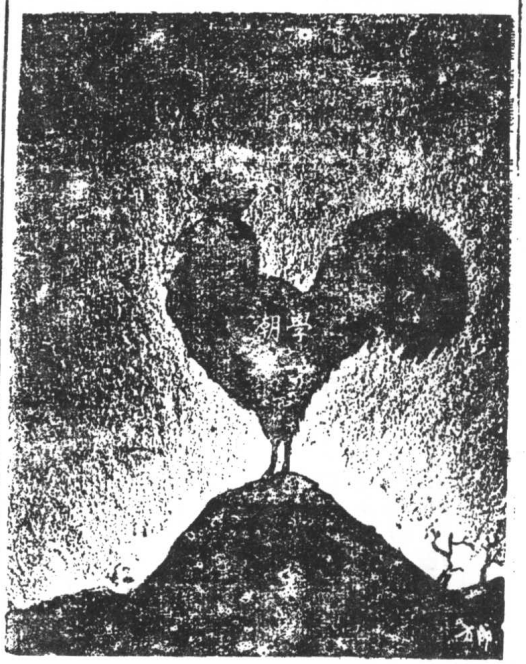
美國人的社會地位是比出來的。如果大家有一輛當年最新式的汽車，汽車也就不成爲表示社會地位的標幟了。這一點顯然又是和階次性質未脫的英國不同。在英國作爲上等人標幟的特色是富有獨占性的。譬如說話腔調根本不容易半路出家，即使要學習也得天天和說這腔調的人接觸，換一句話說，得先加入了上等人的社會集團才有學習的機會。階次相當嚴格的社會裏，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美國的社會等級像個梯子，大家在上邊攀登，速度快，所以不能採用那些富於文化性的標幟，於是他們祇有在汽車，衣着，住宅裏浴室的數目等等物質條件上去爭强了。這些物質條件頓時成了每個想要面子，想要被人看得起的人所追求的對象了。一個原來不容易得到的物質條件，一旦因爲經濟的開發，而大家可以得到時，這項條件也就成了必需品，失去了社會等級的標記。如果一時想不出新花樣，他們祇能在數目上比了。以汽車說，在戰前美國已到了每家平均都有一輛的程度，於是祇能一面講時式，一面講數目。你有一輛，我有兩輛；你有兩輛，我有三輛。新花樣難想，數量上比較倒不必費心思，於是美國社會地位多少成了量的比較，和英國社會地位偏重質的差別，大異其趣了。我們局外人看美國，他們似乎有一點數目狂。這種狂是狂得有社會背境的。而且由生活習慣變爲物質條件，由質變爲量，也有他們的長處。他們物質享受的增加確是世無其匹。美國人以浴室數目來表示住宅的高貴，多少是可以鼓勵他們清潔的習慣；英國太忽略了社會身分的物質基礎，到現在還是不太喜歡洗澡，也不能說是件足以驕傲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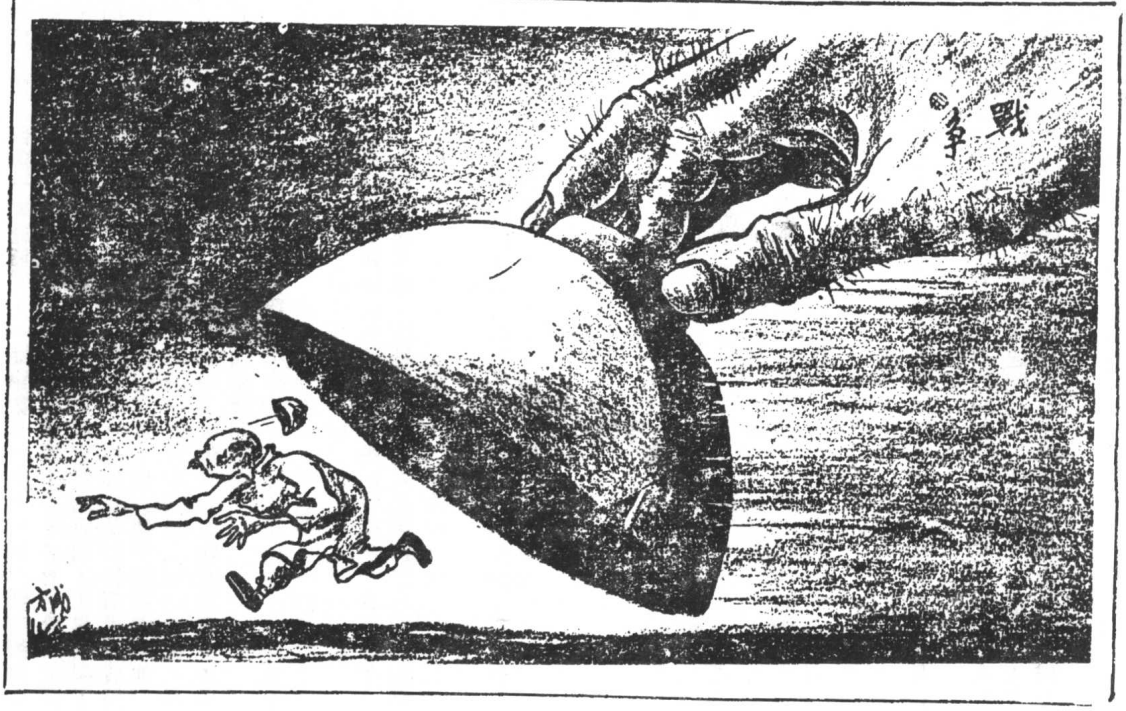
美國社會地位既然是要比較出來的，兩極端也就很少，而且沒有多大意義的了。爬到了最高層，除非到外國去，他就變了一個尺度上的記錄，本身固然是榮耀，但到了這地步也就空虛了。美國人崇拜造記錄。什麼都有個記錄，甚至繼續不斷跳舞的時間，喝啤酒的洪量，在高樓架空鐵絲上站立的長久，全有最高記錄。這些造紀錄的人是值得崇拜的，因爲他們給了美國人許多生活的目標，刺激生命的活力。在以比較來規定社會地位的美國，不能沒有引誘人向前的記錄。美國社會是個梯子，不是平常的梯子，而是愈走愈長的梯子。有時在我們看來確是沒有什麼道理，但是這個活力却推動了他們物質的享受。這一點我們也不該忽視的。

印度是個層次的社會，也是個幾千年來物質享受最不進步的社會。英國在兩端的層次裏發生了個中間梯階，現代的工業的發展就是這些中間人搗出來的。有人說民主、資本主義、科學、等等現代化的特徵，是中間人的貢獻，我也覺得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美國社會整個結構是個梯階。上下兩極端，一是紀錄，一是起碼，都不過是個記號，不成社會集團的。從這方面看過去，我們不該用「階級」一類的公式去猜測美國內部的政治現象了。他們是另有一工的，因爲他們的社會階級是梯階性質，在記錄和起碼之間流動着的人們並不團結成爲共同層次利益而爭鬥的團體。他們不必去打倒在上的層次，因爲每個人都有希望，或是相信有希望，有一天會攀登而入的。每一等級是通門達戶，接近記錄的石階。美國工人們缺乏「階級意識」，到現在還沒有工黨，多少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記着的是福特、洛克斐勒都是工人出身，如果取消了這些記錄，他們努力的目標不是同時失去了麼？

美國是不是能永遠使工人中不斷的有福特、洛克斐勒這等人物出現？他們能不能使他們的社會梯階永遠開放，每個努力的人都能向上爬？這些是美國人所關心的問題，因爲假如梯子一折斷，他們也是會變成階次性的社會的。

## 聲先的明黎



觀察通信版

# 選、打、吃——張羣內閣登台後的三件事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張羣內閣登台後，在作風上首先表示「一切遵循法治」，短短的幾天內，已經出席立法院報告過兩次，從國家財政到公教人員待遇，都表示請立法諸公贊助。

依法理的解釋和各國的通例，選舉總是由內政部經辦的。可是在中國却另設一個「選舉總事務所」，直隸於國府。據所的主任，原應由內政部長兼，現在則由洪蘭友主持，洪氏以拉攏黨派有功，迄有出長內政部的傳說。選舉法規雖然在立法院審議，而忙選舉的人們，却頭着向「中央」登記。登記的作用，爲的是「統一政權黨政治活動」。因此又嘗了一些「有黨無派」的先生們，儘管最起勁。和張岳軍同簡單的是軍事終止，老實不客氣地指出「軍事第一」，豈不「打」的已不需解釋。

（上接第二頁）有關之公正的員主人七也派國一都說一他們是民黨中。最近政府改組，力之一大，可是照久之一新政府中有一勢份力的派的。可，同席，當然免中選舉有該在的史憂，志出來，席沒出位，是一項固，主當然是我席，人這十七位佩固。主不明不民黨

# 中大競選旁觀記

劉禹軒

## 「發揚一二五精神」

（南京通信）誰都知道「一二五運動」就是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重慶各校學生爲促成政協成功舉行的大遊行，而這次遊行是由中央大學領導並且作爲骨幹的。這是中大和政治發生密切關繫的起始，也是今天中大學生活動的一具馬達。要想了解中大這次競選的內幕以及今後的趨向，就不能不從「一二五運動」說起。

爲了共商抗戰勝利後和平建國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於「內戰擊中在全國人士的殷切期待下召開了。那時候，沙坪壩上每一秒鐘都是在屏息諦視着這一個會議的進展的。兩個星期的磋商不見一點兒端倪，國大問題竟成了國運的一個暗礁，於是同學們再也按捺不住那份火急焦灼的心情了。血淚交流的迫切呼籲出現在「民主牆」上，前後祇經過一晝夜的醞釀，陪都數萬學生就在一個鮮明二十五日重慶各校學生爲促成政協成功舉行的大遊行，而這次遊行是由中央大學領導並且作爲骨幹的。這是中大和政治發生密切關繫的起始，也是今天中大學生活動的一具馬達。要想了解中大這次競選的內幕以及今後的趨向，就不能不從「一二五運動」說起。

爲了共商抗戰勝利後和平建國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於「內戰擊中在全國人士的殷切期待下召開了。那時候，沙坪壩上每一秒鐘都是在屏息諦視着這一個會議的進展的。兩個星期的磋商不見一點兒端倪，國大問題竟成了國內

# 從美軍下旗到張今吾被釋

本刊特約記者

## 一個慶祝一個紀念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歷史過得似慢而實快，北平的東交民巷的美國國旗以佔領者的姿態暴在那裏，若是從八國聯軍那年起，到今年恰好半百，對於一個第二次大戰的戰勝國，依然忍受這種「五色旗旗威列國，萬家燈火盡寓人」的現象，誰不是什麼「友好」，連美軍自己也不能不予以承認，聯合社十一日北平電稱：

「最近不久將完成第一師第五團之完全撤退，佛萊西比司令同行。這等於塗秦皇島後將撤往關島。今午此間美軍營房舉行下旗儀式，此舉或將為美海軍陸戰隊第五十年來駐華歷史告一段落之說明。」

杜魯門主義只是帝國主義的延長，但是中國進步了，中國不會再有義和團第二的事件的出現。中國的人民力量直接在清算了國內的封建殘餘，間接地即是在打擊對外國來的駐兒。當年從八國聯軍那裏，若是從八國聯軍那這是條軍旗悄然在鄙視中降落時，中國的人民却以熱情的手，招呼健康的新生，能在中國和平民主兩結的時候，擴其建設的工具，為工業新中國的誕生而協力。

歷史過得似慢而實快，北平東交民巷這一面最後的美國軍旗的降落，實在給人以無限感慨。三年前在滄縣線上並肩作戰，中國隨軍翻譯官制，中國隨軍翻譯官制，北美軍的種種暴行時，美軍臨笑道「想不到你們也學到了民主」。的確，中國為爭取民主所流的血已超過了歷史上所有的先例，這一面最後的恥辱的旗幟終於降落了。在前一天，有平、津、保、綏、張、唐六地的新聞記者在面，暫由華北日報保釋了。這暗示着是集體的勝利，是民主的勝利。

古城的暮春與初夏，好花遍地，薄霧如紗籠，在迷人的北海的環島影子之下，吃着御膳房的「仿膳菜食」，看着一片大好河山，但是記者公會的理事長，中央社的主持人也不能忍受這惡劣的環境，他說：

「新聞記者是社會的耳目口鼻。既是耳目口鼻，一定能獲得成功。如果有肇的，記者還受到非法的侵害，那些沒有這種一

## 新聞自由人權保障

五月十日在北平舉行的華北記者聯誼會，到會者一百三十多人，包括晉津、保、張、綏、唐山及石門的記者，是一次華北二十五年來所未有的大集會。這次會上取民主所流的血已超過了歷史上所有的先例，這一面最後的恥辱的旗幟終於降落了。在前一天，有平、津、保、綏、張、唐六地的新聞記者在面，暫由華北日報保釋了。這暗示着是集體的勝利，是民主的勝利。

當這口號的餘音未已，北平行轅第二處非法逮捕的新報編輯張今吾已接到通知，暫由華北日報保釋了。這暗示着是集體的勝利，是民主的勝利。

古城的暮春與初夏，好花遍地，薄霧如紗籠，在迷人的北海的環島影子之下，吃着御膳房的「仿膳菜食」，看着一片大好河山，但是記者公會的理事長，中央社的主持人也不能忍受這惡劣的環境，他說：

「新聞記者是社會的耳目口鼻。既是耳目口鼻，一定能獲得成功。如果有肇的，記者還受到非法的侵害，那些沒有這種一

的大集會。這次會上的兩個口號是：

「新聞自由，人權保障。」

當這口號的餘音未已，北平行轅第二處非法逮捕的新報編輯張今吾已接到通知，暫由華北日報保釋了。這暗示着是集體的勝利，是民主的勝利。

古城的暮春與初夏，好花遍地，薄霧如紗籠，在迷人的北海的環島影子之下，吃着御膳房的「仿膳菜食」，看着一片大好河山，但是記者公會的理事長，中央社的主持人也不能忍受這惡劣的環境，他說：

「新聞記者是社會的耳目口鼻。既是耳目口鼻，一定能獲得成功。如果有肇的，記者還受到非法的侵害，那些沒有這種一

擁護事件，以至五月一日發生的張今吾被捕事件，已使我們注意到新聞事業受威脅的嚴重性，為爭取自由，保障人權，我們應集中力量共同努力。華北日報張今吾的被捕，實在不合司法手續，全國的新聞界應當為他來抗議。……」

老報人成舍我致辭稱：

「今日為本人從事新聞事業二十五年來所見華北新聞界的盛大集會。須知新聞自由及人權保障，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是由地上可以檢起來的，而是應該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爭取的。現在行憲即將開始，雖已稍見光明，仍有不少黑暗面，需要我們努力掃除。杜威說過，只要有十個好人，就可以把中國弄好，我們今天有一百多人，也有一百多支筆，這些力量若是用在新聞自由與人權保障上，一定能獲得成功。如果有肇的，記者還受到非法的侵害，那些沒有這種一

舉：人是政治的動物，知識份子又總站在時代的前頭。「五四」，「一二九」，「一二一」，「一二五」，哪一次的學生運動不是進步的，可喜的，值得讚揚的。華和政治發生着血肉的關聯呢？而在目前，一談到政治就不能沒有黨派，因而學生們就不能不有意地參與黨派活動，或無意地受到黨派影響。所謂「黨派退出學校」至少在現階段還祇是一個口號，一種理想。

第二，內戰是可悲亦復可恥的，正像政協決議是大家所需要的。這是為什麼雙方都拿「一二五」當作爭取選民的金字招牌。即使戚其章，在他的「競選演說」裏也還是強調了「自殺性的內戰必須制止」的；可惜他的預約選民與趨都不在此，我使他所期待的掌聲為寥落，並且繼之以哄笑。但無論如何大學生不是可以拿幾個月的所謂「戡亂」可以哄騙得住的。其實「戡亂」能夠騙誰？恐怕用來作自我麻痺也嫌勁頭小的。

第三，撇開一些宣傳的銷誤，再看一看選舉在全國各處的低氣壓，中大的競選冷寞是進步的，可喜的，值得讚揚的。單純地為同學謀一點切身的福利如添置窗紗增設路燈之類的微末不足道的小事是不受大家的重視的（事實上雙方在這些末節上並無多大差異）。大家所注意的是雙方的政治立場，是更重大的問題，是中國和平民主，民主的問題。青年是永遠站在時代的尖端的，歷次的青年運動也都是從大學裏發動的。學生運動是民族大反身運動的開始，等每一個學生都能從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從爭取煤油紗燈轉向爭取和平民主，苦難的祖國就會在內戰的血泊裏看到新生和希望的曙光了。

附註：本文作於五月六日夜。七日晨開票結果梅振乾以一五四五票勝過戚其章一二五四票，當選白治會常務。

武器」的，豈不是更沒有辦法？今天是北記者大聯合的開始，也就是象徵着我們爲了爭取光明一定成功。……」

燕大的新聞系主任蔣隆邁在燕大舉行的茶會上說：「學校是你們的預備軍，你們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跟，你們在前面打衝鋒，我們在後面掩護，……」

天津代表說，同意這些話，願與北平的同業站在一條戰線上。張級記者代表說：華北新聞界共禦嫌疑，「一頂紅帽子」，又是淺奸嫌疑，「一頂黑帽子」。華北日報何幸，有此奇人，張今吾何幸，能帶雙重帽子？

張今吾案是怎麼一回事？還要以十日代表記者公會向行轅「敬呈者，人身自由爲人民基本權利及該報副總編輯汪松年均曾趨訪行轅當局，答詢眞相。行轅李主任宗仁二日晨赴徐，亦不得不予以嚴加處理，一經偵訊終了，此案當可大白。至外間現傳張案與使女賺走，適張社長明煥公館轉告新聞界同仁」

## 一頂紅帽子一頂黑帽子

那一天的下午六時半，行轅招待六地記者不愉快的結束後，只有兩個鐘點，張今吾坐在來迎的汽車上，帶着繃着臉，先回到華北日報，謝謝同人，又到正了憂的張社長宅，謝謝社長，他什麼都不明白，爲什麼又被放出來，他是軍事犯人，既被帶上共禦嫌疑，「一頂紅帽子」，又是淺奸嫌疑，「一頂黑帽子」。華北日報何幸，有此奇人，張今吾何幸，能帶雙重帽子？

張今吾案是怎麼一回事？還要以十日代表記者公會向行轅主任宗仁抗議的原函爲證：

「敬呈者，人身自由爲人民基本權利。際茲行憲準備時期，政府對於保障人權，答詢眞相。行轅李主任宗仁二日晨赴徐，亦不得不予以嚴加處理，一經偵訊終了，

胡同親戚寓所突被逮捕，當日藏場人民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亦未開同辦保，曾侵入室搜查，並將新聞處，希能所謂王參謀長過歡中」，說明並無暫扣之意，王氏以有要公，亦未接見，迄下午七時始發表消息稱：「據平市一大新聞，行轅等亦均在旁。按劉果芬爲華北日報職員，餘爲未已，觸景驟梅，而中國各地有識千萬百的「張今吾」，在訪行轅時據報紙載「除呈文外，並向王參謀長表示數點意見：（一）張今吾經軍法處偵訊結果，如認爲犯罪嫌疑不足，應准予保釋在外，在本案未訊結前，隨傳隨到。（二）張今吾實是一大主流，道主流也就是民主，團結起來，不幸三日前又開一次慮驚。該報資料室有偵探誤報警鈴，內一區警察武裝趕去，適張社長明煥公館轉告新聞界同仁」

## 雷聲大雨點小

張今吾被捕之後，軍法審判已有九日，始終不能找到確據，而小風波鬧出不窮。大公報又有一段小插寫，照錄如下：

「張今吾被架時，與此案有關之陳春亦適在該報胡同趙家，當時驚倒數小時，不省人事。張之妻妹劉果芬被捕動掌，兩臉腫起。當晚華北日報附近亦有便衣巡視，特張被架走後，彼等始相繼散去。日來華北日報職員多感不安，不幸三日前又開一次慮驚。該報資料室有偵探誤報警鈴法嚴懲，以敵不法，適張社長明煥公館轉告新聞界同仁」

雷聲大，雨點小。北平的天氣如此，華北的天氣是如此，整個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張今吾受了十天拘留，他出來，道是因爲有一百各隻「筆」集中在一起的原故，立刻倒。

記者公會代表人

## 雷聲大雨點小

張今吾被捕之後，軍法審判已有九日，始終不能找到確據，而小風波鬧出不窮。大公報又有一段小插寫，照錄如下：

閻張今吾被架時，與此案有關之陳春亦適在該報胡同趙家，當時驚倒數小時，不省人事。張之妻妹劉果芬被捕動掌，兩臉腫起。當晚華北日報附近亦有便衣巡視，特張被架走後，彼等始相繼散去。日來華北日報職員多感不安，不幸三日前又開一次慮驚。該報資料室有偵探誤報警鈴，

法嚴懲，以敵不法，適張社長明煥公館轉告新聞界同仁」

雷聲大，雨點小。北平的天氣如此，華北的天氣是如此，整個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張今吾受了十天拘留，他出來，道是因爲有一百各隻「筆」集中在一起的原故，立刻倒。

記者公會代表人



## 人權保障

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最後一批駐平美軍撤退之日寫完

週末閒欄

# 獄中生活簡記（一）

張東蓀

有許多友人要求我把獄中經過寫出來；我亦本來決定把這一段的生活記下來；只因爲兩個原因始終遲遲未能動筆。第一是述起來牽涉許多同時的人，不免要犯忌諱。如毫不顧忌，結果變爲「謗書」，亦非我的初衷。第二是我的被捕入獄，雖在太平洋戰事發作的那一天，却已早在九一八事變卽就決定了的，可以說只是從九一八到勝利這幾年中生活上的一小段。所以敍述獄中生活便當從九一八說起。那是未免太長了。就中牽涉到政治方面亦太多。因此所以每次提筆總是寫不下去。現在却是怕日久易忘，乃想出一個不得已的辦法，卽把凡可以在現在發表的都寫出來。至於其他，我將來亦許還要作一個較詳的補充。這個補充却非等到我死後不能發表了。

民國二十九年（西歷一九四〇）十二月八日是日本對美宣戰的日子。那一天正是禮拜一，我於上午是沒有課的。我得到開戰的消息甚早。在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林嘉通（燕京大學教務主任，是我的甥婿）就打電話（彼時燕大各教員住宅皆有電話）給我，說：半夜裏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已經聽到美國的廣播，報導日本一面進攻眞珠灣，一面向英美兩國正式宣戰。並且告訴我，林邁可在聽了廣播以後立刻騎了自動脚踏車往西山去了。我聽了林邁可已脫逃，甚爲放心。好在他從西山而入共產黨的區域已經走過一次，這一次諒來不會發生問題。林邁可是英國林賽（A. D. Lindsay）勳爵的兒子，在燕京擔任英國式綜合制下的經濟學教授，思想最爲前進，爲學生所最崇拜的一個人。

他走脫了，我料得將來或可省却一些困難。這個電話以後不久又接到一個電話，是叫我到學校裏去。原來在這樣的緊急時候學校當局曾組織了一個緊急會議，其中委員除了一個瑞士籍的教授以外，全是中國人。我亦在其中。當時我以爲是要開會，所以立刻就走到學校裏。這個會議每逢禮拜四開一次常會，已經開過幾次了。我在會內與會外曾提出一個主張：就是不必等到正式開戰而學校卽自己先行解散。把教員與學生依其志願分別安頓：願留在北平，則聽其留在這裏；願意到重慶去的，設法幫助他們前去；願意到八路軍區去的亦同樣設法幫助之。雖然到重慶去的路線比較困難，但到八路軍區去却是容易的。當時我爲甚麼有此主張呢？原來我已料到日美必戰。我希望燕京在日美開戰以前自動解散乃只是想避免到那時的逮捕。我亦預料到逮捕是不能免的了。到了今天來回想，我當時這個提議亦必仍是無用。因爲無論我離開燕大與否，日本憲兵早把我的行爲記錄下來了。他們注意我恐怕有二三年之久。要想作漏網之魚，那是決無可能的。

我從東門走到學校裏，那時並無一點動靜。後來大家聚在哈佛燕京學社辦公處的時候，學校已完全被日本兵包圍了。我們便困在那間屋子裏，而在對面却是大禮堂。我們可以看見大禮堂內的開會。那個會是日本軍官召集學生，宣佈燕京大學的封閉，並將學生遣散。會散以後，我們在窗口外望，只見許多學生紛紛各攜行李向校門走出。其狀之慘眞令人酸鼻。所不知者卽對於教職員是如何的處分。不過其時已將近十二點了。發生吃午飯的問題。我們遂相約到洪煨蓮先生的住宅去，在他那裏吃飯。到了洪宅，又遇着鄧文如先生，他還向我戲言。用京戲上空城計的辭句，他說：「司馬懿的大兵來得好快啊」。我亦向他唸兩句舊詩：

「昔日戲言身後事，
今朝都到眼前來。」

當時我的心境確是了解我的生命已臨最後一刻了。吃完了飯以後，又到兩個同事的地方去看一看，談了許久。無非是說，個人生命的問題是小事，國家民族的生命却從此定了。日本對英美宣戰，日本必敗，中國必得復蘇。所以那一天，人人的情緒都是夾雜的。想到國家民族的前途無不十二萬分的高興。想到個人却都又知道有極大的危險在面前。直等到將近傍晚，不能不想回家。遂與趙承信同到貝公樓前去看一看能否放我們出校。日本憲兵便告訴我們說：請在客廳中等候一下。在客廳中又遇着趙紫宸與陳其田。殊不知等了許多時候並無指示。我對趙紫宸耳語：必有問題。可是我看見心理學系教員沈迺璋在門前走過，我就出來問他：能否出大門。他說可以。於

是我就同他一齊走出校門，繞道回家。我的目的在告訴家中人須作準備。我一到家即打電話給陸志韋，問他已經回家了沒有？他居然回家了。這便給我一個很大的疑惑。難道我們眞能倖免麼？當即吃晚飯。剛剛飯畢，兩個日本憲兵即到我家裏，態度尙客氣。只是說須叫去問話。我隨跟了他們走到貝公樓的會議室。當時室內已經有了好些人。我見其中有林嘉通，使我更感不安。原來他家裏有一個通內地的無線電台。雖這事只限於我與他，但一旦暴露，決無生命。倘若累及其他諸人，更是於心不忍了。彼時只能以目互視，不能說話，因爲有一個日本憲兵在那裏監察着。在路上時，那個憲兵還問我：你認得不認得那個姓林的英國人？我說，認得而不常見。他說：你知道他已經逃跑了麼？我答道：不知。這是當時的情形。到了後來，出獄以後，方知陸志韋的回家是日本憲兵押送，伴他吃了晚飯再回來，並非自由無事。林嘉通家的電台亦早在他將要被拘的時候由他的太太趕緊毀壞了。

我到會議室已經是晚間九點鐘。大家枯坐，並無倦意，亦許是興奮太甚了。當時我自己在那裏想：既有這許多人，便不是專對我一人。不過我所做的事却只是一個人的，並不與他人相共。所以既到這個步地，則只有等他問話，倘使他對於我並不知道十分清楚，恐怕短期的拘留可望釋放。關鍵還在於他們究竟知道多少。這便非俟問話後不能判明。于是我便一個人在那裏想：問話時如何作答。料定他有幾種可能的問法，我便假定了作幾種不同的答復。返復想來想去，在一個半睡狀態中，居然就天亮了。往日不睡總覺得長夜漫漫；這一天却覺得天亮得很快。只是又冷又餓，十分難受。幸而有人拿來一些冷饅首。我居然吃了兩個。在我們斜對面的房屋內拘了十幾個學生。他們亦在那裏搶來吃。須知敵人的目的就是要打擊我們的人的尊嚴。各人心裏都蓄着一腔怒火，却因爲環境變化太突然，無法細加考慮。

不久便用汽車分批把我們載到西苑日本憲兵隊。西苑憲兵隊中有一個叫「花田」的本來常常到學校裏來，表面上是交遊，實際上是偵察。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中，他還拿了一張日文報，在那裏看。滿面得意洋洋之色。他告訴我們：問問就可放回家去。我却明知日本憲兵的話是沒有一句靠得住的，但在感情上却不由自禁作此希望。因爲我早知道有許多人被捕時（藍公式即是其一）都是說問幾句話立即釋放，其結果不但有經年被拘的，還有判罪，至於弄死的。後來又把我們移到一間翻譯所在的地方。那個翻譯姓楊，似爲東北人，雖不敢和我們談話，却在神色上看出，倘有國家觀念。後來我出獄，便知道這個人不久即逃走了。我們在那裏坐了不久，即有一個日本憲兵，把我們叫了出來，在院內排隊，依次押上一個大型載重汽車，送到城裏沙灘舊北京大學的紅樓。那是城內的日本憲兵總隊所在的地方。初起請我們在客廳裏坐，幾個憲兵說說笑笑，很不拘形迹。後來叫我們到他們的辦事房間，每人把衣服脫了，檢查一過。手錶眼鏡等物都須繳付他們，還給一個收據。我無手錶而眼鏡亦特別優待，未被繳械。於是領我們分別各入拘押的房間。於是我們便分散了。我和趙紫宸到一間房屋裏去。那裏已經有一個老者。他見我們立刻就問：是不是日本對美國開戰了？我們說，是的。他高興起來了，說那可就好了。我們因爲沒有吃晚飯，只好鋪臥具即睡。我所得的是一個毯子一條被。那個被上血跡斑斑，似有腥臭。但爲了怕冷，亦就不管三七廿一就蓋了大睡。我自己覺得一夜糊裏糊塗，而同房子的人却說我鼾聲如雷。翌晨醒來看見我們的房門是以木柵做成的，正好像動物園中裝虎豹的「押」。把我們當作老虎看待，雖是侮辱，却亦有深意。在房間的一角有一個木桶，是爲大小便用的。所以房裏總是有臭氣。幸而還是冬天，倘是夏天，那可不得了了。我不禁對趙紫宸微吟：

「人生到此，天道情論？」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下）冊出版

每冊售壹萬伍千元

寄費 航掛每冊三千五百元

掛號每冊三百五十元

第二卷上冊預約

定價每冊貳萬元

預約價每冊壹萬伍仟元

寄費照加，同前。

預約封面，每張二千元。

預約期限：即日起，六月十五日截止

。外埠以郵戳爲憑。

# 談謠言

袁昌英

英國積歷二文學家王爾德，認爲人間世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年輕與美貌。祇要你把握住這兩件珠瑜，那你就是宇宙之主，可以爲所欲爲，享受萬有的了。這種積唐的論調，雖不無相當眞實性，却不完全是眞理。

相貌不揚，確是件不幸的事；然而人間不是常見到性靈之美，人格之卓絕，每每壓落驅體之醜陋或缺陷，而放射出不可比擬的光輝，令人愛戴而景仰無窮嗎？

至於年老的妙趣，那就非至其境，不能體味其義。孔夫子畢竟是至聖先知。他老人家的話，年輕人總覺得迂闊。然而人間事總透不出瓜熟蒂落的定律。你沒有爬上那一層樓，你就不可能見到那上面所能眺望的大地。我們年輕時，每逢有所遭遇，或見到社會上許多不平事，總不免迷惑，憤慨或苦痛。迄至於今「不惑」與「知天命」之年，則果然無絲毫疑惑地洞悉天地間之事，無一莫非天命。所謂天命也者，無非因與果者也。凡事因果關係明白，即無所謂奇，無所謂怪，亦無所謂苦。年老人的妙境，即對於天地萬物，以及自身的遭遇，均洪然返顧，因果了然，而超然物外，不受環境的支配。

近年來，國家多難，謠言熾烈。每一事件發生，則謠言如燎原之火，擾亂社會事業，擾亂社會治安，影響之大之惡，莫可形容。這就見聞所及，以「不惑」與「知天命」之見解而兼溫故知新之義，特將謠言作一番分析，以便社會人士，對於謠言有所警惕，對於是非有所分辨，對於眞僞有所識別，而能造成正直輿論與眞正的民主作風。

記得年輕時，在英國某一聚會，頑過一個非常有趣的頑意兒。一羣女孩子，天眞活潑，談笑風生，擁集一堂。正在熱鬧無比的氛圍中，一個跳皮的姑娘，圍出羣衆，笑聲喊道：「亂談，怪沒意味！來一個頑意兒：Spreading the rumour（造謠），好不好？」在一片好！好！之聲中，大家都圍圍坐成一個大圈了。因爲我是新學生，又是外國人，跳皮的姑娘，就有意指畢，指定要我在緊鄰的耳中，輕聲說一句話。我就毫不加思索地，在左鄰的耳中，悄悄說了一句：「馬小姐今天沒有到會」。左鄰又向她的左鄰耳中，依樣葫蘆，重述這句話。於是順流接遞下去，一直到我這發端人爲止。結果：這句簡單話，經過一大圈人的口述以後，回到我跟前時，竟變成這一樣瞞怪相：「馬小姐和愛人開蹩扭，今早自殺了！」

後來，我在某大文化城教書，又親眼見到一件怪懷悖的事。同學中一位田小姐與一位李先生，才情品貌，的確是天生佳偶，正也在如春醫般，織着黃金色的錦繡。兩方都出自書香名門，家道亦相當富厚。這段姻緣，大家認爲是上帝贊許的了。可是，某天田小姐忽然氣憤憤的向我訴說道：「現在的人心太險惡了，你看，君濤一直欺騙着我！他早已有妻子在家裏了！」

我極力勸他別聽信謠言，眞情可以慢慢查訪出來的。他伏在桌邊暗泣了許久之後，似有忽消怒散之意。可是，不到幾天，君濤却亦垂頭喪氣向我訴苦。「唉！人生到處是悲劇！這傳眞害殺人！聽說惠玉的外祖母有豬頭瘋的老毛病，惠玉小時候也害過。這怎麼得了！」

惠玉是否有豬頭瘋遠傳病，君濤是否有妻子遠在南方的家裏，誰也無從證實。從此二人心灵長着花蕊，漸漸避免見面。心碎了的惠玉淺假不思欲食，精神憔悴，不久染病嗚呼了。君濤後與另一同學結了婚，一雙子寬孝，苦死一條性命。這位同學，外貌是冉溫柔也沒有，骨子却較蜂蠆還鋒利。關於田李的謠言，許多時以後，我纔發覺是她放的。

謠言之可怕，眞令人不寒而慄！它的威力之大，有兩個故事可以比喻。據說有一個母親最是相信她的兒子的眞善。一日，她正在紡紗的時候，忽然一個人跑來說：「你的兒子殺了人！」她一點聲色也沒有動，連頭也不抬一抬來朝那人看一眼，仍舊紡她的紗。歇一會，又來一人說：「你的兒子殺了人！」她還是不睬，嘟嘟噥噥紡她的紗。再一會，又來第三人說：「你的兒子殺了人！」於是她心中就有點動搖，覺得這頑笑開得有些討厭。迄至第四人再來說這句話時，她就把紗車一推，如狂似醉的拖着那人向外奔，去看她那殺人的兒子！

第二個故事是：一個富家非常強壯的青年，常常喜歡誇耀自己的健康，譏笑人多病。有一天，幾個朋友故意僞他。第一個在路上遇見他，即吃驚地說：「你今天臉色怎麼這樣難看？莫非是有點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沒有什麼不舒服，我人很好！」第二個更表示誠意的說：「怎麼這樣一幅病相？你一定有病！」他摸摸自己的頭，略微躊躇的答道：「我自己倒不怎麼覺得。」第三個就很惶恐的說道：「你的臉色是烏的，你一定有病，而且不輕！」經過這三人逐一的刺激以後，他心中已經感覺不安，由不安而恐懼，由恐懼而心跳面紅而耳赤，等到第四個遇見他的時候，他果眞生起病來了。這第四個朋友攙扶他回家，他一路已經感覺渾身無力，腦也昏了。回到家裏，取鏡子一照，那簡直是嚇令人恐怖的病相！從此一病，數星期不能起牀。

謠言對於人心的作用，有如此之利害！世上人與人的關係，還有基於世與子那樣密切嗎？然而一個母親對於兒子的絕對信心，亦可能由接二連三的謠言，發生動搖。人的感覺，當然以自己的最爲眞切，可是，重重復復的謠言，亦可使之由心理影響到身體的變化！

現代社會的風尚是：祇顧目的，不擇手段。在從前講究做人的時候，一味眦之怨必報，雖然不免舒殺與匹夫之勇之譏，然而祇要以正道而行之，亦不足厚非。現在如果是爲實現某種理想而爭取一種權力，當然不能算爲非；就是爲富貴而爭之，亦祇表示爲庸俗之人而已。問題是在所採取的手段。古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失之，不去也。可是現代社會的風氣是：祇顧目的，不擇手段。所有卑鄙手段之中，謠言是最風行，最有效力的一種。現在的謠言，多

中是取一種集中炮火，閃電式的戰略。譬如，向某一個人，或某一機關，或某一政府，要下攻擊時，就向其目的物散放黑各彩各色的謠言——明的，暗的，直接的，間接的，似眞而實假，似假而又有幾分眞，關於公事的，關於私事的，光怪陸離，五顏六色，越多越好，越奇越妙，越駭人耳目越發生效力。這種謠言，表現與傳播的方法，大概是兩種：一是口述，一是文字。口述也好，文字也好，總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其傳佈之神速與廣遠，恐怕就是着特勒的閃電式炮火對之，亦祇好徒喚：不如！

大規模的運用謠言，作爲攻擊私敵或政敵的武器，在東方較西方爲甚，在近代比古代爲甚。我們在西歐各國的社會上，很少見到謠言發生任何煽動的威力。其因何在？我覺得中世紀的武士作風，留在西歐民族性格中，有兩筆非常有價值的遺產：一是勇敢，一是責任心。他們對於私敵，或見到社會上不平事，即膽敢挺身而出，與之格鬥，格鬥而死，亦稱爲榮。因爲他們有責任心，故對於自己的言與行，絕對担當，絕不避免其結果，無論是好是壞。他們平日認爲最可鄙視的人，而認爲罵人最痛感的，又創爲最是奇恥大辱的破罵的口語是：coward 與 hypocrit coward 並不祇是懦夫之意，而含有逃避自己言行的責任之義。hypocrit 除了僞善而積極暗中爲惡而卽欺騙之意以外，仍有積極企圖掩飾責任之含義。西歐民族性格之養成，還有耶教所賜與的兩種重要成分：卽罪愆（Sin）與良心（Conscience）的觀念。罪愆與犯法或犯罪（Crime）在西文字義上，似有相當區別。罪愆着重於對上帝所訂的法律負責，是一種內心的，精神的，良心上的罪孽；而犯法或犯罪，則着重於向人訂的法律負責。我國古聖人所稱道的道德標準，當然亦有良心的觀念；但是沒有宗教的意義；沒有一種外在的上帝的威權，可以有賞亦可以有罰的神法（Divine law）的規範。我們的良心作用，似乎是人格上一種高尙的道德境界，不是人格上特別有修養的，不易發生多大的效用。西方的良心觀念，因爲與宗教意義的罪愆及神權神法的觀念，聯在一塊，故對於上下貴與不貴的行爲，均能發生極其巨大的制裁力量。西歐民族性格中的潛在力量，除了給太的宗教，中古的武士風尙以外，還有希臘羅馬兩種文化的巨大勢力。羅馬的最寶貴的賜與是政治言學與政治方法，換言之，卽法治精神。希臘最大遺賜是智理的科學的明辨精神。因爲他們相信法律，而自己的言行又必對法律負責；所以每有爭執，必取決於法律，而採取別的手段的必要。因爲他們有明辨的精神，所以對於事理，必先辨別清楚；洞悉其中原委，最非黑白了然於心之後，始能採取行動，絕不易接受任何家敵與暗示。

造謠言是一種懦弱而欺騙的行爲。西方民族因爲勇敢而有責任心，故不屑造謠。造謠是一種背後放冷箭，昧沒良心的行爲。西方民族因爲宗教意識濃厚，有罪愆與良心的觀念，故不敢造謠。造謠最是一種逃避法律責任的卑鄙手段。西方民族因爲最重視法治，故不必造謠。輕易聽信謠言，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卽盲目採取行動，最是不理智的行動。西歐民族最注重理智的明辨，故不易受謠言的煽動。當然，這無非都是就大體言之。西方人並非個個天使。良莠不齊，到處皆然。可是西方民智發達，民性強悍，教育普遍；這是昭然若日的事實，誰也不能不承認。因爲他們大多數賦有那些特殊的性格，故利用謠言做攻擊或破壞的武器之事實，不易多見；卽有之，亦不易發生多大煽動的力量。那些特殊的性格，東方民族亦又何嘗沒有？祇是爲環境不能占大多數而已。惟其不能占大多數，故無控制社會的力量。東方民族的美德很多；而且許多地方，遠非西方民族所能及。惟控制謠言的力量，則實在不如西方民族。所以謠言在東方社會上，能發生浩大的威力，幾乎有爲所欲爲的趨勢，而在西方的社會上，則比較無能爲力了。

大規模的運用謠言，作爲攻擊敵人的武器，在近代比古代爲甚一語，當然是就東方而言，因爲上面已經討論過，謠言在西方社會上，是如何的沒有力量。西歐民族，經過數百年的奮鬥與鍛鍊，已漸漸習慣於眞正的民主政制。所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眞好民主工具，他們均能運用自如。在他們手裏，這些工具，已是替大家謀幸福，替國家謀發展，替社會求安定的武器。在他們與裏，這已是爲公家剷除私利，爲國家破除障礙，爲社會裁制敗類的鐵刀。輿論是人民的喉舌，是民主政制最大的而不可少的機杼。若是一國輿論不能健全，則表示其實行民主政制的條件，尙未十分具備。西歐及美國之所以能眞正實行民主，則完全因爲社會上有健全的輿論，數百年一貫如此。在東方各國，民主是個嶄新的名詞。數千年的專制政體，將各民族釀成如散沙般的，臆小橘窮的，非欺詐非逃避權力不可爲生的人羣。這當然是就大體與個體生活而言。就個人而講，英勇卓絕的人物，又何嘗沒有？於今一旦，忽然要講民主；這民主的機杼，握在手裏，當然不免生疏。因爲民衆對於這嶄新的工具，運用不熟，不能窺見其堂奧，所以這有力量的而十分巧妙的機器，就不免落到那些巧者能者的手裏去。能者巧者將它使用出光怪陸離，式樣奇異的花頭，稱之爲輿論，爲民意，而利用催眠術的方法，讓羣衆認爲果眞是自己的意識。這些能者巧者之中，當然有不少有魄力有良心，公正嚴明的人物。他們拿着出版言論自由的權柄在手裏，當然是由大衆福利，國家發展，社會安定各方揚去工作。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功德，誰也不能不承認。可是擺在我們眼前的，有多少文字與口傳，不是在造謠呢？這些在後面操縱的能者巧者，是在趁我們民衆，對於民主政制的機杼，運用尙不熟習的時候，假借民意，去達到個人的或一二黨羽的自私目的。因其目的是自私自利的，故不得不造謠，以蒙蔽民衆，而可憐的人羣，因爲一時不瞭解其中花樣，竟如綿羊般被引到泥坑裏去，火坑裏去，而反認他們自己的意思要是如此的。人類的悲慘事，還有更甚於這現象的嗎？謠言的力量在近代社會之所以如此之大，而在古代並不如此之甚，就是因爲目前政制必要民主，而古代則雖有民爲貴的意識，却無人民自主的要求。謠言的勢力，在目前尙未習慣眞正民主的東方，還要猖狂下去，一直要等到大多數的民衆，瞭解民主的眞諦而能運用民主政制的機杼，始能漸漸消滅！

大凡謠言可分爲兩種：一是無心，一是有意。

像上面我所記述的關於馬小姐的謠言，是無心的，因爲那聚天眞活潑的女孩子，根本不知馬小姐爲何許人。就是我自己當時說出馬小姐的名字，亦是毫無作用的，祇因爲我剛得了她一封信，她的印象在心裏新鮮，隨便說出來的。至於那樣一句沒有色彩的話，

任其自由發展，不採別的形式，而變爲戀愛與自殺的悲劇，則另有其爲謠言的心理因素存在着。青年女子的天地，是戀愛的天地。她們當然常常會被理性與環境驅使着去想去做別的事。可是那一朵朵將開未放的花，一得自由的機會，就會如鴻漸般，飛向那雲霞繽爛的戀愛國度裏去。她們那時候在頑者，在嬉笑鬧空氣中，理性可謂半失其作用，心花得着相當自由，必然飛向戀愛的境界去。有的也許正在熱戀，有的也許剛發現一位美少年的詩意，有的也許正咀嚼着失戀的滋味。「馬小姐與愛人鬧翻啦，今早自殺了」無非是這些情境的混合結晶體而已。

可是原來一句不含情感，可以輓惡，亦可以輓喜的言語，在謠諑的過程中，終於染上悲劇的情調，却不祇是因爲謠言本身的關係，而是愛情本身，根本就帶幾分悲劇意味。愛情原是生命創造力的工具——一種非常芳醇甘豔而擁有絕對引誘力的工具。造物主的目標是創造，不顧一切的創造新生命。若是上帝不把工具，調製得這末迷人，擁有理智威權的人，恐怕就不都肯替他那樣熱心去創造。因爲誰不明白新生命的現在，就是舊生命的過去。

但是除了愛情本身具有悲劇成分以外，謠言本身亦多半要走這悲劇的路線。謠言經有惡化一切的趨勢。試想中外古今的謠言，有多少不是將一件事或一個人說壞？韓昌黎所浩歎的「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就是這個緣故：因爲人類智慧的心理上，尤其是小人的心理上，都有那自私，自卑與妒忌的惡根性。不是生而爲聖賢或是特別有修養的人物以外，誰都不喜歡看別人幸福，別人的事業有成就。平時在國治民安的時候，這種惡根性，常是被理性或法律控制住了，不易表現。每到社會不安，或理性不能或不必控制行動的時候，這惡根性就容易暴露。

無心的謠言，多半是在一種戲笑的游戲場合中出現。雖是無心，亦許產生不良的影響，若是謠言的對象確有其人。是以至德純淑的君子，輕易不肯隨笑，憚恐無意中有傷人處。然而現代所稱道的幽默，則既非無心，亦非有意的謠言可比；因爲幽默是一種善意的詼諧，不特在某種場合中，有解除苦悶，和緩空氣的功效，而且在其閃光之下，可使人窺見當前問題的另一方面的眞理。謠言亦不可與諷刺比擬。諷刺是一種嚴厲的批評，使爲非者或事業之不健全者，有所警惕，有所改善。在諷刺的後面，還有一顆公正嚴明的心，一種求全責備的道義感。諷刺必以事實爲根據，雖然不免加油添醋，多事渲染，使其對象成爲笑柄，以促其警覺。謠言則可完全捏造事實，卽有相當事實，亦必大加曲解，以肆其惡意的攻擊與破壞。在幽默後面的心是悲世的心。在諷刺後面的心是嚴父的心。在謠言後面的心，是冤鬼的心。

無心謠言，雖是人類惡根性的眞面目，還可以用教育和理智去克服。惟其爲無心，影響亦不甚大，故無足厚非。有意的謠言，則完全是冤鬼手腕。冤鬼無一好處；若謂其有一絲可取，卽自知其面目猙獰，絕對不肯露面於光天化日之下。試問造謠者，那一個肯光明正大的與其所攻擊的人當面算？惟其所造的，均非事實，或是歪曲事實，故祇得在黑暗中活動，既見不得天日，又見不得法律的公正而已。肯挺身而出的是人。人與人鬥，當然有辦法；人與鬼鬥，那就恐怕祇有以自己的光明與正氣去鎭壓了。

有意的謠言，定是有目的的。這目的亦許是心理的，亦許是物質的，亦許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破壞田李兩線的謠言，大概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田李的同學，大概先有對於田的仇恨或嫉妒，又或對於李有情欲的種種心理作用，然後纔有奪取李本人與其財產的物質企圖。田李的命運可憐，更足證明冤鬼使倆的可怕了。

關於謠言的種種，我們可謂有相當的認識了。我們的民族目前正在渡着倘徨苦悶的過渡時期。在建國尚未完成以前，社會上一切均呈現不安定的現象。由不安定而使大家感覺惶惑而苦悶。這種心理狀態，正是陰謀家造謠生事的機會。我們眼見多少事業，因謠言而坍台！多少幸福，因謠言而毀滅！多少錢財，因謠言而消耗！多少人才，因謠言而窒息！多少理想，因謠言而幻滅！如果不慎，如果不時時提防謠言的如德國希特勒因電式的炮火的猖熾，甚至於整個國家民族，都可能因謠言而葬送！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眞眞實實的民主國家——人人均有做人的尊嚴與幸福的國家——謠言的淫威，非漸漸設法消弭不可。在西方民族那些民主政制所固有的美德，如勇敢、負責任、或犧牲、衆議心、重法治、重明辨等尚未完全在我們性格中養成以前，我們目前惟一的對付謠言的辦法，就是嚴禁的不輕信謠言，庶幾可以使謠言漸漸失其威力，而我們可以慢慢走上建造健全輿論的大道。

##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寄稿請用稿紙繕寫，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遠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予津貼。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感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五、順便歡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

編者啓

## 讀者惠函注意

一、凡投稿、投書，請在信封上註明本刊「編輯部」收字樣。

二、凡定閱、補刊、查詢、更改地址等事，請在信封上註明本社「定戶課」收字樣。

三、凡同業批銷，請在信封上註明本社「批發課」收字樣。

四、凡係業務方面之接洽，如定閱補刊等事，務請勿寫編者私人姓名。

五、凡定戶續訂、查詢、及更改地址，務望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每戶寄刊封送油印封簽上均有定單號碼可查）。

美國 Maurice William 所著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一書，民智書局於一九二六年曾有中文譯本。本社茲受委託，徵求此書之中譯本，讀者中如有割愛者，請示所需價值，以便商洽。

#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龍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鼋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岩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問訊處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上海電話：四五九二一號
營業所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商標

織花綠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嘩嘰　健美呢　條絨　紗紋呢　大眾布

醒獅牌　美球牌　華豐牌　美專牌　大陸牌　女學生團操呢

總發行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弄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十四期

專論
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儲安平
論文滙·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現的態度 儲安平
從經濟立場看美蘇關係 鄭林莊

科學叢談
美國西部之世界爺與萬縣之水杉 胡先驌

哀思
追念顧臨先生 任鴻雋

觀察通信
盪漾中的和平運動（南京通信） 浦熙修
南京五二〇慘案的前因後果（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北平學生反內戰反饑餓（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清華園：讓血化爲更堅强的力量（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閑欄
獄中生活簡記（二） 張東蓀

讀者投書
給全國專科以上同學的一封信
當局與六二 今日與年前
與張莘夫先生同難者 全堂大笑
中國非無化工人才

觀察文摘
我看學潮 王芸生

觀察漫畫

## 讀者投書

# 給全國各專科以上同學的一封信

觀察編者先生轉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的同學們：

我們八年的血肉抗戰，藉別人的吩利，我們也算撈得了「勝利」；可是這勝利所帶給我們的，只是經濟崩潰、農村破產、民不聊生，國無寧日；誰說這不是內戰的賜予？內戰，誰不詛咒？內戰，誰不憎恨？誰沒有受到內戰的剝削？誰沒有感到內戰的威脅？然而生為現代的青年，尤其是我們大學生，難道就以「詛咒」，就以「憎恨」就算打擊惡的現實以「報復」了嗎？對於「剝削」，對於「威脅」，難道僅以沉默的反感就解除了嗎？不，這是懦弱的，可憐的，最消極的表現，我們應當採取積極的行動，這行動不是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報復行動，而是產生一股力量使它能澈底澄清內戰的炮火。

「反對內戰」的口號，我們不知喊了多少時候，內戰不但不因此而稍斂，反而更是烽火連天，那末，「口號」有甚麼用？中國反正是不注重民意的，我們雖不能積極的代表民力，至少我們應當產生消極的積極力量，我懇切的呼籲我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的同學們，大家一致起來，組織「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反對內戰委員會」。

首以衆志成城之志堅排我們的目的到底。如果說我們要願忌到政府對此種行動的威脅的話，那嗎，它要逮捕學生，逮捕不了這麼多，它要槍殺，槍殺不了這麼多。我們也知道單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內要求和平，只是片面的。我們應當同時向共產黨要求和平。但我們的目的就是無論如何也得要求國民黨作和平的主動者，以今天的國內時局言，至少須國民黨先讓步，和平才有可能。今天的國家大勢，實在不能再以任何黨派的利益居於國家之上。在這民族興亡，國土破亡的時候，我們的行動是正確的，絕無一點偏見。國民黨苟能如是，假設共產黨還真的拒絕和談的話，除非它真是「奸匪」，那麼，我們不特擁護「戡亂」，甚至可以再來一次青年軍的號召，我們當不惜眞正的為國犧牲。

同學們！我們不是剛才紀念了「五四」嗎？這關頭比「五四」還急迫。「五四」、有青年的血！「一二四」、有青年的魂！難道今天我們就只有軀殼嗎？紀念「五四」，不是請幾個教授講演，開個紀「五四晚會」就算了事，我們應當以行動來紀念它。那麼，這正是急於需要我們行動的時候了！

事實告訴我們，在目前的統制勢力下：軍人反對內戰要槍斃，公務人員反對內戰要打破飯碗，商人反對內戰是奸商，工人反對內戰是暴動；惟有青年熱血的大學生能夠多有一點自由，能夠避免一些統制，能夠得社會的同情，能夠得社會的諒解。那麼，這也就是時代所付與我們神聖的、偉大的、崇高的、唯一的責任，我們還能有卸責的餘地嗎？除非眼看着國家沉淪於毀之途，若然，我們將成為民族的罪人，歷史上最無出息的一代青年？

同學們！負起「五四」時代的精神使命站起來吧！

張雪非　五月十八日　武漢

# 當局與六二

編者先生：五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晚刊載稱：「警局為應付六二暴動，頃已通令刑事庭，督察處，及取屬各分局局長暨刑事股主管人員，對暮後人物，即日起嚴加監視其行蹤，並須于最短期中，對謀煽動者之名單，迅予調查完竣，務使六月二日之同盟罷工、罷課、及罷市，儘量收縮其可能擴大之範圍」。據此，地方當局顯已承認六月二日是「三罷運動」（借用該報標題）為不可避免之事實矣。

林國健　五月廿六日　上海

# 今日與年前

編者先生：五月廿日南京憲警毆打學生的慘狀，各報均有記載。部人曾為年前湘桂戰時徒步難民之一，眼見軍隊狼狽逃退情形，兩相比較，實欲為國家一哭。

趙一夫　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

# 全堂大笑

編者先生：參政會上竟有若干參政員鼓吹第三次大戰，提出中國領銜反蘇的口號。有一位參政員說：「我們自己沒有力量打蘇聯，但可鼓動所有國家打她。」其實這不過是飄大砲的慣調重彈，只能引起「全堂為之大笑不止」而已。

張九中　五月二十四日　南京

# 與張莘夫先生同難者

編輯先生：本月十日張莘夫先生下葬這一天，瀋陽北陵道上，人山人海，致祭於這位接收殉難的英雄，盛況空前。

張先生生前是資源委員會鋼業管理處的主持人。去年因接收撫順被殺，他的大名便很快的播遍全國。可是還有同張莘夫同時殉難的七位先生怎樣了呢？

我們紀念張莘夫先生是因為他接收殉難，為國犧牲。但是為什麼與張先生同時殉難的幾位先生不曾同樣享受到死後的哀榮，以及其他經濟方面的援助呢？他們殉難至今瞬將年半，尸骨無人問（當初值向蘇軍抓回張莘夫一人遺體），遺孤無人問，看來更是白白的犧牲了。

潘元三　五月十八日　瀋陽

# 中國非無化工人才

編者先生：資源委員會辦的台灣肥料製造公司，規模不小，有五個工廠，分設在基隆、高雄、新竹等處，由化工前輩柏林大學化學博士湯元吉先生經其事。新近資源委員會介紹一位韓國人崔晃君任該公司技術顧問。崔君到台後，嫌待遇薄，宿舍簡陋，悍然拒收聘書，拒收薪津，怫然而去。態度傲慢，令人氣死！查我國非無化工人才，何必定須另聘韓人，徒受其辱？用特函告，共望資源委員會，注意及之。

許志敏　五月二十四日　上海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二卷　第十四期

三十六年五月卅一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定價：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等號方法。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鄭林莊：燕京大學教授
胡先驌：北平靜生生物研究所所長
任鴻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幹事長
浦熙修：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儲安平

我們在上期本刊論評學潮，敍至五月十九日止。我們當時陳述三點：一、這次學潮的主要意義是對現狀不滿；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學生非强力所能懾服。現在忽忽又過一週，在這一週間，大局發展，和我們前述三點，大致吻合。就第一點論，學潮已從非政治性質轉入政治性質；就第二點論，不僅在京滬平津一帶，罷課聲援的學校越來越多，就是遠至昆明貴州各地，最近亦均紛紛響應；就第三點論，國民政府雖於十八日頒佈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而十九日上海依然有五千餘學生饑餓遊行，二十日南京六千餘學生依然在水龍、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請願，同時北平萬餘學生亦仍在「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下遊行全市。日來各地當局雖已開始以行動來制止學潮，學生被捕被毆之事，絡續發生，但是學生情緒依然高漲，心中憤怒祇有更甚。

這次學潮，最初是局部的、個別的、分散的。自從中大學生倡導「吃光運動」以後，遂使學潮在橫的方面發展開來，形成爲一個學生間的共同問題。京、滬、杭、平、等地學生大都響應這個運動。其後上海學生又改名爲「搶救教育危機運動」，俾使這個運動的目標更加擴大，意義更加嚴肅。「吃光運動」和「搶救教育危機運動」，多少已牽涉到了政治問題，因爲學生沒有飯吃與當前教育的種種危機，無不與內戰問題有關。北方的學生在這個時候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認爲「饑餓源于內戰」，要活非先停戰不可。這個「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立刻爲南方學生所接受。南北兩地的學潮發展到這個地步，目標趨於一致，步驟亦漸統一，而眞正成爲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學潮，遂開始在南北兩地，並肩邁進。

當學潮公開涉及政治問題以後，政府即認爲學生的行爲已越出應有的範圍，並認爲此次學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對於學生這種指摘，我們難於同意。一個青年在求學時代，他雖然是一個「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民。法律並未規定，一個人要是入了學校讀書，他就將喪失他公民的資格。現在的大學生，大都已過法定年齡，他們絕對有過問國事的權利。今日國人，大都不滿現狀，對於內戰，尤其痛恨。因爲在這種內戰的局面下，無論是國家的或者是個人的前途，都被內戰打得一乾二淨，沒有一絲生路。我們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學生苦悶失望憤怒的種種原因，並謂這種種原因逼得他們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王芸生先生在「我看學潮」一文（見本期觀察文摘欄）裏，敍述這次學生喊出「反內戰反饑餓」的背景，尤其針針見血。學生在中國業已傳統地成爲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過去，學潮的激盪無不反映當時政治的腐敗和黑暗。在這種全國怒吼的局面下，當局不反躬自問：爲什麼那些學生要喊出「反內戰反饑餓」的呼聲？爲什麼全國的學生都那樣萬衆一心地遊行示威？還是一味訓斥學生；訓斥不足，施以

殘暴；這種態度，絕對不能使人同情。我們亦絕不承認，此次學生請願，係受他人利用。學生目擊國家危急，身受饑餓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惡皆源自內戰，起而呼籲，起而反對，爲什麼一定要說他們受人利用？老實說，在今日這種局面下，假如還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對內戰」，我們眞要向蒼天呼號：「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許多大罪名加諸學生的行動，破壞交通，妨害秩序。關於破壞交通，姑以交大學生赴京請願一事爲例，交大學生實難担負破壞交通的罪名。交大學生本擬購票乘車（十四日大公報第四版），晉京請願。爲什麼政府不准他們購票？公務員可以購票，商人可以購票，農人工人可以購票，爲什麼學生就不能購票？赴京遊覽可以，赴京訪友可以，赴京經商可以，爲什麼去教育部請願就不可以？從法律觀點看，交大學生購票赴京，並不犯法，爲什麼政府要命令車站拒絕購票？政府禁止學生購票，在我們看來，無寧說是政府在破壞交通。交大學生認爲政府剝奪他們購票乘車的權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壞交通，他們祇好自己出來維持交通；自駕火車，離滬駛京。本來祇要他們的火車一開，交通亦卽不難恢復。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鐵路來，致使交通陷于停頓。無論如何，交大學生絕無存心破壞交通之意，事實上破壞交通的是政府，而現在政府反將破壞交通的責任，加諸學生，孰能得平！再說社會秩序，政府定出了一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維持社會秩序」而要「臨時」定出「辦法」來，大家想想看，這個「社會」還談得上什麼「秩序」。在我們看來，所謂「社會秩序」，決不僅僅是指汽車可以在馬路上駛行，火車可以在鐵軌上駛行而言。「社會秩序」的意義非常廣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人人安全，都有飯吃。去年五月上海的客飯祇有五百元，今年五月上海的客飯漲至四千元，請問政府有沒有維持這個「社會秩序」？深夜捕人是維持秩序嗎？任意搜查是維持秩序嗎？現在有許多人消失得無形無蹤，亦沒有看見政府負起責任來維持這個「社會秩序」。社會本來是比較安定的，就因爲政府無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會越來越沒有秩序。今日擾亂這種社會秩序的決不是那些學生，制止了學生的請願遊行，也未必就算維持了社會的秩序。政府不盡其本身的責任，停止內戰，穩定經濟，而獨獨以妨害社會秩序的罪名加諸學生，是不能使學生心服的。

政府認爲學生請願，是「聚衆威脅」。我們認爲「聚衆」則有之，「威脅」却未必。學生手無寸鐵，政府有的是騎兵憲警，學生對于政府，何「威脅」之有？鄉間的百姓，看見軍隊來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來，要柴不敢不拿柴出來，要他們去挑箱挖土，他們不敢不去挑箱挖土，這才是「聚衆威脅」。政府認爲學生請願，便是「聚衆威脅」，未免誇大其辭。有人又勸學生要體諒政府。老實說，假如政府處處體諒人民，不要人民去當砲灰，不要徵人民的食糧，人民那有不體諒政府的道理。「體諒」是相互的，在過去，人民「體諒」政府已「體諒」到有許多地方的人民連褲子也「體諒」光了，我們還是希望政府趕快體諒體諒人民，先把這個萬惡的內戰停了下來再說吧。現在人人餓得慌，他們一天到晚祇想吃飽，他們還有什麼閒心情來和政府有意爲難？

總之，我們認爲這次全國的學潮，完全是政府逼出來的。學生的意志絕對是自發的，而非被動的；他們的動機絕對是純潔的，而非卑鄙的；他們的精神絕對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錢端升先生說：「今天的學生，比我們的學生時代進步多了。第一、現在的學生瞭解人民痛苦，已與人民痛苦連在一起。第二、現在的學生無領袖慾，羣衆化了，無個人風頭，所以組織力强。第三、學生的見解進步，老實說，已走到我們的前頭。」我們完全同意錢先生的看法。我們在上期本刊就說過：「今日這一代學生，無論是他們的活動能力、組織能力、處理能力、或是宣傳能力，都遠非二十年或十年前的學生所能比擬。他們已建立他們的尊嚴，他們不僅完全成熟，而且他們那樣沉着堅韌，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像。」從前的學生運動，是學生跟了先生走，現在則是先生跟了學生走了。我們看這次學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雖然發動於前（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等等），結果是學生一開動就跨過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學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虛心而又熱情地牢牢的釘在學生的後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遠被學生所遺棄了。這是青年人的驕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這一點，更足證明今日學生之絕不輕易受人利用。在這次學潮之初，學生似乎都是爲了自己的問題，然而經過水龍先生、皮帶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訓，學生在心靈上又驟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種更爲崇高更爲偉大的精神。

他們瞭然他們在今日這個時代中已肩負一種新的任務，亦即歷史的任務。他們現在正企圖以他們的熱血來輾旋這個天地！南京學生代表團的主席曾說過：「現在公教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本刊北平通信亦說，北平的學生都以爲這一次的學潮，就是一個「新五四運動」的序幕，他們要替人民呼喊。他們已深深覺得，單單爲了自己的利益爭，這個爭是渺小的，必要替廣大的人民爭，這個爭才是偉大的。現在全國的教授，特別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學生的後面，全國的開明的進步份子，也都站在學生後面，若是一個堅強的陣線，一輻動人的圖畫，一首偉大的史詩。從各種形勢看，當局顯已開始用鐵腕來衝散這一個陣線。我們尙難逆料一切前途的演變。但是我們相信，當學生在極端的團結之下，意志堅定，組織嚴密，胸膛挺起，脚跟站牢，這一條鐵練，絕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斷的，這一股洪流，絕不是幾輛警備車所能攔得斷的。我們絕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學生都捉進監牢。我們看，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捕的學生宣傳隊，那樣義無反顧，從容地走上警備車的神情，這是多麼壯烈的場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學生，在警備司令部的看守所裏，依舊慷慨高歌，聲聞戶外，這是一幅多麼感人的情景。我們堅信，在當前這種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學生將永遠發揮其力量，以挽救國家的命運。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終會爆出光彩奪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國就在這火花中孕育生長！

（五月二十六日）

# 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示的態度

儲安平

五月二十四日，淞滬警備司令部下令查封文匯、新民、聯合三報。令文如下：

「查該報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顚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與新聞，本市爲戒嚴地區，應予取締，依照戒嚴法規定，着令該報予明日（二十五日）起停刊，毋得違誤，此令。」

這被封的三家報紙，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報紙。所謂左翼報紙，大體上是指這家報紙在思想上比較前進一點，在言論上比較激烈一點。按照出版法規定，報紙的負責人是「發行人」。據我們的看法，這三家報紙的發行人，大都祇能算是經營商業的人物，他們腦子裏想的，第一件事還是如何能够多賺幾個錢的問題——進一步，希望多賺幾個錢，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够維持這一張報紙。若說他們有「顚覆政府」的意圖，那眞是捧了他們。至于這三家報紙的編輯人員，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大都是些比較進步而有獨立意志的民主份子。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的事情。一個國家若想進步，便需要多幾個這種份子。假如一個國家的人民，個個都是唯唯否否，請問這個國家還有什麼生氣？我們所以能够抵抗日本，苦戰八年，不爲暴力屈服，就靠我們國民有這一點獨立意志。若說「左」，老實說，這三張報眞不够「左」；若說激烈，這三張報亦不够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潑婦罵街的反共專家某大炮，文匯新民等兩報上的文章簡直是「溫吞水」。我很坦白的說，我對于文匯新民兩報的作風（我不常看聯合晚報），有許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這兩家報紙的編輯態度不够莊重，言論態度不够嚴肅；我很少在文匯報上讀到眞有重量的文字。

我認爲這三家報紙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們的言論，而是由于他們的新聞。這被封的三家報紙都有一個共同的脾氣，就是專門喜歡刊載那

些爲政府當局引爲大忌的新聞。他們所在的大都是事實，無奈今日發生于社會各方面的事實，都是政府所不願讓大家知道的。政府所願讓大家知道的事情，統統已歸中央社獨家發表了；假如這三家報紙專門刊載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這三家報紙絕不致被封。無奈中央社的消息許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來愈多，而這三家報紙的編輯部同人，又都不識時務，自以爲負有神聖的新聞使命，拚命要在中央社的新聞眼以外去找新聞。不幸他們所登的新聞，政府越顧忌，讀者越要看。政府既無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聞」的發生，於是祇好設法來制止那些「新聞」的發表。

這次學潮，當局弄得焦頭爛額。查封報館，而且一封三家，這本來是一種希特勒式的作風，報載中國現在正由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主席領導我們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頭無路，絕不致走此一着。不過我們不承認這被封的三家報紙有任何「陰謀」要煽動學潮，甚至「意圖顛覆政府」。當然，報紙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發生一種消息傳播的功效的，但我們不承認，有了這幾張報，就可以掀起學潮，沒有這幾張報，就可以消弭學潮。據我們所知，文匯報原有查封之說，恐怕還是因爲上海華商有這位開明民主的吳國楨市長，所以文匯報至少還能出版至五月二十四日。這次大概正如The Evening Post主筆先生所感覺的：「政府的重要領袖們多少有點孤注一擲的情緒」，而終致出此一着。三報被封的理由是「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及新聞」，對於這個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們亦無意在此辯論。祇是我們要公開宣稱：我們在同業的立場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匯、新民、聯合三報同人，表示我們最大的同情。在封已經是一個事實，我們希望政府善爲補救，設法使上述三報早日復刊，以恢復民主國家新聞事業的常軌。

× × ×

關于大公報對於這次學潮所表現的態度，我們亦願略加論列。在這次學潮中，大公報所表現的態度，實在不孚衆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問題，姑且不說，就是十五、十六兩日南京中大金大兩次餓遊行的新聞，不編在第二版要聞版中，亦還勉强可以說得過去。可是五月二十日南京發生了這樣壯烈的慘案，這樣轟動全國而有强烈政治意義的新聞，大公報還不肯編在第二版要聞版中，這是什麼編輯態度？（按：二十一日該報第二版因參政會開幕，新聞確極擁擠，但假如大公報重視這次學潮的話，該日該版其他零星新聞，都是可以勝讓出來的。）同時，像南京五二〇慘案這樣一個嚴重的新聞，大公報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這樣一個輕描淡寫的標題，這是什麼編輯技術？至於說到評論，該報五月二十一日的短評論南京的慘案說：「不幸執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體會在上者愛護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慘劇」。全國青年聽着：你們同意大公報的話，承認今日在上者還有一點愛護你們這批青年的意思嗎？你們承認，當有人用木棍鐵棍在你們頭上劈打下來，這就是愛護你們的表現嗎？在五月十九日的社評中，大公報視學生請願爲「暴力的革命」，五月二十二中的社評中，認爲「學生近來的行動」「太天眞幼稚」了，認爲「青年人太簡單了」，認爲學生在請願中「充分表現其行動的兒戲性」，而且甚至認爲今日之學潮，直爲「小孩玩火」。我讀大公報前後十幾年，實在從來沒有看到大公報有過這樣違反民心的評論。當然，我不能不在這兒提出，這次大公報在學潮中所表現的言論，如此灰色，不能領導當前的潮流，亦許與王芸生先生的適有北行有關。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報的言論決不致搖擺性弱到如此程度。不過這次大公報在上海及南京兩地的採訪同人，都甚忠實，熱忱，前進，此可於他們的報導中見之。他們的努力多少替大公報挽回一部分讀者的感情。

關于大公報對于這次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所表現的態度，我們亦不能不出而一言。在五月二十五日大公報第四版上，大公報祇以三號字的標題，平平淡淡地刊出文匯等三報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報的編輯先生大概對于電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發生興趣的，凡是外國什麼一個電影明星有了一點什麼新聞，大公報照例要加上「花邊」登出來（請閱最近數月大公報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數見）。在大公報的編輯標準中，大概像在一個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報紙這樣一個消息，其重要性還不如一個電影明星的私人軼事。大公報對於文匯等三的報被封，始終未發一言，以示同情。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該報例刊「星期論文」，但爲什麼不寫一篇短評呢？二十五日不寫短評，爲什麼二十六日不寫一篇社評呢？今日爲二十八日，文匯等三報已被封四日，大公報對於此事始終不置一辭。且不說

別的，至少站在局外的立場上，大公報也應當寫點文字，向當局抗議一下。大公報所以默無一言，還是認爲文匯等三報應該被封呢？還是嚇得不敢說話呢？（文匯報被封後，大公報對於學潮的新聞，已有改變）。還是幸災樂禍，坐視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覺得大公公報這次的措置，顯然失態，至可遺憾。

最後我不能不聲明一二。我和聯合晚報裏的同人，一個都不認識，甚至連他們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報的高級負責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雖然同在一地，我和他們已有整整八個月未見過面。文匯報裏面，我僅和文匯報的總主筆徐鑄成先生前後見過四次而，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寫過兩封信給徐先生，但是徐先生爲人做懷，吝賜一覆。獨獨大公報裏面，我的朋友最多。單說在大公報編輯部份服務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們今日所檢討的問題，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問題。我們今日從政也好，論政也好，必須把私人的感情丟開！這就是今日我們需要煆煉自己的地方。當此一日奔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於這十里洋場之日，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爲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爲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已的吉凶安危了。

（五月二十八日）

# 從經濟立場看美蘇關係

鄭林莊

站在經濟的立場看，美蘇的關係關到今天這般糟，實在是件極大的不幸。

美國在戰時會把國內的生產力擴充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據估計，她的戰時生產量至少比戰前的水準高出一倍以上。美國這樣一分强大的經濟力，不但爲國內招致了經濟的繁榮，不但爲聯合國負起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使命，蒼世界贏得最後的勝利，而且更讓她對領導戰後重建的能力和必要加强了信念。因是，她在戰爭還沒有結束，就唱起世界合作的論調。根據美國的算盤，她如果想在戰後仍然保持戰時那樣的繁榮，則非繼續維持戰時那般强大的生產力，以使國內的人口都有就業的機會和收入的保證不可。固然，經過長期戰爭之後，美國國內已有許多工廠的機器設備都已陳舊不堪必須補充替換，還有許多民間應用的東西在戰時不能買到必須在戰後大量添置，而且在經濟復員的時候也有許多生產事業要重新裝備起來，這樣在戰後的一個時期裏，儲備國內的市場已够吸收那龐大的生產。可是國內這份容納的力量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況且她的經濟發展力又是那樣廣大無邊，如果戰後不能對國內的產業做合理的計畫和限制（這在自由主義的美國是顯然不易做到的），那末這個限度就更易很快的達到了。因此，爲了自身的利益，她不能不把眼光放在對外的發展上，企圖用扶助會受戰爭破壞和產業落後的國家的方法來開拓國外的市場，好讓國內大量的產品能有銷路，大量的資金能有投資的對象。這種動機可以說明美國一切有關國際方面的措施和政策。她在戰事結束之後，所以要立即發動國際貨幣基金與國際建設銀行的組織，後來又拿三十七億五千萬的大借款來換取英國在國際貿易就業會議中支持其發展國際自由貿易和維持全民就業的提議的條件，都可以說是基於這種打算的。可見美國即使單爲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在戰後促成國際的經濟合作，並用全力來協助別國的復興的。

至於蘇聯的處境則與此適反。她是這次大戰損失最重的國家。當德國向她進攻，不但想要佔領她的土地，而且更下決心要把她在實行五年計劃以來一切新建的工業基礎徹底破壞，使之淪爲一個祇能生產原料和供給食糧的殖民地。因是在蘇聯的淪陷區裏，幾乎沒有一處的工廠、鑛山、油田、農場、交通設備和房屋田舍不遭德軍的掠奪和摧毀，損失的慘重是不易用數字來形容的。經過這樣嚴重的破壞之後，蘇聯政府對戰後的重建就要

負起雙重的責任。她一方面要顧到如何去收拾淪陷區的殘破局面，一方面又要顧到怎樣去繼續以前的努力，讓國民早有休養生息的機會。蘇聯自立國以後，就力圖自力更生，國內一切的建設可說都是由人民節衣縮食而來。她本想，經過幾個五年計劃之後，就可以勻出一部分資源來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好讓國民多得一點安逸和舒適。但經這次戰爭破壞之後，這種希望又成泡影，於是在她去年頒佈的第四次五年計劃裏，又不能不偏重於重工業的建設。蘇聯政府對這種結局是不能漠不關心的。假如在這種困難的局面之下，她能得到外力的援助，讓她能得到一部分的機器和技術來振興工業，讓她能得到一部分的糧食來救濟饑饉，至少她的經濟可以早復舊觀，她的建國過程可以縮短年限，她的國民也可以減輕許多痛苦，問題是她對國際的協助也就不能無動於中了。

根據上面的分析，已可約略看出美蘇兩國在經濟的建設上是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的。若將觀察的範圍再縮小一下，則我們更能看到雙方在戰後建設上密切合作的必要。美國經濟復員的過程，是先從發展重工業做起的。這一方面是受了戰時工業的性質（戰時要製造軍械，重工業特別發達）的影響，他方面是由戰後產業界對機械設備交通器材等資本貨的需要特別增強所造成的。一年以來，美國造出的資本貨已漸有超過市場需要的趨勢。此外，農業也是美國戰時特別發達的實業。由於戰時歐亞兩洲農業國家的生產受戰事的影響先後停頓，美國的農業生產就乘機發達。這種情形正和第一次大戰一樣。等到戰爭停止，海外國家的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對美國農產的需要也就慢慢的降低，因是到現在美國的農產也發生了過剩的現象。目前美國國內正對這種過分發展所造成的供求不均的現象漸感不安，生怕它會引起另一次的戰後恐慌；而其他的國家也在憂慮這種現象會像上次的恐慌一樣，以美國做中心，經過國際貿易的媒介，波及全世界。反之，在蘇聯方面，即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為了應付戰後建設的雙重任務，她亟需這些機械設備交通器材和農業產品。以蘇聯幅員之廣，生民之衆，破壞之深和需要之切，她容納各種物資的胃口是十分願大的。所以假如美蘇之間能繼續戰時那種合作無間的精神，在戰後也能彼此相濟，拿美國的多餘來補蘇聯的不足，則不但兩國的問題可以解決，就是世界的恐慌也可以藉此消滅緊縮。但不幸，自停戰以後，兩國的關係却愈弄愈糟，這種理想的實現也就愈來愈微了。

## 二

使得美蘇關係惡化的因素很多，但單就經濟方面來說，其中也頗有線索可尋。首先我們可以指出兩國經濟制度的不同在貿易關係上所生的障礙。美國是自由企業的堡壘，蘇聯却是計劃經濟的創始者。在計劃的和統制的經濟體系之下，蘇聯的對外貿易祇是國家整個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這一部門的活動一定要跟其他方面的活動密切配合，並且還要按照預定的計劃來進行。因是蘇聯的對外貿易政策一向都受她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所左右。蘇聯立國的最大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國家。因之，為了現代化，她必須用最大的速度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體系，她必須運用縱橫捭闔的外交手段來保障國家的獨立，以便從容的從事於內部的改造。這兩個因素對蘇聯的對外貿易政策發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她向來輸入的商品，全要看國內的需要和能否自產的情形而定。譬如在實施集體農場的初期，她就拚命自國外購買曳引機等農業機械，等到一九三四年國內已經可以自造了，她就突然停止購買，即使外國農業機械的價格比較便宜，也不能改變她的政策。蘇聯這一舉動對輸出國的農機製造業曾發生過很不好的影響。其次，她的輸入量也是要看她所能籌集的支付工具的多少來決定的。蘇聯用來支付輸入貿易的工具有三種：一是按照計劃所能籌出的外匯，二是國內所產的黃金，三是外國的信用借款。她每年輸入的多少全以這三種支付工具的來源之大小為準繩，很少通融。蘇聯對外貿易政策受外交政策所左右的例子也很多。像戰前她祇管對美國的產品讚不絕口，可是為了修睦德國，她却把大批的訂單送給德國，就是一個顯例。又像去年在國內穫荒歉重的情勢下，却在法國選舉的前夕輸法五十萬噸食糧，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蘇聯諸如此類的對外貿易的措施，在酷愛自由的美國人看來，已够不自在的了，已够不願和她發生貿易關係的了，更何況在此之外還有許多實際的困難使得美蘇的貿易關係不能暢通呢？

前面曾指出蘇聯對外貿易的三種支付工具，她對美國支付的工具當然也不外乎這三種。第一種所謂在計劃內所能自籌的外匯，是指她在依照計

謝發展國內經濟的限度內所能勻出輸往外國的產品。蘇聯過去能够大量輸出的商品都是些食糧和工業原料。就目前的情形說，她自身對這些東西的需要已經很大，若再從中提出一部分來交換美國的物資，實不容易，何況這些東西也不是美國所迫切需要的。這一點既然不易辦到，其次就是用黃金來購買美國的貨物。但美國自從實行黃金國有政策以後，國內的存金量已然很大，她目前也無意再吸收大量的黃金。因此，目前唯一能增强美蘇貿易關係的方法祇剩下借款一途。

在戰事剛剛結束的時候，蘇聯原想美國可以幫助她的國內建設的，所以她希望能從美國得到一筆大借款。有過一個時期，美蘇十億元貸款的傳說很盛，成功的希望也很大。但後來因爲美蘇在國際會議上，屢次發生爭執，裂痕日深，結果借款之說沒有實現。蘇聯既不能從美國得到借款，那末假如她能轉向國際建設銀行借到一筆資金，也未嘗不可以解決她的問題。但這一着却因蘇聯沒有加入該銀行也不能實現。蘇聯不參加國際的金融組織，也和她的獨特的經濟制度有關。在她那種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她可以絕對的控制她的幣制和對外貿易，而使她的經濟體系脫離國際經濟的活動而超然於外。因是，她對穩定匯率暢通貿易等等安定國際經濟的措施就不感必要。而且爲了免得因爲加入這種國際的機構而使自己受到約束，她反而故意與之遠離。設立國際貨幣基金、國際建設銀行和國際貿易局的主張，本多出自美國的創導，這是她想溝通國際經濟的理想，也是她用來爭取世界經濟領導權的法寶。如今蘇聯在這些主張上不來支持她，她自不免要不痛快。所以蘇聯不能加入這些國際的經濟組織，不但影響蘇聯取得借款，且還成了美蘇交惡的一個導火綫。

## 三

蘇聯既然不能得到貸款來購買建設的物資，她就不得不轉變方向從她佔領的地區和跟她友善的國家身上想辦法。過去一年，蘇聯曾用幾方法從這些地方取得國內建設必需的物資。所用的方法中，有的是自佔領區移走資本性的資產和自共現行生產中取得賠償以及沒收德人在其附庸國中的資產；有的是和附近的北歐和東歐的國家各別訂立雙邊貿易協定，實行以貨易貨的政策；有的是利用沒收過來的德人資產作爲資本和德前附庸國家合辦企業；還有一項就是向瑞典政府借到十億瑞幣（約合二億七千八百五十萬美元）的五年貸款，用來購買瑞典的工業產品。這些辦法有的是在雅爾達會議或波茨坦會議經英美的同意的，有的却到現在變成美蘇爭執的焦點（如自德國現行生產取得賠償和對德人在與資產的解釋的爭執，已見於馬歇爾自莫斯科會議歸國後所做的報告），不論有沒有在國際會議上得到協議，當此美蘇交惡日深的局勢下，蘇聯這些舉動總會加深美國的猜忌和恐怖。在美國看來，蘇聯這些行爲的意圖是要控制和獨占北歐和東歐等外圍國家的經濟，以便造成以蘇聯爲中心的經濟勢力來和美國做對。爲這種疑懼所支配，美國自然也想樹立她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且還要使着自己的雄厚的經濟力向蘇聯地帶做經濟的進攻，企圖打倒對方的勢力。而美國這種行動又適足增加蘇聯的誤會，深信美國是在運用金元外交來威脅蘇聯的生存。這樣一來，在業已緊張的美蘇對時局面上，越發加深了雙重的疑怕。

據我們推測，美蘇的關係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則蘇聯一定要繼續的運用雙邊貿易政策來和外國進行貿易，設法把現在居於圈外的國家逐個拉進圈子裏頭，而把美國的勢力孤立起來。目前在蘇京進行的英蘇貿易談判就是這種政策的表現，不過英國雖能單獨和蘇聯發生貿易關係，但不見得會加入蘇聯的陣綫。而在美國，則也一定要加强她的金元外交的力量，把一些國家拉進她的懷抱裏去。例如援助希土的法案和正在盛傳的對法借款就是這種手段的運用。如果我們的猜想不錯，那末美蘇對立的結子將益繫愈緊，由此引起的後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 四

然而，由經濟的因素造成的美蘇對立究竟有沒有實際的根據呢？我們的答案是沒有。不但沒有，而且這樣下去，對雙方都不利。

大體的推測一下，蘇聯可能造成的經濟勢力圈將包括北歐和東歐的國家，而美國的勢力將偏重於西歐與巴爾幹和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當這樣一個對壘的形勢形成後，蘇聯將從她的圈內取得必需的建國物資，美國則將以貸款的方式來協助其圈內國家的經濟發展，好讓她們變成美國的市場，而美蘇的經濟集團或彼此互不往來有如德國的各個佔領區，或即使往來

也是非常困難的。這樣下去，我們可以斷言，兩方的收穫都不會太大。過去蘇聯圈內的國家用來生產的機械器材多半要仰仗英美和德國的供給，今後既不能繼續取給於這些國家（德國蘇聯佔領區的工業並不發達），則經過幾年之後，現有的機器設備逐漸陳舊，生產漸減，這樣就連對蘇的供應也要大受影響。至於美國圈內的情形也不見得會比蘇聯的光明。目前最容易接受美國資金的國家，多半是些經濟落後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不是短期間可以建立起來的，在經濟沒有長足發展之前，這些國家永成美國的一個負担。美國雖然有資金，但長久填坑，究竟不是「生意經」。美國這種顧慮，充分表現於最近公佈的美共和黨人司徒森於四月九日和史達林晤談的筆錄中。當史達林指出美國在歐亞等地有廣大的市場時，司氏立刻回答說：「這些國家不易有償付的能力。」這是實情的流露，不能把它當做官場的虛套看。

所以從正面看，祇有美蘇合作才能給雙方帶來最大的利益。以美國充沛的經濟力來協助蘇聯戰後建設，蘇聯絕不用顧慮物資的不足；以蘇聯廣大的發展力來吸收美國的生產，美國今後的市場也可以得到保證。如果再能合二者之長，再加上英國的幹才和經驗，合力來開發世界各國的資源，則戰後全世界的繁榮和安定將穩如磐石。但實現這種理想的前提，是要蘇聯放棄現行的各種阻礙國際貿易的手段，而美國也要消除目前的疑懼用意來接近蘇聯。世界的和平戰亂常繫於毫厘之差，爲人類的前途着想，我們深望美蘇兩國能從經濟的基礎上看出合作的必要！



# 美國西部之世界爺與萬縣之水杉

胡先驌

世界上最著名最高大最老之樹，爲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之兩種杉科喬木，號稱爲「世界爺」者。此樹共有兩種。一種生於加州與俄勒岡州西部海岸，一種生於加州東部雪山（Sierra Nevada）。前者分布較廣，後者則較爲稀少。前者生於較暖較潮濕之地，後者則生於較高寒之地。前者之學名爲 Sequoia empervirens，後者之學名今改定爲 Sequoiodendron giganteum。「世界爺」一名本爲紀念一有名之美國印第安人Sequo-yah者。最初發現者爲 S. Sempervirens，其學名之意爲常綠世界爺。在西歷一七六九年西班牙教士克勒士比在其日記中曾記述此樹。其後則旅行家與植物學家多人更作詳盡之研究與描寫。此樹分布頗廣，成散處之森林。其最大者一株高三百四十五英尺，基部圍七十二英尺，直徑十六英尺零六寸，含有二十三萬五千板尺木材。其最高之一株則高三百六十四英尺，爲世界最高之樹。此種美國人稱之爲「紅木」（Redwood），但與中國通常所稱爲紅木之豆科喬木，迥非一物。

至於加州東部雪山之世界爺乃「大世界爺」，美國通常僅稱之爲「大樹」（Big tree）。主要之大樹，多生於世界爺國家公園中。其最大之一株名爲薛曼將軍（General Sherman），號稱爲最大之生物。自其基部以上高度爲二百七十二·四英尺，基部之圍爲一百〇一·六英尺，基部最大之直徑爲三十三·七英，最大之枝之直徑爲六·八英尺，全體積爲六十萬〇一百二十板尺。其全重量曾估計爲六千一百六十七噸，或一千二百萬磅，與他物相較，此樹之高等於一長街，其圍等於一長街三分之一，其全重等於汽車四千輛，其木材可用以建造五室之小房四十幢，或用以造一木箱，其大可以裝一最大航行大洋之輪船。名格蘭脫將軍（General Grant）者則爲第二大樹。高二百六十七英尺，圍一百〇七·六英尺；含有木材五十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六板尺。

據可靠之紀錄，一株較小之大世界爺，曾經計算其年齡爲一千八百三十年，薛曼將軍之年齡則在三千五百年以上。加州大學接卜生教授曾計算一株常綠世界爺之年齡爲三千二百二十六年。耶魯大學之亨丁頓教授宣稱渠曾計算大世界爺之年輪，至少有四株超過三千，一株爲三千一百五十，至少有七十九株年齡超過二千。換言之，此等老樹最老者生值武王伐紂之時，至孔子降生時，其壽已幾近千年，至秦始皇稱帝時，其壽爲一千三百

三十年，至耶蘇降生時，則已壽達一千五百年，至匈奴人毀滅西羅馬時，則此樹已享二千年之高齡，至第一次十字軍興則此樹竟達二千四百年之老壽。除此已確知其年齡者外，其或有躬逢斯盛之盛世者焉。

世界爺不但生命最長，其發源亦極早。藏有世界爺之化石之最古地層爲白堊紀。至第三紀之初年，則世界爺甚爲繁茂。世界爺最發達之處爲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間白令海一帶。此地在第三紀之初爲聯接亞洲與北美洲之大陸。其時氣候溫和，恐龍與犀牛等古動物，皆往來於此地域間。世界爺在其盛時曾分布於歐亞與北美三洲，在東三省與日本皆有廣被之世界爺森林。嗜氏世界爺（Sequoia Langsdorfii）爲亞洲與北美洲習見之種。至第四紀冰期，歐亞兩洲氣候酷寒，世界爺乃滅亡。世界爺在其盛時，據云共有十二種之多，而今日僅有兩種幸存於北美太平洋海岸。世界爺之近親共有數屬，分生北美洲與亞洲。但其最近之血族則爲去年在四川萬縣發現之水杉。至於其學名與歷史則爲近代植物學史上一最有趣味之事。上文曾云在第三紀初年，北半球共有十二種世界爺，其實其中有數種即屬於水杉一類而非眞正之世界爺。先是在民國三十年，日本古植物學家三木茂與某兩種早經發表日本產之化石世界爺Sequoia disticha Heer與S. Japonica，認爲其形態與眞正之世界爺不同，應另立一新屬，乃稱之爲Metasequoia（變形世界爺）。此兩種皆產於日本本州最新世（Pliocene）之煤礦中。在民國十七年，日本古植物學家德藤誠道在我國東北撫順始新世煤礦中與庫頁島南部發現另一種化石而稱爲「中國世界爺」（Sequoia Chinensis）。但據予之研究，則此種亦爲一種「變形世界爺」，而非眞正之世界爺。據予之研究，則此屬之歷史已上溯至數千萬年以上。變形世界爺與世界爺之區別，在前者之果鱗片爲對生，而在眞正之世界爺，果鱗片則爲螺旋狀排列。此種形態上之歧異，極爲重要，故不得不爲之另立一屬名。

去年二月，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職員葉君，在四川萬縣路旁水邊發現偉大之樹三株，土名爲水杉。其最大之一株高至三十四公尺，基部廣大，圍至七公尺。其葉冬季連短枝一同脫落，對生羽狀排列，其球果鱗片對生。鄭萬鈞教授得見此樹之臘葉標本，斷爲一杉科新屬。後經予研究，則知此樹乃與三木茂所發表之「變形世界爺」，同爲一屬之植物，而與美國之兩種世界爺，血統最近。後經美國加州大學古植物學家錢耐教授（Prof. Ralph W. Chaney）研究，則知此屬亦生存於美國西部渤新世地層中，歐洲亦有之。於是乃知在第三紀之初，此屬與世界爺屬均發生於亞洲東北部而分布及於歐洲與北美洲。但至冰期則皆絕跡。碩果僅存者，只有四川萬縣與湖北利川之水杉（Metasequoia viva Hu et Cheng）一種。無怪錢耐教授稱之爲一世紀中最有趣之發現也。尤可怪者，湖北與四川萬縣，皆英美著名植物學家如亨利教授與威爾遜博士等多年跋涉採集之地。而此顧然大樹竟未爲彼等所發現而留待吾人，不可謂非有幸有不幸矣。

與此二屬血統相近之大喬木，尚有數屬。一爲美洲之落葉柏（Taxodium）。共有二種。一產美國東南部，一產墨西哥，爲生於水邊之落葉喬木。墨西哥落葉柏有一株，基部直徑四十英尺，據估計其壽命爲四十至五千年。但一般皆無此老壽，僅享壽一千至一千五百年而已。

另一屬則爲孔雀杉，又名針葉杉柳杉或擔杉（Cryptomeria）。共有兩種。一種產日本與中國，一種產雲南。日本日光山上之杉林最爲著名。在中國則有西天目禪源寺後清乾隆皇所封之樹王，與廬山黃龍寺前二株之一參雜資樹一。此樹在浙江處州一帶多成大森林，木材甚佳，供建築用。通常高至一百三十五英尺，徑十至十二英尺。

另一屬則爲水松，學名爲 Glyptostrobus pensilis 。爲落葉喬木，與美洲之落葉柏最爲相似。在第三紀時歐洲亦有之，但久已滅絕。僅有一種生於廣東福建江西三省。其樹高至七八十尺，有時成灌木狀。其木材甚佳。但爲美麗之觀賞喬木。在長江以南，可以廣爲栽培者也。

最後一屬則爲台灣杉（Taiwania）。此屬共有兩種。一生台灣台北縣黑山太平山一千八百至二千六百公尺處。其最大之一株高至一百十英尺，胸圍高至三十英尺。日人稱爲神木。此種經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橫威教授命名爲 T. Cryptomerioides ，以其與孔雀杉相似也。另一種則爲 T. Flousiana 。首先發現於上緬甸與終江山谷與滇北葛滿橋二千二百五十至二千五百五十公尺之高山上。高至七十公尺。王啓無教授曾砍伐一株，數其年輪在一千七百以上。此外或有更老之樹，曾經躬逢秦漢之盛世，不啻商山四皓尚生存於今世也。

中國地大物博，植物種類之富，甲於世界。古代殘存之植物如公孫樹，水松，水杉，台灣杉，福建柏等，皆世界所無，而西南各省珍奇之植物種類尤夥。印度植物學家巴利博士（Dr. G. S. Puri）曾估計雲南所產木本植物各屬，約佔世界所產百分之九十以上。吾人據此幾可斷言雲南乃世界被子植物之搖籃。前此歐美植物學家，在雲南已經有曾出不窮之發現，而近十五年來我國植物學家之新發現尤夥。最近所發現之水杉，乃西南植物中最重要與最有趣之新發現，其科學重要性不在祿豐龍與北京人之下。不過水杉尚巍然存在，而祿豐與北京人則已成爲千百萬年前之化石耳。他日若能移植一株於南京陵園之中以供萬民之景仰，不但此珍木可大顯於世，亦以證明中國科學家之研究成結也。

# 追念顧臨先生

任鴻雋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七日，中國失去了一個純潔的，不自私的，爲了中國的利益服務，數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洛皆·希爾登·顧臨（Roger Sherman Greene）先生在離他家鄉不遠的地方，美國弗洛里打省西棕櫚海濱（West Palm Beach, Fla.）逝世了。

顧臨先生雖是美國人，他的一生事業，差不多都是在中國的。他以一八八一年，生於美國麻省的威斯保邏（West-borogh）。二十歲時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二年卽入政界爲外交官。他在巴西，日本的長崎，神戶，做副領事，俄國的海參威，我國的哈爾濱做領事之後，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做漢口的總領事。彼時正值中國的辛亥革命，他對於革命軍給了不少同情的贊助。後來他說到此事時，仍是興高采烈。一九一四年以後，他做美國洛氏基金會的中國醫學社（China Medical Board）主任，直到一九二七年。北平的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校，就是在此時建立起來的。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他是洛氏基金會的遠東副會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他是北平協和醫學校的代理校長，使此校成爲遠東最高的醫學研究中心，和現代世界的學術井駕齊驅。一九三五年，他纔退休返國。

顧臨先生平生重要的事業，雖然可以說是在發展遠東的醫學教育，但他的興趣與貢獻是多方面的，決不以醫學爲限。他自己是政治學者，美國國際法學會會員及美國國際學會評議員。在戰爭期間，他做過美國不參與日本侵華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ression）會長，美國援助同盟自衛委員會（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Allies）副會長，及美國國務院顧問。這些工作，對於美國的輿論及國策，有着很大的影響，是不待言的。他在中國，除了辦理協和醫學校之外，要算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工作，貢獻最大。

一九二五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下簡稱中基會）成立，他被中國政府任命爲美籍五董事之一。自從那時起，到他去世時爲止，他一直是此會的董事及各種重要職員。今年三月中基會在南京開會，仍選舉他做此會的副董事長及財政委員會委員。但在他接到此項電報後不到十天，便與世長辭了。

顧臨先生日光遠大，心思細密。他極愛中國，故對於與中國教育文化有關的中基會事業，無時不盡忠竭慮的計畫、維持。在抗戰期間，每次中基會開會，他必定由美國趕來參加，幷且不辭勞瘁地飛到內地各處，替中基會查看各地的教育情形。他以超然的眼光，豐富的經驗，嘗能提出中國董事所見不到的計畫。如在雲南大學發展礦冶系學科及在美國協助交通部訓練公路管理及修理機械人才，都是由他提議的。太平洋戰事發生後，中美間的交通阻隔了，中基會在美國設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顧臨先生以協理幹事長的名義，在美國主持一切。靠了他的努力，使中基會在美國的教育上的及財政上的任務，得以不斷進行。一九四五年以後，他因患呼吸困難的病，把國務院顧問的職務辭去了，但中基會的事務，仍由他力疾處理。事實上，在他逝世後的幾天，我們還得到他由美國寄來的信件。這可見他對於會務至死不倦的精神。

顧臨先生能說一口極流利的日本話，但他的同情，嘗在中國一方面。這可不是對於弱者的同情，而是由於他對於東方文化與世界大勢的了解。七七事變以後，他經過日本時，必將所見的日本情形，詳細寫信告訴中國朋友。這位先生最喜歡寫信，而且是一個通信的能手，他那時的信札，很足以代表替中國擔憂的情緒。大約是一九三九年春天，他到香港來開會，作者曾問他，照他的看法，中日戰爭還要幾年纔得完結。他的答語是『二年』。問其理由，他說，『到那時候美國也可以加入了』。當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已病廢了，他的家鄉沃斯特電報（Worcester Telegram）新聞記者去訪他，他發表了以下的幾句話：

『雖然我們必須注視日本的軍事機構，但要日本重建武力，如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一樣，或不可能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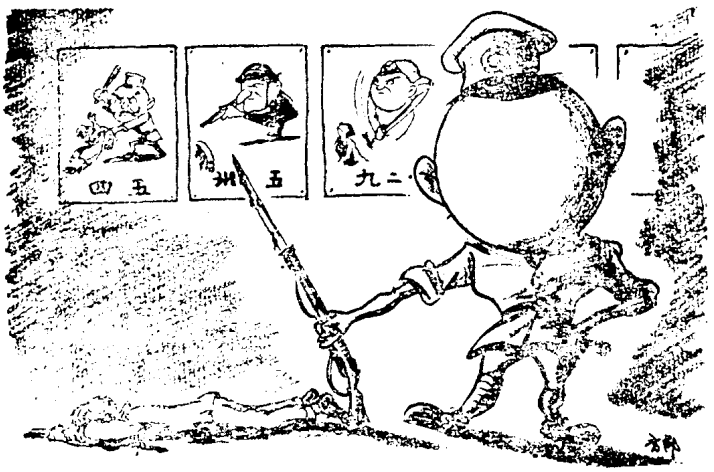
『日本此後將面對着一個強鄰——蘇聯，和一個比從前任何時期更強盛的中國。日本將不能再演一九三七年的舉動，攻擊一個毫無組織的中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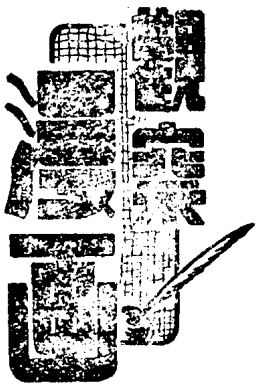
顧臨先生逝去了，他的預言能否實現，正是我們當前的問題。我們希望不要使這位逝去的好朋友失望才好！

卅六年五月

## 留待史學家

## 孔面的畫漢



## 中國的春天

觀察通訊

# 溫漾中的和平運動

浦熙修

（本刊南京通信員趁着參政會開幕的那個日子，和平運動在南京開展了。和平運動與參政會開會是兩件事。這兩件事的開幕日期湊在一天是巧合。這巧合却不是偶然的。自「新政府」成立後，他並沒有帶給人民絲毫「新」的希望，隨之而來的，是物價的越級上漲，是各地發生了比黃金潮更嚴重的搶米風潮，「新政府」既然拿不出新法寶來，人民的心理於是更怨恨這幾個的內戰。他們想着只有停戰和平才是根本的治療。於是最初有CC反對現任「積心頭的苦悶就趁機爆發，要求和平的聲浪就蕩漾了首都。

## 放火容易滅火難

這次和平運動的前鋒是學生運動。學生是純潔的青年。他們有敏感，他們更有勇氣。對政治不滿的情緒總由青年學生首先反應出來。中華民國的歷史一貫如此。然而這次學生的和平運動亦有一段有趣的內幕。最初的學潮是各式各樣的，有的是要求遷校，有的是反對改組，有的是要求增加副食費，有的是反對會考。但全體青年學生有一個根本共同心理，亦可說一個共同的痛苦潛伏着，聚流遂匯集而爲反內戰運動。這學潮傳說是大家呼籲團結的一個地方。北平的周炳琳、錢端升、許德珩三參政員接到了開會通知後，最初本也不重視。後來想到邀請中共參政員出席是唯一連繫中共的一個好機會，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鄒韜奮先生，建議由參會邀約中共代表出席。據說，三位教授爲鄒老先生出了一個難題。鄒先生用了一番斟酌考慮試探請求，而和平又是民盟一貫的主張，目前雖然時機未到，但呼籲中共代表伍雲甫輩的。逐客令墨跡未乾，而今又來發請客帖，這當然是件喜事。但請帖還是發了，這略說明中國政治的矛盾。亦說明目前政治環境的改變。

## 逐客之後再柬請

參政會在武漢成立之初，是爲團結各黨派共同抗戰而設的。現在雖然失掉了作用，但想起團結這一點意義，他今天或者還是大家呼籲團結的一個地方。北平的周鄒琳、錢端升、許德珩三參政員接到了開會通知後，最初本也不重視。後來想到邀請中共參政員出席是唯一連繫中共的一個好機會，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鄒韜奮先生，建議由參會邀約中共代表出席。據說，三位教授爲鄒老先生出了一個難題。鄒先生用了一番斟酌考慮試探請求，而和平又是民盟一貫的主張，目前雖然時機未到，但呼籲中共代表伍雲甫輩的。逐客令墨跡未乾，而今又來發請客帖，這當然是件喜事。但請帖還是發了，這略說明中國政治的矛盾。亦說明目前政治環境的改變。

## 學運與和運

大家也明知道中共不會出席，於是囑當局當然微有所聞，於是新國府在十八日召集了緊急會議，於是有了轟動一時的緊急措置法令。於是有二十日當局用軍警，馬隊，水龍在國民大會場前後各馬路上築成了幾道防線的偉大局面。於是演成了五二〇慘案。

## 火坑不好跳

在這裏，我們願把參會中各黨派及各方人士在這個和平運動中的心理，稍加分析。國民黨的內部是比較複雜。倘認定國民黨是一致主張，這會議中雖然有這樣的人數確也不少，如前些時候軍官團的集體哭陵，立法院中民主派的和平動議。雖然有這樣的人數確也不少，因爲物價高漲，却也感覺着生活的威脅，高到活不下去的時候，爲什麼不顧和。這種

和談要等全面恢復交通，中共願和時才談。換句話說，就等於十張戰爭到底。可是參政會李璜主席又在政會裏奔走和談，他在上海跑張瀾之門，而在南京又去見了梁漱溟一趟，表示願為和平共同努力。民社黨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蔣勻田說過武力解決，張君勱又倡了一個和平方案。他們是否認為親自簽字的三黨施政方針已經不算數？老實說，這是「押多門」的賭博方法。一方面簽訂共同綱領，主張武力打通交通，一方面鼓敲和平的邊鼓。官亦有我，民亦有我，和亦有我，戰亦有我。這是投機生意的套利包贏不輸的技術。

## 哀求，哀求

最能代表民意的倒還是華北幾個參政員的意見，他們說到華北十六省人民的苦況，真是淚俱下。自天國軍徵來修鐵路，晚上共軍又拉去折路軌。按照通貨膨脹的比例，到今年底，四千五百元一斤的糧食要漲到二萬元一斤。參政會秘書長六百七十五萬元一石，麵粉會到二百萬元一袋。「我們哀求雙方停戰」，這倒是他們的真心話。這亦是和平運動的眞正理由。

## 怕和與主張

但不知天高地厚的參政員還是不乏其人。參政會中有主張下討伐令者。有主張發動全國反蘇運動者。並且有主張國際反蘇者。這當然不會成為公開的決議。但黨員參政員對於和平運動不甘心，於此可見一斑。

分析國民黨不主和的份子似分兩派。如軍人主戰派雖明知戰是打不下去了，却絕對譴責和，和是動搖軍心。CC當然也決不願和。他們怕和了將沒有他們的份。自政協以後，每次有關政協代表的聚會，CC的重要人就避免出席。他們早就聲明對和談不感興趣。就是三黨簽定共同綱領的那天，他們也沒有出席，他們還嫌綱領中呼籲和平者是雙方以外的人，空口說白話，怎能拿出具體辦法來。這些呼籲和平的人，他們知道老百性的心理是什麼，誰能猜得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心理來。此日二〇那天，學生代表到中大全體學生的熱烈擁護，因為他們也正餓得發慌，兩萬四千元一月的伙食費，常存米只夠幾小時而有錢買不到米的恐慌，教部毫不理會。教部的總務司一味用官話來搪塞中大的訓導長劉慶雲，使劉氏不得不另向糧食部求援。有一天上午，中大學生要求增加副食費的請願書，一小時內簽了一千五百多名，其情緒之高漲可知，而教部仍置不理。十三日上午許多教授去上課，却找不到學生，聽不見號聲，才知道昨晚學生會已議決罷課。這天學生代表六人赴教部請願，總務司長依然用「搪塞」「推托」和「官話」三件法寶來對付學生，學生會便決定次日全體赴教部及行政院請願。而這幾天，正是上海交大繼英大之後有組織的把這個和平運動發展下去，假使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力量真能與學生運動聯合起來，國家局面就將有一個新的開展。總之，和平在今日不止是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實際是人民今天唯一的活路。和平運動已經從醞釀而發動，從發動而展開了。對於和平運動的前途，我們只有殷切預祝他成功。

## 和平的鑰匙

上面說的是和平運動初期的形勢。這運動的前途怎樣，要分參政會以內及參政會以外兩方面來談。

據他們的估計，參政會的和平提案一定很多，但誰亦拿不出得到和平的具體方案來出鑰匙來，誰又能憑空打開和平之門。在這形勢之下，中間人只能替老百姓於和平上做一番苦苦哀求罷了。

## 血不會白流

不過學生運動是正在擴大發展中，五大聲疾呼說：「這才是開始，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一二九運動是揭開了抗戰的序幕，那麼五二〇慘案或者是停止內戰恢復和平的前奏。中國比較低落的國家，因此，青年學生就成了社會的領導人。他們純潔，他們勇敢，而他們這次又眞能反應廣大人民的要求。假使學生們眞能有決心，共產黨要什麼？蔣先生手裏。他不拿出鑰匙來，誰又能憑空打開和平之門。在要雙方滿願。參政會中呼籲和平者是雙方以外的人，空口說白話，怎能拿出具體辦法來。這些呼籲和平的人，他們知道老百性的心理是什麼，誰能猜得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心理來。此日二〇那天，學生代表

# 南京五二〇慘案的前因後果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中大通信）目前中國的所謂「學潮」，已經泛濫到全國。此時記者作此通訊，上海已有四十多個大中學校罷課，北平天津也連中學都罷了課。北至瀋陽，南暨昆明，大學幾乎部全部罷了課，全國罷課學校當在一百個以上，而專科以上學校當在一百個以上，而專科以上估大多數。中國最大的五個都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都有大規模的學生遊行示威。自五四運動以後，只有在「九一八」以後學生請願抗戰，有此現象。假使說「五四」運動後「九一八」以後的學生請願運動對於國民革命及抗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這次學生反內戰反饑餓的運動對於今後中國竟無影響，那是不合乎歷史定律的。

## 官腔激起浪花

中央大學的教授會在五月六日發表的宣言，指出政府的不重視教育學術工作，要求教育經費照佔全國預算百分之十五，青年團費用不得在教育費中開支，教授薪給照按物價指數支付等五項要求，立刻得

自開火車，東北大學繼河南、山東兩大學之後罷教，中學生又在反對會考的浪潮中。

## 饑餓請願

十四日上午中大校長召集緊急校務會議，商討勸告學生復課。下午天雨，學生把請願移到十五日，參加者約有二千學生，連藝專、音樂院、金大約三千餘人。先到教部請願，因朱部長先不出見，他們看慣了次長司長之類的空言無補，又曉得了上海交大學生之全部勝利，非要朱部長出來不可。人多擁擠，衝破了進門甬道口的門、窗。朱部長在上海交大學生的要求既全部答應，對京市學生却忽然硬起來。學生請願無結果，又到政院。他們以教授會的五項決議爲主要要求。和副院長王雲五辯了好久。王說「政府沒有錢。」學生問「打內戰爲什麼有錢？」學生要求教育經費提高至預算百分之十五，王說：「改變預算要經立法院通過。」學生問：「打內戰是立法院那一次會議通過的？」王說：「副食費可加些，十萬元辦不到。」學生說：「社會賢達，請不要用『社會』上『商務』『實業』來講慣議。」這辯論當然也是無結果的。

學生一罷課，中大教授會內不再提起罷課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京市學生才正式採用「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口號。

## 中央日報的暗示

無結果的請願第二天，立刻得到滬、杭、蘇、平、津各地學生會的響應電報。清華學生會的電報中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要求，爲了反內戰，我們將團結在一起。」中大學生所謂增加副食費只是一個起點，一個題目，青年學生內心的眞正呼聲是反對內戰。因預算要經立法院通過，恐怕「傘兵突擊」式的紙帽子從天而降，原不想用反內戰的口號。但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的社評却大大的挖苦了爲伙食請願的學生，說「五四」運動是爲國家主權，何等偉大。不啻暗示學生：要請願得挑一個漂亮的題目。受了這位主筆先生的指教，又得到北大清華響應罷課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京市學生才正式採用「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口號。

## 大家心頭沉重

中大當局和教授會得知學生將於參政會開幕的那一天（二十日）聯合全市學生舉行大遊行請願，即不斷的開會商討如何勸告學生，以免意外。十八日國府突然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校方和教授會十分担心。吳校長在十六日即根據校務會議議決案通告，恐怕「傘兵突擊」式的紙帽子從天而降，原不想用反內戰的口號。但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的社評却大大的挖苦了爲伙食請願的學生，說「五四」運動是爲國家主權，何等偉大。不啻暗示學生：要請願得挑一個漂亮的題目。受了這位主筆先生的指教，又得到北大清華響應罷課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京市學生才正式採用「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口號。

## 中央日報的暗示

無結果的請願第二天，立刻得到滬、杭、蘇、平、津各地學生會的響應電報。清華學生會的電報中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要求，爲了反內戰，我們將團結在一起。」中大學生所謂增加副食費只是一個起點，一個題目，青年學生內心的眞正呼聲是反對內戰。因預算要經立法院通過。」學生問：「打內戰是立法院那一次會議通過的？」王說：「副食費可加些，十萬元辦不到。」學生說：「社會賢達，請不要用『社會』上『商務』『實業』來講慣議。」這辯論當然也是無結果的。

學生一罷課，中大教授會內不再提起罷課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京市學生才正式採用「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口號。

## 大家心頭沉重

中大當局和教授會得知學生將於參政會開幕的那一天（二十日）聯合全市學生舉行大遊行請願，即不斷的開會商討如何勸告學生，以免意外。十八日國府突然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校方和教授會十分担心。吳校長在十六日即根據校務會議議決案通告，恐怕「傘兵突擊」式的紙帽子從天而降，原不想用反內戰的口號。但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的社評却大大的挖苦了爲伙食請願的學生，說「五四」運動是爲國家主權，何等偉大。不啻暗示學生：要請願得挑一個漂亮的題目。受了這位主筆先生的指教，又得到北大清華響應罷課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京市學生才正式採用「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口號。

## 暫時的放心

中大教授會的全體理事，代表教授會，在十九日下午六時召集全體學生講話。學生會也準備明天（二十日）上午走一趟，二十一日復課。

## 行兇準備

但學校當局和學生都不知道在開這次大會之前，南京衛戍司令部已通知中央醫院預備二十張（一說一百張）病床，並囑政府交涉實現宣言上的要求，但勸告學生以學業爲重，趕緊復課。以後是吳校長講話，他說他不但沒有做官的命，更沒有做官的骨頭。他是來辦學的，學校照該是研究學術的地方，不是政爭的地方，要求一切蕪派退出學校！通過了膚擂鼓，他的聲音特別沉痛。他勸學生愛護學校，趕快結束這一運動，否則學校前途有很大的危險。學生的反應，可以從普遍熱烈的鼓掌聲中看出。這個大會使大家放下了心上的石頭。一般認爲中大既是發起者，明天遊行可能有人去，但不會多，更不會出亂子，學生會也準備明天（二十日）上午走一趟，二十一日復課。

## 行兇準備

但學校當局和學生都不知道在開這次大會之前，南京衛戍司令部已通知中央醫院預備二十張（一說一百張）病床，並囑政府交涉實現宣言上的要求，但勸告學生以學業爲重，趕緊復課。以後是吳校長講話，他說他不但沒有做官的命，更沒有做官的骨頭。他是來辦學的，學校照該是研究學術的地方，不是政爭的地方，要求一切蕪派退出學校！通過了膚擂鼓，他的聲音特別沉痛。他勸學生愛護學校，趕快結束這一運動，否則學校前途有很大的危險。學生的反應，可以從普遍熱烈的鼓掌聲中看出。這個大會使大家放下了心上的石頭。一般認爲中大既是發起者，明天遊行可能有人去，但不會

## 金大的奮鬥

金大也是一早就有全副武裝的一隊××軍光顧了。（××一百張）病床，並囑××軍有如此如用，這是三十三年底鎮山失守時所想不到的！）金大學生約四百餘人要出去（全校千餘），××軍却要進來。訓導長袁伯樵幾乎是全校的教授，都插入兩者的中間，一面把學生向裏勸，一面把××軍向外勸，當時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一面聽說中大隊伍已出來，學生便鼓噪：「爲什麼特別欺侮金陵？不準遊行？」××軍突然向空放了一排槍，女生哭起來了，於是原來不打算遊行的學生一齊加入，立刻人數增加一倍以上。金大教授對××軍隊長說：「如果中

## 二十日之晨

二十日一早，一隊憲兵進入中大，隊長向學校要學生會的「頭子」，經訓導長拒絕了，退出校外。忽成賢街至四牌樓、憲兵、騎警、警察布了三道防線。八點鐘，××軍却要進來。訓導長袁伯樵幾乎是全校的教授，都插入兩者的中間，一面把學生向裏勸，一面把××軍向外勸，當時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一面聽說中大隊伍已出來，學生便鼓噪：「爲什麼特別欺侮金陵？不準遊行？」××軍突然向空放了一排槍，女生哭起來了，於是原來不打算遊行的學生一齊加入，立刻人數增加一倍以上。金大教授對××軍隊長說：「如果中

## 金大的奮鬥

金大也是一早就有全副武裝的一隊××軍光顧了。（××一百張）病床，並囑××軍有如此如用，這是三十三年底鎮山失守時所想不到的！）金大學生約四百餘人要出去（全校千餘），××軍却要進來。訓導長袁伯樵幾乎是全校的教授，都插入兩者的中間，一面把學生向裏勸，一面把××軍向外勸，當時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一面聽說中大隊伍已出來，學生便鼓噪：「爲什麼特別欺侮金陵？不準遊行？」××軍突然向空放了一排槍，女生哭起來了，於是原來不打算遊行的學生一齊加入，立刻人數增加一倍以上。金大教授對××軍隊長說：「如果中

## 行兇準備

但學校當局和學生都不知道在開這次大會之前，南京衛戍司令部已通知中央醫院預備二十張（一說一百張）病床，並囑政府交涉實現宣言上的要求，但勸告學生以學業爲重，趕緊復課。以後是吳校長講話，他說他不但沒有做官的命，更沒有做官的骨頭。他是來辦學的，學校照該是研究學術的地方，不是政爭的地方，要求一切蕪派退出學校！通過了膚擂鼓，他的聲音特別沉痛。他勸學生愛護學校，趕快結束這一運動，否則學校前途有很大的危險。學生的反應，可以從普遍熱烈的鼓掌聲中看出。這個大會使大家放下了心上的石頭。一般認爲中大既是發起者，明天遊行可能有人去，但不會多，更不會出亂子，學生會也準備明天（二十日）上午走一趟，二十一日復課。

## 行兇準備

但學校當局和學生都不知道在開這次大會之前，南京衛戍司令部已通知中央醫院預備二十張（一說一百張）病床，並囑政府交涉實現宣言上的要求，但勸告學生以學業爲重，趕緊復課。以後是吳校長講話，他說他不但沒有做官的命，更沒有做官的骨頭。他是來辦學的，學校照該是研究學術的地方，不是政爭的地方，要求一切蕪派退出學校！通過了膚擂鼓，他的聲音特別沉痛。他勸學生愛護學校，趕快結束這一運動，否則學校前途有很大的危險。學生的反應，可以從普遍熱烈的鼓掌聲中看出。這個大會使大家放下了心上的石頭。一般認爲中大既是發起者，明天遊行可能有人去，但不會

## 二十日之晨

二十日一早，一隊憲兵進入中大，隊長向學校要學生會的「頭子」，經訓導長拒絕了，退出校外。忽成賢街至四牌樓、憲兵、騎警、警察布了三道防線。八點鐘，××軍却要進來。訓導長袁伯樵幾乎是全校的教授，都插入兩者的中間，一面把學生向裏勸，一面把××軍向外勸，當時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一面聽說中大隊伍已出來，學生便鼓噪：「爲什麼特別欺侮金陵？不準遊行？」××軍突然向空放了一排槍，女生哭起來了，於是原來不打算遊行的學生一齊加入，立刻人數增加一倍以上。金大教授對××軍隊長說：「如果中

## 金大的奮鬥

金大也是一早就有全副武裝的一隊××軍光顧了。（××一百張）病床，並囑××軍有如此如用，這是三十三年底鎮山失守時所想不到的！）金大學生約四百餘人要出去（全校千餘），××軍却要進來。訓導長袁伯樵幾乎是全校的教授，都插入兩者的中間，一面把學生向裏勸，一面把××軍向外勸，當時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一面聽說中大隊伍已出來，學生便鼓噪：「爲什麼特別欺侮金陵？不準遊行？」××軍突然向空放了一排槍，女生哭起來了，於是原來不打算遊行的學生一齊加入，立刻人數增加一倍以上。金大教授對××軍隊長說：「如果中

大已出來，我是無法勸止學生。（同時學生也衝了出去，××軍擋不住，散開了。

## 打·拖·捉·中屹立

金大路近，結果走在前面，中大在後面，中間有別校的學生。經珠江路口，大隊學生已冒着水龍衝過去，剩下兩三百中大學生未走完，拿着粗棍鐵尺的警察突然的打散了隊伍。先是用粗棍橫打，後來是劈頭打下來，一面打，一面捉。學生完全是無抵抗的，被打在地下的女生則站上去用脚踏和踢，打傷的依傷捉進去。婦女指導委員會的張瑞眞女士正在女青年會樓上開會，從窗中看得太慘了，立即打電話給宋美齡請求制止，但是沒有人接電話。中大訓導長劉侯雲從警察手中搶回兩個學生，搶到第三個時，發現有一枝手搶頂住了他胸口。他只好喂着學生事前帶拖被裝上卡車去了。這些，都被外國記者攝入了鏡頭，作爲政府「民主」的資料。

## 在暴雨中屹立

隊經的末段被打散後，逃回來報告，聽說吳校長得知學生被打，拿狀了。原來沒有參加遊行的學生都一齊去了。衝出去的學生被包圍在國府路，未到參政會半途。包圍的陣勢是騎警、憲兵、警察三道防線。中午，天黑得快要塌下來，傾盆大雨，學生的精神只有更振奮，他們是連早飯都未吃便出去的。參政會下午臨時休會，一直包圍到下午六點鐘，回來的人數比出去時多一倍。滿街遊了課。十九日晚上，留了「反內戰」和「爲死傷同學復仇」的標語沒盡。

## 意外的材料

第二天，街頭血跡未乾，標語和漫畫被黃泥塗光，中央日報以顯著地位刊載衛戍司令部發表受傷醫察約三十餘名名單。中大這次運動的一前一後還有兩段小插曲。據說在十九日學生會方面曾接到某部一勤務兵送來一函，拆開一看是一個訓令，給在校的××軍某人，要他阻止遊行，必要時採取行動。廿二日的早晨，圖書館一帶突然發現有署名「抗暴委員會」的油印宣言，措辭激烈，有「打倒國民政府」「打倒某某人」等語。幸被學生會發現得早，立刻出大布告聲明校中並無「抗暴委員會」組織，係奸人栽贓嫁禍，要接到某部一勤務兵送來一函，拆開一看是一個訓令，給在校的××軍某人，要他阻止遊行，必要時採取行動。廿二日的早晨，圖書館一帶突然發現有署名「抗暴委員會」的油印宣言，措辭激烈，有「打倒國民政府」「打倒某某人」等語。幸被學生會發現得早，立刻出大布告聲明校中並無「抗暴委員會」組織，係奸人栽贓嫁禍，要

大家都知道，遊行這一天，早上清涼山警察訓練所的學員，奉命出動，一百多人分乘五個卡車，因開得太快，來到鼓樓會」的油印宣言，措辭激烈，有「打倒國民政府」「打倒某某人」等語。幸被學生會

## 打的結果

二十一日中央日報又說：中大二千餘學生簽名要求復課。事實上，不遲學生會決議，從速罷課的醫學院及先修班學生，二十一日起也一律罷課。十九日晚上，留了「反內戰」和「爲死傷同學復仇」的標語沒盡。

## 兩段插曲

（五月二十四日）

# 北平學生反饑餓反內戰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和談的絕望，物價的高漲，有人敏感到今年「五四」一定會產生一個新的運動。但「五四」那天，北平學生的情緒并未達到最高潮；相反的，北大戲劇晚會出演的「凱旋」和「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兩劇已被禁演，清華同學那幾天接連着又有考試。然而，暴風雨的時代，年青人是不會沉默的，跟着京滬各地來潮的普遍發生，北平也陷於饑餓線上，學生的公費不能維持伙食了，在「我們要活下去」的要求下，一個新的「五四」——反內戰反饑餓運動——終於不可遏抑地爆發了。

## 向饑餓宣戰

大概是五月九日，北大民主牆上發現了「向饑餓宣戰，向製造饑餓的人宣戰」的佈告，接着又有「我們的大米到哪裏去了？我們的白麵到哪裏去了？……這都是內戰！內戰使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內戰使我們不能安心讀書！」「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起來！不願餓死的人們，大家起來反內戰！反饑餓！」之類的宣言。十一日，各膳團向訓導處請願，訓導長陳雪屏答覆：「我決担保你們不會挨餓，學校儘量替你們想辦法。」又宣稱：「五月份的公費在廿號前後一定全部發放，六月份的也在六月一日發。」這樣的「緩兵之計」沒有發生效用，因爲大多數同學的要求不是單純的爲了自身的公費問題。在這種激昂的情緒下，北大院系人說：教授會的五項要求有暗示作用。有人說，是共產民盟在學潮的眞正起因，須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但是熟悉南京政情者指出，前些時教育部曾下了一只妙棋：即內戰反饑餓大運動，則是發縱指使者所始料未及的。

然則吳有訓大聲疾呼「一切黨派退出中大！」豈可得乎？

（五月二十四日）

## 一棋之妙嘆觀止焉

中大這次風潮究竟怎麼引起來的？有人說：教授會的五項要求有暗示作用。有人說，是共產民盟在學潮的眞正起因，須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但是熟悉南京政情者指出，前些時教育部曾下了一只妙棋：即內戰反饑餓大運動，則是發縱指使者所始料未及的。

然則吳有訓大聲疾呼「一切黨派退出中大！」豈可得乎？

好，聽任也不好。調停了，又是成功也不好，失敗也不好。此要求有暗示作用。有人說，是共產民盟在學潮的眞正起因，須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但是熟悉南京政情者指出，前些時教育部曾下了一只妙棋：即內戰反饑餓大運動，則是發縱指使者所始料未及的。

然則吳有訓大聲疾呼「一切黨派退出中大！」豈可得乎？

好，聽任也不好。調停了，又是成功也不好，失敗也不好。此要求有暗示作用。有人說，是共產民盟在學潮的眞正起因，須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但是熟悉南京政情者指出，前些時教育部曾下了一只妙棋：即內戰反饑餓大運動，則是發縱指使者所始料未及的。

## 一棋之妙嘆觀止焉

中大這次風潮究竟怎麼引起來的？有人說：教授會的五項要求有暗示作用。有人說，是共產民盟在學潮的眞正起因，須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但是熟悉南京政情者指出，前些時教育部曾下了一只妙棋：即內戰反饑餓大運動，則是發縱指使者所始料未及的。

然則吳有訓大聲疾呼「一切黨派退出中大！」豈可得乎？

（五月二十四日）

聯合會誕生了，經十六日下午的決議，確定了目標爲「反內戰反饑餓」。從十九日起罷課三天（因爲簽名變成罷課同學已過半數）。第二天，院系代表大會又開了會，議決了六項要求：一、立即停止內戰，反對武力統一；二、恢復政協路線，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三、停止徵兵、徵糧、徵購；四、清算豪門資本，徹底挽救經濟危機；五、實現「四項諾言」，保障人權，保障自由；六、提高教育經費：(1)提高教育界待遇，(2)全國學生普遍享有公費待遇。同日下午，校方出了一紙佈告，略謂：「同學對於現實政治問題，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當然不反對。但政治問題都是很複雜的，不是短時內所能解決的，更不是學生的罷課所能立刻收效的。所以，我們誠懇的希望同學們鄭重考慮，不要用荒廢學業的罷課方式來作政治的要求。」但同學都把它看作宣

樣文章；致浸的惡度，跳躍。

出發前，糾察隊長說：「請各位糾察好好維持秩序，如果發生什麼意外，我們不跟那一些人打，我們負的是調解和聯絡的責任，務要保護宣傳隊的安全。」這時，一個宣傳隊員聽到了，高聲說：「我們不怕！我們前脚跨出工院去，後脚就準備着挨打。」他說時，紅漲着臉孔，捏緊了拳頭。宣傳隊的歌聲響起來了：「團結起來，要和平……」

## 宣傳隊出發了

## 五一八血案

十八日，是清華罷課的第二天，也是北大罷課的前夕，清華的宣傳隊在上午開向西單前進。在熱鬧的場合，他們便停下來，作街頭講演、唱歌、呼口號。以西單商場那一幕最精彩，血案也發生在這裏。

西北風緊，灰塵瀰漫着天空，宣傳隊到西單時，每個人的衣服上都蓋滿了灰塵，臉上的汗珠也沾住了灰塵，黝黑得像一羣煤礦工人。但他們羣無懼容，用最高的聲音唱着他們自己編的歌；唱完了歌，又是憤慨激昂的講演。市民被感動了，有的在鼓掌，有的在竊竊私語，有的在跟着呼口號。一個老乞丐還要出來說話，學生們便扶着他走上街邊的石磴，他說：「我不會講話，我只知道我在挨餓，我們都在挨餓呀！」大家熱烈叫「好」！宣傳隊又呼：「我們要吃得飽！」「我們要安居樂業！」接着，一個同學走上石磴去講述「內戰打不得」，一個字一個字地在聽衆的心上起了共鳴作用，大意說：我們打了八年的苦仗，應該要好好的過日子了，爲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挨餓，還要納糧，還要當兵呢？這都是內戰！內戰一天不停，我們一天不能安居樂業！

他的話還沒有講完，突然人羣中一個同學揚起手來驚叫：「請大家注意，前面寫標語的同學挨打了！」

大家好像從夢裏醒過來似的，不覺吃了一驚。總指揮說：「請糾察上前去；我們不要慌，還是學生？」最令人深深感動的，一位女同學分鐘，馬路上便傳來一陣響亮的脚步聲，只見百來個美式服裝的軍人潮一般的湧來了。這時，宣傳隊還在唱：「不能打呀！不能打呀，不能打呀，不能打呀，……」。他們望着這批軍人來勢很兇，知道不好了，便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軍人們呆了一會，終於洶湧地衝過來了。

「他媽的，不管糧老子吃甚麼！」

「打他媽的共產黨！」

他們像對付敵人一般的，用皮鞭、木棒、扁担、石塊，毆打這一批手無寸鐵的學生。學生們有的打傷了，躺在地上；有的逃到商店裏去了，商人們替加保護。勞

前面寫標語的同學挨

繼續我們的工作。」糾察去了不到一呼口號。一個老乞丐還要出來說話，學生們便扶着他走上街邊的石磴，他說：「我不會講話，我只知道我在挨餓，我們都在挨餓呀！」大家熱烈叫「好」！宣傳隊又呼：「我們要吃得飽！」「我們要安居樂業！」接着，一個同學走上石磴去講述「內戰打不得」，一個字一個字地在聽衆的心上起了共鳴作用，大意說：我們打了八年的苦仗，應該要好好的過日子了，爲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挨餓，還要納糧，還要當兵呢？這都是內戰！內戰一天不停，我們一天不能安居樂業！

他的話還沒有講完，突然人羣中一個同學揚起手來驚叫：「請大家注意，

邊的市民，有上前勸解的：「同志，他們是學生，是好人！」但沒有效，他們只有袖起手嘆息：「唉！從前日本鬼子打學生，現在怎麼軍人也打學生？」最令人深深感動的，一位女同學躥進一個鋪家，軍人來搜查時，一個小孩子連忙跳坐在牠的膝蓋上，緊抱着牠的頸項，厲聲地向那軍人說：「不准打呀！這是我家裏的人。」

聯絡員把消息傳到北大四院時，先修班的同學正在吃晚飯，連忙丟下手裏的窩頭，跑到西單去營救；結果也挨了一頓打。據計這次受傷的，北洋有張景顧夢宗羣等數人，北大有八人被送入醫院就診，其中張啓樑何萬華傷勢很重。至於挨一兩下皮鞭或拳頭的，不下百人。據悉，打手們共有兩卡車之多。他們打人時，憲警不見了；學生受了傷，隊伍散了，這才有人出而「維持秩序」。

緊接着這一個血案，清華的校車被砸

破了，北大另一隊宣傳隊在五池子被軍人包圍。

## 十幾人受傷

## 幾萬人憤怒

打風吹進了古城，年青人在憤恨中團結起來了。當晚在北大召開的緊急會議，到有北大、清華、燕京、師院、鐵院、中法、朝陽、南開、唐山交大等十餘院校的代表，成立了華北區各公私立院校「五一八」血案後援會，並決議向行轅提出抗議。受傷的雖只十幾個人，受辱的卻有好幾萬人。

教授們眼看着自己的學生被傷害，感到無比的憤怒。北洋教授向有關機關嚴重抗議，北大六十二教授的慰問書中說：「我們認爲這種對國家不忠對民族不孝的內戰，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反對。你們的努力代表了每個中華兒女的願望，你們的聲音傾吐出全國人民衷心的控訴，同時你們的

傷害，也都不了誰在使人吃饑餓，誰在進行內戰。在這裏，我們對於你們的熱忱，特致深深的敬意，對於你們的被傷害，特致眞摯的慰問。」這是正義的同情。

## 胡適義正詞嚴

在血案發生時，胡適校長正在拿宗仁主任召集的院校長茶會上，談到學潮問題，他認爲古今中外有一條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滿意，沒有正當合理的機構來監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時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往往落在年青人的肩上。像漢宋的大學生請願，明代東林黨之攻擊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變，乃至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學生。中國的現狀，不要說青年人不滿意，就是我們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滿意的。學生被打傷的消息傳到時，他趕忙趕到醫院去慰問。十九日，時昌藩（教育部的參事）的談話在北京報紙上發表之談話，認爲憑根據京滬各地面言，對於北方情形，當時恐尚未知悉。并稱其中頗動感情，認爲所有學潮都是受共產黨煽動，似屬不公道，其實學潮之發生，乃青年人對於國家環境苦悶之一種表現。」胡先生眞是義正詞嚴。

在這樣的情緒下，學潮越大了，維持社會秩序辦法，教育部的禁令，都失了作用。二十日，反內戰反饑餓大遊行，不僅有大學生參加，而且有中學生參加，不僅在北平一地舉行，而且在天津唐山同時舉行。

## 新五四在北大爆發了

北平的遊行隊伍在北大紅樓大操場集合。上午十時許，女三中的隊伍來了，前後差不多一二千人，孩子，五月的陽光把他們的臉孔照得更紅，當北大清華的同學以熱烈的掌聲迎着她們時，她們激動得跳起來。十一時許，清華來了，退役軍人打着先鋒，身着戎裝，頭戴鋼盔，一個個精神奕奕，如上戰場一般。接着，北洋來了，農專來了，中法來了，朝陽來了，北平交大（即鐵院）來了，師院來了，輔仁來了，燕京女中來了，匯文來了，貝滿來了，女二中來了……廣場上，到處是年青人的聲音，他們在叫喊，他們在震怒。這是二十八年前「五四」的餘響。紅樓高高的聳入天際，在五月的陽光下，宏偉嚴寶，想和皆偉來相映，物價一天漲一天，薪水半年趕不到……

他們喊：

「反內戰，反饑餓，反獨裁！」

「恢復政協路線，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

「反對徵兵，徵實，徵購！」

「提高工人待遇，改善農民生活！」

「增加教育經費，提高公務員待遇！」

「取消特務組織！」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要吃得飽！」

「……」

沿途的人民時常報以熱烈的掌聲，軍人也有跟着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口號的。

## 西單慘案何其多

沿途的秩序還算好，一則因爲隊伍拉得緊緊的，再則因爲事先向行轅備了案，戒嚴的戒備很嚴，但西單綫是不寧靜的，事件以在這裏發生了。大隊的糾察前哨（北洋的）、胡節中（北大的）挨了便衣的毒打，清華一個叫賈清華周刊的同學也在這附近被架走了。

七時許，大隊又集合在「民主廣場」上了，想起剛才市民的情緒，覺得興奮，但提到西單的事件，每個人的心中又憤慨了憤慨。值得注意的，還是華北學生結合的開始，大家已應允支持華北學聯，今後學生的行動是一致的了。同時，北大代表建議，定六月二日爲全國反內戰運動的日子。

天快黑了，廣場上還揚溢着歌聲和吼聲，記者帶着興奮的心情退出北大時，一個北平交大的同學握着記者的手，微笑地加活躍，聚合着幾十個人，便作街頭講演；市民眼看着附近沒有憲警的監視，便向宣傳隊員問長問短，要求他們再唱幾支歌。在北海公園門前，有一個年青的軍人還公開講演：「我們也不要打內戰，內戰不能再打下去了！」神氣顯得非常激昂而誠摯。

## 團結的開始

七時許，大隊又集合在「民主廣場」上了，想起剛才市民的情緒，覺得興奮，但提到西單的事件，每個人的心中又憤慨了憤慨。值得注意的，還是華北學生結合的開始，大家已應允支持華北學聯，今後學生的行動是一致的了。同時，北大代表建議，定六月二日爲全國反內戰運動的日子。

天快黑了，廣場上還揚溢着歌聲和吼聲，記者帶着興奮的心情退出北大時，一個北平交大的同學握着記者的手，微笑地加活躍，聚合着幾十個人，便作街頭講演；市民眼看着附近沒有憲警的監視，便向宣傳隊員問長問短，要求他們再唱幾支歌。在北海公園門前，有一個年青的軍人還公開講演：「我們也不要打內戰，內戰不能再打下去了！」神氣顯得非常激昂而誠摯。

（五月二十一日寄）

定戶諸君來函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 清華園：讓血化爲更堅強的力量

## ——清華園反內戰運動序幕——

本刊特約記者

### 饑餓源于內戰

（本刊特約清華園通信）戰前有人把清華園比爲「玉皇殿」；但復員後的清華園却充滿着苦悶，飢餓與恐怖。由於戰場上「殺！殺！殺！」的聲音，配合着市場上「漲！漲！漲！」的現象，清華園同學早已陷於飢餓。他們什九吃的是窩窩頭及無油小白菜。北平行轅李宗仁主任來校參觀同學膳食時，即曾親嘗窩窩頭滋味。但這種降低生活標準以求苟延殘喘的辦法是有限度的，到不能忍受時，自然要發出憤怒的力量與行動——「反飢餓，反內戰」「反內戰，反飢餓」罷課。

五月十六日早，在他們大飯廳牆上貼出了一大張紅色佈告。「……本月十四日有五分之一以上同學簽名，請求召開代表會，討論要求增加公費，改善生活事宜。代表會於十五日晚召開，出席代表百餘人，經熱烈討論四小時後，一致認爲：飢餓源於內戰，要想免於飢餓，必須根本反對內戰。……因此決議：一、自十七日至十九日罷課三天，對政府武力統一政策表示抗議。二、組織反內戰反飢餓罷課委員會，執行宣傳等事宜。」這佈告上蓋有清華學生自治會的印章。

這時，太陽依然在園內馬路上匆忙的交織着……。緊張代替了往日的平靜。暴風雨要來到了。

### 教授支持學生

第二天，正是十七日。清華全體同學正式開始爲反內戰反飢餓而罷課。早上起來，清華園各處都已貼滿紅綠標語。「飢餓事大，讀書事小！」「我們要活！我們要和平！」「爲清華光榮傳統而奮鬥！」……校工，送小菜的，送報紙的，教授家中的老媽子，都在看，都很感動。

同學的標語中有一條是：「師長們！支持我們！援助我們！」。是的，本校講師教員及助教當天即聯合表示了他們的意見。大飯廳上貼出一張大佈告：「本校同學爲反內戰及飢餓而罷課。同人等對於此種嚴正行動表示衷心同情。內戰造成全國人民普遍死亡與饑餓，固不僅我校員生獨受其苦痛，即參政員、立法委員諸公，亦覺有以行動爭取和平之必要；同人等深有同感，願爲和平民主而努力。」接着下面是八十一位講師教員及助教的簽名。

同學們訪問教授時，也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支援。大飯廳上貼滿了教授們的由衷之言。

「楮士荃訓導長於上午八時許親往罷委會……勉勵學生自治會的工作。」

「劉崇鈞教授沒說什麼，但爲對罷課表示同情，已自動將本星期日（十八）西洋通史的考試改期至星期二舉行。」

「……」

清華同學同時又得到很多外校的聲援。燕京，北大，鐵院，中法，朝陽，匯文，中學，以及南京的中央大學，杭州的浙江大學……均有來電或其他通訊，由罷委會先先後後公布出來，特別使人興奮。興奮到忘記了工作的疲勞，一角落傳遍了可怕的消息：

「是日下午四時許，北大西單組宣傳隊正高唱『反對內戰，停止征兵征糧』時，突被×軍包圍，且狂呼：『不征糧老子吃什麼？』……楊文潛等二十餘同學被架走，不知下落。……大部同學被皮鞭棒頭踢打。……」

「不知何校一女同學被架走……」

「北大張啓樑同學受傷極重，雙目緊閉，口不能言……」

「吳澤霖教務長向同學表示：『是日下午我在李宗仁招待教育界人士大會上，就知道同學被打的消息。後來我隨同胡適校長城的交通斷絕了。在城內工作的同學，被人包圍毆打，鮮血迸流出來了。威脅與海淀市鎮上，也有人給換上另一批標語了。其他通訊，由罷委會公布出來，寬高一丈」。

是晚，當黑暗降臨的時候，清華園每一角落傳遍了可怕的消息：

「是日下午四時許，北大西單組宣傳隊正高唱『反對內戰，停止征兵征糧』時，突被×軍包圍，且狂呼：『不征糧老子吃什麼？』……楊文潛等二十餘同學被架走，不知下落。……大部同學被皮鞭棒頭踢打。……」

「不知何校一女同學被架走……」

「北大張啓樑同學受傷極重，雙目緊閉，口不能言……」

「吳澤霖教務長向同學表示：『是日下午我在李宗仁招待教育界人士大會上，就知道同學被打的消息。後來我隨同胡適校長

## 在恐怖下奮鬥

十八日是罷課的第二天。工作繼續第一天在展開中。但新的事情在這一天發生了。清華校車被特務搗毀，清華園與北京

，憤怒起來了。他們中有人說：『死就死！反正我沒有妻子兒女，獨自一個人，怕什麼？』在清華園的牆壁上，也同時出現了新的標語。『他們是某方面有計劃造成的。原來是日下午有燕京校車自城駛往學校，路過西四牌樓時，有××軍數人攔路強乘，因車中人滿，便坐在車頭上。適車中有該軍長官一人，出而勸說：『坐在車頭上有生命危險，你們不怕死嗎？』孰料車頭上軍人老羞成怒，反詰該軍官說：『……』其蹤生命危險！難道叫我們進城打學生就沒有生命危險嗎？』軍官技窮，啞然坐下。由這段有目共睹的事實，便可見某方面有計劃搗毀學生行動之一斑。

## 學生決不懾伏

不過清華同學並不因此懾伏。相反的，他們更加緊張工作，準備明天依然捆紮肚皮進圖書館，實驗室，課堂。但由於十八日血案的發生，由於今天又有卡車運載××軍由清華園內駛過，並鳴槍示威，使同學們陷於暴力恐怖中，感情上已不容許再照原定計劃進行。

他們已為『反內戰，反饑餓』而罷課三天，現將更為『反內戰、反饑餓，反恐怖』而繼續罷課。他們並不願這樣，但不容許他們不這樣。繼續罷課期內，情勢如何演化，無人敢言。原定罷課三天，在現在看來，已只是清華園此次學生運動的序幕而已。

（五月十九夜寫寄）

## 北京大學教授宣言（來件）

我們都是教育工作者，深知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在建國大業中佔最重要的位置。我們在這種認識下，不變節，不退縮，忍受一切艱苦，進行教育工作。但是到了將近八年，國家政治仍然混亂，不但所使用的教育經費未能增加，而深受影響。這幾年來，國內戰禍，延及全國，而政府當局，不但未能採取有效的辦法，使我們的工作者，能安心從事，反而橫加阻撓，使我們的工作者，能安心從事，反而橫加阻撓，使我們的工作者，能安心從事，反而橫加阻撓

週末閒欄

# 獄中生活簡記（二）

張東蓀

我心中常蓄着三種不同的念頭。第一種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希望能被釋放。第二種是覺得在此既不能生又不能死，受苦固然難受，受辱尤其難堪，完全變成一股怒氣。這股怒氣隨時想發作，和這班野獸們拚一拚。但仍總是抑壓下來。這樣的心境更是難過。可以說這是忍。我在貧乏的記憶中尙記得蘇格拉地的話，似乎是說：

「你已經忍了百次，這一次豈可不忍。」（彷彿是柏拉圖對話集中蘇格拉地引荷馬詩）

第三種思想，我自己相信只有我自己會有的，就是我的身體素來十分衰弱：有胃病，有神經衰弱病，我想短期既不能釋放，必定關在那里受磨折，身體必定是受不住，終會生病。生了病未必有醫藥。與其吃足了苦，最後還是一死，到不如早死，既免受苦受辱，又表示一點反抗的精神。何以說他人未必作此想呢？因爲他們的身體都比我好。身體好的人當然以暫時忍耐爲上。至於我何以動了此念，則因爲我們一入牢房的翌日便看見一件觸目驚心的事。那個同房間的老者不知爲甚麼，因爲不通日本話的緣故，沒有照着看守憲兵的話來做，那個憲兵大怒，打了他一頓，還不許他睡覺，勒令在屋角站立了半夜。我雖懂一些日本話，再三想替他解釋一下，而終於不敢開口。因此就想到倘使易地而處，這樣磨折下去還不如早些死了。

當我最悲觀的時候，忽然又有一個奇蹟。門前常有人來掃地。有一天那個掃地的人急急忙忙慌慌張張向內插了一個紙團，並輕輕地說了一句話，是「給趙院長的」。我便拾了起來與趙紫宸，二人同看。其中文句現在雖記不清，然大約是：「你們的官司決不要緊，決不要害怕，不久或即可出去」。這樣便頓給我們以勇氣。但只是不知是何人給的。這個人如此關心我們的事，眞是可感極了。我悶不過，不能不等到第二天那個掃地的人來時設法問一問他。後來果然有一個機會，我問是誰給的。他說，十五號的杜先生。原來我們的房子是十六號，十五號即在前面。我們知道在十五號內有一個燕京的學生，却不知道尙有何人。我們正在那里納悶，那個掃地的人却又拋進來一個大東西。我連忙去拿過來一看，乃是一大塊蛋糕。我們二人便分而食之。本想再分一點給那個老者，却因爲一分便太少，有一點捨不得。人類當其濕和儒雅的時候必是衣食較足。到了這樣苦境，使我自然而然想起霍布士（Hobbes）所說的 homo homini lupus，到了這樣的境地，人的獸性似自然會發出了。原來我們的飲食實在太壞。尤其可怕的是那個臭魚。其腥無比，聞之作嘔。然而因爲除了臭魚，沒有別的菜。趙紫宸首先忍不住了，亦只好吃了半條。後來我亦沒有辦法，硬了頭皮去吃。居然亦就吃下去了。可見人類的「適應性」眞是不小。一個聞着腥氣就嘔吐的人居然亦會吃腥氣的東西。這樣的適應的變化連我自己亦莫名其妙。

大小便用的馬桶是在牆隅。每天下午四時必須拿出去，倒一次。最初這個倒馬桶的工夫沒有叫我們去做。因爲有那個老者，還有新進來的少年人。後來人有更動。我們便不能不輪到。趙紫宸對於此事甚不感興趣。我倒覺得雖是侮辱却亦有補償。就是每次出來總可見到許多同難的難友同人。人眞是一個社會的動物。到了患難的時候，自然會生出一種特別的感情：即對於同難的人見一面，說一句話，都會感到安慰。尤其在分散了以後，再見面的要求在心上格外地迫切。每次我出去，而紫宸若不出去，我必定將所見詳細告訴他。就在我們出去倒馬桶的時候，見着了十五號那位杜先生。原來是一個大鬍子的人。鬍子雖長，年紀並不大。見面彼此微笑，因爲不許說話。

我在這一段的日子中實在得他的益處不小。我常常和紫宸研究：他亦是一個被捕的人，何以會知道我們的官司二三個禮拜即了呢？雖然心中不免有這樣的疑，然而總相信他必有所根據。亦希望他是有根據的。乃不料後來我們三個人被爲極要好的朋友以後，才知道他原是只向我二人「打氣」，並沒有別的。我們在當時雖是上了當，却不能不十二分感謝這個說謊的朋友。

這樣經過了三個禮拜，方把我叫到一個審問室去審問。那個問官後來我知道其姓名是「安詳弘」，是一個憲兵准尉。能懂中國話，亦能說一

三句。但審問時却有翻譯。初審問時，共勢洶洶，大有動武之勢。手中拿了一個小簿子。我以爲是他們已經把我的情形調查得清楚了，就在那個簿子上。後來由種種的證據乃證明那個小簿子只是寫着審問此案的一班程序，並不關於我個人的特別情形。作了很凶惡的姿式以後，即拿一張紙叫我把履歷寫上。我寫完以後，交給翻譯去翻譯。這時候乃開始問我：有兩個燕京教授跳向西山入共產黨區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說，不知道。他手中正拿着一個畫圖用的三角板，好像舉起來要打。我便將身體湊過去，讓他打。他却笑了。又問數句，他即走到樓上去了。好久好久才下來，手中拿着一本大書。原來是日本人編的「中國現代名人大辭典」。他一面翻着本書，一面笑道，有兩個張東蓀。經過解釋，我乃知道是我填寫的履歷太簡單了，有些不符。自此後，他對我的態度突然大變。他喝翻譯向我說，你是一個中國有名的人物，剛才的態度甚爲不應該，務請原諒。這樣求原諒的話後來又說了兩遍，直使我不由自禁地會相信有出獄的希望了。孰知後來的事實證明完全不然。日本是一個階級分明最嚴的國家。在言語上都是如此，如「你」字，對客氣的人或上等階級則稱之爲「阿拿大」；而對下屬或下等人則改爲「奧座伊」。最初他總是氣燄萬丈，一口一個奧座伊。至此却立改爲阿拿大。他於是說關於你個人，不再問了，只須問一問燕京大學的抗日教育與親美教育的情形。明天你想了以後再來述。到了第二天，我又被傳到審問室。他首先問我：你講一講和陳福秀組織共產黨的情形。說時仍恢復以前那樣的嚴色俱厲，不像後半的和氣樣子了。我不禁愕然。我遂反問：何以知道我組織共產黨呢？他乃拿一個日本文的雜誌給我看。那個雜誌上有一篇文章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起源。幸而我看見其中所列的姓名尚有周佛海。我笑向他說：我和陳獨秀確是朋友。在五四以後，在上海漁陽里確是常見面。但他後來發起共產黨未邀我參加。我雖如此解說，看他的神氣還是不十分相信。正說之間，又進來一個穿日本衣服的人，後來我知道此人爲黑澤，是他的上司，專管思想犯的。這個人拿了幾張日本文的報紙，滿載勝利消息，叫翻譯講給我聽。講完了，問我有何感想。我說，我早知道開戰之初日本會打勝仗的。翻譯替我翻了。他却並沒有說甚麼。原來我是把下半句沒有說出來。下半句是到後來必要吃敗仗。幸而他們沒有覺察，否則或許要吃一個眼前虧亦未可知。不過用這樣方法來想改變人的思想未免太幼稚，我只是在那里心中好笑。

如是接連上下午問了三個整天。有一天吃夜飯還去受審問。有時完全談閒天。吃香煙，吃日本點心，吃花生米。好像是很客氣很優待。不過必須絞腦汁來對付，所以歸來總是異常疲乏。在第一天的下午，有一次問到燕京大學畢業生到重慶去的事。我承認在道理上是贊成此事，在行動上是協助此事。安達便大高興得站起來了。伸出大指揑來說，「好漢」（日本話是「哀賴依」）。從此以後，他便對我不十分消問。當時我不明白，後來乃知道，原來他是以爲此即罪狀，他已經取得足以判罪的根據，不必再多問了。但日本憲兵始終對我們說謊話。問完了以後，還告訴我說，不久可以出去。

我是第一個受傳去審問的，問完了以後只有等候其他同難的一一被問。在這個期間，我却又被喚出去過兩次。一次是希望我答應與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滑的態度對付之。我說：我一向是個國民黨的反對者。汪精衛是國民黨，其政府亦是國民黨。決不能與之合作。他亦明知我的意思，便說道：我知道你還是承認蔣介石的。第二次却更爲奇怪。是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加以勸誘，使其感化，可以招供。他並在紙上寫了四個字，是「中國大師」，用來恭維我。我當下很覺爲難。我的下意識中忽生出一個希望：假使這樣做了或許就可釋放。但我的上意識立刻警覺了，知道這是一個試探，不可上當。我遂回答：共產黨不是提、打、殺所能撲滅的。你們日本軍何必來管中國的事，因爲共產黨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問題。他聽了似亦還相信，即此作罷。


**本刊合訂本**（六月十六日加價·購者從速）

第一卷上冊　第一卷下冊　均已出版

第二卷上冊（正在裝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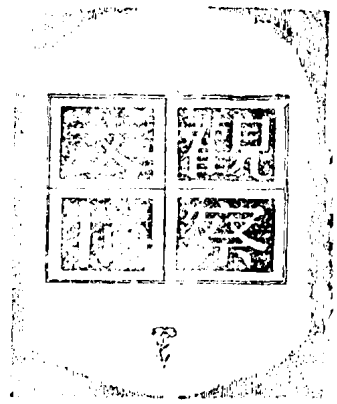
六月十六日以後：每冊二萬五千元

六月十五日以前：每冊一萬五千元

郵資：不管免收

掛號每冊加收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加收三千五百元



# 我看學潮

原作者：王芸生

原刊處：五月廿五日大公報

二十八年前的五月發生過「五四」大學潮，今年五月南北各地又關學潮。但歷史不完全重演，所以這兩度學潮也不完全一樣。「五四」學潮是由外交刺激而起，迅速波動全國，那場面是雄壯的，可歌的，今天的學潮，在全國悲苦的情況下發生，這情景是淒慘的，可泣的。

適於此時，我曠工北歸。看北方精華所在的平津，憔悴凋敝，工商衰敗，民生困苦，許許多多端人正士博學苦節的師友都在窮困潦倒的狀況下啃窩窩頭。天津西站每天絡繹行進來許多揹包揹鍋的難民。北平的三輪車比坐車的人多得多。一戰火燒灼的，固然家敗人亡，喘息於平津的善良的人們也是愁腸百結，過着饑苦的日子。上海淪陷，如火中掙扎，歸危險而不滅其熱烈；平津荒涼，一滴一點的眼淚都隕落到善良人們的心頭。這日子還怎麼過？我們的內戰還能再打下去嗎？由京滬搶來到平津學潮，使人人可以覺到我們的社會的動盪與不安。在這時，青年學生發出「反內戰，反饑餓」的吼聲，這不單是青年學生的要求，實是全國善良人民的共同呼聲。

我是五月十三日到北平，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我在北大、燕京、清華三校講演，看學生那樣緊張關切，就可知道他們的心情。十八日中午我在太朝對北平同業談新聞寫作，有一位青年軍官旁聽，會後他問我「對最近學潮有何感想？」我答覆一句話：「我同情」。那天下午青年軍二〇八師士兵打了學生，二十日北平各校學生舉行了一次一萬多人的大遊行。

我何以同情學生呢？因爲我還保持着一顆青年的心，我還能理解青年。今天的中國青年，是被軍事的煩悶圍困着。他們首先爲國家煩悶，勝利的中國爲什麼要在連綿不休的內戰中趨於毀滅？其次他們爲自己煩悶，平津大學生都在啃窩窩頭，他們生活苦。再想想他們的前途，無論今年或明年，畢業即失業，前途茫茫，漆黑一片，竟無出路。再其次，他們再看看他的家鄉以及社會大羣，兵荒困苦，大家不得聊生，這更使他們煩悶。在這個時代大現實之下，青年們發出「反內戰，反饑餓」的呼聲，悲憫痛苦，兼而有之，我怎能不同情他們？在清華講演之後，一羣學生包圍着我，說：「王先生回去後，請你替我們多講些話！」這請求，使我的眼睛潤起了熱潮。錢端升先生對我說：「今天的學生，比我們的學生時代進步多了。第一、現在的學生瞭解人民痛苦，已與人民痛苦在一起。第二、現在的學生無做官慾，羣衆化了，無個人風頭，所以組織力強。第三、學生的見解進步，老實說，已走到我們的前頭。」我同意錢先生的看法。

也有人說，這次學潮，花樣種種，有的純潔，有的要復大，罷課之後繼喊出「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顯然是變了質。其實，學潮紛紛，是表現不安，而這不安的根源莫不由於戰亂與饑荒。天安門前的紅牆上，在學生遊行的隊伍走過後留下了觸目驚心的黑漆字句，一邊畫着一只鴿子，旁寫五個大字「我們要和平」；另一邊畫着三個飯碗，旁寫五個大字「我們要吃飯」。請想這是無病呻吟嗎？我身在烽火圍繞的北方，乃痛感這是今天最沈痛的最切要的要求。講幾件我自己親見的實例。一位二十年前的同事，在北平開了一個畜殖場，有一百多頭乳牛，產牛奶黃油，能製奶粉，標準與美貨無異。但是，蕭條賠累，個人的多年積蓄都已貼光，難乎爲繼，但不忍心把純種乳牛送進屠宰場，也不忍把機器拆作廢鐵賣，經再三考慮，決心坐飛機去上海，以「爭取時間」，想活動些資金，做點投機生意，賺些錢，貼補事業；倘若失敗，「就全完了！」至此我發現一位善良的事業家被逼走上悲壯之路了。一位文友，依然做着文字工作，但是衣衫襤褸，面容憔悴，吃窩窩頭都成問題。兩個較大的孩子失學去做小事，兩個小孩子勉強上小學，也覺維持不下。這善良的君子正與饑餓掙扎。一天下午，我去逛琉璃廠，意外的發現行人都很少。挨戶推門進幾家書畫古玩店，不用說買東西，連我這樣走進門來張西望，問問價錢，就像是很意外的了。我問：「生意怎麼樣？」回答是：「不用提了！唉！我們可挨了餓了」。我不禁心酸，無覺一串熱淚墜落心頭。晚飯後逛東安市場，我妻以法幣一萬元在攤頭購得一尊石佛，付錢後，那老攤販抖抖那張鈔票向旁邊人說：「我守了一天，幾開第一個張。」又在一個攤子上多看了一眼，攤主人連着道：「拿點什麼？」我連說：「不要，不要。」走開時，聽見後面在歎氣：「唉！生意不行嘍！」出門叫三輪車，一呼百應，羣座，幸運者搶得主顧，一千元登好幾里路。我愛北平，却深感北平要垮。北平如此，廣大的北方原野怎麼樣？寥落稀疏矮小得可憐，人民困苦得不堪，這裏破城，那裏扒路，這裏又毀磯，小民不當炮灰，便做難民。這情形，看看要整個垮了。在這時候，青年學生發出「反內戰，反饑餓」的吼聲，還不是很自然的嗎？

連日接觸，三教九流，談起國事，人人搖頭，說到生活，更是歎氣。談話中，人們常歎氣說：「這難關怎麼纔得闖過呵！」我也在歎氣，但我可不忍戳破對面人的希望。其實，今天情形，誰非過關，乃是陷坑。過關還有希望，陷坑却是愈陷愈深。但這關泥坑是可以跳出的，停止內戰，馬上出坑！

參政會正在南京開會，參政員們有意促進和平，我願在這裏高聲吶喊，遙爲聲援：快停戰！快快和平！這是全國人民的要求，更是北方人民的生路！

（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於天津）


## 本刊自本期起

## 每份售二千元

關于本刊售價，二卷十一期已有詳細說明；我們希望儘可能的維持原價。但是最近物價仍然上漲，白報紙曾漲到二十五萬元一令，裝釘作工後又漲百分之八十，大公報的廣告費亦漲百分之五十。本刊開支激增，無法不衡酌調整，我們爲顧全讀者負担起見，已忍痛維持原價至四（二卷十一、十二、十三期）期，自本期起，每份改售二千元；懇希體諒。

編者

THE OBSERVER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一日出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六月七日 ·每份售二千元·

第二卷 第十五期


**中共臨末爲何拒絕和談** 專論 梁漱溟
**張羣院長的曲解** 樓邦彥
**社會運動的口號問題** 黃炳坤
**生鐵焦煤·不可運日** 王遵明

生活與文化
有條件的父母之愛 費孝通

科學叢談
光度常常變化的星 戴文賽

觀察通信
湘江攔不住（長沙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鄧錫侯真除後四川省政的新局面（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春風中的風波（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極目中原
週末閒欄
獄中生活簡記（三） 本刊讀者投寄

讀者投書
展開和平運動誰在擴大學潮？大同學生被毆目擊實錄
中國缺乏一杜魯門
一個退伍學生的自白
一熟性一與一關人一長沙人民團體如雨後春筍？？？

觀察文摘
我們對學潮的意見 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等

觀察漫畫 張東蓀

## ·讀者投書·

### 展開和平運動

編者先生：在漫天烽火中，人民已經活不下去了。近月來的物價暴漲，大多數的人民都已陷于饑餓恐慌中。至於火線下的同胞，其痛苦更不堪言狀。內戰的慘酷，爲人人所共知，我們在此不必也不忍詳言。試看戰場上淋淋鮮血，堆堆白骨，不論屬於那一個陣營，可不都是我們同胞的骨肉！

我們知識份子不能因爲自己還能苟活一天，便忘記今天就要死去的千萬同胞；我們反對一切的戰爭，我們不能容忍自相殘殺的內戰。爲拯救人民於水火，我們不暇在每日死去千萬同胞的時候去參預黨派是非的爭論；我們當前的急務，是以全力要求兩黨立即停止屠殺自己的同胞。

我們都知道，過去國內和平的喪失，是由於美國調處的失敗及第三方面的瓦解。但有一個事實絕不容易忽略：即大多數的國民因缺乏適當的領導及組織，尚未能有效地表示他們的意見，所以才放縱兩黨大打下去。這個悲劇的擴大，我們無黨無派的知識份子，社會各界領袖及各中間黨派都不能辭其咎。是因爲我們的觀望、懦怯、自私、短見，才未能造成强大的中間勢力；是因爲沒有强大的中間勢力，才把和平放走了的。當此列强角逐世界之際，他們彼此間的衝突尚難以調和，我們實不能也不應過分信賴國際調處。時間已不容許等待，讓我們恢復民族自信，一齊起來，展開和平運動。

北大三教授日前曾以參政員的地位呼籲重開和平之門。這是被壓抑已久的人民的呼聲，我們應該起來擴大人民的聲音，加强人民的力量，促成和平的實現：

一、擴大和平呼聲：人民要一致喊出自己的聲音，報紙上、雜誌上、廣播上、標語上、演講會中、遊行隊伍裏，人民的聲音打成一片：「我們要活，我們要和平，要你們立刻停戰！」

二、形成和平運動組織：各地各界人士，組成和平運動團體，以行動制止戰爭。

三、促成和平實現：我們要求：（1）重開和談之門。政府應即表示恢復和談決心，再由中間黨派及代表人民的社會賢達出面斡旋，務使和談之門重開。（2）立即停止戰爭。雙方立刻下令就地無條件停戰，然後再據政協原則，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堅信人民心中要說的話，便是必行的眞理；人民一致的要求，便是將來的事實。大家一齊爭取和平，和平必實現。人人從事和平運動，和平就到眼前。唯有和平才能挽救目前的浩劫；唯有和平才能追回勝利的成果；國內和平之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和戰是人民生死的關頭，國家興亡的關鍵；是榮辱的所由分，前途的轉捩點。痛感內戰的慘酷，謹想和平的佳境，更覺責任的重大：知識份子，全國各界，中間政黨，一齊起來展開和平運動，拯救人民國家！

燕大宗教學院全體研究生
燕大研究院政治學部全體研究生
卅六年五月十八日　平北

### 誰在擴大學潮？

編者先生：此次政府頒布「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係因中大學生十五日請願時打破教育部玻窗，妨害公務而定的。但打教育部事，中大學生大多數均不贊成。自治會隨即查得打教部玻窗學生爲一師範學院某某學生，因他破壞中大校譽，及團體秩序，要求學校開除。這個學生是青年團團員。後來校中又發現署名「抗暴委員會」的傳單，有「打倒國民政府」及其他荒謬口號，亦經自治會立即撕光。又浙大學生自治會發現一個特務助教，在其室內查出「打倒政府」之荒謬傳單及其他證據，希圖嫁禍學生。由此種種迹象看來，誰在擴大學潮，犧牲青年，不是洞若觀火嗎？

邑辰輝　五月三十日　南京

### 大同學生被毆目擊實錄

編者先生：五月廿六日上午十時四十分左右，大同大學樓下過道裏，擠着一大堆人。我從學校辦公室裏出來，看見中間有二個人在那裏爭論，圍着的人，也嚷攘不休，聲音鬧成一片。後來，二個人爭執得很激烈，其中一個大有伸拳揮臂之勢。旁邊看的人，有些喊着打人，打人於是就此打了起來。一大半看熱鬧的學生，紛紛逃散。這場爭執着的人，擁到校舍前面的草地上。忽然一聲警笛長鳴，一羣穿綢緞的打手，立刻拿出用報紙裹着的沈重的長條，紛紛找人痛打。頓時，校門外湧進大批憲警，如臨大敵，四處捉人。有一個中學部教員吃飯間，是門鎖着的，警察推不開，就把門上玻璃打碎。率領警察捉人的是學生模樣的青年，絕對沒有一個學校的負責人，或是職員校工之流。被打的沒有一個弄錯，個個都是學生自治會的職員，也是這一次主持學潮的主要份子。我看見這一批學生受傷的受傷，逃散的逃散。有一個瘦小的，手裏拿着無線電振音器，逃上校門口平房的屋頂上。一個大漢跳上去，猛擊一下，他便像小雞被老鷹追逐般立刻跌了下來。亂哄哄一陣，憲兵不久退去，剩下來還有一大批警察，到處搜人。被警察搜查捕押出去的，差不多都是帶傷的。門口看的人很多。警察守門，還有雜着包打聽等等。起初不准閒人（包括學生和教職員）出入，也不敢出入。後來，准出不准進。門房裏聚着一羣人，臉上冒着熱氣，有的穿軍裝，有的工人打扮，坐着談笑。

這樣情形，在我經驗裏日睹的，祇有二次。一次是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在上海南京路，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看到中國巡捕印度巡捕和外國巡捕向我們開鎗。一次是民國三十一年陰歷除夕晚上，我從朋友家吃了夜飯，乘十七路電車回到（下接廿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6）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歉難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五期
三十六年六月七日

本期作者

梁漱溟：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黃炳坤：浙江大學教授
王造明：清華大學教授
沒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戴文赛：燕京大學教授
張中一：燕京大學教授

# 中共臨末為何拒絕和談

梁漱溟

此次國民參政會，許多人呼籲和平。在大家談話中間，很容易談到內戰責任在誰。我以過去曾奔走雙方，當然比較外間一般人清楚些。但一半不想寫，一半亦眞眞無暇把它寫出。適有友人自香港來，出示五月十四日香港新生晚報一紙，載有重慶航訊一篇，有意歪曲了我某次的話。承友人問及，却迫得寫出幾句作答了。

先是張岳軍先生（羣）於二月初旬到成部，二月半過重慶，準備回京。在二月十八日那天，曾和我有一度晤談。他敍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從國外返抵南京，那已是國民大會開幕之第二天了。十七日他訪周恩來於梅園，談了許多話，他並沒有感到和談一定絕望。不過在國大開會才是不能進行底，只有期待於國大閉會後，當局決定恢復和談，內定他和張治中（或邵力子）去延安一行。却不料竟遭中共拒絕。他自己以至政府許多人都爲之失望。他敍說到此，就接續說彼時京滬一帶，對於中共此一拒絕之分析。分析中共所以拒絕之故，不外三點。第一，是在軍事上，中共有他的如意算盤。算計着如何如何，定可制勝，於是便不想商談。第二，是在經濟上，眼見政府毫無辦法，想着可以拖垮政府，而不想談。第三，在外交上，期待三月十日莫斯科會議之到來。因爲上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之如何解決是有根底。到那時形勢必大大有利於他。這三種想法合起來，就決定不要談，而悍然拒絕政府代表之去延安。

岳軍先生在說了這許多話之後，就問我：你看這分析對不對？我回答說，我不敢完全否認這種觀察；但我却認爲有在此三點之外者。

我說我早就覺察到，中共方面是非打不可了。共「非打不可」之意念，實決於去年雙十節之次日（十月十一日），政府軍攻佔張家口之時。如我你所親見，六月一整月之和談，中共都是在委曲求全。事例甚多，不暇枚舉。七月初，蔣公召見周恩來，以蘇北等幾箇小問題交付陳誠邵力子王世杰，與中共周董等直接商談（馬歇爾不參加）。必要中共再讓步一些，方肯把六月所協議者簽字。那時中共却是堅持着不讓。堅持到七月十二日無結果。十四日蔣主席上廬山，蘇北就大打起來了。從七月半到九月底，兩箇月有半之期間內，從蘇北以至冀熱察遍處都在大打。中共解放區各大據點，幾乎全被政府軍取得。此時縱或不說是政府軍在實際上具有壓倒優勢，至少亦可說是政府軍在聲威上具有壓倒優勢了。乃末後政府竟還想要拿張家口，中共便不能再忍。所以九月廿九日周恩來從上海送備忘錄致馬歇爾轉政府。警告政府不得進攻張家口；進攻張家口，便是政府決心破裂，從此無可再談。他們這句話不是隨便說底，實具有決心。乃政府終於不管不顧而拿下張家口。並且於高興之餘，同時宣布了國大準期召集開會。——這是十月十二日的事。

形勢發展至此，實在已是絕裂了。我因爲正在共間奔走，所以我看得出。但政府却不在意，而美國朋友竟亦昧

味。（註：我是雙十節夜車自南京趕赴上海，十一日午前與第三方面全體會談，午後與周恩來會談，當夜又趕回南京。十二日天明到京下車，乃知局面已變。原與美大使約好回京見面者，至此即不往見之，以事無可爲也。入夜美大使館來電話，强邀往談，我告以無可爲，均不肯相信。）然而經過雷震、吳鐵城、邵力子兩次三番赴滬相邀，特別是留滬之第三方面同人之百般挽勸，周恩來畢竟還是於十月廿一日隨大衆來南京了。這可以說，他是再一次之忍耐。不料衆人應邀來京商談，而作主人底蔣主席却又出游。——蔣公於當日接見周恩來及第三方面同人後，即飛台灣去了。按照六月間的經驗，和談中大小問題，幾乎都非取決蔣主席不行。他偏於此時出游，使我們爲和談來底朋友都感到失望，則周心裏之不耐，亦可推知。但他還是耐煩談下去。不料三四天後，政府軍又把安東拿下。安東是中共在東北重要據點，人所共知。拿他的張家口，他不肯談。好容易勸着他來談了，又拿他的安東；請問：政府這是何意？當十月廿五日夜間，我同黃任之先生等一些朋友，在梅園把安東消息告知周時，周面色立變，即不肯再作和談。然而畢竟又經我們許多人勸下來，繼續進行。——這可以說，他是再再一次之忍耐。

雖說還忍耐着談，他心裏早已是一團要絕裂底憤火。所以不久以後，終於談不下去。我於十一月初，便早早抽身而退，正是有見於此。轉過年來，一月間馬歇爾仍在等候作調人；國大會後，政府還期望共產黨就範；延安之行遭受拒絕，還在分析其故；那眞未免太遲鈍了。所以上面三點分析，假如不爲全非，亦不是其根本理由所在。其根本理由，照我所領會底，就是不能在對方鐵若有壓倒優勢下來言和。——除了對方之撕毀停戰協定，撕毀政協決議，是不能言和的理由而外，就是這箇。他們一定要國民黨認識了他們的力量不可侮，而後言和。那樣，國民黨方才重視此和平，愛惜此和平。不然底話，若不以力量作基礎，而寄和平於一紙契約，那是萬萬靠不住底。

在我夾敍夾議底，說了以上一些話後，張氏點頭承認其不錯。到二月尾，我偶去北碚歇馬場鄉村建設學院，學生邀我談時局，我就把我與張氏談話又說給他們聽。不意此香港晚報有意歪曲，以張氏口中分析三點，作爲我的見解，並且加一箇講題在上面，而把我自己的話不提，眞是豈有此理！

末後總結兩句：照我所了解底，去年七月間內戰是國民黨要打底；到去年年尾本年年初，却是共產黨要打底。而兩方面本意，都是只要作有限度底打。七月間國民黨之打，只要奪取某某幾據點和某幾鐵路線；並不想一直打到底。後來共產黨要打，亦只想打箇平手，算取眞實和平。但儘管彼此均無意打到底，而事實上不可能適如其度而止。今天便是這種收不住韁底局面了。所有上面說話裏，只指出過去某一段事實如此，還沒有論斷兩方面誰是誰非底責任問題。要論斷，斷須從頭至尾把事實弄清楚，更須有一番理論作根據。那就非幾箇月功夫寫數十萬言莫辦了。

# 張羣院長的曲解

樓邦彥

我想我尚未完全失去國家應該保障我的一種自由，來同行政最高當局討論一個純法律的問題。這是我寫這篇短文的本意。

最近全國各地學生對於教育制度與國內政治有所主張，由於政府當局的措施有些過分與欠妥之處，乃普遍引起大規模罷課，請願，遊行示威……



學運動。五月十八日蔣主席爲「整飭軍風，維持法紀」發表了一篇談話，誥誡青年學生，同日經國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臨時國務會議，通過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六條。即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行政院長張羣亦於次日發表了一篇談話，裏邊有一段話是牽涉到法律問題的，他說：「昨天政府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辦法，乃爲維持社會安寧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採取的措施，憲法第二十三條已有明文規定，在行憲後也是適用的，

這不能認爲是今天的權宜辦法，這種辦法在政府方面必須忠實執行，在人民方面，必須切實遵守。」

「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是國民政府委員會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通過的，張院長認爲這並不是今天的權宜辦法，就是在新「憲法」實施後，根據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也是這樣辦」。這是一個對於法律條文的解釋問題，我願意本愛護憲政前途的一片赤誠之心，來加以析述，並指出張院長的曲解。

政府業於四月十八日經改組而成立，根據國民政府文官處所發表的文告：「關於改組後政府之施政方針，亦經與各方詳加商討，並經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國民黨常會，分別通過，參加商討之社會賢達，亦表贊同，此項施政方針，將爲改組後國民政府所共同遵守。」在理論上，施政方針應該是目前的聯合政府施政所根據的最高原則，「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便是根據該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制定公布的，第十條的原文如下：

「嚴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之逮捕干涉，其因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必須予以限制者，其法律應由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之。」

張院長認爲「在行憲後也是這樣辦」的根據，就是新「憲法」的第二十三條，其原文如下：

「以上各條（按卽自第七條至第二十二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以上所列兩條，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其值得我們注意者有下面數點：

（一）兩者的主要用意都是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絕非予政府以要手法的機會，來摧殘人民的自由權利。

（二）同時兩者又都承認人民的自由權利的社會性，具體的說，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爲維持社會秩序和避免緊急危難而有必要時，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受限制，同樣的，根據新「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和增進公共利益而有必要時，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受到限制。凡此都是闡明人民自由權利的社會性，並明白列舉了得據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基本理由。

（三）但是爲要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除掉在實質上必須根據上述的明白列舉的基本理由外，尙須滿足一定的形式上的條件：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其得能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祇限於國民政府委員會所通過的法律，根據新「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其得能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祇限於「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有了這樣的瞭解，便不難作更進一步的分析。在新「憲法」實施以後，他所列舉的各種人民的自由權利將獲得「憲法」的保障，但是在理論上，任何自由權利自不能與國家所以要承認並保障自由權利的目的相違反，這就是說，自由權利並不是單純的主觀權利，而是具有客觀的社會性的，所以第二十三條便規定在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範圍以內，法律得加以限制。限制的理由祇限於爲「憲法」所明白列舉者，限制的手段也祇限於法律，所謂法律是「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當立法院通過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時，必須嚴格符合整個「憲法」尤其是第二十三條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下面數點是很明顯而又重要的：

（一）限制自由權利不能被解釋爲籠統地停止自由權利，因爲如能這樣做的話，那無異是承認法律得與「憲法」相牴觸，這當然非任何「憲法」所能允許。

（二）限制自由權利的手段既祇限於「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立法院自不能通過法律籠統地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來限制自由權利；凡是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必須法院直接能據以執行，刑法中必包含限制某幾種自由權利的條文，這就是關於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的最好例子。

（三）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必須明白規定一般的（而非特定的）具體情形或場合，而確有必要予自由權利以限制者。「必要」的標準雖不易定，但是在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中，總有一種辦法一種制度，來最後確定何者爲必要，何者爲不必要；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是一般性質的，自不能與緊急命令相混，後者祇是應付臨時發生的重大事故的。

我們既認爲新「憲法」第二十三條與施政方針第十條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以上所提出的三點當然也應該適用於後者。今試對於「維持社會秩序

臨時辦法」來加以分析，研究其是否合乎上面的標準：

第一，「臨時辦法」係國民政府委員會所通過的法律，用以限制自由權利；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在形式上自無瑕疵之可言。

第二，「臨事辦法」第一二兩條規定人民團體或學校學生的請願辦法，其要點不外乎一方面「不得越級請願」，另一方面請願時，至多僅能派代表十人，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這顯然是對於人民請願權（訓政時期約法第十條）的限制，這裏我願意提出三個問題：（一）請願的意義是甚麼？（二）請願有無越級的可能？（三）請願祇限於至多派代表十人陳述意見，是否爲維持社會秩序和避免緊急危難所必要？前兩個問題，我想稍有政治與法律常識的人都應該可以回答；至於第三個問題，即使對於請願的意義不加追究，我也覺得限制至多祇能派代表十人陳述意見，決非爲維持社會秩序和避免緊急危難所必要，這簡直是當局的庸人自擾。

第三，「臨時辦法」第三四兩條規定各學校學生和各地人民團體如有罷課，罷業，罷工，遊行示威，或其他擾亂公安情事，各該管行政機關，「應採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這是明白禁止罷課，罷業，罷工，遊行示威等行爲。根據「臨時辦法」所附的有關法律條文，罷市，罷工，怠工，或煽惑罷市罷工怠工，皆爲「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所禁止，但是抗戰勝利已經兩年，所有非常時期的法令理應早被廢止，「臨時辦法」當然再不能引用非常時期的法令來約束人民的行爲。至於說罷課，罷業，罷工，和遊行示威，因「臨時辦法」的公布而成爲違法行爲，我認爲這與施政方針第十條的基本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新「憲法」的含義或許更爲明確，根據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凡「憲法」所未列舉的自由權利，其「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那麼罷課，罷業，罷工，和遊行示威，自應在被保障之列，立法院雖得根據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以法律限制他們，但不能籠統地停止他們。像「臨時辦法」第三四兩條的做法，在行憲以後，立法院是千萬不能這樣辦的。

第四，「臨時辦法」第五條規定，如有不遵守前四條的規定，「致妨害公共秩序，阻礙交通，妨礙公務，毀損公私財物，或傷害他人身體者，當地政府應採取緊急處置，作有效之制止，其觸犯刑法者，並送由司法機關辦理。」雖然授權「緊急處置」或有商酌餘地，大體上說，這一條似乎沒有很大的問題。

× × × ×

從以上的分析，我的結論是：「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在法律上確已超乎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的範圍，張院長認爲「憲法第二十三條已有明文規定，在行憲後也是這樣辦」，這也當然是他的曲解。

姑不提政治的理由，即使僅就法律的理由來說，政府應該考慮立即廢止「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否則，由於張院長對於新「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曲解，在行憲以後，個人自由將盡失去「憲法」的保障，憲政的前途也一定會很黯淡了！

卅六年五月廿五日北平。



# 社會運動的口號問題

黃炳坤

社會運動包括社會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改良運動是緩性的，勸告的、請願的、局部的；革命運動是急進的，武力的，强迫的，全國性的。改良運動之是否有效，端賴被勸告者和被請願者之是否開明，有眼光，肯接受所請。如不肯接受所請，則改良運動可演變爲革命運動，而革命之能否成功，又須視當權者已腐敗到了什麼程度，以及革命者之組織能力如何而定。組織能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是革命的口號。口號之構成，頗費料酌的。得體的話，可以吸引旁觀者、猶豫者和有正義感的人的同情和援助，可以收名正言順之功；反之，口號不切實，每每受着非議和分化，不但使社會運動失却效力，反蒙受暴動作亂之名。現在爲着這個口號問題，特從歷史上幾個大革命中，舉例以說明之。

近代西洋方面最大的革命，莫如美國獨立革命，法國革命和蘇聯革命。這幾個革命，不但是全國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美國獨立革命，是由反苛捐雜稅，反專制，反無理干涉而起的，故在獨立宣言中，提出「生命，自由，幸福之追求」一個口號。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是要由專制者手中爭取自由，由封建地主及貴族手中爭取平等，以及爲當時的猶太人及天主教徒着想，提倡博愛之道。蘇聯因爲參加歐戰，屢戰屢敗，弄到民不聊生，故革命黨人揭櫫「和平，田地，麵包」之主張。其所以提出「田地」一點，是因蘇聯到一九一七年爲止，全國的土地還在少數人的手上，一般人還是農奴，故他們爲求生存，都希望有一塊土地，以爲生息之本。

由上幾個例，可知革命口號的構成，一方面是針對時弊而發的，另一方面是表示人類一般的要求和理想。在文字上，要簡潔明瞭，望而生義，是不費解的。更值得注意者，是這些口號，不是破壞的，不是消極的，不是暫時的，不是偏頗的；反之，這些口號是富於建設性的，是積極的，是久遠的，是大公無私的，而且是很崇高的，可以成爲人類不斷追求的理想。即就我國的「五四運動」而論，它雖不能純視爲一種革命運動，然它能够成功，能够發生作用，它所提出口號，也有關係，「科學與民主」，何等簡潔明瞭，何等崇高遠大，都合乎上面所論的幾點條件。

中國今日的學生運動，也可說是一種社會運動，明知是由政治不清明而起的。學生上一次排斥美兵駐華的時候，却把排美和反違法放在一起，口號複雜，不能把社會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自從「吃光運動」以來，參加運動的學生，雖未必有政治目的，然而他們所提出的口號，却未能眞的針對時弊。如果口號的條件，是有如上面所說，那麼，已經提用的口號，却嫌複雜不清，過於偏頗，未能代表一般人的需求與理想。雖然北平學生，提出「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比較上有點不同，可是準上所說，還覺得有消極和破壞性之嫌。如果要使這次社會運動要有積極和建設的效能，那麼，那些已用過的口號或要求，極有重新商量之必要。

當然的，有無改換之必要，要看學生們有無將學潮變質之意以爲斷。這當然又須視政府當局處理學潮之辦法是否高明，以及能否革除貪污，促進和平，改善民生，以爲轉移。前者還只是治標的，後者才是治本的。美法俄革命之所以爆發，就是因爲原來的當權者，不是不願接納改良，就是視改良方案爲虛誕；又不但不採納時賢高見，反要向他們加以壓迫而起的。這種鉄的史實，凡是讀過西洋史的人，都很明白，都可供吾人參考。

# 生鐵焦煤·不可運日

黃遵明

勝利已經兩年了，國內干戈擾攘，衣食艱難，向東看，以往五十年中的大敵日本，非惟保全了田畝廠舍，且又孕育着利爪鋭牙。我們不能忘記，五十年來，日本對我國的榨取、剝削、傷害、宰割，造成了國內今日經濟恐慌的局面，並加强了戰鬥慘酷的情況。雖說大家對於安定問題，和生產問題，還不能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但是誰能說我們可以漠視日本重新長成爪牙呢？更有誰能說我們可以幫助日本重新長成爪牙呢？

然而，在事實上，我們正協助日本重新長成爪牙，這是很可悲痛的。

當年日本侵略力量的支柱之一，是日本的鋼鐵工業。近代工業，聯繫緻密。日本沒有大規模的鋼鐵工業，便沒有大規模的其他工業，便不能有當年侵略的力量。近兩月來，大公報等載，去年運給日本礦石二萬噸，煉焦用煙煤若干萬噸。五月十四日中央社電訊，鞍山積存的生鐵，已有八千噸運日，仍將續運二萬七千噸。我國生產的焦煤，五月份亦已輸日，此外尚有鹽豆等項數十萬噸，也運到了日本。關於鹽豆各項輸給日本的害處，幸而已有別人論列，也不是筆者能力所及。現在僅就日本鋼鐵工業而言，它四次跳躍式的發展，相當於對我國四次的侵略：第一次吞併了台灣和遼東半島，第二次提出了二十一條件，第三次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第四次自蘆溝橋開始了全面侵略。

自然給予日本的，只是足够發展和平工業的資源。依人口及面積爲準則，日本藏煤，可稱寬裕。但適於煉焦用煙煤却極有限。日本所藏鐵礦，也不多，單就日本本土的礦石和煉焦用煙煤，日本鋼鐵工業的規模，祇可

維持在較小的境界。這是世界冶金人士所共知的。筆者於三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曾根據日本鐵礦或日本煉焦用煙煤推算，該境界約近每年製鐵二千萬噸。何以日本製鐵業能一度發展至二十二倍此數呢？當然由於吸取別國的原料，其中從我國吸取的，分量最佔重要，年月也最悠長。

民國前三十年，日本明治中葉，德川幕府所餘官辦釜石製鐵所，和民間田中長兵衞的幾座小鼓風爐，時作時輟，每年產量，幾千噸而已。那時（民國前二十二年）我國張之洞經營湖北大冶，招用英德技師，開發唐宋聞名的礦區，設立製鐵廠，規模浩大。可惜政治腐敗，反映在工業上的是張之洞用人不當，引起官商勾結，六年之間，虧蝕五百餘萬兩。反映在國際上的是中日之戰，我國大敗，淪陷了台灣和遼東半島。稍後（民國前十六年）日本投資四百萬元，創立八幡製鐵所，正苦於沒有鐵礦。恰巧我國有盛宣懷，本參預大冶礦務，此時受清庭委任，經營大冶事業，向日本借款，將鐵砂運往日本，數年共達二十萬噸，幾乎成爲八幡製鐵所唯一的鐵砂來源。於是八幡製鐵所使日本生鐵產量一躍而到每年三萬噸，不數年，又提昇到每年八萬噸。這八幡製鐵所，其後成爲日本製鐵會社的中堅，四十五年來，八幡製鐵所常出產日本鋼鐵的半數。

盛宣懷等以大冶鐵礦，向日本抑款，逐年累積，爲數號稱五千餘萬元。大冶本身製鐵事業，反日漸凋零，以至停頓。大冶礦區成了八幡製鐵所的附庸。起初，報效八幡的鐵砂，是每年數萬噸，到了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的前夕，便已高到每年約三十萬噸了，也等於日本本土各鐵礦產量的總數。

件同八幡發展而來的，分開來說，是日本各種工業的蓬勃生長，合併來說，是日本國力的旺盛充沛。當歐戰方張，日本似可乘足輕重，對我國提出了二十一條件，對世界儼然變成了第三強國。日本由我國吸取的鐵砂，已不限於大冶一區。關內集中於長江南岸的大冶當塗，山東的金嶺鎮，察哈爾的宣化龍關。東北集中於鞍山，頤兒溝，弓張嶺，開原。幫助日本吸取察哈爾鐵礦的有陸宗輿。他充任駐日公使，「欣然同意」了二十一條件，以自己名義，開採龍煙鐵礦，輸給日本。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那年日本本土出產鐵砂二十萬八千噸，日本輸入中國關內各省鐵砂五十九萬三千噸，中國東北各省出產鐵砂九十二萬四千噸。九一八事變前後各五年，三項比例，大致如此。可知在九一八事變日本鎗炮裏的鐵質，來自中國鐵礦的，反在來自日本鐵礦的七倍以上。

一個侵略力量的發展慾望，永無止境。日本鋼鐵工業吸收的原料愈多，規模愈大；規模愈大，對於鐵質原料慾望愈高。鐵質有三個來源：鐵砂，生鐵，廢鋼鐵。鐵砂一項，中國之外，日本從朝鮮，菲律賓、馬來、大量運入。生鐵一項，日本從東北（特別是鞍山）、朝鮮、印度搬取。廢鐵一項，日本則倚仗美國。等到這些鐵質飛回中國人、菲律賓人、馬來人、印度人、美國人身上，所需的代價，却不是一磅黃金，而是千百磅血肉。供給日本鐵質來源的各國，中國供給期最久，距離（除朝鮮外）最近，分量最重要。不獨鐵礦，製鐵業必需的燃料焦煤，日本也仰賴中國。日本煤層，生成年代較晚，粘結性小，灰分不低，除小部分（如九州之高島及鹿町出產者）之外，不宜煉。若要勉强用來煉焦，也須參入二成到四成的優良煙煤。所以日本製鐵各廠，十之八九的煙煤中，在煉成之先，都參用了我國的煙煤。若干年來，日本每年輸進我國優良煙煤一百萬至二百萬噸，足够配合日產煙煤，煉成五百至七百萬噸焦煤，用來製鐵四百餘萬噸。

我國的鐵礦和煙煤，培植日本龐大的鋼鐵工業，餵養了日本凶猛的侵略爪牙。如果我國不再培植，不再餵養，是否日本的鋼鐵工業，將收斂到自足自給的境界，日本的侵略爪牙，要萎縮到不足爲害的地步呢？試觀去年一月至六月，日本製鐵，只十五萬餘噸，比之五年前的全年四百五十三萬噸，已經收斂九成以上。今年四月八幡製鋼僅一萬四千噸，比之民國三十二年製鋼四百萬噸，已經萎縮得只餘百分之四。美國計劃保留日本鋼鐵工業超過這自然境界，爲的是一旦有事，希望東方戰場所需鋼鐵的一部份，可以取諸日本，較取諸美國，要便宜些。我們針對這企圖，應使美國不能由日本得着較賤的鋼鐵材料。大家知道，鋼鐵的製造手續繁重，而賣價低微。當今百物飛漲，一噸生鐵，售價僅三十美元，一噸鋼料，售價僅六十美元。計算鋼鐵成本，原料如鐵砂，如煙煤，極佔分量。鐵砂和煙煤的價格，絕大部份，決定於運費。例如民國二十五年，釜石製鐵所每噸生鐵使用鐵砂二噸。倘用釜石附近礦山所出，這二噸鐵砂需美金二元五角。用馬來礦山所出，就需美金八元。民國二十五年，生鐵市價，每噸美金二十元，每噸成本相差美金一元或二元，即可決定這煉鐵廠之能否繼續開工，何況相差五元五角？鑑往知來，日本運礦船隻，往返東北港口，因爲距離最近，每年可行三十六次。長江港口，只二十四次。至於菲律賓港口，便只有十二次。馬來港口漸遠，一年可行八次。澳洲港口更遠，每年不過五次。日本投降時，它的商船，已十去八九，尚剩一百萬噸。我們不給日本優良煙煤或焦煤，日本不得不遠道求煤於美國、加拿大或印度，拉長十倍的時間。我們不給日本鐵砂或生鐵，朝鮮產鐵區，由俄國掌握，更不會給日本，日本不得不使用較大的遠洋船隻，前去菲律賓和馬來，拉長三四倍的時間，縱使菲律賓和馬來，不得不賣，日本今日也沒有這些船隻的較大

的能量誰往搬運了。美國人的工業經濟，計及分配，只要我們不實施砍伐煙煤給日本，美國人曉得維持日本鋼鐵工業的過量規模是太不合算了，不如在美國製造。美國自己的鋼鐵工業，集中於本國東部，也因爲感覺在本國西部發展不合算，何況遠隔重洋的日本呢？過分發展的日本鋼鐵工業，只能憑政治方法來取得原料，就只有掠奪中國的資源，才能維持相當的規模。假若有人說：鐵砂和煙煤的運日，可以換得機器與零件。試問那一點工業上的利益，够償將來國防上危險的萬分之一？機器從英美瑞典瑞士購買不是一樣嗎？況且上述諸國出產的機器，遠優於日本的貨色。至於勝利後接收來的區區工業，其中日本製造的機器，也該當心使用，零件偶有損壞，不是可以修理嗎？眞正國內不能修理，別國不能裝配的零件，爲數極少，無從作大批原料運日的藉口。我國工業稍稍遲滯，爲害微小，而加速日本工業的武裝，則後患無窮。回顧以前盛宣懷陸宗輿的過失，我們該如何地觸目驚心，謹愼提防！

說者或指出今日中國的地位，不同宿昔。前幾十年，中國是戰敗國，如今中國是戰勝國，或可權操自我，不妨培植日本重工業。要知正因今日猶有自主之權，更當加重愛國和責任。況勝負無常，有法國第一次大戰後或第二次大戰後的先例在。前者警戒我們，後者鼓勵我們。第一次大戰後，法國也知道收回大鐵礦區亞爾薩斯和羅蘭，但人民狃於戰勝，礦商看重金銀，又將鐵砂賣給德國，恢復了德國鋼鐵工業的規模。二十年後，激戰三星期，即遭亡國之痛。幸而友軍解放法國，於是法國聰明了，佔領了德國的一個工業區魯爾。且建議分裂德國工業重心魯爾。我們不必學民主國家美俄英法瓜分德國的作風，但也不可跌入第一次大戰後法國愚蠢的悲慘的覆轍。我們只要保持住我們自己的物產，鐵砂和生鐵，煙煤和焦煤，便可萎縮掉日本的爪牙。更重要的是由此我們可以獲得較長久的時間，建造富裕强盛的中國。中國的心腹之患，不是遠隔萬里的各國，而是近在千里的日本。不幸第三次大戰爆發於遠東，不問誰勝誰敗，日本將要比較的抬頭，那時中國若還不富强，憑什麼抵制日本的要求？歷史告訴我們：未曾有强盛的日本，能容中國相安數月；却有富强的中國，能容日本相容千餘年。

五月二十九日　於清華園

# 有條件的父母之愛

## ——美國人性格之三

費孝通

我們的星期日好像是特別爲了社交所留下的日子。本來，我們腦子裏一想到節日，必然是賓客滿堂，沒有半刻清閒的場面。肉食是這樣稀有和難得的社會裏，盡了祭祖的名目，有這麼一頓餘可以大嚼，無怪他們得殺物利用地作爲社會資本，大大的請請客人，熱鬧熱鬧了。星期日提去了宗教內容自然不可能是個安息日，進入傳統體系成了個十足的節日。一清早就有朋友們來找你了，太太們得忙個整天，爲了招待那羣不速之客，小孩們高興得亂跳，星期一小學校裏的請假率也就特別高。

中國學生出了國，沒有不每逢星期倍思親的。我們熱鬧慣的節日，在人家却冷冰冰的使人難受。這倒並不是英美的朋友們熱心宗教，星期日全上了禮拜堂；冷冰冰的原因是他們大家縮在家裏。家，這是個我們中國人所不太容易瞭解的偶像。它是個富於神聖性的生活堡壘，四周圍着一道和社會隔離的牆。誰也不准胡亂闖入的。中國那道圍着家的牆似乎祇是爲女人築的，被稱爲「外子」的男人們好像不太感覺到這道牆的限制。在西洋，男人們也像我們的女人，他們是馴服的想家得很。家的外面是利害競爭之場，辛苦奮鬥了六天，第七天得在家安息了。這一天照例是留着享受堡壘之內的溫情，外人得自己識相不要去亂闖。

家庭的獨立性和神聖性本是西洋社會所共有的特色。在美國，這特色却特別出色。我在以前兩篇關於美國人性格的分析中已說到過：他們是社會旅程上的旅客，大家在向個陌生的地方走。在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小社區裏的人，在自己生活堡壘四周住着的都是些深知來歷，面目熟悉的老鄉，這個堡壘也不能或無需門禁森嚴。但是在美國，除了第一代初到的移民還不能不依靠鄉親者之外，爲了要爭取體面，必然得難開那些「小西西里」「中國城」，和老鄉們隔離。「家」在這種異目無親的世界裏才成爲唯一溫暖的孤島了。

美國的家並不等於我們的家。我們的家裏可以有祖父祖母，伯伯，叔叔，一大堆，即使關起門來作個堡壘，這個堡壘也可以和大親閥一般，自

成一個世界。美國的家却祇有一對夫婦和沒有成年的孩子們——這不但是個標準，而且也是統計上的常數。孩子大了，成了人，照例是要離開父母的，沒有女孩子願意嫁一個和他母親一起住的丈夫。結果使每個生活堡壘小到不能再小，（不成家的孤魂不是沒有，但究竟不是正常的）。這狹小的生活堡壘也限制了孩子們的社會聯繫。在一個美國的孩子，父母是生活一切的倚賴者。我常覺得西洋對上帝、對愛人的感情多少是專一的，這專一性的訓練場所就是在親子間的關係裏。我們中國人在孩提的早年，就接觸着許多親密程度不太相差的人物，廣被的聯繫冲淡了專一的依戀，這感情的方式表現在宗教上是和尚道士在一個行列裏合作出現，表現在男女間的是多元的發展。

這小小的生活堡壘在時間裏也缺乏推陳出新的聯續性，很有一點像用種子來繁殖的植物。每一個新堡壘並不在舊堡壘裏長成了雛形，然後脫離本枝而獨立的。一個青年人想結婚就得先準備自築香巢。他自己的家是另起鑪灶的，和父母的家，在歷史過程中是隔斷的。這顯然又和我們不同了。我們是老小相接，雖則不一定老小和氣，像蛇脫殼一般，一代一代這樣結成了沒有清楚起迄的一線，所謂一脈相傳，像條流水。

我們說美國是個沒有歷史的國家，並不是說他們三百年歷史太短，而是指每一個人在生活緊要關頭，並不去乞援於歷史的。每個人都在向前看。我在以前兩篇文章中說過：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過去總是個累贅。一點都不錯，一個說着洋涇浜英文的父親顯然是個不足取法的失敗者，而且失敗的原因就在他不肯或不能和他過去的歷史斷絕關聯。殷鑑不遠，歷史祇是消極性的警戒。

於是，很自然，一個力求比上一代更美國化的美國青年組織了家庭，不會回頭向他們父母去請教做父母是應該怎麼做法的了。每個人自己去創造自己的方式麼？那自然不可能，而且也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目的是强爺娘，勝祖宗，比他們更美國化。可是美國化的標準在什麼地方呢？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瞭解爲什麼「婦女和家庭」雜誌的銷路這樣好，爲什麼「生活」會人手一册了。這些，有一點像我們傳統社會中的朱子家訓和黃曆之類。是生活的指導。這些雜誌裏重要的地方顯然不是論文，而是廣告。廣告裏暗示着「美國化」的標準。有一次一張香煙廣告裏的美女所帶的帽子，因爲照相時，時裝店的職員偶然少加了一個花邊；這廣告一登出來，帽子店裏忙着折花邊，因爲顧客們認爲「美國化」的標準不該有花邊的。

在雜誌廣告中，在電影上，大家在尋求「美國化」的標準，頑力地要設法做像這些標準，可是這種生活指導究竟有限，於是他們不能不很敏感的注意着隔壁鄰舍，茶會裏過着的客人，甚至路上的行人，電影院裏的觀衆了。

誰也不敢後人，因爲大家怕別人看見自己「不够美國化」。父母應該怎麼做法的答案也別無更可靠的字典可查。他們關心着別家孩子怎樣，自己孩子也就不能不這樣；自己孩子不如別人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不同），也就是說自己沒有做像個父母。在孩子的行爲上，他們可以測量出自己美國化的程度來。美國的父母並沒有具體的孩子將來應當成爲怎麼樣一個人的標準。他們對此是沒有自信的。自己不應像父母，孩子也自然不應當像自己。要教育出一個不像自己的孩子是件很難着手的事。他們的辦法是絕不能讓自己孩子落在其他孩子的後面。如果別的孩子都會跳，自己的孩子決不能不跳，而且要跳得比別的孩子更高。「我們怎麼知道他長成了這世界上會變得怎麼樣，但是他總得爭在前面，不管怎麼變，他總在前面。」

在一個像我們這種社會裏，我們希望孩子像自己，和客人們謙虛時，稱自己兒子作「不肖」，心理正在用自己的標準去獎勵和譴責孩子。孩子如果眞的不肖，我們心裏固然不高興，但是至多說「子不教，父的過」，可是絕不會因孩子的不肖，而自己都變成不肖起來的。這是使我們和美國人不同的地方。他們對孩子比我們認眞得多，如果自己孩子落在別人孩子後面，不但是孩子沒有出息，而且也表示了自己不够做像美國化的父母的程度，這是多丟臉的事！

在以自己的標準來教育孩子的社會裏，孩子們養成了一方面是服從，循規蹈矩，尊重權力，另一方面是逃避，欺騙，假冒爲善的性格。這些在我們社會裏是很熟悉的。以不落在別的孩子之後的相對標準去訓練孩子的，造下了競爭、好勝的性格。做美國的孩子除了勝過自己同伴，得到好分數，出風頭，有人向你拍手之外，不容易獲得父母的喜歡的。

生活在狹小的堡壘裏，感情上專一地聯繫於父母的孩子們，除了父母，向什麼人去求得感情的滿足呢？而父母的愛却　條件的，不在堡壘之外奪得錦標回來，父母的臉上難有笑容。美國的孩子們從小就明白，父母不會單因爲你是他們的孩子就會愛你的。父母之愛不是孩子的權利，而是一種勝利品，要你爭取，爭取的地方不在家裏，而在堡壘之外，你的同伴之間。

他們並不是爲了競爭而競爭，爲了出風頭而出風頭。在他們從小養成的意識裏，這樣深深的長着根，天下沒有可以不必爭而得到的收穫，一切幸福，甚至父母的愛，都是有條件的。勝過別人才是自己的安全。

這樣的社會造成了這樣的性格。

# 光度常常變化的星

戴文賽

在天氣清朗的夜裏，我們常會抬頭看星，欣賞那一簇一簇掛在天空上面的小燈籠。假使有小弟弟小妹妹在近旁，我們會指出些熟識的星給他們看，告訴他們那是北斗，那是北極星，那是牛郎和織女，那是北落師門，那最亮的是太白金星。假使弟弟妹妹們對天象，對自然界一切現象都很有興趣的話，我們會繼續說下去：看那金星，和過去一點的那個木星，它們看起來和別的星一樣地都是一點一點的光，實際上它們和別的星有很大的差別。金木水火土這些星叫做『行星』，別的星都叫『恆星』。從這兩個名詞就可以知道行星老在行，老在表星之間運行，這個月在金牛座，下個月可能跑到雙子座去；恆星則不動，老是保持彼此間相對的位置，除了因爲地球自轉的緣故，所有的恆星好像都繞連接北天極和南天極那條直線每天轉一週。還有，恆星是自己發光的，行星則都是反射太陽的光，自己不發光。行星離開我們有時候遠一點，有時候近一點，近的時候看起來便亮一點。金星和水星的軌道都在地球軌道之內，所以都和月亮一樣地有盈虧的現象，眼睛看不出來，得用望遠鏡才看得出來。用肉眼看金星總是看見一點光，只不過有時候亮一點有時候不那麼亮。用望遠鏡則可以看出金星亮一點的時候呈半月或者新月的形狀；不很亮的時候才是圓形的，不過圓形的直徑比新月形的直徑小得多。

假使小弟弟小妹妹很利害，想像力很豐富的話，一定再問我們恆星的光度全是固定的嗎？恆星的距離老是不變嗎？星座的形狀會改變嗎？這些問題比較難回答。一般人不曾注意到恆星的光度也有常在改變的。看起來牛郎織女總是那麼亮，北極星總是那麼亮。亮度如果不變，距離似乎也沒有改變的可能。星座的形狀好像也是不變的，二十年前的獵戶座（參宿）是那麼樣，今晚上還是那麼樣。

小孩子天眞的問題常會使我們得到刺激來檢討檢討我們對自然界的智識，對一切事物的智識。答不出問題的時候才了悟我們所知道的還太少，而且所知道的可能已經過時了，早被新的學說推翻了。科學進步得那麼快，我們如不想落伍，便須常常求取新的科學常識，來和時代並駕齊驅。

恆星的光度全不變嗎？不，有些恆星的光度老在變。我們最熟識的北極星便是一個例子，它的光度變化不多，所以一般人沒有覺察出來。北極星的光度變化是有周期性的，周期等於三．九六八天。周期非常準確，好像一個時鐘。光度最大的時候比最小的時候大差不多一成。

恆星的『恆』字是和行星的『行』字相對而言。實際上天上的星沒有一個眞是『恆』的，每一個恆星都在行，行多行少而已。恆星離開我們都比行星遠得很多，最近的恆星（在半人馬座，距離四光年多），比最遠的行星（冥王星，肉眼看不見）還遠七千倍。所以恆星的運動不容易從亮度變化和星座形狀的變化覺察出來。地球每年繞太陽走一圈，因此一切恆星的距離也每年增減一次。增減的總數就等於地球軌道的直徑，這個數目只等於恆星距離的一個微小部分。恆星和太陽的距離也老在變化，離太陽而去或向太陽而來的運動叫做『視線運動』。大多數恆星的視線速度每秒在十公里和三十公里之間，不過也有大到三百公里以上的。這些速度比地上任何種炮彈的速度都大得多。假使一個星的距離等於十光年，視線速度等於每秒三十公里（離太陽而去），那麼這個星和太陽的距離每年就增加三十乘六十乘六十乘二十四乘三百六十五，或九萬四千六百萬公里。十光年等於九十四萬六千一百萬萬公里。所以這個星每年只增加它的距離的十萬分之一。亮度和距離的平方成反比，所以每年因距離的增加而減小的亮度小得沒法子覺察出來。

恆星每年向左右的移動（切線運動）如用公里數目說出來，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不過一和恆星本身的距離比起來，又成爲小的數目了。如以角度說出來，恆星在天空上向左右移動最多的，也不過每年十秒的角度。肉眼看得見的幾千個星平均起來每年只移動十分之一秒。所以在幾十年幾百年之內，看不出星座的形狀有甚麼變化；得幾千年幾萬年之後才看得出變化來。

有些星，肉眼看只是一點光，用望遠鏡和分光鏡看，就可以看出它不只是一個星，而是兩個星，三個星，或者好多個星聚在一起。兩個星在一起的叫做雙星，好比一對孿生的兄弟。雙星都不停地互相繞轉。假使轉動的軸線和視線垂直或者幾乎垂直，每周期便有兩次離開我們這一點的星被近一點的星遮掩起來，而生出所謂交食的現象，和日月食同樣的道理。交食雙星也被當做變星的一種。不過這種星自身的光度並不增減。

普通講到變星都是指那些本身光度常在變化的恆星。在『認識我們的太陽』那一篇裏，作者已經說過今日科學家都認爲太陽和一切恆星的能力都是從原子能來的。太陽的光度看不出有甚麼增減，所以太陽不是變星。假使恆星的構造幾乎相同，那麼爲甚麼有些星的光度很固定，有些星的光度常在變化？苦不是產生能力的方法不同，就是星球內部的物理情形有不同的地方。現在大家都注意到原子能的問題，所以我們在認識太陽之外，也需要來認識認識變星。

已經列表的變星已經超過一萬五千個。世界上以天文爲職業的人並不多，而天上的星那麼多；所以好些變星都是業餘天文家發現的。用肉眼觀測或者用小型的望遠鏡觀測，都可能發現新的變星。美國有一個『變星觀測者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Variable Star Observers），入會的人很踴躍。蘇聯也設一個中央變星局，專司觀測變星的事情，把天空分做一百七十六區，由觀測者分組負責觀測。美國、法國、德國、我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天文學會裏頭都設變星組或變星委員會。德國天文學會從一

九一一年起每年都出版一本新的變星表和曆書。

變星光度變化的周期有的長有的短，有些很有規則，有些完全沒有規則。一般講起來，周期越長的，光度變化得越多。光度一變化，許多物理性質也跟着變化。

很有規則的短周期變星名叫『造父變星』（Cepheid Variables），因爲它的典型星是仙王座δ星，這個星我國古人叫它做『造父一』，所以才叫『造父變星』。總數近一千。周期從幾小時到幾十天，也有到一百天的。周期越長，表面溫度越低。光度變化常不超過一成。這些星都是比我們的太陽大得多亮得多的星。典型星的質量等於太陽質量的十倍中，體積等於太陽的四萬倍，光度平均等於太陽的四百五十倍。大多數的造父變星的光度從最小變到最大所需要的時間只等於從最大降到最小所需要的時間的三分之一，換句話說，這種星多半亮得快，恢復最小的光度則慢一點。光譜的變化好像告訴我們這種星老在輪流地膨脹和收縮，好比田蛙的肚子。星體的『脈動』（Pulsation）也許就是星光增減的原因。假使再問下去，爲甚麼星體會脈動，那天文家就同答不出來了。這種現象一定和星球內部產生能力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上面提過的北極星就是一個造父變星。

造父變星還有一個重要的性質，就是周期越長光度越大。周期等於一天的，光度差不多等於太陽的一百倍；周期一天的，光度等於太陽的一千倍；周期一百天的，光度等於太陽的一萬倍以上。這裏所講的光度是指實在的光度，不是我們地上人類所看到的亮度。天文家常常利用造父變星來算出星雲和星團的距離。先在一個星雲或星團裏找造父變星，找到了之後便定出它的光度變化周期，從周期可以算出光度，從光度和平均亮度就可以算出它的距離，它的距離也就是星雲的距離了。

有規則的長期變星的典型是鯨魚座○星。一五九六年就有人發現它是變星了；因爲它的光度變得很利害，最大比最小大一千五百倍，用不着望遠鏡也可以看出它是變星。不過得常常注意它，因爲它的周期有三百多天，而且不固定。周期可能長到三百七十天，也可能短到三百二十天，平均是三百三十二天。它的體積非常大，等於太陽的兩千五百萬倍。密度却非常小，只有太陽的一百四十萬分之一。表面溫度比太陽低得多。光譜的變化非常複雜，比造父變星複雜得多。像它這種樣子的長期變星有兩千多個。

還有一種星光度變化得更利害，光度可能在幾天之內增加十幾萬倍。這種星叫做『新星』（Nova）。世界上最早的新星紀錄是在我國古書裏找到的。我國古代的人叫它做『客星』或『景星』。『竹書紀年』提到黃帝二十年（可能是公曆紀元前二六七九年）在牧夫座出現的景星，帝堯四十二年和七十年在翼宿（天爵座和長蛇座）出現的兩個景星，和帝舜元年在房宿（天蠍座）出現的景星。漢書天文志提到漢光武元年在房宿出現的客星，這個新星在歐洲也有紀錄。中史天文志提到六個客星，年代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曆一〇七年）到宋理宗紹定三年（公曆一二三〇年）。公曆一五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仙后座出現一個很亮的新星，中午都看得見它。三個月之後光度才降到和牛郎織女一樣，再過一年肉眼還看得見它。那時候到現在，祕紀錄下來的新星已經有一百多個了。有的非常亮，有的得用望遠鏡才看得見。

新星的光度上升得非常快，降落得很慢。發亮之前常是肉眼看不見的；一發亮就亮到和北斗七星差不多一樣亮，所以才得到『新星』這個名字，實際上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新星最亮的時候，平均的光度等於太陽光度的兩萬五千倍，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後才回到本來的光度。光度變化的期間內，光譜溫度等等也跟着劇烈地變化。發亮前後以極高的速度射出物質，速度比太陽表面局部射出物質（日珥）還高許多，由每秒幾百公里到每秒兩千多公里（每小時七百萬公里以上）。被射出的物質大多數散逸了，或不再發光了；有些則成爲繼續發光的星雲。現在在金牛座裏頭的『蟹形星雲』可能就是中史天文志所載宋仁宗至和元年（公曆一〇五四年）出現的那個新星的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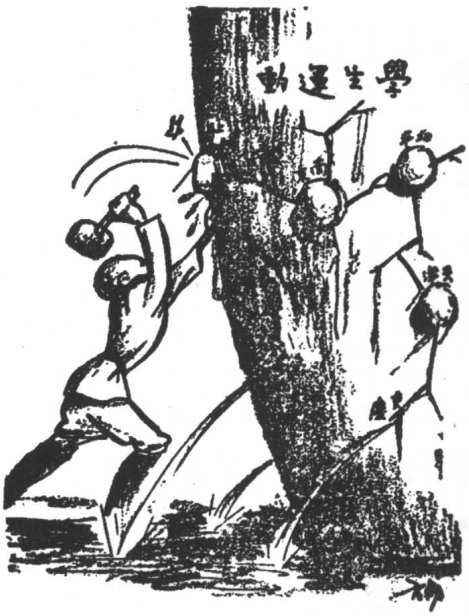
新星發亮的原因天文家還不能夠很清楚很確定地說出來，只曉得和內部產生原子能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太陽上面局部的爆發已經比地上的火山利害得多了。新星的爆發比太陽的局部爆發又利害很多，比地上原子彈的爆炸是少翻幾翻幾百萬倍。是不是每個恆星都得經過新星的階段？我們的太陽經過了沒有？還兩個問題也還沒有答案。太陽如變成新星，整個地球和太陽系裏全部的行星衛星慧星等等都會於頃刻間消滅的。

還有一種星爆發得比新星還要劇烈，發亮到更亮。光度常達到太陽的一萬萬倍，射出物質的速度達到每秒五千公里。這一種星的光譜和普通的新星不同，所以自成一類，叫做『超新星』，意思就是超級的新星，好像空中炮彈之後還來個超級空中炮彈。有些物理學家認爲超新星可能是宇宙射線的來源。宇宙線是波長最短能力最大的電磁波。

光度變化沒有規則的星還有好些種。有些（如金牛座RV星）周期相當固定，都在七十天左右；不過光度減小不很有規則。每周期光度減小兩次；減小多一點的那一次很有規則，每同都減那麼多；減小少一點的那一次則亂來一點，常是一同減多一點，一同減少一點。交食雙星也是每周期光度減小兩次；不過在別方面這種變星和交食雙星完全不同，所以一定不是交食雙星。還有二十個左右的星（如北冕座R星）光度偶然減小一下，減小比恢復快。兩次減小相隔的時間從一年到五年，每次的光度不最亂，快的只延續一個月，變化慢的可能延續到兩年。變化少的，光度減到本來的六分之一，變化多的減到本來光度的六百分之一。平均減到本來光度的二百五十分之一。又有幾十個星（如天鵝SS座星）、光度偶然地會增加幾十倍一下，周期從二十天到一百五十天，平均差不多五十天。這種星可能是一種小型的新星。有幾個星則眞可以叫做『再發新星』（如蛇夫座RS星，仙女座Z星）。它們在幾十年來已經爆發兩次或三次了，每次爆發却沒有普通的新星那麼利害。還有些星（如天鵝座P星）好像繼續不斷地在爆發，繼續不斷地在射出物質。有人叫這種星做『慢新星』。

有幾個變星（如牛人馬座SX星）同時有兩個周期，長的從兩年到三年，短的從十六天到五十天。每個小周期裏光度作小減的增減，每個小周期的平均光度又在一個大周期裏作大量的增減。一個大波的每一部分都是些小波。還有四百多表面溫度很高的星的光譜和正常的同溫度的星不一樣，光度（下接二十頁）

法外之法




補漏

何必等到這一天！

觀察通訊　信箱版

# 湘江攔不住——反內戰遊行在長沙

高第榘

（長沙通訊）湖南大學全體同學爲反對更改校名，自五月廿日起罷課一星期，並於該日全體大會通過，決定舉行反內戰大遊行。兩日來校內壁報標語四處滿貼，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大會負責人連夜展開工作，印宣言，寫壁報，製漫畫，並派人與市區各學校聯絡，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爲着防止久已聞名之特務及搗亂份子乘機活動起見，大會糾察組即日通告全體同學兩點：一、本校同學無通行證者，不得離開校區，如遇……至於反對內戰，當發動簽名之初，既未提出，則係以後加入可知，在學生大會一致感情衝動，不顧一切，萬一鬧出亂子來，責任太大，雖經主席團極力保證，但仍不准許，遂晚發出佈告，大意謂：「本人對此次遊行，勸阻立場不反對任何黨派中央日報社論，以「湖大罷課事件」標題，有心人誰不悲傷？誰有不切齒？誰不希望內戰立即停止？而該報竟發表如此之言論，全體同學莫不痛恨。

## 羣情憤慨　勸阻無效

湖大校長胡庶華氏，對反內戰遊行事，曾函予以勸阻，後經同學多方解釋與不斷的請求，見大勢所趨，無法挽回，始允不干涉，並參加遊行，維持秩序。懇忽又風聞謠言云同學要打中央日報，因恐同學一致感情衝動，不顧一切，萬一鬧出亂子來，責任太大，雖經主席團極力保證，但仍不准許，遂晚發出佈告，大意謂：「本人對此次遊行，勸阻立場不反對任何黨派，誰要打內戰，我們也以老百姓的同情爲光榮，故我們堅持此項運動到底。

## 爲了人民　堅持到底

廿一日省垣各界招待席上，長沙黨政軍警各當局，力勸停止遊行，卽日復課，尊重政府法令，免亂社會治安。學生代表以此次遊行受命全體同學，完全激於愛國熱情，保證決無其他行動，遊行時之秩序，同學自願全體負責，並希市區憲警協同維護。事既決定，決不中止。對省黨部某委員所詢關於反內戰遊行之目標則答稱：「純粹站在人民的立場不反對任何黨派，誰要打內戰，我們就反對誰；我們不讓內戰消滅我們，我們要消滅內戰。二、反對內戰是代表老百姓說話，老百姓同情我們，我們也以老百姓的同情爲光榮，故我們堅持此項運動到底。

## 封鎖渡口　搶渡湘江

廿二日清晨，忽聞渡口船隻全部被扣於下游十餘里處，交通業已斷絕。同學憤怒之餘，一面派糾察組覓舟渡江。終在上游數里處找到渡船一隻。又有某同學游泳入河中，躍登往來的船上，請他們幫忙送過江去，船戶們爲同學言，最爲市民注意及易於瞭解的，是那幅「均付工資伍仟元）先由標語壁報宣傳各組同學先渡，他們上岸後交叉抓住一個瘦骨嶙峋的人，兩隻手上分別寫着「國」「共」，經宣傳組同學婉言解釋，始允前進，一路展開工作而去。接着第二船同學四十多個到達，在東岸發現空划子十多隻，立刻由主席團自行，本人加阻止，但以人多勢大，終能通過。經過省立一中門口時，門上站有警察多人，不見一個學生出來，始知市區中學已被封鎖。但不久之後，附近的兩中學「明德」和「妙中」各派代表越過封鎖綫，加入遊行行列中。歡迎的掌聲，配合着「歡迎中學代表參加遊行」的口號，交響成一片。湖南的學生怒吼了！

## 和平之聲　開始怒吼

休息片刻之後，整隊入城，開始遊行。大隊由主席團及女同學領先，三人一排，各執三角小旗，上書「反內戰」三字，沿街而行；隊前高舉「國立湖南大學反內戰大遊行」橫旗。行列中執大型漫畫多幅，最爲市民注意及易於瞭解的，是那幅「人民的痛苦」，上面畫着兩隻巨手，緊緊掐住一個瘦骨嶙峋的人，兩隻手上分別寫着「國」「共」二字。沿途雖尚有三五成羣的憲警，常加阻止，但以人多勢大，終能通過。經過省立一中門口時，門上站有警察多人，不見一個學生出來，始知市區中學已被封鎖。但不久之後，附近的兩中學「明德」和「妙中」各派代表越過封鎖綫，加入遊行行列中。歡迎的掌聲，配合着「歡迎中學代表參加遊行」的口號，交響成一片。湖南的學生怒吼了！湖南的學

## 女同學　奮勇當先

正午的大隊抵達南門口。早有大批「搖駕」的徒手憲警，密密排成六層，阻住去路。主席團立卽上前交涉，周旋甚久，隊伍仍不能進。後隊

## 社論荒謬　火上加油

遊行前日，長沙魅橫行的現社會中；有心人誰不悲傷？誰不切齒？誰不希望內戰立即停止？而該報竟發表如此之言論，全體同學莫不痛恨。

辭職……希全體同學懸岩勒馬，停止遊行，如萬一不聽勸阻，則此次遊行，其責任由主席團自負，本人概不負責」云云。

喊「衝過去！」「女同學退下來！」一部份同學則向兩旁擁擠着的市民羣衆作街頭講演。有些人跑去向攔阻的軍警道：「想想看，你自己吃飽了飯沒有？」復經胡校長解釋，略謂「本人參加遊行，卽在維持秩序，負責保證不致發生事端，以及一切其他任何越軌行動，我以中央委員（掏出名片）的資格，上對蔣主席負責，下對全長沙市民負責……」主席團警告太靠近行列的警察道：「不要太擠進來了，要是衝進女同學的隊伍，我們就要不客氣了。」隨着後面又起了一陣喊聲，一位女同學一馬當先，衝了過去，後面的大隊立卽跟上前來。警察見事不妙，纔向兩旁讓開。

## 宣言口號振奮人心

大隊由南門口，黃興路……向前進行。街道上，汽車上到處貼着標語和漫畫，「民瘦炮肥」「內戰造成饑餓，內戰造成死亡」「反對內戰反對饑餓」「官僚的錢人民的血」……並合唱「反內戰進行曲」「我們反對內戰」「你加遊行，卽在維持秩序，負責保證不致發生事端，以及一切其他任何越軌行動，我以中央委員（掏出名片）的資格，上對蔣主席負責，下對全長沙市民負責……」主席團警告太靠近行列的警察道：「不要太擠進來了，要是衝進女同學的隊伍，我們就要不客氣了。」隨着後面又起了一陣喊聲，一位女同學一馬當先，衝了過去，後面的大隊立卽跟上前來。警察見事不妙，纔向兩旁讓開。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老百姓要吃飯！」「老百姓要活命！」同學們跟着高呼「內戰造成饑餓，內戰造成死亡！」「反對內戰反對饑餓！」「官僚的錢人民的血！」……並合唱「反內戰進行曲」「我們反對內戰」「你都懂了。而且他們也沒有？」復經胡校長解釋，略謂「本人參加遊行，卽在維持秩序，負責保證不致發生事端，以及一切其他任何越軌行動，我以中央委員（掏出名片）的資格，上對蔣主席負責，下對全長沙市民負責……」主席團警告太靠近行列的警察道：「不要太擠進來了，要是衝進女同學的隊伍，我們就要不客氣了。」隨着後面又起了一陣喊聲，一位女同學一馬當先，衝了過去，後面的大隊立卽跟上前來。警察見事不妙，纔向兩旁讓開。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老百姓要吃飯！」「老百姓要活命！」同學們跟着高呼「內戰造成饑餓，內戰造成死亡！」「反對內戰反對饑餓！」「官僚的錢人民的血！」……並合唱「反內戰進行曲」「我們反對內戰」「你都懂了。而且他們也沒有？」復經胡校長解釋，略謂「本人參加遊行，卽在維持秩序，負責保證不致發生事端，以及一切其他任何越軌行動，我以中央委員（掏出名片）的資格，上對蔣主席負責，下對全長沙市民負責……」主席團警告太靠近行列的警察道：「不要太擠進來了，要是衝進女同學的隊伍，我們就要不客氣了。」隨着後面又起了一陣喊聲，一位女同學一馬當先，衝了過去，後面的大隊立卽跟上前來。警察見事不妙，纔向兩旁讓開。

## 遊行插曲

大隊經過東長路……宣言到處散發。市民羣中，不管是農人，工人，商人，公務員，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個個爭着搶宣言，有的咬着牙，瞪着眼讀宣言，有的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有的找着貼壁報的同學，請他們解釋宣言上的每一個字，識字的爭着高聲唸給那些不識字的聽。忽然隊伍中一位同學頭高呼「反對抽肚丁！」「反對派軍糧！」「打倒貪官污吏！」

大隊經過東長路中央日報時，情緒突然緊張，該報員工早已逃避一空，大門緊閉，行列中齊唱「你這個壞東西」，高喊「打倒擁護內戰的中央日報！」「中央日報是貪官污吏的走狗！」並告訴兩旁市民羣衆聽亮了。在「反對軍閥」「反對派軍糧！」「打倒貪官污吏！」「增加公敎人員待遇」的呼聲中，職員紛紛跑了出來。附近兩所中學的學生，也湧出街頭，擠在人堆中呼應着大隊的喊聲。某青年軍退伍同學，向羣衆痛陳內戰的罪惡，官吏的貪污，人民的痛苦。末又提出問題，問「內戰應不應該立卽停止？」「貪官污吏應不應該打倒？」掌聲雷動中，市民報以最熱烈的呼聲，答案「肯定」他的問題。

## 情緒熱烈忘了疲倦

大隊穿過中山東路，經北正街入湘春路休息，每人各吃冷饅頭兩個，每個人精神都很愉快和興奮，每一個年青人的莊嚴緊張的臉孔上都掛上了一層漣漪的會心的微笑。就是一路來老是皺着眉苦着臉一大把牛白鬍子的胡校長，也破顏而笑了。

## 省府門前

約半小時後，復整隊遊行，由興漢門入城經水風井達省府門前，情緒突又趨熱烈起來，口號喊得更響亮了。在「反對軍閥」「反對派軍糧！」「打倒貪官污吏！」「增加公敎人員待遇」的呼聲中，職員紛紛跑了出來。附近兩所中學的學生，也湧出街頭，擠在人堆中呼應着大隊的喊聲。某青年軍退伍同學，向羣衆痛陳內戰的罪惡，官吏的貪污，人民的痛苦。末又提出問題，問「內戰應不應該立卽停止？」「貪官污吏應不應該打倒？」掌聲雷動中，市民報以最熱烈的呼聲，答案「肯定」他的問題。

## 大雨衝不散青年的熱情

大隊回校途中，在八角亭時落下一陣大雨。口號依然未絕，陣容絲毫未亂，女同學們甚至連滴在臉上的大雨點，也不曾揩一下。沿途行人駐前稍減，乃一面前進，一面向兩旁商店中演講。雨仍繼續未停，市民大爲感動。走到河邊，經水碼頭四波。同學們都忘記了疲倦，船到江心猶高呼「軍閥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停止內戰，恢復和談！」……

必然的，這次的遊行，會收到極大的效果，將死的人心，無疑的已大爲振奮。中國人民的高度的忍耐力，已到了極限，他們會馬上起來，發動他們的偉大的潛伏已久的力量，這不是任何反動勢力抗拒得了的。這次的遊行，正是給他們喊了出來。必然的，這次的遊行，將以最響亮的呼聲，交響着全國各地的大遊行，衝破整個中國望人的死寂的空氣。

## 附記

記者撰此文時，道南京五二〇慘案惡耗傳來，舉校震動。湖大同學，除通電全國各校表示慰問及譴責外，並堅決要發動號召全長沙全湖南各學校，起來爲和平而奮鬥。這裏有二千多個熱血澎湃着的青年人，只有一條心，在原則上有着同一的根據，在行動上有着同一的目標：不到內戰停止，誓不復課。

（五月廿三日晉）

## 正誤一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十二期「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文中所記我於五月二日在中大歷史學社講詞，大致正確，惟要有不打內戰才好呀！」「是吶，一升米就要一千多元！」「票子又出到一萬的了！」他們被激動，隨聲附和着，長沙的人民覺悟了，湖南人起來了！

## 遊行插曲

大隊經過東長路中央日報時，情緒突然緊張，該報員工早已逃避一空，大門緊閉，行列中齊唱「你這個壞東西」，高喊「打倒擁護內戰的中央日報！」「中央日報是貪官污吏的走狗！」並告訴兩旁市民羣衆聽亮了。在「反對軍閥」「反對派軍糧！」「打倒貪官污吏！」「增加公敎人員待遇」的呼聲中，職員紛紛跑了出來。附近兩所中學的學生，也湧出街頭，擠在人堆中呼應着大隊的喊聲。某青年軍退伍同學，向羣衆痛陳內戰的罪惡，官吏的貪污，人民的痛苦。末又提出問題，問「內戰應不應該立卽停止？」「貪官污吏應不應該打倒？」掌聲雷動中，市民報以最熱烈的呼聲，答案「肯定」他的問題。

## 情緒熱烈忘了疲倦

大隊穿過中山東路，經北正街入湘春路休息，每人各吃冷饅頭兩個，每個人精神都很愉快和興奮，每一個年青人的莊嚴緊張的臉孔上都掛上了一層漣漪的會心的微笑。就是一路來老是皺着眉苦着臉一大把牛白鬍子的胡校長，也破顏而笑了。

## 省府門前

約半小時後，復整隊遊行，由興漢門入城經水風井達省府門前，情緒突又趨熱烈起來，口號喊得更響亮了。在「反對軍閥」「反對派軍糧！」「打倒貪官污吏！」「增加公敎人員待遇」的呼聲中，職員紛紛跑了出來。附近兩所中學的學生，也湧出街頭，擠在

## 大雨衝不散青年的熱情

大隊回校途中，在八角亭時落下一陣大雨。口號依然未絕，陣容絲毫未亂，女同學們甚至連滴在臉上的大雨點，也不曾揩一下。沿途行人駐前稍減，乃一面前進，一面向兩旁商店中演講。雨仍繼續未停，市民大爲感動。走到河邊，經水碼頭四波。同學們都忘記了疲倦，船到江心猶高呼「軍閥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停止內戰，恢復和談！」……

必然的，這次的遊行，會收到極大的效果，將死的人心，無疑的已大爲振奮。中國人民的高度的忍耐力，已到了極限，他們會馬上起來，發動他們的偉大的潛伏已久的力量，這不是任何反動勢力抗拒得了的。這次的遊行，正是給他們喊了出來。必然的，這次的遊行，將以最響亮的呼聲，交響着全國各地的大遊行，衝破整個中國望人的死寂的空氣。

## 附記

記者撰此文時，道南京五二〇慘案惡耗傳來，舉校震動。湖大同學，除通電全國各校表示慰問及譴責外，並堅決要發動號召全長沙全湖南各學校，起來爲和平而奮鬥。這裏有二千多個熱血澎湃着的青年人，只有一條心，在原則上有着同一的根據，在行動上有着同一的目標：不到內戰停止，誓不復課。

（五月廿三日晉）

## 正誤一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十二期「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文中所記我於五月二日在中大歷史學社講詞，大致正確，惟要

## 正誤二

編輯先生：讀二卷十三期「觀其中張東蓀先生的」一文，其中生活簡記有云：「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八日是日本對美宣戰的日子」，恐係誤記。日本對英、美宣戰的日子實係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東蓀先生此文，異日將爲信史，故敢爲指出如上。

五月廿九日　南京　一讀者

五月廿二日　南京　吳世昌

道南京五二〇慘案惡耗傳來，舉校震動。湖大同學，除通電全國各校表示慰問及譴責外，並堅決要發動號召全長沙全湖南各學校，起來爲和平而奮鬥。這裏有二千多個熱血澎湃着的青年人，只有一條心，在原則上有着同一的根據，在行動上有着同一的目標：不到內戰停止，誓不復課。

（五月廿三日晉）

## 正誤二

編輯先生：讀二卷十三期「觀其中張東蓀先生的」一文，其中生活簡記有云：「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八日是日本對美宣戰的日子」，恐係誤記。日本對英、美宣戰的日子實係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東蓀先生此文，異日將爲信史，故敢爲指出如上。

五月廿九日　南京　一讀者

# 鄧錫侯真除後四川省政的新局面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自從去年秋天，張軍害政治痛去美國診治，他把四川省主席的兼職交與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兼代之日起，四川就在暗傳鄧氏有眞除可能；直至張氏返國，滯留京門之際，此項暗傳就表面化起來。在成都，在南京，都有不少的人把他當作話題；又有不少的人把他當作官，等到發覺錯誤時，他已逃脫。劉湘死後，四川軍人瓜分集入政學系後，一切皆由張軍爲他們撐腰。此次鄧氏之出任省主席，自然也是張軍的努力。

## 鄧氏經歷

鄧氏四川營山人，大兵出身，相貌似猴，所以有「水晶猴子」的雅號，也曾作過吳佩孚的部屬，爲四川軍人中，參加國民革命最早者。曾年四川大內戰時期，他是一個最不出色的軍長，他指揮不動他的師旅長，軍令只及於軍司令部以內，在所謂「安川」「勦亂」之戰中，他全靠劉湘之支持，方免毀滅。抗戰初期，他作了劉湘的部屬，在山西河北河南一帶作戰；一度誤入日軍陣地，被日軍誤認爲自己的長官，等到發覺錯誤時，他已逃脫。劉湘死後，四川軍人瓜分集入政學系後，一切皆由張軍爲他們撐腰。此次鄧氏之出任省主席，自然也是張軍的努力。

## 復興威脅

鄧氏眞除事，在三四月份內醞釀最烈，動盪最甚，到他去京時達最高頂點。等他赴京行程決定時，今又出掌省政。在三十二年以前，鄧氏在政治上無地位，亦無（實際時日，無法探知），與劉文輝同歸「軍團」新組合的對（現居武漢行營副主任閒職），陳誠也召見王纘緒，此完全爲白崇禧召見四川軍人中毫無所屬的唐式遵所屬，三十二年以後政學系陣營。在他歸政之前，他的一些部屬如余中英吳景伯等抗戰初期，他作了劉湘的支柱，方免毀滅。北河南一帶作戰；一度誤入日軍陣地，被日軍誤認爲自己的長官，等到發覺錯誤時，他已逃脫。劉湘死後，四川軍人瓜分集入政學系後，一切皆由張軍爲他們撐腰。此次鄧氏之出任省主席，自然也是張軍的努力。

## 打了折扣

鄧氏抵京，經多方折衝，多次掙扎搏鬥，方告勝利。但勝利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第一、鄧氏原應在保有綏署及省府，此點未作到，因綏署決定短期裁撤；現未撤者，爲川中治安問題。綏署裁命，目前暫由光劉泗英任常五，舊重登舊座。彼昔年在四川時，曾興辦一所縣政人員訓練所，歷時三年，歷屆學員，今多作了縣長及省府高級職員，在鄧氏主政的時候，他作了劉湘主政時的川省府祕書長，當時劉氏注意力着重在軍事，故省政實際是由鄧氏全權處理，嚴然亦主席也。四安事變後，何氏他本人卻認爲，若眞除實現，至少有過半數的省府委員及全數廳處長皆換爲自己的私人，那知道隨同離川，六七年的命運。二年前，不知他費盡何方拔擢，並以四川金融界人士把財政廳長劉泗英任常五，舊重登舊座。彼昔年在四川時，曾興辦一所縣政人員訓練所，歷時三年，歷屆學員，今多作了縣長及省府高級職員，在鄧氏主政的時候，他作了劉湘主政時的川省府祕書長，當時劉氏注意力着重在軍事，故省政實際是由鄧氏全權處理，嚴然亦主席也。四安事變後，何氏乃傾向地方軍人以自固；劉湘逝世之日，傾決定了鄧氏「休養」六七年的命運。二年前，不知他費盡何方拔擢，並以四川的只是一個無實職的省委牛錫光。

政院十三日會議議決的四川省委的增加與調動，充分表現了官僚政治的復活。及至今日因李伯申的求去，他纔得以遂其當局備任，鄧氏眞除實現，至少有過半數的省府委員及全數廳處長皆換爲自己的私人，那知道隨同離川，六七年的命運。二年前，不知他費盡何方拔擢，並以四川的只是一個無實職的省委牛錫光。

政院十三日會議議決的四川省委的增加與調動，充分表現了官僚政治的復活。及至今日因李伯申的求去，他纔得以遂其當局備任，鄧氏眞除實現，至少有過半數的省府委員及全數廳處長皆換爲自己的私人，那知道隨同離川，六七年的命運。二年前，不知他費盡何方拔擢，並以四川的只是一個無實職的省委牛錫光。

## 鄧漢祥

他是貴州人，自然可以推知其雄山是何原欽，在何氏統軍時三年，歷屆學員，今多作了縣長及省府高級職員，在鄧氏主政的時候，他作了劉湘主政時的川省府祕書長，當時劉氏注意力着重在軍事，故省政實際是由鄧氏全權處理，嚴然亦主席也。四安事變後，何氏

## 吳景伯

吳氏原爲四川金

融界人物，在四川省財政困難萬分，中央不得不在一度慰邦之下而起用四川金融界人士出掌省財政並任省委，在此等人物相繼輪流上台期中，吳與胡子昂同入省府。胡後以故卸除建設廳職務，吳氏以加入政學系關係留在省委任上。但閒置多年後，方重理禁煙事，惟四川因此種廉價貨等武裝種售區域，四川地域遼闊，又是地方勢力全盤之區，所以禁煙並無絕毫成績。這次升任廳長，方算出了頭。

## 任覺五

此公爲青年團份子，現任重慶教育局長。故其支持者爲「軍團」組合，定是由重慶市長張篤倫向鄧氏推薦，而在陳誠召見王纘緒的威脅下，作成此交易者。「軍團」一份子現在四川省府者除任氏而外，原先加入者爲復興社之黃仲翔（社會處長）與王元輝（保安處長），今則三元會矣。任氏年事已「長」，語言多不清晰，聽其講演不得不在一度慰邦之下而起用四川金融界人士出掌省財政並任省委，在此等人物相繼輪流上台期中，吳與胡子昂同入省府。胡後以故卸除建設廳職務，吳氏以加入政學系關係留在省委任上。但閒置多年後，方重理禁煙事，惟四川因此種廉價貨等武裝種售區域，四川地域遼闊，又是地方勢力全盤之區，所以禁煙並無絕毫成績。這次升任廳長，方算出了頭。

## 余中英

寫得一手漂亮小楷，能畫兩三桿墨竹，對刊刻印章却有一番工夫。他是先受知於尹仲錫，尹爲川中五老七賢之一，歷年主持慈惠堂救濟機構；余氏爲堂中一小管理員，因辦事努力，消滴歸公；尹老深恐大才埋沒，乃向當時駐汎成都的三軍長推薦，結果爲當時最倒霉的鄧錫侯所錄用。從此余氏就在鄧氏郎舅之下步步高陞，直升到成都市長的高位。在成都市長任內，正值民選自治人員及民選議員的舉辦，成都市銀行的成立，成都新建設計劃之付諸實施，並且他又在成都電影院戲園內設立一種「統一募捐」稅，自然他的作爲與在慈惠堂大異其趣。在慈惠堂大異其趣。在天怒人怨中，他偏偏看來只像三十許人。與當時的警局方超局長合作，用武力解決市中學潮，因受害者多爲四川軍人財主子弟，所以他是被攻擊下台了。下台之後，因爲一年前他背鄧歸入張氏藩籬，而爲鄧所不滿，一時未能收就他職，後來他替鄧氏把歸政手續辦好，才出任防空司令。張委員。於是與國民黨團有關的報紙乃對青年黨要半數廳長半數局長合作，用武力解決市中學潮，因受害者多爲四川軍人財主子弟，所以他是被攻擊下台了。下台之後，因爲一年前他背鄧歸入張氏藩籬，而爲鄧所不滿，一時未能收就他職，後來他替鄧氏把歸政手續辦好，才出任防空司令。張委員。於是與國民黨團有關的報紙乃對青年黨要半數廳長半數局長合作，用武力解決飯吃。

## 劉泗英

在青年黨要求參加地方政府的時候，正是四川省府改組聲中，於是成都中興（中央）日報載稱，青年黨要半數廳長半數局長合作，用武力解決飯吃。

## 劉泗英

在青年黨要求參加地方政府的時候，正是四川省府改組聲中，於是成都中興（中央）日報載稱，青年黨要半數廳長半數局長合作，用武力解決飯吃。

## 牛錫光

他以有很多的太太及錢財出名，曾任軍職當旅長師長，抗戰開始時，他辭去軍職，從此余氏就在鄧氏郎舅之下步步高陞，直升到成都市長的高位。在成都市長任內，正值民選自治人員及民選議員的舉辦，成都市銀行的成立，成都新建設計劃之付諸實施，並且他又在成都電影院戲園內設立一種「統一募捐」稅，自然他的作爲與在慈惠堂大異其趣。在慈惠堂大異其趣。在天怒人怨中，他偏偏看來只像三十許人。與當時的警局方超局長合作，用武力解決市中學潮，因受害者多爲四川軍人財主子弟，所以他是被攻擊下台了。下台之後，因爲一年前他背鄧歸入張氏藩籬，而爲鄧所不滿，一時未能收就他職，後來他替鄧氏把歸政手續辦好，才出任防空司令。張委員。於是與國民黨團有關的報紙乃對

# 春風中的風波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瀋陽通信）春到瀋陽了。一月以來，正是瀋陽的黃金時代。桃花杏花開過了，丁香花現在也將近萎謝。綠柳搖拂，芳草如茵；人們經受了一冬的荒漠，越發感覺得春日的可愛。瀋陽的春，較之江南，或更是醉人而動情的。中山公園（敵人修建的千代田公園的改稱）南湖公園（敵人修建的昌滋湖公園的改稱）萬泉公園（俗名小河沿，國人所建）都逐漸的轉爲熱鬧的景象，照像的，賣啤酒汽水的，都開始活動了。特別是北陵道上，遊人如織，肩踵相摩，宛如逛廟會的一般。——被寒威一直壓擊着的人們，總算舒了一口氣了。

但是人事並沒有配合着天氣而有所改變，內戰的威脅，政治的混亂，物價的高漲，教育的破產：人民幾乎是在恐怖中討生活的。煩悶焦憂掛在每個人的臉上，好像都在問：『長夜漫漫何時旦？』

## 教育界的浮沉

教育是十足的破產現象。在這個有一百萬以上人口的都市中只有十幾所小學。學生要分上下午輪流上課，並自帶小板凳。瀋陽的房子雖多，但多半被破壞了，直到現在，還有人明火執杖去拆房子。一般原有的學校或其他教育機關房舍，多半爲在『暫明』的藏啓芳軍隊或其他機關所佔據。學校率而接收到房子的，也是破爛不堪。沒有錢的自然談不到裝修房舍，也談不到增添設備或請好教員。省市立的中學校長，多半是『新貴』，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在『新貴』的指揮下，如何的把學生的家長榨乾。

教員的待遇，更是慘不忍睹。小學教員每月的薪俸，連米麵都買不起，中學教員的待遇，也不過能買一袋麵粉。教員們的生活，已經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

教育界的風波，也是層出不窮。東大學生反藏啓芳可說是由來已久，教部一直沒有准予更動；另外，此地一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校長王天民，卻在三月末無故的被免職了，王天民的被免職引動了該校一場波瀾。敏感的學生們認爲此中或有陰謀，堅持挽留王氏，致電教部請求。教部令行轉調解，現在總算是問題已告解決，新任校長郝卻和此相對立的是省立師專的學生，在三月廿一日發動驅逐孫祖綱校長的運動，他們列隊到教育廳和行轅請願，標語貼遍了街衢，校內佈置週密，並把全部學生名單事先送警備司令部備案，以示無他。學生說，倘多用日語。東北大學在三台時糾紛就不少，現在加入素質複雜的大批僞滿學生，力者幕後操縱之故，又說學生思想有問題。教廳長卞宗孟只好否能如人民所期，造福東北呢？還要看事實的推演了。我們試一推究人民擁戴馬氏的心理，大概可有以下三端。第一是馬氏長。該校的學潮至此乃告一段落。在學潮進行中還有兩個插曲：一個是學生會主席王天民，卻在三月末無故的被免職了，已在地方法院起訴，當孫校長包庇兵役。那是因爲孫校長的一個三輪車夫，由他頃發一個學生證的原故。

## 馬占山抵瀋

馬占山將軍在四月十八日午後六時二十分同到瀋陽了；這給瀋陽市民一部分激動，他們給以至熱烈的歡迎。在專車未到站之前的數小時，車站四圍已經擁得水洩不通，爲數約達三萬人之多。各機關法團的代表有五十五單位。馬氏出站以後，被人羣包圍，寸步難行。馬氏在人民的心中的估價，從此可以窺見一二。但是馬氏是

## 瀋陽市的易長

但東北人常是擁護家鄉人麼？徐箴現在就正被瀋陽市民激烈的攻擊着。這主要是由於市長更迭的糾紛，而徐氏的跋扈作風也與有關係。瀋陽改院轄市醞釀已久，終於在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通過確立了。這裏對於新市長的人選一直是猜測甚多：馬超俊、蔣經國、臧啓芳、馮庸、賀耀祖、金鎮……均列數內；但由董文琦繼長的呼聲也甚高，而且行轅表示極端支持，董氏自己也躍躍欲試。按董氏之來，是張嘉璈的介紹，蔣主席的面囑，原不是爲做普通市長而來的，而瀋陽現在的羈制也不是普

# 極目中原

益成

## 一、打下去

在徐州、開封和鄭州，很多較大的街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槍斃士兵的皇皇佈告。那些佈告的結尾處，都用紅筆劃上「遵」或「戒」字，正和某些槍斃戰犯或盜匪的佈告一樣。然而在當地的報紙上面，每天照例是有幾則關於搗毀戲院、槍斃行人、搶劫銀樓和拐去妓女的新聞。

在鄭州隴海路南，愛國奇年訓導總隊里面，關着兩千左右被俘的共軍；如果你有心仔細地調查一下，他們原來也都曾是國軍，大部份都是河南和山東兩省的保安團隊。他們在道里除了怨尤伙食太壞之外，也多嘻嘻哈哈，他們說：『只要有飯吃』。他們之中，有很多曾在這里三進三出，這些『不辨忠奸順逆』的人們的哲學，是『吃飯第一』；每到火線上面他們就高舉兩隻手臂。

在新鄉、濮陽、東明、考城、扶溝、西華、鹿邑、太康和很多縣份的鄉、鎮里，我曾見到很多鄉、鎮長也都是『兩面做事』。

上述那些縣城大都有五道城：除了原來的城垣之外，最近加修了木城、壕溝、餓葵寨和陷阱。在城里住着一種人，在城外住着另一種人。城門上面常常寫着『不得與通匪家庭通婚』，或者『通匪者殺無赦』等警句。然而城里城外的兩種人，却並非絕對老死不相往還，在城里住慣了的人們，往往在夜里用繩索把自己吊下城去，城外的人們則往往把紙票放到城里去；想來五道城壕眞是太多餘的事。

## 二、黃泛區

『黃河爲界』的局面之下，豫、冀、魯三省境內沿着黃河南岸大堤壺是脊筋水泥所築成的碉堡，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長亭短事的風趣。聽說水利部想在孟津以上備一個大水閘以便根治黃禍，却因爲工程實用太大，已經取銷這樣的計劃。但是如果在長達一千九百三十多公里的碉堡綫上面任取一百公里，把那些用爲修築碉堡的材料和費用去做一個大水閘，想來是足夠的，如此推算起來，就是中國有十條二十條黃河也不足爲患。所有的渡船都已停航，一千九百多公里的河道里面如果偶然發現一隻水鳥，兩岸都會開槍夾擊。

沿着平漢鐵路以東的公路經過許昌、鄢陵、扶溝、西華等縣城訪問了一次黃泛區。

除了許昌之外，大部份的縣份都曾在四月初被共軍佔領過。日前黃泛區已經是共軍的天下，太康和柘城等縣城都已在共軍手里。在沙漠和墟墓上面，國軍部隊大部份都是吃美軍乾糧，聽說共軍吃的是小米飯和高粱粉。

沿途遇見很多徒步還鄉和逃亡的難民。還鄉者大多數都是從西安或京滬一帶經過一個多月餐風宿露的生活才趕到那里的，逃亡者則是無從找到吃和住的還鄉的先行者。每一還鄉者所能得到的全部幫助，是在開封領取七斤半麵粉（行總供給）而已。逃亡者有很多是到開封和南京去第體喊冤的，因爲行總正在泛區利用曳引機耕種了二十多萬畝的土地，由於地權問題沒有解決，所以他們要控告行總强佔了他們的土地。

在西華和扶溝等縣境內一頭瘦得像狗一樣的黃牛要賣兩百萬元，一頭毛驢要賣百萬元，因此，很多農民即使是能夠找到自己的土地也只有望着那一片墟歎氣。大部份土地都是平沙無垠，看來這里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戰場！

---

通市的局面。平心而論，蕭氏最初冒險犯難接收潘陽的功勞爲不可沒，而年來在經營柘困難中蕭氏也確曾盡瘁了一點事。至其勤苦耐勞和服從民意的精神更爲一般所贊許。潘陽市民對他雖有幾分好感。改制案通過以後，蕭更加積極。從四月八日到十八日，市府舉行了全市的大掃除；清除了全市十分之八九的垃圾。二十日的清晨一時起，又由市府和警備司令部，發動了全市軍、警、憲、舉行戶口大清查。這都可見出市府的實力氣的措施不滿。至於市參會中諸人，素對徐當兒，政院通過金鎧籛主席不滿，這一回慣不肯再放過機會了。五月八日，在市府廣場召開了『促進改制院轄市民大會』，到會有各社會職業團體代表及各區民衆二萬餘人。會中除通過上蔣主席張院長等請願文外，並通過檢舉徐籛劣跡請政府調查徹辦市長更動的消息，還有潘市的改院轄市也從緩了；這激怒了潘陽市參會的諸位議員，他們把這筆賬算在徐籛的身上。徐籛自京滬歸來，中月前已到北平，但聽說還做了一點事。至臨時留平『小病』了。緊接着董市長也赴平療疾。董氏的『腸炎』症如何，不得詳知，我們推想他精神總要受些刺激，這也需要休養一陣是眞的。董氏曾在私人閒談話時說，從政一年，對現實政治，得到八個字的經驗：『無情無理，不仁不義』；從此可見一般了。董的下臺，局外人也不免爲之表不平，對政府

反動』『濫用私人賄賂教育』等六項，會後並舉行遊行，到行轅請願。此時蔣主席來電說改制不成問題，同時新市長金鎰已乘程趕到瀋陽，到府視事了。（十三日）報上說，董文琦即要赴同辦交代，據說政府已內定他爲東北水利總局局長；徐箴也要同來了。瀋市參會促改院轄的請願代表曹德宣等二人，已在十二日去京；而十三日的行政院會議却又通過了瀋陽市的改制：這是一幕繁複微妙的糊塗戲。

## 張莘夫的喪禮

張莘夫先生是董文琦最要好的朋友，張的葬禮也以董氏爲最關心。但董氏在氣憤之餘，葬禮也不管了！董氏去平的行前，連行轅都沒有去，眞正是『悄然而去』。五月十一日，張莘夫先生安葬在北陵時墓地。送葬的各界代表、學生、民衆，途數萬人，沿途觀衆不下十餘萬人。也夠好如何呢？那卻常常是看的了！但是這次所舉行的葬禮，說公葬不是公葬，說不是公葬又具備了公葬的形式；爲什麼政府不許可這樣一個爲國犧牲的大員公葬呢？（按張氏至今未蒙政府批准公葬）在瀋各機關的大員，爲什麼連不出席葬禮呢？更可怪的，瀋陽各大報紙爲什麼沒有爲此撰寫社論或紀念文章的呢？這是令人無從索解的！

## 名伶義務戲

瀋陽在小安定的局面下，正逐漸恢復他昔日的繁榮。電力雖仍不足，晚上路燈總多了一些，霓虹燈也有了。百貨店裏的貨色日多，娛樂場所的觀衆常滿。『義務戲』正被票友、名伶、捧角家、有機勢者聯合的利用着。『義務戲』是好生意：他可以提高票價，也可以逃避捐稅，銷票時又能有辭可假。但是『義務』的結果贏餘如何呢？那卻常常是下落不明的。大連、安東一帶，餓殍滿道，他們等待誰去『樂捐』呢？國立東北大學的教授從昨天起罷教三天，今天和平日報專論說，不要受共黨民盟的挑動，應該原諒政府的苦衷。大概政府是有苦衷的，但教授若有苦衷，那又該怎麼辦呢？

五月十四日

##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盡量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表酬意。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動，（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一上海（一五）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收一，不寫一親啓週刊社」字樣。

五、順便歡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

編者啓

（上接十二頁）偶然也會來點小量的增減。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仙后座γ星，就是北斗近旁那成爲W字母形狀的五個星的中間那一個。我國古時候的人叫它做『策星』。金牛座ε星，我國古人叫它『天關星』，也是這種星。它們都以極高的速度在自轉。還有些星，光度簡直沒有變化，有也非常小，光譜却作很有規則的變化，周期從一天到五天。

交食雙星實際上不是變星，不過常和變星並提。周期從四五小時到二十七年。每對的兩個星都離開很近，所以彼此間的吸引力很大。潮汐作用使兩個星都成鴨蛋形，尖端相向，好比兩隻雄鷄，或兩條鰻魚，怒目相視，準備鬥殺。可惜老碰不到對方，只能不停地互相繞轉，出出氣力。最容易看到的交食雙星是英仙座β星，我國古人叫它『大陵五』，所以現在大家叫它『大陵變星』。西名叫 Algol，從亞拉伯文 Ra'sal Ghoul 而來，意思是『常變的鬼星』。一六七〇年就有人發現它的光度不固定。周星等於兩天二十小時四十九分。

從交食雙星的詳細研究，我們多得到了許多關於恆星的智識。有些雙星被一個小星羣包圍着；有些被一個星羣環圍繞着，有點像土星的光環。御夫座ε星的『主星』（亮一點的那θ個星）和仙王座VV星的主星是被詳細研究過的恆星中間最大的兩個，體積都差不多等於太陽的二百七十萬萬倍。

這樣看來，天上眞是無奇不有。大多數的人在夜間抬頭看星的時候都還不曉得星有那麼多種類，有那麼多種變化，有那麼多的星老在脈動，老在旋轉，老在爆發，老在射出物質。大多數的變星都是體積特別大，質量特別大，光度特別大，密度則特別小的恆星。關於它們的構造，它們的性質，還是許多許多問題科學家還回答不出來。也沒有人敢預言甚麼時候可以得到一切問題的答案。了解大上特殊的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宋宙的構造，物質的構造，和原子能的性質。天上和地上越來越生出密切的關係。

一九四七·二·十三·北平·

週末閑欄

# 獄中生活簡記(三)

張東蓀

我在未被捕以前，就早聽說憲兵隊中有種種慘無人道的非刑，例如灌洋油之類。乃到了裏頭，最痛苦的是在我們的房子間壁即有一個審問室。往往在夜間問案。打的聲音，罵的聲音，哭的聲音，雜作一團。直似鬼哭神嚎。令人聞之毛髮俱立。我們還看見一個同房被拘的青年受過「灌涼水」的毒刑。回到房來，面無人色，全身顫抖，不能說話，除此以外，尚有「上電」。當時我雖沒有親眼見過，後來確知有人曾受此刑。寫至此，又使我聯想到「孫中原事件」。據孫自述，曾受藥針兩次。我疑心這種藥針亦必是日本憲兵所有，變爲接收品才到中國特務的手裏。

在這樣的拘留生活中居然還有一段比較舒服與有趣味的時間。就是忽然在一天的夜裏教我們由十六號搬到十五號。在十五號室內有洪煨蓮先生，彼此相見，異常興奮。那位渴仰已久的杜先生居然亦見面了。後來我們因患難相依，大家結爲兄弟。他年紀最輕，我們遂不叫他杜翳子而叫他杜老四了。他家中每禮拜三必送來好些食品。我們各人家中雖亦送來一些，但不及他的多且好。有時還居然有酒。我們便在那里苦中作樂起來。有時他們還能低聲唱戲。

日本憲兵隊拘留人中，就歷史講，大大有名的是蘧公武（我被捕的時候他已經拘留了九個月而釋放出來了）。每一次他們（日本憲兵）談話總是提起他，並對於他表示敬意。我在審問的時候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並未吃眼前虧可以說是受了他的影響。他在拘留中十二分強硬，打亦無用。因此憲兵們對他頗有了解。遂以爲我和他是一樣人。強硬對付並得不着結果。

如是者足有兩個月。忽然有一天給每人一張紙，並有題目是「最後的心情」，叫大家寫。惟我獨缺。當時我以爲他們都可釋放，只有我與杜翳子留在這裏了。乃不久又補發一張給我。這件事由事後來解釋却與當時所想相反。原來凡寫此紙的人都得移送日本陸軍監獄，受軍事會審。換言之，即是憲兵隊爲原告，對他們提起控訴了。我當時忽被除外亦許會一度有利用我的意思。此事幸而後又變化。不然倒是很難應付了。我拿了那張紙，如何填寫呢？杜老四囑我務必不卑不抗。我們大家寫完了，翌日下午便都叫了出去。各人自己拿了衣服被褥等物。憲兵又排了一張名單，以次坐上一個大汽車送到鉄獅子胡同日本軍部。先在等候室內，後來到一間房子中，有一個高級軍官，點名時略問一二句。又用大汽車將我們載到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去時名單上我是第一，鄧之誠最後。到了監獄裏排號是鄧之誠第一，我居最後。我是五百一十三號。使我最難過的是在等候室的時候將我們加上手銬。我與洪煨蓮共一雙手銬，每人一隻手銬着。

我一入了陸軍監獄，在內部已經有了一些決心。所幸者只是十一個人共拘一大間房屋中，彼此尚能互相安慰。那時天氣甚寒。在憲兵隊時，我和趙紫宸同衾。在此却又與林嘉通共一條被。自被拘以後，從來沒有與陸志韋說過話。現在居然在一起了。他首先告訴我，日本人的話沒有一句靠得住的。問罪可放之說決不可信。任何一個人處於這樣的境遇都會有一種心理：即希望愈早出去愈好；同時如不能辦到又會想到不如索性自裁爲愈。總是要早些脫離苦痛。

十一個人在一間大房子中拘押約有一個禮拜。首先傳訊的是我。問官是一個高級軍人，好像是少將。有人說此人就是軍法科長小幡。問時態度甚爲莊嚴，但却頗爲客氣。僅拿在憲兵隊的供詞來對證一下。我却發見憲兵隊所交給他關於我的供詞有多少地方完全與我當時所說不符，乃完全是僞造的。我雖略加解釋，他却毫不注意。事後我乃明白日本人這個問案完全是一個形式，等於演戲。至於我的判罪以及甚麼罪則在他們沒有審問以前，早已預先決定了。這種形式完全是過程，不得不經過這樣一回排演罷了。

我因爲問時十分客氣，遂誤信以爲案情尚輕，不致判罪。原來我在初被捕時已經心中再三囑咐。倘使對於我不能舉出確切的證據來，我便只承認有抗日的思想，否認有任何行動。當時我聽說所謂思想犯至多不過拘禁三四個禮拜而已。在憲兵隊審問的結果並沒有甚麼具體事件可列爲罪狀。足見他們對我並沒有眞實的調查與偵訪。我亦樂得避重就輕，所以使我乃發生這種容易釋放

的瞭解。

乃不料在我被訊以後只再傳問林嘉通，以後即不再傳訊他人了。正在等得非常氣悶的時候，忽然把我們十一人分爲每人在一間小房間內，這便眞正入了地獄。老實說，在憲兵隊固然苦，尙不及在那間大屋子裏苦。而移到住人一間，那才是眞苦到極點，非人所能堪的了。原來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說話，不見人，使一個人孤立起來，就是一種罰。這種罰在精神上却是很重的。久而久之却會使人發瘋。我房間的間壁，就有一個日本人在那里發瘋。遠處還有一個中國人的聲音，是喊着說「我病得要死了」。這種喊叫連連不斷。令人聞之痛澈肝肺。房子裏完全不見陽光。只有門旁比較上還看得清楚。我看見牆上隱隱約約有一個用血來畫成的人像，其旁還有姓名。乃是一個中國青年的學生。其人不知已經死了沒有。一個人坐在那裏，這種四圍可怖的情形，直使我知道入以鬼的世界了。

我到這個境地，心中已不再作希望釋放之想了。當我在憲兵隊時，曾偷空與趙紫宸談。以爲我們的際遇可能有幾種。一種是拘留不久即被放出。一種是拿來槍斃。這兩種雖都很好，但都很少可能。因爲我自信不怕死，而只怕生病，怕受苦痛。釋放固佳，死了亦痛快。無如看上去，日本人決不會把我們輕輕放過。同時我們的罪亦不致於到死刑。所以二者很少有可能性。此外便是長期禁錮。我最怕的却就是這個了。長期拘禁的結果，在精神方面一定會發瘋。在身體方面一定會生病。生了病，那個苦痛可眞就受不了了。於是我就提出自殺之說。以爲自殺較活着受苦爲高。只是苦於沒有適當的方法。在拘禁中，本來就防犯人自殺，所以很難得到自殺的工具與時間上的機會。我不相信這是絕對沒有法子可想。不過趙紫宸從宗教（耶敎）的觀點是完全不贊成的。今天週想起來，正可拿長期禁錮與長期內戰作一個對比。如果在短期內，國民黨把共產黨剿平了，老百姓總可忍受。同樣，共產黨如能很快把國民黨推翻，我們亦決不反對。可見解決總是好的，不拘出於那一途。

我到了一個人拘在一間小房子的時候，這樣的想法便不自禁地又起來了。我想到在這裏受够了苦痛與磨折，身心都經不住，最後還是不外乎一死，那就未免太吃虧了。於是愈想愈覺得自殺是最好的辦法。只是如何自殺却不能不加詳密審思。這時候我便靜坐在這裏審思這些各種可能的自殺方法。但想來想去都不容易辦到。最後還是上吊，或可僥倖得成。本來入獄之初，眼鏡在憲兵隊時雖被特赦，未曾繳去，但在此時却被他們拿走了。我知道拿去眼鏡是怕吞下玻璃用以自殺。幸而還有一條褲帶。我本來有兩條褲帶，一條已被他們收去。我穿着兩條襯褲，褲帶是附在其上，所以未被他們覺察。我想到一條褲帶居然尙存，心中如獲至寶，眞是高興得要笑出來了。四壁皆牆，無處可攀。不過窗口雖比人高，如果將被褥捲作一團，作爲凳子，立上去尙可樂濟。一切都察看好了，只是靜待黃昏時候。此時心中充滿了興奮。以爲日本人怕我死，現在居然找到了死的方法。拘禁的意思就是把人弄得不死不活，在那裏受罪。他們看了心中才痛快。這乃是最殘忍最下流最卑劣的心理。倘使我能以一死而逃脫了這樣受罪，不失爲是一種抵抗。使日本人想磨折我的計劃爲之失敗。我雖死還是我勝利，他失敗了。想至此十分高興。此時心中沒有絲毫的悲觀。並且我更想到，一個哲學家對於人世的看法自與常人不同。哲學家不但不以死爲可怕或可厭，必定還樂於一嘗這個滋味。蘇格拉地就有 to practice dying 之說。我今天如親臨其境，倒要經驗一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況就普通來說，凡人生所經驗的俗事，如娶妻，生子，名與利等等，我已都有些經過，毫無奇特的意味。獨有死，不知是否有異樣的感覺。如果死是一個很奇特的境界，則我在半點鐘光景以後就要親歷這個境界了。想到此十二分興奮。興奮太過了，以致心跳得很，手亦出冷汗。使我不能久待，急於一試。即今週想，我還是失敗於太性急了，倘使能在深夜舉行便成功了。我把一切都弄好了，便吊上去。最大的苦痛是在咽喉處塞着，不能呼吸。漸漸兩眼發黑。此時心中十二分清楚。並無他念，只求速死，而恨其不速。口內微有機械性的呻吟。因此爲看守者所發見。這是第一次自殺的失敗。

定戶諸君，如續定、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觀察文摘

# 我們對學潮的意見

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　張培剛　曾炳鈞　鄧啓東　韓德培　蕭文燦

在學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國的今天，我們這些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鑒於局勢的異常嚴重，已不容安於沉默，爰所表示了。我們現以國民的身份，一述我們對當前全國學潮的意見。

自五月二十日京滬蘇杭等地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在首都舉行「挽救教育大危機」的遊行，並與軍警發生衝突以來，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便紛紛響應，先後都罷課、請願、遊行。這個學潮，現在已是一個全國性的學潮了。學生們除請求政府改進教育設施，增加副食費而外，另一個最明確、響亮而普遍的要求，便是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我們國民莫不盼望有一個長久的蘇息安定的機會，好讓國家走上建設復興之路。然而，抗戰結束，不到兩年，大規模的內戰，竟以兇猛無比的姿態，在全國過半數的省份，廣泛殘酷的進行起來。請閉目想想：在今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之內，有多少善良無辜的男女同胞，在漫天炮火之下，白白的死於非命！因爲內戰，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因爲內戰，交通阻塞，工商凋敝；因爲內戰，徵兵徵糧，農田荒蕪；因爲內戰，除了少數特權人物而外，生活的壓迫使得每個國民都喘不過氣來，於是教師「罷教」，工人「罷工」，軍人「哭陵」，窮人「搶米」；因爲內戰，我們的國際地位已一落千丈，不必說什麼「四强」「五强」，我們早已無分，就說對日本反動勢力的滋長，意圖捲土重來，我們難以戰勝國的一員，雖以利害關係最爲深切的一個緊鄰，也只有坐視我們的「盟國」任意安排，而不敢出一聲怨言，提半句抗議。像這樣的內戰，若繼續進行下去，除了殺戮無辜同胞，斷送國家前途，把全國國民一齊拖到死亡的邊緣而外，還有什麼？我們捫心自問——也請有良心的人們捫心自問——我們對於這些學生深惡戰爭熱望和平的心情，有什麼充分理由能說他們不是？老實說，在今天，反對內戰祈求和平，已不僅僅是他們大學生的要求，而實已成爲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國民的共同要求了。我們站在教育工作者的立場，當然不願意看見學生們浪費他們求學的寶貴光陰，去罷課、請願、遊行。我們應該勸導他們趕快復課，並力戒他們感情用事，作任何無謂的舉動。然而，我們對於他們反對內戰祈求和平的呼籲，卻不能不容以深切的同情。

這次學潮發動以後，政府唯一的對策，似乎就是頒發一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要以武力加以鎮壓。我們各政府着想，本深切了解政府不得已的苦衷。但我們從澈底有效的平息學潮方面着眼，却不得不指出：用武力鎮壓學潮，決不是一個最妥當的辦法。學生們的動機如屬純潔，目的如屬正當，而他們的行爲，又僅限於罷課、請願、遊行，並未毀壞公私財物，傷害他人身體，或對行政長官實施强暴脅迫，實在尚說不上「行動越軌」或「擾亂社會秩序」，也就用不着「採取緊急措施」，調動大批軍警，以如臨大敵的陣勢，

（上接第二頁）舊法租界寓所，域洽獅路（今西藏路）一帶，佈滿了敵偽憲警，攔鉄絲網搜查捉人，我差一點不能回家。

一句俗諺：「是非自有公論」，請讀者比較次日報紙記載，誰在歪曲歷史？

徐偶若追於正義而記

五月二十六日　上海

## 中國缺乏「杜魯門」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十二期讀者投書欄中所刊朱福建先生之「中國非無『華萊士』」一文，至爲同感。但我還以爲今日中國着實缺乏「杜魯門」。華萊士安然的生活在他的祖國，努力的辦他的『新共和』；我國呢？君不見報館封閉了！打手出來了！人們被綁到「天堂」讀中國的命運去了！所以杜魯門雖反動，但我們缺乏不綁「華萊士」的「杜魯門」。

金穀穗　五月廿五日　廣大

## 一個退伍學生的自白

編者先生：我於去年退伍以後，就被分發到這裏來升學，現在××大學新生院一年級下肄業。從前，當獨山陷落時候，我懷着背起十字架的殉道精神，把自己獻給國家，準備死在保衛國土的戰爭裏。但不到一年，目擊退伍義士種種黑暗、腐爛的情形，我感受到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痛苦，和那其他的同學們一樣，我們覺得我們是受騙了。因此，當退伍的日子，我竟懷着「脫險」的心情，如同一隻逃出獵戶們兵押籠的野獸似的，慶幸着自己的再生。雖然，他們把我保送到大學裏來唸書，再三敦囑我們要繼續保持原來的精神，但我這種弱的心靈，已經對于他們那一套作風覺得萬分的憤慨與憤恨了。（譬如，他們說要軍隊國家化，可是牆上的標語仍是「忠蒸愛國」，許多正直的同志同學都被政工人員送到特訓班去）。然而，到現在爲止，他們還要繼續地「掌握」我們，使我們沒有發言的自由，而陰影仍在四週攏聚而來……

吳××　五月十九日　××

（編者爲顧全吳君安全起見，其名字及地點俱以××代之。）

## 「熟性」與「關人」

編者先生：廣州自從淪陷之後，民間流行了兩句口頭禪：一句是「熟性」，一句是「關人」。前者指在敵僞淫威之下，欲有全性命于亂世，只好「熟識」他的貪婪之「性」，換言之「行賄」是也。至于「關人」一語，則爲「關人鳥事？」的簡稱，亦是指在敵僞統治之下，暗無天日，凡事以不關心爲佳，亦即俗話「君子獨善其身」之意。此二語可以反映出當日「遺民」在敵僞鉄蹄下掙扎的哀號。不料光復以來，敵僞雖已崩潰，但這兩句話却更爲流行，現在北方打內戰，此處是「關人！」，貪污橫行，「熟性」好了。請看如此的廣州！

李　盛　五月廿六日　廣州

## 長沙人民團體如雨後春筍

編者先生：不知是因爲要行憲要選舉，才組織團體，還是因爲要組織團體，要選舉委員，才可行憲？從國大閉幕以後，民衆團體，如雨後春筍。我們並建議，這三個字母可連起來讀，讀爲『德諾』，正如 UNRRA（聯總）讀爲『恩拉』，或 CNRRA（行總）讀爲『辛拉』一樣。

又：先生，我們此間的同學，都叫貴刊爲 I. N. O.，還是 Independent, Nonparty, Observer，三字的縮寫。

金穀穗　五月廿五　廣門

編者按：我們很高興，廣大的同學替本刊取了一個名詞，叫 I. N. O.。我們並建議，這三個字母可連起來讀，讀爲『德諾』，正如 UNRRA（聯總）讀爲『恩拉』，或 CNRRA（行總）讀爲『辛拉』一樣。

## I. N. O.

編者先生：我們每期都很準時的在星期二接到貴刊。但這一次（二卷十二期）卻延至星期四才接到。未接到之前，同學們都互相探詢着，「I. N. O.」來了嗎？受了學潮的影響嗎？先生病了嗎？還是貴刊被封了嗎？我們是如何的關念着啊？直到星期四收到貴刊後，我們心上才去掉了一塊石頭。


## 本刊合訂本

（六月十六日加價·購者從速）

第一卷上册（已出版）

第一卷下册（已出版）

第二卷上册（六月十五日出版）

六月十六日以後：每册二萬五千元

六月十五日以前：每册一萬五千元

郵資：平寄免收

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

（附告）本刊第一卷及第二卷各期，自六月十六日起，每本零售二千元，寄費另加。

三十五生光月一日出版

THE OBSERVER 觀察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每份售二千元·

第二卷 第十六期

## 專論

**論和平問題** 吳世昌

**瘋狂了的中國** 周綬章

**新聞自由的低潮** 葛思恩

## 討論

**與潘光旦先生論文化書** 倪正和

生活與文化

**不令人服輸的成功** 費孝通

## 觀察通信

**參政會和平運動的三個階段** （南京通信） 浦熙修

**「六二」在民主廣場**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回來了** （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 週末闌欄

**獄中生活簡記（四）** 張東蓀

## 讀者投書

關于投書
天昏地黑事實并不如此簡單
呼籲「解除恐怖的威脅」完全的自由·無情的正直
士大夫的考驗
持論務須矜慎
朝陽學生的哭訴

預伏一着
低氣壓中的巨雷
誰下令逮捕學生
對付學生并無禁用遠射彈之例
惜一人命而寒萬人心
外交部情報司來函
新疆警備總司令部來函

## 觀察文摘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 賀孝通

## 觀察漫畫

##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 伍啓元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胡適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維稷 夏炎德 費青 張印堂 張忠紱 張沅長 張東蓀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曾昭掄 馮友蘭 賀移今 郭有守 梁實秋 程希孟 傅斯年 楊人楩 楊西孟 楊剛 楊絳 費孝通 雷海宗 趙超構 趙家璧 鍾公超 鍾歌川 鍾能欣 鍾書 戴文葆 戴世光 戴乾 戴鎦齡 戴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吳世昌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胡先驌 馬寅初 許君遠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維稷 夏炎德 費青 張印堂 張忠紱 張沅長 張東蓀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曾昭掄 馮友蘭 賀移今 郭有守 梁實秋 程希孟 傅斯年 楊人楩 楊西孟 楊剛 楊絳 費孝通 雷海宗 趙超構 趙家璧 鍾公超 鍾歌川 鍾能欣 鍾書 戴文葆 戴世光 戴乾 戴鎦齡 戴公權

潘光旦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泉 錢鍾書 鮑覺民 顧毓瑔

##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關于投書　編者

一、日來投書奇滌，本欄篇幅有限，勢難一一刊出，謹請投書未能刊出的讀者原諒，我們便此希望讀者投書，力求簡短，俾在有限的篇幅中可以多登幾封讀者的來信。

二、許多讀者投書，不署眞姓名及確實地址。我們認爲這是一種不誠實的態度。要說話，就要有勇氣担當說話的責任；至少亦應對編者負責。一方面希望本刊發表其意見，一方面又不註明自己的地址，這種態度是不公道的。以後讀者投書，務請註明通信地址。不附通信地址的投書，我們不願刊載。

三、有許多投書，我們雖然選載了，但深恐投書發表後，投書的讀者可能遭受意外的牽累。我們爲愛護讀者起見，如有必要，我們將不以其眞名字發表，僅以××代之，藉以保障其安全。

四、自從本刊幾篇論學潮的文字發表以後，各地讀者紛紛來函慰勉。編者因最近編輯工作驟然加重，不克一一復謝，謹此致歉，並申謝忱。

### 天昏地黑

編者先生：讀「觀察」第十四期先生專論二篇，深爲感動。中大學生有將其拆爲零頁張貼於佈告欄者，觀者如堵，足證人心不死，公論不泯。自三報停刊，大公失公之後，對此次學潮思實報導更於發言者唯「觀察」而已。夫反內戰反飢餓及活命第一之呼聲本屬天經地義，然竟被誣爲違法暴亂「奸匪」操縱，則其對和平之深惡痛絕彰彰明甚。按人民請願自由，約法憲法均有明文規定，一黨訓政之於人民尙可謂網開一面，至「三黨訓政」則幷此一面而取消之，則所謂民主黨派，所謂社會賢達，無異助桀爲虐，而所謂「自由份子」之面目亦已大白於天下矣。執法犯法，朝令夕改，秩序云乎哉？民主云乎哉？五一〇遊行事前既已通知治安機關，事發又無踰越之處，遊行口號如「雙方立即停戰，恢復政協路線」尤無絲毫「左祖」之嫌；行列且以巨幅國父遺像及其遺訓「和平奮鬥救中國」爲前導，倘幷此而被目爲「奸匪」，則創建民國之中山先生，召開政協之國府主席，以及參與協商之各黨代表社會賢達，悶不爲奸匪者矣。然慘案竟已造成，國父遺像亦遭水龍噴射，其下頷且於憲警大打出手時慘遭撕裂；此等舉行出之於當局之手，信徒云乎哉？革命云乎哉？竊以今日烽火方熾，和平運動雖期速效，學生運動與參政會之呼籲蓋同屬知其不可而爲之，期以大聲疾呼喚表民之所向而已。飢者思食，渴者思飲，人人知其必然，今則「畫餅充饑，望梅止渴」亦屬「違法」，則所謂不虞匱乏之自由免於恐懼之自由尙復何望乎？宜其血案層出不窮，捕人失蹤日有所聞；恐怖氣氛籠罩全國，遂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和平呼聲亦日趨低沈矣。夫官方宣傳，素多自打耳光，其狂妄幼稚之處更不啻爲尖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款滙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六期
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周綬章：南京新民報主筆
葛思恩：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倪正和：
沒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吳恩榮：燕京大學教授

# 論和平問題

吳世昌

## 一　前言

中國有內戰，不自今日始。說遠一點，二千年來的歷史幾乎只是一部相砍史，中間的和平只可看作休戰。其間的是非和正統很難說。有一句人人習知的名言叫作：「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充分說明了中國歷史上內戰之是非與名分之不可靠性。說近一點，民國以來，包括抗戰後期在內，幾乎每年都有或大或小的內戰。當其戰時，在交戰的一方都稱對方爲「逆」或「匪」。北洋政府時代如此，北伐時期如此，擴大會議時如此，勦共時期更是如此。素無內戰之名，有之則爲旁觀者的西文報紙，稱爲 Civil war。抗戰末期，重慶中宣部招待外國記者，有人問起中國在打敗日本以後會不會有 Civil war？因此在官方報紙上也有了「內戰」這名稱。後來重慶和平日報（原名掃蕩報，是江西勦共時期辦起來的），把「內戰」改爲「內亂」，於是這兩個名稱似乎有了不同的含義。其實「內亂」這名稱只是還原而已。

但是，中國的內戰雖然和她的精神文明有同樣悠久的歷史，却很少有第三者提出要求和平的運動。有之則爲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之北上，他是爲南北和議而去故都的。不幸天不佑我中國，他在故都一病不起。只留下了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這七個字，後死者到今天還沒有做到，今日國民黨的所謂「忠實」同志，當然更是根本不理！

爲什麼歷來的內戰期中沒有人民要求和平，發起運動呢？爲什麼在民初軍閥混戰期中，沒有學生爲反內戰而請願遊行呢？第一，因爲無智識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宿命論消滅了他們自發的努力。其次，因爲智識分子根本不承認北洋政府是一個請願的對象，他們知道有些統治者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殺起人來却和野獸一樣。住在北京的人常常看到抓學生，看到天橋殺學生，叫作「亂篤」。抓來殺去，有血氣的青年都跑到廣東去革命了，何必和談？第三，我們甚至還可以說，當時內戰區域沒有這樣廣，規模沒有這樣大，結束的希望沒有這樣遠，經濟的破產沒有這樣嚴重，思想的對立沒有這樣深刻。總括一句，當時人民對於內戰的禍害，還可以躲避或忍受，因此沒有產生和談問題。

由上述的理由看來，則今日學生向政府請願反內戰，一方面是覺悟了他們是國家的主人，這些公僕們的戰爭最後必毀滅主人，同時也表示今日的青年承認這個政府，希望這個政府接受其請願意見，並不想以政府爲革命的對象。世界上決沒有向「革命的對象」請願的學生，也沒有向「革命的對象」要求和平的人民。所以今日如果有人對要求和平者說：『你們應該向共產黨要求和平。』那就等於勸人先承認共產黨政府，勸人『向共產黨政府請願去』。

現在就勸人承認共產黨政府，我想，未免太早一點。

## 二 和戰是事實問題

撇開這些不談，我們現在要看目前要不要和平。這是一個事實問題。就目前的現象來說，自去年此時到今天，米價在京滬漲了十倍，在平津漲了二十倍。其他物價跟着米一起漲。這比抗戰期平均每年漲五倍，速率增加百分之一百。抗戰時期物價漲，薪水階級固然苦，但很少失業，而且其他農工商各方却因物價漲而可以賺錢。今則農村破產，工商交困，到處失業，到處搶米，眞正弄得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抗戰時期，以「有」的國家集團對「無」的國家作戰，中國站在「有」的國家方面，即在最艱苦時期，可以望見遙遠的曙光。現在這個內戰如果打下去，據軍事學家前陸大校長楊杰的看法(見四月廿　日大公報)，即使打三百年也不會有結果，則這一代的中國人還有什麼希望可以免於毀滅？有些人好作豪語，在攻張家口時就說三個月或五個月可以消滅共軍主力，和談足以沮喪國軍士氣。自宣布召開國大到現在這一段時間，和平之神深怕蒙「沮喪士氣」之罪，躲得不敢露臉，也已半年了。中間如開會制憲，驅逐中共代表，逮捕民盟人士，都是以鼓勵士氣，但共軍主力仍未消滅，自蘇北到魯南，點線收復而鄉村仍在共軍手中。不久青紗帳起，情形更不堪設想，以貧瘠的陝北，換富饒的山西，似乎並不合算，何況陝北也未肅清。平漢線上，戰爭總不出「拉鋸」和「推磨」兩種方式。我們天天看報，國軍固然常在推進收復，而共軍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飄忽流竄，似乎從未找着其主力。東北的局勢，儼然以松花江爲界，共軍固可隨時出動，國軍亦可把它擊退，但却無法前進把它消滅。在東北共軍後面，誰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外力的因素在內，國軍之始終不曾進攻哈爾濱，或許有此顧慮。果眞如此，則在外交局勢無法改變以前，至少在東北的共軍是無法消滅的。

各種局勢既然如此，這個內戰再打下去，固然對於國家人民絕無好處，即對於政府，對於中共，也絕對不會打出結果來的。如果共軍果眞可以在三個月或五個月內被消滅，大家不妨忍痛支持政府「撤亂」，以期明年可以過一個快樂的元旦，眼見國家統一，軍新建設，再沒有徵兵徵糧，苛捐雜稅，人民可以有共產黨除外的民主自由，則我們相信大多數人民並不反對。因爲中國大多數人民對於主義思想云云，都是無所謂的，所求者不過是安居樂業，衣食溫飽而已。但是「撤亂」論者能否提出保證，「撤亂」之血流到某月某日爲止，「亂」必「撤」成，國必太平？如果不能，則今日之反對和平，堅持內戰者，乃是幸生民塗炭之災，樂國家魚爛之禍。世有蕭狐，必將秉簡而進矣。

## 三 要求和平不是助中共

今日之主張和平，反對內戰者，因爲在政府區域之內，故有人認爲有助長共軍之嫌。客觀地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有少數人確是同情中共，反對政府。但絕大多數之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則絕對是爲國家民族之利益，不忍生民塗炭、國家魚爛而作悲天憫人之呼籲。他們明知作此呼籲，有被人誣爲助共的嫌疑，乃至遭受意外之損害，而仍冒險爲之者，正足以證明其人之有大仁大勇，不爲威武貨利所屈所誘。例如立法委員周一志等十九人之提議，參政員十餘起的提案人，北平天津八大學學院五百八十五教授的宣言，均主張不必待鐵路之交通，立即恢復和談，停止內戰，此其人豈皆爲中共所利用，以助共聲勢？即行政院院長張羣亦曾有非結束內戰，政治無法弄好的見解，我們豈可橫加誣衊？我們甚至相信，即在高級將領之中，亦有深明大義了然於中國前途危機者，不過因爲職務所在，形格勢禁，無法表示其個人意見而已。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於那些少數同情中共，反對政府之人，亦未必都願意中共執政，國民黨消滅，更不必即是共產黨或共尾巴。必欲加以誣蔑，則在被誣者不損分毫，徒足以證明誣人者之自貶人格而已。我們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者之中如有人反對政府，正因爲政府剝奪人民之自由，而共產主義之剝奪人民自由，討厭自由主義者，殆更有甚有國民黨者，則今日反對政府之自由主義者，決不贊成中共取國民黨而代之，至爲明顯。所以這些人要求和平，反對內戰，亦決不是爲打擊國軍士氣，或爲共軍利用。若說政治腐敗，經濟危險到今日的地步，而其人猶滿意這個政府，歌頌「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則其人非到有作用，必其大腦組織與人類不同。準此，則今日各地學生遊行請願，反

對內戰，決不可一律目爲爲共黨所利用。如果共黨有此魔力，則今日政府除自己痛切反省，痛切改革以外，實無他法，可以消除學生激動的情緒。不此之圖，而一味臨以高壓，則是把學生往左邊打。凡政府勸導學生所常言的『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爲淵驅魚，爲叢驅雀』等等格言，都應該作爲政府自己的座右銘。政府對於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人民，決不可存一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Thackeray說：『社會是個人的鏡子，你對它笑，它回你笑；你對它發怒，它回你發怒。』孟柯說：『君之視民如草芥，則民視君如寇讎。』孔丘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政府如果要人民擁護，人民立刻會擁護他。人心相通，只在乎一念之間。二十年前北洋軍閥怎樣把青年學生壓迫到廣東去革命，今日的政府中人想還不至健忘得一乾二淨。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必欲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不僅爲國民黨的悲劇，尤其是中國的不幸。國民黨的悲劇事小，而中國的不幸事大。

所以對於今日之要求和平者，不論爲立法委員，爲政參員，爲青年學生，雖其人所屬團體，階層不必相同，所提方案辦法不必相同，呼籲的情緒行動不必相同，而其不願見國家人民爲內戰所毀滅則同。卽其他人民之無法表達其意見，默默無言者，其內心亦無不要求和平。卽在今日蘇北魯南等地區，曾爲共軍佔據而爲國軍收復者，國軍去了照樣因戰事而徵丁，徵糧，徵門板，徵棉被，徵鷄鴨，徵豬牛而民不聊生，因此這批反共分子，尤其希望和平。我們可以說，除了內戰後方極少數職業的「內戰啦啦隊」以外，全國人民無不希望和平。在國際間，除了中國的世仇日本希望中國內戰繼續下去，永遠強不起來外，恐怕也沒有一國不希望中國和平。政府如果不能了解全國人民的情緒和脈搏，而永遠爲職業的內戰啦啦隊的呼喊蔽塞了聰明，其前途是異常危險的。

## 四　和談的障礙

但是今日要恢復和談，我們也承認是非常困難的。在政府方面，對於反內戰的自由分子，認爲是被共黨利用，沮喪國軍的士氣，而在中共方面，又曾指立法院及參政會中提議恢複和談者，是政府的和平攻勢，欲以休戰來調集更多的兵力。而且一說到恢復和談，雙方立卽提出許多先決條件，翻出許多舊賬來清算，猜測對方的誠意，推諉關和平之門的責任，爭論誰正統旁統的名分。這提條件、算舊賬、猜誠意、推責任、爭名分五件事情，實在是通到和平之路的五大障礙。今日要停內戰，便須不附任何先決條件，立刻就地停下來。國民黨要打通鐵路以後再恢復和談，共產黨要廢止憲法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都是先決條件，使和談無法恢復。這些條件、都是算舊賬。也都關閉了和談之門。現實政治須得承認當前事實，並以民意爲依歸，舊賬是算不清的。國共軍舊賬，要算得從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時算起，還廿三年以來的賬是無法算清的。和平是整個國家民族之事，非國共兩黨可以各該黨的利益斤斤計較而遷整個國家人民利益於不顧。破壞和平的責任，也不是推諉可以了事，而且追究責任是全國人民的權利，交戰的任何一方面無資格說對方破壞和平，因事實上兩者都有責任。至於說到誠意、這是最無把握的東西、以常識而論，譬如上街買菜，雙方合則成交，則雙方均有誠意，買不成功，則都以事實證明無誠意。但不能說賣者挑菜入市，買者提籃上街，當初都無買賣的誠意。當其議價之時，誠意之有無實在極爲微妙。買菜是小事，固不必推測誠意，但實際政治乃至國際外交，亦無不有討價還價的因素在內。一切協定條約，成則證明有誠意，不成則推測對方誠意，殊無多大意義。自前年雙十會談以後，國共雙方斷斷續續的和談，說穿了都是兩黨利害爭執的討價還價。所遺憾者，兩黨都自以爲代表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以一年多的內戰事實而論，則都證明是爲了各該黨的利益而不是爲了國家人民的利益。所可惜者，在歷來的國共和談之中，無黨無派的人民始終未能佔有效的代表地位，足以壓迫雙方，爲國家人民利益而犧牲各該黨的利益，以消弭戰禍。故若欲論誠意，則在每次和談之中，某一方認爲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必有誠意無疑，反之，必無誠意無疑。因此雙方均無資格指責對方無誠意。只有無黨無派的絕大多數人民，才配說某方有誠意或無誠意。但此種指說亦無多大意義，已如上述。至於名分之不必爭，已詳「前言」。

所以今日如要恢復和談，只有把上述提條件、算舊賬、猜誠意、推責任、爭名分、這五種障礙，一律踢開，立卽無條件就地停戰，澈頭澈尾重新討論今後政治方針。這個討論若仍由國共兩方討價還價，最後仍將一哄

而散，國去再打。即幸而成功，亦將犧牲國家人民利益，以滿足各該黨的利益。「中蘇友好條約」之爲兩黨共同擁護，即爲一例。故今後和談，必須眞正無黨無派的人民代表超過一切黨派（果眞恢復和談，免不了有民、青兩黨及民盟分子參加）代表的總和，而且要發動全國中立自由分子支持人民代表，使起領導及決定作用，才能保證永久的和平。

## 五　假使和談成功

如果今日熱心國事，呼籲和平的人士能促成這次和談，而和談的方式如上述由多於一切黨派代表的無黨派人民代表領導決定，則其內容原則必須重新釐訂。現在一般人有一流行觀念，以爲和談條件內容必須爲國共雙方所能共同接受。這是一個絕大錯誤，必須予以糾正。和談的條件和內容，必須爲全國人民所能共同接受，決不是爲某些黨派所能共同接受。人民能接受，黨派亦能接受，只表示黨派代表人民利益，理所當然。人民能接受而黨派不能接受，只能犧牲黨派。國共兩黨均能接受的事情，全國人民都能接受嗎？試仍以「中蘇友好條約」爲例，此固國共兩黨所共同接受的，但如果我們來一個全國總投票，看人民是否均能接受？又如保留十年前的國大舊代表，也是國共兩方在政協會議中都接受了的，如果我們來個全國總投票，看人民是否均能接受？今日國民黨的豪門資本，共產黨的分田政策，如果國共兩黨互相讓步，互相承認，可能變成雙方均能接受的玩意兒，但如果來個全國總投票，看人民是否均能接受？所以假使和談而果能恢復，則其條件內容，決不能以國共雙方均能接受爲標準，亦不能以參加政協的一切黨派均能接受爲標準，而必須以眞正無黨派的人民代表能接受爲標準。

但就在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今之主張恢復和談者，大都主張遵循政協路綫。如上所述，則不必一定要遵守政協決議。政協決議雖不失爲解決國是的一種方案，但其本身缺點甚多，如東北問題之避而不談，如保留舊代表之種下亂源，（共黨當時雖承認，而後來敢於要求廢憲，癥結在此。）而其中最大的缺點，即協議幾乎完全由黨派商得，眞正無黨派的人民代表少得可說沒有，因此沒有得到無黨無派人民的有力支持，沒有發揮無黨無派的人民力量來支持他壓迫他切實執行。這也許是時勢使然，無可奈何，但今後如再要和談，不能再讓這些顯著的缺點繼續存在。老實說，國共兩黨對於政協決議都沒有決心忠實履行，互相指責對方破壞政協都亦是爲自己要破壞的一種藉口。至於青兩黨，則醉翁之意本不在酒，因此後來可憐得連找藉口的資格也沒有。事實如此，何必要勉強國共雙方遵守政協決議？何況遵守了仍不能解決內戰的最大癥結東北問題？政協決議本身預伏了失敗的因素，勉強恢復未必於大局有利。

無黨無派的人民代表以壓倒的多數參加和談，這些代表必須是自由主義者，今日國民黨的政策雖然限制了人民許多自由，但我們決不相信共產黨會比國民黨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除非他黨內起一種革命。和談如果成功，則以後的聯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現在的「三黨訓政」，變成「四黨一盟訓政」。必須由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構成政府中的過半數。這雖然不合現代政黨政治的常軌，但中國的政黨使國家人民苦頭吃够了，應該讓無黨無派的人民喘一口氣。何況「三黨訓政」之類，又能說是什麼政黨政治的常軌？中國若不培養自由主義者抬頭，政治前途是沒有希望的。

## 六　假使和談不成

從目前的情形看來，雖然要求和平是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但恢復的前途顯然很渺茫，據五月廿　日大公報所載，要求和平的發言者只十人，而主張對中共下討伐令者多至六十人。雖然這些發言者也只吶喊而已，但可以看出顯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要以鬥法的姿態來打擊和平運動者。在此時的參政會中喊「討共」，實在是最懦怯的「勇敢」。其實眞正要堅持內戰的並不是這些吶喊家，而是：一、想發內戰財者，戰事一停其財源立即斷絕。二、豪門資本的擁有者，他們害怕中共得勢以後會動用他們的國外存款，分散他們的國內企業。三、貪官汚吏，他們只有在混亂的局面下才能貪汚下去，眞正有力的聯合政府成立以後必然要受制裁。四、可能另有一部分人害怕共產黨的政策，希望消滅中共以後，中國會逐漸上軌道。但能否消滅中共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願望問題。

最後，我們要問：共產黨要不要和呢？照我們觀察，如果沒有壓力，他是不願意和的。這個內戰，共軍打的是無本錢的仗，國軍却是化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資本來打仗。共軍不必求打勝仗，只要牽制和消耗國軍，目的已達。陣地主力戰打不過國軍，但他可以流竄躲避，保存主力。在他看來，一年的內戰已經打得政府的經濟如此危險，再打一年，看你怎麼樣。他既想以經濟拖垮政府，其利在「拖」；則制之之道，應該是「反拖」。政府拖垮了，人民已經先倒霉，但他未必倒霉，他正希望取拖垮之政府而代之。馬克斯雖然說，資本主義發達到極端，共產主義會取而代之，但這一世紀的歷史證明：在大規模的戰亂破壞以後，共產政府最易成立。共產黨是一個靠暴衆的黨。如果全國人民普遍的反內戰，一定可以壓迫他放棄戰爭。今日主張「戡亂」「討共」者，在表面上雖爲反共專家，實則就延長內戰這一點而論，倒是與共黨相反而實相成的。不過這些專家們眼光遠淺有共黨遠，內戰延長下去會使政府得到一個什麼結果，他們實在沒有能力看得清楚罷了。

現在大家是在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談。學生反內戰，也不過是向政府請願。呼籲，請願，其前提都是承認政府可以達到其願望要求，都是民主國家的常軌。如果這個願望能滿足，則目前種種社會不安和經濟危機立即可以克服，漸入常軌。如果這個願望不能達到，則大多數人民的生存因繼續內戰而受到威脅時，勢將挺而走險，今日的呼籲請願猶是和平運動，到那時候必將演成反戰運動。那樣的時候也許爲共產黨所歡迎，我們却虔誠祝禱其不至來臨。至於職業的內戰啦啦隊是否歡迎那樣的時候到來，則我們就不知道了。

# 瘋狂了的中國

## ——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

周綬章



##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國多已走上復員、復興、新生、進步的道路，惟有我們中國，勝利了還不到兩年，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十足瘋狂的國家，不信，請看近來這些鐵的事實：

毀滅性的內戰正在東北方面瘋狂的進行着，國軍的飛機瘋狂的轟炸着中華民國的城市，共軍的主力瘋狂的攻打着中華民國的地盤。我想：假如國民黨人士暫時擱下「戡亂」「討伐」那一套口號，共產黨人士暫時擱下「解放」「鬥爭」那一套觀念，大家靜靜清明的理性，要問他們究竟爲什麼要打內戰？爲什麼中國人要舉行集體自殺？我相信他們會瞠目不知所對。然而他們畢竟頂着那一套口號觀念，打着一種完全「無意識」（Non-sense）的內戰，一直要到同歸於盡才算完事，你說，這不是瘋狂了是什麼？

我們再看近一月來政府當局對於學潮的處理辦法：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連憲法規定的請願遊行的基本權利，都給他們剝奪了，而要公布一個根本反憲法的什麼「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發表一個連三十歲以後的人也看不下去的文告。學生在街上呼呼口號，唱唱歌的自由都不給他們，而要用並不比北洋政府高明的手段來對付他們。打殺了學生還不算，還要把紅帽子滿天飛，遍地都變成「奸匪」，到處抓人，到處打人。對於一向侈談的新聞自由，尤其摧殘無遺，一下子封閉三家報館，到處抓記者，還要逼着承認是共產黨；天津甚至於還要恢復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冷靜的想一想：究竟是誰沒有理性？究竟是誰無法無天？用「理性」「法律」作幌子，而大做其反理性違憲法的事情，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代表民意的參政會，在最近這一次大會中，也有着精采的表演，主張下討伐令者有之，主張鼓動市衆各團共同來打倒蘇聯者有之，認爲「男女授受不親」，「跳舞成何體統」，要「打倒Kiss」者亦有之。而每當「戡

亂」「討伐」之聲喊出，則掌聲雷動。孔庚叫囂着：「誰主和，誰就是秦檜！」也博得全場大鼓掌。面對於善處學潮，保障人權的提案則漠不關心，遇有停戰和平的呼籲，竟會喊聲大作。偉大的民意機構！富於戲劇性的民意機構！我眞要懷疑某些參政老爺，神經上是否有問題了！

## 二

情感衝動抹殺了清明的理性，叔本華所謂的「盲目的意志」（blind will）支配了一切，於是盲動起來了！一切的悲劇產生了！今日中國的領導階層，有不少的人都失去了清明的理性，在一種瘋狂的情緒支配下，領着全國人民扮演慘烈的悲劇，這眞是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

國共雙方的瘋狂內戰，造成了什麼樣的悲劇？大家有目共睹。一切都爲了內戰，一切都消耗於內戰，大家集體自殺，加速自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血淋淋的慘劇，那一幕不是由於內戰造成？然而雙方還在發狂的打，已經造成了悲劇，還不自覺其爲悲劇人物，而要繼續製造悲劇，這才是人間最慘烈的悲劇！

瘋狂的鐵騎舉湖，造成了什麼樣的悲劇？且不說學生遭殃，老百姓倒霉，就是政府的威信，領袖的威信，也都作了犧牲品。一個政府到了把人心失盡，恩斷義絕，而不得不以戒嚴令爲法寶，靠槍桿來維持統治的時候，是够多悲慘的一個場面呵！

## 三

還是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我們怎麼辦呢？埋葬在悲劇裏面麼？誰也不甘心！我們要解脫，要從這些時代的悲劇中求解脫。我們知道一切悲劇的造成，都是由於盲目的意志，由於情感抹殺理性，要從悲劇中解脫，從悲劇中昇華，只有求救於理性，求救於清明的理性！我要大聲疾呼的請大家「回到理性」！請大家放棄一切私心、盲動、妄動，一切訴諸理性！大家皈依理性！

我呼籲國共雙方各自放棄「戡亂」「討伐」、「解放」「鬥爭」那一套口號觀念，切實反省，澈底覺悟！從瘋狂狀態中覺醒過來，立即停戰！全面停戰！內戰是一切悲劇之泉源，只有內戰停止，一切悲劇才有法子解脫！

我呼籲政府當局，心平氣和的檢討一下近一月來的政治措施：那一項合乎理性？那一項不違背憲法？自己認爲了不起的憲法，已經公布了半年，民、青兩黨加入政府，又快兩月，近來這一套作風，究竟是向民主方向走，或是向反民主方向走？我希望政府當局澈底檢討，自行糾正。政府天天在說安定，不能自己來造成不安定，天天在喊建設，不能自己來加以破壞，本於興亡有責的匹夫之義，我不能不在這裏大聲疾呼！

我呼籲參政員諸公，呼籲一切中間黨派，雖然是在參政會閉幕以後，仍應該集中全力，以具體步驟，來促成停戰和平。我更呼籲全國民意機構，一切民間輿論，來伸張正義，來制止一切方面的瘋狂行爲，來挽救這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因爲這個時代，已經造成了一個要毀滅人民，要葬送國家的大「危機」。沒有那一個人不應該盡力來挽救這個時代，化解這個危機！

滿目時艱，欲哭無淚，我知道環境的險惡，我痛心理性的消沉，我以我微弱的力量，發出一點微弱的呼聲，我希望中國人民在理性的復活中得救！

六月四日夜



# 新聞自由的低潮

葛思恩

希望中國走向新聞自由之路的人，若翻閱最近數月以來的報紙，不時可以發現怵目驚人的消息，而不覺戚然心憂。猶憶抗戰勝利之初，因爲新聞檢查的取消，物質條件的改善，中國報業，一度欣欣向榮。但曾幾何時，情形大變。一面受各地當局的限制，一面受民衆暴力的摧殘，再加上報

基本身經濟方面的危機，使中國報業，進入一個悲慘的低潮時期。

## 一

前幾天在報上看到上海文匯•聯合•新民三報被停刊的消息，同時，上海一家小型報鐵報，因爲刊載與此事有關的消息，也被停刊四天。不到幾天，又在報上看到各地當局大舉逮捕記者的消息。舉六月二日一天的報紙來說：大公報載重慶有新聞記者五六十人被捕，其中計大公報八人，世界日報四人，國民公報四人，商務日報二人，新民報七人，已停刊的民主報三十餘人。成都有工商導報，華西晚報等記者多人被捕。新聞報載上海亦有文匯聯合新民三報的記者五人被捕。同天報載天津已恢復新聞檢查。

看到這些消息，不禁令人想起美國報業史上一些足供借鑑的故事來。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國家。遠在一七九一年在通過的十條憲法修正案中，第一條即規定國會不能制定任何法律，妨礙言論的自由。以後對于這點人民自由的基本權利，始終尊重，即在國家危急的時候，也無改變。例如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北方的報紙，大多主張解放奴隸。這種報紙，最初在南方流行時，曾使南方白人，大吃一驚。因爲當時南方的白人，僅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都是黑人，報紙鼓吹廢奴的結果，可能激起黑人的叛變，而把南方白人，完全消滅。同時，北方報紙的言論，加深了南方對北方的仇恨，而使南北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種情形下，南方人民，曾要求若干州的議會，通過一種法律，以逮捕任何主張解放奴隸的報人。但是沒有一州，通過這種法律。同時，美國總統傑弗遜，曾要求國會通過法律，禁止郵局把北方報紙寄往南方，以免促成戰爭。而國會爲了尊重憲法中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也拒絕加以通過。這是說，即使可能危及國家的和平與統一，但在民主國家中，仍不願放棄新聞自由的原則。

美國報人，尤其是開國時期的報人，因爲獲得憲法的保障，有時也不免濫用新聞自由。例如華盛頓，雖然功在國家，竟不能避免反對黨報紙的肆意攻擊。後來他不願出任第三任總統，這也是主因之一。他在退職時致函國務卿傑弗遜說：「有的報紙，視我甚于一個暴君，一個騙子，一個扒手」，但是華盛頓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擁護言論出版的自由。繼任華盛頓的是亞當，他因不堪敵黨報紙的漫罵，又因敵黨報紙的主編，往往是外國人，因此想出一種間接的對付方法，即要求國會，通過了兩種新聞史上有名的法律，名爲「外僑煽亂治罪法」，對付敵黨報紙中的外籍編者及其過激言論。但是這兩條法律，後來事實上並未收到多大效果，反而引起人民反感，並授敵黨口實，認爲違背憲法。結果是得不償失，在下屆總統選舉中，使反對黨的傑弗遜，當選了總統。

美國人民對于言論自由，有一種流行的觀念：「我可以完全不同意你所發表的意見，但我至死也要爭取你有發表這種意見的權利」，這是新聞自由的基本精神。

## 二

最近報紙停刊，報人被捕的消息，實際上在國內外已引起嚴重的反響。就三報停刊而言，政府的立法院和代表民意的參政會，都曾提出質詢，大致上認爲各報內容，若有失當的地方，儘可列舉事實，依法解決，不宜採取斷然行動，而違反憲法中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就逮捕記者而言，上海大公報在當天的短評中，就提出了幾個問題說：「難道這些人都是中共的陰謀份子嗎？用此手段，是絕對必要嗎？捕記者，殺學生，造成恐怖狀態，這是聰明辦法嗎？」，這也正是許多人要問的問題。

國外輿論也已引起反響。三報在五月二十五日停刊。二十八日的紐約前鋒論壇報說：「中國的新憲法，對于人民自由，雖作動聽的規定，但是三家上海報紙，已被停刊。顯然這些報紙的罪名，是替共黨宣傳和洩漏軍事機密。替共黨宣傳的罪名，係基于他們批評政府一項事實。洩漏軍事機密的罪名，似係因他們發表政府在內戰中失敗的消息所致。由所得消息而觀，各報的行動，並未超過任何誠實獨立的中國報紙所應有的行動。他們停刊的罪名，似可施諸中國任何可眞正稱爲一個報紙的刊物，即使中國最有力量的大公報，也可以同樣理由，令其停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中國新內閣中担任職位的聲譽卓著而且自由的人物，竟批准這些上海報紙的停刊……」。

## 三

民衆暴力的摧殘，也是促成新聞自由低潮的一個重要因素。近數月來，各地打報館風氣的普遍，可謂史無先例。打報館的人，有學生，有軍人，也有民衆。被打的報館，南起閩浙，北至長春，西北至新疆，西南至川黔，而以京滬一帶，尤爲普遍。打報館的原因，多數爲了一些無關宏旨的地方新聞。根據手頭所有一些不完全的材料，最近三四月來各地被打的報館，計有廈門中央日報，福州民主報，閩海正報，嘉興商報，民國日報，長春華聲報，迪化新疆日報，成都新中國日報，貴陽明道晚報，湖南芷江民報，無湖幸福報，工商報，復興日報，大江日報，武漢武漢時報，蘇州蘇報，蘇州明報，無錫無錫人報，宜興民鋒報等，當然還有不少遺漏的名字，但就所舉的例子而言，已够怵目驚心了。各地的新聞團體和民意機關雖曾一再呼籲，而政府當局也屢次通令切實維護新聞自由，保障報館和記者的安全，但打報館的風氣，似仍在流行中。

還有一點，就是報社本身經濟方面的困難。最近因爲物價猛漲，使報社對于人工和材料的支出增加，其結果，一面加重了報社的負担，一面因爲報紙跟着加價的結果，使銷路下跌，而減少了發行的收入。其次因爲經濟恐慌，工商凋敝，使報社廣告減少，又影響了廣告的收入。再次，目前世界的紙產，本來供不應求，加上中國限制紙張的進口，使紙價飛漲，來源缺乏，又增加報社一重絕大的困難。目前國內報紙，在經濟方面能够自給自足的，爲數之少，出人意料。結果所至，有的裁員減張，有的聯合發行，也有的被迫停刊。舉停刊的報紙來說，根據不完全的材料，各大都市中計有上海的僑聲報、民國日報、國民午報、神州日報、大衆晚報，青島的民治日報、公言報、民衆報，西安的益世報，天津的民生導報、建國日報、河北新聞、大路晚報、社會日報，漢口的導報等。當然，實際上停刊的，還不止上列幾家。

## 四

新聞自由與一國國運，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可不特別注意。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軍閥和德義的法西斯政府，對新聞自由，壓抑不徐遺力，結果使人民意見，無法表達，而自欺欺人，終歸覆亡。

又如戰前的法國，報紙十分腐敗，輿論可以收買。法總理達拉第曾說法國百分之八十的報紙，接受本國和外國政府或私人的津貼。在外國政府方面，尤以德義兩國爲甚。結果使輿論混亂，是非不分，大戰一起，不旋踵而亡。

再舉一例。俾士麥時代，曾以巨款賄賂法國報紙，不使報導德國整軍經武的消息，使法國人民，具有虛僞的安全感。俾士麥自己說，後來德國準備就緒後，立即停止對法報的津貼，法報因此，忽然倒導愛國，鼓吹戰爭，結果促成普法戰爭的爆發和法國的慘敗。

中國在臨時約法和新憲法中，均規定言論出版的自由，政府也三令五申，保障新聞自由。希望這種精神，雖在危急的時期，也勿輕易加以破壞。抗戰結束時，政府取消新聞檢查，原意是爲了尊重新聞自由，但檢查取消後，政府因爲對于報紙缺少了一種控制的力量，而竟以比較檢查更加嚴厲的停刊方式，來處分報紙，實有背當時取消檢查、尊重新聞自由的初衷。猶憶抗戰時期，情況何等危急，而八年之中，也未聞有重要報紙奉令停刊的事實。就政府言，對于報紙內容，認爲有不安之處，儘可列舉事實，依法起訴。至于斷然處置，徒在國內外引起不良反響，在政府立場，也是得不償失。

行文至此，不能不令人聯想到一個問題，即中國的新聞法令，尤其其中最重要的關于誹謗罪的規定，至今還太不完備，否則，使政府和人民，都可以增加一重保障。在目前，報紙若破壞個人或團體的名譽，因爲法律很少保障，而使受害者常不能不以武力對付報館。因爲依法起訴，不僅曠日持久，勞民傷財，而且結果也毫無把握。即舉六月二日大公報上的一段消息爲例：浙江平湖某女票友控訴新光日報誹謗罪，後法庭判決，竟賠償該女票友法幣一元。在英美，一次誹謗罪訴訟的賠償，可能使一家報館傾家蕩產，而對于婦女的名譽，尤其特別保護，這樣，報紙也就不敢隨便破壞他人的名譽了。

（三六年六月四日）

# 與潘光旦先生論文化書

倪正和

光旦先生台鑒：迭在觀察週刊上拜讀宏文，不勝欽佩。覺得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確爲此時此地，值得討論，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月十二日上海大公報刊載一篇梁漱溟先生的「政治的根本在文化」。這個題目，堪稱搔着癢處。該文大意，以爲經濟與政治都是文化的表層，文化才是政治經濟的根本。現在我們經濟無辦法，是因爲政治無辦法的原故，而政治無辦法，則因文化駁雜，思想紛歧的原故。我國的固有文化，原是人類文化的早熟。（可惜早熟太早，在尚未長成之前，就被歷代淺見短識的人，分化摧殘，以致漸失精神，僅存軀殼。所以到了近代，一與歐美文化相接觸，而相形見拙，無法招架。）（括弧中文字是本人的意見。下同。）現在舊文化業已崩潰，雖然國人致力灌輸歐美文化，然而擾攘數十年，新文化始終建立不起來。此其原因，實由中西民族的習性風俗不同，地理歷史的環境背景有別。（正因數十年來，國人忽於國情，囫圇吞棗，一味抄襲歐美文化的皮毛，所以往往利未見而弊叢生，不但新文化迄難建立，反而內戰頻仍，民不聊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了。）即以歐美文化而言，現亦分成二大派系，曰英美式的個人本位制度，曰蘇聯式的社會本位制度。（二派有先天性的矛盾，因前者是由剝削農工利益而形成，後者則爲反抗前者的剝削而產生。二派的出發點是根本相矛盾的。）雙方各有優點，亦各有其缺點。（然雙方各翊己長，不承己短，且各希望把自己的一套，推行開去，壓倒對方。）試思他們二派之間，尚且矛盾衝突，鬧不清楚，我們模仿他們，照樣直抄，我們還能搞得清楚麼？何況我國尚有舊文化的滓渣，在陰暗的一面殘留着。所以有三類不同的文化流派，在我國內作怪，互相入主出奴，掀風作浪，意見紛歧，莫衷一是。試問在如是紊亂不堪的狀況下，新文化如何建立起來？所以梁先生說：「我願明告國人，若沒有對整個文化問題先有根本見解，則政治問題的主張是無根的。而確定中國政治上一條路，必於整個文化有全盤打算之後。否則，便談不到。要對整個文化有全盤打算，又必須把中國固有的那一套（指固有文化的長處而言），和眼前世界上二大派文化相比較，深明其異同之故，而妙得其融通之道。」

梁先生這篇議論，簡明扼要，道出個所以然來。現在本人所欲提出研究的，是歐美文化的二派能否或有一方壓倒對方，而把矛盾統一起來？答，不能。何以呢？因爲雙方都有偏執一端的缺失，或偏於右，或偏於左，或重政治的自由，而忽略了經濟的平等，或重經濟的平等，而忽略了政治的自由。各自堅執成見，要想以偏蓋全，硬把對方壓倒，如何可能？何況這種壓倒對方的心理，便是釀釀災害的禍殃。因爲不從因上改善自身的偏執，但就果上煽動仇恨猜忌的心理，勢必鈎心鬥角，互謀防制，而有再度釀成大戰，毀滅全體人類的危險。今日世人之所惴惴不安的，正是惶慮這個人類末日的臨頭。那末二派能否調和？答，除非雙方各自改正仇恨偏執的成見，否則調和亦不可能。如何能使雙方各自改正仇恨偏執的成見？答，除非他們具備自我認識，自我控制的能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修養。否則成見仍無改正的希望。

自我認識，自我控制，是先生所提出的主張。這個主張，確爲此時此地，自救救人的唯一途徑。良因今日世人所最欠缺的，就是認識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要能認識自己，才能控制自己。要能控制自己，才能控制一切。要能認識自己，才能推己及人。要能推己及人，才能消弭猜忌。因爲世人欠缺自我認識的能力，所以造成童子操刀，小兒玩火的險象。

本人茲就自我認識的方法，略陳愚見，共相研究。藉以欲求認識自己，當從反省克己入手。如果放心外馳，不自反省，不知就自身上體驗一切，力求改善，則決難認識自己。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讀盡萬卷書，學貫中西，才蓋一世，而仍認不清自己的人，比比皆是。因爲這不是放心馳求，博聞强記漫事，這是收其放心，體驗力行漫事。所以孟子又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人被書迷，或書被人用的

分別，就在於此。我們反省克己，體驗力行的固有文化，究於今日有無價值，亦於此處估出些分量來。

我們誠能不斷反省，則反省得力，就能逐漸認識自己。我們誠能處處克己，則克己到家，就能逐漸控制自己。認識自己之後，能使我們知見明朗。故曰：「自知者明」。控制自己之後，能使我們意志堅強。故曰：「自勝者強」。有自知之明，方有知人之明。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有自治之能，方有治人之能。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所以我們如欲具備知己知彼，自治治人的能力，必由反省克己，體驗力行入手。

雖然，如上所述，不過是認識的初步，離開完全認識，距離尚遠。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是被二種「執」束縛障蔽着。什麼叫做二種「執」？曰「我執」，曰「法執」。茲將我法二執，分釋如後。

「我執」是說我們都忘不了我，因之就牢牢束縛了我。我們對於任何事件，無不以我爲中心，由我而出發，如我要這個那個，我愛這個那個，我想這個那個。反之，我不要，我不愛，我不想，我恨這個那個，亦然。如是乃至是己非他，自私自利，有我無人，損人利己，無不以我爲主，由我出發。我們的心，念念遷流，隨緣轉變，惟獨一個「執我」的念頭，念念不忘，執着堅固。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客觀，終難跳出「我執」的範圍。我們就因這個「我執」，有時快樂，有時愁苦。亦因這個「我執」，而競名逐利，而醉生夢死。我們都在「我執」的牛角尖中討生活，祇有越鑽越緊的趨勢，而無脫離這個圈套的可能。「我執」束縛我們的狀況，大略如是。

「法執」是於我們有了知識之後，因所知欠廣，就被所知所困。如同坐井觀天一樣，以爲天就是這麼大。舉例來說，如彼宗教家的迷信神權，軍事家的迷信武力，唯心論者偏執唯心，唯物論者偏執唯物，好古者迷於古，好奇者迷於奇，好色者迷於色，好賭者迷於賭。所迷雖千差萬別，程度雖深淺懸殊，然其同爲着迷，同是「法執」則一。我們的心目既被所障，就認不清自己的眞相，更認不清宇宙的眞相。正如戴上一付有色眼鏡，凡所見物皆非本色。我們都被「法執」所障蔽，因而不明事實的眞相，其情形亦復如是。

我們既被我法二執所束縛，所障蔽，我們實難認識自己的眞相。我們雖然可用反省克己，體驗力行等方法，以求認識幾分，但此不過是工夫的入手，認識的初步，對於解脫「我執」的束縛，去除「法執」的障蔽，就都無能爲力了。如欲破執，則非奉行佛法不可。佛法即是破執之法。全部佛法，橫說豎說，顯表曲喻，無非說明一種雙破二執的法門。如果我們不明佛法，誰知有此二執的存在。二執不明，破亦無由。不破二執，我們就永遠無法認識自己的眞相。

我國國內糾紛，日益酸重，雖原因複雜，不可究詰，然其最主要的緣由，實受西方文化二大派系，互爭雄長的影響。必待消弭他們的矛盾，才能安定我國的政局。他們的矛盾一日存在，我們的糾紛一日難解。復觀國際美蘇對立，形勢兇兇，雖內容亦極錯綜，然其最主要的癥結，當溯源於二大派系先天的矛盾。此種矛盾，不但尚無泯滅的徵象，且有隨時惡化，隨時暴發空前大禍的危險。所以正本清源，自救救人，惟有謀東西文化的融通，以期糾正偏弊，挽回危局。

時至今日，我們實有統盤研究東西文化，而謀所以融通的必要。東方文化包括我國固有文化，以及佛法教化而言。西方文化即指個人本位制度與社會本位制度的二大派系而言。東西文化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東方文化的長處在於人與人的關係，認識清楚。（可惜現在已大退步，這是我們的羞恥。）西方文化的長處在於人對物的關係，調整日新。東方文化的短處在於組織散漫，物資貧乏。西方文化的短處在於爭雄逞強，不饜求得。東方文化所切需的是科學精神，生產技術。西方文化所切需的是自我認識，自我整飭。東方文化的長處正是西方文化的短處；而西方文化的長處，亦正東方文化的短處。採彼之長，補此之短，實此之得，救彼之失。二者確有調和盈虛，互補缺失的需要。誠能兼籌並顧，融會貫通，不但補弊救偏，各得其所，且必發榮滋長而使二大文化特放異采，最後且將蛻化而成光明燦爛的世界文化。由是奠定四海兄弟，天下一家的和平基礎，共享無所恐懼，不虞匱乏的自由生活。如是自利利人的偉大事業，惟望東西學者的通力合作。

如欲融通東西文化，必須互相學習，互求了解。我們應向歐美學習的，國人已羣起爲之。惟西人欲明我國文化的全貌，則有不得其門而入的苦況。彼邦人士，亦非不知此土文化有其獨到的長處。然彼閉我古籍，但有

語焉不詳，自成段落的節章。察我現狀，則爲殘破淌等，援壞不安的古國。若謂積弱，則有八年抗日，堅持不屈的毅力。若謂文明，則有自相殘殺，被人譏笑的內戰。凡是種種，皆爲西人所難理解的迷惑。所以我們的責任，承應將本國文化的中心思想，與佛法要義，從多方面作有系統的介紹。果能說得入情入理，有憑有據，闡述源流，釋明變故，則不惟羣疑冰釋，且能幫助他們了解東方文化的優點，而樂於吸收，補彼缺失。由是不難推行反省克己，雙破二執的敎化於世界，普遍增進自我認識，自我警飭的修養。如是弘揚，必收宏效。將使世人同具推己及人，互相諒解的明知，待人如己，互通有無的氣度。然後全部科學不處再被誤用以事殘殺，而可盡量運用爲全人類謀福利。其爲利益，孰復逾是？

我國固有文化的價值，幾個卓識的歐美人士，早有見及。如前駐蓽英公使朱爾典氏卸任回國時（約在一九一三年左右），曾對嚴幾道先生說：「中國有寶書，中國無慮覆亡，可慮的到是我們的歐洲。」嚴問：「何謂寶書？」朱說：「四書就是寶書，發而讀之，治平的基礎都在裏面。」梁任公先生於第一次歐戰結束後，赴歐考察，曾與美國名記者賽蒙氏閑談。賽問：「你回中國將幹什麼？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梁答：「這個自然。」賽氏瞧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梁問：「你到美國將幹什麼？」賽答：「我回去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去年逝世的英國大文豪威爾斯氏，早於一九一四年預言原子能的威力，及至一九四五年，當他親自看到原子彈的驚人威力後，他就表示非常失望，非常悲觀的情緒。他說：「全人類的末日，已將臨頭！」以上二個英人，一個美人所說的話，決不是無病呻吟，確是皆有所見而云然。因爲循着歐美文化演變的傾向，確有面臨懸崖，危機四伏的徵象，而復鬱不出消弭禍根，避免浩劫的良策。本人看清此點，不勝憂惘然徒有濟人之心，愧無濟人之力，用是不揣譾陋，馳書求敎。倘希察其愚誠，惠賜指導。

（三六年二月廿七日南京）

# 不令人服輸的成功

## ——美國人性格之四——

費孝通

在英國，你在私底下問老太太們，剛才碰着的那位客人是誰時，她會一聯串背出那位客人好幾代祖宗的名字來；你如果是個外客，不熟悉這些名字，她會極耐煩地好像念名人傳似的嘮嘮很長的時候——這是個家世社會。說明了祖宗也就等於介紹了那位客人了。在美國，很少遇見過這種情形，偶然在新英倫的區域裏有一點遺風，但是很少人對於別人的祖宗有興趣的。他們介紹一位不相識的客人時，你常會聽見他們說：「這位是最銷書的作家。」「這位是某某小鎭裏的網球錦標。」如果那位客人還是學校裏的學生，「這位是某校的優級學生，」或是「級際球隊比賽選手。」最銷書，錦標，優級學生，選手等都是和同業，同行，同級中比較出來的傑出者——這是個競爭社會。

在這個競爭的社會裏做父母的担心着自己兒女落後。怎樣能保證兒女們不落人後呢？他們很認眞的依學校裏的報告單去報酬或責備他們的兒女。在父母們看來，祇有兒女在他們的同班中能保持優級的地位，兒女的前途才有把握。這方面說來，美國眞是個十足的科舉社會，孩子們對於考試從來不敢疎忽的。科舉得到功名，考試得到父母的愛。我們這些受過美國版的敎育的人不難明白「分數疙瘩」的作祟。到現在我雖離學校已經近十年，但是半夜裏還是常常會被考試的夢所驚醒。在中學裏敎我英文的老師曾告訴我：當他考完最後一次算術時，曾點了蠟燭，送走這苦了他多少年的鬼，他把算術書都燒了。我不知道這應否稱作「敎育」，但這是個「制度」無疑。這「制度」是從美國社會背境中產生出來。我們中國孩子却也在受這分罪，雖科舉據說是已經廢了。

「分數」是什麼呢？我做了幾年敎員，批過不少卷子，實在無法回答

這問題。有一次我請教美國的一位念教育的朋友。他解釋給我聽：數目是比較出來的，尺寸是長度的比較，分數是成績的比較。這一點我是明白的，但是成績的尺寸標準在那裏呢？我這位朋友也是位統計專家，他毫無問題的告訴我。學生的成績有差異的，形成一個「常態曲線」。標準就是中數，也就是及格，凡是比中數高的，分數也高。我聽了說：這樣說來每級必然有不及格的了。他點點頭。在美國一班學生如果全體及格，那是老師馬虎，不對。認眞的老師必然有四分之一不及格的。

美國的教員們也許多數接受這個看法的，至少大多數覺得這才是公允、客觀、甚至有人說是科學化。有一個孩子在班裏常常考不好，回家受父母的白眼，聽見郵差送報告單來，嚇得飯都不敢出來吃。後來病了。他停了幾個星期學，後來換了一個班上課。他不但沒有因爲曠課而受到損失，反而分數突然好了。他父母高興得很。原因是他這個班上的學生程度壞，並不是他自己病後變得聰明或努力了。——這一種現象並沒有引起教育家的注意。在美國，所謂成就還不是「相對的」，「客觀的」。孩子們的家長默許這種考試制度的合理，而且依「考試」結果來決定應當給孩子多少「母愛」。

考試是發生在同班裏的。不是在一班裏的就沒有同一的標準。在上邊所舉的例子裏看得很清楚。在不同班的人中如果競爭，問題就複雜了。這複雜的情形就發生在不同年齡的兄弟或姊妹之間。他們都要得到父母的獎勵，報酬，和愛。父母怎樣去分配呢？在我們中國，父母對兒女的親疏，所謂偏愛，是依長幼次序的。買母這樣老了還要在笑話中說出不要認爲她偏心的話。同時，我們在兄弟間的權利上也是以長幼爲序的，長者在前。我們從小就聽慣了孔融分梨的故事，小弟弟在母愛上多得一些，在權利上少得一些。——這是以身分決定同胞間高下的辦法。沒有競爭的，有習慣的成法可據。

在美國這種獎勵競爭的社會裏，從小在家裏就獎勵起。如果兄弟或姊妹間在同一標準上競爭，問題簡單得多；可是同胞間年齡有差別，這種競爭除了男子的氣力和女子的美貌外是行不通的。於是發生了間接比賽了。他們各人以他們在自己班裏的地位作比較的標碼。老大在高中裏得八十分就算比老二在初中裏得七十分爲強。這種以不同性質，不同場合裏獲得的分數來比較，會使比賽者覺得太不公平的。於是發生了美國社會裏同胞間很別致的嫉妒心理了。

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在父母的嚴厲監督之下，不准用手抓菜，不准赤脚走路，他竟趕上他同年的孩子們的標準。可是他眼前就有個不適用同一標準的小弟弟，張着嘴有人喂他，坐在童車裏有人推着跑，而且因爲他長得胖，會笑，而受着父母的稱讚。哥哥的心理就會釜成着對於標準容易的成功者的嫉視。這個心理發生在很幼的年齡，同時一直在不同標準的競爭中滋長，在美國人的基本性格上儲下了一個烙印。

美國人瞧不起家世，並不完全是因爲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家世，也不完全是因爲他們成功的人物大多不倚靠家世，至少有一部分是受了這種心理的影響。他們心眼裏有個不像自己一樣費了勁才得到母親說聲好的小弟弟。這種不費力而成功的，雖則成功了，被人稱讚了，報酬大了，却不能使沒有成功的人服輸。沒有憑藉，自手起家的才算奇罕，才能成爲美國式的英雄。好漢是要苦出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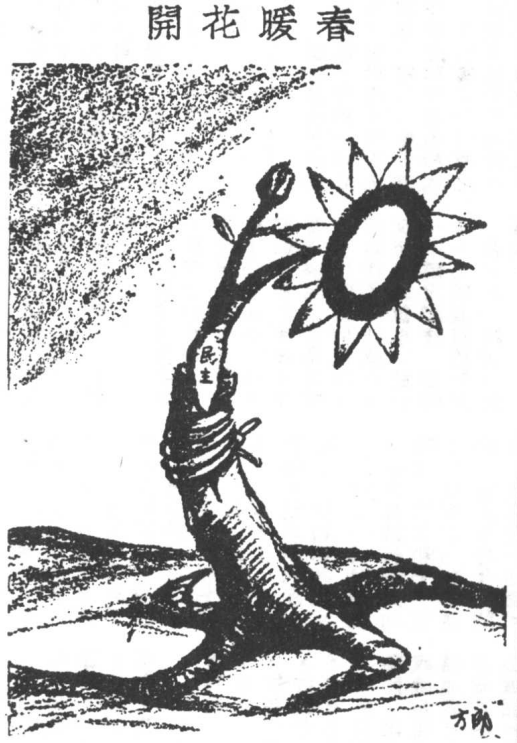
美國有一種極受聽衆歡迎的廣播節目，叫「知識測驗」。在這測驗中時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勝過了大學教授。聽衆聽了高興，因爲他們同情沒有受教育的人。大學教授環境好，因而有知識，如果沒有這樣好環境的人而能勝得他，那才是本領。他們拍手叫好時，其實是在向他們的小弟弟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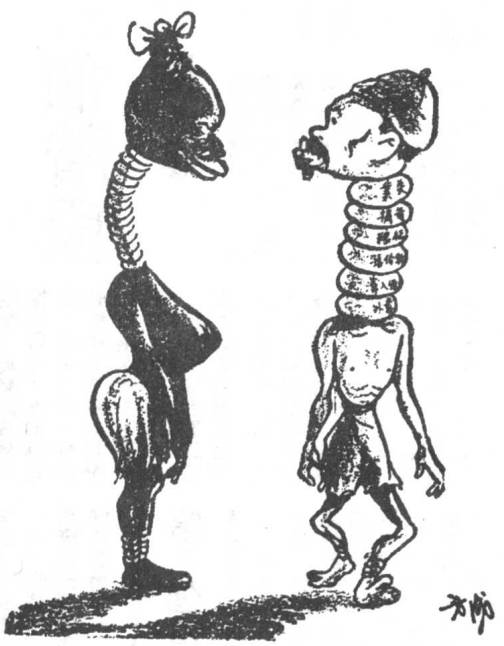
美國的傳統是同情於克苦而受委屈的平民，他們所謂 under-dog。這種同情和我們上邊所說的心理是貫通的。一個成功的人必須遭受「阻礙」，受委屈，最後克服了困難，成了人上人。平民是受委屈的，所以應該得到同情。美國人多少都把自己列入平民中的。我在另一篇中說過美國社會本來沒有什麼有形式的階層。平民並非階層的名稱，他們叫作 Common man，直譯是普通人。凡是上面還有比自己更高的人都可以算是普通的。更說得明白些，普通人的特點就是沒有特權。特權在美國也不是具體地像爵位一般，而是一個比別人機會多，容易成功的好環境；也就是我們上述的小弟弟。每個人自己都會感覺到在成功路上的阻礙，而且也總容易覺得自己的阻礙特別多。因之，都可以自認爲 Common man 的。

美國對於公平的觀念也因之有它的特別的涵義。他們沒有我們傳統裏的所希望的抓平王，來重分財富，他們也不想每個人所有的享受都一樣，他們所求的是大家要有相等的機會。譬如說一個學生得五十分，不及格，看別的同班學生得八九十分，神氣，那是甘心的，公平的，因爲大家標準相同。但是回到家裏，有個弟弟明明什麼都不如自己，可是他在他的班裏得了九十分回家，姊姊喜歡他而冷落自己，這才心裏不高興。各行各業，各個圈子，等於學校裏的各班，在社會上確是，像在家裏，但是社會上却依着各人在自己圈子裏的地位給報酬。競爭的標準不同的，常常引起幼年時在弟弟面前受母親冷落的閒氣。

這眞容易使人誤會美國人注重的是 fair 而不是 equal；是公平，可不是平等。競爭的社會中，眞正的成功是要使人心服的。

方帆


開花暖春
民主
方帆


方帆

方帆

觀察通訊

# 參政會和平運動的三個階段

浦熙修

（觀察南京特約通信）全國人民都在盼望着和平。但一方面盼望和平，一方面又覺無路可走。這次參政會開會，大家又把希望寄託到參政會上。甚至司徒雷登大使對于往訪的參政員和談，亦表示希望這次的參政會對于和平運動的目的，乃是，能有所成就。其實參政會在目前中國的政局中，早已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團體。大家亦無非死馬當活馬醫，盡盡人事而已。

## 第一個階段

這次參政會的和平運動，大概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現在先說第一階段，當初那些發起和平運動的人，又何嘗不知其事之艱難？他們的初意，祇是想造成一種和平的空氣，以供政府的運用。因爲自從中共撤退後，國共雙方已不要說全國的學生運動是配合着這個和平運動的，就是會場內各方言論，也一致表示內戰萬萬再打不得了。後來在參政會內成立了一條和平陣線，包括民盟，無黨無派，以及國民黨方面。當時推定朱惠清胡秋原分訪張君勱陳立夫兩氏。據朱胡報告，五月廿七日訪晤張陳結果，陳氏對于和平運動表示贊成。並說好由陳氏設法制止軍警濫用武力，並恢復被封三報，由參政會設法勸導學生，平靜學潮。張氏則表示「請示」後約期再談。

在這一個時期裏，各方都鼓起最大的熱誠，追求和平。但是當局對于「和平運動」倒底抱持什麼態度，始終是一個謎。

參政會開幕前，各方呼籲和平甚烈。不要說全國的學生運動是配合着這個和平運動的，就是會場內各方言論，也一致表示內戰萬萬再打不得了。後來在參政會內成立了一條和平陣線，包括民盟，無黨無派，以及國民黨方面。當時推定朱惠清胡秋原分訪張君勱陳立夫兩氏。據朱胡報告，五月廿七日訪晤張陳結果，陳氏對于和平運動表示贊成。並說好由陳氏設法制止軍警濫用武力，並恢復被封三報，由參政會設法勸導學生，平靜學潮。張氏則表示「請示」後約期再談。

這個謎終于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揭開了。

## 第二個階段

二十七日晚上，蔣主席宴請國民黨籍的參政員。據傳，蔣主席這樣表示：國民黨是革命黨。革命黨是不輕言妥協的。他有克服困難的把握。他不要拖。他要爲國除害。他勉勵黨員要有革命決心，要貫澈革命主張。

二十八日蔣主席邀宴幾位教育界人士午餐，大多是參政員，如張伯苓、吳貽芳、許德珩、張其昀等，也有不是參政員的，如吳有訓等。飯後，各方都鼓起最大的熱誠，追求和平。但是當局對于「和平運動」倒底抱持什麼態度，始終是一個謎。

這個謎終于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揭開了。

## 第二個階段

二十七日晚上，蔣主席宴請國民黨籍的參政員。據傳，蔣主席這樣表示：國民黨是革命黨。革命黨是不輕言妥協的。他有克服困難的把握。他不要拖。他要爲國除害。他勉勵黨員要有革命決心，要貫澈革命主張。

二十八日蔣主席邀宴幾位教育界人士午餐，大多是參政員，如張伯苓、吳貽芳、許德珩、張其昀等，也有不是參政員的，如吳有訓等。飯後，各方都鼓起最大的熱誠，追求和平。但是當局對于「和平運動」倒底抱持什麼態度，始終是一個謎。

楊靈均傳。……我爲愛國「觀察」，祇能報導到這個程度。當時大家都覺得下不了台，最後還是×××起來說：大家已很疲倦，今天談話至此爲止。被請的人們才退了出來。午餐情形，立刻通傳參會代表，于是大家就有風聞潮轉的感覺了。

二十八日晚上，蔣主席在勵志社宴請全體參政員。蔣主席

# 「六二」在民主廣場

## 死去的以白骨與碧血
## 活着的以悲哀和憤怒
## 今天
## 我們築起反內戰的紀念碑

錄自民主牆上

本刊特約記者

（親蔣特約北大通信）「五二〇」之後，華北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聯合會（以下簡稱華北學聯），定於六月二日發動全國性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消息傳出，北方當局對「六二」不能再容忍了；警備部陳震授紛紛發佈宣言，表示同情，認爲是一種合理的學生運動；不過，這是長期的工作，因而他們勸學生勿忘學業，避免犧牲。可是，當局的態度就不同了。北方的某些報紙上，時常有「中共要在北平製造三一慘」「六二是中共的陰謀」之類的言論與消息。平市軍政當局不安起來了，風聲鶴唳，好像一個大暴動就要到來似的。

「六二」來了，警備增加了；晚上戒嚴的時間提早了；街頭處處有禁止罷課罷市罷工與遊行的佈告；王鴻韶參謀長表示用鐵絲網和沙包築成一道一道的矮牆，由憲警把守着。早飯後，沙灘、西齋的附近，又出現了一羣一羣持長木棍的人，好像等待着一個事變的到來。何開化同學就因在紅樓前面貼標語被捕一次（已於當日午前用小包車送回）。在這樣恐怖的包圍中，有噴着煙火的香爐，有點着蠟燭的燭台，有陳一多李公樸及「一二一」四烈士的遺像，有年青人致送的花圈與輓聯，有……

胡周兩人的講詞。

胡校長穿一件灰色長袍，面上帶着微笑，現出安祥的樣子。他的話分爲三層講。第一，就理論方面說，他重申了他屢次在行轅茶會上的意見。他認爲政治腐敗而又沒有人來從事改革的時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便自然的落在年青人的肩膀上。這是一個歷史的公式，古今中外，莫不如是。這次學生運動，也是這樣產生的。第二，他說：半個月來，北平學生運動，很有秩序，很合理知，他個人表示敬佩，他相信全國教育界都具有同感。又說：現在北平學生所喊出的「反內戰」「反飢餓」的兩大口號，全國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得很明白，聽得很清楚，了解得很透澈；因爲北平的學運沒有破壞秩序的行動以引起枝節的問題，因而人民只看到大的口號。說到這裏，胡先生加重了語氣，「只有魂曾的行士。由於交通的困難，外校到來的人很少，大多數是北大的教授學生與各報的記者。但是，看看人數，也不下三四千哩！

## 會場巡禮

民主廣場命名典禮是六月一日下午舉行的，在華北學生的歡呼和期盼之下，一面綠底白字的民主大旗，在灰樓的平台上升起了。主席說：「現在的中國，只有在這一塊土地上才有民主。我們要把民主的種子，從這裏播送出去，造成民主的中國，民主的世界。」今天，六月的太陽火一樣的晒着這一塊沒遮攔的土地，民主的大旗在高空飄揚着，反內戰反飢餓的人們又站攏來了。

主席台以游藝室爲背景，在那裏，有內戰死難軍民及反內戰死亡烈士的牌位，有噴着煙火的香爐，有點着蠟燭的燭台，有陳一多李公樸及「一二一」四烈士的遺像，有年青人致送的花圈與輓聯，有……

胡周兩人的講詞。

胡校長穿一件灰色長袍，面上帶着微笑，現出安祥的樣子。他的話分爲三層講。第一，就理論方面說，他重申了他屢次在行轅茶會上的意見。他認爲政治腐敗而又沒有人來從事改革的時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便自然的落在年青人的肩膀上。這是一個歷史的公式，古今中外，莫不如是。這次學生運動，也是這樣產生的。第二，他說：半個月來，北平學生運動，很有秩序，很合理知，他個人表示敬佩，他相信全國教育界都具有同感。又說：現在北平學生所喊出的「反內戰」「反飢餓」的兩大口號，全國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得很明白，聽得很清楚，了解得很透澈；因爲北平的學運沒有破壞秩序的行動以引起枝節的問題，因而人民只看到大的口號。說到這裏，胡先生加重了語氣，「只有魂曾的行

爲篇幅所限，只簡述

## 胡適演說

最難得的，是與會的胡校長與周炳琳、楊西孟、吳之椿、錢端升諸先生都作了很重要的講演。這裏

## 駐會委員的選舉

三點決議的第三點是：「本次大會閉幕後，由本會主席團及駐會委員會本此次大會決議之精神，于最短期內促成和平之實現。」這次的駐會委員會，既有如此重大使命，故其人選亦覺重要。但是「自由選舉」的結果，代表和競對象的參政員及熱心奔走和運的參政員，都未入選，面子上實在不大好看，于是又不得不再導演一番。先向當選的駐會委員們疏通，要他們讓出三席來。疏通好了，再向候補駐會委員們疏通，要他們當駐會委員有人辭職時，他們也辭職，不要補上去。現在總算說好，當選的駐會委員中，由許孝炎、陳博生、江一平三人讓出，而將中共的董必武、民盟的黃炎培、和無黨派的胡霖遞補上去。

（六月七日）

動最有力量！」第三、他證明這次學運不是祇什麼「奸黨」或少數一二人所操縱、把持、玩弄；相反的，舉北學聯表現了眞正的民主。他用幽默的語調敍述了他參加學聯代表會的經過：「我首先也以爲在那裏集着許多粗聲野氣的危險份子，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十二三個學生代表，都那麼平心靜氣的討論。」他讚美這種民主精神：「你們眞有政治家的風度，二十歲左右的人就能這樣用理智支配情感，民主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胡先生又附帶報告平市戒嚴的情形。據陳繼承與何思源說：戒嚴不是對付學生，而是一種對軍事上的緊急措施。胡曾要求陳何撤去北大附近的沙包，陳何說明他們也不要這樣做，不過命令下去後，做的就完全不同了。胡氏說這些話時，嘴角上掛着一絲笑容，這是「笑中有話」的笑。

## 周炳琳演說

胡氏在掌聲中下台後，周炳琳氏又在掌聲中登台了。周先生看來有些像老太太的，他對年青人也確實有着一顆「婆心」；同時，他那股熱情與堅强的態度，又能明他多麼年青。首先，他認爲辦教育的人，應該使年青人有一腔熱誠；理智固然重要，但冷酷的理智是「死光」。接着，他看了看周圍的字畫，李闓的遺像映入他的眼簾，他感慨地說：「闓先生死後，因爲有教育界一致的憤怒，政府總算在面子上做了一些懲兇的事；但李先生死後，一直沒有什麼表示，今天大家不以他是民盟的人，把他的遺像懸掛起來紀念他，是年青人的正義感！」對於「六二」運動，他極表同情，「有『五四』就有『六二』……假如今天有遊行，我們中年人一定要參加。」他又說明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是絕對的，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他希望是爲人民的飢餓而反內戰，不要摻進其他的因素，并且要把這聲音帶到中國的任何一角落。

周先生越說下去，聲音越洪亮，臉部也微微現出紅色。上海有學校用「共黨份子」的名義開除學生，他憤怒的表示，這是不合理的做法。「共產黨像青年黨民社黨民盟一樣，同是合法的政黨，怎麼能以共黨名義開除學生？你們要向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提出抗議。」張羣內閣登台後，戡亂有戒嚴令，他又呼喊要向立法院問個明白，是不是這樣的作爲經過了立法院的同意？

周先生言所欲言，正表明了教授們表現的學生運動，而不是學潮。第二、這次「民主憲章」一瓢的，而不是由什麼共產黨操縱把持。……」醞釀已久的「六二」，就只有這麼一個追悼會。空氣是多麼令人窒息呵！學生們被關在鐵籠裏。在維持多久？學生運動何時才能罷休？

（六月二日深夜）

內戰反飢餓是一個合理的學生運動，而不被捕。此外，學府的周圍要堆沙包；作爲學生運動是自發的，熱烈的掌聲來表示出

# 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回來了！

## 學潮與學運

最後，主席作了一個總結：「第一、教授們說明了我們反

## 本刊特約記者

（親發特約天津通信）天津人最近常有一句話掛在嘴邊：「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囘來了！」五月二十日那一天，人們親眼看到街頭上打人的和挨打的事，就像一塊沉重的石塊，壓在每個人的心上，一天比一天更沉重。

「六二」成了一個最不吉祥的字眼，牆壁上貼滿了各色大幅的壁報標語，官方發表無數的「情報」，都在儘量渲染着這個可怖的日子，說這一天一共產黨要大暴動！」「策應外圍共軍攻勢！」在大公報和益世報的門前都貼上各色各樣的標語，說「煽動學潮即是奸匪」等等。而恰在此時，市政府更「以身作則」，扣押起一位交際科長，據說此人有通匪嫌疑；但經過三天的偵訊，以及許多名人的担保，總算放了出來。這一切的證據都告訴人們：「兩年前的影子。

六月一日早晨，三十一日天津黨政軍的首腦連袂去平，下午就傳出八點鐘戒嚴的消息，車輛瘋狂的飛馳，商店匆匆關門，行人都加快脚步，誰一站住，馬上就有許多人看他，彷彿那兒發生了什麼事。從這時起，一切表面的繁榮都被撕破，人們一睜開眼，就看到報紙上頭號大字標題「今午十二時起宣佈戒嚴」。走到街上看到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鐵絲網、和「戒嚴司令部」的第一號佈告。這佈告明明白白告訴大家，天津已經是一個特殊區域，在這兒用不着再談什麼「自由」了。

但是，就在這樣一個充滿火藥氣味的早晚，稀疏可數的行人裏依舊出現三五成羣的女學生，靜靜地遞給每個人一份傳單，靜靜地在牆壁上貼一張標語，她們沒有誰說一句話，一點也不匆忙。看到在她們所貼的壁報上又被別人貼上「佈告。這佈告明明白白告訴大家，天津已經是一個特殊區域，在這兒用不着再談什麼「自由」了。

但是，就在這樣一個充滿火藥氣味的早晚，稀疏可數的行人裏依舊出現三五成羣的女學生，靜靜地

十二點終於來到了，戒嚴法生效了，這時候誰再貼標語便成爲「叛逆」。

繁華中心的羅斯福路上很少看到人影，（下接二十二頁）

週末閒欄

# 獄中生活簡記（四）

張東蓀

失敗後心裏的苦痛百倍于前，此時亦無他念，只有憤怒。決計再謀第二方法。可是更困難了。因爲看守已經報告了他的上司，一個高級的軍官來，其勢洶洶，滿面怒氣。原來自殺是犯他們的規則的。亦就是因爲含有反抗與不服從的意思。那個軍官對我並無話說，只是用手銬把我的雙手銬着，怕我再謀自殺。我此時心中除了憤恨之外一無所有。（今天追述這個故事，我心中猶有餘怒）。我遙躺着，再籌思另外的方法。我決定絕食。其實我入了單人一間房屋以來就沒有吃東西。一點亦不覺得餓，絲毫不難受。我遂認爲這樣的絕食太慢太遲，我決忍耐不了。於是以手銬來擊破頭顱。但無論如何用力不能猛。以致頭顱無法擊破。雖然有一點痛，然當時亦毫不在意。却又被看守的人發覺了。他便用一條繩將我的手繫聯在腰間，使我手不能高舉。這時我便大怒。立在門口，門是很厚的，只留有一條不及二寸寬的橫縫在當中。這個縫隙是專爲從外看內的。乃看守察看犯人之用。我便立在那里見有巡邏的看守兵（看守都是兵，都帶着刀，却不着皮鞋，怕皮鞋有聲音）走過即大罵他一頓。足足罵了半天，此時心中十分痛快。至少亦出了一些氣。因爲自從被拘以來總是他們教我怎樣就勉强依着來做，心中鬱悶，蓄積憤恨已久。到此決不能再壓抑下去。不過我當時還有一個念頭。即希望把他們激怒了，好拿我去處死。我只一念求速死，不計其他。可是他們亦很狡滑，明知我是用意如此，遂不發怒，亦不來惹我。至多不過還罵一二句而已。並不開門來打我。于是我這個計畫又完全失敗了。

到了夜間我忽奇想窒息可以致死。我用種種方法將鼻孔堵着，但無論如何總不能成功。事後方知這不僅是幼稚得可笑，且爲絕對不可能的事。一切計畫皆歸泡影，惟有仍歸絕食。但我總覺絕食太慢。忽然發見門上有一鐵釘。其大如筷子。這又是一個奇事。原來室內四壁都是木板做成的，絕對不見有鐵的東西。我發見了這個東西，又不禁狂喜。此時我忽然想起一件怪事。這件事我至今不能得着解釋。當我未被捕以前，我已經聽見有許多人被日本憲兵提去。大家相聚談天亦往往談論這一類的事。約在我被捕的時候的三四個月以前，藍公武被捉了去。他家裏人立刻來告訴我。我心中十分難過。當夜即作了一個夢。夢境十分清楚。夢見我被日本憲兵捕去。拘禁在一間有柵欄的房子裏。內中還有一個老者。門上有大鐵釘。其形與現在所見完全相同。我對於這個夢正不得其解，忽然看見與夢境相符的東西不禁起了迷信。以爲夢中所示是預指畢命之所。人類果有奇跡。心中十分納悶。這個夢確是奇怪。我未經過憲兵的逮捕，未看見其拘留室的「押」形，何以會夢着呢？所以迄今懸爲疑問。不過我至今未死，迷信終是不可靠的。

這一次我以爲準可以死了。於是以頭去撞那個大鐵釘。我想把頭顱撞破就行了。可惜我於此殊欠生理上的智識。原來頭蓋骨最硬，直似一個鐵板。無論如何無法使其破碎。其結果是把皮膚撞爛，流血如注。滿身都是血，衣裳上亦滿了血。地下亦有三四大灘血。此時我乃明白頭蓋骨不容易破，遂改變方針，希望流血過多，將血流盡而死。於是我就盡力使血流出，我看見地上血愈積得多，心裏便愈歡喜。此時看守兵却不能不來過問。乃把翻譯找來和我說話。

翻譯用種種勸誘的話來說。遂又叫來一個醫生，替我將傷口紮好。他提出條件是：將手銬除去，另叫一個燕京同事的同難者來到我房間來陪伴。其交換的條件是：要我承認無論如何不再自殺。當時我不得已就應允他了。他說明日即辦，囑我今夜安眠。我因失血過多，閉着眼，却現出各種奇象。覺得屋內完全是光明。好像一個極樂世界。本身覺得十分輕飄。在一個亮光之中飄飄蕩蕩着。絲毫沒有苦楚，覺得無限的快樂。忽然眼前出現，一個大客廳。其中掛着字畫甚爲美麗。筆畫姿勢形態十二分清楚。還有一個大貓三四個小貓走出走進在一個大花瓶傍。眞可謂歷歷如畫。我以爲是閉着眼才出現此幻影，實則只須定神凝視，亦會湧現出來。這一夜便在這樣的幻境中過了。到了翌日，翻譯領了一個軍官來，一望就是老奸巨猾之輩。對於解除手銬頗有難色。我想你既不履行條件，我當然還是求死。又過一天

，我依然想在那個鉄釘上打主意。這一回他們都知道我是眞要死了。翻譯和軍官又來，完全改了態度，立刻去掉手銬，並允於二三日內卽令同難人搬來。這個短期間，翻譯天天來看，恐有意外。我在這一段的經驗中最令我得着教訓的是：一個人求生固然不易；求死亦復大難。或可說求死之難，不下于求生。

關於這個道理，我現在作一個說明。原來人的身體直是一架機器。機器如果內部關節本來有了毛病，外力一加卽會散破。倘使內部尙沒有毛病，專靠外來的力量，如果力量不太大，恐不能使其毀壞。最奇怪的是：這樣的機器有其自身的一套機能，換言之，卽 body mechanism 是一個獨立自成系統的東西，並不受心理的指揮。當我上吊的時候，心裏是決意速死，但手却不聽指揮，硬要自動地自去拉着那根繩子，使喉間稍鬆，得以透氣。這便是心要死，身要救。乃是一個極矛盾的現象。又如我想寒息。用了種種方法，而其結果總是由於自己的氣將這個窒着的東西推了出來。可見身體自有其一套完整的機括，在這個機括中本身卽具有自己保護自己的功能。心想毀壞身體，而身體却自己有保護作用以抵抗之。從身體一方面來說，使我不能不相信唯物論。但心居然能作主，自己可以否定自己，亦不能說只是一個副產品。於是我平素所不歡喜的兩元論便爲不可逃避的結論了。可見一切眞理必由於實踐與親歷，專憑空論不能有所決定。

後來在獄中雖度日如年，却並無事足紀。僅有一回，在吃飯的時候，我和同居的同難者說話，被看守聽見了。（獄中犯人不許說話。但我在可能範圍內總是要破壞這一類的規則，以出胸中悶氣。）他便開門進來打我一下。我盛怒，立將飯碗向他擲去。他亦大怒，又來打我。我亦回拳打他。畢竟他力量大，將我推倒在地下。把我的被褥拿去，其意是讓我受凍一夜。我同看守兵吵鬧，不止這一次。所以我很感激洪煇蓮。有一次在一個大澡池，大家洗澡時，他低聲勸我千萬不要和他們鬧，不久必可出去。而趙紫宸勸我尤多。揭出八個字，是：在此忍耐，出後貢獻。他以爲國家民族乃至于世界文化都待于我們作貢獻，萬不可輕生。我自己知道性格偏于急燥，對于忍耐一層最不如人。不過我對于生死的觀念向來以爲儒家最好。所謂大哉死也，小人休焉，君子息焉。又如張橫渠說，生，吾順事；歿，吾寧也。就是活一天便做一天的人，盡人之性，遂成人的義務。到死便是終止，可以息肩了。死既是在勞苦人生的途徑中的最後休息，則又有何可憾呢？不過若是還不肯放我去休息，我當然亦不必强勉去休息。于是趙紫宸勸我每天冥想一個哲學問題。用以消磨這個如年的永日。普通我們常說，度日如年，不過是一個形容的言詞而已。孰知我當時眞的的確確，親親切切，身歷其境。其難受比挨打還要厲害。

尤其令人難受的是：初臥往往不能入睡，到後半夜始酣眠，彼時常常有夢，每次夢境總是在獄外的日常生活。醒來發見仍在獄中，心中萬分淒慘。因此我最怕作夢。如有一夜完全無夢，便認爲非常的好。有一次夢見回家，夢境十分淸楚。到家時見着家兄孟劬。他雖十分高興，然却問我：你是鬼罷。我告訴他，我確是人，不是鬼。確是人回家，不是魂回家。不料醒來依舊在監牢裏，此時天尙未明，一燈如豆，其淒慘眞是可絕人寰了。又有一次夢見一個大宴會。其中都是文人政客。有章行嚴（士釗），我便拉着他訴說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九死一生啊」。好像他很開心的樣子；我便把自殺經過略略講給他聽。夢中境界都極分明。醒後回思頗引爲奇怪。這一段情況須用文學之筆來描寫，可惜我沒有這個本領。

其次比較難受的是：聽見同難之人在隔壁房中生病。有時還聞呻吟之聲。這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便起了願意死在一處的念頭。我在初被捕時有一個幻想：總以爲像燕京教授那樣生活的人，決受不了獄中的痛苦，或許有一二人要瘦死或病死獄中亦未可知。所以一聞有人生病卽聯想到這個奇怪觀念。到了現在，事實完全相反。大家都是健在。可見意念往往與事實不符。此外還有一種難受，卽是看見同房間的人被釋而自己仍拘禁，不能出去。鄧文如（之誠）本與我同屋，忽然有一天他竟被釋。我們只知道他被喚出去，不見重回來。因推知一定是釋放了。此時心中無限悲哀，有孤獨之感。于是我與趙紫宸談：倘使我二人同時出去最佳；否則一有先後，那個留在後的人實在難以堪受。

觀察文摘

#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

原作者：費孝通
原刊處：知識與生活第四期

一

當杜魯門宣布將以巨額債款給希臘和土耳其的時候，很多人覺得五億甚至十億的對華債款似乎決不會再有問題了。馬歇爾離華時發表過一篇聲明，規定了債款的條件，無論怎麼樣，這些條件得滿足一下，給馬歇爾一個面子。那時，一般認爲這面子也並不是太難給的，祇要馬歇爾所暗示的「反動派」向幕後退一步，拉幾個名義上並不叫國民黨的集團，加入一個地位抬得很高而實際並無權力的政治機構，美國一時收不回的「聯合政府」或是「具礎擴大了的政府」的條件就可以算做到了，伸出手去也就可以拿這筆錢了。

事實上，山姆大叔對中國却並不像所想象的那樣痛快。先是有國務院發言透露中國的地位和希土不同。接着又要中國正聚提具體計畫，而且說有若干建設計畫已經批准，可以借幾了。六月底快到，美國先說如果那期限前不提計畫，國會已通過的法案將作廢。後來美國自己說。國會是不成問題的，可是中國總得來商量呀！——這真究竟在搞些什麼呢？

二

美國怎麼樣？如果我們想推測一下，最好把眼睛放得遠一點。

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力量當然很多，有經濟的，有感情的，有軍事的。在我看來，軍事的考慮，可能占着重要的地位。在重劃世界，根據實力來決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界線時，軍事的觀點必然會占領導地位。表面上世界戰爭雖已結束，實際上的戰爭還在進行。所以美國外交，包括對華政策在內，也不能不先顧到軍事性的佈置。以前任參謀長來担任主持外交的國務卿絕不是偶然的。美國在戰後的世界秩序中究竟能占多少地位是美國國務卿的主要課題。我們不妨把美國在過去二年國際間的活動看作美國國力伸張的試探。

美國在戰後所遇到最強的勢力是蘇聯。於是國際上最嚴重的問題是這個勢力怎樣能保持平衡。戰爭是發生在某一方想改變平衡，而另一方不願接受的時候。現在美蘇還在試探自己可以達到的範圍，樹立平衡的階段，談不到衝突。在試探階段中的現象，雙方却可以忽硬忽軟，忽進忽退，忽而談，忽而不談。聲音可以鬧得很響，行動卻把得很穩的。這正是美蘇之間現有的關係。

三

我們關心的是遠東的情形。這方面美國在日本投降之前，曾和蘇聯講過一個辦法的。在中國是以長城爲界，在朝鮮是各得其半。這不但是美蘇的軍事範圍，受降區域，同時也是戰後兩大勢力的分界。但是日本在原子彈威脅下突然投降了。接着中國在國內發生了嚴重的內戰。這自然是美國的事，所以杜魯門以調解的名義出而干涉了。美國希望一個和平、繁榮、強大的中國，自然是可以相信的。可是這個強大的中國必須是個接近美國勢力的中國。所謂勢力圈所指着廣，重要的是經濟和文化的。在這次大戰之後，十九世紀式的「帝國主義」一業已變質。領土野心已經過時，甚至剝削壓迫也不成爲上策了。不再是殺雞取蛋，而是養雞取蛋的時代了。在某一個圈子之內的國家，可以在一個強力的保護之下，積極方面依着共同的利益去開發資源，消極方面，防止另一勢力的侵入。美國把中國早就看成是自己圈子裏的附庸國。

中國內部如果沒有嚴重的內戰，很可能成爲目前的日本。美國可以代負保衛的責任，可以大量的投資，開發資源，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可是他同時也要在中國推行美國式的經濟和生活方式。馬歇爾來華的使命一方面是在從調解中獲得中國的統一，另一方面是在設計美國圈的軍事防禦線。我們不妨猜測馬歇爾的使命是假定了中國將是美國圈的前哨。他們的假想敵是蘇聯。美國首要努力，馬歇爾能以未來國務卿的身分，冒炎暑一趟的飛廬山是有苦心的。但是馬歇爾在中國那幾個月的經驗影響了這位參謀長的全盤計畫。調解失敗是改變計畫的開始。

馬歇爾調解失敗的關鍵，正如張東蓀先生所指出的，是政協會真有個東北的漏洞。這漏洞其實並非是馬歇爾的疏忽，而是有他的打算。東北依着戰時的美蘇諒解並不在美國圈內的。可是東北太肥，美國是否能包括這片地域在自己圈子內的問題，在美國立場說，不妨試探一下。美國不便自己開口，於是留給中國政府去開槍。這是漏洞的來源。

馬歇爾所失望的並不是調解失敗，而是在中國引起了內戰，而是在美國能用來確立美國圈內的中國政權的政府太腐化，太沒有效力；更使他失望的是在這政治權力下，連美式裝備都會失其效力，這影響了他全盤的計畫。使他惋惜的是在他想確立美國圈這東防線的努力中，非但沒有獲得適當的合作者，反而得罪了中國人民，把傳統的兩國友誼喪失殆盡。人民的友誼是建立美國圈所必要的基礎。這項損失是很嚴重的。不但如此，他也明白，美國如果由這樣「調解」下去，不但不會有結果，反而會使中國進入他對敵的圈子了。他拂袖而去的原因在此。

四

馬歇爾離華已經明白他本來要扶植的對象實在不太扶得起。如果美國沒有別的挑選，阿斗儘管無用，還是要扶的。這是中國方面一部分人的打算。馬歇爾在他臨行的聲明中也不客氣的提到。提到這點的意思是說，不要以爲我非扶你不可，美國還有別的辦法。

什麼辦法呢？很簡單，中國不成，扶植日本。麥克阿瑟本來就主張以日本爲防蘇的軍事根據地的。馬歇爾沒有忘情於中國，所以來實地考查了一次。一看之後，單從軍事觀點上看，中國絕沒有成爲防蘇軍事根據地的資格。理由很多。第一：美軍想在遠東作戰必須有廣大人民的合作。如果中國人民和美軍爲難，這個仗是不能打的。美國在中國人民中友誼的降落是一個很重要的打擊。第二，如果中國自己的軍隊作戰能力太低，一旦有事，美國有保證這前哨的責任。這個責任需要龐大的陸軍，美國沒有這能力。美式裝備的中國軍隊成績太差，不是士氣不成，而是整個環境配合不上現代化的武器。所以美國絕不

敢在遠東大陸拉開戰線。中國對於美國，比意大利對於德國還差。

另一方面，日本所具的條件却太好了。美國可以在遠東站穩的軍事根據地是空軍的和海軍的。蘇聯的海軍絕沒有機會超過美國，空軍也難，陸軍則已經在美國之上。日本和遠東大陸隔開一個海，有如英國之於歐洲，易守難攻。如果駐上一支無敵的空軍和海軍，他可以隨時封鎖大陸。太平洋的安全可以保得住。日本人民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是富於服從性的。麥克阿瑟成了日本的恩人，什麼話日本人都肯聽。而且日本政府的政府效率之高不能和中國同日而語。一樣要費錢去培植友誼，在日本見效易，而收穫大。馬歇爾來華使命的失敗，使麥克阿瑟可以大踏步的去扶植日本了。這半年來美國的坦護日本眞是無微不至。眼看不久日本的經濟可以恢復了。如果日本非的聽麥克阿瑟的命令，不遠的將來，日本陸軍也可以重建。比了戰前可以更爲富強。

自從馬歇爾回國之後，美國對於中國的局面，很明顯的不像從前那樣焦急了。這情形很有一點像史迪威回美後的情形。史迪威的召回，並不是羅斯福不願得罪人，而是太平洋戰略的改變。史迪威時代是預備由大陸進攻日本的，所以對中國軍事不能放鬆。後來決定逐島躍進的戰略，中國的戰場也就失去其重要性，不必壓迫中國改良軍事了。現在既以日本作爲太平洋防禦基地，中國在美國圈內的地位也失去其重要性，不必壓迫中國改良政治了。中國人民要美國撤兵，他可以撤，反正無所謂了。

## 五

中國在美國政府眼中並不是一個必須立刻加以控制的區域了。國務院發言人說中國和希土不同，在我看來，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裏。

如果說美國已奪了中國，那是不正確的。美國所要在中國做到的程度比以前是減低了。現在美國想做到的：第一，中國不成爲蘇聯圈子裏的附庸。第二，中國經濟能早些恢復，成爲美國的市場。美國祇要避開說如果蘇聯干涉中國，他不肯坐視，就可擋得住不想求戰的蘇聯在中國的行動。在馬歇爾看來，國民黨雖不能剿完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消滅完國民黨的。他要讓雙方打到雙敗並傷，同意罷手時，他才肯再出頭。美國現在的態度。

美蘇間經了過去的相互試探，兩國勢力圈的劃分大概也快近於明朗了。複雜的是在歐洲。亞洲本來就不太難於解決。朝鮮問題的商談也表現在這方面問題的簡單。蘇聯早就承認太平洋是美國的內海，祇要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行動屬於防禦性質，蘇聯顯然是不關心的，美在遠東大陸上退一步，蘇聯自是覺得深中下懷，決不願再去刺激山姆大叔，在遠東採取積極行動。

美國在不觸犯蘇聯的程度內會對中國政府施捨一些的，但是決不會像希土那樣積極和迅速。他不會願意看見現有政權的崩潰，但是他却有耐性可以等現有政權自動走上和平的道路。即使不幸而內戰結束在他所不願見的現政權的崩潰裏，美國在整個太平洋的防禦上並沒有多大損失。何況一個經濟崩潰了的大陸並不能增加任何一個集團的力量的，祇是一個累贅，不要說美國不必來救濟和整理，蘇聯也不會有這救濟和整理的能力。這個混亂的大陸上苦的反正是中國人，於美國有何相干？美蘇雙方在遠東方面似乎已有默契，而且美國已在日本立下了軍事根據地，中國的混亂也引不起世界的混亂了。

（上接十八頁）輛空蕩蕩地跑過去。每一個路口都有警察檢查行人。四五輛大卡車滿載着全付武裝的兵士，準成一串，電車也只偶然有一二在各大街道巡查，車頂上架着機關槍，車裏面帶着火箭炮。

尤其值得報導的，從六月一日起，天津市第一個恢復了郵電檢查和新聞檢查。從這一天起，睽違已久的「天窗」就在多數報紙上每天出現了。也就在這一天，有二十幾個人以「奸匪」的罪名被逮捕。官方並且說他們得到「可靠情報」說「有大批軍火運到某大學」。（但南開大學和北洋大學却早已是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之中，連交通都被斷絕。）同時他們宣佈沿着各種線索偵察，準備逮捕一百多名的「共黨份子」。

「六二」過去了，每一家報紙都寫着「平靜無事」。人們戰戰兢兢，好容易熬過這一天。在密密的槍刺包圍中，學生罷了一天課，開會追悼死在內戰裏的軍民。平津學聯決定停止遊行，但是在學生中間傳播着一句話：「準備以鮮血抵抗獨裁暴政。」想到「五四」、「三一八」、「一二九」，人們互相問詢着：「歷史還會重演嗎？」

透過層層的槍刺，人們可以看到荒旱的農村。在天津近郊幾十里地方都不斷發生飢事，北寧路每天被破壞，這孤島一樣的城市裏，官員們正傾其全力以求「安定」，但這樣的「安定」究竟能維持多久呢？

（六月四日寄）

（上接第二頁）龍罩着的恐怖悲痛所粉碎了。這幾天的南京是一個恐怖統治着的城市。人們天天在講着戒嚴戒嚴，時時在傳着逮捕逮捕，學校裏處處在傳散駭人聽聞的消息。昨天晚上「黑名單」送來了，要交「十六個」。今天的「黑名單」上又增加了，要交出「四十」。同學們，尤其是加遊行請願的同學們，天天在聽着「黑名單」，「黑名單」，「十六」，「四十」，「四十一」，「十六」。平日很要好的同學們，現在也被這可怕的氛圍疏遠了。一則大家在這個當兒再無閒情逸緻來談天說笑；好像人人皆在等候着剎那後的不幸命運降臨；但更重要的還是大家被此均在相互的提防着，誰也不願掏出自己內心裏的話，恐怕對方是一個「特務」。據說在我們那天遊行的行列裏，就有同學指揮憲警，配合作戰。在這裏應外合毫無設防的學府裏，如何不令這些手無寸鐵的學子心驚膽寒！

復課！復課！善良的教授們個個在喊得舌敝聲嘶，吳校長（有訓）更是老淚縱橫。同學們亦爲着比今日更偉大的使命與工作，而不願作不必要的犧牲。所以我們今天（六月三日）暫時休止罷課了！然而我們究竟是人！是有同情有熱血有良心的青年！當我們看到各地的同學一個個被毒毆而後逮捕，有的甚至躺在血泊裏，慘死在槍彈下，再加上衛外不時的傳來慘厲刺心的警笛聲，生命時時在感受着恐怖的威脅，精神刻刻在懸提志志的緊張中。我們的肉體雖然擺在教室裏，但教我們如何能安心讀下書去！故此向先生懇切呼求，請爲我青年學生請命：向政府與社會人士呼籲，立即解除恐怖的威脅，讓我們安心讀書，饒饒青年學生吧！

王××　六月三日　南京

歡迎定閱

是下如果滿意本刊，請即逕向本社定閱。一次至少先付三萬。當按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在內照扣。款盡通知續定。

## 完全的自由·無情的正直

編者先生：讀尊作「大局浮動·學潮如火」，「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等文，深爲感奮。先生義憤填胸，正氣浩然，眞正喊出了青年同學們的心聲。在此惡風困襲摧殘下，文壇等報被封，大公報縮頭縮尾，五四的精神正遭受着當年五四英雄的摧殘，正義人士，畏蜀如虎，而不顧一切，挺身爲同學說話者，環顧海內，僅先生一人而已。本校一部份同學昨將最近兩期「觀察」先生之文剪貼兩大版，引起全體同學注意，其一版之大標題即曰：「從學潮認識大公報」，觀者堵塞，均爲之搦手稱快。語云：「疾風知勁草」，此次貴刊，可以當之。我近日讀「馬克司傳」，在一八四四年德意志年刊出版後，路格(Arnold Ruge)寫信給馬克司說：「正如天主教信仰和貴族式自由不能拯救波蘭一樣，玄學式的哲學和科學也不能拯救我們。我們要和過去斷絕，才能脫離我們的過去。讓我們以完全的自由和無情的正直，批評我們自己和整個德國。」馬克司回信說：「我們並不武斷地提出關於新世界底教條，而是要在批評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我們的任務並不是預先建立一種將來和永遠解決一切問題，而是無情地批判現世界。所謂無情地，是說我們必須不怕我們自己的結論，也不怕抵觸當道的權力。」我讀後覺其所言「完全的自由，無情的正直」，甚可作爲先生此次立言態度的寫照，也可獻爲貴刊今後撰稿努力的目標。粗淺之見，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張××　六月二日　上海

## 士大夫的考驗

編者先生：「觀察」二卷十三、十四兩期中先生論學潮和上海三報停刊的文章，增加了「觀察」和先生在廣大讀者羣中極大的威望。在全國進步的報紙書刊幾乎全被扼殺的今日，「觀察」已儼然成爲廣大讀者羣精神的旗幟。我們願向先生熱烈的默呼！當前的政治黑暗誠然是給予士大夫以嚴重考驗的時機，我們希望先生以更堅決、更明朗的態度領導我們！先生的聲音，是全中國有良心、有血性的讀者的聲音呵！是全中國人民的聲音呵！今天，只要不是過分的麻木與無知，或者是喪盡天良甘作漢奸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悲憤痛泣的。據我們看到，原來極右的落後保守甚至反動的份子，今天也一致對現狀深惡痛絕擡拳攘臂了！尤其令人痛恨的是，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民膏民賊的新貴們，在自由、民主破壞殆殘踏得體無完膚的今日，連屁也不敢放一個，這些無恥之尤的亡國妖孽，天亮時的狼狽下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願先生更堅決，更勇敢的領導我們，我們再一次向先生熱烈的歡呼！

文繼武　六月五日　南京

## 持論務須矜慎

編者先生：拜讀觀察二卷十四期大著兩篇，仗義執言，且深「風雨鷄鳴」之快。惟文中用字，間有稍欠斟酌之處。（中略）當今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立言召禍，恆在意中。先生不顧一己吉凶安危，言人所不敢言，至大至剛，誠足以厲頑立懦，倘因此　貴刊繼文匯三報之後不見容於當局，在先生正是來仁得仁，廣大讀者羣自能予以道義上之支援。惟讀者基於對　貴刊及　先生一貫態度之深愛與惟恐其橫遭風雨摧殘，敢請　先生今後持論，務須極端矜慎，立於無懈可擊之地，則萬一仍不免於橫逆之來，亦所謂「正命」也。

蕭××　六月二日　南京

## 朝陽學生的哭訴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受冤枉的女孩子。我含着滿腔熱淚向你哭訴一件慘案。這事于五月廿二號發生在北平朝陽學院。我們全體同學（除掉十餘個特務份子之外）的生命、自由、言論，一切失去了保障。憲警，特務人員瘋狂似的來佈全校，耀武揚威。我們的代理院長石志泉被他們逼迫得發昏幾次。我們的祕書長王鎭遠，現任最高法院刑庭北平分庭長，手持特別通行證，在戒嚴時要求出校，被他們打了兩計耳光。我們的生活指導主任崔孝由（國民黨黨員），僅僅因爲當着憲衣隊對一個特務學生說：「爲了學校前途，不要歪曲事實，擴大事態」，而被認爲共產黨，懷疑分子。還有四個無辜的學生也認爲是可疑份子。還有廿六個純潔的同學被特務毒打以後，反而被誣爲毆人犯。廿六人中有傷勢非常嚴重的，至今仍未送醫院。有肺部受傷吐血發燒的，有面部打得不成人形的。還有兩位同學參加外語考試後回校被槍打死，至今還沒有查明姓名，學校仍在混亂狀態中，沒有誰敢去認屍。又被逮捕者十多人。

本校十六號下午經全校三分之二同學簽名，通過響應北大清華的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從十九日起罷課三天，並經大會選出主席團十六人（全被毒打了）。二十日五百多同學參加北平市大遊行，二十一日本市其他各校如清華，北大，決定次日繼續罷課一天，本校主席團及工作同學商議，遵照大會議決，正式公布二十二日上課，通告全體同學。二十一日突有所謂「復課委員」成立，由特務數人組織，貼滿爭黑標語。大會同學認爲既已遵照大多數同學意思，決定二十二日上課，此種舞弊行爲，殊令大多數同學公憤，便貼出佈告，要他們申明理由。不料佈告貼出還不到數分鐘，被特務史剛田撕掉（二十二日午後二時），因此爭生衝突，史遂邀齊打手毆傷數同學，算是一次小衝突。校方申明此事按校規處分。全校同學認爲史等行兇，紛紛要求開除史等，一時空氣緊張萬分。不料史等以電話邀來憲警便衣隊多人，包圍學校，手持皮鞭，衝進校內，不問青紅皂白，遇見同學就打，被打者不計其數，受傷者起碼在五十名以上。重傷多人。四點多鐘，史在電話中告訴他們上級機關謂：「朝陽將有大舉動」，幾分鐘後，朝陽即被包圍，全校一片槍聲打聲。其時學校四週戒嚴，警察局長帶領多人，毒打了學生，還要威脅石院長

限期交出兇手。當場並通知院長幾字，限於二十三日交出兇手，否則不撤退戒嚴便衣隊。其後直到二十三日十一時才解除戒嚴，但這出同學仍高檢查，特務仍散佈校內校外，遇有他們認爲可疑的同學，拉來就是一頓毒打。被列入殺人犯的廿六人中，有兩個女同學，其中一位姓程的，因某特務曾追求未遂，遂被列入名單。全校恐慌，人心惶惶。今解嚴後，報紙逃到學校，同學紛紛閱讀關于自己的新聞，見中央社一篇與事實全然不符的謊言，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

我也無辜地被他們陷害了。我氣，我恨。我恨這些蠻橫的足跡染污了這片乾淨的學園。先生，我要求你把我們這不幸的遭遇刊載出來，讓每一個南方的同學都知道。一個被壓迫的人謹上。

五月廿四于北平

## 預伏一着

編者先生：不出報紙所料，六二一果然成爲一個恐怖日子了。然而，這恐怖却不是「陰謀份子」的結果，而是以「維持秩序」爲務的政府一手所造成。打開當日報紙，所看到的是一連緊急處置，戒嚴，包圍，逮捕，槍殺，流血等等字眼，不論是上海，廣州，重慶，成都，開封，漢口，社會秩序，整個陷入恐怖混亂之中。到今日，才深深領悟政府在「六二一未臨之前，對「六二一事件」之影響，極盡宣傳誇揚之能事。其目的所在，原是預伏一着今日一切行動的棋子而已。執政者這樣不擇一切暴力手段，似已央心與全國人民爲敵，其後果將怎樣？中國今日似乎眞已臨到一個生死存亡的鬥爭關頭了。而這偉大的任務似乎又以知識份子肩負得最重。一些進步的報紙既已被封，而另一些報紙，如大公報之類，又吶不敢言的時候，我們只有誠懇地希望先生舉起這面領導的大旗，爲今日的知識份子帶向一條前進的大道。

孟紫明 六月二日 上海

## 低氣壓中的巨雷

編者先生：日近，平、津、京、滬各地青年學生掀起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巨潮。我的內心立刻起着共鳴的反響。尤其是他們呼着：「現在公教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代他們喊出來！」的偉大口號，更代表了無數千萬受苦大衆的心聲。這一羣熱血的青年學生，眞不愧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我們在遙遠的南方聽到他們這口號時，彷彿在陰霾密佈底氣壓中，看到了一道閃光，聽到一聲巨雷，使我們意識到暴風雨即將來臨，而暴風雨過後，將是光明自由的明天！

最使我們感到痛心的，就是「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在反動勢力的摒制下，青年運動抬不起頭來，他們被迫在教室裏嘶着寒蟬，他們心頭裏的悲憤與苦悶，無叫喊的自由都沒有了，唉！

韓 堃 五月卅一日 江門

## 誰下令逮捕學生的

編者先生：武大六一慘案，全國各報想有報導。六月一日晚，劉代校長報告與武漢行轅交涉經過，據說這次逮捕學生，是奉中央命令。可是六月三日上午周校長與杭次長案校報告，却完全相反。他們說：「離京時面聆蔣主席訓示：『中央並未下令逮捕學生』」。這非法逮捕，故意殺人的責任，究竟該誰負責？

蕭×× 六月五日 武昌

## 對付學生並無禁用達姆彈之例

編者先生：今國大公報載武大致援爲該校六一慘案宣言內有云：「根據醫生對死者的傷口檢查，所使用的槍彈，竟是國際戰爭上被禁用的達姆彈」，意圖證明開槍者之非是。實則國際戰上達姆彈雖被禁用，對國內「赤手空拳」的學生，即雖無禁用之例。「內戰內行」者，何至有誤？

宋次男 六月六日 南京

## 惜一人命而寒萬人心

編輯先生：台變導火線之主犯傅某，被處死刑，不爲過重，吾人不悉司法當局何故減之爲十年，惜一人命而使全台人寒心？

凍之 五月三十一日 台北

## 外交部情報司來函

編者先生：貴刊第二卷第十二期讀者投書欄內，載有朱詠沂先生四月卅中對中丹條約爲何反以英文爲主，請予解釋一函。茲特隨函奉復，是否可在貴刊原處登出，還祈公便爲感。

張流長 五月廿七日 南京

詠沂先生：條約文字不同間題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爲兩種文字有同等效力。二爲另以第三國文字爲雙方解釋疑義之標準，此爲遇有不方便之時由雙方同意而后規定之法。從前外交上往往用法文，今則以英文爲便。此兩種均爲通行之辦法，雖各有利弊，但並無軒輊。

張流長 五月廿七日 南京

## 新疆警備總司令部來函

編者先生：貴刊主編先生轉貴刊連[illegible]約記者先生垂察：前閱本年四月[illegible]六日出版之觀察第二卷第九期[illegible]化暴動看新疆前途一文中載：「[illegible]某交通人員攜將卡車五十輛出[illegible]假多人私囊云云，不勝驚異，此事[illegible]分紛第六區公路管理局，駐新供應局及哈密等專員嚴密澈查以懲究辦，茲據先後申復前來，均以多方調查，並跡象可尋，詢請當地人士，亦云向無所聞，不知先生對該項消息何處得來，其盼將發生時日地點名稱，檢舉確切事實，詳細密告本部，務必儘法嚴懲，倘爲摭拾旁言，或竟出諸虛揑，不惟淆亂國人聽聞，抑且有玷「觀察」聲譽，敬請仍在觀察週刊立予更正，以辨眞疑而正觀聽，是所盼荷。順頌 撰祺！

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啓 （五月二十七日）

按：此函同時在五月二十八日新疆日報刊登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每份售二千元·

第二卷　第十七期

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　專論　鍾伯平
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楊西孟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陳友松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生活與文化　費孝通
北疆戰局的背景及展望　觀察通信　（迪化通信）本刊特約記者（甲）
『在陰謀與魔術導演下看新疆的前途』　（迪化通信）本刊特約記者（乙）
麥斯武德長新後的新疆局面　（迪化通信）本刊特約記者（甲）
北方學運的源源本本　（天津通信）本刊讀者投寄
獄中生活簡記（五·完）　文藝　張東蓀
復活　李慕白

讀者投書
所謂「責任內閣」誰說軍人喜歡內戰？
寫生被捕　對西情形
學潮中的西安　廣州記者和香港記者　爲何要維持原價？

觀察漫畫

·撰稿人·
王芸生　王贛愚　王中　王迅　卞之琳
伍啓元　任鴻雋　呂復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景超　李純青　李廣田　李浩培
沙學浚　周子亞　胡先驌　胡適　胡宗白
華　柳無忌　徐盈　孫克寬　馬寅初　許君遠
高覺敷　陳之邁　陳德徵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飛　陳翰笙　曹禺　夏炎德　梁實秋
張印堂　張忠紱　張沅長　張東蓀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葛今移　程希孟　曾昭掄　傅斯年　費孝通
楊人楩　楊西孟　楊剛　楊振聲　葉公超
趙家璧　趙超構　趙樸初　蔡維藩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錢端升
錢清廉　鮑覺民　戴文葆　戴世光　戴乾
戴鎦齡　戴公柵　顧毓瑔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所謂「責任內閣」

編輯先生：報載羅隆基向行政院長張羣交涉最近軍警拘捕民盟人員之事。張院長答稱：關於軍警之拘捕學生記者，行政院難於干涉，故彼本人對此等情事，不負責任云云。（南京三日路透社電）

讀了這樣的新聞，不禁憫然。軍事機關不依法定手續，任意捕人，顯然是摧殘人權。但由於軍事機關在事實上確非張院長所能節制，行政院不負責任，猶有可說；但警察職權分明屬於內政部範圍，警察胡亂捕人，行政院是絕不能卸責的。假若內政部根本不能管理和指揮全國的警政，那末，何不乾脆地將警政一項割出？照張院長的話看來，顯然警政雖然名義上隸屬於內政部，但因可以受別方面的指揮操縱，內政部反而無權過問。

警察捕人，行政院不負責；上海三家報館被封閉，內政部長不知情；天津軍事當局檢查新聞，董顯光說：新聞局也不知道清楚。不知所謂「責任內閣」究竟負的是什麼責任？對誰負責？

梁子奇　六月四日　香港

## 誰說軍人歡喜內戰？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熱血青年軍人，投軍以前也是一個專科學校的學生。後來祖國危急了，毅然的拋棄了唯有我一個獨子的寡母，投筆從戎。總以為日本打走了就可以太平。當日本投降的那天，我真高興得流出淚來，以為這幾年苦不是白吃，汗不是白流。然而一場歡喜一場空，接着內戰又打起來了；人民照樣不能安生，國家照樣是危險，個人照樣流離顛沛，寡老的母親丟在家寒照樣無人來養。自己的待遇充其量說得個溫飽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編者先生請你恃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我這待壓迫的悲腸是怎樣的。近來在報上或雜誌上看見許多的新聞，它們對軍人總另眼看待，一般總以為軍人擁護內戰，誰知道我們是頭上有一大串鉄鍊吧！我真是痛苦極了。的確，每當我們進入陣地的時候（我是一個炮兵），裝好了炮彈，我真不知道這顆炮彈飛出去要殺傷些什麼人——親戚哩？朋友哩？還是自己家裏的人哩？我真有點不忍發射，然而低下頭來看：胸前的枷鎖，啊，原來我們被鎖住了，豬狗也得做，牛馬也得做，於是又只好將眼淚隨着炮彈飛出去了。每當我看見前線的難民，我就會想到假若有一天戰事打到我的故鄉的話，我的寡母親又將怎樣的逃難啊？編者先生請你講一句公平話，我願不願打內戰？我可以武斷的說一句，內戰賜予的痛苦，實以軍人為最大。我們軍人處在這兩重壓迫之下——統治者的鎮鍊和人民與學生的仇視，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然而這口怨氣又到那裏去申述呢！編者先生，我是一個老粗的軍人，不會寫文章，只是拉拉雜雜的寫了些我心坎上要說的話，我知道貴刊素來主持正義，能替人民說話，希望不要以文章寫得不好，而不刊載出來。

一個青年軍人上六月二日

## 寫生被捕

編輯先生：本月六日下午二時，有香港南國動畫藝術學院廣州分院學生一批，在廣州河南大馬頭作野外寫生。當時××××倉庫士兵認為該班學生有插繪地圖嫌疑，唯以寫生畫箱指為油印工具，即會合武裝官兵多人，逮捕返庫。當時被非法捕捉的有該院教師汪滔、馮國亮二先生，及該院學生王楚華、陳成五、陳幹夫等多人，該庫軍官以情節重大，即用武裝士兵多人，卡車及吉普車解押××司令部，當時被拘學生出示所繪之水彩風景畫及畫箱顏色畫紙檢查，全無繪寫地圖事實及證據。然而押解員卻極力強調有繪寫「圖形」嫌疑。

林冬　六月七日　香港

## 黔西情形

編輯先生：貴刊所載通訊多限於各大城市及邊疆消息，貴州方面似甚少見，不知本省亦有甚大危機，如（一）黔西各縣米價，兩月來由貳仟數百元漲至一萬二三千元一斗，貧農食吃者大皆佃農及平民（佃農因二五減租未實行，早已為地主及納各種糧款弄盡。）故此時雖為農忙時節，亦都以各種菜葉樹根當飯吃。雲南方面飢民已向北方移動，將來不知如何結果。（二）貴州政府不知何故積極提倡「新社會建設協會」（即黨會）之組織，數月來風起雲湧，遍及城鄉。此種組織大皆為各地土豪劣紳所把持，其中自有不少包庇煙賭盜匪情事，而參加者不惜賣耕牛猪種以繳入會費（因為不入會就被吃空子），故原有之保甲組織完全解體，農村經濟社會之危機更形加甚，學生教師都稱大哥兄弟。（三）因物價暴漲，下層行政完全變質。一個縣府科長待遇月僅二三萬元，倘不能按月拿到。所以無不折濫污，以是貪墨成風遍現象。

貴州黔西一讀者　六月四日

## 學潮中的西安

編者先生：近半個多月來西安非常「安謐」，一般人僅知宵禁甚嚴而已。關于京滬等處學潮，本地報紙一例粉飾太平，僅從上海大美晚報和大公報得知較詳消息。但大公報自五月廿九日以後，亦多日均遭本地郵局扣留不發。

陳元坤　六月九日　西安

## 廣州記者和香港記者

編者先生：關於廣州中大學生遊行發生的流血案件，香港星島報和廣州的報紙所報導的消息，適成相反。星島日報說中大學生有一千八百多人遊行，與「馱類苦力」發生衝突；廣州的報紙則說中大學生僅有三百人遊行，與苦力（他的意思是真正苦力）發生衝突。同是一個事實，而兩地記載不同的程度，一致如此。

譚剛之　六月二日　廣州

（倘有讀者投書接二十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收到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訖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七期
三十六年六月廿一日

本期作者
鍾伯平：（投稿）
楊西孟：北京大學教授
陳友松：北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李嘉白：英士大學教授

# 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

鍾伯平

「六二」大體上總算平靜度過了。我們經驗了一次在八年抗戰中也未曾有過的全國大規模的戒嚴，不能不覺得學生運動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束。然而，我們很難相信這是終點。學生運動是對於政治現實的抗議，促成抗議的原因沒有消除，抗議必然還要被提出的。我們不知道政治現實在什麼時候可以有轉變，也就不知道學生運動在什麼時候還要爆發。如果學潮是中國社會的痼疾，那麼武力政治便該是痼蟲；病菌沒有消滅，擺子終究難免發作。因此，戒嚴的結果不能認爲學潮平息，正如服一劑奎寧退熱之後不能認爲痼疾全愈一樣。

一般期待目前的學生要有「新五四運動」。然則，它對於「五四」有什麼應該繼承而發揚之處，必屬政治性的無疑。在今日看來，「五四」不過是一個文化運動，這毋寧是「五四」的失敗。因爲五四運動固然由政治發端，隨後的發展並未給中國的政治道路鋪好康莊的基礎，以致文化方面所已經得到的成就在今日竟面目全非。無論在思想、言論、行動、甚至於實驗室裏的工作，各方面所受到的摧殘與迫害，都使「五四」的光輝隱晦得像濃霧中的月華。我們的政府，爲了「領導青年」，曾經明令停止紀念「五四」，頗使一些過來人感到無限的憤恨。其實，這些都是多餘的。歷史的無情只證明一個事實：五四運動沒有消滅政治的反動，到頭來，反動的政治便要消滅五四運動了。

因此，「新五四運動」之富于强烈的政治意味是不足爲怪，也更不足爲病的。有人强調「五四」的自發性，而懷疑目前的學潮是否受人利用。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想法。每一種運動都有它不能不發生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運動是自發的：此其一。一種運動是否正當而有創造歷史的意義，繫於它所代表的理想是否爲正義所要求，是否本乎進步的原則，是否符合社會的利益。任何運動的評價不能以「自發性」爲唯一的標準：此其二。在人類中，只有奴隸纔是完全供人役使的。反過來說，除了奴隸之外，受他人利用的人，同時亦即在利用他人。這個相互利用的價值，亦祇能從它追求的目的與表現的成績去評定：此其三。所以，在年來各地罷課、反罷課、遊行、反遊行，無數插曲中，假定雙方的自發性（或受人利用性）相等，其間價值的高下，不辯自明。而且，譴責學生受人利用的，多半代表官方的意見。其實，在今日的中國，一般老百姓只供奴役，唯有學生纔堪利用，政府也何嘗不想盡方法要利用學生！不幸的是，全國學生竟不屑爲政府利用，反而有受反對政府者的利用之嫌。單憑這一點也就可以確定學潮的政治性與自發性了。

在這次學潮的口號中，「反內戰」並不新鮮，却比前年提出時更爲迫切。至於「反饑餓」顯然是一個極爲不祥的呼喊。它表示社會的不公平已經到可以容忍的邊際，使人具體地感到這個社會的秩序祇是一片薄冰了。本來，當今學潮的一切「反」，必以「反內戰」爲總匯，是極自然而合理的。這種平凡的因果關係，自無再加申述的必要。可

以注意的是：學潮所根據的邏輯與政府鎮壓學潮所用的邏輯基本上是相同的。學生方面把所有的禍害歸根於長期的內戰；政府方面却將一切的責任推諉于中共的叛亂。這不過是一件事情在外表上的兩種說法。咬文嚼字地在區別「內戰」與「內亂」，實際上對於進行着的武力政爭毫無增損。「六二」前夕，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級軍政當局的文告，莫不漂亮地訓誡各地師生要明辨是非利害。如果是非利害的意義仍本於我們的教育與良心，而無特別新創的訓詁，那麼我們可以說，政府之所以訓誡學生者，亦正是學生之所在呼籲政府者。

我們先要問：這一場中國人殘殺中國人的仗，繼續打下去應該不應該？如果是不應該，而堅持要打下去，便是不明是非。假定是應該，我們進一步要問：這樣子打下去，是否有好處？如果是沒有好處，而堅持要打下去，便是不辨利害。假定是有好處，我們最後要問：這好處是否屬於大衆的？如果大衆所得到的祇是饑餓和死亡，繼續打下去便是不明是非，亦不辨利害。全國學生，本乎教育，憑着良心，不但認明中國人不該自相殘殺下去，而且了解這場仗絕對打不出一個好的結果來。要他們不反對內戰，豈不是要他們否定自己的教育與良心？要他們不反饑餓，豈不是要他們否定自己的生命？所以，政府在放棄武力政治之前，並沒有理由，就內戰的問題，訓誡學生明辨是非利害，除非是、非、利、害這些字，在官定的辭彙中，有異于一般教育和良心的特別註釋。

官方敵視學生還有所謂「學潮中途變質」的理由。這眞是莫測高深的遁辭。這話途說，似乎這次學潮的火線原是政府黨中某派人士爲報復私怨而燃着的。果如所傳，則學生的行動未免類乎 Frankenstein Monster，其爲人痛心疾首，倒也是情理之常。不過，我們在這裏不必完全相信這內幕新聞。我們要指明的是：這次學潮之由局部的、個別的，變爲全面的、普遍的，乃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演進。一切學潮之可以促成，莫非學生對於現狀有所不滿。不幸在今日的中國，一切惡劣的現狀無一不是失常的政治培養出來的。所以，儘管學生的口號，前後有輕重分合之別，其爲不滿現狀則一。如果一定要說其間有什麼差異，那也是程度上的，而決非性質上的。「中途」「變質」的說法未免是故意的誤解。而且，官方振振有詞地强調學潮「中途」變質，似乎學生在中途以前的做法是合理的至少是可以容許的。這到底是根據着什麼理由？是否政府也曾自己承認，在各種措施中，有的是學生可以反對的，有的是不可反對的？這之間的界限可曾有過明白的規定？其區別的標準是根據程度還是性質？如果反對之是否可以容許是由程度決定的，爲什麼發生「變質」的問題？如果一切不滿人意的現狀都是武力政治造成的，爲什麼祇可以容許人反對它的結果，而不可容許人反對它的原因？

這裏便牽涉一些基本的問題，而所有基本的問題仍然要由一個「老調」去解決，便是我們要民主。任何國家，不管其政府是民主的抑是獨裁的，都有維持社會秩序的法律和命令。但民主的法律與獨裁的法律在精神上有一個根本差別：前者的目的在維持秩序，後者的目的在禁止異見和反對。在民主的體制中，反對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有憲政上的正當出路；反對政府并不等于革命。因此，民主的政府只擔心社會的混亂，而不害怕有秩序的反對。獨裁的體制正好相反，它經得起秩序的混亂，但經不起任何反對。因爲獨裁的政府不容許反對的情緒有正當的出路，除了訴諸革命之外也就沒有眞正意義的反對。從民主的角度看，英國法律中對于言論集會等自由的規定未免是過于嚴厲酷烈的，但適用這些規定的事件幾乎兩百多年來英國沒有革命，也沒有政治迫害；反對黨的公然存在并且成爲英國憲政體系的最重要的一環。這就證明：最能容許反對的政府是最能維持秩序的政府。對于這淺明的道理，我們的政府似乎并不注意。學潮擴大之後，在一切現有的法令以外，政府還特別頒布了——「公文旅行」時間僅及一切保障人民自由的法令之萬分之一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我們不必考究這「辦法」的法律基礎如何。我們祇要問：政府可當眞是關心社會秩序的維持？

學潮進行中，學生本身嚴守秩序，是衆所週知的事實；學生集會遊行所發生的紛擾混亂，毆打流血，都是法外的干涉以及特殊人物有計劃所引起的結果，也是有目共覩的怪象；在此都可以不論。令人不解的是：在學潮之前，有人因提倡國貨而挨揍，而被捕；有人公開「失蹤」；有因攤食漲價引起的搶米，反搶米：這些并不見政府有任何「限卽到」的辦法去維持秩序。在學潮之後，也有一些反罷課的，請求「簡妥平亂」的集會遊行，并不見政府覺得自己曾經頒布過維持秩序的辦法。那麼維持秩序云云

，其眞實的用意祇是禁止異見而已。如果能否容許異見是評定一個政府民主與否的尺度，我們的政府顯然離民主的程度太遠。假使政府正式聲明揚棄民主，那也就罷了。可惜自從憲法頒布之後，政府儼然以民主自負；而參加政府改組的政黨也曾極力否認因利祿薰心而聊附驥尾，情願讓「歷史」去批判它們獻身民主的苦衷；其行徑結果如此，豈不令人寒心！到頭來，「三黨訓政」，固然未免苦了「社會賢達」，倒還不失爲一句老實話。如果一與三的關係是屬于數學意義的，那麼看一黨訓政匆匆十八年的情形，恐怕我們還得有半個世紀的訓政。這麼一來，維持社會秩序的辦法也就決不能「臨時」了。

我們只說民主的政府容許異見與反對，并不說它容許革命；因爲革命是任何法律所不容許的。不過，由于民主政府容許異見與反對的公開存在，不滿政府的人倒反而不必把政府當作革命的對象了。這就是說，反對政府的情緒如有正當的出路，暴力革命是不致于發生的。觀乎中國政黨政治的現狀以及教育普及的程度，我們不能不認爲，歷次的學潮乃是不滿政府的情緒之不得不然的比較正當的出路。我們說它是不得不然，因爲除此之外別無出路。我們說它是比較正當，因爲學生的行動證明他們并不要暴力革命。學生向政府呼籲，對政府抗議，祇表明學生反對目前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他們的做法，目的在促使政府改變政策，并沒有立意推翻政府。這一點我們必須認清。有人以爲，內戰是雙方的，學生應該向中共呼籲，不該單找政府的麻煩。關于這，有三點可說。第一，學生是「反對內戰」，既然內戰是雙方的，學生的口號本身即表明是向雙方呼籲的。第二，學生是反對政府以內戰爲政策，如果內戰并不是政府的政策，這種反對自然落空，不必重視。但事實上，政府禁止這種反對，而祇是歡迎「贊好平亂」的口號，這就表明向政府呼籲停戰仍屬必要。第三，學生是受着政府的統治，學潮是抗議統治者的政策。中共并不是學生的統治者，教他們如何到中共區鬧學潮呢？（譬如到中共區去請求「贊好平亂」，會有什麼意義？）我們之所以認爲學潮祇是一種有秩序的抗議而不是暴力革命其道理也正在此。我們反對在校的學生從事暴力革命。凡是立志革命行動的人應該離開學校，也不必反對內戰，正如到處搗亂毆打而自以爲完成「贊好」使命的人，大可不必惺惺作態，要求和平。在精神上，他們倒都是「同志」，應該各自到前線去尋找勝利。我們敢担保，全國學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在這些「同志」圈外的。政府對于學潮的態度與措置也就更應該痛自反省了。

「六二」上午有十幾輛滿載軍士的大卡車，衝鋒槍迫擊砲及其它美式武器一應俱全，整隊地駛進南開大學校園內，巡邏一周而去。這種征服者的姿態是所有身歷其境的人不能忘懷的。我們不明白，在大學裏面爲什麼得用這種辦法來維持秩序。政府應該自問一下，這樣子的統治方法到底是代表成功還是失敗？「六二」是平靜度過了，有責任感的人莫不鬆一口氣，但一般的心情似乎并不因此而平靜。繼續不斷的，遍及全國的政治迫害，使人容易懷疑政府要拒絕學潮的教訓。政府好像永遠在對于「意外事件」表示「關懷」，而并不設法使這些事件根本不發生。這種作風是很難得到「體諒」的。在今天，中國的和平與民主已經是一件東西的兩面；政府的政策如果是要民主，何不想法停戰，如果是要和平，何不讓大家民主一回？學潮大體上平息了，趁這時機政府不妨好好的反省一下，痛下決心，清除各種培養不滿情緒的措施，讓學潮沒有再發的原因。過去政府放過了很多自省的機會；這可能是最後的一次，切不要使全國人民絕望。把一切責任推諉于中共是不智而無意義的，這是得不到民心的下策，好比參加一種競賽，將自己的失敗歸過于對手，并不因此而獲得錦標。我們不奢望政府能積極地愛護學生，祇請求消極地停止一切有形無形的迫害。凡是愛國家愛政府的人應該明白，政治迫害祇有成功的與失敗的兩種：成功的政治迫害是文化停滯的原因，失敗的政治迫害是革命的動力。

六月八日天津


## 本刊廣告價目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面 |
|---|---|---|---|
| 封底 | 一百五十萬 | 八十萬 | 四十五萬 |
| 普通 | 一百三十萬 | 七十萬 | 四十萬 |

刊資先繳。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 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楊西孟

中國經濟演變到今天的地步，不管在言詞上繞什麼圈子，在措施上變什麼戲法，都是無益的。中國人必須正視當前經濟的現實，不容躲避。

當前我國經濟已走到什麼一個地步呢？簡單一句話是：經濟的若干方面已在崩潰中，並且還在加速的進展着。這可從左列幾方面加了說明：

第一、通貨膨脹已深入崩潰期，接近於貨幣的最後崩潰。我國通貨膨脹，從抗戰算起，約有十年的歷史。在這十年的進程中，通貨膨脹的初期在抗戰後方爲時約兩年半，以後自廿九年起便進入通貨膨脹的後期，其中主要特徵之一爲物價上漲率超過通貨增加率。在後期中，又有顯著的幾個分段。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約自卅年起，我國貨幣進入崩潰期，也就是說，卅年以後，後方人民對法幣逐漸失去信仰，大家快快用出紙幣並且儘量避免使用紙幣；此時以後，鈔票流通的表面數額儘管加大，其實在價值却是縮小，接近於一個最低限度。卅二年起，後方貨幣崩潰的各種現象更爲加劇，而且市場利率跳漲起來追逐物價上漲率，這表示離貨幣的最後崩潰不遠了。

幸而勝利來臨，解救了當時後方貨幣和經濟的危局。勝利後，後方物價曾反跌一下，隨後略又回漲並再保持大體平穩或微漲，爲時共約一年又一月，算是得到了一段喘息時間。在收復區，勝利後物價水準，以法幣計，甚爲低下，接着便猛漲起來，很快便與內地物價水準略近平齊。

在去年，沿海城市物價上漲還不算太劇（例如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在去年十二月不過爲前年十二月的四倍半）。但是約從去年十月以來，內地的物價跟着沿海都市上漲起來，成了戰後全國性物價上漲的開始。內地既曾到過貨幣崩潰的後段，而沿海各地在淪陷期間亦曾經過更劇烈的通貨膨脹，所以約自去年十月以來，可說是經過戰後一段休息和調整期間之後，全國接演勝利前貨幣崩潰的後段。今年物價的兩度暴漲，以及暴漲中市場的混亂情形等，主要是貨幣深入崩潰期的表現。特別是購買者急求以紙幣換實物，而出售者拒賣，是表現人們對紙幣的信任益加喪失。此外，有許多交易是以外幣或實物計算，而外幣流通的禁止近亦形同取消；甚至政府財政的收支亦早有一部份用實物，而發行債券亦以美金作標準。這些都表示大家對法幣的信任已喪失殆盡。

現在發鈔仍在大量的進行着，那末，貨幣最後崩潰是不會太遠了。

第二、我國財政現亦入危險的崩潰境地。這可由左列幾點看出：

（a）財政上的主要辦法既爲發鈔，到了貨幣深入崩潰期的今天，發鈔則發鈔所得的實值愈小，結果財政支出的實值將大爲縮小。

（b）凡徵收貨幣的租稅，在貨幣深入崩潰期後，所得的實值亦將縮小。這也使財政支出的實值縮小。

（c）經過十年的通貨膨脹，社會財富發生重分配，一方面中下階層已經窮苦不堪，而他方面大量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它掌握權勢，控制國家財政經濟。這樣，貪婪的中下階層是再負担不起國家財政的重負，而特殊和富裕階級是握有權勢，能拒絕對國家財政作負担。那末，國家財政還有誰負担呢？

（d）過去把大量的外匯和黃金浪費虛擲——以極度廉價的方式大部轉移到特殊和富裕階級手裏——到現在，外匯準備快耗光了，而國外貸款却不易得，於是對外支付和物資輸入發生問題。這對於國家財政與國民經濟再加上一層壓力。

由以上幾點看來，當前財政到了什麼境地，是很顯然的。

第三、就物資的情形來說，今年恐怕是抗戰以來最嚴重的一年。這是根據於左列幾項事實：

首先，在抗戰八年中，我國若干地區的農村和沿海的工業受到甚大的破壞。據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初步估計的數字，抗戰中我國直接損失即達三百餘億美元之巨（東北各省及共軍佔領區的損失尚未計算在內），其中農

業、工業、交通的有形資本的破壞必佔甚大的數字。勝利後雖經善後救濟的幫助和敵僞資產的補償，但對整個的損失和破壞顯然相距甚遠。也就是說，我國戰前的生產力遠未恢復。

其次，由於通貨膨脹及管制失當對價格關係的擾亂，由於財富集中少數人之手而一般貧窮，由於政府壓低外匯與大量外貨的傾銷，由於豪門巨室壟斷若干行業，我國民族工業，以工廠關閉的數目計，去年已崩潰四分之三以上。甚至由敵僞接收過來的工鑛等事業（例如在東北方面），亦受戰爭、財政、通貨膨脹、缺乏計劃等影響，多任其停頓與敗壞。

其次，交通的破壞、梗阻，及運輸工具的不能多供民用，也很妨礙生產及物資的有效利用。此外，長江以南若干省區的盜匪猖獗，對於當前國民經濟的影響亦不小。

復次，今年天時恐將給我們以甚大的旱災。例如『綏遠數月未曾落雨，麥苗多已枯萎，災象已成』（見五月廿六日北平平明日報）。又據報載，河北省主席與臨參會議長日前（五月廿七日）致函行總工作視察團，有云：『河北省境自入春以來，數月缺雨，麥收無望，秋苗亦未能及時播種，目前全省旱象已成，糧源奇缺，糧價飛漲，人心恐慌，達於極點，……省政府現在控制五十八個縣市，平均每縣市二十萬人，在本身秋收以前，五個月間，其中非救不活者，即以七成估計，至少當有八百一十二萬人。』這些是何等驚心的景象！

再次，過去國家大量的外匯既已浪擲殆盡，出口業和僑匯亦因壓低外匯率而受到甚大的打擊，並且大量國外貸款和援助亦不易再得，所以從國外運入物資也不能太存奢望。

最後的也是最關重要的是大規模的國內戰爭繼續進行。兵爭的地區必然是慘遭破壞（尤慘的事，是兵爭地區也正是旱災地帶）。就是遠離兵爭的各省，亦將因戰爭對國力的重大消耗，而負担痛切的剝取和擾害。廬舍爲墟，一片荒涼的慘象，在華北若干戰場已經實現了。就在遠離戰區的省份和若干大城市中，亦眼見許多人活不下去。饑餓、疾病、自殺、犯罪、鋌而走險……已經是隨處可見。若戰爭、災荒、以及社會經濟其他方面再惡化下去，中國將成何種景象！

★　★　★

以上是從國家的觀點，來看當前經濟的實況和可能的更加惡化。現在我們從另一觀點——階級利益的觀點——來看當前經濟。

試把抗戰以來，約十年間，我國財政經濟上的實際措施臚列起來，切實攷察一番，看看各色各樣的措施，有那一樣不是維護富裕和特殊階級的利益的？財政上的負担，不管是發行國幣公債，外幣公債；不管是徵收間接稅，直接稅，或田賦徵實；不管是直接發鈔或變相發鈔；不管是對人民的有形徵取，或無形徵取，法以內的徵取，或法以外的剝削；也不管是負担上的歸着或轉嫁——有那一樣不是實際上維護一個特殊和富裕階級的利益而傷害其他階層的？再從外匯和黃金的運用來說，在一貫的低廉價格之下，已經把鉅額的外匯準備耗費光了，結果是若干特殊人物的國外資產大爲增漲。再看通貨膨脹下低利的貸款，實際上肥了什麼樣的人？物價管制和取締囤積居奇，何曾摸動過眞有勢力的人？許多的管制和禁令，實際上那一樣不成了特殊人物的上下其手的機會或攫取暴利的手段？多次的重大案件，一時雖亦表示要徵治大貪污，但那一次打着過大虎？更特別的，若干擁有雄厚勢力的企業，實質上說不清是國營或民營，而是特殊人物控制下的特種經營。這一切，就階級利益看，是很一致的，也很鮮明的。

實際的措施之外，還有一些口頭上和措施上的敷衍、支吾、和幻術。例如動用國人外幣資產，幾年以來，始終在文字上和口頭上做樣子，實際沒有動得分毫。又如舉辦財產稅，也僅於應付某種會議時提出來表示有了辦法，事後便擺在一邊，遇有質詢時再找些話來搪塞便罷了。至於措施上假名變質的辦法則頗能迷惑一般的人。例如今年發行短期庫券與美金公債，既訂明可作抵押和保證準備金，則結果很容易轉變爲法幣和信用的膨脹。像抗戰初期的國幣公債轉變爲通貨膨脹一樣。這即是說，這樣發行公債和庫券以收縮通貨，是虛幻的，實際上還是通貨膨脹。又如出賣國有資產，由國家銀行承購，而發行大量通貨，表面上是財政上有了出賣資產的大額收入，而實際上僅是國家的資產由政府的這本帳轉到那本帳，歸終還是增發通貨。這些敷衍和戲法，是做場面，實際對既得利益階級是不侵蝕絲毫的。

特殊階級的利益梗阻着國家財政經濟的改革，這已爲國人逐漸認識。現在引最近參政會中對財政的一些坦率的質詢，以見一斑。『今日我國之

官僚資本家，即法國革命前夕之貴族政府。應以强制手段讓孔宋二家拿出錢來，解救國家之危機。』『財產稅未舉辦之原因，恐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階級利益關係。』『建議由監察院組財政金融積案清查委會，調查孔宋豪門資本活動情形。』『當局曾有令，調查孔宋所辦之中孚揚子公司情形，調查結果如何？又在限制進口辦法公布後，中孚公司尚購進吉普車千輛及冰箱無線電器材等無算，其外匯何來？』『不舉辦財產稅是向豪門資本投降。』以上各項質詢和抨擊，係根據五月廿四日上海大公報所載前一日參政會中余井塘秋、伍純武、王孟鄰、黃宇人、張瀋華諸位參政員的言詞和主張。

不過這些抨擊仍然不會發生實效；特殊階級憑藉其權勢仍然是强橫，緊緊的扼着國家財政經濟的命脈。

這個特殊階級的權勢既如此强大，它已使中國社會的結構成一畸形，而且一切制度都要以這一階級的利益爲中心而加以解釋與運用。例如在抗戰期中，由於富裕階級不負担戰費所引起的高度通貨膨脹，曾經陷我國於危險的境地，當時幾位朋友和筆者曾聯名發表文字，主張擬定富戶名單向富戶强迫借款並舉辦財產稅；其時政府方面不肯接受，而且由負責管制物價的最高機構——國家總動員會議——的代理祕書長發表聲明（見卅三年五月廿一日重慶大公報），認爲我們的主張不合『民主精神』。再看今年五月廿三日現在財政當局答參政會的質詢時說的『民主時代，財部無權自由徵稅，有錢者之頭上無字，財部不能任意向人要錢，不出錢者不能拘捕。』（見五月廿四日北平世界日報）。這裏又提出『民主』來。原來『民主』是作如此解釋，如此運用的。那末，何不明令公布民主二字的定義，定爲：凡合於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的事情就是民主，否則爲不民主？不然，大量發鈔便是一種苛烈的徵稅手段，財部何以又有權無限制的使用？豈不是因爲這一個手段是傷害中下階層（特別是薪餉收入者），而於特殊階級有利無害嗎？至於鄉村農民和小本經營者所負担的苛捐雜稅，攤派剝削，壓榨他們到生存線下，他們頭上何嘗有字，何以向他們要錢、要物、甚至要命，都作到了呢？對他們就不談民主了嗎？民主二字如此，其他如『國營』，『民營』，『民生』，……等等名詞又何嘗不是作類似的解釋和運用呢？

這個既得利益階級對於國家財政經濟的控制，是很顯然的；他們的貪婪與殘忍，比之兵禍和天災，是具有同樣的眞實性的。討論中國經濟問題，必須正視這一個大現實，不容躲避。

★　★　★

在前面第一段中，我們從整個國家的觀點，指陳當前我國經濟在若干方面已在崩潰的階段中。就中如通貨膨脹已深入崩潰期，財政亦入危險的崩潰境地，而物資的情形是抗戰以來從未有的嚴重情形。若任當前情形繼續惡化下去，將有千百萬人活不下去了！

在前面第二段中，我們從階級利益的觀點，指明既得利益階級控制着國家的財政經濟，他們的貪婪與殘忍，比之兵禍與天災，具有同樣的眞實性。

從這兩個觀點所見到的經濟現實，好像是兩種現象，但實際上兩者有大部份是相結合的。例如政府財政之走到今日的危險境地，主要原因是富裕階級不負担政府的費用和貪官污吏的中飽營私。又通貨膨脹之深入崩潰期，主要也是由於自抗戰以來富有階級不負担戰費和政費所引起。再國家外匯的虛擲浪費，民族工業的倒閉，以及由於通貨膨脹和財富集中等所引致的種種社會經濟不良現象，也直接間接大部應歸咎於既得利益階級的作祟。就是今日國內的分裂和戰爭，從經濟的觀點看，也可說是既得利益階級的無限貪婪有密切的關係。試觀今日的世界，有那一個國家不爲貧苦大衆謀福利，讓大家能活下去？而且各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正在這個世界（特別在歐洲）抬頭和實施。獨有在貧窮的中國，竟讓少數人積聚駭人聽聞的巨額財富，而絕大多數的人淪爲赤貧。在這樣的國度裏，從何保持統一與和平？

既得利益階級對於當前中國的禍患，是要負很大部份的責任的。只有抗戰所給予中國經濟的傷害和天時給予農村的災荒，可說與既得利益階級無關。但是那個階級的自私，既陷抗戰時的中國於危境，則抗戰中直接間接的損害也就因此而超過其應有的地步。並且那一階級既套取大量國家的外匯，則因缺乏外匯而難以向國外購買大量糧食與其他必需物資，勢必使救荒，救窮，以及恢復生產等事發生困難。這樣說來，既得利益階級，對於中國經濟的各種禍患與困難，幾乎無一處能完全說掉干係。

打破既得利益階級對國家財政經濟的控制，沒收貪官污吏的財產，並重徵富裕階級的租稅，便可以停止通貨膨脹，挽救財政，平穩物價，並轉變人心。這樣可使救災與實現國內和平較爲容易。若能先實現和平，再謀經濟的改革，亦是一途，但恐不很切實。至若一任事態的流變，讓經濟繼續敗壞下去，則將有千百萬的人民（特別在華北）活不下去，而且國家的元氣還要大傷，貽後代以莫大的負担。

無論如何，今天我們必須拿出勇氣，正視當前險惡的經濟現實，團一番割治（對既得利益），消弭（對國內戰爭），和補養（對災荒及經濟上的各種傷害）。

六月四日於北平

#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陳友松

勵行教育普及是國父的遺教，是人人都應有平等的教育機會，是聯合國文教的九大方針之一。這是當前的極重大的問題，我國自興學以來，始終未曾實現這個理想。據本月的學齡兒童統計，全國包括台灣有六千七百萬人，而在學者不過二千多萬人。四千五百萬十二歲至十八歲的青年，祇有不過一百三十萬人在學，十八歲至二十二歲的青年，最多也祇有十一、二萬人在高等教育機關，距普及的理想甚遠！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我們何妨比一比全世界各國的教育普及情形，叫我們知道到底落後到什麼地步，知道教育普及與國運之關係，然後猛省起來迎頭趕上人家。

比較教育專家目前祇能應用統計作量的比較，至於各國教育普及的質的差異當然是很大的，在標準未有具體化以前，我們祇好先在量上比一比，現在已有方法求出以下三種百分比：一、六至十三歲兒童就學百分比，二、十四至十七歲兒童入中等學校百分比，三、十八歲至二十一足歲入大學百分比。世界上一百零九個國家與政治單位，都可以用此準尺來比。這個統計表是美國愛俄瓦大學何一德博士精心之作；作者本年也曾將戰後五十四聯合國的大中小學學生在學的百分比，全國人口與學生數比例，各國的國民所得以及與教育經費佔預算百分比，作一比較表。把這兩個表（從略）拿來研究一下，我們對於世界各國教育普及的情形，得着許多重要的結論。

一，各國的經濟生產能力之增加，表現在國民所得的增加，是與教育普及之增加成正比例的，最富的幾國和最窮的幾國比較如下：

| 國別 | 全國人口之大中小學生數百分比 | 每人口平均所得（以美金爲單位） | 中央教費佔總預算百分比 |
|---|---|---|---|
| 美國 | 二一 | 一一二〇 | 二六 |
| 蘇聯 | 二二 | 六九一 | 一九 |
| 聯合王國 | 一五 | 五六〇 | 一〇强 |
| 加拿大 | 二〇 | 四七五 | 二〇强 |
| 澳司大利亞 | 一八 | 三六〇 | 一一 |
| 中國 | 四 | 一一（或一四） | 三·三 |
| 印度 | 四 | 一六·八 | 六 |
| 墨西哥 | 十 | 三一 | 十五强 |
| 智利 | 十二 | 八八 | 十九 |

二，教育愈普及的國家，教育經費佔中央預算的百分比愈高，美國的中央預算應拿各邦的預算來比，因爲中央是不主管教育的。

三，一百〇九個政治單位中，有四十九個有人口在五百萬以上，全世界共有六至二十一歲的兒童與青年六萬萬九千一百萬，其中祇有二萬萬零七百萬在學校做學生，所以全世界平均祇有十分之三的兒童與青年入了學，算不得普及，二萬萬零七百萬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小學生，百分之十三是中學生，百分之一點六是大學生。

四，關於『最黑暗的非洲』，我們得了一個新的認識，但比起亞洲全

說來說並不算落後。亞洲的兒童與青年祇有百分之十四點六在學，拿埃及來比中國，尚勝一籌，埃及全人口有百分之六是學生，而中國祇有百分之四是學生。拿南非聯邦來比，他的每人口所得有二百一十美金，而文育只佔百分之五十二，但全人口在學者有百分之十，約二倍半於中國。亞非兩洲擁有全世界兒童三分之二，共計入學者祇有百分之十四點二，其中不到百分之十二的學生能升入中學，而在美國則有百分之二十六能升中學。

五，表中證明美蘇教育普及佔全世界第一，澳司大利亞在小學階段已趕上了，然而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則仍瞠乎其後。加拿大在中小學教育上可以與美蘇抗衡，然而高等教育則又是落後的，除了英領各國及英本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能趕上美蘇兩國。

專拿美國來說，教育是：『美國的魔術』。美國教育家自稱美國人種並非優於他國，自然並未特別優待美國，政治組織也與許多國家一樣，比起若干國家他並無氣候與地理上的優異條件。然而他比其他國家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對教育的信仰，他以全力普及免費的中小學教育，並大量資助有才智的青年升入大學研究院；百餘年來的成績是這樣，在戰時他擁有科學家與工程技術人才至少五十萬人。全人口中有大學畢業程度者三百九十萬人，有中學畢業程度者二千多萬人；像這樣做他發揚人民的才智之衆，是世界史從來未見過的。他的國力，就是建立在教育基礎上的。他對教育的信仰，一年增加一年，所以他的生產力是舉世無敵的。美國人自己承認教育是他們最偉大的事業，而且說『他國每每尋找美國強盛的祕密，偏偏閉着眼睛看不見這個簡單的眞理，就是美國把教育當了國運的主要工具。我們美國和別國的主要差別，就是我們對教育有不屈不撓的信仰，視教育爲人類改進社會進步一切辦法中最大的辦法。』

六，看看全世界教育現況，還有其他可注意之點。一國如有貴族與封建的階級存在，則社會大衆的教育必被忽視或減縮。一個社會不重視階級時，他的教育必愈發達，例如蘇聯卽是。美國教育家甚至說：『不到一百年內，如果民主國家不努力前進，蘇聯將會在教育與學術上成爲全世界的領導。』

七，南美洲已對教育之重要覺醒了，墨西哥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最後我們把中國和五十四聯合國比一比，我們的國民所得（每人口），在所得統計的四十國中，佔三十九位，僅强於阿富汗，尚不及印度；我們的文育若據實際觀察，無論如何不少於百分之七十，佔有此統計的四十二國中第三十五位。文育佔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下的有十七國，小學生在學的與全人口之比例，只有哈西提、印度、伊蘭、伊拉克、四國比不上中國，所以初等教育普及的程度，我們佔第五十位。至於中等教育則佔四十九位。所以我們名爲五强之一，其實是有至少四十國家在竊笑我們。

我們還不自覺嗎？胡適之先生說得不錯，『我們今後必須要堅決地信仰五千萬失學兒童的救濟，至少要比五千架飛機的效力大五萬倍！』

#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 ——美國人性格之五

費孝通



五月九日的 The Spectator 周刊上，Gunther Stein 發表了一篇「迷惘的美國」。他說美國在這次大戰之後因爲生產力的增加，差不多比較戰前加了一倍，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大大的提高了。鄉村裏的普通農家一年的平均收入已超過二千元。我在美國時會打聽過，在戰前一個一年收入在八百元一千元左右的農家已算是小康之家了。所以現在他們手邊的錢確是多得多了，雖則物價也在漲，一片繁榮的景象是很顯著的。可是 Stein 接着說，這片繁榮的景氣帶來的却不是欣欣向榮的愉快和滿足，而是恐懼和不安。讀他的觀察，上自企業家，下至工人農民，都在担憂，這繁榮可

能是朵曇花，怕不久就會有經濟恐慌要發生。政府裏的要人們愈是「關謠」，民衆也愈覺得恐懼得有根據。

Stein 並沒有說美國經濟是否眞的不久會有恐慌發生，其實誰也不敢預測，除了算命先生；人類歷史中的小波動確是難說的。不過他所描寫的那種普遍的迷惘的心情却是事實。美國人爲什麼這樣神經質地在繁榮中會担憂起恐慌來呢？有人說這是因爲在上一次大戰後美國人所受經濟恐慌的打擊太深了的緣故。一個吃過苦頭的人不會忘記痛苦的經驗的，所謂杯弓蛇形，草木皆兵都是這樣發生的幻覺。但是這次大戰和上一次大戰究竟並不是如法泡製的一帖藥。而且有了一次經驗正可以及早設法，更有把握來應付可能的災難，學了一次乖，不是更有一點保障了麼？美國現在那種心情的不安還有着更深刻的疙瘩。關於這方面，Stein 是沒有講到的。

美國人的骨子裏還是充滿着清教 Puritan 的精神。清教徒的信仰裏有着一個嚴厲的上帝。他是整個宇宙的舵手，駕駛這萬有的大船，向着至高的目標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在其他宗教派別中是要求說明的，他們依賴先知，直接和神交通，啓示給芸芸衆生。清教徒却不然，上帝既是全能全在的，他可以直接在給每個人的賞罰中去表示他的意志。他會給合於他意志的人具體的恩賜，他可以給違反他意志的人嚴厲的刑罰。生活上的順利和繁榮就是恩賜，事業的失敗和破產就是刑罰。於是清教徒依賴先知或其他權威來猜測上帝意志的企求一轉而把眼睛看到了現實的生活。同時也把日常生活作成了測驗上帝意志的指數。他們在現實生活上加上了一層宗教的意義。

他們並不是說，一個衣食豐裕的人是個好人，而是說好人一定會衣食豐裕的。衣食豐裕是上帝所給的，上帝祇會賞給配受恩賜的人。普通觀察者都看得到美國人是最主張自助天助的原則。一個自己不想求上進的人是道德上有缺陷，上帝會降下災難，使他受苦，人怎能對這些上帝所不喜歡的人予以援助呢？美國在社會保險這一類事業上是永遠帶着一些懷疑的。窮貧由於自取。很多人反對羅斯福的新政是爲了新政養成了人的依賴性，使上帝對每個人賞罰的機構受到了阻礙。

清教徒是勤儉刻苦，生活很嚴肅，不住的自省，像是在替上帝記賬。我在以前的幾篇文章中會分析過美國社會背境，說明了他們怎樣會發生那種競爭的心理。這心理和他們的宗教信仰是配合得十分密縫的。他們競爭，比別人順利，有辦法，更富裕，那就表示他們更能得上帝的寵愛，因之，也必然是更好的人。物質就是道德。

在一個機會豐富的社會裏，各人可以不必靠趕掠別人來謀自己富裕的經濟裏，這種信仰多少是有客觀根據的。勤儉的人起了家，懶惰的人破了產，天道恢恢，賞罰不爽。這種信仰對於一個順利的人是有鼓勵的，但是對於一個失敗者却不然。如果成敗的原因果眞出於自己的錯處，自可以藉此自己檢點一下，如其並非出於懶惰或疎忽，情形就不同了。不幸的，美國在上一次大戰之後容忍競爭的開拓機會已經減少，成敗已經不是個人的能力或道德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了。那種個人負責的傳統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但是深入人心的信仰常是出於理性控制之外的。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恐慌，會使無數的人受到嚴重的打擊。在經濟上固然因羅斯福的新政而得到了挽救，但是心理上的創痛却不易平復。嚴重的經濟恐慌在每個人的立場來說是事業的失敗，失業之後，大批的人靠救濟過日子。傳統的自信心一掃而光，而且更嚴重的是找不出上帝爲什麼要譴責他們的理由。依清教的教條，這些不幸必然是因爲人犯了罪，但是每個人自問良心並沒有做過什麼錯事。他們如果不能把這責任歸之於社會制度。就不免迷惘起來。迷惘是出於對於傳統道德標準失去了把握，像是一個受到了莫明其妙的刑罰的孩子一般。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對美國人自信心的打擊是空前的。過去幾百年，新大陸的新字不但是指地理上的新，也是道德上的新。自助天助，上帝是嚴厲而公正。他們出兵歐陸是以光明去征服黑暗，正是這他們祖先出外開闢新天地的黑暗；是以新去克服舊，是進步的。所以一九一八年的勝利，道德的氣息遠過於軍事。威爾遜到巴黎代表的是新世界的曙光。美國在德國的屈服中證實了自己的優越，幾百年來傳統精神的優越。同時也證實了他們祖宗確是棄暗投明，走上了正道。但是上帝却並沒有給這些正直的人應得的報酬，相反的，却是失業和窮苦。上帝是不能錯的。於是他們迷惘了。他們猜不透上帝的意志了。

迷惘的美國曾經想把頭埋在沙土裏像一隻駝鳥。但是在他們並沒有恢復自信的時候，那些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中渡過早年的孩子們剛長成又

被送上第二次大戰的戰場了。我們如果比較前後兩次大戰結束時的心情，可以看出一個很大的差別。一個避免「思想問題」的戰爭必然避免不了勝利時道德上的迷惘，也因之並不能使世界感覺到獲得了新生命的欣慰和愉快。大西洋憲章的道德境界本身已經不太高；不幸的，宣布不久又遭到邱吉爾的蹂躪。我在美國時印像很深的就是在勝利前一年竟沒有人願意勇敢的追問到這次戰爭的目的了。太平洋上的空戰差不多成了足球比賽一般，報紙上競相以各戰鬥員擊落敵機的紀錄來吸引讀者。關於戰爭目的他們覺得祇是羅斯福的事，羅斯福一死戰爭的目的也跟着死了。

這次戰爭缺乏道德氣味並不是偶然的。美國心裏有病。他們在這次大戰之前原有的自信心已經消失，而新的標準並沒有建立。有人覺得羅斯福一死美國怎樣會完全變了面目。其實這並不值得驚異的。羅斯福挽回了經濟危機，但是並沒有確立一個新的道德標準。新政人物是技術性的，並不是人民的導師。羅斯福一死新政人物悄然引退，除了華萊士發表一些演說外，沒有半點掙扎。這就表現了羅氏十多年的執政祇續延美國經濟的壽命，並沒有在美國人的心底引起一股新的改造熱力。新政死得像羅斯福一樣容易。

美國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虛弱使他們並不能安心接受從戰爭裏得來的繁榮。在他們內心，更有着一種不敢說出來的恐懼，這恐懼是新大陸在道德上將要不能再領導世界了，因爲有一個更新的大陸在濃霧裏烟燻出現了。美國討厭蘇聯並不止是它的「强大」。在經濟和軍備上美國深知蘇聯在二十年內沒有法子超過他的。但是他們感覺到壓迫，這壓迫不是在實力上。如果美國人有自信覺得資本主義比了社會主義好，或是共產主義是不近人情的主義，他們不必害怕蘇聯會危害美國了。美國在這次戰後像患了歇斯柏里症一般的反蘇，把蘇聯的思想威力估計得這樣高，除非心裏有病是很難理解的。

美國的心病害了近二十年了，還是在上一次經濟恐慌中得的病，一直沒有平復。他們並不能承認在美國之外還有一個「新大陸」。「美國」本來是個理想，是個追求，靠近的目標，如果這理想在道德上是次級的，這目標上沒有了光芒，這些各自奔向前程的美國人有什麼可以聚維在一個社會裏呢？這些來源不同，皮膚顏色不同，興趣不同的一大堆同路人是必須維持住一個共同目標的。這目標在道德上必須超過一切。可是現在呢？不論是眞或是假的，在歐洲方面據說又有一個新大陸了。這是美國人所不敢相信的。蘇聯把美蘇看成兩個體系，所以史大林可以說「不妨並存，更可合作」。美國並不這樣看法，是兩個理想，兩個愛人。理想和愛人豈可攜貳？杜魯門回答說：「並存不得，你得讓我」。從經濟和政治上沒有人能指出美蘇必須衝突的理由，但是在美國人的心理上却有此非理性的病根。美國人反蘇能這樣誇大，絕不是少數「反動分子」可以製造出來的。美國對自己的信仰已經動搖，所以難於有恃了。

美國眼前的繁榮並不能維持人民對自己制度的信心。他們害怕經濟恐慌像鬼一般，在一閉眼之間，會突然出現。羅斯福把「沒有恐懼」列入四大自由之一，誰知道這次戰爭非但沒有在這世界上實現這「戰爭目標」，反而把美國也拖入了這恐懼的苦海裏了呢？

在太平洋這岸看過去，美國雖則在經濟繁榮上打出了一個記錄，但是他們在心理上還得安定下來，這繁榮才不至眞的成了曇花一現。鬧鬼的，鬼眞會來找上門來的。


## 提高稿費（第六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七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二萬元至二萬五千元，此啓。

一、本刊稿費，三十五年五月（勝倫時期）至九月十五日爲千字四千元。

二、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底爲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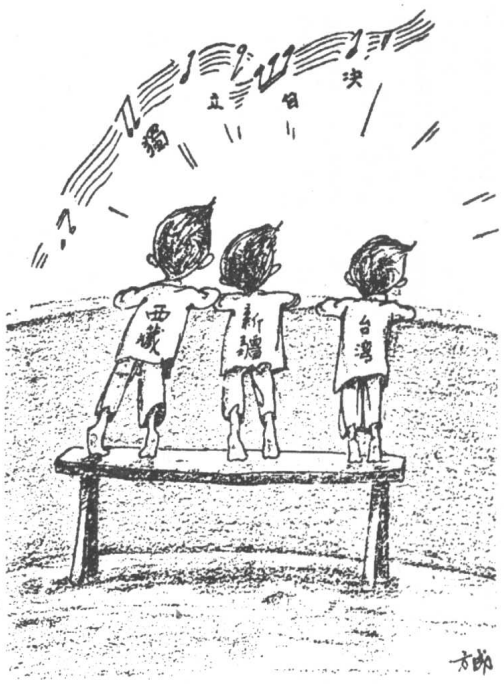
三、卅五年十二月一日至卅六年一月底爲千字八千至一萬元。

四、三十六年二月一日至三月底爲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

五、三十六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爲千字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元。

六、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爲千字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

打不清的官司




牆外之音

怎麼，還站得起來？

觀察通信版

# 北疆戰局的背景及展望

本刊特約記者（甲）

## 突來的消息

（觀察通信）內地人士看到報紙上刊載中央社迪化九、十兩日的電報，關于新疆奇台縣北部外蒙攻擊我軍駐地的報導，也許會驚駭與奇異，因爲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了，突然得令人難以捉摸其究竟。實際，新疆省自去歲和平條款簽定後不久，奇台北部的阿山區便開始有戰事，尤其是今春，戰事益緊，但這只是阿山區土著居民——哈薩克族自己鬧糾紛，與省府方面毫無關係。到了本年五月，以烏斯滿專員爲首的反赤勢力，被以逸列里汗台吉（省委兼衛生處長，但發表以來，彼從未到任）爲首的親外勢力驅逐到阿山迪化二區交界的北塔山來。北塔山是過去新疆通阿山與外蒙的要隘，也可以說是新疆東北部的屏障。迄民國七年阿山劃入新省，素來駐兵的楊增新氏也未曾撤去北塔山的防務。此次阿山哈族攻擊我軍駐地的報導，也許會驚駭與奇異，因爲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了，突然得令人難以捉摸其究竟。實際，新疆省自去歲和平條款簽定後不久，奇台北部的阿山區便開始有戰事，尤其是今春，戰事益緊，但這只是阿山區土著居民——哈薩克族自己鬧糾紛，與省府方面毫無關係。到了本年五月，以烏斯滿專員爲首的反赤勢力，被以逸列里汗台吉（省委兼衛生處長，但發表以來，彼從未到任）爲首的親外勢力驅逐到阿山迪化

## 盛世才爲淵敺魚

阿山區的主要居民是哈薩克族，他們都過着遊牧生活。不過四山一帶的哈族，有許多兼事農業，文化較高，東山一帶的哈族，事農者極少，文化也低。所謂東山是指富蘊、青河、烏及福海之一部，西山是指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四縣。哈族人雖性情浮動，喜以規掠來點綴生活，但他們的大部份還是瞬過安定生活的。他們的經濟與習性都促使他們不願在生活中有變易，尤其是不願改變生活方式。游牧生活在我們看來似乎很苦，但自一般哈族人看來，他們寧願住在常移動的毡房子裏，而不羨慕我們的高樓大廈。因此他們對于社會主義總（）。現在的阿山區專員烏斯滿便是阿山第二次民變打鎮出來的英雄。第二次民變的首領都于投降政府後被解往省城，獨有這個平民出身的烏斯滿與蘇來曼等人逃避于新蒙邊境，在那裏，他漸漸收攬盛氏軍警壓迫的老百姓，伺機再發，而恰在此時，盛氏掙脫了他的第一個主人。

宇宙間常有這樣矛盾的事，即甲乙本不相容，但在某種情況下却暫時合作來對抗丙。烏斯滿當年亡命邊隅，經然是爲了反赤，但轉形而未變質（這個質並不是赤，請讀者注意）的盛世才政府對這些亡命之徒，依然搜索。盛氏搜索他們並非因爲他們曾經反赤，而是恐怕他們再舉，遣害他的政權。可是這樣一逼，逼得烏斯滿不得不另外找生路。在一般人，活與信仰的比重總是後者輕于前者的。在外蒙這一方面，縱然知道烏斯滿等是反赤的，但是也未始不可利用他來向東山，作了烏斯滿的助手。歷次進攻承化棋子。他們的勾結開始于三十二年五月，那時烏斯滿正在庫倫起釁。烏斯滿的嫡系如馬那提、蘇來曼、奴爾不加等之于三十四年春投降政府，慎由于此。到該年九月，阿山被逸列里汗與塔城東去之變民攻陷，西山的大權，便落在逸列里汗的手裏。烏斯滿雖到過承化，但不久又回東山去。

阿山的農田本來極少，歷經變亂，牧畜的生殖保衛又大受影響，因此阿山的民衆雖把漢人勢力消滅了，而自己却無法活下去。同時逸列里汗的政治作風，和當年盛世才的專靠特務差不多。哈民的性情最浮動，有的路往俘虜、奇台等地投靠政府，烏斯滿本人與其羽

## 阿山陷落後哈族漸分化

三十四年一年間，烏斯滿的武力日强一遍，曾四度進攻阿山首區承化，不過軍事指揮權已漸落于逸列里汗台吉之手。逸列里者的。在外蒙這一方面，縱然知道烏斯滿，三十年忽在承化失蹤，三十四年竟出現于東山，作了烏斯滿的新疆攝上一枚威脅的軍事都由他統率，在職權上時常和烏斯滿起摩擦。烏斯滿的嫡系如馬那提、蘇來曼、奴爾不加等之于三十四年春投降政府，十月，阿山被逸列里汗與塔城東去之變民攻陷，西山的大權，便落在逸列里汗的手裏。烏斯滿雖到過承化，但不久又回東山去。

阿山的農田本來極少，歷經變亂，牧畜的生殖保衛又大受影響，因此阿山的民衆雖把漢人勢力消滅了，而自己却無法活下去。同時逸列里汗的政治作風，和當年盛世才的專靠特務差不多。哈民的性情最浮動，有的路往俘虜、奇台等地投靠政府，烏斯滿本人與其羽

黨也感受了幻滅的悲哀。去歲六月和平告成，烏族在省府中僅有二名委員，在伊、塔二區毫無地位，他們更意識到這一次的流血完全是受伊方利用了，阿山內部遂有反伊的舉動。但是達列里汗却不同意反伊，途、烏兩大勢力便開始由膺懲而衝突起來。等到額敏事件（額敏維民殺害塗禹則事）發生，全疆大部哈民對伊方更形不滿，烏斯滿的反赤思想再度抽芽，以軍事向達列里汗進攻，並派代表晉省向政府請援，因為他是和平功成時政府任命的阿山區專員。但政府這方面處境極難，對烏斯滿雖然有援助的義務，但礙于對伊方的關係，也就不能有任何表示，至多不過進行調解罷了。張兼主席治中于去歲某次公開講演中，便提及阿山派代表來迪的事。他為了避免伊方省委的誤解，曾說阿山派代表來，都讓阿和賈提江副主席去接頭，表明政府決不顧慮棄和平，不問于地方各系派中有所厚薄。

本年一月以還，阿山內部戰亂日大，張兼主席自京返迪後，省府例會，曾通過派視察團，由鮑爾汗副主席率之前往承化調查並調解軍事上的衝突。但格于種種原因，視察團未能出發，政府僅機去數千萬款子敷濟地方民衆。到了本年三月，烏斯滿的一系，節節從東山潰退，到五月初，乃退入迪阿交界的北塔山。省軍為了防衛地方與交通上的安全，對此加以監視，汎地上守軍竟遭受作為達列里汗主力的外蒙軍隊之襲擊。

## 北疆戰局展望

新疆自從伊寧事變以來，歷史的前途有三條：掙脫祖國，併于蘇聯；掙脫祖國，土著人民建立獨立國家；在中央協助下建設成為中國西北部最堅強的一省。這三條路，第一條走不通，蘇聯的對外活動決不這樣愚蠢，在目前，它的目的只是在控制新疆，而決不願冒大不韙來吞併新疆。但是在新疆作反祖國運動的人却認為四方的力量是不可以估計的。第二條路，向之邁進的人倒很多，但這要看中國內部的政局發展到什麼階段而定。如果國家遭未崩潰，走這條路的人也不會達其預想。即或不幸，國家再無餘力來統治新疆，以新疆目前的條件講，也不會建起獨立國家，結果，不歸于俄，也歸于蘇。第三條路在目前也是很艱難的。國家很少有力量來向新疆貢獻。計劃與想像如果沒法子來實現，對事實是沒有幫助。

新疆問題之屬上不能解決，也正因為這三條路都不易走得通。

最近幾個月，代表上述三種思想的鬥爭已走上報紙與公開言論真，鬥爭明朗無疑地促使鬥爭尖銳，爾其斯坦主義的人，從他們的控制區內驅除出去，同時也給新疆一系所代表的勢力以威脅。我們相信戰局不會擴大，至少在目前國際局勢下，沒有擴大的根據。不過由此一事，新疆的局面將因人心之不安而更難統治了。

報載，我駐蘇大使傳乘常已向蘇外交當局提出抗議。又載新疆青保安司令部參謀處長扎克勳已抵南京向中央報告一切。扎克勳是新疆哈族中出色的人物，他始終是站在政府這一方面，也是站在哈族的利益上的。他之飛往南京可以看出哈族人目前的憤慨。在東北戰事中，有朝鮮軍出現，在新疆地方民族自相衝突中有外蒙軍出現，中國這成個什麼樣的國家。借用外力來進行奪取政權在政壇上講也許是必要的，但在國家民族上講，我們却大不謂然。

三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 『在陰謀與魔術導演下看新疆的前途』

本刊特約記者（乙）

（觀察迪化通信）

新疆自經過「二、二五迪化事件」以後，表面上似乎進入了靜止狀態，然而其影響所及，直在向天山南北作波瀾式的擴延，下面所記，就是這些餘波的顯著表現。

##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

五月十二日新疆日報漢文版，登載一篇「在陰謀與魔術導演下看新疆前途」的讀者來書，作者安尼外爾阿不都拉，係維族青年，原稿為維文，他原擬投維文報發表，後恐拒絕，故寄漢文版。其用意是要「讓你們知道大多數的維族人的一個眞正的共同的意見」。他說「這幾個月來，多事的新疆，更瀰漫着一片愁雲，好似暴風雨即將襲來的樣子，……我們眞為新疆的前途着急。」他接着指摘新疆日報維文版一字一句不是反動的，也幾乎沒有一字一句不是謊話。政府要維護和平，他們便拚命的製造危害和平的言論，政府要實行民主，他們便拚命的製造反民主的空氣……的言論，「幾乎沒有一個眞正愛國的人，不願意新疆有保安司令部參謀處長扎克勳已抵南京向中央報告一切。此次阿山地方實力派出色的人物，他始終是站在政府這一方面，也是站在哈族的利益上的。他之飛往南京可以看出哈族人目前的憤慨。在東北戰事中，有朝鮮軍出現，在新疆地方民族自相衝突中有外蒙軍出現，中國這成個什麼樣的國家。借用外力來進行奪取政權在政壇上講也許是必要的，但在國家民族上講，我們却大不謂然。

三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狀吧，那簡直是人間地獄，但是他們却偽裝為民主的天堂，政府要團結，他們却拚命的主張分裂。他們對外揚言，要把維文版變為蘇聯革命時代的火星報，他們要以星星之火，造成燎原

之勢。根據這幾個月來的情形看，維文報是不折不扣的朝着這個方向走。」他最後指出少數暴烈份子想拿蘇聯做靠山，以恐嚇政府欺騙人民的陰謀與鬼術，是不可能的。他說他是一個維族人，他承認過去政府的統治方法，容有許多不合之處，但他認爲新疆不夠獨立資格。「……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牢牢的認定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今天我們所要求於國家的，是自治，是高度的自治，在國家的保護下，同樣的享有政治經濟上應有的權利，只要這個目的實現，我們就滿足了。」今日維族人真，作如此想法的，確是絕大多數，只可惜他們在暴烈份子的脅迫（漢族走狗，黑大爺尾巴）與威嚇（恫嚇、毆辱、暗殺）下，得不到法令的保障與支援，他們的聲音是十分微弱的。假若我們在去年七月一日省府改組後，根據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嚴格執行，讓比較公正的維族人士，在有組織保障的支援下，出頭說話，願身做榜出少數暴烈份子想拿蘇聯做靠山，以恐嚇政府欺騙人民的陰謀與鬼術，是不可能的。他說他是一個維族人，他承認過去政府的統治方法，容有許多不合之處，但他認爲新疆不夠獨立資格。「……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牢牢的認定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今天我們所要求於國家的，是自治，是高度的自治，在國家的保護下，同樣的享有政治經濟上應有的權利，只要這個目的實現，我們就滿足了。」今日維族人真，作如此想法的，確是絕大多數，只可惜他們在暴烈份子的脅迫（漢族走狗，黑大爺尾巴）與威嚇（恫嚇、毆辱、暗殺）下，得不到法令的保障與支援，他們的聲音是十分微弱的。假若我們在去年七月一日省府改組後，根據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嚴格執行，讓比較公正的維族人士，在有組織保障的支援下，出頭說話，願身做榜出少數暴烈份子想拿蘇聯做靠山，以恐嚇政府欺騙人民的陰謀與鬼術，是不可能的。他說他是一個維族人，他承認過去政府的統治方法，容有許多不合之處，但他認爲新疆不夠獨立資格。「……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牢牢的認定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今天我們所要求於國家的，是自治，是高度的自治，在國家的保護下，同樣的享有政治經濟上應有的權利，只要這個目的實現，我們就滿足了。」今日維族人真，作如此想法的，確是絕大多數，只可惜他們在暴烈份子的脅迫（漢族走狗，黑大爺尾巴）與威嚇（恫嚇、毆辱、暗殺）下，得不到法令的保障與支援，他們的聲音是十分微弱的。假若我們在去年七月一日省府改組後，根據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

## 南樑一戚會和加尼牙子公葬

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維哈族人士三千餘人，在飽衛汗副主席領導下，舉行前省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子公葬典禮於南樑近郊八戶樑。張兼主席治中特贈新幣五百萬元，以示悼念。考和加尼牙子於民十九年發難於哈密，曾引甘肅馬仲英入新相助，一路砍殺，於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喀什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宣佈獨立三十條，以殺盡漢人脫離中國爲主旨。南疆漢人十九死於他的大頭棒下。後與馬仲英反目，第一次出現於新疆人民眼前的鼎，就是事變期中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壽終正寢。盛世才復利用其勢以壓倒馬仲英，又以副主席之初，對青年問題確十分注意，幾次舉行各族青年座談會，讓他們發洩，並採納他們的意見。同時要艾沙霽偕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疆支團。時化我們能把握住新疆的青年，使他們走向一條正確的途徑，新疆前途是樂觀的。」他也與各族青年周旋，想法連繫。此後政治陷於被動，一切不能靈活運用，對於青年問題，也是一樣。凡是與伊寧方面有關係的青年，在機關裏，在社會上，都是大之表示「轉變」，他現在已是維文報的祕書了。

至於艾沙所領導的青年團，今年二月開始開辦，目前注重服務工作，已引起了社會的注意與好評。然由於他心理的碎弱而得來的他是保持僅與過分樣健ㄋ對於中大十一月革命勝利及其擴大爲行動」。紀律嚴格，注重軍訓，其組織中央有各種委員會，地方有分部及不能等待他了。伊寧隊組。此文件已由省府祕書長劉孟純於四月十九日兩復賽福鼎，批駁四點，要他們好好考慮一下。其實考慮與否，無關宏旨，反正他們已在進行，他們的用意，不過是向省府通知一下而已。

## 變了色的新疆地圖

前年迪化吃緊時，伊寧軍隊抵達綏來近郊，與國軍隔瑪納斯河相守。此種形勢，一直維持到現在。最近國軍在綏來國獲一張二百萬分之一的新疆地圖，上書「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全係維文，綠色，照現行的行政區劃分站在民主最前線獨立爲十省，京都仍在迪化。四鄰爲蘇聯外蒙中國與西藏。蘇聯着紅色，外蒙爲黑色，

年們不惜所流的熱血而得來的他是保持僅大十一月革命勝利及其擴大爲行動」。紀大刀闊斧的積極展開律嚴格，注重軍訓，其組織中央有各種委的新疆青年，事實上員會，地方有分部及不能等待他了。伊寧隊組。此文件已由省府祕書長劉孟純於四月十九日兩復賽福鼎，批駁四點，要他們好好考慮一下。其實考慮與否，無關宏旨，反正他們已在進行，他們的用意，不過是向省府通知一下而已。

## 兩個青年團

今日新疆情勢的紊亂，癥結在青年問題的嚴重。新疆青年做過激烈宣傳的人，就是上召見或餓逐。一般比較中和的青年，在他方譏笑怒罵之下，走在社會現實的前面經過盛世才十二年的「六大政策」教育，青年人的理想，早已

中國與西藏未著色。不知今日的新疆當局，看了這張地圖後，作何感想？

## 張治中氏出巡南疆

新疆因天山橫亘中央而成南北疆，南疆與北疆在地文與人文上顯然不同。北疆氣候寒冷，多坤原綠洲，礦產較富；哈薩克與維吾爾人平分秋色，而夾雜少數的漢蒙滿洲人，國際交通較便利，思想比較進步，歐化色彩濃厚。南疆地極溫暖，爲沙漠綠洲，多農產品，百分之九十以上爲維族，實維吾爾人之故鄉，對外交通極阻塞，民極保守，宗教氣味濃厚。伊寧事變以後，南疆社會亦在動盪中。在目前局勢下，南疆可能是規復北疆之根本，亦可爲北疆特殊政權之擴張，南疆成了新疆局勢之焦點。省府改組後，特殊集團攻擊南疆的漢人政治，自縣長民選，南疆五個行政區先後改調了三個維族專員以後，漢人在南疆政治上，幾乎完全退出。於是他們又開始攻擊國防駐軍，說軍隊阻撓了他們的民主政治，先後提出「國軍退出新疆」的口號，而對阿克蘇駐軍當局，尤其攻擊不遺餘力。阿克蘇專員（維族阿不都馬合素木）痛哭流涕的在張治中面前訴說軍人干政的事實。（按阿克蘇爲南北疆要衝，三十四年冬伊方武裝力量曾越冰達板南下，陷溫宿，圍阿克蘇兩月有餘，當日守軍趙團長以少擊衆，死守不退，卒保南疆半壁）。張氏相當爲他們的控訴所感動，極力防止地方駐軍參預地方政事。此次張氏的出巡南疆，與此不無關係。張氏於四月十六日專機南飛，同行者有參謀武德、艾沙、屈放、劉特派員澤榮等十餘人。經阿克蘇、喀什、轉經溪車和闐焉耆日庫車等地，爲時三週，於本月九日返迪。張氏在阿克蘇頗爲順利，座談會上有人公開質問張氏由專署移駐何處，張氏答以「此地政治工作做得很好，不僅你們怕，我亦無從下手。」張氏到了喀什，形勢大異。到喀三日，民衆舉行歡迎大會，一維族在大會演詞中，直呼張治中而連稱阿副主席，並力數和平條款未實行，要求國軍撤出新疆，喀什成立人民軍隊，逐卡由當地人民防守。張氏除力斥該發言人的直呼其名之不是外，大罵其要求之無理。暴烈份子不得要領。五月六日張氏由和闐飛返喀什，是晚十時忽有民衆五六千人包圍專員公署（張氏行邸），要求張氏答覆前次所提各款。張氏令屈武邀阿合買提江向民衆勸解，適阿外出，乃派員往請。二時民衆散去。二時民衆復來，張氏不理。四時阿合買提江返寓，始向民衆宣稱：「暫不必暴動，過時再說。」衆衆散去。次日維埃聯邦之一。他並指出獨立和加入蘇聯兩條路是不夠格和不可能的，只有第一條路是最光明最幸福的正路。誠然，新疆前途之發展，以及今日新疆人民的想法，是不能超出這三種假定的。目前爭執最烈的是自治與脫離中國而加入蘇聯兩派，眞正的獨立論者，雖也大有人在，然他們倘依張氏此行，敢斷其大勢，對其日後之設施與作風，影響必多云。

## 新疆前途三個可能

去年十月二十六日。張治中氏在迪化各族代表千餘人的座談會上，指出新疆前途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新疆爲中國行省之一，憲法實行後，或爲一個自治的省份。第二條是脫離中國獨立，組成所謂「東土耳其斯坦」的國家。第三條是脫離中國加入蘇聯，成爲蘇聯的君法，有的說民族成見重於國際啓示，有的說外面的引誘大於民族的距離，又有的說社會內在的矛盾（包括政治、經濟的解放）諸般矛盾，確是基本的癥結。假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使之平衡，則雖有外在的刺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因此漢族完全撤退，亦將是黑漆一團窯亂到底。其實新疆問題是國際與民族及社會諸種因素所交織結成的複雜圖面，單獨堅持一方面雖號稱要獨立，然他們內心深處，是投入別人懷抱，不必強辯）。眞正想獨立者，對於目前局勢之影響，是在末知之數。正號乎？假號乎？只看兩者（自治與他向二者）爭取的手段高明與否以爲斷。自治派的人數最多，味亦較淳，且人類大多數是保守的，由於歷史的懲毖，五年十年以內，它可能佔着優勢。但若國防無大變化，而中國又老是處在尋求解決問題之初步爲然，唯非問題的決定因素，因爲友邦是決不會用大力來對付的。至於社會內部的政治（改組與數種的對峙）經濟（土地興財富分配懸殊）宗族（阿洪的腐化）思想（社會主義與封建勢力之對立）青年（與阿洪的對立，婦女的解放）諸般矛盾，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使之平衡，則雖有外在的刺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因此民族問題不必過份估計，着手解決問題之初，必求避免外交上的阻力，而以獲得社會的平衡爲最後目的。求其在我，並非操之於人，希望繫於中國有不可不辦法，我們肯不肯有作爲。除還有人掀揚民族仇恨，提倡民族革命，然眼看官兒部自家人，已引不起大多數的同情，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勢必漸漸減低。外交因素在目前國際局勢上以及現行的中國外交政策上，確有它的嚴重性。但這只是決不會用大力來對付的。至於社會內部

---

調謝，雖強後來居上之局！國人對新疆問題的君法，有的說民族成見重於國際啓示，有的說外面的引誘大於民族的距離，又有的說社會內在的矛盾（包括政治、經濟的解放）諸般矛盾，確是基本的癥結。假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使之平衡，則雖有外在的刺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因此民族問題不必過份估計，着手解決問題之初，必求避免外交上的阻力，而以獲得社會的平衡爲最後目的。求其在我，並非操之於人，希望繫於中國有不可不辦法，我們肯不肯有作爲。除還有人掀揚民族仇恨，提倡民族革命，然眼看官兒部自家人，已引不起大多數的同情，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勢必漸漸減低。外交因素在目前國際局勢上以及現行的中國外交政策上，確有它的嚴重性。但這只是決不會用大力來對付的。至於社會內部

（五月十四日）

編者按：此文寄到已久，因學潮發生，通信稿件奇擁，延至本期始克刊出。

# 麥斯武德長新後的新疆局面

## 本刊特約記者（甲）

（觀察通化通信）由于新疆省政府主席的更易，政治鬥爭已日趨明顯，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與突厥主義者開始短兵相接，新疆今後的命運雖未必決定于此一鬥爭的勝負所在，但它至少會影響到新疆的整個局面。

## 新疆應交給新疆人

張治中將軍回到新疆來，他會發覺他過去一年間的努力，所收到的效果實在太少，他的坦白與誠懇用的治策完全是當年他從盛世才監獄中所學的那一套，因此失掉了土著民心。張氏在阿克蘇曾召開地方代表座談會，地參加是新疆人民沒有接受民主政治的程度呢？抑是政府的措施未能符合新疆實況，而愈理愈亂呢？這是當前問題的中心，必須了解，也應該了解。新疆人民的密集點還在南疆，尤其是新疆的多數民族（維吾爾人，百分之七十以上均在南疆，因此他于返新不久之後，四月十六日便偕同副主席阿和買提江，監察使麥斯武德等飛巡南疆，當天午間，到達阿克蘇。阿克蘇此時，維民自已正鬧着墾擾，專員阿布都喀里木已因卷刑維民至死，而緊到迪化去，他是阿和買提江副主席保薦的人，到區治後所用的治策完全是當年他從盛世才監獄中所學的那一套，因此失掉了土著民心。張氏在阿克蘇曾召開地方代表座談會，地參加軍衆歡迎大會，經過都很好。過去許多人，各種思想份子都毫無顧忌地發言，反對軍民合作上却有驚人的貢獻，阿克蘇在三十四年的戰役中，地方殘破不堪，經過軍民協力，已經恢復大半，駐軍在一切建設中，都能把勢力貢獻與民衆，尤其是不久即將完成的帕什塔什防洪工程（一）是軍人的服務精神的結晶，駐軍所設的醫療所，也免費給人民診病，此種作風，于人心爭取上確收效不淺。張氏挾着慰快的心情，于同月二十一日飛抵喀什，喀什是維民聚集的地方，單是疏附與疏勒兩縣維民人口就有四〇六、一六七人，因此維民的各種思想派別在這裏都有其宣傳與活動機構。張氏于此曾兩度受維民包圍，幾不能解，但是他還召開了三次座談會，座談會上說和闐是新疆省最安定的一區。五月七日國軍駐新，反對漢人治新，要求漢人退出新疆等意見都由一部份的與會者提出來，他們的意見總合起來，可以說是迪化二二二維民自由大會要求的再版，不過另一部份的與會者却在反對分裂，反對脫離祖國。喀什可以說是維民的首都，這種情況給張氏的印象極深。同月二十四日張氏等換乘汽車三輛前往莎車，莎車專員周芳岡在本年民選工作進行時，曾與省府派來的副主席鮑爾汗發生衝突，地方人民也反對他，但是民衆情緒之表示，比喀什略好些。四月杪轉赴和闐，和闐區的專員是維族人，人民也樸實純厚，在這裏分裂運動，尚無表示，就目前講，除了北疆哈密，可以說和闐是新疆省最安定的一區。五月七日張氏自喀什北飛，途留庫車半日，八日返抵迪化。據張氏返迪後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他深感過去政治建設失敗，地方建設未興，人民生活窮困，因此他以爲「改善人民生活，實爲當前最重要之問題。」不過如何實施，「何機能實施無阻，在當前思想紛歧與反漢人口號高唱入雲的時候，經驗會告訴人，讓新疆人來治理新疆是最方便的。張氏返迪不久，便向中央請辭兼主席，中央年來對新疆也深感頭痛，于是改任麥斯武德氏出担省府主席，並任艾沙爲祕書長，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創舉。

## 麥斯武德遭遇反對

麥斯武德氏是伊犂土著，十六歲時便留學土耳其，後畢業于君士坦丁堡的醫科大學，二十七歲回伊，因創辦學校，曾遭張把新疆省改名爲突厥省，曾反對漢人用楊增新氏管押，民國二十三年自南疆往印度，轉赴南京，抗戰前即任國府委員，去歲出任新疆監察使。他是一位年老而穩健的人，言談風度很像英美的紳士。艾沙氏是喀什區英吉沙人，精通國文國語，民國十九年出國，曾供職于我塔什干領館，後赴南京，二十二年隨黃慕松來迪旋復回京。他的事業心與政治慾極强，對國內政治，常表示不滿，前後創辦天山，阿爾泰月刊等雜誌，阿爾泰和買提江等人，他們認爲麥斯武德一系的主張不足以給新疆人帶來光明，新疆人的光明必須自己來爭取，革命要繼續下去，這革命不一定以流血方式進行，但人們却不該在現狀前俯首。不過我們若以純政治立場來觀察新疆的各種思想派，未免發軔過高，新疆土著人民中，由于其生活、習慣、文化來同化同教人民，一直到現在，依舊未改，三青團在新疆是以突厥青年團命名的，艾沙等在迪化所辦的維文自由報（現偷爲週刊），其報頭突厥民族來治理地方。這在七八年前他們便如此主張，他們曾主張把新疆省改名爲突厥省，曾反對漢人用楊增新氏管押，民國二十三年自南疆往印度，轉赴南京，抗戰前即任國府委員，去歲出任新疆監察使。他是一位年老而穩健的人，言談風度很像英美的紳士。艾沙氏是喀什區英吉沙人，精通國文國語，民國十九年出國，曾供職于我塔什干領館，後赴南京，二十二年隨黃慕松來迪旋復回京。他的事業心與政治慾極强，對國內政治，常表示不滿，前後創辦天山，阿爾泰月刊等雜誌，阿爾泰和買提江等人，他們認爲麥斯武德一系的主張不足以給新疆人帶來光明，新疆人的光明必須自己來爭取，革命要繼續下去，這革命不一定以流血方式進行，但人們却不該在現狀前俯首。不過我們若以純政治立場來觀察新疆的各種思想派，未免發軔過高，新疆土著人民中，由于其生活、習

麥斯武德氏是伊犂土著，十六歲時便留學土耳其，後畢業于君士坦丁堡的醫科大學，二十七歲回伊，因創辦學校，曾遭張把新疆省改名爲突厥省，曾反對漢人用楊增新氏管押，民國二十三年自南疆往印度，轉赴南京，抗戰前即任國府委員，去歲出任新疆監察使。他是一位年老而穩健的人，言談風度很像英美的紳士。艾沙氏是喀什區英吉沙人，精通國文國語，民國十九年出國，曾供職于我塔什干領館，後赴南京，二十二年隨黃慕松來迪旋復回京。他的事業心與政治慾極强，對國內政治，常表示不滿，前後創辦天山，阿爾泰月刊等雜誌，阿爾泰和買提江等人，他們認爲麥斯武德一系的主張不足以給新疆人帶來光明，新疆人的光明必須自己來爭取，革命要繼續下去，這革命不一定以流血方式進行，但人們却不該在現狀前俯首。

麥斯武德氏是伊犂土著，十六歲時便留學土耳其，後畢業于君士坦丁堡的醫科大學，二十七歲回伊，因創辦學校，曾遭張把新疆省改名爲突厥省，曾反對漢人用楊增新氏管押，民國二十三年自南疆往印度，轉赴南京，抗戰前即任國府委員，去歲出任新疆監察使。他是一位年老而穩健的人，言談風度很像英美的紳士。艾沙氏是喀什區英吉沙人，精通國文國語，民國十九年出國，曾供職于我塔什干領館，後赴南京，二十二年隨黃慕松來迪旋復回京。他的事業心與政治慾極强，對國內政治，常表示不滿，前後創辦天山，阿爾泰月刊等雜誌，阿爾泰和買提江等人，他們認爲麥斯武德一系的主張不足以給新疆人帶來光明，新疆人的光明必須自己來爭取，革命要繼續下去，這革命不一定以流血方式進行，但人們却不該在現狀前俯首。

麥斯武德氏是伊犂土著，十六歲時便留學土耳其，後畢業于君士坦丁堡的醫科大學，二十七歲回伊，因創辦學校，曾遭張把新疆省改名爲突厥省，曾反對漢人用楊增新氏管押，民國二十三年自南疆往印度，轉赴南京，抗戰前即任國府委員，去歲出任新疆監察使。他是一位年老而穩健的人，言談風度很像英美的紳士。艾沙氏是喀什區英吉沙人，精通國文國語，民國十九年出國，曾供職于我塔什干領館，後赴南京，二十二年隨黃慕松來迪旋復回京。他的事業心與政治慾極强，對國內政治，常表示不滿，前後創辦天山，阿爾泰月刊等雜誌，阿爾泰和買提江等人，他們認爲麥斯武德一系的主張不足以給新疆人帶來光明，新疆人的光明必須自己來爭取，革命要繼續下去，這革命不一定以流血方式進行，但人們却不該在現狀前俯首。

性，與文化等關係，業來是不願大家合作的，參斯武德等人，離鄉背井年久，許多人對他們感覺陌生，而以思想前進自命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不但在政治主張上，在人事關係上也不願與之合作。

中央未明令發表參斯武德氏爲新疆省主席前，其消息已傳遍新疆各地，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在進行反對運動，一般漢民則在惴惴不安。迄中央命令宣佈後，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提出來擁護張治中將軍，反對參斯武德的口號，他們說參斯武德等人的思想已落于時代後面，不足以領導民主的新疆，而對于手造新疆和平的張治中將軍則不願其離去，即以迪化市一地論，以二道橋子爲分野，其下多是反對參斯武德的，其上則是擁護他的。但不管反對與擁護，參斯武德氏于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就職了。參斯武德氏于就職典禮中致詞曾有兩句話「予已宣誓遵守國家法令，亦望諸君遵守法律。」可見他于目前新疆人民離鄉背井年久，許多人對他們感覺陌生，而以思想前進自命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不但在政治主張上，在人事關係上也不願與之合作。

中央未明令發表參斯武德氏爲新疆省主席前，其消息已傳遍新疆各地，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在進行反對運動，一般漢民則在惴惴不安。迄中央命令宣佈後，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提出來擁護張治中將軍，反對參斯武德的口號，他們說參斯武德等人的思想已落于時代後面，不足以領導民主的新疆，而對于手造新疆和平的張治中將軍則不願其離去，即以迪化市一地論，以二道橋子爲分野，其下多是反對參斯武德的，其上則是擁護他的。但不管反對與擁護，參斯武德氏于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就職了。參斯武德氏于就職典禮中致詞曾有兩句話「予已宣誓遵守國家法令，亦望諸君遵守法律。」可見他于目前新疆人民離鄉背井年久，許多人對他們感覺陌生，而以思想前進自命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不但在政治主張上，在人事關係上也不願與之合作。

中央未明令發表參斯武德氏爲新疆省主席前，其消息已傳遍新疆各地，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在進行反對運動，一般漢民則在惴惴不安。迄中央命令宣佈後，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提出來擁護張治中將軍，反對參斯武德的口號，他們說參斯武德等人的思想已落于時代後面，不足以領導民主的新疆，而對于手造新疆和平的張治中將軍則不願其離去，即以迪化市一地論，以二道橋子爲分野，其下多是反對參斯武德的，其上則是擁護他的。但不管反對與擁護，參斯武德氏于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就職了。參斯武德氏于就職典禮中致詞曾有兩句話「予已宣誓遵

## 思想鬥爭日趨明朗

新疆省參議會的參議員于今歲春已全部選出，五月二十八日在省開幕（與參斯武德氏就職典禮同時舉行）報到的參議員于前一旬已集中迪市，多住于南樓省參議會大樓上。阿克蘇區參議員在思想上與伊、塔、阿、喀等區參議員異趣獨住會外，和站在參與事變的下層羣衆立場上來反對因事變而發財升官的人們。五月二十九日就維文新疆日報針對着它發表了一篇以伊、塔、阿三區參議員名義寫的一封公開的信，此信于六月二日經國文版譯載，三日國文版又刊登了一篇署名兩田的答覆信。伊、塔、阿三區參議員否認備戰、否認特務統治，並反對南疆政治黑暗，兩田則在有主張政權交與維民的，有主張高度自治的，有主張萬度自治的，有主張高度自治的，有主張萬度自治的，有主張高度自治的，有主張萬度自治

遺憾局處一隅了。所以發動者首應歸到西南聯大，此其一。王芸生「曠工北歸」，十五、十六、十七三日在清華、北大、燕京作時事講演，十七日北大、清華決議罷課，同日津版大公報破例以二版特號字首條標出，原地連刊三日，並作論鄭應支援，此其二。張奚若閣發表與學潮有關社論，託人在滬徵詢和平資料，有張、傅（溥泉）密談，司徒北飛晤周、許、錢，而有三參政員的和平呼聲，而有全國性學生運動的促成，蛛絲馬跡，不無可尋，此其三。南方的學運已先走一着，最初雖然是局部的，但在精神上及心理上，也間接燃燒着北方同學的情緒，此其四。反內戰，反饑餓，是人民一致要求，無論何人，登高一呼，自會萬衆響應，掌起支援，這是很自然的趨勢，此其五。

## 天津大公報的態度

在我們比較讀完月來津滬兩版大公報學潮文字。除此外，無怪要大博掌聲，倍受歡迎。王氏在天津課首日起，即連將此類消息，刊於二版頭條三日，三版頭條十五日（津市消息，亦由本市版取出歸併）而在他講畢休息，同學問他學運的第二步驟時，他却率直答稱：「自然應深入工商界，五四運動即如是！」王氏留津時，曾對編輯部同人講話兩次，面授機宜，內容祕不外洩，主要的態度爲「居中而偏左」。王氏態度對於天津大公報在學潮中所表現者，顯有極大影響。

六二日，時勢演變，環境變遷，已是大不如昔，南京分論平津地方當局「手令」五條（據云其中有宣佈戒嚴，捕人，鳴槍等），付與處理學潮以全權，因此六一在北平行轅開會時，主「緩治」者，僅李一人，大勢所趨，自難相強，何況地方官既有憑藉，自無所懼。但究竟北平略勝一籌，沒有像天津那樣戒嚴，恢復新聞檢查，五十輛軍用卡車，滿載士兵，荷槍實彈，在十七日清華北大罷課首日起，即連將此類消息，刊於二版頭條三日，三版頭條十五日（津市消息，亦由本市版取出歸併）而在他講畢休息，同學問他學運的第二步驟時，他却率直答稱：「自然應深入工商界，五四運動即如是！」王氏留津時，曾對編輯部同人講話兩次，面授機宜，內容祕不外洩，主要的態度爲「居中而偏左」。王氏態度對於天津大公報在學潮中所表現者，顯有極大影響。

統計天津大公報在此次學潮中所買力爲止。其顯著的標題有「軍情要求，和平安定，呼籲停戰，改善民生生活」，「恍如五四重演」。並且在罷課首日（十七日）即於社論中說：「我們願在今天拔除這個全國爭取安定運動……和平須停戰，停戰而和平，而統一……切望文化經濟各界人士，團結呼籲」。這種作法，對智識文化界的影響，是可想像的。北方學潮之風起雲湧，大公報不爲無力。另外一點是特寫：「一月的一天」（記南大遊行），「四飢餓內戰而自殺的警察」，另一篇忘記。另外各地通訊也盡量容納學潮消息，「時代青年的副刊幾乎成了學潮專頁，「大公園地」也出現了愛國大遊行，結果南開、北洋兩股主流分在遊行。現在「李宗仁」三字，在北平是別遭「毀」，而不能叫響了，大大小小，沒一個不是愛戴。

## 嚴懲與緩治

北平五二〇萬人遊行，得以順利完成宣佈戒嚴，捕人，鳴槍等），付與處理學潮以全權，因此六一武裝在北平行轅開會時，主「緩治」者，僅李一人，大勢所趨，自難相強，何況地方官既有憑藉，自無所懼。但究竟北平略勝一籌，沒有像天津那樣戒嚴，恢復新聞檢查，五十輛軍用卡車，滿載士兵，荷槍實彈，在十七日清華北大罷課首日起，即連將此類消息，刊於二版頭條三日，三版頭條十五日（津市消息，亦由本市版取出歸併）而在他講畢休息，同學問他學運的第二步驟時，他却率直答稱：「自然應深入工商界，五四運動即如是！」王氏留津時，曾對編輯部同人講話兩次，面授機宜，內容祕不外洩，主要的態度爲「居中而偏左」。王氏態度對於天津大公報在學潮中所表現者，顯有極大影響。

六二日，時勢演變，環境變遷，已是大不如昔，南京分論平津地方當局「手令」五條（據云其中有宣佈戒嚴，捕人，鳴槍等），付與處理學潮以全權，因此六一武裝在北平行轅開會時，主「緩治」者，僅李一人，大勢所趨，自難相強，何況地方官既有憑藉，自無所懼。但究竟北平略勝一籌，沒有像天津那樣戒嚴，恢復新聞檢查，五十輛軍用卡車，滿載士兵，荷槍實彈，在十七日清華北大罷課首日起，即連將此類消息，刊於二版頭條三日，三版頭條十五日（津市消息，亦由本市版取出歸併）而在他講畢休息，同學問他學運的第二步驟時，他却率直答稱：「自然應深入工商界，五四運動即如是！」王氏留津時，曾對編輯部同人講話兩次，面授機宜，內容祕不外洩，主要的態度爲「居中而偏左」。王氏態度對於天津大公報在學潮中所表現者，顯有極大影響。

## 沈默非失敗

華北學聯的決議，五二〇遊行是因爲參政會開幕，計劃六二，是因爲參政會的閉幕期，雖然知道這個「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民意機構不足爲力，但死馬當活馬，也願碰一碰，給政府諸公，參政大員們一點「感覺」，給眞正主和的參政員打打氣，僅此而已，學生還有什麼力量！不幸得很，這個六二與中共的什麼日子不謀而合，於是就成了政府惟一轉移人民視線來強硬手段的藉口了。各地屢出不窮的逮捕、開槍事件，已提高了學生的警惕性，胡適、梅貽琦破例走進華北學聯的會議室，對六二遊行作最後的規勸，更證明了時局的嚴重性；數授簽名連署勸止函，如雪片飛來，還一些，終於阻止了平津數萬學生的遊行，減少了多少人的流血、犧牲。我想胡適在讀署學聯作了一項「不時髦決議」，而稱之以「有政治家風度」時，不知究竟是作何感想？然而，六二誰非如想像中的安靜，朝陽、輔仁、華北學院均都有捕人事件發生，兩輛滿載士兵卡車擴破北大西門時已開始了行動：不是胡適、何思源巡視來此，眞不知後果如何。清華不是梅校長以「中委」身份拒捕同學，結果恐更難想像。五十輛軍車在天津南大思源堂前示威時，軍官一槍未射中企圖照像的同學，省却多少麻煩！所以大體說來，北方六二，在當局的極度高壓下，在沈默、安靜中渡過了。有人說：沈默才是最大的抗議。停止遊行，不過是戰略上的撤退，這並不等於失敗！更非工作的停止！

（下接廿四頁）

週末閒欄

# 獄中生活簡記（五·完）

張東蓀

如是苦耐，直到天氣已大熱。我方知天冷固然受罪，而天熱却更受罪。因爲天熱容易生病。有一天忽然又傳去審問。問官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依然是根據憲兵隊的口供略略問訊。雖然我在第一次審問時有些地方我已經加以辯正，但他並未修改。可見前次審問似完全作廢，現在重新再做。這是甚麼緣故，直到現在無從解釋。這個問官問了正文以外，遂問到不相干的地方。他問我歡喜那一家的哲學。我故意選了兩個德國人，是 Kant 與 Wundt。他又問能不能替大東亞建立一個哲學基礎。我說哲學是爲了全世界人類，不能專爲一部分人。這一次問話亦是很客氣，相當優待。問完了又隔數天，發給各人一張紙，囑寫感想。先在室內起草，然後引到另一大間房子中謄正。此時大家已明白似有釋放的可能，遂不約而同隨便亂寫，只須能對付過去就行了。我所寫的是：黃種人大團結我很贊成；但中國必須爲獨立國；日本兵應到印度西藏蒙古等地助他們獨立。明明是騙他，但不知他們看得出來與否。把這個紙交去以後，滿擬不久即有下文。無奈又是杳然。我心中不免焦急。這時候天氣竟熱得不能忍受了。沒有水喝。只好吃冷水。而室內的青蠅已成百成千。因爲毛廁即在牆角。雖則可向看守兵索取殺蠅藥水來噴射一下，然而只是保持三小時，每次雖噴死數百，而三小時後依然還有那麼多。古人云死後青蠅爲吊客。我對趙紫宸說，吊客已來，我輩其死矣乎？吃飯的時候，青蠅總是投到碗裏來。果然我到夜間即發大燒。同時腹瀉。一夜五六次。有一次竟不能站立起來。甫立起，即雙目發黑，立即昏倒。惟心中尚明白：以爲這一次乃眞要死了。深悔以前自殺未遂，致現在來受此疾病之苦。覺得我以前的預料完全不錯，終久脫不了被磨折而死；愈遲死愈受苦較多。趙紫宸亦病了。但他尚能支持。他說如果明天能開審宣判，還有希望。此時我反不作任何希冀。如果宣判有罪，仍須拘禁。居然到翌日上午把我們喚了出來送至日本軍部，舉行軍事會審。有五個法官高坐在上。此時我已不能站立。他們叫我坐下，但是依然腹中要下洩。忍着等候，十二分痛苦。先是每次提問總是趙紫宸在我之次。此次忽然改換爲蔡一諤。原來是爲宣判，我與蔡一諤同被判爲一年半徒刑。其餘各人一年徒刑。一律緩刑三年。我們退到等候室。一個兵士告訴我與陳其田，說你們的太太在會客室，可去一見。于是把我們的刑具卸下，到了會客室。此時我竟木然。因爲身體難過已極，精神上一點兒不覺得高興。兵士告訴判決一年半徒刑，兩個女士幾乎暈倒。幸而又加解釋，說緩刑三年，現在即可領出。於是又把我們加上繩索，載入汽車，送囘監獄。在監獄的辦事室中各寫一紙保證書，聲明出獄以後不離開北平。該保證書稿是由日本人起草，我們只是照抄而已。先由自己的太太作保，然後出去以後再另覓保人。此時我絲毫不感高興，只是希望早些到家可以臥下，實在是立不住了。乃即雇了洋車囘來，一到家（寄居友人劉姓之屋），立即睡倒，原來乃是患着很嚴重的赤痢。倘使晚出一天，恐怕必得病死獄中。我每次總是到了死的邊緣上，而竟得不死。使我不得不相信 C. S. Peirce 所倡的 Tychism 了。

我的危險好像是過去了，其實還有餘波。我囘家以後，知道曾有一件事亦是幸而未走錯路。我被拘既久，家中十二分焦急發愁。內人（吳紹鴻）當然最希望我愈早出來愈好。當時正有漢奸們作大東亞獻金運動。有人就提議用此法贖出。我家固然無積財，而我妻亦却深知我的性格。躊躇很久，決計拒絕這個獻計的人。事後我知道了，深爲感激，不然將陷我于不義。我在家中臥病，剛剛稍愈，即得着一個惡劣的消息。這一次眞使我吃驚不小。就是王定南被捕，還牽連許多我的學生。關于王君的事，說來須有數千字，將來補述，現即從略。現在只講我那時的心情。原來初次被捕並不覺得害怕。現在明知又將要再被拘審，心裏的難過却百倍于初次。這是我最難受的時候，坐立不安，雖勉强鎭靜而心中總是想到日本憲兵不久即來。又無法逃走，只有待斃而已。幸而並未加以拘捕，只是由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有末出面，邀在日本大使館一間，我即扶病而去，到時甚爲優待。由日本原田翻譯官作翻譯。並未問及王定南案，只是勸我參加僞政府。我當

時以病爲推宕，卽此了事。不過關於出獄後做事一層，我們在獄中時已早慮到。所最怕的是日本人將强迫我們教書。當時我有一個意念，就是出獄後立卽逃上西山，因爲王定南已將路徑全早告訴我了。孰知出獄時正大病，一病就有一個月之久。以後却不見日本人來十分强迫去做事，所以亦就無須如此了。因迴憶到鄧文如在獄中的詩：

「豈料貔貅三百萬
居然重視幾書生」

此詩對日軍頗能調侃。但重視却只在被捕的前後，直到放出來的時候，亦不復如以前的重視。這是我們所以能倖免的緣故。雖則在我緩刑期間三年內，平均每月那個憲兵安達必來我家一次。每次必是勸我出山。我却知道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並非日本軍部正式來壓迫我。所以我亦毫不引爲問題，只是閒談一番就對付過去了。後來戰事不利，他亦不再提。我明知道他的目的只在察看我是否尙在家（卽沒有逃走），並不含有眞拉我出去任事的使命。

我們出獄的日期是六月十八日。距被捕的時候共有六個月零十天。中間經過一個極寒冷的冬天與一個極悶熱的夏天。可謂諸苦備嘗。在北大紅樓的憲兵隊二個月；在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四個月十天。我曾感教書生活太平淡無奇。有時很羨慕小說上或歷史上那種風浪多的人生。這一次雖只有半年，却在死生的邊緣上往返打了幾個轉身。眞可謂 stormy 了。始恍然大悟，究竟還是平淡的生活來得舒服。

最後我要强調來說的就是監獄制度萬萬要不得，必須廢除。因爲坐監決不能改變人們的性格，而只有反把人性激成偏狹。世上有許多革命家都是坐過牢的。他們的性格反而比常人來得激烈。我願意把自己作一個有力的證明。我的性格本來是急燥與偏强。但經過了這樣牢獄生活六個月以後，我確自知我的性格有相當的變化。却不是由急燥變爲溫和，由偏强變爲隨便；乃是更急燥更偏强，更是率性而行。平素對於不願看見的人倘能敷衍一下，現在不行了。平素對於不願意聽的話倘能忍受一下，現在亦不行了。因爲在眞理之前，不容有作僞，不能有屈服。於是我發見坐過監牢的人自會有「革命性」。

不過我在此又發現了一個做人的寶貴教訓，就是宋明理學家所提倡的「當下合理」。凡事只求當下而合于理，卽會心安理得。千萬不要一味計較利害，想得十分複雜。這樣乃是自尋苦惱。有時在獄中生了小病，明知不會有人給以醫藥，又明知不致死，心神坦然，過一二天亦就自然好了。倘使大發愁，反而增加了不少的苦痛。生死一關如能打破，則利害的計較便會拋開。拋開了利害則對於一切事惟當下合理爲依歸。無顧慮，無顧忌。我敢說我近年以來，對國事，對朋友，完全是這樣的。只求行心之所安，不計及任何其他。陽明的詩有云：

「道在險夷隨處樂」

我不敢說我已經有所得，但我近年以來雖則生活甚窘，而精神確是甚樂。（在身體方面，因爲一度絕食的緣故，居然會把數十年的胃擴張、胃下垂、的老病治好了，亦可算是因禍得福。）主要的辦法卽是於以簡單對付複雜；外邊愈複雜，自己須愈簡單。這樣便會當下合理。我願以這個教訓與我的經驗一併貢獻于世人。

五月十二日寫完

（上接廿三頁）

「我陪你去接他好嗎？」

「當然好，而且我一定要你陪我去的。」

於是我又重回到另一種遐想中去了。我想到後天在飛機場的情景；一對經過生離死別後夫妻的重逢，一種復活甦生的愉快和兩種不同的熱情的融合，那該是多麼偉大而神祕的場面呵！

「你在想什麼？」她突然把我的手握住，說：「你老是愛沉思，一個人沉思；剛才你還關着燈坐在這兒沉思的。」

「我正在想着你們幸福的復活，我眞羨慕你們。經過了一般荊棘的路程以後，卽使那以後的路是凹凸不平，也會感到平坦而舒適的。我覺得你實在應該快樂，你們的幸福是無窮的。」我說着，便站了起來，緊握着她的手，向她說道：「莉麗，賀洛克夫人！我祝你們幸福！」

她聽了我的話，很不自然地也站了起來，並且十分感動的說：「我很感激你！同時我深深地覺察到你的偉大；如果你和瑰斯一樣，那我今日的困難將會因此而更深。不過，我要告訴你：在我這一生之中，我將永遠不會把你忘記，就跟我從前永遠不會忘記賀洛克一樣。」

「謝謝你，莉麗！」我感動的說：「以後我們的友誼還會繼續地維持着，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她聽了我的話，便倒在我的懷抱中，像一隻失了窠的小鳥，她的淚水揩到我的臉上。我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輕輕地對她說：「時候不早了，快去休息罷。」

當她依依地和我道別的時候，她站在房門口對我說了最後的一句話：

「Paul，你以後仍舊叫我做莉麗，我不喜歡你叫我數賀洛克夫人。」

「好，」我苦笑着說：「我將永遠這樣稱呼你。」

美國人是不喜歡一個熟朋友稱呼她們的姓的，縱令他是你的長輩，見了幾面以後就應該直接叫他的名字。莉麗自然不能例外。

她上樓之後，我便換了睡衣躺在床上，但一直到天亮還沒有睡着。一種矛盾的情感佔有了我，使我興奮，又使我痛苦。

（海外憶之十）

# 復活

李慕白

今天是我搬到莉麗家裏的第三個星期。因爲參加華盛頓大學莎士比亞研究會(Shakespeare Society)的論文宣讀，於十三篇論文讀完以後，已是晚間十一點半的時候了。等我回到莉麗的家裏，她早已睡覺了。

我悄悄地推開臥室的門，把大衣脫去，來不及把燈打開，便走到窗前在一把沙發上躺下，望着窗外模糊的月色，黯淡的樹影和那小橋下潺潺的流水，還有那橋邊溪澗的野草與矮樹。流水的聲音在靜寂的夜裏隱約可聞。我凝視着那橋邊的野草，彷彿在野草中躺着一具美麗的女屍；她好像是哈姆雷特中的娥菲麗亞(Ophelia)，我同時又想到那一位可憐的丹麥王子振盪着破碎的心弦說出來的悲痛的話句：

"I love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the sum."

「我愛娥菲麗亞：四萬弟兄的愛總加起來，也比不上我對她的愛。」

滿懷憂憤的哈姆雷特，當他發現了娥菲麗亞正在野草間花中舉行葬禮的時候，他終於道出了他心底的哀訴。他何嘗不明白死神將要在娥菲麗亞去後再向他招手呢？這便是在生死界沿上的眞正的苦惱呵。今天我聽了布勒地萊教授(A. C. Bradley)關於哈姆雷特的論文，他特別强調娥菲麗亞的死對於哈姆雷特復仇的心理有極大的影響。這使我想到莉麗，也想到我自己；一種幻漠的悲哀，竟會令娥菲麗亞的屍影在那野草中復活，在我的幻覺中重現，使我墮入了如夢的邊緣。

Bradley 的觀點是完全以心理的變態爲出發點的。在他的眼中，哈姆雷特幾乎是一個完全患了憂鬱病的人。他的人生觀中充滿了煩惱與悲觀，愛與恨兩種情感的交織使他的行動遲緩。他隨時想到復仇，但隨時又會喪失了勇氣。哈姆雷特祇是一個具有英雄的理想而無英雄的能力的弱者。像哈姆雷特這類典型的人，在中國的自由階級中，佔着極大的多數。

窗外的天，也像患了憂鬱的病，那躲在浮雲裏的月亮始終衝不出雲圍。這夜景似在象徵着這個黯淡的世界，陰沉與恐怖。哈姆雷特暗自熱愛着娥菲麗亞而不敢表示的苦衷，這一點與我對於莉麗的處境幾乎沒有什麼差別。我想到最近三個星期以來莉麗的苦悶，從她任何一種小的動作中，甚至從她任何一句談話中都足以表現無遺。對於這樣一位多情的人，我就能毫無所動地不生一點愛感嗎？不，我正在愛着她；但我不能向她表明。我祇有日夜被一種無言的苦衷磨難着。今天我回來得這麼晚，當我躺在這沙發上，在這幽暗的房裏回味着莎士比亞所有的作品的人物，我的心情是空虛，是興奮抑是痛苦？我祇覺得莎士比亞的人物已經包羅萬象，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是這個世界的縮寫。

我正在出神入思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非常急促的敲門聲，隨即一個美麗而窈窕的影子跑了進來，她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像出了什麼不幸的事一般。

「莉麗！」我連忙站了起來。走到她的面前，一不提防她就用雙臂把我的頭緊緊地抱住，她喘着氣說：「Paul……Paul 他，他沒有死。」她的音調是那麼的急促，從窗外射進來的暗淡的月色中，我看見她的眼中滿含淚水。

「誰？誰沒有死？」我莫明其妙的問。

「他，他，呵，我的丈夫，呵，不；賀洛克少校他沒有死。」她幾乎像發了瘋似的，把我的頭擁抱得很緊，她的臉偎在我的臉上，熱度相當的高。

「你怎麼知道的？半夜裏誰給你這個壞不住的消息？」我完全不相信她的話，我疑她眞的瘋狂了。

「參謀總部剛剛來的電話。眞的，我不會騙你。」她了她的話，我像從半空的雲中掉了下來。我輕輕地推開，扶她坐在我剛剛躺的沙發上，我要她鎭靜一點，同時我把電燈打開了。

「你現在相信了嗎？」她問。

我點着頭，我相信。她的樣子十分的清醒，但她却還在流着眼淚。

我不明白她爲什麼會這樣的痛苦。賀洛克少校早就被美國的參謀總部認爲作戰失蹤而陣亡了的人，她失去他已經有好幾年了，她苦念着他也有好幾年了。她性情的改變，她的一往情深的憂鬱，她今日還苦悶的處境，她的一切不幸的遭遇，不都是爲了他嗎？今日她的丈夫復活了，無論怎麼樣，她應該快樂，她應該慶幸，爲什麼她依舊是這樣的痛苦，甚至她的痛苦比從前更深。這情景對於我，實在是一個難解的謎。

「莉麗，」我坐在她沙發的扶手上說，「你從今以後應該快樂了。」

她微微地搖着頭，眼淚更多了，淒涼的說：「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從今以後我將會更痛苦下去的。」

「爲什麼？你不愛他嗎？」

「我太愛他了，也許就是因爲這點緣因。」她歎息着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可以再明白的告訴我？」

她低頭沉凝了一會，然後她說：「我對他不起；我不應該在得到他那不正確的死訊以後就跟瓊斯結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遺憾！」她說到這裏，又哭了起來。

我沒有更好的辦法去安慰她。事實上，她的再嫁未嘗不是她的遺憾。不過我以爲祇要她的心一向是眞愛着他的，她是可以得到原諒的，並且她再嫁的責任也不應該由她担負呵。我把這些話告訴了她，但她的成見很重，我很難把她說服。

「那麼，他什麼時候可以到華盛頓來呢？他現在在哪兒？」我改變了話題。想給她另外一種希望。

「剛剛打電話的人告訴我說，他現在已經到了孟買，後天就可以到華盛頓了。並且還叫我按時到飛機場去接他。」

「後天什麼時候？」我問。

「不知道，明天他們會通知我。」

（下接廿二頁）

## 爲何要維持原價？

編者先生：貴刊定價從三月一日二卷一期到五月廿四日二卷十三期都是一千五百元，未有變過。但事實上三四五三月的物價漲了一倍以上，貴社的支出也得增加，那麼，假如二卷十三期的定價還可不虧本的話，則二卷一期售出時必可獲利一倍。如係屬實，先生却枉屬了書商。否則，假如發行二卷一期時僅是維持的話，那麼二卷十三期發行時無疑地要大大虧本。凡是財政上有長期入不敷出者，無論個人團體甚至國家，無一不走上自滅之路。

在早晚市價不同的今日，「維持原價」只有傻子才去做。我建議貴刊酌量加價，以能支付排印、紙張、員工、稿費等爲原則。我很愛護貴刊。上海三雜社的停刊，更加使我關懷貴刊的延續！

余長甲　六月四日　廣州

編者按：余先生的意思我們非常感激。現在我們說明幾句。我們的財政情形大體上可以維持。主要的原因是，支出雖然日增，而同時我們的銷路亦在日增之中，譬如二卷一期銷八千份（後又再版一千份），到二卷十二期，已增至一萬一千五百份，二卷十三期增至一萬二千五百份，二卷十四期增至一萬四千份，本期已增至一萬五千份。最初支出小，收入亦小，後來支出增加，收入亦增加，所以大體可以維持。刊物的收支，也不能每期作硬性的計算。譬如二卷一期及二卷六期，我們都增加了四頁，成本當然增加，也祇好前後釜差計算。事實上，當我們出版二卷十期（五月三日）時，別的刊物的售價即從一千五百元漲到二千元。我們總想盡量撐之，盡量維持原價，以顧到讀者的負担。許多朋友認爲讀者如要看本刊，決不計較多幾百元或少幾百元。而且認爲本刊的讀者，即使困窮，也不致計較幾百元的上下。不過我們總願意盡量替讀者設想，在京滬一帶的讀者，也許不計較這幾百元，但是在大後方的讀者，生活程度較低，就不能不替他們設想。（據貴陽讀者報告，當本刊售一千五百元時，貴陽已售五千元，現在本刊售二千元時，貴陽已售八千元，這種書商，眞是豈有此理！）再說現在一般學生，經濟都非常困難，我們也不得不盡力顧到他們的購買能力。我們的讀者對我們眞好。第二卷開始之前，我們曾一度徵求新的直接定戶，許多讀者（都是原有的直接定戶）都出力幫我們的忙，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的直接定戶增加了一倍。讀者對我們好，我們也應常對讀者好，「好」是相互的，不應該是片面的，所以我們一直撐，撐到二卷十四期（五月三十一日）才加到二千元。因爲二卷十三期以前的用紙，是十七萬七千元一令買進的，二卷十四期起的用紙，是二十二萬八千元一令買進的。所以從二卷十四期起，不得不增價，以求收支的平衡。不過最近物價的上漲，實在使我們透不過氣。自從生活指數解凍後，指數增至二萬三千五百倍，所以自六月初起，排印工及裝訂費，都又上漲了百份之八十。現在排工小五號字每千字四萬三千元，六號字每千字五萬　千元，印工漲到每令紙八萬元，訂工漲到每册一百元以上。大公報的廣告費在三十天之內從每行二萬八千元漲到每行七萬元，上漲一百分之二百五十倍。我們主持刊物的人，聽到各種費用激增的消息，眞是苦痛。幸而銷路增加，勉可支持。在半個月以前，別的刊物有的已售三千元，我們現在還是售二千元。朋友們，我們還是要撐一下的，我們還是要盡量維持原價的。（編者）

## 這次的收穫

（上接二十頁大津通信）

再有一個月，便是學期考試。無疑的，學生們要暫時回到崗位上去，所以反戰運動，如果不再發生新事件，也要暫時沈寂。同時，學生自身的安全，無形中更成了目前最重要的課題。在這情形下，自有其必然趨勢。但促成運動本身的因素不取消，運動仍會隨時發生，所以現欲圖根治學運，惟有一途，停止內戰！但在此次學運中，除掉反內戰主要任務外，却發現不少其他收穫。錢端升先生所述三點（見觀察二卷十四期儲文所引），自是最主要的，但另外尚有需要特別提出者：（一）保守學校的開始活動和無所謂人士的參加工作。前者如北平輔仁、天津工商等，都是二三十年來未嘗參與任何校外活動的教會學校，這次竟也毅然與北大南開等採取了同一步伐！後者如學校中一部分無所謂的同學，這次也經於國事日非，不容再行緘默默默，而體行力爭，這足證時代的巨流，已蠶到了每個人的頭上，是非生死歧途，青年們已開始了明快的抉擇。（二）師生的合作，尤其是這次運動中主要表現之一，同學應該作的，教授們毫不猶疑的鼓勵協勉，不應該作的則毅然制止，師生感情融融洩洩，爲前所未有。（三）運動已普及到整個社會各角落，以天津南大來論，十天內每日平均收到近百萬的自動捐款，數十通慰問獎勵函件，而且都是素不相識的；這能給同學多麼大的鼓勵！同時，這更證明：運動已獲得了整個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支援，他不是孤立的，他是配合人民需要而展開的，惟其如是，運動才不會天折，才不會中止。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運動的工作，都是艱鉅的。但是，越是經過迂迴難至的道路，才越會使他的本身基礎穩定、健全。這是執行着歷史任務的青年們一點起碼的隱識！


#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下册　第二卷上册

均已出版·每册售二萬五千元

寄費　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
　　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每份售二千元·

第二卷 第十八期


專論

讀孫科談話 儲安平

論亞洲與遠東的經濟重建 夏炎德

從心理學觀點解釋中國悲慘的現狀 高覺敷

外論選譯

細看中國 Nathaniel Peffer

觀察通信

在北塔山的高峯上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記天津前後九天的新聞檢查 （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東北教育的潰瀾症 （瀋陽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週末閑欄

我們爲什麼像人 蔡壬侯

文藝

歸來 李慕白

讀者投書

政府德化·已及鳥獸 / 紊亂與民意·關學生運動轉變的開始 / 不要再玩老把戲 / 中國軍人在前進中 / 二五減租武鎮與學公然攤派

觀察文摘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芸生 王迅中 王職愚 伍啓元 任鴻雋 呂復 沈有乾 吳世昌 吳恩裕 吳澤霖 吳純育 李廣田 李沁塔 李學浚 宗白華 周子亞 季羨林 胡適 胡先驌 柳無忌 徐盈 馬寅初 採克寬 高覺敷 許君遠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曹印禹 張奚若 張忠紱 張沅長 張東蓀 張德昌 黃正銘 曾昭掄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宣今移 童冠賢 程希孟 費孝通 傅斯年 楊人楩 楊剛 楊西孟 楊絳 雷海宗 趙超構 趙家璧 潘光旦 蔡維藩 樓邦彥 錢端升 錢清康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世光 戴乃迭 戴伯韜 戴公權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政府德化，已及鳥類

編輯先生：今春偶到舊門下×君家裏，讀得某期「觀察」，正論昌言，極深佩服。遂即補購貴刊過去各期。昨晨正讀貴刊第二卷十三期完畢，掩卷若有所思，忽聞宅後布穀聲，我不禁自言自語道：「布穀都叫了，杜鵑怎還未叫呢？不但今年難得聽到，連近幾年來都像難得聽到。這種鳥類，究因何故便會希少？」我那七歲幼子信口答道：『爸爸！我明白啊！前幾天有位同學曾向我說：「杜鵑住在深山裏，有鳥王管着牠們；每到春夏，就命牠們飛到鄉間，盡力叫喚，能盡力的，賞，不盡力的，罰。至於曾否盡力？就驗牠們飛回時，嘴上有無流血，以作判斷。這是鳥王暫使人們時間已到，應加緊工作，同命令布穀去催工一樣的意思。可是現在這些鳥類，不像從前那樣傻了！牠們雖按時飛到鄉間，卻不十分盡職，止尋有莫葉或蘆馬桑子的地方，瞎銀瞎嚼得一種，使嘴邊流出汁水，像血一樣，便可大胆的回去覆命。雖不一定得賞，但免罰是可保的！像這些鳥類，叫喚既未過勞，或許年有增加。不過牠們因使特可以「作僞」，遂竇貴氣力，懶於叫喚，使得人們感覺到牠們的種族像減少了一般似的。」好在春夏恰有這兩種東西，能供牠們作「做假」的資料，因此牠們就不必一定要叫，爸爸，現在所以也就難得聽到牠們的聲音了！』我聽完幼子這番話，登時就周想到貴刊第十三期尊著的「大局浮動，學潮如火！」一文了！現在國家弄成這「全面膠着」的局勢，豈不是由於政府諸公，平日「壹意作僞」所致嗎？國民黨專政垂二十年，能使上自國府委員，下至保甲長花戶，凡發表一言，接待一人，舉辦一事，製造一物，苟可「漁利奪權」，「塞責要功」，人人莫不能極盡「作僞」之能事。真不愧「效率激增」「推行澈底」！兩人稱教育之普及，必云「婦孺皆知」。中國美政治之尤異，必誇「化行禽鳥」。今使一般之幼童，能深解「作僞」之妙諦。頑冥之杜鵑，能展盡「做假」之技能。前年自然是「抗戰已等得勝利」，現在豈僅「建國已成」，簡直是德化已及鳥類矣！如此豐功偉烈，尤堪高世比德於上古七十二代之帝王「封泰山」「禪梁父」也！嗟歟！盛哉！

附治濫僞神效方

**良心** 一片。去皮。

**忠恕** 全用。其形內外均勻正者良。斜而不正者，忌用。

**誠信** 十分。產於錦囊者佳。

**眞實** 十分。做造或中空者不用。

右藥四味。照分辦足。用自省做引。止宜時刻內服。忌數表面。

敬頌撰安

卿慶詩　六月十日　四川簡陽

### 豪富與民意機關

編者先生：報載全國經濟委員會十九日例會，決定徵收建國捐，以富戶爲主體，由民意機關提名。以富戶爲主體一點，自極得當，但由民意機關提名一點，大成問題。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現在要是一個人無錢無勢，他那裏能當選爲民意機關的議員？民意機關的議員，雖非個個豪富，但大都是富裕階級。要他們來提出豪富的名單，假如不是存心將這一番「做惡人」的斤兩推在民意機關身上，那就是要民意機關來替豪富階級做一番掩飾工作。不論如何，由民意機關來提名豪富的一點，必無善果。如其不信，拭目待之。

黃琴洵　六月二十日　上海

### 學生運動轉變的開始

編輯先生：告訴你，學生因遊行被打破綁被殺，覺得遊行不能自由，開棺可以自由，激烈的放棄了消極的遊行示威，採取了武裝行動的辦法。某大學一女生，集衆一百人，稱民主軍，由廣東入桂，攻入廣西慶集縣的南區，這是學生運動轉變的開始。

天籟　六月十五　廣州

### 不要再玩老把戲

編者先生：武大「六·一」慘案發生後，中央在幾天以內就發佈命令，將武漢警備司令彭善撤職查辦。處置不可謂不明快，但同學們並不感到滿意，因爲根據以往的經驗，所謂「撤職查辦」，不過「調職升官」而已！如昆明「一二·一」事件，不是將兩要員「撤職查辦」了嗎？但後來又怎樣呢？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爲維持自己的威信起見，這次要認眞地「查辦」，不要再玩從前那一套花樣。

陳榮緯　六月十六日　武昌

### 中國軍人在前進中

編者先生：讀貴刊二卷十二期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欣悉貴刊在軍界中亦擁有廣大的讀者，其情形實爲過去所未有，足見貴刊持論，確甚公正，否則決克至此。讀者對貴刊態度的意見，認爲「稍偏左」者卅二人，其中大都爲軍界讀者，這一提供，甚有意義。本來偏左偏有，見仁見智，既有大同，何妨小異。中國軍人承有優良傳統，愛國愛民，服從負責；但由於國內之思想統制，文化落後，以及本身所受訓練之特殊等等原因，故對於世界新思潮的接受往往較遲。且從心理學的見地說，觀念以先入爲主，一個人往往以自己的舊經驗爲判斷新事物的根據；同時一個人也很難從客觀的立場去觀察事物，就是說很難把客觀的是非放到主觀的利害之外去處理。今天中國的軍人是站在兩個矛盾極端，擔任着最前哨的同時也是最艱烈的鬪爭任務。因此，猶之站在鐵路甲端的人看鐵路中間的電桿，總覺是近於乙端的。然而軍人於戎馬倥傯之際，肯讀書求知，究竟是件好事；正確知識的不斷增加，久之便能使人修正其自己的經驗與認識，從而發展民族的行動。（下接第二十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九二
本期零售：每冊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歡迎隨時訂閱。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付款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八期
三十六年六月廿八日

暑假返里以前
請訂本刊一份

# 讀孫科談話

儲安平

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六月二十日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同月二十二日在同一城市，又對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談話內容先後見六月二十一、二十三兩日上海大公報。我們披誦孫氏談話，滋多疑惑，謹評論之。

一、根據六月二十日對合衆社記者談話，孫氏認爲：(一)目前中共在東北反攻，係受蘇聯之贊同與指示。(二)中共軍隊使良之軍火均爲前日本軍隊之配備，蓋勝利後日本軍隊向蘇聯投降，蘇聯遂將日軍配備移交中共。(三)中國軍事當局業已獲得證據，有半數受蘇聯訓練及配備之韓軍參加中共作戰。(四)旅順及大連現被中共用作關內外軍需之給養轉運口岸，故蘇聯不允中國軍隊開入該兩地，實違反一九四五年八月之中蘇條約之精神。二十二日孫氏對新民報記者的談話，則稱：「余日前對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在喚起英美之注意，中國之東北現已成爲國際問題。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該條約上訂明蘇聯應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而蘇聯容許中共軍隊前往，不許國軍登陸。大連雖爲自由港，然屬中國之商港，中國軍隊自海道前往，因蘇聯阻礙，乃擬改道聲口登陸，而蘇聯忽在國軍欲登陸之前夕，自營口撤退，交與中共，致國軍不得已始改由葫蘆島登陸。又如外蒙問題，阿爾泰區顯爲中國領土，外蒙軍隊如無蘇聯支持，亦何能侵入。故國軍之不能接收大連，反謂共軍先行入據，均在於蘇軍之佔領期間內，其責任應由蘇聯負之。大連爲我領土，我們爲何不能在大連登陸，這是根據什麼條約？蘇聯已違反中蘇條約，亦等於否認大連之領土主權屬於中國。蘇聯支持中共、韓共、外蒙，爲人皆知之事實。因此東北已成爲國際問題之所在地。中國軍隊至今不完全接收東北，除中共負直接責任以外，蘇聯應負間接責任。」孫氏接着說：「中國若失東北，即對美國爲威脅，對世界和平亦爲威脅。」歸納上引孫氏兩次談話，可得三點：一、孫氏認爲「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二、孫氏認爲「中國之東北現已成爲國際問題」。三、東北既已成爲國際問題，美英兩國領導下之西方强國，應加以注意，特別「美國應有所表示」。我們要提出來的問題是：孫氏既認爲「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並稱：「中國軍事當局業已獲得證據，有半數受蘇聯訓練及配備之韓軍參加中共作戰」，然則孫氏有無向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假如沒有，孫氏爲什麼不提出這個建議？假如孫氏已提這個建議，政府是否業已採納履行？這是一層。其次，假定我們承認孫氏所述：「東北現已成爲國際問題」，但在這一個「國際問題」中，中國的交涉對象是蘇聯而非美國，我們應當找蘇聯說話。孫氏于指摘了蘇聯種種罪過以後，除了忽而上下文不接氣地說了一句「深信建立中蘇間之友誼與合作爲可能者」之外，並未對蘇聯作一句正面的責難，却側過臉來專門向美國說話，可謂文不對題，找錯了對象。其三，在這一個「國際問題」中，中國顯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假如在這一個「國際問題」中居于最主要地位的中國，不首先負起責任來

直接和蘇聯解決困難，却祇希望美國有所表示，我們認爲此種態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們應當自己先挺起來，然後希望人家來支持我。自己挺不起，祇想人家來替我們撐腰，替我們收拾，這種心理和作風是要不得的。

二、孫氏在談話中所希望獲得美國（或美英兩國領導下的西方强國）的「援助及鼓勵」，包括軍事給養、借款、及政治支持三項，其中尤以軍火爲最重要。孫氏說：「中國之美式訓練及配備軍隊，現缺乏軍火，故亟需自美國獲得接濟。『東北之得失』端賴於此。」又說：「華盛頓與倫敦之支持南京政府之宣言，當有裨益，然亦不能代替軍火。」這恐怕是孫氏談話中最實在的一部分。我們的意見是：孫氏有無考慮，美國所願意「援助及鼓勵」之中國政府，究爲何等情形的中國政府。照我們的意見，美國所願意援助及鼓勵的中國政府，必須爲一個建全的及民主的政府；建全係指行政效能而言，民主係指政治作風而言。現在的南京政府是否符合這種條件？本刊本期所載 N. Peffer 這篇論文，官方想必早已讀到。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對于中國的現實情形，相當瞭解。近一年來，南京政府天在喊憲政，可是憲政憲政，實際上那兒有半點憲政的影子？在這次學潮中，世界各民主國家對于中國現存政權的眞面目，必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麥克阿瑟在日本事半功倍，把日本人統治得乖乖的，而馬歇爾在中國，七上八下在大熱天跑廬山，化了這麼許多冤枉錢，到頭悄然而去，反弄得一般民間對于美國的友誼，一落千丈，美國所爲何來？費孝通先生說得好：「馬歇爾應當已經明白，他本來要扶植的對象實在不太扶得起」。「更使他（馬歇爾）失望的是在這個政治權力下，連美式裝備都全失其效力。」（聞本刊二卷十六期文摘欄費文）。近來國內國外都有美式配備落入共軍手中的傳說，一方面希望美國供給軍火，一方面原來慷他人之慨，將整批的美式配備送給中共，這個問題美國不能不考慮。現在據一般的看法，認爲即使美蘇不幸終致戰爭，美國也不是非有中國不可。政治家策劃國家大事，不能失之「幻想」；自己這樣腐爛，這樣墮落，一味已望別人援助，實在近于「一相情願」。孫氏關于這一部分的談話，僅僅公開了一個祕密：即今日南京政府軍火的缺乏已到了如何嚴重的地步！政府大員在談話中如此露骨的表示切望美國軍火的接濟，尙以孫氏此次談話爲首。

三、在孫氏二十二日一次談話中，記者曾詢孫氏，如其美國反轉冷淡則又如何？孫氏答稱：「美國反變冷淡，即等于放棄中國，是在中國之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政府將重新考慮態度。」我們認爲孫氏此言，甚不得體。孫氏所謂「將重新考慮態度」是指什麼呢？還可分內政外交兩部分來推敲。若從內政上說，所謂「重新考慮態度」，當係指目前的內戰而言。目下的事實是「戰」，則所謂「重新考慮態度」在邏輯上當係指「和」。但中國的內戰，公平地說，並非美國所要求者，故我們不能認爲「戰」即爲對「美國支持」的一種義務，「和」即爲對「美國不支持」的一種報復。況且孫氏已斬釘截鐵地說：「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所以所謂「重新考慮態度」當不是指內戰而言。就外交上說，按照孫氏語氣，在邏輯上似乎是：假如美國放棄中國，則中國祇好倒到蘇聯懷抱裏去了！我們覺得此種談話，甚成問題。在常識上，孫氏一面表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一面又假定假如美國放棄中國，中國即將倒到蘇聯「勢力」中去，其事是否可能，實可懷疑。再進一步說，中國自有其主權，自有其獨立的國格，對于任何一個外國的對華關係，根本上談不到什麼「放棄」「不放棄」。按照孫氏談話，不啻公開認爲中國已是別國「勢力」之內的東西，所以假如甲國放棄中國，中國祇好投到乙國的「勢力」中去。我們相信沒有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能够接受孫氏這種論調。在國際社會中，外交運用，當然極盡奧妙，但如公開宣言，便近似無賴。我們很坦白的說，我們認爲孫氏此種談話，已經跡近一種 blackmail「敲詐」。孫氏爲今日國民政府的副主席，以國府副主席的身份發表此種談話，孫氏個人聲譽的損失，其事小，國家國格的墮落，其事大；這一點是我們不得不鄭重提出，表示異議的。

四、祇有一項實事我們尙難判斷：即孫氏此次談話究竟是授意的，還是自發的？假如是授意的，那就是代表國民政府的。假如是自發的，那祇是代表孫氏個人的。但即使是後者，孫氏既身爲國民政府副主席，我們亦不得認爲他在這樣嚴重的政局中發表這樣露骨的重要談話，僅僅是代表他個人的見解，而一無政治意義。照我們的看法，這次孫氏的談話，祇有一個意義，即孫氏談話的目的顯然在觀測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的反響。因爲

從技術上說，假如南京政府眞正不能支持，它儘可以以最機密的外交通牒照會自宮，正如英國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照會美國它不能繼續擔任它在海外的任務，要求美國先來接受它在希臘的任務一樣。南京政府派往華盛頓從事外交接洽的人員很多。假如儘儘是對杜魯門和馬歇爾等呼籲，實無須孫氏公開發表那樣毫無掩飾的談話。美國朝野對于孫氏談話，將作何種反應，須由日內的電訊報導說明之。不過一個國家由其副元首發表這樣氣如此堅決，無甚轉圜餘地的談話，事不多見。然而我們亦正可從孫氏的談話中，窺瞭今日南京政府業已面臨如何嚴重的政治關頭。

（六月二十三日）

# 論亞洲與遠東的經濟重建

夏炎德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爲協助戰爭破壞各國的經濟復興，曾先後決議設立歐洲和亞洲及遠東兩個經濟委員會，並先行召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簡稱 ECAFE）會議。這一會議業於本月十六日在上海開幕，足證聯合國對重建亞洲及遠東經濟與復興歐洲經濟的工作無分軒輊。

這是該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亦是聯總以外聯合國在我國的首次會議，具有歷史的紀念性。會議的主要目的，依聯合國副秘書長歐文（A. D. K. Owen）所說，在協助並促進亞洲及遠東的經濟復興，並加强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及其與其他區域的經濟關係，也有着世界的重要性。

亞洲與遠東，區域廣大，從中亞細亞起一直到澳大利亞，人口有十億，至少要佔到世界的半數。這是全球米穀與原料的淵藪，所產的米、大豆、植物油、茶、橡皮、絲、蔴、錫、鎢、桐油等都佔有要地位。這裏雖大的人力、豐饒的資源以及潛在的生產力，一待發展，再用其增長的購買力向外吸收財物勞務，不特本身消費水準可以提高，對於世界經濟的繁榮與擴大亦有決定的作用。反之，要是這地域的居民繼續飢餓、貧窮、動亂不安、停滯於落後狀態，則非僅世界經濟復興無望，且將成爲未來世界恐慌與大亂的[illegible]。

在[illegible]亞洲[illegible]大部分[illegible]入戰爭漩渦。中國腹地最先淪陷。後來香港、越南、緬甸、馬來亞相繼被攻佔，荷印實行焦土政策，戰火一直延燒到緬甸，巴普亞與新幾內亞成了太平洋戰爭的劇烈戰場，北婆羅洲遭大破壞，邁羅被盟軍猛烈轟炸，印度國境雖未被侵入，而在戰爭中人力與物資損失甚重，澳洲與蘇聯亦曾出兵相援。歷數遠東區內未遭戰禍波及者僅尼泊爾一小國而已。

戰爭所給與這個區域的摧殘與損壞是驚人的。單就中國來說，戰時軍民喪亡者有一千二百五十萬人，受傷或疾病致死者難以數計。被毀於戰爭的生產力，機器與金屬工業達百分之九十，煤礦、電力及鋼鐵工業百分之七十，棉紡業百分之五十八，公路破壞百分之六十五，鐵路毀壞更大。統計公私財產的損失達五百八十五億萬元。幾十年辛苦經營，在幾年中被毀蕩盡。這些還是有數字可估的。至于學校及其設備的毀損，教育程度的至少倒退了十年，由戰爭所造成的幣制紊亂，及因此種紊亂致使今日物價較戰前漲了三萬多倍，正當生產事業無法進行，靠固定收入的人無以爲生，羣相貪緣，貪污投機，社會風氣與道德水準的日趨下游……這種無形的損失更是無法估計。

現距日本敗降已一年十個月了。環顧城內受戰爭破壞的國家，哀鴻遍野，瘡痍滿目，絲毫未現復興的朕兆。絕大多數的居民依然沈淪於苦痛的深淵中無由自拔。

在所有苦痛中最慘的莫如受飢餓的活罪。戰後飢荒侵蝕了大半個世界，而以亞洲爲最慘。據美國急賑會主席胡佛觀察世界飢荒的結果，指出情況頂嚴重的便是中國、日本與印度。日本自作自受且不說，印度飢民有一億人，單單孟加拉省餓死者達一百五十萬人。中國戰區廣泛，災情慘重，

加上酷烈的內戰，已呈軍民爭食之象。全國從南到北，隨處是吸吸待哺的人民，大多數人在飢餓線上掙扎，每日不知有多少人因飢餓而倒斃，也不知有多少人因食物不足而瘦癈下去。中國飢荒雖然如此嚴重，但是並沒有得到聯合國的充分救濟，反給戰敗的黷武國家搶先獲得優惠。蘇聯有過剩糧食拒絕輸出，反從我東北劫去豆麥雜糧，這是我們積不能平而要提出申訴的。

亞洲原是產米區域，緬甸、邏羅與越南被稱爲世界三大米地。但這幾處的稻田，在日軍佔領期間大多停耕，產量銳減，至今恢復的僅一小部分。緬甸戰前每年運出米二百九十五萬噸，現在只有八十六萬噸，不及從前的三分之一；照該地當局估量，米糧生產與輸出要恢復戰前水準，還要經過五年的努力。邏羅戰前平均每年可運出一百五十多萬噸，現在祇能運四十萬噸，也不到過去的三分之一。越南戰前約年輸一百三十多萬噸，現受內亂破壞，減至八萬六千噸，還不到從前的十分之一。國際糧食會議負責當局五月抄已提出警告：一九四七年食米國家祇能獲得戰前百分之二十五的供應，並預料一九四八年的情形也將一樣的壞；米糧證乏在最近將來無改善之望，非待戰前米糧輸出國家產米完全恢復，問題不能解決。

這確是一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我們要安定亞洲及遠東的經濟，最緊要的是使這一區的人民免於飢餓（Freedom from hunger）。要是這一點做不到，其他一切遠大的計劃將悉成空談。解決糧荒問題，應急的辦法惟有迅速移運他處的餘糧來救濟，依災情的輕重緩急公平分配；根本的辦法莫如恢復食糧生產，給與新的農具，良好種籽及一切技術上的協助，俾區內各國糧產早日恢復戰前水準，至少使這一區的食糧得以自給。這是此次會議中應首先提付討論並求獲致決議的一個問題。

亞洲及遠東區的經濟既經兵大破壞，自然應當亟謀重建（Rebuilding）。所謂重建，並不僅僅以恢復原狀爲滿足，一定要謀進一步的發展。因爲戰前這個區域的經濟還是非常落後，只退留在工業革命的前期。所以我們的任務，與歐洲的單純需要復興是不同的。要籌畫如何發展遠東區的經濟，必須根據翔實的統計。本年一月開始出版的聯合國「統計月報」（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中獨少遠東的資料，除澳洲與印度外，其他國家概付闕如這是有待於這個經濟委員會及早調查清楚的。講到重建的工作，內容複雜，非此處所能深論，在此只欲提供一點原則性的意見。

我們認爲亞洲經濟的出路在實行工業化。遠東區的國家，除了澳洲、蘇聯的亞洲部分及戰敗的日本外，在經濟上都未經多大開發，全亞洲幾億人仍遵徒手工作，沒有使用機械化的工具，工廠工人爲數極少，職業的競爭劇烈，工資極度低落。經過多年的苦痛經驗及戰爭教訓，這一區的國家現一致發出工業化的強烈要求，覺悟到惟有迅速完成工業化，纔能增進國家的生產力，吸收農村的過剩人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確保國防的安全，而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中國與印度這兩大國家對此尤感強烈興趣，各自提出全國性的遠大計畫，期待早日實現。中國要不是因內戰的阻擾，戰後大規模的建設當已開始。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相信只要內戰停止，工業化的工作會隨即進行，因爲這是全國人民及各黨派所一致要求的。西方經濟的社會化與東方經濟的工業化，當是現世紀的兩大歷史任務。

我們在進行工業化之際，同時要使農業現代化。亞洲國家至今還是以農業爲主，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靠農業生活，雖然在工業化以後這個比例將大大改變，但是農業的首要地位仍不致動搖。遠東區的農民，多少年來沿用最原始的農具，有的徒手耕作，有的輔以牛驟或簡單的水車；農場零嫌狹小，土質又未改良，並不懂使用科學方法，生產收穫非常低微。據估計，亞洲四五家人耕作，除供養本身外，祇能再供給一個城市家庭的糧食，而美國一家人耕作，除供養本身外，尚能供給四五個城市家庭的糧食，兩下比較，這是好大的差別！不過祇要我們實現農業現代化，便可得到美國農民一樣的收益。以後機械化的農具務必普遍使用，並以科學方法改良品種、施肥與灌溉。這在初實行時必須得到聯合國農具與技術上的協助，等亞洲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後，即可靠自己的力量助其進行。

戰前亞洲與遠東國家大多受制於西方的政治勢力，經濟主權也就不能完整。戰時與戰後世界政治已有一種新趨向，就是對於各國自主權的日益尊重。在幾年之前，列強業將過去在華所獲特權自動放棄，中國得收回租界並取消外人治外法權。印度最近已取得自治領的地位，緬甸已允許恢復主權，朝鮮的目的在開羅會議中早就規定，荷印、越南、緬甸及馬來亞最近都在爭取新的政治地位，有的已經爭取到手。可以說，整個的亞洲已獲得了較大程度的自治。亞洲人民的心理已發生極大的轉變，經濟的措施

不容依他人的利益爲轉移。在經濟委員會的會議中，雖然照例不作政治性的決定，但經濟措施的方針務求與這種新的政治環境相適應。

日本以前曾自命爲東亞的主人，憑其優越的生產力稱霸遠東，進行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率至甘冒不韙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它既經敗降，對於這罪魁禍首，聯合國除徹底解除其武裝矯正其侵略思想外，還當消滅其獨佔經濟的勢力，務使這個病狡點兇狠的島國民族不能再爲遠東與世界之害。最近它在美蘇矛盾的夾縫中又蠢然思動，對日管制委員會的過分優容，實屬不智，必須考慮再加調整。由它侵略所造成的各國損失，應責令其儘速賠償，以利我們重建工作的進行。我認爲未來日本的地位，應使之成爲亞洲的瑞典，甘居大陸國家一旁，祇能以其有限而不平衡的原料燃料，藉其勞作與技藝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絕對不許再有越出本分的活動，惟有這樣，遠東區的經濟組織能保障不受其侵擾。

亞洲各國開以經濟聯繫，過去大抵局限於貿易方面，這是不够的。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還是二元經濟（Dual economy）都帶立於工業革命的大門口：即大都市中雖加上洋式的表面裝璜，點綴着少數新式的工商業，而在廣大的農村及小城市中仍過着中古甚至原始的生活，以終朝的苦力換得一飽。人口的過庶，勞動力的過剩，太大的農業比重，工作效率與生活水準的極度低落，這些幾乎都是這一區內各國所通有的現象。今後如何克服這些共通的困難，大家攜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共同建設繁盛的遠東，並建立進步合理的經濟制度，在思想、經驗與情報各方面必須多多交換，互相溝通。貿易的關係亦應儘量加强，使各國的原料與成品能够盈虛相濟，各得其所。此外關於改良勞工標準，制訂社會立法以及促進社會安全等等，都須常常集會加以討論。

我們發展區域合作，除注意加强本區內的聯繫，也不可忽視對其他區域的聯繫。亞洲與歐洲的經濟往來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去被此間的關係並不是愉快的。由於歐洲國家强大的實力，人種的偏見，以及帝國主義的思想與政策，亞洲處於被制的地位，特別是南亞洲近熱帶的所謂「太陽地帶」（The Place in the Sun）實在歐洲盛國心目中是他們的原料庫殖民地。他們想以歐洲的資本，利用亞洲的勞力，實行歐洲經營工業製造成品亞洲從事農業供應原料的分業，不願意亞洲有工業化的前途，甚且多方加以阻撓。這種舊時代的自私與錯誤的觀念必須趕快將其埋葬起來。在新世界的經濟中，任何地域都應有其工業基礎而同時發展其農業。而且自從綜合的人造原料（如 Synthetic rubber, atabrine 等）問世以後，東南亞不復專擅若干原料供應之利，過去單純的地域分業的理論必須大加修正。今後亞洲與歐洲的產業且作多樣而平衡的發展，惟有待亞洲工業化後，彼此間纔能找出清楚的貿易關係。

此次戰爭以後，美洲與亞洲暨遠東的關係益見緊密，且有一天一天超過過去歐亞關係之勢。這一方面由於美國實力的增長，相對地亦由於戰後歐洲的貧窮困乏不暇東顧有以致之。資力雄厚的美國，可能予這一區經濟的重建以極大的助力。亞洲國家資源與人力都不愁缺少，所最缺少的是資本，其次是進步的技術。這方面世界最能幫助我們的惟有美國。在未開發的區域提放的資本其生產力最大，而投資的國家在長期中也可能得到極大的報酬，比投資於已開發地區要大得多。亞洲及遠東十億人生產力與購買力的提高，將爲美貨銷路的有力保證，並使美國人民的生活豐富。

華萊士在他所著「我們在太平洋區的任務」（Our Job in the Pacific, 1944）中曾作過一個有趣的計算：美國公私機關在戰後最初五年中如果對太平洋各國放款或投資每年二十億美元，以利率三釐計算，則五年之後一百億本錢的利息每年即可收回三億元，或接受遠東國家輸入這個數值的財物與勞務。美國的國民所得，依目前的增進率，到一九六〇年時可超過二千億之數，若照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九年的比例，進口的需求將爲一百億，十年前遠東進口值佔進口總值百分之三十，今後還要超過，則每年至少在三十億以上。這是進步政治家的大算盤，也是聰明的經濟，我們除了盼其能有實現的一天外，還要附帶提示一句：美國作這種投資不要作經濟以外的考慮，貸借方式最好通過聯合國的機構。

亞洲及遠東區的經濟目前猶未發達，正惟如此，尚有遠大的前程。重建並發展這區域的經濟，主要地當靠區內國家自身的努力，而區際的協助合作將使進行益加順利，並提早其任務之完成。我們相信，祇有亞洲經濟發達的時候，纔能泯除歷史造成的先進國與後進國的界限，世界經濟得有平衡的發展，更進一步接近聯合國「天下一家」的理想。

六月十九日

# 從心理學觀點解釋中國悲慘的現狀

## ——中華民族心理的五種缺陷

高覺敷

中華民族中興的目標，失敗以後，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幾至於亡國。這次抗戰勝利，中國乃得列入五強之一。俗語說，石頭也有翻身日，這就是中華民族翻身的千載一時的機會了。不幸「勝利」以後，中國復逐漸陷入內戰分裂的局面。國共的爭端，雖有友邦及國內各中間黨派的努力調解，終無效果。現在中原關外，烽火連天。人民流離失所，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三個月以前，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中建議以中國問題列入議題之內，消息傳來，舉國嘩然，孟子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們用不到讀資莫洛托夫，也用不到喊打倒赤色的帝國主義；我們應該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有什麼缺點。作者是專治心理學的，想借本文，檢討我們中華民族心理的缺點，以解釋中國的悲慘的現狀。

第一，中華民族也許由於科學訓練的欠缺，一般人只能作籠統的判斷，而不能作周密的思考。我們研究社會心理，知道社會中人對於人物的判斷有一種所謂歸類作用（Stereotyping），將所接觸的人或物歸入了某一類型，然後依據他們對於這一個類型所已具有的觀念或「心影」，評判個別的人物。譬如從前美國人對於中國人的觀感或得之於小說，或得之於電影，或得自少數特殊中國人的印象，以為中國男人是有辮子的，女人是纏足的，而且無論男女都是吃鴉片的，不清潔的，不衛生的。無論對或不對，這就是那時一般美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心影。他們一天談到中國問題，這一幅心影便浮現在他們的意識之內，而影響他們的判斷。我們也許譏笑或痛恨那時的美國人所見未廣，然而我們此時對於人物的判斷正陷入同樣的誤謬。我們有關於國民黨黨員的心影，有關於共產黨黨員的心影，有關於共他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的心影。你若說某人是國民黨黨員，我們便把他歸屬於甲種心影的範疇之內，你若說某人是共產黨黨員，我們便把他歸屬於乙種心影的範疇之內。至於他們實際的行為是否和我們的心影全相符合，我們可完全不問了。我有一次參加一個座談會，討論國民教育經濟問題，我說，教育的問題在教育的範圍之內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教育和政治、社會、經濟息息相關。教育經費問題要澈底解決，須首先請求政府停止內戰。有一位朋友跟我說笑話，「這個話有一點像民盟分子說的」。假使真有人聽了我那天的話，而認我為民盟分子，便可為歸類作用的好例了。

學校內訓導工作人員最容易作歸類的判斷。他們報告某一學生是共產黨或所謂「異黨份子」。我們若為這個學生辯護，問有無確實的證據，他們便常說，這個學生的行動詭祕，言論左傾，所以是共產黨無疑。由於這種歸類作用的影響，或許有不少天真的青年，受了失學的痛苦。這是青年的損失，也就是國家民族元氣的損失。所以我認這種歸類判斷的心理趨勢為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一種缺陷。

第二，我們從前在大學讀書，同學相處比兄弟還好。出了校門，數十年來，只覺得同學的情誼最可寶貴。近幾年內，各黨派抓取青年，於是本應相親相愛的同學，竟有少數變成了仇敵。無論什麼問題在學生會裏討論起來，便常將學生分成友和敵，互相對壘，鬧一個全武行結局。政治的悲劇演成教育的悲劇。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大學生或可自稱「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同學相處固應友愛，但是真理所在，必難容忍相反的觀點及態度。然而我們要知道真理是討論出來的，實驗出來的，研究出來的，決不是打出來的。一手拿寶劍，一手拿經典以宣傳真理，誰也知道是不應該的。歐洲史上的宗教戰爭就是犯了以武力宣傳真理的毛病。然而我可要再進一步，試問大家果為真理而鬥爭嗎？你的真理，絕對可靠嗎？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現在我們也應該學曾子的反省。坦白反省的結果也許可以發見鬥爭的動機沒有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單純。為說明

這一點，我們可要談到另一種心理了。這種心理叫做理由化作用。原來我們大家都難免有種種慾望，不僅說不出口，而且心內也不願意去想。但是我們的言行常不免在不知不覺之中受這些慾望的支配。發爲言語及行爲之後，我們若從而追求其原因或動機，便不免造出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自欺欺人。

這種作用在個人方面是很常見的，在團體方面也不是少見的。就是梁山泊組織也必自稱替天行道，至於合法的組織當然有更正當的理由以解釋其存在和行動。試以國內各政黨爲例。甲黨以爲自己在力求統一，乙黨以爲自己在力求民主，丙黨以爲自己參加政府在共同來行憲。各黨都有其正大光明的理由。考其實，動機是否如此純正呢？這也就很難說了。弗洛伊特治療神經病，要病者說出隱藏於潛意識之內的眞正的慾望。據他對於治療的經驗，神經病者當初成病之前，曾將這種慾望逐出於意識的區域之外，到了治療的時候，務須將它們召回意識之內加以考核。然後病始可治。可是這是不容易做到的。病者有種種方法以抗拒潛意識慾的發掘，有時和醫生約定時間故意不到，有時受醫生的分析，所答或非所問，有時醫生堅囑他報告自由聯想的結果，他可自稱心內一無所有，或雖有所憶及，但那是有關於個人之事恐難奉告。因此我們不容易揭開一個人的表面的理由，而探求其背後的動機。現在我們若說各黨各派除了爲國爲民的大道理之外，還有許多難言之隱的小道理，也許是忠言逆耳，反取其辱了。可是大家如能開誠佈公，把自己的大道理和小道理和盤托出，一齊擺在圓桌子上共同商討，也許可以重求調整，各得其所。然而我們在報紙上，只看見他們的大道理，看不到他們的小道理。青年純潔的學生爲那些大道理所誘，以至於互相摩擦而鬥爭，便未免太不值得。所以理由化趨勢的加强乃爲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二種缺陷。

第三，所謂慾望必有其所欲之物或目的物以爲其對象。目的物對於我們有吸引的價值，例如香蕉吸引我們去吃，椅子吸引我們去坐，金錢吸引我們去取。吸引值加大，每可使智慧失了控制行爲的能力。譬如罪犯，判決徒刑，坐幾年牢，本也可坦然處之。聽到了政府大赦令之後，獄外自由天地的吸引值隨而加强。他爲這個吸引值所屈服，乃不復有耐性以待釋放，而絡繹於越獄了。所謂利令智昏即由於此。

關於動物行爲的實驗也可以說明這種現象。試於柵欄的外面放置牛肉，柵欄的裏面放置一狗。狗見牛肉，引起食慾，但是直衝過去是碰壁的，繞一個圈子便可以繞過柵欄的另一面，取得牛肉。狗若站得遠一點，轉一個身並不困難；反之，狗站得太近，牛肉就在面前，可望而不可即，他爲牛肉的香味所吸引，獃住了，再也不會轉身了。

抗戰以來，法幣貶值，公務員的生活非薄薪所能維持，因此，金錢對於他們的吸引值日益加强。「臨財毋苟得」的古訓，「天知地知汝知我知」的先例，在金錢的强大的吸引值的誘惑之下，那裏有絲毫的力量可以轉移行爲呢？所以囤貨黃金潮的案件層見迭出，而全國各界人士也多僅求眼前的利益，不管國家民族的前途。所以見利忘義的行爲趨勢乃爲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三種缺陷。

第四，中華民族心理還有接近於病態方面的一個徵象，或黨派偏執狂的症候。偏執（Paranoia）狂的症候有三個特點，第一爲被人謀害的幻念，第二爲誇大的幻念，第三爲除了這兩種幻念之外，正常的人格尚得保持，並無情緒或行爲的擾亂。我們可僅注意第一第二兩點。魯迅的「狂人日記」所描寫的狂人可以爲例。這個狂人一方面以爲自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方面像疑他人對他有惡意的批評。戈紹龍先生在本年二月間爲大公報寫了一篇星期論文，「民族病態心理的惰性」，以爲歐美人近來患有一種民族精神病或民族偏執狂，乃世界和平的一個重大的威脅。各個强國都自以爲是最優秀的民族，而憂懼其他民族的侵害。他說，「如果說，一個國內還有兄弟殘殺狂的存在，與其說這是維護眞理，不如說這是大時代裏的破落戶的悲喜劇。」可是這個悲喜劇正在繼續排演，愈演愈慘。人家患的是民族偏執狂，我們患的却只是在同一民族內的黨派偏執狂。各個黨派都以爲只有自己這個團體纔是最優秀的團體。所以說，我們若取得政權便如何如何有異於他黨。同時他們又各以爲自己的黨派方受其他黨派的批評、搗亂或壓迫。所以你懷疑我，我懷疑你，誰也不信任誰。我們如何能希望他們分工合作以達到和平建設的目的呢？至於在野黨派的被人謀害的幻念也不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此處不須一一舉例。此次最近數日中各地的捕人與失蹤事件，尤是爲這種幻念存在的論據。這個黨派偏執狂的趨勢便爲中華民族心理的第四個缺陷。

第五，假定我們現在買不起西書，看看新出的西書目錄以自足，這個滿足便叫做代替滿足。據關於同年齡的正常兒和低能兒的比較的研究，低能兒對於代替滿足的態度是兩極的，換句話說，他們有時很容易有代替滿足，有時便很難有代替滿足。譬如他們拋球拋不到很遠，便改作拋得很遠的姿態，也就很滿足了。但是據另一種實驗的研究，紅紙上畫一個動物，半途加以阻止，改令他們在綠紙畫相同的動物，他們畫好了綠紙上的動物，還要回來在紅紙上再畫。因此，低能兒不僅在智力上有所欠缺，而且在人格的組織上也有缺陷。他們的人格若有兩個系統相當於兩種活動，則這兩個系統或者合而爲一，所以可有百分之百的互相代替的滿足；或者完全隔離爲二，不相溝通，所以彼此代替的可能性等於零。正常兒的人格系統的構造則位在這兩極之間而適得其中，所以有時接受代替的滿足有時拒絕代替的滿足，視客觀的情勢而定。

我們中國人對於代替滿足的態度不幸常和低能兒相同。有時代替的滿足異常容易。貼幾張標語，打倒帝國主義，好像帝國主義已被打倒似的，用不到再作實際的努力。有時則代替滿足異常困難。共產黨對於恢復和談的兩個條件，一絲一毫不許讓步，寧可完全破裂，義無反顧。「刻舟求劍」，「畢一隅而不以三隅反」，都是人格硬化或智力欠缺的表示。這個代替滿足的全或無（all or none）的趨勢乃爲中華民族心理的第五種缺陷。

這五種缺陷係僅就較重大者言之，其他種種小缺陷還很多。歸類作用只問籠統的印象，不作個別的觀察，其流弊爲武斷。理由化作用文過飾非，不肯面對現實，其流弊爲虛僞。見利忘義，屈服於金錢的吸引值，其流弊爲貪污。偏執狂的趨勢一方面妄自誇大，一方面懷疑他人的侵害，其流弊爲多疑和仇恨。至於代替滿足的兩極的趨勢，一方面可流爲懶惰而不努力，他方面却可流爲固執不通。武斷、虛僞、貪污、多疑、怨毒、懶惰、固執，乃合共造成了我們中華民族心裏的最大的危機。

# 細看中國

## Close-up of China in Travail

Nathaniel Peffer

New York Times Weekly May 4, 1947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本文作者正在中國。去年他又去中國一次。比較兩次所得的印象，不能不令人悲感。

十年以前：雖然大家都明白，一個毀滅生命和財產的大戰業已開始，但大家都希望經過這番戰火騰煙之後，中國能夠統一起來，並在精神上振作起來，準備走上建設近代化國家的道路。今天，雖然中國勝利了，獲得了完整的主權了，而且成爲五强之一了，可是展望前途，反而好像沒有任何希望似的。

中國人民今天意氣消沉得很。糊裏糊塗地，他們在飽受了一種戰禍的蹂躪之後，又重新受到另一種戰禍的蹂躪。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他們也莫名其妙。那些有政治意識的階級，特別是受過教育的階級，業已擊碎。在侵略者的威脅之前，他們成千成萬地背井離鄉，向後方遷徙流浪。八年以來，他們在重慶、昆明、桂林一帶，過着棲惶萬狀的生活，住破房子，吃營養很差的食物，許多人甚或因此而患着肺病，但他們毫無怨言，因爲他們相信這樣的吃苦是值得的，戰後的中國一定可以獲得新生。然而今天戰後中國的現狀却是如此——中國表面上是勝利了，實際却是一個戰敗的國家。他們就不免要懷疑，過去吃那麼些苦眞是所爲何來！

× × ×

一般地講來，中國的現狀大約有如下述情形：

第一、一年來爲談判所未能阻止的內戰，迄無解決之望。國民黨軍隊充其量僅能重演抗戰期間日本人所曾經做過的事情——把中共軍隊趕到內地去，却無法消滅他。對於這個內戰本身，國共雙方都是有罪的，國民黨比共產黨的罪過更大。爲了爭取政權，兩方面都不惜把國家毀滅。

第二、當前的中國政府，是中國近代最壞的政府，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壞的一個政府。它無能、貪污、腐敗、半法西斯，缺乏眞誠遠大的目標。除掉了依賴這個政府來維持他們的前途，或者依賴這個政府來弄錢的人以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願積極支持這個政府。只有那些雖對它不滿，

却更怕共產黨當權的人，總不能不勉强地消極地支持它。

第三、最近幾個月來，中共也失去了力量。許多以前對中共抱有好感的人，現在都已共黨在過去幾個月中缺乏和談誠意而起反感。他們現在深信中共也一樣要求內戰，而不願到內戰給予整個國家的種種結果。

第四、美國對於今日中國的戰亂，不能推卸其應負的一部份罪名。今天中國的現狀是美國政策所造成的，而且將來還要繼續製造混亂；除非美國政策能够改變更張，立刻不給予內戰變方以任何大大小小的援助。假如將來局面能够穩定之後，美國可以設法幫助建立一個强大統一的中國來保障遠東的和平。

現在大家都已承認的內戰，實際上自去年以來，就已經開始了。雙方之所以一直不願正式宣戰，一半是爲了怕得罪馬歇爾和美國輿論，一半也是爲了要各自爭取有利的地位。只有一個有弗洛德式的剖解能力的宇宙最高法院，纔能精確判明，究竟誰應負內戰之責。不過，依據各種證據衡量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國民黨從來不需要和平或傾向和平，因爲他們認爲有能力足以粉碎中共，並且認爲一定能够得到美國的充分支援；在另一方面，中共最初也許願意妥協，但到了後來也準備戰爭，因爲他們認爲戰爭可以使他們獲得更多的利益。

中共的估計似乎是：繼續不斷的戰爭將招致經濟崩潰，從而引起國民黨政權的瓦解，然後他們便可取得政權。這估計的第一部份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戰爭如果延長的話，恐怕只有神蹟才能防止經濟崩潰。如今幣制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均告隔絕；在這種情形之下，城市是不能長期自給自足的。

也許經濟的崩潰可能引起現政權的瓦解，但這並不就是說，中共一定能統治全國。比這更有現實性的可能是，中國又恢復廿年前四分五裂的老樣子，每一個軍人割據一塊或幾塊地方，國家僅有其名而無其實。此外甚至也許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現在的政府退守揚子江流域，繼續掌有富庶的工業城市，而中共則割據一塊地方。無論如何，有一點是一定的：任何一方都無法獲得一個決定性的勝利。

這樣看來，中國的內戰不免還要繼續一年半載。然後政府總會再度發現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而中共也會明白縱令全國性的崩潰也不一定會使他們獲得政權。然後也許和談方能重開，而「不易妥協的雙方基於需要而不得不妥協」的那句老話也許會成爲事實。不過，這樣的妥協並不是和平，而只是一種時間較長的不穩定的休戰。但，儘量是休戰也罷，中國總可以利用這點喘息的時機來收拾一下創痕。事實上，恐怕也只有這一條路好走了，如果國家不陷於分裂割據的話。然受了十年痛苦的中國只落得如此下場，可是，除此還有什麼別的呢？

× × ×

在估計國共雙方的力量時，有一點是必須提到的。中共最强有力的政治資本是兩個：其一是蔣主席及其左右；其二是美軍的留駐中國。

我們無法準確判斷，究竟蘇聯對於中共有多大的影響？但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蔣主席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所負的責任，比史太林大得多。眞的，與其說蘇聯是中共的政治資本，無寧說她是中共的一筆最沉重的負債（Greatest Liability）。因爲使中國智識份子敵視中共的，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無寧說是蘇聯。還一批知識份子早就對蔣主席及其國民黨絕望了；如果不是因爲蘇聯及中共所採用的那種蘇聯式鬥爭手法的緣故，早就一致擁護中共了。他們不願中國成爲第二波蘭，不願見中國人民消失在那些西伯利亞或北極的荒漠中去。

對於中國政府的說明，可以台灣爲例。這個富庶的爲中國人民居住的島嶼被日人統治了五十年，於一九四五年交還中國。幾個星期之前，島上的中國居民反抗他們本國人的統治，而必須屠殺成千的叛民始能鎮壓當地的革命。

日本投降之後，中國政府立即接收了台灣。於是一大羣蝗蟲風上來到島上。官吏、冒險家、投機家，紛紛由大陸移向台灣去剝地皮，剝削民脂民膏。在「接收敵僞產業」的藉口上，官吏們却肥了自己的私囊。島上的中國居民一天比一天窮了，一天比一天苦痛了。最後他們開始爆發了，而他們祖國的同胞却用機槍來射殺他們。

在內地的中國人雖還沒有爆發，但是他們的感想也與台灣的中國人完全一樣。誰如果到過中國，而且有幾個知心朋友的話，他一定可以聽到：「我們恨日本人，現在還恨日本人，恨他們的殘暴、罪行、和加給我們的恥辱；所以當中國軍隊勝利時，我們實有說不出的歡快。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情形反而比過去更壞了。我們雖然沒有挨打，但却受到比日本人時代更多的摧殘和剝削。」

日本投降之後，蝗蟲們也大批地搶遍所有被接收的中國城市中。國民黨的政客和冒險家們吞下了日本人所遺留下來的東西，有時也把中國人自己的東西吞進去。中國人民也許慣習於政府的行政無能與分贓制度，但今天中國官吏的腐敗却是近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通貨膨漲以及一般人民貧窮的嚴重情形又使人難於忍受，於是生出一種積憤的怨怒。

假如他們還不起來革命，那部份地是因爲革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今日中國具有「軍國」的一切形態。在每個大城市中，軍人——大都稱爲警備司令——與文官共同負統治之責；就是這些軍人掌握着眞正的實權。文官不過在不重要的事情上纔能講講話。全國到處都是兵，甚且多於從前軍閥時代。

還有一個同樣有效的鎭壓武器，就是國民黨的秘密警察及特務機構。所謂「檢查制度已經取消」的話騙不了人。沒有一個大學教授敢在課堂內外公開發展任何意見，除非這意見有利於現政權。報紙戰戰兢兢，不敢多討論大問題，更不敢說任何不利於在朝者的話。像中國這樣一個組織鬆懈的國家，如果說他是法西斯，似乎不大正確，但它無疑是法西斯的(Fascistic)。

正因如此，除了被共產黨打敗，革命是不容易的。事實確是如此，特別在年青的一代中，不管使用多大壓力，他們一天比一天更傾向共產黨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與其說是由於思想上的被麻醉，無寧說是由於對國民黨政權的壓惡。共黨可說是坐收其利。只有在鄉村中，共黨纔靠軍事行爲來制勝。在這種情形下，農民是無法選擇的。年青的中國人，特別是年青的知識份子，正如同那些訪問過共區出來的美國人一樣，感覺到十分高興。長期的觀察國民黨政權的任何人，都會對共產黨表示好感。所以，如果我們說共產黨的主要政治資本是國民黨，這一點也不是文字游戲。

如果沒有外來的壓力，中國眞正改革的希望太小了。幾個月之前所通過的憲法，在理論上可以產生一個好政府。但這憲法是否曾被忠實執行呢？恐怕十個中國人當中，沒有一個敢於輕易相信，不論最近在表面上政府業已改組。因爲國民黨中的當權份子，絲毫沒有一點建立憲政政府，放棄獨裁專政的意願和誠意。

× × ×

中國局勢改進的希望如此渺茫，祇要美國繼續給中國現存政府即使是一種支持的姿態，而這種改進的希望仍將繼續渺茫下去。事實上，就是這點微弱的希望，也已因美國給予中國現存政府各種援助，如駐軍，訓練國民黨軍隊，出售剩餘物資等，顯得更加渺茫。共產黨虛僞地誇大美國這種支持，那是另一問題。這種業已給予的支持，鞏固了現在當權的人物，那些使中國前途無望的人物。

中國的執政者以很虔敬的態度來傾聽美國請求他們實行改革、實行民主的勸告，無論是杜魯門的也好，馬歇爾的也好，司徒雷登的也好，但却從來不曾眞把這些勸告當作一回事。他們不相信他們必須這樣做。不管他們公開的說法如何，他們始終緊信美國在任何情形之下都非支持他們不可。他們相信他們正處於一個可以敲詐美國的地位，原因是爲了蘇聯。

他們之中不少人曾坦白地告訴他們的美國朋友，認爲美蘇一定會打仗，所以美國一定需要中國，一定也應該用盡全力來加强國民政府。他們必須支持國民政府反共，因爲中共就是蘇聯的先鋒隊。他們自己之間這樣說，而不向美國朋友說的是：雖然美國非支持國民黨政府不可，那又何必實行什麼改革來換取美國的支持呢，何必犧牲自己的若干特權和利益來作爲美國援助的代價呢？除了口頭讓步，高唱改革之外，他們不作任何其他讓步。

共產黨的說法也差不多。他們也認爲美國之駐兵中國，是爲了對蘇聯。他們說，美國需要反蘇的基地，所以才援助國民黨。他們認爲一經交易是做成了，美國以支持一個反動腐化的半法西斯政權作爲代價，來換取反蘇的合作。

有一點是我必須鄭重提出，并且要求美國人士加以注意的：許多不是共產黨，甚至也不是所謂激烈派的中國人，都逐漸逐漸相信起這種說法來了。基於這種看法，他們就得到一致的結論，認爲美國不僅背棄了她公正的傳統，并且也背棄了她一向在中國推動共和與民主的傳統。正因如此，所以反美思想在中國非常盛行，不僅在共產黨的以及左傾人士中間，而且也在掌握輿論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學者中間。當然，這種反美思潮部份地是由共產黨的宣傳煽動起來的，但決不能完全歸咎於共黨。全中國各階層的人民都逐漸深信，既已取得世界第一超等强國地位的美國，正在重蹈過去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覆轍，貪婪而專橫。

沒有人能正確地說中共究竟是不是蘇聯擴張的先鋒隊。迄今爲止所得的內幕證據，都告訴我們，中共不是蘇聯的先鋒隊。雖然，在英蘇關係惡化的今日，中共反美宣傳完全與莫斯科的宣傳是一致的，則是事實。也沒有人能正確地判斷究竟蘇聯的遠東政策是不是謀擴張的。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很明白的：以眼前的情況而論，美國一年來的政策和做法，既不能防阻蘇聯的膨脹，也不能制止中共的成長。

這裏必須鄭重地再重複一句：除非中國政府澈頭澈尾地改弦更張，中共還要繼續得勢。這與共產主義的哲學是不相干的。即令政府軍能在本年年底以前把共軍消滅，只要政府作風不變的話，不出五年，將有一個强大的分裂運動又會出現，結果仍將同樣引起內戰，並使中國易於遭受外力（也許是蘇聯，也許是別的强國）的侵襲。

假如只有政府改變作風纔能阻止共產勢力擴張的話，那今天美國政府所執行的政策恰恰是走的相反的道路。一旦南京政府的領袖們認識美國

決不是無條件地絕對支持他們，而且他們決不能誤認美蘇非作戰不可，從而敲美國的竹槓，肥自己的私囊，他們也許會改變作風的；他們不一定願意如此做，但他們也許會這樣做。當然，除了劇烈的革命推翻他們的政權外，沒有別的因素可以實現這種改革了。

如何方能使南京的領袖們眞正相信美國不是無條件地絕對支持他們的呢？那只有立刻撤退駐華美軍，包括訓練中國軍隊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在內。這樣一個申明，也許可以刺激他們從事改革，同時也許還可以加强中國自由主義份子的力量和地位。美國同時可以明白說明，一旦中國能成立一個受全國支持並統一全國的政府，美國準備隨時幫助中國，使之復興。

至於對蘇問題，不管蘇聯目的如何，反正以美國和平時期所能駐於中國的軍隊的數目，絕歸是絕對無力防阻蘇聯的擴張的，不論中共幫不幫蘇聯。美國兵一撤出中國，蘇聯也許就會一擁而進入中國；可是，縱使美國兵不撤，蘇聯還不是一樣可以來嗎？

只有兩件事情能防止蘇聯：其一是對美戰爭的畏懼；其二是一個强大而統一的中國的存在。第一件的關鍵，根本不在美國在中國駐幾千個兵這一點上。第二件事的因素呢，倘若我們老是盡力設法加强那些破壞統一削弱中國國力的極端份子的地位，那也是永遠無法完成的。美國應該從中國撤退，同時明白要求蘇聯不要進入中國。蘇聯怕不怕對美作戰，自有其世界性的全盤打算，而決不在乎美國到底駐一萬名或五萬名兵士在中國。

根據最冷酷的政治的及戰略的計算，美國對南京的聯盟，使美國在中國的地位更易受到攻擊。萬一美蘇作戰的話，南京將是拖累美國的一個大累贅。萬一中國眞正變成了戰場的話，美國將發現自己是處於夾攻之中，前面是一支强大的蘇聯紅軍，而後面到是一支滿含敵意的中國游擊軍隊。南京的軍隊只會起極小極小的作用，或許竟然是一文不值。而中共的軍隊則將大肆活躍，成爲美軍可怕的死敵，因爲他們有經驗，有訓練，有士氣。全中國人民決不會支持美國。中國將形成分裂局面。甚至我們想取得比較多數的中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都成問題。

假如美國戰略家們把中國當作遠東之防共堡壘，那我們是站在一個沼澤之上。這正如英美軍隊初在諾曼第登陸時的法國地下工作者並不曾與我們並肩作戰，反而隨時襲擊我們一樣。

爲美國着想，最聰明的辦法是完全退出中國，保持中立，讓情勢自然變化，等待雙方打疲倦了而後自行言和。然後美國可以再向統一的中國政府說明，願意在經濟方面幫助中國的建設和近代化，因爲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無法成爲一個强國。這種做法也許需要相當時間，但是任何其他求速效的嘗試，將使它自己的目的失敗。（洪進譯）

（上接二十二頁）搶着跟她說話。

「賀洛克夫人，你今天是不是有新婚的感覺？」

「你跟瑞斯先生結婚，又跟他離婚，要不要告訴賀洛克少校？」

「你預備跟賀洛克少校再舉行一次婚禮？」

「你既然沒有跟賀洛克少校離過婚，那麼你當然不預備再舉行一次婚禮的了？」

「當你得到賀洛克少校生還的消息的時候，你暈過去了沒有？」

「哈囉，幸運的夫人！你馬上就要樂得流眼淚的。」

……

一句一句的問話像火箭一般，燃燒着莉麗的心。我看着她望着那些發問的記者們苦笑。她沒有回答任何一句困難的問題，她祇是笑，一種無可奈何的苦笑。

今天的天氣相當的陰沉，太陽一直沒有出來。我的視線已經被那些突如其來的照相的閃光弄得十分昏眩。在嘈雜的人羣中莉麗顯然感到極度的窘迫。但她却裝出很高興的樣子，在那些殘酷的人們面前，她是被迫地不能表現她的眞情。虛僞的人，是由環境强迫造出來的，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在這種緊張的情形之中，機場的指揮塔上，廣播着賀洛克少校所乘的飛機在五分鐘以內便可到達的消息。於是人羣突然歡呼起來，大家都急忙跳進汽車眞去，預備搶先開近降落的地點。我抓着莉麗的手，也跳進了我們的汽車，這時飛機已飛臨了機場的上空，並且漸漸地向着跑道降落。我們等候着指揮塔上的綠色燈光，一直定睛的注視着，結果那綠色的燈閃了三下，我就急忙把車子開了過去。

在停機線旁我們下了車，我和莉麗在人海中擠得了位先走近飛機的特權。我們一直釘牢着機門，那門一開的時候，首先跳走下了一個長得很高但十分瘦弱的軍人，我看得出那是賀洛克少校，莉麗丈夫。

他把莉麗抱得很緊，他們兩人的眼眞都有了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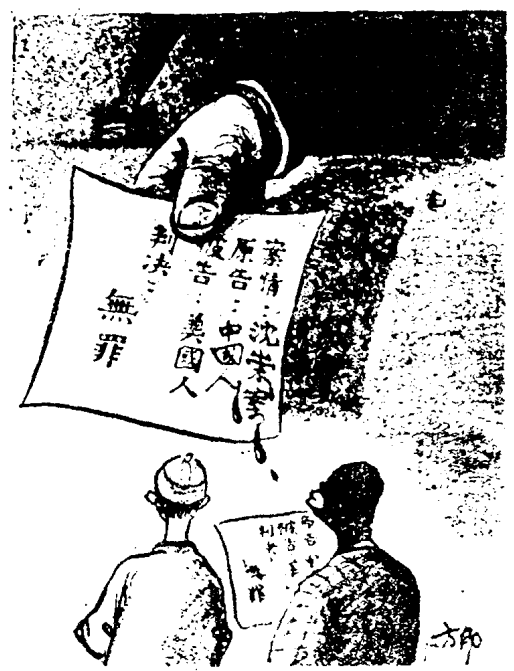
約摸經過三分鐘的擁抱，他們便在歡呼聲中分開了。接着莉麗便把我介紹給他認識，並且說我是他們家裏的一位貴賓。

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來不及和他攀談的時候，他的手又給別的歡迎的人搶去了，那是一位美國空軍中將。他忙着和更多的人握手，他也頗耐地去答覆記者們的詢問。

這時莉麗視着他的手。她的臉上露出笑容，但是一種强作的笑容，這一個祕密，恐怕祇有我一個人才會明白。

我們在機場裏耽擱了半個多鐘頭。賀洛克少校始終沒有突出人們的包圍。後來還是他提議明天在陸軍部公開招待記者，我們才被解放了。

回家的時候，我仍舊開着車子。賀洛克和莉麗坐在車後，我從車窗上的反照鏡中偶然發現了她倒在他的懷裏，他們在熱情地親吻着。我於是把反照鏡調換了一個方向，然而我還可以隱約地瞧見他們喁喁的情話。（海外憶之十一）




法律問題

交　易

效用的考慮

觀察通信版

# 在北塔山的高峰上

## 本刊特約記者

### 一

（觀察北平通信）六月十一日，中央社迪化九日電訊在各報上：

「據此間軍事當局接阿山區專員阿斯滿及北塔山駐軍報告，本月五日午外蒙騎兵一營配合軍用汽車多輛攜帶輕重武器向我北塔山駐軍進攻，當時並有蘇聯標誌飛機四架臨空掩護，投彈掃射，我軍民頗有死傷。現外蒙騎兵已深入國境六百華里，我軍正積力阻其前進。按北塔山在新疆奇台東北三百五十餘華里，阿斯滿專員原駐承化，自本年二月起歷受某方之武力壓迫，節節退讓，於四月中旬退抵北塔山。」

前一天，在北平的報紙上也刊出東交民巷三號門牌四十一號內之第三十三號樓房，係蘇聯軍人俱樂部。六月八日，開跳舞晚會，各國人士參與者甚衆。昨上午九一八」來到了。

我從樓房門被撬啓，遺失美金一千七百九十五元，法幣二百五十萬元，外有打字機一架。

更前一天，中央社報導共軍在東北的得手，是因爲有韓共軍的出現。而韓共軍中又摻雜有大量的日俘，東京的盟國對日委員會席上，美國老代表曾向蘇聯，在東北北韓及庫頁島控制了一百多萬日俘作什麼？（參帥忘記了自己控制着一個日本本土作什麼。）

這樣看來，一個對「某方」應有攻勢的，已經一步逼緊一步，而達到了最高潮。

### 二

政府方面的態度是以空前未有堅定與迅速向蘇聯提出了抗議。中官方透露出消息，稱之爲第二次「

在空權時代，世界的中心在北極，中國的後門新疆這時便成爲大門。威爾基、華萊士都是從這個方向到中國來的客人，史話的歐亞內幕著作中，也曾强調這一片土地的重要性。地球自此不再以赤道爲中心，循例作規則的運轉，而是以北極爲中心。韓國也就成爲了，不僅是由參帥在四北太平洋上佈防，而且由馬帥在中國的長城線上佈防。從波羅的海，地中海，波斯，大連到庫頁島一線，整個的包圍圈中，只有大連尚留出空隙，中國的加緊接收，便以這個美蘇衝突的焦點，引起了東北的空前戰爭，而同時，蘇聯要外蒙向新疆來一個棋子，試探一下國際的反應，特別是給美國一個暗示，你們要接收大連應當再作一次的考慮。

你們都知道哈薩克是一個極不能團結的民族，有的與中央合作，有的與中央不合作，盛世才時代派去的人很壞，吳忠信時代派去的人也並不好，張治中的政策，如今也沒有顧着成績。中國，這些族人與新疆的各族相通。這些年來，一邊是和平建設息，北塔山沒有任何中國的軍隊，最好以不引起國際交涉爲宜。阿斯滿總說很久以前就離開阿爾泰山區，阿山區的情況如何呢？這到是值得注意的。」

近年新疆的烽火是阿山區，人口六三、〇四〇人中，哈薩克佔了五三、三五三人，平均每二十個人有一人認字讀書的。自從二十三年盛世才統一新疆後，二十九年楊克托溫（後名高蘊）一部牧民把殺治局長及收槍委員，引起了第一次暴動。三十年春，又以殺了礦務考察團長，起了第二次暴動，這次暴動中有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牧人，名叫阿斯

主張中國應當來作美蘇之間的樞紐，不要成爲第三次大戰的對象。今天，中國如果能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土耳其，對中國的利益會更大。英國在軍略的看法以外，就政略上看。保守的吳忠信及妥協的張治中都未能解決了新疆的問題。政府新近派參斯武德作主席來中，自然而然領有一深刻的印象。

民國十九年隨着赫文斯定旅行團在崇新一帶作橫斷旅行的袁復禮教授，他走過北塔山這一片土地。他說北塔山距離衆新未定界的扎沙蓋有三天的路程，就在這個區域，民二至民四有戰爭，民九至民十二有戰爭，民十八至十九有戰爭。北塔山距離奇古也是一樓路。這裏是一個高原，有放牧的草地，礦產方面產有銀銅及稀少金屬，在歷史上這也是兵火藥庫。這中點即阿爾泰山區。

一邊是蘇古共和國，西北角上還有加入蘇聯邦的唐努烏梁海，一邊是蒙統新疆的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基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孜別克斯坦等共和國，這些族人與新疆的境事件到底如何，沒有正確消中國的軍隊，最好以在各族人士的越境往來中，自然而然領有一深刻的印象。

民國十九年隨着赫文斯定旅行團在崇新一帶作橫斷旅行的袁復禮教授，他走過北塔山這一片土地。他說北塔山距離衆新未定界的扎沙蓋有三天的路程，就在這個區域，民二至民四有戰爭，民九至民十二有戰爭，民十八至十九有戰爭。北塔山距離奇古也是一樓路。這裏是一個高原，有放牧的草地，礦產方面產有銀銅及稀少金屬，在歷史上這也是兵火藥庫。這中點即阿爾泰山區。

一邊是蘇古共和國，西北角上還有加入蘇聯邦的唐努烏梁海，一邊是蒙統新疆的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基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孜別克斯坦等共和國，這些族人與新疆的各族相通。這些年來，一邊是和平建設息，北塔山沒有任何中國的軍隊，最好以不引起國際交涉爲宜。阿斯滿總說很久以前就離開阿爾泰山區，阿山區的情況如何呢？這到是值得注意的。」

近年新疆的烽火是阿山區，人口六三、〇四〇人中，哈薩克佔了五三、三五三人，平均每二十個人有一人認字讀書的。自從二十三年盛世才統一新疆後，二十九年楊克托溫（後名高蘊）一部牧民把殺治局長及收槍委員，引起了第一次暴動。三十年春，又以殺了礦務考察團長，起了第二次暴動，這次暴動中有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牧人，名叫阿斯

### 三

北疆眞是一個複雜的地帶，那裏不僅是一個火藥庫，而且是一個正在爆炸中的

以哈薩克佔第一位，我們都知道哈薩克是

滿，失敗後逃到邊境，在蒙邊布爾根河上游潛伏了一些時候；三十二年以阿斯滿爲首，組成了阿山區哈族解放委員會，把哈民改變爲十個大隊，配有步槍機槍來進攻青河。另外一首領達列里台吉，是反蘇的哈民，三十年在阿山區中心承化失蹤，三十四年曾率部三次圍攻承化。外號叫作「大力漢。」

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和平簽字以後，阿斯滿被任爲阿山區專員逢列里汗台吉任書委及衛生處長，迄未赴省就職。就這次的情形看，阿斯滿是傾向中央的哈薩。

## 四

爲了北塔山的烽火在報紙上宣傳得有聲有色，燕大的蒙古史教授翁獨健微笑着說：

「邊疆上一些越界的事，可大可小，這就要全看政治的作用了，爲了政治的目的，可以把一件小事誇張得很大，也可能將一件天大的事，壓縮很小很小。」

翁教授非常奇怪，當外蒙古決定獨立之後，蒙古共和國的西北角上唐努烏梁海自決的時候，烏梁海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出路的。

在阿爾泰山下的烏梁海人是不是與唐努烏山下的同族取一致態度呢？翁教授對此沒有材料證實。這個問題却也與北疆的烽火有關。乾隆十九年清乾隆平定準噶爾後，準部所轄的烏族也同時降服，改爲七旗，由駐蒙古的科布多大臣管轄，二十八年，又分爲兩翼，光緒三十二年阿爾泰區及科布多分治，各設辦事大臣。從此烏梁海後，蘇大使彼得羅夫又要回國養病去了，中國的外交像軍事一樣地也限於「掛彩」。

中國回教協會馬松亭教長說：

「一切的事都應由中央負責，而不應由地方負責，我們新疆的憔悴的北大教授向達說：

「今天的問題，就是强治中治理新疆的結果。假如說，這個回教徒最多的地方，在清稱額魯特蒙古，分佈於新疆、蒙古及俄境內，俄人有稱爲 Golots，在民族自決的條約以外對於這個問題作什麼樣的決定呢？外人是不知道的。

翁教授慨然地說，「在沒有弄清楚問題之前，我是沒有意見，而且保留了批評的。」

## 五

美國對於北疆事件的態度是冷淡的。馬歇爾說：「北疆事件，僅係一邊疆糾紛事件，竟過去已屢次重要事項發生也。」這一盆冷水潑下來之後，蘇大使彼得羅夫又要回國養病去了，中國的外交像軍事一樣地也限於「掛彩」。

「到了聖地，各國人都有各國人的帳幕，一列有四十多國，各有各的國旗，下面便是自己的會館。中國去的人數最多，而到處都找不到我們自己的國旗。結果，只好拿着俄國護照住到俄國的帳幕裏。試問，這又是誰的責任？」

一切的問題在上而不在下，中央應當對於新疆的政策加以檢討。西北考古多年的向達說：

「今天的問題，就是强治中治理新疆的結果。假如說，這是蒙古與哈薩克的衝突，那就是只注意了如此拙笨，在飛機上繪族哈族而忘記了蒙族的結果。」

特別作好標誌來使別人的國境。」

向教授很幽默地說：

「由北塔山事件上，看到了一片火海，我們到要作一個要與一片清涼地界。有十四個民族的新疆，要進火海或要赴清涼地，他們本身自能決定。

正式談民族問題。」

（六月十五日寄）

他又說：

「我不相信蘇聯每年有二千多人到聖地去朝聖，而地方當局便百般阻撓，因了這類朝聖者比較富有，都先抽他們以重稅，留給他們的錢只夠他們到漢志的。最少要走半年，多的時候竟有到二年半的。

「對於這些朝聖者，省方是沒有保障的，他們爲了路途的便利只有到蘇聯領事館去請求。如果我們自己負責，回民會到俄人處領護照嗎？」

「回教徒最多，而是因爲南京北平等地的地位重要，在該兩地所發生的地方事件，自然較之內地城市所發生的事件爲大，所以以後各地讀者投寄通信，如有重要之價值者，自當優先刊登，至於讀者所有報導之價值，即以沒有重大價值者，本刊暫難採用，就各地特約記者，及經過的文字，並不留稿，敬請讀者原諒。

## 讀者的謹答各地投寄通信

我們常常收到各地熱心的讀者來投通信很多，大意謂本刊在××一地並無特約記者，用特投寄通信，並願担任××一地通信，想因本刊在××一地並無特約記者，用特投寄通信，並願担任爲本刊駐××，非常歡迎，但須說明一點：即本刊所載通信，大體上應以能引起全國讀者注意者爲主，過於瑣碎的，並不以地方新聞，我們採用通信，免刊載。爲標準，如本刊過去所刊通信，以南京北平等地最多，並非本刊一定要多刊南京北平等地的通信，而是因爲南京北平等地在中國政治上的地位重要，在該兩地所發生的事件，自然較之內地城市所發生的事件爲大，所以以後各地讀者投寄通信，如有重要之價值者，本刊暫難採用，就各地特約記者，及經過的文字，並不留稿，敬請讀者原諒。

（編者）

# 記天津前後九天的新聞檢查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訊）正當全世界的新聞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在布拉格集會時，中國各地有成百的新聞記者被逮捕入獄，有三家報紙被封閉，在天津則恢復了新聞檢查制度。

六月一日天津成立了戒嚴司令部，新聞檢查就是由這個機構來承擔實施的。今天筆者朋友任職天津指揮所走訪上官雲相特派的檢查辦理。並且一開始上官將軍就特別指示他的使命，多多注意大公報、益世報和新生晚報。大公報的立場和態度已是人所共知，益世報是天主教創辦的，新生晚報則是基督教的報紙。何以要特別注意這三家報紙呢？關鍵就，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最近的學潮，特別是五二〇的檢案曾作過比較詳細而客觀的報導。

開始檢查後，六月二日戒嚴司令部盧濟清副司令招待全市報紙通訊社負責人，商討檢查的「技術問題」。各報多表示希望放寬尺度，並且希望給報館留出申訴解釋的餘地。大公報的總經理王芸生說：昨天晚間新聞檢查今天就有許多朋友來電話或親自跑來問，還有什麼沒登的消息，這說明被檢查以後的報紙已不為讀者所相信，其影響是頗值注意的。但一切沉痛的意見，最後都被檢查人員的紅筆一筆勾消了。於是天津的報紙出現了「天窗」。

檢查機構是臨時設立的，由駐軍政各方抽調而成，檢查技術堪稱「拙劣」。因為他們對於最近的學潮，特別是五二〇的檢案曾作過比較詳細而客觀的報導。

檢查機構是臨時設立的，由駐軍政各方抽調而成，檢查技術堪稱「拙劣」。絕對的標準是擊破新聞一律扣留，戰訊以中央社為準。如果標題上出現了「失守」、「危急」、「潰退」等等字樣，則不管內容如何，都予從寬」等等。而檢查先生在蓋過「緩登」的圖章以後，也註上「編輯先生要被扣。而那幾天正是全國各地都在「罷課遊行」「逮捕記者」的時候，所以大公報和益世報就一大片一大片的被檢扣，以至非要把原稿一一送檢不可了。益世報頭一天登去大標檢查，報已付印，檢查回來……在戰時我們編了七八年的『戰報』，現在我們又在天天編『減報』。在戰時我們遵受新聞檢查，現在本報發刊次日領又才「姑准出版，下不為例。」

報紙上每天開天窗，對報體上是不太好的，因此在檢查的大標上就打了一個戳記，文曰：「不得空白」。大公報的編輯先生們每晚把一疊疊的原稿送去檢查，並寫上註解：「檢查先生：這條新聞如何如何，請

# 東北教育的潰爛症

張高峰

（觀察瀋陽通信）在東北，教育是比內戰還可怕的一個問題。教育是東北的膿泡，將要使下一代的人們腐爛，有誰注意過它？有誰肯向它早日開刀，保留我們下一代的健康？政府要負責任，東北教育當局更要負責。勝利之初，大家打着招牌收復東北，東北光復到今天已經一年多了，內戰除外，我們在東北做了些甚麼？最使人不滿意的是教育復員工作，最使東北青年失望的也是教育工作。過去十四年日本人在東北的教育政策雖然是「奴化」或「統制」，它統還有一個計劃，而且還計劃眞能收效果。政府今天對東北的教育政策是甚麼？是「收容教育」，而不是「樹人教育」，甚至「收容」兩字都沒有做到。今天我們在各難民收容所或救濟總署門前還時常看見成羣求救的學生。這充分表現出東北教育問題的嚴重，它已經因爲不健康而腐爛，因腐爛而成膿泡。

## 數字的比較

僞滿時代，全東北國民學校公立的有一萬三千八百七十所，私立的有四千三百五十七所，每年畢業生約一百多萬人；中學校一千五百一十五所，每年畢業生約七萬多人；高等教育二十四所，每年畢業生約五千多人。勝利後，我們收復了遼寧、安東、吉林、遼北四省，這四省在僞滿時代也正是教育中心，經我們復員的國民學校共五千二百四十八所，學生共六十八萬四千五百八十八人，佔過去全東北學校百分之廿八，學生佔百分之二十四，所餘百分之七十六正是失學青年。大學及獨立學校只有國立東北大學、長春大學、長白師範、瀋陽醫學院、及私立瀋陽中正大學等五校，佔過去全東北大學百分之二十五，學生人數尙不及過去僞滿各大學一年之畢業生。由此比照，我們可以知道東北光復後，各級學校「量」的減少已非常顯明；隨後而來的就是大批失學青年。

## 師資缺乏

當東北光復之初，政府根本上忽略了教育問題。也許是因爲十四年的淪陷，使政府對東北情形隔閡，不能立刻拿出辦法來？只在東北教育行政上疊床架屋，有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有青年升學就業輔導處，行轅有教育處，各省有教育廳，橫縱之間都有關係，也都無關係，於是東北教育問題被擺在中間，又因爲全國的普通關窩，誠心辦教育的人弄不來錢，一切不能計劃，只來湊乎。一般社會人士忙於演義務劇「救濟難民」，熱心教育者，在東北還很少聽說有這樣人物，東北的教育就這樣的變了樣。東北本來是好地方，一年來砲火連天，結果一般人把東北看成最壞的地方，拖家帶眷的教授或教員，誰也不肯冒險跑進這內戰的火網，同時東北教育界的待遇一般低於內地，雖也更不肯到這裏再來填缺，（已經餓了八年），師資恐慌是東北最普遍的現象，比內地都嚴重，那麼爲了教育復員，於是不得不錄取僞滿的教師，不能立刻拿出辦法，可是一年以後，怎麼還是拿不出辦法來？只在東北教育行政上疊床架屋，有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有青年升學就業輔導處，行轅有教育處，各省有教育廳，橫縱之間都有關係，也都無關係，於是東北教育問題被擺在中間，又因爲全國的普通關窩，誠心辦教育的人弄不來錢，一切不能計劃，只來湊乎。一般社會人士忙於演義務劇「救濟難民」，熱心教育者，在東北還很少聽說有這樣人物，東北的教育就這樣的變了樣。東北本來是好地方，一年來砲火連天，結果一般人把東北看成最壞的地方，拖家帶眷的教授或教員，誰也不肯冒險跑進這內戰的火網，同時東北教育界的待遇一般低於內地，雖也更不肯到這裏再來填缺，（已經餓了八年），師資恐慌是東北最普遍的現象，比內地都嚴重，那麼爲了教育復員，要使學校好，必須先有好設備，請好師資，教好學生。這一點確是精差，許多人的英文幾乎從字母學起，一年級的英文，有的是採用初中三年級的課本。我們看看各校之設備及師資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程度的不齊，在一堂相處，關關難過，是難免的，同時有一小部東北大學與國立瀋陽醫學院來說。東北大學遷回瀋陽後，學生不滿意復員的處理，大鬧風潮，也難怪學生不滿意，到今天他們還有一部份人睡地板，睡在圖書館裏。及不到這樣問題，學生間的仇恨日漸加深，學校當局說若無閻校長（臧氏爲東大校董兼教部特派員與行政院教育處長）好像廟裏椅不全，前些日子爲了搶一把椅子，學生竟動了武，商學系四年級學生因此罷考。工理學院的試驗設備，比完善的高中多不了甚麼。這樣的簡陋，學生不能安心讀書，教授教書的興趣也必減低。東北大學二千七百多學生，一大部份是臨大分發的學生，另一小部份是復員來的學生，雙方鬧得水火不相容，吃飯都分開，有復員飯，有臨大飯，吃的是白米，臨大飯是高粱。復員學生程度較高，要使學校好，必須先有好設備，請好師資，教好學生。這一點確是精差，許多人的英文幾乎從字母學起，一年級的英文，有的是採用初中三年級的課本。我們看看各校之設備及師資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疊床架屋，有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有青年升學就業輔導處，行轅有教育處，各省有教育廳，橫縱之間都有關係，也都無關係，於是東北教育問題被擺在中間，又因爲全國的普通關窩，誠心辦教育的人弄不來錢，一切不能計劃，只來湊乎。一般社會人士忙於演義務劇「救濟難民」，熱心教育者，在東北還很少聽說有這樣人物，東北的教育就這樣的變了樣。東北本來是好地方，一年來砲火連天，結果一般人把東北看成最壞的地方，拖家帶眷的教授或教員，誰也不肯冒險跑進這內戰的火網，同時東北教育界的待遇一般低於內地，雖也更不肯到這裏再來填缺，（已經餓了八年），師資恐慌是東北最普遍的現象，比內地都嚴重，那麼爲了教育復員

生與職員日角必鬪也是常事。」願便塗飾學生宿舍，教室的椅子桌子搬來代用，電燈電線有的是從廁所或教室拆來的，宿舍門前一遍污水，圖書館沒有開過門，學生用書只那麼幾册教本。二月三日上課，三月底第一學期結束了，教授還差一半，學生却有兩千七百人，這就是東北大學生。學生不想規規矩矩讀書嗎？教授不想好好教書嗎？結果全不是那回事。馬馬虎虎，這就是教育復員。

國立瀋陽醫學院，前身是瀋陽醫學院，就是東亞聞名的「南滿醫大」，學校設備雖然也有過損失，但比較完全。日本教授幾乎佔三分之二，因為過去純係德日派的醫學院。復員以後，有學生一千一百餘人。北平臨大轉來的學生與考取的新生，日文根基都不好，可是偏偏日文為主課，程度一高一低，首先牽制了課程的進度，誘淺了舊生無興趣，講深了新生聽不懂，如何使學生程度達一致，學校當局要設考慮的椅子桌子搬來代用，電燈電線有的是從廁所或教室拆來的，宿舍門前一遍污水，圖書館沒有開過門，學生用書只那麼幾册教本。二月三日上課，三月底第一學期結束了，教授還差一半，學生却有兩千七百人，這就是東北大學生。學生不想規規矩矩讀書嗎？教授不想好好教書嗎？結果全不是那回事。馬馬虎虎，這就是教育復員。

## 救濟與教育

東北高等教育復員，最初有一個是所非的政策，就是臨大的學生超過兩三千人，學生程度既不整齊，分子又極複雜，教育起來頗困難。臨大結束以後，實在不能馬虎的分發，應楊雖慎擇學生程度分發至程度相當的學校去讀書，就想讀書的學生也不會提出反對，雖然反對，當局亦可用武力壓服七八轉去招許多學生，雖政相信這是辦教育。三月間遼寧省教育廳在報端印出大字廣告「查本省未經立案之私立學校不得擅自招生，曾於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奉令公佈在案，近查仍有未經呈准立案之學校，增立名義，私自招生者」，並謂「一經查明，即予封閉」，私立院校負責人對此廣告，不得不重申前令。東北流亡青年的學校實在如雨後春筍，所以教育廳不得不重申前令。東北流亡青年的心教育的人士，不論要設名辦教育的人，大家多拿出一點錢來，充實充實各省縣中學的設備，使學生由地板昇到椅子上，由地上聽講，一個個像小佛爺，蒲團打坐，可憐的孩子們，小學還未學業，慢慢的變成疏育老頭。去冬各校遷煤，孩子們的手都有凍瘡，這是教育的成績。多少學校因為冷，都提前放了假，開學後又下雪，期假再延長。教室內沒有門窗，老師開口講書，大風吹過，狼狼的被灌一肚子冷風，而且幾乎被吹倒，孩子們的眼睛都睜不開，這是學校還是地獄？真叫人痛心。特遇不好，教員開窮，職課請願，實點要人照片，向學生兜兜生意，這金是不得已。小學校長搶錢，搶地，教育情形如此，如何復興民族，東北的教育正急着要人，希奇的是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小學教育，也沒有一個政府甘心看着這樣的教育糟蹋下去。

## 東北的中學

中學教育情形同樣可怕，最嚴的有縣立學校，比較好的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但是教室漏水風河，學生幾乎要拿着雨傘上課，理化試驗室只有空牆，尚未見有儀器設備。私立各中學經費靠學生人數多寡來維持，在東北誰高了興都可辦一所中學，到底可以看到私中招生的廣告，名譽董事長印在前頭，完全是社會資遴或名流，以號召學生，實際這些學校還未請准立案，覓亂七八轉去招許多學生，雖政相信這是辦教育。三月間遼寧省教育廳在報端印出大字廣告「查本省未經立案之私立學校不得擅自招生，曾於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奉令公佈在案，近查仍有未經呈准立案之學校，增立名義，私自招生者」，並謂「一經查明，即予封閉」，私立院校負責人對此廣告，不得不重申前令。東北流亡青年的心教育的人士，不論要設名辦教育的人，大家多拿出一點錢來，充實充實各省縣中學的設備，使學生由地板昇到椅子上，由地上聽講，一個個像小佛爺，蒲團打坐，可憐的孩子們，小學還未學業，慢慢的變成疏育老頭。去冬各校遷煤，孩子們的手都有凍瘡，這是教育的成績。多少學校因為冷，都提前放了假，開學後又下雪，期假再延長。教室內沒有門窗，老師開口講書，大風吹過，狼狼的被灌一肚子冷風，而且幾乎被吹倒，孩子們的眼睛都睜不開，這是學校還是地獄？真叫人痛心。特遇不好，教員開窮，職課請願，實點要人照片，向學生兜兜生意，這金是不得已。小學校長搶錢，搶地，教育情形如此，如何復興民族，東北的教育正急着要人，希奇的是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小學教育，也沒有一個政府甘心看着這樣的教育糟蹋下去。

## 東北的小學

教育的根本是小學教育，東北最慘也就是小學教育，各小學由縣或市政府來辦，經費市是最窮的機關。一百七十萬人口的瀋陽市，祇有十幾所小學。和平區有十一領，這也並不希奇，東北的教育正急着要人，希奇的是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小學教育，也沒有一個政府甘心看着這樣的教育糟蹋下去。

九一八以後，我們就嚷着收復東北，復興民族，東北的教育情形如此，如何復興民族，誰能作答。東北的教育正急着要人，希奇的是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小學教育，也沒有一個政府甘心看着這樣的教育糟蹋下去。

## 采桑子（補白）

陳衡哲

卅一年前，曾在廉福寄寓二月；其時友朋間多能以氣節道義相砥礪，以救國為己任。今國事糜爛至此，追念昔日抱負，不禁愴然淚下。作此以寫我憂。

（一）

卅年舊事心頭湧：燈月交輝，花影低徊，夜半清池蹈月歸。而今兩鬢飄霜雪，心事淒迷，假再延長。教室內沒有門窗，老師開口講書，大風吹過，狼狼國事危疑，嘖稱人衰事事非。

（二）

當年意氣相期許：「待我歸來，看我安排，會見桑麻遍地栽！」而今遍地栽枯骨，國本全搖，國譽全虧，徒贊昭昭兩淚垂。

卅六年四月，作於廉橋。

週末閒欄

# 我們爲什麼像人

蔡王侯

「人」，我們都屬于這一類，大家已經看慣，總不外是兩隻手兩隻脚，前額長在「臉」的上端的動物而已。

「前額是在臉的上端」，請大家不要放過這一句話，這是我們人類主要的特徵之一，請想一想還有什麼動物是這樣生法的呢？猴子看起來跟人差不多，但是當你再想一想，猴子有沒有前額？假使你有興趣，不妨到博物館去參觀一下，那猴子的腦，其實同狗差不多，是長在「腦箱（Brain case）」的前面，根本無所謂前額的。然後你自己不妨「攬鏡照照」一下，你的臉是生在「腦箱」的底下，上部恰是那一塊隆起的一方額，相面先生決不會放過的所在，是一個「人」的樣子。

「一個人的樣子」，你也許要問起你的體重來。前些時倒曾聽到夏自齊博士（Dr. Robert Broom and G. W. H. Schepers）發表他們研究古代南非人猿的化石的結果，說是這類人們的祖先，其體重，都不到一百磅。那麼我們，總算在體重上沒有墜祖宗的臉；現在成人的體重，在一百磅以上，普通都在一百四五十磅到一百七八十磅左右。外國的大胖子有到二千磅的，那是可以到遊藝場去展覽，已經變成特殊的材料了，我們暫不討論。

大體說來，一個人的樣子，還有一種限度，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總之他是長得這個樣子，在地球上他的大小，不脫爲萬物之靈的威嚴，同時又能活躍自如，適付各種環境。

在「地球」上，論位，還是我們所以要練得這個樣子的緣故。假使我們現在不是上，那上面的「重力」（Gravity）比地球上的要大得多了，那麼我們的骨骼自必要得比現在要粗大許多，才能支持我們肌肉的重量；假使我們是在月球上呢，因其「重力」不如地球多多，我們的骨頭和筋腱，大可減少，人人又要變得「弱不禁風」了。

戴起生理學家的眼光，把「人」來研究一翻，我們將發現人體的祕密，不外由大堆有生命的物質造成，不時地有新鮮的物質和能力通過，而且不時地在抵禦外來的危險而已。具體地說，人體的百分之五，是一根空的管子，從嘴巴通到肛門，中路上接連着一些化學工廠，一方面「吃」進原料（Raw materials），經過這些工廠的操作，也就是所謂消化；一方面又把還些消化好的東西吸收進身體裏去，經過同化作用造成體的一部分。

人體的百分之二，是一部設備頗好的通氣管，那主要的部分，當然是肺。它使身體獲得氧氣來燃燒食物以便養生「能力」（Energy）。人體的百分之十是循環器，那滿全身的血管和噴水箱筒式的心臟，是人們自古便熟悉的部分。我們中國人向來把「脈膊」的變異情形，來測斷一個人患什麼病的。去年美國出版的新書「人體診斷」（Physical Diagnosis）中，馬爾博士（Dr. Ralph H. Major），在「脈膊」一章裏，也大看特看，說中國人自古便發明測脈膊以診病的方法，但他并未加以菲薄，還勇外提到中國古代的醫生，講究到脈膊有七十二種的形式，似乎在醫學史上，尚足一述。不過一個中國人看到在這樣廣新的科學裏，古代的中國醫生，還沒有被人家忘記，不免曾興起一點感慨，覺得現在的中國人，眞是落了伍了。

方才說過，身體要吸進新物質，并且要燃燒食品，獲取能力；這能力就用來維持我們生命的活動。那些燃燒以後的廢物，就溶在水中經過「過濾」，排出體外。這排泄系統，以腎臟、膀胱爲主，佔身體百分之五，再附帶一部分肺和皮膚。

我們的身體，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肌肉，這是使得我們的身體能夠運動的要件。還有百分之二十，是骨架和筋腱，它們支持我們的身體，而且還給予運動時種種槓桿的作用。

身體的很小一部分，是用來感覺外界和調節內部的，但這部分最重要，因爲它不但感覺外界和調節內部，而且它使得人能「學習」和思想。這部分不過佔了人體的百分之三，包括腦子、脊髓、神經和內分泌腺。

生殖系統在人體中祇佔到百分之一。皮膚以汗腺調節體溫，佔人體百分之七；其餘，一個正常的人，大約有百分之十，貯藏着脂肪，作爲不時之用。

我們草草地把人體看了一遍，似乎尊不出什麼特別可以珍貴的地方，尤其當我們發現有些別的動物，它們身上的裝置，也許比人還高明些，比方電鰻能夠製造電使敵人縮手，或是螢火虫能夠製造「冷」的光以照耀自己，都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各種生物因爲世世代代受着環境的影響，各自發展成窮有的特點，本是不可勉强的。北方大蟒蛇，一年之中祇要有幾個月吃飽便行；非洲產的，跑得極快，十人們每每難騎着的瞪羚（Gazelles），則從來不飲水；穴居的動物多半沒有眼睛，那些寄生於人體的條虫老爺們，根本沒有嘴巴也沒有胃，唯有生殖器官特別發達等等，都是大家能懂的例子。

人呢，豈起來誰也不相信，因爲大家都有，具備着一副別的動物們夢想不到的，好的眼睛。眼睛好，在這裏的意思，不是指看得遠。簡單地說，人的眼睛，不但能辨別明暗，而且能辨別那五顏六色的美麗。許多動物祇能分別光暗而已，世界對它們，就是光和黑，像我們看的無彩電影一樣。但，這個一個比方；我們看電影，雖沒有顏色，可是各種輪廓我們仍看得極分明；秀萊斯波兒的臉和凱弗爾茜絲的臉絕不相同，我們一看便認識，然而許多動物，它們所看見的東西，不過是大影子一恍而已，即使人們認爲最伶俐的狗，也不能例外。

那麼狗怎麼能認得人呢？當然，狗的眼睛不如人，但是嗅覺却駕乎許多動物之上。與它差堪伯仲的，

還有幾種蛾子們的嗅覺。但請注意，蛾子們沒有鼻子它們是用長在頭頂的兩隻來聞香臭的。

人的眼睛雖然好，但他所能看見的顏色，也不過是太陽光中紫光和紅光以內的七種光譜而已。紫外光和紅外光我們都看不見，然而這對我們并沒有損失。因爲紫外光，從照相上看起來（這是說用紫外光來攝影，在黑暗中可以行之），是模糊一片，物與物間，毫無距離可言；紅外光呢，則把光暗兩部顯得太過分，那草和葉片全部將紅外光反射，在照片上看起來，是一片純白；那草和葉片的影子，則將紅外光全部吸收，在照相上看起來，便一片墨黑，沒有濃淡的區別。假使我們人類祇能看見紫外光，必定寸步難移，因爲弄不清距離。假使祇能看見紅外光呢，那麼危險更大，敵人們藏身于黑影中，就無法避免他的襲擊了。

人的聽覺，雖不能比狗和蝙蝠，它們往往能聽到聲波極短，而音調極高的聲音，但比起其他動物來，并不算色。有些動物，還根本聽不見聲音。

同測古代，當人類的祖先還住在森林裏的時候，他們日夜和大自然接觸。如果我們的祖先竟在身體上配備了各種奇特的器官，如接收電波的，接收最高的音波的，或接收那最長和最短的光波的等等，那他們豈不要煩煩死了？光那大自然中放電帶電的現象，無時或停，他們要去時刻感受它，就已經夠受了。現在住在大都市裏的人，兩隻耳朵也大有不能忍耐各種忙亂和糟雜的聲音的樣子，的確有一些人很想變成聾子或啞巴，讓自己能安安靜靜地過活呢。

現在我們來談談性的問題吧。人類有男女兩種，這是大家都習慣的。因爲太習慣了，大家也就不再去想這回事。其實生物間之有性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有些動物有時根本祇有雌性的個體，如蚜虫，它們的那在春天孵化出來的全是雌虫，這些雌虫不必經過交配，成熟便能產卵，這種卵孵化出來，又全是雌的，如此可生八九代，直到秋天，才有雄虫發生。有些動物像螞蟻，則雌雄之外，又有中性的發生，這些中性的且佔大多數，平常我們所見運糧打仗的螞蟻，實在是「太監」呢。至於植物們，有的一生都是無性的。

我們人類的性，當然是一種長期演化的結果。生物們開始有性的時候，也祇不是一定要與一生殖」發生關係，本來不過是兩個細胞的混合而已。性與生殖不知從來怎麼就連結了起來，實在是很神祕的。但等到生殖的行爲一與性發生了聯繫，那生物界在物種的演進和環境的適應上便起了大的改良，使性的現象更普遍起來。

高等動物，差不多把自然淘汰，集中於性這個因子上。達爾文創「性擇說（Sexual selection）」，更提示了性的重要。他說公鷄爲什麼羽毛特別壯美，正因爲要博得母鷄的注意。我們人也多少受着性擇的影響，比方我們身體的曲線，嘴唇和眼睛的顏色，頭髮的多少和聲音的高低，都不是偶然形成的。

性，在外表上雖然看不出什麼變動，但是內部却有所謂「性週期」。動物們都是有性週期的，每年有一回兩回以至多回不定。在性週期的時候，它們才有性的行爲而從事生育，等到過期一過，它們便入于中性狀態，有柳下惠坐懷不亂的作風了。但是奇怪的「人」，在這一點上却在動物界表現了他那獨特的品性，他是不受性週期的支配，而可以隨時談情說愛的。可見由原始的區別，而一步步發展到人類間男女的愛情，是一部何等奇異的故事。

最後，拿人類的意志做結束吧，人類的意志像其他性質一樣，也是受着過去和現在的環境的影響的。許多哲學家和神學家往往奇怪人類求生的心，爲什麼那樣酷烈。即使環境非常惡劣，他們還是希望活下去。

這時一個生物學家，便沒有什麼奇怪的。人和動物一樣，祇有能堅持活下去，才能發育繁茂起來。對生存抱悲觀的，他們就算的曾冷消滅掉。一個種族，如果沒有了堅強的求生的意志，其危險比生育不發達更甚。

人的幼兒，是一切生物中最脆弱的生命。一隻小狗，三個星期便能跑得很好，人到三歲，還往往不能自己吃飯。動物中，多半一年可以生育幾回，每回可生二隻到四五隻不等，人一年祇能生一次，每次也祇能生一個。于是爲了保護後代，人類自己便不能不發生「利他」的心。其次人是合羣的動物，合羣而能相安無事，當然也祇有「利他」才能見效。

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徵，那魚類和壁虎，雖然也生男育女，但決無所謂利他的心。

我們的意志，在大體說來，固然以求生和利他的本能爲基礎，造成不屈不撓，力求安定的精神。但是在文明的人類社會中，有時仍免不掉感情上有過分恐懼和憤怒的情緒表現。當人類剛從人猿演化出來之時，恐懼的天性是需要一點兒的，因爲他們要求那周圍都是猛獸變族的環境裏活下去，憤怒和發脾氣的天性也是不可少的，因爲憤怒可以使人發生勇氣而戰勝不可避免的危險；但時至今日，人類是文明了，假使誰還時患恐懼或常發脾氣，那他不是懦夫便是瘋子。

人們常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好像人性是註定了的永不能更動。其實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任何因子都會逐漸變易，野貓之漸漸變成家貓，正是說明演化的力量；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溫和而愛和平的人比緊張激烈的人在文明的教養下力量增加，那麼正如瑪利小姐（Mary Adam）所說，人性必將全體趨向溫和，離獸性當更遠了。

五月廿日夜·南京


## 本刊廣告價目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面 |
|---|---|---|---|
| 封底 | 一百五十萬 | 八十萬 | 四十五萬 |
| 普通 | 一百三十萬 | 七十萬 | 四十萬 |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 歸來

李慕白

一個清冷陰霾的早晨，我獨自地在花園裏散步。因爲昨晚一夜的失眠，一直到今天早晨，從隔着一層深紫色的窗帷以外的窗上，我知道那一個漫長的黑夜已經熬過了。於是我就在睡衣上披上了一件大衣，穿着柔軟的睡鞋，輕輕地走向這一座荒蕪的花園，在一種空虛的情感控制之下，用散步來調劑我一夜的苦思。

這座花園特別顯得荒涼，一種灰色的悲哀籠罩着整個的環境。太陽躲在模糊的雲霧中，小柏樹上蓋上了一層薄霜。在那幾株粗大的榕樹底下，在那陰暗的叢隆裏，死沉沉地安放着幾塊石凳，兩三隻小山鳥在上面跳躍嬉戲，打破了這個清冷的早晨的沉寂。

我慢慢地走近了那石凳，像我這樣一個陌生的人，對於這些小生命顯然是一種威脅，於是牠們驚奇地振翅飛上了樹梢。我向着牠們吹口哨，我對牠們做手勢，但牠們却依然是那麼的驚異。在兩種不同的生命之中是很難取得一種諒解的。我叫自了這一點，同時我感覺到牠們站在樹枝上俯視着我的態度，那完全是一種驕傲的表示，也許牠們正在譏諷着我這個自命爲高級動物的人，至少，在今天早晨是曾受到了牠們的褻瀆。於是我想到一位哲學家所說的一句話，那就是：「低級動物都有一種求至善的本能」。（The lower creatures have the instinct of their all for the best）不過我今天想起了這一句名言，却完全是存了一種人類的自尊心。我不安地在那石凳上坐了下來，但牠們仍在樹枝上鼓噪着。

莉麗的窗口正對着我，從那緊閉着的窗帷看來，我知道她還沒有起床。我望着她的窗口出神，想到她這兩天以來的神情，却比以往變得更憂傷了。我想這是爲了什麼呢？一位多情善感的女人，在磨折了好幾年的痛苦之中，一旦突然獲知了她已死的丈夫生還的消息，並且在一兩天之內就可以團聚言歡的時候，應該是一種奇蹟，而這奇蹟所給予她的快樂與安慰更應該是怎樣的深；然而莉麗却是例外，這兩天她顯然陷於一種無比的苦惱。她不是告訴過我她對他的想念是多麼的纏綿嗎？她不是告訴過我她對他的愛情是多麼的深沉嗎？因此莉麗的苦惱，對於我，簡直是一個模糊的謎呵。

現在是七點鐘了。她昨天約好我今天九點鐘就要同去機場迎接她的丈夫賀洛克少校的，爲什麼她還沒有起來呀。我焦急地離開了花園，跑進我的房裏換好了衣服，正預備到飯廳裏去用早膳，莉麗却匆忙地跑了進來，說：

「預備好了沒有？」

「剛剛穿好了衣服。」我說。「我們就吃早飯嗎？」

她點了點頭，反身慢同我到飯廳裏去。

當我們坐定了的時候，我一面翻閱着報紙，一面偷看着她的表情。從她那冷靜的面部上看來，我所看到的祇是她比從前更美了，她今天的裝束也更其動人。我一直在假裝着看報，我感到十分侷促，我無話可說，即使想跟她攀談幾句，也不知從何說起。可是她却首先開口了：

「我希望你在這兒多住一些日子。他是一個好客的人。」

「他是誰？」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賀樂克少校」。她說時顯出十分不自然的樣子。

我沉默了一會，很冷淡的說：「我想恐怕不很可能，我祇該在兩個星期以內回到中國去」。我的話忽然停住了。我在她的臉上發現了一種驚異，一種悲傷。她那原來一直在注視着我的視線，就在這種驚異的傷感中垂了下來。於是我想到我那毫無理由的「不可能」也許會令她不快。因此我很覺不安，在一種十分窘迫的癡呆中，我不禁慢吞吞的吐出了下面幾個字：「我應該早一點回去，我很想念我的孩子；她也一定非常想念我的。」

她沒有做聲，祇是低着頭在那兒調着咖啡。

在這種沉悶的空氣裏，我覺得度過這一頓不愉快的早餐，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她的女僕却十分高興地把各樣的點心端了上來，她幾乎愚昧得連我和莉麗兩人非常顯明的不快的情緒都看不出來。她站在我們的面前，很想跟我們攀談。

「你今天特別高興？」我問她。

「當然，」黑黑的臉上表現出一種難比的愉快，她露着潔白的牙齒說：「賀洛克少校同來了，全世界的人都應該高興！」

「可是我們却抵不上賀洛克夫人的高興呀。」我打趣着說，想緩和這沉悶的空氣。

然而這沉悶的空氣却被一聲尖銳的哭聲打破了。我和女僕都出乎意料之外的同時驚望着正伏在餐桌上抽泣的莉麗。同時我和那睜大着眼的女僕交換了一下驚奇的視線，我們都莫明其妙。

我沒有什麼話去安慰莉麗，事實上我根本不明白她哭的由來，不過我是有幾分曉得她一定有什麼難言的苦衷。

現在是八點鐘了。我們九點鐘必須趕到機場。我焦急不停地看着我的手錶，我又胡亂地翻看着報上的圖片，我的心情顯然已紛亂到了極點。

莉麗終於從痛苦中掙扎了起來。她含着眼淚無力地站了起來，說：

「請你把汽車準備好，我到樓上去一趟就出來。」

我無語地望着她上樓去了。她的神祕對於我始終是一個謎。

穿上了大衣，我愼走進車房，把車子開了出來，等了一會，她便出來了。

一路上我們沒有說一句話，我把車子開到了四十五哩的速度。我們的生命在迅速的變化中跟於冷漠的空氣作賭注，我們並沒有想到危險這一個詞兒的令人可怕。這如同一個噩夢，一個突發的飄渺的惡夢呵。

八點四十分鐘的時候我們到達了機場。休息室中和室外圍滿了許多歡迎的人。賀洛克少校的生還被他們認爲是一個奇蹟，甚至是一個神話。當我們下車的時候便被新聞記者包圍了。一會兒莉麗就變成了他們包圍的對象，大家爭着給她拍照，（下接第十三頁）

觀察文摘

#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原作者：吳世昌

原刊處：學識第一期

中國如要求生存，最迫切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我們要建現代國家，就得有現代觀念的人才。我們不能想像以今天社會道德的墮落，政治觀念的落伍，文化學術的萎縮，可以担負使中國徹底現代化的負任。我們要做這份工作，首先要具備一切可以培養現代化的人才的環境。換句話說，先要建立一切社會道德的基礎。現代化和建立現代科學的道德基礎是分不開的。

中國是世界上談道德談得最久的國家，現在又是許多人提倡固有文化，特別國情，四維八德，精神訓話最努力的時代，而實際上却是道德墮落到最不可救藥的一個社會。在現代的國家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像今日中國社會這樣，公然鼓勵打風殺風，保障貪污，不守諾言，剝削人民權利，而看看大人物的講詞「訓話」，向無往而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無時不在談道說德。「言教」與「身教」的不一致，從未有如今日中國之甚者。

我起先以為這是今日中國政治環境中一時的現象，但仔細一想，實在我們祖先的文化之中，雖然裝滿了一些「道德」的字樣却並沒有給子孫以眞正道德的遺產，至多只是些講「利」「害」的話頭，世故的法門。中國素以儒教立國，儒家以六經為本，而六經之首的易經，也只是些「無咎」「有悔」「既濟」「未濟」的「利」「害」話。詩經是民歌，除了偽序以外，本無善惡可言。書、禮、春秋，只能當史料看。而據說是傳春秋的左傳，記得最有聲有色的也只是「殺」與「淫」兩件大事。戰國時代最講道德的學派是墨家，而最不合這個「特別國情」，最短命的，也是墨家。漢代號稱尊孔崇儒，以孝治天下，而開國之君劉邦，即曾向他的政敵項羽討自己父親的肉羹吃。他父親說他不如老二會治產，即位後反問父親：「我的產業比老二那個多些」？對臣下開口閉口稱「乃公」（用現在的話說是「你老子」），這一種侮辱別人母親的風氣，一直傳到現在。雖然漢代每一個帝的盟法上都加一個「孝」字，後世亦如法泡製。孔子論政說：「民無信不立」，而劉邦答應人民除秦苛法，約法三章，以騙取父老之心，却始終未守諾言。直到文帝才除秦代傳下來的肉刑，到武帝才除秦代統制思想的「挾書之令」，而他自己也罷黜百家，消極的統制思想。秦政焚諸子百家之書，只許保存種樹醫藥之書（用現在的話說是只要「實用科學」），固然為人指為愚民政策，而東漢之提倡圖讖，偽造了許多緯書，導士民入於迷信神權，與秦政也只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至於歷史，自左傳國策以下，講得最熱衷的是「詐世故之學」。二十四史之中，無書不講世故，教人如何做鄉愿，如何「明哲保身」，因此後世的統治者幾無人不尚權詐。英國人常說：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中國統治者的腦中不但無此觀念，且必笑其迂闊。有二千多年如此這般特別國情的歷史，難怪儘管提倡道德，而道德始終不見發揚光大。只有在政府不大提倡道德的時候，倒會產生一些有骨氣的人。近人好罵漢末魏晉人物之反抗禮教，道德不好，實則二十四史之有獨行傳，隱逸傳，起於後漢書；而魏晉人士與外來的印度思想一比較之後，才看出儒教文化的缺點，才有高僧，逸士，奇姦落的人物，才有點遠見大度：愛好眞、善、美，敢於反抗傳統，反抗統治者，減少中國史上一些鄉愿諂諛的穢氣酸臭。並且，也只有在魏晉時代儒教的權威失墜以後，一般士人的聰明精力不為六經所限，才有點自然科學的萌芽。如華陀的解剖學，祖冲之的算學，道教的藥物學，以及星經水經的成書。但魏晉以後，除時代較近的唐人尚能欣賞此種風氣外，直至今日，大都以痛罵魏晉來自標其道德高尚，以主張讀經來表示其提倡道德。

說到自然科學在中國之所以不發達，我想以儒教為標準的教育觀念，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儒家思想只注重人，而不注重物「窮物致志」是儒家所深戒的，「奇技淫巧」尤儒家所深惡痛絕。而自然科學。的趨點，却正要「玩物」；其方法，却正要「技」「巧」；其動機，正因為「好奇」。對於自然界的現象，至多只想利用而不肯研究。荀子說：「大天而思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已經算是進步了。但也只想「制」和「用」而不肯「思」。殊不知不思如何能物蓄？如何能制？如何能用？他甚至又說，「唯聖人為不求知天」。自然界現象，他以為是「天職」，人不要「與天爭職」。有了這種觀念，如果有一個孩子，因為好奇，在雷雨中放風箏，必為師友父兄所痛責體罰。如果有一個人，弄了許多瓶子，放些肉類食品在內，要看怎樣才發霉發臭，亦必為師友父兄所厲禁止。這形，恐怕到現在還是如此。而電學和微菌種情學，却正是這樣發明的。有了中國這樣的特別國情，實貨的精神文明，光榮的聖經賢傳作為教育基礎，我們還能希望產生富蘭克林或巴斯德嗎？

科學和道德這兩件事似乎沒有關係，一般人通常以為中國科學雖不發達，然而是一個道地的道德古國。近來為了政治的原因，此種說法尤盛極一時。照我上文所說，中國不但向來科學不發達，連道德都極差。並且這兩件事極有關係。大家知道科學的基礎是哲學，尤其是哲學中的邏輯與認識論部份。中國雖然號稱頗有哲學，可以寫成很厚的哲學史，但按之實際，中國哲學史中百分之九十是哲學中最不重要的部份——人生哲學，倫理學，講講做人的道理。並且因為缺乏宇宙論和美學，連做人的道理也講不透澈，仍不免從人情世故，歸結到怎樣做官，「靡帝王」，亦即從正心誠意講到修、齊、治、平。正心誠意一段還是要靠禪學來幫忙才講得好。墨翟，公孫龍子等所講的邏輯，因為不合「特別國情」，早就無疾而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這樣的懶惰話可以傳下來，而「多方」的惠施，五車之書竟不留片札。研究自然科學的另一必要條件是愛眞理的熱忱，再就六經本身而論，我不記得有西洋人所謂「眞理的觀念」。說文給「眞」字下的定義是「僊人變形而登天也。」莊、列所謂「眞」是本，原。（如云「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也與「眞理」之眞不同，其他佛道兩藏中「眞」字意義也不同，

都有點陰陽怪氣。由於中國人對於眞理觀念之薄弱，所以六經雖被尊崇，却常常要加入一些僞材料進去，儒家的士大夫不以道僞爲可恥，珍寶聖　因爲儒教以功利教人，而當帝王求書時，造僞是可以取得功利的，於是大量的造僞。這當然是一個道德問題了。六經傳到今日，幾無一經沒有僞作，自宋至清，自歐陽修、朱熹，以至閻若璩、顧頡剛，數千年的經解專集，辨不完的僞書糊賬！儒家如此的不愛眞理，喪盡學術道德，則以儒教爲權威的國家，如何能培養探求眞理的風氣？如何能發展自然科學？

儒家以功利教人，其終極目的是「堯帝王」，法家與治道雖有貢獻，而先要教人揣摩心理，詔諛權貴，卑養人主，然後能行其政策。雖且法家也注重功利。總之，中國的傳統文化教忠教孝，最好的效果只有爲一姓之爭而苦誅十族，爲倫理上的尊長而臥冰割股，却沒有爲客觀的眞理學術而奮鬥犧牲，像蘇格拉底、葛理略之所爲。因此，探求眞理的工作，純粹科學的研究，其出發點既與倫理結閤，其精神與方法尤與功利相關，在中國文化中自不能發達，即偶有傑出人士爲之，亦必爲傳統文化所壓迫而萎縮放棄。梁漱溟先生在研究中國文化的特徵時，深致怪於「中國不能有科學成功」數千年「退而不進的現象」（見觀察二卷六期），我想，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身，即已回答了這個問題。

原來研究自然科學，探討客觀眞理，其本身即需要有極大的道德力。第一，其動機必須純潔，不爲功名，不求利祿。眞理本身，亦不必爲了人類的實用而去研究。葛理略之指證地爲中心說發達地爲太陽系的行星，不但無利祿可圖，且冒當時之大不韙，受靈魂廷的慘刑，而其說本身，初與人類功利亦無直接關係。中國古籍中僞書之多，即爲功名利祿觀念促成的。其次，其方法必須尊重客觀，如與客觀的證據衝突，自己的意見必須犧牲，反之，敵人的意見必須承認。否則是不道德。隱匿或曲解證據尤不道德。第三，其態度必須摒絕夸大。不論主賓、尊長、親友私好的學說，凡與眞理相悖者，必須指而取消。一切絕對權威者，必須打倒。不論主賓、尊長、親友私好的學說，凡與眞理相悖者，必須指而取消。一切絕對權威者，必須打倒。不論主賓、尊長、親友私好的學說，凡與眞理相悖者，必須指而取消。一切絕對權威者，必須打倒。

科學產品，乃大希望發明「的科學」，這不僅是笑話，實在是悲劇。

至於在政治方面，「中華二千年文物制度，粲然大備」這個觀念，也拒絕了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需具備的先分條件。「民主」成爲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行情，「人權」成爲統治者荷包裏慈善的恩賞，「法治」是只要人民守法，統治者無須遵守的訓詞。因爲「民主」「人權」「法治」云云，是西洋物質文明之體，非華夏「精神文明」之「體」，是「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苟能得已，自然還是坐「機，吃西菜，而用無線電廣播「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一套精神文明，最合理想！其實說穿了不值一笑，凡是主張「一面復古（中學爲體）一面工業化（西學爲用）」的人物，僅僅表示其人固不了解西洋文化，尤未瞥得中國文化，「自卑乾嫁」（Inferiority Complex）在作祟，不能不這樣說以壯自己的膽罷了。

但是處在目前的世界上誰都看得出來，中國今後的問題並不能任憑你來提倡復古，我來提倡實用科學，他來維持本位文化，特別國情。中國已不復是華夏、禹甸，而是現代高度科學的世界的一部份。這一部份能夠趕上並適應其餘的大部份，便能生存繁榮；否則慘不忍言。要趕上適應必須現代化，要現代化，必須從社會道德到政治制度，從文化觀念到治學方法，從待人接物到世故人情，從生產工具到分配原則，澈頭澈尾的改造重建。本文只是提出若干必須重建的理由和證據，如何改造，怎樣建法是另外的問題。

君如滙意本刊
請即匯款定閱
一次先付三萬元

（上接第二頁）貴刊擁有大量軍界讀者，這一事實，對於今天堅持中間立場的民主人士及其運動實是一種有力的啓示。偉大的中國軍人已經勇敢地擊敗了民族敵人，同樣地他們將知道如何完成和平民主的歷史任務，我對他們敬致無限的希望！同樣對擁有大量軍界讀者的貴刊敬致無限的希望！

任可忠　五月十九日　無錫

## 二五減租

編輯先生：廣西政府大事宣傳實行二五減租。有的農民因實行二五減租，被田主收回土地而失業挨餓待死。有的欲實行二五減租的農民，被田主毒打後，還被縣府捉去，說是奸匪。

秦　軍　六月十五　廣州

## 武嶺興學公然攤派

編輯先生：我是一個公務員，照例本月中旬先發給本月薪俸的一部份，不料於發給時，忽然每人扣去了五千元四千元不等。詢其緣由，始知浙江泰化縣溪口武嶺要興辦一所學校，凡我公務員等，都照捐點出來。這可使我奇異了，本來興學是獎勵之不暇的，爲何獨在武嶺興學要公務員捐資？此武嶺更需要興學的一方多得很。又爲何不向愛門財閥討錢，偏要找到這批難以過活的公務員頭上。且所謂捐資，原是出錢人的樂意，聽其捐資之多少，爲何事前毫不興聞，公然攤派起來？這就叫捐資興學嗎？

振明琴　六月十五日

## 代郵

孫斯鳴先生：台端轉來之稿件，不擬採用，乞示尊址，以便退還。（編者）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國慶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七月五日 ·每份舊三千元·

第二卷 第十九期


專論

北塔山事件·新蒙邊界·新疆問題 周東郊

地圖：北塔山附近形勢圖

地圖：迪阿交通略圖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吳世昌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何永佶

科學叢談

隕星與流星 戴文賽

觀察通信

南京的風向：內戰外患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只有一條命 （晉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闢欄

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由？ 鄧嗣禹

文藝

愛與死 李慕白

讀者投書

四平街之戰 又一位軍人的申訴

呼籲優待俘虜 鄂東廣濟徵兵實況

令人費解 形同攤派·于法無據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浴波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雪屏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沅長 張東蓀 賀昌群 黃正銘 曾昭掄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賈移今 梁實秋 夏炎德 程希孟 傅斯年 楊人楩 楊西孟 楊振聲 葉公超 趙家璧 趙超構 雷海宗 劉大杰 潘光旦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源 錢端升 錢歌川 錢能欣 錢鍾書 戴文葆 戴世光 戴鎦齡 蕭公權 蕭乾 顧翠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吳景超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周炳琳 徐盈 許君遠 馬寅初 陳之邁 陳衡哲 陳振鐸 許德珩 高覺敷 柳無忌 胡適 胡先驌 李劍華 李樸生 李霽野 李長之 李健吾 李繼侗 李廣田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吳恩裕 吳景超 沈有乾 任鴻雋 伍啓元 王迅中 王贛愚 王芸生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本刊自本期起每册售三千元

讀者：刊物眞是越來越難辦了！我們雖想極力維持原價，但從本期起，竟不得不將售價自二千元增至三千元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紙價漲得駭人。在短短半個月中，紙價從二十萬元左右漲到三十四萬元一令。本刊用紙都是零購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提高售價不能平衡收支。自七月一日起，上海的晚報，已售二千元一張，和本刊份量相同的「世界知識」，也已增價至四千元一册。我們不得已增售至三千元一册。我們心中眞是苦痛得很。

郵資也漲價了！平寄的，所增幾算有限。掛號則漲到七百八十元一册，航掛漲到六百三十元一册，航掛漲到一千三百八十元一册。朋友：你們能不掛號，還是不要掛號吧，我們替讀者想想，讀者的負担眞是太重了！（編者）

### 四平街之戰

編輯先生：近來滬陽擠滿了從各地撤退下來的人，他們吃的住的都與難民無二。

從安東本溪回來的一批，據說是在撤退前幾小時才接到駐軍立刻撤退的「命令」。慌迫之間，勉强逃出一條性命，個人的行李物品算是全部完了——算是充作留守軍民的「慰勞品」了。共軍在他們撤退後幾天方才進城，不是打進來的，因爲原有駐軍在前一天就滿載「慰勞品」而走了。

從四平逃出來的，太半是婦孺，他們粗心善現在戰火裏生死未卜的她們的丈夫。據說當地駐軍始終不曾通知撤退，因爲四平是一定要守的據點，既然要守，他們也就不希望旁人離開，（大概是如此可以壯壯胆吧）。這幾天四平在國共雙方陸空軍努力表演之下，已成一片焦土。共軍每日發炮二千餘發，國軍飛機每天二十四小時不斷的投彈，五千磅的燒夷彈也擲下了，先後共投下炸彈三千餘噸。老百姓死掉的不計其數，公務員也當然不免死去大半。這原是可以不必死的。要是國軍還需要老百姓的話，似乎早應協助他們離開火線，何以反來這一套失民心的舉動！

如果國軍爲着要表示一般的鎮定，或者爲着軍事上的方便故意聽令他們留着的話，這未免更可駭了。曩昔封建時代帝王死後，殉葬者不過數人多至數十人，今日兵士打內戰，竟要全市人民與他們同死，未免太殘忍了！此誠千古以來所未有者。

潘亢三　六月廿三日　滯陽

### 又一位軍人的申訴

編輯先生：讀貴刊二卷十七期「讀者投書」欄「誰說軍人歡喜內戰」一函後，心中深有同感。我是步兵軍官，曾在整編××師所屬××旅××團內任步兵連長。抗戰勝利後并參加圍勦湖北共軍「中原軍區」一戰鬥諸役。後來整編××師調赴晉省與陳毅作戰，我內心深感再不可如此做了，乃設法請假下來，在南京××部當了一個小科員。我的意思是這一生中既然要吃飯，當然離不開軍界（我畢業中央軍校，是所謂職業軍官），但對內戰則萬分厭恨。唯一的消極辦法只好不直接參加戰鬥，不親自率領了可憐的人去殺自己的人，以減少良心上的苦痛。

事實上，在這種時局下面，最痛苦的人莫過於是軍人了。軍事機關，部隊，學校，有他特殊的情形。軍中高階級者對屬下的命令是近於絕對神聖至高無上的；在軍中，一個人的意志是可以成爲所屬部下的法律的。所謂「軍法」，則可由判決者任意決定而實行的（當然也可由他上司決定而通過軍法審判的形式），被判決者只有默默接受，毫無分辨的餘地。還有種種如擁護某某嗎，什麼「天職」啊等精神教育。這些便是我們的枷鎖，它緊緊縛住了我們的全身，使我們極度恐怖而不敢動彈分毫。我有很多軍校同學，碰到了，彼此只能發牢騷，說兩句「這樣仗實在不可以再打下去」的話，就完了。……假如上述這些鐵鍊能夠被我們一級又一級的上司正確的解縛而公正的運用，至少能給我們發表我們的意見而不加以危害的話，我相信你們立刻可以看見有十分之五以上（七兵十分之十，百分之百不要打仗）的軍人是反對內戰的。大多數軍人反對內戰，這是無庸懷疑的事情，（不過這裏的軍人還只能指中下級軍官佐屬和士兵）。說得不中聽一點，只要從我們本身的利益來看：作戰極端艱苦困難，可以叫人疲乏至死。在戰爭中，一個沒有最大勇氣、最大毅力的人，即使最短時間，亦不易支持。已經經歷了八年的抗戰，弄得精疲力竭，誰還願意再打？何況這個年頭人人都明白，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完全失去了理性和人性的。可惜目前一般人對我們太缺乏認識，太缺乏諒解了，不能不使人感到痛苦，失望與鬱悶。我們太可憐了。有時想想眞禁不住要失聲痛哭。

我們最希望內戰立刻中止。最近接到以前同事的來信，述及山東人民生活的情形，看了使我傷心極了。爲了軍事需要，到了一個新駐地，不能不殘忍的立刻把附近所有的樹木斫下來做鹿砦（障礙物），有阻礙射擊的房子馬上放火燒了，好好的房子瓦上做起了工事，牆壁上也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槍眼，桌椅則做堵塞物，弄得老百姓連蹲蹲的地方都沒有了。收復後的地方則年青小伙子都跟共軍走了，留下的只有吃高粱湯和野菜的皮包骨頭的老幼婦孺了。她們個個都像失去了靈魂似的，你要怎樣，他就怎樣。既不說共軍好壞，更不說國軍好壞。打敗了仗的時候，爲了防止俘虜的擾亂與逃遁，不分俘虜中有些是從共區逃過來的自己人，不管數十個，幾百個，都集中一起用機槍掃射打死。抓過來的共軍，有些馬上變了國軍，提起槍來也打共軍。至於共軍的三十萬中（陳毅轄十一個縱隊，一個快速縱隊，每縱隊有三個師，（下接十七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爱多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先付五萬元　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九期
三十六年七月五日

暑假返里以前
請訂本刊一份

# 北塔山事件・新蒙邊界・新疆問題

周東郊

## 一　北塔山考

去歲筆者曾攜「新疆變亂記略」，蒙觀察週刊爲出專輯。本擬續寫「近十年來之新疆」一書，因筆者自審十餘年來，在邊疆用生命所換得的一些材料，若能寫成文字，或可多少給關心邊疆的同胞們一點貢獻。但是生活困人，計劃中的長篇，時寫時輟，而新疆局勢的變遷，又非常迅速，演至今日，它已公開地被提入國際問題的範疇裏。我們很早以前固然未曾說新疆問題與國際無關，但當局却沒有公開地提出來，爲了種種原因，我們也不好冒昧發表。今天情勢已經兩樣了，由於北塔山事件，誠如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所稱：「北塔山事件並非尋常邊境事件，或邊界爭執，而係與廣泛意義之政治問題有關。」不過在感情行將毀滅一切的目前，筆者願先以北塔山考來冷靜我們的頭腦，增强我們自己的悚惕，然後再來談對外問題。

北塔山究在何處？在一般輿圖上不但找不到，即在前新疆省督辦公署印行的一百五十萬分之一的新疆地圖上也找不到。最近發表的中央社消息，也不過說它在奇台北若干里而已。筆者常感到我們最近幾十年的學術界工作，遠不如古人。如果我們翻開新疆圖志的道路志，迪化府總圖上却繪有這座山，不過不書作北塔山，而書作拜達克山。國文譯其他民族語文，常常用不同的漢字，拜達克山曾被譯書爲拜塔克山、拜山、白塔山、巴一他克山、以至於現在通用的北塔山。

據西域圖志載：「拜塔克在鎮西府北境之哈布塔克西一百十五里，山脈自鎮西府北山東行，至塔勒納沁之北，折而西北行，爲阿濟鄂拉，又西行爲哈布塔克，又西行至此，盤迴千餘里，蓋天山分支也。」新疆圖說：「拜達克在奇台域北三百一十里。」奇台鄉土志：「縣城北至拜達克三百里，自孚遠驛起出北門，東北行三十里西地，又東北行十五里東地，又四十里漢溝，又北行七十里北茂茂湖，又九十里老君廟，又六十里至拜達克，北界科布多屬扎哈沁旗，南路通哈喇莽奈山。」新疆圖志道路志，奇台境：「城東北三十里西地，十五里東地，四十里漢溝，北行七十里北茂茂湖，九十里老君廟，六十里拜達克山，通科布多屬扎哈沁旗牧地。」下附註：「案俄人探得提走古城之路，又由布倫托海東出哈喇莽奈山，冬由布倫托海西以達古城，則拜達克山一隅，蓋亦邊防要地矣。」前人的記述，不但說明了北塔山的所在，且指出它的形勢重要來。民國元年，外蒙侵科布多，旗即進兵新阿，北塔山曾數見於

揚增新氏的電文裏，如民國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呈北京電：「布爾根河係阿屬新土爾扈特親王密西克棟固魯布牧地，該蒙王現已率領蒙民移於奇台近邊之白塔山。」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將族長電：「烏什克之南五十里即白塔山之陰，烏什克之北百餘里即布爾根河。」民初新疆防蒙戰役中，北塔山曾成了後防要塞，因爲彼時阿山尚未隸屬新疆，北塔山已是新疆的北部門戶之一，即阿山劃入新省之後，哈匪時時從此竄出，騷擾奇台、孚遠、阜康北部，因此終揚增新之世，始終未曾撤去北塔山的駐軍。揚氏素來是不以兵事之力治新的，而獨重視此地，可見它在軍事上的重要了。廿二年阿山變亂，行政長魏鎭國，棄城南遁，一部也經此到達奇台。到了盛世才時代，爲了防止阿山哈族東逃及增强對地方的控制，於此設立公安派出所，所長是哈族人，由於特工的深入與廣佈，幾十名公安人員，其效用不下於過去的營軍隊。二十九、三十、三十二年阿山數度民變，省軍均經此入阿，從奇台修出的汽車路便通過北塔山西麓，上達哈拉木敦。三十四年春，駐阿將團被調回省，曾自此抵達奇台。三十四年一年間竄擾迪化區北部的阿山變民及爲生活所迫而未歸政府的阿山哈民，也多半越此山入北沙窩。

北塔山雖爲現代出版的輿圖所揖棄，但它在歷史事件中並未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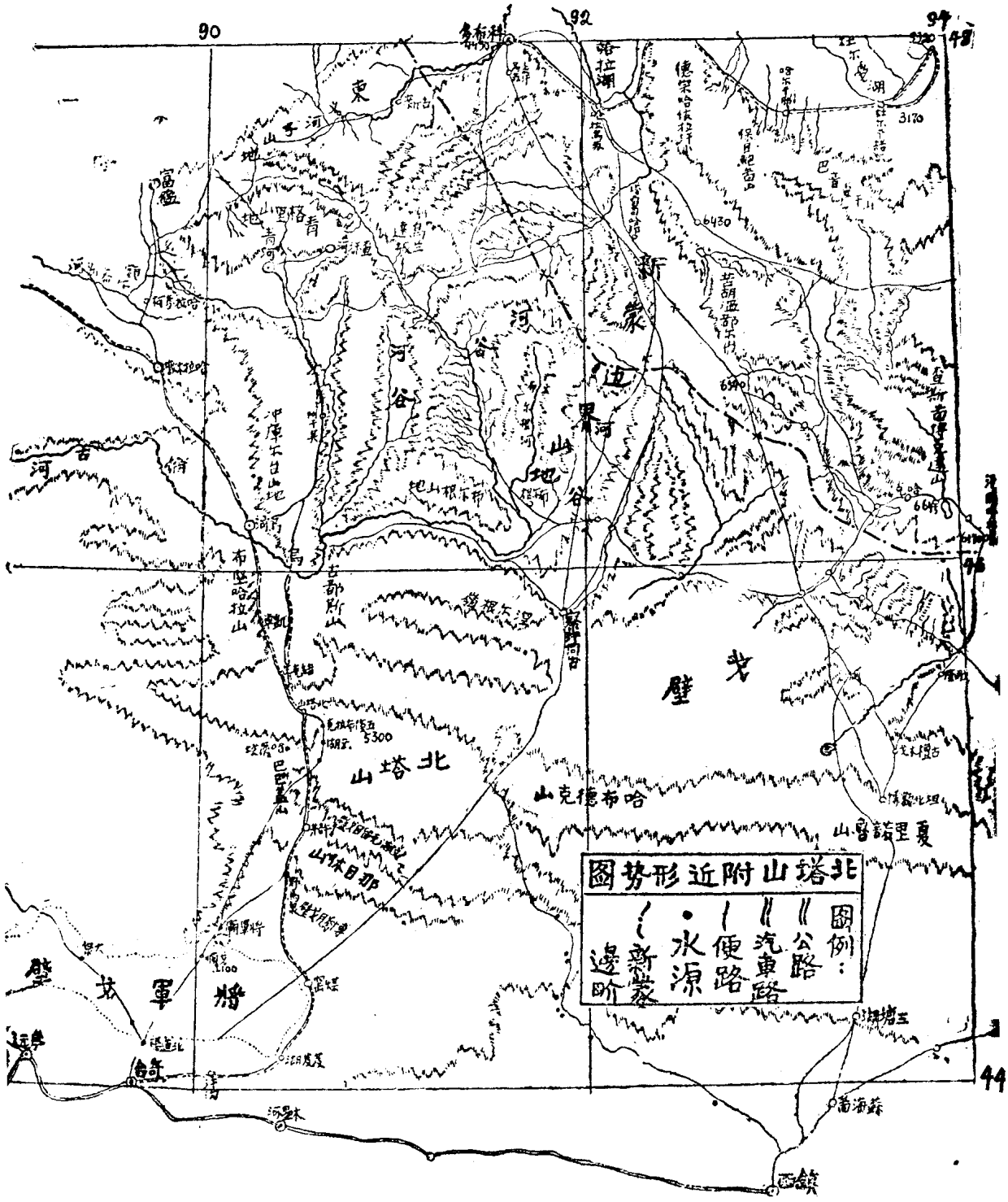
北塔山在東經九十一度，北緯四十五度上，海拔五、三〇〇英尺。山的面積爲長方形，東接哈布塔克山，西接巴巴監山，南面拉曼克留穆戈壁，北與歐司陽山遙對，山東西長約九十餘公里，南北寬約五十公里，山間內亦有平谷及沙原。北塔山警察派出所就在山的西端。西端有水源、牧艸、茂茂艸和燃料，山上很少樹木，但不乏灌木，哈族人有到此度冬的。就境界隸屬講，它在阿山區內。就與蒙邊距離講，如依照新疆省出版的域圖，由北塔山東北行經吾宗烏蘇泉、察汗同古、米瑪其蘇木到外蒙邊界之滿漢烏蘇卡倘有三百公里。就蘇聯出版的域圖，由北塔山東北行經察汗同古、克布烏蘇、而雷達坂入蒙邊之達培騰達坂也有三百餘公里。就它與迪、阿、哈三區交通講，南下經野馬泉、煤窑、茂茂湖、汗沟到奇台的汽車路約二百公里，北上經大布遜、凱車、烏河、哈拉木墩（以上汽車路，約二百餘公里）到富蘊約二百四十餘公里。東南行經包留蘇安以達鐵西，約三百六十餘公里。

就形勢上講，它是迪化區東北部的屏障，自此而西南只有一條海拔三五〇〇英尺的鄉目休山，以下便是鮑爾騰戈壁、將軍戈壁、直至海拔二三〇〇英尺的奇台，由奇台至迪化便很少有山地了。北塔山正在迪、阿、哈三區的中間，保有它，可以保衛三區，丟掉它，便失去控制三區與連絡三區的據點。

## 二　新蒙邊界

我們先就事實來看新蒙邊界。證據只有採取各國出版的域圖。我國申報十六週年紀念出版的中國分省新圖，新蒙邊界起於東經九十六度又三分之一，北緯四十二度半，斜行而西北至東經八九十度，北緯四十九度。邊線所經距鐵西七十公里，三塘湖七十公里，布爾根二十五公里，青格里河九十公里，克克托海（即富蘊）一百八十公里。申報館的地圖是最正確的，舉此可以概見一般。前新疆督辦公署出版的四百萬分之一的新疆全省地圖，新蒙邊界亦起於東經九十六度又三分之二，北緯四十二度半，斜行而西北至東經八十八度又十分之八，北緯四十九度，邊線所經，距伊吾一百公里，三塘湖一百二十公里，布爾根一百七十公里，青河一百二十公里，富蘊一百五十公里。這張圖還是盛氏親蘇時期由蘇方測繪人員繪製的。我們再來看蘇聯出版的一：一、六八〇、〇〇〇的地圖，新蒙邊界起東經九十五度，北緯四十三度，斜行而西北至東經八十八度半，北緯四十九度半，邊線所經距鐵西一百七十三公里，三塘湖一百十三公里，察汗同古一百十五公里，青河一百公里，富蘊一百三十公里。以上三種地圖，彼此雖有出入，但總可以證明，新蒙邊界是在三塘湖、布爾根、青河之外的。

不過域圖是域圖，事實却與域圖不一樣。就歷史變遷上講，當新疆建省前，阿爾泰一區隸於科布多參贊大臣管內。光緒間新亂平後，置阿爾泰辦事大臣。民國後改稱阿爾泰辦事長官。現在的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福海、富蘊、青河等縣及布爾根、烏河等設治局一帶的地方，均隸於阿爾泰辦事長官統轄之內。最近蒙邊的新土爾扈特、烏梁海左右翼、杜爾伯特南北部落，就是現在的青河、布爾根、烏河等地方。民元，外蒙在帝俄鼓動下由庫倫進兵陷科布多。時揚增新氏主新政，派兵往援，駐軍察汗同古。二年，喀爾喀變民厞來侵擾，均經擊退。同年，在駐承化俄國




讀者注意：此圖材料，即在西北，亦不易得。本圖係本刊特先生郊周電請東京製圖者。

領事的主動下，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與喀爾喀變民議和。帝俄的意圖是想在這次和議上至少把阿爾泰的東部通過喀爾喀變民攫在自己的手裏。當時他們便主張把蒙、阿邊界劃於北塔山。民國二年十月十五日，揚增新與團長張鏈的訓令內，有：「案准阿爾泰帕親王支電開，日昨俄領接科布多蒙古長官棍楚克丹布電謂：『布爾根河劃界一節，應改爲拜克塔山爲界……究應如何應付冀速告成之處，尚祈速賜方筴。」等情前來。除電復帕親王云：『布爾根河爲阿爾泰精華之地，且爲新土耳扈特密親王部落，將來大局平定，密親王應回原牧，萬不可將布爾根河劃歸科布多。總之，向屬阿爾泰各部落，寸土不可劃歸科城……』」本來布爾根河一帶是新土爾扈特的牧地，屬阿爾泰境，當哈爾喀搔擾地方時，新土爾扈特人民，不堪蹂躪，曾由密親王舉領，來就新疆，經揚增新氏安置於孚遠縣北部。揚氏當時曾連電中央與帕親王，力主領土區域，不可變更。後來帕親王與喀爾喀議和的臨時條約中之第二條，明白規定：「中俄協約未經成立以前，阿爾泰與科布多疆界，暫以阿爾泰山最高分水界爲界線。但走汇簡什阿噶什起，以布爾根河爲界，至濟爾噶朗河口，即濟爾噶河入布爾根河之處，再向東南經陶甜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爲界線。」也就是布爾根河一帶仍屬阿爾泰區。按此條約原定三個月滿期時雙方撤兵。在條約上還規定：「阿爾泰軍隊中俄協約未經成立以前再不加兵，喀爾喀亦不得增兵力，將來應練軍隊之多寡，悉遵中國政府之政策辦理。」這更說明了，無論阿爾泰與外蒙均應由中國政府管理，亦即該二地均中國之領土。中國有在此二地執行其軍事工作之權力。後來和平告成，各自退兵。據揚氏三年三月十四日呈中央電：「……查帕勒塔與俄領所訂條約限三個月內我駐紮察罕通古軍隊應退紮元湖，扣至三月二十一日爲止，即屆退兵之期，而蒙古駐紮阿爾泰所屬布爾根河等處軍隊並未撤退，且有分兵進駐阿屬號賴通古、白塔山、烏兔爾、察罕爾葛蘇、黑山頭、可布等處之正式公文，增新曾於二月效電呈明在案。……查號賴通古、白塔山、烏兔爾、察罕爾、葛蘇、黑山頭、可布等處，均在我軍後路。我駐察之軍隊一退，即難保蒙兵之不進紮。然帕勒塔與俄領定三個月退兵之約，自應如期撤退，以免自我失信……。」後來新疆守軍如期後撤，外蒙軍隊也自布爾根撤回蒙境。據三年四月十日揚氏呈中央電：「……又據團長張鏈電稱『團長已於撤兵限期內於三月二十一日將駐察各營移駐元湖，以符條約，並派偵探員赴蒙古營內遞送文件，見駐紮布爾根河蒙兵於三月二十四日辰刻一律撤退。又據土爾扈特貝子輔國公及科屬扎哈沁公先後呈報前來，均同前因，團長尚未深信，復派妥員前往布爾根河並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扎哈沁各部落探查，喀爾喀蒙兵，實係撤盡。』各等情前來。」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案准帕親王電開，阿科中蒙軍隊停戰條約已會同駐阿俄領事議決，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簽字等因，其第一條云，駐察罕通古一帶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後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再此條約係指雙方駐兵地點而定，與科阿疆界問題，決無干涉。（揚氏於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呈中央電（註一）等語……」這說明了，停戰條約只是臨時爲蒙阿設一緩衝地，並未以此劃分蒙阿邊界。

從民國三十年後，蒙阿間暫告和平。民國七年，阿爾泰改隸新省，經肯任道尹周務學的經營，蒙民來歸者如雲，哈薩克人的經濟也有相當發展，而金礦的大量開發，漢、回人民的移入，地方建置，年有增加。農田亦年年開闢。阿山東部的布爾根及青河一帶，水草豐足，乃有布爾根及青河二設治局的建立。阿山能得到和平與開發，其主要原因，實在於帝俄崩潰。外蒙與中國歷史關係最久，沒有人來挾持，他們當然不願背叛祖國。

蘇聯成立後，曾向世界宣佈，一反過去帝俄的對外政策，並放棄了帝俄時代在中國所得的權益，這許多是值得我們欣佩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未忘掉社會主義國家當年的感情。但是過去的事件必須在歷史發展中永保，如果歷史不能保障它，便失掉了它的意義。被帝俄控制的外蒙，不久，又被蘇聯攫取去。我們自己沒有力量與方法來保護自己的同胞，對外蒙人民固不應苛責，但是我們從此，却認識了蘇聯的立國精神和對外野心與帝俄並無二致。亦即他們的步伐和帝俄一樣，只是裝束不同罷了。

外蒙的內情，由於蘇聯的封鎖，外人不易得知。有的人把它描寫成天堂，實際上它是在布爾什維克的鐵掌下生活着，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意識。筆者到過它的邊境，也曾接觸過他們的知識份子，在那裏，人是被當作物來管制着。二十二年阿山變亂，被管制着的外蒙便被利用來暗侵阿山，布爾根河乃被外蒙佔領。二十四年我阿山區行政長沙里福汗應外蒙邀，派祕書長滿凱與外蒙科布多長官貢布在科布多議定，以阿爾泰正幹分水線爲界。阿水流向新疆者屬新，流外蒙者屬外蒙。但外蒙終未履行此項規定，

以後還時時內侵。二十五年夏，新省阿山區邊卡隊（由蒙、哈族組成的）駐察汗河分隊的卡兵，被外蒙從三個海子趕回來，筆者於該年冬曾奉盛氏的命令，會同阿山區公安局長曹天爵，前往蒙邊交涉，毫無結果。布爾根設治局從此在新疆省地方行政區域編制上，也就無形取消了。不過那時我們的邊卡隊駐地距離北塔山還有六百里。北塔山還是我們的腹地，即當時蘇聯與外蒙出版的地圖也是這樣繪的。

新蒙兩地原係中國領土，過去因爲國家無力顧及，對其邊界，縱未詳加劃定，但布爾根河設治局原屬新疆統轄範圍，却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察罕河、察汗同古素有新省軍隊與警察駐守，外蒙從無異說。今天却壁稱他們的邊線在北塔山，眞是狂妄之至。不過現在國與國的關係是在力的對比，而無理之可說。筆者把新蒙過去關係加以如此的引證，也只是讓讀者知道理由在我，而將來如何來解決還靠我們的力，還靠我們民族的團結力！

## 三　新疆問題的重心

新疆問題非自今日始，筆者在去年的紀略中已略加論列，這裏再以最近一年來的事實來加以分析。

在去年六月二日全部和平條款簽字的當時，提給新疆的課題中，最重要的有三點。第一點，能不能使蘇聯對新疆安心，亦即能不能使蘇聯在短期內不感到有向新疆作軍事進攻的必要？第二點，能不能使伊犂方面多少對改組後的政府有些信賴心，至少拿出一點良心來與政府合作？第三點，政府能不能以政治、文化、經濟來爭取廣大的人心？這三點均由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將軍感到，並認眞爲解決這三個問題而努力。張氏統治新疆的基本政策爲和平、統一、民主、團結，而特別着重與蘇聯親善，特別着重尊重伊方意見，目的亦即在使這三個問題得到解決。蘇新貿易恢復的試談，新省貿易公司的撤消，中蘇文協的成立，蘇聯國內文化圖片的不斷展覽，對伊方軍隊點編之不願多提，對伊方一切政治攻勢的讓步，言論與集會結社之開放，對許多不快意事件之優容，西北文化建設協會的成立，西北民生實業公司之創設，民選工作完成，公教人員之盡量選用地方民族，三十五年度下半年一切賦稅之取消，許多稅目之裁減……所有這些，都不是基于一時的感情，而是有其基本政策作中心的。

但是這三個問題都未曾得到解決。

俄羅斯民族是筆者所敬愛的，這也許是我同他們相處較久，相稔較深的原因。他們好客、渾厚、少機心、能負責。但是他們所受的歷史拆磨太久了，對人間懷疑，對歷史缺乏信心。而蘇聯這個國家，就其組織人力、統制人心上講，我們也很佩服，但是他們總感到因爲自己的國家構造與他國不同，總存着以一己的思想與組織來變革天下的企圖，對與國便永遠不放心。他們爲了鞏固社會主義聯邦，經常地企圖並實行擴展其衞生圈。這衞生圈的擴展是沒有止境的，因爲衞生圈外還有非衞生地帶，必須給衞生圈再來找衞生圈。說起來，我們中國對蘇聯是沒有違害的，這不但中國國力無違害蘇聯的可能，中國本身經濟沒有任何境外發展的必要，就是中國人的思想也沒有反蘇聯的因素。現在在中國固然流行着反蘇空氣，但我以爲這是被蘇聯的措施刺激起來的。筆者從十餘年的新疆生活中，深切體驗到蘇聯這個國家，從來惟利是趨激頭激尾是個實利主義者。他和俄羅斯民族精神根本兩樣。我起初和他們的這種行爲接觸，還以爲那是幾個外交官、商務人員的個人行爲，我甚而還向本國人解釋，幾個蘇聯人的行爲，不足代表他們的國家。可是久而久之我纔知道，那並不是幾個蘇聯人的行爲，而是他們國家行爲的代表。我接觸過許多蘇聯人。有幾位成了我的好友。在私人談話中，他們常常說太苦悶，而對他們國家的對外態度表示不滿。我也接觸過德、奧、韓、中、的共產黨人，他們也曾揭出他們的心內的話，說蘇聯把一切都當物用。一位奧大利共產黨人在一次自殺被救後對我講：「把有靈魂的人當物用，天下沒有比這個再殘酷了。」「趨就實利」使蘇聯對其週圍的國家總是想獲些實益。新疆是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石油、金、鎢，既足以誘其心，而蘇聯控制下的中亞，其人民又多與新疆人民有血統、宗教信仰等親切關係，新疆在過去曾成了反對蘇聯或不堪蘇聯生活的人們的逋逃藪，這些都足以啓蘇聯的恐懼。阿山第三次事變與伊甯事變有外線作用，誰也不能否認。而伊、塔、阿山區之有事變後，多少受蘇聯控制也是事實。因爲衞生圈外，還有衞生圈，無論中國當局怎樣讓步，對方也不會以伊、塔、阿三區自滿的。蘇聯自從這次大戰後，一方需要復興國家，一方需要保衞國家。復興國家，就得統一人心，統一思想（這兩點在蘇聯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需要），因此像新疆這塊擁有足以誘動

其中亞人民外向的維、哈、塔、……等族人口，他是不放心的。保衛國家，就得擴展控制區。這次大戰給蘇聯教訓，使他們決定今後要外線作戰，要避免這次大戰的內線犧牲，因此像可能作其中亞屏障的新疆，他一定要控制，要攫取。此外再加上蘇聯對美國的恐怖，對中國懷疑，以及中國內部的問題，新疆當局怎樣虛懷若谷，也不足以停止蘇聯的進攻步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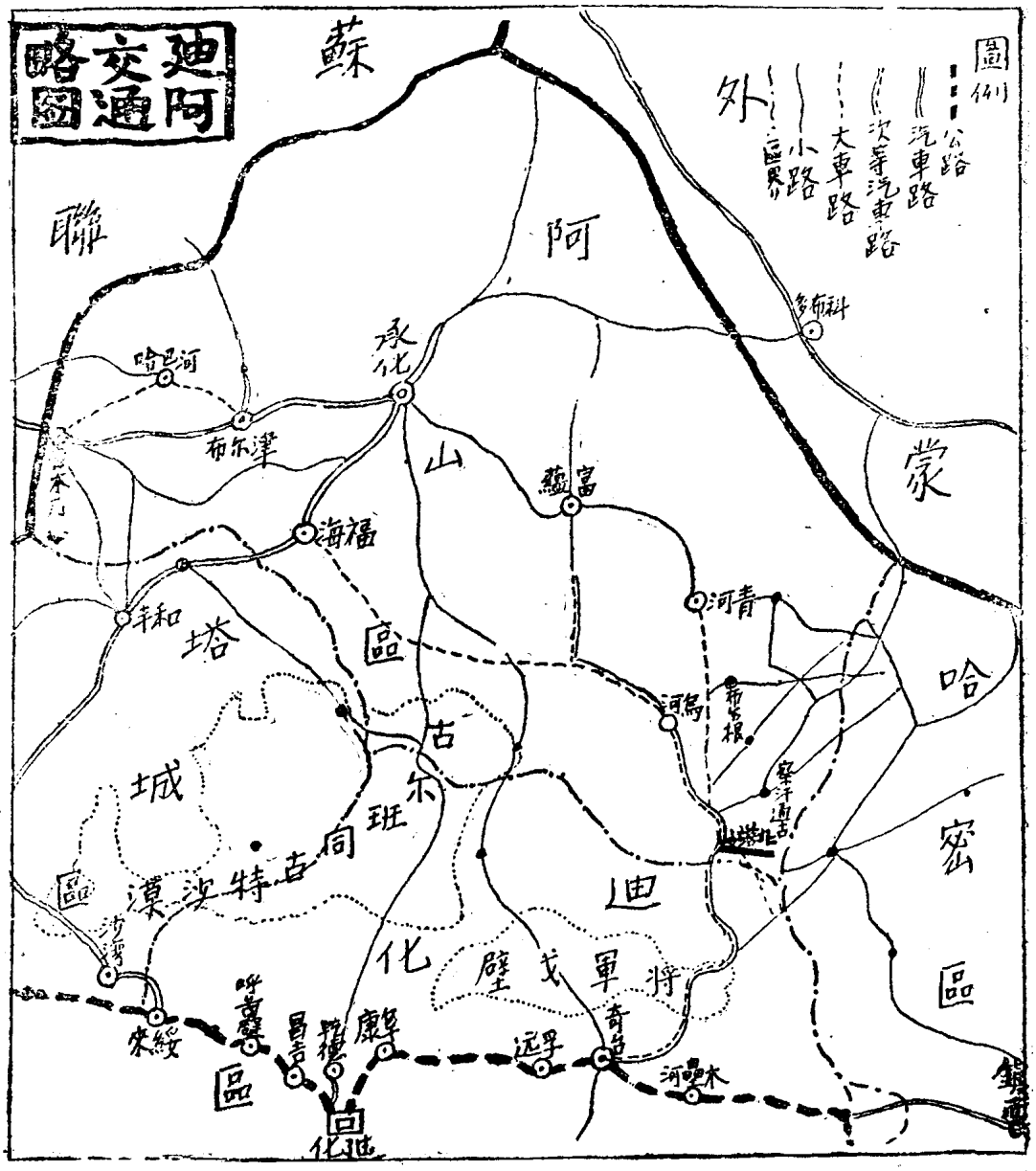
其次，就伊方講。伊方的代表者一方面有有力之後盾指揮，自然不肯誠意與政府合作，另方面新疆過去的歷史時賓，也無法激起他們的誠意。十幾年前盛世才氏登台，曾以維族人作副主席，曾以哈族人作省委，曾提拔了許許多多地方民族青年，但這些人以後都作了盛氏的刀下冤鬼。若說盛世才代表的不是國家，但盛氏一直到現在還在西安作上將寓公。伊方的代表怎能安心呢？當他們在和談時，在軍事問題上爭執不休，阿和實提汪曾說：「我們並不是不信任張部長，但恐怕我們一朝失掉軍事保障，張部長或調往他地，我們担心我們的安全呀。」這幾句話我以爲不完全是遁辭，未始非發自他們本心。同時我們還要了解，伊方的東土耳其斯坦主義，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是不會滿足于現狀的。他們由軍事攻勢改變爲政治攻勢後，更積極，更猛發，政府怎樣讓步，也不會得到他們心悅誠服的。

再次，在爭取人心上講，政府曾有一些收穫。但這些收穫由于政府努力下收穫者少，多數是不聰明的伊方措施激成的。伊方所造成之額敏慘案，塔城慘案，在伊、塔、阿三區的特務統治，在各地方的反士紳運動……許多可能成爲他們的朋友的人都走向政府方面來了。至于政府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建設，一年來由于地方不甯，財政貧困，人才缺乏，却很少有足以刺激起多數人心內向的事實表現。單以報紙一項說，迪化的維文新疆日報是抨擊政府的，自由報也不是立在政府的立場上說話的，作爲廣大宣傳的民族語報紙，政府還沒有。新疆一年來在爭取民心上可記述的是免稅與阿克蘇軍民合作防洪……等數事而已。這當然由于事實上的限制，改變人民心理非一年二年可奏膚功，但人事運用與人心統制，尤其是政風整肅，我們不能不承認還有許多應盡心而未能盡或未善盡的地方。

筆者總以爲三十四年迪化危急時，敵人不來進攻，且轉爲和談，實與我們抗戰勝利有關。而回證伊甯事變發生于甘陽危急之時，亦可說明新疆局部問題與整個中國內部問題有關。如果我們抗戰成功之後，國家沒有內憂，沒有內戰，國力逐漸恢復，新疆問題也許不至鬧到今天的地步。我們國家有力量，不但可以阻止外侮，也可以爭取人心。而現在則面臨着比抗戰當時還嚴重的局面，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因此我說新疆問題在新疆當地講，如果我們的政府眞抱着洗刷歷史積垢的決心，則只是施政上的技術問題，政治上的戰略問題，而新疆問題之根本解決，還在我們國家具有足以使邊民信賴的國力，具有足以使鄰邦願來合作並生戒心的國勢，具有足以在物質上，精神上幫助邊民，提攜邊民的人力與財力。現在我們還能維繫大部邊民的，只是張治中將軍的努力，邊民與國家的悠久關係，及邊民恐怖共產黨的心理。國家紛亂，長久下去，不但新疆的永久和平不可期，就是相對的安定局面也不克常保的，北塔山事件便是鮮明的例子。

## 四　北塔山事件

北塔山事件在今天發生不是偶然的。我們的內戰已快把國家打崩潰了，難道國外勢力還有什麼顧忌，不來趁火打劫呢？而且朝鮮軍之參加東北戰爭，也是找出外蒙軍進攻北塔山的脈絡。它至少給政府在西北方面的統治以威脅。在今天，陝北與關東不是還有軍事行動麼！其次新疆自更換主席前後，政治鬥爭，已由地下轉向地上，這種公開的理論與思想之鬥爭，對伊方是不利的。而新任主席麥斯武德也是伊方反對的。（麥斯武德氏就職後之首次省府會議，阿和實提汪副主席即拒絕出席，雖由其他省委往請亦未往。）他們拿這個軍事行動給麥斯武德主席以打擊，向傾向麥斯武德的人心投下激起不安波浪的石子。我的這些推論或許不是臆測。除此之外，就今天的新疆局面與共產主義者的歷來政略上來看，伊、塔、阿三區對肅清內部必定更進一步，更加積極。烏斯滿是三十年阿山事變中打造出的民族英雄，現年已五十八歲。他原籍富蘊，是毛拉胡牧的平民。他參與了繼二十九年阿山東部第一次民變後的二十六年六月的第二次民變。第二次民變和第一次民變略有不同，它完全是反蘇的（注二）。其直接導火線爲盛氏聘請的礦業考察團入富蘊境。這次經省軍進攻，相持數月，到同年十一月，變民首領才投降。那時烏斯滿還是一個簡目，但是他感到與其歸命政府而喪失性命，倒不如潛匿邊地準備再舉的力量。到了三十二年，許多




被盛氏特工壓迫的哈民便以烏斯滿爲投靠的中心。同年五月外蒙方面以機不可失，乃勾結烏斯滿，資以軍火，三十三年三月，烏斯滿的部下已有千餘人，用換來的武器進攻青河守軍，在外蒙飛機掩護下，遂陷青河東部，並炸死我烏河守軍無數。其一部曾于該年秋竄抵承化附近，擄去許多牧民。但是從此時起，失蹤三年的切留其牧台吉達列里汗忽然出現于布爾根境，作了烏斯滿的副手，並取得了軍權。三十四年一年間，自東部進犯承化的變民都是由達列里汗率領的。三十四年九月阿山全部淪陷，烏斯滿曾至承化，但不久即被壓迫返回富蘊。三十五年和談功成，根據伊方的意見，中央明令發表烏斯滿爲阿山區專員，達列里汗爲省委兼衛生處長。但是前者無力統治阿山，後者已成爲某方御用的阿山名譽主人而不能來省。變後的阿山，生民塗炭，餓俘載塗，內部爭衡，時有衝突。人民生活，較之過去，已不啻天壤。同時伊方在其整個控制區內並在迪化等地，盡力排斥哈族，全疆的哈族乃感到幻滅的悲痛。這些愛好自由與熱情奔放的民族，其忍耐性不如維族人。于是不但在新疆其他各地，就是在伊塔阿三區裏也掀起了反伊的浪潮。烏斯滿，這位有武裝實力的，從多年戰鬥中鍊打出來的

，他的性情正是一般哈族人的性情，雖然浮動，但在好惡之選擇上是不猶豫的。而且他們最初參加變亂是反共產，中間一段雖與外蒙有所勾結，他却未曾甘心作外蒙的槍，他是有獨立意識的。三十四年上半季他的部下馬那提、奴爾禾加、蘇來曼之歸降政府，三十五年他派代表直接向政府提和平條件，都說明了他不願走伊寧事變者所走的道路。不過當時新疆省政府爲了顧全大局，對他並沒有指示，也未曾予他精神或物質的援助。但是他自己則已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從三十五年冬，在阿山東部，他的部下便時與承化的勢力有武裝衝突，此種衝突最初是由于承化方面收繳民槍起的。大小衝突演至三十六年春，烏斯滿一系，因武裝關係，被逼節節後退，最後由烏河退向北塔山來。在這個期間，新疆省政府曾派調查團往阿山，企圖以政治方式解決此項衝突，但無效果。到了本年三月，外蒙的正式軍隊長驅北塔山，侵及國軍守地。在伊方講，除了前述的原因外，是藉此把烏斯滿的力量完全驅出阿山。在某方講，是藉此給新疆省政當局以警告，給反對麥斯武德主席的人以興奮的刺激。在新疆這樣落後的地方，强力作用仍勝于眞理的啓示！

不過我們不相信北塔山事件會擴大，但我却敢斷言外蒙決不會放棄他已侵入的地方。北塔山事件現雖成爲國際注意的中心，但世界上許多事件，不會因國際注意而變易的。在世界發展到今天，各國的政治觀及世界觀已和往昔大相逕庭。尤其是蘇聯，他的一切行動有辯證的哲理作指導。他能够組織人，並善于組織人。能够把握人間的一切矛盾關係，並善利用人間的一切矛盾關係。戰後的許多難關都被他突破了。但是辯證的應用也害了蘇聯。蘇聯太重現實，太重視當前實益，把許多可能的朋友都放過了。土耳其的反蘇，中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變動，以及他在這一次大戰中所吃的虧，未始不是他的眼光短促所造成。如果蘇聯于日本投降前進兵東北時，重視軍隊紀律，日本投降後不來搬運東北的生產設備，來去光明，則在整個中國人心所遺留的紀念，會成爲無價之寶。此有價之寶，對蘇聯比一些機器，比一些橫財，其輕重是不可以度量衡計算的。而現在的中國人，尤其是現在的東北人民，對蘇聯則已失去了友情，把過去對蘇聯的幻想與景慕都東之高閣了。我是中國人，我終認爲「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是正確的，政治家不能把政治眼光放遠，縱能得一些實益，是難以久持的。但蘇聯終是蘇聯，他不會用歷史的鏡子來照自己的。我個人並不反蘇，反之，蘇聯的許多偉大處我還經常主張我們應該來學習。不過他對我們國家的輕侮，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注一）按此條約之第一條原爲：「中國軍隊與喀爾喀軍隊，在此條約有效力期內，均以阿爾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條約第八條內載之奎屯山起，東至汪葛什，順布爾根河至濟爾噶朗河口；再東南經察罕通古之西北隅甘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爲界，彼此不得越過界線，更不得彼此開仗。但駐察罕通古一帶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再此條約係指雙方駐軍地點而定，與科阿疆界問題決無干涉。」

（註二）阿山第二次民變，純係反對蘇聯礦業考查團入富蘊境，變民曾襲死由×八團保護之考查團團長，盛氏以後著意將此事件變爲紅色，鍛鍊成獄，遍誘被捕之變民首領與阿山區行政長布哈代等供認係由某方策動，此案在審訊期間，審委會中數起爭論。靠者曾與若干變民領袖在獄相處，知之頗詳，該人等早已爲盛氏屠殺，彼等對國家之熱誠與行動，不忍令其冤沈死後，註而出之。

#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吳世昌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公布以後，左右兩派人士一致歌功頌德。國民黨中對此條約稍持異議的，我只記得鄒魯一人。左派人士之中，則始終無人表示反對。我自知對於許多事情不合時宜，而對於中蘇條約即是其中一端，在渝時爲某報及別的刊物撰評，即曾申述此種見解。我以爲既經訂立條約，雙方只好遵守，問題在日本投降消息傳出三天以後，我代表宋子文等猶在莫斯科簽訂有損國權的條約，實在大學使命，而尤其不該的，由後來消息證明，當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宋子文等在莫斯科簽訂此約時，實早已知道雅爾達對華密約的內容，故中蘇「友好」條約之簽，實即我代表瞞了全國人民，承認雅爾達出賣中國主權之密約，而相行一個手續。關於外蒙之獨立，我在本刊「論國體問題」一文中（觀察一卷十八期），曾指出

如果外蒙人民自己要求獨立，應該自己派代表向政府要求，不應該出於另一國家的要求，及另一國家訂條約來規定許其投票。凡此皆就理論而言。事實上外蒙之離心不自今日始，其種因在民初徐樹錚殺氣騰騰的「收復」。但如我國家三十年來政治修明，不打內戰，注意邊陲，則民初外蒙的離心現象，亦未嘗不可挽回。蘇聯建國到現在，不也只有三十年嗎？

× × × ×

這次的新疆北塔山事件，六月十一日南京各報均以特號字作頭條新聞登在第二版。次日上海報紙也升爲頭條新聞。在全國性的輿潮已失去新聞價值以後，這個北疆警報自易轉移讀者的注意力。據中央社報導，起因於八個外蒙騎兵越我國界，爲我所俘。蒙方遂提通諜要求釋放。在蒙俘未及送回以前，外蒙軍隊即衝入我境六百餘里，並有蘇聯標識的飛機四架連續助戰，我軍傷亡四十餘人。現雙方軍隊在我境內六百里之北塔山相持。中央社所發表的事實輪廓如此，而熟悉內幕者則頗懷疑此事與發表麥斯武德爲新省主席而不以原有副主席阿合買提江調任，大有關係。親於負責各方對此事之沉默，殆亦可以證明其原因必很複雜。我向蘇蒙兩方提嚴重抗議後，蘇聯否認有飛機侵入我境，蘇蒙兩方均反謂北塔山爲蒙境，且誣我軍爲越界。此事可分兩點來看：第一、就衝突情形而論，事態不算嚴重，若比民國三十三年三月青河大布遜我守軍三團遭紅星機六七十架全部炸死之役（見本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北塔山事件之歷史背景」），其嚴重性要差得多。若比三十三年十一月延續至明年九月之伊寧事變及爲蘇精河之役，我軍民婦孺死傷淪落以數十萬計（見上述大公報文及觀察一卷十四期新疆專號）其嚴重性較之北塔山事變更超過萬倍。但當時後方報紙毫無記載。三十三年三月我適因事赴西川樂山，四月初曾聞武大友人談及蘇機炸我駐軍之事，但當我在四月底返渝時向各方打聽此事，竟毫無所獲，且有人否認。伊寧事變，當時各報亦無消息，直至張治中自新返渝，始發表解決伊寧不幸事件辦法，却始終不知「不幸」之含義是什麼。政府當時之諱莫如深，必有極大隱痛，可以爲國人所體諒。但封鎖新聞究非明智之舉。第二、就外蒙軍隊侵入國境而論，此次深入六百里，實較青河大布遜之役侵入我境二百餘里嚴重得多，而伊寧事件究爲國境內民族之爭，猶可自我解決，不至喪失國土。就這點意義而論，北塔山事件實較上兩次爲嚴重。

此事發表以後，才知其起因遠在本年二月間。彼時和談尚未完全絕望，大概因此未予發表。這次發表，適在東北戰事盛傳有韓共及蒙古騎兵參加共軍，及共軍中有重武器、日俘，以致攻勢大盛之後，又適在反內戰的學潮餘音嫋嫋之際，而政府大員對此亦多以爲在眞相未完全明瞭以前，宜審愼處理，且多主張循外交途徑解決。英美方面對此消息，亦多持保留批評的態度。在國家多難，民力殫疲，國際關係，又極複雜的今日，邊疆糾紛，自應以循外交途徑解決爲上策。否則上兩次的新疆事變，政府如此解決，殆不可想。國人如認爲政府應付民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新疆事變，不失爲「審取其輕」的政策，則對於此次北塔山事件，亦不宜以燥切態度，實備政府。

但是若就近來國內整個形勢而論，則各種與此有關之現象，實令人大爲憂慮。旅順大連，至今尙無從接收，亦無法明瞭其眞相。東北共軍實力之大爲增强，有重武器，且敢於攻堅，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謎。報章所傳韓共、日俘，恐亦不能指爲完全無稽。如果眞如所傳，則形勢實在複雜而危險。又莫斯科廣播北塔山事件與迪化美領事有關，美國已否認。此舉撲朔迷離，但可看出蘇聯對此事件的態度、意向。美國對東北也許有經濟興趣，對新疆則至少到此時爲止尙未有何打算。美蘇爲爭世界霸權而起的衝突是人們習知，但幸而還在「神經戰」的階段。陣地戰是萬須有的。如果陣地戰的引子要在中國境內探索，在一個無負於蘇、無負於美的國土內探索，實在太不公道，太豈有此理。

× × × ×

國人對於白塔山事件的反應可能有幾種。一種是因此而反蘇，由反蘇而反對國內和平，去年的「二二二」遊行即曾收打擊政協決議的效果，也打擊了主張和平統一者。其實反對蘇聯不守條約撤走機器，是應該的，打擊政協決議，從而破壞國內和平，是不應該的。因爲只有國內和平團結，才能防外人之覬覦，沒有兄弟鬩牆，可以共禦外侮的道理。今年各種情形綜合起來，顯然比去年複雜多了，更不是一個單純的「反對」可以了事。

第二種反應是加强消滅中共的決心，這和第一種反應其實是一樣的。但這是一事實問題。據孫科副主席對合衆社記者談話，中共已佔東北百分之八十五土地，且受蘇聯支持。且指出這是一次新世界大戰的醞釀（六月二十日合衆社南京電，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果眞如此，則現在的內戰將演變爲中蘇戰爭，再演變爲美蘇戰爭，而以中國供其犧牲。在內戰中政府可以勸人民「明是非」，「辨順逆」，萬一中國要進入國際戰爭，則必須「權利害」，「賭國力」了。試問中國萬一不幸而再捲入國際戰爭，有什麼利益可圖？有什麼國力可賭？如果要避免捲入國際戰爭，則仍只有先謀國內和平，才能解除由我引起戰爭的因素。如果美蘇終不免一戰，則也要避免在中國土地上打起來和打到中國境內來。

還有一種可能的反應是國內立即無條件停戰，再謀東北、新疆若干問

題之合理解決。不論蘇聯是否有意要侵略中國，或不放心美國獨霸中國而要扶植中共以謀對抗，或以中國爲與美爭霸的戰場，一如以前法西斯與蘇聯以西班牙爲戰場，中國只有立即國內和平，以避免可能的浩劫。凡遇國外形勢不利之時，只有國內和平團結，才能渡過難關。這本來是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於是又有人會提出問題，即內戰之一造如與外人勾結，是否可與言和？我們覺得現在追究這問題於事無補，於理亦不易講清，因爲第一，中共發展至今日情況，已非全特外力，國內政治情形實爲一大原因，此點誰也無法否認。第二、中共即有蘇聯軍火人員援助，（六月廿二日上海大公報載蘇聯廣播否認此事。）政府亦有美國軍火人員協助建軍。二國俱爲對日作戰時盟國，且在抗戰初期美國未援我以前，蘇聯亦有軍火人員助我抗日。第三、中共本曾加入國民黨，民國十五年始被清出去。在國民革命時，鮑羅廷，加拉罕之名，也人人耳熟能詳。今日爭此名分，實無補於事。與蘇聯眞正有重大利益衝突者，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我們犯不着爲了別人與她結深仇。最後，中國今後經濟制度，仍不免走溫和的社會主義之路；此路亦即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之路，而不是資本主義之路。但這些話，並不是說中共如果特外援以發動東北大規模內戰是應該的，如和平可成功，全國人自必壓迫中共使其放棄一味追隨蘇聯，乃至不惜犧牲民族利益的行徑。一切黨派必須放下不論得自何方的武器，而以和平方式作政治鬪爭。

× × × ×

目前的局面眞是嚴重極了，我們不必再提什麼「八年抗戰，犧牲慘重」一類說爛了的傷心話，即此擺在眼前的事實，已比八年抗戰任何一時期可怕。此時稍一不愼，可使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境。我們沒有理由要得罪美蘇之中任何一國。國際問題可用外交方法解決者，不可使其惡化，陷外交解決於不可能。國內問題可用和平方法解決者，不可專特武力。更不可存從第三次大戰中翻身的幻想。日本投降後不是翻身的最好機會嗎？自己不爭氣則一切機會都無用的，爭氣則沒有機會也可以創造。今天，眞是志士仁人應該垂涕而道，爲蒼生乞命的日子了。中國的東北，一度爲日俄作了一次戰場，那一次的結果，循環反覆，使中國半世紀來受盡了史無前例的災禍。今日在東北進行着的惡戰，也可說還是那一次的災禍的延續。我們如何能想像這惡戰再演變成另一次在我國土上的國際戰爭。我們立刻停止這內戰，可能免去第三次大戰。如再繼續打下去，便可以望見毀滅的黑影。眞正愛中國的人，要拿出良心來，拿出理智來。

今日之事，一方面國家主權不能放棄，另一方面，全國上下不可再刺激民族感情，玩弄民族感情。感情之爲物，一旦玩弄起來之後是不好控制的，何況是民族感情。試想在我抗戰初期，歐戰未起，蘇聯國內安定，中蘇感情融洽，對我抗戰最爲同情，物資人員均有幫助，雖爲數不多，但可是中蘇眞正友好時期。其機契即在國共棄嫌合作，全國團結抗戰。二十八年暑假我到蘭洲講演，每早四時即爲各種色彩的蘇聯飛機聲所驚醒。我們到飛機場參觀，笑問蘇聯人員：「這個飛機多少錢？」他們用生硬的中國話笑道：「不要錢，記賬。」這正和三十二年我在桂林所見美機情形相同。後來國共兩方因摩擦而對立，裂痕日深，至三十年「新四軍」被解決而圖窮匕見，中蘇關係即趨疏遠，三十三年乃有新疆之變。以後中蘇關係，迄未好轉，至雅爾達會議而達極點，而中國大部份猶矇然無知，國共之對立日趨尖銳如故。直至抗戰末期，美國不耐煩了，急於要蘇聯出兵共擊日本，才催中蘇訂約，於是中蘇忽然「友好」起來，重慶各報奉命著論慶祝了。——由上事實，可知要中蘇眞正友好，只有國共眞誠合作，並且中國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蘇聯不起猜疑，互相放心，才是長久睦隣共處之道，也只有國內和平團結，努力建設，才示人以不可侮，可以杜絕強隣覬覦之心。若照目前的內戰繼續下去，且互責內戰之對方爲受某國某方援助，以激起民族情感，則必造成危險的後果。

#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何永佶

中國現正從一「天下國」轉變爲一近代的「地緣國家」，在此轉變中我國能否繼續成一獨立自主國家，胥視能否抓住這中心概念而對症下藥。

甚麼是「天下國」？那是一個不是建築在一個民族、一塊地域的國家，而是「天覆地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日月之所照，無有遐邇，一視同仁」「中國黨安，四夷得所」「有生之倫，莫不與焉」（見歷代的皇帝詔誓）的一種國家。這種國家對於其公民不是以他是否常住我這地域內爲去取，而是以他是否與我同其宗教或同其文化爲去取。即對於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者，亦不放棄希望，總想把他教化起來

，成爲我的宗教國子文化圈子以內之一員。所以「天下國」最重要的大事是教育，教育即是政治，政治即是教育，此之所謂「敬敷五教是施」。在這種政府裏的首席部長不是如我國現在內政部長，亦不是如外國現在的外交部長，而是「教育部長」，以前我國的「司徒」就是兼管政治和教育的首席大官。但「天下國」所謂教育不是現代地緣國家所謂教育；「天下國」之所謂教育是灌輸「毒夾羅」（dogma），此在我國以前是承襲堯舜禹湯文武的「孔學」，在歐洲中古時是基督教神學，在現代的蘇俄是「馬列主義」。這種教育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天下國」既靠一種「毒夾羅」來維繫，所以不能容忍「異端」，容忍「異端」也便是容忍「天下國」的分裂，所以「異端」在必燒（如在歐洲）必殺（如在我國）之列。第二，「毒夾羅」既確立矣，然因其爲「施於天下」的東西，天下甚衆，勢必對於那「毒夾羅」自身亦有分歧的意見，這種意見的分歧勢不能不設法解決之，解決的辦法，以「天下國」地位最高那個人之一言爲斷。故中古時羅馬教會的「教皇」「是不會錯的」（Infallibity of the Pope），中國以前的皇帝是「聖人」，近代的史太林同志是馬列主義的最後不會錯的解釋者。第三，這種教育既爲使人人擁護「天下國」的統一之一種工具，則時日久了，必流於硬化（fossilized）公式化（formalized）劃一化（standardized），這便是科舉，牠是一種政治的手段。之乎者也的八股，豈只中國才有？中古時代的歐洲，中東的回教國，凡以「天下國」爲志的國家都有。

「天下國」也豈止中國一國而已？以前歐洲的羅馬教會也是個「天下國」：牠有皇帝（教皇），朝廷，大臣，禮樂，法院，律書，土地，等等。牠有權抽稅，相等於我國以前的「錢穀」權；有權審判，相等於我國以前政府的「刑名」權。以前中國地方政府的大事，亦不過此二者，中央政府所多有的亦不過一二項（如水利等），而外交無與焉。（清朝到末葉才置「總理衙門」）。以前羅馬教會與中國中央政府一樣，專管教育考試之事，今之劍橋牛津等等有名大學，即是當年識字讀書之處所。至於羅馬教會所管的男婚女嫁嬰兒登記等事，從前中國政府還不管咧。羅馬教會唯一所沒有的是軍隊，（後來在其爲一環繞羅馬城的「教皇國」Papal State 時，連這個也有了），但牠是以耶穌自動上十字架，否認武力爲理論基礎的國家，所以不能有軍隊，牠也不需要軍隊，因爲牠有一件更有力量的法寶，名叫「摒棄」（excommunication）即驅逐出教會之意，到了今天在蘇俄被逐出黨，仍爲一生死問題。我國以前亦有「擯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一類的事。拿着這個，手腕高明的教皇可以馴服神聖羅馬帝國之皇，享利第四（按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實無其物，只是某封建主頭上之一空銜耳），可以使英王約翰俯首貼耳。教皇雖手無寸鉄，而往往能效郭子儀之單騎退回紇，婆身說退窮兇極惡之外寇（如匈奴，Lombards 等等）。故在維持和平之一點上說，羅馬教會實足以當「國家」之名而無愧，而牠也是以那時所知之「天下」爲對象，故以 Catholic 爲名。

「天下國」的主要作用，在解決國際戰爭，維持國際和平，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者，一元化之謂也。「征伐自天子出」者何？「天下」只有一個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有作戰權，除了皇帝外，動兵興戎者，以違法論，以大逆不道論。故「天下國」不承認國際戰爭之合法，更不承認國際公法之存在。在這種國家裏，不是沒有戰爭，而是倘有戰爭，則只是皇帝對於叛逆者之「膺懲」（現日本人猶習用此詞），或是叛黨盡兵以「清君側」，其戰也爲一種不平等之戰，而不是如近代平等國家之平等的戰。戰爭愈殘酷，則平等之戰愈演變爲不平等之戰，你看以前按照國際法，二國交兵，無論誰勝誰敗，國之元首均不受懲處，故拿破侖可以終晚年於孤島，威廉第二可以逍遙於國外，而今日則人人欲得希特勒之肉而食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無「戰爭罪犯」（War criminal）之一詞，蓋 war 因爲國際公法所承認爲合法者也。此名詞之出現殆表示世界逐步走向於「天下國」之一途歟？假如世界眞的走上「天下國」之一途，恐也不盡是世界的福，因爲「天下國」雖能解決國際戰爭，而其代價則爲一套的「毒夾羅」，人們以思想自由身體自由等等實物，換取短時期的安寧。

「毒夾羅」之一部份即爲「禮樂」，所謂「禮樂自天子出」者，簽訂奉行最高統治者週圍的排場之謂也。不以鐘鼓禮樂，不足以表現皇帝的尊榮，劉邦一做了皇帝，即命人制定「朝儀」，表演了一番，然後乃「知天子之可貴」。以前皇帝一移玉步，都有十六個太監抬橋，一上朝則鐘鼓之聲作而百官下跪（歐洲人見教皇時也要跪的）。禮有階梯，樂有差等，皇帝有皇帝的，公卿有公卿的，大夫有大夫的，庶人有庶人的，不許亂用；故八佾舞于庭而孔子掛冠，晉文請隧而討個沒趣。

「毒夾羅」只是一種思想，但牠會凝結的。凝結爲排場音樂的，則爲禮樂，凝結成實的則爲「聖經」「可蘭經」，與「四書五經」；凝結成房子的，則爲回教寺（Mosque）基督教堂（Cathedral）與孔廟。觀察一社會一國家重心之所在，最顯而易見最容易應用的辦法，莫若看該國內那一種房子爲最高大最宏偉？在回教「天下國」裏，必是回教寺；在羅馬教會下的「天下國」裏，則是基督教堂；在以前中國裏，則是孔廟；在蘇俄則是蘇維埃宮。蓋如一社會一國家靠某樣東西來維持，則必把那樣東西

最當一回事；在那件事身上，最肯用心血，最願花錙銖。假如中國能繼續維持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則以後中國最宏偉的建築當是黨部（或與黨有關的建築，你看南京中山陵多麼宏偉！重慶的青年館在後方也還不惡！）無論你到那裏，最舒服最像樣的房子，將是黨老爺辦公住家之所在。假如萬一共產黨得勢，他們也一黨專政起來，則將來中國最宏偉的房子，恐是中國式的蘇維埃宮。從前重慶最看得過最像個樣的建築是夫子池；今日重慶最宏偉最高大的建築是川鹽銀行、美豐銀行、交通銀行等等；南京上海，都是一樣。這是個不小的轉變，此中蓋有深長意味在。

人謂建築爲「凝固的思想」（congealed thought），則「地緣國家」（Nation-state）之「凝固的思想」是甚麼呢？「地緣國家」又是甚麼呢？這種國家適與「天下國」相反：「天下國」有以宗教、以文化、以階級、以優秀民族爲發條，地緣國家則均捨而不用，只用一樣，那便是「地域」。不管你屬於甚麼宗教，甚麼文化，甚麼階級，甚麼民族，只要你常住在他那個地理圈子以內入其國籍的，都一視同仁，予以法律的同等待遇（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別處施於異端、異教、異族、異階層的誅戮而習爲不以爲怪，漠然無動於中者，在地緣國家內則必駭爲奇聞，期期以爲不可，蓋別的國家正以宗教等等爲立國之道，故其施於異端之誅戮，不致於危害他這國家的生存，反可加强其核心之團結。惟地緣國家係以地域爲其基本觀念，在其地域圈子之內則法律予以無分彼此之保障，故倘在其地域內再因宗教、文化、民族等等而區分，而其待遇有所差別，則其立國之道本身即遭破壞，其國之崩潰滅亡可立而待。故眞正地緣國家的代表建築物，不是孔廟，不是教堂，不是銀行，也不是回教寺，更不是蘇維埃宮，而是法院（courthouse）。在這種國家裏，最把他們所謂「公道」（Justice）之一事當一回事，在那件事上最用心血，最費金錢，故在英、美、荷蘭、加拿大等國內，每一城鎭裏，最宏偉、最像樣的建築物必是法院。倫敦的英格蘭銀行，房屋矮小，平淡無奇，而最高法院的貴族院（上議院）則美輪美奐（上議院比下議院講究得多）。華盛頓的大理院雖只藏九個法官，而巍峨森嚴之氣，使人望而生畏，總統住的白宮遠非其比。紐約雖有起來租出去作辦公室用的「摩天樓」，然只限於紐約地價奇貴的一城，入其內不覺森嚴之氣，非若其每一城鎭內的法院或歐洲大陸上遺下之教堂，其森嚴同於北平中央公園內之古松參天也。教堂所代表的是宗教，而法院所代表的則是超宗教，超民族，超階級，超文化，施於每個人身上的「公道」。近據報載美國海軍部宣判强姦北大女生之皮爾遜爲無罪，但這只是軍隊的軍法審判，其普通法院不至如此。

「地緣國家」這名詞是我杜撰的，以別於血緣觀念之國家，英文稱爲nation-state，以往譯爲「民族國家」或「族國」。假如英、美、加拿大等近代國家眞是「民族國家」，則與希特勒之 Volkstaat 何以異？其分別處，正在希特勒以血緣之「民族」（Volk）作其國家之中心觀念，而別的近代國家則否。夫從血緣上說，德國人係一民族，無人可以否認；意大利人之爲另一民族，法國人又爲另一民族，亦無人可以否認。假如近代國家只是一個民族的國家則具有德、意、法三種民族，說德、意、法三種語言，公報用德、意、法、三種文字的瑞士，够資格爲近代國家乎？抑否乎？國內紅、黃、藍、白、黑的民族無一不具的美國，其亦够得上近代國家的稱號乎？抑否乎？我想無人敢否認瑞士與美國爲近代的 nation-state。如不能否認瑞美爲這個，則須否認爲 nation-state 血緣民族國家之觀念。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的「民族」，應只認爲在中國這塊大地的邊境以內落了葉入了籍的人羣，而不應認爲遠包海外在別國落了葉入了籍的黃臉、黑髮、低鼻者。今日之派人出去辦黨，辦學堂，推行新生活運動，將來會陷國家於無窮的外交糾紛之華僑政策，即源於「天下國」的殘餘意識，恐不適於這「地緣國家」之世紀。加拿大的一千二百萬人中，有三百五十萬是說法語戴法帽的法國人，爲國內人口最多之一族（多過英吉利人蘇格蘭人），未聞法國派人去加拿大爲那裏的法國人辦黨，辦學堂，辦這個那個也。

以「天下國」的遺留意識來辦理近代「地緣國家」的事件而扞格不入處處走不通的情況，在中國隨處可見，華僑政策其一耳。從前中國這個「天下國」是以「聲教」（文化）爲治，總想以教育把天下的人人個個納於一個模子，一個印板之中。惟古之所宜乃今之所忌，黨派退出學校之明智之舉殆爲感覺到舊瓶不宜裝新酒，知時代之不同而爲不同之設施也。以後所宜變革者，當不只此黨化教育之一項，舉凡考試制度，監察制度等等，皆爲「天下國」之不可少，在今日地緣國家時代裏，恐須重新估價。「獻九鼎」、「興禮樂」、「授榮典」等等意識，在昔「天下國」裏觀爲當然，今亦恐須重新評價。

「天下國」之政治重心，全在天子一人，他是統一的象徵，有不接受統一者則撲殺之，故「征伐自天子出」，軍隊的主要作用在彈壓內亂。然在近代地緣國家裏，統一繫於民衆之一心，彈壓內亂之工作多由警察爲之，軍隊則留以對外。故一則軍警不分（從前歐洲也是不分，到十九世紀初始有警察），一則軍警隔離，差之雖曰毫厘，而謬可以千里，今日人人頭痛的共黨問題，豈非拜傳統的軍警不分之賜乎？

在「天下國」時代，本無所謂「外」，一切都是「內」，內則施行「聲敎」，「欲與於聲敎者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夫旣「與」矣，則置其地爲郡縣，置於一個行政、納稅、考試系統之內，使此地能與其他部份一樣，有機會參加全國中心之政治生活。其尙未「與」者，如朝鮮、蒙古、西藏等等，則只以天子「冊封」之一法爲羈縻之具，頒冊封詔書「厚往而薄來」之皇帝爲邊疆與中國本土唯一之聯繫，有點像現在英帝國的幾個自治領不承認倫敦的巴力門而只承認英王一人爲帝國之唯一聯繫。十八世紀時，英國人不懂得這點，欲把倫敦的巴力門硬套在美國頭上，以管英國本土的手段來管美國，結果是把美國丟了。我們前幾十年也不懂得這點，不懂得中國與朝鮮的聯繫方式，硬以管中國本土的方法來管朝鮮。袁世凱在那裏的囂張輕舉，（竟有人作史佩服他的！）把朝鮮丟了還不止，還讓中國吃了一場敗仗，使中國瀕於瓜分，至今你和我仍在還這個債。民國十二年我們在外蒙古的所作所爲，也有點像袁世凱之在朝鮮，都是因爲不明中國這個「天下國」以往羈縻邊地之方法，弄出不良的果。假如在無體樂無冊封的今日，我們仍圖以中國的巴力門硬套在這些地方頭上，拉兩三個王公活佛與呼圖克圖來作中執監委，就可以達到聯繫的目的嗎？讓以此質於明達。

世上的問題多起源於舊瓶裝新酒，方塞堵圓口那類的以傳統未變的意識來應付已變的客觀環境。假如採用新意識以應付新轉變，則問題之解決庶幾有望。我國現在自「天下國」到「地緣國家」的轉變，除了一無外交部一有外交部的一點外有一極明顯極易認之標記：在以前「天下國」時，我國沒有國旗，現在則青天白日旗揚展於每個房子之上。從前的旗是打仗時候用的，故戰鬥時，雙方之旗寫着將軍的姓。遍至民國，張作霖與吳佩孚打仗，一方之旗寫一「張」字，對方之旗則寫一「吳」字。黃龍旗本是「愛新覺羅」氏親征之旗，平日藏在深宮裏，少有拿出來用，從不掛在皇宮的屋頂。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須與外國交換使節時，始把黃龍旗當作國旗，在此之前，中國沒有國旗。歐洲羅馬敎會也無國旗，英美法德等之各有國旗，是近二百年來之事，因爲從前他們與我們一樣，一切皆是「內」而無所謂「外」（「外」卽叛逆）；無自別於他人之必要，要國旗做甚？

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四日脫稿

# 隕星與流星

戴文賽

今年二月十二日又有一顆大隕星掉到地上來。這是本世紀的第二個大隕星。巧得很，這兩顆大隕星都掉在西伯利亞人跡稀少的地方。假使掉下熱鬧的大都市，不曉得將要死傷多少人，損失多少房屋物資。

任何從地球的大氣外面，穿過大氣而掉到地上來的東西都叫做隕星（Meteorite）。我們在各地的博物院裏頭，常可以看見這種東西。有的和普通的石頭沒有甚麼不同；有的黑一點，重一點，好像一塊鐵。現在全世界的博物院一共收藏着好幾千個這種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最大的一個在美國紐約的博物院（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長十一呎，寬七呎，高五呎，重三十六噸半，是一塊鐵和鎳的合金。這一塊隕星是美國一位海軍軍官於一八九四年在格林蘭找到的，在它的近旁還找到兩塊比較小的。這些隕星是甚麼時候掉下來的，到現在還不曉得，因爲當地的愛斯基摩人沒有把降落的時日紀錄下來。

美國阿利桑拿州東北部Winslow城和Flagstaff城之間，近Diablo峽谷的地方有一個大坑，四方形，長寬都差不多一．二公里。坑的邊緣比周圍的平原高出五十公尺，比坑底高出二百公尺。四周都沒有火山爆發過的痕跡。八公里之內却可以檢到許多小鐵塊。一八九一年有一位探礦的人到那邊，起初以爲發現了一個大鐵礦，高興得不得了，後來才曉得看錯了。詳細的查驗引出了許多資料來證明這個大坑是從前一個或者幾個隕星掉下來所成的，坑底的岩石被壓裂到一百多公尺深的地方，也有被高熱燒焦的跡象。在四周檢到了幾千塊鐵，最輕的不到一百公分，最重的有半噸重，總重量有十噸。

有些隕星降落的時候被人親眼看見而被紀錄下來：一八七七年有一天在美國Iowa州Estherville城附近，有人在白天親眼看見空中出現了紅色的一條，終後聽見很大的一個響聲，又看見白煙，就有個個隕星掉在地上。其中一個重一百九十五公斤。另外一個掉在六公里半以外的地方；還沒有降落到地上就分裂爲許多碎片掉在草原上和一個湖裏頭。第二年那地方失火，草都被燒光，檢到的碎片合起來有三百三十四公斤重，都是鐵和石頭的混合物，表面很光亮。

一八八六年有一天，在美國Arkansas州Cabin Creek附近，一個婦人聽到一個比雷還響的聲音，往外一看，房子外面的松樹枝都折斷了。好幾公里內的人和牲畜都大大受驚。不久，婦人的丈夫從田間回來，帶了一塊銀白色的從天而降的東西，重四十八公斤半。他們起初以爲是白金；後來給人化驗才曉得是鐵和鎳的合金，鐵佔百分之九十二，鎳佔百分之六．六。現在大家常看見的所謂「不生銹的鋼」，就是一種鐵和鎳的合金。想不到天上早就有這種東西了。

一八九二年有一天，在美國South Dakota州Bath城附近，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兒子正在田間工作，親眼看見一個隕星飛過去，後面拉着一道白煙。聽見幾個爆炸的聲音之後，就看見這個隕星掉在三十多公尺外的地方，埋入地下四十公分深。剛下來的時候很熱，手不能摸它。後來拿出來一稱，有二十一公斤

重。

有時候不只一個隕星下來，而是好些隕星同時下來，成爲『隕星雨』。一八六九年在波蘭Pultusk城，下了一大陣隕星雨，有十萬以上的隕星降下來，大部分都是很小的東西。

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上午七點鐘，在西伯利亞中部 Yenisei 河附近，又下了一陣很大的隕星雨，十六公里以內的樹木和一切東西都被毀。幸虧那一帶人煙稀少，只死了一千五百頭鹿。親眼看見那陣隕星雨的人說，當時先聽見一個非常大的響聲，馬上就看見一大條火煙往上冲，然後化成黑雲向四方張開。强烈的空氣波從撞動中心向四方伸展，把人和樹都推倒，建築物全被毀壞。岩石被推下 Ognia 河，把那條河塞住了。二十四公里遠的地方的樹枝也被折斷。隕星墜落的地方是一個濕原；所以只能看見許多深幾公尺的坑，可是不容易找到隕星。坑的直徑有大到十七公尺的。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太陽出來之前在美國 Arkansas州又有隕星掉下來，清晨變成中午，起得早的人都看見。隕星在高空爆裂之後，碎片在離地還有幾公里的地方就失去了光芒。最大的碎片有三百七十公斤重，掉下來的地方成爲一個三公尺深的洞。

今年二月十二日又掉在西伯利亞的是一個很大的隕星，掉在海參威北面 Primorsk 區裏 Kharkovka 村東北四十八公里的地方。親眼看見的人說，最初看見一個光芒萬丈的隕星以極高的速度，向 Sikhote-Alin 山飛行，後來聽到它和地面相衝的一個極大的響聲，把幾百年的老樹連根拔起來，强烈的空氣波把好幾公里內的玻璃窗全打碎，把水管也衝裂。二百公里外的人也看見那個隕星墜下來，一百公里外的人也聽見那比雷還響得多的聲音。以後去調查的人發現了三十個坑，深十公尺，直徑從十五公尺到二十五公尺。好些噸的碎片遍佈地面上。

據蘇聯科學家研究的結果，今年這個大隕星是在離地面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半空中碎裂的，碎裂之前，質量可能有一千噸那麼大。質量這樣大，簡直可以當它爲『小行星』（Asteroid）。太陽系裏頭，除去九個大的行星以外，還有一兩千個小行星。它們也都繞太陽運行，軌道大部分在火星軌道和木星軌道之間。小行星的軌道也都是橢圓形，偏心率比大行星的軌道大，比彗星的軌道小。最大的小行星直徑等於七百七十公里，最小的還不到十六公里，再小的就看不見了，除非走到和地球很近。

今年這個隕星大部分是鐵，只有百分之六的鎳。研究的結果表示它是從後面追上地球，所以和地球相衝的速度不算高，每秒鐘不超過十二公里（每小時四萬三千多公里）。地球繞太陽運行的速度是每秒鐘二九·七公里。一九〇八年的隕星却是迎地球而來，所以速度大到每秒鐘五十到六十公里（這個速度等於隕星本身的速度加上地球的速度），因此在空中生出爆炸，好像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强烈的空氣波傳到全世界各地。

從隕星的化學成分，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三類：金部金屬的叫做 Siderite，百分之九十是鐵，還有鎳、鈷、銅、磷、硫。這一類隕星的表面都有很特殊的條紋，名叫 Widmanstatten Figures，是鐵受高熱之後忽然冷下來成爲結晶體所特有的形狀。天文家常常利用這種花紋來辨別隕星的眞僞。第二類隕星名叫 Siderolite，是鐵和石的混合物，鐵和鎳如同海綿一樣地排在氧化矽的礦質裏頭，此外還包含氧化鎂、鈉、鈣、鋁、鋼、錳這些東西。第三類隕星是石頭，名叫 Aerolite，大部分是矽和氧化鎂，鐵和鎳很少。這一類才可以叫『鐵石』，是由溶化狀態凝成的圓形結晶粒（Chondrule）所合成的表面常有被高熱燒焦而成的黑色釉。第一類比其他兩類少得多，不過第三類有時候不容易從普通的石頭分辨出來。純粹是鐵的隕星更少。在各類隕星裏一共發現了三十種化學元素，包括稀有氣體氦和氖，把隕星燒熱，就有氫，氮，氬一化碳，甲烷這些氣體出來，有時候也出來一點氨和二氧化碳。

一百年來，平均每年差不多四次，有人親眼看見隕星降落，然後把它檢起來交給博物院或科學機關。不過地球上十分之七是海洋，掉在海洋裏的隕星被看見的機會太小了。還有好多隕星掉在沒有人煙的地方。太小的隕星也可能沒有引起人家注意。所以隕星的總數一定相當大。我國有『杞人憂天』這個故事，現在常被當爲一個笑話，一句俗諺。從科學觀點證來，整個天塌下來是沒有意義的，不可能的；不過從天上却常有掉下東西來的可能。假使掉在一個大城市裏，可能生出和一次空中轟炸或一次地震所生出來的一樣利害的損壞。

我們談到隕星，也必須同時談到另外一種相關的自然現象，就是流星（Meteor）。我們在晚上常可以看見一顆星從天上某一點跑到另外一點。我國古時候的人認爲這是一個星從一個宮跑到另外一個宮。近代天文學告訴我們：流星和恆星行星有很大的差別。利用三角測量法來測定流星的距離，結果流星的距離只有幾十公里到一百多公里。行星的距離多半是幾萬萬公里，恆星的距離從幾十萬萬萬公里到幾萬萬萬萬萬公里。流星不只比行星恆星近得多，也比它們小得多。普通的流星只有幾公分重，有時候還不到一公分。頂大的流星也不過和隕星一樣重。恆星的質量則比一個普通的流星（一公分重）大幾十萬萬萬萬萬萬萬倍。

普通一個人在晚上抬頭看天，每小時總可以看見四個到八個流星，完全沒有月光的晚上可以看見一倍多。假使用望遠鏡看可以看到更多。每年有好幾個時期（每期從一個晚上到好幾個晚上）可以看見多一點的流星。

太陽系裏頭到處是微小的固體質點，它們也都繞太陽走，有的單獨走，有的結成隊伍走。走來走去總有些會走過地球外面的大氣。因爲速度很高，慣和大氣磨擦而生出熱和光。這就是流星現象的解釋。流星的外部被磨擦所生的熱變成氣體。質量很小的可能在穿過一段大氣之後全部變成氣體，因而消滅了。質量大的可能穿大氣而再往前走。我們所看見的那一條光，正是流星經過空氣的時候（或者被全部氣化之前）所生的光。假使流星進入大氣的角度（與垂直線所成的角度）小的話，可能被地球所吸引而掉到地上來成爲隕星。

包圍地球的大氣越外面越稀薄，所以很難說大氣有多厚。不過高度在一百六十公里以上的地方，空氣少到進來的流星還不能發光，因爲不夠空氣分子來和它碰撞，來生出充分的熱量。流星進到那種高度的時

候，速度每秒鐘減在四十公里以上。墜下來碰到越多的空氣分子，每次相碰都使流星的速度減小一點。到了一百三十公里的高度就開始發光。本來速度大的，可以穿過厚一點的空氣。速度小到每秒鐘三公里，就停止滾化，開始變硬，小到每秒鐘一公里半就不發光了。質量很小的流星可能在速度還沒有減到很小就已經全部氣化了，消沒了。所以流星的行程，壽命，亮度，與它本來的速度，質量，和進入大氣的角度有很密切的關係。

每年總有幾個晚上可以看到特別多的流星。同一個晚上，或者連續幾個晚上，所看到的流星好像都是從天空上某一點發射出來的。比方說，每年八月九日到十二日的晚上總可以看到許多流星從英仙座裏的一點發射出來，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晚上可以看到許多流星從獅子座裏的一點發射出來，十二月十日晚上可以看到許多流星從寶瓶座裏一點發射出來。那些點叫做『輻射點』（Radiant）。這種現象完全是『透視』的作用。一羣流星結隊燒太陽走，它們的軌道可能和地球的軌道相交，地球一走到這個交點可能碰到許多流星，或者迎面相逢，或者地球從後面追上。流星越近地球便越張開，好像在火車裏頭看見鐵軌慢慢張開，或者在疾馳的汽車裏看見馬路兩旁的樹木慢慢張開一樣。這就是流星從輻射點向外飛跑的解釋。輻射點可能不是真的一點，而是一個小面積。輻射在獅子座裏的流星合稱為『獅子流星羣』（Leonids）。

我們從限星談到流星，如要談得詳盡，非再拉出另外一種天文現象來一齊談不可。這第三種現象就是彗星。我們現在知道流星和彗星也有密切的關係。彗星可能是流星實的集合在一起。大部分的彗星都有尾巴；它們也繞太陽運行，軌道是偏心率很大的橢圓形。它們總把許多流星實點留在軌道上。地球經過彗星軌道和地球軌道相交的那一點的時候，便碰到一個流星羣。八月間所見的英仙流星羣（Perseids）和一八六二年出現的一個彗星有關係。十一月十四日的獅子流星羣和一八六六年出現的一個彗星有關係。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所看見的仙女流星羣（Andromids）叫和Biela彗星有關係。Biela 彗星於一八四六年分裂做兩部分，以後那個彗星不再看見了，可是每年十一月底地球經過它的軌道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流星。

受了鄰近行星的攝動（吸引），流星在彗星軌道上可能分佈得越來越平勻，每年地球經過交點的時候，便可以看到同樣多的流星。若是分佈得不平勻，每年所看到的便不一樣多，不過幾十年中間可能看到一次很多很多的，就是所謂『流星雨』（Meteoric shower）。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就出現一次很大的流星雨，從獅子座裏一點射出許多流星，不過沒有一八三三年那麼多。本世紀的兩次（一九〇〇和一九三三）更少了。大概流星羣的軌道已經受行星攝動的影響而改變了。流星羣的速度小的（如仙女羣），流星都比較紅一點；速度大的（如英仙羣）呈黃色。

流星的後面常又出現一道光，名叫『流星餘跡』（Meteoric train），發亮幾秒鐘到幾分鐘，有的竟亮到半小時。這是流星所生的熱汽，向旁邊張開，被風一吹便如雲浮動。流星一部分的能力則存於空氣分子裏頭，也許把分子游離了（打掉一兩個電子而成游子）。游子和電子再結合的時候就發出光來。

有些流星非常大非常亮，大到和月亮一樣大，亮到使滿天通紅。這種叫做『大流星』（Bolide）或『火球』（Fire Ball）。這是不常看到的。它們可能走過幾百公里的大氣。

沒有流星羣的晚上，雖然每個人每小時只能看到幾個流星。實際上每二十四小時內，衝進地球大氣的小質點總有幾萬萬個。雖然數目這樣多，它們的總質量和地球的質量比起來還是微乎其微，不會影響地球的公轉和自轉。後半夜所能看到的流星比前半夜多，因為後半夜我們是在地球公轉的前半面，前半夜我們實際上是在向後退（請讀者自己繪一個圖就可以明白這一點。記得地球自轉和公轉同方向）。

最近美國、蘇聯、和別的強國的科學家對流星的研究更加注意，原因是從流星的高度、速度和亮度的變化，可以推出高空的物理情形。從流星的研究，我們知道了大氣上層的密度和溫度，又發現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實，就是大氣溫度在某一段是向上增加的，比方說，高度六十四公里的地方的溫度比地面溫度還高。這些資材對高空飛行，火箭炸彈和噴氣推進的飛機的發展都有很大的用處。這是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攜手的一個例。

流星和限星是自然界裏很有趣的現象。它們比恆星和行星小得多，不過我們還是叫它們做星。它們在來天體中間是微小的一羣，不過是相當重要的一羣。還需要更多的人來注意它們，研究它們。

一九四七・六・六・北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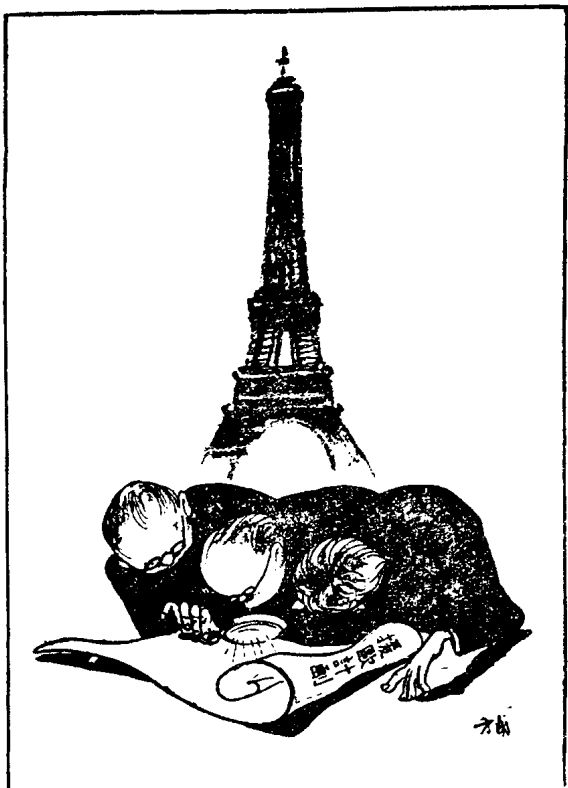
（上接第二頁）每師官兵約一萬人。快速縱隊中有十五榴重砲兵三個團，裝甲兵一個團，都是國軍在徐州附近損失的）有十分之六是被俘的國軍，十分之二是老新四軍，十分之二是共區新兵。不論在國軍中的共軍士兵，在共軍中的國軍士兵，都開口同聲的說：「橫總一樣幹嘛，這裏那裏不都一樣」？先生，你看痛心不痛心，這種仗還應不應該再打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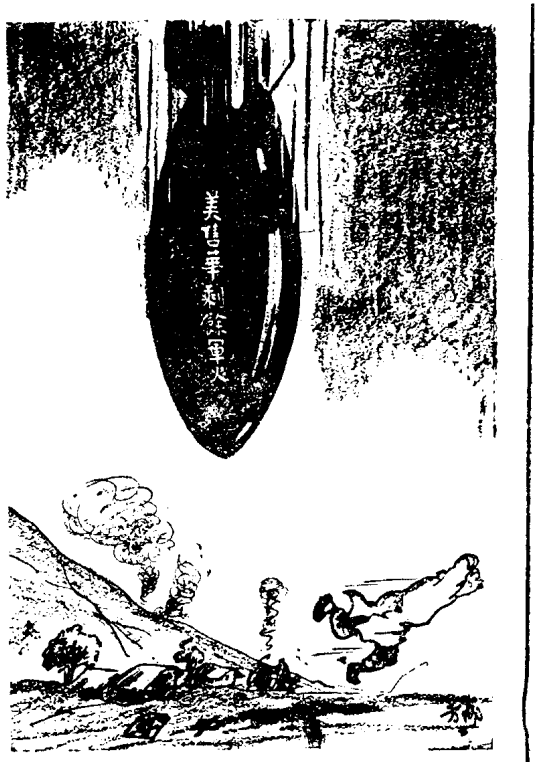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二點多了，但是我真還想寫下去。我覺得我要講的話太多了，我要告訴先生的事情太多了。我希望先生不要嫌我的話太囉嗦，也能夠把它刊載在貴刊「讀者投書」欄內。我相信我講的句句是實話，句句是真話，也是我們很早想講而不敢講，也沒有地方可以講的話。只要能夠使一般人對于我們軍人加以認識和諒解，使我們精神上能稍為快活一點，在目前我們也便滿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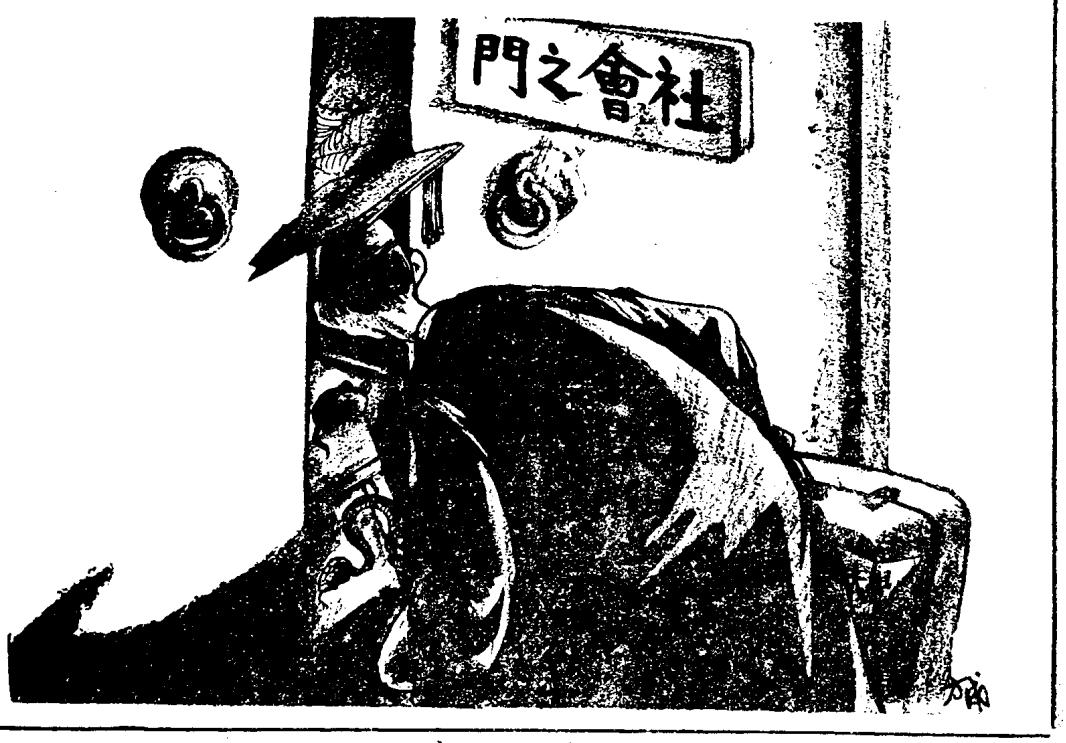
×××　六月廿一日　南京

## 呼籲優待俘虜

編者先生：本地駐軍曾俘擄敵人伍百餘名，現在只剩五十餘名了，其餘不知怎樣死掉了，小民不得而知。我聽鄉下來人談：提到八路，就在槐底村活埋了，以上的情形是千眞萬確的。并且在敵人未來犯石家莊以前，就已頭傳下號令，提到八路，有可隨時殺掉，只要不讓新聞記者知道。我想參加八路的，多半是被逼來的，不是都是反對政府的。（下接二十四頁）


德意志帝國


美國軍艦發出


社會之門

觀察通信版

# 南京的風向：內戰外患化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自南京開起來的學潮，算已逐漸平靜下去。政府也許正在暗喜壓捕政策收了功效。其實政府此次平壓學潮，用的也不僅是壓迫或者說，恫嚇了三個多月的一個「政治民主化」，可是究竟不甚雅觀！於是政策一種。國民黨中從事於「民衆運動」工作的人，他們鑒於去年雙慶一二五以後，一二一三反蘇運動，大大的打擊了政協會議的結果，使左派人士不敢開口，這是他們念念不忘的得意之筆。所以在五二〇以後，六二以前，雖然一個重要，因。這是一個學潮如火，參政會中又正發出微弱然而有力的和平呼聲之後，國府委員正在研究和平提案之中，四平街戰爭正在以保衛史太林格勒的英勇態度；如果民國廿六年指着十二點，現在正指着六點鐘。其實政府對武漢人民的愛國心來，大慘案確實十分關切請願的自由？誰說政府剝奪了憲法賦與人民的權利？

這些遊行雖然可以表示三黨訓政之下「政治民主化」，可是竟不甚雅觀！於是北塔山事件來要求召開系科代表開會，如果沒有五二〇珠江路的毒打，如果沒有各地學生的被捕被打，如果沒有武大學生死於逢姆彈下，這個北塔山事件可能引起另一次的「一二一二」遊行，來打擊反內戰運動。但中大學生在各種慘痛的教訓之後，連開會討論這事件的興趣都沒有了，結果系科代表大會流產，重的考驗與轉變。對於北塔山事件和傳說中的韓共在東北參戰，都採保留的態度。你能說這是他們不愛國嗎？他們知道這些都只是結果，也許他們能推想出更可怕的結果，但他們要推究這成這些結果的原因到的。在學潮初發端的時候，他在五月十五公佈了平申保障和中國工礦銀行作資本，許多小銀行都向着這「工」「農」金融集團集中，其總勢力不久即可超過小四行的聯合。

內戰「外患化」

這一運用，在孫科副主席的幾次談話中最可以看出來。此公對立法院的冷板凳早已坐得不耐煩，久想幹把責任歸諸行政院，實際政治，也是人之常情。但近來大家嚷責任內閣制，立法院突然重要起來，重要得幾乎運行政院長部。一方面打擊其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打擊其和平抱負。後一着，不必以和平終，自就任副主席以後，周一志等十九人的和平提案受了申斥。而美輪美奐的副主席官邸，則據說不久可竣厥成。

現在，當一切方法都已鼓動不起青年人的反蘇運動時，最後一張王牌，只好把敵而先打擊平民，平民的怨恨抵消打擊的效果，而把矛頭指向另一人的頭上。經濟的鬥法，現在正在發展。以中國農民銀行人權命令。學潮最初有在學生羣中產生預期的反應，但在政治圈中却產生了鬥爭的資本。首當其衝的當是鼓動風潮的共黨分子。一逢姆彈太不生杰所受到的攻擊，不僅是對事的，而且是有此感覺：打傷則可，打死則不可。萬一任何人來辦也不會比過今日中國的外交讓王世杰更有成就，而王氏之不免於成爲簡其和平抱負。後一着已相，成功，前一着正在醞釀擴展之中。在經濟方面，他的政敵更多。豪門資本之必與鬥法，這是即使在他上台以前已可預料的。但他也許沒有想到鬥法的法寶是「民以爲天」的米。這固然是最有效的一件法寶，但爲了打擊政敵而打擊平民，平民的內戰「外患化」了。

本刊合訂本
每册三萬五千元
掛號每册加一千元
航掛每册加八千元

# 只有一條命

##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晉南通信）三天以前，有三個朋友從被圍的運城逃到這裏，他們告訴記者最近晉南的情形。

他們並不是單獨逃出來的。在六月廿三日晚上十二時，黑夜如漆，隨着一營護送軍隊，繞過地雷，摸過鹽池，經過了一天半夜的跋涉，才越過中條山，到達太陽渡，過了黃河。他們的行列裏，大部包括着以前駐防運城某師的家眷和留守人員。這些人在運城時每天都在烟瞎中討生活，因為妨礙作戰，才由運城城防司令部決定讓送出境。加上逃難的商民，人數約有五千。通過平陸縣城時，先由護送的軍隊，放一排砲，然後一再向前搜索前進。當他們進城時，曾很清楚看到有幾個共軍的政工人員從另一個城門出去了。好容易到達太陽渡，但駐防在對岸陝縣的某部，却向這裏，他們發了砲，幾乎打傷了人。以後經過聯絡，總算沒有發生意外。他們說現在運城和後方能取連繫的，就只有這一條路，但這條路仍然充滿着危險。

## 運城·猗氏之役

共軍此次發動晉南戰事，先由新絳作起點，大概為避重就輕，向西迂迴。一直佔據了稷山、縣河、東禹門口之後，始折而向南，一股進攻萬泉、猗氏、臨晉，一股進攻永濟、虞鄉，解縣，控制風陵渡，最後圍攻運城不下，又繞過運城，攻打平陸、芮城，佔據茅津。其中戰爭最激烈的是猗氏和運城之役。猗氏先後被圍攻六日夜，結果失守，縣長李正平，二戰區民族革命同志會分會主任某，均被槍殺。守城的憂鄉團（二戰區武力）一團全部被俘。其次猗氏屬輔陽鎮，國軍某團，於猗氏被擊破後，亦全部被殲。運城是四月廿九至於運城東面的安邑，始終並未失守，這些運城防務，自是鞏固多了；但因國軍兵力薄弱，仍只能作點的佔據，談不到綫，更談不到面。在運城五里外就流動着共軍的影子。同蒲路南端風陵渡，以及中條山南平陸、芮城，也曾由國軍收復過，只是還配合作戰的團隊却不行。此外是行政幹部，簡直是一羣烏合之衆。戰爭震動後不幾天，解縣七專署專員×××，就帶着所屬各縣縣長和細輕，跑到了河南；運城十五專署專員×××雖則把家眷和財產發落到陝西，自己却不能脫身，只好陪在運城。運城被圍時，在城外，一面是瘋狂搶運物資，一面是瘋狂逃跑；在城內，一面是瘋狂抵抗，一面又是瘋狂淫樂，形成了城內城外尖銳的對比。運城運民報（國防部稱稱帶了廿億，過了日攻擊×專員太腐化，說城內到處是烟窟、賭窟、淫窟，第二天就由城防司令部抄出了近六十起賭案，二十起烟案，和不少料子（犯罪的包括有某師留守人員）。×防某部查出來，結果各分十八箱，還走高飛。不過這些為人民父母的官吏，到達西安後，有些因為風聲太大，惹起了西安山西同鄉會的注意，反倒的國風報，每天也刊載着檢舉「榨油機」的呼籲，到底算把某主任所帶的三億五千萬扣留了，移作救濟逃陝學生的費用。其間一度經過閻錫山自然會有一些人逃難的。但眞正是老百姓逃難的却很少。沒有錢是一件事，逃向那裏又是一件事。惟有一批官吏，挾着大量財寶，逃向陝西或河南。×××專署×專員太太一至西安，立刻就用了六億元買了一座銀號。×××縣縣長來，當共軍攻臨晉時，他運命令加緊搶款，共軍來了，他安安穩穩帶了廿億，過了風陵渡。×××縣財務委員會主任也帶了三億五千萬到西安去當富公（這些都曾在西安各報紙刊載過）。更希奇的是據說某縣長過河時，曾帶大小皮箱三十六口，經河專員覺得沒有面子，最後用着眼淚，向不相統屬的羅師辭職，以後經過慰留，一場風波始告平息。不過運城的飯館和妓寮，仍整天擁擠着人，彷彿城外的槍砲聲和笑聲根本就不曾流進來一樣。

## 點綫面的分割

現在運城總算解圍了，國軍又於五月廿七相機收復了聖搖，而且還是白天近來，在運城西面的解縣。晚上出去。像猗氏、萬泉、永濟，都是如此。雙方部陷於極度的疲憊狀態。

## 搶運·逃跑·抵抗·淫樂

但責指揮晉南國軍的××師師長羅某，還能作戰。但二戰兵力不夠分配，終於又放棄了。目下就是攻擊某一點，兵力也成問題。六月十四日國軍曾試攻過一次虞鄉（中央社太原電說已收復），不惟未將共方擊潰，反而損失了一個支隊，支隊長許某，也陣亡了。現在和後方取聯絡的只有由運城去太陽渡一條路，中間的平陸，仍是「你來我去，我去你來」。所謂有名的張孝大道，仍由共軍王塘部佔據，無法通過。共軍方面，因為損失很大，除在各佔領城市留有少數部隊外，大部多已北開整補，甚至有些縣城只留幾個政工人員，而且還是白天近來，晚上出去。像猗氏、萬泉、永濟，都是如此。雙方部陷於極度的疲憊狀態。

## 難官逃難

在這種戰火下，自然會有一些人逃難的。但眞正是老百姓逃難的却很少。沒有錢是一件事，逃向那裏又是一件事。惟有一批官吏，挾着大量財寶，逃向陝西或河

（下接第二十三頁）

週末閒欄

# 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由？

鄧嗣禹

中國恐怕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無論什麼地方，我們有吐痰的自由，有小便的自由，有吃東西的自由，有評長論短的自由。在穿衣方面，有穿中服西服，中西合璧，不中不西，或不穿衣服而滿街亂跑的自由。在吃飯方面，有中餐西餐，茶食消夜，大嚼大嚷，或站着吃，坐着吃，或一面走一面吃，甚至終日不吃而有在大街上飽餐涼風的自由。在住的方面，有住洋房土房，大聲談笑，各人不掃門前雪，隨便倒臭水糞土，甚至以天地爲室何以盧爲的自由。在行的方面，有坐船坐轎，靠左靠右，或在大街上橫衝直撞，隨便亂走，不管紅燈綠燈，不顧警察指揮，也沒有站排等候，魚貫而入的束縛；而可有爭先恐後，隨便擠進汽車火車的自由。在大街上問路，要以隨便回答或不理，甚至故意告訴人家走錯方向，而認爲這是聰明與言論自由。如此等等，可見我們是無往而不自由。

中國恐怕也是世界上最平等最民主化的國家。如上述種種的自由，各階級的人都可以享受。辦公共衛生的人說，等到人民的知識程度提高了，公共衛生就可有長足的進步了，如倫敦的人不敢在大街上吐痰，就是一個好例子。說這句話的人是不達中國的時務的。就拿吐痰來說吧，洋車夫老媽子可以隨便吐痰，大學生在教室裏，大學教授在飯館裏，大外交家李鴻章在德國的皇家跳舞廳裏，又何嘗不吐痰。大人物不拘小節，咳咳嗽，清清嗓子，吐吐痰，正可以表示紳士們的身份，那怕什麼的。至于衣食住行那些自由，不管貧富老少，受教育與未受教育，誰不可以享受？「老爺愛怎樣就怎樣，你管得着麼？」

除此以外，中國人比英美人享受更多的自由。英美人在開會討論的時候，與會的人皆有發表言論的權利與義務，而中國人在戲院與音樂會中愛談話，到了正式討論會的時候，有噤若寒蟬，「爲政不在多言」的自由。議案通過以後，英美人不管以前是否反對，事後絕對服從多數，有執行議決案的義務；而中國人有事後反對，暗中搗挽的自由。英美下級官員見上司，通常多半是說「是的，先生」，馬上坐下，按照上司的吩咐，立刻去作的習慣；而中國人對於上級官吏，當面是諂媚逢迎，叩頭送禮，對分派工作，是再三問難，託故推延；而在上司背後，却有目中無人，目無法紀，惟我獨尊的自由。假如中國只有四萬萬人，該有四萬萬大總統，或四萬萬主席，然後才能滿足「各不相下」的情形，然後才算是眞正的平等與民主。英美上級官長不能干涉下級官員的職務，如某大圖書館長偶然不慎對出納處的人說：「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借書過期，請不要罰錢。」出納處的人很驚訝的說：「什麼，先生。我們圖書館的規章並未說明誰借書過期不該挨罰。」館長只好面紅耳赤道歉。不像我們的上司，可以下「手條」，可以朝令夕改，可以優待皇親國舅，可以援引故舊，可以「朕即法律，朕即國家」的自由。英美人用憲法爲天經地義的東西，中國憲法也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言論出版等自由；地方長官有突然深夜逮捕人民的自由。英美首相與總統的薪俸，遠不若電影明星，下野後，不聞以之致富，或在外國銀行有一大筆存款的事情；而中國官吏，可有不受薪俸枵腹從公的美德，可有提倡國營事業，開辦銀行，穩定經濟與鼓勵出口貨物的德政。可是政府鼓勵桐油出口，小民有砍伐桐油樹的自由；台灣白糖公賣，而台民有不種甘蔗的自由。在上者有與民爭地的自由，在下者有「更有甚者」的自由；在「上下交征利」的政治情況之下，小民爲兵役錢糧所逼，求死不得，求死不能，從而信仰「民死」主義，安心承受，聽天由命，茹辛如甘的自由。而達官顯宦，可有不當兵不納稅的自由。少數軍人在城市中，有隨打電車售票員，搗毀戲院妓院的自由；在鄉下及邊區，有爲所欲爲的自由。「出門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有不受時間限制的眞理。新疆西藏及台灣一帶的民衆，也有反抗政府的自由。英美商人的度量衡，有一定的規定，絕無欺巧；而中國商人對于有規定的度量衡，多一層隨便伸縮的自由。

至于學生在學校，更是天之驕子。學生領導教授，考試要求免除，請人註冊，託人替考，走進教室，把工友安排整齊的講桌，馬上搶得亂七八糟，男男女女，擠着坐在一團，好像中國混亂社會的縮影。英美學生對于教授的指導是恭敬謹慎，中國教授叫學生看參考書，要大講價錢，大打折扣。學生有缺課、罷課、罷考的自由；越是受歡迎的教授們，學生對之也就越有隨隨便便愛怎樣就怎樣的自由。英美男學生絕對不能入女生宿舍，甚至哈佛大學不准女生入圖書館，以免擾亂男人的心思；而中國最高學府，男生可以隨便入女生宿舍的房間，有吃喝玩笑的自由。所以我們不能說中國不進化，不平等，不民主化與不自由。

根據上述簡單的事實，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即中國是世界上最平等，最自由，最民主化的國家。不但德國、俄國及意大利人沒有我們這麼自由，連英美人也是望塵莫及啊！像這樣自由平等，赤公守法的人民，若有人說，中國民族實在是我老了，中國民族會亡，那是豈有此理！

一九四六年五月　北平

## 投稿注意

過去讀者投稿，無論附郵與否，凡不採用者，本刊立刻退還。最近郵資加價，本社經費拮据，不得不極力撙節，用特重申前議，以後讀者投稿，如不採用，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回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郵寄，否則卽請手撕去，以免堆積，事後查詢，恕難奉復。

# 愛與死

李慕白

爲了要在回國以前趕完一篇文章，所以我在海阿特（Hiatt）租下了兩間短期的房子。海阿特離莉麗的家並不遠，但這兒風景的秀麗和環境的幽靜却勝過莉麗的家。我住的是一所英國式的半木尖頂的茅舍（Half-timbered gabled house），牠前面有一個廣大的庭院，一直伸到大路的旁邊。路上行人稀少，祇有那些從城裏步行而來的孩子們，因爲天晴的緣故，他們持着魚竿唱着歌兒從門前經過。我書房裏的窗，面對着這一條，幽靜的大路。每天我總是坐在書案前凝視着窗外的風景。我的視線從遠處的山巒，天邊的浮雲，溪旁的女孩，冷靜的大路以至我住的庭院中的秀松假石，一直近視到放在桌上的稿紙，牠們都充分地表現了這人生的變幻。

我並不是說莉麗的家裏一點兒也不幽靜，甚至說那兒毫無詩意，而是說我缺乏一種勇氣再住在她家裏去作爲一位永不閉幕的悲劇的觀衆。賀洛克少校回來了以後，我還同他們在一塊兒住了一個多星期。起初三天，他們過得似乎還很安定，後來我就看出來在他們中間好像隔了一種什麼東西似的。由於那種神祕的隔閡，他們曾經鬧過好幾次。我問他們的緣因，回答我的都是一個苦笑。特別在莉麗的臉上，看得出她已然隱藏了一種不可告人的苦痛。這一切的情景使我感到極度的不安，我不能繼續地住在這一對不幸的夫婦家裏。我終於懷抱着一顆沉痛的心搬出了莉麗的家。記得前幾天我搬家的時候，莉麗含着滿眶的眼淚送我到門口，那時賀洛克少校已經進紐約去了；我忍心把她一個人孤獨地留在家裏，我並且直率地告訴她我不能再在她家裏住下去的理由。當我站在那階沿上向她道別的時候，她那緊鎖的眉和晶瑩的淚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幾乎要哭了出來。後來我終於哽咽着對她說：

「我不知道你們中間究竟是爲了什麼事？」

「我們中間沒有什麼，只是隔了一條廣闊的鴻溝罷了，我們決不能再接近了！」她說到這兒，便哭着走進去了。那時我一直站在她門口沒有走，我好像變成了一個木偶。我呆呆地站在那兒，我的眼睛一直注視着屋內，但我並看不見什麼，我的眼睛已經模糊了。我祇好用我的耳朵去找尋她的動人的哭聲。後來還是那站在門邊的女僕叫我趕快走了。她跟我說話時的眼裏也閃着淚光。

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離開她的。她的事對於我是一個永遠也猜不透的謎。

今天是我離開莉麗的第四天。分別以後，我的心裏感到無限的空虛。她的影子時刻縈迴於我的腦際，在夢中，更是不能例外。

這幾天我睡得很晚。每當夜幕沉沉的時候，我總愛一個人坐在窗前。我的書桌上擺了一座牛魚鎮成的鏡框，那裏面嵌了一張賀洛克少校夫婦的照片，這張照片還是前幾天一位新聞記者送給我的。賀洛克少校憔悴的臉上浮現着一種熱情的笑，莉麗依靠在他的懷抱中，美麗得像一隻小鳥。這張照片便是兩星期以前我們在機場去迎接死裏逃生的賀洛克少校時所拍的。他們經過了好幾年的別離；也被痛苦的相思折磨了好幾年；已經被認爲死了的人却出乎意外的生還回來；久別的夫妻一旦重逢；天下還有比這種意外更快樂的事嗎？然而賀洛克少校回家以後却完全變了。他那熱情的笑也不見了，他的性情也變得狂暴了。我覺他們兩人的態度上也看得出他們的感情已經起了裂痕。我有好幾次背地裏去問莉麗，但她總是望着我流淚。

華盛頓的天氣已漸漸不太冷了。今晚雖然也生了火，但地對於我却好像是一種點綴。窗外下着雨，在漫漫的黑夜裏那淅瀝的雨聲格外顯得悲慘。我打開了窗，讓那悲慘的雨聲更清楚地印入我的耳鼓。我悵然地望着窗外，那模糊的山巒，那清亮的小溪，那散落的村莊和庭院內的樹木都看不見了。我看得見的祇是一個烏黑的世界，這世界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威脅。我苦痛地閉上眼，聽自己淒涼的心陪伴着雨聲跳動。這時，隔壁的風琴聲又響了起來，那是我的房東的一家又在做着晚禱。我十分羨慕這一個基督的家庭，由於他們一家大小老幼信奉基督的虔誠，在這短短的幾天當中，我已然受到了極深的感動。

苦雨不停地下着，在這個寂寥的黑夜裏，隔壁的歌聲更顯得悲婉悠揚。這是一支「黑夜來臨」歌（Now the day is over），每一個字，都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

白天剛纔度過，黑夜正來臨，
悄然橫斷天際，幾許黃昏影。
無求憐我疲勞，賜甜蜜安寢，
有主溫柔祝福，讓我閉雙睛。
求使幼小孩童，君主大光明；
求使航海舟人，海上得安寧。
求慰悲病身體，痛苦失眠人；
約束心懷惡意，正將犯罪人。
度過漫漫長夜，願天使齊來；
張開潔白雙翅，保護我安寧。
清晨再到人間，使我及時興；
清潔新鮮無罪，多蒙眷顧情。

感人的歌聲漸漸地消逝。窗外的雨也下大了，風聲吹着樹枝，好像冤鬼的怒吼。我走到窗前，把窗緊緊地關住，正預備將窗簾拉攏，却看見兩盞汽車的燈光在大門口停了下來，在風雨的怒吼中我隱約聽見一兩聲喇叭的叫喚。由於那喇叭的聲音對於我模糊地覺得很熟悉，我不禁望着那停在門口的汽車自言自語的問道：

「這好像是莉麗的汽車？」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想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今晚我將怎樣來應付這一困難的局面？我性急地馬上把窗門推開，我望着窗外大聲的問道：

「是誰的車子？」等了一會，也沒有回答的聲音。我再使勁叫問了一聲，却依舊沒有回答。但在這時有人在敲我的房門了。接着那門便開了，站在門邊的不是莉麗，而是她的女僕。

「賀洛克夫人死了！」她的眼淚直往下流。

「你說的是眞的？……」我幾乎要昏倒了。聽了她的話，我半癱才倒在椅子上問出了這一句話。

「眞的！」她慢慢地走到我的身邊，哭着說：「

這一封信是她留給你的。」她交給我一個白信封。

我用顫抖的手把那信接了過來，我看着那信封上寫着我的名字，那字跡潦草得幾乎令人不可辨認。

「莉麗，……她眞的死了？是怎麼死的？」我問她。

「你看完了信也許就會明白。」她仍舊站在我面前抽泣着。

我慌忙地把信折開，我打開招得非常不整齊的信紙，我一直在夢樣的情緒中來經驗這一個不幸的突變。我在酸痛的心裏默唸着信紙上的字：

「請你不要爲我的死悲傷。我爲什麼要死，敏感的你，也許會明白我的動機。賀洛克不能原諒我；他臨走的時候就向我表示他一定要與我離婚，他的理由是怪我不應該在未獲得他的眞死的消息時就跟瑰斯結婚。我們曾爲這事吵了許久。今天他居然從紐約託律師把離婚書寄來要我簽字。我當然不肯把我的名字寫在上面。我現在的路祇有一條，這條路就是死！

我尊敬的人！最後，我要坦白地告訴你：我十分的愛你；雖然你並沒有接受我這一片眞情。我也十分的愛賀洛克；雖然他一直不肯原諒我。

因爲，這都是我的錯！

愛與死是兩隻翅膀，牠們把人從地球攜往天堂。」

我含着眼淚把這封悲慘的信讀完。我自言自語地唸着那最後一句：

「愛與死是兩隻翅膀，牠們把人從地球攜往天堂。」

這一句話我記得好像是安格羅（Michael Angelo）說的。想不到牠變成了莉麗的催命符。我用雙手捧着她的信一直說不出話來，要不是那女僕再三的催我快點動身，恐怕我就會那樣的失去了知覺。

「她現在在哪兒？」我穿上了大衣和雨衣，問她。

「在她的床上。殯禮館的人正在跟她化裝。」

「她是怎麼死的？」

「吃毒藥死的。」

我們走下了階沿，這時正在下着暴風雨。冰冷的雨點打到臉上令人感到的一陣的刺痛。我們都無聲的跳進了那沒有停止馬達的汽車，女僕慌張地開着車子疾馳的走了。

我默默地坐在她的右邊，我在想像着莉麗僵臥在床上的可怕的樣子。

女僕在路上時時提到莉麗的好處，她的音調是那麼的淒慘而令人感動。我們的車子在狂暴的風雨中馳過，喇叭在恐怖的風聲裏哀鳴，我不禁輕聲的喚着莉麗的名字，最後我幾乎像怒吼一般的叫道：

「可憐的莉麗！你現在在哪兒呀？」

我這問話像牛夜裏射出去的箭，沒有回音。我痛苦地閉緊了雙眼，我的左手插在衣袋裏，還緊緊地捏着莉麗給我的那封最後的信。

車子在大雨中停下了。女僕把我引了進去。我知道這就是莉麗的家，但今晚的一切顯然都變得十分的陌生。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扶梯，好像手邊依然可以聽得見莉麗的歌聲，我不覺在扶梯上怔住了，我問在我後面上來的女僕：

「我好像聽見她在唱歌？」

「不，那也許是牧師正在爲她祈禱。」

於是我又繼續地走上了樓，我一直走到她的床邊。

莉麗僵硬地躺在床上。她身上蓋覆着一床白緞的單被，苗條的身材隱約地可以看見。她那慘白的臉露在外面，烏黑的長髮披散在枕上。七枝白燭環繞着她，深綠色的燈光照耀着這間溫柔的臥室。我含着眼淚俯視着她，她的雙眼微微地閉上，秀長的睫毛依偎在發光。七位修女和一位神父俯立在我的對面正在爲她默禱。

約摸經過了十多分鐘的靜默，那位年老的神父用「阿門」兩字打破了沉寂。他蹣跚地走到我的面前，握住我顫抖的手，說：

「你是她的好朋友？」

我微微地點着頭，但我不敢抬頭去看他，因爲我的眼淚一直沒有乾。

「你應該爲她祝福，她已經登天堂了！」神父十分殷懃的對我說，他站在我的面前，很想看清楚我的臉。

「神父！我想今晚不是夢罷？」我微微地搖着頭，我的音調很淒咽。

神父的手漸漸地離開了我的手，他的動作是那麼的莊嚴而溫柔。我聽見他的慈愛的聲音：

「人生本來就是夢，等你登了天堂的時候，夢就醒了！」

多麼一個悠長而悲慘的夢呵！

我深深地歎了一口長氣，回過頭去望着躺在床上的莉麗輕輕地說：

「你把愛與死都帶上天堂了，我希望你眞能從夢中醒轉來！」

（海外憶之十二）

---

（上接二十頁）位曾代山西人民赴京請願去消閻系的許某出面而止了，理由是「×還是現任官，應該客氣一點」。不久×太太也就離開了西安，遷移到外縣去。其次逃難的多半是窮苦學生，流落在西安、陝州、以及沿河一帶的約有兩千多。前些時，在西安的每月還可領到救濟費十萬元（即某主任的錢），近日因人數日漸增多，救濟不來，已由官方計劃移交青年軍某師收容。我們眞是最會打算的國家，如此以來，既救濟了學生，也拉來了打內戰的壯丁。

## 只有一條命

晉南的老百姓現在正爲了雙方再次戰鬥而準備一切。共軍要老百姓破壞鐵路，拆城牆；國軍要老百姓構築工事。但更痛苦的是老百姓出了力，還得準備大量食糧，法幣，布疋等。共軍每畝要麥子一斗，但得按糧六成錢二成布二成繳納，而二戰區更要每兩正（九畝多）繳糧一石（猗氏）二石（解縣）或三石（安邑），布五尺，棉花五斤，軍衣一套，鞋襪各一雙。以目下的情形看，雙方都沒有消滅對方的可能，互相滲入，將會維持一個很長的時間。那麼老百姓在這樣雙軍的負担下最後就只能有一條命給雙方去分裂了。

（六月廿六日寄）

（上接十七頁）並且如此殘殺，也不人道。我在石門，不敢建議，否則就有掉頭的危險。希望貴刊呼籲政府優待俘擄，這對於戰事是有利無害的。

何奇　六月十五　石家莊

## 鄂東廣濟徵兵實況

編者先生：表弟某，來函道鄉里（鄂東廣濟）徵兵情狀，謂全縣此次須徵案四千之家，因之適齡壯丁，無分獨子，潛逃殆盡。彼亦慄慄危懼，即欲不顧營業，棄而他之。吾讀後不禁憂從中來，感慨萬千！大國民而逃避兵役，其違法不敷，誰不知者？惟今日與年前則有異，內戰非絜侮之可比，吾雖欲如抗戰時期仍以「大義」責之，安所飾辭？且最賦小邑，當年人數達四五千，其逃竄者當以倍蓰計，剩餘老幼纖弱，旦夕抵當官府種種誅求，行見禾生稊畝無東西，市肆蕭條民力殫，倘忍言哉！反映於都市，則流民遽增，直接治安堪虞，間接物價波動益烈，徵兵之「功」吾未睹，徵兵之「效」其在是！不知好大喜功，擲國家僅餘元氣於最後一注者，詞色軒舞之餘，亦略聞及此否？吾盼和談，益如亢旱之望雲霓矣，甚願貴刊力促邦人君子，亟起圖之！

徐源浩　六月廿三日　南京

## 令人費解

編者先生：假如我們坐在山海關到北平的火車上，沿途憑窗眺望，隨即可以看到：「剿共即是聖戰」「消滅共匪完成東亞新秩序」一類的黑字，塗在白牆上；這是過去敵人爲了策應侵略戰爭而寫的。然而現在我們抗戰已經勝利將近兩年了，却依然無法，並且也無人過問。

但是，各地學生，爲了爭取國內和平，而寫的「反對內戰」等標語，地方當局却不願一切，隨寫隨抹，使其不留片刻；兩相比較，令人費解。

吉紹三　六月廿三日　北平

## 形同攤派・于法無據

編者先生：前幾天××區鐵路局出了一個通令，其文如下：

「……准本路特別黨部函知奉令勸募黨員特別捐，經黨政聯席會議及財務委員會議決，擬援浙滬及粵漢二路例，全體員工扣繳一日所得，以充黨員特別捐，等由准此，即在員工六月份新資內一律扣繳……」。接着該黨部又有「告全體員工書」，內有「：有了本黨才有中華民國的誕生，所以，爲本黨，即是爲國家，也即是爲自己……」，和「希望全體同志同仁本着過去忠黨愛國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咬緊牙根踴躍輸將……」等等冠冕堂皇的話。

且不管一日所得對于大家在經濟上有多大的影響，即以身分而論，也只有「同志」才有「義黨」的義務，然而非黨員的「同仁」正不在少數，明明說是「勸募」，並希望大家「踴躍輸將」，那麼，只要大家願意「爲國家」「爲黨」甚至於「爲自己」，自然肯把血汗錢捐獻出來的，又何用强迫「一律扣繳」？在這樣一個「民主」國家裏，我們對於這種形同攤派，於法無據的事，是無處可以控訴的，雖然××黨生財有道，但是它將再一次地喪失信用，它的黨格將益加爲國民所不齒！

陳××　六月廿六日　西安


# 及時行樂
#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黿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雷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問訊處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上海電話：四五九二一號
營業所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每份售三千元·

第二卷 第二十期



專論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何永佶

教育莫忘薰育！讀書莫忘救國！ 樊弘

為本屆大學畢業生進一言 任鴻雋

討論

評方顯廷先生的經濟觀點 笪移今

生活與文化

蠻一點，孩子！ 費孝通

觀察通信

從四平之戰看東北前途 （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學潮」平息了麼？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閑欄

論風度 張嘯虎

文藝

論悲劇人生觀 陳瘦竹

讀者投書

香港報界對於孫科談話的反應
戒嚴令不可隨意使用
中國軍人本來前進
紐約來鴻 怎樣實現「草根民主」？
恢復人性·重視人權

觀察文摘

為中國問題忠告美國 張東蓀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芸生 王迅 王贛愚 中 伍啓元 任鴻雋 昌 世復 沈有乾 吳恩裕 吳昌霖 吳澤霖 李純青 李廣田 沙學浚 李浩培 宗白華 胡適 胡先驌 柳無忌 徐盈 孫克寬 馬寅初 高覺敷 許君遠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雄飛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忠紱 張印堂 曹禺 費 程希孟 馮至 郭有守 笪移今 張東蓀 張德昌 黃正銘 會昭倫 馮友蘭 楊人楩 楊西孟 楊絳 楊剛 傳斯年 費孝通 章靳以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端升 錢鍾書 錢乘旦 戴文葆 戴修瓚 戴世光 戴乾 蕭公權 蕭蓬 顧頡剛 蔡維藩 趙超構 雷海宗 樓邦彥 鄧初民 鄭昕 鄭用之 鄭振鐸 盧劍波 盧冀野 盧鶴紹 蕭乾 蕭公權 顧頡剛 蔡維藩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香港報界對于孫科談話的反應

編輯先生：近日孫科副主席接連發表了幾次指摘蘇聯，主張討伐中共的談話，其內容雖然有點驚人，可是結果不但得不到各方的響應，甚且還遭受到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反擊。這情形在香港也是一樣。本港幾家老牌民營報紙均不同意孫氏的主張。各報均認爲停戰和平才是國家唯一的生路。華僑日報更坦白指出將國內糾紛轉爲國際糾紛實爲不智，且依賴他人更屬要不得，結果難免被人操縱、不由自主，十足成了可憐的「過河卒」，國運就不堪聞問了！同時平日反共色彩頗厚的星島日報也認爲目前應「爭取」中共而不該抱「打垮」念頭。本港的民營報都是親政府的，現在論調竟是如此，是則人心趨向如何，於此可見矣！

梁子奇　六月廿六日　香港

# 戒嚴令不可隨意使用

編者先生：戒嚴令在今天成了一塊萬能擋箭牌，這裏實施，那裏實施，你也發佈，我也發佈，甚至連縣長駐軍，也在擅自頒佈。輕率隨便，一至于此。六月二十日電廣大公報載：「內江自六一午後發生搶米事件，當晚七時許，縣府會同駐軍一九四旅宣佈戒嚴。」六月廿一日同報載：「潼縣於十五日晨發生搶米事件……當局宣佈臨時戒嚴。」可見戒嚴令發佈之濫。戒嚴法規定戒嚴令的發佈，有下面三條：

第一條　遇有戰事，對於全國或某一地域無施行戒嚴外，國民政府經立法院之議決，得依本法宣告戒嚴。

第三條　戰爭之際，要塞、海軍港、海軍造船所、或某一地域猝受敵人之包圍或攻擊，或無付非常事變時，該地最高司令官得宣告戒嚴。

第十四條　國內遇有非常事變，對於某地域應施行戒嚴時，國民政府得不經立法院之議決宣告戒嚴……。

施行戒嚴不經立法院之議決，單由國民政府發佈命令，已是不得已了。至於最高司令官的宣告戒嚴，第一，必須在戰爭之際，第二，必須在與軍事有關地域，第三，必須在事變發生而需要「臨付」之時。政府的法令上規定得明明白白，當局在發佈命令時，該是很清楚的。這次全國各地先後戒嚴，都是該地最高司令官宣佈的，董顯光答記者問云：「根據戒嚴法第三條之規定，接近戰區之城市或地區，當公共治安遭受威脅之際，當地最高軍事司令官得隨時宣佈戒嚴。如最近北平、天津宣佈戒嚴，即其一例。」北平、天津姑且承認其適用，那麼，對於廣州、福州、重慶、成都、內江、潼縣又怎樣能根據第三條呢？戒嚴法第十五條云：「戒嚴之情況終止時應即宣告解嚴」。但是，「上海自三十四年十一月經國府宣告戒嚴後尚未宣告解嚴」，就不免不近情理了。至於重慶這次的戒嚴，理由既是防止暴動，現在暴動已由事實證明是當局的敵感，但二十多天了，也還沒有宣告解嚴。此外，戒嚴令也不是天羅地網，包容萬象，宣告之後，便可以一切例外，隨意處理的。關於戒嚴時期的政府職權，審詢限制，戒嚴法都有明確規定。但是事實上，戒嚴時期最深刻擾民的是侵入住宅，逮捕人民。關於這項，只有在第十二條第六項裏有根據，作如此寫：「接戰地域內對於建築物船舶及認爲情形可疑之住宅得施行檢查但不得故意損害」。那麼，武漢、重慶、成都既非接戰地域，爲什麼政府竟能包圍學校，射殺學生，逮捕大批教授、學生、記者及平民呢？再說，即令逮捕是合法，對於受逮捕者也不能不照法處理。一般人有個誤解，認軍法高於一切，所以平民也該受軍法審詢。其實軍法與民法是並行而不悖互犯的。陸海空軍刑法對於軍法可以審詢平民有詳細的規定，這裏不詳。戒嚴法第九條云：「接戰地域內關於刑法上左列各罪，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之：一內亂罪，二外患罪……」（按：此次重慶戒嚴，當局曾摘抄上面這條，以示於法有據，但却巧妙地省去重要的「接戰地域內」五個大字，見六月二日大公報）除掉平津等城市外，長江流域以南各城市無論如何不能列入「接戰地域內」。但被捕者都是完全軍法審詢，不能不說這有違戒嚴法。何況第十四條明白說明：「戒嚴地域內不得侵害地方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職權，關於刑事案件如認爲與軍事有關無施行偵查者，該地軍事機關得會同司法機關辦理之，偵查後仍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報載廣州學生曾發動「焚毀六法全書」運動，悲憤之情可以想見。我也懷着近似的心情來寫此信，希望當局慎加考慮，對於自己訂出的法一定要遵守，對於國家社會的安定不能藉根據不足的戒嚴令來維持。

沐波　六月廿五日　重慶

# 中國軍人本來前進

編者先生：我是個由「客觀」而「觀察」的兩代讀者，對于目下各種刊物中，最愛好的祇有「觀察」。二卷十八期貴刊讀者投書中有「中國軍人在前進中」一文，覺得有一點意見。我是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入黨，十四年激于「五卅慘案」，投到黃浦陸軍軍官學校，十五年參加北伐過來的一位不折不扣的黨軍前輩（有保定派在，不敢稱老前輩）。我體察中國軍人，大都是前進的，除領「特支費」的部隊機關首長外，誰都不滿現狀，誰都是愛國愛民的。其所以有「行爲乖張」者，那全是政府和領導者所逼成的；其所以「噤若寒蟬」者，也全爲怕特務橫行，不但危及自身，抑且有使家破人亡的可能的關係。那末他們爲甚麼不像學生那樣用行動來表示他們內心的苦悶呢？這也因爲他們有「軍法」「軍紀」牢牢地框格住他們的四肢與身體。不過我終相信會有這麼一天，像「巴黎公社」一樣，像「十月革命」一樣，像「辛亥革命」一樣，這般外表是服從，（下接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　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二十期
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本期作者
何永佶：　會總幹事
樊　弘：北京大學教授
任鴻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宣移今：上海銀行專員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曦虎：復旦大學學生
陳瘦竹：國立戲劇學校教授

#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何永佶

在一篇討論斐列濟政黨的書評事（世紀評論一卷二十期五月十七日），以下的一段話，可以作爲印度分治的序言：——

「但一獨立後，殖民地的各階層便分化起來，那時便有左右翼之爭，爭而不已甚至動武，所以這次斐列濟得到獨立後即發生內戰。這時候中央極端集權之國家勢必弄到內戰一發不可收拾。蓋殖民國一退出後而曩昔鼓吹獨立之黨一舉而握住中央之政權，如果這政權爲極端集中者，則聯邦與這黨在鼓吹獨立一點上意見一致而在其他政治措施上不能一致之政黨，必覺得無地容身，勢必鬥爭到底而內戰延長。所以美國這殖民地在驅逐了殖民國英國之後，幸而有十三州之分治，所以未發生內戰，然加拿大則在英國主權逐漸減退至退出時期發生內亂，後卒因 Lord Durham 明白此「竅」，建立了一個聯邦分治的局面，而加拿大得到和平統一。印度現快要脫離英國這殖民國的統治，明年六月一日後，印度會不會發生內戰，全在印度執政者能否給印度的少數民族高度自治。」

那知道沒等到明年六月一日後，印度已提前一年實行分治了。六月三日，英國所提出而經印度各政治領袖接受的印度分治方案，一言以蔽之，爲使印度劃分成一個印度教徒自治的政權（名叫印度士坦 Hindustan）及一個回教教徒自治的政權（名叫巴基士坦 Pakistan），兩個都任其自願地留在英國帝國內爲自治領。根據西敏士特大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英帝國內之自治領實際上是獨立國家，且有權隨時退出帝國圈子之外。這個方案實行之後，印度將不是一個印度，而是兩個，甚至多個，因爲直接隸屬於英國主權下之印度藩邦（Indian States）亦可以宣佈獨立不隸屬於印度任何之一半。

這個把印度斬成爲最少兩半的方案，一生致力於謀印度完全獨立之甘地，自然是不贊成的。他是要一整個印度，而不是要兩枚半個。但甘地的股肱如尼赫魯白托爾之輩，均已接受此分治計畫。尼赫魯稱：「我們已決定接受英國之建議。……我們所要的統一不是出於強迫，而是由人民自由團結。這種方法也許能使印度更強大，更安全。讓我們不追究過去，忘了仇恨。罪惡性的變亂必須終止，我們決定要終止牠。」

尼赫魯要終止「罪惡性的變亂」之辦法，不是根據「政令統一」的「毒爽罷」，而以武力來敉平回亂。正相反，他讓他們走開，不強拉。回教聯盟得到牠們一向鬥爭的對象——巴基士坦——心滿意足，遂由其黨魁眞納命令其黨徒停止其暴動及不服從運動了。不經過暴動及不服從運動，不破幾個頭死幾個人，尼赫魯等人不知道分治計劃之應時。大概說，這爲各方所接受的計畫，是這年來印度局勢演變中所逼出來的。

但我們中國二年來局勢的演變，已經破了不止幾個頭，死的不止幾個人而已了。逼出來一條辦法沒有呢？很不

幸，我們偌大中國中竟無一人有尼赫魯那樣人的智慧，當政的人仍脫不了中古時代「捉巫婆」（Witch-hunting）的作風，無論出甚麼金子，台灣暴動也好，工廠罷工也好，學潮澎湃也好，總是「共產黨人」幹的，在我們這些不識不知的老百姓面前，把共產黨的神通煊染到通紅通熱，其不令人油然景往於共產黨的佛法無邊者幾希！（前幾天卽有上海一羣小學生要往共區，因爲他們聽說共區裏的小學生都可以佩帶手槍。）幾曾聽說有過人想到現在中央之拉攏地方的法子不對而思有以改弦更張的呢？

查中國傳統中央拉攏地方的辦法，爲由中央委派大吏去到地方爲民之宰，所派去的人又都不是那地方的土著而是由別處來的官爺。中國用了這個辦法來維持統一垂千餘年，似乎這個是道地靈方，沒有甚麼問題的了，所以到了今天仍照行勿替，且有變本加厲的趨向。近來的幾個大城市紛紛改爲直轄特別市，可見中央極端集權的趨勢，有增無減，然其結果則變亂頻仍。爲甚麼從前用的那一劑藥現在用而不靈呢？

因爲現在所泡製的藥，少了兩味甘草：——

（一）中央政府的「無爲」

（二）官吏通由科舉出身。

從前中國中央政府，比起近代的政府來，是個極端「無爲」的政府，「無爲」者，做事很少很少之謂也。從前中央政府一大部份的時間與金錢花在「祭祀」上，「郊祀」、「廟祭」、「祭天」、「祭孔」、「祭社稷」等等，不一而足，皇帝的一個主要作用有點像原始時代的「巫師」，他經常要辦的事是祭。他不經常要辦的是「大元帥」的事，是動兵平內亂。這兩件大事，一件經常，一件例外，構成「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的一句話。除了多時不一見的「戎」外，只以「祀」爲大事的政府，其「無爲」程度可想而知了。這樣少做事的政府，其在地方的代表官吏也無須乎多做事。從前由中央委派至地方的大官只有三個：一個叫「巡撫」（俗稱「撫台」）管兵馬軍隊，維持治安；一個叫「布政司」（俗稱「藩台」）管錢穀民政，統率也是由中央派去的縣知事。又一個叫「按察司」（俗稱「臬台」）管人民訴訟，申民冤屈，然他不能亂殺人，而「秋決」囚犯時，還須皇帝裁可。因爲政府在地方所辦的事也只這兩樣，所以從前縣知事的「師爺」也只兩個，一叫「錢穀師爺」，他辦的是給「藩台」大人看的公文，另一個叫「刑名師爺」，其所辦的公事是給「臬台」大人看的。政府在地方所做的事，只此二者，一是替皇帝掏一下老百姓的腰包，一是替皇帝打老百姓幾板屁股。屁股容打得頗重，然腰包則掏得極輕，不過老百姓地田收入之十分一甚至二十分一，過此則大亂作矣。此外的男婚女嫁（及連帶的人口登記）修橋築路（交通）子女讀書（教育）買賣往來（貿易）等等事宜，皆由地方老百姓自行去辦，而政府無與也。這樣的「無爲政府」才能抽稅少，抽稅少才能擾民少，擾民少然後皇位始坐得穩。

替皇帝辦這樣少事的地方官，皆由中央派去，與今日相同。但與今日不同的，是這些地方官均須由科舉出身，卽是熟讀過四書五經仁民愛物之學說的人。他們須「十年寒窗」且經過幾番嚴格的考試，不是純由裙帶及其他關係互相牽引而來的。

中央委派地方官吏的辦法，在從前之所以行得通，是因配合着這兩大制度：配合着科舉考試制度，然後地方官吏才不成爲一條蟲我引，貪緣得位以魚肉地方的蝗虫羣；配合着「無爲」政治，然後雖欲魚肉地方亦難魚肉很多。明乎此，則可知中央委派的辦法，在今日之所以行不通之故矣。現在中央政府所要辦的事，遠多過從前中央所要辦的事，而所要辦的事，件件要錢，這錢無論如何轉濟，總出在老百姓身上。中央愈有爲則做中央的官之地方官吏愈須向地方老百姓身上大抽特抽，而這些官吏又皆由主觀地挑選牽引而來，未曾經過「仁民愛物」之訓練，復未曾經過客觀的考試，而其後面又常有中央因需錢用要他們專賣這個收購那個等等之命令，其擾民招怨，激起變亂，豈足異耶？豈足異耶？

台灣發生暴動的時候，有人問我：「東北爲甚麼沒有暴動呢？」我說，「在東北，要暴動的人都跑到共產黨那裏去了！」蓋東北爲現在中央拉攏地方的辦法行不通之一好例子。東北一向是特殊區域，其中之風土人情與江南者扞格不相入，然東北的大吏，沒有一個不是由江南派去。他們帶去那裏的官員，多不是本地人，所調往去「接收主權」的十幾個軍，除了一個後來很晚才派去的五十四軍（軍長是東北人）外，又無一個軍是東北的土著。「大兵所至荊棘生焉」，軍隊所到過的地方，沒有好東西剩給你。這些軍隊如係本地人，則一則因他們有鄉梓之情不會爲已甚，二則雖有甚麼，本地人亦可以爲「楚弓楚得」，也不至於那麼生氣。今由外面來幾

十萬的外省軍隊，所向抽括，這從地方看來，又是一次被征服而已，與淪陷時何異？怨望的東北人則往共產黨那裏跑，這便是爲甚麼在日本統治時東北沒有一個共產黨，而日本投降後未到兩年東北的共產軍隊却多至幾十萬的道理？共產軍中的兵士不必說，其高低級將領（除了最高的林彪外），也盡量用東北本地人，極力避免在上等面前以「征服者」姿態出現，其政治工作人員也盡量是東北人，權柄很大。東北這例子證明：科舉考試制度雖廢，「無爲」政治哲學既已被人遺忘，則防止中央向地方身上壓迫而激起變亂之方法，只有由地方人去管地方的事，復在中央政權內讓各地方有份。此之所謂：「地方在地方有權，在中央有份。」

近來看見印度分治案之應時，又迴想英國自從美國革命給了牠一個大教訓後即採用「以放鬆求拉攏」的方法以謀帝國的統一之成功，不禁愀然以憂吾國中央拉攏地方之不得其法而變亂靡有已止，故不憚絮絮爲言如右。

六月十八日脫稿

# 教育其忘養育！讀書其忘救國！

樊弘

現在我想劈頭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從本年五月二十日以來，全中國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所領導的反饑餓和反內戰的運動，和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平各專門學校學生所發起的內除國賊外抗强權的運動，像這一類的運動，在枝節上，當然不免亦有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它究竟是否應當存在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覆，老早便有兩派名教育家的主張。

第一派名教育家說，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獨立的發現眞理的能力和獲得專門知識及技能，以爲異日利濟社會之需。以現代專門學問的博大精深和日新月異，縱令青年學子在求學這段短短的時間內，窮盡全力，專致一學，不爲政治所引誘，不爲時髦所炫惑，日夜孜孜，不輟不休，至於畢業，亦未必能獲得一種獨立研究的能力，或專門的知識與技術。假令在這求學的期內，再爲政治的運動所分心，將這最寶貴的時間來干預政治，結果不但政治管不好，而且連學業也荒廢了。待到畢業之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既不能盡勞力以爲生，但又無財產的收益以爲助，其結果非當高等流氓不止。這不但對於國家社會無利，而且對於學生個人有害。因此學生運動，在根本上，不應聽其存在，而當予以取締。「最近教育社會兩部，」依據中央社南京十六日電，「以風聞有未經核准之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會議之舉，……電請上海市吳市長查明依法取締」，其所依據的理由，亦不外說，學生「對外活動不免有妨學業……故決加以取締」。

無論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面，青年學生的地位都好比在竹林裏面的一些柔嫩的春筍。假令在暴風疾雨的時候，不幸這些柔嫩的筍羣，因受過度的刺激而夭折，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都是未來社會的不可彌補的損失。青年人在今朝應該多作涵養性情並堤頭伏案的工夫，到了將來學成識定之後，再爲社會犧牲可耳。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他的晚年的時候，也有類似的意見。這種意見內，含有部份的眞理存在，因他明白的宣言，學生時代的最大的任務，在於陶冶他們的人格與智力。我們絕不能說它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派名教育家說，青年學生的運動，在原則上，雖然不應存在，但在政治腐敗的時候，青年學生的運動是必要繼續發生的。所以教育者們應當對他們寄予眞摯的同情與疏導。現任北大校長胡適大師，在民國九年晨報五四紀念刊上所發表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裏，說得最好：

「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太卑劣腐化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學生界發生的。漢末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

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青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都是同一的道理，都有產生的理由的。」

胡適大師，在距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爲時已隔二十八年的今天，再將他的意見，在本年（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北平行轅記者招待會上，重新强調一番。他說，「古今中外的學生運動都逃不出一條公例，就是政治不能令人滿意，又沒有合法民意機關用合理手續使政治革新，於是這個要求改革政治的担子，就落在青年學生身上。」由此可見，胡適大師的關於學生運動的見解，乃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最值得我們仔細的研究。他的意見，已經認識了學生運動的必然性，比較第一派的教育家們的閉門造車的高等教育的政策，是更合於歷史發展的公律的。但是在胡適大師的談話之中，似乎亦尚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儘管胡適大師已經認爲學生運動，在「國家不上軌道，又無一合法民意機關監督政府的時候」，乃是一件不可避免的運動，並極力主張教育家們應當對他們以特別的同情與包容。但並未明白的說，學生運動在高等教育的原理上，是否應當存在。必須把這一點認淸後，我以爲，我們對於學生的運動，始有正確的評價。

從高等教育的原理上說，我以爲今日的高等的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缺憾，即只知注重智育和體育，但忘了注意德育，尤其是忘了注重羣育。學生運動無疑的可以補足高等教育中缺乏羣育這一個環節。爲什麼呢？（一）學生的運動是一種自發的和主動的運動。誠然，在學生運動裏面，不免也滲雜得有主義的成份，或不免也有一、二青年共產黨滲雜其中。可是，假如我們以爲在學生運動裏面因有相信共產主義的青年參加，便以爲學生運動是被動的，這可不是事實。回憶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之時，任何黨派主義均未滲入，但學生運動依然爆發。由此可見，共產主義的存在，並非學生運動爆發的原因。正如南開大學教授黃鉅生先生所說，「不錯，這次學潮的口號——反饑餓反內戰——平、津、京、滬、武漢、蘇、杭、全一致，發動的日期也先後相接，這其中必有人主使策動；主使策動容或有之。但我們要問，如果沒有刺激青年的情境存在，策動何以如此順利？主使何以如此成功？口號如果不是心坎的話，口號如何喊得那麼響？說多數青年受人利用……這都是不公道的說法。」實則，任何學生的運動的目標都是學生們以學生的立場，向大會公開提出的，並係學生們以學生立場去討論反對和通過的。提出者不必是共產黨的分子。贊成者更不必是他們了。縱令提議者是他們，但這亦絕非上級對於下級的命令，而係他們以學生的立場，從學生的心坎裏，自動的向同學建議出來的。同時我所有一切的議案在討論和表決的時候，更須要透過大多數的毫無黨派色彩的學生的心靈的活動或判斷才行。歸根到底的說，學生運動確是自發的和主動的。這種自發的和主動的學生運動，在積極的方面，可以養成學生從共同利益的觀點，研究國家切要的問題，並在廣大的羣衆的面前，大胆的發表他們的批評和建議的勇氣。辯論是發現眞理的武器，公開是打倒黑暗的武器，這兩種武器都是近代市民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但自發的和主動的學生運動都可以培植他們。從教育的立場上說，它的價值是無上的。而且消極的方面，學生的運動並可以破除中國幾千年來人與人間的鬼鬼祟祟的陰險的行爲。如這一類的陰險的行爲，其在中國社會裏所發生的惡影響，我看也只有饑餓與內戰纔足以暴露出他們的殘忍與罪惡！

（二）、學生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運動。這種有組織的運動，並可以消滅中國幾千年來在士大夫階級裏的狹隘自利的劣根性。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義裏說，中國四萬萬人好比一盤散沙。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更不知有世界。其實中國人的弊病何只只知有家。除了只知有家之外，幾無一人不是只知有政治的小組，只知有金蘭的弟兄，只知有裙帶的關係，或孔宋時的關係，和只知有同窗或同鄉的關係等等。偉大的中國今天的分崩與離析，全是被這些狹隘的封建關係製造出來的。學生的運動正可以補足中國傳統的重私交忘公誼的弊害。平心而論，以現在在社會上作事的人的態度來說，好多人都說，在社會上作事的人中，惟獨北大畢業的同學，比較的不注重校友的關係。爲什麼北大畢業同學比較不注重這個關係呢？我以爲，這並非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講堂上講授學理的功勞，而是五四時代，偉大的學生羣衆所發動的有組織的運動把它孕育而成。我衷心的相信，將來新中國的任何大學畢業生，當他們踏進社會肩任國家的艱鉅之時，均必比過去北大畢業的學生的態度更偉大，因爲今日學生運動的組織比較五四時代更要偉大的原故。除非中國的教育不要養成學生的偉大的人格和偉大的組織的能力，我認爲，全中國的學生運動，甚至全世界的學生運動，都是值得我們贊美和發揚的。

（三）學生的運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運動。這種由下而上的運動在消極的方面，可以打破中國幾千年來官僚政治的一切由上而下的辦法。在積極的方面，並可以培養國民的由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的作風。正如朱光潛教授所說「民主的主要條件是每個人勇於表現自己的意見，樂於尊重旁人的意見。學校本應是民主訓練的最好的場所。」朱光潛教授雖然指謫現在學校裏羣衆運動的缺乏民主的精神說，「現在學校裏的羣衆運動往往只是官場黨派的惡作倆的鈔襲。多數人既沒有勇氣表現自己的意見，少數操縱者於是假民主的名號，作反民主精神底行動」。朱先生很感歎這種不愉快的事情的發生，而以之歸罪於「中國人的劣根性太深，離眞正底民主精神還太遠」。我很贊成朱光潛教授這句話，卽「學校是民主訓練最好的場所」，可也有一點要補充的地方。假如說，在學生運動裏，還有少數操縱多數的反民主的行爲，那必是由於多數人還沒有養成在公衆面前勇於發表意見的習慣。但這並不是由「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太深」，而是由於一般大學的訓導處並沒有積極的提倡學生的運動或多給學生在廣大的集會裏勇於發表意見的機會使然。民主也如一種課程一樣，除非讓學生多作實際的練習，它是不會熟練的。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新教育家說，「試驗與錯誤是學習任何科目所必須經過的途徑」。錯誤固然要改正，但學習的機會不可失。多讓學生以集會結社的機會，這個錯誤必定減少。爲了民主，爲了理性，我們無不希冀今日中國的教育家，積極的扶植學生的運動，使它成爲代替中國的官僚政治的初步。

根據以上的三點理由，我以爲學生的運動，在高等教育的原理上，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應該存在的。今日大學的教育既太偏重智育與體育，所以我們必須把學生的運動看做羣育的對象，以補今日大學教育的不逮。誠然學生的運動不免要犧牲一部份的學習的時間，但體育不是也要犧牲一部份的時間麼？從羣育的原理上說，這個犧牲是值得的。因此，我們站在教育的立場，不應對於學生運動所必要犧牲的時間加以婉惜，而且應當正式的給予。我們必須站在教育的立場，把學生運動認爲是羣育的對象，對於學生的運動完全立在鼓勵和指導的地位，方纔能够糾正學生運動所犯的錯誤。如此說，學生的運動在原理上不應罷課，不應彼此打架和漫罵，並不應以多數壓迫少數，並應當努力作成羣衆運動的楷模，凡此均必須要教育者站在教育的立場去鼓勵和指導纔行。當然學生自己亦應當努力避免上述的缺陷，方纔不至貶損學生運動的價值。我誠摯的建議，在每個半月內，在大學的課程表上，留出半天的時間來，並擇定一個偉大的民主的廣場，專給學生們來作公開的演說。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可以演說，相信半克思主義的亦可以演說。喜歡和平的人可以演說，喜歡戰爭的人亦可以演說。相信科學萬能的人可以演說，反對科學的人亦可以演說。這些公開的演說都可以讓市民來聽講。也可以讓市民聽講人自由發問。但由學校擬出一定的公開演說的規律，來讓大家共同遵守而已。這樣一來，我敢相信，凡大學生均可以養成一種在公衆面前，公開發表意見的技能與勇氣。由是，少數壓迫多數的反民主的行動，便可因多數的覺醒和他們的判斷能力的增加，而受致命的打擊了。這樣一來，學生的活動定當成爲民主運動最好的楷模，並必對於社會發生良好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這必須要學校把學生的集會看做羣育的對象，並必須學校注重羣育，方纔收於來領導這個偉大的羣育的工作。但這却是今日中國的教育所必需的。

記得蔡元培先生在五四運動時，對於學生運動的名言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蔡先生這一句話，已經明白的承認學生運動在教育上的意義。但可惜他未能站在高等教育的立場，正大光明的把學生運動看做羣育的一部份。可是，今日的大學教育確是必須正大光明的承認學生的運動應爲羣育中的一部份，方足以適應民主政治的需要。因此之故我特建議，把蔡先生這兩句話，依照蔡先生的原意，大胆寫成下面的這個新形式：

教育莫忘羣育！

讀書莫忘救國！

我應很坦白的說，我並非研究教育的專家，凡所發表的意見，都只是一種外行人的看法。世有專研高等教育者倘希有以教我。

三六・六・廿一　於北京大學

定閱諸君：如續訂、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 爲本屆大學畢業生進一言

任鴻雋

本屆畢業於大學的同學們，他們兩年的光陰在抗戰期中，又約一年的時間在復員中渡過，其餘的僅僅一年的時間，算是比較平定的日子。在這樣災亂紛乘，擾攘不寧的時期中，他們能修完四年的課程而畢業，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尤其難得的，是他們經過這四年來艱難困苦的鍛鍊，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張橫渠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皆是他們特有的權利。所以我們對於本屆畢業的同學們，要向他們敬重地道賀。

不過，話說回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時局所能給予我們的好處，還不及它給予我們的困難的多。我們這一班初出茅廬的勇士，誰能不望着前途的荊棘險阻，而徬徨無措呢？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不是又有人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嗎？我們的抗日戰爭方告結束，不是又在進行內戰嗎？物價不是正以沖天之勢逐日高漲嗎？生活不是一天比一天困難嗎？本來大學生畢業即有失業的恐懼，現在這個恐懼更行成爲事實的可能，那末，我們本屆畢業同學應該怎樣自處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想提出一點意見，以供畢業同學的參考。

第一、要有自信心。此處所謂自信，不是妄自尊大，也不是固執成見，而是相信世界上一切困難無不可以人力去克服。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就任第一任總統時，就美國的經濟恐慌發表演說。他說：『現在唯一要怕的不是令我們恐懼，最可怕的乃是恐懼的本身。』這是教人不要失去了自信心而成爲失敗主義者。大學的同學們，在求學的時代，不是早以天下爲己任嗎？那末，出了校門之後，尤其應該對於國家及社會問題，出以積極的態度，不要輕易流於逃避與放棄。古人有一句名言：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是以別利器。我們在這個萬方多難的時候遇到的一切困難，正是磨鍊我們特殊才能的好機會。唯一的問題，是你的自信怎樣？

第二、要時時自省。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自省是我們進德修業的不二法門。上面我們說過，艱難的時事，是鍛鍊能力的好機會，可是也有黑暗的一方面。譬如設備，在抗戰的期間，學校設備的不完備，環境的欠安定，以及求學情緒的缺乏專一，都使我們的學業成績，比平日要打一個折扣。試在本屆畢業的同學們也許自己不覺得或不願承認。但你們如其和你的前輩一同考留學試驗或其他高等考試你便知道上面的說話并非無病的呻吟。好在學問之道，本來是無止境的。大學畢業也不過得到一個開始研究門的鑰匙。只要時時自省，時時感覺到不足，則學問智識的長進，自然不但能彌補以前的缺憾，而且會有新的進步。總而言之，大學畢業，即使最好的成績，在求學也不過剛才發軔，在作人也不過才立下始基。這時時反省以求學問修養的進步，是必不可少的。

以上兩點是就個人的態度而言。至於將來出而任事，對事態度應怎樣，我們也不妨提出一二語以供參考。

（一）要有所不爲。孟子說：『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這句話真是見到之言。無所不爲的人，必定無宗旨，無目的，專門取巧投機，少成而多猶。結果不但自己一事無成，而社會事業也就敗壞於此種行爲之中。所以要有所爲，必先決定事業該不爲。就淺近的說，如無謂的酬酢，酒食徵逐，人人知道是曠日廢時的事，但能不隨波逐流的有幾人？其次則是嗜賭博的人，往往不擇事而就。故有學工的去管稅收，學物理的去司筆札。這樣用非所學，自然望有好的成就。至於立身行己，具有本末的人，有許多事根本不在考慮之中。如孟子所說：『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若今天大學畢業的同學們也能學孟子來一個堅決的自誓，說：『以友作利，魯穆皆公，我得志弗爲也。』我相信將來國家的受益必非淺尠。

（二）不要有不起小事。新畢業的同學各有各的未來理想，室中樓閣，對於低下一點的位置都是不屑屑就。據我看來，此乃是一種錯誤。就事業的次序說，我們以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乃是成功的途徑。我們常

見有些不幸的青年，因爲生長在特殊階級之家，一步登天的做了甚麼機關的首領，而結果他所做的事業多半是失敗。這種例子太多了，我不必一二的舉出。反之從低微起家而失敗的人，我們還未曾見過。古今中外的許多大人物，都是從微賤職業出身。我們的孔子，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近代大發明家如愛迪生，曾做過賣報的童子。新近死去的美國汽車大王福特，也是從一個小小的機器工匠做起。這些都可以證明不恥小事，正是做大事的一種訓練。順便說一句，小事當然比大事多，競爭也不如大事的激烈。故如不看不起小事，失業的恐慌也就可以少些。

（三）不要以手段當目的。人生目的，本來是最難講的一件事。不過大學生既受過高等教育，我們總不能說他們只是如平常人的夢夢然而生，懵懵然而死，而必定對於人生目的，必定有一個交代。這個目的必定爲人的、遠大的、以全社會人類的福利爲究竟的，而非爲己的、個人的、以狹小的團體的利益爲歸宿的。因爲如其是後者，很難稱爲人生的目的。目的既定，手段自然有種種不同，要緊在不要以手段當目的。如人追求財富，財富決不是目的，但可以爲造福社會的一種手段。如只顧追求財富而忘却社會的目的，則其人必將成爲守財奴，不但於社會有損，於他自己也未必有益。又如玩弄政治，目的無非是要造福民衆。但如得了權勢，而所作所爲反足以塗炭生民，流毒社會，則失其政治的目的，而僅爲貪權怙勢的小人。甚至研究學術，潛心藝術，設若不把目的手段，分別清楚，則科學可以殺人，藝術可爲欺騙之具。大學教育的成功失敗！可以說亦以畢業同學的運用目的爲分水界。故希望對於此層特別注意。

以上所說，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不過在這世亂紛紛的時候，我們以爲唯有穩紮穩打，先從淺近的在我的做起，方不至對於社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畢業諸君當不河漢斯言。

# 評方顯廷先生的經濟觀點

##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源

笪移今

## 一

最近方顯廷楊蔭溥等十先生聯合發表了一篇「解除外匯管制與搶救當前經濟危機芻議」，對於開放外匯所提供的技術性的意見，雖能切合工商界的要求；可是他們對於中國經濟危機的基本認識，却未能正視現實，流露着避重就輕的觀念。根據此種看法所設計出的辦法，勢必收效有限，不能全盤解決問題。

由於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不同，有人認爲中國經濟危機，是一通貨問題，只要停止通貨膨脹，只要實行幣制改革，便能解決經濟困難。又有人認爲中國經濟危機的病源，是個交通問題，只要交通能恢復，只要物資能暢流，便能刺激生產，促進繁榮。更有人認爲目前工資過高，危害工業發展，工資是生產中最主要的成本，只要工資降低，工商業便有轉機。這些論調，雖各言之成理，但都是從各個角度來看問題的，沒有把握經濟全局，沒有抓住問題中心。經過一年多的理論商討和事實印證，已經得出一個爲多數人所共認的結論，即中國經濟危機，是仍然執行「戰時的經濟政策」的結果。換句話說，政治問題未能獲得合理的解決，乃是經濟危機的主要根源。從不斷論爭中歸納出來的這個基本概念，已激起各階層的共鳴，已烙入人民的心底。「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得以普遍獲得熱烈的響應，得以迅速匯爲澎湃的巨流，就是因爲這種呼聲，在本質上是搶救經濟危機的緊急號召，是人民要求活命的正義控訴！

戰爭給社會帶來了不安，給人民帶來了飢餓。人民從苦難的經驗中，認清了危機的癥結，正在一致要求停止內戰，正在全力要求實現民主和平。方楊諸先生也感到「時機如此緊急」，不得不站出來發言：「或謂今日經濟危機的造成，是由於內戰，內戰不停，固沒法解除經濟危機，我們自

然不能完全否認這一說法；不過將經濟政治攪在一起，把今日經濟的僵局，全部推在政治身上，亦頗有商榷的餘地。就拿我們研究經濟的眼光看，目前中國的經濟，果施策得當，執行澈底，還是有辦法，而經濟僵局一旦打開，政治苦悶至少可局部解除……在一切問題解決之先，就經濟而言經濟，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解除外匯管制與搶救當前經濟危機芻議」見六月十四日申報及廿四日大公報）。這段話說明兩點：（一）挽救當前經濟危機，不必謀待政治問題之解決；（二）在現狀下，解決經濟危機也是有辦法的。在今天，擺脫政治而單談經濟是否妥當，以及方先生近來種種建議，究否能解決今日極複雜的經濟問題？確有商榷研究的必要。

## 二

把中國經濟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兩者無法獨自解決的理由，可分四層來說明：

首先就危機的本質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在於商品過剩，物價下跌，生產萎縮，失業增多，飢餓騷擾。這種混亂情形，經過相當時間之後，又會逐漸趨於繁榮。繁榮到達頂點，隨之而來的又是危機。如此週期替變，是資本主義生產無可逃避的自發現象。反之，我們是落後的經過八年苦戰的農業國家，當前經濟危機不同於先進國家的特點，在於物價狂漲，一方面是貨品缺乏，他方面又是生產不足，尤其農村破產，使大多數人民都陷於飢寒的悲慘境地。毫無疑問，這是戰爭造成的結果。為了戰爭，政府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支出仍為應付軍費，紙幣仍在無限的繼續發行，物資仍在大量的被炮火吞滅，人力仍在源源為前綫而動員。大規模的自殺行為，愚蠢的瘋狂舉動，籠罩着全國，怎能不把經濟推入崩潰的深淵？所以，今日中國經濟的危機，顯然是人為的，政治的。資本主義的循環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當前的經濟事象。離開政治而言經濟，絕不能使問題獲得合理的解決。

其次，就戰後經濟看，方先生也曾說過：「不僅因復員的紊亂和遲緩，延長了人民的痛苦；更不幸地是內戰接踵而起，戰後國家財政情形比戰前更趨惡化，使中國經濟失去復興的機會，反愈漸步步走入危險的道路。」（見經濟評論一卷六期「中國經濟危機及其挽救途徑」）。去年全國中小工廠停頓者達四分之三，一般工業生產及能力僅戰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今年以來，「本市工廠商號，受工業原料缺乏、高利貸及二三萬倍的生活指數影響，前途困難萬分，均相率停工倒閉，每月停業數字，是與日俱增……一月至六月廿五日之間，廠商撤銷數字，除向社會局登記的九十六家以外，尚有許多沒有登記的……國民經濟走向下坡。」（見六月廿九日上海和平日報）。東北華北因內戰擴大，工礦事業大都遭受破壞，損失尤為慘重。至於農村，整個北中國的原野，已變成了血跡斑斑的戰場，民不堪命。南方也因征丁征糧的苛繁，瘡痍滿目，到處淒涼。解除農民痛苦，須要立即停止對農村的軍事破壞，廢止對農村的一切壓榨。而「正當工商業的經營，須有安定的經濟環境，交通運輸暢通，消息靈活便捷，企業家能作長期的打算和計劃，才有放手經營的可能；在目前混亂的狀態下，正當工商業實無法進行，結果是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機。」（見同上方先生語）。毫無疑問，這又是戰爭造成的現象。戰爭不停止，「混亂的狀態」便沒有改善的可能。混亂的狀態既不能終止，農工生產事業就無法發展，人民生活就不會安定，危機必將繼續擴大加深。對症下藥，必須先解決政治問題，而後才能逐漸由黑暗的現實中，望見光明的繁榮前景。

再次，就經濟政策論，中國弄到這種油乾燈草盡的地步，人多歸之於經濟政策的錯誤，是有道理的。但是經濟政策為什麼會有錯誤？這是政權本質所決定的。以犧牲多數人民利益而肥胖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國政治和經濟，早已取得了强固的控制權。政治上的一切措施，經濟上的各種辦法，莫不以維護少數富人利益為鵠的。有時，為要和緩人民的貧難，雖亦偶然實施一兩項比較合理的方策，然而由於各級機構的官僚化和行政效率的低落，人民很少得到實惠，甚至反為官僚們多添了舞弊機會；例如高粱坊案，幾次金潮案，就是最好的說明。要使經濟政策合理，要使政策能兌現，端賴建立為人民服務，受人民指揮的民主政治制度。只有眞正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才會訂頒進步的經濟政策，才會提高行政效率。同時，今日國民經濟中最基本最切要的問題，是在如何復興農村，如何解決土地問題，如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言——耕者有其田。國民黨執政二十年，平均地權的口號，天天掛在黨要權實們的嘴邊，從未見之絲毫實行，又是什麼緣故？這是因為貧苦農民不能使行政權，政治為少數特權份子所

把持，當然只顧及了地主利益，而不會爲多數農民打算。蔣主席於三十四年五月在參政會，同年六月在國民黨一中全會，一再表示對於土地兼併和資本不合理集中的現象，對於發國難財的暴發戶，決心剷除。不幸，這種財富偏在的情形，因有腐敗的政治作溫床，在抗戰結束以後，更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各種經濟改革，如不從促進政權民主化做起，則一切努力，恐皆枉然。

更次，就爭取外援言，挽救當前經濟危機，主要固然是靠自力更生，但爭取外援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主要條件，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富國，爲要解決其過剩商品與過剩資金，極希望在中國擴展商品市場，開闢投資園地。早在日本還未投降之前，美國朝野就不斷計劃着在戰後如何幫助中國開發經濟，建立一個近代化的新國家。現在戰爭結束已經是二十個月了，有利於美國的中美商約也簽訂過了，美國對華建設性的經濟援助，還是遲遲未來，還是抱着觀望態度，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大局不安，政治未上軌道。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要求中國取消一黨專政，停止內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聲明中更剴切地指出：「中國如能照這樣路綫走向和平與團結的時候，美國準備以各種合理方法，援助國民政府，以重建國家，改善農工業經濟……在推進這類幫助之中，對於中國在合理條件之下，爲了用於中國全國的健全經濟及中美間的健全貿易的發展，而計劃的向美要求信用貸款及借款，美國準備加以有利於中國的考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杜魯門堅持原有的立場，再度發表對華聲明，大意說，吾人準備援助中國，惟須中國趨向和平及組織眞正民主政府。最近美國環球飛行記者團在上海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關於美國對華貸款，乾脆地告訴我們：「中國能趨於團結及停止內戰，則美國極願對中國之經濟有所幫助。」（見六月廿六日上海新聞報）。美國爲求投資的安全保障，爲求貿易的順利發展，朝野一致要求中國能團結和平。在美蘇關係沒有進一步的惡化，在國內軍事沒有形成一面倒的局面，和平團結乃是美國對華經濟援助的前提。將近兩年來的混亂情形，美國感到失望，轉而全力去扶助日本，對中國前途是一極大的威脅。

## 三

以上主要在說明解決經濟危機，必得以解決政治問題爲先決條件，這是我們對當前經濟危機的一個根本認識。以下再就方先生所提出的搶救危機的辦法加以分析。

第一，方先生認爲當前經濟危機已到了非搶救不可的境地，應該立刻拿出確切的辦法，立刻見諸行動。於是仰聯名請政府「趕快開放外匯市場，搶救當前經濟危機」。以「研究經濟的眼光」來處理經濟危機，不從生產方面來看，而從流通方面或交換方面來看，在理論上確「頗有商榷的餘地」。其次「芻議」要求解除外匯管制所列舉的辦法，我們也認爲比現行制度爲優。當局倘能採納，或可暫時改進目前貿易狀況，因爲「變」總比不變要好些。不過如以爲外匯交易恢復自由以後，就能挽救當前經濟危機，未免高估了外匯開放的作用，未免把中國經濟危機看得太爲單純。正如千家駒先生在論貿易改制一文說：「變一定是要變的，但『變』而能否『通』，却不無疑問，因爲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是內戰。內戰不停止，任何辦法都如隔靴搔癢，決不能挽救經濟崩潰的狂瀾，這是一個客觀的眞理。」（見六月九日香港華僑日報——管制貿易非改弦易轍不可）。

第二，方先生另一個以經濟而言經濟挽救危機的具體辦法就是：「在今日實在應該徵收財產稅了，徵收的方法，可先從各種財產分別入手，如黃金財產稅，外幣存款財產稅，有價證券財產稅，房地產財產稅等，這些財產容易察出，所以容易舉辦，然後再徵及綜合財產稅及財產增值稅。如此，就是內戰打下去，誠如本期周舜莘先生所言，戰費也有着落，同時可免除游資投機工商業的壓迫。」（見經濟評論一卷六期）。話說得再明白也沒有，徵收財產稅可以抵付戰費。推而論之，通貨膨脹也可因以停止，物價也可因以穩定，經濟危機也可因以解決。這種想法單就徵收的技術而言，便大有問題，而現存的政治機構，也沒有能力負起這項實任；而且財產稅收入有定，戰爭消耗無窮（方先生也承認內戰短期內也解決不了問題），這又怎麼辦？再看社會財富分配，十年來財富已集中到少數豪門、官僚、買辦、投機份子手中，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已一貧如洗，政府是否有勇氣向「既得利益集團」徵收財產稅？何況這些人的財產大部份以外匯、黃金或其他方式保存在國外，又用什麼方法去徵收？據說財政部已擬就開征財產稅的辦法，規定凡有田地五十畝以上，有地產三千萬元

以上，財產三千萬元以上的人，都要開徵財產稅。隨着通貨之不斷膨脹，幾個月之後，連一般公教人員和薪水階層，都會變成三千萬元以上的「財主」；財產稅的徵收，勢必又以中下階層爲徵稅的主要對象。這樣看來，人民在忍受通貨膨脹的掠奪之外，又要蒙受一層苛重的榨壓，這顯然是中下階層的新災難。還有，財產稅倘眞像方先生所想的那樣用之於內戰，那就不是挽救經濟危機，簡直是在加速促進經濟總崩潰。

## 四

把方顯廷先生近來對中國經濟危機的認識加以檢討，好像有過三度變化。記得方先生在「評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一文中，開頭就說：「我國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內戰」。又說：「目前情形，完全靠發行來支持內戰，此次經濟緊急措施辦法能否生效，關鍵要看內戰能否停止……我們願重複說一遍，我國經濟要眞有出路，就非得及早停止內戰不可。」（見二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這是極客觀合理的診斷。其後方先生又撰「中國經濟危機及其挽救途徑」，此文在一般分析中仍未輕視內戰對經濟打擊的罪惡，但在觸及問題核心時，却認爲目前經濟危機之由來，一方面是由於戰亂和戰爭的直接破壞所致，一方面是由於政府財政經濟政策的不合理。不把戰爭看爲經濟危機最基本的原因，和八十天之前說過的話有些不同了。及至領銜發表搶救經濟危機芻議，更完全改變了自己最初的看法，認爲政治問題未解決之先，果施策得當，執行澈底，還是有辦法打開經濟僵局。奇怪，難道方先生眞不明白財政經濟政策不合理，施策不得當，執行不澈底，是戰爭和官僚政治的必然產物嗎？

在短短三個多月內，一位著名經濟學者的思想，變化得這麼快，令人難解。如從時間方面來看，方先生的思想變化，似乎又構成了三種巧合，即方先生在寫「評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時，還是一黨專政，擬擬「中國經濟危機及其挽救途徑」時，已是以張羣氏爲首的三黨施政，發表「解除外匯管制與搶救當前經濟危機芻議」時，正是行政院向全國經濟委員會提出經濟改革方案。是的，正在審查中的經濟改革方案，容納了不少民間意見，申報、正言報、金融日報等亦皆予以相當好評。不過，令人掃興的是全國經濟委員會初次討論這個方案時，潘序倫先生當場「對於該方案究竟能否收效，表示懷疑。」（見六月廿七日上海大公報）。離開政治，以經濟而言經濟的辦法，在目前的中國，恐怕畢竟是行不通的主觀想像。

當然，在政治問題終有解決以前，我們並不反對一切局部的可能的經濟改進，及爲爭取這個改進的一切努力。只是當經濟危機演變到崩潰的階段，經濟問題已變成嚴重的可怕的社會問題，除了立即實現民主和平而外，任何辦法，都是枝節應付。嚴仁賡先生說得對：「在目前這種政治情況下，經濟學者倘自覺有根治危機的把握，是自欺欺人，有意無意之間替內戰作了掩護……如今，已是千鈞一髮之勢，人民忍耐限度已到了盡頭，經濟學者，至多只能給它打一打强心針。」（見經濟評論一卷十二期：經濟乎政治乎）。因此誇大了强心針的效果，乃是不忠於眞理的浪費論爭，不忠於社會的無益欺瞞。

# 蠻一點·孩子！

## ——美國人性格之六

費孝通

『什麼情形之下，一個人可以用武力來對付別人？』不同的文化對這問題有不同的答覆。

有的認爲用武是最後的決定是非的方法，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弱肉强食，是生物界最基本的原則。這種看法把生存視作惟一目的，武力是獲得生存的手段，所以武力本身是道德的。我們記得尼采曾認爲基督所代表的道德標準是弱者的護身符。這世界應當是强者的地域，如果被人欺侮，那是因爲你自己弱，弱的本來不配在這世界上生存下去。侵略是選强汰弱的作用，是合理的。勝利是强者的報酬。

有的却剛剛相反，認爲武力根本是要不得的。用武本身是罪惡。基督說人家若是打你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打。這種看法裏包括着一種道理：

人和禽獸是不同的，人是有社會的，社會的形成有賴於合作，共同的生存才是道德的基礎。個人不能以威脅別人的生存取得自己的生存，因之，侵略是反社會的不道德的。人家如果用武力來侵略我，我也用武力來抵抗，我固然可以防止被害，但是我同時也承認了武力在人和人關係中的地位。這承認也就威脅了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原則。武力來，武力去，結果道德的基礎必然被否定，而回到了人相食的禽獸秩序中去了。不主張抵抗，是因爲用來抵抗的武力本身就可以成爲侵略的武力；要確立人類社會，必須取消武力。甘地厭惡武力提倡無抵抗主義就是從這種看法中引申出來的。

在這兩極端之間，還有着各種程度上不同的答覆。事實上極端的看法是不能澈底的。原因是在我們所處的人羣中並不完全是以利害相結合的，也並不完全是以道義相結合的。Jack London 所描寫的「浪狼」船上那種以力的平衡來維持的局面，本來是少見的；但是「鏡花緣」裏的君子國也同樣屬於一種想像——至少現在的世界離開這理想尚遠。在現實生活中，人和人的關係免不了有時要用武力，但是也不允許武力成爲通常維持人和人關係的手段。因之，每個文化對付我上述的問題所具的答覆，大多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而且都是早年教育的一個主要項目。

我們做父母的人，無時無刻不就具體的情境，去指示孩子們什麼情形之下，用武力來對付人是不應該的，什麼情形之下，不用武力又是不應該的。譬如說，我的孩子從學校裏回來，哭着說她的皮球給她同學搶走了。我毫不思索的向她說：「沒有用的孩子，給別人搶了皮球，還要哭！」意思是很清楚：自己的財產是應該自己保護的。人家用武力來搶就該用武力來保護自己。很顯然的，我承認武力本身並不是壞的。應當不應當是要看情形。我的孩子還哭着說她告訴了老師，老師沒有保護她。我又隨口的說：「眞沒有用，我最不喜歡有人一來就告訴老師。有本領的，人家不敢來搶你。」這句話我又無意中指出了倚賴別人的權力不如依賴自己的能力，祇要應當的時候，武力是比其他辦法更可靠，更可貴。——我們就是這樣在傳遞我們文化中所規定下對於用武的態度。孩子們從這些不經意中對具體情境的反應裏，學得了做人的態度。

我上述對孩子的反應，也許並不代表我們中國傳統的規範。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凡是和別的孩子有爭執，動了武，給我的祖母知道時，不論我爲什麼打了人，總是派我的不是。她會說：「君子動口不動手。誰動手就是誰不是。」她有時也知道我是委屈了，她會安慰我說：「我們不和他們一般見識，他們那些野孩子不講道理，我們可不能。讓讓他們就得了。」她會接着賠償我的損失，我的氣也平了。這是我們傳統禮讓社會的正統方式。我想到了自己對孩子說的話，不能不覺得我們文化的確是在變了。

在我們的禮讓社會中，君子是不動手的。魯迅把阿Q式的精神勝利描寫成了一種懦怯的心理掩護。這在現在的情境裏也許是事實，但是在傳統的社會中也不盡然。不動手的贏得社會同情的手段，表示自己理直。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富於社會壓力的，在社會爭執中不鼓勵個人間的直接解決，而要訴之於社會。在小學校裏老師最忙的是聽取學生們的「告訴」。大一些，吃講茶。更大一些，我們會一味的等國際仲裁，我們可以請馬帥來調解，那是一貫的。我有一次在美國某一個討論會上，聽到有人責備我們中國把國聯太看得認眞了，以致國聯的紙老虎在東北事件中被人戳破。我聽了覺得很奇怪，我反問，我們依賴國聯來判斷是非是尊重國聯，怎能說是我們的錯誤呢？他們也很奇怪的聽我這樣說：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怎樣推給國聯，你們希望別人替你們打仗麼？——這裏我看到了基本文化的差別了。我記起了祖母的教訓；也使我在我自己孩子失了皮球，我向她說了上述的話之後，默想了半晌。

在有着有效的社會壓力的社會裏，不動手是爭取勝利的手段，因爲不動手是表示講理，也就表示了有理，動手的人會受到社會的制裁，至少社會會給受欺的一方面其他的報酬。阿Q的不幸是因爲社會壓力已經無效，他所得到的也祇能是他個人的精神勝利了。在一個還沒有國際制裁的秩序裏去依賴國聯，結果也祇成了以大好江山去換取國聯的崩潰，於已於人都沒有好處！

經過了多少現實的教訓，我們這一代做父母的已經和我們祖母不同了。與其說是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不如說是我們對於自己傳統的否定。在西洋文化中，各國對什麼情形下應該或不應該用武力的問題的答案還是不同的。德國的黷武主義是個極端，我們且不論，單以英美而論，他們也不一樣。

英美相同，而和我們傳統社會不同的，是並不把動手用武一概加以否定。君子也可以動手，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他們所謂 fair play。這個字我直接用原文來說的原因是在實在不容易翻譯的緣故。這字有一點像我們的禮字，但是禮字下面我們可以跟一個讓字，而 fair play 却比較積極

，可以跟一個爭字。在禮字裏我們不能有動手的，而 fair play 却帶着充分的動作，用武也是動作的一種。這字又近於宋襄之仁的仁，宋襄公要等人家過了河，排定了陣勢，才開仗；這是說打仗也得和競技一般須有規則的。不按規則而打敗了人也不算英雄。宋襄之仁後來被人視作愚不可及。其實也不盡然。他想統治天下，他明白天下不能以力統治。因之，即是在用武來達到這目的時，他也得在道德上同時征服人，否則事事的勝利將會毫無結果。Fair play 也包涵這意義，不按規則得到的勝利是道德上的失敗。英美人說日本是野蠻而不說德國是野蠻，那是因爲德國是宣戰的而日本是偷襲的。

單是有規則的用武還沒有說明 fair play 的意義。它還包含「不欺弱」的要素。大人打孩子是不 fair，強者欺弱者是不 fair。Fair 必須是在用武之前，相打的對手都有勝利的機會，旗鼓相當，才能在 play 中比個高下。再進一步說，操勝算的人是不該挑釁的，一定得比較不易得勝的一方求戰，架才打得成。向強者示威才算是勇，向強者抵頭，欺侮弱者，在他們眼中是懦夫。

在英國，孩子們動手用武認爲是本性，長者的責任是在教他們打架的規則，使衝突成爲 fair play。他們看見兩個孩子在打架，他們注意的是他們打得合不合規則。「你不該打他的腰部，拳頭得向上。」「他比你小，你怎能回手呢？」「拉人家頭髮，成什麼樣子。」打架也有禮貌，打輸不要緊，人家不會笑你，可是打了人家腰部，撕了女孩子的衣服，却會不齒於同伴。

美國的父母却沒有這樣簡單。英國可以講規則是因爲所有的人大多接受着同樣的規則。一個嬌弱的孩子如果不去向人挑釁，沒有人會去欺侮他的。Fair play 多少掩護了弱者。美國不然，因爲他們各人的來歷不同，文化複雜。社會上並不全是接受同一規則的人。他們有被壓迫而不甘服的黑人，有性情燥急，感情旺盛的中美僑民。他們有德國人，有法國人，什麼人都有。如果父母不獎勵孩子壁一些，成個他們所謂 tough guy，孩子在外邊是很會有被欺侮的機會。而且我們也不會忘記，他們的孩子都是預備拋井離鄉的。早年他們向着陌生的荒原去開發，不要說禮貌，甚至法律都靠不住。英國人無需獎勵孩子們壁一些，而美國人却得先有此準備，寧可備而不用。美國和英國一般有着 fair play 的傳統，但是還得有應付 unfair 的襲擊。因之，他們同時特別重視自衛。「你得回手！」「誰叫你給人欺侮的，爲什麼他不去欺侮別人而單欺侮你呢？」在這方面說，很有一點像我教訓孩子時的態度。可是美國人的自衛却須和 fair play 相聯結起來。動手用武祇限於必要的時候，就是說，必須是別人先動了手，而且還得要對方是個合格的對手。所謂合格的對手就是你和他打時，誰勝誰負在事先是說不定的。如果是一個年齡小的，一望而知比你弱的，即使他打了你，你不能認作挑釁，和他認眞。至多給他一些教訓，不能構成眞的打架。最好是你笑一笑，搖搖頭，說一聲：「朋友，你看錯人了！」就算了結。你也不妨虎他一下，如果你認了眞，在美國人看來，是輕舉妄動。

英國人可以認輸的。挑釁的餅然要在太歲頭上動土才算 fair play，失敗也表示勇敢，無所謂。如果自己量力不去挑釁，自然更可安於弱者，避免弱點的暴露。英國有一點能屈能伸，他們有能力自己笑自己。遇緊了可以拚一下命，拚不過，認輸，等一下再說。敦克爾克大敗之後，德國恥笑英國人不敢出來應戰，邱吉爾回答說，「這有什麼了不得，英國本來是隻龍蝦，脫了殼，就得躲在石頭裏，等殼長硬了，才再鑽出來。」

美國是個不能敗的國家。人家打了你，要是服了輸，那就算是懦夫了。對手如果是旗鼓相當的人來挑釁，你必須應戰。但是在應戰前，又必需證實對手確是旗鼓相當的。美國是不能先動手的。可是，動了手却不能服輸的。羅斯福早就料到美國不出頭參戰，歐戰是不會了結的，而且民主國家可能會失敗。美國人中和他一樣看法的人並不是少數，可是羅斯福並不能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以前向軸心國宣戰。有一次生活雜誌上發表過一篇追述珍珠港事件的文章，裏面甚至說，羅斯福如果要防止這襲擊是很可能的，可是他並沒有防止，說不定是他要誘敵襲擊，使他可以參戰。這篇文章是否正確是另一問題，我們很可藉此看出，在一般美國人看來，日本襲擊珍珠港，給他們解決了一個矛盾。什麼矛盾呢？那就是我在上邊所分析的，人家不先動手，自己不能動手的傳統。他們久已預備動手了，但是這傳統遇制着他，人家打上了門，於是可以不顧一切的「自衛」了。

美國會不會再打仗？這是大家現在想問的問題。有人說，美國人民都不願打，所以決不會有第三次大戰。這理由不一定正確的。假如有人去挑釁，先動了手，他們不願打仗的人，一分鐘裏就會跳起來從軍的。至於有人以爲美國會在別人沒有原子彈之前先解決別人的，那是一樣不正確的。這和英美的傳統太不合。即使少數人可以作此想，大多數人民不能接受這種不合傳統的戰事的。

有沒有人會像日本一般的打上門去？那是另一問題。可是從美國人的性格上說，整軍經武，有備無患，不會疎忽的。他們對於「自衛」有着特別敏銳的感覺。但是自衛不就等於求戰。他們找不到對手，或是對手耐得住，不先動手，第三次戰爭是不易出現的。

無人的果園

動員下旗

不，拋過來吧！

觀察通信版

# 從四平之戰看東北前途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濟陽通信）

在近代史上，東北已成爲一個悲劇的舞台。中日之戰，日俄之戰，九一八事變，使東北這塊土一直沒有洗掉血腥的氣味。勝利後接演內戰，自相殘殺，更是有血有肉。一年半以來，東北經過兩次大血戰。第一次是去年五月，國軍用「口袋戰術」攻取四平，佔領了長春。共軍主力退過松花江以北，於是兩黨父兵，松花江爲界了。等二次就是今年五月，共軍以「突破重點，越點前進」的戰術，渡過松花江，包圍長春、永吉，佔公主嶺，圍四平，一度要攻瀋陽。緊張，緊張！六月中旬國軍有援了。瀋陽吃緊，人心惶惶。平瀋路增加車次，逐官員眷屬入關稍緩和。

## 共軍戰畧　突破重點　越點前進　逐一吃掉

此次共軍於五月十一日發動攻勢，政府方面說這是共軍的第五次攻勢，動員兵力約卅萬人。一週之內，共軍越過農安、德惠兩縣，迂迴長春，切斷了中長路，最後包圍了長春。同時另派大兵突破吉海路（吉林到海龍）指向東豐、西豐、西安三縣。梨樹方面的共軍也出動，目的要幹掉四平。又是用迂迴戰術，先攻佔四平以南的昌圖開原兩縣，六月上旬四平也被包圍了。瀋陽吃緊，人心惶惶。平瀋路增加車次，逐官員眷屬入關。安東國軍自動放棄寧路。這次大戰給人民的經驗是：不論誰在背後支持中共，中共戰鬥力之逐漸強大是事實。若再以過去的尺度來衡量，大錯特錯。「突破重點，越點前進」，「逐一吃掉」，也正是中共在東北使用的新戰法。這次戰爭幾乎使政府在東北的佔領區全部捲入炮火瀰漫，還不算可怕。等到今秋，青紗帳起，共軍若再來一次攻勢，那纔更可怕，更悲慘，更不簡單。

## 田園荒蕪　秋收無望　饑饉將臨　哀我子民

在戰爭中首先遭毀滅的是農村與人民。因爲窮，沒有給棉農預備下殺蟲的得利斯粉，四億通券棉貸，也只發了一億。棉蚜蟲這發生兩三次，棉苗將大腐蝕，今年的秋收無望，棉收也大有問題。談到飢餓，安東省最嚴重，有經驗的課題。這次在理階段之下，安東東北大戰，北起松花江，南到鴨綠江，戰線六七百里，而積有六七個縣，人民死在砲火底下的少，死在炸彈底下的多。誰是說：「完軍總兒此次之表現，較諸抗戰時有過之無不及」嗎？逃哇！還種甚麼地安東剛由國軍進駐的時候，安東市民就指着空口袋，向市長包國華買糧食，市長嚇得不敢出門。從去年直到今年，安東飢荒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比較沒有受到砲火波及的地方，是北寧路及的興中長路南段沿線的十幾個縣份，如鐵嶺、瀋陽、興城、綏中等縣。可是這些縣份，綠日本人的改良，幾乎大部是棉田。第一次棉蚜蟲已經發生，當局高惜冰對人表示：「我將來怎麼回安東？把人民扔在安東，我退到瀋陽。」的確！接收的時候，大員如雲密集，共軍來了，大員又奉令一哄而散。高惜冰主席算是說了一句真心話。可是人民能原諒這些官員嗎？接收的時候來貼封條，共產黨來了，又以封條封了無數的箱子安然走開。人民該不是傻子，是黑是白，總會從此分清。

經過這次大戰，今年的秋收，似乎希望很小，所以飢餓在秋後，秋後纔是東北人民眞正飢餓的日子。

## 拆拆丟丟　搬搬偷偷　搶搶毀毀　斷斷修修

東北的價值全在工業，所謂：「得到了瀋州，就得到了中國」，這話並不錯，東北在歷史上，歷次

# 「學潮」平息了麼？

## 本刊特約記者

（據北平通信）平津學生一二·九運動沒有上過街的今天有遊行，六月五日又開始一休罷課，此後雖曾一度罷課，却不再有遊行的消息了，於是平津各報一齊宣佈：「學潮平息了」。華北日報還透露華北學聯有解體的可能。平市工務局爲了整飭市容，發動員工清除學生們選次書寫的標語宣言；某處牌樓上因有油墨印的「反內戰」等字眼，在「有礙觀瞻」的名義下，市政府不惜撥五百萬元的鉅款加以髹漆。某知名學者也發表言論，說是學生們幹的有如「一陣風起一陣風落」的一股潮。這一切，說明許多人有意無意的把這次的學運看作尋常的「學潮」；風息了，潮自然退去。

可是，「學潮」眞正平息了嗎？胡適校長肯定學運的背景是政治的腐敗，在政治沒有上軌道的今天，學生們會中途停止嗎？當女平王芸生先生一再說明反內戰反飢餓是自然的趨勢，學生們也深切明白他們是在替四萬萬難的同胞作喉舌，在全國人民渴望着溫飽與和平的今天，他們會輕輕地卸下他們的担子嗎？外表上，六月比五月確乎平靜多了，街頭沒有遊行，學生們多埋頭在圖書館裏。但是，事實上呢？一個月來的發展，學運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 武大死難同學追悼會

表現於事實的第一是華北學生的哀悼武大死難三烈士。武大慘案的眞實消息傳來北平，已經是六月十日左右。武大本是學風淳厚的學府，在這學潮中不是被動者，只是聲援者，所遭遇的迫害是三個同學的慘死，這事件是多麼的慘痛！華北學生悲憤之餘，首先是絕食，繼之有六月十六日的罷課和追悼。十六日上午，烈日如火，民主廣場有一個盛大的追悼會，教授學生都參加了。許德珩、楊西孟、吳之椿、樊弘四教授還作了重要的講演，哀痛的言詞使大家知道今日的教授學生是緊緊地拉在一起，誠如一壁報所說：「倒下去的只有幾個，站起來的却是成千，成萬。」

## 理性與獸性的鬥爭

許先生是飽經風霜的「五四」健將，新近又看過南京「五二〇」慘案，所以一開口就是悲憤交集。「今天本來是上課的時間，同學們犧牲了功課來開會，我藉這機會來講演，爲的是檢重的問題，爲的親愛的同學而死了。這是中國以前所沒有的事！『五四』運動把官僚的屋子燒了，人也打了，才提去幾個同學。『三一八』是個段祺瑞，在示威的搗合打死了一些人。現在進步得太快了！『一二一』在會場上打死了人，現在是睡在床上被打死了！這是最悲慟，最野蠻的事情。」總之，他的話鋒轉到誰要打內戰與這次和運破壞的經過。說到壓頭，他提起了胡適之先生「政府動了感情」這句話，「正面是動了感情，反面是沒有理性。……今天是理性與獸性的鬥爭，自由與暴力的鬥爭。」

## 要聯合在一個大原則下

吳之椿先生說：「一六二、以後，我見到學生一定要道歉，因爲我覺得我寫的文章都是些廢話。今天的感想還是如此。」在現階段裏，他認爲學生有領導政治的責任。怎麼樣負起這責任呢？「一、要聯合在一個大原則之下；二、要有堅強的組織，全國學聯必須組織起來；三、學生應該有喉舌，學聯要辦一個報紙。」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吳先生高呼着：「偉大的時代，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

樊、楊二氏的話，對學運也是重要的指示。楊先生說明目前經濟的危機，由於戰爭的破壞與豪門資本的逃難，也就是這個原因。東北的工業基礎，是日本人替我們建立起來的。勝利後，不要了，還講甚麼工業。打呀！打呀！打碎了鍋，大家瞪眼餓路，那個不知道是四通八達，可是今天誰不知道是虛虛不通？政府接收後的鐵路，維持通車的有二千多公里，經過這次大戰的煤炭，只剩了一千多公里。以濟陽爲中心，東通一百廿華里的撫順，南通一百五十華里的本溪，西南通四百華里的營口，北通二百餘華里的昌圖。如果東北大戰最近能暫告段落，有些鐵路必須修通，如濟陽到長春，濟陽到安東，濟陽往東經海龍到永吉。但是到那裏去找路軌？那裏去找枕木？那裏去買路軌？那裏去買那毀了一百多輛的機車，還有兩千多輛貨車？過去每月運輸量七十一噸，已經夠可憐，以後還可憐的數字都維持不到了。沒有了運輸力量，談不到生產，沒有生產，別談建設，沒有建設，更休想復興。東北就這樣地在自殺的內戰中逐漸的被毀滅着！

（六月卅日於濟陽）

的興風作浪所造成，而豪門資本家是唯恐天下沒有戰爭的，所以人民要活下去，必須打倒既得利益階級。樊先生則發表了他的一種新見解。他舉例說明支配人類行爲的，不是宗教倫理與科學，而是各人取得收益的方式；明乎此，而後能辨別友敵。在今天，被壓迫階級要聯合起來反抗壓迫階級。

## 一塊里程碑

無庸諱言的，這次學運初起時，教授學生兩代之間多少有些距離，現在呢？只有了解、團結與互助。教授們世故深，學生們鼓舞着他們向前走；學生們經驗少，[illegible]過程中的一塊里程碑，學運的陣營更加堅強了。

其次的表現，要算是慶祝全國學聯的成立了。全國學聯在上海籌備時，曾遭遇過許多迎頭的打擊，華北學生無寧着它的誕生，「抗議」「支援」的宣言一見再見。二十四日，全國學聯成立的捷報終於傳來了，像是漫漫的長夜之後見到了一縷曙光，教授學生一齊歡呼，沉靜了一些時的民主牆上又貼滿了紅綠線的頌詩：「學聯，我們的旗，我們的星，你指向那裏，我們便走向那裏。」他們是如何重視這一個組織呵！二十九日下午，民主廣場上慶祝大會的熱烈，當然是意料中事了。

## 學聯與羣育

會中，主席報告了學聯成立的經過。「這是死者的血，鬥士們的[illegible]人民的意志和希望凝結而成的。它的成立是全國團結的象徵，今後大家要擁護它，保衛它，支持它，加強它。」一言以蔽之，是新詩的朗誦。再次，便是樊弘教授的講演了。樊先生首先贊成胡適校長對學運的看法，從歷史的事實看，學聯乃因噎廢食；須知此種弊病的發生乃由於過去的學生活動太少的緣故，補救之道在於加強以後的活動。樊先生也提到了近數十年來中國教育的失敗在於忽略了羣育。羣育是教育的一大部門，學聯正是一種最好的羣育，有了學聯，便可以破除小我的自私觀念，培養……」綜上所述，他肯定地下結論：「學聯是天經地義的合理，反對學聯的教育者便是八股教育家，反科學、反時代的教育家！」

## 中山先生鼓勵組織學聯

清華的張奚若教授本來要來講演的，因臨時有事沒有來。許德珩教授害了病，一封懇切的信替代了他的講演詞。在許先生的心目中，這一個時代與北洋軍閥時代於怕學聯由少數人操縱，就根本不要學聯，毋乃因噎廢食；須知此種弊病的發生乃帝國主義者又以一億三千萬發的子彈來屠殺中國的人民，學生近數十年來中國教育的失敗在於忽略了羣育，有了學聯，便可以破除小我的自私觀念，培養……」綜上所述，他肯定地下結論：「學聯是天經地義的合理，反對學聯的教育者便是八股教育家，反科學、反時代的教育家！」

## 中山先生鼓勵組織學聯

清華的張奚若教授本來要來講演的，因臨時有事沒有來。許德珩教授害了病，一封懇切的信替代了他的講演詞。在許先生的心目中，這一個時代與北洋軍閥時代一模一樣。那時，軍閥們用日帝國主義者的槍彈屠殺人民，學生們反對；現在，美帝國主義者又以一億三千萬發的子彈來屠殺中國的人民，學生們也應該反對。那時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他用訴諸的語調說：「法有大法小法之分，憲法中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學聯，只有孫先生首端鼓勵，一講演就是三點鐘；現在又有人說學聯不合法了。學聯並非新花樣，有什麼不合法呢？學生們不是有公民資格，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嗎？情勢的嚴重，許先生叫同學們團結，努力！

霎那間，這一個呼聲，學生們高呼着：「擁護學聯」！「支持學聯」！「加强學聯」！「學聯萬歲」！「民主新中國萬歲」！

八時許，會散了，一個年青的朋友，面着飄揚的民主旗，拍着記者的肩膀說：「瞧！明天已經不遲了。可是，我們的担子也不輕呢！」

我們再能說這次學運是一股潮嗎？這股潮已經平息了嗎？

（七月二日深夜）

（上接第二頁）內心是痛苦可憐的革命軍人，將來一定會和自由主義者小市民，農工，在智識分子鼓勵與組織之下，攜起手來共同改造社會的。軍人中間容或有先入爲主的看法，盲目的服從去幹那殺自己人的違心的勾當。但是事後他們一定要懺悔，即所謂「內疚實深」。

我爲了一家，所以仍戀戀于這個人家羨慕的階級。我沒有退役，也沒有絲毫表示。但如果到一定要我到前方去參加「內戰」的話，那我便要有所表示了，或自殺以喚醒同胞，或改行以表示消極……話太嘮嘮了，就此打住。總之，我向編者讀者表示：「中國軍人本來前進」，除了少數已經升官發財成了屠戶之外。

張××　七月一日　于姑蘇旅次

## 紐約來鴻

編者先生：最近收到國內的報紙及貴刊，讀後令人憤慨。內戰使人人不能安生，學生們的喊聲，正是全國人民心裏的聲音。想不到當政者竟公開的施以暴行。在這兒，環境雖然安定了，生活雖較舒適，但想起國內受着千辛萬苦而又不能安心讀書的同學，不禁慚愧萬分。

在這封信上，我願意報告一點，即是國內學生們的行動及當政者對付學生的手段，在美國已引起廣泛的注意。據說五億元大借款遲遲不能成功，馬帥不滿意政府在此次學潮中所採用的處理方法也是原因之一。

同學們！你們的苦不是白吃的！光明即將來到。你們在國內奮鬥，我在此作一個宣傳的小卒，我們大家繼續努力，來改造我們的國家。

田心源　六月二十二日　紐約

（下接二十三頁）

週末閒欄

# 論風度

張嘯虎

本年一月，觀海社徵聘編輯，我因嚮往已久，昧昧應徵，並請自降爲助理編輯。旋接主編儲先生來信，認爲我錄取無望，要我放棄此職。我雖惘惘，但知道社求水準甚高，也祇好知難而退。其後又收到儲先生來信：「讀五日來書，實在很高興；因爲還封信很有風度。凡是我們的希望沒有達到，而仍表示很大方的態度，這就是一種風度，而這風度正是現今一般人所缺少的。」讀後深受感動。這給我是一個鼓勵，也是一個警惕。我開始思索和研求風度各方面的意義，時日積累，稍有心得，謹臚述之。

「風度」一詞的意義，簡言之，即一個人的作風與態度。首言作風，主要點在一「風」字。中國人最喜以風字形容各種較爲抽象的事物，往往造成一種不可名狀而耐人尋味的想象與境界。如「風氣」「風化」「風俗」「風頭」「風水」「風騷」「風韻」「風潮」等，其意義雖以捉摸，而所代表的氛圍或典型則果然存在。又如稱人的碩德重望，則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嚴子陵釣臺記）；稱人的儀表不俗，則謂：「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晉書裴楷傳）；稱人的威嚴勇武，則謂：「快哉此風，此大王之雄風也哉」（宋玉對楚王問）；稱人的器識超羣，則謂：「標榜風流，遠朋管樂」（三國名臣序贊）；稱人的清高淡泊，則謂：「神姿高徹，如瑤杯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世說新語）；用此一字，便將其事其人，躍然紙上，使人倍生親切溫暖之感。其他如：教育有方爲：「如坐春風」；將軍武猛爲：「望風披靡」；志節高超爲：「風骨魁奇」；教化遠播爲：「流風餘韻」；識見遠大爲：「風鑒明遠」；志託夷遠爲：「風趣高奇」；等等，以同一「風」字，加於各種不同的字面上，便立刻反映各種不同的型式和印象。似乎其本身具有一種崇高神明的力量，感人深而且切。上述各例，亦即各自代表一種作風，或說明一種作風所產生的影響。先賢中最喜用而善用此一「風」字者尤推孟子。如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厚，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由此可知「風」之一字，的確足以顯示出一種型式，一種境界，一種力量，和一種影響；而此種型式，境界，力量，影響，源遠流長，久經歷練，合而爲一，融然無間，遂完成一種獨特作風。再言態度，則包含有外表的與內心的兩方面。就外表說，是一種處世待人的姿態。有「少年英俊」，有「雄姿煥發」，有「飄然仁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陳光甫語），有「道貌岸然」等。同時，也有「醜態」，有「兒女態」，有「老氣橫秋」，有「脅肩諂笑」，有「猖獗」，有「狃狠作態」等。一個姿態，往往就代表一份人格；一個表情，往往就說明一份品性。就內心說：一方面是一種權衡事物與估計價值的尺度。請篤亮所謂：「吾心如稱，不能爲人所輕重。」道德指師論上所謂：「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是很恰當的解釋。因爲有這種正確的尺度，然後才能處以適當的態度。另一方面就是一種兼容並包的大度。易曰：「君子以容民蓄衆」，書曰：「有容德乃大」，詩曰：「寬兮綽兮」，往古聖賢，莫不力行寬容；蓋有寬容胸襟上，祇有那種學問上的微笑，那是有學問的人聽到同僚或世人的謬論而露出來的勝利和憐憫的微笑」。其二爲宗教之人（Religeous man）。林同濟先生曾釋宗教的核心意義，以爲是「自我」對「無窮」的一種體驗和表示。自我是起點，無窮是終點；在無窮偉大相形之下，自我何曾眞實！幻夢覺醒，蒼茫子立，必生一種愛慕與嚮往，於是謳歌之，膜拜之，奔赴可軒輊，且毋寧說這正是風度的可貴。故風度可以分成幾種典型。就生理的觀點言，如 Hippocrates 氏將人性分爲四類，因而其風度也有四類。第一爲多血格（Sanguine type），其風度的優點爲活潑樂觀，缺點爲輕浮容誇。第二爲粘液格（Phlegmatic type），其風度的優點爲恬靜沉着，缺點爲迂緩萎靡。第三爲膽汁格（Choleric type），其風度的優點爲勇敢果斷，缺點爲剛愎暴躁。第四爲黑膽格（Melancholic type），其風度的優點爲深沉淡泊，缺點爲怯懦悲觀。這雖然過於重視生理作用的結果，但生理作用確是形成風度典型的基本因素。就道德的觀點言，「孔子家語」中將人格分爲五類，而其風度也有五類。如：見小閒大，不知所務者謂之庸人；心有所定，計有所就者謂之士人；篤行信道，自强不息者謂之君子；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者謂之賢人；明並日月，化若天神者謂之聖人。這種分類過於抽象而狹窄，不足以概括風度的典型。惟 Eduard Spranger 氏的分類，則很可以作爲本文論述的依據。氏分人爲六類，茲依其類別而敘述風度典型的我見如下：其一爲哲理之人（Theoretical man）。此種人的風度是致虛守靜，默而識之。在心齋的修養上，如老子所謂：「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如孔子所謂：「空空如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其風度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泰而不驕；和而不同，辯而不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在其平凡的表情上，常有一個「學問的微笑」，如意大利作家 Furico Castelmuor 氏在其小說「失落的信」裏所描寫的那位教授：「平時他的嘴唇上，祇有那種學問上的微笑，那是有學問的人聽到

皈依之，此最後的妙境，耶教爲上契，佛教爲眞如。故其風度的表現爲空明圓淨，如王荊公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空夢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如楞嚴經偈：「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誰見諸機動，要以一機抽；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塵垢念應消，成圓明淨妙。」爲慧悲博愛，如新約中所說：「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連絡全德的」；馬太福音中所說：「要愛你的仇敵，不要和惡人作對，有求你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等，均爲宗教人的表現。其三爲權力之人（man of power）。此種人的風度，在往古爲英雄主義。牛津字典上釋 Hero 字爲：「具有超人之能力爲神明所默佑者；聲名煊赫的戰士爲國家出力者；有成就並有高貴性格而爲世人所崇仰者；詩與戲劇中之主角」。從古雅典時代的羣衆領袖到現代集權國家的獨裁統治者，政治人均有這種傾向。劉劭「人物志」中有謂：「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從這種解釋中，就可見英雄風度的一般了。在近代則爲政治家。如美國第三任總統哲斐遜即爲最標準典型，其生平從政的風度，均足爲後世楷模。氏歿於一八六二年，自撰其墓誌銘曰：「美國獨立宣言之撰作者，維金尼亞省宗教自由條例的起草者，維金尼亞大學的創辦者，暫要遜長眠於此」。從這寡就可看到他底令人嚮往崇敬的風度了。其四爲經濟之人（Economic man）。Scott 在「撒克遜朝後英雄傳」中描寫那位 Cedric The Saxon 說：「從這個財主的容貌上看來，他是一個坦然急迫而大膽的性情；其體高過中材，俱屬寬悟長強而有力，似乎是一位久經艱難，善於耐苦者；而他一切的表現是在急迫之中，帶有閑暇的神氣。」我們不能以「市儈氣」「銅臭」去看經濟之人。Smith 以爲人類舉動之是否合理，……（原文此處模糊）——同情與否，而其價值，則視其……（原文此處模糊）個經濟人之是否有風度，即視其是否有這種主觀的表示和客觀的結果。其五爲社會之人（Social man）。人類羣性的表現有三，即好羣（Gregariousmen）同情（Sympathy）愛情（love）是也；社會之人即結此三者發揮至高度的境界。Spranger 謂社會爲「個人活動於時間與空間中而爲有生命的集團」。社會人在這種集團裏，當有中正和平的風度。朱熹謂：「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禮記樂記篇謂：「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中庸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有這種中正和平的風度，始足以完成社會的和諧，達到人與人之間的親愛精誠。其六爲藝術之人（Aesthetic man）。在岡經洛夫底小說「懸崖」中，有一位人物說：「藝術家，是一個向你借錢，說些毫無意義的話，讓你發狂的人；藝術家的生活，在這世界上就像天上的鳥一樣。我在聖彼得堡已經看夠了，那些大膽的無賴們，穿上離奇古怪的衣服，在晚上聚會，躺在睡椅上，抽着煙斗，談論些瑣碎的事，唸詩，喝白蘭地酒，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這完全是一種部俗無聊的看法。藝術人是讚美人生的，熱愛人類的，是無情地暴露黑暗和醜惡的，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其智慧的宇宙裏，另有一個自由廣大的國土。所以他的太息，他的眼淚，他的詛咒，他底狂笑痛哭，甚至他的非僻，他的瘋狂，莫不是天才的發揮與神奇的象徵，而其風度的表現也不能以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我最愛讀「此身合似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認爲最是表現一位古男兒一放翁」底雄邁豪放，淡泊高遠底詩人的風度了。以上所述六種典型，包括所有各種不同的風度，而風度的修養和估價，也將以此爲標準。

一種風度的形成，包含有四個主要因素。第一是品格。品格亦稱人格（personality），通常含有倫理與道德之意，在心理學中，即就人之爲人而言。Allport 謂品格可成份有：肉體（physique），智（Intelligence），活力（morality），氣質（Temperament），動機（motivation）等；而 Lewy 則以人格一詞是 All-in clusoie——has, is, or con, do, feel, thiuk, or wish, 凡此爲係品格所包含之屬性。這些屬性，基本地造成了風度，也直接地影響着風度，可說是造成風度的原動力。第二是教育。Lange of Copenhage 謂：「教育之目的，恆在其範圍個人，使其率側，降服，滅絕其衝動之直接來自身體構造而不適宜於其社會關係者。以生物學的觀點言之，可謂教育之目的，在壓伏單純而原始的反射活動，而以高級的活動代替之。是故自吾人之嬰孩時期以來，吾人即接受訓練以節制反射情緒之不見許於文明社會中者」（見「情緒論」）。我覺得風度就是一種適宜於社會關係的高級活動；換言之，即是正義、人格、意志、節操、胸襟、理想、抱負等精神價值的鍛鍊，其結果就是一種高尚的風度，故風度也可稱爲行爲的美化。此種美化就正是教育的功績。第三是道德意識。據 J. Dewey, W. K. Wright 諸氏的意見，人類道德的形式分爲三種。一曰本能道德（The instinctive morality），如父母愛護子女之行爲，含羣之行爲，來自本能，而合於道德。二曰習俗道德（The customary morality），因羣衆生活所形成之習慣，支配人類行爲，遂公認爲是一種美德。三曰反省道德（reflection morality），人類智識發達，自覺程度提高，其行爲均經自由意志的自我判斷，始見諸實行，民主社會中，尤應提倡此種道德。此三種形式的道德，不但是修養風度的出發點和歸宿點，而且是風度底存在和發展的範疇。第四是時代風尚。L. A. Ross 謂：「所謂風尚者，乃對於同一時代人士發爲行爲的，非理性的模倣作用也」。如魏晉六朝的時代風尚是：「寬衿以手戈爲見戲，縉紳以清談爲屬略」（庾信：哀江南賦），「奏語柔以緩中，笑寂默於不言，渾義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孫綽：天台山賦）；當時一般士大夫這以此爲光榮，因而「王謝風流」，帝都一矣。在今日看來，直是一種病態，而當時則認爲是一種風度。現在是民主時代，我們是以有長者風度爲最高的主要因素，是形成風度的最大決定力量。也是……（原文此處模糊）社會的風氣……（原文此處模糊）風度的……（原文此處模糊）風度的……（原文此處模糊）尚的風度。曾國藩謂：「一風俗之厚薄，繫人心之所向而已。」莊子謂：「君子無赫赫之德，而人不覺」，這些話的意義即在此。

# 論悲劇人生觀

陳瘦竹

悲劇的人生觀，不是消極的否定的聽天由命的人生觀，而是積極的肯定的奮發有爲的人生觀。

悲劇是人類抱着高超偉大的理想，本着嚴肅認眞的精神，去向處於敵對地位的命運環境，甚至自我，實行奮鬥的結果。假如我們隨遇而安，見風轉舵，我們便不會發現各種處於敵對地位的障礙，即使發現，亦不會從事奮鬥，更不會產生悲劇。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謂悲劇係一種莊重嚴肅首尾完整的動作之表現。何謂莊重嚴肅的動作？近代英國批評家盧開士（F. L. Lucas）在『悲劇論中』釋爲『關係重大的事』（that matters），『值得費勁的事』，（that is worth troubling about），極有見地。所謂關係重大，值得費勁，都是嚴肅精神的表現。在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知其不可爲而不爲的人看來，天下有何不了之事，甚麼事情都無關係，甚麼事情都不值得費勁。

人生不過百年，而不如意事常八九，縱能隨心所欲，到頭來總難免一死。人生價值何在，意義何在？假如我們單就命運之無常，生死之不測着眼，自然難免流於悲觀厭世，甚至玩世。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魏樂府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詛咒人生不遺餘力，認爲生存慾的絕滅，便是人類的解脫。他並且說：『假如有人去敲坟墓之門，問死人願否再活，他們一定搖頭。』這樣說來，我們何苦過事認眞，從事奮鬥，以自尋煩惱呢？

我們對於此種悲觀論調，無需在此多費筆墨，因爲人生自古皆有死，莫不欽悵而吞聲。但是，我們的問題不在這裏，且將神祕莫測的死亡丟在一邊，應該先就現實生活着眼。雖然希臘大悲劇家索福克勒斯在『窩狄浦斯王』中，借歌隊的嘴說，人最好是不生出來，但是我們既已生在人世，就不必再說生出來是好不好，應該研究如何生活下去才是最好。上天有好生之德，正如叔本華所說，人爲生存慾所驅使，非得生活下去不可。人生雖短，亦有幾十年工夫須得打發。我們必須承認人生確有意義，確有價值，然後纔不至於空過這一輩子。我們有此信念，於是才有勇氣從事奮鬥，企圖征服一切困難。古今偉大悲劇人物，無不抱定此種信念。如照莎士比亞在『馬克白』中所說，『人生是傻子講的故事，雖則慷慨激昂，卻是毫無意義』，則每個人都棄生命如敝屣，悲劇從何產生？所以，肯定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爲悲劇人生觀的第一個特徵。

我們既然相信人生有意義有價值，則我們必然相信人類具有自由意志。人類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是一回事，我們相信人類具有自由意志又是一回事。人類必須有所作爲，而且相信自己確能有所作爲，然後人生才有意義有價值可言。悲劇人物對於一切事情，都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畏艱難，不計成敗，認清目標，奮鬥到底。假如我們自認不過是個傀儡，隨處任意擺佈，像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所說，『神祇作弄我們，猶如頑皮小孩作弄飛虫，他們僅爲貪圖一時之快，竟將我們處死。』假如這樣，我們一定心如槁木，萬念俱灰，毫無生趣，毫無鬥志，出師未捷身先死，怎樣能夠有所作爲？故相信人類具有自由意志，爲悲劇人生觀的第二個特徵。

我們有此兩種信念，然後才有大無畏的精神，去向各種敵對勢力奮鬥。人世確有各種惡勢力，隨時在欺侮我們，壓迫我們，無論其爲命運環境遺傳社會制度甚至心理作用，都是一樣。我們必須征服這些困難，人生理想方可實現。誰不追求美滿幸福的生活？誰不懷抱高超偉大的理想？我們希望自己活得好，同時亦願意人家活得好；因爲個體的幸福，惟有從集體的幸福中才找得到。然人力終屬有限，各種黑暗勢力卻是無限，以有限求無限，失敗乃意中之事。我們並不因失敗而退縮，寧可被黑暗勢力打得鮮血淋漓躺在地上，決不舉手投降；這種精神，充分表現出人類的悲壯美與雄偉性。悲劇人物到頭儘管失敗，實在雖敗猶榮，令人肅然起敬。我們看完悲劇之後，不僅覺得各種黑暗勢力之可怕，更覺劇中人物之可敬，人生之值得留戀，理想之值得追求。偉大的悲劇，足以增加我們的生命力，提高我們的生存慾；否則，人生已夠苦惱，我們何以愛看比人生更苦惱的悲劇。因此，懷抱高超理想，努力奮鬥到底，這是悲劇人生觀的第三個特徵。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眞是一個最苦惱的時代。左右爲難，進退不得，觸目傷心，毫無是處。我們現在幾乎衣不暖食不飽，生命危在旦夕，怎能不流於悲觀，甚至厭世玩世？凡有理想有作爲的人，幾乎動輒得咎，尙未向前邁進，早被封鎖包圍，無從舉步。在此令人窒息的空氣中，大家只好放棄理想，隨便鬼混下去。哀莫大於心死，世上最沒有比毫無目的毫無理想的人生更可鄙可痛的事。難道中華民族眞要沉淪於永墮不復的深淵嗎？難道在這大船將要沉沒之時，竟沒有乘客設法搶救嗎？

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這個時代，卻是一個最悲壯的時代。這個時代所產生的各種苦惱災難，最適宜於悲劇的發育；悲劇藝術在苦難中成長，在苦難中開放奇葩。我們不應該像現在這樣鬼混下去，等待下去；我們好容易才有這幾十年的生命，必須很嚴肅的很勇敢的活下去，有理想有作爲，直到最後一天，將生命將交給上帝時，可以很驕傲的說：『我並沒有白活這一輩子。』人生如夢，但是我們要很認眞的去做；人生如戲，我們要很嚴肅的去演。

投稿注意

過去讀者投稿，無論附郵與否，凡不採用者，本刊立刻退還。最近郵費加價，本社經費拮据，不得不極力撙節，用特電申前陳，以後讀者投稿，如不採用，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回件郵資之值封一個，以便郵寄，否則卽隨手撕去，以免堆積，事後查詢，恕難奉復。

# 觀察文摘

## 爲中國問題忠告美國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時代批評復刊第一期

中國問題，應該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美國却把中國問題認爲是它的問題了。美國既認爲中國問題是美國的問題，便想依照它自己所定的方式與它自身利害的打算來求解決。遂不把中國人自身的要求列入第一位，甚且忽視了中國人自己所希望的眞正出路。不過美國所希望於中國的，如果與中國自己所企求的大體上差不多，則中國人決不會反對美國的參與中國問題。無如現在美國的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策實在與中國任何有思想有眞心的進步人士所企求的大相逕庭。遵使邁得我們不得不向美國一進忠告。

美國應該了解這次大戰後有許多國家，其內部都有解放的要求。這不僅中國爲然。這些國家所以被法西斯主義國家所侵略之故不僅由於地理上的關係，實亦含有其他原因。這些國家大概都是多年積弱，或由於連年內戰；或由於政府太腐敗；或由於長期專制。這些國家的人民大概又都是在重重壓迫之下。所以大戰勝利以後，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抱有二重希望。第一當然是恢復祖國；第二却是借此機會以改眞政治。這兩個希望雖好像是兩個各不相連，然而却無法分開。亦可以說眞是一個希望。戰後的英美對於這一點都是走入相反的方面。一方面固然盡力幫助這些國家使其脫却了侵略，但他方面却又竭力扶植這些國家原有的統治階級，遂致這些國家的政治在戰後反比戰前加倍黑暗。在我們看來，英美所取的這個政策可謂十二分不智。須知這些國家的人民只是反對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對於英美與蘇聯本沒有好惡與親疏。英美，尤其是美國，一味援助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加强其壓制本國人民，則這些人民自然會恨及英美。又因爲這些國家的人民要起來革命，便不能不採取一種作革命理論的指導。於是乃不約而同相率趨於左傾了由這種左傾不是自願，乃實由於被逼。假如英美不是這樣的短視，在最初就偏向於這些國家的人民一方面，我敢說這些國家中很少自己願意走甘心作蘇聯的衛星的地位。英美應該知道一個國家要想改革其自身的政治，乃是一個最强硬而不可抗的要求。雖則其中可以經過無法的磨折與比較長期的迂迴，而終久是壓不下去的。所以英美這種作風只是徒然製造許多糾紛，而並沒有解決眞正的問題。好像英國在若干方面已漸有一些覺悟。所不幸的是：美國不但不覺悟，反而變本加厲起來了。總之，美國以爲這些國家的不安是由於左派作祟，又有蘇聯在背後煽動，這完全是倒因爲果。我敢說，倘使這些國家的人民的對於改革政治的强烈要求不被美國從外邊阻止，甚或反予以方便，則這些國家中至少有好些個可以由偏左而變爲英美式民主。

以上是汎論，但我現在却不完全拿這個汎論上的原則用於中國，我們單獨來說中國。

美國對於中國似乎共只有可能的三條路。第一條路當然是馬歇爾初到中國來的時候所定的那個莫斯科三次外長的共同聲明。內包含三點：一是立卽停止內戰，二是組織聯合政府，三是不干涉中國內政。這些雖到了今天仍依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但美國當局似乎早已不記在心上。於是我們便要提到第二條路。這一條路是美國正在走着的。我們相信美國對於這一路條實在沒有信心，所以還可能有第三條路，容我先把第三條說出來。

美國爲了對蘇，在不惜一戰之前，必須造成包圍的牆壁，則對於中國因地勢關係，當然不會放手。既不放手便須進一步把中國造成一個反蘇基地。根據這個目的，美國可能更在軍事與財政兩方面大量援助中國現政權。其方法或則在軍事方面不僅代爲配置與裝備，並且還要擔任訓練與指導。大量的軍事顧問要源源而來。財政方面或則是五億元借款以後，再繼續以十億元，更繼以二十億元，都說不定。因爲非大量貸助無限貸予是不足以把中國的急流向下的經濟挽回轉來，使歸於穩定。如其這樣做，我預料美國對於中國現當局的腐敗無用必不放心。所以必須由美國自己派人來參與其間。除了軍事方面以外，財政方面亦會有人來。且不僅此，更必須有個大員以總其成。這個人用甚麼名義並沒有關係。曾經有一度有過麥克阿瑟使華的呼聲，這便在暗中象徵這個第三條路綫。

在我們看來，這個可能的第三條路仍是不通的：第一，國民黨對於美國的援助雖是歡迎之不暇，但對於美國委來事事干預却必感覺大大不便。所以卽就國民黨方面來說，亦必是反對的。第二，這樣源源不絕的大量支持與幫助在美國的腰包裏是不是會有問題？美國人是不是感到負擔太重責任過大？同時又感到得不償失，在美國內部是不是會引起極大的反對？因此我敢斷定美國既有這些顧忌，所以對於第三條路迄今還不敢有所打算。第三，對於中國的事這樣越俎代庖，太傷中國主權，必定因此遭驅中國知識階級金數變爲反美者。這一層美國亦不能不有顧慮。

至少我們可以說在目前美國還沒有胆量與氣魄以毅然決然去走向這樣的第三條路。不得已於是便變爲現在所正在走着的第二條路，其實這一條路亦是絕對不能成立的。這第二條路就是馬歇爾離華聲明書上所建議的那個方案在現政府中加入了一些所謂自由份子；至於共產黨則愛來不來。美國對於這樣的中國政府在可能範圍內作有限的或非大量的援助。但據我們分析，這個辦法必是完全無效：第一，因爲內戰不停止，一切建設無從着手，財政更趨絕境。第二，政府的性質未起根本變化，貪污不能絲毫剷除，效能亦不見絲毫提高。依然只是一個現狀的維持。可以說僅僅是拖長而已；根本上絲毫沒有解決問題。

因爲問題的中心還在於國共戰爭。老實說，對於共產黨的戰爭，其解決除上述的拖延以外，只有兩法：一個是講和；另一個是澈底的打與有效的打，把共產黨打完。要取第二法，中國國民黨自己的能力不足任之。美國如願來幫助，那就得走上述第三條路。我們知道美國今天還沒有氣魄毅然出此。同時美國又必須了解這樣的第二條路是完全白廢。可見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傷腦筋恐怕不在我們中國以下。

其實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苦惱都是美國自己找的。美國應該明白：這樣一個亂糟糟的中國，十年亦整理不清，硬要拉來

作反蘇基地，有什麼用處？於是我們誠意向美國一連忠告。我們這個忠告不是對於美國在野的進步人士而發的，因爲他們不但明白美國拿中國來作反蘇基地是勞而無功，並且反對美國這種整個兒的冒險政策。我們乃是向美國當局說話，希望他們把腦筋清醒一下，用理智來再考慮對於中國問題的態度。

我們先說中國的願望。美國反蘇與否，中國不想管，亦不應該管。美國如果堅絕對蘇取强硬政策，那是美國自己的事。只須與中國沒有關係，中國並不希望美國有所改變。這是一個前提，希望美國當局能認識清楚。千萬不可以爲中國人民現在反對美國的片面援助國民黨是在暗中替蘇聯幫忙，其結果是與蘇聯有利。如果作這樣想法，那就是腦筋太不清楚了。中國今天只能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救自己。中國爲了自己計，不能把國家長久陷於混亂中，應該迅速停止內戰，這是最邏輯的。任何人不能反對，亦不能加以猜疑。無論那一國苟對於中國作戰的任何一方有所援助，便是使中國內戰延長與擴大。中國人民全數是反戰的，當然對於助長戰爭的不能不憤恨。中國本來不會親蘇，甚至於寧可說，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中間階級是對蘇聯有惡感的，但萬一不幸，將來不能不偏向於蘇聯的那一天，那是美國逼迫出來的。這却必須由美國負完全責任。

中國人的願望是很簡單的：即請美國不要把中國列爲反蘇基地之一。美國要建立反蘇基地，請向他處去建立。務必把中國除外。中國並不管美蘇間的關係如何：戰爭也好；調和也好。我想中國人這個願望，美國當局不是不能考慮。他們只要對中國情形詳細考察一下，便當知道把中國建爲反蘇基地，必是（一）所費太大；（二）麻煩太多；（三）最後未必成功。詳言之，主要的困難還是在於有中國共產黨。美國決不能自己動手來消滅它；借手於國民黨又無效率，等於白曆軍火。長期戰亂對於建立反蘇基地只有害而無益。這便是上文所說的第三條路之所以走不通的緣故了。

至於現狀，即上文所說的第二條路，則離反蘇基地的企圖更遠。可以說只是把混亂加以深刻化，其結果不但不能變成反蘇基地，乃並把美國在遠東的一個市場亦弄得破碎不堪，不足供美國銷售物品之用了。這個辦法不僅是把反蘇基地的企圖使其無法建立，並且把中國當作商場的企圖亦同時歸於無效。美國當局必須速恢復冷靜頭腦與虛冲胸懷以接受各方的批評。

我們替美國想一想，除了甘心對於中國完全放手以外，對於上述的三條路，第二與第三都是行不通的，所以美國當局若能恢復其理智，若能有良心與眼，則仍然應該回轉到第一條老路上去：第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外長聲明並沒有正式取消；第二，杜魯門總統後來亦還提及；第三，蘇與英亦必肯眼看美國的不算數而不有所表示。因此我們以爲儘管美國目前所走的不是第一條路，但却仍有回到第一條的可能性。因爲在形式上沒有正式作廢；而在利害上還是這一條路有一些利益。雖不能把中國作成反蘇基地，然至少却可使中國成爲一個很好的市場。中國能恢復和平還是與美國有利的。中國長期混亂則與美國究竟有害，中國如照政協的方式而得和平，則決不會變爲親蘇，美國在這一點上不應該有甚麼不放心。希望美國當局放出睿智來，澈底權衡一下此中得失，而毅然放棄以中國爲反蘇基地的野心，則中美兩國便都得着益處了。其方法亦甚簡單：就是在下次有機會外長會議時由美國提議再發一個共同聲明，內容是說美國對於中國內戰將再從事調解。便顯示美國的再調解又得英蘇的同意。但必須從現在起即停止對於國民黨的任何援助。我們相信到那時國民黨必會接受，共產黨，因爲是在一個新的基礎上談和，亦必會接受。這乃是美國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合理辦法。

（上接第十八頁）

## 如何實現「草根民主」？

編輯先生：貴刊二卷十二期讀者投書中有簡貫三先生提出「草根民主」，謂初步辦法，應減輕農民負担，以改善農民生活。此種提議，能爲大多數人民着想，其用意當是很好的。不過在戰亂沒有停止之先，事實上又有什麼方法減輕農民的負担呢？强壯的農民都被抽去當了砲灰，餘下的都是些老翁婦孺，他們的生產能力微弱，田地荒蕪，沒有飯吃時，只好向富農（小地主）去求借，然而高利貸却扼住了他們的咽喉，在春耒借了富農一担穀，到了秋收之後，連本帶利折合起來，就要四五担穀子才能還清。老弱的貧農，怎能担當得起這種高利貸呢？不到一年，他們所有的財產都被富農折算過去，再也沒有人願貸給他們任何東西了。他們便只有撐着殘根如柴的骨頭，扶老攜幼去向富人乞食。但是富人家的門關得緊緊的，還有惡狗不斷的兇猛地撲向他們，結果，這些善良的人羣，終究是要在路旁倒下，結束了悽慘的人生。老實說，目前大多數的農民，他們不僅需要消極的減輕負担，而且需要積極的救助，對這件事情，在萬惡的內戰沒有停止之先，請問有誰能拿得出有效的辦法？

謝斐然　六月廿六日　滬浦

## 恢復人性·重視人權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十六期周綬章先生「瘋狂了的中國」一文，讀後不勝感觸。周先生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國多已走上復員、復興、新生、進步的道路，惟有中國正瘋狂地進行着毀滅性的內戰。爲了要避免不幸的後果，爭取和平，挽回這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周先生希望大家「回到理性」！一切訴諸理性！大家皈依理性！我除了對周先生的意見表示擁護外；我還要提出「恢復人性，重視人權」的口號來加以補充。今天中國的好戰份子，不僅沒有理性，連人類的基本意識——人性，都沒有具備。在沒有恢復人性之先，是無從回到理性的。他們好戰，他們瘋狂，他們把中國四萬五千萬的人民都當作肉靶子，作爲他們廝殺的對象。在他們的意識中，人已經不再是人，而是僅僅具有一副肢體的動物了！

西洋文藝復興時期，在思想上要求自由，在個人方面要求人的權利，在學術方面倡導科學，所以文藝復興時期，又稱做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其後又有盧梭的人生而自由（Man is born free）的理論，但是這些理論還在十七、十八世紀以前就被提出過了，爲什麼我們現在還沒有接近它的邊沿？而且更相反地走向更黑暗的境地？所以我們今天不得不再度提出「恢復人性，重視人權」。

魂在眞的是欲言無語，欲哭無淚的時代，我們痛心理性的消沉，更痛心人性的滅絕！這個時代不知伊於胡底！

楊育才　六月廿日　昆明

暑假返里以前
請訂本刊一份

# 晨光出版公司
ZUNG KWANG PUBLISHING CO., LTD.

4th Floor 215 Szechwan Rd. (Central)
Shanghai, China.
Tel. 13545 13546 Cable Address
Zunkwanco

上海四川中路二一五號大廈四樓
電話：一三五四五　一三五四六


## 遷移新址　開始預約　兩大巨著

# 英國版畫集

蕭乾編選

八色版六幅
單色版一百幅

二百餘頁
副道林印

硬面一大册
七月底出書

蕭乾為國內著名文學家兼名記者，第二次大戰期間，適在英國講學，因對版畫藝術素有興趣，所以當時搜集了不少英國的版畫，去年回國後將其平日所收集的英國版畫，精選一部，另向英國著名版畫家代為徵求了一部，內有木刻、銅刻、石刻、等大小一百餘幅，都屬歷史，後附作家銅版畫家之傳略，計厚道林紙單面印一百餘頁，每幅附中英文說明，前有長序，介紹英國版畫發展之歷史，全書用銅版紙及第一流版畫家作品，內用八成色版彩印者六幅，單色印者約一百幅，全書二十開大本一厚册。

藝術文學之讀者，請立即預定。預約價國幣八萬元外埠普通郵寄加一，約七月底出書，凡愛好者，請速預定。出版後售價至少在十萬元以上。

預約八萬元　印有樣張・函索即寄　預約八萬元

外埠郵費另加　外埠郵費另加

# 卡拉馬助夫兄弟倆

陀斯妥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遺譯

一百二十萬字
一千四百餘頁

三十二開
四大厚册

彩色封面
附有插圖

俄國文學翻譯的權威者耿濟之先生於抗戰期間，雙居上海，閉戶不出，專門翻譯本書，依俄文本全譯，經二年而完成。耿氏最近在滬逝世前，曾將本書譯稿全部交本公司出版，現已分訂四厚册，另附插圖，彩色封面，合成一套。

本書現先行發售預約，每套四册，俄國帶八萬元，外埠普通郵費先收一成，航寄先收二成，俄國帶每部至少在十萬元以上，凡愛好耿譯俄國文學者，請速預約。

本書非常。共一百二十餘萬字，一千四百餘頁，分訂四厚册，另附插圖，彩色封面，合成一套。

本書現已付印，現銀硬面精製，二十開大本一厚册。

本書現已付印，現銀硬面精製，二十開大本一厚册。

本書現已付印，現銀硬面精製，二十開大本一厚册

THE OBSERVER

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每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每份售三千元

第二卷　第二十一期

專論

**我們對于大局的看法與對策**　楊光時　葉毅　孟慶淵　陳序廷

**我們向那條路走？**　虞世蘭　車載　周揚　葉蔚華　吳文烈

**論中國的土地改革**　吳奇策　陳旭麓　施若霖

討論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生活與文化　馮大麟

道德上有個毒刺　費孝通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的迪化政情　（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視察報告　（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湖南省參議會旁聽記　（長沙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通信

言論自由與自律　週末閒欄　吳世昌

談伍光建先生的翻譯　文藝　戴鎦齡

讀者投書

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被殺與被辱

困地制宜稅　陳明仁的豹子變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芸生　王迅中　王贛愚　伍啓元　任鴻雋　吳世昌　沈有乾　吳澤霖　吳恩裕　李浩培　李純青　李廣田　沙學浚　周子亞　宗白華　季羨林　胡適　胡先驌　柳無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友松　陳衡哲　陳雪屏　陳岱孫　高覺敷　梁實秋　張奚若　張忠紱　張德昌　張東蓀　曹禺　許德珩　傅斯年　費孝通　程希孟　馮友蘭　馮至　郭有守　章靳以　黃正銘　黃炎培　楊人楩　楊西孟　楊絳　葉公超　葉蠖生　趙超構　雷海宗　賈唯英　賈昭掄　董時進　董渭川　董秋芳　董問樵　鄒韜奮　鄭振鐸　鄭昕　鄧初民　鄧廣銘　鄧以蟄　鄧稼先　鄧叔羣　鄧季惺　鄧嗣禹　鄧艾民　鄧世光　鄧乾吾　鄧恭三　鄧懿　鄧文淵　鄧以蟄　鄧初民　鄧廣銘　鄧季惺　鄧嗣禹　鄧艾民　鄧世光　鄧乾吾　鄧恭三　鄧懿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編者先生：今年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大成問題。內爭不息，各項事業不能發展是個重要原因；政府變本加厲的抵制大學生又是另一重要原因。

本來政府錄選人員，究查其人之言論思想，早非新鮮事。「典試規程」中的「閱卷規則」且有「文字內容確有反動思想者」「閱卷人須報告典試委員會」的明文規定。我最近被拉去參加某項特種公務人員考試命題，發見其「口試標準」也列入「政治思想純正」一條。不過據說除去明文規定外，今年各級政府和所屬事業機關，不謀而合的暗中對大學畢業生，又拉起一道堅固的防線，大約除非能拿出充分的身份證明，否則錄用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這種作法，能說是對大學生罷課反內戰的事後懲處，意思是「看你們以後還敢胡鬧不敢！」

高壓流血政策之外，這一着是政府對學生更高明的手段。高壓政策流血政策已令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寒了半截心，這個封鎖政策尤令我們從事教育的人灰盡了心。政府化在大學生身上的錢不能算少，然而既成全他們畢了業，不設法用他們，反堵死他們的出路，誠不知居心何在，既然怕學生滋事，何如把大學一齊關門，既省錢，又省事，豈不大好！

嚴仁賽　七、三、杭州

### 因地制宜稅

編者先生：七月二日福州中央日報載中央社訊：本省各縣經縣參議會通過呈請財部核定之因地制宜稅，現已陸續獲准，並已由省轉飭各縣開辦云，從此各縣可以依法因地制宜橫征暴斂。民國萬稅，小民苦矣！

徐　行　七月五日　古田

### 被殺與被辱

編者先生：再過幾天，就是本校故教授聞一多先生的周年祭。聞先生的死，我們都認爲沒有白死。他的精神，充沛在我們每一個同學的血管中，過去這一年同學們的行動，可以作證。

近日看上海來的報紙，知道上海各大學教授因同情學生而將被解聘者達百餘人之多。像聞一多先生和北方各大學別的先生，決不會發生解聘這個問題的，一方面他們有古代士大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另一方面北方教授的地位和學校當局辦學的態度，也使野心家決不敢有此妄想。在表面上，解聘自然比無聲槍容氣得多。但是在侮辱教授，破壞教育尊嚴這一點上，却毒辣得多。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南方教授，如果不團結起來與惡勢力抵抗，結果非把所有大學變成黨校不可。

解聘之舉如出於校長，則這樣的校長根本應該去做官「行憲」。如出於政府壓迫，而校長竟不拒絕，那樣的校長與獄吏無別。至於把這些教授解聘了天下是否就太平，現在的當局倘不夠能力考慮這類問題。

李文平　七月九日　北平

### 陳明仁的鬍子

編輯先生：今天（十日）字林西報首頁載有四平街之戰的照片兩幀。上面一幀是交通大廈被毀的殘跡，下面一幀是四平守將陳明仁等四位內戰英雄的玉照。陳明仁被圍二十日，鬍子長得很濃。據說陳將軍決計將這鬍子留起來，作爲四平之戰的一個紀念。我覺得陳明仁將軍這一簇鬍子，可「稱」爲「內戰鬍子」。未知先以爲如何？

余紀澤　七月十日　上海

### 變

編輯先生：有人常常拿「窮則變，變則通」這兩句話來論斷事理，把這句話視爲至理名言。我却認爲變也有種種的變法。有的是變質，有的是變形；有的是變好，有的是變壞；有的是皮毛的枝節的變，有的是徹底的根本的變；形式的皮毛的枝節的變，都是不通的。以我國的情勢證之，窮則窮矣，變則變矣，可是愈變愈是不通了，就是這個緣故。

就小者言，如政府的法令，瞬息萬變，朝令夕改，其變可謂多矣。然而愈變愈使人民叫苦。以徵兵的情形來講，過去是除了少數有錢有勢的可以倖免之外，其餘的適齡壯丁，大家都親自參加抽籤，他們把命運決定於神，決定於天。他們不管是自己入伍或是出錢給鄉保長替他們買壯丁，總還覺得比較甘願。而現在徵兵，却不要壯丁自己抽籤了，全由鄉保長和劣紳們包辦。究竟誰抽中誰未抽中，那只有天曉得。鄉保長常常祕密地通知那些有錢而無勢的人（有錢有勢的例外），說他是中了正籤；但等到大批的鈔票送上手時，却又無事了。可憐那些既無錢又無勢的小窮人，往往在充壯丁鬼不覺的深夜裏，被人抓去送多少人。又如田賦的整理，不知花了神不知力和物力從新清丈過，但是結果流弊並沒有減少，而且加多了；三兩畝田的貧農，因爲他們沒有能力活動，賦稅大都加重了，但富農却至少減輕了一半以上，甚至減輕了十分之八；他們除了一塊田地沒有清丈之外，並且把清丈過的用了個「去七留三」的辦法，因此在清丈單上所保存的，就只有實在數目的十分之三了。當然他們也不是沒有化過代價的，他們除了請清丈員吃鷄喝酒之外，還要送一筆賄款的。於是清丈田畝的結果，不獨勞民傷財，而且稅收沒有增加，流弊反而加多了。

謝斐然　七月二日　滬浦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售價：每册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廿一期
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本期作者

楊光時等十人：（投稿）
陳旭麓：（投稿）
施若霖：（投稿）
馮大麟：（投稿）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戴鞏齡：武漢大學教授

# 我們對于大局的看法與對策

## ——正告美國

楊光時　葉毅　孟慶淵　陳序廷　葉蔚華
虞世蘭　車載　周揚　吳奇策　吳文烈

我們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關係的失調，以及緊張、對立，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現象！蘇聯的體制自己成一類型，對于一部份人當然是非常不安的。全世界擾攘緊張的局面，也可說起因于各個自由主義份子間，對蘇關係的許多不同主張，與不同看法。

華萊士以爲戰後的蘇聯需要安定與建設，一切美蘇關係的惡化，完全起于自己的做法過分刺激蘇聯，更認爲惟有全世界的繁榮與安定，始足以阻遏共產主義的發展；因此他主張「對蘇和平」。杜魯門總統則基于許多實際的經驗，事實告訴他這一盟邦行止莫測，難能應付，爲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以及確保世界永久和平，不惜對國外反動政權大肆援助，以爲這樣才足以使蘇聯知所戒懼；這就是「對蘇强硬」。

這兩種看法都是危險的。在此時此地的局面下，侈談「對蘇和平」固屬無洲于事，且足以助長共產主義的氣焰，但大量援助反動政權，加重法西斯氣息，亦非所宜，徒引起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的反感，甚至逼上梁山，增厚共產主義實力；不但勞而無功，結果適得其反。

我們以爲蘇聯欲謀共產主義的擴張，其形式也有兩種：一是以自己國力直接擴張，換言之，就是希特勒式的侵略。一是培植全世界共產勢力，造成各國內戰與革命，從而取得政權，形成間接擴張。對于前者，我們認爲蘇聯無此存心；莫洛托夫曾經主張裁軍，以及史太林對小羅斯福、史達森等的談話亦可表現。對于後者，最近蘇聯「世界革命臨時委員會」的產生，無異是戰前「共產國際」的一種復員。實際上蘇聯的動向是不難測知的。

今後美蘇直接衝突，或國際間發生大規模的戰事，其可能性甚少。各國內部「內戰」的可能性加多。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許不是國際間的戰爭，而是「內戰」的蔓延連成一片，變成全世界「普遍內戰」的戰爭。「化國際戰爲內戰」，使原子彈無法應用，這就是蘇聯造成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二大特色。

所以我們認爲應付蘇聯的方法，一切公開指責，以及爭辯、否決、給與取，甚至援助反動政權，都是無效的。全世界的反動政權因了他的貪污腐敗，促使「人民」與「政府」離心。幫助反動政權，

就是與全世界人民敵對！我以爲美國今後的外交使命，不僅是「國」與「國」間的正當外交關係，同時必須覓取一種「方式」，以促進美國政府與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及其政黨間的聯繫。這種「方式」就是「民主國際」。惟有通過「民主國際」的方式，大量援助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及其政黨，始足以眞正解除共產主義的威脅。惟有「民主國際」的設立，始足以迅速地與「共產國際」對抗！

全世界的自由主義份子皆在窮困中，爲了反抗貪污腐敗的政權，不惜走上了左傾的道路。這是一股偉大的力量。美國政府如能覓致一種「方式」，以與這種「力量」相結合，則美國的政策就可以眞正操縱全世界！

我相信沒有「共產國際」的策動，中國二十餘年前不會出現一個「共產黨」。沒有越飛、鮑羅廷的來華，中國不會產生一批有名的左傾人物。同樣，沒有「民主國際」的設立，中國暫時不可能苗起一個國共以外的強大政黨。沒有民主美國的經濟支持，中國也暫時不可能出現一個司徒大使期待中的新革命運動！

從經濟觀點上說，青年黨依附國民黨，民主同盟依附共產黨，是必然的。中國政黨的經費已無從設法開源。孫中山先生昔日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完全依賴海外華僑的支持，然而二三十年來的後果，已使華僑對祖國的革命運動灰心！

誠如張東蓀教授所說，只要美國不幫助反動政權，中國自由主義份子向美國特別拉緊些是可能的。中國必需產生一個國共以外的新勢力。我們相信祇要獲得美國的保證，一個超越馬克斯主義的思潮便可產生。

司徒大使屢次發表願望說：中國必需再來一次新的革命運動。我們不應看作這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隨便談話，我們熱烈的期待着雛形成更具體的對華政策！

# 我們向那條路走？

陳旭麓



語云：「窮則變，變則通。」中國當前的局勢，已屆山盡水窮，正需要「變」，事實上亦在「變」，只是交叉於十字路口，不知變向什麼方向去。處處是可通的路，處處又是不可通的路。因爲各有去的方向，你不同意我走的，我不同意你走的，互相阻擋，擁塞在這交叉路口，亂做一團，開交不得。就是殘存着指路的標記，也被血肉塗抹得看不見字迹了。然而擺在眼前的，究竟是些什麼走不通的路呢？概括言之，不外「武力統一」「和平統一」「革命統一」的三個去向。這三個去向的阻力和可能性又到底怎樣？

（一）武力統一，就是勦滅政策。本來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統一局面的形成，莫不是用武力打出來的，那一個開國皇帝不是南征北討身經百戰的英雄？漢高祖之所謂「馬上得之」，足够代表這種武力統一的英雄氣概。同時一個朝代裏要是遇着了反對勢力的出現，政府惟一的對策是勦滅。如果反對勢力一天天的擴大，勦滅不了，最後只有自己毀滅或內相請降的一條路，讓新興的武力建立起新的統治朝代，所以說「天無二日，人無二王」，決沒有二者並存的和平政制。今日的政府，不容諱言是沿着這一條老路走。當漢分家至於「七七」前夕以及所謂「國民革命」的完成，一直沒有改變過這一個趨向。自勝利以迄於現在，雖然政治解決國內的糾紛高唱入雲，實際只是有權者的遁詞，拿政治來搪塞，做做美麗的幌子而已。去年十二月，國大開幕頒佈憲法以後，連這幌子也給撕去了，只是礙手礙脚的沒有把討伐令明白的公佈出來。依據六月二十九日最高法院對毛澤東下的通緝令看起來，已是破釜沉舟滅此朝食的辦法，這個通緝令也就等于歷史上討什麼檄一樣。但是我們要明白這里不是討伐式的檄文或命令，而是叛國有據的通緝，從法律上找到根據，雖只是文字上的出入，却也說明了武力統一的動搖性。所以中國歷史上遭遇了空前的比期，也是整個民族

的一次大考試。這考試是否可以拿着及格以上的分數，突破兩千年來的因襲，還有待於我們的努力。徵之二十年來的鬥爭經過及當前的許多客觀事實，這一歷史傳統是在發生蛻變的作用。第一，兩個政治集團都握有充分的武力，雖有衆寡强弱之殊，而在戰爭過程中的盈虛消長，預示一種均勢的出現。第二，國際上美蘇兩大潮流，反映于國內的鬥爭更趨尖銳化，在精神或物質上可獲得相當的奧援，五十年前朝鮮的新舊黨依附于中日的兩大勢力，結果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劇，如果我們繼續的陷入不可拔的泥淖中，不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則我們國家的形勢將由美蘇的決鬥來決定。第三，戰事一日不停，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只有糜爛而至于崩潰，任何緊急措施都沒有用處，這是武力統一最不可憑藉的一點，同時却又是反對力量最可憑藉的一點。第四，由於官僚政治的無能和頑頑，人民普遍的不滿現實，尤其是知識階級中多數自由份子已寄希望於新生的政治力量，無疑的這是武力統一者不可彌補的損失。在這樣的情形下，勦滅政策因爲自己和環境造成的牽制，反給予反對勢力一種生存發展的保障。曾經有人問到美國政府所承認爲自由份子的中國當局：「這樣的打下去，政府是否有把握？」據說他只是搖頭嘆息。爲什麼硬要打這樣沒有把握的仗，因爲要保持過去的光榮和現在的面子，可是他們沒有想到面子將有更難堪的一日。

（二）和平統一，要使兩個獨立的武力集團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之後，不是一的擴大，而是數學式的一加一等於二（中共要求否決權意即在此），確非易易。中國過去雖然有過「周召共和」的故事，究竟他們不是冰炭不相容的政黨，只是一個主子下的兩大重臣合作的來輔導天子治理國家，自然不難。現在要使兩個仇深似海又握有武力的集團攜起手來，除非出現奇蹟；這奇蹟正待我們去創造。不過我們怎樣去創造這一個奇蹟，能否創造出這一個奇蹟，實在需要着人類最大的容忍和最大的智慧。去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雖未能盡如人意，却用過高度的智慧和努力，確是一種成就。可是這一場努力僅是曇花一現，轉瞬間變成了歷史上的陳迹。從表面上看起來，和談確是千頭萬緒，有不知從何處談起之苦，實際不外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兩大主流，這兩大主流就是由分裂達到和平統一顚撲不破的定律。但是怎樣使歷史傳統的個人軍隊或政黨軍隊變爲國防軍，怎樣使一黨掌握或獨裁的政權走向民主的實踐，實是癥結之所在。一年多來，許多愛國之士及中間政團舉出過不少良法美意的方案，無奈忠言逆耳，絲毫不能打動武者的心。改組後的政府，不但沒有改變本質，連形式也原封未動，似乎戰爭的悲劇將無終止地演下去，一直要演到曲終人散的時候。現在關內關外的烽火擴大得不可收拾，四平街的爭奪戰，死亡枕藉，慘絕人寰，沒有死亡的人，也正向着死亡的路上走，這到底爲了什麼事！許多人說要打到兩敗俱傷，彼此明瞭了誰也不能消滅誰的時候，和平之門才可重啓。有些熟悉中國情形的美國人士也是這樣的看法：Nathaniel Peffer 在「細看中國」一文裏說：「中國的內戰不免還要繼續一年半載，然後政府才會再度發現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而中共也會明白縱令全國性的崩潰也不一定會使他們獲得政權，然後和談也許可以重開。」（觀察二卷十八期）如果現在還沒有到兩敗俱傷的階段，到底還要多久才能達到這個死裏求生的標準。假使在加深了痛苦之後，他們眞的可以產生智慧，人民到希望痛苦高度的發展，縮短痛苦的時間，藉以獲得和平的日子。然而上兩月的和平呼籲，盈耳盈篇上，立法院和參政會有過熱烈的討論，全國學生有過如荼如火罷課遊行的表示，在這些呼籲和平者的感覺，目前已迫臨最危急的階段，因爲人民已經不能再苦下去了，如果沒有了人民，任何的政黨都要失敗的。然而握有和平權力的人始終幹着與和平背道而馳的工作，他們對血肉糢糊的戰屍，家破人亡的難民，熟視無睹。因爲他們都不敗不傷，敗的傷的正是他們不過視爲戰爭工具的老百姓！

當馬歇爾離開中國時，曾寄意蔣主席領導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建立民主的新中華民國。前些日子，伍憲子氏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時局主張，贊同蔣主席辭去國民黨的總裁，處於超然的地位，做各黨各派或全國的領袖，國共雙方的所役軍人都脫離黨籍。這並不是伍氏的創見，早就有人作如此主張。但這僅是一種願望，沒有絲毫可能的迹象。

說來國共的合作是這樣的困難，但是北伐和抗戰的輝煌成就，不曾經有過並肩作戰的事實嗎？難道他們的友誼只能同患難而不能同安樂？可是目前的局勢，安樂的道路已被內戰摧毀得一乾二淨，各處的變亂，複雜的外交關係，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麥克阿瑟一手扶持的日本，咄咄逼人。尾崎竟主張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滿洲、台灣、琉球、朝鮮的命運。他們已如何覬覦勝利的中國！興念未來的國家民族，大家也應該回頭了，一味的僵

持下去，只有同歸於幻滅。然而國府總動員的命令已預示今後是一個怎樣悲慘的局面。

（三）革命統一。革命是人類歷史的突變。構成人類歷史突變的因素：第一，社會財富的集中，少數人利用着特殊的手段，掠奪大衆的資本和勞力，砌成自己的金字塔，驕奢淫佚，無所不用其極，而大多數人却在水深火熱的死亡線上掙扎。因此貧富的懸殊，社會關係極端的尖銳化，一邊是暴戾殘忍，一邊是仇視報復。第二，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系統，不能不澈底的掃除廢墟，重新建設。今日中國的社會情形，是否已經具備了這些突變的因素？我敢肯定地說：今日的中國社會沒有一處不是火藥庫，較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有過之無不及。據統計數字，百分之十的人口，佔百分之七十的土地；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僅佔百分之三十的土地。這個估計縱然不能說絕對正確，但土地的集中是有目共覩的事實。筆者所知的一個販賣商人，二十年的經營，擁有兩萬担稻穀的田地，都市中所佔的房屋不下百所。像是一個純粹的販賣商人業已如此，官商的勾結和豪門資本的壟斷更可想而知了。生活指數較戰前已漲至二萬五千倍，公教人員的薪給還停滯在兩千倍，這樣的畸形發展，這樣無底止的腐爛，確已屆於澈底改革的階段。某部長說：「二十年前我們華人家的命，想不到現在人家要革我們的命了。」這是一句沉痛的話，由此我們看出中國現階段不但有着革命的事實存在，同時也有了革命的恐怖心理。且自十七世紀末葉以後，世界各國先後完成了工業革命，大踏步前進，中國始終在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枷鎖下，沒有獲得適當發展，勝利後似可解除一切的枷鎖，然而枷鎖的鉗制，仍有需要革命的手段。

今日企圖推翻社會制度的，無疑是中共。我們要推究源委，何以有革命的背景而不能完成其任務？就社會的腐爛面看，誰也不能否認這種需要。可是現實的陰影限制着歷史的發展。第一，中華民族依然沒有擺脫不爲已甚的儒家思想，一切都以中庸之道爲社會是非的標準，革命的過激行動，是不合于中庸之道，人民遇着了橫逆和暴戾，只有擴大他們的忍耐性；自然也有忍耐到不能再忍耐的時候。第二，自鴉片戰爭百餘年來，中國人民無時不在戰爭的蹂躪和恐怖中，尤其抗戰八年後，人民實在需要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所以他們所祈求的是過些和平的日子，厭戰的心過於望治之切，視革命爲畏途，談起中共，大有洪水猛獸的看法，寧可咬緊牙根吃苦，沒有勇氣革命。第三，革命的對象，却也有一些值得原諒的地方，倘未達到土崩瓦解之勢。第四，官僚政治的腐敗，雖已招致「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詛咒，但封建殘餘和外力扶植，給予了相當的維繫力。第五，辛亥革命是人民難忘的教訓，三十餘年來除了戰亂外，什麼都沒有。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裏，所以產生出的革命力量無法使革命一氣呵成。同時知識份子中的不少自由主義者，知道這個社會要「變」，也希望「變」，澈底的「變」，却有一個共同的觀念，以爲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變」，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務。這不是不可能，英國的工黨執政以後，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來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似乎已經收到了相當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國來，是否也能收同樣的效果？何況中國兩個武力集團的對立，怎樣使他們放下武力，和衷共濟的改造社會？由近來局勢的發展，除非上帝給我們好好的安排。

從上面許多事實的分析，武力統一已遭到了國內國際的阻力，革命統一也受着種種的限制，或者說尚未到瓜熟蒂落，和平統一又是那樣的�tag若鴻不可捉摸，似此中國只有在戰爭的混亂下，永墜浩劫不能自拔。然而人類歷史應該不會這樣的伊于無底，總得有一個交代。這個交代到底怎樣？似乎還有待事實的證明。王芸生先生在「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一文裏（觀察創刊號），他認爲除了革命和平的途徑外，可能走向南北朝的對立，各據半壁以自雄。曾經有人主張國共分地而治，即是促成南北對立的局面。然而南北對立的可能性究竟怎樣？我是否認有這一個去向的。因爲南北朝只是統治權的鬥爭，與今日政權和民主的爭取大異其趣。統治權的鬥爭過程，到了誰也不能打倒誰的時候，只有各守原有的防地，互相觀伺。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了不少的這種場合。但是當前的形態是錯綜複雜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勢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間範圍。例如中共原來建立在陝甘寧的邊區，但極南的廣東和海南島也有過他們的勢力。就是政府的自身也未必盡是眞正的政府主義者。所以在聯合政權的形式出現了以後，只有戰爭或和平的兩個途徑，戰爭則包括勦滅和革命，和平則不出於聯合政府的範疇，絕不能有不戰不和的執中辦法。

人民是迫切地在祈禱和平，希望嘗一點安寧生活的滋味。如果和平不可能得，只要能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不問其爲勦滅或革命，陣痛之後，即可獲致安祥的局面，則戰爭亦有所希望。若戰爭徒惹成長期的紛亂，打簡你死我活，依然不能解決問題，還要從和平求出路，則目前一切的決策需要有智慧者的重新考慮，不要讓歷史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錯。

三十六年七月六日

# 論中國土地改革

施若霖

## 一 中國要工業化先要解決土地問題

封建的土地制度如不能改革，中國工業化是不可能的。

一定的社會階段的生產關係是應該適應其某一種生產力的。這一種生產力不斷地發展的結果，它會和這生產關係不相調和而引起衝突，必然要求解脫後者底束縛而起改變作用。

我們要建立一個民族資本的工業社會，必須將原來的落後封建社會底束縛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加以揚棄。我們應該理會工業社會的生產力是機械工業，它否定了過去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手工業資本。它底生產是大量的商品，這裏必須具備着足以消納的廣大市場。因而構成廣大市場的廣大農民，他們底商品購買力自非提高不可。如果這些農民仍舊爲超經濟的剝削所束縛而不足以自存——他們無法去解除封建土地關係，則工業商品運輸關係因無購買力之故也無由確立，雖然有着良好的新生產工具和技術，也因這個落後的社會制度的阻礙，而無法運用。

其次，工業化的生產，需要鉅量的品質純一的原料，和農民可以自由選擇其農作對象，以適應市場。這就是一個土地制度的問題，它必須適應於生產大量品質一致的原料以滿足工業飽和的要求，而現實的土地制度便是不能如此自由提供的。

這現象的存在，其咎實應歸之中國的小農經濟制度，每家農戶的耕地面積，抗戰前平均不過〇·二五公頃，農場的條塊劃分，不啻於歐洲的中古條土制度，戰後的情形則更爲慘然。另外，地權的急劇地集中於地主，自耕農大量喪失着耕地，更使土地問題愈趨嚴重。

復次，工業化需要資本集中，足供有强大的生產資本的累積，過去即使現在因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地租的超經濟的掠取，祇造成了農村經濟閒歇期的崩潰，談不到什麼工業化的資金。在官僚買辦的政策中，祇有單獨借外債發洋財的一個手面，以爲除此之外，實在沒有發展工業的其他途徑。

我們承認傅斯年的呼籲：如：「某某等官僚資本，以每一家族單位底財產而論，已足够全國四萬五千萬同胞一年的舒適生活而有餘」等的說法，這些官僚底財富單位都是以美金計算的，他們祇投資於南美橡膠園咖啡園豫備作下野度其寓公的張本；即使他們可能純以民族資本的姿態出現着，家國社會的財富祇集中於二三個豪門大家族，這樣的寡頭資本政治是否於老百姓有利？何況他們這些豪門都是民族資本家底死冤家；近頃輸入管委會對於本年第二季輸入限額的公佈，依然扼壓着工業界生存的咽喉，引起了他們極大的不滿，就是小小的例子。

事實上是：這幾年來，歡迎外資、外國原料而引起的不良成果，祇促使中國陷入眞正殖民地的道路；而我們所要建立的工業經濟，是獨立的民族經濟，絕對不是殖民地經濟。不論某一個國家願意大量投資，我們也不能無條件全數地接受，因而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貽禍於中華子孫。政府抗戰八年的人力和經費，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農村，在今日，我們如要提供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來源，也非自廣大的農村不可，非自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同胞不可。

在這裏，我們決不是依然運用封建的佃租關係來剝削榨取農民，我們的要求，必須是合理的——那是根本的適應時代洪流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封建社會躍入到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一個惟一的大前提，捨此而憑空大談其改善土壤，消滅害虫，改良種籽等等，實無異於隔靴搔癢，捨本逐末。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戰鬥已達二十個年代，他們兩黨關於土地問題的鬥爭，迄今已到達非常尖銳的階段。誠然，大部的農民利益代表着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在這廣大的農村的殺伐的戰場中，他們也無非要獲得廣大農民的同情和擁護。

在這裏，誰最能澈底實行土地改革，便是誰最能獲得廣大農民的同情

和擁護，而因之獲得在農村中的戰鬥勝利。我們很中立而無情調冒地說，中共在逐步的土地改革上，是相當堅强了他們底經濟和軍事基礎的，在激烈的內戰炮火下，中共能够與國民政府分庭相抗，未嘗不是農村人民之力。他們爲了最後勝利，實踐了土地改革。國民黨則爲了他們一部份地主階級利益的立場，對於土地改革總是因循姑息，遷延其行。

土地改革實在是彼此競爭的目標，內戰的雙方勝敗實繫於此。廣大農民的利益，無疑地必由農民羣來作取捨的選擇；在此千鈞一髮時期，國民黨的進步份子已在呼喊着「實行土地改革之時機業已來臨」了。政府長此拖戰下去，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軍事上既無絕對把握，經濟上政治上幾乎已節節敗退下來，弄得千瘡百孔，民怨沸騰，人民的「反饑餓」「反內戰」「爭自由」「爭民主」即使在都市中已有燎原之勢，更已博得了市民層甚至上層份子的同情，這種崩潰的危機將是一觸即發，當局決不能剜肉補瘡或徒事高壓便可以安度難關，除非他們根本改變了一成不易的官僚買辦政策。

作爲一個外國的中間人物彌却爾·林德賽所作刊於美國基督教的刊物「基督教與危難」上的「中國問題能解決嗎」一文，有着這樣一節：

「中國共產黨自然是馬克斯主義者，但他們是具有恆心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相信祇有等中國發展成爲一個現代工業化社會後，社會主義才能到來，這一時期的來臨，至少要再過幾十年的發展，而且在這發展過程中，自由企業該發生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經濟政綱中，共產黨比官派國民黨政策所給予自由企業活動的範圍更爲寬廣，使有效的合作成爲可能的；另一因素是在大部份的中共政策中能覓到的反官僚主義的傾向。……中共在接近政治組織這一點上總是從底層開始的——建立起羣衆的組織，建立起選舉出來的村議會和縣政府，用村自衛隊（它保證了地方權力的眞正轉移）來代替了昔日的警察和憲兵，以及其他措施……這種通過羣衆組織和地方人民控制的方法是很有效的。革新的措施眞正地被實行了，政府是忠誠的，而且就中國水準來說，是很有效率的，農民中政治覺醒心也很快地成長了……國民黨官方的政策，原則上也承認地方自治政府、土地改革等等，但是他們以行政統一性和執行法律等等作進行這些改革的先決條件。就某一限度說，也可認爲是一種保護既得利益的說明。……」

林氏語重心長，倒是一面客觀的鏡子，宜爲一些勇於內戰者來「攻我之錯」的。

## 二 中國土地應該怎樣改革

中國的土地改革，實在是一個悠長而艱苦的行程，我們體味所謂土地改革，好像必須連帶所謂激烈的革命方式；然而依據客觀的現實，不論共產黨也罷，國民黨也罷，中國的土地改革，確實已嚴重地放在現實之前必須予以迅速解決，再也不能因循姑息，拖泥帶水的了；否則，將必是拖帶到一條歷史的滅亡的泥塗之中去，要是某一個當局昧於理智不敢正視的話。

我們承認，對於這個中國土地問題，不是一蹴而幾便可迎刃而解的。它也不純然是個武力革命問題，也不是一種强暴專制所可屈服，最後，也不純是一個被作爲黨爭消長的懸的（在農民本身利益上講，這是必然的歷史課題）；而是關係於整個中國之命運的一個大大的問題。

中國土地應該怎樣來改革呢？筆者以爲必須按照下列幾個步驟做去，機能有效；一個力求生存發揚光大的政黨統治團體，當了困難的面，決不能畏葸逃避故意歪曲而自以爲得計的。

（一）火速停止這個消解國力的內戰；政治力求民主，打倒一切的改革障礙——目前搶救教育危機的各地學潮已澎湃澎湃，如火如荼，他們已喊出了國人的要求，免於恐懼，飢餓，不屬匱乏，反內戰，眞民主。這種垂亡的吶喊必然跟着政府危機的深刻化而更廣大普遍；這運動的引長必然會引起了搶救經濟危機，搶救職工危機，搶救企業家危機，搶救一切的中國危機，……更泛濫的搶救運動，使全國民衆團結了起來向着一個目標前進。那時候的政府怎麼辦？還不是乘早來個釜底抽薪，迎接了老百姓的要求的好：「和平」！簡單得很！應該剩餘些力量來和異黨作着政策上的競爭才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和平之後，才是國民抗戰八年後眞正的安定養息，一切田賦徵實，徵借，抽丁，拉夫，苛捐雜稅，通貨膨脹，經濟危機，才能統統解除消滅；起碼條件所謂安居樂業才能在農村和都市中實現。否則隨便怎樣的政府改組，錦囊妙計，都是不可靠的揚湯止沸，飲酖止渴。飢末爾是一代英雄，與他底民衆羣竟呼吸相通，訂定國民約章，驅逐他們的

敵人於小亞細亞之外。他固然獲得友邦的幫助，但他終是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領袖，領導土耳其走向復興的大道。他懂得自己國家是一座國際和平的橋樑，而不是雙方殺伐的堡壘。在內戰及將來的國際戰中重重犧牲，他便熄滅戰火提倡文教，使土耳其大放燦爛之光。

我們中國當然不一定要效擊這屬於歷史範疇的土耳其革命，但反觀自己連加拿大甚至戰敗後的日本都萬分不及，他們對於基本的土地政策倒已比較滿意的解決了；二次大戰後的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波蘭，他們這些小國家的本來社會經濟與中國很多相似，邇來都已普遍實施土地改革。我們不可以學學他們嗎？還是得讓別人家強迫改革清？

（二）先要建立最合理的中國農村佃租關係——第一步就要實正的減租減息。封建的地租是一種超經濟的剝削，投資土地的利潤，超過了正常的工商業的收穫，商業資本祇與高利貸結合，這是國家的致命傷，祇有在封建社會及殖民地社會才有此現象。農民在高利貸與高地租高農料的壓迫下，甚至無法維持農家必須的最低生活；即使有一些剩餘的農產品流入市場，也祇被中間的商業經營者以低價壟斷收買了去，農民實在無法進一步來享受工業市場的工業製成品。所以不得不實行減租減息來保障農民，使其生活合理化，以求繁榮社會。所謂二五減租只是一個現實的初步要求。（政府的「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有過去欠租一律不得追償，今後租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的條文，但看實現了沒有？土地一待收復，地主們都追隨在軍隊之後重新播下階級仇恨的種籽，各地區的報章通訊可以復按；而且還些命令祇公布於所謂綏靖區，難道還是收復後的綏靖應付的權宜之計嗎？）

同時，進一步必須使勞苦功高的農民生活趨於安定，應將「永佃權」予以確定和限制；同時，還要強制固定地租率使之不得任意加租；由此可讓佃農安心於耕作，埋頭改良佃耕，與土地打成一片。（綏靖區中地主往往沒收佃農的佃權，甚至侵佔他們一部份所有的自耕地。）

（三）施行耕者有其田的澈底改革——要解決土地問題，最澈底的辦法，祇有將土地重新分配與直接耕種者；減租減息不過是權宜之計，耕者有其田才是最直截了當的方法。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不惟僅屬於扶植自耕農的範疇，它應該超越了這種範疇的單純的意義，即凡是自己不耕而保有領得耕地「永業權」的自耕農，也在禁止之例；自耕農擁有廣大的耕地，從事工業化的生產，那祇蹈入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的覆轍，因此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否定了自耕農個體的擴大，對於美國農業資本制度有很嚴厲的指責。

這種土地改革的理想，實在是實行經濟民主的基本條件，它把封建的超經濟剝削所依附的基礎整個地推翻了。

地主階級所有權的基石是年代悠遠而不易動搖，要實行這個方策，當局必須運用極度堅強的手腕與縝密的步驟來處置。二次戰後，歐洲較落後的一些國家，甚至美國佔領下的日本，已有許多土地改革方法可資借鏡。

（四）改革農業經營方式，建立農業產銷合作制度趨向集體化——由於土地所有的集中和土地使用的分割，這種封建土地形態，造成了小農經營生產方式的悲劇；它限制了農業技術的革新，不能從事於機械化的集體農業，走向工業化生產和再生產的道路。這勞動力過度的疲乏的運用，使之十分黏着於一定的土地上，只便利於封建地租超經濟的剝削，而形成了高額的地租；正因爲如此的生產關係，就限制了生產力的進展，阻礙了經濟社會的進程。現實的要求是：只有用集體的農業工業機械化經營方式代替小農經營，生產才趨於合理化，封建的土地形態才由此而解體。在這裏，更要進一步地從事農業科學技術方面的改進，對於地大物博的墾荒問題應予研究解決。

至於確立農業產銷合作制度，這是由個體農業經濟趨向集體農場生產的橋樑，使保守的耕地工作者團結一致，有組織地從事於生產與消費合作，基於自發自動的要求，一切的農業技術改進都有把握，理想計劃易於實施，農業的生產方式一切趨向合理化；在過渡中可避免生產的盲目、不規則、市場壟斷和再生產資本不夠累積、運輸不便利等等的弊病。這裏要注意的是鄉村自治機構的推動助力和本身的健全，合作農場組織力和教育工作的普遍，也是重要的一環，要這一環能够堅固，才不致爲土豪劣紳與中間商所假借和再行得勢。

（五）實施平均地權的極致——土地公有——所謂平均地權，就是凡是人民都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權利；大地上的利益，人人都可憑藉他底勞力

而得均衡收益，這是中山先生底土地政策的精華，（耕者有其田也屬於這個範疇）而出之以和平的手段假之以一定的期限，蔚爲大成的。

至於由此進一步的要求，則爲土地公有。它是一切土地政策的極致，也是中山主義的遠大目標，它同時必須以土地公營作爲內容，配合着中國的政治條件和技術形態才有實現的可能。在這裏，必須顧到公共的利益和農業工作者對於土地耕種利益的熱心。

政府在這場合，一方面把土地公營事業盡力發開，另方面則須由國家土地金融機構盡力統制自耕農集體農場，領導着走向合作經營的道路上去；這種集體農場，正是一個土地公有的橋樑，保持了自耕農不致兩成耕者有其田與一切公有的衝突的苦悶。

另一方面，必須由上而下地防制官僚機關的形成，免得一般土劣官僚假公濟私，創造出新的特殊階級來。

上面所敍述的關於土地改革的一些設施，實在並不是一種空中樓閣的理想，它應該是個歷史的必然的課題；假使在現實的環境裏還是一種奢望的話，那末這個現實倒是一個悲劇。

卅六年五月廿四日

#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 與陳衡哲先生論『需要重來一個「人的發見」』

馮大麟

在當今，如仍沒有全盤反省和澈底自覺，眞太危險而可怖了！

這一個多災多禍的世紀，這一個多風多雨的季節，有心人，有識者，早看出時代的大難文化的危機和人類的厄運，已如暵寒欲至的八方風雨，飄然來臨。

一年以前，當代赫赫政治家邱吉爾於訪美途中，曾發表過一段撼動世界的演說，首次指出這次戰後和平空氣之太缺乏，不是一個好的朕兆，如比照現局發展，三次大戰可能迅速來臨，其結果原子戰使地球表面重回復原始狀態，一幅慘澹的劫後世界畫面將宛然臨現目前。當時一般人多以爲邱翁危言聳聽，有意渲染時代的猙獰面目。但最近之最近，當代思想家羅素，在其向全球廣播的和平論一文中，曾這樣動人地說道：「羅馬帝國時代所曾遭遇的厄運今日可能重演，然而結果是很顯明的，除了一些小國尙可倖存外，人類的文明將遭遇到全部的毀滅，人類智力的錯用將招致新的危機，死亡與受難是不可免的。」這經過兩年來歐亞各地的肉搏內戰，美蘇間的暗鬥明爭，雖不能說他們預見的充分正確，至少已證明這不是缺乏根據的無稽興歎。

歷史確已走到不可不全盤反省和澈底自覺的時候了，橫陳當前的時代問題，在原子世紀航空時代天下一家的今日，早不是你我一己獨善其身的問題，也不是你我一國獨善其後的問題。在時代的安排上，像羅素所說：「今日我們只有在整個毀滅及繁榮之中任擇其一，中間的路線是不可能獲得的。」處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不是我們將時代問題總解決，邁向入和平繁榮的路上，便是人類作自殺性的競賽，陷入自我毀滅的深淵。這不是我們有意作驚人語，新的戰爭意義，在今日科學技術的水準上，乃已非城地的攻佔，或霸權的爭奪，而不折不扣地是人類有目地扮演全員自殺的大悲劇。

要終止這全員自殺，唯一而可能的道路是：「全盤反省澈底自覺。」不幸這赫赫當頭的活現實，却爲這時代的人所抹殺、忽視、遺忘，眞是這世紀第一件不幸的事。

讀六月八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陳衡哲先生『需要重來一個「人的發現」』一文，在這風雨滿原無邊動盪的時候，陳先生從全盤反省澈底自覺中提出這一新的期待，不失爲有心人的深遠呼聲。本來「人之發見」和「世之發見」是西方文藝復興的兩大總綱，也是他們反省和自覺的結果。陳先生以爲文藝復興時所發見的「人」，已因近代知識的喧賓奪主和物的征服

，變爲太阿倒持，又引領受命，俯伏在地下，聽候物的屠宰了。這是現代人類文化的嚴重危機，要挽救它只有從兩個初步工作標誌做起：一、認識問題在於恢復人與物間的主賓地位；二、努力的憑藉，他提出「回到哲學去」，從以人爲中心的中國哲學裏發掘新啓示，再發見一個「更美更善更能運用知識與物力的新人。」

遠在二年以前，當歐亞兩戰場烽煙尚未消散之際，個人日擊亂離，感發時會，曾對中西文化與時代問題作一根本的檢討，批論舊事，判析新知，最後歸給眞元之道於「人之發見」與「世之發見」，期待在東方再來一次文藝復興。今日陳先生提出需要重來一次「人的發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一新時代的到來，已如嶺梅之乍開，在暗香浮動處，早透露出春之消息了，生處今日，其能無興感！

不過對陳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還有兩點應商榷的地方；第一近代世界中「人之沒落」，陳先生以爲是由於知識的喧賓奪主和物的征服變爲太阿倒持。但依我們的看法，這祇是近代「人之沒落」中幾件大端舉舉的文化事象，不是眞正的根本原因。要挾發其核心原因，在方法上，還應從歷史的探溯着手。若用一個文化史家的眼光來分析，我們會知道「人」之沒落由來久了，當文藝復興之初，在主觀因子和客觀條件上，早就注定了「人」之沒落的必然命運，這以後的三四百年間，不過把當初潛伏而隱的邏輯演出和露骨發揮，我們倒不必對現時代無端驚奇。本來文藝復興，所以能孕育後此的科學文化，在主觀因子上，實由於主知主義和感覺主義的得勢，在客觀條件上，則由於唯物主義和機械主義的繁興。不過，主知主義的發揮，雖使科學分析得到無邊的惠賜，但滔滔不平的人類情感被壓抑了；感覺主義的流行，雖使科學實驗得到主觀信仰的支助，但幽邃蘊深的直覺性識，則爲之掩蔽不彰。他們的極端態度，對摸不着看不見、不能分析、不能理解的東西，都予以保留，甚至乾脆加以排斥。以後唯物主義和機械主義充分成熟，就自造成一近代人所有的天地；唯物主義，化原萬有，歸結於物，絲毫不承認精神世界的存在，機械主義，强調必然，信持命定，根本否認自由領域的實有。他們的人生觀是唯物的，世界觀是機械的，這就是文藝復興所發現的「人」和「世」，今日科學上雖有相對論量子論不定原理等新學說的產生，但唯物主義和機械主義的傳統霸局，並未根本推翻，祇在認識微波上激起一點漣漪而已。文藝復興所發見的「人」和「世」，既這樣不脫唯物的窠臼，他們所知所行自難逃這唯物的天地。這不是他們對「人」無所知，無奈所知的都是人的自然之性，也不是他們對「世」無所見，無奈所見的都是宇宙層次中物質世界之一部分。在這一番迴照反觀之後，我們眞不能不太息於近代人褊狹的盲目追求，及對人之所以爲人的眞際知道太少了！「人」本不祇是一有血有骨有性有慾的動物，「世」也不祇是一團黑漆的物質結構，然而近代人却要執拗地生活在這一可憐的小天地，他們盲目地追求物的知識，到頭來却對於人之道生疏茫然了，他們努力於物的征服，最後却惑然於怎樣才能使人免於受物的毀滅。所以近代「人」的沒落，不是由於知識的喧賓奪主，而是近代對「人」的知識太貧乏了，自己不認識自己有應用物的知識之優越能力。同時，更不是由於物的太阿倒持，以原子能爲例言：「原子能」在人類未利用它造原子彈時，並未對人類發生輕微的損傷，乃剛剛相反地，地球上第一次原子能的利用，其目的却在「人」之毀滅，這那裏是物毀滅人，實人自毀之。尚書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今日人受制於物的局面，確非天降之禍，乃人作之孽。總結說來：這一代的險局亂象，自文藝復興發見新「人」新「世」後，已早播下遙遠的種子，正如蔣方震先生在文藝復興史上所說：「文藝復興實人類精神的春雷，一聲之下萬卉齊開，佳穀生矣，稂莠亦隨之以出」。當今「强凌弱」「衆暴寡」「有諸己」「無諸人」「以物毀人」「人自毀人」的動亂世界，正是文藝復興所出的稂莠。若是我們不甘作時代的犧牲品，覩往察來，則今日急急待做的時代工作，就在清掃這非同小可的文化稂莠。

其次，對問題解決的路向，因爲前提認識的不同，我們與陳先生的主張也兩樣，陳先生只提出需要重來一個「人的發見」，我們却進一步期待一個以「人」和「世」的發見爲骨幹的新文藝復興之到來。本來「人」與「世」原有不可解之緣，宛似連理雙枝，並蒂芙蓉，有「人」的自覺即有「世」的發見，新「世」是新「人」活動的天地，沒有新「世」，新「人」即無安頓處。這我們若稍察看一下文藝復興「人」「世」消長的轉折，當能會心了悟爲什麼哥白尼的新宇宙觀會被教會目爲邪說，基督教的天國會爲科學家斥爲荒誕，此中原因無他，即在舊「世」中無安頓新「人」的

地方，新「世」中無舊「人」活動的天地。所以單純的「人」的發見，非時代方向有錯誤，乃在這紙是理論家的自我想法。至世界上的任何文化民族，如其能在歷史上建立一獨立自成的文化體系，大都有其所自覺的「人」，和所發見的「世」；在中國，論「人」，有倫理化的以修身齊家爲本的「人」，論「世」，有道德化的循環的宇宙觀；在印度，論「人」，也有宗教化的持修出世的「人」，論「世」，也有週輪雜多的大千世界；至古希臘的充滿阿波羅（Appollo）精神的人，和物格化的宇宙觀，也都各有其特殊面目。世界上任何文化沒有不是因「人」緣「世」和合而成的。「人」與「世」正是這社會文化間架的中心骨幹；一新社會的建立不能無「人」與「世」總其綱，一新文化的創造也不能無「人」與「世」肇其緒，一時代大局的開拓又往往有新「人」新「世」啓其先，一時代混亂的結束亦往往有新「人」新「世」殿其後。「人」與「世」與時代社會的關係眞太密切了。今日中國，今日世界，都已面臨一絕續轉變的關頭，在在需要發揮反省工夫和創造魄力，在這舊「人」舊「世」已不能打開新時代之門時，去發現新「人」和新「世」，以上振百代之做，下開千世之流。

這個新「人」與新「世」的發見，我們叫做「東方文藝復興」。它的時代意義，除終止人類全員自殺，結束一代混亂外，至少可由以下兩方面來說：

一、西方文藝復興已完成其歷史使命，需待從新啓示中發見新的「人」和「世」，重開西洋文化的紀元。

二、中國在百年文化大變局之後，需要由新「人」新「世」的發見，展開一偉大的文化運動，以綜合「東」「西」，融鑄新舊，造成一波瀾壯闊的東方文藝復興。

先考察第一方面。原初西方文藝復興的泪泪狂流，本是由古代人生方式思想方式和藝術方式的再生，乃激起新「人」的覺醒和新「世」的發見，這一大發見的意義太重大了，一面它結束了中世紀的教權時代，一面也揭開了近代文化之巨幕。不過，所謂新人的覺醒，乃由靈到肉，新世的發見，乃由天國到大地。自始就染上主知的感覺的色彩，和唯物的機械的情調，從此他們的眼光，不再上視，迷途於莽蒼蒼者天的神聖玄祕之中，不再下視，在如火如荼的地獄之前戰慄前進，也不在內視，探討那些確定性很少的問題。在一番覺醒後，他們開始有定地把大地認爲是人類自己的，好像生活在初春的晨光裏，微風在澄漾，百鳥在嗥鳴，感覺到一種初脫離教會樊籠而生活在大地的快樂，可以縱橫奔馳，可以放任自由，可以從自然世界裏獲得無比的權力，可以任意在大地上建立科學的世界。但文藝復興自始即有這先天缺點，佛利德爾（Friedell）在現代文化史上批評說：「文藝復興是第二次的人類眞正墮落，所產生的全是一批自我享受的俗人，文藝復興的最大缺點，就在沒有心靈，在今日看來，還並不是過火的描寫。順着這巨流推進，到了主客因緣充分成熟的時候，不但人生觀宇宙觀是唯物的，而全部知識系統也成了科學全書的同義詞，「自由意志」「道德法則」「人生價值」都變成了應予否認的東西，文藝復興所發見的「人」和「世」，到此已面臨山窮水盡的末途。記得第一次大戰後，東方西方都曾喊出一片西方文化沒落的呼聲，當時國內嘵嘵滿耳的怪論，以爲西方文化的天下已告結束，今後是東方文化的天下，我們要抬出孔老夫子去救西方。實則在明眼人看來，西方文化，如能有新「人」新「世」的發見，前途正方興未艾，以四書五經的符咒，來解脫而今厄運更難驗靈，要重開西洋文化的紀元，根本之道，還在於澈底自覺根本反省，去發見新文藝復興的綱領——「人」與「世」，這是世界文化發展要這一代人完成的歷史任務。

第二方面；中國在百年文化大變局之後，一片荒涼蕭瑟景象，呈現目前，舊的已經破壞，新的尚未建立，西方的新文化我們雖曾鍥鏘雜沓地一團介紹進來，但總不易成長生根，在今日中國，一面我們的舊偶像已經打倒，一面新權威還未樹立，一面廣大農村已潮於崩潰的邊緣，一面新工業的種子還難望成長茁壯，一面舊皇室雖早已推翻，一面官僚傳統的惡弊却深植於今日官場市府，一切脫節，一切矛盾，眞是決堤開閘，難勝其苦，捨舊從新，不堪其煩。在這個文化失調時代，我們太需要有一個文化復興運動了。但如對幾十年來的文化運動作一番回溯，又不能不令人大大失望，最早由洋務運動談起，曾國藩張之洞對中國現代化的辦法，都是「食瓜遺子」，「中體西用」，錯誤重重；維新運動，新車舊轍，舊瓶新酒，也只有處處碰壁；五四運動，在形態上雖然似錦如荼，波瀾壯闊，但「五四」的成就，也只限於西方新思想新制度的介紹，和中國舊文化舊重心的毀

滅，時代的尖峯，始終未超過吸收西化和破壞舊制的極限。

這裏，有一點應駁辯的事實，就是有不少人把「五四」運動看成中國文藝復興，胡適之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在支加哥大學刊行「中國文藝復興」（Chinese Renaissance）一書內，就解明採取此一看法，他以中國新文化運動與西洋文藝復興類似之點有：「一、這自覺運動在以有生命的語言，去代替古文而創造新文學。二、這自覺運動在反抗傳統文化的禮教，從舊勢力下解放出個人與婦女，……最後，這個新運動在以歷史的新批判方法，去研究文化傳統。」因而卽率直認爲五四運動是中國史上的文藝復興。我們以爲五四運動，雖曾作了一番反省工夫和自覺工作，但深度和廣度都太嫌不够，不能與文藝復興的核心意義，是新「人」的覺醒，和新「世」的發見，但這兩點都是他們探索古希臘文化而獲得的新啓示，可是五四時代的人，一面因爲時代的情感太不正常，他們對中國舊文化，只有反感，沒有同情，鷄禮教殺人，向孔家店開火，以這種萬方不平的偏激感情，那能涵泳虛心地對中國文化有自我認識，雖然當時整理國故的呼聲，也曾甚囂塵上，但所做的都是些瑣碎考據的翻案文章，這是五四人物不能獲得深遠啓示的眞正原因。另一方面；也可說他們對「人」有所覺醒，對「世」有所發見，像婦女解放可算對「人」覺醒的一個例子，推崇賽先生的宇宙觀，可以說是一個對「世」的新發見，這雖是發見了過去中國人所遺忘的東西，和覺醒了過去中國人所不知道的世界，但這一切所覺醒的所發見的，祇在中國文化蛻變的過程中還有其特殊的意義，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則並無新內容。本來文藝復興之所以爲文藝復興，原不在它接受古希臘文化的成果，乃在它從希臘文化中獲得以前所未有的覺醒和發見，這種覺醒和發見不是古希臘的，而眞正是文藝復興的特殊成就，但我們若清算「五四」的成績，除了接受文藝復興以來這一脈思想和制度把它移殖到中國外，我們看不出「五四」有什麼新成就，他們對「人」的覺醒，是文藝復興以來對人類已有的覺醒，他們對「世」的發見，是文藝復興以來對世界已有的發見。這些「五四」所有的覺醒和發見，都是舊的而不是新的，都是已有的而不是新發見的。它不能叫做中國文藝復興，放大來說至多祇是西洋文藝復興浪潮在東方的尾閭延長。

「五四」既不能稱爲文藝復興，在時代的需要上，我們自有權利期待一東方文藝復興在中國的到來。

總之，今天世界在大戰之後，一個陌生而恐怖的局面，已出現目前，人類自我覺醒之需要，已達史未前有的嚴重程度；中國在百年變局之餘，一幅落葉翻飛的文化景象，更需要有一「會極」「攝元」（會萬殊之極，攝衆類之元）的文化總綱——「人」與「世」，來貫串一切，陶鑄一切，融合中西思想的矛盾，泯除新舊制度的脫節，造成一東方的文藝復興，再建中國文化的殿堂。

從時代之塔臙望過去，動亂的時代正是文化創造的時代，西洋文藝復興時的政治社會面目，也並不好看，生處今日，我們祇有義務開闢世界，却無理由對時代悲觀。還未來萬方期待的新「人」和新「世」，若以一個預言家的眼光看來，它的綽約輪廓也赫赫在目，至少的至少，「人」的自我新認識，已不是一低級的物質個體，有理知而無感情，有衝動而無靈性；新世界的系統，也不是一簡單的機械結構，有發洩物慾的地方，而無寄寓生命的境地。這新「人」不但有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有馭御知識濟利社會的智慧，這新「世」不但可以各取其需之所急，而且有生命托庇之處，及精神自我慰藉之所。不過是否能有此覺醒和發現，就要看我們這一代人有無偉大智慧和根本覺悟了！

今日人類的悲劇命運並非不可轉移，由歷史的考驗上，人類的生命力，往往在山窮水盡之時，能衝決障礙，而達到另一柳暗花明的境地，同時，一時代險關的渡過，也正惟其不易，所以意義深遠，一時代新局的開拓，也正惟其困難，所以場面偉大。

「朝既盈矣！鷄既鳴矣！」（詩，日出）在月落西山之後，自然是日出東方時代的到來，如我們能聚意力，瀉光熱，全盤反省，澈底覺悟，以一代的智慧，爲百代事而打算，則衆雄喔喔不難催天下之大白，也許東方文藝復興的到來，會使人類永遠懷記着：

「光明來自東方！」

定閱諸君：凡查詢或續定，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 道德上有個毒刺

## ——美國人性格之七

費孝通

我曾經這樣想過：一個文化裏若是有一套東西特別看得重，卻到不太受理性的檢討，重到時常要爲此動感情，這套東西必然是相當不容易得到的。反過來說很容易明白，我們生命所倚賴的沒有比空氣更重要了，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文化中有把這事實上十分重要的東西看得那樣重的；除非有一天我們整天得在重慶大隧道式的防空洞裏過日子，我們也許會發生一套特別看重空氣的信條出來。我已曾用這個原則來解釋爲什麼在餓的中國對於吃的一道會這樣考究和這樣的念念不忘。見了人第一句話：「吃過飯了麼？」見了朋友第一件事是約個飯局。不先喂飽了對手，似乎沒有話可以談得上的。一切聚會裏，不論是結婚或是死了人，總是吃一檯。連生孩子的動機也在怕死後過年過節沒有子孫上祭，上祭也是吃。——這樣講究吃的文化却是一個大多數人吃不飽的民族。說來似乎矛盾，其實却是相配的。

從這個角度去看美國的講平等講競爭，就不免使人想起了他們黑白的界線來了。當然，話先得說回來，在數目上說，中國能大吃大喝的祇佔極少數，一般生產者每年能暢吃一陣的也不過幾個節日；而美國能享受平等和競爭的，至少從理論上說，還是佔多數。——這說法也許不大正確，但是我們得承認被拒絕於平等競爭圈外的有色人種確是少數。我在這裏想說的是美國人這樣重視平等競爭多少是有着一大批得不到平等和競爭機會的「黑奴」做着背景。

我記得黃炎先生曾在他「關於美國兵」的小冊子裏寫過一篇「黑美非美」。當美國人說起「我們美國人」時顯然並不包括那千萬的黑美。我在讀 Mead 女士那本 The American Character 時，（就是我寫這一路美國人性格的藍本）也很明白的覺得，她心目中並沒有這些黑美。譬如我在「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一文中分析美國社會階層的性質時，也找不到黑美的地位。如果我們把黑美加入這幅素描中，在起碼的界線之下，大概不能不再加上一格不流動的，黑漆漆的底層。以黑白的關係來說，美國却可以和印度相提並論，用社會學上的名詞來說，是個 caste 的結構了。

關於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我相信讀者必然已知道一些。如果不大熟悉，不妨去看一本美國新聞處重印了分送的 Washington Carver 的傳記。這位 Carver 先生是一位科學界中的人傑。他是念農業的，他在理論上和實用上的貢獻極大。舉一件事作證：他因爲美國南部的土地太差，農民生活太苦；所以提倡種植花生。他不但在種植上努力推廣，而且發現了花生裏的營養素，和發明了種種以花生作原料的工業品。——這種綜合的研究是後來 T.V.A. 大計劃的基礎。他的貢獻於人類的幸福是够大了，但是不幸得很，他是黑人。他去參加學術演講時，甚至國會裏委員會請他去陳述意見時，他不能住在大旅館裏，祇能從後面的小門和鐵梯上進出；他不能坐臥車，有時他得靠兩條腿走路。他的朋友們很惋惜的嘆氣：「假如他不是黑人——」但是這惋惜是白不了這位偉大人物的皮膚，在「平等競爭」的美國社會，他走不上「美國的旅程」，在比賽的圈外。

每一個到過美國去的中國人沒有不能舉出他親眼看見美國社會裏種族不平等的實例，因爲我們皮膚的顏色也並不是白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在美國參加了一個討論種族問題的會，主席很客氣的要我說話。我覺得很難開口，後來我說了：「我沒有意見，因爲我是在一個並沒有這問題的文化中長大的。我對於印度的宗教，美國的種族，成爲討論的題目，甚至成爲生活上的問題，祇有好奇心而已。」

我在書本上自然讀到過許多分析這問題的文章。我在美國的短期旅行中也受到過感情上的刺激。如果我要爲這問題說話，自知離於客觀，因之也不會得要領的。我的興趣却是在這顯然和美國所特別重視的價值標準不

合的現實對於一般美國人性格上的影響。

黑白的雙重標準在我看來是美國人道德體系中的一個諷刺。如果美國人接受了希特勒的哲學，認爲世界本是個種族競爭的場合，他們可以找到人類歷史上有着無數被淘汰了的種族，上帝是用了「物競天擇」的原則，以生存和繁榮去報酬最優良的種族。他們正可以把黑種人的「失了上帝的恩寵」來維護自己白色皮膚的優越感和自尊心。——這樣的話，美國人的良心是可以洗得乾淨的。但是美國並不接受希特勒的哲學。相反的，在他們天經地義的人權宣言上，寫下了人是生來就平等的。要證明黑美不是人，自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我們念社會學的人自然明白，道德是在圈子之內的。當我們對村圈子外的人，殺戮、欺騙、愚弄是道德的，受到獎勵的；至少也不是不道德，可以容忍的。在戰場上，雙重道德表現得完全無缺。美國如果根本不承認黑美是美，取消黑種人的公民資格，他們把這些「非我族類」的人物，圈在「自己人」之外，在道德系統上也可以做到一貫的程度。但是美國人並不這樣做。在他們立國之本的憲法上又明明寫下了，不得以種類限制公民的權利的字句。

這樣，美國人祇有兩個選擇了：一是忘記種族的界線，以維持道德上的完整；一是昧了良心，維持種族的偏見。他們的選擇是第二條路。

這選擇是有理由的。（我說有理由並不是說我是同情的。）在一個競爭的社會中，一方面是要競爭者大家不出軌，所以要講 fair play；又要大家在一條線上開步，所以要講機會平等。但是爲競爭而競爭，必須一個條件就是競爭者總得從競爭裏能得到報酬，報酬可以有多少之別，但不能白白的跑這一陣。所以歸根是要看大家可以得到的報酬的總數。如果總數不增加，而想分享的人太多，有人要分得不到時，競爭也就會變成亂搶了。人家說中國人坐公共汽車不守秩序，那是因爲汽車太少，守了秩序根本就會有不少人坐不上車。在粥少僧多時，不講進取的和尚們也會不講禮讓的。於是在競爭社會裏，在事實上會發生拒絕增加競爭者的傾向。我這樣說並不在體諒美國的種族偏見，而是在說明在現實界裏，競爭的社會可以排除競爭者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可以使我們這個重視吃的文化中，發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如果在糧食不足的國家，遵守了「推己及人」的道德原則時，大概事實上會沒有人能一生溫飽了。

美國維持偏見是事實，他們的代價是道德上不能完整，良心不安。當然，我很難想像一個人永遠在受良心磨折的。於是我們有孟子的「遠庖廚」的適限法了。這是說，我們承認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孟子本是個不講邏輯的現實主義者，他一方面可以說性善，而一方面又要遠庖廚。一貫的推論，必須承認現實是不善的，這不善既是無可奈何，也必然是出於人的本性了。一個文化中如果發生了這種理想和現實的善惡之別，他必然要走到內向的路上，那就是說，一提起道德問題，心就虛了，想到了自己的不完全，而恐懼起來。「理直氣壯」祇在現實和道德相合的時候。理不直氣不壯的人是想逃避的，他們沒有勇氣認眞的就某一價值澈底的推論下去。美國人自己承認「年紀輕」，也就是自有的說法。他們可以高唱曰大自由，而不認眞的討論現有的政策是不是在遵守這項諾言。政治學家 Merrian 說，政治是 illogical moderation「難得糊塗」，也是美國理想和現實發生了太明顯的距離時的說法。

美國人心底是明白種族偏見和傳統道德標準無一合處。現實既難改變，於是祇有轉變換角的想法自贖罪愆。他們可以在藝術上儘量的接受黑人節奏，爵士的音樂和舞蹈是這樣進入了美國的生活。他們可以個別的向黑人捐些款子，做些社會工作。但是像一個犯了罪了教徒在牧師面前懺悔了，就可以心安而繼續發生犯罪的生活了。

這是那些想創立「美國世紀」的雄心家所遇到道德上的阻力。美國並不能站起來說：「我是民主的模範，民主是好的，因爲你瞧，我們的社會是多完美。」美國人是沒有說這句話的勇氣。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良心會輕輕向他一笑，「看看這不平等的現實。」「美國」本來不是個現實，而是個向某一理想的追求過程。美國人可以說，我們愛好民主，民主是好的。我們要實現好的民主。我們還沒有實現這理由。

民主是好的，能享受平等，能在平等機會中自由競爭。如果有人問：「你怎末知道是好的呢？」他們可以指出黑美的痛苦，「你瞧，黑種人得不到平等，所以苦。」他們的父母可以指着當差的黑僕教訓他們的孩子：「孩子，平等是可貴的。沒有了平等，就成了這種人。」在局外人可以批

評他們爲什麼不給黑種人平等呢？可是這是另一問題。孩子們聽這話所得到的教訓是要保持自己的平等，並不是要把平等給人。

如果我們不能瞭解這個邏輯，不妨想想自己。當你看見在街頭乞食的叫化時，旁邊的父母和你說：「你不用功就會如此一時，你會想到的不是對叫化的同情，而對於自己地位的可貴和可能失去的警惕。

美國文化道德素質的脆弱是現在民主集團的損失。脆弱的原因當然很多，種族偏見和他們立國的基本道德的不相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黑白階層之分可能是美國人感覺到平等競爭的重要的背景，但是這種等於caste的結構在本質上却不能容忍於民主自由的世界上，何況是想成爲民主示範區的美國呢？

這本是一個威望政治的時代。美國的種族偏見過去或者祇是一種引起美國人民良心不安的苦衷，現在都已成了舉世矚目的民主缺憾。顯然的，除非美國能另外選擇一條道路，就是維持道德的完整而放棄種族偏見，美國在威望上是不免要打了個很大的折扣。在我們的立場看去，很有理由問美國人，上一次大戰如果是在打倒希特勒主義，而不是在打倒希特勒個人，爲什麼美國人民可以容忍自己文化中相類於希特勒主義的成分呢？我們也更有理由懷疑：如果美國的民主中可以排除這樣多的黑美於平等的圈子之外，別國的人民在接受美國民主的領導時是否也會造成這類於caste的結構呢？這些問題是美國想做新世紀的領導者時所必需答覆的。不然的話，美國儘管依恃他的財富，不能使人折服，威望並不能用金元來收買，也不是原子能的威脅所能奪取的；這是需要一種道德力量的。我們看到手無寸鐵而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可以支配大部的世界這樣久，就可以知道道德力量的偉大，而道德力量的發生不祇是說，而得實踐的。如果美國的民主在別人眼裏是個不貫澈的民主，甚至在很多名義上是公民而實際上被排除在平等圈外的美國人的眼中，美國民主也不過是個不講原則而講便宜處事的民主，試問「美國世紀」怎麼會在歷史上出現呢？一心一意想創立「美國世紀」的人，肯把金元浪費在別國的戰場上的，也該自省一番，還是在美國努力造成一個民主模範來得容易，而且成本也較輕。如果美國眞做到了平等自由的民主國家，世界上那一個人不願意奉爲模範呢？

我們當然並不應該因爲口口聲聲是自由之邦的美國自己有缺點而否定這些標準，可是爲美國想，實踐比了宣傳和出售都更切實些。

（上接二十二頁）大家世天天喊爭取言論自由，反對統制言論。大家也認爲爭的對象是政府，統制言論者是政府，統殺自由者是政府。這些賊的人，似乎自己認應該守言論自由的義律，至少不歪曲別人的言論。大家也反對「給別人戴帽子」的辦法，則自己至少總不要製造帽子來給別人戴，即使自己認爲那是一頂光榮的帽子，被戴的人却未必欣賞這種光榮而見你的情，因爲自由比光榮更可貴，被人戴帽子，任論出於善意惡意，都是不自由的。

我們也感到一種危機：中國實在不大可能有言論自由，因此也見不到有民主的前途。政府是否許可言論自由是另一問題，但即使政府許可，你也未必有自由，因爲你的話倘未能到聽者的耳中，在半途已經被雜誌和報紙的編者，有意或誤意的，善意、惡意的，歪曲了，改變了，誇大了，抹殺了！至少你的意見如果與編者不同，便沒有發表的自由。一個國家由一個威政來統治固然不民主，但由十個趨高來統治就會民主嗎？事實上威政並不多，而趨高却眞不少。中國不許有言論自由的習慣，不但政府如此，而在爭言論自由的出版界也不免如此。至於干涉，歪曲，更改，諱栽抹殺別人的言論自由，則出版界如無自律的原則，很可能更甚於政府。這也並非「矢人不仁於函人」，而因爲一切言論文字如欲與讀者相見，必須先經過出版者之手，出版者與種種言論文字的接觸機會多。但這事對於中國民主的前途關係甚大。因爲出版界本身就是言論自由的保障者，有如憲兵警察是社會秩序的維持者。但如果憲兵警察自己也破壞秩序，這個社會非陷於無政府狀態不可。我希望出版界的朋友了解一點：當一個編者離開編者職位時，他的主張和別人的主張是平等的。但當他處在編者職位時，他操着別人言論的自由權，此時他若不能尊重別人的意見，別人的言論便不和他的處在不等地位，他是一個獨裁者，（雖然他也許最反對獨裁）別人的言論却往往是犧牲者。這個傾向如果很嚴重，則言論自由既不可能，民主政治更無希望。

中國的政治民主要靠言論自由來建立，而言論自由則尙未誕生，只能說是在孕育之中。出版界是接生的醫師。一個眞好的醫師，應該有一條自律的戒條，即：打胎是最不道德的行爲。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民災

民命
U.S.A.

觀察通訊

#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的迪化政情

本刊特約記者

## 張治中的苦悶

（觀察迪化通訊）從中國與西域發生關係以來，張治中將軍是第一個抱着遠大襟懷從內地到西域的政治家。這遠大襟懷的可記述處並不在他爲國家保護領土，而是在他爲國家爭取人民。他憎惡過去新疆的統治者，並決不再走過去統治者所走的道路。他發現，在今天如果再用高壓或權術來統治新疆人民，不但不會得到任何效果，而且將永遠把新疆人民從中國體系中丟出去。領土丟了，能夠光復，人民丟了，將不會再召回來。張氏常常讓人們自省自反，他常常讓不能忍耐一年來維族同胞的浮動的人們來反省：過去漢人是如何在壓迫地方民族，地方民族忍耐了幾百年，我們連一年都不能忍耐麼？他是想用至誠與耐心來洗刷千百年歷史的積垢，他認定這積垢如果洗不淨，即或暫時把新疆掌握住，終給國家留下一筆盲腸。

一年來張氏懷着他的智慧與誠意，給新疆前途計劃下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是光明正大的。他不支援烏斯滿，他極力抑制新疆這塊只有四百萬人民的地方，不但民族複雜，就是一個民族之間也有各別的森嚴門戶，彼此從來不合作，互相排擠傾軋。揚增新曾利用這個來維持其十七年的統治，盛世才也利用這個來建立起其特務機構，惟有張治中將軍想化他們爲一家，他從來棄絕權術，但是他們視智雄返。參斯武德登台之後，排擠與傾軋之風更甚了。

跌進過去的泥淖裏了。北塔山事件之揭開，我們很懷疑，張氏會對之發生興味，而北塔山事件揭開以來的迪化動態將使他更苦悶，更感覺孤獨。

## 暗殺與鬥毆

把新疆交給新疆人來治理是張氏二年來經驗的收穫。但新疆人能不能治理新疆則要待事實來證明。新疆政治鬥爭明朗化以來，鬥毆與暗殺的事件乃層出不窮，迪化南樑又如今春一樣，成了恐怖世界。舉幾個實例，六月十四日下午迪化保安司令部哈族軍官喬連清被維哈文新疆日報社職員葉列捷甫等人兇毆，傷勢沉重。七月一日（新省和平紀念日）夜維大會，維哈文新疆日報社職員和新疆三青團的職員（均係維哈族）在南樑互毆，當場死二人，傷有抱負，同時由于一年來許多不能與張治中協調的政府工作人員之行動的刺激，使他們認爲參斯武德的進攻，乃更感到有加强他們政治攻勢的必要。

說新疆的一切反政府行動都有外力作背景未免有失公道，許多事件都是自發的，就是去年的額敏事件，外力也決不作那樣愚蠢的尊。

參斯武德，離開新疆過久，在民間的力量不能說沒有，但總不太大。艾沙等人縱然掌握住若干人，但終未能控制住絕對的多數。而阿和買提江一系，基本上既別有抱負，同時由于一年來許多不能與張治下旬迪化南郊發現被殺的維族人屍身一具，而容被毀，無從辨認，最近數日，情況更加嚴重。

有人認爲這是妨礙他們政治攻勢的必要。

文化落後的民族，不知根據什麼想出來的。

現在阿和買提江一系與擁護參斯武德的人們手裏幾乎都有槍，他們相互間的仇恨之發展，將把張治中苦心孤詣爭取來的和平毀滅了，幸災樂禍的人，恐怕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呀。

## 省參議會流產

新疆省參議會在五月二十八日與參斯武德主席就職典禮同時舉行開幕式。當日張治中致詞中所云：「有了民意機構以後，和平建設便可以實現。就是說，從今天起，議場代替了戰場，口筆代替了槍炮。」但是從這一天之後，參議會始終沒有再開。伊犁那一方面與反伊犁那一方面都想在議會中控制絕對多數，可惜的是事局迫急，他們已放棄了思想爭取，而以他種方式互鬥。據六月二十二日新疆日報發表，會議發生障礙的原因：（一）伊區應選十四人，但報到者竟達十八人，且多爲現任官吏及軍官警官，與選舉辦法不合。（二）塔區應選七人，但報到者八人，而此八人中與原選姓名不符者五人，並缺蒙族議員。（三）喀什區應選二十人，但報到者二十二人，而此二十二人中與原選姓名不符者七人，（四）阿、錫、索、滿參議員已由阿族文化促進會，錫索滿文化促進總會選出，但此次伊區來迪之省參議員帶來阿、錫、索、滿族各一人，要求參加會議，以代替各該文化總會依法選出的省參議員。這些問題後來由省府指派阿和買提江副主席召集七人小組會議來解決。小組會自五月廿八日起開會數次，決定處理辦法，但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不肯接受。七人小組會議在

六月又數度開會討論，仍無結果。實際上這裏所謂資格之爭不過是表面的，省參議員已顯然地分成兩個壁壘，即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是反政府派，而其餘各區的參議員中之大部則是擁護政府，大家都想在議會中掌握多數，因此以資格問題來互擊。六月二十五日迪、哈、阿（克蘇）、莎、馬、和及少數民族參議員等五十八人在新疆日報上發表宣言，聲稱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破壞了省參議會，而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三十二名也在維文新疆日報上發表宣言，聲稱破壞者是迪、哈…等區參議員，而不是他們自己。

七人小組最後委曲求全，想把資格問題拋開，僅先開會，但恐議會鬥爭劇烈，特限制提案範圍，即（一）省參議員無背叛國家之自由，（二）提案不得脫出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即不得提出反對中央與新省現在關係的提案，要求國軍撤退的提案，及對中央改組省政府命令的提案。但伊方的人組成了各民族擁護和平統一聯合會，連續向行轅、省府、警備總部請願並遞見書，並把烏斯滿（這個封建民族英雄）當成了偶像，集金來慰問他。這些人被北塔山事件所震懾，担心新疆的危難已迫于眉睫。在伊犂那方面爲北塔山事件所刺激，也担心政府將不利于他們的行動，也在積極準備。而實際這都是杞人憂天，外寇在目前決不會以武力越過北塔山，另方面在張治中在西北的一天，也不會使新疆當局有不利于伊方的行動。但感情之火將燒燬理智的今天，誰又肯把事件仔細研究呢！

在今天大家都太苦悶了，便幻想到世界戰爭，但世界戰爭去今天尚遠，美國人不但爲了他們的國家安全，就是各政黨爲了助他向前走。

如果大家迷信利用新疆民族間的矛盾，或一民族間的矛盾，這可以說在中國其他地方決不易覓到的政治風度。他發現他的政策之未表現出成效是由于作得不夠與不切實，而決不懷疑他的政策，這是值得我們欣佩的。新疆前途憧繫于他的政策之不被丟棄，和他的政策之作得夠，作得切實了。

七月三日

## 再來一次展望

記者在六月十二日的通信中曾提到：「我們相信（北塔山）戰局不會擴大，…不過由此一事，新疆的局面將因人心之不安而更難統治了。」北塔山事件在新疆北空前所未有的大戰，可是這大戰的意義與代價是什麼？我相信將來歷史家會有更正確的估價。

於會師當天的下午五時，記者隨行轅熊式輝主任，長官部趙家驤參謀長，空軍王叔明副總司令，前往四平，由王氏親自駕駛。這草綠色C-46大飛機平穩地延着中長路西側向北直航。

## 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視察報告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潘陽通信）

六月三十日上午九時，由鐵嶺、昌圖北上的國軍與四平守軍會師，結束了四平的攻守戰，同時也結束了東北共軍第五次的南犯，二十天以來，共軍日夜瘋狂的猛攻，國軍也堅强的抵抗，金城終被毀於砲火與炸彈之下，這次是東北空前所未有的大戰。

當時氣候甚佳，蔚藍天空，只嵌幾朵白雲，俯視大地，田園交錯，瀋市外圍的城防工事，歷歷在目，美麗的河山，處處夾雜着戰爭的情景。過了遼河以後，氣候突變，濃雲飛繞機翼，震盪甚烈。眺望遠處，正在下雨，如輕紗下垂，非常柔美。過昌圖時，氣候轉佳，并已能看到地下的戰蹟。鐵路橋樑已無完整，沿途村鎮屋房均殘破不堪。美麗的山河，處處雜着戰爭的情景，我不禁感到八年的抗戰，犧牲了多大的代價，爭回了完整的土地，可是人民并沒有安居樂業，北方更到處是戰火；東北是多麼好的一塊土地，不但是北方穀倉，更是中國工業的基石。但東北正在毀滅之中，令人感觸萬端。

在敵僞時期，四平是南滿食糧的集散地，所以四平已具近代化的雛型。飛機到四平上空時，低飛視全市一週。

鐵路西部房屋大部頹垣斷壁，鐵路東部尚有大部仍在燃燒中。但望濃煙、殘火

、壓壞、壓壓在目。地面上煙霧迷漫，直升如雲。降落後，四平守將陳明仁及遼北省主席劉翰東氏，均在機場迎候。陳氏滿面鬍鬚，顯得更枯瘦了。劉氏臉色蒼白，胖臉也削瘦了許多，充分表現了飽經戰塵。機場的建築物，都毀光了。在這次戰役中，機場曾經數次，被共軍佔有十多天。當天晨三時，共軍始撤退，跑道剛剛清除修補完工。跑道上還殘留午前的雨水，地面濕漉漉的。空氣經雨洗之後，清爽宜人。遙聞遠處一兩聲槍響，劃破了靜靜的氣氛，使我想到幾小時以前，這裏還是一片殺場！

下機後，大家分乘五部吉普車駛向鐵西區。車內都是泥土與殘餘子彈。由機場駛向鐵西區的道旁，田地裏五寸多長的禾苗，尖端部枯黃了。附近長滿雜草，大地上找不到一個農夫，外族人，同時槍砲不絕。滿了戰場上一片淒涼景象。沿途又都是久經砲火的碉堡，殘缺的立着，據說裏面有大批死屍。有些是地面上橫躺着，我不敢再想將來的東北。人類總是在互鋼骨水泥的工事，均被擊毀。口徑五寸粗的鋼管，都亂攤在地上。電線桿子東倒西歪，電線一條條的垂到地面，隨處都是炸彈大坑。路旁有死屍，堆，焦黑的體形，傳着一陣腐臭，氣味撲鼻，使人們的呼吸都閉塞了。路當中死了的戰馬，已生了白毛。當天晨三時，共軍過時，都四散飛開。還殘留午前的雨水，車上衛士驕傲地說：「這是我們的弟兄放的一。看這些士兵的眼睛內眼球佈滿了紅絲，烏黑的臉龐滿了泥土；那善良疲倦的面孔，那穿着破爛的服裝，這眞實無矯飾的戰場，這遠離家鄉的人們，我除了能向他們表同情以外，還能給他們什麼呢？他們說：「我們抓住了不少日、韓人，這些傢伙都是砲手，放的準啊！」是的，這次戰役中雜有外族人，同時槍砲不絕。有輛着的，沿途一憶憧憬紅的洋房，都是頹深感到這戰爭不簡單

，我不敢再想將來的東北。人類總是在互殺互殺中求生活，爲什麼不能親愛的合作呢？至少在一個國家內還不能合作嗎？看這集體自殺，這殘酷的情景，我不僅想到戰爭的收穫是什麼！戰爭除了埋下再戰爭的種子以外，戰爭能解決問題嗎？

路過遼北省教育廳，門額上的遼字沒有了，建設廳的牌子歪扭地立着。建築物，薰滿黑煙，門窗、房頂已不知飛向那裏去了。鐵西區地方訓練團，爲國軍堅守的據點，以大豆袋而代碉堡，井堆滿臭椅板凳。衛兵指着說：「這裏始終沒有被八路打進來」。在天橋附近，堆積着大批的米糧，與大豆，還能熊的燃燒井旨着濃煙。車站一票房已無踪影，路上還拋着許多大桶黃色炸藥，滿地還堆着子彈手榴彈與屍體。鐵軌上還有幾列破車皮，散漫的停着，也有輛着的，沿途又都是深感到這戰爭不簡單

斷壁，只是一大堆瓦礫，椅椅用鉄絲綁着。上面堆着大豆袋，油黑的臉，披散着頭髮，向四外看，像是找尋甚麼遺失的東西。我想這片瓦礫也許是她溫暖的家罷！在另外一個毀滅了的房屋中，聚集一些人，那驚惶枯瘦的臉，張着嘴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呆望着。光着身子的孩子們站在破房門口，這些景象是不易使人忘却的。這些百姓犯了什麼罪惡，受着死亡的災難，這次戰役的意義是什麼？爲什麼？四平老百性有多少人知道呢？可是他們直接身受這戰爭的痛苦，是誰之賜予？四平向鄭家屯的大鉄橋（百五十公尺長）也毀了，衛兵有生氣的東西了。壯麗的中央銀行大廈，這鉄橋毀的多慘多可惜！同樣的，四平毀的多慘多可惜。在瓦礫場中，重建一個都市，是不容易的。在一片荒土，一片廢墟中，而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們無屋可住，無菜可食，飢餓和溫疫的盛行。

這一場空前的滑稽

角的一片瓦礫場中，站着一個中年婦人，是沒有力量再起來了爲的醜，使我再也分不開了。我不知道，什麼不能親愛的合作呢？至少在一個國家內還不能合作嗎？看這集體自殺，這殘酷的情景，我不僅想到戰爭的收穫是什麼！戰爭除了埋下再戰爭的種子以外，戰爭能解決問題嗎？

路過遼北省教育廳，門額上的遼字沒有了，建設廳的牌子歪扭地立着。建築物，薰滿黑煙，門窗、房頂已不知飛向那裏去了。鐵西區地方訓練團，爲國軍堅守的據點，以大豆袋而代碉堡，井堆滿臭椅板凳。衛兵指着說：「這裏始終沒有被八路打進來」。在天橋附近，堆積着大批的米糧，與大豆，還能熊的燃燒井旨着濃煙。車站一票房已無踪影，路上還拋着許多大桶黃色炸藥，滿地還堆着子彈手榴彈與屍體。鐵軌上還有幾列破車皮，散漫的停着，也有輛着的，沿途又都是深感到這戰爭不簡單

斷壁，只是一大堆瓦礫，椅椅用鉄絲綁着。上面堆着大豆袋，油黑的臉，披散着頭髮，向四外看，像是找尋甚麼遺失的東西。我想這片瓦礫也許是她溫暖的家罷！在另外一個毀滅了的房屋中，聚集一些人，那驚惶枯瘦的臉，張着嘴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呆望着。光着身子的孩子們站在破房門口，這些景象是不易使人忘却的。這些百姓犯了什麼罪惡，受着死亡的災難，這次戰役的意義是什麼？爲什麼？四平老百性有多少人知道呢？可是他們直接身受這戰爭的痛苦，是誰之賜予？四平向鄭家屯的大鉄橋（百五十公尺長）也毀了，衛兵有生氣的東西了。壯麗的中央銀行大廈，這鉄橋毀的多慘多可惜！同樣的，四平毀的多慘多可惜。在瓦礫場中，重建一個都市，是不容易的。在一片荒土，一片廢墟中，而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們無屋可住，無菜可食，飢餓和溫疫的盛行。

這一場空前的滑稽

## 編輯後記

一、我們特別向讀者推荐本期所刊楊光時等十位先生投來的這篇「我們對于大局的看法與對策」。據楊先生附函：這篇文章是他們十位經過一個月的討論而寫成的。我們認爲這篇文字所具有的若干觀點，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沒有人提過。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各方面廣泛的注意。

二、本期前面四篇都是外來投稿。我們對于稿件取捨，向無成見。祇要文章好，我們一律採用，並給以應有的地位。

三、當本期出版時，編者已在北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期由吳世昌先生代編。各方惠稿投書，仍請逕寄本社編輯部。寄給編者個人的函件，則須俟編者八月中旬返滬後，始能一一奉覆。（編者）

投入眼簾：遠大自然的美，與戰場上人爲的醜，使我再也分不開了。我不知道，不單貧在東北人的肩上帝爲什麼，總把美與醜作強烈的對比呢？責任。可是我總在想：爲什麼要破壞？爲什麼要自取滅之呢？可怕的惡夢。

歸途中，在瀋陽夕陽下的美麗大地，

# 湖南省參議會旁聽記

## 本刊特約記者

（湘察長沙通信）

湖南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自六月十六日起，到廿九日止，整整開了兩週，除了端午那天，大家以審查會議爲名，休息一日外，七十幾位參議員，足足忙了十三天。記者也就在民主議場旁聽了十三天；這里很客觀的忠實的將我所看到的作一個綜合報導。

### 一筆賬

這次會期十四天，連會前會後的日子，列報的經費是五億元。再加私人應酬，各種招待，將達六億元。這六萬萬元，直接間接，都出自人民身上，也就是說，三千萬湖南人民每人給自己的代表用去了二十元，而每個代表是否給每個人民謀了二十元的利益，這還是一個問題。七十幾位代表領旅費、出席費、交通費、膳宿費的時候，只有一個張本清說了一句：「老百姓又給我們剝了一層皮。」閉幕後王東原主席又特別未公開的每人送給了所謂「駐省用費」五十萬元。除了彭紹香一人三次拒收外，其餘都悄悄的收下。

### 火併

議會本是民主的產物。談到民主，當然不能沒有黨派的競爭。可是歐美民主國家的黨派競爭祇是政見的不同，主張各別，其大原則還是爲國家爲民族。而在中國，則常常是在同一個主義，同一個領袖之下的黨團派系之爭。這種黨團派系之爭，在平時已鬥爭得很利害，此次在湖南省參議會中，則表現得更激烈。

記者曾在會場上，發現一條廢紙，上面寫着全體參議員的名單。一組是在姓頭上打○，一組是打×，一組是沒有記號。嗣經記者根據會議發言情形推敲，才了解這一個饒有趣味的祕密，打○的是周天贈領導二十八個青年團集團，打×的是彭紹香所指使的三十一個國民黨集團，沒有記號的十六人是第三者。理解了這個關係，才能徹底瞭解每個人發言的用意。所以在大會中有兩場施政質詢，其激烈打破了以前的紀錄。第一場是對李樹森（團）的保警質詢，整整攻擊了兩點鐘。連李樹森自己也聲明，他有生以來還沒受到過這樣的大砲。第二場是質詢劉修如（黨）的社會工作，連車站服務生不敬禮也都成爲質詢的題目。許多參議員自己也不諱言，這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攻擊還攻擊，以大砲還大砲。

### 大會印象

記者對於大會的總印象是簽到、發牢騷、赴宴、領錢。在大會發言熱烈的，除了一小部份有正義感的眞是仗義執言以外，大多數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無怨無仇的，就發發牢騷。連牢騷也沒有發的，便只有伏案打鼾，大做其清夢。其中可以提出的，記者認爲：都賭咒。當質詢時，黃德安，林式增，總算是在眞正開會。他倆用心在聽，用腦在想，有常識，有主張，大多數的地方，沒下文呢？不必管了。公路局長程炯常而開交：「請公放砲，要找到目標，如果徒放空炮，則對方不過欣賞砲聲而已。」這幾句話，也可以說是：無的放砲者，人亦放其砲」。

### 賭咒與放砲

質詢時的沒有風度，是有很多的例子可舉的。卽如陳七說：「本人參加三次大會，從不說話，這次發言，定要說個痛快！」——以前是誰阻止他不說話的呢？這次又有誰在阻止他說得不痛快呢？其次是動不動首先賭個咒，民政廳長賭咒，田糧處長，警保處長……都賭咒。當質詢時，滿口謊話，意在說個痛快，說完以後，公路局長程炯常而開交：「請公放砲，要找到目標，如果徒放空炮，則對方不過欣賞砲聲而已。」這幾句話，也可以說是：無的放砲者，人亦放其砲」。

### 人情私利

會場上還有一個現象，便是「人情重於一切」，私利重於一切」，連看不慣這些現象的參議員，自己也曾沉痛地批評過。就如陳雲章說：「以前人家罵豬仔議員，豬仔議員還可以賣幾個錢，我們連豬仔議員都不如。」這是何等痛心的自供？再舉出事實來的話，開會期間，省級各機關便紛紛接到介紹信了。婿縣參議員唐振之介紹自己的弟弟，去作縣田糧處長，未得圓滿結果時，在省田糧處辦公室拍桌打椅。默契以後，在省田糧處長：……的案子，統統收交駐委會辦理。在進行選舉時，競選者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陳七以六十票當選，駐會委員，趙議長首先同他拉手道賀，「恭喜！恭喜！」陳參議員恭敬地說：「議長，還次承你的提攜！感激！感激！」

### 選舉

大會最重要的節目，是最後一次的選舉。選舉九個駐會委員，五個省營事業監察人，和兩個經濟考察團團員。在投票、開票、唱票、記票……以至宣佈結果，那些原形畢露的狀態，眞使旁觀者爲之失笑。當時開快要到選舉之前，大家再也熬不住了，把五十多個閣於請願、檢舉、建議……的案子，統統收交駐委會辦理。在進行選舉時，競選者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陳七以六十票當選，駐會委員，趙議長首先同他拉手道賀，「恭喜！恭喜！」陳參議員恭敬地說：「議長，還次承你的提攜！感激！感激！」

終沒有作「要救濟署出報告」的硬性決定。頭次預備會議，提議謝絕一切宴會，但等到廿八日風潮一過，大家坐了救濟分署的吉普車，互相拉拉手，斟上一杯「香檳」

（七月二日寄）

週末閒欄

# 言論自由的自律

吳世昌

去年冬天，校中一位同事陪一新客見訪。經介紹後，知是人物雜誌社的一位負責人，不言而喻，是來約稿的。我那時正很忙，以爲約稿是常事，而我又不會寫人物雜誌一類稿子，只好請暫緩。但這位先生十分誠懇、熱心，時常來訪，也很謙得來，終以他的誠意可感，經數次催促後，熬了一夜，替他寫了一篇「記一個教育者」。我相信那一篇稿子是值得寫的。但該雜誌二卷四期刊出此文時却改成了一個黃色的標題「記創制『麻將教學法』的何章欽」。事前並未徵我同意，亦未通知我，直到刊出才知道變了。這樣輕薄的一個標題，完全出我意外。何先生是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此題竟直呼其名，既失體統，又陷我於無禮。其實我寫此文的態度是嚴肅的，而其中說到何先生用「數學牌」來訓練學生背科學定理，只佔全文三分之一。人物雜誌這樣做，當然並無惡意，只是爲了它本身的生意經，上海人所謂「噱頭」。但一個編者把作者及其老師作爲「噱頭」的材料，我覺得很不公平，而且對於大家正在爭取的言論自由的前途，大有妨害。

一個編者改一篇文字的題目是可以的，我自己也編過期刊，改過別人的題目。我的文字在若干期刊上發表，題目也被編者改過。但我想普通在兩種情形之下可以改題目，其一，事先商得作者同意，則一切自無問題。其二，如來不及或無法商得作者同意，而編者認爲有更改的必要，則也只能向嚴肅正經方面改，不能向輕薄方面改。文章的題目總得與內容旨趣相稱，不是電影廣告，漫畫卡通，可以把局部誇大，或排些「噱頭」字眼來吸引觀衆。我那個題目其實尚無更改的必要。我爲此事曾函請人物雜誌社更正，人物雜誌的編者從善如流，給我更正了。但這類事纔以不發生爲妙。

這類事情，小而至於個人瑣事，大而至於社會問題，國家大事，我們如果平日留心，隨時可以碰到，看似無關。有時却也頗重要。

× × × × ×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是例假，我照例要睡一個早覺。但在八點鐘被我的廚子叫醒。我埋怨他不該叫我，他說那位客人早上七點鐘已來過一次，經他回了，現在又來，才來叫我。我只好起床，那位客人是前幾天來過，約我在這天到西山碧雲寺北平各界公祭總理的紀念會中講演的。我原已謝絕，但他終於一早就來，斷然是怕我出門。我說，公祭總理，（那時政府尚未公布用「國父」名稱），我理合去行禮致敬，但不會講演，並且請他先去，我自己會到西單牌樓坐公共汽車去的。但他一定要爲我備車，且陪我去。到了碧雲寺，紀念會已在進行，有人在演講。主席見我到了，立刻停止那人的演講，要我去講。我說，『既是公祭，我先行三鞠躬禮』。於是主席就向大衆介紹說：『吳先生對於總理的「容共」「聯俄」「農工」三大政策十分欽佩，所以他要行三鞠躬禮』。這位主席是我素未認識的。我知道他這話的用意和重量。我知道他一定很自負這句話說得聰明，使我無法周駁或分辨。但我相信他也並無惡意。不過這三大政策既是總理的，我當然也不好向大衆聲明不欽佩。更不能因爲三鞠躬不必是因爲欽佩三大政策而取銷，不鞠躬了。我一面鞠躬，一面心裏奇怪：何以一個鞠躬代表欽佩一大政策？如果總理有四大政策或十大政綱，是不是要行四鞠躬或十鞠躬？如果我只行一鞠躬，則我欽佩的是三大政策中的那一策呢？沒有等我想完，已有人把我弄上了主席台，原先那位演講者則從此堅持不再講，其形勢是非要我講不可。

第二天，北平世界日報記載此會說：『自由講演者有燕大教授吳世昌等……』這位外勤記者如此記載，我相信也並無惡意，只是弄錯罷了。但不知道的人也許會覺得我太無聊，既冒充燕大教授，又跑去自由演講。我立即送一更正信與世界日報，說明兩點：一、我在北平研究院工作，並非燕大教授。二、演講是該會籌備會事先派人來接洽，臨時又陪去的。但此函並無發表的自由。一直到我自己跑到世界日報廣告部去作爲啓事登，該報才勸我不要登啓事，允將更正函刊出。

這也只是一件個人的瑣事，但我想，與言論自由卻很有關係。

× × × × ×

自從美國的 Reader's Digest 傳入中國以後，替中國的出版界添了一條不化稿費而能出版期刊的辦法。在交通不便，書貲高漲，以及讀者耳目未周的情況之下，這種工作確有貢獻。能使重要文章廣爲流傳，在文化的意義上原也有價值。但轉載或摘錄文章，在外國須經作者或版權人的許可。在今日中國的局勢之下，則「國難期間，一切從簡」，也未始不可原諒。轉載或摘錄文章，自須經編者的判斷選擇。正如詩文選集，選家必有旨趣標準。重要的標準，甚至可以樹立風氣，爲成學派，例如蕭統選文，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爲宗旨，其未入選者徐陵編入玉臺新詠，二者均能自成體例，開拓風氣。但必須其所選可以代表作者，才有價值，否則讀者上了買櫝還珠的當，作者有捨長取短之恨。如果是匡時談政之文，尤其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一個編者若有偏見，則同一文章，可以摘成極左，也可以摘成極右，可以刪節得上氣不接下氣，失去了邏輯聯繫，也可以摘得不黑不白，變成鄉愿作品。在編者當然認爲摘此文章，是贈得起它，而作者則有焚琴煮鶴，哭笑不得之苦，甚至可能影響到他的名譽和基本自由。同時也等於強迫讀者斷章取義。這種情形，有時是編者的觀點和識力問題，但也可能是一個道德問題，所以如果固精輸不夠，必須刪節，必須極端審愼客觀，否則寧可轉載全文。

× × × × ×

讀者也許覺得我舉的事太瑣碎，我却認爲這是當前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現在大家天天喊民主，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下接第十六頁）

# 談伍光建先生的翻譯

戴鏞齡

談起翻譯，誰都不能不對已故的伍光建先生肅然起敬。作者對伍先生的道德文章亦素所景仰，故本文所論列，乃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學術界正呈顯著這樣的現象：許多自吹自擂的人們天天掛羊頭，賣狗肉，那些受欺騙的門外漢和青年人也天天忙於盲目地捧場附和。像伍先生這樣勤勤實實的苦幹者，而且不說大話欺騙門外漢和青年人，是多麼地難能可貴喲！

伍先生在翻譯界的貢獻，衆所共見，我們這裏可以略而不提，毋寧提出他的翻譯的可以商討之處。

伍先生譯書很早，但成名還是在他的大仲馬「俠隱記」經過胡適先生揄揚之後。胡先生的揄揚，固然有他的觀點，而且是批評界的一段佳話。不過我們從另一觀點覺得大仲馬不是法國第一流的小說家，「俠隱記」也談不上是第一流的作品。伍先生似乎根據英文本重譯，這辦法也不無可議之處。伍先生晚年爲商務編譯的次流作品甚多，專供中學生自修英文之用。這工作何須勞動伍先生的大手筆，眞是糟力的浪費。假使我們過去儘量翻譯第一流的名著，而且非萬不得已不依據重譯本（頂多把它當爲參考），也許翻譯界早有了更大的收穫。

「多文爲富」，可以用於伍先生而無愧。伍先生的翻譯雖大都限於文學，也包括哲學（例如 Leibnitz），甚且旁涉到歷史（例如吉朋的「羅馬衰亡史」Gibbon："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在數量上很有可觀。問題也就在這裏：一個人眞正懂得的東西究竟有多少？翻譯不但是精通文字的問題，而且對於所翻譯的書的內容，須有透闢的了解。譯的書太多太雜，便使人疑心譯者未必樣樣是內行，至少有一部分譯書是爲應了書店老闆的催請而草草完成的。「羅馬衰亡史」的伍譯，祇聽說過，並未眼見過。這部書值得譯否很成問題。就考證史實說，吉朋的歷史早已過了時。自從吉朋以來，關於羅馬史的新發見新解釋，正是材料浩瀚如海，我們有比吉朋更正確的羅馬史。在英國文學史裏，「羅馬衰亡史」佔據着光榮的一頁，不是因爲這是一部標準羅馬帝國後期史，而是因爲這書的文章風格的優美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可以說後無來者。原文語句的沛暢，韻致的跌宕，用字的精鍊，譏刺的深入，氣魄的磅礴，幾乎上追希臘拉丁作者。翻譯大仲馬成功的文筆是否能翻譯吉朋，頗成疑問。吉朋自己下筆時尙覺得英語不夠典麗崇皇，不得不時時採用拉丁語句以資潤飾補救。中譯本如要保存原文風格之美誠是難之又難。照我們所知，伍先生文筆以通俗平易見長，和吉朋正是格格不相入的。其實這類富有詩意的散文，如同詩歌本身一樣不適宜於譯成別種文字。「唯詩人能譯詩」。那卽是說，譯成的不一定是代表原文　翻譯本身便是創造。

儘管翻譯界有種種理論，我個人始終相信，忠實於原文乃是首要的條件。就這點看，伍先生殊不能太令人滿意。在許多伍先生譯的書中可以舒德斯密（Goldsmith）的「威克斐牧師傳」（"The Vicar of Wakefield"）爲例。這部世界名著，中文據說有三種譯本，自然以伍譯爲第一。不幸伍譯也犯了些可以避免的誤譯。原書民國十八年出版，始終未見修改，亦可見吾國出版界保守性之重與不事改進。

伍譯的錯誤，我們不必有心去找，可以說一打開就看到。序文上"husbandman"指「農夫」，伍先生譯爲丈夫之「夫」，顯然望文生義，把它和"husband"混爲一字。

第一章第一段"notable woman"伍譯「與平常女人不同」。按"notable"固有「與衆不同」之意，此處乃指「曉事的幹練的，勤快的」，正是與衆相同處，因爲這字所指正是一切主婦所應共同具備的。Chambers 二十世紀字典解此字爲"capable, clever, industrious"，是也。簡明牛津字典注爲「此字用於女人時，第一音節讀短音，指幹練的勤快的，像管家婦的」，尤妙。許多英文字除普通意義外，還有特殊意義，卽不查字典，大抵可從上下文看出。伍先生似乎略過此點。

第一章第一段"She could read any English book without much spelling"，句尾的"without much spelling"乃 adverbial phrase，形容"could read"。伍譯「英文書拼音不太過常的，他也還能讀」，殊無根據（「太過常」也不是很漂亮的修辭）。寫到這裏，順手翻到同章末段，"the learned professions"乃指有專學的職業（律士、醫生、牧師之職業），伍譯爲「文藝」，不免以意爲之。

有時伍先生不以意爲之，他愼索性說明不知出處，我覺得這態度倒是對的。雖然他所認爲不知出處的地方，往往不難索得解人。例如第二十章"tattering a kip"，伍註不敢强解，英國坊刻本有刪去此句者，豈以其不可解歟。按"kip"指「妓院」，稽全備的英文字典皆載此義。"tattering"原有「撕毀」意，此處借作「搗毀」。「搗毀妓院」乃十八世紀倫敦惡少慣行的惡作劇，並無如伍先生所謂「不可解」之處。原書以文筆優美，久被英國中學校採爲通行讀物之一，課本編輯人恐此等語句有礙兒童純潔心靈，故將其刪去，並非以其不可解也。

我們最覺得奇怪的是：伍先生譯文正意刪節，一句的，整段的，割棄甚多，原文大都不難解釋。這樣的刪節，無論是有心抑係無意，實非譯書應有的態度。

「威克斐牧師傳」爲世界名著之一，若干年前也曾經被我國學校採爲課本，而譯文不滿人意如此。可見通行的英語文藝作品，儘管教的啟，學的學，教學雙方的了解是否澈底頗成問題。從翻譯界的立場說，一部名著不妨多來幾種譯本，經過種種嘗試和比較，也許可以獲得進步，漸漸有差强人意的譯本。

閱讀報紙雜誌所必備・研究國際局勢的工具

# 1947 世界政治手冊

陳原編

這本手冊，是我國第一本觀點正確，材料詳實的世界年鑑。即與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每年刊行的『世界政治手冊』來比較，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全書三十萬言，以國家分篇，又聯合國一篇，次序按西文字母排列，各篇內容，分述（1）政治局勢（着重戰爭中及戰後的局勢），（2）政府組織（政府、議會的選舉，目前議會及內閣中各種勢力的分析），（3）政黨，（4）日報，（5）經濟概況（包括資源、物產等的數字，尤重戰爭中及戰後的經濟情勢）。

各篇之首，列有最新統計的各該國面積、人口數字，及首都，元首等。

書末附錄『國際常識小辭典』，解釋簡明，翻檢甚便。

這樣的一本手冊，我們相信對於閱讀報紙雜誌，研究國際局勢，會有很大的幫助。現已出版。

・每部定價國幣拾圓・

特價優待券

憑此券購世界政治手冊一部八一折優待

生活書店

上海（十二）重慶南路六號

## 聞一多的道路

史靖著

從『新月派』詩人轉變到成爲民主運動中最英勇最前列的戰七的聞一多先生，是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的最好模範。他所走過的道路，對於他的同輩和後輩，都是極有教育意義的。這本傳記敘述聞先生的一生，直到他的爲人民而遇害。著者是聞先生的學生，又有點姻親關係，故能親切地瞭解聞先生，而其評價，則完全站在人民立場，故又極公平。全書十六章。

（定價六・二〇元）

##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敘倫著

本書是馬敘倫先生六十歲以前的自傳，從入書塾發蒙時寫起，經過辛亥革命，五四，三一八及北伐之役，到抗戰，從這當中可以看到他治學治事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堅定的意志，正直的態度和偉大的人格。本書若干部份，更是民國以來的珍貴史料。

（定價四・八〇元）

## 藝術與社會生活

雪峯譯

在新興美學的領域內，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是一向被視爲基本文獻的。此書內容以其豐富的修養，論究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反駁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著者根據自己的演講稿改寫而成，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二九年，這新版是經過了校改的。

（定價五・〇〇）

##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李何林編 二五〇〇元

## 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

侯外廬著 四〇〇・〇〇元

## 科學家奮鬥史話

曾賓藩譯 一六・〇〇元

## 生活進化淺說

周建人著 三五・〇〇元

## 中國外交史

錢亦石著 七五・〇〇元

## 中國啓蒙運動史

何幹之著 八五・〇〇元

## 近代世界政治史

錢亦石著 二〇〇・〇〇元

## 科學與日常生活

陳原譯 五〇・〇〇元

上海按基本價八折發售 定價千倍二倍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每份售三千元

第二卷　第廿二期

## 專論

## 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儲安平

## 論「民主國際」

吳世昌

##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何永佶

## 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方案

紐約通信

楊剛

## 負了氣出的門

生活與文化

費孝通

## 自由的心理

科學叢談

張述祖

## 觀察通信

### 新疆危機的明朗化

（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 松花江畔的陰陽界

（長春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 天災人禍錦城劫

（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 新疆觀感錄

週末閑欄

丁芸

## 讀者投書

錢別戰犯　魏德邁與斯考比　關於取消學生公費　愛惜學生時光

林訒堂不能到台講學　共匪大學　知斯政策

## 觀察漫畫

## 撰稿人

卜之琳　王迅　伍啓元　吳世昌　吳晗　李浩培　李沙白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夢家　陳岱孫　梁實秋　張奚若　張東蓀　張佛泉　費青　馮友蘭　程希孟　傅斯年　楊人楩　楊剛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葉公超　錢端升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錢文選　劉大杰　潘光旦　蕭乾　蕭公權　蕭離　蕭乾　蕭世民　蕭清　蕭邦奇　蕭蓬　蕭乾　蔡維藩　蔡尚思　鄭昕　鄭振鐸　鄭昕　盧冀野　錢端升　錢歌川　錢鍾書　錢文選　劉大杰　潘光旦　蕭乾　蕭公權　蕭離　蕭乾　蕭世民　蕭清　蕭邦奇　蕭蓬　蕭乾　蔡維藩　蔡尚思　鄭昕　鄭振鐸　盧冀野

王芸生　王贛愚　王鴻楨　任以奮　沈有乾　吳恩裕　吳晗　吳世昌　吳澤霖　李廣田　李純青　李浩培　周子亞　季羨林　胡適　徐盈　馬寅初　馬君武　許德珩　陳之邁　陳岱孫　陳雪屏　陳衡哲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正藩　張奚若　張東蓀　章伯鈞　馮友蘭　費孝通　楊人楩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葉公超　葉篤莊　蔡維藩　蔡尚思　鄭昕　鄭振鐸　盧冀野

##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餞別戰犯

編者先生：青島民言晚報七月十五日載濟南專電云：「日戰犯山崗上校等十三人前經軍事法庭審訊偵查完畢，認爲無罪，第二綏區司令部，特於十四日晚設宴餞別，由第二處楊處長遇春主持……」

官階高至上校，人數多至十三，且又皆屬於號稱地獄的惡兵隊，而竟無一人有罪，已屬可異，乃臨行又設宴餞別，意若道歉，何忽一旦尊重人權若是其甚耶？中國人徒手遊行，則驟以水龍木棍，日本人燒殺姦淫，則款以旨酒美食；視戰敗之敵人如虎，視本國之同胞如狗；媚外成習，狐性天成，不得不爲中國今日之當權者嘆也。

孫永澂　七月十日　青島

### 魏德邁與斯考比

編者先生：魏德邁將軍以特別專使名義即將來華視察，希望他看重中國人民的情緒，不要將南京當作豐典而以斯考比將軍自居。

爲了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我個人謹以此貢獻魏將軍，並祝將軍旅途健康。

白銀根　七月十三日　湖北沙市

### 關於取消學生公費

編者先生：前日於報端看到教部新頒之學生公費給予及獎學金辦法後，知道公費制度正式廢止，早使得貧苦同學不寒而慄，握得一把冷汗。不過社會上事，也無一定，只要說得過去，取消又何嘗不可？但在看過以後，中間頗有費解之處，敢請先生明示。

我們的問題是：

第一、政府取消學生公費的理由是什麼？如果說公費是戰時政府對學生的一種補助，那麼現在能說是平時嗎？或者說現在國家經濟困難無法支持，那麼在同一報上同時却又登出「傷患官兵撫賞費，國防部呈准增加」（西京日報七月十三日第二版），一個士兵，就由一萬增至五萬。試問這五倍之數，又將從何而來？難道憲政時期軍事費是第一嗎？

第二、學生公費給予辦法第二條規定「各校學生在三十五年度以前原經核給全公費或半公費有案者，如無第七條之規定情事，均分別發至修業期滿爲止。是學公費如有缺額不再遞補」。關於本條之規定，不知是何用意？既欲取消學生公費，就該快刀斬亂麻乾脆下道命令，何必做此閻箋，自找麻煩？倘若不是這樣，那麼是否卅五年度以前未吃公費的學生個個有錢，或者都是壞學生嗎？況且古人曾謂「七別三日，刮目相待」，這樣說來，即是卅五年度以前是壞學生，難道直到現在，就沒一個再變好的，並且從此以後永遠再沒有一個會變好嗎？如果這個成爲事實的話，那麼教育還辦個甚麼？又依學生獎學金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自卅六年度起，各校所招新生除師範生……榮譽軍人學生等照公費辦法核給公費外，得依本辦法之規定核給獎學金」，那麼卅五年度以前的自費同學自不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學金，乃當然之解釋，此又是何用意？難道早上一二年學也有過失了嗎？

第三、學生獎學金辦法第四條規定「獎學金學生名額，以不超過各學校考取新生百分之二十爲最高額」，也就是說獎學金學生額數不得在百之二十以上，這個限制未免太嚴格了，因爲考試分數有時相差甚微，有些簡直是完全相等，況且清寒學生也絕不只這幾個，如果把這些同學放在百分之十九至二十一之間，請問該留誰呢？該廢誰呢？結果不免創足適履憂生不合理的悖事，相形之下，不是就有許多同學，跟着要吃虧嗎？所以我的意思：凡是家境清寒成績優秀的同學，都得給予獎學金，方符合獎勵之旨，先生以爲然否？

這些問題，不知先生以爲應該問或值得問嗎？如果是應該或值得的話，請先生答於貴刊，因爲發疑的人不只是我一個。如果先生不便或不能答覆的話，請借寸地將這些問題放在大衆面前，也許會引起更多的意見，想出較好的辦法來的。

夏楚　七月十五日　西安

### 愛惜學生時光

編輯先生：讀貴刊第二卷第二〇期樂弘先生所作的「教育莫忘軍育·讀書莫忘救國」一文中，曾引到了第一派名教育家反對學運的理由的根據是「對外活動不免有妨學業……故決予取締，」云云，我思索了一會，這與學潮正熾時五月卅日湖北書教育廳給各中學的密令上的文意，可說是同出一轍的，因當局爲制止「六二」的學生遊行，故密令各中學在那幾天停課，遣散學生回家，怕遊行被大（這是事後才知的），也是用的這項冠冕堂皇的大帽子。我想政府爲避免就誤學生們寶貴的時光，以妨礙學業，而不準同學們爲「反飢餓·反內戰」而遊行，可謂愛護備至。然則在去年下學期爲甚麼又有清算運動，將許多被籠絡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同學，整天弄在國民黨黨部去開會，難道這樣不妨礙同學的學業嗎？

張義　七月十四日　武昌

### 林語堂不能到台講學

編者先生：魏道明先生履新到台灣的時候，曾經向記者表示欲聘林語堂氏來台講學（見五月十七日申報），我個人認爲不妥。台灣離開祖國垂五十年，一切和內地隔膜，自需要文化的溝通；但林氏雖身爲中國人，實在是一個十足的美國紳士，就是在抗戰期中，雖到過一次重慶，但以物質條件不能滿足其需要而隨即離開。相信他對新中國的一切其不了解之程度實不亞於台灣同胞，是以若講的是美國式的學，不大妙。

白銀根　七月十日　沙市

### 共區大學

編者先生：昨日有一鄉前輩，從家鄉（魯南）逃到舍間，他說起許多共區情形，大都與所傳差不多，如清算、國爭、分田等等。但有一事未見報載，即原在臨沂的「山東大學」，如今仍存在，惟遷徙不定。（下接廿三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廿二期
三十六年七月廿六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何永佶：
楊　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述祖：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副教授
丁　芸：（投稿）

# 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
## 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儲安平

七月一日紐約下午報（P M）刊載合衆社中國區經理倫道爾所撰一文，指責「蔣主席之姻親使美國公司遭受損失而致富」，其言有曰：

「蔣主席之姻親能獲得二萬五千美元之外匯以輸入化粧品，而化粧品爲中國政府所頒佈之緊急經濟措施中所嚴格禁止入口者。同時美國進口商則無從獲得三十一萬美元之外匯，以輸入能使中國工廠復工之機械器具。中國政府之購料機關，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車、收音機、電氣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同時美國公司則申請中國煤礦復業所需之抽水機之入口執照，而竟未獲准。中國豪門第一家，即蔣夫人之昆仲及遠親等所辦公司，則能藉其與政府之關係獲得特權，並向在中國歷史悠久之美國公司之經銷商大勒索。豪門利益之支派不勝枚舉，例如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及孔祥熙所辦之中学公司，宋氏弟兄皆蔣夫人之手足，而孔氏則爲其姊丈。宋子文所經營之南洋煙草公司，其另一兄弟宋子安之中國建設銀公司，蔣夫人之弟兄姊妹合辦之金山公司，宋子文宋子良所辦之中美橡膠公司，宋子文所控制之揚子電力公司，宋子文之中加公司，蔣夫人之外甥孔令侃所經營之揚子建業公司，其他遠戚疏親所辦之公司，亦不勝枚舉。遭受不道德方法失去代理人之美國廠家，據悉計有西屋電氣公司，該公司之經銷權已由歷史悠久之店號轉予孚中公司，威利斯汽車公司可貴之吉普車經銷權，亦由其美籍代表讓予宋家。美國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則在宋家壓力之下，取銷其美籍代表。其他類似情形尚不知凡幾。」

年來美國報章雜誌所刊指摘中國局勢的文章很多，而倫道爾此文，其性質實較其他指摘中國現狀的文章爲嚴重。第一，倫道爾此文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廣泛空洞的指摘，他文內所涉及的都是有姓有名的人物以及具體的事實。第二，倫道爾此文所涉的不只是政策上的問題，而已涉及了政治道德上的問題。第三，倫道爾此文所涉的人物，包括曾任中國前後十年以上的兩任行政院院長，並涉及國民政府主席的夫人。我們認爲此文已經不能僅僅視爲是一個批評任何私人的問題，它實已涉及中國國家的榮譽。正因此種理由，我們對于此事不得不出而一言。

我們認爲國民政府以及「蔣主席之姻親」，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兩氏爲代表，對于倫道爾此文，不能不出而有所表示。倫道爾此文的主要動機當然是替美商爭取利益，但該文所涉的已經不僅僅是美商的利益問題。孔宋兩氏雖然先後曾任中國行政院院長達十年以上，但我們不能謂爲一個行政院院長卸任以後即無經商之自由，但倫道爾此文

所涉及孔宋的部分，並不是一個行政院院長有無經商之自由的問題。倫道爾此文所涉的問題，約如左述：

（1）「中國政府之購料機關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以供私下分配」的問題。

（2）有助于中國工業建設之正當器材，無從獲得外匯及入口執照，而用以購買化粧品及奢侈品者，反能獲得外匯及並能入口的問題。

（3）豪門「藉其與政府的關係獲得特權」，向外商「勒索」，並以「不道德方法」壓迫正當商人的問題。

我們認爲倫道爾文中所述，或者是事實，或者是虛造，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虛造，我們認爲倫道爾此文對于孔、宋兩氏及蔣夫人，已構成嚴重的毀謗狀態，孔宋等氏對于倫道爾應即提出法律控訴，藉以維護其私人的名譽。同時，因爲孔宋兩氏曾先後担任中國行政院院長多年，而蔣夫人則爲今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的夫人，國民政府應即循外交途徑，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責令倫道爾及刊載倫道爾此文的下午報正式向中國政府道歉。假如倫道爾此文所述，確係事實，國民政府應對此事嚴格懲處，俾在外交上維護國家榮譽，在內政上以申政府的綱紀。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對于此事應即迅速採取適當步驟，以澈清國內國外因倫道爾此文所引起的混亂的觀感。我們建議由監察院單獨組織，或由監察院會同立法院及參政會會同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辦理此事。在歐美，當國會自身發現國家機關或政治人物發生重大過失或不道德的行爲，或外間輿論對于國家機關或政治人物的行爲所有指摘時，不論此種指摘發自國內或來自國外，而那種過失或行爲足以損及國家的尊嚴及榮譽者，國會常常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澈查此事。我們認爲政府應當採取下列步驟：

（1）澈查國民政府購料機關自勝利以後自國外購入器材用品之全部單據，查究是否有爲倫道爾文中所述「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車、收音機、電氣冰箱、及照相材料，以供私下分配」之情形，並公佈澈查之結果。

（2）政府曾經明令禁止奢侈品之輸入，但事實上，奢侈品之輸入並未絕跡。其中單單汽車一項，最新式之汽車時有輸入。上海報紙對于此事屢有記載。政府應澈查此種明令禁止之奢侈品究由何人在何種方式下輸入，並追究其責任。

（3）政府應即公佈自勝利以來核准外匯之全部情形，其中包括：（一）申請人全部名單，（二）核准購買外匯者之全部名單，（三）核准之數目（包括申請人原申請之數目），（四）核准之理由。

（4）政府應查究爲倫道爾文中所舉之豪門，有無「藉其與政府之關係」，獲得「特權」，其所獲得之「特權」，其內容與性質又如何？

（5）政府應令倫道爾負責供給更多之材料與證據，以證實其所指摘之事實。並要求倫道爾文中所涉及的若干外商如西屋電氣公司，威利斯汽車公司及安納康達銅礦公司等，提出材料及證據，藉以決定倫道爾文中所述者是否爲事實。

無論如何，對于倫道爾此文，即使爲了政府自身的名譽，政府亦應採取步驟，表明態度。除非政府默認現政權的存在確是僅僅爲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政府對于倫道爾一文不宜默無一點表示。我們願意借此向政府進告一言：八年以來，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犧牲了他們的生命、財產、健康，以及他們應有的幸福，從事抗戰，以爭取國家的生存。但是我們爭取國家的生存，其目的顯然不是爲了要替[illegible]權階級保護並擴充他們的利益。現在中國的一般人民都在饑餓線上掙扎，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則被擯棄于購買圈外，沉淪在生活的水平線以下。不僅民怨沸騰，到處是「反饑餓」的吼聲，據我們所知，就是在國民黨黨國內部，最近也發生了「這個黨倒底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這樣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現實環境，看來是越逼越緊了，事實上已不容許豪門逍遙自在。假如政府自身缺乏勇氣，不能採取劇烈措置，其結果那就勢必祇有等待別人來採取措置。祇是要剷除豪門，須知孔宋祇是豪門的代表，豪門初不限于孔宋兩家。一切既成的豪門及正在生長中的豪門，俱應在剷除之列。同時剷除豪門祇是一種消極的行爲，單單消極的行爲無補于今日國家的大局，豪門在性質上是一種特權階級，我們必須同時在根本上消滅一切足以產生特權的制度。豪門的象徵是少數人飽死，多數人餓死。我們一方面剷除豪門，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今日中國政治，如其不從解決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下手，則社會將永遠不能得到安定，一切建國的工作亦即無從獲得成功。

七月十七日　北平禁次

# 論「民主國際」

吳世昌

上期本刊發表楊光時先生等十位的「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是針對美國當前的世界政策而作的一種大胆的建議。它批評華萊士的「對蘇和平」與杜魯門的「對蘇強硬」，都是危險的，只能助長共產主義的蔓延。它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特點，將不是國際戰爭，而是各國「內戰」的蔓延成一片，使原子彈無法應用。因此楊先生等十人建議，設立「民主國際」，美國以經濟力量援助全世界自由主義分子及其政黨，以對抗「共產國際」。他們認爲『沒有「民主國際」的設立，中國不會奮起一個國共以外的强大政黨』。並指出沒有越飛，鮑羅廷等來華，中國不會有强大的共黨，國民革命的成功有賴於海外華僑的經濟支持。

本刊的編者儲安平先生使我在此文未發表前有讀到的機會。我們都認爲這一篇文字中所提出的若干見解，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是從未經人說過，且極有建設性的價值。關於第三次大戰的特點和設立「民主國際」二事，大體上可以令人同意。事實上，「內戰的國際化」，或「國際戰的內戰化」在戰前有過西班牙，在戰後有過波蘭、南斯拉夫、伊朗，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有中國和希臘，將來可能爆發的有朝鮮。當然，我們並不以爲一切國家的內戰均爲蘇聯所策動或支持，但利用國際性的內戰以擴張共產國際，蘇聯已有若干成就。至於設立「民主國際」，誠然需要從事實際政治者的發動，決非像倫敦的「自由國際」那樣，幾個書生的空喊所能成事。但楊先生等主張美國以經濟力量援助中國自由主義分子，我們却不敢苟同。

我們承認，近代史上許多國家的革命，曾恃外援而成功。我們也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鮑羅廷等來華有關，實則鮑羅廷等之來華，主要爲推進中國的國民革命，以打擊英美日支持的北洋軍閥，故一國的革命有時不免外力的影響與援助。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今日雖勢力龐大，在二十多年前僅爲國民革命的副產品。我們也承認中山先生的民族革命有賴華僑之經濟支持。但共產黨之不能得大多數自由份子的支持，豈不是正因爲她和蘇聯的關係？而華僑的資助，畢竟是中國人自己的錢，不至於有損革命者的自尊心。倒是十五年以前國民革命的隊伍中有了與蘇聯有關的共黨在內，一旦國共分家以後，反而使中蘇關係轉成危險，這正是我們應該引以爲戒的。「民主國際」的建立，既然是國際性的，中國的自由分子自然可以並且應該得到美國有力的支持。但這「力」不必屬於經濟方面的，至少當自由主義分子尚未獲得政權，足以代表國家的時期是如此。

舊世界的統治方式是政治的，維持政權的力量是軍隊。十九世紀以前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二十世紀以來，現代國家的統治力量與方式，都轉變到經濟方面去了，主要目標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不論資本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國家，或溫和的社會主義國家，莫不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政權穩定，避免革命或內戰的慘果。而中國則停滯在十九世紀以前的階段，仍以政治和軍事爲統治方式，而不注意人們的經濟生活。民生凋敝實爲社會動亂及共產主義勃起的主因，而內戰則是其結果。中國介乎兩個不同政治體系的大國之間，而欲避免成爲第三次大戰中各國普遍內戰的一部分，避免共產國際的蔓延，只有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而足以勝任這項使命的，只有國共之外的自由主義者的興起。「民主國際」的建立，不失爲培養新興力量的一種方式。

我在本刊曾兩次提到：(二卷六期，十六期)馬克斯雖然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極度，會產生共產革命；而本世紀的歷史却證明：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如英美，反而不能產生共產革命；只有在戰亂破壞，民生凋敝之後，才最適宜於共產政權的樹立。蘇聯自己有了這經驗，所以她如果要赤化某一國家，必找戰亂破壞、民生凋敝的國家爲對象。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第三次大戰的特點，將爲各國內戰的蔓延。雖然如有這種蔓延，美國的政策也要平分一半責任。這也可以使若干幻想中國可以從第三次大戰中翻身的人士，爽然若失而有所警悟。

「民主國際」的建立當然不僅僅是有關中國的一個問題，但中國既處在美蘇之間的重要地位，而囑望中的自由主義者新興力量之培植，則有待於「民主國際」的支持；要使中國免於赤化，除了先使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抬頭外，別無他法。美國應該正確地了解中國問題，勇敢地正視中國的現實，嚴肅地考慮這現實必然的發展。要做到這些，美國必先認清一點：即今日中國民間的眞正輿論，不在報紙上而在期刊上。

#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何永佶

凡穿過拔佳皮鞋的士女，莫不知道有捷克；凡用過斯高達（SKODA）軍火的士兵，亦莫不知道有捷克。這個人口只一千五百萬而面積尚不及中國安徽之一省的山國，因爲牠對於馬歇爾援歐計畫之始欲加入而終退出，引起全世界的好奇，尤值得我們東方人一看。

第一次大戰前，本無「捷克」，只有奧匈聯合帝國之三四省，那裏住的是斯拉夫人，受着奧大利德種人的統治。不消說，這兩種民族時在磨擦，一方在高壓，另一方在反抗，雙方都未曾過過好日子。第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的統治權力崩潰，偌大帝國化整爲零，成了許多小塊，「捷克」便是其中的一塊。

捷克這一塊與其他的塊片都不同：牠是最民主的，因爲在戰後建立這新國家的人都是服膺於民主政治的一班書生，與其他新興國家之爲大兵頭（如波蘭的Oilsuski）建立者不同。以馬薩里克（Massaryk）爲首的捷克建國元勳，都曾做過幾十年的大學教授，他們便從書本裏搬出一套現成的民主政治式樣，來套上這新建的國家。

而成績並不壞。在兩次大戰的中間這班書生統治捷克可說是中東歐國家中最成功的。捷克與瑞士差不多，是一山國，然又與瑞士一樣，達到高度的工業化，以牠製出來的工業品來換取外來的糧食及必需品。經濟上做到豐衣足食，政治上做到風平浪靜，爲東中歐的幾個國家中數一數二的康樂之邦。民主政治在波蘭、在德國、在匈牙利、在南斯拉夫等國行不通的，在捷克獨行得通，論者都了爲是「民族性」的關係，但我疑心是因爲那些國家能左右一切的元首，在試行民主政治期間是個大兵頭（有點像民國初年的袁世凱，袁氏與中國民主議會政治的失敗，有莫大關係），而捷克的開國元首，是個八十多歲的老教授。這第一個老教授馬薩里克死後，又由第二個老教授貝奈斯（Benes曾任外交部長）承繼元首的位，仍然繼續開國以來平穩的民主政治。也許正因爲捷克的民主政治意外成功，圍繞着她的獨裁者看不順眼。德國獨裁象徵的希特勒便在一九三八年把捷克民主象徵的貝奈斯打倒。德國吞併捷克的時候，滿街上「打倒貝奈斯」的標語；無不徒爲土地之吞併，實亦爲一種政治思想打倒另外一種政治思想也。

但貝奈斯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思想不甘打倒。捷克被吞之後，這位總統便流亡國外，到處在英美等國演說民主，以及獨裁政治對世界之威脅。英國與德作戰後，這位先生便在倫敦組織捷克流亡政府，把捷克的命運與同盟國的命運聯在一起。美國參戰後，他更僕僕於大西洋上，穿梭地來往於英美二大之間，更時往歐陸，招納捷克志士，組成捷克軍隊，加入同盟國作戰。在這期間，英美助以金錢軍火，自不待言，即如其他的盟邦得到租借法案物資一樣。在戰事尚未有個分曉的一九四二年正月間，這位一心要復國的貝奈斯與波蘭訂立了一個中東歐國家聯盟的一個條約，想藉這個聯盟以自固，但過了不到兩年後，蘇聯在斯太林格勒大勝利後，貝奈斯知道蘇聯要變成歐陸上最大的强國，而蘇聯不喜歡這中東歐中小國家的聯盟，貝奈斯遂又把這聯盟取消，反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與蘇聯訂立了一個軍事同盟。這個軍事同盟便成了戰後復國的捷克之最基本的國策，以後的捷克執政者無一個不說：「捷克的生存建立在與蘇聯的同盟和西方的友好上」。

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看見捷克與蘇聯要好，便不肯與捷克要好。本來已講好的四千萬美元的復興借款，美國在始火上燒時突然取消。但貝奈斯並不因此而放棄與蘇聯的軍事同盟，更不肯放棄在其政府中容納捷克共產黨的政策。與其他國家一樣，捷克也有共產黨，但在戰前此黨之勢力極爲微弱，其所得的大選票數，不及總投票十分之一，不消說，在戰前的內閣中，沒有共產黨的份。但戰爭一停，信仰民主的貝奈斯便在尚未大選之前，招入了八個共產黨黨員入他的內閣，其他的黨最多分得到三個四個不等，連貝奈斯自己的黨也只佔三個內閣席位。及大選舉行了，捷克的

共產黨便從最小的黨一躍而爲最大的黨，在國會中取得了一百一十四席，其他的黨只得到三十至四十席，連代表捷克的一大部分Slovakia省之黨也只佔了四十五席。因爲牠的席位最多，捷克政府內的總理，便由共產黨首領名叫高德華者（Gottwald）担任。

這種政治位置的重分配，使得蘇聯滿意。尤其使蘇聯滿意的，是貝奈斯割讓捷克的一小尾巴給蘇聯，這小尾巴名叫 Ruthenia 又名 Carpatho-Ukraine，那裏的居民，與屬於蘇聯的烏克蘭人民同族，第一次大戰前，本爲烏克蘭之一部。第一次大戰後，捷克承繼着這小尾巴，一直就在那裏鬧小數民族問題，建設事業，如鋪鐵路，就常在小尾巴中受到阻撓。貝奈斯以爲小數民族之願受統治與否，不可免强，拿這塊鷄肋來換取蘇聯友誼，也是合算，便把這塊小地方當禮物送給蘇聯了。蘇聯也並未嘗得隴望蜀，以後也從未要過捷克別的地方。

貝奈斯因爲恐怕捷克國內別的民族要別的地方，故在復國後採取清除政策。戰前的捷克，因爲在蘇得吞區（Sudetan）有三百萬德國人，以致整個斯拉夫人的國家淪陷於德意志，故這次決意把這三百萬德人送回德國，雖則這些德人中有不少爲捷克工業所需的技術人材在內。貝納斯又把六十萬的匈牙利人送回其本國，以免以後匈牙利之 Magyars 族藉口侵略。所留下的，純爲斯拉夫人。

但捷克國內的斯拉夫民族中也分兩種，一種名 Czechs，住 Bohemia 及 Moravia（合名Czechia）之二省，又一種名 Slovaks 住 Slovakia 之一省。嚴格說來，這兩種民族之分只是一些語言之分，尚沒有我們廣東人與福建人分別之大。惟歐洲是個民族問題鬧到不可開交的大陸，野心的統治者，又往往利用民族之小小分別來離間挑撥無所不至以達其分而治之的目的。在淪陷期間，德國人便把 Slovakia 從捷克國家中挖出成獨立區，使之其在行政上、軍事上、及租稅上不受 Czechia 政府所管理。誰不願自己管自己？誰願受人看管？Slovakia 經過近十年的自己管自己，有點受不了外來的統治，在這十年間，牠自己的事情，是由他們自己建立的「斯洛或克人會議」（National Council of Slovaks）管理。這便給復國後的貝奈斯一極難題做了。他還是堅持「政令統一」硬要他們取消這「會議」把斯洛或克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通通拿回布勒格（Prague 捷克的國都）的中央政府管理如不肯則用武力「勦亂」呢？還是讓他們去，讓他們保持原有的自治機構呢？他毫不猶疑地採行了後者，准許那「會議」繼續存在，且與之相約定，在多數權限上中央絕對不侵這「會議」的權而「會議」則把一些如外交國防等權交回中央。

貝奈斯承認這個德國人在佔領期間製造出來的斯洛或克自治的事實，他又承認德國佔領軍在同期內製造出來國營工業的又一事實。在德軍佔領期間，捷克的工業是國營的，在復國後概留歸國營，即私營的在復國後亦一點一點地收歸國營。捷克現正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然却未嘗流血，所以共產黨黨魁及捷克總理高德華氏逢人便說：「經驗與馬列主義都告訴我們：蘇維埃主政及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路綫」。

以上種種，別的人做出來我不奇怪；惟民主政治巨子的貝奈斯也能做出，才是奇怪。再進一步想，恐怕只有貝奈斯那樣的民主巨子才能做出來，因爲民主政治，不是痛恨極權政治之別名。民主政治不主張消滅人家，雖遇極權也想法子來把牠包含，而慢慢使牠取消極權的性格。共產黨魁高德華氏之所以能逢人便說不相信蘇維埃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也許就是因爲貝奈斯這民主巨子事前能包容他。假如貝奈斯托詞捷克共產黨遲早要推翻捷克中央政府樹立共產政權而以「剿匪」的態度來對付他們，恐怕高德華那類的人會愈來愈相信「蘇維埃」相信「無產階級專政」了！

這次捷克，據巴黎倫敦廣播，起先是願意加入馬歇爾計畫但後來經過閣議一致表決拒不加入：這件事本身的好壞，是另一問題，然確是以表明牠的「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智慧。因爲捷克在蘇聯勢力之下，爲捷克計，誰都可以得罪，惟有蘇聯不能得罪，若得罪了蘇聯，討了他的一個不喜歡，則恐怕連現在這點獨立都會被取消。現在捷克仍係一獨立自主之邦，並未成了蘇聯的傀儡，因爲蘇聯並無軍隊駐在捷境，又無蘇籍行政人員來監督捷克政府的行政，這點獨立自主是建築在與蘇聯的友誼上的。在捷克這個例子內（別的例子則非所知矣），獨立自主與對蘇聯友誼並不衝突，好像能並行而不悖。

這就奇怪了！爲甚麼在別的國家，如土耳其，「獨立自主」就與「對蘇聯友誼」不能並行不悖。一般人都以爲這是蘇聯不好，無法做朋友。但貝奈斯却證明了一個民主人士一個民主國家可以與蘇聯做朋友，如不能，則恐是這些國家自身先有點毛病。譬如土耳其，那裏的政權是個「兵頭」所建立的政權，在建立時會受過蘇聯的恩，後來又疏遠蘇聯，親向與蘇聯敵對的一方，現在再來與蘇聯要好，蘇聯便不那麼熱情了。貝奈斯的政權並未受過蘇聯的恩，也未嘗反過蘇聯，他與蘇聯的關係是一張白紙，所以現在要爲甚麼都可以。

七月十八日脫稿

# 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方案

（紐約通信）　楊　剛

## 一　悄寂的夭亡與曖昧的降生

杜魯門主義夭亡了。它的短命有幾個迷信武力主義者所不能看見的原因：

第一、美日人民反對。當杜魯門主義正在大宣傳時期，一個美國人新從中西部與西岸旅行演講回來。他對我說：「眞想不到人民對杜魯門主義這樣不滿。家家戶戶都問，這是幹什麼？爲什麼這種事不找聯合國？」國會所收的民間函件，使國會覺得行政機關顯然是胡鬧，連范登堡先生都認爲自己上了當。華萊士的全國演講喚醒了幾十萬美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方面，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意。在西岸且引起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

第二、歐洲反對。除英國政府直接的擁護之外，歐洲對於杜魯門主義只有懷疑和恐怖。照李普曼的話是近日連英國都不贊成的。在法國，法總理拉馬第頁在軍新考慮法國經濟政策時，提醒國人要防止外國借款影響國內政治的趨勢。在義大利，連反蘇主將之一的羅馬教皇刊物都批評杜魯門主義。據一個記者說，這是因爲義國人民反對該主義太利害了的原故。

第三、從而引起了在朝在野各種謀略家也批評該主義。比如反蘇最烈的論客，阿沙卜兄弟 Joseph and Stephen Alsops 以及隱然在美國世界政策後方的李普曼。這兩個人當杜魯門主義初起時，都是相當贊美它的。爲了杜魯門主義，國會和行政機關幾乎翻了臉。

在這一串發展日趨表面化時，馬歇爾先生輕輕巧巧的宣佈，再也不向國會要錢了。如要，得在全盤計劃弄好了之後。

回想三個多月以前，杜魯門主義轟轟烈烈的降生，不到三個月，它就悄悄輕輕的死去。若沒有馬先生的宣佈，人們不會摸到它消逝的痕跡。事件的生命繫於人心的歸宿，這是何等驚心的警告！

和杜魯門主義落地時的氣燄相反，馬歇爾方案似乎是糊裏糊塗就在世外桃源的哈佛出現了。那一天，紐約時報和論壇報都沒給它第一條消息的地位。事後，據明白內容的人們說，馬先生所講的那一套，一大半是即興的。他的講稿也沒和總統商量過。至於那方案內容究竟如何，連馬先生自己也不清楚。稿辭一發表，英國大起勁，接着法國根上來。馬先生才把稿子拿去細細和總統斟酌一番，得了同意。從歐洲回來的美國銀行家說，歐洲把馬先生的話想得太大太確實了。一般論客尤爲紛紜。

轟動歐洲的馬歇爾方案是否這麼個來歷不明的孩子，我們不能肯定。兩個月以前華盛頓就知道馬先生已經在國務院內設立了一個政策委員會，以蘇聯通肯朗先生 Georges Kennon 負責。這位先生歷在東歐中歐幾個國家的美使館任過職務。他所作的關於蘇聯的報告據說與馬歇爾關於中國的報告同價。兩年以前他回國之後就奉派全國演講，並爲國務院作全國情勢報告。現在他奉派組織一個對外政策委員會，共十二個人。什麼事也不做，專門研究世界和國內情況以定外交戰略。這機關和一切私人專家接觸，聽取他們的報告。被接觸者新聞記者也佔一大部份。眼前這機關的任務便是製定一個歐洲政策。有這樣一個政策機關在後面的馬歇爾方案，會眞是來歷不明和曖昧，倒不甚可以想像。這一層或者可以說明，爲什麼它現在所得的支持，至少是在西歐和美國，大大與杜魯門主義的虎頭蛇尾者兩樣。

許多人都要問究竟它和它的前生有什麼不同。

單單從文件的本身來看，我們可以想到馬氏方案受支持的原因：

第一、它把杜魯門主義中單車冒險的可能性消滅了。它說的是經濟復興。這一點減少了歐洲人的恐懼，提高了他們的希望。

第二、它着眼在於歐洲的全盤計劃，且由中心下手。不像杜魯門主義那種在蘇聯邊境上捉雞，一隻一隻捉的勞苦辦法。這一點，是美國人聰得進去的。

第三、它要歐洲人自己領頭，自己計劃。不像杜魯門主義那樣要替歐洲人「剿匪」。這使歐洲放心。

第四、它沒爲正面拋棄聯合國。美國人的良心可以過得去。

有這幾點，因此華萊士先生說馬歇爾方案是從杜魯門主義戰略上的退却。這個退却產生了歐洲各國七月十二號的馬歇爾方案會議。

## 二 國內釜底抽薪

馬歇爾方案是否杜魯門主義全部戰略的退却。退却的戰略目標是不是會有變化，非一時所能答覆。首先，杜魯門主義從其所包括的範圍來說，具有强烈的對外性，從其實施的手段來說，它有非常片面的個別性。而馬歇爾方案假如能够通過來實施，它照顧國內和國外，它是整體的世界政策。

就美國國內講，一般地大家知道資本主義週期性的恐慌，不能避免。假如全世界都向社會主義走，則資本主義所能滂漲的範圍愈來愈緊縮，自由利潤的來源愈來愈枯涸，恐慌爆發時會眞的不可收拾。美國資本主義理論家素來以他們的恐慌自豪，認爲那是自由社會的表現。但是骨子裏他們不能够管好這種恐慌，所以必須用種種方法把它延緩或縮小。

具體地說，美國的戰後蕭條已經開始，紡織、工程、衣着、出版、玩具、建築都在大量裁人。戰後新起的小工廠和企業關門的在十萬家以上。一般市民拒絕購買的傾向很利害。當然，這一切都不足以說明大恐慌即將到來。設立政府對外貸款，國外購買，資本家限制生產，（以鋼鐵爲例，年初鋼鐵生產不及生產力所能生產者一半，最近連一半也不到了。）以及去年大罷工所造成的未能滿足的民間需要都足以說明這次的恐慌不會大。但是問題不在今明兩年之間，而在這次小恐慌之後。照美國人自己看，目前的現象大有似乎一九二六年大繁榮的時期。徵象是利潤太高（本年總利潤一百二十億元，一說一百六十億。）有資本凝滯的趨勢。通貨繼續澎漲，物價上漲不停，現在一元美金約戰前四五毛。民間購買力愈來愈弱。存貨累積，生產力較戰前多了三倍。這些徵象都是一九二九大恐慌爆發以前的脫兆，現在又重現了。而現在又是比一九二六年不同的一個時代。

以局外人的想法，美國現在有無限荒地尙未發展，無限人力尙未充分利用，無限河工電利尙未開闢。她的富有不應該是她的煩惱。羅斯福的公共工程事業與田納西流域改造都是證明。但是美國的事業家們不那麼想。他們的眼睛向外看。早在前年冬天，哈蒲斯雜誌上就有人主張美國必須每年輸出百億元資本才可保國內平安。去年一年輸出者一百二十億元。本年輸出數字根據哈佛大學某經濟學教授是要到兩百億。去年美國的輸入是五十億元比輸出少了七十億。本年輸入總數將比輸出少一百二十億元。以這樣可怕的輸出量僅僅保持了今年小規模的蕭條。假如沒有這種輸出，則不但利潤無着，恐怕蕭條也不可得。在這次戰前，美國全部生產有百分之九十六銷在國內，輸出不及十分之一。大戰結束以後就變成了這樣個局面：根據油生洛克菲羅的刊物「世界報告」，美國現在每年須輸出總生產及資本六分之一以上，才能保持繁榮。

這些數字都來自華爾街或與華爾街有關係的刊物上。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故意誇大其辭，爲他們的世界政策辯護，抑或是實際的情形。但公開的數字不能假造，我們無寧相信美國必須擴張，因以不止冲沒眼前的危機，且望推開將來的大恐慌。十九世紀的美國的資本主義靠了中西部、北部與西海岸的開發，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它不能不眼瞅着全世界。

然而，全世界都是嗷嗷待哺的嘴巴，却沒有錢，尤其是美元缺乏。這使得美國不能和他們有正常貿易關係。此其一。向美國借了錢的國家，如英國，眼巴巴的要買美國糧食燃料等等，捨不得用在其他國家，這使得他們各個和美國造成了單邊關係，美元不能穿走在他們之間，把他們串在一起。這就削減了美元與美貨的吸引力，此其二。以目前輸出輸入量的對比來看，美貨到那裏，那裏就要加深貧窮與騷亂，結果又替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加增氣焰，根國危害美國的聖牛，資本主義。此其三。

以歐洲經濟復興的方法來替國內問題釜底抽薪，這是馬歇爾方案遇到完滿，多於杜魯門主義的地方。

## 三 歐洲嗷嗷待哺

戰後世界所加於美國的重大矛盾之一，是美國獨特的、非凡的富有與全世界破產的貧窮。極富而與極貧者之間的交換關係有点相異的出發點。富者出錢，所望者利潤。貧者出力，所望者生存工具。利潤的需求使貧富

出力的報酬，相對的減少。這裏就發生了兩個可能性。第一，貧者逐漸失其爲交換者的作用。第二，貧者之間進行以勞力作基礎的交換。兩種可能都引致富者的錢失其效能，從而富者失其意義，且面對許多潛在的危險。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的世界謀略家在過去兩三個月中發現了不少難題。

記住前面所提美國輸出與輸入貿易額的巨大差別，就知道難題之一是什麼。簡單地以歐洲而論，在未來兩年之間，有歐洲國家積聚與借貸來的美元都要光了。僅僅糧食與燃料，就足以吞蝕他們所有的美元。從斯干的那維亞到義大利是一片緊縮進口的呼聲。甚至於加拿大在本年對美貿易中，也要賠五億美元的本。因此她也要緊縮對美貿易。

其次，是在這種情形下，歐洲發現了一個新傾向，即不靠外來資助，而謀自力更生。這傾向的實際現象就是歐洲各國間以貨易貨的商約，藉以逃避所謂美元問題。

在上一篇通信中，分析英國政策，我們會覺得英國經濟上在採取對美離心的方向。過去幾個月中，英國似乎是領導了歐洲這個新傾向。英俄商約談判大家都知道大體已經就緒。英國以機器橡皮交換俄國的木材和棉花。這商約目前是否受影響而停頓是另一問題，但英國要從商業貿易上來謀取對美的主動地位，却很明白。順這條線，英波商約成立。英保，英南，英匈商業代表團也都在接觸。

比較顯著的歐洲自立更生傾向是在中歐東南歐之間。這些國家照一個美國人的話，彼此之間有相同的社會與經濟機構，相似的政治態度，所以經濟合作比較容易。從捷克斯洛伐克到保加利亞，包括奧大利在內，有了一個交互商約的大綱，主要的是以貨易貨，同時共同開發彼此之間共有的河道交通。在這裏，我們不能很詳細的說到那些商約與合作的內容。但它們已經是確定的事實，且已有良好的結果。至少是那些國家已經走上了復興的道路。

此外，還有一個難題。在每日千百萬字批評和反對蘇聯與中東歐的文章中，這裏不能够對於那些資本主義統治所不及的地方閉着眼睛。據論壇報七月七日一篇文章，蘇聯的工業生產或者已經恢復了一九四〇戰前水準，不久將達到規定的一九五〇年的目標。一九四七年該國所生產的重要機器和原料，如煤，或已超過了戰前。這裏甚至於說蘇聯本年可能有剩餘糧食供給歐洲。關於中東歐，這裏報告它們在過去兩年中工業化的成績是特出的。甚至於關於蘇佔領區的東部德國，在經濟改革與民生改善方面都有讚許的報告。

這一些難題對於美國有雙重威脅。第一，美國貿易受威脅，這會直接影響美國恐慌問題。第二，資本主義的名聲，在已經對之不滿的歐洲會更受害。

要對付這些困難，美國只有一方面在歐洲號召打破貿易壁壘的自由貿易（這是日內瓦會議中的礁石），一面大量向歐洲連續貸款使他們能够經由美元而經濟復興。另外一方面拚命在國內推動取消關稅限制，容歐洲貨進口。

這就是馬歇爾方案的經濟外合。

## 四 一條紅線

馬歇爾方案發表之後，「世界報告」就很快活的說，這方案是資本主義在歐洲復興。她的姊妹刊物「美國新聞」隨之間而出了美國要歐洲做四件事，以便美國放款：

一、歐洲各國到一起，計劃如何用自己的原料。

二、分派原料以應重要的需求。

三、生產自己所需的糧食和日用品。

四、成立統一關稅制。最低限度減低貿易障礙，使貨物流通。

這是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要求。假如這些能够成功，沒有人懷疑邱吉爾先生所主張的歐洲合衆國可能實現。

這個理想的經濟共同體的中心是什麼呢？紐約時報的華盛頓通信說，官方並不諱言西部德國尤其是魯爾區域將是重要的。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條紅線，那就是邱吉爾先生，達勒士 John Foster Dulles 先生，共和黨的外交政策製造者，所主張的一套。這一套不先不後都在三月間莫斯科會議前後者表出來。那條紅線是成立歐洲合衆國（邱吉爾），建立西歐經濟集團，以魯爾爲中心，復興西方基督教文明（達勒士）。這一條紅線在馬歇爾方案裏現出來的是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

，以魯爾爲中心，復興資本主義。

大家知道馬歇爾先生在其六月五號哈佛的演詞中，曾經暗示了某種國家，某種政府和黨派不能得到美國的幫助。但是，幾天之後，記者提起蘇聯來問他，他依然表示歡迎。由此可知，馬歇爾方案在開始的時候，沒有東歐國家在念中。假如這計畫能够成功，則東歐國家在場也無所恐懼。因爲錢要美國拿出來。

蘇聯是從巴黎會議跳出去了。在他最後的報告裏，莫洛托夫表現了他們對於政治服從經濟的頑强認識。他不肯參加一個資本主義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或是大家早就能想到的。

英法怎樣呢？似乎人們邏輯的想法，她們也應該對於馬歇爾方案加以拒絕。

美國人的看法認爲這一次美蘇在歐洲分裂了，歐洲也分裂。所有歐洲國家都被迫在美蘇兩方挑選主人。問題若如此簡單，則竟不妨把英法從地圖上劃掉就完了。

轉形期的英法伺處在時代最深的苦悶中。兩個都有社會主義的新夢，兩個都有帝國主義時代的舊累，兩個都是在本國以及國外左右兩大壓力的擠榨中間。所不同者是英國所受左方的壓力較輕於法國。而英國的希望也和法國有些不同。

擠在左右勢力之間的英國政府一心一意希望恢復她的世界貿易。貿易恢復，則英國的威信高，政府的力量强。她希望經過貿易來一面保持昔日的帝國地位，一面實施社會主義。這兩者是否相容，我們不管。總之，她眼前已經吃了兩者難相容的大虧。馬歇爾方案對於她開了門。在這方案裏的三點，對於她本身沒有過不去的地方。

第一，在歐洲復興資本主義，英國管不着。她本國的壟斷資產階級照樣存在，照樣有力量。其次，在莫斯科會議失敗之後，英美在討論他們的德佔領區經濟政治合併時，英國早已放棄了魯爾鋼鐵煤礦國有的計劃，與美合作。

第二，以魯爾爲中心，復興西歐，英國應該是能贊同的。魯爾能變成全歐的心臟，英國至少也在全歐有一份力量。魯爾原是英國佔領區，那裏大部分資本控在英國手下。只要戰前的德國不恢復，魯爾的力量就是英國的力量。

第三，歐洲若成爲經濟共同體，則英國貿易可以大大發展。過去她之所仰給於美國者，如糧食，可以在歐洲取得，同時她的機器可以向歐洲輸出。在這裏，英積極參加的意義等於她向中歐東歐國家訂商約一樣，是謀取本國經濟對美之獨立。從而她或者希望有一天，她的貨能與美國貨競爭，英鎊能在美元前一度抬起頭來。她起碼有一點把握。她的貿易在政府手裏能够通盤打算，操縱自如。她能够叫人民吃苦。這些美國都辦不到。與其說英國這次是在選擇主人，不如說他是在以退爲進。

法國情形不同一點。歷史上德法在歐洲互爭雄長。沒有德國的歐洲，法國要成爲歐洲的領袖。她不能放棄這樣的機會。其次假如歐洲原料物資能够互通有無，則法國今日所缺少的煤礦可有來源，從而減輕了左翼與工人階級方面所來的壓力。

在經濟共同體的問題上，法國的利益不在於統一關稅與減輕貿易壁壘上面。法國不是完全靠貿易支持的國家，她沒有英國那樣多的輸出。反之，她的一般工業比較落後，她要保護自己。因此在比杜的方案以及他答覆莫洛托夫的文告中，他一字不提到關稅等等，而十分着重於成立中央常務委員會來統籌原料，決定用途以及協和 Coordinate 各國經濟等等。

西德與魯爾問題對於法國應該是一個最大的難關。大家知道法國要求魯爾共管。她曾經要求過萊茵省歸法國。煤與鋼鐵之所在，人爭趨之。得到了這些，她的歐洲領袖地位才有保障。其次賠償問題當也是一個焦點。對於法國，馬歇爾方案以西德——魯爾——爲歐洲經濟統一中心的辦法是不容易通過的。即使比杜願意，左翼的壓力將使他的地位危險。我們不知道這些外交家的妥協方案如何。假如英國十分要重回歐洲，她可能在魯爾問題上作小讓步。

關於歐洲資本主義，照想法國應該和英國一例。法國的聯合政府與英國的工黨政府之不相遠者正在於他們都認爲社會主義是遙遠的將來，慢慢磨着，總有那一天。在眼前，拉馬弟頁的新經濟政策已經向右翼反對政府控制者讓步了。

## 五 大難關

馬歇爾方案會成功麼？

這問題不是七月十二日歐洲的會議所能答覆。那個會必開。即使中東歐可能參加的國家隔到中途退出，它完成的可能還是多。會期只兩天，且僅限於推選委員會的人物。樣子是非辦成不可。

麻煩會出在那些小的委員會中間。其次，假如方案被製出來了，回去時在每一個國會裏可能要吵架，引起一些內部糾紛。但這些都還不是要害的難關。

大家想得到最主要的難關是美國國會。這國會除了不愛出錢之外，更不愛用錢在中歐東歐國家裏面。法國會經拿到了二億五千萬，義大利也拿到了一萬萬以上，但都是沒經過國會的。否則像法國那種講國有企業的國家，就很難有錢到手。假如國會根本不通過馬歇爾方案，這就完了。假如它通過而加上幾十條苛刻條件，這方案實際成功——穩定歐洲右翼力量壓伏左翼，使美貨（物）銷——的希望也極渺茫。此外，現在的國會又是共和黨。假如他通過這方案，令其成功，他們就是替民主黨政府造記錄。明年選舉時，他們將找不到新鮮的、重大的理由把民主黨政府踢下台。何況美國大資產階級基本上對於這問題不甚對頭。東方海岸的大亨們爲他說話甚力，而以支加哥爲中心的中西部財團已經開始了罵街。這問題少不了引起這些人內部一場混亂。

行政機關和東方財團現正開始大規模的宣傳。集中的國雖足復興歐洲，把蘇聯和共產主義擠出歐洲去。（此地一般論調不承認蘇聯是歐洲國家。）正如上次對英貸款，一切的理由都說不動國會給錢，只有抵制蘇聯這句話，才開了他們的口袋。這一次是否有這麼靈驗很難說。

假如要說句廣泛的話，那麼即便馬歇爾方案能闖出一切的難關，年年貸大款給歐洲，讓它眞的來推銷美貨，建立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美國的政治家與經濟家們也不會安寧。他們得想許多辦法，對付下面的可能情形：長期對外貸款所加之於人民的負担和不滿，將不是壟斷家們龐大利潤所能抵消。這兩者相成適足造成恐慌。英國國際貿易競爭力加强，會增加美國無數的頭痛。歐洲（如法國和義大利）人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之厭棄，已經不是三年五載的新事了。他們也不再是可以隨意對付的人民。

一九四七年抗戰紀念日　司達吞島

# 負了氣出的門

## ——美國人性格之八

費孝通

邱吉爾必然是摸熟了美國人性格的，不然他怎能向美國借得這樣多年青人的血去阻擋希特勒的凶燄？他用着已過時的美國土語向包圍着他的記者們說，他身體裏流着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顯然的歪曲了歷史，即使沒有歪曲也不免是斷章取義，美國人的血不原本是歐洲的麼？他不提這個淵源，而巧妙的暗示着大西洋上血的倒流。我們也不會忘記他有一次回答記者們問他什麼地方開始驅逐占領別國土地的侵略者時說的話。他一揚眉，毫不思索的說：「倫敦，這些洋克的占領軍。」美國人在欣賞他的幽默和機警外，還有着內心說不出的滿足：洋克占領了英國！不但是血的倒流，而且是血肉的倒流。

在哈佛大學裏有一位英籍的教授，有名的哲學家懷德海的令郎，有一次很得意的告訴我：他去參加了一個美國獨立紀念的盛會。在會裏人家一定要他致詞，他說：「你們找錯了人，還是有意要爲難我？我名字裏還有着 North 這個字。」原來他是 North 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率命來鎭壓美國獨立的。聽衆熱烈的報以歡呼。我默默的領首，英國人眞是內行，美國孩子們的命是逃定了。

美國人對於歐洲具有很複雜而且衝突的感情。這感情表現在歷史上的是一連串反反覆覆，似乎沒有一貫性的事蹟。最使人忘不了的自然是威爾遜總統的失敗。他一手創立的國際聯盟中，並沒有美國的席次。美國國會

否決了他的國際主義。美國人民向他說：「歐洲的事，我們不管。」可是怎麼叫不管呢？不久之前不還是興高采烈的橫渡大西洋去參了戰？並非健忘，而是在歷史中養成的美國性格在作祟。

這裏我又要提到在以前幾篇文章中已經屢次說過的話了。美國是歐洲的「逆子」，歐洲是美國的「嚴父」。假如在十七八世紀的歐洲這位家長對他的子弟仁慈些，北美很可能像中美一般成了個犯罪者的樂園，囚犯的戍站，土著和白人混合之場。但是北美却不然，它吸引了虔誠地想在地上建築天堂的清教徒，爭願短期賣身以求不再挨餓的餓民。充滿着威脅，匱乏的歐洲才有這無數背井離鄉、拋棄父母之邦的移民，一個向歐洲要求獨立的美國。

美國在中國華僑眼中是「金山」。想發財的冒個險去撈一票，成則衣錦還鄉，敗則爲異域之鬼。不但去美國的這樣，散佈在南洋和歐洲的華僑們，多少都是這樣的。在他們，出外是個手段，不是目的；在國內走碼頭的山西幫，湖南幫，何嘗不是如此？發了財，在家鄉蓋個富麗堂皇的宅子；陽宅不够起個陰宅；墓地有着，造個祠堂；推而廣之，辦學校，興公益。華僑的理想人物是陳嘉庚。——這是說，我們這片舊大陸儘管够荒瘠，够黑暗，但是還不失其溫暖，還是個「家」。海外的華僑心心念念着祖國，使他們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成了中國經濟中平衡國際貿易的支持者。至今還有所謂「民憲黨」在國內政治中當個苦惱的角色。亞洲在這一點上是和歐洲不同的。

從歐洲到北美去的移民不但不懷念着祖國，年老了沒有絲毫意思要到故鄉去壽終正寢，更不會遺囑子孫把棺材運過大海葬入祖塋；死心塌地的想在北美立脚，當地當時就可以衣錦還鄉；而且他們對於迫壓他們到不能不自求自由之邦的老家，心裏充滿着忿恨。所以我說他們有一點像是嚴父手下，受盡了委屈，發誓不再回家，出門自立的孩子。在父親眼裏是逆子。在孩子心頭有着一口總得找一個機會出一出的怨氣。好馬不吃回頭草，「就是凍死，餓死，被天雷打死，也不再進你這扇門了。」這是個有志氣的孩子，但是——我們應該明白——所要出的那口氣，還得在嚴父面前出的呀。邱吉爾、懷德海教授之所以能使美國聽衆高興得叫好，原是給他們出這口氣罷了。

我也已經屢次說過，到美國來的移民想「美國化」就得改變他們土音和鄉氣。他們一到能在美國社會上立脚時，矯枉過正地要表示出「美國是多少可愛呀」的態度來。怎麼表示呢？最明顯的是和祖國隔絕。有些人甚至把一望而知其來歷的姓名改去一兩個字，使人聽來活像是老美。他們可以有意地避免去和原來的同胞接觸。祖國是個應該也必需疏遠的影子，雖則這影子也永遠在他們心底作祟。

美國社會是個撤去了兩端的梯階，是從歐洲中間階層裏爬橫了長出來的；兩端不在美國，而是在老家。歐洲的破落貴族們可以把他們古董用高價出賣給美國的暴發戶，甚至整個的「故宮」一塊磚，一塊瓦地搬到美洲去。美國那些爬到了社會尖頂的人眼睛祇有望到歐洲去了，不能倒流回去也得把貴族拆過洋來，祇是個儀表也可以過一過癮。

美國人是負氣出門的，他們儘管天天叫着「美國化」，但是沒有人比他自己更明白，美國文化是缺乏明白的標準的。其實他們並不是眞的沒有目的，他們的目的是要老家裏的人說他們一聲：「有志氣」。他們在任何一部門的生活裏，最高的標準還是在歐洲。

我初次到英國，朋友們，老師們，甚至房東太太，都帶着一種惋惜的口吻說：「可惜你的美國音太重。」意思是我的英文說得不準，從美國傳教師那裏傳授的英文怎能合格呢？可是我到了美國，我那帶着一點英國口音的話，却贏得別人的容忍，非但容忍，而且借了不少光。在美國學術圈子裏英國的學位是到處實賬的；反過來却不正確，美國博士在英國却多少帶有一點，雖非輕蔑，也略有無足輕重之意。美國大學考博士必須先考兩門外國語（其實大多是指歐洲語），而在英國就沒有這種規定。在英國，論文裏若是太多引了美國作家的著作，反而有時會被老師輕輕的搖了搖頭說：未免浪費了一點時間。——美國學術上受歐洲的影響是極深刻的，直到現在，別的我不知道，以社會學說來，美國還不能說是已經可以離開歐洲而別樹一幟。歐洲的學者在戰時大批的上美國。美國虛心的接受。肯這樣虛心那是因爲他們要强爺娘，勝祖宗，他們知道現在在文化上究竟還落後一點，還得爭這口氣。

美國人對於歐洲因之有着很矛盾的態度。他們對於歐洲的標準是心服的，但是他們負了氣。他們對歐洲想報復，想使他們說一聲：「好孩子。」他們決沒有絲毫要回鄉的念頭，他們有決心要在新大陸創立個更好的世界給大西洋那邊的人看看。爲了要使美國能成爲一個獨立的單位，他們在心裏上不能不把可能拆散這個祖籍不同的移民集團的離心力遏制下去，孤立成了美國立國的基本精神。所謂「孤立」就是指不管閒事，尤其是不管歐洲的閒事。

李普門說美國外交政策中祇有門羅主義是一貫的，持久的；除此簡直說不上任何外交政策。門羅主義是孤立主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不管閒事主義；美國這個負氣的孩子惟一希望的是關了門做個樣子出來給人看

看，他們即使不幸災樂禍，但是也不會發生姑奶奶對娘家的關切。中國的華僑肯投資革命的輸將抗戰，那是因爲他們還是抱着回鄉的願望，不但如此，祖國的不爭氣是他們受人歧視和欺侮的原因。他們不能不關心祖國。從歐洲到北美去的移民並沒有這經驗。他們本來沒有回鄉的計畫，而且靠了他們的白皮膚，也受不到因他們來歷而起的歧視，即使有，也很快可以洗脫他們的來歷。他們不是姑奶奶而是私逃出門的逆子。

放逐這逆子的嚴父已經低頭了。非但低頭，而且伸出了手，期待着這已經自立的孩子的反哺了。邱吉爾以身體裏有着美國的血來象徵着下一代的風向將是由西而東，不再是由東而西了。可是美國的態度怎樣呢？他可以爲了自身安全，爲了要從歐洲不能不乞援於他的表示中獲得道德上的勝利，他可以出一次兵，在歐洲流一次血。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已經放棄了孤立和不管閒事的傳統。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最近美國的戰後措置，多少可以使我們感覺到「逆子並未回頭」的神氣。

杜魯門主義是門羅主義的擴大，精神上是一貫的；所不同的祇是在範圍上。門羅主義祇包括大陸，那是因爲那時沒有飛機，海洋是地理上的防線。現在，門羅主義所求美洲的安全和孤立不能不加上一個外圍了。這外圍包括了太平和大西兩洋，和在兩洋對岸建築下的空軍站。在兩洋邊緣的國家也許會感到近似侵略性的壓力，但是這壓力的來源却是美洲的要保持孤立。杜魯門並沒有超過門羅，不過是個現代化的門羅。時期雖則已過了快半個世紀，美國人還是帶着三百多年的歷史，這是一部背叛嚴父自求獨立的歷史。

聯合國巨廈的基石剛剛安定在紐約的島上，而杜魯門却已開始了放棄這國際組織的行動。這眞是使我們哭笑不得的諷刺，不但告訴了我們美國傳統裏的矛盾，而且告訴了我們這矛盾已化成了世界共同的矛盾了。

# 自由的心理

張述祖

根據心理學來講自由，那看來似乎是件矛盾的事。因爲照最樸素的說法，所謂自由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可以不受任何原因、條件的支配而表現。然而現代心理學，根本上是以有定論(Determinism)爲出發點的，即絕對要遵守因果律（Law of causation）與自然規整律（Law of uniformity）。那就是說現代心理學絕對不能承認有無原因無條件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並且認爲如果原因、條件相同，則所生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必相同。不過決定及影響我們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的原因條件，甚爲複雜微妙，有的在外界，有的在個人本身內部；有的在眼前，有的在遠方；有的在當時，有的在過去；有的很顯著，有的很輕微。我們能見到的，限於外界、眼前、當時存在的顯著原因、條件。至於存在於個人本身內部的、遠方的、過去的或輕微的原因、條件，則不易見到，所以常常會誤以爲某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是不受任何原因、條件的支配，而且自由發生的。換句話說，就是以爲所謂心理現象不受因果律的支配。或因爲明明「見到的」原因、條件相同，而所發生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不同，所以誤以爲所謂心理現象，不服從自然規整律。

如上所述，不是說心理學不承認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可以有自由了麼？不過我們應該知道普通所說的自由，是生活中的自由；而我們剛才所說的自由，是心理邏輯中的自由。筆者所欲揭示出的是：「正因爲心理邏輯中不允許有自由，所以生活中才不允許有不自由。」其理安在？試爲說明。所謂生活中的自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不受另外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唯一的決定，而是應該受心理邏輯中的原因、條件來決定的。反之所謂生活中的不自由，是說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不能照着心理邏輯中的原因、條件之決定來表現，而是要以另外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做唯一的決定者而表現。比方有一件事情，在基本身當中、和這件事所出現的環境當中、以及當事人的本身情形當中，已具備了完足的引起忿怒情緒的原因、條件，照心理學所遵守的因果律和自然規整律講，這個人的發怒，是被這些原因、條件所決定了的，不可遏止，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心理邏輯中，這個人的發怒，是不自由的，非發怒不可的。而在生活中講，這個人的發怒是自由的，他是依着忿怒情緒所由決定的原因、條件而發怒的；並不是本來沒有完足的原因條件，而由另外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強使他發怒的。另如某一對象，其本身和其所出現的環境以及當事人的本身情形中，並不具備完足的引起信仰的條件，而另外一個或一些

人要用他或他們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來强使前述當事人對該對象發生信仰，這樣的「信仰」，如果眞能發生的話，那在心理邏輯上講，倒可以說是相當自由的；因爲那是說牠居然所擺脫因果律與自然規律的限制而自由發生。可是在生活中講，這種「信仰」是不自由的；因爲牠不是根據着牠理應根據的原因、條件而發生，乃是由別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强使發生的。

以上我們把心理邏輯中的自由、不自由，與生活中的自由、不自由，講清楚了。底下要看看究竟心理邏輯中是否允許有自由，生活中是否允許有不自由。換句話講，就是說是否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可以在原因、條件不完足的情形下發生；或在原因、條件已完足的情形下不發生？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是否可以由另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做唯一的決定者而發生或不發生？我們根據心理學所提出的答案，很乾脆地說是「不能」二字。爲什麼不能？我們當然不否認別人的行爲也是決定一個人的行爲之一種因素或條件。不過問題也就是因爲牠僅是因素或條件之一，而非唯一，尤非全部。當然有些簡單的行爲，是只需一二個原因、條件，就可使之發生或不發生的。那麼由另外一個人的行爲，決定一個人的簡單行爲，並非罕見，如姓張的問姓王的一聲「貴姓」，姓王的答說「賤姓王」等。但如果本來是要許多原因、條件決定的行爲，你想拿你的一句話來引起、或制止，那是絕對辦不到的。而現在大家所談所爭的自由，並不是像說「賤姓王」等類的簡單行爲問題，而是有關政治經濟等複雜行爲的自由問題。這些由複雜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所合成的行爲，決不是由一二個原因、條件所能決定的；尤其不是可以由另一個，或一些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所能決定的。

目今不希望別人在生活中有自由的人們，他們竟然企圖把用以決定別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的原因、條件，更減少到只是自己的意志；想拿自己的意志使別人發生沒有完足原因、條件的行爲。那更如何辦得到呢？這個我們並不是說一個人的意志，對別人的行爲，就不能是一種有影響的原因或條件，不過要知道其影響的方式是刺激至反應，而不是直接傳遞。酸梅使我流口水，並不是酸梅直接把水傳遞給我的口，而是我的口對酸梅的刺激所發生反應變化。所以酸梅是乾的，倒可以使我的口流水。反之酒精是水的，反而可以使我的口變乾。以上都是「刺激至反應」與直接傳遞不同的例子。所以雖然另一個人的意志當然可以作爲刺激而引起一個人的反應，但反應和刺激如上所述，不必相同。你的意志是要別人相信某事，而某人可能因你這個意志的刺激，反發生更不相信某事的反應，你並不能把「相信」直接傳遞給他。一切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均同此例。你有時固然可以用自己的這些行爲，引起別人這些行爲的反應，但反應不必與刺激相同；也就是說你不能把你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直接傳遞給別人，你不能直接讓他有了你的思想、情感、意志或動作。這裏我們還得重申前言，就講是「刺激至反應」，一個人的行爲對另一個人的行爲，也仍然只是刺激之一方面，反應不必是由一方面的刺激即可引起的。

所以誰要控制別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是可以的，不過他得先去控制所有決定別人上述各種行爲的一切原因條件；至少也得把幾種主要的控制住。比如說你想讓大學生的思想不左傾，你就得把他的全部生活環境中可使他思想左傾的一切或至少是主要的原因、條件取消，那麼照心理邏輯講，左傾思想的原因、條件既去，左傾思想自不能憑空發生。這樣你在心理邏輯中限制了他的思想自由，那麼縱使你在生活中，儘量予他以思想自由，那就是說你絲毫不用你的行爲去干涉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也不會左傾了。反之，如果你對於主要的決定思想左傾的原因、條件未加控制，而只是把些非主要的原因、條件像宣傳左傾思想的書報等取消，或用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做刺激而企圖取消學生的左傾思想，這簡直是對心理學以至於一切科學所遵守的因果律與自然規律挑戰。除非你認爲心理現象不受這兩條定律的支配，否則是一個大矛盾。而這兩條定律是現代心理學的基石，你要否認他們，就等於否認現代心理學。不過有人一定會講，一個人的行爲不見得就不能左右另一個人的行爲；不錯，這是他把行爲與動作二者的意義混淆了。動作相同，不見得行爲相同，沒有動作，不見得沒有行爲。筆者在前面所以不厭繁瑣地一再將思想、情感、意志、動作列舉，也就是深恐讀者陷入這種混淆中。一個人確乎可以用自己的行爲使別人的動作發生、或不發生。而現在大家所談所爭的，並不僅是動作的自由。不希望別人有自由的人，也並不是僅僅不希望別人的動作有自由。

所以筆者的結論是：個人的行爲，在心理邏輯中是沒有自由的。讓一個人依着心理邏輯所決定的去行爲，那便是生活中的自由。因之心理邏輯的不自由便是生活的自由。誰要想眞正干涉別人的行爲，便得從心理邏輯中的原因、條件下手。原因、條件控制好了，你就讓他自由地去生活，而他的行爲已絲毫不自由了。反之誰要想打破心理邏輯邏的不自由，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 聖神爭戰

(二)　軍　禮

(一)　防禦工事

(五)　戰　士

(四)最後一面牆

(三)戰利品

觀察通訊　信箱版

# 新疆危機的明朗化

##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迪化通訊）

這幾天來的迪化天候，變得有點異常；晝則烈日當空，汗流浹背，夜則狂風飛沙，滿目瓦礫，周圍一種車馬喧囂與大炮槍聲所交織而成的可怕之音，使得全迪化的人們——不分種族、階層、性別，都在恐怖中過日子，好像暴風雨就要來臨似的。就是最高當局的人們，也公開承認新疆局勢，確已步入了另一階段；對於一些不同的看法與見解，也開始加以考慮甚至採納，政治是現實的。現實逼迫著你不能不「考慮」了。

### 迪化街頭一片打聲

隨著國軍東北戰事的吃緊，北塔山的槍聲，驚動了國人的迷夢。迪化街頭的打手們，發動了一次夏季攻勢。根據治安當局的公報，比較重要的有下列數件：

四月廿一日第一分局捕獲竊犯沙木沙克一名，在解送法院途中，突有匪徒劫持解犯之小汽車，劫去犯，五月廿五日復將該犯捕獲，經訊明係少數反動份子所為。

五月六日，在小東樓有不良份子尼牙聚衆毆門，經警察前往排解，竟敢反將警察施行毆辱。（後送法院卽無下聞）。

五月廿二日，不良份子阿不都在省參議會門口阻礙交通，且毆打警察（送法院）。

六月五日，不良份子阿不都、熱一衣館、（在南樓）無故毆打維族商人高福爾（送法院）。

六月九日，不法份子哥孜酗酒毆打軍官（上校）王于非（送法院）。

六月十八日，維文會職員被自逮捕三民主義青年團職員買傷保安司令部哈族軍官衝逢清，並擄奪手槍，（送保安司令部）。

六月廿四日，查獲反動份子買乏提尼牙子、艾山木丁二名，受人主使攜帶武器及反動宣傳品在迪化活動（送警備司令部）。

六月廿日，不法份子牙合甫毆打民政廳科員牙生（送法院）。

六月廿日，不法份子木沙在西公園因有違警行為，持刀行兇。

六月卅日，上午十一時許，南花園（阿合買提江副主席公館，在南樓）無故逮捕市民木加瓦爾和加，警局派員經七小時之交涉，始行釋放，但已體無完膚。

六月卅日，維文會職員被自逮捕三民主義青年團職員買傷保安司令部哈族軍官衝逢清，並擄奪手槍，（送保安司令部）。

六月廿四日，查獲反動份子買乏提尼牙子、艾山木丁二名，受人主使攜帶武器及反動宣傳品在迪化活動（送警備司令部）。

六月廿日，不法份子牙合甫毆打民政廳科員牙生（送法院）。

六月廿日，不法份子木沙在西公園因有違警行為，持刀行兇。

六月卅日，上午十一時許，南花園（阿合買提江副主席公館，在南樓）無故逮捕市民木加瓦爾和加，警局派員經七小時之交涉，始行釋放，但已體無完膚。

六月卅日，維文會職員被自逮捕三民主義青年團職員買傷保安司令部哈族軍官衝逢清，並擄奪手槍，（送保安司令部）。

六月廿四日，查獲反動份子買乏提尼牙子、艾山木丁二名，受人主使攜帶武器及反動宣傳品在迪化活動（送警備司令部）。

六月廿日，不法份子牙合甫毆打民政廳科員牙生（送法院）。

六月廿日，不法份子木沙在西公園因有違警行為，持刀行兇。

六月卅日，上午十一時許，南花園（阿合買提江副主席公館，在南樓）無故逮捕市民木加瓦爾和加

### 祕密監獄打手議員

距離蘇領館不到百呎的南花園，門前兩棵大樹，大樹下繫有三兩個佩帶星月徽章的壯士，滾來滾去。大門老是緊閉着，門前雖只是咫尺之地，人們經過時，總是提心吊胆的。因為人都知道是一個人間地獄的所在呀！

記者為欲明瞭內情起見，曾走訪六月卅日被綁獲救的木加那爾和加。木氏原籍塔什干，為伊犂巨商，頗具知識，對伊斯蘭教義有研究。曾被盛世才拘禁七年，伊變之初，憤而赴伊，參預伊犂事變，曾奉事變政府主席阿里汗之命，率兵越冰達板，策動南疆響應，後調任軍隊監察官，係伊變中數一數二的首要人物。現任新疆省副主席的阿合買提江當時還在他的手下做點駕駛工作。自阿里汗被迫去職不知下落後，阿氏親信幹部，均遭排斥，木加瓦和加首不見容，潛行來迪，擬曾關經商。事為伊寧暴動份子所悉，六月卅日下午二時許行經南樓時，卽被暴徒三四人綁架。木氏狂呼救命，並高呼反對暴力，反對出賣民族，擁護國家，擁護政府等口號。暴徒等予以痛毆，並卽擄入南花園內，將其懸空捆綁，以繩絲紮成之鞭子橫身抽打，又以燒酒噴於傷處，以冷水浸濕之手巾，覆於頭部，使其復蘇。對之用刑最苦者，為塔城參議員阿不都艾西斯與伊犂參議員賴比二人，嚴刑之後，又有數人持筆會，它確已負起了維族反動青年的領導責任。自艾沙主持新疆青年支團並任省府祕書長以來，維文會方面就集中打擊艾沙的領導的青年團。上月廿日支團部職員哈的被打，就是這個計劃行動中的許多事件之一。廿日下午九

### 維文會內夜半槍聲

維文會主任委員依不拉引原是留蘇學生，曾被盛世才拘禁兩年，伊寧方面進入迪化的工作人員，常在維文會聚行公開集會，它確已負起了維族反動青年的領導責任。自艾沙主持新疆青年支團並任省府祕書長以來，維文會方面就集中打擊艾沙的領導的青年團。上月廿日支團部職員哈的被打，就是這個計劃行動中的許多事件之一。廿日下午九

時哈的爾坐車行經維文會，當即被該會劇團主任阿不都古里舉領四五人攔擊，拳脚交加，拔出手槍示威，將哈君拖進維文會，施以吊打。十時支團部總務組長賴留慕偕工作同志六人赴維文會交涉，時該會正放映蘇聯愛情片「漂亮的娃絲尼薩」，大門緊閉，賴氏等敲門而入，即有人放冷槍。警察聞警趕至，忽會內槍擊大作，警察亦向空中鳴槍示威，衝入維文會解賴氏之圍，並將哈的時救出。槍聲歷二時許始止，月色朦朧，猶聞犬吠，迪化市民通霄未得安睡。聞奉發之初，最高當局指定艾沙來迪市發生之各種不幸事件，會場空氣由此漸趨緊張。

## 省府震動
## 緊急會議

三日上午十時，第廿七次省務會議，在熱烈憤慨的情緒中，喊出了「保障善良人民安全」的要求。會議中通過一些例行提案之後，由警察局劉局長列席報告迪化市治安概況，列舉日來迪市發生之各種不法事件，會場空氣由嚴肅趨緊張。

最先發言的是前任省府秘書長劉孟純，何一地都會威劫，而在新疆就很容易失敗。他主張治標的辦法，祇有「治亂世用重典」。「我們有一個唯一的武器，就是法律，兒子犯了要懲，老子犯了也要懲。」他最後說：「小孩子上屋揭瓦跌壞了，難道老子沒有責任嗎？」引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沙力七——這一位哈薩克族青年委員，兼副秘書長很激動地說：「南探（維族與漢族人民感情。他主張由省府指定一個小組處理「六卅」維文會違法捕人事件。最後他說，新疆既是中國的一省，省政府既是中央領導下的一個機關，那末現在社會上剝到這樣無法無天，實在是省政府沒有盡到執法的責任，這是一種最大的恥辱。

接着是新疆政治舞台上的五朝（楊、劉局長列席報告迪化金、盛、吳、張）元老劉敘疾老先生發言：「省府改組一年，張先生領導人民向和平統一民主團結的道上走，本是治平辦法，但是這辦法用在任

# 松花江畔的陰陽界

潘子明

（觀察長春通訊）

共軍把松花江以北的主力推進到了松花江南的國軍區域，戰火在整個東北的南半部燃燒着。以松花江爲界的國共地區，當軍調部存在的時候，原想把它劃爲「中立地帶」，但始終沒有實現。如今在這一方土地上，並無國軍或共軍的正式部隊駐防，僅由所謂「地下軍」的國軍和「保安隊」的共軍，在江的兩岸把守着，把這一個地區造成了一條陰陽界。

在形勢上，從長春到哈爾濱一條線上，是沒有高山大嶺的，平原和丘陵大齒相交着，沒有公務員和大商賈在此地來往。從松北向南的，是許多不習慣於共產統制的人們，他們願意到國軍區域來，希望做自由的公民。但到了松南的地區之後，又做了苦悶的「難民」，等待着將來的救濟，一天天過着不是飽餓的生活。

由松北到松南來做「難民」，也是要相當的「票錢」的。沒有「本錢」，就沒法渡江。因爲過松花江渡口，要留下「買路錢」來。「地下軍」向他們徵收一筆款項，數目多少沒有一定，看人說話。最多的要上萬，少的也要二三千元流通券。有錢的可以過來，沒錢的請回去。「地下軍」是不管「八路非八路」的，所以過江的「難民」，是一定要有這一筆資本。

除了南來的「難民」之外，還有許多青年，也願意從江北到江南來讀書。因爲他們不習慣於共軍一套完全不相同的教育制度，尤其讀過中學或大學的孩子們，總想繼續過去的教育方式，完成他們的學業。于是化了「買路錢」，到了長春來。在長春，有松北聯立中學和長春大學等收容他們。但是事實上，他們常常被迫變成了「自由的都市」中的自由流浪者。他們對于政府當局失望的成份太多。過陰陽界後，仍然是徬徨歧途。

此外，來往於松北松南的人們，是大批的小商人。舉一個例：讀者們最容易憶上幾多可歌可泣的事測的例子，那就是抗戰時期，來往於淪陷區和自由祖國的情況，在此成了「翻版」。所不同的，就是兩邊都是中國人，沒有聽不懂話的敵人罷了。他們化二個多星期，最多不到二十天，可以往來于松北松南一次，不大不小的發一筆財。要是他真是一個老百姓，毫不涉及其他關係的話（就是不做「國特」或「奸探」的），則百分之百的可以平安的來往做着生意。

這些生意人在這個區域內做些什麼貨買呢？共軍區域內要的是棉紗、布疋、香煙和藥材。所以由南往北的就是這些貨物。由北向南的，那看什麼可賺錢的就帶什麼過來。現在最賺錢的是馬匹，麵粉等等，獲利相當厚。例如馬匹，在松北共軍票二十萬元，到松南就合東北流通券八萬元，流通券一元合共軍票四元，那一匹馬就可以賺流通券三萬元或共軍票十二萬元。這當然不是「淨賺」，還得化大批「買路錢」等等的支出。

商人們在這兒經過時，「關卡」稅率毫無一定。在共軍區域內「免稅」出境的是佳木斯以北出產的煙土，但一進地下軍區域，就要大收其稅，交了稅，可以祕密的進入收復區內流通。若有大批棉紗得進入共軍區域（這是政府限制出口的），則方便，甚至於可以派兵護送到哈爾濱去。

共軍區域內馬匹大車是禁止過江的，於是商人們在黑夜之中，可從不是渡口之處，由江北偷渡過江，但往北的就是這些貨物線。好在地下軍區域內並無禁運任何物資，也無須化二百元已足夠，但在長春食用一天化一千元還不夠，此數折合共軍票就要四十，可以化二十天了。所以有人說，在地下軍一樣收「買路錢」。有一次兩個人帶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及一包東西過江，就被分別給價，兩個人共一萬五千元流通券，小孩三千元，那一包東西呢？手摸了一摸，決定稅率二千元。於是他們總共化了二萬元。

在江北，共軍保安隊守江，貨物過江，都有一定的價格。爲了方便「行旅」起見，還兒大小渡口，都有共黨黨員組織的農民會，專門辦理匯兌「東北流通券」和「共軍票」，正像過去「出境」的命令，也由海關有「東北流通券一兌「法幣」一樣。一定價格是一比四。但兌換時也就是從中取利，實行一比三點五，這就是一筆共匪地方政府的收入。

共軍票和流通券雖然爲四與一之比，但共軍區域內食物價格比收復區便宜。在哈爾濱住小旅館，一天食用化二百元已足夠，但在長春食用一天化一千元還不夠，此數折合共軍票就要四十，可以化二十天了。所以有人說，在國軍接收區內賺錢，

在共軍解放區內化費，那等於賺美金在中國用。

這「中立地帶」是浮空的，一旦共軍過江，「地下軍」早已潛伏地下，「將領」出來摘頭擺尾，則地下軍各「將領」又分區收稅，各自爲政，自成天地。若停之前，他會永遠存在的。

（七月一日）

# 天災人禍錦城刼

## 百千萬人的財物被洪水蕩刼

## 百千萬人的生命爲惡人把持

###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川米運濟，糧價下挫！」我們打開京滬的報紙一看，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消息；可是在快樂的氣氛中，有誰知道四川產米中心，天府之國的成都，却在陷着空前的米荒。在那裏，無論是有錢人無錢人，都失去了鄉里鄉黨，或者整個的一家人不再爲人們所見到。更不幸的是在這樣的大水之後，人們仍然緊束着肚皮，尋不到一粒米吃！

連日大雨，把整個的成都，淹沒在水中，不少的人畜樹木房屋被水冲去，不少的人一日夜之間由巨富而小康，或由小康而赤貧；不少的人一日夜間，失去了父母兄弟，失去了夫妻兒女，失去了鄉里鄉黨，或者整個的一家人不再爲人們所見到。更不幸的是在這樣的大水之後，人們仍然緊束着肚皮，尋不到一粒米吃！

## 米潮繼杭州而起

今年春天全國各地皆醞釀着米潮。這是爲了什麼？爲的是戰爭一天天的嚴重，戡亂，經濟危機一天天的加深起來，通貨膨脹到無法再信任貨幣，於是物價一天天的更加快其上昇的速度。別的物價上升尚不多要緊，只是這民以爲天的食米，却高漲不得；但政府在取締金鈔交易之後，米價之大吉，共軍一走，則地下軍各「將領」自領功德。這個特殊區域，在內戰一日不停之前，他會永遠存在的。

（七月一日）

# 天災人禍錦城刼

## 百千萬人的財物被洪水蕩刼

## 百千萬人的生命爲惡人把持

###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川米運濟，糧價下挫！」我們打開京滬的報紙一看，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消息；可是在快樂的氣氛中，有誰知道四川產米中心，天府之國的成都，却在陷着空前的米荒。在那裏，無論是有錢人無錢人，都失去了鄉里鄉黨，或者整個的一家人不再爲人們所見到。更不幸的是在這樣的大水之後，人們仍然緊束着肚皮，尋不到一粒米吃！

連日大雨，把整個的成都，淹沒在水中，不少的人畜樹木房屋被水冲去，不少的人一日夜之間由巨富而小康，或由小康而赤貧；不少的人一日夜間，失去了父母兄弟，失去了夫妻兒女，失去了鄉里鄉黨，或者整個的一家人不再爲人們所見到。更不幸的是在這樣的大水之後，人們仍然緊束着肚皮，尋不到一粒米吃！

## 米潮繼杭州而起

今年春天全國各地皆醞釀着米潮。這是爲了什麼？爲的是戰爭一天天的嚴重，戡亂，經濟危機一天天的加深起來，通貨膨脹到無法再信任貨幣，於是物價一天天的更加快其上昇的速度。別的物價上升尚不多要緊，只是這民以爲天的食米，却高漲不得；但政府在取締金鈔交易之後，米價之大吉，共軍一走，則地下軍各「將領」自領功德。這個特殊區域，在內戰一日不停之前，他會永遠存在的。

（七月一日）

## 有了堂皇的漲價理由

以上是四月的事，到五月，政府以舉戡留食米以充軍糧。南走私風盛，收縮那一方面的通貨，廣州出現貼水現象，四川的鈔票流到那裏去圖買兩石以一張三十萬的本票支付外，若買一石就不成交易了，當時是經商店能夠或者願意以五萬元以上的現鈔來找補一張十萬元以上的本票的。另外還有軍隊在四鄉南走私風盛，收縮那一方面的通貨，廣州出現貼水現象，四川的鈔票流到那裏去圖買兩石以一張三十萬的本票支付外，若買一石就不成交易了，當時是經商店能夠或者願意以五萬元以上的現鈔來找補一張十萬元以上的本票的。另外還有軍隊在四鄉戡留食米以充軍糧。狡黠的米商，他們就乘機把米價抬高到二十二萬一石，他們宣稱米價十五萬，本票參就取得金鈔的地位，出而率領其他物價向前奔跑。不多幾天，小康以下的家庭感到嚴重的壓迫，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立刻就買不起米了；於是在杭州發生了米潮。在杭州搶米那天，西南唯一產米最多的成都，白米每雙市石售九至十萬元，接着急劇的上昇，不到一個星期，就已突破十八萬關，次晨又一跳，便是二十二萬。人民爆出憤怒的火花，立刻普遍的出動搶米，以行動打擊那些故抬市價的米商。政府用流血與逮捕的手段，把搶米的民衆壓服下去；米價却也大大的跌了下來，盤旋在一個高度上。

## 有了堂皇的漲價理由

以上是四月的事，到五月，政府以舉戡留食米以充軍糧。南走私風盛，收縮那一方面的通貨，廣州出現貼水現象，四川的鈔票流到那裏去圖買兩石以一張三十萬的本票支付外，若買一石就不成交易了，當時是經商店能夠或者願意以五萬元以上的現鈔來找補一張十萬元以上的本票的。另外還有軍隊在四鄉戡留食米以充軍糧。狡黠的米商，他們就乘機把米價抬高到二十二萬一石，他們宣稱米價十五萬，本票參就取得金鈔的地位，出而率領其他物價向前奔跑。不多幾天，小康以下的家庭感到嚴重的壓迫，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立刻就買不起米了；於是在杭州發生了米潮。在杭州搶米那天，西南唯一產米最多的成都，白米每雙市石售九至十萬元，接着急劇的上昇，不到一個星期，就已突破十八萬關，次晨又一跳，便是二十二萬。人民爆出憤怒的火花，立刻普遍的出動搶米，以行動打擊那些故抬市價的米商。政府用流血與逮捕的手段，把搶米的民衆壓服下去；米價却也大大的跌了下來，盤旋在一個高度上。

## 有了堂皇的漲價理由

以上是四月的事，到五月，政府以舉戡留食米以充軍糧。南走私風盛，收縮那一方面的通貨，廣州出現貼水現象，四川的鈔票流到那裏去圖買兩石以一張三十萬的本票支付外，若買一石就不成交易了，當時是經商店能夠或者願意以五萬元以上的現鈔來找補一張十萬元以上的本票的。另外還有軍隊在四鄉戡留食米以充軍糧。狡黠的米商，他們就乘機把米價抬高到二十二萬一石，他們宣稱米價十五萬，本票

## 人爲的「眞正」米荒

## 大軍閥以此作政治資本

前此所發生的米潮，全是有米而爲人造出荒象，到鄧錫侯眞除省主席後，眞正的米荒發生了，此時已不是漲價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米的問題。不過米之沒有也還是人爲的。五月中旬的米正價是十五萬，到六月中旬就是五十萬了。原來鄧氏眞除省主席之前，有很多人與他爭奪此一席位，眞除之後又有人想他把川康綏署主任的位置讓出來，這些爭奪中間有一位是劉文輝。自然大邑等縣未包庇煙匪並公開種煙運煙的鄰近四川的某省主席。在他逐鹿失敗後，他聯合與鄧氏作對的其他封疆大吏，用武力同金鎰把川西壩的米搜購攜來，貼水費四萬，運運費三萬。不貸力的一下就漲了七萬。

## 鄧主席自稱有辦法

## 却原是自己哄自己

鄧錫侯主席上台時，口口聲聲說要與人民謀福利，如今方寸大亂上台不久，利未見而害已至，他就大大的宣稱絕對要大幹一番。即日由綏省函電合組六七個督察團赴川西二十多縣查封囤積。自然大邑等縣未去，而且又是打草驚蛇，事先給了通知。但却有幾場好戲看，這些戲都發生在其中一組督察方面，因爲另外那些組均向綏省兩署報稱，巡視各地

## 洪水暴至　廬舍爲墟

——是由綏署第二處副處長劉某領導的，不幸竟查着了若干。此中有三場好戲看，第一場是倉米夜奔；他們的課報人員在新繁縣境內查到一倉囤米七千石，第二天去封倉時，倉門大開，七十石貨夜私奔，顆粒無存。第二場是將軍受賞；本組第一件大功是在新繁境內查封國民參政員周某囤米五千石，追國府表功時，組長劉某反受了主席一頓臭罵，問他爲甚不睜開眼睛辦事。第三場是六月廿五日，省參會開會時，有人投函密告本組轄區新都有華字倉囤米五千石，密函並有皆齊岸。四日雨更加大，河水橫流，幀時川西二十多縣盡成澤國，成都亢居其中，一霎那間，滔天濁浪，河流兩岸房屋，被水捲去，田野之間，改以舟筏交通，城中水深二尺。所幸此時水尚不深，人尚有可逃之處。迄四日晚，架床而眠的人，突然驚醒，或則發覺自己的床在動，呼救之聲尚未出口，而身體已沉諸水底；或則身浸水中，幸而屋未塌，床未隨波逐流，而閉四鄰狂呼慘叫，令人心膽俱裂，此時雖欲逃出門去，奈水已及腰，只有困居待水消退，若不幸而水再漲，亦只得聽天擺佈。最慘的要算成都附近的一個場鎮傅家壩，整個從地面上不見了。各縣的損失無法統計，農作物的損失更無法統計。現在據政府公佈全市無一家未直接受災，最重的，共二萬七十六百五十二戶，八萬二千七百六十三人。死傷總計千人，無家可歸者二十萬人，佔全市人口三分之一弱。

米價到七月二日已叩百萬大關，且有價無米，除了幾十家軍閥政客奸商囤貨之外，縱是大富之家也吃起稀粥麵塊來——這在成都是貧民的食糧。本來自六月廿六日來，每天都是晴天，七月三日却開始落起雨來，始而細微，繼而傾盆大雨，連晝夜不停。現在據政府公佈全市無一家未直接受災，最重的，共二萬七十六百五十二戶，八萬二千七百六十三人。死傷總計千人，無家可歸者二十萬人，佔全市人口三分之一弱。

成都及其附近二十多縣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既受天災的損害，又受人禍的損害；水災之後，已放晴，人爲的災害，則在一天天的更加緊迫着他們，直把他們驅向絕境，直把他們驅向九死一生之地。米已無有購的，無有吃的了，而政府尚在把川米運走。據上海的報說，四川省政府允撥川米九萬大包接濟京滬，並且指出是成都的。不過成都省政當局同重慶行轅，却在那裏慢慢作態，今天口稱禁止米糧出境，明天出一張告示曉諭軍民，私底下却做出的是爲一筆。我担心着，担心四川人要喊出台灣人所呼籲的，「我們爲什麼不能吃我們所生產的米！」在吃政府發給的稀飯，「鍋魁」。但是政府並未向中樞報災，也未擬出什麼善後辦法。到是省參議會乾脆些，他們在水災米荒聲中，大聲急呼擁護總動員令，擁戴徵實六百萬石。

## 善後辦法：徵實

如今水災過去了十來天，災民在比較乾燥之地，搭棚而居。米漲到一百二三十萬，而且買不出來，災民及一般市民仍舊


## 本刊提高稿費

啓者：本刊第七次調整稿費，自八月一日起，每千字致送國幣三萬元至四萬元。

##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七月訂
實銷一萬六千份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面 |
|---|---|---|---|
| 封底 | 一百六十萬 | 八十五萬 | 五十萬 |
| 普通 | 一百四十萬 | 七十五萬 | 四十萬 |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第一卷下册（已售盡·待重裝）
第二卷上册

每册定價三萬五千元

郵掛費：掛號每册加一千元，航掛每册加八千元

週末閒欄

# 新疆觀感錄（上）

丁芸

## 一　盛世才時代的新疆

廿二年，我曾到新疆考察為時六月，足跡遍南北疆。未到的只阿山一行政區。新疆七十九縣及設治局我親自到過的有四十二個單位，南至于闐，北達溫泉，我的考察雖然是純粹科學方面的，但因身歷其境，對當時盛世才的一切設施均有觀察，認識的朋友也很不少。盛氏以後的情形我是耳聞的。可是先後比較，不禁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

要明白那時新疆的一切現象，我們必須知道新疆政治的動力及其保障的武器，這就是警察特務。

新疆的警察是仿照學習蘇聯的技術工作的。除表面的治安工作之外，大部份是特務工作。據說新疆四百萬人中，有四萬警察。每一個警察，可以負責偵察一百人的行動。這種比率是很高的。

他們的特務人員，是在嚴密的重重連鎖的監視下工作的。每機關都有，也許是高級幹部，也許是科員廚子車夫。這些人的滲入各機關，是在完全非各機關領袖所能知悉的環境下進去的。例如使特務人員投考學校，為新生；投考機關，為科員或錄事等等。

他們用幾個人的優點，合併成一個人，使他們集團地領導特務工作。這種集團領導的人們之中，互相不能有祕密存在，故能用各人之所長。

他們的警察局對偵得注意的人有詳細紀錄。舉凡其人的家庭情形、親戚、婚姻、交往、行為、嗜好，警察局替他記了日記，每日每時都可以有詳盡的紀錄，經　累月往往有七八年的長卷。

國民黨入新疆之後，新疆警察局搖身一變而成了黨的組織機構。新黨員入黨必須由警察局審核，局長副署。各地方黨部，警察局長多兼書記或組訓委員。據說到廿二年底為止，已監禁了四萬人，這些人都是以陰謀罪名逮捕去的。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不能出外，別的人也絕無方法可以和被監禁的人通消息。但是他們不大殺人，被監禁的人食住尚可。公務人員，家中尚得照支薪津。

據說迪化每家每戶平均有一人在監獄中。被監禁的人的家屬，以前往往使之四處分散，後來則不一定如此。這些被監禁的人有時忽然被「放」出獄。

放出以後，他們仍可做重要的職位。如教育廳長程東白，伊犁專員徐伯達，汽車專員康明遠，都曾被監禁，到了廿二年春天釋放後，不久就任了要職。

新疆警察局名義上在各專員指導之下，但事實上軍政警是鼎足而立的。有許多地方，警察是指揮表定人事進退的權威，所以軍政方面都跟着警察走。盛世才本人，每一件事都可以獲得軍政警三方面個別的密報，來判斷事情的是非曲直。有人說他也藉三足鼎立的局勢來互相牽制，以免一方操縱。但在許多地方，警察特務仍居領導地位。

各地警察局長任職比較政務方面人員長久，然也時時調動。這樣調動，無疑地是防止某一個人發生太大的力量，以免變亂。

在新疆那樣統治之下，人與人之間，雖有信義。因為每一個人絕不敢信任第二個人。他們工作完畢，各自回家，互相之間，絕不應酬交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違反了社會的正常現象。聽說有時婚姻係盛本人指定的，這種婚姻多半是軍人方面的。指定的婚姻，使夫婦之間，亦無信任。因為特務的嚴密，使人與人之間發生鴻溝。

公務人員絕不上街、吃館子、聚會、活動，很少娛樂，沒有同鄉會、同學會、同樂會、或者聚會的組織。人民團體之中，祇有工商聯合會。因為其他的聯誼會，在特務的眼光看來，是足以發生陰謀勾結的危險的。

一般人很少談話，對時局絕無興趣。長官命令，只知死板地做，決不發表自己意見，因為談話意見，如果不合上級的意旨，往往有嫌疑，因而牽連。所謂上級，也并非每人皆可自由發表意見，大都視盛一人為依歸，所以人沒有自動進取的精神。

報紙雜誌，都是政府發行的，人民并無出版業。

在那時新疆治安頗佳，盜竊案很少，賭博不見。一因警察工作效力甚高，戶口嚴密，二因新疆環境有如英國，犯了罪的人無處可逃。賭博屬行賄後罰，即賭後無論何時發現，均受處分。公務人員不準飲酒。

在新疆有許多年輕寡婦。她們聰敏活潑，想來逃他們的丈夫也是聰敏的人物，但大部入獄了。有才幹有智慧的人，不見得能完全百分之百地同意盛氏的一切指施，因此便有被捕的可能。以致剩下的一般低級公務員，大都是才疎學淺的人，做事能力有限，但能奉命唯謹。而責任心很少存在，沒有人敢負責任，因為負了責任就不免有疎虞的地方，一有疎虞，就有被捕的危險。

特務技術確實是高超，但它破壞了社會破壞了人性，把人完全化為機械。誰也不敢自動自覺盡途，每人死守着他的範圍，存着五日京兆的心。

蘇聯用了這種警察制度的結果，發生了怠工的現象。新疆亦然。因為人們絕不自動做事。沒有上級的命令，就一事也不自己去着想體會自動去做。因為這樣是最安全的方式。

但是在盛本人認為不能不這樣做。在那樣複雜的環境之中，警察的健全，特務的嚴密，是唯一能夠安定政權的辦法。

從以上的警察情況，我們就知道何以在新疆盛的一紙命令能夠貫徹，公務人員居官清廉，民族之間能夠相安，十年以來，騷亂甚少，大部很安寧的生活着。可是也由於特務作的過分嚴密，使一般從政人員的水準低落，人才缺乏，大都是庸碌之輩，尤其是縣單位中的幹部，簡直是知識水準太低。這種人才低落的情形，却并不阻礙命令的貫徹。因為他們只知道奉行唯謹。但是他們往往不能就當地各方面環境去迅速地執行命令，而必須期待上級更詳盡的指示，方才着手

做事。所以行政效率上并不見高。

盛世才是事無巨細必躬親處理的。有許多考察團到新疆，他們在沿途的招待，雖一飯一菜也都是盛的命令中載明的。各級行政人員絕不敢破例多招待一分。官吏的調動，很是頻繁，很少有任職六個月以上的縣長。對於公務人員的待遇，相當有保障。公務人員由合作社可以購買糧食。省營土產公司儘先供給公務人員日用必需之物，而一般民衆很不易購得。故商人的囤積居奇，不能影響新給生活者。限價雖然不能成功，對於公務員生活還不致大受影響。

省營土產公司，過去是對蘇貿易公司的變相。它統制一切物資如棉花、皮毛、糧食，運售蘇聯，換取布匹及其他消耗品。所以存有很多蘇聯的貨物，都是換來的。最近因爲外交關係，糧食已不再出口。迪化市面，糧價下跌，人民都可以買到糧食。恰好這時外交特派員吳澤湘到新，因此一般人民認爲：『只要中央有人來，我們的日子就可以過得好一點，因爲吳特派員來了以後，我們也有糧食可買了。』

新疆各民族，都自動捐資建有很好的文化會堂，都是由少壯的份子負責。這些份子，是受過教育的，對於宗教觀念常很淡薄，他們努力於新思想的傳佈，他們愛護祖國是頗具熱誠的。

有一次盛氏去重慶出席全會，迪化地方謠言很多，阿山哈族發生變亂，據說是蘇聯的背景。和闐方面，在蘇聯貿易公司，搜出鎗一千五百枝。新疆如果有變亂，我就說一定是有外國的背景。因爲人民知識水準太低，易於煽動的原故。

教育方面，新疆學院只能有高中程度，地方上小學普遍發展。鄉鄉辦學，亦皆有之。而建築最好的房子必是學校。但教師缺乏。中學則更差。但大致說來，比起過去確有相當進步。

建設方面，過去所聘的蘇聯技術人員，凡爲新疆建設的，都數衍塞責。爲蘇聯經營的鎢、鉛、油等礦，則工程浩大，確是第一流的技術。蘇聯專家非常拔扈，把持一切，一般公務員對他們側目而視。這些公務人員都是東北抗日軍，逃入蘇聯，轉到新疆去的。他們深受蘇聯的壓迫、虐待，但在六大政策親蘇之下，不敢表示。現在他們很多的向我表示，對蘇聯的痛恨，甚至於流淚，而且希望中央之來，確有大旱望雲霓之感。

在廿二年蘇聯人已完全撤退了，他們帶走了一切工程技術上的設計，掘井的紀錄等等。所有的設施，均被破壞，或拆卸，運回蘇聯，甚至於連豬都以卡車運回，因爲這樣，很多工程須得從頭做起。

新疆過去有幾次工業計劃，但是直至我到新疆爲止，新疆沒有工業可言，林繼庸氏計劃的五大工廠，若果能夠實現，在新省人民心中一定是影響巨大的，但至今尚未運機器去。

但是事情也不很容易做。財政廳長彭是盛的妹壻，督署祕書長邱是盛的岳父，加上警察局長李英奇，這是盛的智囊團，事情是在他們手中左右的。彭李二人系統又與邱的系統在暗鬥。過去建設廳長李溥霖（是邱祕書長的義子），爲了建設經費及紅鹽池天池等地永利工程，很受彭的攻擊，而邱支持他。現在雖然曉得這兩處工程的不足大用，然而不便公開表示。

新疆省政府方面希望一切事情，都由省營或省商合辦。他們似乎不願中央去辦。對於擬請資源委員會所辦的事，始終延遲未議。

他們希望中央派些技術人才去教給他們技術，等訓練出相當人之後，他們希望中央去的人能夠離開，而把所辦的事業，全部交給省方去做。

總而言之，新疆的政治是獨裁的。特務支配政治。由於特務的嚴密，政治頗見進步，但隨着特務的技術，也產生了種種不良的現象。可是我敢說當時的統治雖然恐怖，貪污是沒有的。金融方面相當穩定，新疆在當時是全國物價最低的地方。兩千元可買一所莊子，幾角錢可買一尺花布，今日想起還在夢中。

（上接第二頁）本來校長爲李某，係北師大畢業，留美習教育者。李現調任烟台解總主任。該校教授待遇，按家屬人口分配衣食用品，本人有馬一匹（無馬則用騾），衛士一人，家中則撥一勤務兵（如願改用女工者聽）。聞其中亦有自上海去的，多半是教科學方面的。但文法課程則與國立大學不同。據說教員並不全是共產黨員。那個姓李的就不是。

劉書春　七月十六日　鎮江

## 如斯政黨

編者先生：報載隴海路局奉令優待民青兩黨中央委員，援照國民黨中央委員趁車辦法，予以半價優待。按政黨，乃人民參與政治之組織，并非國家機構之一部，姑無論在朝或在野政黨，其中委或黨員之身份，實與一般平民無異，殊無優待之理由。如謂執政黨之中委不啻間接參與政事，則直接參與國家行政之一般普通公務員，何以反不得優待？

民青兩黨於參加政府時宣稱係爲國爲民，不爭權利，但爲國爲民的措施至今尚未得見，而搭車半價的權利却爭到了。

中國政黨如斯，好不痛心！

林　書　七月十九日　南京

## 本刊二卷二十一期刊誤

（一）週末圖欄「言論自由的自律」，封面目錄「的」誤「與」。

（二）讀者投書第四欄，二十二行前三字，應置二十一行；二十及二十一行前三字，應置二十一及二十二行。

（三）第四頁第十一行，「我」字下漏一「們」字。

（四）「論中國的土地改革」一文，第九頁第三行「而不是雙方殺伐的鹭鸶」句之標點應作「，」。文末圖數第五行，「必須由上而下地防制官僚機關的形成」，實爲「必須由下而上地……」之誤。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國民政府實業部經濟部註冊

#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十三）中正東路廿九號A八室　電話　八六四四二

漢口交通路　昆明武成路　電掛二四一六

自對絕定改定退戶萬四每

方分十事省錢省待優折八

由自訂戶由求徵

## 綜合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世界知識 | 週刊 | 每冊二角 |
| 時事評論摘要 | 週刊 | 每冊二角 |
| 觀察 | 週刊 | 每冊二角 |
| 再生 | 半月刊 | 每冊一角 |
| 時代公論 | 週刊 | 每冊二角 |
| 中央周刊 | 週刊 | 每冊二角 |
| 民主與統一 | 週刊 | 每冊二角 |
| 世界人物雜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蘇文化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新中華 | 半月刊 | 每冊一角 |
| 中學生 | 半月刊 | 每冊一角 |
| 上海文化建設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讀書與出版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社會月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生活教育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歷史社會季刊 | 季刊 | 每冊一元 |
| 東方雜誌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理論與現實 | 雙月刊 | 每冊一元 |

## 學術・文化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智慧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雄風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世紀評論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自由世界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堅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時與文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現代批判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亞洲新世紀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現代批判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國防月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文摘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新聞報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工商・經濟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經濟周報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金融周報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科學・無線電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中央銀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財政評論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公信會計月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立信月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織工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國紡織周報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銀行通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錢業月報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上海工商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經濟評論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工商天地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新世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染化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工程月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世界商學研究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染織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紡織市場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金融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科學畫報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科學時代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科學世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無線電雜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電世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電友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化學世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科學大衆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科學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大衆無線電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無線電世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無線電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業餘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婦女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藝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文藝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文藝復興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文藝春秋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生活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蘇聯文藝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文藝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文藝生活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文潮 | 季刊 | 每冊一元 |
| 世界文藝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詩與散文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大家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青春問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人生文藝知識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畫報・小品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中華畫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藝文畫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環球畫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國生活畫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聯合畫報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海光畫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新中國畫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春秋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良友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電影畫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漫畫世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時代漫畫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國攝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論語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宇宙風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四西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光明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點世界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西風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茶話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幸福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青年・婦女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青年知識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青年生活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婦女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現代婦女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青年與婦女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婦女月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抗戰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家庭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寄宿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春秋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由談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永安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勁聞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天地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少年・兒童讀物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新學生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少年讀物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小朋友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小學生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兒童世界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兒童知識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兒童周刊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兒童時代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兒童改事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英文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現代英語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密勒氏評論 | 週刊 | 每冊一元 |
| 時代英文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國光英語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英文月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醫藥・健康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醫藥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蘇醫學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聯醫學雜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四南醫學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家庭醫藥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婦嬰衛生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健力美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健與力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華健康雜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其他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新詩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新音樂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音樂藝術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大偵探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藍皮書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旅行雜誌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國空軍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新海軍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中國海軍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市政評論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華英文摘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當代文獻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名著選譯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英文月刊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兒童

| 名稱 | 期別 | 定價 |
|---|---|---|
| 新兒童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兒童良友 | 月刊 | 每冊一元 |
| 幼稚報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 正中兒童 | 半月刊 | 每冊一元 |

每月編印新書目錄函索即寄

## 辦法

一　由讀者自由選定任何一誌或種多種多種一種預繳定費國幣四萬元多則類推。

二　預定雜誌以市售價目，準為優待八折收費。

三　雜誌出版隨到隨寄。平寄郵資奉贈；如需掛號及圖畫小書包或空航寄，則照郵局章程收費。

四　定費隨付隨扣，知通司公本由，時繼續請即，斷中免以，款餘退取單定原持或換掉自以可，時誌雜該閱定續繼顧不如戶定。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八月二日　每份售三千元

第二卷　第廿三期



專論

我們對於時局的幾點認識　嚴仁賡

中國歷史的悲劇（上）　賀昌羣

鋼鐵在蘇聯　王遵明

外論選譯

魏德邁來華使命　Leo Rissin 原著

討論

試論『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於費孝通先生　劉英臣

觀察通信

紀念聞一多在清華園　（北平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在聞一多的衣冠塚前　（昆明通信）本刊讀者投寄

東北到處有啼痕　（瀋陽通信）本刊讀者投寄

讀者投書

民盟來函更正

大學生的風度　海外黨報抨擊霧門

戡亂遊行

新疆觀感錄（下）　週末闢欄　文藝

譯詩五首　丁芸

觀察漫畫　W. B. Yeats 等



撰稿人

卜之琳　王芸生　王迅　王贛愚　中　伍啓元　任鴻雋　呂復　沈有乾　世　吳恩裕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李純青　李廣田　李　沙學浚　周子亞　周　白　季羨林　胡先驌　胡　適　徐盈　柳無忌　孫寒冰　克寬　馬寅初　商覺敷　許君遠　許德珩　之　遇　陳友松　陳衡哲　陳　稼雨　陳　竹隱　夏炎德　秋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張忠紱　張德昌　張　印堂　章伯鈞　黃正銘　今以　鄭昕　有守　郭　至　馮友蘭　馮　友　馮　孟　程希　傅斯年　楊人楩　楊剛　楊　絳　賈　孝通　曾昭掄　雷海宗　超　趙超構　趙　家璧　葉公超　劉大杰　能欣　劉　川　錢歌　鍾書　錢　端升　錢　清　檮　邦彥　蔡維藩　蔡　超　鮑世慶　戴文葆　戴　民光　戴　乾　戴鎦齡　戴　公權　戴　顧翊群　蕭　乾　蕭

撰稿人

## 讀者投書

### 民盟來函更正

編輯先生：貴刊取稿傳統，吾人甚爲欽佩，對二卷廿一期「言論自由的自律」一文，尤爲同情。惟本上更正兩一件，盼能在顯要地位發表是幸。專此，順請

著祺

張君勱　十月廿日

貴刊第二卷第廿一期所載楊光時先生等十位的「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一文，誠如　先生在編後記所云，文中的觀點爲國內國外從未經人提過的。照楊先生等的邏輯：國際間或一國內的某一政治集團及其勢力之成長與發展，都是外鑠的經濟力量使然。關於這種新穎的理論，我們暫且不予批判；我們深感驚奇而且覺得受了污衊的是楊先生等說：「從經濟觀點上說，青年黨依附國民黨，民盟依附共產黨，是必然的。中國政黨經費已無從設法開源。」

民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誣民盟受了中共的津貼，這種謊言如出諸黑色小報或御用官報，我們已司空見慣，不以爲異。而楊先生等似乎是以傾向民主的自由主義份子自居，今竟作如此毫無事實根據的奇論，實不可不辯。

一般中了官方宣傳毒計的人，他們誤信民盟「依附」了中共的理由，不外乎就是民盟的政治口號與路線與中共相同，而且中共代表團撤退後，由民盟代管其房屋。

實際上民盟的政治立場是始終有其一貫的獨立性的。民盟遠在三十年十月十日發表「民主政團同盟」的宣言與綱領時，即已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與「組織聯合政府」等主張，這些主張比中共提出的時間要早幾年，難道世上有先有「尾巴」後有身子的怪物嗎？由於民盟的這些主張代表了大多數有良心的中國人的要求，它在政治協商會議中都大體上形成了決議案，因之民盟始終忠實於政協，堅決拒絕參加違反政協精神與程序的「國大」與「改組政府」。民盟的這種政治作風如果要說她有所「依附」，她祇是依附於自己的政治理想，依附於自己的政治道德。

至於代管中共在京滬租賃的房屋一事，（中共自置的房屋多在重慶，但重慶方面係由政府自動代管。）任何看報紙的人都知道：民盟於中共代表團撤退前夕，接受委託時，事先曾徵得政府當局的同意，並辦理過聘請律師作證，公開登報聲明等合法手續。

總之，民盟始終堅守其獨立的在野政團身份，有自己的主義，有自己的政綱與政策，一切言論行動，祇求明辨是非曲直，無所謂中立，更絕不偏倚。唯其如此，故除遭受武力摧殘外，並大受誣謗的攻擊。我們很惋惜像楊先生等這樣的自由主義份子，居然也不對事實「觀察」一番後，就信口雌黃，一筆抹煞！

中國民主同盟宣傳委員會謹啓

七月廿七日

### 大學生的風度

編者先生：一向我認爲民主風氣的養成有賴社會份子關於風度的修養。近讀貴刊二卷廿期張嘯虎先生「論風度」一文，更深信：「憂時之士，欲求改良社會風氣，挽救世道人心，首在自身養成一種善良高尚的風度」。但一念及此，不禁憂心如焚。因爲今日受高等教育而能爲社會中堅的大學生也還缺少風度。試舉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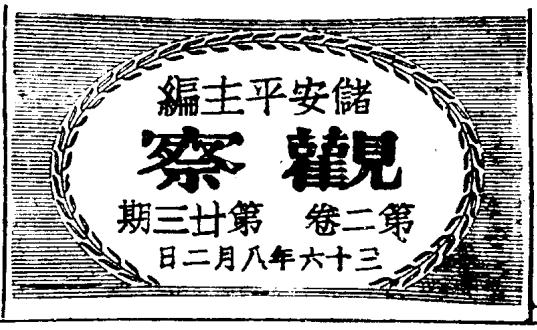
一、我們學校裏學生自治機構應有俱有。學生代表集會向例公開，旁聽者至爲踴躍。這不能說不是好現象。然而每當我滿懷欣喜衷心誠意地去上這民主的一堂後，總要快快而返。開會的時候，當一個意見之被提出，旁聽席中立刻就掌聲雷動，噓聲雀起；鼓掌是贊成，作噓是反對，形成明白分野。議案越重要，證勢越明顯，對壘激烈，掌聲，噓聲此起彼落，宛如臨陣。遇勢力相差過巨，又適當壺是一片噓聲及叫囂，於是申述意見的代表，祇得半途坐下。試問在這樣的氣圍中，代表能否暢所欲言，又能否平心靜氣的討論而獲致公允的決議。當然這裏面有純係附合，有出乎自發及由於默契的；附合乃輕浮兒戲，自發是衝動魯莽；也都是失去理性，專憑感情，都缺少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審慎、容忍的風度。（並請注意，既去旁聽，對民主政治多少還是有興趣的呢！）起作用最大，最起勁的自然是受有默契的。造成緊張空氣，威脅會場，以鋼壓制不合自己立場的意見，實是一種鄙屑的行爲。明顯的：代表既經合理產生，其意見自代表選民的意見，有公平的發言機會，自可以詳盡申述其意見，勿庸旁噓鼓掌助威。且對表決議案代表有均等之投票機，其投票也自以還民早已給與之原則爲依歸，實不用作噓以抑制對方。倘若是爲給代表以暗示的話，則也不必，因爲會後儘可以行使罷免權。准許旁聽以示會議公開是對的，惟如陽祥公開之名，陰行控制之實而遂其志，不僅是缺少坦白、正視之勇，實則是民主的大蠹。

二、我們的自治會常歡請名人來校演講，姑不論其是否眞爲「名人」，但既經邀請，與會的學生自應盡最低限度的地主之誼——禮貌。而事實上呢？好些同學遇不合己意時，都噓之以鼻，故意咳嗽，甚或相率離座，搖幌而去，騷動整個會場，使空氣不快、不寧。

三、學校設有民主牆，讓同學自由發表意見，用意本佳。但是壁報貼後往往暗中被撕。所發表的文件中，也多半毫不講理，極盡攻訐之能事，常見者爲「尾巴」「子孫」等字樣。四、教授發表言論後，也往往受到學生惡意歪曲，任性強駁，借題生枝。眞理固應屈於師，但對眞理的爭辯該出之于說服、歪曲嗎？細加分析，知其本已理虛詞窮，惟惱不快，故爾出此。師道不尊，遑論其他？

一校如此，他校想亦相去不遠。即此四端，已足見今日大學學生缺乏善良高尚風度之一斑。他們所爭者「自由」，惟不予他人「自由」；所愛者「民主」，而自己先不「民主」；是故亦不「理性」，也非「進步」。受有相當教育者如是（下接十七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訂　閱：掛號平寄先付四萬元
　　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嚴仁賡：浙江大學教授
賀昌群：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
王運明：清華大學教授
劉英臣：
丁　芸：（投稿）

# 我們對於時局的幾點認識

嚴仁賡

國府通緝毛澤東，頒總動員令，和平空氣只見曇花一現，又被戰雲一掃而空。大殺砍開始，和平越走越遠遠。這個時候，呼籲和平雖不免不識時務之譏，對於時局，我們却還不能不有幾項認識：

## 一

過去的戰局是以撕打爭取較高的和平代價；而現在的戰局，顯然已成爲長期的撕打了。第一，當初民青兩黨加入政府的時候，曾拿出「打通鐵路之後即講和」，作爲加入的條件，人們對和平還存一線希望，受的刑罰總算是有期徒刑。而且自從參政會議席上發出一片和平聲浪之後，民社黨並此先決條件而欲廢棄，便於臨時講和。改組以後的政府又是最傾向於對內和平的政府，大家咸寄以熱望。然而不出一月，求和平的政府站起來領導「撤亂」，打通鐵路云云拋出九霄雲外，和平字樣誰也不提了。有期徒刑變爲無期徒刑。

第二，恢復了共產黨十年以前的徽號，再加上通緝，再加上「實際上等於下令討伐」的一切措施，想要挽回也不容易挽回了。名之爲「匪」，自然是人民的公敵，全體民衆應該羣起而攻之，而且非全部消滅不能算完。名之爲「匪」，政府也必須剿滅盡淨，才算盡了政府的本份，對得起人民。即令有講和機會，怎奈堂堂政府，豈可降尊與「匪」講和。

第三，內部糾紛牽連上國際關係。決心討伐是因爲共產黨「喪心病狂勾結外力侵害國家」。既有外力支援，烏能輕輕易易的廓清。

平心靜氣的說，勾結外國，還不是逼它出此？能容於家室，又何必一定去引狼進來？更何況勾結外力也非一方面的事，彼此彼此。老實講，爲政府想，惟其因爲它和外國有勾結，更不能小看它，勢不可侮，就應趁早順風轉舵。不錯，美國權擴供給軍火，非不可能，不過還邊明着源源送來，那邊未嘗不可以暗着源源送過去。兩位老板不露面，讓一對傻小子拚命撕打。兩敗俱傷之外，還要各欠一屁股帳。這一屁股帳，那一方面的一筆，它的後台老板將來或許不和它計算，可是這一方面的後台老板却是錙銖必較的。在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在人家，軍火商發財，工商恐慌危機安然渡過，特權潛勢力的所得還在外。」

內戰國際化之後，和戰全不由己。眼望欲穿的和平，何時方能降臨人間？

## 二

總動員令頒後，孫副主席發表一番談話，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一套手掩住萬萬人之口，表示現在只有打，廢話少說。」

「撤亂」是執　三黨的當前對內政策，反對執政黨的政策誠然可以說是反對執政的政府。不過若人民因反內戰成爲反政府，因而構成罪名，累及身家，殊爲政府所不取。

政府不好，該當反對；政府好，受人反對也滿可不在乎。反正政府建立在人民上面，多數人民覺得它好，少數人反對也拉它不垮。甚至可說，有人反對政府，政府才不敢胡爲，才有善策，才能進步。「沒有共產黨反對政府，政府比現在還要糟得多」，很多人這樣覺得。好政府讓人推翻不怕，翻個身仍然可以爬上去。越怕讓人推翻，越走向偏狹，越不求長進，便也越有被推翻的可能。」

展開歷史，哪一個新朝代的開始不是因帝王昏聵殘虐，人民才起而伐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古今中外道理相同，歐西的政制，台上的政黨之外，還留下反對它的異黨，專門和政府爲難作對，整天想推翻它取而代之。即執政黨在議會裏面的代表，也並非專門爲的捧政府的臭脚。到了反對呼號全然無效，就是動手也不爲過的。「君子動口不動手」，話雖不錯，怎奈說不動動不聽，動手的人也不一定都該殺頭。辛亥革命，二十年前的北伐，哪一次沒動過手。中山先生不是也常稱讚洪楊？有誰說國民黨的革命和北伐不對？

政府的好壞，有客觀的標準可作評斷。我們的政府是好是壞，人民心中早有公正的評斷。國民黨中間有人慨慨的說：「從前我們革人家的命，現在我們竟成了人家革命的對象！」看來未嘗無內愧。台上的人，表面鎮靜，背後也能和我們哪囔幾句：「政府是太壞了！要不是共產黨太不行，不然眞該換一台戲唱唱了。」站在台下看戲的人，自然格外看得清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裴斐教授(Prof. Nathaniel Peffer)說：目前的中國政府，是近代中國最壞的一個政府，它也是目今世界上最壞的政府之一。」(見"Close-up of China in Travail, New york Tmes magazine, May 4, 1947)。這話出於美國的左派作家之口，無足爲奇；出於旅行遠東幾星期一兩月，回去便大吹大擂高談中國問題的新聞記者之口，也無足爲奇。但是出之於一位素養甚深，又是遠東問題權威的學者之口，應該够我們深思猛醒的了。

反對內戰，或者反對政府的其他政策，被認爲反對政府無妨；反對政府而獲罪，甚至累及家室，那就表示政府沒有進步的意襯。口雖不言，心其誰服？

## 三

今年人稱選舉年。表現的是人民不關痛癢，黨中各派四出活動。老百姓知識標準太低，完全不懂選舉是怎末回事，無疑的，向來操縱地方的土劣以及各地黨內人物，仍將操縱這次的選舉。沒有黨作護符的人輪不上，即民青兩黨，資格淺，勢力單薄，也難大顯身手。這回選舉的最後結果是早就看得出的。

蕭公權先生也曾看到選舉有被野心家操縱的可能(「世紀評論二卷二期「論選舉」)，這是不錯的。不過他認爲挽救之道應由各合法政黨提名，這主張我不贊成。誠然，美國的選舉，許多地方確是規定由兩黨提名的。像只這個，不能便認爲有例可援。因爲美國人非「民主」即「共和」，獨立的和無黨派的佔少數。我們這裏却是絕大多數不屬於任何合法的政黨。若是由參加的政黨提名，求其公正的提出無黨派關係的人，太不可能，近於玄想。結果不出兩條路，不是給一個黨造獨攬的機會，便是造成三黨分贓的局面。這都不是還政於民，這是訓政或不訓之政的無限延長，我們不應同意。

蕭先生又特別鼓勵知識份子參加選舉，這也是不錯的。但是他特別寄望於地方上的農會工會教育會商會等等所謂「民衆團體」，這又是錯的。這些農會工會婦女會教育會等等，是訓政的產物，人人知道它們的真背是誰。讓我們瞧一瞧，哪一次政府展開的運動，沒有「民衆團體」的響應。這一回的「戡亂救國大會」，各地方步伐之整齊劃一，尤其令人生羨。幾月之前，平津大學教授宣言，同情大學生反內戰，不幾日，北平市教育會便聯合商會婦女會等團體，也發宣言，駁斥與戴帽子不一而足。這一類的民衆團體，說它們代表教育界，代表知識份子，代表人民，誰信？習於聽人指揮，自己沒有靈魂。競選開始，他們何所適從，是不消說的。這叫做實行憲政嗎？

說句老實話，我對於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到今天還沒十分熱心。國民黨開放政權本非自願，是熟知的事實。知識份子迫促政府實行的憲政，舉行的選舉，一般老百姓始終蒙在鼓裏，根本不懂是怎末回事，更談不到去爭民權爭民主了。在他們，誰來作官都行，張三也好，李四也好，只要讓他們能活一天的官便是好官。內戰以來，徵兵徵糧，破壞騷擾，弄得老百姓製活不成，死也不知葬身何處。民權云爾，選舉云爾，這些撈什子有啥用處？我一直認爲目前的中國，民生主義的提早實行，比民權主義的提早實行，不知道重要多少倍。人說國民黨一貫實行的經濟政策何嘗是「民生主義」，簡直是「民死主義」。這話近於謔，却是與事實不太遠。把政權交到垂死的人手裏，他們只好到了閻王殿再去爭民主。民權云乎，民主云乎，下輩子見吧！當局徒垂涎金元，沒法子不擴大政府基礎，慌手忙脚的就實行憲政。把民生主義一骨腦擺在屁股後面。像這樣似是而非半生不熟的民權主義，當此人民心理上理解上毫無憲政準備之日實行，作爲點綴品則可，我卻看不出它有甚麼深長的意義。

## 四

縱短內戰，都嫌經濟不可收拾，何況長期打下去。事實上，內戰不停，經濟是絕無辦法的。

許多人爲想美國借款患着想思病。美國接濟了一億多粒子彈，跟着又談借款，便認爲軍事已有把握，經濟不成問題，可以高枕無憂了。我不反對借外債，可是要懂得借債要連本帶利償還的，不能管前不顧後像敗家子式的借法。借債用在建設上，還得考慮輕重緩急（世紀評論一卷三期「國營重工業之前途」一文，曾有說明），何況我們借了錢來，很可能胡花亂花，連帶着大規模的破壞。張嘉璈院長上台之初，曾聲明經濟方面決定自力更生，不賴外援；縱有借款，也完全用在建設方面。我們固然希望這項諾言可以信守不渝，然而在內戰持續的今日，還多少是一個奢想。即使借來的錢用在建設，今天建設一分，明天破壞十分，有何意義？借款絕對救不了經濟。

另一個可能但又靠不住的財源，是近來喧嚷一時的臨時財產稅和徵用國外的國人存款。這兩個提議，似乎是針對着發了貪污財的官吏和發了國難財的商人們，一則以平民憤，再則以利戰爭。幾大家族之成爲大家族，是歷史，不是今天的事。發國難財的商人多數也是抗戰以前或抗戰期間發了的。抗戰的時候，人民爲着民族的存亡，前方拚着死活，後方勒着褲帶，惟有不肯官吏和商人却拚着命的扒錢。彼時，征收他們的錢財供給抗戰，可以說理直氣壯，名正言順，但是政府偏偏不幹，反放縱他們繼續的爲非做歹。抗戰一停止，接收又搞就一批新大家族。彼時，建國需款尤殷，也沒聽說政府要開他們的刀。好了，現在爲了內戰打不下去，人民再沒有油水可榨，才想起這一大堆不義的錢財。我不免爲這羣貪官奸商們呼冤，早知今天，放着抗戰時期爲什麼不乖乖的拿出若干分之一的財富，捐獻國家，雖不名垂千古，至少臭名可以洗刷乾淨，中國人是最健忘的。此之不圖，如今忍着痛叫人割下幾塊肉，說出去並沒有甚麼好聽，老百姓有誰感激你們！

也許政府的決議，不過是決議罷了。眞的實行，又豈容易。明知某人貪了多少財，壓根兒沒有財產登記，憑甚麼證據？抓不到他們財物，怎能征收？國外的存款更不用提了。民國三十年政府凍結國人在美存款之前，顯要們和他們每人後台的銀行大老板，早就得到風聲，派專差到美國提現，轉存南美加拿大或歐洲。本來凍結以後，小頭目落網的還不少，一抓就是幾個。無奈這個機會，政府也任它放過。好了，如今戰事停止，存款解凍，再想征用，談何容易！而且這兩年，參政會和政府一直嚷着要征用國人的國外存款，機伶的，大數目的，早就變成南美的橡膠園，紐約市北的房產，各大公司的股票了。大凡貪官，都善經營，自己不願管，還有得是嚷囉。過去六七年，美國各種股票直線狂漲，一二十萬的本錢，幾個年頭下來，一二百萬易如反掌。在紐約埠街和五十號街，街談巷議人言嘖嘖，那個不知中國某些人買賣多少股票，賺了多少錢。更精明如某某諸公，拉住美國幾個第一流實際等於托拉斯的大工業家，仗着自己在國內的地位權勢，聯合起來攔斷市場。

存款放在銀行裏沒有利息，只有傻瓜才放着銀行裏不動它。所以征用國人的國外存款，對於大資產是根本征用不到。我敢斷言，即令征用國人國外存款辦得通，也只有幾千元幾百元的小戶們會上鈎，大戶早就逃之夭夭了，何況在位者全是朋友，又全有份，誰願意得罪朋友？

退一步說，就是大戶的財富完全可以征到，拿去打內戰，也不大成話。關老們犧牲的不過幾文骯髒錢，人民却是成千成萬的跟着死。這些骯髒錢，哪一文不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取於民不用於民反而加害於民，如何說得過去。財政能够平衡，並不是打內戰就有理。打仗除去花錢之外，多少人還要陪着它去死，多少財產還要陪着它毀滅。這一個觀念最不能不弄清楚，戰爭若只是化錢的事，我倒不必恨內戰恨成這樣。民初的內戰，現在看來眞像捉迷藏。發幾個通電，放幾響空砲，看局勢不妙，撒開腿朝後跑，兩下裏沒見面，戰事便可完結。人民頂多出幾個錢，沒有什麼人遭大殃。現在的內戰則不然，首當其衝的是人民，澈底的「掃蕩」，非家破人亡不止。

我們不必問誰是破壞的禍首，反正破壞是事實。而破壞却是內戰的必然結果。

## 五

經濟學者能够撇開政治，單獨根決目前的經濟問題嗎？話已說够（見經濟評論和大公報的兩篇文章），不再囉嗦。近來人們不再說經濟危機不是內戰造成，却轉過頭來，去挑經濟財政當局的眼。頗有「若不是你們搞得這樣精，何至有今日的經濟危機。」不錯，經濟財政政策確曾犯了不少重大過失。然而沒有內戰，過失再重大幾倍，經濟又怎會搞成這個樣兒。人們抱怨政府不該把外匯匯價死釘住，應該跟隨自然匯率隨時調整，這話不錯。但是匯率隨時調整又焉能根本解救經濟危機。物價仍不免扶搖直上，誰知沒有人又大聲急呼的痛斥當局，不管匯價，任着物價跟在它後

面跑。以往外匯緊，進口緊，大家罵政府戕賊產業，浪費外資；現在外匯緊，進口緊，大家也罵政府。上海食米限價，配米倒灌產地發生米荒，人們罵政府不該管制；若是信着米價上騰，政府裝作不見，挨的罵一定更兇。放款緊了，人們罵政府窒息生產；放款鬆了濫了，人們罵政府膨脹通貨，刺激物價。低利政策說是給物價推波助瀾；實行高利，工業更如何吃的消？配售黃金，本身沒有大錯；只是運用欠妥。等到一出亂子，便成衆矢之的，甚且有人主張黃金國有，政府作價收買。發售公債罷，有誰來買？不膨脹通貨，錢又從哪里來？

動輒得咎，一無是處，經濟財政當局簡直成了國民的公敵。其實他們何嘗不想往好處做，做可得做得通，戰亂的局勢下，窮化的，毫無效率的政治基礎上，任何好辦法也辦不好。政策窮雖變，可是越變越不通。方法上換來換去，人事上換來換去，物價仍舊直線上飛。去病務須去其根，治標只能醫其皮。一不諳，內戰不停，經濟怎末搞得好。

× × × ×

「戡亂」是政府的神聖使命。可是沒等把亂戡平，人民的房子先砍平了，頭先砍掉了。神聖的使命，註定了是要革命的。當然，今日言和，豈是容易。但打，是無窮無盡一條死路。對政府它是一條死路，對人民更是一條死路。繼續徵兵徵糧，無限膨脹通貨，官吏趁火打劫，這些虐政都是內戰之賜。大殺大砍之下，眼看這些虐政更要變本加厲。人民已在水火中，偏偏還在他們身上澆水、頭上加油。固然內戰不能單責一方，然而一個政府心腸中沒有老百姓，眼看着國內遍地災荒饑饉疾病死亡，不能有動於衷，也就不能再怪人民要動武要動手了。怨仇不管多深，樂且看看，也該罷手了吧！釋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大徹大悟的工夫，我們殷切的期待於執政的三巨頭諸公。

七月二十三日　於武林紫竹禪林

# 中國歷史的悲劇（上）

賀昌羣

大家知道，英國人以保守著稱於世，他們爲什麼喜歡保守？A. M. Ludovici 在他的「保守主義的辯護」（A defence of Conservatism）第一章中有深切的解釋，他說，英國人在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上感到一種快樂，在典章制度，政教風俗上感到一種美，一個社會能享受着快樂與美，自然不情願多所更張。一個社會或國家在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上不能享受到一種快樂，在典章制度、政教風俗上不能感到一種美的時候，終會醞釀成一個暴力革命。生活的愁苦，政治經濟的壓迫，都足以造成整個文化與國力的衰頹，所以衰亂之世，才須要容納異己的文化成分，才產生自由不羈的思想，急於想尋求新的方案來解決當前的問題。這其實是窮則必變，變而後通的老道理。

要從安定中求進步，第一要知道「應時而變」。政治經濟屬人文科學，人文科學最注重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大凡一種制度的產生，必與時代背景有關係，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問題，須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時時加以改進，時時把握，維持其動態平衡，政治方不至於崩壞。易：「隨時之義大矣哉」，王弼注說：

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古今政治的推移嬗變，大抵不出三種形式：一是安定中求進步，二是暴力革命，三是帶有暴力性的改進。

從安定中求進步，必具備幾種條件：要有賢明的領導羣，識度深遠，虛心自覺的改進；要有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經濟的、道德的；要有不容易受外力影響的環境。「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從舊的力量中自強不息地茁生出新的生命來。近代的英國也是如此。英國在地理上與歐洲大陸隔離，故歐陸政治雖複雜，而英人却每能取大陸之長而去其短，法國革命對於英國的影響，可以爲例。近百年來英國以世界的殖民地、領地和市場供奉一人口不到五千萬的英倫三島，工業之發達與教育水準之高，深深地奠定了一個經濟的和道德的社會基礎，因此，二次大戰後，雖瘡痍滿目，還能出現一批識度深遠，虛心自覺的領導羣，勵行一種溫和的社會改造政策，既有了政治自由，亦逐漸有了經濟平等，這不是完全靠一部英國人自己所獨稱的憲法。馬可烈的英國史（人人叢書本頁二十七）說：

別的一些國家，都有一部更綜合更有系統的寫的憲法，然而，却沒有一個國家如英國一樣，能一致的靠着法規條文的革命而成功，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能在悠久的歷史的力量中葆育着少年精神。

「異時而不隨」，而欲羣從控制或穩定的意義上去維持現狀之存在，暴力革命的火藥庫，便是這樣造成的，「否之道也」。政治領導着時代前進，這政治是時代所需要的，政治拖住了時代，這政治便會爲時代的巨輪所碾碎。這點東方的智慧，如今中國人自己已不知道，却給西方的英國人應用着。

中國的情勢，百年來因常受國際的牽制和束縛未能「應時而變」，演變到今日，已積重難返，要想從安定中求進步，條件不够，絕非靠一二人的英雄主義所能辦到，卡萊爾的「英雄崇拜」，曾國藩的「天下之風俗以一二人而興」的話，過去了。中國眼前正飽受着全部文化改造的痛苦。英國有句打倒英雄主義的名言，No individual is indispensable. 意思說：在一社會中，個人無足輕重。要在安定中求進步，必是那個社會的每個人都是英雄，也每個人都不是英雄。英雄僅僅是在亂世中在戰場上被人知道的一個不祥的名詞。

那末，中國現在的政治社會是不是須要一次暴力革命，才能變得通呢？我的答案是：中國歷史上暴力革命是有的，然而，決沒有以暴力革命取得政權而成功，終致政治社會於太平的。收暴力革命的漁人之利的，都不是暴力革命的倡始者，而是暴力革命的修正者，陳勝、吳廣、赤眉、更始、張角、張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都是倡導暴力革命的失敗者，而劉邦、劉秀、曹操、司馬懿、李淵、李世民却收了漁人之利。雖然古今異時，古代的例子，未必適用於現代，但現代的中國人，總逃不了歷史的因果律的支配。這話說來很長。

大略說，中國自古是一個由農業發展而成的社會，從中國古文字學和北亞細亞的古語原學看來，中國古代不會經過一個遊牧的階級，古文書中中國人無飲牛羊乳的習慣，那篇相傳爲漢魏間人僞造的李陵答蘇武書所謂「羶肉酪漿以充飢渴」，正是塞外遊牧民族的俗尙。這個「酪」字的語根是 rak，原爲中央亞細亞及北亞細亞的字（中國古音讀 lak，上古音讀 glak）因中國古無 r 音，所以 rak 須轉爲 lak），在紀元前已通行於極東各民族間，轉入中國語，再由阿拉伯而傳遍於全世界。這個字，德國的孔好古（Conrady）稱爲「文化字」，從這個字看，中國民族不會經過遊牧階段。西方社會則發展於遊牧。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牛羊乳爲飲料，以騎射爲生活，軍殺伐，喜向外發展，所以今日無論德意英美法蘇的勝敗如何，無非是一樣的求向外發展，不過方式不同，口號不同，所給與世界的影響和利害無各不同而已。

中國這個由農業發展而成的社會，自古又以稻米稻作爲主要的農產，稻米稻作之本身與其附屬之工事如水利灌漑等，都需要極大的人力，所以凡宜稻作之地，就是人口密集之區。周禮職方氏載古代九洲，除冀州即今山西南部至河南北部之地及雍州約今甘肅之地不產稻外，其餘皆宜稻作。故中古以前，黃河流域因稻作之故，傾着國家財力來興辦水利，而人口密集，又造成了政治經濟的重心，政治經濟的重心與人口的密集，復相因爲果，正如近古以來長江流域的東南一樣。

稻作需要極大的人力，尤當農忙的時候，因此，須鼓勵人口的增殖，人力就是生產力。人口的增加，有時是循幾何級數上昇的，但一年中農忙平均不過一季，三季便又閑着了。這在勞動價值上自然形成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盡量提高人力，一方面不能不盡量貶低人力。提高人力的結果，使人口成幾何級數的激增，盡量貶低人力的結果，使人終年勞苦而不得一溫飽。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囿於黃河流域，可耕之地既少，而人口却有增無已，社會上隨時潛伏着動亂與不安。史記貨殖列傳敍三河說：

> 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

敍中山，又說：

> 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伉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敍潁川南陽，又說：

> 沤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幷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於是整部文化的教條：是要人「知足」，「內斂」，「適可而止」，「隨遇而安」，「樂天安命」，「清心寡欲」，一個人在自己的生存環境內，不宜向外發展，「君子思不出其位」，「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儒道二家的哲學都建築在這個「匱乏經濟」（Economy of scarcity 此名見費孝通先生文，載大公報現代思潮第十八期，以別於西洋的「豐裕經濟」Economy of abundance）的原則之上，所以古代的賢哲，常常提醒那些執國政或家政的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記郭孝子在海月禪林一段故事：

> 郭孝子見老和尙清癯面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尙面前不妨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尙流淚嘆息，就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給與。老和尙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擡兩簍炬在丹墀

、裘，一口缸內放着一個梨，每缸挑上了幾擔水，拿扛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齋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吃一碗水。

這可說是解釋「匱乏經濟」原則的一個很有趣的譬喻。人口增加，人力貶價，物資貧乏不足分配，便逐漸釀成社會經濟貧富對立的危機，有勢、有錢、有地的人如滾雪球一般愈滾愈大，絕大多人愈勞苦愈貧困了。「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樂」，世間一切不平之鳴，都是由比較而起。在這種極端不平的分配制度之下，執政者往往不自覺的就是代表有勢、有錢、有地的人，這班人要維持其「既得利益」，愈須要保持其政權作爲辯護這種不平的分配制度的憑藉。可是，絕大多數人無衣無食了，總得要求那絕少數的有勢、有錢、有地的人想辦法。這般「既得利益」的統治層，如果能瞭解或接受古先賢哲的教訓，那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還可如魚之與水，相忘於江湖，統治者譬如水，魚竟不覺其在水中。宇宙間的事理，能使其事理之本身被忘懷於人，譬如空氣一樣，那個事理是如何的偉大呵。後漢書折像傳載：

> 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感多財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像曰，昔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

這是普遍於當時社會的一種哲學，這種哲學使得漢末社會在外戚宦官兩個大結團的壓迫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我也佩服現代的英國人，英國的「既得利益」階級在內政上確具有一種智慧。比如，這里有五十個英國人，有一人擁有百萬鎊家私，其他四十九人都窮得不夠溫飽，這個英國人一定會知道，他願意把九十萬鎊的家私繳政府去抽稅，政府以合理的辦法分散給那四十九人，使得他們夠溫飽，他還保存了十萬鎊。如果不然，弄到大家無衣無食時，必然引起大的流血革命，連那剩下的十萬鎊，以至於他的身家性命都不能保全。這樣既成全了自己，又成全了他人。現在的英國，政府受人民的支持，與人民所接受政府的辦法，就建立在這個道理上。可是現在失去了文化傳統的中國統治層却不懂得，他們滅沒了民族文化的靈魂，赤裸裸的受着近代唯物論的支配，必然的演成全國大流血的革命，他們正扮演着一幕空前的中國歷史悲劇。

現在中國正由一個封建社會參入世界工業社會的結團中。封建社會所以立國的文化傳統，儒道二家講論對統治層的訓誡，隨着科舉的廢除與西洋文明的排山倒海而來之勢，使今日一般起於草澤與市井的執政者，既不能亦不追去細心體察，而西洋文明之力，又幾乎將中國文化從根兒掀起，於是他們進退失據，爲了自己，便死命的拖住時代。中國今日正處於一個「古今中外」的際會，她受着歷史因果律的支配，有着國內的問題，牽連着國際的關係，此後要建設中國，執政的人非深切地具有「古今中外」的胸襟和見識不可。其實這樣用惟心論的看法來希望少數的執政者回心轉意，擴大他的胸襟和見識，今日看來，眞可謂不識時務，無怪言之諄諄，聽者藐藐，因爲惟心論最重「體察」，能體察了，然後在物理人情上才能把宇宙人生的道理見得圓通，然後才能排遣榮、辱、利害、得失、以至死生之念，犧牲一己之利，而完成衆人之利，這須要帶着些宗教精神，這正是封建時代以少數可以控制多數，而多數亦不覺其被控制之故。但今日世界大勢已進入多數控制少數的時代。從前只有少數人有教育，多數人無教育，今日多數人有教育了，教育隨着工業的需要而擴大，工業的發達改變了生產關係和經濟制度，經濟制度決定了生活方式，因此，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與教育能力和政治經濟的關係，成了不可解的連鎖。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必然的須依靠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如果發生了弊病，便會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因爲這些人多，所以有各式各樣的組織，因爲受過教育，所以有批評或監督政府政策和制度的能力，因爲有納稅，服役的義務，所以有向政府要求保障生活的權利。所以說，今日世界大勢已進入多數控制少數的時代。客觀地說，經濟條件可以控制全部政治的措施。

十八、十九世紀以來，是中上等階級爭取政治自由的時代，就是爭取代議士和生命財產與言論出版自由的保障。自工業革命以後，各種機器日新月異的發明大規模生產，造成了世界商業的競爭，尤其是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爭奪，須要政府的保護，因而造成了國家（nation-state）權力的發展，來保護各國自己的商業，國家權力的發展是因爭取市場，爭取資源，因而又產生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但戰爭須要龐大的軍備和戰費，必取給於人民，尤其是掌握社會經濟的中上等階級的人民。國家主要的賦稅，既出於這般人之手，政府要在外交上佔優勢，後面必要有支持外交的優越的戰備，就須增加他們的納稅負擔。他們一方面誠然須要政府以實力爲後盾來保護他們世界各地的商業，一方面又恐怕政府濫用權力，增加他們的納稅負擔，因此必得種種有效的辦法來限制政府的賦稅政策，這便是代議制在十八、十九世紀發展得很快的原因。代議制須要充分的言論出版自由，才能發揮制裁的功用。所以過去二百多年中世界大勢是中上等階級爭取政治自由的時代。

因資本主義的過度發展，造成了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絕大多數人貧困了，這絕大多數人就是中下等階級。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却都須要

選一批絕大多數人的生命和力量。他們在戰爭的時候，既貢獻了生命和力量，及到戰爭勝利結束，而他們仍不能得一溫飽，有飢寒之憂，試問，他們能甘心嗎？他們能一次二次的受那班少數「既得利益」者，在戰爭中甜言蜜語，戰後更自飽其私囊的欺騙嗎？這便是二十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中下等階級的絕大多數人對經濟平等或稱經濟自由的要求。二十世紀以後的歲月，無疑的都是絕大多數人爭取經濟平等的時代。試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的政治仍舊動亂不寧，而中國尤其動亂不寧。

北徼的沙漠，西南的叢山，東方的大海，天然將中國限制於江河流域之內，資源貧乏，農作物與水利須極大的人力經營，造成了不平衡的人口密度與過剩的人口，如上文所舉說。因此，中國歷代文化思想的教訓與社會經濟的路線，自然的引到一個要求經濟平等的方向，——一個原始農村公社制共產社會，如寺院、會館、宗祠、常平倉、祭田、義地等，以至洪門、哥老之組織，都含有此意，無形中緩和了貧富的對立。又看，中國歷史上凡國家因戰事或政治腐敗或社會上貧富懸殊之時，政府必被迫要求經濟平等的實施。經濟平等的實施，必發生兩種政治形態：一，是政府權力的增大，如漢武帝時代的專賣鹽鐵及課商人重稅，以國家財政之力，寓打富濟貧之意。其次是土地資源歸國有，如王莽的「五均六筦」，「更天下田曰王田」，及北魏至唐初的均田政策等，無論成敗，都是政府權力增大，對經濟平等的一種實施。二，反之，政治繼續腐敗而不可收拾，政府雖欲增強其權力，而止從武力的控制與政治的壓迫以圖鞏固政權，結果必適得其反，引起全民的暴力革命，暴民專政，來自行實施一種經濟平等的政策，以爲號召，如漢末外戚宦官的政治，就是用「八校尉」和「四中郎將」做武力的控制，用黨錮做政治的壓迫，才引起了黃巾賊的暴力革命。黃巾賊以太平道爲號召，太平道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遍設「義舍」，義舍就是供米飯而不供肉食的供應站，換言之即凡是信太平道的人都有飯吃。當時漢中的五斗米道也有這樣的義舍。隋末之亂，羣雄起事，楊玄感、羅藝、李密、李淵等雖不以宗教號召，但無不以開倉廩、賑濟貧乏宣言以激衆。隋代國家財政本極富足，洛口、回洛、永豐諸倉與左右府藏布帛之積儲，爲史家所豔羨。政府坐視人民之窮困，而不肯開倉賑濟，隋代的亂亡，遂成必然之勢。此後如南宋紹興年間的「吃菜事魔」，明天啓年間的白蓮教，清代的太平天國，都有如太平道義舍的組織，這叫做「各盡其力，各取所需」。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繫年要錄」紹興四年條引王居正關於「吃菜事魔」的奏疏一段載：

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渠黠者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姓名，相與詛盟爲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蠱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爲皆可以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也。

這段話異常深切著明，司馬溫公通鑑論說中國歷史亂多而治少，其實就是一部在封建的農村社會組織之下要求經濟平等的歷史。因爲農作的艱難，需要極大人力，所以獎勵生育；因爲農閑多，又資源貧乏不足分配，人力反而貶值。及到承平稍久，人口過剩，天災人禍同時而來之際，便成一個大亂，互相殘殺之後，人口銳減，那些暴力革命的倡導者，被戰爭的狂浪捲去了，——歷史上第一度的革命者都是犧牲者，因爲他們的使命是破壞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收漁人之利的都是革命的修正者。人口銳減之後，便來一個小康的局面，「修養生息」，然後又漸漸的醞釀成重複上述的趨勢，踏着歷史的辯證前進。（下期續完）

# 鋼鐵在蘇聯

王遵明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蘇聯政府宣佈了一批新的五年計劃。要在最近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於一九五〇年產鋼二千五百四十萬噸，其後又經過二個五年計劃，於一九六〇年產鋼六千六百萬噸。蘇聯之外，世界各國，在一九三九年共出產鋼八千五百萬噸，去年出產七千萬噸。等到蘇聯三個五年計劃絡續地完成了，它的鋼鐵地位，自可左右世界。

回顧一九二八年以來，蘇聯在最初的二個五年計劃裏，投資一百二十

萬萬盧布，將鋼的產量，從每年四百二十萬噸，提至一千八百萬噸，超越英國法國，達到僅次於美國足與德國爭雄的境界。這顯然指出蘇聯境內，資源開發，交通順暢，人才豐富，工業興旺，也就是蘇聯國力的堅強。當希特勒瘋狂的席捲了歐洲，自波蘭以迄法國，都如摧枯拉朽，却在進攻蘇聯的時候，遭受着停滯和挫折，終於招致了美俄英三國合力覆亡納粹的命運，豈是偶然的呢？

俄國跨越着半個地球，擁有八百萬方英里的土地，其間平原開展，河道寬闊，礦石和燃料，星羅棋布。十六世紀，俄帝可怕的伊凡時，莫斯科附近，便有許多鍛冶工廠。十八世紀初，俄帝大彼得大刀闊斧的開創實業，於一七二五年冶鍊工廠，數逾三百。最大的工廠雇用到三千工人。譬如當日廠地之一的圖拉，今稱可索哥斯基，仍是一個鋼鐵中心。十八世紀後半，女帝喀德鄰第二時，俄國已有二千二百七十個冶鍊工廠。最熱鬧的區域，是歐亞交界的烏拉山區，彼處不獨鐵礦富足，連綿千里的森林，剛可充作燃料。每屆隆冬，大雪封途，河川上的冰層堅厚，成爲數萬馬匹拉着木材奔馳的大道。祇烏拉山中段的喀德鄰堡，即現在的斯弗得羅夫斯克，就曾年產生鐵十萬噸以上，爲英國同期產量的十倍，當時就生鐵而言，俄國可稱巨擘了。

不過，俄國一般的制度與文化，遠在西方各國之後，一旦生產技術，稍經改變，大多數的冶煉工廠，不得不相繼停閉。例如燃料方面，焦煤代替了木炭，於是烏拉山旁，使用農奴萬人採伐二千方英里木材的冶鍊工廠，便如古生代的花草，過了它應該生存的時間，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

代之而起的是歐俄南方烏克蘭區的新式鋼鐵工廠。頓內次河中流盧干斯克，今稱伐洛希洛夫格勒，首先試用焦煤鍊鐵成功，然已後於西歐一百三十七年。十九世紀末，烏克蘭區在產量上超過了烏拉區，至二十世紀，烏克蘭區產量，漸成全俄的七成。頓內次流域的煤田和西方克利窩依落格的鐵礦跨着頓河、頓內次河、特尼澈河三大川，正在黑海北岸，引起列強的注目。因此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比利時的資本，紛至沓來，干預了半數以上的烏克蘭區鋼鐵工廠。

畢竟俄國的制度和文化，部份改進了。例如工廠組織及自然科學，即使一般水準不高，而其中傑出的却有着膨大的規模或卓越的成就，足以睥睨世界。在鋼鐵工業上，反映出需要大量的鋼鐵來建造鐵路、船隻、房屋、機器。並設立現代鋼鐵廠於烏克蘭、烏拉、歐俄中部以至俄屬波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帝俄年產生鐵三百八十萬噸，製鋼四百二十萬噸，佔有世界產量的百分之五。次於美國、德國、英國、法國，而居第五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速了帝俄的崩潰，繼起的蘇聯，外有英、法、日本、波蘭的侵略，內有柯爾却克、鄧尼金、蘭格爾的戰事。南方的烏克蘭，東方的烏拉以至西伯利亞，多年陷溺在分裂和崩壞的局面裏。一九二〇年蘇聯產鐵萎縮到九萬八千噸，製鋼憔悴到十五萬八千噸。可是技術和經驗，並不因戰亂而完全消失，人口與資源，更能悠久的存留。從此蘇聯的鋼鐵工業，逐步復興，五年之間，產量激增十餘倍。然而恢復的過程，是困苦而艱難的，帝俄最盛時期（一九一二年）的產量是鍊鐵四百五十六萬噸；這產量直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中段，即一九三〇年，方始趕上。

一九三九年蘇聯產鐵一千六百餘萬噸，產鋼逾二千萬噸。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納粹狂潮，淹沒了烏克蘭，衝擊着列寧格勒、莫斯科、斯太林格勒。幸而烏拉區遠在後方。尤有新興的庫次涅子克區，向東更遠。加上自戰區移來的設備。蘇聯在生產最少的一年（一九四二年），也出鐵七百七十萬噸，產鋼一千三百餘萬噸。這些地方製造的武器，維持了蘇聯的陣線，蓄積了反攻的力量。去年蘇聯已出鐵二千萬噸，產鋼二千一百五十萬噸。比之美國同年，雖不過三分之一，比之英國，却有二倍的優勢，自法國以下，其他諸國，更不過蘇聯的一二成而已。

今日蘇聯的鋼鐵工業，可以分爲三羣：

烏克蘭區有頓內次河南岸的煤田，東西二百三十英里，南北五十英里，產煤佔全俄的六成。其西二百英里，克利窩依落格，產鐵礦亦佔全俄的六成以上。附近河流，港灣，鐵路，供給了便利的交通，稠密的人口，豐富的物產，也準備了勞力和市場。還有比鄰的尼可坡錳礦和克屈鐵礦。這裏是蘇聯鋼鐵的最大重心，產量達全俄的三分之二，亦是蘇聯重工業的脊梁。鋼鐵重鎮十餘，西起鐵礦東邊，東至煤田全境，南及黑海北岸。納粹破壞的瘡痍，兩年之後，依舊顯著。舉一個例，在坡羅熱在此區中心，沿特尼澈河，建有一百三十萬匹馬力的水電站，由於原料、動力、技術、交通的特殊便利，在坡羅熱成爲極優秀的一個鋼鐵中心。戰前市內人口十萬，製鋼二百萬噸。一九四三年克復之日，十萬人口，僅存四人。死亡以外，都給德國運去充苦工了。二千五百英尺的水壩，也被炸裂。直到去年，高及百尺的鼓風爐三座，還像炸後的情形，橫臥地上。但見麥田菓園，碧

綫千里。

蘇聯的工業計劃，不全受盈虧限制，也顧慮到開發和國防。烏拉山分隔了歐亞二洲，庫次涅子克在新疆境北。前者南北千里，鐵礦絡繹，後者煤田廣闊，煤質優良。從麻格尼托哥斯克至庫次涅子克，沿鐵路一千四百英里。蘇聯在東西兩端，設立了大鋼鐵廠，交換着鐵礦和煙煤。在千餘英里的道上，每十餘分鐘，就有一長列火車，飛馳而過。這種作風，開闢了鋼鐵經濟的新頁，是沉重的負擔，也是安全的根基。較後在鐵路中途稍南哈薩克蘇維埃共和國的卡拿格達發現了大煤田，供給烏拉區對於煙煤的一部份需要。更在庫次涅子克以南哥拿耶蕭里亞發現了大鐵礦，供給庫次涅子克區對於鐵礦的一部份需要。庫次涅子克的意義是鐵匠城，麻格尼托哥斯克的意義是磁鐵礦山城。五年計劃之前，麻格尼托哥斯克只是一個小村，五年計劃之後，人口增至數十萬。今日有鼓風爐六座，每日出鐵小者一千七百噸，大者二千噸。又有敞口爐二十一座，每爐容鋼，小的二百一十噸，大的三百九十噸。這些鼓風爐同大的敞口爐容量之宏，縱在美國，也是沒有的。麻格尼托哥斯克之北，烏拉區尚有鋼鐵廠大小十餘，烏拉區及庫次涅子克區平時製造蘇聯鋼鐵的四分之一，計劃中將提昇至三分之一。

此外蘇聯生鐵的十分之一，來自歐俄中部，中央亞細亞，以及遠東。蘇聯的鋼塊，有較多的比例，出於以上諸處及工業城市附近的鋼廠，如莫斯科，高爾基，列寧格勒，奇諾夫，斯太林格勒。遠東的少共城（康索摩斯克）在吉林東北境外二百英里。一九三二年春，歐俄各地選出三千少年共產黨東來，在黑龍江上建立了一個新城市。如今人口已逾十萬，製出鋼料每年六十萬噸，曠野上出現了住宅、商店、公園、戲院，千百煙囪籠罩着冶金廠、汽車廠、發電廠、造船廠。

蘇聯鋼鐵工業的最大物質憑藉，在於礦藏儲量豐富，種類繁多。各家因立場與看法不同，所估計的，相差竟有數十倍。可是却一致公認，世界各國的煤鐵藏量，除美國以外，沒有能與蘇聯比並的。鋼鐵工業必需的錳鑛，蘇聯領導全球。必需的耐火材料，蘇聯也有獨到之處。至於高級鋼中的合金成分如鎳，鉻，鎢，蘇聯各有相當的儲量。加以鐵煤礦藏，分佈均勻，便宜全境各地的平均發展。這種重工業的分散，對於國防，大大有利。單就鋼鐵工業的技術本身來說，計劃經濟，原是頗足稱道的。它可以完全依照效率，運操地點，規模，材料，勞力。它可以繼續大量製造，不因市場暢塞而增減產量。去年蘇聯擁有製鋼二千多萬噸的能力，產鋼二千萬噸。不像美國擁有製鋼九千多萬噸的能力，只產鋼六千多萬噸。然而掌握計劃的人物的眼光和操守，極關重要。二十八年來，蘇聯鋼鐵產量，除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外，始終直線上升，這是同時別的國家，所未曾做到的。

蘇聯的特殊作風，在鋼鐵工業上，引進了勞資合一，男女同工。廠中的建築，以經理部份與工會最爲華麗。因爲已不斤斤於較量工資了，更從不發生罷工，工會主要的業務，依次序說是運動、醫藥、教育和娛樂。別國的鋼鐵工廠，只在薄鋼片鍍錫的部份，使用大量女工，檢查錫層厚薄，也就是鋼鐵廠中的女工，不過百分之一。而蘇聯的鋼鐵廠裏女工却佔五分之一。大戰期間，竟佔三成以上。至於工人的衣食，蘇聯也有可觀的進步。工作的時候，衣衫破壞，休息的時候，清潔整齊。雖然在質地上，稍嫌粗糙。廠中飲食，好壞不同，通常有二磅多麵包，雜以牛肉，白菜，乾菓，黃油。爲了長途運輸不便，種類單調，但就營養來說，果腹是有餘的。

管理方面的人員，比起別國的，往往年事較輕。近年來，蘇聯的工程人才，大量畢業了。蘇聯表現在鋼鐵技術上的，成就不下於英國。談到改良與發明，蘇聯比較大膽。例如試用養氣來代替鍊鐵爐製鋼爐的空氣。蘇聯政府裏類似部長的稱做人民委員。去年四十五個人民委員中，黑色冶金的人民委員，是專管鋼鐵的。彈藥的，軍火的，機械的等十四個人民委員，和鋼鐵工業，多少有點關係。

蘇聯的鋼鐵工業，蓄積了多年的經驗，生長蓬勃，又因資源既多且廣，根基深固。第四次五年計劃，定於一九五〇年產鋼二千五百餘萬噸，當可指日觀成。第六次五年計劃，定於一九六〇年產鋼六千餘萬噸，也許如數製出，也許相差不遠。那時候，只有美國可和它一比高下。甚至英國，也要落後到祇佔俄國的二三成。和平的時候，鋼鐵的成品，是建築的支架，交通的脈絡，機械的骨骼，米麥的犁鋤。如果和平不能久保，鉅大的鋼鐵力量，也就是國防上的長城。

六月二十九日於北平清華園

# 魏德邁來華使命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ly 19, 1947）

Leo Rissin 原著

到現在已有半年的光景——事實上是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發表決定政策的對華宣言以後——中國的領袖們就期待着美國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採取一個永久具體的政策以代替現在這種觀望的態度。魏德邁的使節來華，就表示華盛頓的立場已經有了那樣的轉變。

在魏德邁面前，很顯明的是有三條路可走：（一）繼續現在的觀望政策；（二）全面援助中國政府；（三）完全拋開中國，對於國民政府甚至在道義方面也不援助。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此時重新檢討美國對華政策是不會引起驚異的。因爲五億美元對華借款限期已滿，最近總動員法令已頒佈了，對於華盛頓那是很清楚的，除非美國對華政策有個轉變，內戰是不會停止的。

在現狀之下和談已不可能，美國在遠東要想掌握她的戰略的經濟的政治的戰線，必須另想方法。魏德邁將軍的使命，將是想法用最低限度的政治冒險，用最低限度的金錢，以完成這種使命的。

面向着美國對華的三個方策，沒有一個是穩妥的。每一個都含着冒險性。每個政策的結果甚至於還不如現在的觀戰政策更妥當。但是華盛頓再不能毫無目的地觀待了。這就是她爲什麼必須冒政治危險的原因。

## 政治的真空

繼續目前的政策，只有使中國保持一個政治的真空——東方政治發展的結果那個真空甚至於可能被敵國填充。事實上是如此，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堅實性已開始崩潰。從國民吸取更多的精華以支持戰爭的進行，這個真空就越顯得空。美國不能使中國這個政治的真空再繼續下去。

全面援助政策，也會產生嚴重的結果。美國對華根本政策之一，過去曾經而且現在仍然是建立一個多黨法治的政府。美國全面援助希臘，用了二億五千萬美元的軍事借款，使她國內壓迫左翼的叛軍加强右翼陣容。中國也要這個樣子麼？而且還有一個危險，全面援助中國可以加强政府內主戰派的信念，使和談成爲更不可能。

而且還有，全面援助政策，可以使蘇聯也用相當的規模來援助中國共產黨。現在蘇聯爲的是和美國的政策平衡起見，採取了一個比較中立的政策；就在華盛頓方面也得承認，假定目前莫斯科方面對中共有直接援助的話，那個援助也沒有決定的力量。假定美國採取干涉政策，莫斯科也要捲入漩渦。

最後就是完全撤退政策。有許多美國人——其中有許多是做過中國使節的——他們厭倦於中國的內爭和口角，願意完全撤離中國。這一派在撤離華北美國海軍這一問題上，戰勝了干涉主義者。現在他們想把美國勢力完全撤離中國，讓中國自己打下去。

但是這也有危險。那時候蘇聯也許更不願意採取援助中共的政策——因爲中共已經得了一半的勝利——很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中國政府既然受了遺棄，爲保持他的政權起見，很可能和蘇聯結個軍事同盟。過去是發生過那樣的事的。在危岌的情況下南京政府可能抓住一根漂浮的草——即便那是莫斯科。

## 司徒大使的任務

過去一年來一直到現在華盛頓和美國駐華使節的關係還是那個樣子，這是頗爲奇怪的。在許多次決定中國政策的場合上，司徒大使從未被召返國述職。在決定政策上，司徒未居於領導的地位，只是奉行華盛頓的命令而已。司徒需登，像一個備員補缺的大使，繼續奉行命令——不爽分寸。

去年有一次呼聲說魏德邁將任駐華大使，以後終未實現。那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魏德邁是一個實幹的人，放在這個位子上是有點浪費的，這個位子需要那個人澈頭澈尾從一種消極的抹煞自我的路線。司徒大使用他所擅長的中國風度在干戈場合上做那種不大受歡迎的折衝，倒是頗爲理想的一個人物。他的力量就在魏德邁或其他職業外交家認爲正是自己弱點的地方。

魏德邁派遣來華，在馬歇爾司徒中間事先並無直接商洽，雖然美國駐朝鮮的決定政策的最高當局曾經在漢城和華盛頓之間往返商議過若干次，

這件事情可以證明在中國政治困難問題上馬歇爾已決定尋求一個出路。

馬歇爾認爲這件事情沒有和司徒大使直接商談的必要，他已指派魏德邁爲一專責的考察者，雖然魏德邁離開中國很久，而司徒大使在中國執行任務已經一年了。

## 援助——若干？

需要魏德邁決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者如下：假如對中國決定援助的話，究竟援助多少？希臘有六百萬人口，需要二億五千萬美元——有些人認爲這還只是一個開端——中國有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世界上最大的領域，究竟需要多少呢？

魏德邁和馬歇爾都是軍人，他們懂得成功和失敗的區別就在速度和集中。十億元用在一年不如用在二三個月其結果要更輝煌一點。過去投了很大的資本，假如不再繼續投資去援助的話，過去所投的也要完全失敗。

在過去中國可說是一片巨大的流砂，她的龐大的領土和人口不但直接可以併吞侵略者而且可以吞沒大量的金錢。美國的新借款也要不留痕迹地被吞併下去麼？

軍事援助是不够的。在中國行政機構整理就緒之前，經濟的穩定是必需的。財政專家布蘭德福特 L. P. Blandford 在中國考查了一年多，還不能制定一個實用的計劃，把中國的貨幣釘在任何一個水平上，究竟需要多少外匯才能給中國法幣撐起腰來，沒有人能够估計。但是要想使中國從印刷機造出來的法幣給他一個相等的價格，那是需要很大的一份財富的——即便對於美國也是一份很大的財富。

美國如果向中國放款投資，她會陷於這種地位，她如一時不放款，那麼她過去所放的就完全丟掉了。

即便是美國願意在財政方面援助中國政府，也必然要想到和平問題。沒有和平，美國所投的金錢和物資一定要毀於戰爭。

二十年來所表現的共產黨，即便是在人少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還是能繼續戰鬥的，在最近的將來共產黨還是能擾害政府的。政府剿共的戰事愈緊張，共產黨的游擊戰也就越緊張。美國如果採取干涉政策的話，在不久的將來她會發現自己在援助一個正規的戰爭，那個戰爭並且要延長若干年下去。

美國的納稅者，經過他們在國會的代表，完全憑一件事來評判政策：即是**效果**。假如他看到收穫很好，不管花多少錢，假如每一次投資都沒有好的結果，美國人很快地就要呼籲「停止投資」了。

因此美國對華政策必須向一個目標前進——**停止內戰**。但是假如全面援助已經拿出來了，誰又能保證準產生這個結果？

在美國的援助發生作用之後，必須經過若干月的時光。政府要建立新軍、武器、裝備、訓練、樣樣作到，用以剿共，政府還要改組一次使牠更適合美國大衆的輿論。國府委員會裏的爭論和衝突也得調解，工業的輪子必須使牠轉動。

假如要想獲得永久效果的話，對於政府這是一件費力的工作。即便是共產黨被打回去，能够把牠壓縮到一個小範圍內把牠孤立起來麼？以後又怎樣呢？

此後仍然要提起**停戰**問題，政府那時是否願意向共產黨今日所提出的條件讓步呢？

## 魏德邁的選擇

這些都是魏德邁所應考慮的問題，時間不再等待美國了，這是馬歇爾和外交政策決定者都曉得的，時間只利於爭取主動和把握時機的人們。

魏德邁調查使節的派遣，證明華盛頓方面已經曉得他們在這整個世界轉動的時候，他們在中國或者退或者進，不能再保持靜止的狀態。

因爲目前不只美國對於中國現狀的發展已經失去了忍耐，就是中國政府也開始不耐煩起來。美國對於中國或者援助或者退却，再不能遷延了。中國政府曾用肯定的方式表示過這種態度。

只有美國將他的具體的長期永久的對華政策宣佈之後，中國才能決定他的對共產黨對莫斯科對整個世界的政策。過去半年因爲美國國務部採取的是動搖的政策，中國政府恍如懸在空中，遇事草草應付，過了一個危機，又是一個危機。然而事實已經很顯明，危機也不能再多了。每一新危機都把上次的範圍衝破，事件已發展到破裂點。

假如美國肯簽字借款的話，蔣主席將加緊他現在的由戰爭覓取和平的道路。假定美國不肯借款的話，政府將用好的條款來和共產黨講和，共產黨那時也樂於接受的。

兩方的決定——不管是怎樣的決定——不能再延遲了。關心的人們都相信如此。這就是魏德邁來華的原因。這就是美國要作政治冒險的原因，因爲一種搖曳不定的政策對美對華都無好處。（潘炳皋譯）

# 試論「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於費孝通先生

劉英臣

在當前國際局勢裏，美國佔着這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事美國人性格的介紹，以增加我們對這個頭號國家的認識，顯然是十分必要的。費孝通先生近來在「觀察」上一連發表的幾篇文字裏，對這方面就給予了非常詳盡深透的分析。

在「猜不透上帝的意志」一文中（見「觀察」二卷十七期），費孝通先生介紹美國的清教徒說：

他們認爲「上帝既是全能全在的，他可以直接在給每個人的賞罰中去表示他的意志。他會給合於他意志的人具體的恩賜，他可以給違反他意志的人嚴厲的刑罰。生活上的順利和繁榮就是恩賜，事業的失敗和破產就是刑罰。於是清教徒依賴先知或其他權威來猜測上帝意志的企求一轉而把眼睛看到了現實生活。同時也把日常生活作成了測驗上帝的指數。」「他們並不是說一個衣食豐裕的人是個好人，而是說好人一定會衣食豐裕的。」到第一次大戰後，經濟危機爆發了。「嚴重的經濟恐慌在每個人的立場上來說是事業的失敗，失業之後，大批的人靠救濟過日子。傳統的自信心一掃而光，而且更嚴重的是找不出上帝爲什麼要譴責他們的理由，依清教的教條，這些不幸必然是因爲人犯了罪，但是每個人自問良心並沒有做過什麼錯事。」相反的他們認爲「他們的祖先確是寒暗投明，走上了正道。但是上帝却並沒有給這些正直的人應得的報酬，相反的，却是失業和窮苦；上帝是不能錯的，於是他們迷惘了，他們猜不透上帝的意志了。」

這種心理上的發展，我們可以認爲是極其自然的。但是，接着費孝通先生從而導出他的結論來說：

由於這種「美國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虛弱使他們並不能安心接受從戰爭裏得來的繁榮」。於是就造成了目前美國人心理上的普遍迷惘和恐懼，也形成了「美國這次戰後像患了歇斯梯里症一般的反蘇」現象。

這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固然千餘年來的西方文化史幾乎是一部基督教史，我們無法否認基督教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道德諸方面所給予的控制性的影響。但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宗教顯已失去了控制的力量而日趨沒落。尤其是科學鼎盛的美國，若說其目前仍有如費先生所形容的那般普遍的對宗教的執迷，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至於說美國人由於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虛弱發展而成對未來經濟恐慌的疑懼和反蘇的誇大，我則以爲不如說它發展成爲對宗教信仰的普遍降低乃至覺悟而完全背叛，更爲有據和必然。而且，按照費先生的說法，美國的反蘇應該是極其普遍的，也就是說這種反蘇縱不是由下而上的，也應是上下同時發生的；但不幸的是美國的「反蘇運動」却是由上而下的，這說明了什麼呢？這就意味着美國的反蘇不是由於普遍的心理病症，而是由於政治的因素才造成了歇斯底里的現象，或多或少的心理病症只是被利用的成份而已。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是哪些人的天下。它的政治直接間接操縱在資本家手裏，固已是無辯的事實；即所謂自由民主的輿論說它大部份是資本家口袋裏的金元的聲音，又何嘗過份，而資本家懼怕蘇聯的心理是不難了解的。這樣由杜魯門政府號召領導，由「金元輿論」廣擴傳佈，歇斯底里的反蘇空氣乃蔚然造成。費孝通先生說「美國人反蘇這樣誇大，絕不是少數『反動份子』可以製造出來的。」這話說來甚有道理，可惜這少數「反動份子」却掌握着多數便利。

大體說來美國人民對其國家內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未發生怎樣的不滿。他們大多數對蘇聯也甚少認識，但無論如何，蘇聯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成爲了一個强大的國家却是事實。而這事實是驚人的，誠如費孝通先生的意思，縱然美國深知蘇聯的實力在二十年內無法超越美國的，但美國人民却不敢自信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或竟以爲共產主義是不近人情的，不過我覺得這不足以像費孝通先生的意思成爲美國人民反蘇的原因；相反的這倒是美國人民懷疑資本主義制度的開始。同時那第一次大戰後經濟恐慌的巨大黑影並沒有移開美國人民的心頭；不論美國人民對羅斯福的新政看法如何，新政挽救了經濟危機總是事實。只要這事實美國人民還清楚的記得，他們就不能不在羅斯福與杜魯門之間去判斷正誤，想選擇一條眞正的出路。誠如費先生所說「這次大戰和上一次大戰究竟不是如法泡製的一貼膏藥」。正因爲如此，判斷就不簡單了。美國人民的迷惘勿寧在此。而杜魯門主義在美國資本家簇擁之下，並不給美國人民以冷靜思考的機會。他們——杜魯門主義者們盡力利用一切便利，引導人民的視綫集注到國外的殘破市場上；一面告訴他們說：「我們的生命和對世界的責任在這裏！」一面又大聲疾呼：「鐵幕的擴張妨礙我們的去路！威脅我們的和平！」徬徨中的美國人民被驚動了，但並不曾死心踢地的牽着杜魯門的尾巴。帶着滿腦亮問號，他們擁擠到華萊士的講堂裏去。……

如所週知，自從杜魯門完全放逐了羅斯福的新政以後，美國顯然已絲毫不想在自身制度上打主意；而只實行對外擴張市場，以求解救它的未來經濟難題。結果就是極端的發展資本主義。所以不管其政策的動機和推行的方式如何，其終必歸結於政治，殆無疑意。而政治的目的又是經濟的，故政治經濟實已無法分開。如兩個制度截然不同的國家在政治上仍各走極端，經濟的橋樑是難以搭起來的。即便搭得起來，也是臨時的，終必隨時有爲政治的洪水冲走的危險。這並不是說我根本否定了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從經濟和政治上沒有人能指出美蘇必須衝突的理由」這句話，這句話是有其前提和成立資格的，那就是：美蘇必須不各走極端，而且是可以不各走極端的。但不幸的是美國的反蘇既不如費先生的意思是形成於「心理」上，也不是建築在什麼「理由」上，它是完全奠基在「擴張」和「防範」的事實上的。至於美蘇會不會衝突起來，這就端視杜魯門主義是否將直綫發展下去，而遏走極端了。（最近雖有馬歇爾的經濟援歐，帶來了些不同的空氣，但樂觀還嫌太早。）

在這裏我不想批評美蘇兩國的制度，也無意在理論上指出彼此政策的誰正誰誤。僅就事實上來說，由於蘇聯革命時所遭受的國外干涉阻礙與其革命成功後所受「防共」圍困的恐怖，以及現在美國實力的異常龐大和對原子彈的獨佔，這次大戰後蘇聯的許多措置勿寧是頗有根據而值得同情的，且也甚少過份。但在美國方面就完全不同了：在經濟和軍力上它無怕於蘇聯，在政治上它是較社會主義集團仍甚龐大的資本主義集團的盟主，實在說起來它無需這樣過份反蘇。若果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它是懼怕於蘇聯的「思想威力」，那麼這就是說它在阻礙社會進步了。因爲思想之有威力，絕不是偶然的事，如果美國要阻止歷史必然的發展，那是枉費氣力而得不到同情的。

說到羅斯福的新政何以去得如此容易，我以爲如其像費孝通先生所說是由於羅斯福「沒有確立一個新的道德標準」，不如說由於一般人都以新政爲臨時性的，而未能種下普遍深厚的信仰較爲適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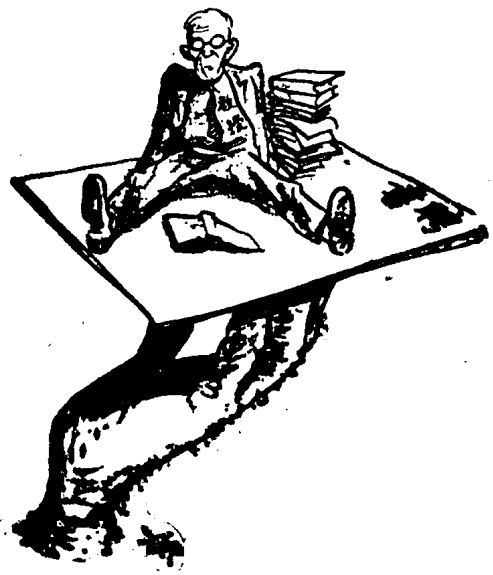
最後費先生原文中說「美國雖則在經濟繁榮上打出了一個記錄，但是他們在心理上還得安定下來，這繁榮才不至眞的成了曇花一現。」是的，美國人心實在應當安定下來。不過，我以爲在反蘇政策之下是只能增加人心的不安而無法安定人心的。要安定人心就必須先放棄反蘇！經濟安定又何嘗可求之於戰爭！

不揣愚昧，敢陳所見，願就教於費孝通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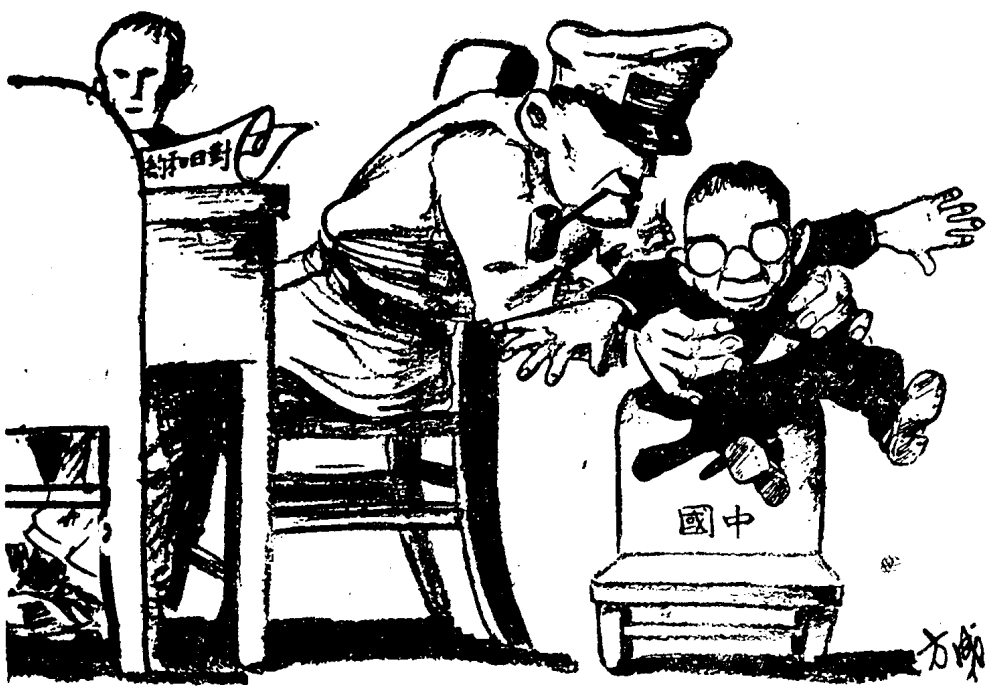
卅六年七月八日於渝西。

## 本刊提高稿費

啓者：本刊第七次調整稿費，自八月一日起，每千字致送國幣三萬元至四萬元。



U.S.A. DOLLAR
1941


中國
方成

觀察通信版

# 紀念聞一多在清華園

## 爲民主而獻身噩耗驚天下
## 以詩人成戰士文章泣鬼神

——吳晗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訊）在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發起組織的平津兩市「市民治促進會」成立大會之次日，在平市戡亂救國大會，陳總長北方巡視一週南返的同日，兩部的清華園舉行了一個聞一多先生死難週年紀念大會。

### 沒有血的展覽

這是一個簡單的紀念會堂，四壁懸掛着各種哀詞輓語，正中懸上死難者的遺像，是那麼一張剛苦的臉。會堂門首擺上幾盆鮮花，那是發售「李宗莊的變遷」一聞一多死難週年紀念特刊」「聞一多的道路」「南渡紀行」……等書籍，是別處難買的書，這兒買的人那麼多。旁座一敞房舍，正展覽着聞先生的生平用具（有烟斗、刻刀、手稿、衣物）一多先生死難週年紀念大會。

一多先生死難週年紀念特刊」「聞一多的道路」「南渡紀行」……等書籍，是別處難買的書，這兒買的人那麼多。旁座一敞房舍，正展覽着聞先生的生平用具（有烟斗、刻刀、手稿、衣物）

，最動人的怕要是那經年不改的舊棉袍。奇怪！沒有臨死時的血……。

紀念會正十時開始，那位爲了搞衛爲民主而戰鬥的爸爸而被打斷了腦的聞立鶴，走上台向數千與會者報告被刺經過，顯然地，他的悲神還不大好，聲音那麼暗啞微弱，那機關的聲音最後說：「每一個我父親的學生，每一個善良的人們，希望都能按照我父親的話去作！」

### 詩人·學者·鬥士

在大家的沉默哀禱中，朱自清上台了，他說：『從聞一多的全集裏可以看出他生活的三個時期，他是詩人、學者和鬥士。他起初是用傳統的辦法研究詩經等等，後來改變了做學問的態度，處處以「造反」的精神研究中國文學，到第三時期，差不多捨棄了「文章」，以行動、演講、代替了研究工夫。到昆明以後，關於初民社會的研究，更有繪到。他不喜歡詞，覺得詞的風度太軟。在未被刺以前，一部「經濟史概觀」的巨著尚未完成。他的死，對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學術，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他的死，我們很難哀，很痛恨，我們不甘心。』他最後提高了語調說：『我現在仍然說着聞一多自己的話，「一個人倒下去了，千萬人站立起來！」』

### 寫下了新的歷史

一陣掌聲把朱先生送走，接着就是吳晗的講演，他講的話，語句悲痛而有力。他首先說：「聞一多是受了美式教育同來的，他的死是被美式子彈所槍殺，不知還是否飄刺？」隨着他唸了一段傑克遜作的美國獨立宣言：『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天賦地義的。……政府對於這些疏忽了，人民有權利改變這個政府。……政府既濫用他的權力，人民有權利推翻這個政府。』他說：「這段教育了聞一多，在聞一多的腦子裏構成了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學術，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他的死，我們很難哀，很痛恨，我們不甘心。』他最後提高了語調說：『我現在仍然說着聞一多自己的話，「一個人倒下去了，千萬人站立起來！」』

### 寫下了新的歷史

一陣掌聲把朱先生送走，接着就是吳晗的講演，他講的話，語句悲痛而有力。他首先說：「聞一多是受了美式教育同來的，他的死是被美式子彈所槍殺，不知還是否飄刺？」隨着他唸了一段傑克遜作的美國獨立宣言：『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天賦地義的。……政府對於這些疏忽了，人民有權利改變這個政府。……政府既濫用他的權力，人民有權利推翻這個政府。』他說：「這段教育了聞一多，在聞一多的腦子裏構成了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學術，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他的死，我們很難哀，很痛恨，我們不甘心。』他最後提高了語調說：『我現在仍然說着聞一多自己的話，「一個人倒下去了，千萬人站立起來！」』

### 哀悼中的聲音

聞一多在雲大至公堂爲李公樸死難的講演詞，今天朗誦了，當作了最後一次的講演而朗誦了。朗誦過程中，會衆，還些來自各大中學的青年男女，有的低頭暗哭，有的四着遺像沉思，有的返首望着清華園外，北平城。在哀悼，政府不欲獲取民衆信心則已，否則應立即清算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私利者之財產（今衆社三潘市十三日電）對於孔宋，過去已有不少人指摘過了，循至今日，中國民黨的海外機關報也把孔宋之貪婪，由此可知孔宋之治之腐化，與乎今日如何嚴重的地步！爲了重獲已失之民心，消除目前貪污劣跡，於是一清算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給新中國的歷史寫下了新的一頁！」今天我們可以說：聞一多是受了美式教育同來的，他的死是被美式子彈所槍殺，不知還是否飄刺？」隨着他唸了一段傑克遜作的美國獨立宣言：『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天賦地義的。……政府對於這些疏忽了，人民有權利改變這個政府。……政府既濫用他的權力，人民有權利推翻這個政府。』他說：「這段教育了聞一多，在聞一多的腦子裏構成了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學術，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他的死，我們很難哀，很痛恨，我們不甘心。』他最後提高了語調說：『我現在仍然說着聞一多自己的話，「一個人倒下去了，千萬人站立起來！」』

### 寫下了新的歷史

一陣掌聲把朱先生送走，接着就是吳晗的講演，他講的話，語句悲痛而有力。他首先說：「聞一多是受了美式教育同來的，他的死是被美式子彈所槍殺，不知還是否飄刺？」隨着他唸了一段傑克遜作的美國獨立宣言：『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天賦地義的。……政府對於這些疏忽了，人民有權利改變這個政府。……政府既濫用他的權力，人民有權利推翻這個政府。』他說：「這段教育了聞一多，在聞一多的腦子裏構成了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學術，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他的死，我們很難哀，很痛恨，我們不甘心。』他最後提高了語調說：『我現在仍然說着聞一多自己的話，「一個人倒下去了，千萬人站立起來！」』

### 哀悼中的聲音

聞一多在雲大至公堂爲李公樸死難的講演詞，今天朗誦了，當作了最後一次的講演而朗誦了。朗誦過程中，會衆，還些來自各大中學的青年男女，有的低頭暗哭，有的四着遺像沉思，有的返首望着清華園外，北平城。在哀悼，政府不欲獲取民衆信心則已，否則應立即清算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私利者之財產（今衆社三潘市十三日電）對於孔宋，過去已有不少人指摘過了，循至今日，中國民黨的海外機關報也把孔宋之貪婪，由此可知孔宋之治之腐化，與乎今日如何嚴重的地步！爲了重獲已失之民心，消除目前貪污劣跡，於是一清算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

### 海外黨報抨擊豪門

編輯先生：三藩市國民黨辦的國民日報，最近曾著論主張沒收孔宋二人之財產，因彼二人「均曾利用其政治權力以從事大規模之經營」」又謂「政府及黨內之腐敗劣跡已成公開之祕密，政府不欲獲取民衆信心則已，否則應立即清算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私利者之財產（今衆社三藩市十三日電）對於孔宋，過去已有不少人指摘過了，循至今日，中國民黨的海外機關報也把孔宋之貪婪，由此可知孔宋之治之腐化，與乎今日如何嚴重的地步！爲了重獲已失之民心，消除目前貪污劣跡，於是一清算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

（上接第二頁）

程度較差，或未受教育者，則又如何？言念及此，瞻望中國民主前途猶極遙遠，渺茫，實不勝痛灼。

仇鰲曾　七月廿五日　南京

（下接十九頁）

# 在聞一多的衣冠塚前

## 人民英烈李聞二先生死難週年祭在昆明

### 『鬥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倒下了，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聞一多——

何華

（觀察昆明通信）

前所引，是李公樸先生被暗殺後，聞一多先生的哀壯語，現在已經變成每一個有正義感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底哀壯語，來紀念聞一多先生底死難，正告反動派，勉勵自己了。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最無恥、最卑鄙的法西斯反動派所暗殺，到今天已經整整的一年了。一年來四週的氣圍儘管黑暗，然而我們的信心却愈更加强，我們愈更堅壯的活着，爲民主，爲自由而奮鬥。聞先生、李先生的慘死，我們固然悲痛，但今天我們已經把悲痛化成了鋼鐵般的力量，誓爲李聞二先生復仇，爲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

李先生、聞先生的被殺，豈止是學術界的損失，也是民主運動中的大損失。因爲聞一多先生李公樸先生已不僅是學術界的泰斗，而是民主運動中的大旗幟！

聞先生憑着一張嘴，一枝筆，一條性命，從白天忙到晚，勇敢地，熱情地，不停地在工作，在戰鬥，他爲了爭取民主，改造中國，他——我們的旗幟，赤手空拳，走上十字街頭，以他底火一般的熱情，憑一樓的氣魄，召號青年的一代，爲全國人民的福利與惡勢力爭鬥。他底事業，他底影響，比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將更加偉大，永恆。爲了民主，爲了人民的福利，聞先生身殉了。他才眞是覺悟的知識階級的代表，是青年們一代的導師，是爭取民主人士的楷模，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偉大英雄之一。

李先生也憑着他高度的熱情，無所恐懼的氣魄，爲了人民，爲了民主，堅毅地在奔跑，在戰鬥，他同樣是我們的導師，我們的楷模！

今天，他們光榮的死難已經一年了，在今天民主尙待努力而努力。今天爲了內戰日益加劇的時候，我們有甚麼可以紀念的，可以安慰死者在天之靈呢？是的，我們應該加倍地努力，爲兩先生復仇，爲民主自由而奮鬥。我們祇有以沉痛的悲憤的哀思，堅毅的力量，以及我們的誓言，來奠祭這兩位人民英烈。

昆明，李聞兩先生的殉難地，正因爲他們的光榮底死，給這座城市帶來了光榮與驕傲，像一聲霹靂，喚醒了千百萬的人民。

昆明青年學生，憑着光輝的傳統，始終堅强地，勇敢地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爲祖國，爲民主，爲和平而努力。今天爲了李先生聞先生的遺像，李先生圖黝的長髮，聞先生熱情慈愛的面容，又一次地迴繞在大家的腦裏。一對燭插花兩端，中間瓶揚着香的一縷縷的青煙。墓前堆滿了花圈，鮮花象徵着先生的偉大。與祭的人，都肅穆的聞先生李先生的遺像靜默致哀三分鐘。場子上靜寂無聲，加上陰霾的天空，更加深了無限的哀思。

與祭每個團體，都沉重地朗誦着悲憤的祭文：『安息吧！李先生，聞先生。你們的死已經告中國的知識份子，留下了光輝的典型，使他們知道生命的意義。你們的死，給中國人民預示了一個光輝的前途，使他們知道反動者的卑劣與殘酷。只有繼續不斷地鬥爭，才會有一個幸福的將來！你們的死保證了多少人的道路……』激昂的聲音，沖擊在這陰霾的氣氛裏。

### 『天在哭，地在吼！』

公祭儀式在十二時開始，至下午五時，公祭團體絡繹不絕。祭壇佈置得莊嚴，肅穆。正中放着李先生、聞先生的遺像，李先生圖黝的長髮，是在雲大至公堂舉行的，從四面八方來的人們，擁集在這有歷史性的會場裏，（按揚者舍的一縷縷的青煙。墓前堆滿了花圈的最後一次演講就在這裏），把整個至公堂塞得滿滿的，連四週的窗台上都站滿了人。誰不敬愛李先生、聞先生呢？爲了崇敬，爲了哀思，他們來了，從不同的角落裏來了！

大會在八點多鐘開始，首先向李先生、聞先生默哀三分鐘，四週靜寂，大家都在默念着我們的導師，我們的旗幟，整個會場都沉浸在悲痛、憤激的氣氛裏。

隨即由一個同學誦讀祭文，他以洪鐘般的聲音，激昂、悲憤的聲音，讀着：『你們已經完成了你們的任務：用自己的血奠祭了民主的大纛。在今天，你們的學生，你們的友人，和千百萬獻身民主的人們已經散佈在全中國每一個角落；相信他們，相信他們將舉起這面大旗，永繼你們的意志，繼續奮鬥。……安

### 這就是力量！

晚上的追悼會，

息吧，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友人。就在今天晚上，全中國將有多少人在你們的遺像面前，低下頭來，許下他們深深誓願；民主不實現，內戰不停止，我們的鬥爭永遠繼續！……幸福的日子不會久遠。獨裁者的末日，已經臨近。人們翻身的時候到了。到那天，李公樸、聞一多的銅像將在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升起！……安息吧，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友人！……這幾句簡決有力的誓願，深深地，在大家的心裏上，刻下了不可抹滅的印痕！

## 「他們在慌啊，在恐慌啊！」

一個同學仿效着聞先生的熱情，悲憤的聲調誦讀着聞先生死前三小時的演講詞，大家都肅然地，低着頭地聽着。一年前聞先生在這裏，就在這個台子上高呼叫喊的聲音，迴繞在大家的腦海裏，大家仍猶記着聞先生激奮的呼聲：「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多少人在你們的遺像面前，低下頭來，許下他們深深誓願；民主不實現，內戰不停止，我們的鬥爭永遠繼續！……幸福的日子不會久遠。獨裁者的末日，已經臨近。人們翻身的時候到了。到那天，李公樸、聞一多的銅像將在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升起！……安息吧，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友人！……這幾句簡決有力的誓願，深深地，在大家的心裏上，刻下了不可抹滅的印痕！

## 「我們的旗幟！」

隨即有幾篇詩朗誦，諸如「聞一多，我們的旗幟。」「安眠吧，聞老師。」等等，有獨誦，有合誦。在「聞一多，我們的旗幟」裏，闡述了聞先生光輝的一生，聞先生從象牙之塔走入了現實，進而為人民，為民主而工作不懈，一直到他的慘死。看，這裏先引幾句吧！

「你說
「眞正的詩
要歌頌人民的功績
要反應人民的痛苦」
……
你在喊
「我們今天第一
是停止內戰
第二是停止內戰
第三還是停止內戰！」
……
破爛的長袍
帶來一根白膠手杖，
你出現在每一次
集會中
走在每一次遊行
的前列
從此，聞一多在
那裏出現
那裏就轟動了雷
鳴般的掌聲
「聞一多
我們的旗幟！」

一個女同學以他那悲痛的聲調朗誦着：「安眠吧，聞老師——。她哭了，全場的人眼眶裏都充滿了熱淚，「聞老師，我們需要你！」

參加歌詠的團體，有七八個之多，（昆明的音運一向都在不停地向前走），從沉重的哀歌：「因徙歌」，唱到雄健的「新的進行曲」，「和平進行曲」，「民主進行曲」，這正象徵着黎明的到來。歌聲獅吼般地震動了屋宇。在今天「言論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到那個時候，人生出現而奮鬥！

「我們要高歌，為人民而歌，為民主和平而歌！

最後是兩個短劇：一個是魯迅先生的「過客」，這是魯迅先生的最深刻，最成熟，藝術性最高的作品，敘述着革命者的悲哀；他們遭到迫害，遭到反動者的摧殘，與屠殺，流盡了血，吃盡了苦，他們是千千萬萬的「過客」。但是他們追求着一個理想，希望，和信仰；一個「聲音」在前面叫喚他們，使他們不能停止進行。為了追求這個理想，他們走破了鞋，承受着一切苦難，甚至一個天眞女孩子賭給他們的愛情（以布給與裹傷）也屢次拒絕了。但擺在前面的是「死」，是「墳墓」，而他們的死，却給後來的人鋪舉了路，帶來了一個光輝的明天。正如魯迅先生在野草序言中所說：「地火在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到那個時候，人生出現而奮鬥！

而人們的前途也不再是「墳墓」了。在今天還們苦難的時代裏，「過客」却給我們遞增了無限的勇氣與信心！

最後是一個活報劇，「兩個人倒下了，千萬人站起來」，李先生聞先生高站着，手指着東方，給我們指示了道路，下面一邊是李敬先生的青年，他們戴上了花圈，鮮花，然而另一邊却是「罣罣亂舞」，罣罣猖狂地奴役着廣大的人民。但這不會長久的，人民終於攜起手來，把這些獨夫——「罣罣」消滅了，而過着民主，自由，幸福的日子。

結束時已經是深夜一點鐘，外邊雖管是無邊的黑暗，但黎明的號角却已經在鳴響着了！黑暗將消失在後邊。朋友們，讓我們攜起手來吧！

安眠吧，李公樸先生，聞一多先生，千百萬人已經屬起你們的遺志，誓為你們復仇，為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國底出現而奮鬥！

梁子奇　七月十五日　香港

## 戡亂遊行

編者先生：此次首都戡亂遊行大會，有十萬熱烈之擁護者參加，情緒極為緊張，未知其詳，亦未親臨其盛，謹就報載及個人所見，略述一二，以供讀者之參考。

此次遊行大會，其標語如「發動機關槍掃射遊行羣衆」，「擁護政府，剿滅共匪」，「反對美國干涉我國內政」，「反對美國扶植日寇」，「反對美國軍事顧問團」，「反對美國軍援」，「反對美國商約」，「反對美國經濟侵略」，「反對美國文化侵略」，「反對美國在華駐軍」，「反對美國在華一切特權」，「反對美國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反對美國在華一切不合理之設施」，「反對美國在華一切不合理之設施」，「反對美國在華一切不合理之設施

# 東北到處有啼痕

黃炎裔

## 悲劇與慘劇不斷的扮演

## 饑饉·死亡無食·無衣

（觀察 陽通信）

提起東北，對每一個從抗戰中過來的，那聲淚流血，已不知訴說了多少辛酸與悲痛，幾乎，「東北」這個名詞令人連帶的會想起是一連串的苦難與不幸。十四年暗淡艱辛的歲月過去了。而勝利以來，東北變成了戰亂的溫床，被宰割欺凌的土地上，又繼續着被侮辱與被損害，一排排倒下去是中國的同胞，絡繹破毀的是祖國的一些僅有的建設。禍患、災殺、飢餓、死亡，一切極盡人間的不忍，一切慘絕人寰的故事，一切悲劇，一切慘劇，正由於戰火的無限擴大與延長，不斷的扮演下去。

戰爭的血鋸之下，到處是人民的哀吟，人民的哀吟與呻喚，可怕的飢餓，已普遍降臨這被稱爲糧倉倉庫的地區，去年的東北農村的收成不算差，可是今年却有太多的人沒飯吃，這幾乎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但事實却擺在眼前，在安東省海地帶有近百萬飢民在嗷嗷待哺中過日子。他們靠的是樹皮、樹葉、草根、草芽、野菜、觀音土過日子，大隊難民流徙就食他鄉，在戰亂到處的情況下，他們連討飯也無處可討。岫岩一縣災情之重尤爲驚人，該縣全縣人口不過三十萬，而沒飯吃的飢民竟，竟達十三萬餘人。災民無以爲食，大多舉家自殺。有服毒的，懸樑的，投井的；有用利刃刺斷肚腸的。因受不了飢饉而厭世者，日必數十起。在遼寧復縣，全縣無衣無食的民衆達五萬人。在貔子窩一帶，十分之六的人民，每天只能吃一餐，自殺之事，頻頻發生，漫山遍野，只見無數男女老幼，採不了野菜的一再盤查，與追問，於是在一個糠堆里爬出三個赤衣百結的女人和孩子，據說就是這樣的挨度零下三十度的隆冬。遼寧彰武的某參議員說：彰武人民連褲子都穿不上，青年女子，只好用席子圍在腰間，席間的空隙用紙來糊上。這正是千百例子中的二個。

## 每月一萬二怎養六口家

拿一般人民生活來說，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苦不堪言。老百姓們如何呢？安東省高情冰主席曾經舉過一個事實：某次安東醫專人員到一份老百姓家里查戶口，戶口册上明明填着一家四口，一個戶長和他的一個老婆二個兒子，但除了戶長出來應對檢查人員外，始終看不到他的家屬，戶長受不了警察的一再盤查與追問，於是在一個糠堆里爬出三個赤衣百結的女人和孩子，據說就是這樣的挨度零下三十度的隆冬。遼寧彰武的某參議員說：彰武人民連褲子都穿不上，青年女子，只好用席子圍在腰間，席間的空隙用紙來糊上。這正是千百例子中的二個。

## 兵連禍結何時了！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北區大工礦生產事業的無名英雄，他們靠着技術與勞動換取生產資料，烟台煤礦一般靠薪給生活的公教人員，其處境亦復如此。極端艱苦，中央機關的公教人員，雖然是不斷的調整待遇，但所得之數早已給物價高漲所冲銷。至於他們的沒有同情，沒有支援，却是物價一天又一天的高漲。另外一個礦山里的低級職員說：每月拿一萬二千元流通券的待遇，而要養活六口之家，上有年老的雙親，多病的妻子與年幼的兒女，全部收入僅夠全家六口兩頓稀飯之用，孩子們肚子吃不飽，只好叫他們採樹取覃師來，而發生風潮。瀋陽全市中學學生因爲食糧無着發生極強烈的呼籲。像這種種人民求生的呻吟，到處蔓延着。

被無條件的擄奪，便是被貶價的收購，上次共軍進入德惠近郊，擄東北行轅發表的損失數字，單就糧食一項即達十萬餘石，人口被災者二萬七十餘戶，而政府當局在東北低價收購大豆，以及無限制的發行，極端離亂的境地，開春以來共軍五次「下江南」，足跡所經，到處「動員民衆」。如在扶餘、榆樹、雙城一帶對年老幼少者組成扎鎗隊，守城護堡，壯丁則直接編成軍隊作戰，或編爲其他軍事輔助工作隊伍，如担架輸送之類，要車要馬，不一而足。在收復區軍隊之滋擾，亦因戰事之擴大而普遍。拉伕派差，舊財勞民，都足使民衆怨聲橫生。昌圖老百姓投函一家報紙說：「八路軍到來，我們受盡剝削侵凌之苦。前些日子，我們附近村莊突然又來了二十來個八路軍，縣長大人聞報之後，即調動全縣人馬，什麼清剿隊，保安隊，一聲令下紮營某地，抓人抓馬，要鷄子，要大米，搜白麵，如此重重迫害，誰能解救我們！」恐怕事實上，人民所受之痛苦，超過任何文字的報導。

農村既然處在這種拉鋸戰之下，一年多以來，戰火燃燒過到處，人民無不陷於搜求糧食，更爲各方所呵責的事實。至於江南」，足跡所經，一般靠薪給生活的公教人員，其處境亦復如此。極端艱苦，中央機關的公教人員，雖然是不斷的調整待遇，但進洞窟里，但過的却是日食煎餅夜宿露天，全縣無衣無食的民衆達五萬人。在貔子窩一帶，十分之六的人民，每天只能吃一餐，自殺之事，頻頻發生，漫山遍野，只見無數男女老幼，採不了野菜的一再盤查，與追問，於是在一個糠堆里爬出三個赤衣百結的女人和孩子，據說就是這樣的挨度零下三十度的隆冬。遼寧彰武的某參議員說：彰武人民連褲子都穿不上，青年女子，只好用席子圍在腰間，席間的空隙用紙來糊上。這正是千百例子中的二個。

東北五省土地，無情的炮火，無窮的殺戮，壯丁大量的死亡，牲畜農具大量的毀害。今年春耕許多農民均已因戰亂而誤去農時，秋收將是一個極大的空白，預料更嚴重的饑饉現象還在後頭。

## 『擴軍』可怕 『征兵』可怕

因爲戰爭，便要人，要糧，要錢。在戰場每天成千累萬倒下去的都是穿上兵衣的老百姓。共軍要「擴軍」要建立「人民軍隊」不消說強要把人民送上戰場；政府也是標榜着「當兵是人民應盡的義務」。在收復區內，因爲征兵，而加重人民身上的痛苦，已屬寥寥無幾，抗戰時候，在後方各地發生的一切征兵的醜劇慘劇，幾乎完全搬到東北來演，一切舞弊非法的行爲亦層出不窮。即以東北第一大都市瀋陽之征兵而言，壯丁奉令到場抽籤，當局使不要管中籤與否一股腦兒拉走了。一些貧苦家庭的獨養子，因爲不合於緩征之規定，不能不拋下老父老母，大的空白，預料更嚴重的饑饉現象還在後頭。

## 攤派猛於虎！

與征兵同樣可怕的是攤派，兩者也可以說是今日維繫政府與人民間的僅有關係，無門無衛，吃粗挨凍，簡直找不到「光榮」的地方。瀋陽如此，至於一些偏僻縣份更無論矣。基層人員與地方土劣更多利用這些機會，逆行敲精吸髓，使兵役問題，更攪得黑漆一團。往往是被征之家一，而賄賂之家十，中籤之丁一，而逃亡之丁百，新「石壕吏」的鏡頭到處發生。天寒朝會的瀋嚴，拿遼北省會所在地四平市說，除了該市的第六區公所外五年度比較「正當」的開支「人事費」「購置費」「招待費」「清剿隊員訓練費」等之外，其臨時攤派式的「捐獻」「贈與」之類來抽注。流風所及，使搭橋、修路、補船、打井、連長娶媳婦、保長送區舍改造費」「自衛隊符號費」「隊房費禮」鄉長請客……樣樣要攤派，老百姓拿不出，鄉保人員硬要，沒有錢，糠食要，牲畜要，鷄蛋也要，什麼都要。人民受攤派的苛擾，痛苦實不堪言狀。

## 腐潰了的基層政治

由於征兵、攤派的存在，基層行政人員便有了無上的威權，生殺予奪悉操一手，自區級以下，他們禁攤派的命令，便變可以魚肉民衆，任何等於命令的通知書，一個政令，任何一個政府善意的措施，到了基層都要變質，變成弄錢的法寶。遂中加罰，逾期三天不給加罰二成。在興城縣令建築防共碉堡五座，向地方籌了二百五十萬元流通券，結果只築了一座，化了五十萬元去報銷。牛莊預算赤字無算，地方財政大抵多是仰賴攤派式的「捐獻」而來。政令所要求者，大部是要人要糧出錢出力，做了十餘萬元的買賣，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旬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看東北，禍患方殷，憂心如焚！

督機構較多，窮鄉僻壤的地方更屬不言而喻。如盤山縣莊台鎮公所，知道中央有嚴禁攤派的命令，便變相向人民借錢，發出美其名曰「借」；通知書發後，挨戶索款，如不如期清繳便要加罰，逾期三天不給縣蕭堦鄉某鄉長爲奉令建築防共碉堡五座，由於生意清淡，受不了苛捐雜稅與攤派，大部相率倒閉。中央十萬元去報銷。牛莊遵化區長竟日以宴客賭爲能事。軍需供應既甚浩大，行政又是法令滋彰，今日之政令所要求者，大部是要人要糧出錢出力，做了十餘萬元的買賣，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旬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看東北，禍患方殷，憂心如焚！

## 强征暴斂 商店倒閉

稅吏的强征暴斂，亦層見不鮮。瀋陽有一個小石印局，在去秋開業，以六十萬元資本，經營了四個月，年終結算虧了六萬多元。而遼安稅務局送去三十五年所得稅利得稅額，却是六十八萬餘元。遼陽一家小雜貨舖子，全年是不可做，農村無地可耕，失業者愈聚愈衆，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旬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看東北，禍患方殷，憂心如焚！

## 禍患方殷 憂心如焚

戰爭綿延下去，整個社會經濟癱瘓下去。東北人民永遠地做着時代悲劇的主角，流亡載道，失業成羣；人窮使志短，自殺的事，每日發生。瀋陽這東北核心都市來說，四郊麕集雜民與日俱增，一個年青的壯漢，賣不到一匹騾子的價格。淪爲娼妓的妙齡女子，春風一度的代價，不及牛斤豬肉。工廠無工可做，農村無地可耕，失業者愈聚愈衆，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旬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看東北，禍患方殷，憂心如焚！

流通券，幾乎令人啼笑皆非。即以中央舉辦今年之春耕貸款，每一農戶僅得三百二十元，尚不足爲鄉農赴城領款的開支。

戰爭綿延下去，整個社會經濟癱瘓下去。東北人民永遠地做着時代悲劇的主角，流亡載道，失業成羣；人窮使志短，自殺的事，每日發生。瀋陽這東北核心都市來說，四郊麕集雜民與日俱增，一個年青的壯漢，賣不到一匹騾子的價格。淪爲娼妓的妙齡女子，春風一度的代價，不及牛斤豬肉。工廠無工可做，農村無地可耕，失業者愈聚愈衆，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旬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看東北，禍患方殷，憂心如焚！

地。

流通券，幾乎令人啼笑皆非。即以中央舉辦今年之春耕貸款，每一農戶僅得三百二十元，尚不足爲鄉農赴城領款的開支。

## 禍患方殷 憂心如焚

戰爭綿延下去，整個社會經濟癱瘓下去。東北人民永遠地做着時代悲劇的主角，流亡載道，失業成羣；人窮使志短，自殺的事，每日發生。瀋陽這東北核心都市來說，四郊麕集雜民與日俱增，一個年青的壯漢，賣不到一匹騾子的價格。淪爲娼妓的妙齡女子，春風一度的代價，不及牛斤豬肉。工廠無工可做，農村無地可耕，失業者愈聚愈衆，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旬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看東北，禍患方殷，憂心如焚！

流通券，幾乎令人啼笑皆非。即以中央舉辦今年之春耕貸款，每一農戶僅得三百二十元，尚不足爲鄉農赴城領款的開支。

## 禍患方殷 憂心如焚

戰爭綿延下去，整個社會經濟癱瘓下去。東北人民永遠地做着時代悲劇的主角，流亡載道，失業成羣；人窮使志短，自殺的事，每日發生。瀋陽這東北核心都市來說，四郊麕集雜民與日俱增，一個年青的壯漢，賣不到一匹騾子的價格。淪爲娼妓的妙齡女子，春風一度的代價，不及牛斤豬肉。工廠無工可做，農村無地可耕，失業者愈聚愈衆，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旬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

看東北，禍患方殷，憂心如焚！

週末閒棚

# 新疆觀感錄（下）

丁芸

## 二、「中央」到後的新疆

在新疆人切盼之下，中央的力量終於到達新疆。當吳澤湘到臨，糧價下跌，令新疆人多麼高興。梁寒操的演說至今還使人懷念。可是還在盛世才下台之前，「中央」這個印象已經變壞，「中央救我」的希望也已經幻滅。

第一批代表中央的人是當日教育部所派的教師。有一兩個這些「中央人」有上海的「重慶人」一樣的作風。

有一兩個害羣之馬連累了大多數的教師的名譽，損失了人們對內的同情。這還是小事。那些中央所派的偉大考察團在新疆各地行走，蠅蚊的有之，購買物資到三卡車的也有之，一貫的貪污之風淫靡之風都在新疆表現出來，不要說當地民族有些茫然，即漢人也是十分失望。這一二人的行動也許無關大局，可是事情到了盛世才下台就猖獗了。中央的大員去了。財政部收稅的人也去了。銀行去了。新疆所切盼的廉潔清明的政府技術人才、教師、工業機器却沒有去。去了一批新貴。這批新疆的「重慶人」作風如何呢？

他們（也許是少數人）感了一種貪污托痴斯。我們知道銀行出資，官吏伏擊駐軍人代運的收括物資在進行着。新貴都成了新富，物價在飛騰。盛世才治新十年，還始終維持物價於戰前的指數，而這一批新貴不到一年，使物價高出全國。新疆人說：「去了一個盛世才來了十個盛世才」。也許在盧括物資方面如此，在治安方面這批官吏很快的促成「反中央」的情緒，到處危機四伏，不及盛世才的百分之一。儘管盛世才是「憲孤行，殺人如麻，到底他還保全了完完整整的一個新疆交給中央政府。而這一批中央的官吏更連守土的本領都沒有。一失伊寧，再失阿山，到了張治中前往，已經是只好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地步了。千錯萬錯都錯在盛世才下台後張治中上台以前那批據說是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的政治「人材」。他們連守成的本領都沒有。誤國萬大於此，然而把一切罪過都推到盛世才身上去了。監察院對盛世才不過申誡，但對於「十個盛世才」的人連打蒼蠅的意思都沒有，真是令人莫名其妙。還可告慰的是在陶州鎗斃了一個運輸物資的人，此人也不過是貪污的運運東西的脚色。那些出力出錢的大官貴人連未動一根毫髮。

在建設方面，張治中主新以前的官吏們可以說毫無成就。不但林繼庸的一切計劃沒有實現，連蘇聯人員留下的一點成績（例如家具製造廠）都已連根掃光。他們不但未能建設，竟至於破壞原來的根基。我從未聽說他們在教育文化上做了什麼工作。這一羣罪大惡極誤國失民的傢伙却依然無恙的存在着。

## 三、新疆建設的急務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目下對新疆的建設，有些急不可緩的事必須辦理的。

新疆最缺乏的是人。人才缺乏，心有餘而力不足，建設不能收效。盛世才時蘇聯專家爲新疆當局經營的事，多半失敗，固然是蘇聯並無誠意，也未將優秀的技術人材調來新疆，但也未始不是新疆本身人材不足，學識低落，不足以領悟許多科學的設施；天天想做事，然而總做不出來。

人力方面也很缺乏，是新疆建設最大的障礙。人口不過四百萬，而擁有全國七分之一的地土。有許多可耕而未耕之地，可以容納至少一千萬移民。第二要先有水利建設。交通問題當然以鐵道爲先。第一要解決交通問題。要建設新疆，必須以蘭州酒泉玉門之線爲中央線，輔以北方的新綫（由包頭西經寧夏二套子何入巴里坤），南方的寧夏經柴達木入新疆和闐的線。這三條東西的線是鐸，可以貫穿西北；南北兩條足以控制河西走廊的交通。

時建築鐵道，應採取由關內向外、由關外向內、同必須要先把新疆對內的交通解決，才能談到邊界的交通。

運輸問題在未有鐵道以前，可提倡爬行汽車運輸以獲大量效果。

水利方面，新疆北部未用的水利尚多，未耕者的地也多，可以先移民墾植，不致發生問題，那兒的問題是如何開發的問題。

南疆的水利則如何利用得經濟的問題，因爲水已被很周密的使用，而有不敷的現象。如欲移墾，非先同樣的水經濟地使用，不足灌溉多量的土地，以供更多的人口。當然人口移殖與水利交通的建設，必須要配合着有計劃地進行。

爲了國防及整個中國的建設計，政府對於新疆的投資，不能無限制的貸與，因爲銀行業務，不能不計算短期內獲得利潤，而建設是國家千年萬世的計劃，不能估計其利潤的。同時新疆是太大了，絕非由該地庫直接撥付巨款，所能負擔。

新疆的計劃，則以後必無假想敵的憂患。

## 三、新疆建設的急務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目下對新疆的建設，有些急不可緩的事必須辦理的。

新疆最缺乏的是人。人才缺乏，心有餘而力不足，建設不能收效。盛世才時蘇聯專家爲新疆當局經營的事，多半失敗，固然是蘇聯並無誠意，也未將優秀的技術人材調來新疆，但也未始不是新疆本身人材不足，學識低落，不足以領悟許多科學的設施；天天想做事，然而總做不出來。

人力方面也很缺乏，是新疆建設最大的障礙。人口不過四百萬，而擁有全國七分之一的地土。有許多可耕而未耕之地，可以容納至少一千萬移民。第二要先有水利建設。交通問題當然以鐵道爲先。第一要解決交通問題。要建設新疆，必須以蘭州酒泉玉門之線爲中央線，輔以北方的新綫（由包頭西經寧夏二套子何入巴里坤），南方的寧夏經柴達木入新疆和闐的線。這三條東西的線是鐸，可以貫穿西北；南北兩條足以控制河西走廊的交通。

運輸問題在未有鐵道以前，可提倡爬行汽車運輸以獲大量效果。

水利方面，新疆北部未用的水利尚多，未耕者的地也多，可以先移民墾植，不致發生問題，那兒的問題是如何開發的問題。

南疆的水利則如何利用得經濟的問題，因爲南疆的水已被很周密的使用，而有不敷的現象。如欲移墾，非先同樣的水經濟地使用，不足灌溉多量的土地，以供更多的人口。當然人口移殖與水利交通的建設，必須要配合着有計劃地進行。

爲了國防及整個中國的建設計，政府對於新疆的投資，不能無限制的貸與，因爲銀行業務，不能不計算短期內獲得利潤，而建設是國家千年萬世的計劃，不能估計其利潤的。同時新疆是太大了，絕非由該地庫直接撥付巨款，所能負擔。

新疆的計劃，則以後必無假想敵的憂患。

那真的不可以用有的鐵；無量的克服這種困難；分佈，季節，不足；有佳煤好煤，無量的煤，就目前所知，新疆是寶藏，數量多，質佳，大用。但我們才能大規模進行工業，並不是說新疆一步到位，就可以建設。

於全省，集中多小鋼鐵工業，遍地開花。

地方在新疆，數量多，質佳，好煤無煙煤，煉焦煤，品質佳。

哈和焉耆可以用水力發電，三十萬匹；後者可發電十八萬匹；一在北，一在南，中間是鐵，甚富的天山山脈，爲一大工業區的理想地點。

那兒無限的資源，可以供給全國的建設。

這種建設，是國家的事業，如果能於五年之內，移民實邊，以我們現在的運輸力量，是絕對辦不到的。所以我們覺得該由國庫直接撥付巨款，絕不能估計其利潤，而是國家的事業，如果能於五年之內，移民實邊，以我們現在的運輸力量，是絕對辦不到的。所以我們覺得該由國庫直接撥付巨款，絕不能估計其利潤，而是國家的事業，

邊境。

石油的開發，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

不會發現這些人口最多，約有三百萬，。

千公里的路都是優良的產物。

要一個好的人而不需要一個粹取的人。

知道蘇聯比知道，但是今日的中國，清楚，但是今日的中國，

怪乎有種種的仇恨與歧視。

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的作爲，

三十二年十二月稿。

# 譯詩五首

## 「都尼」的提琴手　W. B. Yeats

當我在都尼把提琴演奏，
人們全瘋了，海濱般的跳着跳着。
我堂兄弟是開雜納的牧師，
我親哥哥是莫卡拉皮的教士。

他們搖着他們的聖經，
我半點兒不給他們理睬。
我讚的是我的歌曲——
斯和哥市場買回來的。

一天當我們最後的時間全到了，
遙遙的寶座上彼得微笑地
對着我們：我們三個，
我，準是第一個人，他招呼入內。

因爲真善的人們常快樂
除非是最不巧的偶然。
而快樂的人們全愛提琴，
快樂的人們少不了跳舞。

當天堂裏的人們看到了我，
他們將一起的蜂湧前來，
喊道：「他就是都尼的提琴手！」
於是，瘋狂的舞，如海濱江潮。

## 老母之歌　W. B. Yeats

我天亮爬起，跪着吹火，
直至爐火紅了。
接着我就洒掃，做做，揩抹，
直至星星重又開始眨眼，閃爍。

我的小姐們却在牀上，那紅藍錦繡的牀。
想心事，遲遲不起。
她們一天到晚遊手好閒，
只須微風吹動她們的鬈髮就嘆息了。

我却非辛勤不可，
因爲我老太，我生命之火要熄滅，冷了！

## 無題　W. B. Yeats

我和我的愛相遇
相遇於沙利花園里
她走了曳着雪白的一雙小足
告訴我愛情是
輕鬆——
如枝上葉兒般的自由自在
哦我，那時是年輕而又憨憬
對她的意見不肯贊同

我和我的愛同立
同立於河邊田里
我斜倚的肩上放着她雲鬟的一隻手
她告訴我人生少認眞
應如壘上草般地優游
唉！那時是無知而又年幼
活該如今受譴！

## 今天　Thomas Carlyle

馬上，又是一個明朗的日子
開始了
想想看，你能讓它
白白地的走了？

這新生的一日
是從永恆中來；
夜里
它將也同歸永恆。

它未來之先
是誰也看不見，
不久它走了，
將永遠的從人們的眼前消失。

馬上，一個明朗的日子
開始了，
想想看，你將讓它
白白地的溜了？

## 愛情的秘密　William Blake

別想傾訴你的愛情，
愛情是說不出來的。
你看和風，
它只隱隱的靜靜的在吹。

我訴說過我的愛情了，我訴說過我的愛情，
我掏出我的心肝，
我戰慄，我冷，我打抖，
唉，她還是走了！

她剛剛撤了我，
來了一個陌生人，
輕輕的躡躡的，他只太息了一聲
把她毫走了。

（華　鈴譯）

閱讀報紙雜誌所必備・研究國際局勢的工具

# 1947 世界政治手冊

陳原編

這本手冊，是我國第一本觀點正確，材料詳實的世界年鑑。即與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每年刊行的『世界政治手冊』來比較，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全書三十萬言，以國家分篇，又聯合國一篇，次序按西文字母排列，各篇內容，分述（1）政治局勢（着重戰爭中及戰後的局勢），（2）政府組織（政府、議會的要員，目前議會及內閣中各種勢力的分析），（3）政黨，（4）日報，（5）經濟概況（包括資源、物產等的數字，尤重戰爭中及戰後的經濟情勢）。

各篇之首，列有最新統計的各該國面積、人口數字，及首都，元首等。

書末附錄『國際常識小辭典』，解釋簡明，翻檢甚便。

這樣的一本手冊，我們相信對於閱讀報紙雜誌，研究國際局勢，會有很大的幫助。現已出版。

・每部定價國幣拾圓・

特價優待券

憑此券購世界政治手冊一部優待八折

# 生活書店

上海（十二）重慶南路六號

## 聞一多的道路

史靖著

從『新月派』詩人轉變到成爲民主運動中最英勇最前列的戰士的聞一多先生，是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的最好模範。他所走過的道路，對於他的同輩和後輩，都是極有教育意義的。這本傳記敘述聞先生的一生，直到他的爲人民而遇害。著者是聞先生的學生，又有點姻親關係，故能親切地瞭解聞先生，而其評價，則完全站在人民立場，故又極公平。全書十六章。

（定價六・二〇元）

##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敍倫著

本書是馬敍倫先生六十歲以前的自傳，從入書塾發蒙時寫起，經過辛亥革命，五四，三一八及北伐之役，到抗戰；從這當中可以看到他治學治事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堅定的意志，正直的態度和偉大的人格。本書若干部份，更是民國以來的珍貴史料。

（定價四・八〇元）

## 藝術與社會生活

雪峯譯

在新興美學的領域內，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是一向被視爲基本文獻的，此書內容以其豐富的修養，論究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反駁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著者根據自己的演講稿改寫而成，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二九年，這新版是經過了校改的。

（定價五・〇〇）

##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李二五・何林編・二〇〇元

## 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

侯四〇・外廬著・二〇〇元

## 科學家奮鬥史話

賀六一・蕭蔚雲譯・一〇〇元

## 生活進化淺說

周三五・建人著・〇五元

## 中國外交史

鍾七五・亦石著・〇五元

## 中國啓蒙運動史

何八五・幹之著・〇五元

## 近代世界政治史

鍾二〇・亦石著・〇〇元

## 科學與日常生活

陳五〇・原著・〇〇元

上海基本價二千發售倍二定

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八月九日　·每份售四千元·

第二卷　第廿四期

本期篇幅增加　每份售四千元

艱難·風險·沉着　儲安平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　專論　吳世昌　賀昌羣
中國歷史的悲劇（下）　陳彥　萬光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追索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琉球應歸還中國　歐洲通信
烽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　討論　傅雷

觀察通信

所謂親帝反蘇一樣爭民主·多樣的方式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　（廣州通信）　鄧嗣禹
今日的開灣煤礦　（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養士教育的窮途　週末閑談　文藝　陳孝禪
一個冬天的黃昏　金隄

本刊第二卷目錄索引·本刊第二卷作者索引

## ·讀者投書·

### 弔俞再麟之死

編輯先生：北票煤礦工務處長中國有數之煉焦專家俞再麟氏於七月一日共軍攻入北票時為人殺死。此誠工程界之不幸。然其致死的原因，至今似還是一個謎。北票當局及其他任何人皆不曾說他被中共殺死。理由很簡單：中共如認為他為國民黨工作，儘可如殺案敏法幣千餘萬元之職工處長一樣，宣佈罪狀，在工人面前將他殺死。如認為他是一個專家，那末現在他既已在中共勢力之下，儘可迫他為他們工作。也不會偷偷地將他殺死。多感的新聞記者因而想到他是待工人護嚴，為工人所害。但據他的至友說他簡直好像一個老太婆，絕對不會為工人懷恨的。事後據錦州來人說，他的死，卽北同事職工處長的賜予。北票煤礦總經理一向不在礦，危急時職工處長以私人案敏之款，不能運出，拒絕同人向錦撤退。他們間已有摩擦，他怕寄逸漏秘密故先發制人。果然，一個學科學的人，盡了數十年的心血去研究，不能為國家用，不能為人民謀福，而死在這種可憐可怕的人面獸心的黑暗社會裏，確實太可悲了！吊俞氏之餘，對我們這羣學科學的人不禁有無限感想。

曹夔明　七月十八日　阜新

### 在焦慮中的河大

編輯先生：在六一的大逮捕後，不少的同學們便悄身潛躍，逃到異地或返回故里，少數不能走的留校同學則更是噤若寒蟬，對一切事件均不輕致微詞。這短短的五十日中對同學們又像多麼的漫長，每日無不是在顧慮中過着生活，不輕易講話，不隨便評論，恰是同學位子上便有了不少謹言愼行的座右銘，這堂堂的國立河南大學便浸浴在無聲的寂寞裏。

六月十五號前後的審詢中，政府認為無罪的便邊大幸而被釋放了。到現在為止，被政府確認有嫌疑而捕捉的七十多位同學，已經釋放了五十餘位，留下的十八位仍然吃着每月十八萬元國家的公費。

而這些大家國恩的同學們可免不了校罰。據可靠方面傳說，日前校方正忙於「整頓校風」，不成問題的是曾有違國法的這七十多位一定在被整頓之列，而整頓又分退學、革除、休學、留級、……到底誰受哪種處罰？誰也不知道。

這次整頓範圍甚廣，不但是吃十八萬公費者（在醫務處押着的同學每月伙食為十八萬），而且與這些有關者也均在整肅之內，在任何時間你都可以聽到兩人悄聲互詢，你有關係嗎？不知道？你呢？那自然也不知道。

早卽盛傳解職教授的消息，一週前證實了，教授會主席的馬戢五，教育系主任的陳鍾凡，國文副教授張道源，訓導員王靜波，均得另行高就。對這次教授的解職，同學們大多是抱着沉默，然而在一個三五友人的談話處，總可聽到「這些教授們有罪嗎？」「他們違犯了什麼校章？」……

七月的沙城是煩悶的，這煩悶尤其明顯的表現在河大。

林楓　七月廿五日　河大

### 憲警私鬥

編者先生：這次上海的憲警私鬥，眞勇敢極了，連我們遠在南京的人，都為之驚佩不已。國家出錢養他們，是要他們維持治安，他們的本領除了捕殺授提學生外，現在最精彩的一幕便是自相殘殺，以維持治安！

李俊謨　七月卅一日　南京

### 我們要的是和平

編輯先生：本月五日曾寄一航信，想已收到。近讀關於學潮的大作數篇，不但因此看到了國內的黑暗情形，且對於敢言勇士如先生者，更加深其了解與欽敬。特再作此短簡，以表贊成。又數日前曾擬寫一文「我們要的是和平，不是任何一黨的專政」，方寫了數百字，忽接「觀察」十六期，得讀吳世昌先生的「論和平問題」，所論不期與我的意見與看法，完全符合，（自然我還沒有那麼充實的材料，也寫不到那麼好），請代向吳先生致敬，且代謝謝他，免了我揮汗作文之苦。……

陳衡哲　七月十六日　麻橋廉城

### 廣告而已

編者先生：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物雜誌有一篇『觀察「觀察儲安平」』這是我們看見批評　貴刊編者的第二篇文字，以前有一篇是青年瀟灑報中舉時報的「儲安平的進步」都是一類貢色。但青年瀟灑報那篇刊在副刊裏，人物雜誌却在封面上用黑體大字排印，這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話：『嗚呼，魯迅魯迅，天下多少廣告，皆假汝之名以行！』那位批評的「人物」又害怕讀者指摘，小心翼翼的在文末加一條註道：『本文於一九四七、五、廿在上海脫稿，其時學潮尚未連續發生，亦尚未讀到安平致授有關此類問題的宏論』，伏此一筆，那篇大作，除了廣告作用以外，還剩下些什麼，可想而知了。

黃修敬　七月卅一日　上海

### 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

編輯先生：記得往年國共雙方和談，曾提有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最高原則。因一般人士，喜用主觀的解釋，總認為這些原則，像空頭支票，不能兌現，所以和談也未成功。倘若現在我們用客觀的解釋，實在國共雙方的當局，對這些原則，都早已履行諾言，併且做到「純青火候」。怎樣見得呢？軍隊，自然包海陸空說。國家，就是法王路易十四說的「朕卽國家」。化，新術語的助語，像日熟化，尖銳化等是。（下接23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四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廿四期
三十六年八月九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賀昌羣：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
陳 彥：（投稿）
萬 光：（投稿）
傅 雷：
張鍾禹：美國芝加哥大學副教授
陳孝禪：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金 隄：北京大學助教

# 艱難·風險·沉着

## ——本刊第二卷報告書

儲安平

我們以愉快的心情宣佈：本刊第二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後，休息兩週，以爲同人整理之需。第三卷第一期定八月三十日出版。

這半年是一段風暴的日子。無論經濟環境或者政治環境，都使我們如履薄冰，兢兢業業。紙是我們雖然精瘁力竭，然而心情却極寧靜。我們認爲祇有以單純始能應付複雜，以沉着始得克服困難。我們能夠撐過這段日子，應歸功於作者的支持，讀者的愛護，和本社同人的合作。

### 開支

我們仍舊先從業務方面說起。這半年使我們最透不過氣的，就是各種開支的激增，紙成爲目前本刊最大的一筆支出，在每期成本中佔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第一卷結束時，紙價尚未超過五萬元一令，但到第二卷第一期付印時，紙價狂漲到每令十五萬元之左右；在短短的半個月內，紙價的上漲竟達三倍以上。二卷一期以後，紙價繼續上漲，自十五萬到二十萬、二十五萬、三十萬，目前則在三十二萬元左右；較之第一卷結束時，紙價上漲八倍。本刊是一個純粹民營的刊物，既無政治集團在後指使，亦無經濟集團在後支持，平時用紙都是向市上紙商零購的，因之紙價激漲，對於本刊實爲一種難於忍受的打擊。

排印工及裝訂工一再漲價，上漲的比率也不在紙價之下，其統計如左：

| 種類 | 二卷一期起 | 二卷十期起 | 二卷十五期起 |
|---|---|---|---|
| 五號字排工（千字） | 一萬八千元 | 二萬四千元 | 四萬三千元 |
| 六號字排工（千字） | 二萬一千元 | 二萬八千元 | 五萬元 |
| 印工（每令） | 三萬二千元 | 四萬三千元 | 八萬元 |
| 封面印工（千頁） | 一萬一千元 | 一萬五千元 | 二萬七千元 |
| 訂工（每冊） | 二卷一期起 | 二卷六期起 | 二卷十期起 | 二卷十三期起 | 二卷十七期起 | 二卷二十二起 |
| | 四十九元三角 | 五十九元 | 七十八元五角 | 八十八元五角 | 一百十五元 | 一百卅一元六角 |

本刊每期出版，例在上海大公報封面地位刊載廣告一次。二卷一期出版時，大公報的廣告費每行僅二萬六千元，現在則漲到每行七萬元。本刊稿酬二卷一期時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現在提高到千字三萬至四萬元。本社同人的薪金，現在較之二卷一期

出版時，亦提高至百分之二百以上。檢查上列數字，本刊各種開支，二卷結束時較之二卷開始時，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而本刊的售價，二卷一期時爲一千五百元，現在爲三千元，僅增一倍。在第一卷中，我們還經常保持兩頁地位的廣告，藉以增加本社的收入。自第二卷起，因爲要增加文字的容納量，廣告所佔的篇幅，已自二頁減爲一頁，甚至連一頁也沒有，所以本刊目前廣告收入，已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 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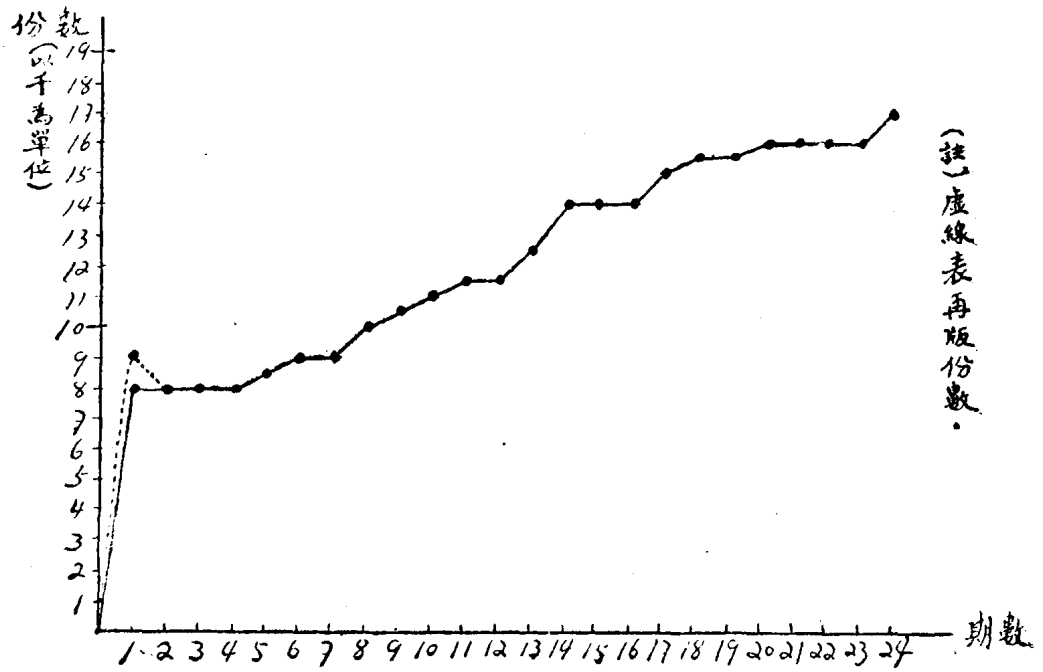
然而我們能夠在這樣困難的情形下支持下去，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銷路的增加。我在第一卷報告書中曾經提到，當我們創刊號試印五千份時，即使是我們最關切的朋友，甚至亦懷疑本刊是否能夠銷行到三千份。當我們後來印到一萬份時，在出版界中有經驗的朋友們，一致承認我們單在這方面，已經是一種成功。因爲照一般估計，像我們這樣一種刊物，銷行到一萬份幾已達到了它「可能的發行數」。我們自然希望銷路向上加，但也不敢存太大的希望。因爲我們深切瞭解當前的環境太艱難，許多條件都是不利於像我們這樣一個刊物的發展的。從政治環境說，本刊是一個政論的刊物，許多意外的阻礙自在意料之中。就教育程度說，本刊是一種高級刊物，自不能像軟性刊物之那樣易於吸引讀者。就經濟情形說，現在一般讀者的購買力非常薄弱，特別是公教人員和學生佔很大的比率。再從業務環境說，交通如此困難，郵資一再加價，都是影響刊物的發行。祇是種種不利的情形雖如上述，而實際上，第二卷本刊的發行數，始終在很穩健的增加狀態之中。本刊第一卷最高印到一萬份，其後降到七千份，其中原因曾詳第一卷報告書（一卷二十六期）。所以二卷一期出版時，我們很謹慎地祇印八千份（其後再版一千份）。因爲第一卷時期，各地同業拖欠的貨款太多，所以自第二卷起，採用「現批」政策，不先匯款來的，即不發刊。又因爲第一卷時期，印數與實銷數常常脫節，故自第二卷起，嚴密管理，印數多少，純視實際需要，決不多印，以減浪費。就在這樣發行緊縮印刷緊縮中，本刊的發行額仍然逐步上升。到二卷十一期，已從八千份升至一萬一千五百份。二卷十三期因有評論學潮的文字，我們放胆增印至一萬二千五百份，二卷十四期印至一萬四千份。實際上，我們雖然增印至一萬四千份，但仍不敷市場上的需要。別處不詳，單在上海二卷十三、十四兩期，都是在出版後兩天之內全市搶購一空的。二卷十四期後，發行數繼續增加。至二卷二十期，增印至一萬六千份。二卷二十一期發行時，一萬六千份已不敷分配，但因郵資加價及售價加價的原因，我們採取保守態度，暫不增印，以觀外埠各地發行的反應。迄至本期，復增印至一萬七千份。茲將第一卷各期再版數暨第二卷各期發行數列表如左：

| | | | | | | | |
|---|---|---|---|---|---|---|---|
| 第一卷 | 第一期 | 四版 八百份 | 第二期 | 五版 七百份 | | | |
| | 第三期 | 四版 七百份 | 第四期 | 三版 六百份 | | | |
| | 第五期 | 三版 六百份 | | | | | |
| 第二卷 | 第一期 | 初版 八千份 | 再版 一千份 | 第三期 | 八千份 | | |
| | 第二期 | 八千份 | 第四期 | 八千份 | 第五期 | 八千五百份 | |
| | 第六期 | 九千份 | 第七期 | 九千份 | | | |
| | 第八期 | 一萬份 | 第九期 | 一萬零五百份 | | | |
| | 第十期 | 一萬一千份 | 第十一期 | 一萬一千五百份 | | | |
| | 第十二期 | 一萬一千五百份 | 第十三期 | 一萬二千五百份 | | | |
| | 第十四期 | 一萬四千份 | 第十五期 | 一萬四千份 | | | |
| | 第十六期 | 一萬四千份 | 第十七期 | 一萬五千份 | | | |
| | 第十八期 | 一萬五千五百份 | 第十九期 | 一萬五千五百份 | | | |
| | 第二十期 | 一萬六千份 | 第二十一期 | 一萬六千份 | | | |
| | 第二十二期 | 一萬六千份 | 第二十三期 | 一萬六千份 | | | |
| | 第二十四期 | 一萬七千份 | | | | | |

實際上，在發行方面，由於種種限制，我們並沒有能夠達到最大限度。第一，我們爲穩紮穩打起見，採取「現批一政策，凡不先匯款來的，我們一律不批。或者匯款已完而未續匯的，我們即停止寄刊。此種辦法，雖然穩，但亦勢必因此放棄了一部分市場。第二，我們規定貨是不能退的，因之各地同業實際可以銷一百冊者，也祇願批七十冊或八十冊，這個情形也大大減低了我們可能的發行數。第三，有少數地方的同業，高抬本刊售價。據我們所知，當本刊售五百元時，貴陽見明一帶已售一千五百元，本刊售一千元時，貴陽售八千元一冊。此種情形，對於當地的讀者固爲極大的剝削，對於本刊的銷路，也有不良影響。第四，在若干地方，本刊遭受不合理的壓迫，如長沙、衡陽、芷江、濟南、太原、三原、建甌、瀋陽等地，本刊均被禁售；對於本刊當然也是一種打擊。

在發行上，本刊最大的一個特色是分佈普通，關於這一點，今日國內恐怕沒有一個刊物其至一個報紙，可以和本刊比擬，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偏促于華北東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銀行，亦多以京滬東南一帶爲主要市場。我們很難相信廣州、成都、貴陽、昆明的讀者能看到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大公報有上海、天津、重慶三版，三版若合爲一體，其分佈之廣，幾約與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開，我們便

# 第二卷各期發行曲線




絡相信台灣的讀者能看到重慶大公報，昆明的讀者能要看到天津大公報，所以的讀者能看到上海大公報，本刊雖在上海發行，但其分佈並不限於東南一隅；以京滬杭爲中心的東南一帶，在本刊的發行額中，僅佔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都是分佈在華北、華中、華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這是本刊在中國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個情形。

## 定戶

直接定戶是一個刊物最基本的讀者，也是最忠實的讀者。每一個刊物都希望獲得更多的直接定戶，在鞏固刊物發行的基礎。當本刊第一卷結束時，我們曾經進行過一次徵求定戶的工作。我們的辦法是，在平時不零零碎碎的徵求定戶，到每卷結束時，才徵求一次。我們所以如此，一則本社同人平時很忙，已抽不出時間向此方面努力；二則零零碎碎的徵求定戶，看不出徵求的成績，集中一次做，容易看出徵求的結果；三則舊的一卷業已結束，新的一卷即將開始，在心理上這個時期最適合徵求定戶。上次我們徵求定戶，大體上向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我們想經過本刊撰稿人的幫助，在各學校徵求一批學生新定戶，二是我們顧求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戶，就他們的同學、同事、朋友、親戚之中，替我們介紹幾個新定戶。我們最初對於前一方向懷有很大的期望，因爲本刊撰稿人遍佈國內各大學，他們對於本刊大都關切，假如得到他們的幫助，我們以爲可以徵求到一批新的學生定戶。不料事實與理想相反，這一方向徵求的結果，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慘敗。無論在那一個大學，我們都沒有能夠得到任何收穫。這事實使我們第一次開始瞭解：今日一般學生是生活在何等貧窮之中。各方面的需信都說學生沒有錢定閱刊物。那時我們定閱還祇先收二萬元。二萬元在當時奈其量祇合到戰前的一塊錢。我們很難相信，在戰前，大學的學生竟會拿不出一塊錢。然而現在，大學生拿不出二萬元却是一個普遍的事實。這事實也深深影響了我，使我在五月學潮中對於學生抱持同情。這次我到北方來，我和學生接觸的結果，使我相信，要他們拿出幾萬元來訂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種奢望。可是第二方向，即顧求本刊原有的定戶給我們介紹新定戶，却又出乎意外地獲得可觀的成就。竟有不少讀者，那樣熱情地無條件的支持我們，替我們分頭介紹。他們眞是盡心盡力，竭誠竭忠。有不少位讀者附來長信，慷慨陳辭。他們認爲，在平時，是我們在服務，他們在享受，而他們欣慰他們亦終於獲得一個機會，讓他們也能對「觀察」盡一點力量。他們認爲，假如一個人永遠祇是享受他人的努力，坐視他人的努力，那是一種不可恕的自私，因之他們非常高興他們也有機會略盡一點義務。這些信件，使我們極度感動，並且獲得更大的力量。我們深切感到：在這種混沌的，常常令人悲觀的中國社會裏，仍有公道的存在。我們並且認識：這一種無私的同情與援助，就是我們社會的一種進步！

第一卷報告書中定戶的號碼是 2709（至一卷二十三期出版日止）現在則已增至 7632 號。各期定戶的進度表則如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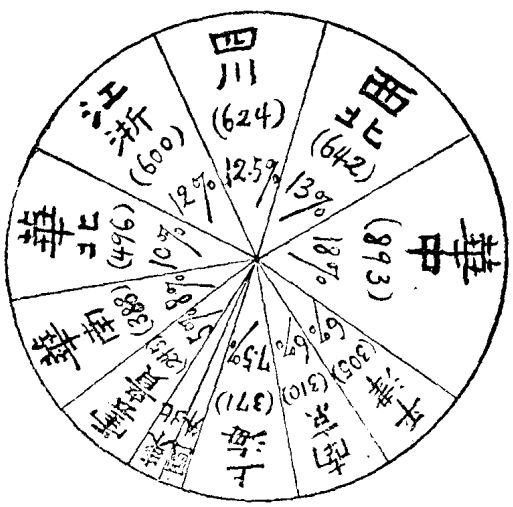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出版日止　二八〇〇

| | | | |
|---|---|---|---|
| 第二卷 第一期出版日止 | 三三一一 | 第二期出版日止 | 三五四一 |
| 第三期出版日止 | 三八〇二 | 第四期出版日止 | 四〇〇五 |
| 第五期出版日止 | 四一五七 | 第六期出版日止 | 四二五八 |
| 第七期出版日止 | 四四二五 | 第八期出版日止 | 四六五六 |
| 第九期出版日止 | 四七九六 | 第十期出版日止 | 四九三四 |
|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 | 五〇五二 |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 | 五一九一 |
|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 | 五三六九 |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 | 五五五八 |
|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 | 五七五七 | 第十六期出版日止 | 六〇二五 |
|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 | 六二七六 |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 | 六五七二 |
|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 | 六八四二 |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 | 七〇九四 |
|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 | 七二六九 |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 | 七四八九 |
|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 | 七六八二 | | |

所以第二卷的定戶，應爲7782—2709=4973名。這四千九百七十三名直接定戶，其地域及職業分佈，我們援例統計製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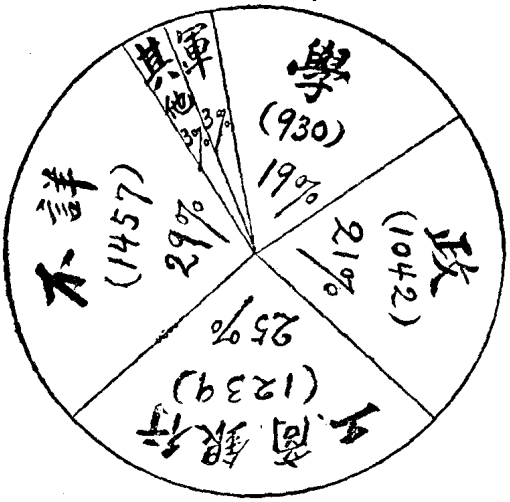
關於下列統計，有幾點須加解釋：（一）我們說第二卷的直接定戶的數目是4973名，唯非表示本刊現在擁有4973名直接定戶。定戶無論是新定戶，或是續定戶來續定的，每次匯款來訂時，我們都增加了一個新號碼。據我們統計，凡是本刊停定戶，訂費用罄時，大都是續訂的；中止的爲數很少。所以這4973名裏，有許多都是業已滿期的定戶，本刊目前的實際定戶，僅在二千五百名左右。（二）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兩次報告的定戶地域分佈統計中，各埠的百分比，大體上沒有什麼變化。僅四川省，第二卷較第一卷爲小。可能的解釋是原有一部分定戶已移到了東南或華北一帶。西北及華南兩地的百分比，第二卷較第一卷爲大。可能的解釋是本刊在西北一帶的讀者漸漸普遍，由於西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讀者不一定能夠買到本刊，所以直接定戶的數目增加。至於在華南一帶，我們在過去迄未推銷，定戶的增加亦足表示在華南各地，本刊漸次獲得較多的讀者。（三）職業分類中，第一第二兩卷的統計，第二卷學界定戶的百分比降低。第一卷統計學界定戶佔百分之三十三，第二卷統計僅佔百分之十九。工商銀行界定戶的百分比增加，第一卷爲百分之二十二，本卷爲百分之二十五。這個變動最可能的解釋是學生的購買力越來越薄弱，工商銀行界的定戶大體上尚未受到此方面的影響。（四）我們很抱歉定戶職業分類表中的「不詳」部分竟達百分之二十九，致使此項統計的正確性大大減低。主要的原因是本刊初創，各事缺乏經驗，我們過去始終沒有舉行過讀者調查。此種統計大都是根據本社的定單存根製就的，但在定單存根上，有許多定戶未從判斷他們

## 4973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註：「華北」包括冀、魯、晉、豫、綏、察、熱等省。「西北」包括陝、新、甘、康、寧等省。「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華南」包括閩、粵、桂、台等地。

## 4973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註：「其他」包括律師、醫生、教師等。本刊曾未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係根據定單存根而製，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職業。我們現已開始稽數，在以後的定閱單上，都附有定戶調查一欄。我們希望讀者合作，于定閱時，順便一填，以便我們在第三卷報告書中，對於定戶的職業，能有比較正確的統計數字發表。

現在第二卷業已結束。我們援例在此向全國各地廣泛徵求新的定戶。我們仍舊願請本刊原有的定戶，能替我們介紹幾個新定戶，我們並歡迎原有零購讀者直接定閱，變成我們的定戶讀者。讀者先生：我們在期待着你們的支持和合作。

## 編輯

關於編輯部分。第一卷結束時，我們打算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至三十二頁。在我們的編輯計劃上，自第二卷起，我們打算增闢「讀者投書」，「觀察文摘」，和「觀察漫畫」三欄，並擴充文藝欄的篇幅。在此種計劃下，原有的二十四頁自然不數分配。但就在第一卷出完，休息的兩個星期中，金潮泛濫，百物齊漲，其中紙價的上漲最可賤人。在這種情形下，擴充篇幅的計劃祇得收起。但原定增闢的投書，文摘，漫畫三欄，則決計使之實現，文藝篇幅無法擴充，而刊載學術理論文章的「特稿連載」一欄，不得不暫時取銷。「尾頁」也隨之取銷。並騰出一頁廣告地位以容納讀者投書。照目前情勢看，恐怕我們將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無法考慮任何涉及增加篇幅的計劃。

一般說來，第二卷的言論態度較第一卷爲積極。「專論」部分，學理的文章減少，偏及現實的文字增加。我們極願保持這個趨向。「觀察通信」亦較第一卷時期爲能配合時事。「讀者投書」。擴各方面報告，甚受歡迎，甚至本刊所刊的讀者投書，併已成爲其他刊物發表的論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本刊所刊「讀者投書」所以廣受歡迎，一個原因是因爲它短，二則因爲大體上每封投書尙能言之有物。不過我們總覺讀者投書，還是冗長的多，所發表的投書，大都要經過刪節修飾的功夫。我們希望以後讀者投書，盡量簡短，即使僅有一句，亦無不可。「觀察文摘」未能做得理想，總因人力有限，篇幅有限，所以選摘的範圍太狹，也無法每期都有。

稿子經常不寬裕。但稿子不寬裕是一件事，稿子選擇的水準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該分開。照我們大約統計，全部來稿中，刊載的約佔百分之四十，退還的約佔百分之六十。我們自信我們用稿在大體上還能保持客觀的標準，避免偏私。稿件用否與是否是「撰稿人」或是否是「教授」並無必然關係；「撰稿人」中的稿件也有許多退還的，外來的投稿，祇要重量夠，我們極願採用，並給以應有的地位。譬如二卷十期所刊鍾伯平先生的「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就是投稿；這篇文章無當刊第一篇，我們就給它排第一篇。我們十分歡迎全國作者讀者惠稿。共同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本刊是一個政論刊物。刊物本身的性質註定了它是無法逃避現實的。因此環境艱險，本刊所可能遭遇的風險也越大。在五月學潮的一段動盪環境中，我們幾乎每一期都是處身于死亡的邊緣上的。我們當然欣幸我們終于平安無事，但是來日大難，眞正的困難恐怕還在後面。我們說過，我們願以單純而付複雜。我們將繼續本乎我們的眞知，發爲言論。我們相信我們一切發言的動機祇有一個，就是爲了國家的前途。我們願意在此籲求政府當局，盡量放寬寬容的尺度，容許國內繼續有無私的公正的言論。

本刊自第二卷起增加漫畫一頁，由孫方成先生執筆。讀者對於本刊漫畫的批評，我們還不甚清楚。相熟的朋友如錢鍾書蕭乾等先生都曾表示稱讚。然而孫方成先生和本刊的合作，却近乎傳奇。我們在第一卷中，曾經採用周東郊先生的投稿，並爲之出了一個「新聞變亂記略」專輯。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用稿及對人都能盡力做到無所偏私。第二卷中類似的情形，就是孫方成先生的漫畫。在第一卷快結束時，我們收到孫先生投來的兩幀漫畫。那兩幀畫並不好，但其中略略有一點點「味道」。我就約他來談，並請他將他過去所愛的畫稿全部帶來。他的通信處是由一個朋友轉的。他並沒有照約定的時間來，但終于在遲了幾天以後來了。他是武漢大學畢業的，學的是化學，畢業後曾在黃海化工研究所任實驗工作五年。可是他忽而希望在漫畫方面尋覓他的前途。他帶了一點僅有的旅費便到上海來了。他說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到上海後第一個給他同情的是西風社的黃嘉音先生。我檢查他的畫稿，大部分都是我不喜歡的。但是我發現有兩幀，造意和技巧都已夠得上英美報紙上的漫畫的標準。我考慮了一下，我便答應給他一頁地位。我祇說了一句話：「我希望你能瞭解，像觀察這樣一個刊物，給你一頁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感動。他默默地說：「我瞭解這點」。最後他走時，我勸他，我希望他專心替「觀察」畫，不要再向別處投稿，因爲「一個人的意思祇有這末一點」。一個人的精力應當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本刊所載的漫畫不完全是成熟的。然而我知道孫先生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並盡量做得最好。我當初決定給他一頁地位，僅僅是因爲我在他的畫裏發見一種「希望」。我們在生命中奮鬥了多少年，可是我們很少遇見有力量幫助我們的人，給我們熱情，給我們鼓勵。在這個社會上，不知有多少青年，僅僅因爲無法得到一個機會讓他一試，就此埋葬了他的天才！這個社會已經變成一個坟墓，充滿了冷酷，充滿了陰沉，它祇毀滅人，它不創造人！我是在這種情緒下毅然給這個漫畫家一頁地位，讓他一試。而我所以在這篇報告書中化費這麼許多字記述這段經過，亦僅僅因爲我希望我們這個社會，凡有力量幫助他人的人們，能夠對一切有希望的青年，及其事業，給他們鼓勵，給他們支持；至少給他們一試的機會。

本刊立場編制，大體上業已定型，我們在此已無新的事情需要報告。原定自第三卷起增闢的「觀察一週」，經同人考慮後，決計展緩實現。但自第三卷起，將增設一「書評」一欄，業已經約好幾位先生分別担任。

## 事務

一、一年以來，本刊各期幸能按期出版。無論是過新曆年或舊曆年，中秋節或

端午節，印刷所及裝訂所儘管放假停工，我們總在事前作通當的佈置，以免脫期。去年過值歷年時，印刷所放假至五日之久，但本刊亦未脫期。一切能在事前知道的問題，我們都設法解決；最困難的是臨時突發的問題，有時使本社同人手脚無措。譬如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上海的印刷業及裝訂業，經常在罷工狀態之中。有時正巧我們要上印了，印刷所罷工了，或者正巧要送裝訂所了，裝訂所罷工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本社同人祇要有法可想，總是多方設法，以求按期出版。裝訂作送刊，經常分爲三批，即星期四晚上送一批，星期五上午送一批，星期五下午送一批。有時星期四晚上的一批送了來，我們照例是先將直接定戶的刊物漏夜封好，有餘再將一部分外埠同業批銷的包好。可是星期五突然接到通知，說裝訂作罷工了。以致定戶的刊物雖然全數發出，而同業批銷的刊物却大部分不能發出。最不巧的，同一地點的同業，有一部分湊巧在星期四晚上打了包，其他一部分原定在星期五上午打包的，臨時因裝訂作罷工，無法寄出，以致該地同業，一部分早收到，一部分遲收到，以致引起誤會。這種情形雖屬意外，確是遺憾。我們希望各地同業賜予體諒，我們並將努力避免再發生同樣的情形。我們願意向讀者及各地同業誠懇表示，在一切可能的環境下，我們必定竭盡我們的能力，總期各地讀者及同業都能按期收到。

二、關於售價，本刊大體上要比其他刊物定得低些，並漲價漲得慢些。譬如別家售二千元時，本刊仍售一千五百元；別家售二千五百元或三千元時，本刊才增售至二千元；現在有許多刊物已售四千元，本刊祇售三千元。（本期篇幅增加，改售四千元。）即使有幾家刊物目前售價仍與本刊相等，但因本刊廣告篇幅少，六號字用得多，本刊容納的文字數量至少要比別的刊物多五分之一，我們亦仍然可說本刊的售價較他家爲低。其實就閱支要比其他刊物略重，但因銷路較大，所以售價雖低，亦能維持。我們認爲辦刊物不是做賣買。我們一方面要顧到本社的收支平衡，一方面也願意顧到讀者的負担。

三、關於稿費，在過去一年中，我們已調整過七次，自去年今日的千字四千元，提高到目前的千字四萬元；增加十倍，約等于一年來一般物價的上漲比率。我們所以經常提高稿費，一方面希望藉此使各方面稍有一種印象，即我們確是當一件事業在辦，另一方面也表示我們時常願到作者的利益。我個人的辦事性格是乾脆明白。我平時最討厭「稿酬從優」四字，因爲「從優」兩字並無明白的標準，稿子到了你手裏，你愛給多少就給多少，這不是一種公道。所以我們的稿費雖然菲薄，但是向例公開宣布，而不半吞半吐不肯透露的說「稿酬從優」。不過我們雖然經常在提高稿費，無奈物價跑得太快。自第三卷起，我們再將稿費提高到千字五萬至六萬元，以後當視實際情形隨時調整。

四、定戶的來信，仍然是我們事務上的一重負担。我們當努力在最快的效率下一一答復。我們要求讀者來信時，姓名及地址的字跡務必不要過份潦草，我們有時收到讀者的來信，因爲字跡過份潦草，竟致無法覆信。有的讀者甚致連地址也不附。有時讀者在信封上是一個名字，信紙上又是一個名字，我們覆信時不知究竟應寫那一個名字。（在此種情形下，我們祇好把兩個名字都寫上。）又，我們希望各地讀者匯款訂閱的，最好不要在各省的省立銀行匯款，因爲省立銀行匯款時，他們常常不將讀者的附言一併送來，以致儘管收到了款子，還是無法寄刊。有的省立銀行甚至僅僅通知本社有款到，何人所匯，甚至款數多少，也不通知，要本社自己去認，符合的就付款，不符的就不付款。但訂閱的讀者又不一定另外來信，以致我們根本無法取款。目下本社尚存有這種匯款通知單好幾筆，都擱在抽屜裏。至于來函續訂或更改地址而不附定單號碼的仍舊很多，要使我們在七千幾百號中去找出一個名字，確是一件難事，我們爲補救這個缺陷起見，決定開始編製全部定戶索引卡片。但是我們仍舊要求讀者來函時，儘可能的體諒我們，將各種必要的事項都註明出來。

## 一年

我們原定以一年爲試辦時期，現在一年匆匆過去，我們願就一年來的經過，綜合說明幾點感想如左：

第一、本刊創刊之初，各方面紛作推測，或疑本刊與張三有關，或疑本刊與李四有關。今日中國一般社會，似乎一致假定：辦一個刊物一定有背景，一定有什麼人在出錢。這是一種成見。我們相信一年來本刊所發表的文字，足以證明本刊不值是一個「無黨」的刊物，並且也是一個「無派」的刊物。本刊確確實實是一個獨立而無任何黨派關係的民營刊物。在經濟上，本刊的發行數足以證明本刊可以自給，無須仰求「外援」，因此我們認爲，本刊的經營足以爲中國言論界開闢一條新的道路，並給一切懷有成見的人們以新的認識：即辦刊物不一定要貼津貼，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賴發行收入自給的。

第二、目前一般社會雖然充滿着混亂，到處是不合理的現象，種種事跡令人悲觀消沉，但是我們感覺：假如我們眞能正正經經，認認眞眞，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們仍舊可以獲得若干成就。無論在那一方面，我們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力量，去開墾我們的前途。我們希望一般年青的朋友不要消極。我們一面爭取更大的目標，一面在自身範圍內切實奮鬥。政治的改革是一個方面，社會的充實又是一個方面，兩者是並行的，互爲輔助的。我們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來，沉住氣，在本身的崗位上努力，以充實我們國家的生命。

三、一年來的經過使我深切認識一點：假如一個人他本身是持正的，他在無形中可以抗拒許多邪道的侵襲。我們過去常常聽到許多傳說，說什麼人被「收買」了，或者給他官做，或者給了他錢。我們願意在此向讀者報告，一年以來，政府方面從來沒有任何人，無論直接或間接，明示或暗示，向我們有過任何接洽。我們唯一希望的，就是絕對維持本刊的超黨派性和純粹民營性。我們並願在此附帶報告，至少到目前爲止，政府沒有對本刊施用過任何壓力或干涉。

本刊草草，已出一年。在這一年中，本刊的立場、態度、編制、風格，以及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則，大體上已樹立一個規模，我們願意遵循這個傳統及方向繼續努力，爲中國的前途奮鬥！

三十六年八月一日　北平旅次

#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

吳世昌

## 一 「對華政策不變」

二十個月以來，美國一直在說「對華政策不變」，雖然這二十個月之中，中美兩國的政府因爲同病相憐而一致在向右看齊。美國共和黨議員競選的勝利，使本來右傾的杜魯門更加遷就，使所剩無幾的羅斯福的新政和新政人員簡清得更加澈底，使美蘇的關係更爲緊劣，使反蘇反共的氣氛更爲濃重。在中國方面，政治協商會議開成功而協議又失敗，軍調部設了又撤，馬歇爾來了而又悄然向去，國共的戰爭幾度下令停戰，而終於全面展開，驅逐中共，下令總動員。中國一部分人士對美的情緒，由好感變爲反感，另一部份人士對於蘇聯，也因美國的政策而由「同盟友好」變爲敵視。政府已經召開國大，制定憲法，改組政府，三箇訓政。這兩國本身及其與蘇聯的交互之間有了這樣多的改變，而美國猶口口聲聲說「對華政策不變」，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所謂「美國對華政策」，是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聲明及同月十五日杜魯門的聲明，大要是說國民黨的一黨訓政應該結束，國民政府必須擴大基礎，使組織良好而現無發言權的自由份子在政府中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權，使中國走向民主、團結、和平、統一之路，然後美政府將以貸款協助中國之復興建設。這個對華政策所假定的希望，現在早已幻滅，事實上美國的對華政策，在骨子裏也時時不可避免地在改變。所謂不變的唯一的象徵是進出口銀行五億美元的借款，在前駐華大使高斯手中不肯放出來，華盛頓只好找一個口實，說改組後的中國政府仍不够民主。這個口實恰好作爲「對華政策不變」的僞裝。事實上，「對華政策不變」云云，與其認爲是對中國說的，不如認爲是對美國人民和蘇聯說的更爲適當。同時，美國還存着一個中國的內戰萬一可以停止的希望，這希望又假定政府軍隊可以用優勢的武器，至少能把共軍趕到偏僻的山窩，而可以恢復以都市爲據點，鐵道爲網絡的大體統一。從馬歇爾回去以後，美國一直在靜觀中國局勢的推移。因此，有的論者以爲美國在防蘇的計劃上會以全力扶植日本，而根本放棄中國。

## 二 新局勢的端倪

儘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杜魯門聲明」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的「杜魯門主義」對於中國所產生的結果相去十萬八千里，而杜魯門先生還可哄着爲中國政情而焦急的美國人民說，「對華政策不變」；可是最近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使這句話再也不能嘴硬下去。

策一、美國人素來重視中國的學生運動，他們也比中國的若干人更能理解學生運動對於中國政局的影響及其所代表的意。這次學生運動是「五四」和「一二九」以後的第三次狂潮，前兩次的狂潮對於中國乃至世界形勢產生了什麼結果，在遠處比在近處的人看得更清楚。這次學運如果是學生自發的「反內戰」「反饑餓」，固然足以反映中國人民的情緒，但如果眞如中國政府所說，是中國共產黨發動指揮的，那只有更可怕，這豈不證明了共產黨已經完全統制了這一代青年的思想？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受了英美派民主科學思想的推動，美國人是由衷歡迎的。三十年後的中國青年，如果眞如中國政府所說，是受共產黨的操縱，這不能不使美國人嚴厲地考慮其原因及後果。

第二、共產黨軍隊在東北的夏季攻勢，居然敢於攻堅，敢於死守，有重武器，能陣地戰；所佔區域之廣，如果是「新華社」的廣播，可以視作

共黨的宣傳，無足輕重，但是國民政府的副主席孫科對美國記者也直率承認共軍佔東北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並且公開指摘蘇聯支持共軍，露骨要求美國表示態度。這也使美國政府不能不考慮放棄隔岸觀火的心境，重新考慮中國的情勢。

第三、接着而來的中國「三黨訓政」政府的總動員令，以及這個總動員令所必須引起的經濟上的後果，也頗使美國的資本家担心若干軍火商的所得未必能抵得過中國廣大市場購買力的喪失。整個歐洲的貧乏，和東歐集團的不歡迎馬歇爾方案，已使美國的剩餘生產品無法推銷；東亞這一大片佔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土地再給長期的戰亂攪得稀爛，簡直不是生意經。總動員法的主要內容是徵實，借糧，抽丁，和統一輿論，（如云：「反對內戰即是反對政府」之類。雖然在英美反對政府也不算是罪，目前不許人民反對政府的只有蘇聯和某些東歐國家。）這是既於美國的對外貿易不利，又與美國的民主觀念不合的。然而中國政府一面總動員，一面又加緊實行憲政。這對於美國人，其不可理解，簡直不下於「一面交涉，一面抗抵。」畢竟是什麼一回事，也非要弄個清楚不可。

## 三　調查團的基本任務

這些雖然都是美政府要調查事實的原因，但如果僅爲情報，美大使館和各地領事及美記者已儘爲之。又如中國的豪門究有多少資產，中國人民甚至政府恐怕都不及美國政府已經知道得清楚。何必招搖渲染，另派使團？關鍵當然就是軍事的，以及由軍事所引起的經濟後果。但這裏還有一點疑問，即馬歇爾在華這麼久，却沒有工夫到美蘇分佔的朝鮮去看看，魏德邁在短短五個星期的調查時間中，却要包括朝鮮在內。何況在最近的過去，朝鮮和以前一樣的不死不活，並沒有够得上大字標題的新聞發生。若說是爲了對日和約的準備，順便叫魏德邁去跑一趟，那似乎與他來華的任務是不相稱的。

中國的內戰，如果眞如孫科所說，共軍受蘇聯援助，則在一種意義上，中國是不是正像朝鮮？「朝鮮的形勢」，英國外相貝文早已說過，「是目前世界上最嚴重最危險的」。一個朝鮮已經够傷腦筋了，再加上一個人口、土地、資源十餘倍於朝鮮的中國，如何得了？當然，中國不但是個獨立國家，而且據說還是四強之一。可是在今日美國政府的觀念中，中國的重要性顯然是存在於美國本身的利益上，其作用與南韓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不是本質上的不同，在這一點意義上，美國政府至少在下意識中早已把中韓聯在一起。所以，杜魯門所派的調查團上面冠以「中韓」字樣，在他看來是順理成章的。至於中國人民是否覺得難堪，他似乎，抱歉得很，並未想到。至少，他相信，中國政府是決不會抗議，而且是歡迎的。

在東北共軍勢力擴張以後，把中韓當作一個單位來調查，而且來的又是一個軍人，（所以司徒大使的情報不大中用，）被調查的國家又都挨着蘇聯，決定來得這樣急迫，調查時間這樣匆遽，關於所要調查的事實的性質以及調查的方法、對象，對於中外記者及各方如此的守口如瓶，絕對不發表任何意見，或透露與被接見者的任何談話，對於記者的揣測不加任何辯駁或更正：這些現象，我想已足够說明了這個中韓調查團的基本任務及其重要性。至於報上傳說的對於中國軍事、政治、經濟的改革建議，即使可靠，也只是這個基本任務的子目。現在如果誇大這個任務的嚴重性未免太早，因爲調查所得的事實是一回事，魏氏對於事實的選擇與解釋又是一回事，美政府根據事實的決策更是另一回事。但我可以說，今後美國對華的政策不論在表面上或實質上必將改變，至少隔岸觀火的態度是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是變來變去，繼續支持國民政府這一點是不會變的，淺見者流以爲魏氏說過「不受任何方面拘束」，「救濟可能兼及共區」，便存幻想，是錯誤的。

## 四　中國對於調查團的反應

中國政府對於這個團體在外交上應有的禮貌，我們不必討論。各方人士對他或多或少存些希望和幻想，也是各人的思想自由。但是作爲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把中國和在美軍佔領下的朝鮮放在一起，事前並未徵我同意，（據七月十二日王外長的歡迎聲明，我政府事前不知。）突然被美國作爲調查的對象，飛來一批大人物，在國內到處亂飛，口口聲聲要「事實」，試問中國對美國犯了什麼罪，負了什麼法律義務，要這樣被美國調查？魏氏等到達以後，各方人士紛紛向該團自動供給「事實」，有的是報告，有的是意見書，有的是備忘錄，有的簡直是情報，可能還會有控訴，增加

了魏氏的忙碌，使他的任務愈加顯得重要而祕密，簡直是「包醬圖」出來在訪的情景，這是什麼現象？試問古今中外的獨立國家，有此現象否？魏氏如果是以私人團體或新聞記者或以中國人民的朋友資格來華訪問，我們和他交換意見，談談時事是不妨的。他如由聯合國機構派來中國調查，我政府自有義務供給報告。九一八後的國聯調查團是事前得我政府同意的。但魏氏以美國政府的調查者的姿態出現，而又把中國與被美軍佔領的朝鮮同作被調查者，我認爲這和今年三月莫斯科外長會議要討論中國問題是同樣的恥辱。但我們三月間堅決反對莫斯科外長會議討論中國問題，而今日對美國的「中韓調查團」不僅表示歡迎，而且踴躍供給情報，我不懂這個道理，願意請教朝野賢達。

# 中國歷史的悲劇（下）

賀昌羣

依上所論，中國歷史的發展，原是向着經濟平等的路線去的，換句話說，這發展必然傾向於近代的社會主義。所以三民主義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孫中山先生似乎早認識了這個歷史的必然性。但中國至今還是一個封建社會，不曾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因爲天然條件與文化條件，都不够發展資本主義，世界情勢亦不容許也來不及趕上資本主義的路。因此，她須由封建主義不經資本主義便躐等的一跳到社會主義的過程。這不得已的一跳，發生了異常危險，異常艱苦，異常慘烈的空前局面。她簡直不由自主的被世界大勢四分五裂地拖着跑，而不是牽着走。

近幾十年來中國正背負着三千年的封建社會，向着那比較遙遠的世界革命的目標——社會主義邁進，其負担之煩重與過程之長遠，眞有類於「挾泰山以超北海」！

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西洋的工業文明陸陸續續排山倒海而來，衝破了這個封建組織的農業社會的各道藩籬，國家財富往外急流，一切固有的制度、組織、道德、法律、宗教、風俗，都隨着這股急流向兩面崩潰。這個社會赤貧了。「人窮志短」，政治上社會上談不到度量、見識、誠信，只有虛僞、逢迎、諂媚、互不信任、見利忘義，赤裸裸的被經濟關係與生產條件支配着。

戊戌以後的中國，政變雖層出不窮，但在精神方面仍是一個封建主義的頭腦，物質方面完全被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略所征服。對西洋物質的慾望很高，自己社會的生產能力很低，少數人窮奢極侈，絕大多數無法生存。鬱抑愁苦，充滿了整個社會。這個封建頭腦所造成的政治是官僚和買辦的政治。官僚和買辦又各自形成大小結團，個人的利益高於結團的利益，結團的利益高於民族國家的利益。這類人在統治意識上，在個人和結團的利害上，已經與水深火熱中的基層社會完全脫了節。中國共產黨便是從這個空隙中產生出來的。

由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看，中國共產黨就是象徵近四十年來封建主義的官僚政治，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經濟侵略，二者交攻之下所造成的無數內戰中產生的「天民之無告者」。現在我們暫且避開西方共產主義的定義不談，單看四十年來的內戰外患和天災，三者互爲因果，藉政治經濟的重重壓迫，把中國人民陷在人間地獄裏，苦苦掙扎，有心人能不瞿然起一種悲憫之心？悲憫而後有學。今日有錢有勢的統治層，能體會到這點意思麼？

大凡一種革命運動的發生，首先是少數先知先覺之士發現政治經濟上的破綻，繼之則絕大多的每個人都感受壓迫，然後才「逼上梁山」。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人，當初誰願意反抗大宋朝廷？正因每個人都遭受到政治經濟的壓迫，才喊出了「替天行道」的革命口號。這是歷史上顯明的教訓，不只是一個小說故事。爲什麼二十年前中國人不理會共產主義？爲什麼共產黨不能在江西立足，而逃往陝北？爲什麼這兩年內共產黨的勢力更大，而且愈打愈大？很顯明的，這是四十年來內戰外患與天災人禍堆積起來的一個嚴重的民生問題。戰再打下去，恐怕中國人個個都會變成「共產黨」

哩。

四十年來中國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所感受的這點抑鬱愁苦之情，由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來，正與俄國由地理環境養成的抑鬱愁苦，有相同之處。俄國的歷史與文化比較淺短，向來不在東西兩大文化系統之內。其地屬北寒帶，北帶苦寒，生活不易，終年勤勞尚難溫飽，以視溫帶以南得天獨厚的人，自然容易引起一種憂鬱感。英國作家G. K. Chesterton呼高爾基的小說集："Creature that once were men" 稱之爲「永恆的愁苦」，（eternal sadness）或「原始的憂鬱」（Primal melancholy）。這生活的愁苦和抑鬱的情感，原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是經濟的被壓迫者之所有，然而，在俄國却是從古便由自然環境所形成，彷彿成了先天的遺傳。如木刻是由俄國興起的一種近代藝術，那種陰暗的情景，在生活上掙扎的題材，都充分的表現着一種抑鬱和愁苦的情緒。東西大陸文化所培養出來的第一流文豪，總是悲天憫人的樂觀者，而俄國則不然，從帝俄以來的大文豪，對人生就抱着一種恨的態度，根本是悲觀者。帝俄時代有些俄國人對凱撒是忠誠的，他們記得他，感激他，有些反抗凱撒的，也記得他，他們記得要殺他。這中間愚智分明，絕無妥協的餘地。

北寒帶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開化比較遲晚，所以體力强，如青年人一樣富於生長力。俄羅斯民族可以說是一個青年的民族，青年人最富於想像力革命性，英語有句格言："Any man worth his salt was a radical in his youth"（一個人在適當的青年時代，總是過激的）。青年人遇有被壓迫或抑鬱的事，可以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去反抗，雖至同歸於盡而不惜。所以歐洲大陸文化較久的國家，如英、法、德，意不能產生的社會革命，而在俄國却能之。馬克斯是猶太德國人，他的資本論是在英國寫的，爲什麼英、德、法沒有接受他的全部理論，而惟獨蘇聯却完全接受了呢？大可發人深思。大陸文化積年久，經驗多，認識深，不易趨於極端，作一切斷滅的思想。「斷滅」這個觀念，在大陸文化認爲乃人生之大忌。故詩人言「空山」，必「有流水」，空山是死境，流水是活境。「寒崖枯木原無想，野館梅花別有春」，上句是死境，有了下句，便把上句救活，構成一個高遠清華的境界。儒家思想、大乘教義、老莊哲學，都要我們從悲觀中見樂觀，一切澈底毀滅的思想，都是大陸文化所不許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這是大陸文化的眞精神。

北帶苦寒，天之所與者薄，所以有一種由地理環境而引起的衷心的愁苦。但天却賦與他們一種求生存的堅强的體力，勇敢殘酷而善戰，時刻不忘向南發展。故自古戰爭是北方征服南方，文化却是南方征服北方。歐洲的歷史如此，亞洲的歷史也如此。

綜上所說，單就文化的觀點而論，蘇聯的革命與中國的革命，本質上略有不同，而其抑鬱愁苦，被壓迫之情則一。然而，中國共產黨不可忘記，他們是這個東方大陸文化圈裏的人，他們須得受這文化圈內歷史因果的支配，無論如何他們逃不了這個歷史的因果律。

中國共產黨如欲急於以武力取得政權，不特一時不可能，而且對於中共有絕大的危害。須知國民黨是代表中國封建社會中上階級的一個大黨，有二十年執政的歷史，退一百步說，假定國民黨很懊憒的便把全部政權拱手讓與中共，他們以在野之身，就能重來一個不用武力的反攻，中共的政權豈能安穩？何況他所代表的這個封建階層的結團，豈肯輕易放棄了他們的既得利益。這種既得利益都是舊有制度替他們做了擁護而獲得的，勢必以死命相拚。再加以資本主義國家爲了本身利害對國民黨的支持，只要以軍事力量控制住沿海沿江沿鐵路的大都市，即便中共把農村的舊有土地制度完全推翻，都市被孤立，但都市可以由官僚與買辦的轉手，直接輸入外國物資，結果農村並不能孤立都市，都市反而可截斷農村的必要資源。雙方幾乎誰也不能奈何誰。這中間惟有中國人民將永遠陷於無底的深淵。

其次，國民政府是建築在這個封建大岩石上的堡壘，中共必先通過這個封建的大岩石——社會，才能攻擊到這個堡壘。如果不先攻下這個封建岩石，照邏輯說，便無從攻取建築在這個岩石之上的堡壘——政府。即使純用武力取得了這個堡壘，中共勢必重新在這個封建岩石上建築一個堡壘。如果我們承認國民政府是代表這個封建社會的政府，（關於中國至今還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分析，參閱拙稿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大矛盾一文，載卅五年四月十四日大公報。有人說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倡封建，這話太粗心，他簡直不曾讀懂我的文字。其實，在文化史上封建主義並不是一個可咀咒的名詞，也曾有過對文化的貢獻，不過它的使命過去了。假如世界還是彼此隔絕的，無資本主義，無工業，無電燈，無火車、汽車，我倒情願過這

個封建社會中「黃卷青燈」的生活方式，情願受「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饒有詩趣的旅行生活。但今日已迫着我們非急起直追，放棄這種生活不可，所以我們非打倒封建、反封建不可。）中國共產黨勢必又在原來的封建社會上重新建立一個政府，豈不仍舊是一個封建的政府？中國反封建的革命問題豈不依然存在？那時，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豈不依然是一個被打倒的目標？

今日國民黨要想以武力消滅中國共產黨不但不可能，而且對於國民黨自身也有絕大的危害。不說戰費與人民的負担如何，單說長淮以北，國軍要對共軍施行全面的攻擊，且不論勝敗誰屬，長淮以北必造成無數萬的難民。這些難民不能「北走胡」，只有「南走越」。加以江淮南北逃避徵丁徵糧的人，都麕集於江淮南北的大都市，人口激增。這些大都市因通貨膨脹之故，生產萎縮，激增的人口遂成爲都市的絕大累贅。這些問題便即刻都落到國民政府的頭上來，與日俱增。就算政府能容納小部分的無家可歸者，大部分必流爲盜匪，或做了中共的外圍力量，長淮南北的治安和社會經濟，必無寧靜之日。輿論的攻擊，人民的怨望，都不能不集中於負有現實責任的國民政府。一旦有戰事的饑饉水旱發生，這些負擔過重的都市，即使有外國物資的接濟，未必能維持久長，勢必至於崩潰，這個政府豈能存在？總之，戰爭的最後意義，是推翻舊文化而建立新文化的媒介，國民黨如欲藉戰爭來控制或穩定舊文化的一切，其結果適足以推翻舊文化的一切。譬如積薪自焚，正中共所求之不得的。

然而，現在非戰不可。一方拚命以戰爭來維持政權，以政權來維持既得利益。一方則拚命以戰爭來摧毀一切。這是一幕何等慘痛的中國歷史的悲劇！眼看着一個悠久的大流血的革命來臨！

我一向主張要打倒這個社會的封建主義，惟有中等階級的革命。在一個封建社會裏，中等階級必然存在的。中日八年戰爭，只打翻了中等階級的經濟生活，而不曾打翻中等階級的地位。例如，薪津的「底薪」，即可以爲地位的象徵。但在一個工業國家裏，戰爭確可以消滅中等階級，因爲工業國家有足備的經濟條件與社會組織之故。中等階級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常是中間偏左的。自五四至今年五月的學生運動，都是中等階級中間偏左而帶有暴力性的革命表現。中國既沒有如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可以用罷工爲武器，來促進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也沒有任何團體較學生的組織爲廣大，爲嚴密，也沒有任何團體的知識能力較學生對政治社會的認識比較更正確更敏感更超然於封建結團利害之外。所以中國的學生運動，其性質與功用實等於歐美的工人罷工，是以不流血的方法，促進政治改革的一條唯一的道路，對於現政府是絕對有利的，對挽救眼前中國的危機是絕對需要的。可是，向來執政者對於學生運動，從不自這中間去作施政的反省，只一味的控制壓迫，就這樣，歷史上鑄成了幾許大錯！東漢末，也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局面，貪污剝削，蠹爵竊官，到處流行。太學生運動起來了，反對宦官政治。於是政治的高壓，造成了黨錮之獄。跟着黃巾賊起，漢帝國遂瓦解。北宋太學生運動起，反抗權臣，遂成「元祐黨人碑」，隨着是宋的南渡。明末太學生運動起，有東林黨獄，而流寇遂亡明。歷史的因果律，不爽絲毫。然而，不通歷史的人偏偏不自覺的要去干犯。

國民黨執政於今整整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資本主義的發展，登峯造極。資本主義的財力孕育了科學。科學的突飛猛晉，使世界交通與經濟，刻不停流地劇變着。而中國除了內戰的破壞外，一切政治、經濟、軍事的觀念，都仍舊停滯於一個封建的頭腦中。即如，以軍事說，自太平天國之亂，滿清的國防軍所謂八旗，已腐敗不堪一擊，曾國藩才練湘軍，後來又有淮軍，接着民國改元，是袁世凱的北洋軍。從此以後，直到現在，國家的軍隊，始終在私門掌握之中，扶持一己的勢力，庇護封建的勢力，鎗口時常是向內的。於是軍事與政治，政治與經濟，攪成一片。政治上的地位與勢力，全憑軍事的支持，維持軍事的優越，則憑榨取人民與借外債。這樣的軍隊怎樣可能成爲國防軍。武力既全爲私門所擁有，遇着政治上利害相衝突時，便訴諸武力。四十年來連綿不息的內戰，便是這樣造成的。內戰的結果，把整個國家打得赤貧，無錢興辦教育無錢研究科學，無錢發展工業，無錢做一切建設。內戰與社會的貧、弱、私，交相危害着國家民族的生命，產生了無數顛連無告，被政治經濟重重壓迫的人。世界在急遽的變，中國的內戰只變的更深刻更普遍更無結果罷了。

再就政治說，國民黨這二十年來的政治，不過少數達官顯宦的調動，「蛋炒飯，飯炒蛋」而已。不說對全國的政治沒有「新陳代謝」，即國民黨黨內亦失去「新陳代謝」的作用。這已經觸犯了政治上最大的忌諱。以

現代科學的飛進，世界政治經濟急遽的變動說，現代的一年至少須當舊時代五年或十年，這二十年的歲月，抵得過從前一二百年，一般執國政者的觀念、意識和思想，早已脫離了這個時代。英美政治的優點之一，就是「任期」（time of office）制度，即使人民所選任非人，充其量不過上四年的當，便可使之下台，這制度寓有充分的「新陳代謝」作用。在我國君主政體的時代，帝王雖說可萬世不替，但大臣的任用却有「新陳代謝」，科舉制度成立之後，更增加了這項作用的活力，所以一個王朝才可以傳至數十百年或數百年之久。要知道生物的生命延續，須要代謝作用，政治的生命尤須要代謝作用。

在這篇文章中，我要特別提出的，是這二十年來國民黨的政治觀念，始終無甚進步。對中共的問題始終只認做叛逆行爲，認做誓不兩立的敵黨，因此，兩方面才種下了一個不共戴天的血海冤讎。他們始終不承認中共勢力的擴大，是四十年來內戰所引起的一個嚴重的民生問題。他們始終只捧着一個民族主義做號召，把民生主義要求經濟平等的具體設施，完全擱之高閣。原因是他們還是一個封建頭腦。他們的民族主義只教人愛政府，而政府如何愛人民的話，他們爲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講了。英國保守黨的約翰生有句名言：「愛國主義是一個流氓的最後逃避所」（Patriotism the last refuge of scoundrel.）。政客官僚口中的愛國主義，都是一套騙人的幌子。譬如說，我們的國家貧窮了，我們是知道的，政府要打共產黨統一中國，我們也贊成的，但我們今日饑着肚吃稀飯，政府的官吏從上至下也得同我們一樣吃稀飯，「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樣，政府便是在執民生主義，他本身便是共產黨，那里還有共產黨存在的餘地呢。不然，共黨豈是一般以民族主義來做幌子的政客所能平定得了的？這些觀念，都須要中等階級的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才可以促進政治社會的認識和改進。這是眼前可以拯救中國的唯一的去路。中等階級也如農民一樣，一部分是不革命的，因其所處利害之不同，可以攀附既得利益階級，勾結官僚，與封建勢力妥協。但大部分的中等階級，必然會負起這項使命來。試看國民黨當初與中共今日的領導部，誰不是中等階級出身的？不過今日之事，阻力愈大，革命的過程愈益艱苦，中等階級的革命本可不流血，而今日却必然的非造成大流血的革命不止！「嗟哉一切智，不救天下愍」。

#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

## 追索

陳彥

八年長期抗戰以後，誰都想有個休養生息的機會，然而國共間却仍進行着大規模的戰爭。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不絕于耳，難道他們一點都不體諒人民生活的困難，大家硬要向殘酷的路線去撞不成？我相信人總是有理性的。和談爲什麼會沒有結果？基本因素在那裏？

國共兩黨所以這樣冰炭不相容，綜合一般人的意見認爲：第一是由於雙方主義的衝突，第二是代表國際間兩大集團的對立，第三是由於歷史上的積恨。我們且依次來分析一下，看這些意見能不能算爲基本因素？

由於主義的衝突嗎？在理論上講，政黨的對立當然是由於主義或政策的差異。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爲其最高理想，共產黨則以共產主義相號召，主義上的不同那是很顯然的。但是國共兩黨的衝突就是由於主義上的不同？我們不必引證國共兩黨的文獻來證明三民主義也曾爲中共所承認。或則從理論上來研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同的地方，斷定他們在主義上並沒有衝突。甚或說在實現政治上國民黨並沒有依照三民主義去做，中共也不是完全實施共產主義，因而否認其主義上的差異。而我們認爲國共兩黨縱

然在主義上有不同，但又何必如此兵連禍結，硬要在戰場上打個明白呢？世界各國政黨的對立何止中國，自西歐以至新陸，那個國家不是多黨政治，他們對其本國政治的觀點也都不相同，然而我們並沒有聽到他們的政爭一定要在戰場上決鬥？由此可見，主義上的不同還不是國共兩黨衝突的基本因素。

其次談到當前國際形勢。當前國際局勢是美蘇兩大集團的對抗，美蘇的對抗也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抗，換言之，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沒有和諧的結果。中國由於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整個國家政治隨時都受國際關係的影響，這是毋庸諱言的。不過說國共兩黨的衝突，一定就代表這兩個世界的對立，我以爲事實斷不是如此簡單。中國共產黨之與蘇聯由於主義上的相同，思想與行動往往彼此很相似，因此彼此間相互發生同情作用，這一點我們不加否認。國民政府之與美國由於這次大戰並肩作戰，甘苦與共，因此談國對於中國願以盟國的立場協助中國復興，這也是情理之常。然而蘇聯是不是一定無條件支持中國共產黨，美國也一定支持國民黨，而使兩方在中國成爲對峙的政局，這却是大問題。先從美國的立場來說，它誠然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政治上需要有外圍基點來防止共產主義泛濫到新大陸去，在遠東方面的外圍基點最好當然是中國，不過形勢轉變的結果，防蘇防共的責任今天已顯然由中國移到日本去，今日中國的份量已遠不如勝利後的情形。至於在經濟上美國固然需要擴充遠東商業市場，需要有個安定的中國，這個安定勢力如果以中國共產黨爲重心，當然不如以中國國民黨爲重心，然而像今天政府對於政治一無進展，它是不是願意投資到中國我們看美國借款的談判就可瞭解。因此美國之與國民黨的關係實在很難說。至於中國共產黨是否一定得到蘇聯切實的支持？就蘇聯本身說，它在此次戰爭中犧牲相當嚴重，恢復元氣尚無暇席，如欲以實力支持中共，其本身力量亦難許可，況且美蘇關係尚未至劍拔弩張的時候，它出面支持中共也尚非其時，因此蘇聯之與中共其關係如何亦可想像。如果說國共雙方的衝突是代表國際間兩大集團的對立，倒不如說正因爲美蘇兩國對於中國所下的棋子分量都不很重，因此國共兩黨才可以自由地幹起來，企圖以軍事上的勝利爭取國際上的同情與援助，倒是實話。

至於說國共兩黨歷史上的積恨吧：從寧漢分裂國民黨舉行清黨開始，以至江西剿共，抗戰後游擊區內的傾軋，乃至勝利後或和或戰迷藏式的鬥爭，這一切誠然都足以說明國共兩黨積不相容的情形。不過一個政黨與另一政黨的分裂與合作本來是很普通的事情，政黨如果老是相互合作，在政治的改進上，或則在政治的制衡作用上，反而失去作用。因此國共間過去的分裂在理本無礙于今後的合作，而政黨間的起伏更不應該有什麼仇恨可言。何以國共間會超出一般的情形，不是國民黨想根滅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想打倒國民黨？它們間鬥爭的情形完全不是起伏的爭執，而是生滅的問題，這就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討了！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見國共間的衝突實另有基本因素存在。照作者的觀察，最基本的因素應該在兩個黨的本質上。我們都知道國民黨與共產黨它們都自稱爲革命的政黨，革命的政黨在本質上都具有極强的排他性。因爲革命政黨爲實施其政策均係採取斷然手段，在革命過程中它不容許有其他力量阻礙或變更其政策之實現。因此革命黨的政治都採取一黨專政辦法，黨自己有黨軍，黨軍是爲本黨主義而奮鬥，它不是國家的部隊。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口號上也是喊着爲爭取民主而努力，然而他們的民主與我們所想像的民主顯然兩樣，例如解放區內縱然沒有檢查新聞等機關，而實際上對於新聞的控制比政府所轄的區域更要厲害，即此一端也說明中共所稱的民主是什麼一回事。蘇聯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祖國，在蘇聯除了共產黨以外能允許其他政黨存在嗎？在自由社會中能否實施經濟民主今天還沒有事實可以積極證明，那麼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放棄它革命的策略——暴力主義！至於中國國民黨在其政治理想上固然是標榜着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並進，然其建國程序係採取由軍政時期，訓政時期而憲政時期，今天已經是施憲的前夕，事實上還是軍政，訓政並施。當前的形勢也顯然在加强革命的陣容。兩個革命政黨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以內，武力的衝突在本質上說就沒有方法來避免，這是一點。

革命政黨既然是採取暴力主義來改革政治，因此對於武力的培養與控制也必然是先決條件。今天國共兩黨都已有相當强大的部隊存在，單從武力的本身來看，也就沒有辦法能以和平方式可以走到統一局面，二個以上武力的存在，欲使求到統一局面，在事實上祇有一方力量打倒另一方時才可能，否則就是雙方相互牽制成爲分治局面。歷史上盃酒釋兵權那是在君

臣名份下的佳話，而不是今天政黨可以相互抗衡的場合。國共爭端終至今天政府實施戡亂，基于上述二個武力不能調和的原因，也算是另一個基本因素。

此外，作者認爲更應追溯到我們的傳統思想。在這裏特別是那種講究名分的思想在作祟。鄉村裏兩個姓族或紳士往往爲了一點細故，變方訴訟經年，甚至於在原來的案件上已經吃了敗訴，也要另外捏造事端再度興訟，甚或聚機械鬥，以至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他們的目的是爲爭那一口氣。固然這是民族堅韌性的表現，然而這種只講個人或團體的門面，而不講事件的合理處當的壞皮氣，也眞不知使我們民族文化的進步停滯了多少年！鄉村裏的情形如此，今天國共間爭執的拖長也未始沒有這種成份夾雜在內。國家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決不是一個政黨少數人的事情，然而今天的政黨偏把國事算做政黨少數人的事情來辦，事情當然也就難以解決了！

以上的分析如果是不錯的話，那麼國共問題的局面，就國共兩黨自己的主張說必然是以主張武力鬥爭爲主，和談只有在對自己的黨比用戰爭來克服對方還有利的條件下才可能。國共問題之所以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其癥結我以爲就在這裏！

戰爭會成爲國共間解決爭端最後的手段，就國共兩黨內在的因素來說，那是邏輯上必然的結果。我們的政治家如何地領導國民超越黨派的利益，使戰爭縮短時間，使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那更需要有超越的理智！

# 琉球應歸還中國

萬光

琉球是中國的失土，依照開羅宣言的原則，應當歸還中國。最近日本竟希望和美國共管琉球。現在美國建議於八月十九日召開對日和約的初步會議，琉球歸屬問題勢將在會中討論，時機已經這樣的迫切，我們不應忽視這問題。

## 一　琉球在中國國防上的地位

琉球羣島是分佈在日本九州和台灣之間一長串島嶼的總稱。分北中南三部：北部有種子羣島，土噶剌羣島，奄美羣島；中部爲冲繩羣島；南部爲先島羣島。大小共計四七三島，總面積二，三八六方公里。各島地勢險峻而少平原。熱帶森林掩着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重要農產祇有甘蔗和甘藷，後者是琉球人的主要糧食。糧食不能自給。水產比較豐富。沒有重要的礦產。地瘠人多，生活很苦。

所以琉球對於中國，經濟上毫無利益，而反是琉球要依賴內地經濟的幫助。明清以來，琉球藩屬中國的虔誠，也一半爲着這原因，而中國對於琉球一向是取少而予多。今後收回琉球，也不能改變這形勢。但是在國防地位上看，琉球實在是中國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中國大陸的東面緣海，爲九州、琉球、台灣所包圍，是封閉性的緣海。中國失去台灣和琉球，東南沿海就失掉了國防前哨，海岸暴露，極易受敵人海陸空的襲擊。而且周圍都被別國勢力所環繞，中國就沒有通入太平洋的門戶，即使中國建立海空軍，也缺乏海上犄角聲援的據點，處於顯著劣勢的地位。戰時我國的海岸線，極易被敵人封鎖，這次中日戰爭中，我們已經受够這種慘痛教訓。現在台灣收回，形勢較好，但是通入太平洋的門戶仍嫌太小。琉球羣島的陸地面積，雖然遠不及台灣，但是散布海面之廣，五倍於台灣，我們必須收回琉球，才可以策劃國防上的安全。如果說台灣和海南島是中國海疆上的兩隻眼睛，那末琉球羣島和西南沙羣島就是中國海疆上的兩個觸角，都是不可少的。

況且歷史告訴我們，日本侵略台灣，最先侵占琉球，然後奪我台灣。琉球羣島中最西南的島嶼，距台灣祇有七十餘哩。琉球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跳板。我們如果失去琉球，那末台灣孤懸海外，隨時感受嚴重威脅，一旦海上有事，必然極難防守。現在日本又想保有琉球，並且要求

移民台灣，顯然沒有忘掉戰前侵略的野心，想要捲土重來，我們是曾經吃過這苦頭的，殷鑑還宛然如在目前，尤其不能忽視。

因此從中國國防安全上說，以及爲防止日本侵略勢力的再起，和保障東亞的和平，中國必須收回琉球。外國公正人士的看法也是一樣。例如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George B. Cressy）教授在他所著的「亞洲之地與人」一書中說：『中國軍略地理之對外關係，應注意者有四……四爲台灣與琉球之佔領，以策軍事上之安全。』（見中譯本一三九頁）

## 二 琉球歸屬中國的歷史

琉球的名稱，初見于隋書流求傳。隋煬帝大業三年（西曆六〇七），令羽騎尉朱寬和海師何蠻往琉球。據琉球人自己著的「中山世鑑」說：朱寬見琉球的地形像虬龍騎水中，所以叫它做流虬。明洪武五年改爲琉球。可見這羣島嶼的名稱，本是中國人題的。從大業三年至今，已經一千三百四十一年了。

琉球的正式藩屬中國，始於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直至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被日本併吞併爲止，琉球繼續藩屬中國五百〇八年。在此五百〇八年中，中國政府絕未對琉球用兵，他們的藩屬中國，完全出於自動，奉行中國的正朔，而且朝貢甚勤，甚至一年朝貢二三次，中國規定他兩年朝貢一次，他還一再請求准許每年朝貢。每逢中山王（即琉球王）卒，嗣君稱世子攝理國事，一面向中國告喪請封，等待冊封天使到琉球，行過冊封典禮後，才正式即位稱中山王。明清兩代共計冊封中山王二十三次，茲列爲簡表如左：

| 年代 | 冊封王名 | 冊封正使 | 副使 |
|---|---|---|---|
| 洪武五年 | 察度 | 楊載 | （無） |
| 永樂二年 | 武寧 | 時中 | （無） |
| 洪熙元年 | 尚巴志 | 柴山 | （無） |
| 正統七年 | 尚忠 | 俞忭 | 劉遜 |
| 正統十三年 | 尚思達 | 陳傳 | 萬祥 |
| 景泰二年 | 尚金福 | 喬毅 | 童守宏 |
| 景泰六年 | 尚泰久 | 嚴誠 | 劉儉 |
| 天順六年 | 尚德 | 潘榮 | 蔡哲 |
| 成化七年 | 尚圓 | 管榮 | 韓文 |
| 成化十四年 | 尚眞 | 董旻 | 張祥 |
| 嘉靖十一年 | 尚清 | 陳侃 | 高澄 |
| 嘉靖四十一年 | 尚元 | 郭汝霖 | 李際春 |
| 萬曆四年 | 尚永 | 蕭崇業 | 謝杰 |
| 萬曆二十九年 | 尚寧 | 夏子陽 | 王士禎 |
| 崇禎二年 | 尚豐 | 杜三策 | 楊倫 |
| 順治十年 | 尚質 | 張學禮 | 王垓 |
| 康熙二十一年 | 尚貞 | 汪楫 | 林麟焻 |
| 康熙五十七年 | 尚敬 | 海寶 | 徐葆光 |
| 乾隆二十年 | 尚穆 | 全魁 | 周煌 |
| 嘉慶四年 | 尚溫 | 趙文楷 | 李鼎元 |
| 嘉慶十二年 | 尚灝 | 齊鯤 | 費錫章 |
| 道光十七年 | 尚育 | 林鴻年 | 高人鑑 |
| 同治五年 | 尚泰 | （待攷） | （待攷） |

（附註）右表大體根據明史及清史稿，參以李鼎元「使琉球記」所載琉球天使館敷佘堂後明清兩代冊封使題名榜。道光十七年冊封使姓名，由清代實錄查出補列。同治五年冊封使姓名，實錄失載，待攷。表中年代以明清兩史所記遣使之年爲準，與上述冊封使題名榜不盡同。

歷次冊封使到琉球，琉球總是舉國歡迎，萬人空巷。處處流露出琉球對中國的尊敬和情誼。

日本第一次侵略琉球，是在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七），擄中山王尚寧，三年後釋歸。琉球北部諸島，即在這次被日本侵占，以之隸屬鹿兒島縣。

到了清末，中國衰弱，而日本正值明治維新，開始採取帝國主義，侵略鄰國。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有琉球船遭風漂到台灣，被生蕃劫殺五十四人，日本就藉口進兵台灣，並且說琉球是日本的領土。次年，乘琉球使節赴日的時候，强迫琉球爲藩屬，封中山王尚泰爲藩王。但琉球朝野都反對，一面仍繼續朝貢中國。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日本進兵滅琉球，夷爲沖繩縣。廢其王尚泰及世子。是時琉球使臣因滯留福建，沒有及時趕到北京，以致琉球亡於日本，痛不欲生。稍後又有琉球人到天津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泣訴求援（詳見清續通攷）。中國也因爲日本侵占我領土，屢次向日本抗議，曾經美總統格蘭特（U. S. Grant）從中排解，日本政府

且貢遣全權大臣來華協商，提議由中日國共管琉球，中國政府始終沒有答應。

從以上的敍述，可見琉球從明初以來五百餘年，一向歸屬中國，中國的宗主權是無可爭辯的。日本用武力强占琉球，琉球人絕對不願意，中國也沒有承認。所以英國麥唐納爵士於去年四月間。在下院提出琉球未來地位問題時曾說，琉球是中國在壓力下讓與日本的。美國葛德石教授也說：『上海之東有琉球羣島，原爲中國之藩屬，晚在十九世紀始爲日本攘取。……中國、台灣、琉球，既有如此之歷史關係，要求恢復，自爲當然。』（見「亞洲地與人」中譯本一三八頁）

## 三 琉球的中國文化

琉球的土著人種，或許和南洋的馬來人相近，外來的大都是漢人的後裔。漢族本是許多民族混合同化而成的，它的主要特徵在文化。琉球藩屬中國這樣久，心向中朝，漢人去的人數又多，所以受中國文化的陶冶已經很深，就廣義的文化觀點講，琉球人已經成爲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琉球王室姓尙，其都城首里的向翁毛馬四大姓，都是漢姓。琉球很看重久米村人，久米人完全是漢族後裔，主要是明太祖時所賜閩人三十六姓的子孫，萬歷又續賜阮毛二姓，還有不少漢人在那里寄籍起家。琉球國王所用的官吏中就有很多漢人。例如明史載：永樂九年『中山遣國相子及墨官子入國學，因言右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擢爲國相，左長史朱復，本江西鏡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而且這里還有一點值約注意，洪武五年始封察度爲中山王，從洪武五年到永樂九年還祇四十年，而朱復已經輔佐中山王四十餘年，可見朱復在琉球做官還在琉球藩屬中國之前，琉球必然早已有不少中國人在那里，而且已經在政治文化上有相當的貢獻。

琉球藩屬中國以後，不斷遣送子弟來中國求學。直到日本併吞琉球時，還有四人在北京國子監讀書。琉球有孔廟，兩廡收藏很多經書；傍有明倫堂，久米子弟在其中讀書。又有國學和鄉學，選擇久米人做教師。秀才考試，出四書題和作詩一首。琉球人家中掛的字軸，上寫四書五經的句子。琉球人程順則家藏有宋朝朱子墨蹟。國王尙溫曾親筆楷書壽屏十二幅，送冊封副使李鼎元，以賀李母孟太夫人壽辰，書法得松雪筆意。琉球人用中文著的書也不少。

琉球的官制，也仿倣中國，分爲九品。此外如祠廟方面，除孔廟外，還有天妃宮，關帝神堂，土地廟；建築方面，天使館像中國官署，王宮像中國宮殿；風俗方面，一樣有端午競渡，中秋賞月。琉球陶冶於中國文化之深，眞是不勝枚舉。

所以日本內藤虎博士在他所著的「清朝史通論」里，也不得不承認琉球文化是由中國福州傳去的。路透社記者戰時隨美軍在琉球登陸，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自冲繩發電稱：處處皆見「以中國文化爲主的民族」。

## 四 結論

從以上所說，可見不論歷史、人種、或文化方面，琉球和中國的關係，決不是日本所能望其項背的。日本絕不能用這幾點作爲希望共管琉球的理由。日本大抵也自知不能和中國爭琉球的宗主權，所以還用巧妙辭令，希望任何國家均不得取得琉球的主權，以遂其共管之私。須知開羅宣言明白規定日本所奪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國，琉球理應在歸還之列。日本沒有資格要求變更。

我國政府以至今沒有公開表示要收回琉球，或許是因爲美國想要長期佔領琉球。其實美國無此必要，美國占領橫須賀以控制日本，比占領琉球好得多。至於太平洋上的防務，多一琉球不過是錦上添花，然而因此傷及中國人民的心，實屬得不償失。而且我們所最不放心的是：如果美國長期佔領琉球，可能爲着節省人力物力，祇控制若干戰略性的島嶼或據點，其餘部分允許和日本共管；那末日本就可以暗中佈置侵略中國和南進的基地了。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注意警惕，不可放鬆收回琉球的決心。我們把這些實情告訴美國，不見得就會損傷中美友誼。方今國家多難，東北、新疆、旅大等問題自然比琉球問題還要迫切嚴重得多。但是一國的對外關係原是多方面的，燃眉之急要應付，未來禍患也須預防。政府應當早聲明，並且準備切實的資料和方案，以便在未來和會上提出，正式收回琉球。

近來有人以爲可以放棄琉球（見七月九日大公報劉子健的「準備對日和約」），不但自己先洩氣，也過於忽視了琉球在中國國防上的重要性。從種種方面看，琉球應當歸還中國，中國必須收回琉球。希望國人羣起呼籲。

七月十九日於南京

# 烽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 一

「法蘭西聯合」這個名稱是一九四四年二月戴高樂在北非舉行的帝國會議中決定的。回想那時的情形，法國本土尚在德軍的佔領之下，盟軍尚未開闢西歐戰場，戴高樂在政治上雖然倒了吉羅特，但所謂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力量微薄，收復本土果然可依靠英美，但來日的「復興」，不得不未雨綢繆，爲自力更生的準備。因此有所謂勃拉薩維爾帝國會議的召集，想藉此機會來重建百年來祖宗武力所造成爲維希政府所破碎的海外帝國。

雖然勃拉薩維爾會議對於各殖民地的地位並無具體的規定，但「法蘭西聯合」這名稱的採納在當時確是頗爲適應時宜，不但可以加强北非殖民地人民合作抗敵的信心，爲來日法國本土復興的基地，並且在堅決反對恢復殖民地原狀的羅斯福總統面前，也有了求寬容的藉口。

## 二

自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以後，法國即專心策劃出兵越南。招募新兵組織遠東遠征軍，以「昨日斯脫拉斯堡，明日西貢」爲激勵的口號，但由於配備和運輸的困難，遠征計劃不能順利施行。而對日戰事的急轉，日本出乎意料之快的投降，使戴高樂臨時政府對於越南的準備，更陷於倉促之中。

越南日軍的投降，盟軍統帥部規定中英雙方分別接受，自此巴黎的情緒越感不安。不祇是爲了體面，而確是就心着中國軍隊的進入越南北部是帶着政治野心的。這不但因爲越南的右傾革命同盟、國民黨或左傾的獨立同盟，和中國多少都有點關係，而且那時一向倡導扶助弱小民族獨立的中國執政國民黨和在野的共產黨正進行着合作的談判。

英軍當時在越南南部的行動誰都知道是非常反動非常帝國主義的。英國的工黨政府能勇於允許印度的獨立，却直接間接地協助法國和荷蘭重佔越南及東印度，這正足以證明英國人的政治手腕高明之處，鼓勵他人走上反獨立反自主的前綫，而他却退而自守，至少在另一種方式之下保存了大英帝國的安全。而不幸的法國和荷蘭之流今日一如往昔，以爲時機可乘，盛情難得，不考量自己的力量和世界的潮流，即一不作二不休地企圖重演八十年一百年前的征服的喜劇。但兩年來事實的證明，法國和荷蘭在越南和東印度的用兵，耗費了鉅大的財力和人力，直接影響到各國財政經濟的危機，延誤了復興計劃的施行，而所得到的是什麼呢，今後的負担更不堪設想。

法國各政黨雖都不主張放棄越南，但對於應付的態度和方式，意見不同。自戴高樂下台後，意見的分歧，更見明顯。右傾的進步天主教黨（即人民共和運動），堅決主張一承戴高樂的政策，集中全力消滅胡志明領導的獨立運動；共產黨主張在任何情形之下，應採取緩和的談判方式，中間的社會黨則分左右兩派，左派同意共產黨的意見，右派以爲應一面打一面談，實力爲談判的後盾。因獨佔資本的復活，右傾勢力的澎漲，對越南問題所表現的，祇見調遣新兵，和通過征越軍費的特別預算。

爲右傾勢力所把住的法國政府，自戴高樂、皮杜爾以至於今日的奧奇本家父協的社會黨總理拉瑪第安，也未嘗不和越盟政府開過談判，而且訂立了若干協定，最重要的是達拉會議和想丹白露會議。前者的導演是開殺戒的和尚達尚高總督，後者的主角是法國海外部長米佑。達拉會議是不歡而散，想丹白露會議的結果雖產生了臨時的法越協定，但亦未曾實行。胡志明於去年十月間從巴黎回越南以後，雙方關係益見惡化。積極的起南之行，原想挽救危局，但結果反增加了社會黨內閣與越盟政府決裂的決心。

現在，初以爲幾個月可以解決越盟獨立運動的達尙呂上將是調回了，新任的博勒安總督是文人，也曾爲戴高樂的助手，他的作風也許不像前任一般的專以武力和欺騙故意造成僵局，但對於這破碎的局面實也無能爲力，用兵罷，會因爲限於人力和財力，前途仍是茫茫。據隨穆偕赴越南的新聞專員波邊估計，如用武力，非五十萬大軍二年三年不可。五十萬大軍在目前的法國不是易事：第一須得徵調三級人員，第二須要大量的配備，第三須要充分的運輸和接濟。物資軍火方面，英國果可以供給一些，但數量究竟有限，不够應付。何況目前馬達加斯加又出事變，北非的民族運動也在躍躍欲試之中。

## 三

所謂「法蘭西聯合」除越南外，較重要的是北非和馬達加斯加。北非與法國本部祇一海之隔，所以和法國的關係最深切。一九四〇年六月間和德軍簽訂停戰協定的前夕，雷諾和若干其他閣員曾主張遷都北非繼續作戰，但因多數反對作罷。後來吉羅特在北非建立根據地，協助盟軍在非洲抵抗隆曼爾部隊。卡薩勃朗卡會議時，羅斯福總統把戴高樂和吉羅特拉在一起，自此戴高樂在那裏立定了脚，在阿爾及爾成立了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奠定了解放法國本土的基礎。

北非對於法國，在經濟上一如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供獻，尤其是糧食肉類水菓之類，法國本部取給於北非的爲數甚大。但法國對於北非土人的待遇却非常苛刻，政治上壓迫，經濟上剝削，像對待其他的殖民地一樣。當年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勃朗卡時，曾召土人領袖會談數次。土人領袖屢次向他訴苦，並要求保證戰後予以獨立及協助其經濟上的發展，羅斯福總統當時都答應了，而且表示同情，這一段經過有他的兒子艾力奧特的回憶錄（As He Saw It）中也曾略略提及。誰料戰後的世界局勢變更，與一切被壓迫民族不利，而爲人類理想奮鬥的羅斯福總統不幸已不在人間。

馬達加斯加是非洲東岸的一個大島，一八九五年被法國征服後即成爲法國的殖民地。島上的民族很複雜，但對於法人的苛刻統治，無不認爲恥辱，一有機會，即圖反抗。但因一般人民知識淺薄，份子複雜，組織不嚴，往往不能成事，如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七年，以及去年五月間的反法暴動，都爲島上法駐軍平定。因此法人對於土人的反抗，不加重視。

可是本年三月底、四月初的事變，情形不同了。在馬島首府附近各處發動有組織的反法運動，是由政黨（M. D. R. M.）領導的。在短時間內佔領了若干村鎮的公共機關，劫奪了許多鎗械軍火，在暴動中，許多法國人被屠殺了。暴動的勢力繼續向首府推進，兩三天之內，影響及於全島。因此法國當局倉惶起來，向巴黎求救。於是在兩星期之內接連的動員北非海陸空軍趕到馬島出事地點鎮壓，像當年莫沙里尼對付阿比西尼亞一般。

軍事行動之下，大舉逮捕反動份子。因此發現了領導暴動的是第四共和國民會議中的馬島政黨代表，當時即把兩議員逮捕，留在巴黎開會的一人也於兩月後加以逮捕。關於逮捕這幾個議員，國民會議中曾經激烈的爭論，大致左派議員主張議員應受人身安全的保障，在任何情形之下不應剝奪其自由，右派議員以爲馬島議員危害「法蘭西聯合」，應以革命反動份子視之。爭論結果，右派獲勝，因此在一百五十年法國議會史上開了剝奪議員身體自由的先例。

馬島事變暫時平定了，但土人的仇恨更加深了一層，土人議員逮捕了，政黨被解散了，但獨立運動繼續在成長。可是法國人受了這次教訓非但不改變政策，反而變本加厲的加强軍事管制。在運輸工具十分缺乏的今日，法國政府竟決心停止遠東航綫，把船隻用來裝載軍隊到馬島去。

## 四

「法蘭西聯合」的命名雖已三年有半，但在第四共和憲法中則規定不到一載。法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在過去兩年內日日高升，今日以堅決的態度對付各殖民地，用兵用武壓迫，到處弱小民族沒有一國沒有一人出而實難，儼然又回復到第一次大戰後不可一世的大國威風。可是看一看法國內部不安的政局，再看一看烽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的危機，我們不能不爲法國担憂。

我們誠爲法國設想，在美蘇對立的今日，對殖民地問題，如能放大眼光，寬容處理，使「法蘭西聯合」成爲一個眞正的民主集團，不必追隨大英帝國之後，祇學一點皮毛，而種下無窮的大禍。

例如越南問題：南圻中圻北圻，無論在種族文化風俗習慣以及經濟生

活上都是統一的，法國爲什麼堅決不答應南圻劃入法盟政府的統治範圍，而在達拉會議之後導演所謂南圻自治政府，以欺人自欺？又例如馬島事變以後，法國當局爲什麼不和當地的政黨作坦白的談判，而偏偏要解散政黨大事逮捕反動份子？又例如北非土人的要求自治和經濟的自主，法國政府爲什麼不在實際上作有益的考慮，而祇是做些總統出巡以及邀請摩洛哥王到巴黎觀光閱兵等表面的文章。法國目前爲右傾的天主教黨和與資本家妥協的社會黨右派所控制的議會和政府，對殖民地的看法，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敵的關係。反對他們的唯有鐵牘和鬱罫。他們不想到對方敵人是他們造成的，仇恨是他們種下的。爲什麼不能化敵人爲知己化仇恨爲友愛？越盟政府是有誠意的，否則胡志明爲什麼親自到法國，受法國政府冷眼的招待。至於中國的要求，實在有限，一紙中法關於越南的協定，旨在保護僑民，不涉政治，何況現在國內多事，更無心顧問。馬島和北非所遷涉的更簡單，美國不顧問，英國是法國的支持者，蘇聯的勢力及不到。法國儘可從容地作最體面最適當的處置。

可是，法國政府還是選擇了投機的一路。看目前法國的政局，右派勢力繼續在膨漲，「法蘭西聯合」的前途，認眞的說來，實在在誕生的當初即已走到了盡頭。

一九四七・七・瑞士山中・

# 所謂反帝親蘇

傅雷

批評根據事實，只要尊重事實，儘管見解不同，仍有商討餘地。武斷全憑意氣，歪曲眞相，妄下結論，根本不值一辯。但若因妄下結論而亂戴帽子，還要笑容可掬的包上糖衣，令人除了欽佩批評者的衛道熱忱之外，同時贊美他的慈悲，那未免機心太重了些。

周建人先生在「時與文」十七期上「與張東蓀先生論示人以不廣問題」一文中說：「前幾天傅雷先生受人駁斥，過幾天他如一反其親帝反蘇的態度時，立刻會受人稱贊。」言下大有勸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眞是盛情可感。旁人也會覺得周先生大公無私，寬容到萬分；從而忘記了他先定下莫須有的罪名，再網開一面的反省院作風。假如周先生沒有機心，準是天眞至於不可思議。

周先生在四月中的文滙報上說我跟法西斯蒂距離不遠（大意如此，手頭無原文，不能徵引），雖然有位朋友說他像魯迅先生所謂的「看到光臂膀，就想到裸體」，我總覺得自己文章寫得太壞，使他看不明白，所以沒有則聲。不料他認爲我俯首無辭，便再來一個「親帝反蘇」之罪，諷我悔改：諷刺與寬恕，恩威並用，美其名曰「無所謂示人以不廣」，這不是天眞是什麼？

周先生這一次宣佈我的罪狀是：「那篇對美蘇關係的態度的文章，直白地說（sic），含有『親帝反蘇』的色彩，對於蘇聯用心指摘，並指斥別人爲甚麼不反對蘇聯。對於美國則事事曲諒，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行爲認爲祇由於一些『誤解』，還責備別人的『口誅筆伐』的不當。」（見時與文十七期）

我的原文（幸而有單行本可以複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都是以否定周先生這段斷語，勢不能全部抄來做反證。我只舉原文中的幾點：——

「一個國家……爲了生存，縱使與主義背馳的政策也得執行。我們承認它這種權利。但若它求生的戰術妨害了另一個國家的生存，這個國家當然也有反抗的權利……」

這樣的自衛權利是否就是反對某一國？若果如此，日本在七七事變以前老實備我們抗日與不友好，也是應該的了。或者說：世界各國對蘇聯的外交公文上倘用到抗議二字，就是反蘇的國家了。人與人的關係尚且不能自始至終的親善或自始至終的敵對，哪怕在家庭之間朋友之間，何況國與國的關係？

「……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不但有目共睹

，而且大家已交相指摘。【這是對美國事事曲諒嗎？】但是蘇俄對我們的行爲也不見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

這便是「對蘇聯用心指摘」嗎？實質上與中俄條約並無二致的中蘇條約，紅軍撤走東三省的工廠，全是我深文周納，或憑壁虛造，或輕信流言嗎？（本年四月周先生還說撤走工廠之事也許僅是傳聞！——大意如此。）從而我的抗議也變成了「反蘇」，變成了與法西斯蒂距離不遠的證據？左派論客認爲紅軍在東三省作戰兩星期，犧牲紅軍若干萬，理應獲得賠償；彷彿東三省的「人民大衆」在日本鐵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隸，倒是活該！還有人說：撤掉這些工廠，可以減少中國反動派的火藥供應與經濟力量，所以還是幫了中國人民的忙。這眞叫做左派恐怖心理：把反動派的力量估計得那麼高，似乎有了工廠，惡勢力眞能善於運用似的。所以左派人士覺得中國人民化了十年十五年也掙不回來的家私，去換這麼一個消極的安慰，還是大大的便宜。東三省的失地又不是我們中國人民收復的，我們有甚麼資格接收敵產？何況烏托邦已經擺在眼前，爲什麼不把我們做牛馬換來的財產投資在天國裏，待日後支用？

凡有自由良心，沒有政治偏見，希望民族掙扎圖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國的自由獨立是一個大諷刺。所以我說：「委曲求全未始不可，有時甚至必需，但……自己心裏要明白這是委曲。」美國給我們受的委曲，我們固然要痛哭流涕（我從來沒說過不），俄國給我們受的委曲未必就應該額手稱慶，合唱頌歌？有人對俄國的委曲哼了幾聲，也未必就是親帝反蘇，反「和平民主」吧？

「我不說我們爲此就不該抗議美國對我們的不公平行爲【又是曲諒美國嗎？】，但至少要使美國人懂得，這種抗議純粹是爲了國家生命攸關的利益，【這和我對蘇聯的態度有什麼分別？】而不是黨爭的手段，【那時誰把你當眞？】更不是附和另一個國家的表現。【避免增加國際猜忌。】」

這些話那句是我「親帝」的表現？我說過對美國應該低首下心，逆來順受沒有？

「……但一年半以來，除了口誅筆伐以外，我們有沒有點破美國人的迷夢，有沒有幫助他們了解我們的實情，對我們陰謀家在國外的歪曲宣傳，有沒有提出反證來加以糾正？」

周先生說我「責備別人的口誅筆伐的不當」，却絕沒注意我的理由，更不問「迷夢」「實情」「歪曲宣傳」「反證」這許多字眼指的是什麼。假如兩國交惡，單靠神經戰就能嚇倒敵人，那麼只要幾句口號幾張標語，（中國本是符咒政治的發祥地），就能代替戰爭代替外交代替政治，世界不變成了君子世界，從此太平嗎？（我明明指摘人家反對美國的方法，周先生偏說我根本不許人家反對美國對我們的不公平行爲！）

周先生兩篇文章都提到美軍的暴行。誰爲他們辯護呢？不過這些祇是枝節與表象，不是病源。喪權辱國的事，不論來自美國或蘇聯的，豈橫死幾個平民可比？雅爾達祕密協定加之於我們的恥辱與損害，似乎更值得我們深思。

我原文本意是勸大家對美蘇之間的爭端，不要太動感情，不要因分不清雙方的（美蘇的）眞主意與假姿態而作左右袒，以免增加美蘇的誤會。至於我們對美對蘇各別的態度，僅是我爲「太動感情」所舉的旁證。現在左派論客和我爭的，無非是這些旁證，（而且迄今爲止還沒有駁倒），彷彿那就是我的原文的主題。「我相信我的讀者對美國是有抗疫性的，【抗疫性三字作何解，衛道的武士們可曾想過？】而對蘇的軟心腸却未必全部合理。所以我特別針對這一點說話。至於揭發美國人的錯誤，史諾的原文十分之九都是，用不到再强調了。」這段話，周先生始終沒有看見，其他「駁斥」我的人也沒有看見。假如我是「親帝反蘇」，與法西斯蒂距離不遠的人，爲什麼我要介紹一個被目爲親蘇的史諾的文章，在右派雜誌的編輯會議中引起激烈爭辯的文章？這麼簡單的邏輯，左派批評家是不屑一顧的。

還有人說，史諾的觀點不一定準確。可是認識蘇聯準確的人又在哪裏？解釋蘇聯政治的最高權威只有一個。我要問：爲社會主義爭取同情者與朋友，究竟是這位獨一無二的權威或他的代言人的話，能够發生影響呢，還是一個像史諾這樣的人？批評史諾的人都忘了最主要的一點：史諾的文章不是代共產黨起草宣傳大綱，也不是替蘇俄政府寫官方的外交史；他的讀者對象是沒有任何主義，而對蘇聯的認識模糊不清的普通美國人。大家也忘了中國人民既沒有義務把世界政情用美國人的眼光去看，也沒有義務用蘇聯政府的眼光看。我介紹史諾的文章，就是要使我們「反躬自省」。

可是我不怪周先生一再賜我頭銜，比他更天眞的人有的是。舉一個小故事：在拙譯單行本上，第一幅插圖旁邊有「莫洛托夫的粗暴，維辛斯基的冷言冷語，葛羅米柯的缺少幽默，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事情的眞際，只要懂得他們眞正的意思。」幾句話，有位青年看了把書一丟，大叫：「這反動的話！爲什麼對杜魯門、貝爾納斯沒有一句貶詞？」他根本不願費心查一查這幾句話是誰說的，也不知那幾個不好聽的形容詞是美國右派刊物上的口頭禪，史諾特意點醒讀者，不要以貌論人，不要以不了解外交家的態度而就用惡意去推斷一個國家。

武斷往往並非由於惡意，而由於天眞。唯其天眞，才會有宗教熱情，才會南目，才會褊狹。不把人類先定了原始罪惡而後寬恕，怎顯得上帝的慈悲與宗教的偉大？不來一次十字軍與異教裁判所，怎顯得神的威嚴與眞理的神聖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自以爲擺脫了宗教，却另創了一個新宗教。其迷人處與可怕處正與一切宗教無異。與任何虔誠的教徒辯宇宙問題人生問題都是白費，對他們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咀咒亦未必眞入地獄。當此大局日趨惡化，國共兩黨作殊死戰之際，個人被戴帽子，不論爲赤爲白，都是意料中事。敢於道破眞相，Call a spade a spade 的人，一向是國民公敵。像周建人先生般認爲「中國只能有兩種人：不是親蘇，便是親美」（我原文中語）的，大有人在，我不能一一申辯。尤其他們從不站在普通邏輯與常識上講話，只知道運用一連串術語和咒語把人罵倒，便沒有功夫把兩造文字核對一下的旁觀者覺得被罵者眞如洪水猛獸，罪大惡極：對這般吉訶德先生，我只有頂禮頌讚的份兒，沒法叫他們相信磨坊並不存在。換句話，近乎「人•手•足•刀•尺」一類的辯論，或里弄牆上「某某某是××」等等的論戰，以後恕不再行奉陪。

話又得說回來。內戰決不會永久打下去，現狀遲早要改變。比破壞更重要更艱苦的事業還在後面。以周先生這種作風對付未來的局面，中國是付不起代價的。左派也罷，右派也罷，死抱住正統也罷，死抱住主義與教條也罷，不容忍決不會帶來和平，天下蒼生也不見得會沾光。一個民族到了思想統一，異端邪說誅盡滅絕的時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時候，或者是把人當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闖大禍的時候。

（上接第二頁）準解其意，就是海陸空軍應歸我獨攬！若照詁經的例來講，便是孟軻述　皋「干戈朕」的句法。至於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民主，純由人民自主。但前化字，虛，道化字，實；應作消滅的意思解，像羽化，物化等是。準解其意，就是管理衆人的事，想純由人民自主，那就根本已「消滅無形」了！像這樣客觀的解釋，不但刻切國共當局的心情行爲，即就解釋文字的技術來說，也算「釋然理順」。從前孟軻稱會說詩的，「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像我現在這樣的解釋，未審有當「愚者之一得」否？

痴塵詩　七月十一日　四川綿陽

## 行憲序幕

編輯先生：上次學潮中，在上海被拘捕的學生和記者，迄今爲止，有很多還未曾釋放。被捕學生的家長雖曾幾次請求當局依法提審，但總遭拒絕。據昨日上海合衆社電：謂被拘捕的學生記者因拒絕寫悔過書之故，提審無期。

對於那些被捕學生的家長，我們是不勝其同情的；試想：他們的子弟雖橫遭拘捕，但他們不敢抗議拘捕機關之不合法，不敢要求無條件釋放他們的子弟；祇希望當局能依法定手續，光明正大來審詢一下，看看自己的子弟究竟有沒有犯罪而已；這樣的老百姓，還不是世界上最良善最守法的嗎？然而可憐得很，今日中國的老百姓竟然欲守法亦不可得。儘管他們十分忍耐，十分願意依法行事，無奈當局不守良會一樣守法而行，結果祇有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子弟囚在牢中，一籌莫展；

捕了人而不依法提審，沒有確實的犯罪證據而強要人認罪寫悔過書那樣的事實，中國的老百姓亦早已「司空見慣」，毫不希奇了；不過當此「行憲」盛典即將到臨之際，在國內外人士密切注視之下，序幕仍是如此，未免有欠漂亮耳！

梁子奇　七月廿五日　香港

## 徐州瑣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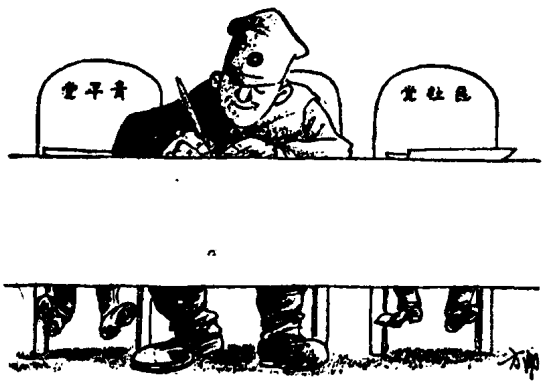
一、老百姓是孬種

徐州距離「解放區」很近，所以時常可以聽到關於「解放區」的事情。據說八路的政治指導員在一次召開的民衆大會上公開向羣衆發問說：「你們說，到底是中央軍好，還是八路軍好？」關於此種問題，老百姓是有經驗的，說「中央軍好」固然要倒楣，說「八路軍好」也終會得到報應，所以沒有人敢回答。可是自認爲是「人民的軍隊」的八路軍，自信一定是能得到老百姓的嘉許的，非要在場的老百姓回答此問題不可，於是終於有一個頭髮零白的老頭子站起來說：「八路軍好，中央軍也好，只有老百姓是孬種。」記得大公報上常說，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爲逆老百姓自己都承認是孬種了呀！

二、廁所倒閉了

勝利以來，將近兩年的當中，我們只聽到什麼工廠關了門，什麼什麼的倒閉了；而聽說廁所倒閉的消息，還是第一次哩。

事情是這樣的，（下接卅一頁）




議會席聯

以身作則

觀察通訊　天津版

# 一樣爭民主·多樣的方式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近年來，民主已成爲全民一致的要求，爭取民主已成爲一句流行的口號，無論誰，無論什麼事，都得拿來跟民主兩個字。去年這些時，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被打死了，爲的是什麼？誰都知道。於今，一年了，北大清華都有沉痛的追悼會，許多青年代之而興的，却是一片「戡亂」（痛奸）的呼聲，他們的目的說是爲了和平與民主，還只苦了無知的老百姓，不知究竟值誰的好。

學運之後，來一次戡亂救國大會，這非奇蹟，而是一個公式。重慶「一二五」之後有「二二六」，北平「一二卅」之後有「三一四」，「五二〇」「六二」之後來一個「七二〇」，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這戲演得倒非常出色，學生們反對什麼，「民衆代表」們便擁護什麼；學生們擁護什麼，「民衆代表」們便反對什麼。而且，學生們一動，就被目爲「紅棍子」或者「被利用了的」。「民衆代表」呢？「出自愛國心的激發」。「民衆代表」所以如此作爲者，撇開「愛國心的激發」不說，理由非常簡單。誰都知道，今年是選舉年，也誰都知道，中國被天荒的有所謂職業代表，這些官僚紳豪們，是協助政府戡亂，有古語有云：「食君之祿，分君之憂」，凡有助于政府者，凡政府暗示要做的，自然只有「力行」，不必問其他了。單就北平一隅來看，這些人眞是賣了力。平市「二二八」逮捕案後，十三教授發表人權宣言，反擊十三教授的是他們。「三一四」開宣傳。這幾天，北平相當緊張，逃避有愛國護權大遊行，是幾個軍事會議，陳誠他們主持的。「五二〇」時的「痛清內奸運動大會」，又有他們的份兒。最近的「七二〇」戡亂救國大會，要算是他們的最得意之作了，據他們宣稱：這會所與「七七」同樣永垂不朽。

這個「永垂不朽」的大會，不在太和殿前的廣場舉行，也沒有「十萬民衆」來參加，而在國民戲院召開，到有代表三千餘人。主要的課題，是協助政府戡亂，有一個代表高呼：（一）大家要踴躍應徵，（二）大家要像慨輸力軍，那怕是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爲中心的市民治促進會。有人把國共爭「民主」的戰爭比爲二獅搶球，球本是人民的，市民治促進會的目的便在促進人民把自己的球拿過來，因爲是他們。本來，總動員令頒佈後，此間頗傳主席要來坐鎮平方，蒞臨參加。而在國民戲院召開，到有代表三千餘人。主要的課題，是協助政府戡亂，有一個代表高呼：（一）大家要踴躍應徵，（二）大家要像慨輸力軍，那怕是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爲中心的市民治促進會。有人把國共爭「民主」的戰爭比爲二獅搶球，球本是人民的，市民治促進會的目的便在促進人民把自己的球拿過來，因爲

提早放假，要勒令歸校的不過寥寥百數十人，北平各校雖沒有舉行這一項命令，但無論什麼事，都得牽涉到民主兩個字。去年這些時，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被打死了，爲的是什麼？誰都知道。於今，一年了，北大清華都有沉痛的追悼會，許多青年代之而興的，却是一片「戡亂」（痛奸）的呼聲，他們的目的說是爲了和平與民主，還只苦了無知的老百姓，不知究竟值誰的好。

學運之後，來一次戡亂救國大會，這非奇蹟，而是一個公式。重慶「一二五」之後有「二二六」，北平「一二卅」之後有「三一四」，「五二〇」「六二」之後來一個「七二〇」，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這戲演得倒非常出色，學生們反對什麼，「民衆代表」們便擁護什麼；學生們擁護什麼，「民衆代表」們便反對什麼。而且，學生們一動，就被目爲「紅棍子」或者「被利用了的」。「民衆代表」呢？「出自愛國心的激發」。「民衆代表」所以如此作爲者，撇開「愛國心的激發」不說，理由非常簡單。誰都知道，今年是選舉年，也誰都知道，中國被天荒的有所謂職業代表，這些官僚紳豪們，是協助政府戡亂，有古語有云：「食君之祿，分君之憂」，凡有助于政府者，凡政府暗示要做的，自然只有「力行」，不必問其他了。單就北平一隅來看，這些人眞是賣了力。平市「二二八」逮捕案後，十三教授發表人權宣言，反擊十三教授的

開宣傳。這幾天，北平相當緊張，逃避有愛國護權大遊行，是幾個軍事會議，陳誠他們主持的。「五二〇」時的「痛清內奸運動大會」，又有他們的份兒。最近的「七二〇」戡亂救國大會，要算是他們的最得意之作了，據他們宣稱：這會所與「七七」同樣永垂不朽。

這個「永垂不朽」的大會，不在太和殿前的廣場舉行，也沒有「十萬民衆」來參加，而在國民戲院召開，到有代表三千餘人。主要的課題，是協助政府戡亂，有一個代表高呼：（一）大家要踴躍應徵，（二）大家要像慨輸力軍，那怕是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爲中心的市民治促進會。有人把國共爭「民主」的戰爭比爲二獅搶球，球本是人民的，市民治促進會的目的便在促進人民把自己的球拿過來，因爲

在這反內戰與戡亂交替的聲中，平市又出現了一支民主生力軍，那便是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爲中心的市民治促進會。民主政治是一種技術，技術是需要學習訓練的。我們認定民主政治的學習與訓練必須從我們自己最關切的社會做起。我們是平津兩市的公民，我們希望從兩市的自治工作開始我們民主生活的學習與訓練。

我們感覺，一個現代都市在民主政治的發達史上有特別重要性。都市的人口衆多，教育進步，智識水準高，交通工具便利，輿論監督機關也特別發達，所以都市應該最適宜於民主政治的試驗與推行。但同時又因爲都市太龐大了，生活太複雜了，事務太紛繁了，個人往往望而生畏，望而却步，往往不敢參加都市的政治生活。我們這個會的目的是要提倡：我們住在都市的人，應該認清都市的重要性，利用都市的優越條件，征服都市的特殊困難，大家努力爲我們的都市盡一點力，做一點事。

我們這個「市民治」促進會不是一個地方性的政黨，更不是一個全國性的政黨。這個會只是一班有職業的公民的業餘集會。我們想不時聚在一起，談談地方公益

#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

鄧嗣禹

（觀察廣州通信）

粵漢鐵路最近發生一樁死了七八百個旅客的慘案。其原因是值得檢討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下午五點二十分，八五七號列車從韶關開出不很遠，在英德橋出事了。車頭及十一個車廂，皆掉在急流的河中。末了一個車廂，一半在橋上，一半懸在天空。車中說是裝載了三百個種顯著的進步：一是航空事業的發展，二是火車免票之取消。十餘年前，坐頭二等車的人，多半不買票，買票的是擠在三等車中的貧苦各人。一後，路局對于幸獲生存或跳車受傷者數十人，又無適當的醫治與照顧。出事後數十小時，交通中斷。第二次通車至英德橋時，路局不備船隻，載旅客過河換車，而課他們自帶行李，自找渡船。這是粵漢鐵路特別快車，已少至鳳毛麟角；路局的高級職員乘車，據說也要買票。我想中國財政部從鐵道方面，一定有一筆很大的收入，鐵路設備，一定有很大的改進。然而事實上只有火車加價，却少有改良的地方。

第三是討論：我們希望這個會能夠時常舉辦有關市政及市民權利義務的講演會，或討論會。會中或會外學者調查研究的結果都可以作討論講演的資料。在相當時期，——有經濟力量的時期，我們也許可以把討論講演的記錄印刷公佈。討論成熟的結論，我們可以提供市議會制爲法令，或建議市政府試驗施行。

第四是學習與訓練：我們希望這個會能夠選一部力量來勉勵我們自己和同市的公民充分參加各種選舉，充分監督促政治經濟的改善。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民主政治的學習與訓練。只有這樣才可以督責我們自己站在各人的職業崗位上努力做一個有力量的公民。」

在成立大會裏，胡適校長鄭重宣佈：「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希望國民黨由乙式政黨回到甲式政黨，容許反對黨的存在。換句話說，他們是要和平的，有和平而後有民主。

在今日，雖管爭取民主的方式不一，但民主只有一個，爭取民主只有一條路。不爭，放眼望北方，一片血腥氣，而大員要人飛來飛去，變形的貿易選舉，也隱有所閙。眞正的民主仍然可望而不可即啊！

（七月廿二日下午）

---

事業，研究改革方案，希望鼓勵起我們大家對市民治發生興趣或討論會，用公平的，公開的，民主的方式來訓練，我們自己做一點促進地方民治的工作。

這個會的任務，時期，我們也許可以簡單說來，只有幾項是我們可以努力做到的：

第一是調查：我們想要調查市民的生活狀況，市政的設施，市民選舉的實際情形，以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實。

第二是研究：我們想邀請專門學者來幫助指導我們研究市政問題。憲法第一一八條說，「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我們盼望我們研究的結果，也許可以能出一個「市自治法」或「市憲章」的草案來供全國人士的討論，或政府的參考採擇。此外，研究的範圍當然可以包括市教育，市選舉法，市行政組織，以及有關市民治的各種問題與法規。

---

#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

鄧嗣禹

（觀察廣州通信）

粵漢鐵路最近發生一樁死了七八百個旅客的慘案。其原因是值得檢討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下午五點二十分，八五七號列車從韶關開出不很遠，在英德橋出事了。車頭及十一個車廂，皆掉在急流的河中。末了一個車廂，一半在橋上，一半懸在天空。車中說是裝載了三百個種顯著的進步：一是航空事業的發展，二是火車免票之取消。十餘年前，坐頭二等車的人，多半不買票，買票的是擠在三等車中的貧苦各人。一後，路局對于幸獲生存或跳車受傷者數十人，又無適當的醫治與照顧。出事後數十小時，交通中斷。第二次通車至英德橋時，路局不備船隻，載旅客過河換車，而課他們自帶行李，自找渡船。這是粵漢鐵路特別快車，已少至鳳毛麟角；路局的高級職員乘車，據說也要買票。我想中國財政部從鐵道方面，一定有一筆很大的收入，鐵路設備，一定有很大的改進。然而事實上只有火車加價，却少有改良的地方。

第三是討論：我們希望這個會能夠時常舉辦有關市政及市民權利義務的講演會，或討論會。會中或會外學者調查研究的結果都可以作討論講演的資料。在相當時期，——有經濟力量的時期，我們也許可以把討論講演的記錄印刷公佈。討論成熟的結論，我們可以提供市議會制爲法令，或建議市政府試驗施行。

第四是學習與訓練：我們希望這個會能夠選一部力量來勉勵我們自己和同市的公民充分參加各種選舉，充分監督促政治經濟的改善。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民主政治的學習與訓練。只有這樣才可以督責我們自己站在各人的職業崗位上努力做一個有力量的公民。」

在成立大會裏，胡適校長鄭重宣佈：「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希望國民黨由乙式政黨回到甲式政黨，容許反對黨的存在。換句話說，他們是要和平的，有和平而後有民主。

在今日，雖管爭取民主的方式不一，但民主只有一個，爭取民主只有一條路。不爭，放眼望北方，一片血腥氣，而大員要人飛來飛去，變形的貿易選舉，也隱有所閙。眞正的民主仍然可望而不可即啊！

（七月廿二日下午）

---

破壞，粵漢鐵路在近兩年來，未遭受軍事上的破壞；今年兩湖來機便宜，生活程度不高，票價似可維持原額。可是也加了好幾倍。加價的理由，鐵路上的職員莫明其妙，旅客更是莫明其妙。一年以來，運費已一再增加，而建設一仍其舊，看不出什麼進步。

去年九月我乘坐粵漢鐵路時，看見許多輕便鐵橋或臨時橋，用小小的甚至薄薄的鋼板那樣大的車站，也當早知英德橋的危險，或報告路局修理，或親告路局修理

---

車中的貧苦各人。一個普通大學生，若是在鐵路局認識一個小職員，就可以找到坐上的破壞；今年兩湖來機便宜，生活程度不高，票價似可維持原額。可是也加了好幾倍。加價的理由，鐵路上的職員莫明其妙，旅客更是莫明其妙。一年以來，運費已一再增加，而建設一仍其舊，看不出什麼進步。

去年九月我乘坐粵漢鐵路時，看見許多輕便鐵橋或臨時橋，用小小的甚至薄薄的鋼板那樣大的車站，也當早知英德橋的危險，或報告路局修理

---

的肺癆病人，抗了一件百多磅重的行李，雖然竭力在掙扎，而左右擺動，我很替他担憂。每過一渡河水汪汪的橋樑，我要出一把冷汗。我想這樣中進步的遲緩，可說是喫觀止了。

據我親身旅行的經驗與觀察，此次大慘案的發生，是由于路局辦事人的腐化與玩忽職務。局長如重視路政，重視人命，就早當把橋樑修理結實，不當把臨時鐵橋永久使用，等到出事以後，才去修理。站長段長如履行職務，也當早知英德橋的危險，或報告路局修理

---

痰，又未帶絢手巾時，就要跑到大門外去吐了。

「慢」是中國文化的特徵，粵漢鐵路汪汪的橋樑，我要出一把冷汗。我想這樣中進步的遲緩，可說是喫觀止了。

據我親身旅行的經驗與觀察，此次大慘案的發生，是由于路局辦事人的腐化與玩忽職務。局長如重視路政，重視人命，就早當把橋樑修理結實，不當把臨時鐵橋永久使用，等到出事以後，才去修理。站長段長如履行職務，也當早知英德橋的危險，或報告路局修理

---

的肺癆病人，抗了一件百多磅重的行李，雖然竭力在掙扎，而左右擺動，我很替他担憂。每過一渡河水汪汪的橋樑，我要出一把冷汗。我想這樣中進步的遲緩，可說是喫觀止了。

據我親身旅行的經驗與觀察，此次大慘案的發生，是由于路局辦事人的腐化與玩忽職務。局長如重視路政，重視人命，就早當把橋樑修理結實，不當把臨時鐵橋永久使用，等到出事以後，才去修理。站長段長如履行職務，也當早知英德橋的危險，或報告路局修理

# 今日的開灤煤礦

## 開灤的成績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信）

開灤煤礦在七十年前（一八七七年）本爲供應招商局洋船爲運輸對太平天國作戰的工具所特設的煤田，前的歷史，不僅對國也就是庚子以後改爲中英共管達四十七年的煤田，也就是淪陷有力的武器。

以後從民國二十八年起日本爲對抗同盟國而冶鍊殺人武器的煤的一個數字：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日產　六、〇〇〇噸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日產一二、五〇〇噸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　日產一三、五〇〇噸

從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共生產了三百十七萬噸。這個數字已是全國最大的煤產數字，其分配又如左：

鐵路方面（北寧、平古、平漢北段、平綏、津浦北段）　七〇九、二〇〇噸
北平市用　二一三、一〇〇噸
天津市用　四七四、四〇〇噸
塘沽　四八、三〇〇噸
唐區（包括漢沽）　四九九、八〇〇噸
秦皇島　九二、三〇〇噸
上海（包括漢口、平漢南段京滬滬杭兩路華南及南口的一部分）一、一五九、一〇〇噸
青島　一三五、三〇〇噸
輪船用煤（包括天津及秦皇島出入之船）八四、二〇〇噸
共計（其中包括儲存之煤炭）三、四一五、〇〇〇噸

開灤公司是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行政院發還的，英國人的開平及中國方面的灤州兩公司又恢復了民國二十年的協定，繼續合作到民國三十九年。那時候，也許就是河北省的東交民巷收回清理的時候了。

## 礦地近況

半百的歲月過去了，唐山、唐家莊、林西及趙各莊各礦間各有其巨大的煤灰堆屹立如山，英國人和比國人雖然相當修正了他們的超人地位，但是中國的首腦部已有取而代之的影子，高級職員，中級職員及低級職工間，似仍有一道不易透風的牆，正像那頗有歷史的包工制度似的，任何人都可以知道是不合理的剝削，但一時也不容易廢止。

據礦主管魏腓說，這一年多的努力，電心是在於把機器修好，把工人的效率提高一下，但是過去一年總要預存三年的材料，經過日本人這幾年的榨取，所餘已然無幾，這一點顯然說明困難是在增加中。尤其是運輸，鐵路不但車輛寫的茶房却能賣給我。交給他幾萬元，又是無收據。

還是我親身經歷萬眞確的事情。據我的觀察，似乎是上下共同作弊。上級職員不聞不問，所謂「水太清則無魚」之謂也。上級職員不計劃大規模的改革；下級職員，樂得佔小便宜。結果，不管粵漢鐵路一帶地方，是怎樣的平靜，人工物價是怎樣的便宜，兩年以來，鐵路建設無改進，「特別快」差不多站站停留，等于特別慢，而票價却加了好幾倍。路局的收入不要五張，鈔票不要數，明天我交進來」，五張票馬上拿走了。輪到你的時候，賣票的人說，沒有頭等票了。就我個人說，我先登記，得站長允許，買票時犯規跟着茶房跑到售票室才搶着一張頭等車票，可沒有臥鋪。其他先跟我排隊等候的幾個人，皆未買到。上車之後，有四五個床鋪空着的，求站長賣給我，站長說不行。稍後車站長說不行。稍後車，或減輕列車重量。

粵漢路頭二等候車室的茶房，每月恐怕有好幾百萬元的收入。每開一班車，到裏面候車的人喝茶，各給茶錢一二千元，還不算什麼。最重要的收入是賣「飛票」。買頭二等大車票，非大款人或路局中有朋友，不容易買到。候車室的茶房代買，却非常容易。每張票多出幾萬元，茶房跑到票房裏，馬上把票拿出來了。不然早去站一兩個鐘頭，快要輪到你買票的時候，茶房在後面叫一聲賣票人的名字，「我還要五張，鈔票不要數，明天我交進來」，五張票馬上拿走了。輪到你的時候，賣票的人說，沒有頭等票了。就我個人說，我先登記，得站長允許，買票時犯規跟着茶房跑到售票室才搶着一張頭等車票，可沒有臥鋪。其他先跟我排隊等候的幾個人，皆未買到。上車之後，有四五個床鋪空着的，求站長賣給我，站長說不行。稍後車

（七月十九日）

錫時候，礦山上沒有地方存煤，而礦木又從外面運不進來，也會影響了工作。

唐山礦區在包圍中，而始終不亂。開始固然是由於美軍的奠基，但與礦工待遇的優厚也不無關係。這裏井上井下的職工合計要逾五萬，而家眷尚不在內。礦工的工資及實物折合起來要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每人工資基數不得少於一元二角，四月份生活指數爲一萬多倍，到五月初由於煤加價百分之二十，於是便增爲二萬倍，到六月初，又增爲二萬七千倍。礦方爲了不使礦工受包工頭的剝削，每作工十日，即可發給頭號麵粉一袋，到月終還有一點定量的煤。工人安定了，唐山的治安也就跟着安定了。直接使工人收益增加（自然免不了水漲船高），而間接是爲了江浙腹心的動力與光明的延續。

開灤煤共分爲兩種，一種是市價煤，按照成本及運費來決定的，一種是工業特種用煤，由國家來貼補的。當前者在市面每噸賣到四十七萬元時，而後者的價格仍然是六萬元一噸。在始固然是由於美軍的安定，但與礦工待遇的優厚也不無關係。這裏井上井下的職工合計要逾五萬，而家眷尚不在內。礦工的工資及實物折合起來要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每人工資基數不得少於一元二角，四月份生活指數爲一萬多倍，到五月初由於煤加價百分之二十，於是便增爲二萬倍，到六月初，又增爲二萬七千倍。礦方爲了不使礦工受包工頭的剝削，每作工十日，即可發給頭號麵粉一袋，到月終還有一點定量的煤。工人安定了，唐山的治安也就跟着安定了。直接使工人收益增加（自然免不了水漲船高），而間接是爲了江浙腹心的動力與光明的延續。

開灤煤共分爲兩種，一種是市價煤，按照成本及運費來決定的，一種是工業特種用煤，由國家來貼補的。當前者在市面每噸賣到四十七萬元時，而後者的價格仍然是六萬元一噸。在始固然是由於美軍的安定，但與礦工待遇的優厚也不無關係。這裏井上井下的職工合計要逾五萬，而家眷尚不在內。礦工的工資及實物折合起來要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每人工資基數不得少於一元二角，四月份生活指數爲一萬多倍，到五月初由於煤加價百分之二十，於是便增爲二萬倍，到六月初，又增爲二萬七千倍。礦方爲了不使礦工受包工頭的剝削，每作工十日，即可發給頭號麵粉一袋，到月終還有一點定量的煤。工人安定了，唐山的治安也就跟着安定了。直接使工人收益增加（自然免不了水漲船高），而間接是爲了江浙腹心的動力與光明的延續。

開灤煤共分爲兩種，一種是市價煤，按照成本及運費來決

## 中英之交

當勝利到來後，鄉村的共軍依然包圍着城市，唐山臨日夜不安。在河北受降之前，東三礦中的大礦林西曾被共軍一度衝入，卒由那靜侯繳械的日軍重新舉起槍來打了出去，比鄰的唐家莊礦區，也夠危殆。趙各莊曾一度成爲真空，秋風陣陣涼的時候，一批由東北僞軍改編的軍隊開過來、第二天，共軍也來了，雙方打了一仗，共軍退了。這以後，便是美軍自塘沽登陸佔領了這個礦區，保護着大英及比利時王國的子民重來一溫舊夢。

英美原是中國政府的兩大「盟邦」：美國用了軍隊，而英國則貢獻了技術。在前者的武力保衛下，由後者來整理生產，由日產六百噸遞升到日產一萬四千噸，於是當局說，「開灤雖然成爲國家的一部，實切到不可分割。」這一年來的變化是係多鉅下野了，前總務處長王崇植（這是南洋中學的學生，五四運動時的代表，由清華畢業後留美）升任了Pryor作總經理。魏Walrarans作唐山礦權屬外人，但已然檢定新的煤田。（資源委員會礦勘隊也派了一批人在礦上工作了兩星期，認爲新礦的希望很大。）

一位在開灤相當有歷史的中級人員說：

「中國越是倒楣的時候，也就越是開灤發財的時候。」

開灤的煤質並不十分好，在北方以灰分多馳名。抗戰之前總礦長，比人Duffnive作林西的總礦長，比人Duffnive作林西的總礦長，比人Duffnive作林西的

週末閒欄

# 養士教育的窮途

陳孝禪

春秋戰國之際，那些手握兵權財權的諸侯卿相，都羅致許多食客，趙王句踐食客三千人，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呂不韋各有客三千人，而孟嘗君在薛招致任俠姦人六萬人。此風一開，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養客無數。秦漢之際，張耳陳餘竇客斬役，皆天下豪傑。田橫死士五百，數日雖不足道，而蠭蠭烈烈，一齊自殺，尤爲歷史美談。高祖以後，陳稀招致賓客，淮南王收案罪亡，梁王招延豪傑，魏其遊士爭歸，四公子流風餘韻，有漢一代，還不絕如縷。這樣一來，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擊劍扛鼎之流，鷄鳴狗盜之徒，莫不應有盡有，食肉衣錦，乘車揭劍，招搖過市，連南郭先生一類傢伙，吹竽濫廁，也一齊出現，眞是百世盛事。

有人歎惜豢門權貴，既斷養了這麼多人，國庫的支出，人民的負担，都不勝其煩，何不下令逐客，各歸田里，從事生產，免致竭國殃民呢？這個疑問，可謂書生之見，根本不懂政治的妙用。蘇東坡對於這個問題，說過精闢入眞的答案：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蠹，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唐用其民，不滅於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埋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這一席話，把中國教育史看做中國養士史，如果應用在今日，除「隋唐至今出於科舉」之下，應補充「民國以來出於大學」一句之外，沒有半個字虛浮，我想研究今日的高等教育，儘可以不懂孟祿杜威，也不必知道統計測驗，能夠體會這番意思，對於大學教育的領悟，一定更深切精確了。

現在國家爲什麼花錢設大學辦教育，我們不必翻閱教育宗旨，尤其高等教育機關，決不是「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那麼一回事，只須印證事實，就不難下個正確的結論。

說到辦教育，起碼要有充足的經費，豐實的設備，優良的師資，還要一個安定的環境，使教者學者潛心研究學習。今日的大學，距離這個條件太遠了。在戰後，錢本來已經不值錢，而教育經費只佔國家總預算一個極可憐的百分比，試看報紙，這次呼籲加薪，那麼要求改良待遇，不是爭取實物配售，就是請願公糧官價。校長在飛機汽車之間打轉，總務長天天爲銀錢柴米張羅。查帳簿，造報銷，廚房出毛病，膳廳鬧風潮。經課罷教，遊行請願，大家鬧的正和孟嘗君食客馮驩的要求一樣：

長鋏歸來兮食無魚。

長鋏歸來兮出無車。

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

設備呢？在今日好像不大成問題。宿舍擠得像沙丁魚，到底有個躲避風雨的處所，反正戰時吃慣苦。圖書也不是頂重要的東西，沒有書索性睡大覺；沒有儀器做實驗，大家好躺天；參觀調查實習既然沒有經費，不如去打太極拳；甚至有的爲爭開水而打架，有的因爲無紛筆墨板擦而發牢騷。於是大學個個避手好閒，滿腹怨恨。精力充沛的，搬弄是非，搞些學業以外的糊頭；安份的，只等年限一到，文憑入手，什麼也不必過問了。

師資呢？當然有些學者教授，仍本着「崇高的理想，平凡的生活」的古訓，啓迪後學，出於迷惑之境，無奈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學教授也是人，血肉之軀，怎經得起生活的摧磨？妻子啼飢號寒，兒女街頭荒嬉，井臼養育，樣樣躬親，如此一來，那能安心教學研究？護愚者，寫本英文捷徑，入學題解，騙騙中學生的錢；狡點者，結黨營營，奔競於權貴之門，鱼逐於投機市場；下流者，開開小食店，弄個銀行小差事兼；彼此都爲了生活。今日還有多少人去吟味哲理，推敲詩句呢？

加之時局動盪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第三次大戰的陰溼又傳來，原子彈、宇宙線、病菌、一切窮兇極惡的武器在宣傳，在試驗，在製造，整個人類的毀滅，幾乎就在眼前；但和平的福音也若斷若續。矛盾的哲學，衝突的政理，相逆的教義，新與舊，東與西，左與右，內與外，一切都披上眞理的外衣，搖曳於羣衆之前。以今日大學的智慧，尚沒有眞僞美醜善惡判別的能力，而流於徬徨、狹隘、甚至背謬就不能避免了。

樂觀的論者，看到教育的社會作用，就斷定教育爲改造社會的工具。其實教育的效果，還要看社會的性質。光明的社會自然需要教育，使社會更光明。黑暗的社會，本來就不能產生轉移社會的教育，即使刻意去改造，也因社會各方面相衝相剋，甚至相反，所以黑暗社會的教育，往往使社會更趨黑暗。

一個社會，只有投機取巧之門，奔競鑽營之路，陰謀暴戾刻刻對你招手，攘奪貪婪時時要你幫忙，加上社會業務，根本沒有學識的需要，今天可辦外交，明天會辦鐵路，在銀行是這麼一坐，入衙門也不過如此。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只得把書本束之高閣，拜老子，入幫派，呈履歷，求奧援，結鄉親，張迎拒，望分數，拍文憑，這般情形，任你春風化雨，怎能陶鑄多士呢？有一個迂拙的教授怪責學生不用功，學生說：「學得頂好也不過像你先生一樣窮苦，還有什麼意思呢？」

今日的大學就完全不是本來「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那番意思，教育的意義，淡到欲無。不過大學雖然失却教育作用，仍有別的用途，否則早已關門大吉，斷不會人員一天比一天多。然則大學的作用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大學教育的本質就和秦漢之際的養士毫無二致。本來養士沒有教育，教育不能養士，而今日的大學却具有養士和教育的作用，所以姑名之爲養士教育。

所謂士，照蘇軾的分析，有智勇辯力四類。他們具有知識和能力，而從被統治階級爬上統治階級，他們不僅不肯任人剝削，而且生活所資，恐蜂士的身份和書本的知識，非剝削別人不可。這類人在統治者的心目中就是國之蠹，鳥獸的猛駑，昆蟲的毒螫，如果百姓出其粟米麻絲以事其上，不分潤一點殘羹冷飯出來，這些人大抵要鼓噪的，用現代的話，就是恐怕「誤入歧途」，所以國家預算教育經費也須佔一小小的百分比，蘇東坡也肯定說：「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

說到教育經費，這裏也有一個鐵的事實：不論教育經費是多是少，總未曾照辦教育的常軌，用以增進教學和研究的便利，絕大的部分，都由手到口，用來養士，而且只有單純的口腹之養。大部分教育經費既用來養士，照理飯菽吃得飽，事實上也不盡然，兩碗粗米飯，一碟鹹水煮的青菜，吃上半年，個個面黃肌瘦，營養不良。學生貼標語說：「飢餓，上不得課」，其實這都非政府的官員故意虐待，像孟嘗君的左右，看見孟嘗君的臉色不大高興一樣，「粥少僧多」才是基本原因，要改善也力不從心，教育行政當局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確是實話。從這一端可知道今日大學養士的職大。

近來頗有主張公道的人爲中小學生的不平，不錯，全部教育費用在高等教育方面花的最少，中小學生的負担有時反比大學生繁重，學費高，公費少，都是中小學生委屈之處。照養士教育的原理，倒有幾句安慰的話，再過若干年，他們的思想行爲有了「誤入歧途」的危險，換句話說，具有士的資格，也會受國家的禮待的。這個意思很重要，却爲各方面所忽略。對於大學生的特別優待，也許不是有意的偏袒，但事實上中小學生不官貼標語，遊行請願，即使經費的分配小到可憐，也沒有什麼異議的。胡適之先生對於中小學生待遇微薄，頗有煩言，大概一時忘記了教育的養士作用，否則不以爲怪的。

一個月以食米二斗三升和識字瑰錢，如果能夠羅雀掘鼠，那麼二斗三升對於消滅多士有什麼氣力呢？粗粗想來，目前生活雖然十分困頓，畢業以後，前途却有無限希望，士大夫們所憧憬的恐怕還在於委任簡任一串的官階，一鄉一縣一省的勢力罷？社會始終需要無數的人才，不論有沒有本事，誰也不能堵塞上進之路，這是養士教育的妙用，也就是大學不會關門的理由。

養士教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實而不教，從士的方面說，就是吃而不學。我們翻遍戰國策史記，沒有發見養客的權貴豪門，曾經聘請名流學者來教育他們的無能的食客。現在的大學在理論上固然是一個教育場所，但實際上却因爲經費困難，設備不全，師資欠缺，不能發揮眞正的教育作用。有些放下書本馬上等因奉此的是教師，舟車風塵僕僕會議羣手續類的是教師，弄點外快兼差遙領的也是教師，他們有什麼道德文章傳授給學生呢？有些靠家人的條子入學的是學生，戀愛清談混日子的也是學生，只須通過入學大關，睡覺四年，不能畢業，那才笑話呢？大學裏的教師學生，與其被看做教者與學者，毋寧都看做破廟養的食客，如此把實驗器的外國去換棉花，把學術研究費改做燈油菜水裝琴等，都是養士原則演繹的必然，不足爲怪了。

養士教育既然養而不教，那麼治術人才將何由出呢？黃梨洲在明夷待訪錄有一段透澈的話：

「三代以下，天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崇之則羣趨以爲是，天子呰之則羣趨以爲非。羅吉、期官、錢穀、戎獄，一切委之俗吏，時風衆勢之外，稍有人焉，慎以爲學校無當於緩急之智氣，而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薰心，亦途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養士一事亦失之矣。」

可見養士不教士，科舉囂爭，富貴薰心，誰不是現代大學的特色。至於司法行政經濟軍事等技術人員，自有專門傳習，否則取之訓練班職業學校也未嘗不可，於是大學的職能，保守經驗，探討眞理，創獲學術，訓練人才，就可有可無了。

教育既以養士爲鵠，毋須培養指揮生產的人才，只須彼此相安無事，便算大下太平，正如陸賈對劉邦說的，「質慤異議，醖藉異科，長幼有節，上下有差，尊卑相承，雁行相隨」。要達到這個目的，須嚴守「天下是非一出於朝廷」的宗旨，而一向大學被人豔稱的學術自由，就被剝奪殆盡了。許多大學傳統的學術自由，一變而爲「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的「一」，行政教學研究學習自上而下，大學只須奉行功令，實際效果，一律證諸騰後，教員教學研究成績如何，學生能力德行怎樣，都無人過問，偏使以朝廷的是非爲是非，眞的「尊卑相承，雁行相隨」，可算全部教育目的的實現了。

剛才說養士教育毋須培養指揮生產的人才，從近年設立學校的歷史看來，好像不盡然。中國的新教育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鎚鍊出來的，早期擊先化電，堅甲利兵的一套西藝西學，本具着反帝國主義的戰鬥性，但是武備學堂、水師學堂乃至冶礦學堂、造船學堂的秀才們，還不是一個個上衙門聽鼓應官，那裏有「維新」的影子？一個小農社會的生產方式沒有變更，不具資本主義社會相應的條件，現代的生產教育，必然無法推行。張之洞李鴻章式的西藝教育的失敗，已成定案，豈不足爲近年實科教育的殷鑑？在「建設」口號底下，實科教育言之成理，在提倡與鼓勵之下，數量已壓倒文法科。辦工科有沒有工廠，辦農科有沒有農場，辦醫科有沒有醫院，在養士教育者看來倒無關宏旨，而實科學生思想的正確，行爲敦厚而有禮，就算不辜負養士的苦心了。

小農社會的生產方式既沒有變更，每個份子，只須孝悌力田，完糧納稅，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便算了。他們根本不需要教育，而政治上也不必以養

及教育爲綱領。（義務教育乃是歐洲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歷史上沒有這個東西。）正因爲這個緣故，受教育的人數越少越好，所以無論選舉也罷，科舉也罷，學校也罷，一律有名額的限制，使各安其處，到剛剛能夠指揮百姓，致君堯舜便足，斷不能漫無限制，養士的名額雖然多多益善，到底要國庫能供應才行。因此之故，養士的費用，不能予求予取，「食以草具」的辦法，究也無可奈何。至於名額的限制，現在雖不像科舉時代的嚴格，但辦多少學校，招考多少學生，多少學生可獲公費待遇，不是沒有算盤的。競爭考試是限制名額的具體辦法，入學要考試，畢業要考試，至於什麼會考聯考總考普考高考等等，無非把士的名額，凍結於一定的數量之內，不致膨漲。倘使士的數量太多，超過社會的需要，秦始皇就有焚書坑儒的辦法；等到數量不數，自有董仲舒之流出來唱興大學，養賢士。這樣養之又殺，殺之又養，就是平衡預算最好的辦法。

養士教育的方法也是八股的方法，把將經術經世、高頭講章的考試方法，使天下士人一齊鑽進牛角尖，越做得八股，頭腦越糊塗，越當得奴隸。張之洞曾說過「寓科舉於學校」一句老實話嗎？考試原是檢查教學結果的一種手段，決不是教育的目的，但現在往往一變而爲壓迫學生的武器，學生在學校一天到晚，誠惶誠恐，在考試間考得一場糊塗，他們背上書，考出試，就叫做「成績」，至於能否處理實際問題，便無人過問了。作者曾聽過一個中學生在背書，聲調抑揚似誦桐城派文，細聽才辯出一大串 $H_2O$，問他水怎樣電解，則茫然莫知所對，天下誤人子弟的教育，還有甚於此的麼？

在一大統中央集權支配之下，學術本來已經奄奄一息，即使有所謂學術，也不過代聖人立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愚不出位的點綴品而已。班固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寖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蓋利祿之路然也。」養士教育的學風，只須發見利祿之路，數術支吾，一經可說至百餘萬言。我們今日雖然沒有皓首窮經的書生，但是升官發財的捷徑洞開，「天子業之則稟認以爲是，天子尊之則稟摘以爲非」，是非既有標準，自易因循隨和。因此之故，養士的費用，不能予求予取，「食以草具」的辦法，究也無可奈何。至於名額的限制，現在雖不像科舉時代的嚴格，但辦多少學校，招考多少學生，多少學生可獲公費待遇，不是沒有算盤的。競爭考試是限制名額的具體辦法，入學要考試，畢業要考試，至於什麼會考聯考總考普考高考等等，無非把士的名額，凍結於一定的數量之內，不致膨漲。倘使士的數量太多，超過社會的需要，秦始皇就有焚書坑儒的辦法；等到數量不數，自有董仲舒之流出來唱興大學，養賢士。這樣養之又殺，殺之又養，就是平衡預算最好的辦法。

養士教育的方法也是八股的方法，把將經術經世、高頭講章的考試方法，使天下士人一齊鑽進牛角尖，越做得八股，頭腦越糊塗，越當得奴隸。張之洞曾說過「寓科舉於學校」一句老實話嗎？考試原是檢查教學結果的一種手段，決不是教育的目的，但現在往往一變而爲壓迫學生的武器，學生在學校一天到晚，誠惶誠恐，在考試間考得一場糊塗，他們背上書，考出試，就叫做「成績」，至於能否處理實際問題，便無人過問了。作者曾聽過一個中學生在背書，聲調抑揚似誦桐城派文，細聽才辯出一大串 $H_2O$，問他水怎樣電解，則茫然莫知所對，天下誤人子弟的教育，還有甚於此的麼？

在一大統中央集權支配之下，學術本來已經奄奄一息，即使有所謂學術，也不過代聖人立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愚不出位的點綴品而已。班固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寖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蓋利祿之路然也。」養士教育的學風，只須發見利祿之路，數術支吾，一經可說至百餘萬言。我們今日雖然沒有皓首窮經的書生，但是升官發財的捷徑洞開，「天子業之則稟認以爲是，天子尊之則稟摘以爲非」，是非既有標準，自易因循隨和。

學校以及文官考試的內容，苟且不說，最可笑的，年初天津冬令救濟實施委員會舉行所謂「文貧考試」給獎，試題三個，（一）吾人對於國家前途應有之認識，（二）試述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意義，（三）平議物價飛漲。窮途潦倒的文人，一樣要這筆言不由衷的策論。再如檢閱今日出版界的實況，也不難發見班固的話仍有思慮的價值。

養士教育的宗旨，雖然以朝廷的是非爲是非，而蕩檢踰閑的事實，露出不窮，甚至沖出危險的思想和行動。東漢太學生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宋諸生伏闕槌鼓請願，起用李綱；明末復社東林，清末戊戌政變，以及四五以後，歷次的學生運動，都可以證明他們受了國家的斯養，仍不肯就範。在統治者看來，這是反噬叛逆，防不勝防，願堂囊駕，市井騷然，而嚴刑峻法，不能不施，至此，黃梨洲「不特不能養士，且以害士」的預言，就擺在我們的面前了。

我們說了一大堆話，簡賅言之，養士教育的本質，不外政府以利祿爲誘士之餌，士以求學爲入官之梯。目的在此，而以教育爲手段，所以結果失盡教育本來的面目。試看今日大學三十餘萬員生，在半吃半餓狀態之下，免流爲文丐已屬大幸，那能期望個個做孔子顏回。教育風氣的敗壞，不是大學人員的責任，也不是空口所能整頓的。如果教育方針不改弦易轍，不把大學作爲探討眞理，培養人才的場所，尊重學術自由，增加經費，充實設備，注重師資，慎選學生，避免歷史上養士教育籠絡士大夫的方法，則大學教育永遠不能發揚光大。

定閱本刊，一次先付四萬元（平寄）或五萬元（掛·航）。

（上接廿三頁）因爲徐州接近戰區，爲了戡助不肯分子潛入市區活動起見，出入必需檢查，於是在「檢查」的規定情形下，就檢查出花樣了；最後連運大糞出城也要在「檢查」的變態下，行了「方便」才可以出去；因此清除廁所的人因不勝負担而自動休假了，廁所只得關門大吉。至於其他，當可想見。

三、一個建議

記得半年以來，大公報龔次憲出「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的哀號，但大官先生們有幾個能眞正的理解這句話呢？而眞正爲老百姓的活路設想的，那就更是鳳毛麟角了。現在我鄭重建議，任何一個大官（如院長部長等），都要和到中央訓練團受訓一樣，到鄉裏和老百姓共同生活，至少需要一個月，看看老百姓是否還可以活下去？老百姓到底需要些什麼？這樣一個月的「鄉村訓練」，應該比中央訓練團更有用些吧。

陶　王　七月卅日　徐州

## 撤去貪官·提升污吏

編輯先生：河南合管處處長田夢嘉，前以貪污舞弊，由省參會彈請法辦，復經監察使糾彈劾辦，政府始將其停職。所謂「停職」，不過是優待貪官，予以下台之面子而已。繼任人選，政府即應愼選賢能，以補用人不當之前愆。乃頃悉處長一職，由祕書主任孟昭杜升充，此種消息發出後，不僅社會人士納悶不滿，即我合作界同人亦一致反對。查合作事業乃爲一社會福利組織，河南合管處在田處長之領導與孟祕書主任之策劃下，竟養成一個百般出醜無惡不作的貪污集團。田之撤職查辦，固屬罪有應得，而各項貪污內幕，牽係孟之主謀，放彼實不能辭其咎。此中微妙情形，汴垣人士知者甚多，今政府不予孟以連帶懲處，即屬失之寬縱，却更使之官升一級，此非獎勵貪污而何？且這種換湯不換藥之做法，無非是既將政治之表現。復據確息，孟之升任處長，係中央某院長親筆函荐劉主席者，然則該院長對貪官污吏方如此提拔，未知究欲置國家政治於如何地步耶？

貴刊主持正義，誅惡伐罪，（下接三十四頁）

# 一個冬天的黃昏

金隄

把這個季節叫做冬天實在是冤枉。瞧，路旁這些樹的綠葉在陽光中還不是閃得透亮？有人在揮汗，上身衣服剝得精光，在風裏頭就滿不在乎的一勁一勁搧，彷彿這是六月大熱天！這些人的影子，都伴着樹幹的影子，長長的投在路上，把黃色的路面劃成一格一格。

然而，可不也就是冬天了？草都枯黃了，縮縮瑟瑟的一根根蜷起，地面上就像貼着一片片焚燬了毛的羊皮。稀零的路人也有好幾個穿着大衣。

迎面緩緩走來一位穿黑色短外套和綠寶藍旗袍的年青女人。人不太高，可是那雙罩在鐵黃色長紗襪和黑皮鞋裏的腿走路怪有風韻：在低頭看一封信，因此看不清楚臉部，但在髮髻的頭髮和潔白的信紙間透出來一種氣息，一種氣派，叫人能斷定多多少少是個清秀甚至美麗的人。

我想，她這樣專心一意的看信還要走路，如果我站定了擋住她的道，她是擋到我懂與來還是抬頭望一望我？——無論她怎樣，反正我都願意。於是我就在離她三四尺的地方有意無意的踏準。

這小娘們兒！也就彷彿有第三隻眼睛似的，不用提擋進來，連望也不望，繞個圈兒走過去了。只剩下我傻里瓜氣的站在路上，鼻子裏聞到一陣清淡的脂粉香，惹我怔得癡癡的。

人都喜歡被人注意，也不知是何故。她不抬頭望我，我就彷彿受了重大的委曲。怒氣沖沖的轉過身，看見這女人已經加快了腳步，頭也不回的走去。我正考慮要不要追上去跟她評評這個理，她扔下一個紙團。這傢伙，看了人家辛辛苦苦寫的信，隨手就給扔了！我立刻感到一種同仇敵愾的氣憤——不知道那地方的一個什麼樣的男子，又是活該倒霉，眼睛夜白白睡不成覺。

等她走遠，我便過去撿起那團紙，預備把事情弄明白了再在心中向那男子付出充分的同情。最好是連信封一塊兒檢到，那麼還可以把這分同情表達出來。

厚厚的，有那麼十來張。那女人已經把紙攪成對半，團得稀爛。真不想看，可是字蹟仍舊可辨，而且非常漂亮，那漂亮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便攤展她的樣，却取了相反的方向，一面走一面拚拚湊湊的開始唸。在路上不方便，而且天色漸漸轉晚，風也刮得我幾乎沒法整理手中的紙，我看了牛張便快步踱回我那個也算是家的小房間，亮了燈，把紙鋪在桌上，耐心耐意的唸下去。

唸完後，我不再想「同仇敵愾」的事，只想給朋友們看看。既然那位小姐毫不在乎，我想我也可以很大方的公諸同好。

明：

捧了一大堆書，興冲冲的回到宿舍裏來。今天已經決定畢業論文題目，馬上可以開始把自己埋在書本紙張裏，可以做一點比較有意義有分量的事情了（至少對我自身而言）。看到桌上靜靜躺着的信，我的興緻更提到了頂點。懷着滿腔喜欣，堆着滿臉歡笑，我拆開你的信。

看了第一段，我帶笑說：「這個小妮子！」

看了第二段，我掛着剩餘的微笑說：「這個小滑頭，我知道她一定要銷魂，不肯說她的心情的！」

看了第三段，我來不及加什麼旁註，趕快讀下去，一口氣讀到完。看完了，沒有放下你的信紙，只是凝凝的站着。突然又像救似的唸了第二遍，第三遍。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又逐字逐句的看一遍。

窗外，太陽已經把我們這幢房屋的陰影撒到小河邊。小河彎，大道上，有十輛輛空載車一連串的馳過，一片馬蹄聲和車板震盪的聲音，觸在這靜靜的空氣裏，顯得十分寂寞。它們這樣忽忙是到那裏去？

這樣寂靜——靜得可怕，就像黑夜不知從那裏偷來了光明的外衣。

你那瓶墨水既是在閱會時搬桌子碰翻的，你一定「呵」的一聲叫出來。我妒忌那些在你身邊的人，他們不會起什麼感嘆的，却能聽到你那一聲吃驚的喊叫！

突然我發現我已經呆站了不知多少時候，手裏拿着你的信，腦裏亂七八糟的攪着各種各樣迅速却悠然得古怪的思想。

明，我怎麼會把責任都推到你身上，我怎麼會，怎麼可能恨你呢？三年前你將我那「命運之花」擲掉時，我也不曾認爲是你的罪過，只是感謝你給了我一年那麼快樂的光陰，和悔恨我自己處事的孟浪。而現在，我更只有痛責我的自私：對，我那極端的自私。你每給我一封信都帶給我極度的欣喜，而我却每封信都給你加上苦惱，叫你那等待我信時的希望全成爲泡影。明，你對我還是太好，我寫「有人拿他的花送了人可以收回來另送，而我的，你扔了我却再也找不回來，」你不該回答「拾不回你的花是我最大的遺憾，」而應該是：「活該！」眞的，你可以根本不理我。理我，你已經是太好了！

當然，如果一件事情帶給你的痛苦多於它給你的愉快，你應該放手不管，你的處置十分對。我只好啞口無言，呆瞪着眼看你翩然離去，接受命運的賜予。是的，終於我認識我的命運了。事實上，自從唱起那年前那次的誤會，我的命運便已經注定在我身上，時時刻刻都像我的影子一般的跟定我，在顯現眞理的大神小神休息時，影子才暫時離去，給我一些零星片斷的自慰式的安寧。（那便是咱們恢復通信後我間斷地看見希望的時刻。）——只不過我，像一個嘗過親親的熱愛而因此不肯承認後母的軌物孩子，一直不肯向命運低頭說一聲「我服服了」而已。

（容我這檢信人來插一句話。——右時你打電話，電話本通却聽到不相干的兩方面在談一件很有趣的事，你想不想也加入？我現在便是如此想加一個按語。——這些小娘們兒，使人想起小孩子玩皮球：用繩子繫住了皮球，拋出去又拉回來：拉回來便是爲了要踢出去，拉得重是爲了要踢得遠。這位寫信的先生自己作了皮球還認爲對不起孩子的腳！）

「並且，喊，請記住，明是曾永遠用友愛來愛你的！」明，這是何等的崇高，我只能俯首無言。我明白了，明，你是愛我的，永遠的愛我，因爲是永遠，所以只能清淡。我應該以這個爲滿足，把這個當作我畢生所收得最寶貴的禮物，我將要用它來陪我過我的流浪生涯，我將要抱着它到墳墓裏去。明，眞的，我說不盡我的感激。

咱們現在的見面會使你痛苦，那麼，咱們當然不見。我常常勸人家，「放開一點算了，何必呢？人生不過數十年，到頭來還不是那麼一回事？」爲什麼我自己反不能放開一點？當然能！

可是咱們也許會永久音訊不斷的，如你所說。也許，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偶巧在附近的城市裏，那麼你一定會特地爲我製一張奶黃色的請帖。於是，提起我那隻破舊的皮箱（我將仍舊用那隻你爲我整理過一次的皮箱），踏上火車。我會從車窗裏伸出頭去急切地張望那個早已記熟了的地名。車廂裏的人看到這樣一個老頭子學小孩把頭伸到窗外，任憑灰白的頭髮在風裏狂飄，一定以爲是個從沒見過火車的鄉巴佬。

車在站上停了，卽刻就充滿各種聲音；最高的自然是小販叫賣聲，但是較廣泛的却是離別的叮嚀和電達的歡呼。我自然不用期待你來接我，何況我還根本沒有通知你。

這幾十年來早嘗慣了這種滋味——在月台上，在旅店內，在戲院裏，在公園中，永遠是孤孤單單一個人，無所適從的夾雜在喜悅喧鬧的人間：看人家握手或是交換微笑，聽人家嘻笑或是呼喚名字，我亦只是一個人，輕輕的走進人羣，默默的離開人羣。因爲已經習慣，當然我也不會在這車站上感到如何分外的悵惘，除非我想起咱們第一次離別時你陪我走十多里路的情景。

說是完全平靜，怕是失眞。我一定有一點小小的緊張。出了車站，我便用我的不三不四口音問起路來。

不久，我便瞞瞞到你的門前。先仔細又慌張的看了門牌，然後，拍拍身上的灰塵（這自然只是意思意思，因爲積久了的灰塵愈拍愈多），膽怯的敲起門來。（現在我就彷彿聽到那鋼槌擊鋼板的遲疑確聲。）

門先不開，只是裏面有人拉開門上的一塊小方板。門房用他的三角眼看出來，先把我上下打量一遍，然後陰陰的說：「要什麼？」

「找你們太太，」我理壯氣直的回答了。你道，這種勢利小人最能壯我的膽。

「太太？」他不信耳朵似的接回，又把我全身打量一番。

「怎麼，不能找嗎？」也許我又要發作牛脾氣預備吵架了。也許，爲了氣氣他，我會告訴他「我這藤皮箱裏藏的金是你們太太的信件條子，你們連看一眼都不配的信件條子！」不過，我想我那時候不至於還是鬱到那種地步。

「哼……站在這裏等一等，」然後小孔拍的關上了，大有打我嘴巴的意思。於是我倚在你家的大門上，一面略微慌亂的推測着我們見面的情形，一面用竹杖在門前的土上畫。劃的也許仍是咱們兩人在一起常常用無聲的言語討論的那一個字：愛。

門開了一條縫，你的鬼臉門房探出一個頭來喚，「進來」。

爲了被精要見到你的神祕情緒所征服，我一定什麼也不顧，便順他的意思從那一條門縫裏硬擠了進去。

跟隨着他的脚步，在門內園子裏的青石道上，我激動得眼角潤溼。（你來陪我啥書時咱們常倚窗賞玩的那個小小園子不知還存在否，那一片嵌在綠蔭中的鮮豔歐籬圍，想必早已精光完了；咱們拿來開玩笑的那棵古怪楊樹，也許已經老得凋空了樹幹。）

門房站定在一位穿淡紫色夾旗袍的少婦面前。「太太，就是這個人。」他說了便站在旁邊，用白眼看我究竟是幹什麼的。

「請問，找我有什麼事？」漂亮的少婦倒退一步後問我，遮掩着她應有的厭惡，露出一點詫異。她一定猜不透我的身份來歷。

毫無問題，我是怔住了，突然從酣又帶醜的回憶境地被帶回現實的使人迷糊的霧中。想到可能是弄錯門戶，我不禁狼狽，老臉上竟泛起紅暈。「我，我……」我格格不吐的回答，「這裏有一張請帖。」不用說，在我摸索着老花眼鏡的當兒，她年青銳利的眼睛早看到了請帖上的字，雖然紙是例外的奶黃色。

「喔，」她忍俊不住的笑了，可是說話卽刻帶上了敬尊的意會。「原來誤了今天倒是我的老太太啊！本館不錯，今天正是她老人家的生日……可是您也實在來早了一點，瞧，客廳還是亂七八糟呢。」（說實話，明，我心裏雖受得什麼似的：清事一點，早點兒預備整像樣衣服多好。我寧願去跻划犯法，不願在你家人面前丟你的臉。）

她身後的大客廳裏可眞是亂糟糟的，十七八個僕人在搬東搬西的佈置。她領我到一間小書房裏，請我坐下，然後留下一個神祕的微笑出去了。

「呵，她的姐姐，」我想。「怎麼她在信裏沒提起過？……福氣……」

你這一來可叫我痴等的。（也許，明，你會不會是在爲我又用鷄蛋白洗頭髮？你那黑得晶亮的頭髮，你知道，我最愛用手撫弄。）我無可奈何的站起來，望望壁上的畫，看看架上的書。說不定，在書架上還發見了我用來夾第一封信的那本小說。

正在翻着那本書中枯如黃葉的紙張出神，後房門輕輕的開了。我聽到脚步聲了。一聲，值

是師道門來的一擊。但是我即刻醒出哪兩刷四十二年的腳步聲。

我用微微顫抖的手插問了書，迷迷糊糊想了一想（當然，是那種毫無結果的「想」），然後轉過身——

兩個僅住的人，兩副打止在半途的微笑。

過了半天，你才說，「你來了？」

「來了，」我的答語像問聲。

又是好久的沉默，你才說，「請坐下吧。」

我坐下了，你也坐下，兩人都有一點慌張，有一點不知怎麼辦。然後你說，「怎麼，老朋友見了面一句話也不說？……最近的旅行中又見了什麼可笑的的事情沒有？給我說說好不好？」

我嘸嘻了一會，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搜索了半天，想到一個故事，我講了起來。（天知道我見了什麼鬼，偏偏要講一個酒店裏木匠和他情婦打架的故事。）講到情婦把他的頭按在酒桶裏他直掙脚的地方，我先開始大笑，你也跟着大笑。聽見你的笑聲，我纔轉過頭看你，盯住你，一方面說着些什麼。

你臉上的細紋比我少多了，有，也表示着溫柔。臉簡直是豐腴，那像我的枯瘠。你的牙齒也還是一樣潔白閃亮。可是頭髮也已帶上幾根銀的。眼睛，眼睛不像以前那樣黑得深邃，我也無法再拿它當我的小鏡子——也許因爲我坐得太遠，也許因爲我的眼睛花了。

但是我們笑得頂開心。我說完了話，兩人繼續搖擺着灰白色的頭髮大笑。你模糊的看見我的眼眶邊掛下淚珠，於是你說：

「你還是老樣子！」

「你却變了，」我歇口氣說。「你以前從不哭的。」

「是的，我變了，娥，」你說。這是四十二年來我第一次聽你親口叫我的名字。我感到無限興奮，彷彿有電流通過我這衰老的身體，偷咱們多年青時，我的嘴脣第一次碰到你的嘴脣的光景。「想不到你會邀請我的，」這個老傻瓜又會說起傻話來，聲音也許是顫抖的。同時我自腦口摸出一樣東西。「這塊石頭你還記得？這就算是我的禮物了。」想來你還記得，咱們一塊兒在河邊檢到的小石，紅色，作心形。

「老朋友，」你接了石子，把它裹在你抱着的手絹裏說。「我想見見你。我想一定很好玩的。……我常常想起你……」

這時候人道來說害人已經到了不少。

我正同味「想起」這兩個字。我倒想起一位老朋友的話：「從沒人喜歡永遠吃酸菜，但是在豐盛的筵席之後，人都喜歡吃一點酸菜爽爽口。」用不到傷感，有的人生哉就只是酸菜的料。

也許情形不是如此。也許咱們會很世故地見面。但是我想像不出你老練我世故的樣子。還是這樣好。對的，明，對的，咱們將要做一對比任何人都長久的朋友。我歡迎這種友誼，我願意到你六十歲再來拜訪你。我願意爽你的口，免得油膩使你噁心。我誠心誠意感謝你的溫情。

……

朋友，看了這封信，你如何？至於我，我是不知道該把我的「同仇敵愾」如何用法了。那個女人一定極可愛，也極可恨。那個男人一定極愚蠢，也極聰明。實在是我有點給攪糊塗了。我想連夜裝出去，把這團紙放在路旁原地點。

廿三年冬　昆明

## 徵求讀者意見

讀者是否主張：本刊增資時，應劃出一部分股額，由讀者認股加入？設使如此，台端是否願意入股？擬認幾股？（每股五萬元）

（上接三十一頁）敬請賜予披露，并希孟昭杜迅即罪悔自苦，退位讓賢，幸勿自貽伊戚，待受法律之制裁，再向社會人士出醜而後去也。

黃建華　鄭國璽　李曉鳳

七月二十三日　開封

## 污玷「七七」

編者先生：我是堅決反對內戰的，所以我非常痛恨用外國的一億三千萬貴軍火來殘殺我們自己的同胞！我還不贊成：「首都各界誓師救亂救國運動大會」所決定的「請政府規定七月七日爲誓師救亂救國紀念日」，我們不能讓這可恥的內戰玷污了我們神聖的抗戰建國紀念日。請先生在觀察上爲我呼籲！

李××　七月七日　西安

## 關于「民主國際」

編輯先生：讀了您推荐的楊光時先生等的「我們對大局的看法和對策」不能無感。楊先生替美國人想出了個新花樣，以所謂：「民主國際」對抗共產國際，他忘了美國的經濟體系生長出來的政策並不會爲了那好名兒變質的，還大可不必勞楊先生的神。楊先生的卓見以爲那麼一來始足以迅速地與「共產國際」對抗，進而眞正「解除共產主義的威脅」。看樣子是把招牌換一下，頒 總動員令；楊先生性子也太燥一些。

把共產黨、民盟、以及所謂民主份子，看成外國勢力和宰痛們孕育出來的東西，視似新奇，其實已經爲某些人嚼爛了的話，也不敢贊同。楊先生似乎有意蔑視中國人民的力量。

准此，我明白了有一些人曾巴過司徒雷登編新年命運劃的，不是急官就是如楊先生所說想成爲「有名的民主人物」了！

萬家保　七月廿二日　台北

## 啓事

本刊今已出滿二卷，照例休刊兩週，三卷一期，定八月三十日出版；惟在休刊期間，業務仍照常進行。

# 本刊第二卷目錄索引


## 編輯者言

| 題目 | 作者 | 期數 |
|---|---|---|
|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 儲安平 | 十二 |
| 艱難·風險·沉着 | 儲安平 | 二十四 |

## 政治·內政

| | | |
|---|---|---|
|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 梁漱溟 | 一 |
| 論蔡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 傅孟眞 | 一 |
| 這個樣子·倒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摘） | 傅孟眞 | 一 |
| 宋子文的失敗（文摘） | 傅孟眞 | 一 |
| 中國的政局 | 儲安平 | 二 |
| 論蔗的職業化 | 吳世昌 | 二 |
| 保障人權（文摘） | 北平十三教授 | 二 |
| 國民黨往何處去？ | 楊人楩 | 三 |
| 時局答客問（文摘） | 張奚若 | 三 |
| 唯和平始得統一論 | 錢端升 | 四 |
| 論台灣的動亂 | 吳世昌 | 四 |
| 台灣民變眞象鉤沉 | 李純青 | 四 |
| 關於「中國的政局」（通信） | 梁漱溟 | 四 |
| 現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基種原則 | 劉迺誠 | 五 |
| 從美蘇說到國內 | 吳世昌 | 六 |
|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 | 張東蓀 | 六 |
| 和平何以會死了（文摘） | 張東蓀 | 六 |
| 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文摘） | 張東蓀 | 六 |
| 從世界潮流論中國出路 | 伍啓元 | 七 |
| 論中國的「官僚制度」 | 張銳 | 七 |
| 論政府改組 | 劉迺誠 | 八 |
| 對於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 北大政治系學生 | 八 |
| 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文摘） | 王絜非等 | 八 |
| 論政府的改組 | 吳世昌 | 九 |
|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文摘） | 施復亮 | 九 |
|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 王芸生 | 十 |
| 寫在五四的前夕 | 吳世昌 | 十 |
|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 費孝通 | 十 |
|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 楊人楩 | 十一 |
| 法治實行問題 | 李浩培 | 十二 |
| 關於自由思想份子（通信） | 陳衡哲 | 十二 |
|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 儲安平 | 十三 |
| 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 | 樓邦彥 | 十三 |
| 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 儲安平 | 十四 |
| 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天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現的態度 | 儲安平 | 十四 |
| 中共臨末爲何拒絕和談 | 梁漱溟 | 十五 |
| 張軍院長的曲解 | 樓邦彥 | 十五 |
| 社會運動的口號問題 | 黃炳坤 | 十五 |
| 我們對於學潮的意見（文摘） | 金克木等 | 十五 |
| 論和平問題 | 吳世昌 | 十六 |
| 瘋狂了的中國 | 周綬章 | 十六 |
| 新聞自由的低潮 | 意思恩 | 十六 |
|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文摘） | 費孝通 | 十六 |
| 學潮平息以後的認識 | 繆伯平 | 十七 |
| 讀孫科談話 | 儲安平 | 十八 |
| 細看中國 | N. Peffer | 十八 |
| 北塔山事件·新疆邊界·新疆問題 | 周東郊 | 十九 |
|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 吳世昌 | 十九 |
|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 何永佶 | 十九 |
|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 何永佶 | 二十 |
| 爲中國問題忠告美國 | 張東蓀 | 二十 |
| 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和對策 | 楊光時等 | 二十一 |
| 中國向那一條路走 | 陳旭麓 | 二十一 |
| 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 | 儲安平 | 二十二 |
| 論「民主國際」 | 吳世昌 | 二十二 |
| 我們對於時局的幾點認識 | 嚴仁賡 | 二十三 |
| 魏德邁來華使命 | Leo Rissin | 二十三 |
|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 | 吳世昌 | 二十四 |
|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道衆 | 陳彥 | 二十四 |

## 國際·外交

| | | |
|---|---|---|
| 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 | 錢端升 | 三 |
|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動盪的國際現狀與美國最近的外交傾向（紐約通信） | 吳元黎 | 三 |
| 法國走上重建的路（巴黎通信） | 楊剛 | 六 |
| 美蘇間的恐懼 |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 七 |
| 美國外交政策的鉅變（華盛頓通信） | 賽維藩 | 八 |
| 我們對於美蘇關係的態度（文摘） |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 九 |
| 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巴黎通信） | 傅雷 | 十 |
| 從經濟立場看美蘇關係 | 錢能欣 | 十三 |
|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 鄭林莊 | 十四 |
| 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方案（紐約通信） | 何永佶 | 二十二 |
| | 楊剛 | 二十二 |

琉球願歸還中國　　萬　光　二十四
從火四起的「法蘭西聯合」（歐洲通信）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二十四

## 經濟·財政

從政治·經濟·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與處理　簡貫三　一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莊智煥　一
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文摘）　馬寅初　二
經濟正義與社會安全　鄭林莊　三
物慣往那裏去？　笪移今　五
現代經濟思想的趨勢　吳元黎　九
英國工黨政府對於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The World Report　九
生鐵焦煤·不可運日　王造明　十五
中國當前的經濟隱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楊西孟　十七
論亞洲與遠東的經濟重建　夏炎德　十八
評方顯庭先生的經濟觀點　笪移今　二十
論中國的土地改革　施若霖　二十一
鋼鐵在蘇聯　王造明　二十三

## 思想·學術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　梁漱溟　五至七
人文科學必須東山再起　潘光旦　八·九
關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魏登臨　十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　梁漱溟　十一十二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文摘）　吳世昌　十八
中國歷史的悲劇　賀昌羣廿三·廿四

## 文化·教育

教師與進步　錢端升　一
論教育政策　蕭公權　二
「主敬」是迂腐嗎？　陳衡哲　三
民主國中的嘉木與惡草　陳衡哲　五
談「孔家店」　周綬章　十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陳衡哲　十
留美學界的幾個問題　任鴻雋　十一
美國在旅程的盡頭　費孝通　十一
以教育救中國　傳統先　十二
與梁漱溟先生論「國士太大」及其利弊　沙學浚　十三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著　費孝通　十三
追念顧臨先生　任鴻雋　十四
有條件的父母之愛　費孝通　十五
與潘光旦先生論文化省不令人服輸的成功　倪正和　十六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費孝通　十六
猶不透上帝的意志　陳友松　十七
從心理學觀點解釋中國悲觀的現狀　費孝通　十七
教育莫忘軍育·讀書莫忘救國　馬覺數　十八
爲本屆大學畢業生進一言　錢　弘　二十
變一點，孩子！　任鴻雋　二十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費孝通　二十一
道德上有個奢剌　馮大麟　二十一
貧了氣出的門　費孝通　二十一
試論「猶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於費孝通先生　劉英臣　二十三
所謂反帝親蘇　傅　雷　二十四

## 科學

雞蛋直立的故事　戴文賽　二
我們的太陽　戴文賽　四
習尚與價值判斷的標準　張述祖　十二
美國西部之世界奇與萬縣之水杉　胡先驌　十四
光度常常變化的星　戴文賽　十五
隕星與流星　戴文賽　十九
自由的心理　張述祖　二十三

## 週末閒欄

西化問題的側面觀　季羨林　一
婦女·女權　雷海宗　二
英文的中國化　蔡王侯　四
我對大公報的看法　張嘯虎　五
人類的世界觀念　史立常　六
哲學精神的價值　虞愚　七
施用鴉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　儲安平　九
灰塵吸入症　蔡王侯　十一
獄中生活簡記　張東蓀十三至十七
我們爲什麼像人　蔡王侯　十八
誰說中國人沒有自由？　鄧嗣禹　十九
論風度　張嘯虎　二十
言論自由的自律　吳世昌　廿一
新疆觀感錄　丁芸廿二·廿三
養士教育的窮途　陳孝禪　二十四

## 文藝

說「回家」　錢鍾書　一
聖誕夜　李嘉白　二
約會　李嘉白　三
冬天裏的夏天　李嘉白　四
鄰人　季羨林　五
海濱　李嘉白　六
誤會　李嘉白　七
一曲雞忘　李嘉白　八
瀛諸小記　李廣田　九
隨緣大小同家　楊絳譯　十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　阿爾敏沙林　十一

獎籠　李白　十一
哀　李賀白　十二
談諧言　袁昌英　十三
復活　李霽日　十七
歸來　李霽白　十八
愛與死　李霽白　十九
論悲劇的人生觀　陳瘦行　二十
談伍光建先生的翻譯　戴鎦齡　二十一
譯詩五首　W. B. Yeats 等　二十三
一個冬天的黃昏　金堤　二十四

## 人物

記陳達教授　金慰天　八

## 觀察通信

南京　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　二
國民黨三中全會鳥瞰　四
國民黨三中全會記　六
新局面前夕的派系鬥爭及人事佈置　八
干邁萬轉中新政府揭幕前後的透視　九
新官上任第一週　十一
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　十二
選·打·吃——張冪內閣登台後的三件事　十三
中大競選旁觀記　十三
盪漾中的和平運動　十四
南京五二〇慘案的前因後果　十四
參政會和平運動的三個階段　十六
南京的風向：內戰外患化　十九
長春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一
松花江畔的陰陽界　二十二
成都　西康的民變、夷變　一
南京的風向：內戰外患化　十五
郭錫侯潰隊後四川省政的新局面　十五
天災人禍錦繡城　二十二
鄭州　楊目中原　十五
台灣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　二
台灣事件的分析　五
台灣暴動紀實　五
昆明　在聞一多的衣冠塚前　二十三
北平　新五四運動的前夕　三
符定一致何思源書　三
北平讀檔運動的側面觀　五
五四前夕胡適專訪記　十
猪沽新港中國記者受辱記　十一
五四紀念在北大　十二
從美軍下旗到張令吾被釋　十三
北平學生反內戰反飢餓　十四
清華園：讓血化爲更堅强的力量　十四
「六一」在民主廣場　十六
在北塔山的高峯上　十八
「學潮」平息了嗎？　二十
紀念聞一多在清華園　二十三
一樣爭民主·多樣的方式　二十四
迪化　三
黑化中的新疆局勢　四
到底是明珠的新疆　六
記迪化的「二二五」事件　九
從迪化暴動看新疆前途　十五
北疆變局的背景及展望　十七
在陰謀與寬懈導演下看新疆的前途　十七
麥斯武德最新後的新疆局面　十七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的迪化政情　二十一
新疆危機的明朗化　二十二
熱河·東北與西北之間的產鄉　七
承德　乍暖還寒時候　七
瀋陽　春風中的風波　十五
東北教育的潰瘍症　十八
從四平之戰看東北前途　二十
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觀察報告　二十一
東北到處有啼痕　二十三
長沙　偽長沙市長唐令歐脫逃記　七
湘江獨不住　十五
湖南省參議會旁聽記　二十一
天津　記天津車站丟盡國家體面的一幕　八
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回來了　十六
北方學運的源源本本　十七
記天津前後九天的新聞檢查　十八
今日的開灤煤礦　二十四
西寧　記修築中的青新公路　十
晉南　只有一條命　十九
廣州　從粵漢路慘案看中國的公共事業　二四十


# 本刊第二卷作者索引


作者　題目　期數
丁芸　新疆觀感錄　廿二·廿三
王芸生　五四電新使我感到不安　十
王運明　生機無煤·不可運日　十五
鋼鐵在蘇聯　二十三
王絜非等　我們對于前當時局之建議（文摘）　八
北大政治系學生　對于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八

北平十三教授　保障人權（文摘）　二
史立常　人類的世界觀念　六
伍啓元　從世界潮流論中國出路　七
金慰天　記陳達教授　八
吳元黎　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三
　現代經濟思潮的趨勢　九
何永佶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十九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二十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捷克　二十二
吳世昌　論黨的職業化　二
　論台灣的動亂　四
　從美蘇說到國內　六
　論政府的改組　九
　寫在五四的前夕　二
　論和平問題　十六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文摘）　十八
　從北塔山事件說起　十九
　言論自由的自律　二十一
　論「民主國際」　二十二
　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
　　的反應　二十四
李浩培　法治實行問題　十二
李純青　台灣民變眞象鉤沉　四
李廣田　漫話小記　九
李嘉白　聖誕夜　二
　約會　三
　冬天裏的夏天　四
　海濱　六
　誤會　七
　一曲難忘　八
樂龍　墓　十一
　復活　十二
張奚若　論黨　十八
張曉虎　我對大公報的看法　十九
　論風度　二十
　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
　　探索　二十四
　世界各國教育普及之比較觀　十七
　中國向那一條路走　二十一
　養士教育的窮途　二十四
陳孝禪　「主敬」是迂拙嗎？　三
陳衡哲　民主國中的嘉木與惡草　五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十
　關于自由思想份子（通信）　十二
　論悲劇的人生觀　二十
馮大麟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二十一
笪移今　物價往那裏去？　五
莊智煥　評方顯庭先生的經濟觀點　二十
梁漱溟　從黃金風潮論經濟對策　一
　樹立信用・力求合作　一
　關于「中國的政局」（通信）　四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　五至七
　從中國的家說起　十一・十二
　中共臨末爲何拒絕和談　十五
　從心理學觀點能釋中國悲慘的現狀　十八
　我們對於美蘇關係的態度（文摘）　十
　所謂反帝親蘇　二十四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一
　這個樣子的宋文非走開不可（文摘）　一
　宋子文的失敗（文摘）　一
傅統先　以教育救中國　十二
費孝通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十
　美國往旅程的盡頭　十一
傅孟眞　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　十三
　有鍊件的父母之愛　十五
時局管窺（文摘）　三